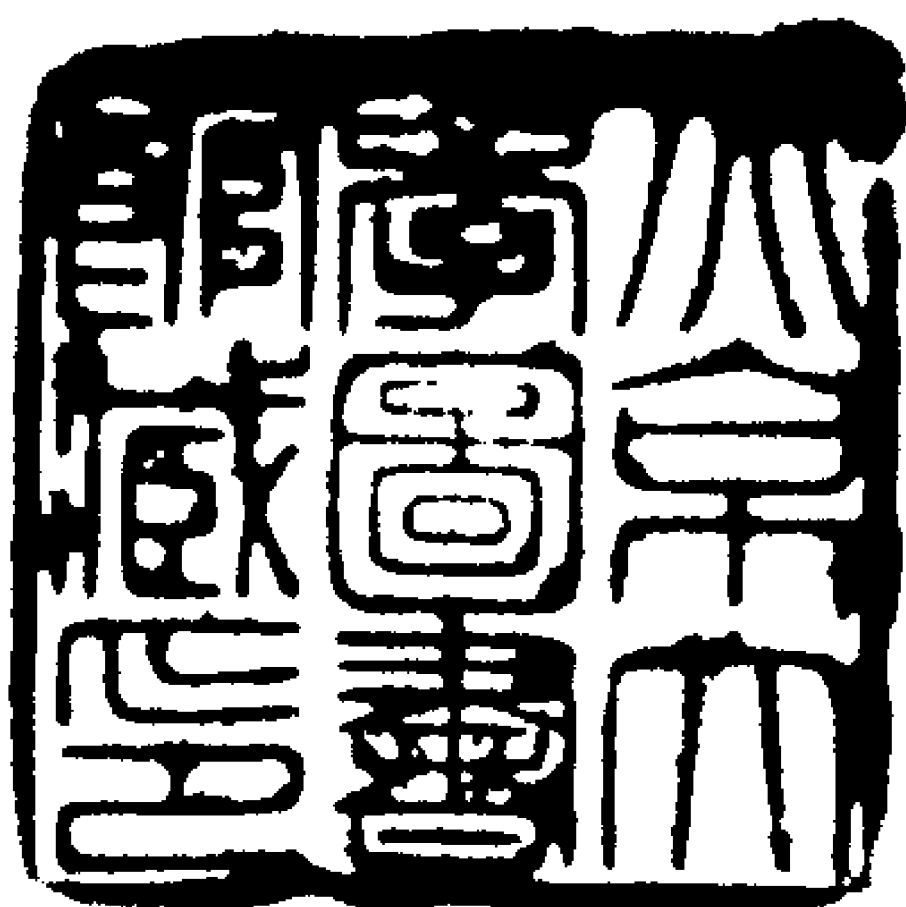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二〇五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E1345/03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二〇五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0.37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 集部第二〇五冊目次

## 集部·別集類

梅花百詠一卷

〔清〕李確撰  
浙江圖書館藏清鈔本

..... 一

二槐草存一卷

〔清〕王翊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十一年王庭刻本

..... 二五

直木堂詩集七卷

〔清〕釋本晝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睡香庵刻本

..... 五五

南雷文定十一卷後集四卷附錄一卷黃梨洲先生南雷文約四卷

〔清〕黃宗羲撰  
文定湖北省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七年靳治荆刻本文約南京圖書館藏清雍正刻本

..... 一〇九

白茅堂集四十六卷(一)

〔清〕顧景星撰  
福建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 五二五



梅花百詠一卷

〔清〕李確撰

浙江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梅花百詠  
一卷》提要

明李潛初先生傳  
李天植字因仲乍浦人自海鹽縣  
籍入嘉興府庠中癸酉科舉人天  
植自為諸生時工詩歌古文辭既  
登賢書公車屏迹不一干有司築  
蜃園與海內名流嘯詠其間甲申  
聞變後不得上公車改名確字潛  
夫邈跡龍湫山中糧絕不給好事  
者多載酒米以周之非其人雖飢  
不受也長更守帥聞其名車騎過  
之踰垣避終不見每歲必賦三月  
十九日詩讀者高其風而哀其志  
也年八十二預知死日賦詩偃卧  
乃卒年家眷姪彭孫貽拜手譔





梅花

龍

龍

確

潛夫著



瑶

精神

應

慣

風

霜

老

更

真

韻

士

却

來

林

下

伴

幽

人

須

知

本

色

原

無

色

即

使

居

塵

亦

出

塵

一

點

天

心

君

自

識

乾

坤

從

此

遍

陽

春

二

雙

成

丰

韻

藐

姑

神

自

入

花

間

莫

辨

真

落

不

為

逢

世

態

寥

誰

是

賞

心

人

琴

中

山

水

皆

同

調

陌

上

輪

蹄

久

絕

塵

惟

有

相

知

勝

六

友

天

花

遙

借

玉

京

春



三

寒香肺腑浹香神花自生平有此  
真白璧不須誇楚客明珠何待泣  
鮫人閒尋日擬鵲雙屐靜對誰堪  
著一塵滂訝洛陽三月錦滿城  
李讓先春

四

花因臘近自舒神數點臨風笑亦  
真林下卜居聊避俗山中招隱豈  
無人甘同蘭芷細為佩不共珊瑚  
碎作塵茶竈筆牀曾伴汝也知堪  
締百年春

五

歲於寒日訂交神雪誓霜盟此獨

真天亦有時迴殺運君能無恙是  
完人謝家寶樹風流種金谷沉香  
粉黛塵誰似一枝相識久年二妝  
點草堂春

六

近疑名婉遠疑神試向寒枝問始  
真草木只今知有主風霜何故獨  
愁人嘗憑曲檻聞清角自錄雙扉  
謝羽塵寂是月明風靜夜莫教閒  
却滿園春

七

霜晴風靜寂娛神花自含情向我  
真未有清尊頻百斗却添明月是  
三人聞香每惜爭林鵲留客能無



埽榻塵今日滿園開已徧不堪頗  
頽負芳春

八

羯鼓催來未足神霜晨瞥見始為  
真知無蝶翅相憐女不學梨花解  
笑人林靜儘多閒歲月山空應少  
別風塵傳聞大庾開如雪正是長

安號小春

九

驛使安能寄爾神偶從邨落見來  
真綈袍未必寒於我白首徒傷老  
向人自抱孤情成獨立豈堪隨俗  
學同塵千家簫鼓千門月誰問空  
山病二春

十

澹二疎二一種神水邊林下看逾  
真須憐此日無知己邇得逢君是  
路人松竹清高應作伴琴書瀟灑  
亦沾塵也知榮落皆天意何必迎  
春與送春

十一

遠韻兼之有遠神花中惟爾最含  
真青山盡是清涼界我輩俱為坦  
率人耳目靜能通臭味琴尊閒與  
滌凡塵園林日涉皆成趣不減孤  
山處士春

十二

天然骨格自然神今日相逢始覺



真但著鉛華皆俗豔絕無妝點是  
高人風流不入平津閣日暮那堪  
庾亮塵若問長安舊知己漫勞持  
贈一枝春

十三

酒賞何如茗賞神要於佳處領其  
真一清以外無餘事四座之間少

此人為惜高花兼惜蘂任留枯榦  
不留塵蒼苔屐齒行吟徧有負山

房日二春

十四

不作陽臺夢裏神自於風月露清  
真應憐潑雨翻雲態故學校淵洗  
耳人看許漁樵來白屋遊同猿鶴

隔紅塵巫山巫峽蕭森久爭似孤  
眠斗帳春

十五

西湖處士舊交神千古相知此寂  
真得月總為荒徑友棲岩俱是上  
流人休將素影驚衰髻莫以閒心  
老客塵放鶴亭前三百樹而今無

後故山春

十六

漫擬蕃釐觀裏神別餘風格見高  
真須知林下無雙種原是天邊第  
一人金屋玉階聊寄跡瓦檐茆舍  
未成塵可憐裘馬翩客盡向豪  
華過此春



十七

斗帳淒清寢亦神  
憐香惜翠終非  
真也知淡：蕭：格偏似疎：落  
落人病寢祇添三  
徑色簾華應謝  
六朝塵多情最喜  
枝頭烏日：窓  
前喚早春

十八

脩然無累是清神  
知爾年來一味  
真調鼎未逢黃閣  
老臨妝不如漢  
宮人高寒只對中  
宵月解脫何愁  
萬斛塵生小自經  
冰雪慣却留名  
姓占三春

十九

雙瞳翦水似含神  
識得瑤華特地

真祇有暗香題處  
士更無紅葉誤  
漁人冰霜豈謂非  
天意車馬從來  
是世塵日暖風輕  
花盡發莫言寒  
極不知春

二十

凡花何足遇吾神  
今日園林賞倍  
真得意不妨成  
獨往多情亦自  
解

親人齊紉魯縞  
俱無色越水吳  
山  
總絕塵為惜故  
交頭已白相看  
憐  
取眼前春

二十一

香中有韻豈無神  
耳目尋常認不  
真羣玉山頭多  
此種瓊芳國裏  
見  
斯人羞同桃李  
窺妝鏡宵趁楊  
花



逐路塵終日卷簾相對坐關情惟  
爾數枝春

二十二

子建曾聞賦洛神亭皋相見恍然  
真閨中莫訝香生鬢林下偏驚玉  
似人乘霧曉妝猶帶暈凌波微步  
不生塵馬煩車殆知何故為惜霜

坡一樹春

二十三

不識南枝獨立神儼稱知己未為  
真丰稜信是錚錚者面目真同皎  
皎人故國松楸煩寤寐素交湖海  
隔音塵誰能更向荒園裏一撥東  
皇舊日春

二十四

花雖無葉自丰神詩不能工畫不  
真水部到時猶有句王維去後已  
無人東風入徑微生浪碧蘚封階  
遠隔塵我亦衰時君亦老相看莫  
待送殘春

二十五

冰輪肌骨玉輪神一點芳心逗淺  
真剝後終為同盡物陽回偏作有  
情人清流豈少超超者絕俗寧甘  
碌碌塵若使避秦將此種桃花不  
占武陵春

二十六

廣平賦裏識花神縱極形容未必



真妝點陽和應有意挽回天地豈  
無人江南正喜傳芳訊塞北奚能  
絕成塵却憶舊遊搖落甚安排  
屢獨尋春

二十七

天亦知花瘦有神嚴霜密雪試偏  
真群芳滿眼無存者獨立如君有

幾人小詠朝二呵硯凍清歌夜二  
落梁塵年來分得孤山種細藥花  
香小徑春

二十八

翦水裁雲別樣神翻從林下見天  
真置身何啻遊香國入社因而得  
冷人十月南州幾有雪黃昏東閣

靜無塵上林琪樹知多少怪爾先  
偷海上春

二十九

臨湘誰弔汨羅神素影微波此日  
真顚顚江潭如逐客主持風雅亦  
騷人芝蘭千古猶同氣蕭艾當年  
已作塵獨向冷風波雪裏一枝容

易自傷春

三十

却似馮夷翦水神飛來六出影偏  
真移時便作花千樹此際應添我  
一人漫借生綃圖好景只拈玉塵  
拂飛塵青州從事如相識肯惜頻  
醵石甕春



三十一

名嶽而今不降神如君皆得領其  
真須知幾戰元黃日自有調和鼎  
萬人討雨文應憐瘦蘂誅風檄為  
惜香塵枝頭一點凌寒色便是人  
間有脚春

三十二

漢浦今無解佩神逢花想象得毋  
真風前微笑香生頰月下含顰冷  
覩人瘦似寒冰惟有骨清如秋水  
不生塵可憐交甫無情物辜負韶  
華到莫春

三十三

日在嘉平索百神林間遙逗此花

真看來古骨老於石肯以冰心熱  
赴人碧蘚只留寒玉印遊蜂應避  
冷香塵巖城簫鼓年華改誰識空  
山已占春

三十四

雪壓霜欺未減神閒能瀟灑老能  
真汲林月迴初歸鶴高閣天寒尚

有人對我似添衰髻影憐君不化  
素衣塵隴頭昨到平安信依舊枝  
枝是好春

三十五

籀英安得比清神明月無心鑒獨  
真逸格已知非近說孤情欲剖待  
何人高枝為解妍雄渴錦帳徒增



富貴塵自向小園甘寂寞憐余斗室可藏春

三十六

筆墨安能寫爾神閒看方得性情真雲歸野渡留疑雪風起山阿若有人夢斷不逢南浦月香來應拂曲闌塵含情盡日成孤坐相與年年不記春

三十七

消息誰傳庾嶺神東風昨夜寄來真魂銷草木風前遂夢斷關山月下人似有所思方遠道豈能無恨逐征塵蘭亭梓澤邱墟久何處堪藏萬斛春

三十八

蟠桃名姓注三神君亦前身侍玉真看去恍遊元圃夕貽來不是日南人孤高自具千秋骨清絕全無一點塵我亦梁園舊賓客當年曾識雪中春

三十九

玉立霜前憶爾神相知曾與往來真芝蘭社裏無先輩鴻雁天邊亦故人老去自能耽白業齋居何處著纖塵嶺南十月曾攜手不待逢迎到晚春

四十

林間何物可言神澹々疎々只是



真雅道日衰知有主清風未墜見  
斯人難醫司馬消中客不濟萊蕪  
甌裏塵無用只憐吾與汝年來應  
讓錦城春

四十一

語含香更默含神紅紫叢中獨爾  
真仁者壽無如此種聖之清未見  
其人乾坤誰解留元氣流俗安能  
仰末塵今日不須鄒衍律年二幽  
谷自生春

四十二

聞說名花自有神循名反恐失其  
真陰何詩好無斯格王謝堂淡見  
此人茗到熟時香滿座筇當藹處

玉為塵睢陽建始君休問且惜幽  
芳小徑春

四十三

含者芳心授者神相看不語意偏  
真低枝那惜逢纖手翹榦渾疑望  
遠人落月屋梁猶有影空山石路  
絕無塵年二臘庭花仍發西日依

然舊日春

四十四

不將秋水借為神自有天然骨性  
真一樸也能存古意孤情猶似避  
交人雖多雪後殘鱗影肯混風前  
野馬塵耳目近遊清絕境却嫌羅  
綺日嬌春

四十五

寒波何計護花神  
苦節猶能保一真  
種：芳菲寧有用  
絲：裘馬總無人  
齋心已悟空中色  
白眼聊看世上塵  
竹杖芒鞋須努力  
山谿野徑好尋春

四十六

煙添精爽雪添神  
臘後年前看始真  
品格可稱天下士  
嬌癡寧學掌中人  
寒驢尋處聊乘興  
社燕來時已絕塵  
今日歲華從此改  
家：門戶貼宜春

四十七

梁家曾覓玉清神  
知向花間寄託

真名姓詎驕金谷隊  
風流寧讓錦宮人  
香生珠玉原無價  
泪落鮫綃不染塵  
却笑尋芳無識者  
祇憑闌檻號移春

四十八

水仙林下不稱神  
讓爾寒芳一味真  
傲俗祇成孤僻性  
遭時同是亂離人  
繁華金屋當年夢  
烽火咸陽此日塵  
誰信蒿萊悲滿目  
數枝牆角尚留春

四十九

寄語封家十八神  
好留風物適吾真  
白頭雖值飄零日  
青眼猶須賞識人  
淡淡林間惟有月  
短長亭外



豈無塵都將門戶重 = 閉為惜亭  
亭玉樹春

五十

華光墨裏巧傳神自得天機分外  
真不得月時偏著眼少添烟處亦  
宜人瓦檐茆屋朝 = 雪九陌三條  
處 = 塵入世自知緣較淺湯勞歌

舞日爭春

五十一

楚 = 丰裁妍 = 神樵夫牧豎往還  
真乾坤清洲全歸汝山水宗盟不  
待人開日豈知王氏臘飄來應莫  
漢家塵而今庾嶺天南北回首能  
忘故國春

五十二

蜂喧蝶攘亦愁神不愛煩囂愛靜  
真家在溪山如隱士門無顯者即  
幽人空林踏月疑無路獨夜吟風  
不動塵却笑陌頭遊冶客酒船歌  
板說行春

五十三

冰肌玉骨歲寒神知爾從來我獨  
真野渡霜晴微有影空山月冷更  
無人曾聞叔夜琴中調不作陳蕃  
榻上塵今日正須清賞客悠然一  
領靜中春

五十四

愁多花亦自傷神雨 = 風 = 夢不

真海畔若無知己客天涯同是未  
歸人盟宜只共峯頭月誓不相親  
馬足塵誰識昨宵深雪裏斷魂猶  
憶故鄉春

五十五

花中偏識暗香神紅紫雖多不亂  
真今日正宜培此種頻年幸不折  
他人孤清世豈無元賞澹泊君應  
少俗塵三十六宮消息近全憑葭  
管報光春

五十六

參橫月落每傷神莫謂羅浮夢是  
真醉後那知花伴我醒來偏覺鳥  
驚人枝 = 無恙封後雪樹 = 含情

惱暗塵幸得數番風雨後不教零  
落似殘春

五十七

陽回夜半露元神破臘衝寒意自  
真歲月如馳當此日風霜無改見  
斯人瓊枝玉樹天邊種漢苑隋隄  
亂後塵聞說東君顏色好紛 = 紅

紫盡逢春

五十八

水邊林下可藏神只恐幽棲意不  
真一帶暝煙渾似畫數聲啼鳥不  
驚人浮萍開處魚吞影凍蕊含時  
蝶避塵消得典衣沽酒興朝 = 吟  
對夕陽春



五十九

寒士形顏靜士神君於何處得其  
真論心未敢云如我持世安能少  
此人祇有孤芳堪獨賞不妨高致  
自離塵黃昏正是清吟候澹月疎  
風并作春

六十

膏纏十萬亦通神買得如花不是  
真惟有蘂珠宮裏種却勝桃李渡  
頭人曾貽瑤佩非無意不惜靈犀  
與辟塵六代榮華今已矣漫將遺  
事問臨春

六十一

司花豈得謂無神寒谷吹噓此日

真入戶似窺僵卧客傷簷應伴苦  
吟人烏皮几冷曾留月白玉樓高  
不染塵生意只今多逗洩漫從斗  
柄說回春

六十二

槎枒古樹老如神留得蕭疏幾點  
真有盡榮華成過客無端感慨是  
詩人開從靜地名離垢為有閒心  
號去塵錦里角巾東郭履當年曾  
共訂長春

六十三

勿論顏色只論神始得花中臭味  
真似我傷心歌伐木逢君臨水即  
伊人攀條時共佳人語入座應無

損友塵鄰舍不嫌多好事隔籬扃  
折一枝春

六十四

亭：無語獨凝神似笑如啼態自  
真未必忘情同稿木也知含意向  
何人尊前款：三生契門外茫：  
十丈塵惟有寒江垂釣者歸來風

雪亦逢春

六十五

花含色笑藥含神含吐之間見爾  
真鏡裏恍逢曾識面銍前渾勝可  
憐人澹妝時有窺簾影縞袂今無  
入座塵吉士十年悲不遇白茅純  
來自懷春

六十六

寒宵疑鬼復超神朝旭臨窓始見  
真鐵榦虬枝皆古趣暗香疎影信  
風人何煩新野裁成綵寧使林逋  
踏作塵却憶酒徒星散後逢君爭  
倒玉山春

六十七

西湖歌舞肯留神自向空山寄此  
真一徑踏來殘夜雪三生石上舊  
時人青尊不為能消恨紅衷何煩  
解掃塵明月丰林書一卷逢君添  
作十分春

六十八

閣筆平章亦費神花經深雪愈清



真三湘發後遙思汝五嶺來時好  
贈人白玉闌空朝有露水晶簾靜  
夜無塵多情長笛東風裏正是江  
南二月春

六十九

羅浮夢裏是何神起向花間亦逼  
真野渡此時惟落月空山今日有

閒人初英纔雪開香玉殘 迎風  
起素塵莫問上林金樹好一枝聊  
贈膽瓶春

七十

不死應知有谷神瀟湘林下號金  
真初非稽阮之間品要是羲皇以  
上人風月只堪為靜侶煙霞多為

護浮塵八千椿壽雖難老爭似花  
開日：春

七十一時移家園中

看花誰解日留神祇為相知不是  
真似此孤高無累者只宜清淨一  
流人移家幸得親香國埽徑從茲  
悟妄塵試問前身君識否旃檀林

裏幾經春

七十二

壽陽妝點鏡中神閒在林閒自率  
真笑我已非歌郢客如君方是避  
秦人殘宵只拂琴弦雪侵曉重澆  
石硯塵攜手好來清絕地却緣身  
在畫堂春

七十三

逢花處：可怡神花自天機我自  
真遇得意時多載酒趁初晴日亦  
攜人和風澹蕩皆能笑香霧空濛  
不是塵每箇樹邊留一宿二年堪  
抵十年春

七十四

啼鳥能驚靜裏神霜葩不損夜來  
真初迎朝露如新沐吹到清風似  
故人野岸更誰攜素手淡林無伴  
踏芳塵逍遙倚杖閒吟遍宵負尋  
香此日春

七十五

宵看如夢曉看神清醒誰能及此

真歸却愁時全藉汝吟過半夜恐  
無人荒邨短旆遮寒影小閣踈鐙  
照玉塵臘淺晴多新夢好尋芳不  
必待開春

七十六

從無鶯燕惱芳神林下依然任一  
真小圃即為葳蕤地幽棲不是好  
名人置身如在三清界入俗那堪  
五濁塵問爾前因我亦識當年曾  
賦玉樓春

七十七

從來斗酒助吟神若箇詩成字  
真問字好尋揚子宅攜家應共鹿  
門人媚：蝶影迷香徑媚：鶯聲



落素塵何必當鑪如玉者殷勤能  
慰寂寥春

七十八

都非點染是完神一遇東皇返此  
真有色有香兼有韻宜煙宜雨更  
宜人向榮自得欣二趣寄傲寧容  
擾二塵造物無私偏著意羣芳從

此盡知春

七十九

花期不速捷於神為穀陽和一脉  
真韶索漫傳移樹法洛城今有賣  
花人清輝夜二如臨鏡玉露朝二  
為洗塵二十四番從此始錦茵油  
壁五陵春

八十

楊花無力亦無神爭似南枝骨格  
真地僻祇憐懷玉者天寒應少采  
香人芒鞋踏處清留印竹閣臨時  
迴出塵喜爾早逢何水部新詩千  
古尚生春

八十一

風霜不擾靜中神終日無言會爾  
真一味清虛應近道幾番榮落豈  
絲人寧添白版扉前影肯羨東華  
道上塵島瘦郊寒君亦爾憑誰識  
取滿懷春

八十二

海棠凝睡倦於神消得江妃笑太

真千古樓東猶有賦而今亭北已  
無人高枝似滴珍珠淚遠道空馳  
駟騎塵一自漁陽鼙鼓後故宮何  
物解留春

祿山之變梅妃殉節瘞梅樹下

八十三

森森元圃萬花神獨有寒枝領畧  
真瀟灑不殊林下士嬋娟原是月

中人須知香色俱雙絕何止儂凡  
隔一塵弱柳新蒲今在否眼前何  
物號長春

八十四

我有孤情爾有神林間相與不嫌  
真豔妝濃抹新時態皓首龐眉故  
國人破臘祇傷虞不臘無塵莫問

海揚塵山中歷日從來少纔到花  
開便是春

八十五

不隨蘭芷伴湘神淡谷如逢鄭子  
真世外論心應有箴風前得句豈  
無人瑤林已遜三分白瀛海猶輸  
九斛塵莫向東君惜搖落青枝

上更合春

八十六

夢是香魂醒是神金蘭譜裏姓名  
真林間以汝為英物我輩如君亦  
俊人病骨不沾仙掌露窮途寧謝  
帝京塵清晨時有疎香入散作幽  
居滿座春



八十七

草木安知造物神每從來復見天  
真流光老我如飛電逆旅逢君似  
主人鯨客有珠皆是淚藍田惟玉  
不生塵全憑一點陽和意寒谷瓊  
林處二春

八十八

梔腮杏臉總非神豔冶何如澹泊  
真抱此素心誰似爾如斯清節恐  
無人笙歌撥二成簾響羅綺盈二  
是軟塵繞屋若栽三十樹年來莫  
問上林春

八十九

凡花不比此花神傲雪凌霜見性

真四壁蕭然惟有爾三杯以後轉  
傷人亭二物外非無意故二風前  
自出塵芳艸王孫歸未得相思應  
作夢中春

九十

誰識臨風不語神霜禽偷眼覩偏  
真元都好謝諸君子白首今為一

老人也學桃花貪結實肯隨柳絮  
成塵毫尖杖底我猶健莫負韶  
光九十春

九十一

絳雪丹成別樣神不求勾漏遠脩  
真當年瓊佩曾詒客今日霓裳亦  
動人舊識先生名錦里却憐天女

謫紅塵何緣得到燕支塞壓倒龍  
城萬里春

九十二 臘梅

青陽今作散花神誰識中央色  
真折得蜜脾聊餉我  
嚮來蠟屐是何人  
同心豈必皆同調  
避地爭如遠避塵  
從此黃冠歸去好  
不應常

占帝城春

九十三 玉蝶

莊生蝴蝶化為神尋着花時夢亦  
真相二只疑憐王者雙二不是惜  
香人穿簾尚帶朝霞色入徑終辭  
紫陌塵醉宿枝頭君識否  
酡顏猶似昨宵春

九十四 綠萼

西池夜散羽車神萼綠從前識面  
真謫去已為梁苑物看來猶似閨  
風人簫吹碧玉偏多恨曲舞山香  
不動塵閒倚闌干漫回首瑤京仙  
子正傷春

九十五

東風狼籍索愴神空向荒烟弔玉  
真所遇祇憐無故物相看誰是有  
情人天寒翠裏頻添淚日暮高樓  
迴絕塵此去舊遊悲遠道重來不  
似昔年春

九十六

搖落重傷過客神香魂今得返於



真臨風欲折無多路  
踏雪相尋有幾人物色  
信為東道主精靈不混  
北邱塵日斜江路歸來  
晚數遍牆頭屋角春

九十七

一種翛然物外神  
豈從今日學韜真  
烟霞痼疾渾如我  
泉石膏肓不

在人  
交秀祇傷行客淚  
黍離惟見故都塵  
山中舊業能無恙  
不為風烟減却春

九十八

曾識南枝往日神  
空山野寺見來真  
却將脉脉孤高意  
喚醒冬冬利達人  
清夢欲消三弄笛  
歌行不讓

六街塵無情未許東流水  
斷送香魂到暮春

九十九

花雖傾國未言神  
銷恨忘憂獨爾真  
插徧我無三晦地  
相看誰是百年人  
曾曰避難遭青眴  
又喜偷閒奉後塵  
安得十千平樂價  
挑鎗重

話故園春

一百

百篇一韻亦勞神  
祇恐多言反失真  
賦性自然關造化  
揮毫猶覺遜前人  
吟成并起千秋恨  
悟後方消累劫塵  
愧我未能忘夙業  
巴歌聊贈嶺頭春

梅花百詠一卷

江蘇周厚  
甫家藏本

國朝李確撰是編乃確甲申以後遁跡龍湫山中一  
月之間詠梅花七律百首自序謂寄一枝於山中  
有同枯樹感三生於石上恍睹殘魂大抵以愁苦  
之詞寄意然詠梅本爲塵劫衍至百首尤難爲工  
朱張洽元馮子振皆有是作而皆不免利鈍互見  
則亦不必好爲苛難矣



## 二槐草存一卷

〔清〕王翊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十一年王庭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二槐草存

無卷數》提要

序

嗟乎介人之歿於今二十年矣其生以詩名世歿而不爲其詩傳是予之責也因介人先時遇盜携有春秋二槐堂集盡溺於水朱子近脩於其家覓舊藁不可得偶朱子錫鬯有選抄一帙初嫌過少欲謀梓尚遲之遲之既久予且老恐不能復待乃近脩昨又歿矣暇日嘗與徐子庾清周子青士語及再三嘆惋遂即取所存抄本相與閱定梓之聊使其有傳不致

二槐

湮沒焉嗟乎維予與近脩諸子與介人之詩相爲始終者也介人少同予學詩後數年有庾清再後數年有青士又後數年有錫鬯皆同里巷相與晨夕而近脩自移家來中與介人倡和亦十餘年於是介人先後所作詩諸子習知之嘗與予共評論之矣謂介人詩不齊有沉雄悲颯似杜者其夙所宗尚也有和厚似王有幽澹似韋有穠纖詭麗似長吉義山二李意興所托不可一類求晚年務趨奇險致人大恠要非

老於文學不能爲之嗟乎方今詩家規模唐人形跡自號正宗而負才不平者又激而趨於宋如介人所作正變各殊不離大雅其詩之名世合之衆論故不虛也今存詩約二百首未當其全十一篇雖過少然即此亦足以傳豈謂介人尚多遺憾哉介人作詞多等於詩今亦搜得其一二將續爲之梓若介人之爲人不盡於詩與詞予既詳之於傳故不復贅云

康熙十一年七月望日第庭記

二槐

王介人傳

第庭撰

王翊字介人浙嘉興之梅里人生萬曆癸卯年五十客游死於北固友人談仲木遷朱近脩一是各作傳以傳二子交介人有目各能稱道介人行事顧尚有所未盡庭於介人爲同族弟始弱冠歷茲三十餘年知介人莫深不可缺然無言嗟乎方介人九歲失母年十三即罷習舉子藝家故業染十七即從其尊人事閭閻間一手挾古今書以觀一手爲稱較銀錢

傳一

記註出入簿與市販菜傭諸徒相應答又旁與里老及館客輩說見聞軼事適意諧笑日以爲常介人年二十一予甫十七以同事硤之祖墓始相識介人先示予所作詩予爲評次繼予示介人作介人多有塗抹云何似蕪子瞻袁中郎諸人語係惡道予初聞之駭繼而考繹詩家源流正變信爲果然謂介人學無師何遂及此乃天授介人因得予益喜自負嗣是介人時過予慮廢業予暇竟朝夕過介人常坐其市



肆稠人囂雜中切切論語或笑嗤之不輟介人有詩云恨無百尺鍊鑿此門前路其解嘲也介人飲少而醉仍嗜酒人召之無不赴類陶淵明屏絕慶吊自處名教外類王無功作詩文高自矜許類杜必簡初嗜詞曲作紙扇記忌者誣以詆毀里紳于是年訟之官事自貲已稍費家計漸落其意氣如故未幾遭父喪卒守故業無改子教授恒在閭巷積十餘年悉如前往還時金華有唐咨甫若時僑居里倉之左教稱詩

傳二

與游秀水史亦玄置見介人詩驚嘆勸介人一起禾中尚古社作古鏡詩禾人私指目之然尚未有聞也介人感世之纖陋紛馳風雅道喪慨然以興起絕學爲己任以漢唐作者爲必可至視當代有能詩聲公卿及諸隱君子一無所屑意惟與子弟兄二人妄自上下論議桃花里人顧若昔敲工中唐詩有名年七十餘不輕一許與人知介人與予兩過吾里致意焉鹽官姚叔祥士燾以博學著稱其爲詩櫛比字句刻

畫意象兼以調笑誚諧別自成家年八十餘矣謂予云介人才可畏無何故職方當湖陸芝房澄源亟稱之值故金吾沁水張深之道濬南來聘介人與同研席其時介人年三十三矣介人少本無宦情然懷大才無小知既壯無所發揮多感憤嘆咤幽離憂思見之篇章及言論間有草草天下人視我如贅疣之句深之張公北方之才子以慷慨受人主知致樞要與將相大臣彈射不見容而被放有虞卿著書屈原賦

傳三

騷之懷兩人意相得恨相見晚始賃居南湖之涯丹移賀橋庄凡五六年間每張燈置酒召集賓客出諸校樂度曲鳴箏擊劍繼之分韵抽毫苦吟取爲笑樂介人才益展于諸詩詞外作榴巾怨紅情言傳奇邪夫人明妃蕙娘等雜劇凡數十種予與談子仲木俱善深之屢共游處仲木史才高于詩必推介人仲木寢處一室披帷若無人介人散髮赤足叫呼號嘯排突雖嚴客入座無所避予恒謂介人狂介人自謂非

狂深之每以禰正平杜子美目之深之有黃白術無  
意界予謂予曰介人故貪然才而輕不敢使受此又  
謂予介人狂爾將貽負俗累世非我無能容於是多  
有聞介人名願交介人者介人傲睨不爲許深之亦  
勿勸也已而偕深之客西湖交諸暨陳章候洪綬章  
侯繪事倣漢人其風流類晉與介人率情誕懷不介  
而自合因言山陰道上之勝介人欣然欲往遂踰錢  
塘東游禹穴訪蘭亭東山諸遺跡多肆吟咏故觀察

傳四

王季重思任見而嘆服焉季重文章舊爲海內名著  
述林下垂三十年時賢莫不以師禮事凡客過投贈  
詩篇季重頃更屬和無少讓獨介人飲數四留賦詩  
五六章無一吝者其第子竊問之季重言此君真詩  
人未敢尋常應酬終閣筆嗟乎其見重名流如此既  
而復偕深之越江淮游彭城再寓金陵往往爲騷雅  
壇玷南冢宰張藐姑慎言奇其才欲薦達之于時介  
人亟走歸里門無所顧里中少年多習詩介人爲之

前有杜隣若潘徐庾清便周青士質及朱錫鬯吳騷  
周旋較親予時稍有他行得諸子酬酢無虛日諸子  
每言介人歷年作詩苦矣散落者衆頃及今校成集  
藏以俟後介人然之盡發從前所存加之改且芟題  
其舊作者曰春槐堂集稍後作者曰秋槐堂集集各  
詩千餘首又錄其雜著小說四本亦凡千餘首又閱  
平生所作詩餘謂僅述花間草堂二種耳諸體多未  
脩因遍搜諸詞家自小令十餘言起至長調四五百

傳五

言止課題叶調殫力經年共集成三千餘首分爲四  
帙帙紙各二百張洋洋乎詞林盛觀昔人莫京矣壬  
午冬予游會稽介人踵至郡司李陳卧子子龍詩家  
中韓凡所持論視予與介人有加嚴見介人詩勿能  
難也見介人詩餘更駭而嘆爲作序序中并稱其詩  
有盛唐之風於是介人詩若詞雖未及刻多有抄錄  
之者時予先北裝久之介人南歸見中原流賊縱橫  
世亂將作慨然有節義士雖田子春無終之思稍稍

訪豪傑接亡命大言里中無所忌里中人知其狂不  
爲意故亦尚免于禍甲申夏後南都居然小康朱子  
近脩過虞山介人與俱晤楚黃嚴方公正矩相與懽  
乙酉兵下江南方公授永郡理未及仕永中告變方  
公送其尊人投介人爲轉匿之近鄉村人所得無恙  
禾城既屠次將問頑民罪及吾里兵南發方公以其  
尊人故力止之旋遣一介通介人諭吾里稍薙髮就  
撫安介人從權濟變保存一方有酌于利害重輕而

傳六

爲之尚非其初心或倔強自名好義者欲殺介人甘  
心焉於是介人之功不掩而心幾不可白無何介人  
居燬于火業且以廢家益貧方公爲營隱資不竟介  
人無所事事坐焚餘一小室凌晨起磨墨伸紙碌碌  
至日夕不少休樂之不以疲客有抄其集携之四方  
相傳有高才逸流好古慕義之輩嘆思其人恨不獲  
與同游每讀其詩詞一篇輒淚爲淫淫下又不知何  
所感發至此憶是一奇也介人既不得意于時又適

交有匪人事累及罄產念予遠守粵別三載于壬辰  
秋孟同吳千廷璵南來舟次贛州夜被盜介人赴水  
僅脫所携春秋槐集及詩餘各種沒水無稍遺抵羊  
城署爲予道深自痛惜每終夜擁被呻吟記憶諸著  
述未忘者旦起抄錄終十不得一也介人初離家意  
惘惘不自得有不終歸之誓既踰嶺便思東探羅浮  
南浮瓊島窮極耳目大放厥詞磨崖記石以消壯心  
值西警逼城外三里幾無人行介人鬱鬱坐困不甚

傳七

病也殊憊甚間撫拾粵中記聞作七言律百首詞贍  
麗體類西崑竟棄去更刻意作五七言諸體百首意  
猶未足予從容爲介人言兄今年五十矣若能知非  
應亦念少游衰我意乎介人亦以予俗簿書無向時  
唱和爲恨明年遂辭予買舟而北四月甫泊京口無  
疾晚啜粥如常寢過夜半微有夢囈聲同行呼之不  
醒遂長逝悲夫介人平生不佞佛不信鬼神甚有加  
之罵呵先死之半月經吳城神祠數方祭拜匍匐介



人前指訓之及鄱陽亦不爲患他時兩過楊子風波大作舟發漏舟人倉皇向空禱介人叱之爲歌大江東以渡或疑介人死無故必遭神譴非也唐李杜俱名詩死俱無疾介人非其倫耶於采石爲近焉宜也介人作詩外無他好惟圍棋乘興多對局先受棋師馮完愚法得起手甚佳至後局不復省問與同里俞君寵宸錫賭勝負升降饒子俞素長介人介人或得氣累勝分先一敗遂積饒至六七不止與同里范遵

傳八

南路兩以僻拘相取爽本埒能各自雄手口互爭角一交局輒至竟日此其寄托不羈然也介人少舉子及女多不育置一妾不容于室遂無後取祖房兄碩甫賓之次子承厥祀其柩附厝于塘西之新塋介人立時常自言吾死後當倣延陵十字碑置短石墓左大書有故布衣王翊介人之墓勒以示人今猶若有待焉其詩詞舊草多散在友人處近脩爲搜集之終不得錫望曾手錄其詩數百首幸今尚存噫其可嘆

也夫贊曰昔王右丞維自稱宿世詞客以今觀介信有之哉夫介人業不爲儒掇菁藻于市塵之中斯已難矣時流祖述徐文長袁中郎所爲步趨王李者亦復少見介人獨標大雅不受汨于近俗非夙習又烏能乎傲岸平生不樂老牖下客死非所恨年過五十不在天折之列淪落無後文人厄運已自古來又何嘆哉惟是二槐諸稿不盡傳造物忌名假諸盜手斯亦傷矣介人歿後三年予歸里訪索其遺文不得

傳九

又詢其羊城署中續草及所記錄云舟中爲鼠盡啗刺字不可拾補介人先忽忽不樂數日若有亡徵云或謂介人才高于時無所容卒見忌于鼠以沒是尤足以傳

二槐草存

梅里王桐介人父著

五言古

效謝康樂石門

結宇臨中阿蒼煙隱微路境幽塵響絕林嶺莽回互  
層崖美竹顯複磳嘉木聚游禽忘外翔松濤駭餘怒  
歷歷觀衆容萬物藹森布晨定麋鹿交夜雜星辰宮  
窈然耳目喪寂寞非吾故

效謝康樂游山

清晨發遐思洗心事遊宴緣蘿緬升降顯晦經屢變  
幽鳥靜不飛蒼林互迴轉踪跡窮寂寞耳目曠聞見  
日夕山水昏疲策意猶卷

效謝莊北宅

荒園積羣翠果氣日夕深雲光歇前山共此幽曠心  
天空一鳥沒林靜孤蟬吟風泉響石瀨樵采間遠音  
緬懷若有怡自撫丘中琴

效謝莊遊東田

高原淨初日耳目寄幽玩離披入林樹冥密隱樵爨  
游雲斷積石煙景蔽清旦路盡一水飛風歸衆香散  
信履從所宜優游發深嘆

效鮑照閨情

遠水雲羣游空山日孤歸此時念行役長途悵靡依  
離夢豈不深懷情豈不疑別離重一言君子當自期  
林花有開落寸心無是非

效庾信南溪

蘆生空渚曲煙聚南谿傍船來萍乍割帆移水暫涼  
驚鳧翻羽白餘花低岸香樹懸魚避影秋高雁翥霜  
殘荷全礙路浮苕半侵塘此中何處去嘆息怨流光

田園偶作

落日閉窮巷風雨何颼颼沉吟坐來久悄然生百憂  
自傷曠浪懷苦爲衣食謀朝看孤雲飛暮見空江流  
何能坐成老拔劍當遠游草草天下人視我如贅瘤

又

弱冠負奇僻著書在田園聊以適性情非曰敢立言  
昔聞隱君子出爲世所尊如何守故轍卒卒饑與寒  
古人重始進是以端其原苟求不由道千古羞齊門

又

杪秋九月盡破屋先知寒塵瓶絕煙火孤身歷艱難  
虛庭生沈寥落日照幽蘭一朝犯霜露草莽同摧殘  
嗚呼負芳質無人爲之嘆

三槐州

三

呂荆玉從新昌來言山居之勝

故人山中來衣上多白雲卿情感宿昔慰問良殷勤  
爲言山居勝絕遠人世氛洞口多桃花人家蔽榆枌  
上山多紫芝中澗多青芹三春美時和鳥語皆欣欣  
暑月仍多涼實少蠅與蟲寒來百草枯野火林自焚  
虎豹不敢藏蛙蛙樂麋麋爽氣風搖秋祥光日開昕  
霞起絢峯色雨落圓谿紋其人半樵牧餘多事耕耘  
衣食粗有餘征徭亦無聞我昔游西若重巖悅幽芬

村居務淳樸彷彿君所云惆悵爲俗羈何年擬回羣

民兵行

朝廷徵民兵檄行下州縣有司急抽丁窮民悉交選  
含悲釋耒耜弩力負弓箭未諳邊塞苦先絕空家懸  
臘月到漁陽飛霜割人面來朝兩軍合生死期一戰  
吞聲告同列封侯爾何羨

孝陵

鍾山石層層冬春積冰雪松栢纏陰森熊羆護巖穴

三槐州

四

鼎湖龍去遠弓劍闕幽關唯皇挺熙運奮起秉黃鉞  
一揮破蘄黃再舉奠吳越羣雄空闕爭所遇皆殄滅  
赤手造區夏率土賴重活謨烈貽後人大誥昭史策  
燕雲旣殷遷豐沛猶漢業至今龍蟠基王氣殊未歇  
臣也草野人不易窺聖域難入都來未敢忘一謁  
精靈儼如在窈窕心目懾梓殿凝玉芝隧道隱丹霓  
萬機翼休明神哉報豐潔

過王司冠弇州山園



瑯琊古望族奕世振華胄簪纓紹箕裘勲業肯堂構  
聯翩奮鴻序洪維大司寇文章籍當時名譽天所授  
海內方無人濟南聊左右才高世所榮祿厚家常富  
選勝開林泉金谷營別園其南面平陂其北市迴複  
垣東煙火聚西則田野轉沉沉亭臺起鬱鬱雲雨覆  
輦石鳩群工匠心出巖岫梧竹陰十尋風湍涓百竇  
今來未百年傾圯已非舊蒼鼠窺屋梁秋蛇縮樞牖  
往往荆棘中山精行白晝人生感逆旅往事嗟雕繡

二槐州

五

撫此盛衰端淚下沾衣袖

北歸後得友人書知徐州陷賊感賦

長夏風日炎南歸且散髮每懷故人好索居又彌月  
書來道相思殷憂喜初豁對使詢近事一一言婉切  
別後盜賊多入徐恣衝突州民百餘里大半遭慘殺  
倉卒聞此言心膽驚欲裂向使久羈旅焉能至今活  
遄歸有天幸慙歎謝饑渴縱今委溝壑亦已欣後沒  
干戈滿天地原野染膏血裁詩泄涕淚痛定轉嗚咽

寒夜談仲木至

故人越江海細雨連孤舟叩門告饑乏刺刺語不休  
自云遠游歸中途歷窮愁豈無相識人掃跡如仇讎  
腹值今日饑問余能食不聞之發長嘆誠爲吾道羞  
青服古所難況於末世求伊余雖苦貧一飯君必留  
中國窮寒非糟床瀝新菟酒酣兩耳熱率意成歌謳  
人生不得意不醉非良謀

游岌光

二槐州

六

西山鬱奇姿茲峰實爲寂孤高上虛無時與雲雨會  
密竹青連陰白日半成晦冷冷多澗泉清聲落山背  
中聞隱高僧靈跡自前代至今松林裏飄風出殘唄  
尋幽理晨策偶憩息餘憊歸路迷蒼茫前林鳥飛外  
窮巷

窮巷秋氣多草蟲亦淒淒開門見斜日晚晚及鷄棲  
所嗟寒士心歲晏多所迷一葛連冬春十年惜塵泥  
容顏覩鄉里出入忘東西豈無絺袍念古道今勿齊

歸來但愁坐饑粥隨山妻

歲暮寫懷

藹藹斜日陰樓樓游子顏我衰久爲客履歷多艱難  
旅食常苦饑旅服常苦單遠望聊當歸故園隔蒼山  
亦有愁居人心傷未嘗閒但見孤雲出不見孤雲還

宿董氏山房

中夜虎渡水谿樹初風生颯颯吹哀湍衆山皆有聲  
溪庭久無月黯然三四星憂人獨求醉釋此離居情

三槐

七

飲酒

孟冬歲云晏農事告初畢北風隕霜露床下聞蟋蟀  
天寒遠雲映日沒孤月出閉門命僮僕秉燭掃一室  
悠悠薄良夜酌酒散愁疾

又

霜落繁星高月出羣峰晴此時飲美酒最能發幽情  
醒猶惜沉痛醉即忘平生安知天地外水火淪飛精  
寐然在埋照長嘯懷剗伶

讀書

閒居一室靜首夏如涼秋冥心讀我書反懷千載憂  
渺茫開闢初庶迹猶可求王者若牛毛征誅接戈矛  
唐虞下及今治亂各有由古來兩腐儒孟軻與孔丘  
樓樓車轍勞千里干諸侯仁義適不用絕筆終春秋  
吁嗟後來者有道誰能謀

汎舟經先人墓下作

西涇汎秋色愛此谿沅蒼蒼二三里出沒蒹葭陰

三槐

八

行近先人廬悽然見寒林薄暮涼風初蕭颯生哀音  
清霜下高原秋草亦傷心有懷靡繇及佇望南山岑

寄沈山子

橫山生白雲鬱鬱半空起知君住其下獨宿白雲裏  
冬月靜巖扉寒泉滌心耳嗟余役風塵引領望之子

秋夜

八月天氣清草堂轉溪僻長河流素影遙遙瀉空碧  
落葉盈寒臯繁星爛秋夕蕭風吹微月竹露夜浥白

偃蹇獨往來悅焉慕疇昔

別張深之司隸

荒鷄破殘夜踈雨零蕭晨寒風慘行色萬里歸一身  
離亭無柳枝長路多沙塵迢迢不可見嗟爾天涯人

又

昨時共清游登高喜重九離黃冒寒菊樽綠宜新酒  
踈香引妙妓纖月遲高柳一舉連十觴爲樂期不朽

又

三槐州

九

回思賀橋日十稔同閒居秋蟻顛餘并夜火繡羣書  
好客時常來清吟夕無盡感別在一朝又復當歲除

又

由奉至龍門道遠三千里客路交冰霜離心隔山水  
平生寡良謀將老去知己惻惻懷後期沉憂爲君死

咏嬌

東風踏閒園煙鬟拂新柳人衣亂風香行光映前後  
花好不教攀何以嬌纖手

又

花滋曉露新風入春衣善弱質本輕盈未厭行游慢  
紈扇不教遮何以嬌粧面

又

佳人美沅沔回玩無常所俄從柳岸迴前村問花塢  
侍女不教呼何以嬌鶯語

又

好鳥啼春風花濃二三月芳徑踏輕塵畏逐斜陽歛

三槐州

十

玉鏡不教穿何以嬌羅襪

又

春塘浮遠綠水冷蒲芽短落絮逐輕車羅帶從風綰  
年少不教看何以嬌情眼

游雲龍山

迢迢雲龍寺象外懸雕梁千尋虎豹中極視恒蒼蒼  
荒哉放鶴亭蔓草生空牆牆空入青山山次低昂  
黃河見一曲千里極微茫長風正東來當軒走帆檣



勢迅不可遏心旌逐飛揚南望鳥絕飛惻惻心自傷

### 喜影

二我觀有幻一形固非殊誓心踐皎日畢生當與俱  
棲遲賴不獨低徊効扶持風燈感宵映與子聊向隅

### 謝談黃浮惠鹿角膠

日月自成積不虞爲老基齒疎髮蒼浪氣血行漸衰  
畏暑恒閉門未寒亟求衣著書日一篇思澁文支離  
對客語未多忽忽神欲疲君季長我一榮色胡不移

### 二槐州

士

乃知藥石功足與少壯追憐我骨髓枯輔我以刀圭  
所滋重陰陽在補兼鹿麋米汁鎔白膠服法固有宜  
非但益支節輕身且生肌往昔緣山阿迅捷猶發機  
恐遭不遜惡勉後心先馳病來脛力弱竟爲二豎欺  
佳辰昨重九萸菊懷秋蕤舉家出登高我獨卧東籬  
請自今日始微惠君之貽倘能及奔馬終身以追隨

### 村居效劉伯溫用原韵

林蟬厲秋吟籬犬嚴晝邏柴門莽蕭條人靜不聞墮

孤花明一枝密竹隱千箇橫琴舍餘音次韵從寡和

晨興事桑麻鋤草亦清課雖懷棲息志忍使農工破  
勤生賴黽勉饑寒此身大夜久月露高繁螢滿書座  
仰觀天宇濶屢見飛星過寂然又沉思無容此生蹉

### 清涼山寺

蒼山樹如蓋乘高蔭清涼地遠暑亦寒江色明虛廊  
下視城中人車馬何匆忙息鑿駐真境塵袂生天香  
噴岬越東南飛鳥銜路長白雲照巖穴有若日月光

### 三槐州

士

### 寄言遠弟

南登煙雨樓北登煙雨樓兩處登樓心兩心一悠悠  
汝今賦遠游我獨居窮秋陋巷人不堪頗念平生不  
寄言勉加餐勿令自處愁貧居老不才餽粥聊能謀  
踏月期周青士不至

一月當空中繁星忽然滅愛此清夜深逍遙步林樾  
四郊微風止人靜聞落葉期爾無能來幽懷與誰說  
十七夜又期周青士看月以子病不至

一夕復一夕有月誰同看豈非愛子故以阻良宵歡  
光遲影猶滿風露流微寒烏鵲屢驚飛想見林棲難  
迢迢徹溪漏念爾增長嘆

二槐州

十三

七言古

牧牛詞

二月三月春雨晴渚田水暖芹芽生田家耕種惜無  
力昨日養牛新長成牧童驅牛出原隰細草青青牛  
可食夕陽短笛不見人吹過村南又村北

猛虎行

北山猛虎何斑斑夜出索人晝不還路無人行食不  
足只向山中守麋鹿可憐日久麋鹿窮猛虎亦死潒

二槐州

高

山空

白苧曲

銀紗隔燭花繽紛美人起舞顏微醺橫波窈窕情不  
分風飄翠織鴛鴦裙遷延欲前顧粧影月華沉沉照  
金井夜半烏啼忘夜末

秦宮

杳思障空香作雲燒蘭滅燄紅微昏暹織翠疊秋  
氈窄襪暗踏朱堂春長廊無人煙曲曲星角搖芒刺

空綠楊柳門開小月斜素官夜入花間宿

飲酒樂

銅龍呼漏傳一更蠟燭燦鳳千枝明馬馱春酒浮猩  
猩金卮細沫危花生驚刀絲縷調侯鯖紅虬作脯越  
餘馨瓊光美妾簪藍瑛月麟香散柘枝輕纖喉裊雲  
歌一聲主人留客歡未已座中少年醉不起

空閨曲

空閨日午粧未成隔紗間關聞轉鶯林花歷亂煙色

三槐

五

暮袖掩嬌啼向誰訴折花落傷妾魂心懷心想愁  
無言春風多情復無賴日日吹懷舊羅帶

挑菜

青青作雨含滋弱春野蒙茸曉煙薄亭亭少女金錯  
刀垂腰試向煙中挑老葉紛紛半黃落新葉柔柔大  
於薤相將采采臨周行須臾稠疊還盈筐依稀避人  
促歸去笑逐東風捉飛絮

贈趙之程秀才

高平趙生年六旬鬚髮蒼浪齒牙落屢嗟塲屋不得

意踴躍青雲老跛脚江南客游四千里豪氣紛綸有  
如昨飛香踏綠驕馬嘶璫璫鞭梢玉新琢三年一別  
歸去來恠見衰黃顏色惡顛毛雪垂覆兩耳紗帽烏  
歌折一角應是經過盜賊中面上煙沙未曾濯風流  
雖故興猶存明日追歡出城郭十重紅樹宴青樓百  
尾銀鱗奏金錯春風容易花枝倦夜月虛聞管絃作  
平生一擲輕萬錢囊底新來厭蕭索窮途不哭能愛

五槐

夫

文騷雅憐余幾酬酢典衣日糴五升米雄辯高談恣  
盤礴世情轉燭反汝憎驚鳥成羣笑孤鶻惆悵爲歌  
此送君高秋更跨楊州鶴

人有謂予老者感作

一身不遇家屢空談詩說劍心何雄少年雖去壯還  
在出門千里輕飛蓬飲酒多歡俠游子尋花常宿倡  
樓中半生爲樂不知病兩耳忽患今春聾梳頭遂見  
髮初短照面恰恠顏無紅往還後生寂輕薄笑云是



爾當稱翁繁華零落盡朝菌吟嘆啾唧來秋蟲天地  
那能禁我老文章可惜令人窮一丘一壑幾時住世  
上豈有真喬松

顧山人貽畫賦贈

東風吹花隱蠟展卧起初聞叩門急手持一卷花外  
來宿昔知名武林客羨君手腕常有神耕煙注墨意  
匠新蕭疎幾筆起纖末俄頃忽見山嶙峋迴峰複嶂  
邨能數縹緲雲光互吞吐下有江流遠勢寒風帆幾

三槐

七

片投前浦吾生作客多歲年歸來未遂山水緣感君  
贈我足怡悅恍然如在巖齋前君家虎頭不可得阿  
瑛以後君無敵高齋風日正佳時畫裏看山幾重色

弁山

雲銷脊嶂開吳天松風響盡空山煙幽谿朦朧出雷  
雨石脉橫亘飛高泉時聞啼猿過絕壑復有疎鐘在  
寥廓巖花笑人來何處野草無春雪光薄森峰往往  
潛出沒白日無光背峯落逶迤仰見萬古情身披冷

秀空中行悠然虛谷應清嘯月明何處吹瑤笙

憂旱

五月六月天不雨原田憔悴無青苗老農窮困饑莫  
訴欲語不得唇苦焦聞昔萬曆十七年江南之士皆  
不毛山川滌滌赤日烈旻天降酷同燔燒豈有斗米  
盈千錢百物騰價如今朝城隅積尸滿溝壑閭閻家  
室同逋逃流民嘯聚食無所亂形已見當弭消有司  
置之莫以告猶嚴法令煩征徭遲時烽塵掩朔漠襄

三槐

太

洛盜賊今如毛東南半壁少舒息賴出貢賦供天朝  
邦之根本重在是萬一不惜羣情搖吁嗟黎民痛雲  
漢囚首垢面爭呼號吾儕小人負私嘆竊恐旦夕妖  
星高安得五日一風十日雨使彼康衢鼓腹長謳謠

五言律

漫吟

荒原堆亂草野渡沒寒波殘葉經秋盡悲風入夜多  
幾時憐老大滿眼又干戈北望烽塵裏驚聞候鴈過

與范遵甫

十年成往事長嘯激悲歌  
落當秋甚蹉跎祭老何  
風塵孤劍冷天地一身多  
更念幽居者衡門掩薜蘿

與徐庾清

二槐州

九

憐君孤早歲寥落似予貧  
兩世通家好三年比屋隣  
寒窓燈照夕窮巷草生春  
自憤詩書賤誰能事苦辛

清河縣

地小無城郭河流到縣門  
客舟停處少漁網聚時喧  
積草田俱滿逃人屋半有  
唯餘熊鼓在聊用警黃昏

謁陳卧子司理

天涯成泛梗江上逐虛舟  
夜雨驚寒枕春風老敝裘  
卿雲愁北向旅鴈喜南謀  
待作元龍客來登百尺樓

飲何氏齋

潭水有餘映一軒前後開青蘅  
每望劇白鳥時飛來  
醴酒斯設矣旅人何嘆哉  
知予好奇服許借菱荷栽  
湖上別修安上人

水遠禪關外煙生客寓中  
久居潭似蘓獨醉未知窮  
一葉驚秋客孤山別畫公  
歸舟當有夢明月此時同  
越中送顧偉南

相憐俱在客感別此心同  
前路夕陽外行人春草中

三槐州

十

到家聞曉鶴去權逐歸鴻  
欲望雲間遠長懷泖水東

自放

自放人情外吟惟抱膝多年  
華坐攝落天地復如何  
夜雨潑荆蔓秋烟冷薜蘿  
衙門問奇者載酒一相過

寄內

白門楊柳樹瀟颯在江關  
故國幾回夢清秋萬壑山  
遠懷應有淚久客且無顏  
歲晚愁歸計冰霜道路難

洞庭湖

望望曾無極遙遙楚澤連載圖難考地爲浸實稽天氣沒魚龍外光奔日月邊漫言青草續千里正茫然

寓趙氏舊居

空城白骨新客住鬼爲隣破壁仍寒雨殘花亦暮春蟲生雕欄網燕避畫梁塵盡室逃亡者何從問主人

移居

移居今未遠左右一花源人樸如中古肩長及短垣桑麻交隴畝隣里雜鷄豚樹有高蟬至臨風時與言

三

三

十年

薊北十年來烽煙暗不開秋高來馬健風急過鴻哀白髮將生鏡黃金未上臺徒勞憂國計長屈幕中才

渡錢塘

水驛渺難求風帆颯未收江山開一望吳越在孤舟客鬢逢秋換鄉心近暮愁浮沉無限事觸目羨沙鷗

寄張深之司隸

辛苦張司隸朝廷舊從臣寄身長水道乞食大江濱

野服疑山客方言問主人秋風莫歸思此地有鱸莖

湖上訪顧山人

北望隱蒹葭伊人水一涯琴書尋暇日舟楫問隣家樹倚藤枝客山奔屋角斜經時不出戶鷗迹滿平沙

與沈野人

野人生性僻常住白雲中種竹數竿綠栽花一樹紅讀書粗近理習俗自成風每羨谿魚美西家問釣翁

雜感

三

三

物類恒知警人情失所憑蟬飛秋負葉螢坐夜張燈處棘應慚鳥當書且逐蠅曾聞桃梗語岸土爾何能

又

紫街迹詣首郿塢失燃臍世事看蒼狗心魂痛白鷄星環常拱北水去不朝西有計安耕鑿何年厭鼓鼙

又

中使還催戰選方未罷兵道寬應得衆謀老自知兵世豈無荀彧人難效彌衡只今羞辨士舌在莫縱橫



又

每見春秋換仍聞勝負分師馬非樂戰王也亦能軍  
水盡龜鼉窟山空鳥鼠羣成功惟大戟何必耻無文

與蔣昭遺

桑麻吾所好饘粥汝能貧日月猶相照風塵不見人  
卿居秦代俗古處孟家隣敝篋無他物還存漉酒巾

答周青士

南國存三戶西京賦七哀嘗聞杜陵叟未見洛陽才

三槐

三

硯古遺銅雀書亡問玉杯不知題鳳者今日爲誰來

石城晚眺

客心正搖落獨上石頭城天遠垂垂下江寒混混平  
柳條南北路桃葉古今情況值秋風後清砧急暮聲

客會稽

旅館逢殘臘愁來不自由典餘衣漸薄賒後酒難謀  
安邑寧非累長卿故倦游羈鴻與浮梗天末共悠悠

八日懷周青士在臯亭

臯亭何處是風雪念離羣白社遺人日玄關閉子雲

有時清梵寂不盡暗香聞此夜傳心法安禪過漏分

冬日

蕭條西北風吹斷北來鴻歲月客程晚冰霜天宇空  
有時歸夢裏盡日處愁中昨夜傳鄉信烽燧又浙東

西園

西園當夜集公子特清華芳樹陰隋苑名姝麗石家  
池霜平落葉路草作寒花斜日朱門閉汀鷗滿白沙

三槐

三

送言遠弟之廣州

組練分戎服行光僕隸先枕柳千樹雨瘴霧百蠻天  
蟻附懸山馬蛇行泝紙船含悽悲遠道筋力爾須堅

文

西風黃葉落天地適窮秋旅雁當殘歲飛帆入亂流  
日南頻墮鳥海上遠辭鷗不待炎蒸苦應思馬少游

送朱湛侯昆弟還舜江兼問越中知己

雪滿山陰路舟從此夜歸寒江逢舊臘明日換征衣

一二故人在飄零佳訊稀所嗟愁卧者心與眷令飛

別陳卧子

南國生芳草懷歸正此時  
流人千里恨故友十年思  
江落曹娥水山空夏禹祠  
還將未盡泪灑別問何之

贈朱錫鬯

鳴鐘猶在眼統袴久辭身  
不信諸孫儉須知故相貧  
燃藜書讀夜着屐雨看春  
年少吟詩好慚予白首人

懷黃伋侯

頗謂離家慣誰知旅服寒  
春風連夜雨伋也獨長嘆  
能事傳王宰佳書報謝安  
所思雖未遠時復念加餐

寄金陵友人

暫時爲遠客長缺不歌魚  
身與羣公接門無一日虛  
江山堆白下人物近黃初  
自賦歸來後交知肯念予

里中諸子同過

自嘆老非昔悲看諸少年  
且須謀斗酒慎勿厭囊錢  
夜雨齋中火春風原上田  
但存耕與讀努力念青氈

寄李楚柔

石橋流水曲即我故人居  
春雨延游屐谿鷗聞讀書  
圍棋閒未懶藥累病仍踈  
尚憶狂歌好應無筴接與

初度

不才吾老矣萬事一蹉跎  
今歲尚如此他年知若何  
西山無繫日東海未填波  
惆悵揆辰意聊爲自挽歌

朔客

同作平原客當時氣不羣  
飄零千里隔生死十年聞

三槐

山樹銷春雨江城起暮雲  
霸亭逢醉尉誰識故將軍

自感

窮老心還拙衰年髮復斑  
文章身後事丘壠夢中山  
遂欲東浮海不然西出關  
桃源如可問但去莫須還

村居

獨樹寒煙外孤村流水間  
偶隨飛鳥去遠逐樵人還  
川暝罷垂釣日斜長掩關  
何須事高隱歸卧鹿門山

七言律

登北固甘露寺

凌雲亭畔倚崔嵬，明滅維揚望裏開。  
南國至今遺寺在，西風不盡大江來。  
日生滄海凌晨見，潮過金山向晚迴。  
指點孫吳舊時事，馬蹄石迹半蒼苔。

答范遵甫

濁酒空懷田舍歌，百年身世半蹉跎。  
人歸野徑殘陽暮，水落寒塘落葉多。  
好竹不嫌愁裏看，名山竊喜夢中過。

中過餘生欲逐漁樵去，白髮於今奈老何。

竹夜

林風吹竹竹露微，幽人隔竹開柴扉。  
星河夜宿草堂靜，蟋蟀暗吟秋月輝。  
疎鐘杳杳坐來歇，流螢奕奕停還飛。  
石床一枕破清夢，寥落半生無是非。

何事

何事彼蒼高自懸，世難不救猶徒然。  
搽拭室裏網已漏，築舍道旁功竟捐。  
巨海未平痛精衛，游魂無歸傷

杜鵑野人有淚不敢哭，腹內暗落如流泉。

南中雜興

千年鐵鎖不知春，六代興亡跡已陳。  
自昔荆江曾有賦，只今籌海豈無人。  
龍蟠地勢聲靈壯，馬渡衣冠禮樂新。  
未見夷吾憂莫釋，欲將屠釣問風塵。

二

授鉞仍聞廟矢頒，空勞鎖鑰倚重關。  
千艘秬稻連江急，十里煙花近市閒。  
夜月旌旗沉路浦，秋風草木老

三

公山南來峰壑幾何甚，有書中流未可還。

三

長城萬里塞當年，楚澤軍容益世傳。  
三月晴風高戰鼓，九江春水下樓船。  
轉輸心事應難論，李郭勲名不易全。  
漫道勤王師獨正，江南處處起風煙。

四

淮海聊寧燕雀居，風高鼓角建牙初。  
寒凌畫戟秋陰重，雲壓孤城夕照虛。  
西蜀謫傳司馬檄，中山謫訪樂



羊書將軍面矢誰堪數樽俎論功計已疎

又

投効無端只讀騷傷心野老屬吾曹千官遠扈思秦  
駐一旅先驅作董處周道秋風吹黍稷漢宮春雨蔽  
蓬蒿化龍五馬知何處海燕東飛問伯勞

哭陳卧子

天柱西崩日氣衰孤臣飲血痛無辭生將完體從魚  
腹死有留名在豹皮亡國自吳潮尚怒招魂入楚賦

三槐堂

三

恒悲故人墮淚龍潭水入夢還驚下榻時

寄談仲木

珠履羣中特見親飄零無復問春申魂驚去國三千  
里淚下傷心一二人北望停雲常近晉西行化鶴不  
歸秦平生知己多遺恨著有新書莫具陳

亂後寄友

落落吾猶空一身避亂獨喜家長貧水懷遠意竟歸  
塋山負好顏終向人衙門之下釣竿侶書卷以外茶

醜親爾將何時習真隱先報白鷗爲爾鄰

哭姪震

從親不憚赴炎荒九月干戈尚道旁途使新霜摧玉  
樹那從舊燼覓羅囊游魂夜至三千里老淚秋懸十  
二郎寂寂荒墳歸櫬後明年芳草爲誰長

此身

爾蒼落落嗟此身物色好我能幾春津梁已疲不復  
出毛髮半禿將誰陳重門擊柝待暴客明月置酒來

三槐堂

三

佳人灞陵未得逢真隱且與牛馬隨風塵

艷體

蕙草叢叢露色浮垂楊裊裊綠煙稠穠花近曉爭開  
樹少婦看春獨上樓漫喜捲簾招宿燕生憎多雨逐  
鳴鳩殘魂欲問天邊路風斷游絲不可求

又

閒庭初見有飛花刺繡纔完又闌茶行拔玉釵挑麝  
火坐盤金線串蘭芽莫誇蕭史曾無並應識羅敷自

有家檻外東風寒漸急柳煙吹滿不勝遮

又

沐罷蘭芳倚石床恹聞侍女捉迷藏花穠側隱連株  
樹月暗潛過響簾廊幾夜聽鶉鶯嘗達曙半春踏草不  
知芳常因念遠啼痕數匝是新來學淚粧

又

纔催晚起出粧臺粉靨依然暈未迴細蹙翠眉渾似  
怨輕彈錦瑟易成哀一春花愛連枝好三婦人矜最

三

三

後才不捲珠簾斜日映金環博取爽暮來

五言排律

觀海

蕩蕩方輿外滔滔瀚海中上連天闕遠下極地維窮  
日月鰲睛煥樓臺蜃氣雄千檣鯨鬣動萬國島門通  
方丈瀛洲北扶桑日本東盈虛終渾渾今古一濛濛  
目極茫無象心搖浸若空神仙如可問弱水會凌風

送杜總兵父子鎮鳳

代有長城寄人思大樹功干戈新定鼎詩禮舊臨戎

三

三

祖業尊陵寢皇情眷沛豐建牙分鎮重仗鉞奮時隆  
肥水旌旗振淮山草木雄聲靈敷海外豪傑應山東  
戰略中偏洽軍名父子同耿弇成大事班勇紹前風  
銘待燕然石碑還象郡銅弘勲歸世將濟美錫彤弓

南都上張藐姑司農

北斗機樞並南都綱紀新山河瞻聖主竹帛矧元臣  
世譽文章大朝欽手度真泰來憑輔相屯始急經綸  
業以精思裕才惟直道伸職容司地暫寵已荷天新

財賦全江左魚鹽半海濱時豐弘濟業民豫小康辰  
儲用兼材藝旁求到隱淪不才甘棄梗何幸托清塵  
剪拂羞凡馬吹噓奮洞鱗應知東閣外尚有布衣人

避居吳村

百折尋窮路村煙見渺茫吹萍稠一面立木老千章  
鳥散驚花塢人歸靜草堂前山當窰牖中座設繩床  
棟不高於杖居堪載似航鳥皮留卧几蕉葉卷書囊  
散硯塵彌積清琴壁漫張依棲疑若故相訊道勝常

五言絕

五

倦則尋餘玩閒宜伐遠揚檢苗莧野藥轉水活初秧  
樹息憐牛喘簾垂想燕妨飄零移短夢蟬引報踈涼

五言絕

明妃曲

自恨紅顏薄君恩獨見遠心知不如鴈猶得向南飛

長干曲

幾日沙頭住舟行逆浪難明朝風日好便擬到長干

雙行經

素質明羅襪行來自覺新低頭屢相顧不道可憐人

自君之出矣

五言絕

五

自君之出矣白露下庭柯離思如落葉祇覺入秋多

又

自君之出矣憂來不可歇晦夜獨看天何由見明月

官船曲

山家畏虎狼日落閉門卧向夜官船來捉人嚴守邏

又

民船來自南官船來自北相避越江中豪奴引弓射

閨怨



昔君寵妾時製此羅衣裳棄妾未終日羅衣不生香

采蓮曲

東家采蓮童西家采蓮女同在荷花中人稠不得語

三洲歌

三江渺何許落日殘霞裏辛苦巴陵人唱徹湘中怨

石城築

朝游石城西暮宿石城東可憐石城女顏色如花紅

莫愁樂

聞說莫愁湖曾經莫愁住生長莫愁村不知莫愁處

江臯曲

爲愛新粧好東臯出采蘋春江千里色解珮不逢人

作蚕絲

提筐來陌上采采柔桑枝春蚕出三眠腹中已懷絲

又

桑是蚕所食蠶是蚕所爲投驅効薄報湯火不敢辭

子夜歌

昨日歡寄書今日儂作荅願作決明花晝開夜當合

又

儂飲黃葉湯歡飲沙糖酒甜言是虛詞不應儂苦口

又

浮萍生池中常向池中住總有飄流心儂知不能去

又

明絲能釣魚暗絲能釣心釣心不設餌即遠空沉沉

又

冶容歡所愛儂手事膏澤多種桃李花令人好顏色

又

聞歡有新好儂心當奈何風池聚萍草知向一邊多

又

芙蓉種高山山高且無水八月未開花何由得蓮子

又

驅車黃塵中淚落不可拾吹絮送行人遠借春風力

又

鳴梭織春羅裁衫寄郎着裁衫不裁裙下體古所

又

日食不救日月食不救月置人昏黑中漫漫十年別

薛生赴隴

猛士獨當關三秋烽火開榆林千里戍高枕月明聞

憶朱近脩

別離成隔歲生事近如何想見門前草春來應更多

與周青士

三

三

望衡從一水念子若爲情幾日不到含滿庭春草生

新柳

重臺遶日早葉葉感微心不怨無人折春風力未深

月

溶溶飄素景皎皎出高林永夜星俱靜寒江水共深

金陵曉發

江干方信宿金陵復何處一艇乘春流山連白雲去

憤作

白眼羞從俗青山且置身欲論天下事嘆息已無

去越

步出越城門回看越城樹又客成故鄉徘徊不能去

維揚夜泊

落日嚴城閉邇溝長暗潮廣陵秋月苦歌怨木蘭橈

夜渡江

水靜聞漁榜江秋起怨聲殷勤廣陵月千里送人行

西浦

三

三

落日生寒煙蒼蒼浦西浦靈車幾時來縹渺吟芳杜

晚望

烏歸斜照暝木落前山遠小澗正流泉寒沙自清淺

懷牧雲和尚

疎林霜葉下孤鶴晚初歸想見空山裏高僧獨掩扉

柴門

柴門臨清谿近水多古樹小雨落藤花移時鳥啣去

秋夜

薄暮湖南歸輕舟月明裏采采芙蓉花美人隔秋水

草

王孫游未返淅雨斷歸程無限東西路茫茫一望平

賣婢

自不堪貧巷何當嘆老身徒看茅屋破無復賣珠人

三

三

七言絕

塞上

霜落陰山秋氣寒秋風吹斷玉門關中天不改秦時  
月留與征人夜夜看

又

窮兵萬里汗戎衣率服要荒到武威苜蓿青青春寒  
遠玉門馬入貳師歸

金陵雜咏

三

渺渺孤雲帶晚鴉空溝流水咽寒沙臨春閣上新聲  
歇晉井風埋玉樹花

又

水滿秦淮長綠蘋千年王謝已灰塵春風燕子家家  
入無復當時舊主人

又

南國愁魂寄水湄空江舟楫望中疑只今桃葉無消  
息唯有游人唱竹枝



又

蒹葭一曲隱平沙  
空憶新聲到水涯  
碧石清江相映處  
如今不是莫愁家

天壇

禁殿沉沉日影偏  
雪晴春樹出高煙  
皇孫去後齋宮冷  
藤鎖朱門二百年

故宮

紅葉依然出內河  
御橋流水晚來波  
空宮一閉無年

上林苑

一  
里

月每到春來積雪多

會稽竹枝詞

秋風秋雨正淒淒  
荷葉荷花香滿谿  
越女蕩舟愁日暮  
歌聲盡在若耶西

又

荷葉荷花十里勻  
秋風吹滿越谿春  
漾舟谿上多游女  
誇道西施是越人

楓橋

漠漠生煙去水遲  
天涯逼歲動歸思  
楓橋月落鐘聲起  
又是孤舟夜泊時

訪陳眉公徵君

五柳先生久挂瓢  
七松居士住山椒  
秋原踏葉無溪淺  
洞口雲寒長藥苗

送北客

塞北冰霜不可支  
風高八月是寒時  
君歸說盡江南好  
楊柳冬深尚挂絲

上魏州

里

醉言

傲岸此生惟自許  
爲憐爲殺都無取  
醉來只向街頭眠  
白眼看人誰是汝

漂母祠

一飯當年報不遺  
王孫今日更何之  
平生自嘆無知己  
千里來尋漂母祠

露筋祠

野岸蒼涼水不分  
秦郵星月映微雲  
孤舟夜傍祠邊

宿商女挑燈說露筋

維揚雜味

香填珠匣蔽黃沙  
泉下依然望翠華  
芳草離宮三十  
六春風吹滿玉鈎斜

又

邗江如帶遶城斜  
煬帝行宮徧水涯  
二十四橋人去  
盡月明空照廣陵花

鍾山

紫雲龍氣藹亭亭  
風雨曾聞護百靈  
一自鍾山樵採

後更無人爲哭冬青

得張見本寄書

沁園秋草舊迴車  
惜別西湖嘆索居  
萬里河山經百  
戰十年重到故人書

秋怨

芙蓉花落水無香  
南國秋來夜有霜  
邊月只將離夢  
遠相思河外是西涼

送徐文果入粵

庾嶺南邊去路長  
千村濃葉暗桃榔  
莫教煙雨樓頭  
望自引愁心入故鄉

二

釀就名花帶露沽  
留人紅袖倩當爐  
嶺南瘴氣無冬  
夏莫到羊城食鵲鳩

宮詞

仙掌高懸月上初  
晚來風急閉金瓠  
更催內院傳紅

燭夜侍官家讀諫書

又

芙蓉水殿御河東  
香氣涼生白露風  
十二樓臺今夜  
月微聞天樂在空中

又

金樞月落露華微  
仙漏沉沉散直歸  
燈下不辭針指  
倦秋風將賜玉關衣

又

金雀傳餐百尺樓玉壺催酒醉春游內中新有良家  
選背着君王學打毬

又

一入君門拜嬖奸恩深寵賜日無虛焙笙炭少還須  
乞疏草新呈小楷書

又

紫宸朝罷掩銅鋪親檢牙籤拂畫圖金鑿蓮花雙貼  
地殿頭長立女珊瑚

三槐州

四

又

春半櫻桃萼尚含中宮初命采金鹽近前公主才能  
語置膝親教誦二南

又

雲鬟寶帳映花明羽獵長楊傍輦行宮裏近來多雨  
露天家不用射倉庚

又

露濕幽花笑澹煙趙家姊妹出溫泉夜來天子偷看

浴逢着宮人即賜錢

又

上林春酒進醅醕醉倚新恩倩帝扶翠輦不登遮袖  
去兩行銀燭盡宮奴

又

禁中春樹藹晴煙朝罷簾聲下九天官局進呈新鑄  
好六宮齊賜草書錢

又

三槐州

四

君恩如夢隔楓宸消却如花又一春寥落只今頭已  
白閒將歌舞教宮人

又

十里芙蓉內院秋涼風先到殿西頭君恩不是銅溝  
水那得深宮處處流

又

紅顏何必怨春風抱得琵琶曲自工邊郡未和多遠  
嫁不知誰老漢宮中

終

近年搜得鄉前輩未刻的筆諸稿本  
道布主 送好家難助集石家詩草 賜主續集 又瓊屑  
望國詩 張小徐詩鈔 杜雲家後集 莊鶴同詞 徐王同輯 許明主  
梵漢主稿 張孝廉詞

介人徐保王詩輯中所錄皆從以集選抄維明詩綜所刻  
不見集中是書同王匪書家編索十餘年不可得今於元  
素得之吾何如乎多纂珍匪以示予如三平方八的筆  
初見疑非是本及前後細讀方知言述先生重刻僅以耳

周翰好讀并法

二槐草存無卷數 兩淮  
鹽政採進本

國朝王翊撰翊字介人嘉興人王暉今世說嘗記其  
還妾一事稱為厚德又稱其少失學論孟不卒讀  
識字而已弱冠偶覽琵琶記欣然會意曰此無難  
吾亦能之即據案唔唔學填詞竟合調自後學不  
稍懈工詞曲又進攻詩然貧日甚抱膝苦吟落落  
不問家人座云云則亦姚士粦之流矣天崇之間  
詩歸盛行人沿竟陵流派翊毅然獨尚唐音嘗以  
前路夕陽外行人春草中之句為陳子龍所賞歿  
後無子遺稿多佚是本乃朱彞尊所選定者也



# 直木堂詩集七卷

〔清〕釋本晝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睡香庵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直木堂詩

集七卷》提要

直木堂詩集序

當今之世士君子不可爲者有二講學也詩章也  
束髮授四書卽讀時文選時文者俗批評以眩世  
不知先賢之學如百川淮海以異而同而依傍集  
註妄生議論認塲屋爲兩廡年來遂有批尾之學  
詩自齊楚分塗以後學詩者以此爲先河不能究  
宋元諸大家之論纔曉斷章爭唐爭宋特以一時  
爲輕重高下未嘗毫髮出於性情年來遂有鄉愿  
之詩然則爲學者亦惟自驗於人禽爲詩者亦惟  
自暢其歌哭於世無與也不然刺辨紛然時好之  
烟不可向邇此無他兩者皆以進取聲名爲計腴  
睨庸妄貴人於蹄涔孟杓之間不得不然也學姑  
無論詩盍求諸方外乎方外以忘世爲教何所趨  
避今日梵古之徒褻語成言鼓扇愚俗支那撰述  
大概出此又拒方內之下矣余嘗太息於斯聶岳  
書公以直木堂詩集寄余評定余閱之兩日友畢  
五言古取裁於謝而以輕清敵其鎚鍊七言律似  
香山而不遷就老嫗之解不解然其至處自在五

律凍澗枯槎霽宇孤嶺務爲攀斂上之人王孟之  
室次亦不落大復以下豈獨振響於僧中者哉余  
於近日釋氏之詩極喜澹歸及徧行集出粉墨點  
雜矣雪嶠之詩在語風得之無意開先不能繼也  
錢牧齋構悠山未刻之集余繙不過數葉麤厲吹  
叫之音觸目生憎絕不似道人語況於下此者乎  
今乃得之畫公余嘗訪公於平陽平陽祖席也海  
內望之如五山十刹易於名世而公唯以脫去爲  
幸單丁土竈榮於金碧煙霞中人物恍然自有神

黃序

二

遇無俟於剗心燥吻而後工也雖然作詩難知詩  
者尤難劉會孟言吾之評詩過於作者用意故會  
孟談詩世人鮮能及之牧齋嘗爲一知半解顧彼  
齋於明詩去取失倫畫公之詩自有會孟其公者  
嗟賞之則以余爲知言

姚江弟黃宗義識

序

鸞音佛吟香風扈珎玉之居龍樹王宮寶談湧布  
金之地三車秘錄藉開士以鋪張九部微言待比  
丘而揚扝其有偕慈雲於金界出自仙區黃甘露  
於寶洲蔭夫人境翦智燈而不夜灌慧藥以長春  
雖讓珠頂之尊未登蓮座定現瓊豪之瑞直踞檀  
床何況妙有文心最工詞體竊楊子雲口中之白  
鳳巢在曇花奪郭景純管上之青鸞翔于貝葉固  
爲才子奚啻高僧是宜王度之友竺師盟烟霞而

吳序

一

結侶戴逵之交繼命指蓬柳以申懷後世觀其  
詞曠谷驚其粹恰天岳禪師者驚鎮法孤雞起  
風願證前身訪木菰之玉塔畏繼後果拜花尊之  
金缸甫棄家而業鎖忽除乍投寺而邪塵不礙  
修持之勇猛且戒律之精微講道則釋帝服必  
咀則夜叉稽首法輪所轉光搖浴日之鄉禪杖獨  
飛聲破無雷之國然而祇樹禪宗之暇酷嗜伊吾  
蒲龕出定之餘不拋佔畢鸞唳燕蹴移床置薔薇  
之林月墜星沉執卷就瑠璃之火故其綺歲炳十

經之號髻年擅三禮之宗獲此洽聞助其健筆爰  
徵著述更愛詩章或走甕而狂歌裁雲鏤月或鍵  
扉而低咏索地搜天蓋其性耽矜慎語務雕鏤境  
悉孤探格由獨造無奇不備若開石崇鬪寶之筵  
是怪畢呈宛遊溫嶠然犀之渚斯豈奉韓愈盧仝  
爲領袖因而尊放翁山谷爲楷模纔有異姿如游  
蔗境詎非哲匠信是傳人或者乃謂高眞面壁脫  
去言詮上聖登壇埽開文字搏蛟縛虎何煩音韻  
之諧化鵠變魚曷貴詞章之富斯言是矣恐未盡

吳序

二

然觀夫鳩羅支遁皎潔瑤枝寶月道猷琳瑯玉骨  
以及智炫智才之類慧英慧淨之徒竝蘊才情咸  
能點染其他作者屈指難勝則是高唱松寮雜禪  
機而不害長謳蕙榭混梵誦以無妨若夫竭力通  
參弗曉五門之諦專心跌坐罔知六法之因任彼  
燒硯而蘊豪不過盲修以瞎鍊果能月露風雲之  
內暗涵微妙之關苕華薌澤之旁另具虛無之紐  
偉矣法王賢胄立證菩提卓哉慈氏功臣大弘智  
度者也惟冀旃檀海上續標金字之紅囊日月燈

中再鍍瑤文之綠玉

山陰吳棠禎伯聰氏拜撰

吳序

三

序

方外學者時從余問詩余謂之曰諸公學詩惟應學方外詩前輩吳門杲公今日則寒泉子真若師也因選雪山草牧石吟各數十首授之蓋雪山老氣橫厲寒泉高懷幽冽自三唐方外諸詩之盛未有過此兩家者也今歲寒泉子以直木堂近集相寄余適患氣彊起爲選定得四百餘首請卽傳之諸方使舊學牧石吟者知寒泉子詩後出蓋有如此者也余極欲一相傾寫爲此老發其詩心之妙

李序

而客嗜火藥間意殊不盡因取向題牧石吟卷首數則附錄于此以當序言然寒泉子之詩亦畧盡之矣一日讀其詩如對蒼宮幽凜斑鼎薜碑能悚人心骨老我三十年坐盡山房得一寒泉子可慰不恨二日廢盡人間答酬單行孤眺自爲可傳窺其立意斗絕處使人生畏三日非有人作敘幾不知此老是曲衆座上人故曰脫盡本來乃見本來四曰憶曾與此老把手江干其風流縕薜界闕二十年往來于懷乃得此一卷詩古人有言所與通

夢交魂推衿送抱此一人而已甬上法弟李鄴嗣拜簪

杲堂謂予廢盡人間答酬單行孤眺嗟夫此語似爲寒泉子三十年前故吾也自茲以往不意困迹人間答酬滋甚故予之有媿杲堂者深矣初意欲將此序藏之笥中勿令出以視人復念杲堂已往知我者亦皆零落無幾斯又不容不刻之卷首以存故人耳至云自爲可傳得無所謂與其進不與其退也邪本畫記

李序

二



序

禪固無裕於詩然因詩可以測禪卽如寒拾諸什  
矢口成音所謂吟詩無韻律者而使人讀之如聽  
晨鐘如盛暑飲冰雪如莊生所云送者自厓而反  
解脫之妙出於言外不可誣也寒泉子久爲法中  
名宿居恆無意爲詩爲則千言頃刻無不渙然冰  
融剴然刃解意象俱忘虛空頓碎雖起古德於今  
日何多讓焉昔昔甫見陸平原詩自焚筆硯乃余  
曩者泛濫詞章褻然成帙及讀茲集不覺降心抑

毛序

首瞿然無所比數反將廢棄語言文字而自托于  
飯心白業矣

遂安學人毛際可拜簞

直木堂詩集目次

匡廬釋本晝天岳著

序

卷一卷二

五言古八十二首

七言古十九首

卷三卷四

五言律一百一十七首

卷五卷六

七言律一百七首

卷七

五言排律六首

五言絕句二十四首

七言絕句三十三首

直木堂詩集目次

直木堂詩集卷一

上海市歷史文  
獻圖書館藏

匡廬釋本畫天岳著

五言古

古意

四首

東家然明燭光照西家地地厚光不流夜久星辰  
至自念行旅孤齒髮并顛顛昨過古王城兒童迎  
春出道旁折梅花梅花發無次  
舞劍堂上雪墀鏡房中月安車水漫流驟馬電爭  
蹶須臾成老翁對日數白髮髮白春風寒主人盛

直木堂詩集

卷一

一

盤食莫羞禰生謫今日方爲歡

獨坐知日長獨行知路遠日長坐猶起路遠行難  
返不見所思人春洲白鷺晚

山林仁義國狼鳥同一宅忽忽春與秋異花開狼

藉我征日云遠從今返魂魄收拾北山雲朝朝抱

奇石

負薪詞

存險不易塗依依心獨存山上有羣木何必皆同  
根持斧惜斧力此意乖時論薄寒新繼暄微雨色

在邨日日緣澗出衣溼蒼苔痕

園中 二首

園亭久不至草盛齊檐長連日泥雨劇觸目亦以  
荒有鳥茂林來翻擲遠我牆我牆墮且壞日夕還  
相忘

架上瓜蔓長瓜多類星垂摘以遺四鄰中心非所  
私天地容我嬾顧影如有羈春海蓬萊高冷然風  
可期

堂成

三首

直木堂詩集

卷一

二

茲丘多直木吾願棲其旁木杪白雲生歸雀聲何  
長堂成碧溪頭列岫合復張我生日云拙今得遊  
此鄉無樹不綴花無草不自芳忽值初夏過亢爽  
生幽涼

衡茅吾屢結駐跡未遑久直木達高雲旦旦如良  
友隔水開南軒花陰覆溪口溪花不辨名溪鳥驚  
人否

曾巖四月時古路迷雲烟翦伐惡草木頓開山上  
天山淡天自高獼猴呼樹頭我無他肺腸自耕自

石田日午且消息渴飲花下泉泉水異行止誰得  
知其然

鳴綃峽

潭中泉愛清石上泉愛鳴少飲令人醉多飲令人  
醒吾欲窮其源復畏蒼龍驚踟躕日將夕風雨來  
縱橫

寄題文銓部燈殿南湖書樓

四坐湖水平朝朝萬景浮一片澹蕩心善哉湖上  
樓何處東南峰帶此西北洲尤當高下軒薄敏佳

直木堂詩集

卷一

三

春秋凡物喜從類雪蕉孤種不會心地不遠此語  
當誰投

讀杜詩

七尺尋常軀不逐奴隸人赤脚萬里遊華髮滄海  
春鳳凰亦是鳥龍蛇同一鱗麻鞋天子前崎嶇支  
此身君臣尚同體朋友爲良辰日月肺腸轉生人  
妻孥貧飄泊蜀楚路蹉跎秦隴塵誰讀書萬卷誰  
下筆有神揮手叫虞舜耳口何時新一飲未陽酒  
茫昧江邊墳子載歌其詩難招斯人魂

酬李杲堂

日月恆驅我如我奚用驅聖哲無全能所以安其  
愚長憶海山客廿載別亦迂昨觀飛鴻來詩寄雙  
明珠朗讀驚四鄰自覺氣亦舒蒼涼秋八月目送  
東丘隅盛名成易毀亮節多崎嶇夜久蟋蟀聲幽  
夢其何如

題卓亮菴傳經堂

大道昧中古哲人逝何早靈運述祖德千秋光四  
表我來恣盤遊一丘經始好并心野原外收目人

直木堂詩集

卷一

四

煙杪天隔大河西日月澹昏曉君豈述邦人慨歎  
獨懷寶橫經濟全濁弦歌擊幽眇能不重清辰握  
手寒芳草

半紘張居士綠雪堂

數片萬古石檐下丘山高壽藤根石罅餘土棲梅  
桃下有方丈池如井無波濤不願滌塵纓亦不飲  
逋客此水滌此石水清石愈白遙然君子心吾欲  
共晨夕

雨中韋六象卓有枚董異子見過

二首

沿河鳴翠鵲四野雲爭垂  
賢達後先識併坐成光  
輝起滌青石錯爲煮春  
澗芝道遠媿步短相逢  
生白髭

送春出遠郊  
翛然過我室  
踏泥不辭滑  
愛閒集圭  
車何以致款曲  
千古尚膠漆  
風雨海山多  
窮塗勿相失

客寺飯池上  
同黃徵君太冲  
兼訂入山遲速  
段生不樂仕  
藩國賴其賢  
左生今變姓  
作賦仍驚  
傳朝發姚水  
溪夕遵稽山  
偏大府爭襪  
席羣英趨

直木堂詩集

卷一

五

滿筵盛談文史  
弊歷歷千餘年  
時解白苧袍  
仰視浮雲天  
塞亂裂肝肺  
橫流鯢溯沿  
颯颯秋風城  
相逢野寺邊  
對几得晚食  
連床時小眠  
會結樵風遊  
約我日鑄巔  
揮手接後身  
看雲知後先  
身將一子  
隨及腹無長  
鞭謝監名山  
志虞卿窮愁  
編子亦發  
奮人花源排  
石田

雨中同友人作

西風捲檐雨  
客子登簷  
潛窮塗遭  
故人歡笑如  
不給何處  
江上山當  
樓欲飛入  
隔江山最多  
解解爭

雲立君言昨始秋九月仍遠遊十月在何許  
隼雞鳴床頭

東文允言

潯陽江上山  
嶮嶮開人顏  
腹中使無素  
安得遊其間  
天風瑟瑟吹  
末俗多詭隨  
東林山僧舍  
坐子涼雲陞  
南湖擁腫樹  
對子皆貞枝

雞鳴寺

嵯峨一卷石  
縹緲玄湖濱  
前王蹟多有  
山古心尤親  
鐘鼓響日月  
巖廊虛冬春

直木堂詩集

卷一

六

酬趙尊客

戴勝何爲者  
春來鳴樹顛  
感此懷幽人  
寤寐如當前  
近說在牆東  
古木蒼苔纏  
騎驢踏花去  
終日使人憐

重過永瞻次厚昆仲坐間出咏諸同人辟暑之作

長夏多新知  
佳辰念前遊  
路經井橋側  
屋盼楓林頭  
高人樂科跣  
半眠徑草稠  
引手摘紫荷  
濯髮浴清流  
昨聞平原譙  
嘉客誰髡留  
老血我猶熱  
面赤



鬢蟬蚪願同子數人高詠百人樓今辰事不辦來  
此知焉酬謝然且長嘯濠梁嘯暮鳩

遊橫雲山

盪舟山南麓居人盡田家路由此境入山中藤已  
花直登數十盤禪室橫如巖角角竹筍齊齊杜  
若茅老僧號素公執錫方驅蛇飽我亭午飯啜我  
春澗茶坐久只須臾觸睫迷俗得山空色瑤璃屋  
老膚硃砂徐訪陸雲宅城古疎籬遮籬外多畱夸  
稱是惟枇杷復上白龍亭閣閣金蝦蟆微雲帶山  
直木堂詩集 卷一 七

腹天象皆西斜興極諸客疲地坐默少譚清風吹  
暮林歸路何其賒

謝鄰菴看菊見招

南山在東籬兀兀溪邊屋地古花盡開天寒井初  
綠前月招我來菊短草萋萋昨日招我來花好高  
于人我乍號菊客君當成菊民莫怨西風急前塗  
是小春

同韓子蘧雨後尋閨霞碧

齒齒泥中屐蹠蹠相扶持遠尋靜者宅足力誠苦

疲愛君四鄰好容刻斯尤空談笑歇微雨宛轉聞  
黃離不合茶酒雜幸無醒醉岐醒醉各有托二物  
奚能爲顧我白足僧對君黃髮兒仰視青天高日  
落滄海時孤鴻萬里影只有浮雲隨

雜詠 四首

秋花屋上生狼藉少苦蓋忘機對野人匿迹托叢  
藹時時謬著書結習老猶在開門俯碧溪夸我中  
心癖

楂楂臨階鵲勝負決我前頗如兩軍敵爪味森戈

直木堂詩集

卷一

八

鋌豈知此二蟲危巢爭樹顛大義苟不暫勇怯俱  
非賢

旁磚匡廬山簪遊處處好泉紳紳三疊雲髮被五

老社中高逸輩宗劉去何早空令白鹿松瓊枝拂

瑤草

生外皆五鼎鄙哉主父偃商嶺何代人採芝卒忘

返歲月爲誰促得失常滿眼學道三十年迴頭道

彌遠

餘年

老來筋骨疎况復病周旋當食箸初停積然思假  
眠或遶庭樹行十行九致蹊樹頭叫買鉤村村聞  
種田因憶古首陽食薇恐偶然萬事每閒料不覺  
忘餘年

許憲副元功屬張明府索徵弘覺先師文集

并予前後諸藁不遠致書賦此柬答

予本空寂徒遠遊寡定方始結爐峯社一行畱十  
霜學道未知徑朦朧嗟望洋昨來謝東山禹穴圖  
摧藏九泥塞耳目飯石堅肝腸豈料有浮名謬達

直木堂詩集

卷一

九

張河陽贊不問卑賤琳瑯馳八行甘將身後人珍  
重求文章兼說許玄度屬致逾尋常於戲道日弊  
末技安能防一朝濫賞識定爭明月光何時出州  
府握手登琴堂歷颺風化美襲霜坐席香稽古支  
大厦簡擢多循良一官暫爲屈奚川卑甘棠案牘  
總無畱端坐棠陰涼政成名益遠名遠夫何傷况  
君赤松後功績誰能望

客中得亮菴手書

去子日無多寓書字累百讀罷減歡笑始悟身在

客驕陽困行李倦鳥啄旅麥且彈碧山操憶子溪  
上宅溪溪時釣魚宅古不樹柵我何獨滯此竟爲  
一行厄學道力漸衰未能辭世責世責笑安辭事  
往不再索忽忽江邨暮一燈照雨白

董瑤銘書齋

山水有真音安在調素琴達士寄山水何必廣園  
林君聞止數武自亦成幽淡君琴時嬾調肅肅移  
塵心季倫侈金谷叔夜手枯桐二子在形迹虛名  
徒始終我愛君質直步君池上風

直木堂詩集

卷一

過僧湖上新居題壁

結茅湖上山日飲湖中水湖水一何清飲者非徒  
耳顧君槁木人遂能長住此雖變塵世遊不知塵  
世事我亦常相過何時與鄰邇烟雨坐中迷秋葉  
峯頭紫興來忽捉筆字字蝌蚪似大笑倒床眠松  
風四壁起

甬東宿故人別業兼東錢聖月李杲堂

茲行涉夏初涼燠異晨夕盪舟江郭路倭遲日漸  
積塗出石窗東忽與越山隔鉤衣島門樹掠艇沙

際翻咫尺念故人城隅碧草宅相見興悠然青梅  
及檐摘山繞竹籬青門開出水白况多竹邊地闊  
步許閒客爲問兩高人飢寒可能迫我來乏觀止  
憶歎徒噴噴夜久雲月破對君寫懷百明朝兩相  
送江上夢狼藉故人詩

爲菊留賦得庭中小柏樹

楚楚山上雲默默檐前石中有霜雪根樣棼四三  
尺筋并骨爲情條兼枚盡戟谷憑武侯廟材大竟  
蕭城道人癖翦拂屈蟠近增劇細葉款春香孤心

直木堂詩集

卷一

十一

對秋赤稍乏干雲用頗饒歲寒貴嘉君得此友慰  
我遠來客遂令炎氛盡暮鳥念棲擇風吹磁枕高  
月上藥欄白

酬蔡九霞

平江蔡徵士庭館如山浚作詩吐肝膽寫我山中  
心閒常來歲來要披鹿外襟斗大支許字托贈逾  
南金交浚道味中來斯言恐難任枉簪得秦系板  
屋邪溪淖鴨鳴催晨起雲霞勞苦吟愛君弗自薄  
此輩堪招導

夢果堂

谷子居東洲蕭然與世避終日漁樵間往來頗家  
至何以久分塗殷勤集夢寐古貌今人稀紗巾一  
角墜此時月西側明星尚三四弗省我何鄉恍對  
爾野寺會陰拆秋旻白露凝苔地可奈天遲明寒  
蟲響如織

柴桑文允言寄到後先諸刻并手書率筆簡

答

不記別君時但留君在口視天何寥迴令人幾迴

直木堂詩集

卷一

十二

首一歲兩辱書磊落肝膽剖瀕及交遊生悉作黃  
墟叟尚予一息留奄奄奚足數君家吏部公真是  
忘年友菟裘高瀼瀼水綠逾酒何必元太山其  
名竟不朽近聞避迹地多在林蕨藪功名謝糞壤  
草木供然否符我家匡廬與君舅弟厚詩篇日獻  
酬及茲負已久入冬少雨雪茅檐愛抖擻細吟寶  
樹篇知爲故人有何日坐其下高歌復狂走重斟  
石罇泉把子飲數斗斯言豈偶然言之定非偶  
尋卓永瞻橋西草堂不遇

盛暑不念冠微涼喜高髻琴書自旦暮雲物互開  
閉傲然思獨往逸興準終濟之子胡不覲檐桃爛  
星綴解衣成偶坐求聲難獨憩臨水或窺源寓目  
罔尋際竹林仍曩構鹿柴傲新製豈無他日待回  
眸芥蘿薜

東友

我思東園翁偏側屋廬古鬻蔬供晨炊蓬藿頗環  
堵散帙手忘倦把鋤亦良苦常時喜晏眠他事嬾  
經視昨過輓我宿聽言到肺腑時值菊亂開老眼  
直木堂詩集 卷一 十三  
魏莽鹵愛君檐下池有鳥好毛羽長鳴不向人胡  
爲繫絃土

遊金峨寺示偉載乘子

侵晨結徒侶挂席拂遙翠迴經海山隩林巒相倚  
積入寺始山趾夙昔夢非異墮巖樹倒懸鵲巢僅  
離地主人樂且閒言笑亦真至箭筈拔供饌猴栗  
藏可食憶昨雷雨中途塗併魑魅興人不及戒值  
險幾遭墜夜久起呼乘燭短月新出吾欲志吾來  
捉筆爾從事

客園尋指公

撫軍關此地幽寂近城東千載念同客割半歸禪  
宮曉夜太無喧只聞鼓與鐘窗開偃溪水客至先  
漁翁三歲我再過時逢新景融筍篴露瘠土茶花  
香晚風風香飄入城家家如園中予少丘壑緣對  
飯慚支公

出五雲門由若耶溪至平水一帶

城高三月春溪平三月水古樹背雲立翔陽攬風  
起茲辰雨色多頻首窺篷底悠悠去靡涯放情差  
有紀襟當秦岫開目約夏陵徙舍桃王子宅慈竹  
謝家里荷泛柳邊船薪歸沙上市我簪從經遊孤  
筇盡日倚誰同去復來長揖餐霞子

梵受院同匡公夜坐

疇管過君時在處春可憐今來麥秋月雨歇河梁  
天夜久星忽出俯仰同悠然架上藥草品囊中參  
同篇自說海山遊已過三十年何飽石梁雪筆寫  
爐峯煙窮塗遠迹暫耕飭湖田戎馬况四郊獨  
對孤城眠魏子阻漂泊及此貪周旋



雨止

院中雨微止槐陰日落時客心那有緒當暑懷驅  
馳鴻鵠相對浴孤旅復慰誰歸期明日好不違辭  
所知鐘聲盡出城月色新及池舉首望檐端好風  
吹樹枝披衣聊行吟胡爲在路岐

和友人過訪

涼焱催歲晏匿影崇巖偏迎眸霞瘳駁萬景臻蕭  
然斗報高人來踏葉臨階前長揖接兩手握笑尤  
蟬連暮夜宿山閣細讀長城篇繹錦較匪麗文犀  
比夏鮮惡予早昏惑蟾揭枯枝顛奮飛亦咫尺滅  
沒偕雲煙蒙君施盼睐竟夕忘安眠

青城魏湖西以母艱初歸東此

魏闕子牟心南陔束皙詞行行在中道豈不煩遐  
思雪柳吐銀鐫暮春歸正遲萬瓦肺肝裂片片纏  
淚縻我法本割愛割愛爲愛欺我法本寂漠對此  
增酸悲臥病枕空山欲往還愆期一書祝高雁柴  
毀無多爲

直木堂詩集卷一

直木堂詩集卷二

匡廬釋本畫天岳著

五言古

老馬行

少以力微用老則身當棄駿骨有人憐未死徒顛  
頽齧草及溪根嘶風滴短淚歲晚遡烽多猶懷蹴  
冰地

幽蘭詞

幽蘭托生地林麓兼山嶧豈爲賞人少芳心成變

直木堂詩集

卷二

移纍然增太息美惡難同施舉世易爲眩栖栖當  
向誰

獨遊

欲往不知處回頭賡古今閒心自茲始側足投修  
林晨起擷丹萸浩蕩成謳吟謳吟匪宮商瑣碎同  
春禽萬景視外互冥遊思退尋春風竹葉嫩次第  
開煩襟

丙辰八月作

天地渺無垠托生各有際我用卜其居真人共年

歲五十今逾六無心笑浮世天寒道路長形影爭  
先憩白雲不終白獨攬凌秋袂

寄黃徵君梨洲

頃以先師百城集屬詞

他人亦有目終日無光明他人亦有耳不能辨濁  
清昨來我山中故作人外行發言疾流俗吐氣羞  
儒生徐示數卷書云是漸刻成抱持加細讀追琢  
開羣育吾師二鹿翁亦遺金石聲誰爲整齊之不  
可君無情之亭薄雕蟲終作雕蟲鳴大道屬破碎  
聞然徒市爭巖門歲月古握手尤叮嚀經久胡不

直木堂詩集

卷二

二

報綠樹謹鷄鵬

過王異公揖山樓

一泓何代水獨映當門山開門向山揖主人非等  
閒我欲掬此水濯出他山顏他山不可揖弄水心  
忘還

雨中酬友人作

旬日長閉門竟喜人事少殘花隨雨點欹瀑卷風  
杪起坐過無緒衰頽聊自保垣衣拂煙綠蟲語弔  
秋早因思豪宕人去俗逾薤草快飲海螯肥笑讀

金燈小昨寄藥兩裹許我顏後老此理當不欺頭  
毛雪可埽何時到山中共聽嬰兒島

送奕是燈侍者歸錢唐舊隱

兩峯挾湖起澹蕩無窮時中有交蘆居昨說當歸  
治戶庭嵌清波行步如瑠璃城郭去雖近鬼鷄接  
翅飛謂予乍往還握送心難持前塗大江惡落日  
寒山奇子壯我華首不堪言別離

易中泰侍者問愚公谷因述其事示之

古來有愚公千載罕一遇嶺果不生駒快持駒子  
去英雄慨世心得失兩忘預青牛五千言那許換  
愚字被笑世間人愚公愚到死

過別鄰友

檐樹卷新綠油然初夏時蒼瓦昨宵雨餘滴猶參  
差晚日照南榮雲物爭軒被殘花攪金繩紫葛纒  
瓊枝閒心際美景俗耳聞黃離徐出寺門立麥浪  
飛前陂我家稽山陽盤曲千巖陲日月向階側麋  
鹿能人隨歸夢漸難刺離顏非強悲一迹隔牆東  
忽來成畧移烹葵不忍食食罷忘天涯

直木堂詩集

卷二

三

姚江埽天岸禪師塔 二首

山花插一枝  
澗水瀉一勺  
蒼苔青石塔  
淚向寒江落  
我淚不可落落之  
漂五嶽君魂不可招招之轉

冥漠林端闕日斜  
啼盡春歸鵲

石楠歲一華  
宿草風長假  
對此恰人懷  
歸期異早晚  
我友生平事  
獨臥暮田阪  
日落墓田寒  
日出墓田暖  
誰稱不外人  
淡毛聊汝飯

永明都道場客平公院

句江江上城  
城隅寺最古  
快來尋舊知  
經宿以句

直木堂詩集

卷二

四

數坐中訊往事  
劫火僅遺土  
久闕法師品  
雌雷臥鼙鼓  
戮力首繼纂  
俄焉觀峻宇  
手殖朱槿花  
堂周

青石堵  
淚曲遜最製  
寥敞有足取  
倩書東臯作

東臯

爲夢堂至禪師脫白地有法堂  
無盡燈記一篇迄今尚藏寺中  
筆做折釵股豈能

當過眼  
庶幾意無忤  
方池交嫩荷  
新林併時羽  
還容善謔衣  
可通賓主了  
忘市街近日暮  
問風雨

紫竹林

萬竹戰驕陽  
辛苦竹皮紫  
結實想當年  
清陰復如此  
野人戀依棲  
穀弁膩紅雨  
暮從殿角鐘  
江峯遙

可語持此欲贈誰  
老僧目如炬  
立盡白雲天  
浮生是何許

雨中張亢友過訪壽昌僧舍以予卽往天台

兼贈長歌命和并簡胡卓人

可怪張公子  
新詩落筆成  
波瀾爭隱見  
巨細開鋒稜  
方暑簪生衣  
遠訪古寺清  
懷抱暑瑣屑  
看宇同崢嶸  
徐各歎往替  
惜令心魂驚  
金鐸響殿角  
暮景留孤城  
不忍違所來  
喉中哭友聲

吳

前去台嶺遙

宿雨千峰盈  
李白夢天姥  
斯人號淡情  
土腴茁火

直木堂詩集

卷二

五

孟山老豐黃精一物必冥討  
考實成山經  
待歸貽二子  
知我非徒行

同李司馬楊別駕集葉太守修卜園亭

城外多峻嶺  
城內有佳山  
終日抱書臥  
使君何太閒  
洞壑杳出入  
來者開心顏  
士生未有異  
門設徒常關  
是日秋檐靜  
是日風無埃  
綠陰侵地竹  
黃蘗過牆槐  
顧我蕭淡人  
語笑偕鄰枚  
夕陽太相妒  
衆影斜蒼苔

酬金紫亭

三春桃李花簪簪增人夢昨簪夢何人非迎且非  
送一詩遠相寓老氣還新妍百選能百中字字青  
銅錢胡爲衰白翁爾我漸相似肝膽契闊中行止  
何者是約畧夏初時清陰滿槐栢脫君墊角巾待  
月同良夜良夜安可同素心二三子空明積水間  
定過承天寺

酬諸良月賦得北山桐

猗與北山桐謂可供琴材此非知桐者待弦聲已  
乖桐是孤直人少與羣芳併一片太古音鍾期知  
未盡鳳鳥有時過斂翼栖其顛桐本不知鳳何故  
鳳相憐昨朝過其下花發瓊瑤枝盈把寄之子曾  
合宜何時

乙丑除夕 三首

諸好隨年盡吾其真老矣獨留此歲中故人書數  
紙然香拭且讀流目恬於水以茲慙索居孰曰爲  
生鄙徐復顧影笑影亦顧余喜平旦野叟過席門  
無鬱壘

今夕再四除從心斯可問未知有此不甚矣吾何

客嬾箸新裁衣且梳傲霜鬢大小目前人親疎  
中認正月薄上弦共說迎春近春近自宜人狂歌  
散幽愠

胡爲事締構坐席煖何有先業勉單承憶自丁年  
首古之比丘法桑根一宿走晨朝乞郭門積粟恥  
升斗季晚斯道衰行鮮闕然否仄景迫長塗自惟  
早脫手願同林下麋行亦相前後歲月假吾多省  
往顏愈怩鄰人叢叫笑不悟歲謹守賀謁準黎明  
先祈恕老叟

眞州東園重過此宗禪師圓居時新秋少暑  
遂爲旬日之閒

樂江江水清更愛東園古名流異簪時池館少重  
規君隱十年強周身僅數堵蟲絲組北戶晨爨屢  
亭午盤餐世味殊茶薺各甘苦駐此喜連朝黃梁  
費幾釜頻來慮不鮮斯言誠自阻况如吾兩人老  
拙眞堪伍床上多梵書檐間霽微雨秋風起暮林  
共把歸雅數

茅菴後圃新篁楚楚密陰無際歲丙寅余休



夏其間幾兩月餘臨行紀此并示賓子  
池水一栢小少見鳬鷖投上有修竹林能風容易  
秋頗來高蟬鳴或致雲氣浮閒心埽隕葉餘興觀  
垂鉤旦夕急思山夢想率此幽枳籬月新出屋影  
孤于舟主人苦慙勞此地稀放遊筇篴隔日有蓮  
茨隨時收雖號少供給思山有此不余聞忽莞笑  
涎口如泉流遂解歸心縛轉信茲行優炎威散四  
坐暮景低城頭

贈無爲師

直木堂詩集

卷二

八

南山與北山弄翅如連雞望衡無多遙飲水同一  
溪况聞鐘磬音恍在牆東西經歲或少見懷思殊  
不進入秋草木落鵲鳩知寒曉而我快把袂語笑  
夸町畦菊鄰九日開甌逢落後齊佳句寫老葉蒼  
烟耕半犁法侶寄猿鳥雲山收杖藜予亦七十翁  
相較何雲泥淨埽一片石當禪桐影低

卽事 三首

有客來海濱愛閒役草木朱櫻接素桃柯葉增新  
綠會見二三年其高定齊屋頗稱拙者居不弱子

眞谷客復向予言我術輕末俗功效盡可紀損益  
兩無辱造化豈容劑辛勤求必副异哉有是夫爲  
君濯塵足

吾廬侵晨開有麝迺階立稚小浪依人人亦不可  
通兩角出分寸周身雜花入子母類形影相失鳴  
聲澀急命諸小童香芻宜莖給畜養倍尋常走顧  
日每十經久報氣盡令予忽不憚此輩有仙骨對  
之三歎息

一壺小於雀出自荆溪窯江海官分滴此足波橫

直木堂詩集

卷二

九

漂故人遠相貽何必多瓊瑤當軒任手瀉獨坐知  
天高安得玉川子相期顏不彫

寄友

出山記新秋歸山抵秋末相見亦多人非爲飢與  
渴築我舊扶老逍遙還履葛中心屬有思門外木  
葉脫何緣到潑邨斯意向君豁

傷胡憐面 二首

我有傷心言多于風振葉我有無聲淚橫流良盈  
睫大塊署逆旅浮生信莊曉寄彼北邙松款款成

龍鬚

遺孤兩男兒頭角日以新往者不可再草木徒爲春  
靈藥賸床頭至今香四鄰人能促歲月歲月非促人

憎鼠

夜坐對青燈飢鼠奔怒馬齧齧入甕中騰騰到床  
下廚空且未炊不諒爾非也貧富審聚散貪廉孰  
多寡所求乃易與唧唧奚爲者終夕寐不成溪堂  
竹初夏

直木堂詩集

卷二

十

七言古

壯士行

天四涯地四角壯士張弓彈野雀野雀自慚非鳳  
凰顧思尾短不得長山雞尾長頗類鳳照水舞水  
水究動壯士得之棄不用

野田黃雀行

小物不念大果腹不念飢黃雀物之細飢苦恆相  
隨去啄官家田網罟巧設施網罟網罟出有時黃  
雀啄田田水知湯王去今黃雀从未从毀巢恐生

直木堂詩集

卷二

十一

子

東園菜

杭州東園菜最肥園翁賣菜易米歸教兒宜勤不  
宜惰負米還從菜邊過我問種菜有道否但指其  
根嫩開口

山禽

山禽之尾似剪刀臨溪翦水心自勞吳宮樹冷王  
孫驕不求其聲求羽毛

送別

春風在樹不在天  
春雨在路不在船  
贈別古人多以言  
吾之言冷世莫傳  
谷口送君倚高樹  
此心不盡水流處

山行晚歸

樹頭煙破僧行獨  
斧鑿在山鳥啄木  
曲徑參差天欲垂  
芒鞋踏冷春歸綠  
又聞老鶴聲如哭  
影墜寒香松子熟  
層層積水上時不  
見吾廬見空谷

閑夜書懷寄允言

秋風高雁陣爲客  
幾回聽何處秋光  
好南湖一草

直木堂詩集

卷二

十三

亭草亭之下有亭  
主夢飲蕉聲都是雨

贈范司馬熊巖

曾中眼中孰堪比  
一片前來立秋水  
曾中眼中何太閒  
百年厄酒賓朋閒  
春日浮陽老司馬  
青衫拭淚看廬山  
秋滿歸來鑑水曲  
幾度山風吹草綠  
有時搖筆類揮戈  
落盡浮雲展雙足  
我愛讀書不求解  
不解誰知解還枉  
君能不解常讀書  
萬竅橫吹碎天籟  
何必英名動四方  
閉門別有情難忘  
春來掃葉支年往  
客至看花喜日長  
相逢昨向市街頭

立語移時我欲愁  
未敢一身言往事  
生涯強半付滄洲

贈別

溪頭乍至尋源客  
解避風塵洗顏色  
疑是天涯飲恨人  
功名未肯低頭得  
問君何處家錦水  
復與謫仙同姓李  
不忘海上訪名山  
或遇蓬蒿舊知己  
掉頭復欲走燕都  
落落馮生氣貌孤  
一言破膽驚流俗  
市義能將有易無  
天生我輩似非違  
執射何妨兼執御  
撼然大漠草初黃  
兩手推君且前去

直木堂詩集

卷一

十三

瑞雲山

一峰雲起千峰寒  
一溪風動千溪瀾  
蒼蒼者是誰心  
自古級天石路浮  
雲端佳山無曆紀  
草木蒼蒼能換寒  
暑幾過水青松枝  
自長出林曉磬天  
初綠我思公公駐  
石城凜然萬仞不  
可登只今壁立無  
一物鱗鱗石甲蒼  
螭鳴古來何挂青  
天月照盡瑞山轉  
突兀兀利竿依舊  
立當門指冷春時  
水無骨

送王靈禪師歸匡廬

匡廬之巔不可攀  
日月斜度非人間  
入溪入谷天

色溼喚雨喚晴鳩不開中有伊人心志獨翻水一  
橋冷霞腹五月冰花香半開衣冠澁澁生寒綠變  
君之氣摩蒼烟春風漸老夜忘眠蕭然草閣取容  
御今古不知誰後先

集章綬公園亭

君家夏祇餘三日日日秋陰四壁山曾中辦事過  
衆人紫竹甘蕉對蕭瑟不變元龍百尺樓只變元  
龍斜不愁爲子解帶加餐飯池上銀簪向夕揚

蠟山遊

直木堂詩集

卷二

十四

蠟山遊出遊雨如注樹頭誰家禽叫雨脫布袴河  
水三丈深脫袴那能渡君不見昨日征南催渡軍  
幾人脫袴身从白下瓠

題田道耕罷釣圖

何許蘆中人泛然水上見竟日自無悶東西忘所  
圖大海少長鯨淵深多小魚江離辟芷淨可把秋  
月春花全起予前發上淵嘯後望三山壺知往不  
知返今日悲無徒江村月落落還佳釣罷參差煙  
萬樹田子歸來未欲眠月在清波不動處

董無休六十

南郭先生浩歌發首至髯冠腳臂微會走崑崙第  
一峯尋源不畏驅涎滑歸來隨地揚嘉名有足胡  
爲禁入城誰道龍生小智臆目前身外皆毛輕昨  
朝寄我如瓜棗我亦寄君救窮草三寸能醫一月  
飢經年那數侏儒飽五月戎葵香正清五閏乍展  
松窗明收歸湖海元龍氣日看空階鬬蟻兵

酬徐野君見過

孺子身老名最賢抗心何止齊雲煙黃金臺畔蹴

直木堂詩集

卷二

五

駿骨草木叢中悲小年我木山中牧猿客削髮逃  
空空轉窄昨朝淵底斷青松今日遺君雙琥珀古  
人但有忘年交白社少聯宗雷鏹日暮聞鐘徑入  
寺葛巾又見低禪寮吁嗟徐子殖性物難侮豈愁  
眼下多抱鼓春到西山歲出土

讀大休疑入廬山三十咏有贈

于嗟昔登趨獨巽于嗟昔登情獨至野人服翦薜  
蘿香天際芙蓉開夢寐細披此咏非聲色別有靈  
蹤托高絕大如孤客立松根槁項無言啖冰屑持



此入山休後期猿猴可接無驚疑笑破浮雲七八  
片批糠百世亡羊兒我愛此山四無路君若到時  
穩著步毫將畏縮挂斜梢飛鳥如人亦難度今之  
學道皆茫茫筋骨當求鐵樣剛芒屨碎去腳踏地  
日月方知劫外長

贈竹菴法師

一朵芙蓉峰笑對春秋時安事五嶽遊白雲長相  
隨相隨君到處聞見稀人知豈不說法百非外貝  
葉篇篇拂清籟豈不論道如寒山摘草持花相往

直木堂詩集

卷二

其

還

贈劉總戎

蛟皮老劍驚秋急風胡來觀色沮立且舞賊頭海  
市斜夕磨山下水聲澀君家子羽功莫班俯仰何  
曾愧兩間年老自知身嬰鑲回頭清嘯對龍山

直木堂詩集卷二

直木堂詩集卷三

匡廬釋本畫天岳著

五言律

吳興舟中

山水舊清麗十年虛此遊故人疑有賸孤客懶思  
甯暮景春城郭鳩蟬溪寺樓推篷聊野飯前路雨  
迎舟

作牧顏公地窪樽憶若迷好風春近舫殘霧柳沿  
溪野水銜沙淺羣峯逐柁齊此間何處鷺能令客

直木堂詩集

卷三

一

同棲

山寺詩題石梁先輩

何事鬢初雪浩然方獨遊無心羅海島有劍泣龍  
湫共聽水投壑不知雲滿樓幾回曾到此花笑爲  
予留

孫司馬巡問民間因過山院奉贈

青林石溪口匹馬與秋期風上從人問憂勸不自  
知宦成南海郡名藉少年時心計重來此寒猿聽  
夜遲

寄韓子蓮

子野多情草潘生用抽流亂離艱出處書劔老沉  
浮負郭田鋪買無涯地獨遊秋風吹二溪莫上義  
魚舟

過周觀察靜香南岡

殘雪猶在屋園林已半春小窗街野水幽事訪比  
鄰地有忘憂草池無頻尾鱗公榮殊自勝樽酒有  
同人

重過棲水喜諸道舊畢集二首

直木堂詩集

卷三

二

細雨分河曲河聲雜雨聲相尋能及夕畏別不知  
寒林溼鳥猶出村斜水易殘爲惜惜老父依把貌  
頻看

共數別離日相逢豈易多揆心同滄泊顧影獨蹉  
跎門對市還小冬憑客浪過渡江安早晚無復奈  
愁何

酬陳僉公諸子見過兼柬劉秋子

古有高世士知君常此心風流來北郭言笑比南  
金湖水涵秋色雲天卷暮陰劉生近佳否琴上蒼

龍吟

酬徐子能

屈宋孰憐才經年志未衰武林來海上禹穴入山  
隈作客無鄉夢悲秋落徑槐詩囊兼藥裏時對嶽  
僧開

過戴明經其懷

孤城圍細雨池館暮吟嘯好客還同符能言不諱  
清過秋憐菊蕊當樹數禽聲除卻江潭客何人識  
醉醒

直木堂詩集

卷三

三

早春張澄懷宋壽谷見過湖上

雲起湖西路吾廬蹴水開故人嫌俗縛雙騎出城  
來春晝散微雪鄰家多早梅彈琴徵古調何處可  
登臺

山夜率成

浪迹寄巖阿遙衢發浩歌花前愁樹老雲外賞山  
多月出蟲綠砌秋高露滴荷百年霜下髮一笑送  
頽波

酬陸菴思

眠食都忘晚行歌做一丘桐陰疎著地蟬響徧催  
秋苦熱魚移岸恬風雀在舟何時閒問字親到屋  
東頭

戊申春日湖居雜詠 五首

老愛衣裳短天高形影清得閑看稗史驅悶上春  
城欲食村春急仍眠湖艇輕年來災異甚殊令野  
人驚

避迹湖樓小風清夜正安及時看懶祭因熱笑漁  
炊未得買山去胡爲到此遲勾留尋往事折盡野

直木堂詩集

卷三

四

棠枝

吾未卜吾居煙波偶結廬小窗晨集雨寒火夜分  
漁愛嬾無他業安貧累買書錢唐門外路槐柳又  
春餘

兩山諸水出昏旦積清光太守能無事風流如許  
長隄分湖執宰春近酒壚香自喜居臨水危樓向  
夜涼

路響馬蹏乾青山路又殘湖寬天氣綠春去客心  
寒放憑南屏過低回岳墓看夕陽荒渚外清絕愛

漁竿

過卓亮菴水上園時經重葺 三首

一徑曲于水遠山高似樓名園新位置嘉客舊行  
遊石燕天長雨桃源路不秋隔溪人漸寂脫帽晚  
垂鉤

丘壑閒經濟高淡理各殊苑蘭因舊畹鑿井及鄰  
廚石俯亭爲卻時清溪尚愚誰求張仲蔚蓬徑往  
來迂

竹舞終年雪巖破幾樹雲地從溪上得花向睡邊

直木堂詩集

卷三

五

聞鸛鵲聲中散鵝書且石軍南山高半檻時對客  
平分

孤樹

百圍風老大千尺雨聲難春色山中晚秋聲月下  
寒孤根非枉曲勁節儘波瀾儘盡溪堂壁橫眠細  
細看

檐雀

終日喧還默依依去復留十分凌竹末強半近人  
頭羽短空階暮巢淡古瓦秋吾檐雨已極何事入

山求

稚犬

烹去功隨盡誰能及子孫食眠時近日學吠頗當門眼底新進主筵前舊乞恩於今豺虎盛晝夜未堪論

過琪子雨花菴

湖水幾時落菱花次第香偶來菴在處先與鶯相忘野客心無侶高原氣自涼避人非有策種竹稍能長

直木堂詩集

卷三

六

將離離菴述示二三鄰友

忽忽思今日天涯殊苦辛長眠屬我髮白老嫌人旅館過空埽溪鷗聽孰親明年仍客此同賞菊籬春

錢氏湖莊

堂上一天水秋風叫白鷗花明仁者靜煙關釣徒閑懷古樓空野澆蔬月在山駕言尋舊好款款到蘆灣

送禪者栽衣鉢先至西溪

雞鳴炊麥飯再祝飽長年衣鉢隨雲水家鄉望後

先曉風輕荻浦江月倒秋天道遠如今日棲蹤愛

地偏

作客渾無計爲家又失秋荒唐三月聚珍重一身浮子輩稍前邁吾生不浪投溪居得修竹老病或因瘳

過神山禪師草菴

臺小饒春色湖寬愜道情雀飲凌樹起帆急遠檐行梅澗荒晨雨桑舍老暮晴得君長此往來往轉

直木堂詩集

卷三

七

心清

送止公歸吳門舊隱

築室五湖島看雲坐不移徑穿松且曲茅代瓦瓦安心是雪山客身爲吳市兒尋常揮手地弗忍枉春時

寓鹿城西寺

寺古靜無塵長年耳目新客來分曉夜禮外見疎親樹老秋多色鐘清月有鄰天邊鴻雁過一望影鱗鱗



經昌往國廢園

何處尋金谷江阜步欲迷  
積垣浴枸杞古井亞棠  
梨身代么絃溫潮通折檻  
低年年春稼早變卻採  
蓮溪

讀某堂自製幽居銘慨然有作二首

無時補有志君與簪賢鄰  
買地營新築栽松署後  
身文章一片石肝膽百年  
春何事彭殤輩分塗浪  
趁人

長愁君哭我何敢爲君悲  
憶地皆飄泊同堂甚別

直木堂詩集

卷三

八

離輓歌須自譏保葬或非  
妄信此幽居地他年出  
瑞芝

久客二首

久客成安土貪閒復獨行  
俗淳民學稼邑小屋凌  
城才訊花邊雨旋探澤畔  
晴何人歌薄暮半是竹  
枝聲  
久客番無事居溪竹作籬  
蒼涼高枕地慘淡未歸  
時稚筍黏檐出孤雲度水  
敲年來添百嬾衣食海  
山陲

早晴三首

早晴思早起小鳥噪簾鉤  
閑客天涯地空人水上  
樓川塗迤浩蕩風物可遲  
留梅雨從茲送狂歌到  
白頭

僧移寄迹久東臥減招尋  
海國逢清旦天風掃積  
陰開門蒿徑合簪屐燕泥  
濛何處飄零客題詩到  
竹林

今日吾蘇矣初陽散野田  
風高鷹反側溪漲水剛  
回避世全無謂乘閒且晏  
眠此生排不去多半若

直木堂詩集

卷三

九

耶偏

山居雜興三首

築徑未云畢時看傍徑花  
遊絲風掣斷野景樹交  
斜地闌空行竹池淺可  
瀉麻三生饒一得頭自  
在  
山家  
落落如先達風流日近彫  
學奇誰自苦居賤少人  
驕聽水閒依石看雲嬾  
過橋衰年思熟睡此術  
問  
邊韶  
鵲爲何人至凌晨止戶  
曉觀時成一老立性利  
幽

樓上狹松穿石春溪筍過溪餘生計尚在徒向白雲低

楊千波過訪湖上

不係相逢早何關姓字聞  
離橫湖內雨衣拂海東  
雲天下非無士日中常與君  
憑欄怨芳草只爲手頻分

客中雜懷 五首

憑高發長嘯響答暮雲邊  
樹限孤亭出河分一水  
回秋風淮何路華髮宿廬天  
世有愁人處離鄉又

直木堂詩集

卷三

十

隔年

張愁何用遣沈瘦恨難肥  
病渴拈盧橘思鄉摺旅衣  
牆陰花再發天末鳥雙飛  
鋒把歸舟買如今又

嬾歸

夜雨寒不佳積然滄海東  
夢關鄉國遠客久語言  
通頻翦花間燭俄聽戶外蟲  
寂寥憑素几今各等

飄蓬

野水高干屋還來凭藥欄  
鳩聲乘雨急旅食伴天  
寒髮白名山遠時危賢者難  
十年西向笑此缺不

堪彈

金石古人句如何琢得成  
好山垂手看老眼逐年  
清馬識行來路農歸亂後兵  
浪遊殊未已湖海憶  
同聲

二月

二月春之半終朝雨若毛  
泥融山井濁雲陷石樓  
高畫壁供衰臥飢廚病老  
饕川占清霽近庭樹晚  
風號

懷友

直木堂詩集

卷三

十一

蕭林吾久住風與葉相吹  
未到新秋夕先愁獨坐  
時君談莊叟馬我和王溪  
詩日泛東南晚停雲寄  
所思

閉門讀離騷

天生一屈平寒窗過人情  
遙對九疑出長寧杜若  
行獨覽知不可循俗計  
非名顯賴空潭客滄浪入  
釣清

寒食登越州城樓

琨珉倚危樓登臨望欲周  
天迴秦嶂雨風急夏陵

楸萬井同寒食三春值遠遊何方尋范蠡森森見  
滄洲

春夜寄柏斯民客西泠

新月兼新柳新春如舊春暫行綠水路忽憶看山  
人庾信詩名大臨邛客舍貧隔沙聽鵲鴝子亦夢  
湖濱

江陵覺老手札至賦答

法社南天遠蓬廬白雁過時常斯道弊家起著書  
多雪大武昌渚天寒夏口波浮雲遙在望日暮轉

直木堂詩集

卷三

三

坡陀

送鑑小師歸中峯

徒行二千里省我到錢唐日日春陰重心心客路  
長汝言無藻飾吾意轉悲傷歸去安乘暇栽松小  
近牆

答諸學人

謝公詩價倍細讀使人驚春草吟難得芙蓉比不  
成汝曹皆淨器何物對遙情日暮才攜手前溪風  
雨生

早春山行

山舍雨餘好溪澹萬竹齊客同春日出鳥向谷風  
曉淡泊雲無著崎嶇路欲迷山來能力疾歸踏夕  
陽低

寄五範瞿菴禪師

住山何獨早溪澹少能同十載忘緣過千峰有路  
通栽田連荷市邀客及狙公時羨龍湫頂逢人問  
剡巾

贈陸紫度兼寄冰修

日落古城郭相逢湖上行無人知國士爲客憂尊  
羹二陸仍兄弟清名共老成明朝歸谷口雙騎聽  
秋聲

渡江東示山中諸友

久近還山夢番疑夢未終片帆風雨際孤客往來  
同天壓瓊龍鴨雲渡六渚鴻無家家可到先此報  
林翁

直木堂詩集卷三

直木堂詩集

卷三

三

直木堂詩集卷四

匡廬釋本畫天岳著

五言律

贈王廣文左平 二首

君是鄭虔輩風流尚未殫  
自知天爵美不覺坐幽  
寒綠變牆頭草香分砌  
畔蘭一簾垂暇日野色迴

河干

手種南山豆何煩賦遂初  
酒醒狂客內學老董生  
條白鼻嘶名馬開門敬  
舊廬相尋得嘉日花發女

直木堂詩集

卷四

一

貞疎

客中送卓次厚

之子興翩翩風流似魯賢  
春抱長鋏一笑拂歸  
鞭共臥孤城柝分行細雨  
天好看江上柳此別莫  
徒然

寄題宋詩谷橋頌軒

橋外無他殖床頭卽俯溪  
水雲停岸穩村樹向門  
低觸興吟梁父移情祝木  
雞連朝思獨往細雨敢  
辭泥

老僧

床頭對虎眠松老盡知年  
數息雷非震觀心月併  
圓冬尋無雪地秋愛有  
雲天會說峨斜路親行  
到日邊

午日客中

信宿城隅寺潮聲響盡  
廊然發詩未就排悶日還  
長虛室燼燭火危檐網  
佛香濯纓何處是天際  
憶浴浪

淨慧院新殖放生池柳浴隄往復數逾千百

直木堂詩集

卷四

二

偶攜諸禪遊此日暮乃歸 首

爲愛千株柳開來池上行  
小亭猶宿雨殘照見孤  
城地接人煙僻橋通獺  
徑橫晚涼魚漸出爭戲  
水痕平

前陂復後陂歷亂試風枝  
正有殘陽地全忘欲去  
時人因幽事集車代緩  
行玄漸覺林塘晚聞聞蛙  
鼓遲

淨慧院題壁

去郭西頭寺衣添五月涼  
花陰晴戀幕竹色雨低



廊夕夢橫千里朝餐減異鄉  
刊人飢再歲今見麥初黃

江上

密雨無時歇初逢客路晴  
雲併津樹綠風入野懷  
清尊食嘗新竟晨征聽晚  
鶯往來江國地回首笑  
餘生

明州哭李杲堂

六首

名山繼前軌枉道賀公鄉  
寂寞人難得沈瀾涕數  
行夜臺雙李白詩碑少  
文房公晚年詩賡有招魂

直木堂詩集

卷四

三

地田廬遠綠柔

封禪遺文少雲山臥病多  
藥囊甯有髓鄰曲寡弦  
歌從學侯巴勝生兒德祖  
過常憐小陽鳥江上問  
風波

堂以學樊署終年嬾出城  
巷溪僂轍迹身老得詩  
名雖露凌風散霜花阻葉  
輕暮雲浮一縷忍聽斷  
鴻聲

五柳四俗地何人到此中  
竹橋懷叔度黃梁薊北  
接梁鴻梁公藥臼研初歇詩囊  
倒未空過君常坐

處猶識抱琴童

夸予詩得解每向衆人傳  
老廢無顏業頗狂有白  
憐傷心知己後同夢買山  
前對此黃梅雨江皋隔  
二年

終年不飲酒飲恨客來遲  
踵代傳者舊分城詠竹  
枝公集而上者舊詩并每人作傳又與  
同學分東西城各詠竹枝詞數十首人風誰爾  
併我髮日絲垂記得幽居  
字親鑒表墓碑

董佩公相過城南因得翼子近日遊止

山海賢科客乾坤淡蕩人  
相逢殘月雨爲別幾年

直木堂詩集

卷四

四

春彈盡車魚缺何如耕鑿  
貧因君憶之子江裔獨  
垂綸

宿天台城西精舍喜主僧  
告予華頂諸處取

道遠近

巖邑清溪側行行倦欲留  
暮雲多樹路寒徂野亭  
秋獨坐初聞雨遲眠只愛  
樓生平無宿負後日到  
峰頭

客亭書壁

百里輿兼杖看山喜萬重  
巖城分日市溪碓傍廚

春地迴東蒼路天高九折峰昨眠三戶店幾處答疎鐘

台州

江浦橋橫處天涯望欲無魚腥沙市集地白海城孤往復勞遊屐干戈問釣徒客心中夜起何日首歸塗

十日登巾子峰

爲送重陽節輕雲掠眼過徐行霽細雨直上俯危窠井坐山城小花開木葉多登高無定口何必媿

直木堂詩集

卷四

五

蹉跎

病起

好步當行少扶筇影亦敲入台重幾月去剗近無時鹽鼓門人餉張梨別駕貽即事老天秋嘆極望新碧瑤瑤

邂逅楊別駕香巖并呈鮑太守

山海常無際相逢屬暮秋稻黃眠細雨歲晚著閒愁久客凋霜鬢離家做黑裘呂虔知別駕應有佩刀投

讀徐仲山感遇諸作 二首

書劍罷從事山園正可歸問天非此日市酒解征衣避客僧仍過傷春鳥背飛幼輿丘壑在何必滅輕肥

鍛羽尋常有知君不可量書憑元老獻馮益都抱度上殿名過衆人香棋局他山側漁竿賸水旁誰言茂陵病能賦興猶強

贈顧侍御且菴

南國推先達登堂挹素風劍花寒匣內桂樹老山

直木堂詩集

卷四

六

中未醉頻畱客揮弦并送鴻徵車當聖代何必謝安同

舟抵西溪宿卓次厚宅喜遇金介山吳震一  
二子論交早詩編又日新功名差捷徑狂簡笑無  
人流火知今夕涼風在四鄰王孫呼剪燭憐別到  
雞晨

初春過雲門尋無公上菴

竹好資鄰有相過值早春天清風起鵲屋小佛依  
人側徑緣巖趾新泉吐石罅偶來尋鹿句亭名食

與主公親

又病

又病予先感連朝謝客頗檢方難得睡舉步只扶  
入勢向他鄉老櫺看接月新小童心喜事催及葛  
裁巾

病和

兩股誠狼狙緣何老致單客來終不起花好只遙  
看開折愁公餽天高羨羽翰小樓斯獨坐常笑近  
危欄

直木堂詩集

卷四

七

湖上尋陸侍御作田

二首

草草僧房宿湖山夙契真說詩賓僻路沾酒罰愁  
人何處雲蒼狗終朝風白蘋漫予來往慣只載舊  
紗巾

焦郭塵千尺還因訪友勞不禁爲熱客長笑贈絳  
袍藉枕聞魚梵披襟拂鷺濤會移河朔地避暑半  
漁舫

秋日書懷

虎落籠晨霧山童半偃扉薄炊菰米甯新著木棉

衣看盡秋光好驚殘物候非洞庭頻夢倚疑光遠  
人歸

今宵月

爲問今宵月荒城照幾家雲峯侵浦出樹影及牆  
斜人老他鄉燭雞鳴萬里槎誰能遣此世閒變賢  
眠沙

相對

相對青燈短燭然臥石樓野欄紅窗客蓬鬢影凌  
秋道豈因時屈心常易地求風螢看轉折一蹴上

直木堂詩集

卷四

八

簾鉤

客中逢老僧北歸夜話

閉情安夜長短檠照遊裝北去緣初熟南歸傳不  
忘地傾城角寺葉下海門甯聽說燕山路非冬雪  
亦黃

偶成

新製竹皮冠無塵對竹彈俗時嫌月小作夢稱心  
難雀至茅檐逢天高歲事闌今辰僥逸興山變雨  
中看

寄童司馬來斯

寡欲知何欲朝朝佐郡閒  
晚花浴水檻春雪隔城  
山宦海青雲志年華白玉顏  
有時乘畫鷁先在鏡  
湖灣

己巳除夕

平陽

信手繙新曆論交賸老農  
檀安寅月火年盡子時  
鐘隱志吾何有尊生孰愛  
慵茲宵十三度門恭對  
雙峯

彭侍讀萊洲北上以詩過贈至秋補答并申

直木堂詩集

卷四

九

寄懷

西郊經重過古寺訪高林  
賈傅會前席陶公并素  
心吟詩花雨近推分道門  
淡寄盡離亭夢秋原下  
夕陰

別吳憲副北海

三首

此日非前日脩然欲少留  
芙蓉江渚暮蝴蝶寺門  
秋一笑真青眼相逢并白頭  
鯉魚風漸起別緒新  
還抽

身老雲山角胡爲復市卿  
蒲團拋夜月雀髮戴霜

天語盡淮南隱聽殘叔夜弦  
乘春能我約不獨訪

林泉

舟子費頻招河梁半上湖岸  
高人影小雲斷雁聲  
遙何處難爲別新愁少白聊  
姑蘇前路遠楊柳不  
堪彫

寄所知

巧宦恥安仁閒居齋日新  
踏青乘夢坐雨浣桃  
巾歲月浮家客乾坤獨醒人  
豈干寒且暮愿得往  
來頻

直木堂詩集

卷四

十

題徐青藤山水卷子

薄技非徒事人間世一毛忽  
來山執側孤立石根  
牢秃尾饒爲竹成蹊半是桃  
當年白鹿表雷得姓  
名高

苦雨

三旬連滴瀝竟夕白颺幾病  
骨諸晴雨蕭齋迭夏  
秋夢殘蟲四壁吟罷燭危樓  
從未知愁字霜毛半  
上頭

對月



天際能懸度林間數往回不疑三徑僻如視故人  
來雲葉依山薄霜花附石閒尚能翹皓首河漢轉  
空階

吾生

吾生胡不樂所向悉心違湖海衰遲盡雲山故舊  
稀秋澹徒返棹寒近未添衣殘片淮南葉紛紛下  
釣磯

雲間顧君法陶知予愛其筆墨之妙久未見

示異日過別忽爲作秋山晚翠圖一紙展

直木堂詩集

卷四

七

對之久恍然使我如入故山如遊鄰舍而  
識其道路也因賦謝四韻并以爲別

出郭衣冠改相尋喜獨行四鄰同版屋三徑落秋  
聲慙我雲山癖憐君雞酒清奈何江上雁先日計  
歸程

日暮白湖南尋吳處士雪舫

湖上山陰道舟前處士家夕陽蘆港斷秋色水亭  
斜避世從名讓生兒笑鬢華更端語時背庭樹報  
栖鴉

訪雪舫歸就宿蘿菴因示弘池二書記二首

一宿僦安小重過月更明庭花透晚菊山易騰秋  
營巖園疏偏嫩尉燈夜尚清自知來世慣談笑費  
閒情

門立木如屏蕭疎粲列星湖非今夜白草有四時  
青子輩安丘壑鴻心自杳冥豈徒問訪戴落葉耐  
人聽

雪二首

歲晏花宮小清光流戶庭恍書嫌字冷擁絮魄燈

直木堂詩集

卷四

七

青浙瀝纏風角翻翻舞乍翎何年祗解乳留盡夢  
初醒

九晚夸阡陌瓊情拂額過谿寒魚懸霖雲黑雁迷  
羅東郭門前滿相如座右多紛紛欺柳絮猶向鬢  
爭嬌

旅夕

好夢易爲破前塗枕上賒百蟲攻夜急涼月絕雲  
斜天固斯人棄詩懷一字嘉來朝江浦遠放眼看  
秋花

直木堂詩集卷五

匡廬釋本畫天岳著

七言律

村南

村南溪北暫相尋  
衣履全忘曉露侵  
紫燕人家花徑仄  
野鷺天氣柘園深  
自知短弱無他好  
誰對衰遲展素襟  
數到月終過穀雨  
愁拋茶荑老巖陰

旅夜率成

谷口澹居有鄭子  
終朝採苦復捫蘿  
年來未覺行

直木堂詩集

卷五

藏異老去惟求寢  
食多布帽隨人看  
海市鐵燈憑夜聽  
風柯因思門外尋  
常路又見參差長  
綠莎

還山途中作

最堪歸聽是猿猴  
路入盤溪似桔槔  
全踏溼雲初過雨  
亂逢紅藥半猜桃  
興人默省從來遠  
客子前忘所陟勞  
漸近吾廬山并北  
茯苓多處見松高

讀休園集因簡方水卓處士

休園萬事儘能休  
老去清詩休得不  
盛世笑人非出處  
高年隨地著風流  
白鬢句裏真吾在  
市菊簫

中百感皆可許尋常來釋子閒添一日伴齋頭

答果堂

愛爾城中舊業存  
相逢寂寞比澆村  
久拌飲水同顏巷  
只少攜家向鹿門  
昔傳文章菟歲月  
以近世見詩鄉  
聞風日識雞豚狂  
來何處畢收拾  
折角巾前滿一樽

玉几山前藥苗秀  
桃花渡頭春水長  
看山隔渡甚閒事  
採藥乘春且薄裝  
避客柴門十日冷  
加餐麥餅十分香  
愛君曾次今人少  
知己年來有仲翔

直木堂詩集

卷五

二

酬董進士園石

頻年人世似驚濤  
怒我嘉言見素操  
海上藐姑殘雪出  
樽前桂樹晚風高  
昔春入夜傳繁露  
機事窺園笑桔槔  
願借蓮時供麴蘖  
無煩多慮利微徭

負微何摘甲楊

雨後過董孝廉蒼水時值五月初度

問道西園境地偏  
相逢何必魏先賢  
囊中佳句百千首  
世上香名五十年  
垂釣客爭溪畔石  
催花風老雨餘天  
悞來塵網君非悞  
春日柴桑自種田

酬周鄧山

山林元氣未全彫 熙代難將處士招  
去郭有家三十里 向人無語不徒驕  
清詞寄我春風苦 斗酒憐君世路遙  
會過耶溪溪且曲 竹憑今日問漁樵  
偶成

四明山下重遊客 月閨殘春意獨悽  
河鯉掉風驚鰕刺海榴憑雨見 低遮  
三分日 閉因茶粥終日脾寒畏荷齋  
畧愛夕陽無定色 郭公聲裏過原西  
如是菴贈平公

直木堂詩集

卷五

三

沃洲片地誰能有 乞與支公種綠苔  
山色不教江上斷 崔嵬初向月邊來  
春乘石路尋肥荷 鹽待鄰翁噉嫩梅  
忽忽去君經歲久 一菴門自倚湖開

虛白雨湖精舍

菴猶一舫橫孤城 城裏誰家不磬聲  
我自愛蓮爲舊習 君應遲客有深情  
門當燕至風初霽 湖到魚飛月正明  
佳境况從閑處得 後人來不悔勞生

田家即事

老鈍終年事 屏違身閑地 僻即同歸溪  
清日赤蟹

緣岸屋小樹高人 解衣井水多情隨  
汲滿鬢毛無故入秋稀 晚來煩暑月初  
上遙望東湖開竹扉

送王給諫崔山北上

十月河梁吹北風 天寒鼙鼓伐遶遶  
一人社稷憂勤內 此日黎元出處中  
宋苑霜青歌折柳 錢塘潮白起征篷  
由來谷永能言事 佇看勳名上景鐘

送張員外伯通歸合肥時徐霜臯陳夔獻二

子同舟二首

上巳蘭亭春漸稀 王孫撫景又思歸  
樽前客路江

直木堂詩集

卷五

四

三折夢裏家園水 獨肥何處伯勞飛  
故故半簾微雨坐 依依陳琳徐幹同車  
載今日相逢尚布衣

一朝坐上有高朋 更訪城陰雪頂僧  
共說丹青大禹穴 還看春色六王陵

淮南花發誰堪主 楚尾雲多不記層  
歸去年華夢酒畔 夜深相對愛饒燈

城東尋李果堂病後

公前年有而上高僧詩  
訂于二年前結茅寓

山常以拙  
集補入

數過城東路不疑 到來驚喜異前時  
賣文請托羣公謝臥病衣冠後 月離春盡海棠開  
鐵便砌斜荷

葉長金絲他年共抱東洲約方外詩中未許遺

酬杲堂

蒼頭如驛報詩成讀罷令予意盡傾天有遺民誰  
敢贖君遊末路正多情藥爐火老三更雨雀檻風  
高幾日晴西取葛巾長漉酒休嫌陶令是前生

寄范居士文白

曲肱對客客忘嘆愛客還如愛日親晚號愛日老人自分  
傳經承素業不知作夢是遺民青芹飯苦難同味  
白酒杯淡可問津願我爲生何似者會當滄海伴

直木堂詩集

卷五

五

垂綸

過潘天行涉園

綠湖有路盡秋光短褐尋幽到草堂一幅雲霞懸  
夢寐四邊桐菊典文章得君作古題招隱自我看  
山不裏糧野鳥喚人寧有意當門修竹綠成行

贈蛟閣邵子堯

處士才高又爾衡豈同鸚鵡浪知名千金馬骨無  
心獻十里桑田到海排白浪漁師誇舊壘黑風蟹  
舍負危城難忘昨夜開相對共聽鄰雞匪惡聲

維揚午口作

是歲有寒疫傷民間  
候疫死者甚多不能收

曉簾艾葉折可憐寂寂江雲蕩日先夢至六岐出

野地災思五月弔仁王我身斷梗寒適莫客路

大河遙短長何處龍舟散浪過天涯細雨鼓聲涼

謝汪叔定見惠花製數珠

維揚作

名花研作摩尼珠持比衆香渾不如一百八顆數

未徧二十四橋過有餘世人所重只魚目連士那

贈須瓊琚白見謝公成佛早誰能長作刻舟愚

東陸冰修

直木堂詩集

卷五

六

初不論交交始淡西風紫岫對長吟還將好口開

三徑慵把浮雲累寸心南北暮聲高寒雁海山秋

色老珠林一書未易憑人寄它外黃花次第涼

刈稻寄杲堂

二首

坐愛黃雲曉夜連新晴秋色老農天溝中潑水鳴

初細林下潛禽飽欲還風雨無時懷野藁干戈從

事對流年窮愁也請窮愁客簪簪半衣老樹偏

殊塗共作海洲民連陌黃茅可蔽身飲酒未能終

一合吟詩先恐老斯人不騎款段騎黃犢懶戴儒



冠戴葛巾問道年來多過客家同原憲莫嫌貧

別潘美舍

相逢末路有清流南浦何煩理舊愁楓葉半黃舟  
覽過菊花未放客難留陶家杭硯君兼種賀監湖  
山我徑遊何日行波幾半幅遙憑魚雁寄悲秋

東山

獨來堪坐復堪行各過秦王未勒名海氣晚吞孤  
戍迴人煙秋入兩山清徑通巖麓迎松色花落林  
中帶磬聲可使青天都不問謝公雙屐了浮生

直木堂詩集

卷五

七

西山尋慧幢法師

策杖相過雨後時生公說法石低斜峯前樹小花  
閑早市裏人繁暑退遲四壁才秋堪隱几崇朝多  
事爲編籬誰言去住曾無著食客山田種土芝

寄題王德威一竹樓

一首

招尋幾日愛春遲笑對羣峯數舉危窗迴四鄰天  
側去風來一面水平空鷓鴣聲在雨兒地荇菜香  
遙捲幔時怪我長年住溪北十分衰老悞幽期  
多君終日以耽閒樓一層今水一環地盡少栽垂

檻柳天高賸數向南山琴書係爾爲陳迹歲月從  
人識舊顏安得放情來百度坐中誰比乃公頑

立春日口號倣白香山體

六旬翁值屬猴年正月春逢初五天乍暖解衣絲  
較重少晴扶策地空偏雲門六寺青苔徑日鐫名  
茶白乳泉好事性情今尚在吮毫指隱漸成篇

答沈秋潛兼簡費夔一

西水秋清羨巨鱗西山地靜採藥蕪園林作夢非  
同咎玄白嘲人嬾著書藥落偶聞晨雨細天寒長

直木堂詩集

卷五

八

見暮雲孤湖亭後日芙蓉老莫忘煙波訪釣徒

寄施天石

新秋雨後涼已匝白晝身入被底眠夢到故人海  
塘宅雲生終日佩林天有書不寄道加遠無語獨  
行山滿前爲問渡東橋畔草于今衰露向誰妍

金紫亭移居

市南市北偶相移新酌賓朋竹葉危買宅祇緣爲  
客久擇鄰莫令洗兒遲公移居先一日羣空冀北悲  
雙鬢簡授梁園想盛時遷行故巢簾外蕪風前仍

看羽差池

雨後 二首

雨後蕉林屋影斜不妨箸屐過鄰家而慚黎垢霑  
春色帽洗泥痕探物華野舍兒童彈過鳥古潭漁  
父讓來槎獨憐三月吳中路未定洲前看百花時有

斷陽  
之役

河中水淡不可渡何處王孫汗漫遊洗馬出城憐  
馬尾驕鷹過市冠鷹頭和風眼裏天連樹紅日人  
間麥未秋老我莫須吟海曲西溪十里懸淹留

直木堂詩集

卷五

九

東天岸禪師

何堪同此白茸茸世事如毛孰重輕丈室天涯風  
雨舊衲衣春後海山晴一花說法誰迎笑終日忘  
言草自生羨爾白陽灘更好滄波莫畏洗閒名

心壁歸自白門日談方侍御邵邨甚悉予因

櫟括其言裁爲四韻奉寄

此日名流名孰多藕花社裏酒顏酡寸心有血漂  
千古一字鍾情換百鵝善書先採隱每從僧口得  
逃禪半局宦遊過簪子快讀方干句玄冕何難易

綠裳

送心壁同受業師匡廬結茅 二首

師入名山弟子隨風流寧是等閒兒辟蛇仍憶束  
林社問字誰看北海碑斂迹嬾同雲出岫傍巖旋  
學鳥巢枝乘春能事件行藥應向花邊睡獨遲  
翠屏九疊簪吾廬疊疊商量盡不如應尾名松成龍  
蟠石上桃花似扇爛春餘木師磨衲呼猿守鄰寺  
茶園代手鋤老眼最憎盈別淚潯陽江畔好傳書

花林草堂次韻

直木堂詩集

卷五

十

是花開處著琴床琴到花邊宿鳥藏分日看雲將  
有事沿溪種樹莫成行接羅倒載非關酒蝴蝶高  
飛獨夢莊當世不談君更好柴門白豆老秋光

舟中得友人手書

昨宵燈火同溪坐寂寂池頭秋水空在尚醒時知  
客在月從低處識溪通扁舟忽過黎明雨野鷺頻  
吹亭午風行未半程書且至沿山黃葉轉征篷

偶述

子生草木碧山陲復喜融融春景遲勝事遍看年

六十閒心自比客多時蠟無可嚼誰忘嚼世儘難  
遺一笑遺晚向茅檐修柏下醒人清露滴高枝

示老僧誦經

響如巖溜滴冷冷伴我禪餘誦獨怪佛火紅時歸  
乳飭木魚聲處老秋黃月標指上休嫌指鵝茶餅  
中貴出緋悟得瞿曇無密語井邊長有石龍聽

過王廣文署中

玄晏先生信獨奇道心微處少人知常嫌醉後詩  
成癖自對秋來菊幾枝官署一清仍寄傲文章多

直木堂詩集

卷五

七

變笑因時相逢略比浮雲過新橋園蔬向午炊

東湖樵夫詞

樵夫不知何許人當遶國新詔下日遂棄薪路  
水死至康熙辛酉鮑公瀝亭守台乃率諸僚佐  
重爲建祠湖濱以永其祀予時浪遊過此徘徊  
久之蓋淺悼樵夫之名既不傳而復喜今之祀  
樵夫者尚不忘以東湖也管袁淑傳隱士以有  
迹無名爲重隱隱若樵夫迹存而名不著斯亦  
可謂真隱矣與賦詩一篇用投湖水

湖上新祠傷古城朝朝風起葯房清一樵有技無  
他技千古忘名得此名野岸潮低行郭索黃蘆秋  
老狎鷗鷗回頭不見湘纍地落盡雲濤檻外聲

早

入秋不雨風颼颼老農泣對種穰焦枯鐘夜打白  
塔寺苦水日飲中津橋草木無衣葉早墜公私有  
癖心如搖出門四野望欲倦詩成歸去題殘蕉

日昏

我生兩目清逾鏡近駭昏同初夜雞身老不遑供

直木堂詩集

卷五

七

倪仰奎窮誰復辨東西撥開閒事常歸髮送盡浮  
雲未過溪因憶莊生齊物後年年春老麥枯颯

張憲副壺陽招集葉園

細數階前樹幾株此間幽事與他殊賢斜掛對店  
張鎬蹤迹招徠楚接輿風動華旗經別墅香分符  
飯載行廚相逢不覺能終日遙聽城頭漏有無

宿天寧寺節公西樓

支公何必沃洲遊弟子能詩比惠休雙塔天高今  
夕月一簾雲重古城秋青燈挑盡人間世玉塵麾

殘木末樓全室當年稱奉使墨花留此見源流

登樓

我愛巾山山下寺寺樓還與此山齊海天井邑風  
光淡相樹村原夕照遙同日雁傳霜信早獨求花  
向菊叢低明朝漸次重陽節病未能人往郭西

九日

仍知九日是佳辰負此佳辰羈旅人未得黃花訪  
籬落全拌白眼對風塵寒山石路崎嶇淚野景開  
簾遲暮身衣到授時誰爲授天涯還變小陽春

直木堂詩集

卷五

七

留別楊別駕

別駕身閒暮齒強攜兒作客共詩囊功名異代從  
吾好琴劍如今愛野裝乍別我食歸計早獨留君  
厭世塗長聊爾葉老滄洲樹可放蘭舟釣晚霜

雙林寺贈山幢師

記經兩度此陽行離立高杉地淨明天始散花鐘  
亂扣師常說法易和鳴從無歲月分涼燠詎有門  
庭辱姓名好語聽多還更問閻浮會得幾回生

又寄允言 二首

君家簪住漢溪頭三月桃花隱釣舟冠賜似非秦  
製度著書誰受魯春秋顧心戴月鋤堪乘計日澆  
瓜事莫留但恐弓車徵有在安排未許老林丘  
少壯相逢今幾年星星在髮兩垂肩山中石鏡磨  
堪照人外陶公佳獨偏要我晚歸廬嶽寺分風遞  
放鑑湖船先裁一紙春江遠好問郵筒落雁邊

自述

春先六十又三春自寫行藏尚欠真工瑟信非垂  
老事買山差作半閒人蘭山固石泥頻益菊爲災

直木堂詩集

卷五

七

蟲口數巡因憶隔離無熟路乞醯曾少過東鄰



直木堂詩集卷六

匡廬釋本畫天岳著

七言律

斷山寺

晴雨相因到未遲  
荆桃花落長新枝  
雙城帶水先如畫  
二寺爲鄰共聽鶻  
跳白夜間漁盞樂  
尋幽朝看客彈碁  
偶來禮外能相接  
好住堂頭舊姓支

鹿岑卽事

編籬過半菊初花  
著眼能添秋興賒  
頭至白來無

直木堂詩集

卷六

舊業詩從平後稍成家  
黃猿倒挂松枝重  
青角低垂井餘斜  
上下仙壇三百里  
儘堪人世隔煙霞

用唐人笑我有詩三百首  
爲起句適余剛輯

前後諸臺其數正合

笑我有詩三百首  
低頭何必恥駑增  
愁來風雪費科短  
老去文章機杼殘  
廬獄十年卽悲遠  
天台兩度見豐下  
尚留一滴冰清淚  
亂後遺編耐檢看

贈天水上人

東向危樓近曙勞  
小山數仞路還平  
禪心永日栽

芳藹世事殘鐘聽五更  
方仗削圓從所好  
短松望長似多情  
過來甲子添華髮  
白笑經春鬢未成

陳允大制中攜令子見過寓所慨然有贈

手出先公狀一編  
寺樓閒敞綠陰連  
天涯有淚人相失  
病後能過席屢前  
白日高春秋海闊  
浮雲東盡越山偏  
論交何可無三世  
彈指從頭二十年

羅侶三見過

江國熏風梅笱香  
偶棲郊寺愛微涼  
祇因一臂交君晚  
不復離山記日長  
駿骨自知爲牝牡  
衆毛安

直木堂詩集

卷六

事問玄黃隔溪牛  
夏花初發且其憑  
欄到夕陽

得胡崎函病後手書卽寄一首

高涼伏枕夢驚天  
尚憶相招東个偏  
市近藥爐忘刺促  
雨浮螭壁轉蕭然  
歸山力盡看雲眼  
懷友情濃既老年  
讀罷懷中三歲字  
樵風祠下月嬋娟  
費江東接海天  
流海國江早處處  
幽信是年華非浪事  
一行文酒又深秋  
安坐及花邊  
石風雨眠殘池上樓  
爲祝朝朝來往雁  
木桃先爲故人投

雨中劉都統相過不值

東郭曾來諸路僻不嫌帶雨任驅鞍  
訊于作客離山寺及戶無人倚藥闌  
射回雲籠低畫戟轅門潮長近漁竿  
重陰况值黃梅候吟寄揮毫老臂酸

和輪公北上過宿鹿峯

節物相催又遠遊寒蟄入夢客悲秋  
天根絕塞無青草馬春黃河是濁流  
口暮同看鴨遶樹詩狂先待月登樓  
如今薊北多凡足莫以追風致白頭

東友時北遊未歸

老去天涯少故人遠緘一紙訴風塵  
芒寒北斗星

直木堂詩集

卷六

三

分野沙老黃花寒不存幾處市鄉曾  
小隱何方風土得嘉鄰詩成猶寄非徒  
嬾愁對秋波微白蘋

讀余介山編年詩鈔口占

尋常歲月家家是受用尋常有異同  
谿靜往來空小艇夜淡師友只焦桐  
禪心對壘王摩詰詩坊偏俾陸放翁  
年盡尚留編水盡勝場移向酒榭中  
萬木苞如鴈葉長千溪水滿菜花黃  
好詩味下尊中鼓孤客愁餘鬢上霜  
大雅心知無定律今人耳食只三唐  
漸將睡眠成醒眼茶煮林翁綠一槍

訓別卓蔗老

清詩裁製異時空字字清于水玉卮  
聽事埽除春近晚鄰翁問訊酒醺遲  
王孫草有歸田路謝客心懸出世期  
話盡夕陽溪北寺好花愁是對將離

遺興

吳中三月氣和涼地少橋多勝水鄉  
濟乏戶知先豆麥催科官許後蠶桑  
酒家旂揮粵曉午花信風高筍過牆  
節候換來聞見異粉團青白餠鄰莊

贈俞陳芳

直木堂詩集

卷六

四

夜光時簪竹下貽快讀連宵手爲展  
秦火未燔書豈備蟲文經製字無奇  
知名敢謂同遙集識面番如只乍離  
雙漿買來過數澤羅浮烟外鶯差池

過許太史師六時歸自都門

天當月滿兔推輪休沐維時景亦新  
南國襟情逢故老上都雲物憶殘春  
琴書百事閑魚鑰燈火初歸照玉人  
十載重經玄度宅笑予忙爲買山頻

訪楊侍郎以齋

相過昨買渡江船浪出風檣島嶼偏  
款語只留無

事客到門尤喜小時天急流未許身先退盛世何妨日晏眠南北兩峯恣來往侍郎參得易窠禪

謝語公兩夜見過

舉世知名尚未知隋隄春老客同時一牆有問羅陰添半榻才分夜雨遲已得他鄉論夙谷可堪吾道問支持風簾瑟瑟偕淺坐奈向燈前聽子規

淨慧院贈破姪

夜嫌初短日嫌長浴罷行食古殿涼息影雲山憎屢出對君櫻豆喜新嘗放參只數迴邊警頭事常

直木堂詩集

卷六

五

焚研北香坐我數椽蝸舍好半年身在廣陵鄉

讀放翁劍南詩集

首

薄宦何慚走暮年高歌未了復陽顛道疑非處將馬是歸似無時正好眠殘夢篝燈巫峽雨宿醒騎馬浣花天獨留至性吾將老書卷半宮萬壑偏興來岸幘過郵墟半似黃冠半似儒自分病衰無藥物久排家口只漁租常因事去詩千首聊免情多酒一壺白髮歸田能幾日此心猶向夕燈孤

夜坐諸友論詩

天意朝朝故作晴三叉河口近蕪城海榴愛客心偏赤鄰燭憐人淚亦清誰貴真詩能養氣何同俗調誤成名當年仕厭陶估稿未必陶公讓杜生

謝印公

紫簾初開隱半牆營街綠雪嘯晨光客中對客真如夢詩外尋詩好是忙欲雨天涯風漸急憺時旅舍話因長栖栖五月歸同晚數盡征帆載夕陽

夜坐遣興

自笑吟詩如打鐵百椎未了復千椎頭顱掩冉從

直木堂詩集

卷六

六

今白形影崢嶸似舊時靜坐只堪留一息高談何用惑無知夜渡草木香尤異消受山窗夢寐遲

贈陶使君

良遊元非舊可明嚴城月老九秋時酒行彭澤天爲醉江抱龍門客易述錦瑟影憑雲雨瘦驂驪聲帶海山遙當年家住秦峯近藥籠春風種紫芝

寄錢山人

終年官廨亦蕭然經筵食眠亞孝先淨掃家鄉殘夢後獨留身世一罇前廬山瀑愛風吹斷龍伯鼉

憐釣未還算得人間何處是枯桑日照短牆邊

過訪丁祠部葑園

自笑何來瓠落生渡江日日雨兼晴日前青舊思  
無幾海內文章見老成晚節愛閒先謝客野人無  
刺量知名百年身悟今方是贏得湖山夢寐清

毛明府會侯見過客中

別去浮生定若何山山知憶舊山阿桑根匹馬行  
初到湖上殘陽望正多三仕位卑饒著作百年身  
貴遠風波雲門寺後峯如玉遙司秦碑手共摩

直木堂詩集

卷六

七

訪吳太守園次

明如新月入人懷我遇過種字齋公齋名凡諸  
翁昔者先令  
種避世自能爲澹泊論詩一往斥優俳當門看竹  
連僧屐就樹留鶯下蘇階何事吳興歸太早窳樽  
遺得在山崖

觀顧堂爲吳雲逸作

新園桃源好戶庭舉家爲樂醉能醒果中啖客無  
羊棗燈下傳兒行孝經三徑夜蒸紅木雨北堂風  
起小池萍微車何日先巖穴莫負琴泉石上聽

過訪趙郡伯管亭

忘情自覺有真情居忝君鄉隔半程山水一官風  
俗美琴尊爲治海城清綠槐天氣凭欄溼白練江  
禿出郭晴更喜教兒鈴開閉書聲長夜伴秋聲

東周冰持

十年迹少到君廬昨到君廬木葉疎孤客夢疑前  
度異東籬花尚故人如其尊公屬垂  
故金一載非關雨後難  
重過自顧秋來嬾未祛羨爾風流三泖地客來舉  
網得嘉魚

直木堂詩集

卷六

八

酬卓果哉

日暮閒情問水西短篷落處浦烟低故人燈火當  
秋至老屋雲林易路迷餽客何如蝦菜美求田先  
種木奴齊詩兼酒戶征常急聽盡荒邨向曙雞

唐西夜泊金界老小牒過談月下和韻

露眠聒耳少哀蟬曲港能來孰偶然到岸逢聯殘  
夜月御風衣善淺涼入著書名士頭空白望道迂  
翁眼易穿他日樵漁堪避俗荻花同上暮湖船  
訓別岑老再次前韻



此生自笑類寒蟬，棲愛山林迹自然。漱石可通腸  
作鐵，對君羞放口。談天人逢淡宕心，方折詩到清  
工研告穿明日渡江江，且關白鷗先我上漁船。

雪後姜汝臯攜客見過

何緣山舍得來君，雪上殘陽賸幾分。問過謝敷村  
畔路，踏開平水澗。邊雲千巖短峯忘，荷禮野店良  
朋對。半醺作佛未能身，已老春鴻慚計寄高文。  
庚午春杪爲予七旬初度公稱吳子雪舫  
爲吾鄉四六名家至期當乞一文同祝

吳伯愬宋長白乘夜雨中入山各攜五七言

直木堂詩集

卷六

九

長篇見贈喜而賦答

四首

暖曉細雨二更初，撰仗便手下澤車。古貌多情非  
近代，奚囊涉嶮訪圓廬。談淡見跋重然燭，老去逢  
人愛起予。久矣名山亡此約，夜窗相對枕殘書。  
皮陸才名善執安，一朝歡對兩新知。醉吟蓮社君  
尤壯，笑過溪橋我獨衰。枝上血痕曉謝豹，雨中鐵  
甲走螭蜚。談禪只用談兵口，奇正相生各解頤。  
素喜談兵  
名殘側理寫清新，何等葩流爛暮春。酒債神仙留

信宿布衣間氣可多人，松花一徑看黃雲。玉版崇

朝裴涇新盛世，窮愁易老儒冠何似鹿胎巾。

邨姑蠶箔報三眠，酷象偷生七十年。樹老怯寒雲

作絮，客閒多夢雨。爲人謾將離別求，來日偏愛聰

明似此。泉物本待人，人亦待名山。康樂有鴻編，

後陽子新創。睡香菴數楹，作休老計。繫井得泉，甘  
列二公飲之，饒然悟予寒泉二字已爲此井。前兆  
他日構亭其上，安得爲名。又二公生間許爲平  
陽修輯一誌，予慮日久他期故於未旬及之。

呈姜京兆定菴

朱明正值日行長，兩水亭深薜荔香。詩到暮年全

直木堂詩集

卷六

十

放手坐饒名，上平諸郎花間婆。併曉教碎窗北龍

鬚覆白涼，誰謂綸巾非古禮。同門生對魯高堂，

夏夜讀黃徵君南雷文定賦懷

一首

磊落人間一草廬，太行早歲涉崎嶇。目前成敗都

非計，事後門牆獨鐵如。放步西臺尋野哭，側身黃

浦弔枯魚。敢忘舊有登堂約，絕學先求讀緯書。

常將道統慨今時，蔬食生涯不厭卑。國史多才徵

體類，見李密換上先生書。真先生明文有案費支

持樂天，嬾啓無言口。得興長吟曝背詩，一過竹橋

思再過待看黃葉未嫌遲

讀盛安山寄到澗香巷詩鈔東懷二首

知君元不是今人往復之間且細論七有詩名心  
若水高無時曉語如春隱居罕得真遺世求志全  
非浪效羣雪夜孤舟搖不動只慳乘興到門親  
咫尺逢人猶未盡辦香兒帶大湖滑桑麻地上衣  
齊懽晴雨窗前鳥鼓枝梧酒不知浮世事道心只  
了未生時何爭邂逅當年早但得論交勉亦空

李明府梅墅自天台調任海鹽賦贈

直木堂詩集

卷六

七

相逢尤喜接蓬蒿聽說名山興亦豪

坐中歷談盛唐天台之勝

黃綬新同江柳嫩雙兒遙竚海雲高  
割雞刊器弦歌是易地甘棠撫字勞  
三月河陽如錦繡看花應不厭霜毛

庚午秋仲越郡霖雨盆傾後先計十三晝夜

予以大爽承雨中庭約高丈餘許視瀕海

諸處悉在渺茫出沒之間賦此誌歎

會聞神禹九疏河昏墊香疑較昔過舉日敢言天  
若夢求山空認木如禾攜家鮫國人將老待價珠

盤淚儘多桑海未聞同浪說孤燈難是夜消磨

栽松

英英欲上巽蒿萊牽引春風遶屋戕未至凌霄聽  
子落先從著地看花開石梁青可霜前摘鹿洞涼  
教雨後來誰遣多情林際雀暮忘歸去立蒼苔

直木堂詩集卷六

直木堂詩集

卷六

七

直木堂詩集卷七

匡廬釋本畫天岳著

五言排律

海上

海上稱嘉客連朝路向東  
颶風人面赤雨壤井泉  
紅魚起山相亂潮來地  
竟終雲龍御露鮫國備  
臣工放悲童男迹微茫  
弱水宮晚行沙蟲徧晨  
起戍樓空野岸穿朱蠅  
蒼厓墜女虹求珠還論  
浦採藥不知幾側嶠迴  
槎見前洲去鳥通夏涼  
年麥裏

直木堂詩集

卷七

一

秋雪木棉中梓口連聲  
杏關山人望重分漁村  
作堰合力婦爲農蛤蜊  
家傳食廬邀笑欲逢民  
皆忘帝力士尚說虞封  
今日攜吾黨存猶賴興  
同

早發剡溪四十里止宿荇田嶺野人宅

掛峯東遐盼野岫遙前  
迎截水秋紅亂巡溪微  
徑腥淒疎黃葉雨零碎  
野田排朱柿何如火連  
山不帝城險當猿落瞻  
奇對石多情挂竹蛇雷  
蛻穿花鳥結盟樹藏村  
益黑潭浸壁無聲度嶺  
雲分春逢亭客記名梓  
阿投側景短策帶歸程  
香飯新杭繫

青燈漬竹橫揮蚊展轉  
盡字測陰晴遊屐勞難  
續荒階出復行明晨別  
茲去迴首拂衣輕

改徑

曲直俱沿竹參差短種  
松左迴聞響水南轉對  
遙峯相地才三折編籬  
得幾重當行苦可憐疑  
礙石斯容更有鶯花勝  
難教繪畫共客從來處  
好春向晚時濃始事今  
何日扶衰手一筇還應  
邀蔣詡分聽夕陽鐘

丁巳仲春畫忝重主平陽迨寒食日恭掃先

直木堂詩集

卷七

二

師弘覺和尚靈塔時塔工未竣撫今慟往  
滴淚而作

五嶺爭雄長蜿蜒到海  
埔異人茲挺出清淑舊  
安然縫掖辭塵上方袍  
愛水田心華開壯歲夢  
筆燦瓊編培塿嵩明教  
提攜濟大川老盧衣旣  
七太白弟能先從此名  
嫌部無何席夢還

丹書飛北闕覺號併懷  
馳門峻千尋壁禪高五  
百年鑄人先息念衛法  
病孤奮誠革波旬面才  
傾習齒贊摩挐戢囑累  
化火泣人天宰堵黃龍  
正伽藍

化鹿偏銘辭視刑罰法乳定拳拳曾笑真歸語尤  
非諛墓篇生平無善得末後轉珍傳時局春遲暮  
愚逢席備員一丘寒爵若後樹側懸錢悽愴勞初  
嚙坡陀土尚鮮刺桐碑鰲畔黃竹墓田邊滴血無  
關淚蕤愁或近顛不才徒後舛歸路響風泉

白注

天童悟祖嗣法十二人師居第八悟祖歸真衆  
推繼席焉師手題法堂前楹有息念安先句  
同時宗門有著作外傳素靈前修者師爲心  
體且不憚格果重詞累而後正之如此類者  
前後總如千種至法門細大亦以爲疎觀師行  
一裁以義若不知有身推名就以爲舉猶子急

直木堂詩集

卷七

三

大節而際開泰交師生平持物以誠處心以  
直故遺教諸門人汝等不能學李士謙陰德耳  
鳴之說當學吾一師像直心獨然直非誠不感  
故人有其爲安知皆誠者始不受其化終爲誠  
革人作塔銘行狀與大陽皆師自製遺談勿求顯  
及作人出處一切平直若諸如案  
聚自默然人直直有直安記吾言

呈許憲副時巡臨越州

赫赫古干城非徒風致清錦鞬秋飲馬魚鰐夜談  
兵賦豈千金寶暮仍一局成羽書初難蜀圖鼎隆  
調羹喬趙躋昌運分庭禮峻氓文徵方外關山愛  
剡中行野墅看花遠微桐向夕橫可容無事者來

聽鳳皇聲

諸禪人持鉢示此

魚貫循方乞翩翩類葉輕田衣春萬井鐵鉢曉孤  
城對日沉珠彩迎風裊錫聲去僑人向拜得食鳥  
隨鳴平等將爲法慈柔且近情寺橋經柳出歌館  
逐花行席趾知憐草頭陀戒舞筵此身同泛梗安  
令客塵清

直木堂詩集

卷七

四



五言絕

孤松詞

論骨不論皮千歲孫一枝一枝徑百尺弱浪聲無時

溪上送友

澗底石卓卓路平秋不平送君如自送紅葉淡人情

題野人壁

茅屋溪樹裏泉清溪不愚山人睡覺否我欲採新

直木堂詩集

卷七

五

蒲

送人

白雲澗戶多擁馬出行客嫩草映長塗離離不成色

金甲寨

二首

我始春山行春山盡皆好時來寺外雲遙卻依人鳥

桃邊綠雪肥松頂蒼烟落看山不問山一徑春晴薄

山中卽事

衆夢雲無心我夢石有面有面而不人從無心反松戀

過宿友人

宿此靜者廬城陰秋若水坐久繞井行月從井中起

偶成

山頭黃葉飛影與雅相亂老我愛閒遊登山未能半

直木堂詩集

卷七

六

湖上

二首

湖中人夢山山上人夢湖三月湖山內家家叫鷓鴣

一行兩行鷺煙中飛不起紅裝衝白魚隨風戲秋水

久雨

二首

比屋炊煙少農心晚夜煎麥蛾飛又落安得半晴天

顧渚山中鳥多情貼四鄰一聲春去也愁殺採茶

人

示寫真者

喜怒皆吾真知君難著手今朝值採茶書箇攜簪

髮

白巖新題扇和十首

白巖

巖帆寒鳥道曉夜愈糾縷有石疑非石無雲始似雲

蜂房巖

直木堂詩集

卷七

七

直作玲瓏態天然水易圖怒號風萬竅人外有笙竿

天池

倒浸天疑小長年絕點塵靈源初不遠誰是解尋

人

寶鑑池

派接雲巖近雙流漚一栢夜渡涵古月斜照殿門

開

又來泉

人與泉同到人幽泉自清不煩求勝友斜日對分明

炊香泉

山腰開一竇奇類佛圓澄石鼎煎黃葉秋風老夜燈

珠峯

古佛髻中物何妨覩而拋彩雲遮欲勝仙掌捧來高

石蓮峯

直木堂詩集

卷七

八

學學凌雲石亭亭出水花祥公疑住此看到日西斜

歸龍橋

密近前朝寺溪花暗幾重腥風吹暮雨龍怖過橋鐘

君子徑

簞簞淇上人簞簞箕筥子邀我聽禽言往復知幾里

七言絕

再答譚公子雨中見寄 二首

風前桓伯爾生鼓多技閒來爲君數易米尤閒健  
作書朝朝研滌青溪雨

萬壘崇高君自論 來章有萬壘還來約看虎溪春  
誰知社結束林後添得今朝十九人

題畫

縞素烟凝不甞消清眞丘壑爲誰招頽然客飽松  
風夢莫種人間覆鹿蕉

直木堂詩集

卷七

九

越州明覺寺古

草深古家蘿冷煙長松爲誰青百年鐘磬日久化  
成石只有白猿來打眠

戊辰秋日雜懷 三首

雞犬堂前送類鳴風清香嫩綠垂橙閒憎十指元  
無事咄咄空中畫不成

腥磷徧野土爲丹漢水東流夕照酣白髮太平逢  
幾日滿樓風雨臥淮南

問農問圃我心同一部陶詩半此中春有催耕秋

促織二蟲畱得古人風

題撫松觀瀑圖 二首

千尋蒼壁挂雙斜正是春遊得意時雨後空山看  
瀑雪源頭高處幾人知

將松觀種何年月還坐松根聽夜濤萬事人間都  
不省一樛嘯落巖巖高

金峯寺

泉有真源石有君高僧清景世難分開門鐘打千  
峯曉送客猿啼萬樹雲

直木堂詩集

卷七

十

睡起

松根地繡古苔錢寂寞重巖意洗然秋夜簞涼食  
睡足不知月到豆棚邊

贈了凡上人

相過不厭晚浮樵水市南頭第五家多劫凡情何  
處了手栽斜豆滿籬花

遊興化寺贈堯公 二首

到山翻不似山家阪內黃雲隴上麻何必武陵溪  
口入杜鵑十月勝桃花

離城三十里猶過爲訪高蹤到薜蘿夜夜倒生峯  
頂月石樓鐘打四更多

寄卓居士亮菴 三首

森森西溪入蕤葭當年憶過石塘斜隱侯生計饒  
天助著罷農書又釣車

決明花放似秋槐炊爨烹雌酒斐開畢得目前婚

宦事笑他五嶽向平歎

武林越絕隔經時嬾寄人間倡和詩聞說老年多

肺疾南山當戶是良醫

直木堂詩集

卷七

十一

詩覺柯大師 四首

四詩每篇各賦一物惟用及時草花木果小鳥

之屬他則毫不暇及顧師稱詩之日其頌德者

度必履滿四方子獨以此而進其爲陋亦甚矣

水上門開五月天閒看風絮化萍圓客來健說尋

常事不似爲生七十年

黃頭雀噪女蘿牆愛靜終年被靜坐注罷無言童

子偈佛廬燈火散天香

瘦藤杖子與針齊扶出何曾覺過溪新種渥丹花

亂發院門如許晚霞低

才過端陽佳景增祝詞奚用裝岡陵新篁遍解千

尋簪隔在簾櫳一樣青

蕉耳軒

軒前新殖芭蕉一本甚茂戲擬蕉耳二字以顏

其軒并題絕句

孰謂綠君無兩耳聞雷疾長比檐高天將吾耳聾

難療年老癡顛願學蕉

機舟

直木堂詩集

卷七

十二

機舟不進路難窮楊柳東西試好風十得歸期終

二月豬蹄踉蹌過滿園紅

前歲紅荷名  
定春即出

寄蛤菴禪師 二首

髮燥當年愛遠遊而今身老海東頭蔚藍天隔蕭

江路時憶同門臂比丘

夏日楊家果又紅渡江作客似吳中不堪寫寄頻

年事但囑來看兩鬢蓬

王昭君

仰天越席孰爲媒扇上桃花向磧開千古畫師齊



閣筆杜蘭曉向日邊來

遲客

非晴非雨客爲家  
露井風槐宿暮雅  
何事誑余人  
定後一燈猶自吐  
新花

客窗

四首

此生作客計千回  
六十才過七十催  
對盡客窗連  
夜月酒柸無分舉  
茶柸

滿篋盈囊信手磨  
興闌閣筆對殘燈  
三行字裏無  
多味枉作人間識  
字僧

直木堂詩集

三

細細思量也皺眉  
年來孤雅盡分歧  
宋人面孔唐  
人笑解得唐人宋  
始奇

昨接家園信一封  
意勞新種綠陰濃  
沿溪好是雙  
橋路夢裏行來似  
醒中

孤雁宿蘆圖

地北天南少盡頭  
羞稱人世寄書郵  
萬重雲外曾  
相失穩睡蘆根又  
一秋

戲題羅飯牛畫卷

羅公風貌古遺民  
此儂雖還莫俗瞋  
畫卽是詩詩

卽畫世間三絕久無人

公自題有美句重何日還之句

客中詠新佛手柑

閭嶠邛溝本異鄉  
半舒半握早秋香  
莫因悟得人  
皆具輓到塵勞一臂長

直木堂詩集卷七

直木堂詩集

卷七

十四

直木堂詩集七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釋本畫撰本書字天岳號寒泉子居紹興平陽  
寺此集乃其晚年所著凡詩四百餘首其詩不作  
禪語絕無僧家蔬筍氣故李鄴嗣序曰非有人作  
序幾不知爲曲录座上人也餘姚黃宗羲稱其五  
律上入王孟之室次不落大復以下則似稍過矣

南雷文定十一卷後集四卷

附錄一卷黃梨洲先生南雷文約四卷

〔清〕黃宗羲撰

文定湖北省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七年

新治荆刻本文約南京圖書館藏

清雍正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南雷文定

十一卷文約四卷》提要

序

文也者所以載大道者也故離道不可以言文自叔孫氏有三不朽之說以爲太上不可全不得已而思其次其立功乎又不得已而思其次其立言乎於是德業文章判然爲二操觚之家矜才術能究其人品學術多有不可問者無惑乎藻績日新菁華日竭風雲月露一往澆漓修詞立誠之謂何顧等於玩物喪志之爲也梨洲黃先生之於文則不然先生英敏夙成爲忠端公主器成章之歲卽能尋父仇於朝而以孝子之名動天聽厥後從學鼓山爲其高第弟子於心性體用多所發明一時學者矜式比於河汾之盛況生當易代變故臺更其所以煅鍊於兵革震撼於風濤槍吁迫促於淪亡崩墜之交者不知歷幾年歲而卒能藿食自堅辭榮高蹈爲古今完人又何有於比事屬辭超勝流輩爲足增重哉雖然古今任道之人何必非古今能文之人特以其所重者在彼不在此耳今觀先生之文有褒議予奪微顯闡幽者一聖賢中正之矩也有痛哭流涕感動激發者一忠孝旁薄之氣也有研析精微發揮宏鉅者一窮理盡性彰教辨治之本也若其力厚思深包舉萬有涵洞地負

聊晚千秋要皆有實際可循而非徒工筆悅者所得而埒也所謂載夫道者非與夫以先生門第清華家學淵邃前朝掌故論正居多勝國陽秋之寄洵非其人莫與歸乃不爲金馬石渠而寧爲名山石室於是盡汰其等身之著而約存若干首彙爲一編名曰文定噫先生於此其殆有以傳既往而示來茲乎治荆不材雖以銅墨羈絆未得往廁門牆然讀其書見其人不勝私淑之慕爲從先生之嗣君直方請而梓之因記數言於此康熙戊辰一陽月武客後學新治荆拜纂

南雷文案序

吾師黃先生非欲以文見者也然梁竊聞孔子之言曰文不在茲乎是文卽道也孟子旣歿文與道裂而爲二趙宋以來間有合之者然或以道兼文或以文兼道求其卓卓皆可名世者指亦不屢屈也而先生起於文衰道喪之餘能使二者煥然復歸於一則雖謂先生竟以文見可也歲戊午梁謀刻先生之文以惠當世嘗出一言蔡之同人而先生之門多貧士越二年始有應者乃相率而請諸先生先生手選其所作十之二三日南雷文案授萬子斯大爲之校讐斯大謂梁曰集例有序斯序恐當屬子矣梁念侯芭李漢尙賴子雲退之以傳而不足以傳子雲退之小子何人乃能荷茲大任乎固讓不敢已又念三百年來作者林立先生實集其大成而淺見小夫自坐井底挾冊覓隱者不知其文章之醇肆蜚聲藝苑者不知其理學之淵源使斯集出而天下指先生爲一時之文士則吾輩弟子之罪大矣因與斯大舉有明一代之文與先生之文而私論之曰金華之學有其博瞻而無其精濠寧海之氣有其浩蕩而無其沈摯姚江之議有其高超而無其典實吉水之養有其蘊藉而



無其風華玉峯之神有其簡潔而無其雄厚昆陵之才有其快利而無其堅凝而妄之原本於六經取材於百氏清浩乎其萬中而落落乎其筆端淵源洛韓歐斯不能兼也斯大曰如子言毋乃徒以文見先生乎梁曰非也昔者子貢之於夫子有文章可聞言性入道不可聞之說先儒謂其悟後始有斯語而愚獨以爲是終多識之見夫三代而下或有不性道之文章矣寧夫子之文章而有不言性與天道者乎不知文卽爲道而謂道在文章之外者非鄙陋之儒欲自掩其短則浮華之士未能一窺其奧也嘗讀先

南雷文案序

生之文者寧如是乎斯大曰然則子盡書之以告天下之讀南雷文案者梁唯唯遂書之康熙庚申孟秋之月門人鄭梁百拜謹序

梁淵先生世譜

姚江黃氏漢潁川之後靖康之亂遷於婺源有仕爲慶元通判者金人破慶元不屈死之子三人分地避兵一居定海東發之一一居慈谿吳舉一居鳳凰山竹墩居竹墩者諱萬河字時通號鶴山居三十年又徙餘姚之竹橋鄉道傳詩遠延則黎洲先生之始祖也當是時離亂之餘力田給食不遑詩書之業故以下四世皆失名諱第七世文茂字茂卿始登泰定甲子進士第授餘姚州判從學吳草廬歸而主教於鄉每令學者靜坐數日然後得親函丈子三人德彰至順

世譜

庚午進士任浙江宣司德順以制舉授鄞縣教諭德澤武舉以都元帥鎮定海又一世均侯號菊潭洪武庚午貢士北平道御史與同邑陳子方當遜國之難賦詩爲臣真欲效全忠豈料翻成與叛同北狩緣藏青史筆南還猶是自頭公赴水死失其世次第十世韶字允成成化己丑進士仕至江西提學僉事甥字九霄書畫皆入能品而菊花尤傳於世九戚有道南八景詩其和者華亭張東海常熟桑民偉也伯川字德洪號蜚菴舉天順壬午除建寧府教授主考陝西有竹齋十咏同邑倪小野稱其蕭散閒遠超於塵

外珣字廷璽成化辛卯鄉試榜首登辛丑進士第二  
歷官南冢宰逆瑾勒令致仕卒謚文信第十一世堂  
字勉敬號南浦弘治壬戌進士授第一甲未傳臘而  
卒鄉人至今稱為授花也嘉愛字懋仁號鶴翁正德  
戊辰進士從王文成講學卒官欽州嘉會字懋禮號  
履齋舉弘治辛酉知金溪縣嘉仁號半山其詩清新  
不加雕飾有自然之色第十二世璽字子韶嘉靖乙  
卯貢元從文成於稽山書院第十三世尚質號醒泉  
舉嘉靖己酉守景州致仕詩與山人楊珂齊名第十  
五世璽字鳳谷萬曆庚戌進士諸繁不能盡書書其

世譜

二

著者黎洲之世自州判叔父世堂而名諱始可得詳  
世堂生文貴文貴生子尹子尹生安祥安祥生廷果  
廷果生璽字廷璽兄伯震出商於外踰十年不歸璽  
往求之發紙數百張繕寫兄之年貌籍貫為零丁榜  
之寺觀街市經行萬里卒無所遇不辭益虔流轉襄  
漢間至道州入厠置傘路旁伯震適過之見傘而心  
動曰此吾鄉之傘也循其柄而視之有字一行曰姚  
江黃小雷記小雷者璽之別號伯震方疑璽出而  
相視若寡寐慟哭失聲道路觀者亦嘆息泣下遂奉  
兄而歸廷璽生諒號素菴舉義倉之法於里中年八

上素菴生諒號東河娶章氏撫其孤子孤子入城市  
必向其所乞而立待其歸始食未嘗先一飯也守節  
數十年東河生大綬號對川為人精敏十五歲官役  
為庫子老吏不能欺之知其孫忠端公必貴嘗問之  
曰孫之推封其祖父何品及之對曰三品忠端公以  
七品死故老言其不驗未幾贈官三品追封對川  
為太僕寺卿對川生曰中號鯤源以易為大師諸生  
應試以文先定其次第無不奇中五經左氏內外傳  
國策莊騷覽舉一句應口誦其全文與人言亦必原  
本經傳忠端公之喪蔣令弔之於途公曰此郊弔也

世譜

三

明府以春秋起家豈宜有此一邑利害他人不敢言  
者公獨言之有伍伯倚令勢魚肉小民公授以治生  
帖伍伯叩頭請死吏亦從此不敢近伍伯之逆案  
尚書某使其僮客越境迫人公呼僮客杖之曰吾非  
杖汝耶以此寄汝主耳其疾惡如此鯤源生忠端公  
諱尊素字真長號白安天啟間官御史劾魏忠賢客  
氏削籍三吳訛言翻局以公為主逆奄忌而害之贈  
官賜祭諡忠端黎洲先生名宗義字太冲號黎洲  
忠端公之長子也忠端公五子著者三人宗炎字聯  
木宗會字澤望自鶴山至先生為世凡十七云南雷

里唐謝遺虛之故居在焉距竹橋數里而近先生因以名集大戴戴氏世諸冠於集端微胡助述宋氏世議以冠潛溪集之例也野人萬斯大述

諸

四

凡例四則

鄙作已刻者有南雷文案吾悔集撰杖集蜀山集皆門人分刻一時脫稿未經持擇今毫又及之東魯不吝鉤除其不必存者三分之一丁敬禮云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陸士龍謂其兄曰可因今清靜盡定昔日文但當鉤除差易爲功力竊取此意名曰文定

歐陽公晚年於平生之文多所改竄太夫人呵之曰汝畏先生邪公答曰非畏先生畏後生耳余於舊本間有改削者非敢比歐陽而畏後生之意則同也

南雷文定

凡例

一

余多叙事之文嘗讀姚牧菴元明善集宋元之興廢有史書所未詳者於此可考見然牧菴明善皆在廟廟所載多戰功余草野窮民不得名公鉅卿之事以述之所載多亡國之大夫地位不同耳其有裨於史氏之缺文一也

文章行世從來有批評而無圈點自正宗軌範肇其端相沿以至荆川文編鹿門大家一篇之中其精神筋骨所在點出以便讀者非以爲優劣也此後楚之字句之間如孫文融之史漢波汰瀾倒矣林虛齋曰讀上諸吟家詩有自選無求選於人者今人不自信

而以此質為人誤天故余不自揣亦手爲點定不以煩於吾友也

姚江黃宗羲識

南雷文定凡例

二

南雷文定前集

卷一

明文案序上

明文案序下

高元發三稿類存序

後葦碧軒詩序

明州香山寺志序

庚辰集自序

縮齋文集序

丹山圖咏序

南雷文定目錄

學禮質疑序

萬履二詩序

張心友詩序

謝華羽年譜序

張仁菴古本大學說序

畱別海昌同學序

李杲堂五十壽序

卷二

天一閣藏書記

餘姚至省下路程沿革記



萬里尋兄記

阿育王寺舍利記

過雲木冰記

念祖堂記

卷三

答錢牧齋先生流變三臺問

答劉伯繩問律呂

答張爾公論茅鹿門批評八大家書

答陳士業論 孔子生卒書

答劉伯宗朱子壺說問

南雷文定 目錄

答汪 美濟洞爭端問

答 小流論歷代甲子書

答范國雯問喻春山律曆

卷四

答萬充宗質疑書

答萬充宗雜問

答萬季野喪禮雜問

再答萬季野喪禮問

答萬充宗論格物書

答鄭禹梅修家譜雜問

復無錫秦燈巖書

卷五

瑞巖萬公神道碑

按察使六桐葉公墓誌銘

吏部尚書忠襄徐公神道碑銘

左副都御史恭愍施公神道碑銘

巡撫僉都御史雷僊馮公神道碑銘

巡撫右副都御史高公墓誌銘

卷六

南雷文定 目錄

余若水周唯一兩先生墓誌銘

庶吉士魏子一墓誌銘

庶吉士曾韋菴墓誌銘

萬憐菴墓誌銘

陸文虎墓誌銘

劉瑞當墓誌銘

董次公墓誌銘

卷七

宋康流墓誌銘

沈眉生墓誌銘

陳定生墓誌銘

汪魏美墓誌銘

王仲樞墓表

談孺木墓表

張元岫墓誌銘

李杲堂墓誌銘

卷八

萬充宗墓誌銘

陸周明墓誌銘

張心友墓誌銘

雷文定 目錄

黃澤望墓誌銘

王征南墓誌銘

陳母沈孺人墓誌銘

唐烈婦墓誌銘

王孝女碑

卷九

移史館熊公兩殷行狀

移史館章公格菴行狀

移史館 先妣太夫人事畧

卷十

周雲淵傳

張景岳傳

司馬張澹若傳

醒泉府君傳

蔣氏三世傳

張石工傳

柳說書傳

李因傳

卷十一

書神宗皇后事

雷文定 目錄

四明山九題考

續莖書問對

化安寺緣起

辯野史

祭詩悔菴文

避地賦

雁來紅賦

海市賦

南雷文定卷一

明文案序上 乙卯

遼陽靳治荆較訂

某自戊申以來卽爲明文之選中間作輟不一然於諸家文集蒐擇亦已過半至乙卯七月文案成得二百七卷而嘆有明之文莫盛於國初再盛於嘉靖三盛於崇禎國初之盛當大亂之後士皆無意於功名埋身讀書而光苾卒不可掩嘉靖之盛二三君子振起於時風衆勢之中而巨子嘒嘒之口舌適足以爲其華陰之赤土崇禎之盛王李之珠盤已墜邾莒不

南雷文定卷之一

朝士之通經學古者耳目無所障蔽反得以理既往之緒言此三盛之由也某嘗標其中十人爲甲案然較之唐之韓杜宋之歐蘇金之遺山元之牧菴道園尙有所未逮蓋以一章一體論之則有明未嘗無韓杜歐蘇遺山牧菴道園之文若成就以名一家則如韓杜歐蘇遺山牧菴道園之家有明固未嘗有其一人也議者以震川爲明文第一似矣試除去其敘事之合作時文境界間或闌入較之宋景濂尙不能及此無他三百年人士之精神專注於場屋之業割其餘以爲古文其不能盡如前代之盛者無足怪也前

代古文之選昭明文選唐文粹宋文鑑元文類爲最著文選主於修辭一知半解文章家之有偏霸也文粹拔菁擷華亦選之鼓吹文鑑主於政事意不在文故題有關係而文不稱者皆所不遺文類則蘇天爵未成之書也碑版連牘刪削有待若以文案與四選並列文章之盛似謂過之夫其人不能及於前代而其文反能過於前代者良由不名一轍唯視其一往漢情從而措撫之鉅家鴻筆以浮淺受黜稀名短句以幽遠見收今古之情無盡而一人之情有至有不凡情之至者其文未有不至者也則天地間街談巷語邪許呻吟無一非文而遊女田夫波臣戍客無一非文人也試觀三百年來集之行世藏家者不下千家每家少者數卷多者至於百卷其間豈無一二情至之語而埋沒於應酬訛雜之內堆積几案何人發視卽視之而陳言一律旋復棄去向使滌其雷同至情孤露不昇援溺人而出之也有某茲選彼千室之文集龐然無物卽盡投之水火不爲過矣由是而念古人之文其受溺者何限能不爲之慨然

南雷文定卷之一

二

前集

明文案序下

有明文章正宗蓋未嘗一日而亡也自宋方以後東

里春雨繼之一時廟堂之上皆質有其文景泰天順  
稍衰成弘之際西涯雄長於北苑震澤發明於南  
從之者多有師承正德間餘姚之壽正南城之精鍊  
掩絕前作至嘉靖而崑山毘陵晉江者起講究不遺  
餘力大洲浚谷相與犄角號爲極盛萬曆以後又稍  
衰然江夏福清秣陵荆石未嘗失先民之矩矱也崇  
禎時崑山之遺澤未泯婁子柔唐叔達錢牧齋顧仲  
恭張元長皆能拾其墜緒江右艾千子徐巨源閩中  
曾弗人李元仲亦卓犖一方石齋以理數濶澤其間  
計一代之製作有所至不至要以學力爲淺深其大  
旨固有不同顧無俟於更茲易轍也自空同出突如  
以赴衰弊爲已任汝南何大復友而應之其說大  
行夫唐虞徐庾之汨沒故昌黎以六經之文變之宋  
承西崑之陷溺故廬陵以昌黎之文變之當空同之  
時韓歐之道如日中天人方企仰之不暇而空同矯  
爲秦漢之說憑陵韓歐是以旁出唐子竄居正統適  
以衰之弊之也其後王李嗣興持論益甚招徠天下  
靡然而爲黃茅白葦之習曰古文之法亡於韓又曰  
不讀唐以後書則古今之書去其三之二矣又曰視  
古修辭寧失諸理六經所言唯理抑亦可以盡去乎

百年人士染公超之霧而來者大槩便其不學耳雖  
然今之言四子者目爲一途其實不然空同沿襲左  
史襲史者斷續傷氣襲左者方板傷格弁洲之襲史  
似有分類套括逢題填寫大復習氣甚寡惜乎未竟  
其學滄溟孤行則孫樵劉蛻之與臺耳四子所造不  
同遂其好爲議論則一姑借大言以弔詭奈何世之  
耳目易欺也鄧人君房緯真學四子之學者也君房  
之學成其文遂無一首可觀緯真自歎無深湛之思  
學之不成而緯真之文汎濫中尙有可裁由是言之  
四子枉天下之才亦已多矣嗟乎唐宋之文自晦而  
明明代之文自明而晦宋因王氏而壞猶可言也明  
因何李不可言也

南雷文定序卷之一

四前集



高元發三藁存序

甬上古文詞自余君房居長鄉而學者之論仁矣君房辨香劉子咸直欲抹昌黎以下至謂詩書二經即吾夫子一部文選此其中更何所有長卿稍變其節奏出之曼衍而謂文至昌黎大壞歐蘇曾王之文讀之不欲終篇所以歸美六經者僅僅在無纖穠佻巧之態其本領與君房未嘗不同也後進晚生稟語流注嘗見其讀大家文字未畢首尾輒妄置評論曰其筆弱其氣薄余應之曰子姑尋其意之所在蓋時風衆勢自難以片言洗滌故不與之深論何者爲健弱厚薄也○古人以辭之清濁爲健弱意之淺淺爲厚薄勦襲○亦言可謂之健乎遊談無根可謂之厚乎數十年甬上之風大抵如是吾嘗與萬梅菴極論作者之指是時不以爲非者有高子元發即取有明十數家手選而鈔之大意多本於余遇余有所論著亦必手鈔之當極重難返之勢余又無祿位容貌如震川所云巨子者足爲人所和附嗟乎余何以得此於元發哉今去其時會不二十年而甬上諸君子皆原本經術出爲文章彬彬然有作者之風者不下六七人余屠雲霧忽焉開霽以視元發孤另獨往之時爲何如

南雷文定序卷之一

五

前集

耶○以此○見○交○章○如○日○月○之○在○天○光○芒○終○古○其○有○晦○明○更○食○之○不○同○則○偏○方○下○土○之○自○爲○通○塞○也○元○發○自○次○其○壬寅以後三年在獄中者爲夢圖稿乙巳出獄者爲知生閣稿丙午後三年寓閩者爲屏山集合之爲三稿類存求余序之嗟乎元發學文二十年而身困獄吏寄食他人茫然於世故之江河反不如場屋架綴經義之士取寵譁世將無古文一道徒爲觀美之具無裨實用如是則與余屠相去唯之與阿何所較其優劣余與元發夙昔所談仍是俗儒故態耳雖然詩書所載何莫非文也伊傳周召孔孟豈真虛費心力如昭明耶元發當患難貧賤之中亦思平生誦讀無一足恃可以知文之所在矣盍與六七君子者求而得之其幸以語我

南雷文定序卷之一

六

後集

後輩碧軒詩序

後輩碧軒詩者余舅氏翁祖石先生之所作也南宋詩人四靈其一翁卷以輩碧軒名集先生慕四靈之詩而與卷同姓又濱江四山各象一靈先生居江上故以卷之所名者自名也先生名月清字元美後改名逸字祖石大司馬見海之後少從先忠端公宦遊京師授余第聯木澤望句讀是時已能詩忠端公舟中雜咏所謂共坐得詞人者指先生也忠端公歸里先生相從如故至丁卯而去去十有三年而復來遂移家住予之旁舍至丙申又移家而去亡何

南雷文定

卷之一

七

賦集

妻成子天子婦去韓孩孫二人寄食外家又殤其一傷哉先生老苦至於此極也先生與余家相依二十餘年凡余家盛衰變故患難之事嬉遊酒食一一見之於詩顯顯焉無有忘棄者余詩所謂却恨一編輩碧稿十年閒夢不銷除者此也先生之詩於牢籠今古排比諷諭非其所長而雕刻雲煙搜挾花鳥時以一聯半句奪人目色故流連於杯酒片景終身以之古來論詩有二有文人之詩有詩人之詩文人由學力所成詩人從煅煉而得大篇麗句外奇闕險使僻固而狹隘者茫然張口至若空梁春草意所不停正

復讀書萬卷豈能採拾此先生之詩所以可貴也先生嘗以底草勸其子曰我之魂魄落此或後能守則守之無侯桑主靈牀荷卷軸在案麥飯寒漿神具醉飽不能守則納之棺中霜淒月苦定聞鬼唱慎毋爲賣醬家所得也今子姓凋落此願不可必遂乃執余手而泣曰吾子不惜一言張諸好事則平生心血不爲徒嘔余悲其言爲汰其意之重出者辭之陳故者二千餘首之中得一百二十四首可以傳矣念文長之集得中郎激揚發越而後傳世余氣力不若中郎先生之學亦遜文長此例姑止吾友林茂之得陳白雲之詩相與流涕而讀白雲因是亦傳余觀白雲之詩陳言仄句刊落未盡豈能敵先生之一百二十四首哉文章如金玉不以好惡親疏增損其價空堂盡懸筆敘此蓋余與先生相對流涕之時也

南雷文定

卷之一

八

賦集

明州香山寺志序

儒者專意經綸其運動開闢之所不得不歸之朝市而山洞崇幽風煙迅遠勢相調絕於是學僊者私據之而別生事端便復傲朝市以所無有洞天福地之說出猿鳥亦受驅役矣釋氏莊嚴宮室遍於域中又復以泉石靈響佐其螺鈸凡寺有志此近來之一變也然而庸俗驅鳥無與於文章之事而使名蹟銷沉清言漏奪大抵以時人所作充賦畱穢簡牘耳紙上姓名一一已爲蟲魚啗盡昔忞公以天童諸公以靈巖屬余發凡念士既不得志於時便當十岳之上雷其足跡而乃俯循儒墨於文網之內瑣瑣一方此心未折以故力辭而止已酉十一月來遊達蓬續宗上座出其所著香山寺志求余爲序詮次不煩與前年所序趙禹功稱心寺志皆名筆也燈下展閱豁然像栗墮瓦不異李五峯宿石梁時又念頭顱如雪達蓬志願何可必遂不如一丘一壑光景絕可憐愛耳達山東臨滄海多海市秦始皇嘗駐驛於此以其可達蓬萊故謂之達蓬山封禪書言三神山去人不遠諸僊人及不灰之藥皆在焉而黃金銀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至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

能至云頗怪此等妄談不可以欺愚者以始皇之明察方士焉能以鑿空烏有之事令其聽信吾至此山而所謂黃金銀之宮闕居人無不見之然後知方士之言未嘗無所據也始皇卽欲不信得乎蓋登州海市掩映遠山望之如雲而此山臨視咫尺闌楯之底其謂反居水下是也嗟乎此山培塿以始皇之力終不能而有而二三寂子黃金銀宮闕且收之爲離落間物其亦可慨也夫

南雷文定序卷之一 九 龍集

南雷文定序卷之一 十 龍集



庚戌集自序

余觀古文自唐以後爲一大變唐以前字華唐以後字質唐以前句短唐以後句長唐以前如高山深谷唐以後如平原曠野蓋畫然若界限矣然而文之美惡不與焉其所變者詞而已其所不可變者雖千古如一日也得其所不可變者唐以前可也唐以後亦可也不得其所不可變而以唐之前後較其優劣則終於憤憤耳有明一代之文論之者有二以謂其初沿宋元之餘習北地一變而始復於古以謂明文盛於前自北地至王李而法始公其有爲之調人者則以爲兩派不妨並存嗟乎此皆以唐之前後較其優劣者也夫明文自宋方以後直致而少曲折奄奄無氣日流膚淺蓋已不容不變使其時而變之者以淺湛之思一唱三嘆而出之無論沿其詞與不沿其詞皆可以救弊乃北地欲以二三奇崛之語自任起衰仍不能脫膚淺之習吾不知所起何衰也若以修詞爲起衰蓋思昌黎以上之八代除俳偶之文之外詞何嘗不修非有如唐以後之格調也而昌黎所用之詞亦卽八代來相習之調也然則後世以起衰之功歸昌黎者何故是故以有明而論餘姚崑山昆陵晉

江其詞沿唐以後者也大洲浚谷其詞迥唐以前者也皆各有至處顧未可以其詞之異同而有優劣其間自此意不明末學無智之徒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汗之不求古文原本之所在相與爲膚淺之歸而已矣庚戌冬盡雨雪餘十日而不止四野凶荒景象慘澹聊取平日之文自娛因爲選定以序事議論者編於甲考索者編於乙古今詩編於丙昔元白編次其集於穆宗朝題曰長慶集郝伯常集其文於甲子命曰甲子集今余編次於庚戌遂題曰庚戌集又余生於庚戌其支干爲再遇也念六十年來所成何事區區無用之空言卽能得千古之所不變者已非始願吾聞先聖以庚戌生其後朱子亦以庚戌生論者因謂朱子發明先聖之道似非偶然余獨何人以此名集所以誌吾愧也



縮齋文集序

縮齋集者余弟澤望所著之詩文也。自澤望出後余教授於外今歲甲寅四方兵起。息衙門始發大半。篋出其所著詩數十束。雖體例各異而散之。日記中不相條貫。余乃雜而併繫之。以爲各錄取其詩文選定爲茲集序曰。澤望之爲詩文高厲遐清。其在於山則鐵壁鬼谷也。其在水則瀑布亂礁也。其在於聲則猿吟而鶴鶴效且笑也。其在平原曠野則蓬斷草枯之戰。鳴孤鳴鴉嘯之蕪城荒殿也。其在於樂則變徵而絕絃也。蓋其爲人勁直而不能屈。己清剛而不能善。世介特寡。徒古之所謂隘人也。隘則胸不容物。并不能自容。其以孤憤絕人。傍徨痛哭於山顛水涯之際。此耿耿者終不能下。至於鼓脹而卒矣。獨怪古之爲文章者及其身而顯於世者。無論矣。卽或憔悴終生其篇章。未有不流傳身後。亦是榮辱屈伸之相折澤望。歟。十二年矣。所有篇章亦與其骨俱委於草莽。無敢有明其書者。蓋驚世駭俗之言。非今之地。上所宜有也。蘇子瞻所謂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者。至澤望而又爲文人之一變焉。雖然澤望之文。可以棄之。使其不顯於天下。終不可滅之。使其不聞。

南雷文定

卷之一

三

南雷集

於天地其文蓋天地之陽氣也。陽氣在下重陰氣在下重。陽包之則搏而爲風。商之則擊而爲雷。陰氣在下重陽包之則搏而爲風。商之也。採藏之歌。非陽氣乎。然武王之世。陽明之世也。以陽遇陽。則不能爲雷。宋之亡也。謝阜羽方始。御龔聖予之文。陽氣也。其時道於黃鐘之管。微不能吹。續轉雞羽。未百年而發爲迅雷。元之亡也。有帝昀九靈之文。陰氣也。包以開國之重陽。蓬蓬然起於大隄風落山爲蠱。未幾而散矣。今澤望之文。亦陽氣也。然視鼓天不啻千鈞之壓也。劍而不出。豈若劉琨之文。冢腐爲蟻壤。燕爲芝菌。文人之文而已乎。

南雷文定

卷之一

十四

南雷集

丹山圖咏序 甲寅

道藏中有丹山圖咏以四明山名勝製爲法書而托之木京虛撰賀知章註其圖爲祠宇觀所刻與元道士毛永貞石田山房詩合爲一卷則此咏此註亦永貞之徒所爲按木華字京虛在晉爲楊駿府主簿而咏中所稱宋應則鄭宏齊謝眺何昕梁范顏初未嘗自掩覆其年代之不倫也四面七十峯羈域因是圖咏而齟齬就理然亦不免淆亂如以小溪接梨洲以翠岩屬西面以紫溪附大小晦以抱子山置大小皎皆疎畧之甚永貞住山中四十年與樹藥採薪者相習何難於考校真實而乃有此失耶至其攀援故事大槩子虛烏有不可以記傳勘之固鹵莽道士之常不足怪也原圖不傳在餘姚縣志者復多謬誤余既爲別作其咏註之失亦稍正之憶歲辛巳在金陵從朝天宮繕道藏自易學以外干涉山川者皆手鈔之矻矻窮日此卷亦在其中歲壬午至自燕京復與聯木澤望月下走密岩探石質藏書處宿雪竇觀隱潭冰柱大雪登芙蓉峯歷鞠侯岩至過雲識所謂木介歸而晦木爲賦澤望爲遊錄余則爲四明山志其分四面各七十峯因夫圖咏之例也

南雷文定

卷之一

十五

前集

之而未遂海內兵起徐忠襄公問浙東可以避地者余以四明山對旣而忠襄來書謂吾舉足西向則言與陳臥子與晉陽之甲舉足東向則言權立路王朝議如此四明之緣絕矣吳霞舟先生流離海外余亦欲以此山處之道阻不果薛諸孟作先生傳有嗚咽而赴四明山中之招者此也山寨纂嚴此山遂爲戰地血瀑魂風巖峯變色爲幸二公之不來耳當余手鈔道藏之時方欲遍遊天下名山四明不遇從此發迹卽不然而自絕於世亦泥封洞口猿鳥以爲百姓藥草以當糧糈山原石道別有往來豈意三十年來

南雷文定

卷之一

十六

前集

寄托執筆圖此有涕滂然

學禮質疑序 丁巳

六經皆載道之書而禮其節目也當時舉一禮必有一儀要皆官司所傳歷世所行人人得而知之非聖人所獨行者大而類禮巡狩皆爲實治小而進退揖讓皆爲實行也戰國秦漢以來相尋於干戈智術之中僉以爲不急而去之數百年之耆舊既盡後生耳目不接久矣漢儒煨燼之餘掇拾成編錯陳午割得此失彼又何怪其然乎鄭康成最號通博而不知帝王大意隨文附會輒形箋傳有宋儒者繼起欲以精微之理該其龐末三代之彌文繆典皆以爲有司之事矣朱子亦常修儀禮經傳不過章句是正於其異同淆亂固未彈駁而使之歸於一也其時唐說齋劉爲經制之學繭絲牛毛舉三代已委之芻豢以求文武周公成康之心而欲推行之於當世薛士隆陳君舉和齊斟酌之爲說不皆與唐氏合其源流則同也故雖以朱子之力而不能使其學不傳此尙論者所當究心者也吾友萬充宗爲履安先生叔子銳志經學六經皆有排纂於三禮則條其大節目前人所未聚訟者甲乙證據摧牙折角軒豁呈露昌黎所謂及其時而進退揖讓於其間者也此在當時顧人人所知

者於今則爲絕學矣不謂晚年見此奇特其友魏方公爲之先刻數卷充宗以爲質疑者欲從余而質也余老而失學羣疑填胸方欲求海內君子而質之又何以待質充宗亦姑以其所得參考諸儒必求其精蘊一貫本末兼該鑿然可舉而措之無徒與衆說爭長於黃池則所以救漸學之弊其在此夫



萬履安先生詩序

李杲堂選甬上耆舊詩余欲合陸文虎萬履安兩先生刻之杲堂以兩先生同時之人其子孫未免比例故稍遲之以待潦水之盡杲堂既卒公擇欲先以家集行世問序於余余謂先生之詩不可不急行也今之稱杜詩者以爲詩史亦信然矣然註杜者但見以史證詩未聞以詩補史之闕雖曰詩史史固無藉乎詩也逮夫流極之運東觀蘭臺但記事功而天地之所以不毀名教之所以僅存者多在亡國之人物血心流注朝露同晞史於是而亡矣猶幸野制遙傳苦

雷文定卷之一

五

前集

語難銷此耿耿者明滅於爛紙昏墨之餘九原可作地起泥香庸詎知史亡而後詩作乎是故景炎祥興宋史且不爲之立本紀非指南集杜何由知閩廣之興廢非水雲之詩何由知亡國之慘非白石晞髮何由知竺國之雙經陳宏中之契濶心史亮其苦心黃東發之野歿寶幢志其處所可不謂之詩史乎元之亡也渡海乞援之事見於九靈之詩而鐵崖之樂府崔年席帽之痛哭猶然金版之出地也皆非史之所能盡矣明室之亡分國綴人紀年鬼窟較之前代干戈久無條序其從亡之士章皇草澤之民不無危苦

之詞以余所見者石齋次野介子霞舟希聲蒼水容之十餘家無關受命之筆然故國之鏗爾不可不謂之史也先生固十餘家之一也生平未嘗作詩今續騷堂寒松齋粵草皆遭亂以來之作也避地幽憂訪次問生驚離弔往所至之地必拾其遺事表其逸民而先生之詩亦遂棲楚蘊結而不可解矣夫蔓草零露仍歸天壤亦復何限先生獨不能以餘力畱之乎故先生之詩真詩史也孔子之所不刪者也

雷文定卷之一

五

前集



張心友詩序

余嘗與友人言詩詩不當以時代而論宋元各有長豈宜溝而出諸於外若異域然即唐之詩亦非無蹈常襲故充其膚廓而神理發如者故當辨其真與僞耳徒以聲調之似而優之而劣之楊子雲所言伏其几襲其裳而稱仲尼者也此固先民之論非余臆說聽者不察因余之言遂言宋優於唐夫宋詩之佳亦謂其能唐耳非謂舍唐之外能自爲宋也於是縉紳先生問謂余主張宋詩噫亦冤矣且唐詩之論亦不能歸一宋之長鋪廣引盤摺生語有若天設號爲豫章宗派者皆原於少陵其時不以爲唐也其所謂唐者浮聲切響以單字隻句計巧拙然後謂之唐詩故永嘉言唐詩廢久近世學者已復稍趨於唐滄浪論唐雖歸宗李杜乃其禪喻謂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亦是王孟家數於李杜之海涵地負無與至有明北地摹擬少陵之鋪寫縱放以是爲唐而永嘉之所謂唐者公矣是故永嘉之清園謂之非唐不可然必如是而後爲唐則專圖快陋甚矣豫章宗派之爲唐浸淫於少陵以極盛唐之變雖有工力淺淺之不同而舉以宋詩持按之可乎張子心

友好學深思不以解褐爲寔竟余所論著宛宛手抄不已李杜王孟諸家文集亦經余批點以得其指趣其發之爲詩超然獨承絕塵從流連光景於詩家聲色之致天假之年以文字爲詩以才學爲詩以議論爲詩莫非唐音今雖未竟其志其氣象要自不凡不能不爲之三歎也

謝皋羽年譜遊錄注序

徐野公刻髮集且創爲皋羽年譜注其遊錄讀皋羽集者於是無遺憾矣寓書於余俾序之余於庚寅歲曾注西臺慟哭記冬青引此時不過喜其文詞耳然無故而爲之豈知其遂爲身世之識耶今日之序野公書固昔日之書也而意非昔日之意矣夫文章天地之元氣也元氣之在平時昆侖旁薄和聲順氣發自肺腑而絕決於幽遐無所見奇逮夫厄運危時天地閉塞元氣鼓盪而出擁勇鬱遏全憤激訐而後至文士爲故文章之盛莫盛於此宋之日而皋羽其尤也然而世之知之者鮮矣故皋羽身後八十餘年而張丁始注其慟哭記又三百餘年而野公始爲之年譜數百年之中知之者不過數人信夫後世子雲之難也其間尙有疑義欲與野公討論者發陵之事羅雲溪以爲戊寅周公謹以爲乙酉陶南邨已不能辯其孰是朱景濂書穆陵遺骸與公謹說合景濂爲元史總裁其世祖本紀二十一年甲申九月以江南

總攝楊瑩真加發宋陵冢所收金銀寶器修天衣寺此似發後之詔若乙酉方發不應以未發冢中之物懸空指用冬青引引知君種年星在尾部與雲溪戊寅相合彭璋主乙酉遷就以爲寅月公謹亦主乙酉然言八月發寧理度三陵十一月發徽欽高孝光五陵未嘗在正月也唯世宗本紀二十二年正月初桑哥言楊瑩真加云會稽有泰寧寺宋毀之以建寧宗等攢宮宏復爲寺以爲皇上東宮祈壽時寧宗等攢宮已經建寺詳末句似建寺已成至此請舊額也其亦非正月明矣景濂之言尙相出入而况彭璋之武斷乎西臺慟哭記甲乙丙三人張丁以吳思齊馮桂芳翁衡實之思齊有野祭詩可據桂芳有墓誌可據衡不知何所據也楊鐵崖作嚴侶墓誌云宋相文山氏客謝翺奇士也雪夜與之登西臺絕頂祭酒慟哭以鐵如意擊石復作楚客歌聲振林木人莫能測其意也則其一人當是嚴侶侶住江干故記言登岸宿乙家思齊流寓桐廬故記言別甲於江桂芳家睦故記言與丙獨歸若爲翁衡衡與桂芳俱爲睦人則乙丙皆當同歸矣以此知丁注背記未爲實也不知野公以爲然否年譜之學別爲一家李文簡著范韓富歐陽司馬三蘇六君子年譜後世嗟嘆其博洽然文簡所著皆名位之赫然者今野公所著摭拾溝渠墻壁之間欲起酸魂落魄支撐天下又非文簡之所及

張仁菴古本大學說

癸酉甲戌間余與江道闇張秀初同學道闇讀書不求甚解任懷得意融然遠寄秀初讀書字櫛句比嘗見其讀三禮五傳升降拜跪之細肴蒸簋豆之煩時日錯互地名異同莫不辯析秋毫立身制行粹然儒者之矩矱也當時來學之門人共建一小樓於南屏之下余欵然良對閒談律呂因取餘杭竹管肉好停勻者斷之爲十二律及四清聲製作精妙武塘魏子一吳門薄子班方講此學見之推服桑海之交道闇秀初俱爲法門有力者所網羅道闇尋謝世秀初自推升座聽講常數百人諸方所稱仁菴禪師是也余見之於靈隱再見之於雲居仁菴所言唯法門事不復理經生前說矣頗爲惜之庚申季冬其外孫鄭春薦出仁菴古本大學說云是晚年維楊所著授子止菴分章斷句天衣無縫新建欲復古本尚在離合之間此說出紛紜聚訟諸義盡墮然以其出自仁菴世儒妄橫儒釋之見未有不疑之者也夫儒釋之淆亂久矣儒而不醇者固多出於佛而學佛者亦未必醇于於佛顧視性分學力二者性分所至佛法不能埋沒往往穿鑿而出學力由來亦非佛法之所能改

此如水中鹽味濟入河流夾雜之中歷然分別唯知  
道者能辨之不為壅垣膚爪之論所掩蓋耳仁菴之  
說本之生平學力與釋氏無與也仁菴去世今十有  
六年當日小樓已毀其旁虞氏水閣無一存者老梧  
數樹僵立冰雪之下想像舊遊渺若山河展讀此卷  
神理綿綿不異同學之時夜半快譚水鳥驚起也始  
知迹像變遷了不可恃尋微冥契別似有物耳因序  
而命春薦刻之

別海昌同學序

歲丙辰二月余至海昌西山許父母以余曾主教於  
越中甬上也飛邑中之上大夫胥會於北寺余留者  
兩月餘已而省觀將歸同學諸子皆眷眷然有離別  
可憐之色余南雷之野人也氣負幽鬱諸子風華掩  
映千人多廊廟之器余何以得此於諸子乎嘗謂學  
問之事析之者愈精而逃之者愈巧三代以上祇有  
儒之名而已司馬子長因之而傳儒林漢之衰也始  
有雕蟲壯夫不為之技於是分文苑於外不以亂儒  
宋之為儒者有事功經制改頭換面之異宋史立道  
學一門以別之所以坊其流也蓋未幾而道學之中  
又有異同鄧潛谷又分理學心學為二夫一儒也裂  
而為文苑為儒林為理學為心學豈非析之微其極  
精乎奈何今之言心學者則無事乎讀書窮理言理  
學者其所讀之書不過經生之章句其所窮之理不  
過字義之從違薄文苑為詞章惜儒林於首封已  
守殘摘索不出一卷之內其規為措注與微兒細上  
下見長短天崩地解落然無與吾事焉且說同道與  
自附於所謂道學者豈非逃之者之愈為乎吾觀諸  
子之在今日率實為秋摘藻為春將以抵夫文苑也



鑽研服膺而垂放通古今將以造夫儒林也。由是而  
歛於身心之際不塞其自然流行之體則發之爲文  
章皆載道也。垂之爲傳註皆經術也將見裂之爲四  
者不自諸子復之而爲一手某雖學文而不能廢夫  
應酬窮經而不能歸於一致洒掃先師龍山之門  
而浸淫於流俗慈急調哀不知九品人物將來何等  
諸子苟不見鄙庶幾以爲九十里之半是某之眷眷  
於離別者較諸子而益甚雖然諸子與某相隔一帶  
水耳天朗氣清夏蓋空翠可摘此固晁無咎行吟之  
地也某居其下諸子儻聞長嘯若鸞鳳之音響乎巖  
谷焉知其非余耶夏四月二十六日書於北山

雷文定序

卷之一

三

壽李果堂五十序

余東曼山道編交當世之士是時承平日久賢豪俊  
既滿盈江湖莫不危舉藝文其於華藻揚星時文之  
外別有詩古文修飾卷軸以克羔雁往還皆不寂寞  
其間爲世所指名者不下百餘又有鉅公元夫以主  
盟斯道朝纔脫軍吳熟人口余時童稚無知便謂古  
之傳人大抵皆然其後稍稍讀書見古之所稱能文  
者左史而下不及數十人頗疑天之生才古如是其  
縮今如是其盈耶崇禎丙子丁丑間吳門行世文集  
一時香出列屋兼輻自非閭閻間之輩未有不購  
而觀者洋舶所至或用以填壓空船外國人輒兼金  
易之余竊弄筆墨了然知其可從事也始疑文章如  
是而傳何傳之易耶及夫時運而事遷水落石出啟  
頑一輩之士老歟盡而當日所爲之文章人人自  
謂握靈蛇之珠抱荆山之玉者竟不異蟲蠹鳥聒過  
耳已民蓋不特螭斯類類之黨而所謂鉅公元夫者  
亦然矣其不隨之爲滅沒者曾吳撰之紉綬堂黎遂  
球之蓮鬚閣又南英之天傭子徐世溥之榆溪僅百  
分中之一二耳曾不三十年而事已如此况欲垂之  
千百世之遠乎然後知古來之不及數十人者其傳

雷文定序

卷之一

三

非易事也。余久定窮山僻火所驅于涉人事始知今  
天下另有一番爲古文詞者聚歎惜先生不活刻大  
言以爲利祿之媒。後之啟視問界之文甚矣。蓋無以  
議爲也。道不中絕。何意數年來。前上諸子皆好古讀  
書。以經術爲淵源。以選固歐會爲波瀾。其通而上之  
於古來。數十人者。已非斷流絕港矣。而吾友果堂橫  
厲其間。如層崖束湍。翔霆破柱。戊申而後。每篇見示  
吾未嘗不駭而喜。歎入骨也。夫文章不論何代。取而  
讀之。其中另有出色尋常。經營所不到者。必傳文也。  
徒工詞語。嚼蠟了無餘味者。必不可傳者也。昌黎惟

南雷文定卷之二

序

陳言之務去

陳言之務去。士衡休他人之我先。亦謂學淺意短。仲  
紙。搖筆定有庸衆人思路共集之處。故唯滾湛之思  
貫穿之學。而後可以去之。休之嗚呼。非果堂其亦焉  
能使吾駭所未見也。今果堂年纔五十。從此王盟吾  
道數十年。爲鉅公元夫文章之道。其有不興起者乎。  
蓋不特會黎數子。僅以一身一集而傳矣。

南雷文定卷二

遼陽新治荆較訂

天一閣藏書記

己未

嘗歎讀書難。藏書尤難。藏之久而不散。則難之難矣。  
自科舉之學興。士人抱兔園寒陋十數冊。故書蠹起  
白屋之下。取富貴而有餘。讀書者一生之精力埋沒  
敝紙淪墨之中。相尋於寒苦而不足。每見其人有志  
讀書。類有物以敗之。故曰讀書難。藏書非好之與有  
力者不能。歐陽公曰。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  
二者正復難兼。楊東里少時貧。不能致書。欲得史畧

南雷文定卷之二

釋文

釋文十書。直音市。直不過百錢。無以應。夫人以所  
畜牝雞。易之東里。特識此事於書後。誠好之矣。而  
於尋常之書。猶無力也。况其他乎。有力者之好多在  
狗馬聲色之間。稍清之而爲奇器。再清之而爲法書。  
名畫至矣。苟非盡捐狗馬聲色。字畫奇器之好。則其  
好書也。必不專好之。不專亦無由知書之有易得。有  
不易得也。強解事者。以數百金。捆載坊書。便稱百城  
之富。不可謂之好也。故曰藏書尤難。歸震川曰。書之  
所聚。當有如金寶之氣。卿雲輪囷覆護其上。余獨以  
爲不然。古今書籍之厄。不可勝計。以余所見者言之。

越中藏書之家鉅石溪世學樓其著也余見其小說家目錄亦數百種商氏之裨海皆從彼借刻崇禎庚午間其書初散余僅從故書舖得十餘部而已辛巳余在南中聞焦氏書欲賣急往訊之不受奇零之值二千金方得爲售主時馮鄉儒官南約言余以爲書歸鄉僊猶歸我也鄉僊大喜及余歸而不果後來聞亦散去庚寅三月余訪錢牧齋館於絳雲樓下因得緝其書籍凡余之所欲見者無不在焉牧齋約余爲讀書伴侶閉關三年余喜過望方欲踐約而絳雲一炬收歸東壁矣歛溪鄭氏叢桂堂亦藏書家也辛丑

南雷文定

卷之二

二

在武林裙拾程雪樓馬石田集數部其餘都不可問甲辰館語溪樵李高氏以書求售二千餘大畧皆鈔本也余勸吳孟舉收之余在語溪三年閱之殆徧此書回他鄉寒故也江右陳士業頗好藏書自言所積不甚寂莫乙巳寄弔其家其子陳澎書來言兵火之後故書之存者惟熊勿軒一集而已語溪呂及父吳興潘氏珩也言貽度欲改宋史曾弗人徐巨源草創而未就網羅宋室野史甚富緘固十餘麓在家約余往觀先以所改曆志見示未幾而及父歿矣此願未遂不知至今如故否也祁氏曠園之書初度家中不

甚發視余每借觀惟德公知其首尾按目錄而取之俄頃卽得亂後遷至化鹿寺往往散見市肆丙午余與書賈入山翻閱三晝夜余載十捆而出經學近百種裨官百十冊而宋元文集已無存者途中又爲書賈竊去衛湜禮記集說東都事畧山中所存雜舉業講章各省志書尙二大樹也丙辰至海鹽胡孝轅考索精詳意其家必有藏書訪其子令修慨然發其故篋亦有宋元集十餘種然皆余所見者孝轅筆記稱引姚牧菴集令修亦言有其書一時索之不能卽得餘書則多殘本矣吾邑孫月峯亦稱藏書而無異本

南雷文定

卷之二

三

後歸碩膚丙戌之亂爲火所盡余從鄰家得其殘缺實錄三分之一耳由此觀之是書者造物之所甚忌也不特不覆護之又從而蓄害之如此故曰藏之久而不散則難之難矣天一閣書范司馬所藏也從嘉靖至今蓋已百五十年矣司馬歿後封閉甚嚴癸丑余至甬上范友仲破戒引余登樓悉發其藏余取其流通未廣者抄爲書目凡經史地志類書坊間易得者及時人之集三式之書皆不在此列余之無力殆與東里少時伯仲猶冀以暇日握管懷鉛採卷小書短者抄之友仲曰諸君在再七年未始前言然余之書



即遂爲好事流傳。崑山徐健菴使其門生謄寫去者。不知凡幾。友仲之子左垣乃併前所未列者重定一書目。介吾友王文三求爲藏書記。近來書籍之厄。不必兵火無力者。既不能聚聚者。亦以無力而散。故所在空虛。屈指大江以南。以藏書名者。不過三四家。千頃之書。余宗兄比部明立所聚。自庚午訖辛巳。余往南中。未嘗不借其書觀也。余聞虞稷好事。過於其父。無由一見之。曹秋岳倦園之書。累約觀之。而未果。據秋岳所數。亦無甚異也。余門人自崑山來者。多言健菴所積之富。亦未寓目。三家之外。卽數范氏。豈

南雷文定

卷之二

四

南雷文定

子聘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范氏能世其家。禮不在范氏乎。幸勿等之雲煙過眼。世世子孫如護目睛。則震川覆護之言。又未必不然也。

餘姚至省下路沿草記

已未

吾邑至省下其程不遠。三百里。而曹娥錢清錢塘三江橫截其間。又地勢卑下。曹娥而東。未入越江。率數十里而一堰。船之大者。不能容數十斛。不然則不可以拖堰。風雨之久。屈折連底。踰泥淖。故行者爲甚難。自餘姚至曹娥。其路有二。分於城門二十里之曹墅橋。迤姚江而行。謂之南路。進曹墅橋入支港而行。謂之北路。南路二十里至下壩。又分爲二。挽壩而上。旁渣湖行支港中。十八里至新壩。挽壩而上。十里卽上虞治。也不挽下壩。仍迤姚江而行。三十里至通明壩。始挽而上。至上虞縣城。與支港之路。會又三十里。乃至曹娥。初南路必出通明壩。宋淳熙間。魏王薨於四明。將葬於越。詔遣刑部尙書謝廓然運副韓彥質護喪使者。旁午州縣震動。知上虞縣汪大定以通明壩高峻。潮汐雖登。僅過數舟。則已涸矣。於是增浚渣湖。別於支港。創小堰以通舟。募游手二百人。別以旗色分列左右。俟大舟入。引湖水灌之。水溢堰平。衆力扶喪舟以進。畧無歇側。舳艫相銜。頃刻自是以來。反以支港爲通衢。非大旱水涸。則無有由通明者矣。世傳史彌遠所開。有恩多怨多之謠。非也。北路較

南雷文定

卷之二

五

南雷文定



南弱十里歷陡壑橫河驛亭三堰南堰挽舟設輓轆  
北堰則徒手舉之故其舟尤小也三堰盡掠夏蓋湖  
渡百官江卽曹娥之下流也陸行二里至塔橋與南  
路會自曹娥而西路無支徑地勢平行無拖堰之勞  
無候潮之苦較曹娥而東稍便絕矣然按周益公思  
陵錄錢清江者東自三江口來西過諸暨約三百餘  
里濶十餘丈運河半貫其中高於江水丈餘故南北  
皆築堰止水別設浮橋渡行旅大舟側刺載小舟則  
拖堰而過梓宮船欲渡待其潮水平漫開闢水勢奔  
注久之稍定兩岸以索牽制始放御舟將達南關大  
昇舉繼之御舟受觸幸而篙工能事得入閘口舉舟  
不能入橫截南岸冊寶又往江流湍急舟人力不能  
加直衝其腰旣而靈主亦來復衝冊寶勢尤可畏連  
使趙不流頻足番滯後欲赴水當日之險如此今自  
麻溪作堰錢清上流之水引入錢塘三江口作開湖  
水亦不入錢清而錢清與運河相渾有江之名無江  
之實矣不然與曹娥而東其艱難不甚相遠也錢塘  
之渡自昔爲難孫觀誌汪思恩云會稽渡錢塘舟人  
冒利相載而行半渡即戢邀取錢物而暴風猝至舉  
舟盡溺或操舟者皆善因獨免公爲臨安守曰不戮

南雷文定

卷之二

六

南雷集

此輩則殺人未艾也悉論殺之更造大艦十數每一  
艦受若干人製號如其數以五采別異之置吏監總  
渡者給號登舟卽過數而號與舟不類者皆不受舟  
人給直有定估除十之一備修葺之費抵今二十年  
無一舟之覆蓋錢塘除暴風積水亦不甚險唯載人  
過甚舟力不勝則有覆沉之禍舟子僥倖頃刻往往  
以尋丈之舟載至百十人當事每每以空言申勅安  
得如汪守者而與之講濟人之事乎百官江本不甚  
濶而土人輪日取利止以一舟值渡餘舟不得攬入  
往來候渡甚艱爲令者苟革其輪日之例則行者不  
滯矣是故吾邑風氣朴畧較之三吳較然不同他  
地使之然也然而民生愈促朴畧變爲智巧是則非  
三江疊堰之所能限也不能不歸之世運耳

南雷文定

卷之二

七

南雷集

萬里尋兄記

義六世祖小雷府君諱璽字廷璽兄弟六人長伯震  
商於外踰十年不歸府君魂祈夢請卜之瓊茅蚌殼  
之間茫然不得影響作而曰吾兄不過在域內吾兄  
可至吾何獨不可至乎踴躍出門鄉黨阻之曰汝不  
知兄之所至東西南北從何處尋起府君曰吾兄商  
也商之所在必通都大邑吾蓋歷通都大邑必得兄  
矣於是裂紙數千繕寫其兄里系年貌爲零丁所過  
之處輒榜之宮觀街市問莫兄或見之即兄不見而  
知兄者或見之也經行萬里三山僚洞八角蠻陬踪  
跡殆徧卒無所遇府君禱之衡山夢有人誦沉綿盜  
賊際狼狽江漢行者覺而以爲不祥遇士人占之問  
君何所求府君曰吾爲尋兄至此士人曰此杜少陵  
春陵行中句也春陵今之道州君入道州定知消息  
府君遂至道州徬徨訪問音塵不接一日奏厠置傘  
路旁伯震過之見傘而心動曰此吾鄉之傘也循其  
柄而視之有字一行曰姚江黃廷璽記伯震方驚駭  
未決府君出而相視若夢寐慟哭失聲道路觀者亦  
嘆息泣下時伯震已有田園妻子於道州府君卒挽  
之而歸嘗觀史傳人子所遭不幸間關踣頓求父求

南雷文定

卷之二

八

前集

母者不絕書爲人弟而求兄者無聞焉豈世無其事  
歟抑有其事而紀載者忽之歟方府君赴險阻犯霜  
雪跋涉山川餓體凍膚而不顧箝口槁腸而不卹窮  
天地之所覆載際日月之所照臨汲汲皇皇唯此一  
事視天下無有可以易吾兄者而其時當景泰天順  
之際英宗景皇獨非兄弟耶景皇唯恐其兄之入英  
宗唯恐其弟之生富貴利害伐性傷恩以視府君愛  
惡頓殊可不謂天地剛常之寄反在草野乎

南雷文定

卷之二

九

前集

阿育王寺舍利記

庚戌

庚戌十一月甲子余爲高且中題主於烏石山明日雨不可出山遂偕辰四宿阿育王寺丙寅請觀舍利寺僧啓銅塔塔爲萬曆間慈聖太后所賜捧一小方篋出殿門外南向立篋方廣六七寸玲瓏內外不隔中繫小木鐘塗以泥金有小珠在其內作琥珀色則所謂舍利也余讀宋景濂阿育王寺碑言舍利歷代之神異詳矣自是以後稱其神異者陸光祖郭子章先後詣明州頂禮述其所見然而不知其僞也嘉靖間倭犯寧波胡宗憲防海之師屯於市竊金鐘并舍利以去住持造舍利寄藏鄉民李台垣家台垣家之婦女私發而玩之墮地不見則又以其奩中之珠塗飾置於鐘內海警既息迎還於寺郭氏萬曆壬子甲寅所見者此也崇禎甲申住持又將此僞造者質酒於纓絡河久之始復寺中是故阿育王舍利不特僞造即其僞造者亦不一人一事余之所聞自嘉靖以來者景濂碑文作於洪武十二年距今二百九十年已不勝其僞如此豈自洪武以上歷一千九百七十年之久舍

南雷文定

卷之二

十

阿育王寺舍利記

利。然。爲。劉。薩。訶。故。物。耶。洪。武。來。舍。利。不。出。寺。啓。開。一。二。山。野。驅。鳥。之。手。洪。武。以。上。一。歸。官。庫。再。入。如。耶。然。則。景。濂。碑。中。之。神。異。亦。不。過。世。俗。自。欺。欺。人。之。說。一。如。郭。陸。遂。從。而。拾。之。耶。或。曰。是。在。觀。者。之。誠。否。即。如。碑。言。松。枝。放。光。何。關。舍。利。曰。不。關。舍。利。是。名。妄。見。豈。可。以。所。見。之。妄。而。謂。舍。利。之。靈。乎。憶。余。丙。寅。冬。日。書。窻。油。盞。燈。注。時。吐。青。珠。細。於。芥。子。堅。不。可。破。竟。夕。可。得。圭。撮。如。是。者。月。餘。或。謂。此。草。舍。利。也。嗟。乎。即。舍。利。亦。復。何。奇。而。況。於。僞。爲。者。乎。彼。沾。沾。其。神。異。者。可。謂。大。惑。不。解。矣。

南雷文定

卷之二

十

阿育王寺舍利記

過木冰記

歲在壬午余與聯木澤望入西蜀自雲寶返至過雲  
霧濤洶湧蒸滿山谷雲亂不飛瀑危弗落遐路窮然  
夜行撒燭霧露沾衣嵐寒折骨相視魂氣呼嗟咽續  
忽爾冥霽地表雲歛天末萬物改觀浩然目奪小草  
珠圓長條玉潔瓏巖挿於幽篁縹緲綴於蘿園琤琮  
俯仰金奏石搏雖一葉一莖之微亦莫不冰纏而霧  
結余貽睎而嘆曰此非所謂木冰乎春秋書之五行  
志之奈何當吾地而有此異也言未卒有居僧笑於  
傍曰是奚足異山中苦寒纔入冬月風起雲落即凍

南雷文定

卷之二

三

前集

洛飄山以故霜雪常積也蓋其地當萬山之中鬱塵  
沸響局竊人間邨煙佛照無殊陰火之潛故爲愆陽  
之所不入去平原一萬人千丈剛風疾輪侵轢心骨  
南箕哆口飛廉弭節土囊大隧所在而是故爲勃鬱  
煩冤之所不散溪回壑轉蛟螭蟄蟄山鬼窮窅腥風  
之衝動震瀑之敲盪天呵地吼陰崖沍穴聚雹堆冰  
故爲哀冥之所長駕羣峯灌頂北斗墮脇藜蘆臭蔚  
雖焦原竭澤巫吁魃舞常如夜行秋爽故爲騰靈之  
所割匿且其怪松人楓巖石匿草碎碑埋碑枯齒  
骨皆足以與吐雲雨而僊宮神治山岳炳靈高僧懸

記。白。鳥。木。客。皆。舉。幽。淡。其。氣。皆。歛。而。不。揚。故。恒。寒。而。  
無。炎。余。乃。習。然。曰。嗟。乎。同。一。寒。暑。有。不。聽。命。於。造化。  
之。道。同。一。通。或。有。無。關。於。吉凶。之。占。居。其。間。者。亦。  
豈。無。凌。峯。掘。藥。高。言。時。行。無。與。於。人世。治。亂。之。數。者。  
乎。余。方。齟。齬。世。度。將。欲。過。而。問。之。

石門孫爽喜讀此文書之便面庚戌七月二十五  
日燈下重寫一過念亡友下世已二十二年棺和  
出土乾科颯颯知己之淚能不泫然

南雷文定

卷之二

三

前集



念祖堂記

吳門周子潛不見者十餘年矣。丁巳中秋得其一札。乃爲姜子學在求念祖堂記。念祖堂者。鄉墅先生之居也。先生家萊陽。寓吳門。不忘其本。故名堂以識之。昔周元公以營道之濂溪。識於匡廬。朱文公以婺源之紫陽。識於崇安。其義一也。然而先生則異於是。當崇禎壬午。小人造爲二十四氣之謠。中傷善類。教宗入其說。戒諭言官。謂言官論事各有所爲。不出公忠。先生言言官不能必其無私。然皇上不可以此厭薄言官。皇上所云代人規卹。爲人出脫。何所聞之。豈

南雷文定

卷之二

古

前集

於章奏知之耶。抑懸揣得之乎。願勿以委巷之言。搖惑聖聰。上大怒下之詔。獄密詔令。金吾賜盡。金吾漏言。吾夫子面諍於上。上畏清議。止前詔。杖先生百。淹留刑部獄。一載餘。甲申二月。遣戍宣州。衛未踰月。而京師陷。先生不敢以桑海之故。弁髦君命。終身不返。故居卒塋於敬亭。君子曰。可謂仁之盡義之至也。夫國破君亡。是非榮辱已爲昨夢。先生猶經經不變。自常人言之。未有不以爲迂者也。試探之於義。朝廷無放赦之文。臣子營歸田之計。謂之不違。辭乎。故升菴及於成所。勢所不得不然。先生塋於戍所。勢可以不

然而義所不得不然者也。古人作事未嘗舛舛。蘇武十九年而返。奉太牢。謁武帝。園廟樂布。從還奏事。彭越頭下而後使事告終。先生下定宣城而後戍事告終。豈以幽明有間也。是之謂義。至南齊華寶父戍長安。寶年入歲。臨別。謂寶曰。我還當爲汝上頭長安。既陷。父不得還。寶年七十。不婚。冠戎。問之。輒號慟。曰。殺宗不過葬。必召用先生。殺宗之不得召。用先生。猶寶父之不得爲寶上頭也。寶思父而終不忍。上頭先生思主而忍。楚戍所乎。是之謂仁。盡若以爲先生念其故居而已。枌社春秋。何所阻。隔行李。往來無人牽挽。棲棲旅人。似有簡書之畏者。蓋安故居則不能安此心。安此心則不能安故居。徘徊兩岐之間。先生之念亦苦矣。寧與周朱可同論乎。斯堂也。爲文文肅歌哭之所。文肅之後。廢爲馬廐。馬廐之後。關自先生文肅爲鳥程所忌。先生爲陽羨所陷。亡國之戚。兩相與有力焉。天下之興亡。係於一堂。余昔調文肅兩至其地。曲池怪石。低回欣賞。不知其可悲如是也。

南雷文定

卷之二

古

前集



答劉伯繩問律呂

漢志曰黃鐘爲宮則太簇姑洗林鐘南呂皆以正聲應無有忽微不復與他律爲役者同心一統之義也非黃鐘而它律雖當其月自宮者則其應和之律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此黃鐘至宋諱無與金也。問朱子著此條在變律下蔡元定著此條在八十四聲圖下有異同否

十二律旋相爲宮其下所應之聲卽謂之役凡受役者其律必短於主律主律卽爲宮之律也黃鐘長九寸長之至也故當其爲宮之時所應六律皆短於黃鐘故用正

南雷文定

卷之三

三

聲而不用半聲及蕤賓大呂夷則夾鍾無射仲呂六者爲宮之時七聲不備則黃鐘不得不受役而黃鐘實長於諸律故不得不有變律變律又長故不得不有變律之半所謂不與他律爲役也朱子著在變律者以明律不得不變之故蔡元定著在八十四聲者以明十一月黃鐘宮下無他律之聲其義一也然班孟堅之意則不然黃鐘正律雖長其半律甚短則蕤賓以下獨不可用乎安見黃鐘之不爲他律役也蓋十二律之實其零分皆偶獨黃鐘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爲奇半之則入萬八千五百七十三餘一餘

一不可半也。是黃鐘有正聲而無半聲既無半聲可用此黃鐘之不役於他律也若止以管長不受役爲言於義有所未盡矣

問空積忽微

蔡元定謂黃鐘爲宮所用七聲皆正律無空積忽微自林鐘而下則有半聲自蕤賓而下則有變律皆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蓋以半聲變律奇零不齊便謂之忽微也然亦非班氏之意所謂空積者空圍所容之積實也管長一分圍容九分故每寸八十一分班氏謂黃鐘爲宮則太簇姑洗林鐘南呂無有忽微蓋

南雷文定

卷之三

四

班氏十二宮止五聲而去變宮變徵黃鐘長九寸積七百二十九分新書積八百一十一分太簇長八寸積六百四十八分姑洗長七寸一分積五百七十六分林鐘長六寸積四百八十六分南呂長五寸三分積四百三十二分故空積無忽微也至應鍾長四寸六分六釐其四寸六分之積三百七十八分其六釐之積便奇零而爲忽微矣以下皆然故他律爲宮皆有忽微也若加二變爲七聲則黃鐘之用及於應鍾蕤賓雖黃鐘爲宮其空積亦未嘗無忽微也蔡氏未之審而妄引班氏以證已說非也



問史記生鐘術曰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  
置一而九三之以爲法實如法得一凡得九寸命  
曰黃鐘之宮故曰音始於宮窮於角數始於一終  
於十成於三氣如於冬至周而復生

按索隱以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爲數錯邢雲路  
云卽是上文聲律數太族八寸爲商洗姑七寸爲羽  
林鐘六寸爲角南呂五寸爲徵黃鐘九寸爲宮其曰  
宮五徵九誤字也愚意以爲羽一徵二角三商四宮  
五者其大小之序而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者其  
相生之序也角生徵五徵生宮九雲路謂誤字  
者是也置一而九三之者置子一而三之爲丑再三  
之爲卯二十七如是者九爲酉之一萬九千六百八  
十三乃寸法也實者十二律之實在新書第四滿寸法得  
一寸黃鐘之實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凡爲一萬  
九千六百八十三者九故得九寸他律不滿寸法之  
實則以分法釐法毫法絲法收之

問上下相生以仲呂謂變律耶正律耶

通典相生爲十二變律變律又爲十二半律合之於  
正凡四十八聲也蔡氏以旋宮至仲呂而止仲呂之  
七聲既備則其下無所用故變律止於應鐘雖曰應

鐘之實以三分之又不可盡一算數不可行此就蔡氏  
自立之法言之其實應鐘以下皆有變律也

問五聲二變與變律先後次序

蔡氏五聲二變次變律之後朱子則先七聲而後變  
律愚意以變卽正之參差不齊者正變一時俱有非  
借變以通正之窮若變律居七聲之後非自然之法  
象矣

問新書曰律當變者有六置一而六三之得七百  
二十九

置一而六三之者置子一而三之爲丑又三之爲寅

九如是以至於午得七百二十九其爲三之者凡六  
此史遷置一而九三之之例變聲章置一而兩三之  
得九亦同也其言律當變者有六故三之凡六則未  
必然蓋蔡氏之用變律雖止於六其實變律有十二  
也然置一六三之法亦所不必仍照正律之法四其  
實以生黃鐘變律倍其實以生林鐘乃爲當耳

問應鐘變律之實九萬二千五百十六何以又云六  
千七百一十萬八千八百六十四也

未曾以七百二十九歸之則爲下數置下數以七百  
二十九爲一算則得上數也所餘四十爲小分



問變律

變聲之說見於國語變律則京房以仲呂生乾始演  
爲六十律公孫崇則上從黃鐘其說皆未甚協惟杜  
佑爲當然杜佑之變十二蔡元定之變六變律之中  
又有二說也其實古之旋宮止於五聲自夷則而下  
爲宮者卽用正律之半禮運之疏更無變律

答張爾公論茅鹿門批評八家書

鹿門八家之選其旨大畧本之荆川道思然其間點  
句抹多不得要領故有腴理脉絡處不標白而獨點  
漫施之字句之間者與世俗差強不逮至其批評謬  
處姑舉一二如昌黎張中丞傳後序云不敢雷萬春  
事首尾與南霽雲乞救賀蘭兩不相蒙而鹿門以爲  
雷萬春疑當作南霽雲若乞救之事照應此句以補  
李翰之不載則非矣曹成王碑以爲穿鑿生割爲昌  
黎之務去陳言豈昌黎之文從字順者猶有陳言之  
未去乎蓋不知昌黎之所謂陳言者庸俗之議論也

豈在字句哉羅池廟碑謂其不載柳州德政載其成  
而爲神一節似狎而少莊按碑中所載民業有經以  
下德政可謂至矣豈必如俗文之件繫毛舉然後謂  
之莊耶孔司勛誌前夫人從葬舅姑兆次卜人曰今  
茲歲未可以耐從卜人言不耐鹿門云按附誌前夫  
人所以不及耐葬舅姑兆次之故而不詳與司勛令  
葬處不可曉誌言前夫人已耐葬舅姑兆次今欲遷  
葬與司勛合而卜人不可故不合葬本自明曉不知  
鹿門如何讀也孟貞曜誌愈走位哭且召張籍會哭  
諸嘗與往來者咸來哭弔韓氏按檀弓伯高之赴孔

○曰○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  
○故○東○野○之○喪○昌○黎○立○位○於○家○共○嘗○與○往○來○者○哭○於○  
○韓○氏○也○鹿○門○云○韓○氏○不○知○何○人○豈○不○知○此○禮○耶○  
○貶○後○諸○書○鹿○門○謂○蘇○子○瞻○安○置○海○外○時○詩○文○殊○自○曠○  
○達○蓋○由○子○瞻○淡○悟○禪○宗○故○獨○超○脫○較○子○厚○相○隔○數○倍○  
○蓋○子○瞻○之○謫○爲○奸○邪○所○忌○而○子○厚○之○謫○人○且○目○之○爲○  
○奸○邪○心○事○不○自○出○語○悽○愴○其○所○處○與○子○瞻○異○也○若○論○  
○禪○宗○子○厚○未○必○讓○於○子○瞻○耳○與○顧○十○郎○書○子○厚○爲○顧○  
○少○連○所○取○士○十○郎○乃○少○連○子○也○於○座○主○之○門○故○稱○門○  
○生○書○中○顯○贈○榮○謚○揚○於○天○官○敷○於○天○下○已○明○言○少○連○  
○之○歟○而○鹿○門○云○其○書○似○非○對○座○主○之○言○是○尙○疑○十○郎○  
○爲○座○主○也○歐○公○謂○正○統○有○時○而○絕○此○是○確○論○鹿○門○特○  
○以○爲○諒○之○在○天○下○未○嘗○絕○也○如○此○必○增○多○少○附○會○正○  
○統○之○說○所○以○愈○不○明○也○鹿○門○謂○江○都○幾○文○不○傳○當○非○  
○其○文○之○至○者○而○歐○陽○公○片○之○只○道○其○故○舊○別○落○之○意○  
○隱○然○可○見○按○序○中○言○其○學○問○通○博○文○辭○雅○正○淡○粹○而○  
○論○議○多○所○發○明○詩○尤○清○澹○閑○肆○可○喜○許○之○亦○云○至○矣○  
○如○尹○師○魯○之○文○歐○公○只○稱○簡○而○有○法○亦○可○云○非○其○文○  
○之○至○者○乎○薛○簡○肅○初○舉○進○士○爲○州○第○一○讓○其○里○人○王○  
○殿○而○居○其○次○鹿○門○云○宋○制○舉○進○士○何○以○得○讓○宋○制○解○

南雷文定書

卷之三

九

○試○雖○有○主○文○考○校○然○尙○有○鄉○舉○里○選○之○意○故○得○自○相○  
○推○讓○凡○舉○子○皆○謂○之○進○士○其○中○殷○試○者○謂○之○及○第○出○  
○身○鹿○門○不○知○宋○制○而○以○今○制○賜○進○士○者○當○之○故○有○此○  
○疑○蘇○子○美○誌○其○妻○於○文○集○則○曰○吾○夫○屈○於○生○猶○可○伸○  
○於○歿○於○葬○則○曰○吾○夫○屈○於○人○間○猶○可○伸○於○地○下○皆○有○  
○著○落○句○同○而○意○異○鹿○門○云○迭○此○二○句○歐○公○稱○筆○而○少○  
○遺○處○不○如○仍○前○二○句○且○綴○之○曰○歿○而○非○歐○君○者○銘○其○  
○墓○則○無○以○慰○其○生○之○交○也○信○如○此○則○俗○筆○矣○語○矣○張○  
○谷○恭○表○歷○官○河○南○主○簿○蘇○州○觀○察○推○官○開○封○府○士○曹○  
○參○軍○遷○著○作○佐○郎○知○陽○武○縣○通○判○眉○州○累○遷○屯○田○員○  
○外○郎○復○知○陽○武○縣○鹿○門○云○宋○制○以○觀○察○推○官○徙○參○軍○  
○而○知○陽○武○縣○又○以○通○判○眉○州○入○爲○員○外○郎○而○復○知○陽○  
○武○可○見○當○時○重○令○職○如○此○按○宋○制○未○改○京○朝○官○謂○之○  
○縣○令○已○改○京○朝○官○方○謂○之○知○某○縣○張○谷○初○知○陽○武○其○  
○京○朝○官○是○著○作○佐○郎○再○知○陽○武○其○京○朝○官○是○屯○田○員○  
○外○郎○知○縣○雖○同○而○京○朝○官○之○崇○卑○則○異○俱○未○嘗○入○朝○  
○也○鹿○門○不○明○宋○制○耳○孫○之○翰○誌○初○舉○進○士○天○聖○五○年○  
○得○同○學○究○出○身○八○年○再○舉○進○士○及○第○鹿○門○云○宋○舉○進○  
○士○者○再○按○之○翰○初○舉○進○士○不○及○第○再○舉○方○得○及○第○未○  
○嘗○再○也○學○究○出○身○非○進○士○之○第○耳○荆○公○伯○夷○論○以○不○

南雷文定書

卷之三

十

十

食周粟爲証識力非泥俗可及鹿門云論信夷處未  
是千年隻眼彼之雷同子長者豈皆隻眼乎至其去  
取之間大文當入小文可去者尙不勝數也觀荆川  
與鹿門論文書底蘊已自和盤托出而鹿門一生僅  
得其轉行波瀾而已所謂精神不可磨滅者未之有  
得緣鹿門但學文章於經史之功甚疎故只小小結  
果其批評又何足道乎不知者遂與荆川道思益稱  
非其本色矣

答陳士業論孔子生卒書

宋景濂作孔子生卒歲月辯其生主公年穀梁氏在  
襄公二十一年已酉十月庚子卽今十月二十一日  
也其卒主左氏在京公十六年壬戌四月乙丑卽今  
四月十八日也以爲三家去孔子甚遠漢以後之儒  
無徵焉言甚核而辯然以某攷之則又不能無疑蓋  
左氏哀公十有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此出於門  
弟子所書歲月無可復疑矣由是而上推至襄公二  
十二年庚戌爲七十三歲孔子之年七十三不特見  
於史記家語之終記曰寢疾七日而終時年七十三

矣杜預左註亦云七十三孔子家譜祖庭記無不皆  
然使七十三之年而信則孔子之生年其在庚戌亦  
可無疑也公穀二家之說豈能盡抹諸家乎公穀之  
謂二十一年者安知非周靈王二十一年誤書爲襄  
乎蓋襄二十二年卽周靈王之二十一年也至於生  
之月日左傳無文穀梁氏則書冬十月庚子孔子生  
公羊氏則書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陸德明釋公羊  
云庚子孔子生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二  
本作十一月庚子又本無此句蓋經文庚辰朔則庚  
子在二十一日若十一月則已酉朔其距庚子五十

有○二○日○十○一○月○無○庚○子○則○知○有○此○句○者○之○爲○誤○本○也○  
 某○以○曆○法○推○之○襄○二○十○一○年○中○積○六○十○六○萬○九○千○一○  
 百○二○十○七○日○五○十○五○刻○冬○至○四○十○七○日○五○。○二○四○閏○  
 餘○二○十○五○日○七○三○四○六○其○年○有○閏○故○子○月○甲○寅○朔○丑○  
 月○甲○申○朔○寅○月○癸○丑○朔○卯○月○癸○未○朔○辰○月○壬○子○朔○巳○  
 月○壬○午○朔○午○月○辛○亥○朔○未○月○辛○巳○朔○申○月○庚○辰○朔○酉○  
 月○庚○辰○朔○戌○月○巳○酉○朔○亥○月○巳○卯○朔○子○二十二年中  
 積○六○十○六○萬○八○千○七○百○六○十○二○日○三○十○一○刻○冬○至○五○  
 十○二○日○七○四○四○九○閏○餘○七○日○七○一○子○月○巳○酉○朔○丑○月○  
 戊○寅○朔○寅○月○戊○申○朔○卯○月○丁○丑○朔○辰○月○丁○未○朔○巳○月○  
 丙○子○朔○午○月○丙○午○朔○未○月○乙○亥○朔○申○月○乙○巳○朔○酉○月○  
 甲○戌○朔○戌○月○甲○辰○朔○亥○月○癸○酉○朔○若○不○從○公○穀○以○家○  
 語○史○記○爲○準○則○孔○子○之○生○在○二○十○二○年○酉○月○自○甲○戌○  
 推○至○庚○子○爲○二○十○七○日○故○羅○泌○以○爲○八○月○二○十○七○日○  
 是○也○景○濂○謂○三○代○雖○異○建○而○月○未○嘗○改○某○按○襄○二○十○  
 一○年○經○文○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  
 有○食○之○夫○九○月○庚○戌○朔○者○建○申○之○月○也○十○月○庚○辰○朔○  
 者○建○酉○之○月○也○若○周○不○改○月○則○九○月○爲○巳○酉○朔○十○月○  
 爲○巳○卯○朔○而○庚○戌○庚○辰○爲○七○月○八○月○之○朔○是○與○經○文○  
 大○悖○矣○景○濂○能○不○信○諸○經○乎○家○語○史○記○載○孔○子○第○子○

南雷文定書卷之三

三

南雷文定書卷之三

年○歲○皆○以○孔○子○爲○的○若○孔○子○不○生○庚○戌○則○第○子○之○年○  
 無○一○足○憑○矣○如○顏○子○少○孔○子○三○十○歲○二○十○九○而○髮○自○  
 三○十○二○而○死○是○顏○子○死○時○孔○子○年○六○十○二○也○哀○公○六○  
 年○吳○伐○陳○楚○救○陳○孔○子○絕○糧○猶○有○顏○子○問○答○計○顏○子○  
 卽○卒○於○是○年○蓋○自○襄○二○十○二○年○至○哀○公○六○年○孔○子○六○十○  
 二○歲○也○若○生○於○襄○二○十○一○年○則○孔○子○六○十○三○矣○顏○子○  
 少○三○十○歲○及○三○十○二○而○死○皆○不○可○信○也○故○景○濂○欲○伸○  
 公○穀○則○必○盡○廢○諸○家○無○乃○過○數○

南雷文定書卷之三

古

南雷文定書卷之三



答劉伯宗問朱子壺說書

投壺經言壺頸修七寸腹修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鄭注腹容斗五升三分益一則爲二斗積三百二十四寸算法方一寸高六寸二分爲一升方一寸高一百六十二寸爲一斗故二斗得積三百二十四寸以腹修五寸約之所得五寸約之者於五寸百二十四寸之積五分之二求其圓周得二尺七寸一分得積六十四寸八分有奇是爲腹徑九寸有餘也以圓求方須三分加一分每十分有二十一寸六分加一分于六十四寸八分之中共八十六寸四分是一寸方積之數以方積開之九九八十一則一百有九寸四分是方徑九寸六寸強又以方求圓四分去一是爲圓周二尺七寸有奇則三則徑一故按鄭氏此說皆整數二斗之積腹徑九寸有餘也

南雷文定

卷之三

圭

前集

也然以二斗之積四分去一則與經文斗五升合矣故朱子欲去二斗虛加之數是也其實斗五升之積爲二百四十三寸以腹修五寸約之五取一焉得四十八寸六分即圓積也圓積求徑三歸四因開方之是爲腹徑八寸四釐有奇圓積求周十二因開方之是爲圓周二尺四寸一分四釐有奇若鄭氏三分益一以爲二斗方積六十四寸八分既有虛加之數則常用圓田法即以六十四寸八分者開方之徑得八寸四釐奇三因於徑周得二尺四寸一四亦如前法朱子以積求徑之法謂廣六十四寸八分此六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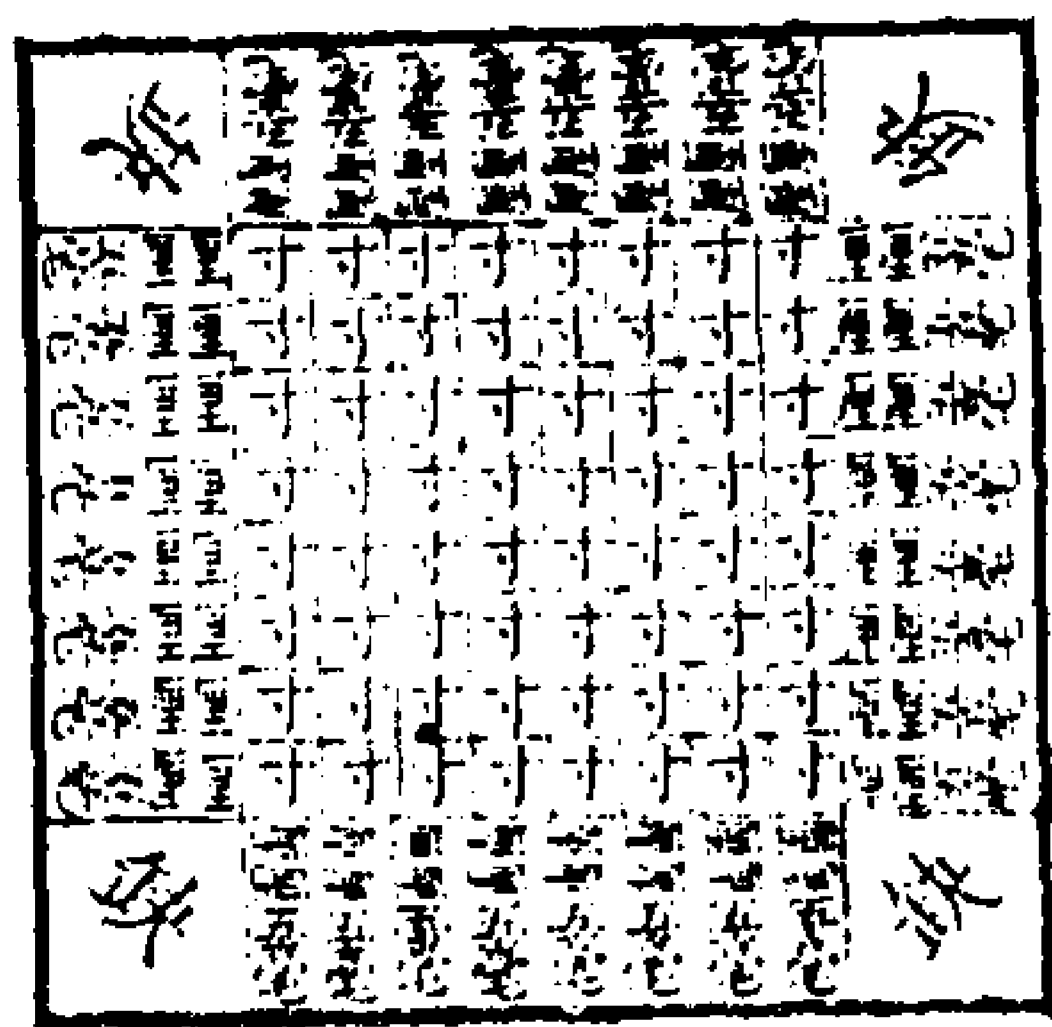
寸者自爲正方又取其八分者割裂而加於正方之外則四面各得二釐五毫之數徑爲八寸五釐此則朱子不明算法而不自知其誤也夫正方六十四寸則一面得八寸試割二分加之每寸得二釐五毫四面皆然則八分者無餘矣而四角各缺方二釐五毫將何以補之哉故開方之術中間正方謂之方法正方之外割裂而加之者謂之廉法補之於角者謂之隅法有廉則必有隅朱子所言有廉而無隅零星補湊愈密而愈疏矣是故六十四寸八分開方八寸四釐有奇而不可以爲八寸五釐也今爲圖如左

南雷文定

卷之三

六

前集



答汪魏美問濟洞兩宗爭端書

大鑑之後爲南岳青原南岳傳馬祖馬祖傳百丈百丈傳爲山此爲仰宗所由起也百丈又傳黃檗黃檗傳臨濟此臨濟宗所由起也青原傳石頭石頭傳藥山藥山傳雲巖雲巖傳洞山此曹洞宗所由起也石頭又傳天皇天皇傳龍潭龍潭傳德山德山傳雪峯雪峯傳雲門此雲門宗所由起也雪峯又傳玄沙玄沙傳羅漢羅漢傳法眼此法眼宗所由起也故五家宗派出自南岳者二出自青原者三今爲仰雲門法眼三宗俱絕存者惟臨濟曹洞耳近濟宗依五燈會

南雷文定

卷之三

七

南雷文定

元附註謂有兩天皇道悟石頭所傳者之天皇不再傳而絕其出爲雲門法眼之天皇則馬祖所傳者於是南岳得四宗青原僅一宗以此而分優劣至兩家聚訟不已常謂昔之學佛者自立門戶者也今之學佛者倚傍門戶者也自立門戶者如子孫不藉先人之業亦手可以起家倚傍門戶者如奴僕占風望氣必較量主者之炎涼雲門法眼其宗既絕猶過去之高門巨族也吹已冷之燄爲掃室布席之光則郭崇韜哭子儀之墓又何怪乎故兩家是非不必爲之辯第兩家辯詞可爲嗟嘆會元附註以丘玄素天王碑

證雲法二宗出於南岳以符教天皇碑證青原之天皇一傳而絕兩家指爲僞碑以爲玄素使相何得姓名不見唐史疑爲烏有按歐陽公集古錄跋尾神女廟詩李吉甫丘玄素李貽孫敬寫作佛者空疎之腹豈可妄談載籍符載碑文載在贊寧高僧傳中其末云此丘慧真文貢等禪子幽閑皆入室得悟之者或繼坐道場或分枝化導所謂禪子幽閑者即指慧真文貢等而言言其情性幽閑也附註改爲法嗣三人曰慧真曰文貢曰幽閑以贊辭扭作人名爲附註者文理尙未通也權文公馬祖道一塔銘見文苑英華後列沙門慧海智藏竊英志賢智通道悟懷暉惟寬智廣崇泰惠雲等洞家疑附註引此爲虛誕之辭信如此言不知在唐還有權德輿否黃元公因丘碑所載節使拋水事與南泉下曇照雷同疑碑爲好事者所撰然碑文詳而會元首尾脫落是會元襲碑文非碑文襲會元也總之釋氏講張爲幻火發火息碑文又寧足信乎

南雷文定

卷之三

七

南雷文定

答宋康流論歷代甲子書

按歷代甲子自魯隱公元年己未以下載籍皆可考據無有異同乃自隱公以上其說不能歸一然準之曆算如武王克商周公營洛成王顧命三者得其時日則是非不難辨矣故授時伐紂以至春秋一從漢志漢志魯世家魯公伯禽四十六年考公四年煬公六十年幽公十四年微史記作魏公五十年厲公三十七年獻公五十年慎公三十年武公二年懿公九年伯御十一年孝公二十七年惠公四十六年凡伯禽至惠公三百八十六年伯禽以成王元年癸巳歲即位

南雷文定

卷之三

九

前集

至康王十六年戊寅歲薨惠公以平王三年癸酉歲即位至平王四十八年戊午歲薨中間所歷甲子自第二十八而上羸三十一歲自第三十三而下縮五歲由成王上推周公攝政七年武王克殷後七年而弱故伐紂之歲斷以爲己卯也而史記魯世家伯禽四十六年考公四年煬公六年幽公十四年魏公五十年厲公三十七年獻公三十二年懿公三十年武公九年懿公九年伯御十一年孝公二十七年惠公四十六年凡三百二十一年較漢志差六十五年以惠公末年戊午上推戊午當平王四十八年則伯禽

元年在第二十八甲子下戊戌歲也戊戌爲成王元年由成王上推周公攝政七年封禪書曰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崩在庚寅歲故伐紂之年爲戊子也如此則銷却一甲子第二十八卽第二十七矣竹書紀年成王丁酉歲卽位在位三十七年康王二十六年昭王十九年穆王五十五年共王十二年懿王二十五年孝王九年夷王八年厲王二十六年宣王四十六年幽王十一年平王四十八年惠公卒凡三百二十二年與史記魯世家先一年以伐紂在庚寅較史記後二年此記事稍有參差其甲子大畧相同也

南雷文定

卷之三

十

前集

同也黃石參先生主張史記以爲武王克殷戊子歲用授時四分校之戊子歲周正月癸卯合朔甲寅冬至以某按之又未必然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甲子昧爽會于牧野泰誓又曰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左氏外傳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據石參以癸卯爲正月朔則壬辰癸巳爲前月十九二十日矣經何以言一月也癸卯朔則癸亥爲月內之二十一日矣外傳何以言二月也信漢志不如信史記信史記又不如信經文也石參又以月



旁灰魄在望後生魄在望前謂王辰是十六日非朔  
二日夫經言壬辰是一月又言戊午亦一月壬辰與  
戊午相距二十七日若旁灰魄在望後是月寧復有  
戊午哉又武成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丁  
未祀于周廟越三月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既生魄庶  
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觀其序生魄于生明之後  
則生魄之爲望後明矣生魄既在望後則灰魄之爲  
望前亦明矣若以授時步戊子歲距至元辛巳二千  
三百二十三年中積八十五萬二千一百一十四日  
八千五百二十四分冬至甲子經朔癸丑與石參所  
言無一合者則武王伐紂之必非戊子也當從班氏  
以己卯爲準而後春秋以上之時日始可得耳黃帝  
元年  
爲第一甲子至周康王爲第三十三甲子  
入甲子周幽王爲第三十三甲子

南雷文定

卷之三

主

前集

答范國雯問輪春山律曆

戊午

示楚都督春山書其言誇大自來儒者無不譏彈而  
自以律曆爲經學謂帝王曆數真傳夫律曆固儒者  
之能事以司馬子長之學尙曰文史星曆近乎卜祝  
之間春山而能發前人所未發亦不必張皇如是  
皇甫持正言風教偷薄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  
籍爲老兵矣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爲罪  
人矣至於近口妄子以罵相高廟庭諸子直叱姓名  
等之僕隸阮籍宋玉何敢望罵春山不幸而類是夫  
既而反覆其書則不免爲東告東方朔西告西方朔

南雷文定

卷之三

主

前集

之談矣按復臨泰大壯夬乾垢遯否觀剝坤十二卦  
名爲辟卦以配十二月始於漢之京房然未嘗以之  
言律呂也明李文利主黃鐘三寸九分之說其十二  
月律呂卦氣圖始用辟卦配之然未嘗用其陽九陰  
六之數以爲律管之長短春山見十一月復卦其陰  
陽之數偶與三寸九分相合遂將各卦陰陽之數一  
例配去以爲律管之長短出于是姑無論其他如十  
一月復卦與九月剝卦同是一陽五陰則黃鐘無射  
同是三寸九分十二月臨卦與八月觀卦同是二陽  
四陰則大呂南呂同是四寸二分正月泰卦與七月



否卦同是三陰三陽則大簇夷則謂是四寸五分二  
月大壯與六月遯卦同是二陰四陽則夾鐘林鐘同  
是四寸八分三月夬卦與五月姤卦同是二陰五陽  
則姑洗蕤賓同是五寸一分合四月乾之仲呂五寸  
四分十月坤之應鐘三寸六分只有之律更無十二  
律且同是三寸九分何以知其爲黃鐘爲無射耶同  
是四寸二分何以知其爲大呂爲南呂耶同是四寸  
五分何以知其爲太簇爲夷則耶同是四寸八分何  
以知其爲夾鐘爲林鐘耶同是五寸一分何以知其  
爲姑洗爲蕤賓耶豈律呂之長短只位級上開譚無

南雷文定

卷之三

書

樂

與於聲音之用耶此等卽卽伶知其不可而欲與蔡  
元定爭是非乎春山又以十二辟卦分晝夜之長短  
晝十二卦夜十二卦建子晝復夜姤建丑晝臨夜遯  
建寅晝泰夜否建卯晝壯夜觀建辰晝夬夜剝建巳  
晝乾夜坤建午晝姤夜復建未晝遯夜臨建申晝否  
夜泰建酉晝觀夜壯建戌晝剝夜夬建亥晝坤夜乾  
以一晝爲一時晝夜綰定各六時陽晝一時得九刻  
陰晝一時得六刻以爲刻有長短時無遷移也夫晝  
夜之分於日之出入日行天上在寅位爲寅時在  
卯位爲卯時在辰在巳在午在未在申在酉皆然信

如春山之說將日遇陽晝而行遲遇陰晝而行疾乎  
抑行無遲疾陽晝則在未亦可謂之午陰晝則在午  
亦可謂之未乎午者晝之中也子者夜之中也春山

以寅至未六時爲晝申至丑六時爲夜則晝之中在  
辰巳之交夜之中在戌亥之交而午當桑榆之影子  
當雞鳴之候矣晝之上半下半夜之上半下半必相  
等也值泰卦則上半二十七刻下半一十八刻值否  
卦則上半一十八刻下半二十七刻相去三分之一  
果天行而如此孰不驚駭乎且日之短夜之長極於  
子月子月晝三十九刻夜五十一刻亥月晝三十六

南雷文定

卷之三

書

樂

刻夜五十四刻日之永夜之短極於午月午月晝五  
十一刻夜三十九刻巳月晝五十四刻夜三十六刻  
是日之長至短至無不倒置也以卦晝定晝夜長短  
必不可通矣堯之建寅於堯典見之經文彰明不比  
他書可以附會於仲春日日中其爲春分無疑也於  
仲夏日日永其爲夏至無疑也於仲秋日日宵中其爲  
秋分無疑也於仲冬日日短其爲冬至無疑也春山  
假妄之談謂堯建丑仲春是寅月仲秋是申月日中  
宵中非晝夜分寅之辟卦爲泰申之辟卦爲否其陰  
陽分於上下也仲夏是巳月日永非夏至日長巳之

辟卦爲乾律管長也仲冬是亥月日短非冬至日短  
亥之辟卦爲坤律管短也舍明明可據之天象附會  
漢儒所不敢附會者亦心勞而術拙矣鳥火虛昴四  
星之昏見南方者此是曆家測天要術後來歲差皆  
驗於此春山未嘗學曆遂言爲寅申巳亥月望所次  
之舍彼妄言之以爲數千年之上無人可以對會不  
知明曆者把算歷然堯時春分日躔在昴入於酉地  
則星宿當午夏至日躔在星入於酉地則房心當午  
秋分日躔在房入於酉地則虛宿當午冬至日躔在  
虛入於酉地則昴宿當午堯典之分四仲纖毫不紊

南雷文定 卷之三 前集

自堯至今已退將五十度分至之日躔既變中星亦  
從而變春分日在壁昏之當午者爲井矣夏至日在  
參昏之當午者爲角矣秋分日在翼昏之當午者爲  
斗矣冬至日在箕昏之當午者爲室矣是故有歲差  
而後見天地之變化若萬古如斯田僅街卒俱可談  
天矣春山謂寅巳中亥之月望夜觀月實次鳥火虛  
昴四星故於堯典卯午酉子月之中星與之相符不  
難改中星爲月度四仲爲四孟以譏歲差不知堯時  
寅月望夜日在奎月離於角未嘗次鳥也巳月望夜  
日在井月離於斗未嘗次火也申月望夜日在軫月

離於壁未嘗次虛也亥月望夜日在箕月離於參未  
嘗次昴也就如其言改中星爲月度四仲爲四孟亦  
無一合也月令者呂氏春秋十二紀之首後人刪合  
爲之鄭氏云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故以爲秦  
曆也以寅爲歲首觀其下文自明不容更生別解而  
春山妄爲周公建子之書其奈七十二候不可抹殺  
則改置仲冬之候於孟春之下季冬之候於仲春之  
下次第改盡遷就已意以張公之帽冒李公之首至  
以春夏秋冬之月解作星月之月日在某宿爲上弦  
昏中爲望旦中爲下弦矯強不顧文理未有甚於此

南雷文定 卷之三 前集

者也蓋中星以日躔爲主日在酉地某宿則中星隔  
三宮而東日在卯位某宿則中星隔三宮而西漢三  
統曆與秦曆相近三統建寅云正月中日在室十四  
度二月節日在奎五度三月節日在胃七度四月節  
日在畢上二度五月五日在井十六度六月節日在  
柳九度七月中日在翼十五度八月中日在角十度  
九月中日在房五度十月節日在尾十度大雪日在  
斗十二度小寒日在癸女八度此與秦曆無毫髮之  
異豈三統亦建子乎漢冬至日在牛初度今冬至日  
在箕三度日躔已退三十餘度則中星亦退三十餘

度矣姑就春山之言以周桓王三年甲子丑月算之  
上弦日躔婺女二度是時月距日九十度應離於胃  
望日躔婺女九度是時月距日一百八十度應離於  
張下弦日躔虛五度是時月距日二百七十度應離  
於氏則春山謂丑月上弦月在奎望在井下弦在斗  
者無一合也舉此一月餘月可類推其謬矣月每日  
平行十三度三十六分八十七秒半弦策七日三十  
八刻二十六分四十八秒以平行乘弦策得九十八  
度六十九分六十八秒故自上弦至望自望至下弦  
月之行度皆以九十八度零爲準是三宮有餘也姑  
以孟春首條言之營室至參不及三宮參至尾五宮  
有餘自一弦策其行度安得相懸如此亦舉此月以  
類餘月春山之妄直不滿明者之一笑也

南雷文定書

卷之三

主

南雷集

南雷文定卷四

遼陽新治荆較訂

答萬克宗質疑書

壬子

讀質疑二篇吾兄經術繭絲牛毛用心如此不僅當  
今無與絕塵卽在先儒亦豈易得誠不意款學寡聞  
之夫得相抵掌聊述所聞以廣來意兄疑今之二十  
四氣以配周正則相戾而不合此二十四名者古之  
所無是也蓋今之二十四氣所以網定七十二候故  
每氣三候然就而論之自二至二分四立之外十有  
六氣之名義固無殊於七十二候是以比肩者而加  
乎其上也不可明矣左氏曰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  
使十六者與分至啓閉同列則必書十六者之雲物  
矣不應左氏獨遺之也此古者無二十四名之一證  
也卽古之啓閉亦只以朔日爲斷不更於朔日之外  
別有四立之名何以明之左氏外傳曰先時九日太  
史告稷曰自今至於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弗震  
弗渝朕其滿膏穀乃不殖按先時註云先立春日也  
初吉朔日也自今至於初吉自先時至於立春也則  
初吉之爲立春明矣以上文農祥晨正日月底於天  
廟言之則是寅月之朔日皆謂之立春也若另有立

南雷文定書

卷之四

一

南雷集

春之日則當言自今至於立春矣不意竟以初吉言也舉春而夏秋冬一例也是時各國皆有私曆其法不一管仲三卯三暑三寒之令齊曆也呂氏春秋月令未行之秦曆也汲冢周書時訓解魏曆也雖然見於傳記不知者遂以爲周時所通行耳兄言周之分至未嘗繫之以時獨大司樂有冬至夏至夏至之名而疑周官之爲僞書是也僞周官者先儒多有之林孝存以爲末世竇亂不驗之書何休以爲六國陰謀之書然未有得其左證明顯如兄所言者卽如古文尙書人多疑其僞吳草廬歸震川駁之不遺餘力然

南雷文定

卷之四

二

終鵬突定案向講尙書至湯誥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愾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而見於國語文武之教凡我造國無從匪彝無卽愾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始知其誤襲周制以爲湯誥也今因推日食於昭十七年六月祝史請幣季平子曰唯正月朔慝未作日食有之於是乎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醫奏鼓詣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謂之孟夏杜註夏書爲逸書古文尙書亂

征有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醫奏鼓詣夫馳庶人走義和尸厥宮陶聞知夫季秋夏之九月也而大史以之證夏四月之日食可見夏書本文不同孔書左氏而非僞也則不能不致疑於古文矣此二證恨不使草廬震川見之兄之疑周禮者亦恨不使林孝存何休見之也春秋失問之論弟有日食曆明之候昭時請正此不更具也

南雷文定

卷之四

三



答萬充宗問鄉射侯制

按干侯之制中方十尺鵠方三尺三寸三分強上躬崇二尺廣二丈下躬亦崇二尺廣二丈上舌崇二尺廣四丈下舌崇二尺廣三丈自上綱至下綱凡一丈八尺參侯鵠方四尺六寸六分強中方一丈四尺上下躬各廣二丈八尺上舌廣五丈六尺下舌廣四丈二尺躬舌之崇皆各二尺與干侯同也自上綱至下綱凡二丈二尺大侯中方一丈八尺鵠方六尺上下躬各廣三丈六尺上舌廣七丈二尺下舌廣五丈四尺躬舌之崇三侯一也自上綱至下綱凡二丈六尺三侯之崇廣如此干侯下綱去地尺二寸高一丈九尺二寸參侯下綱去地一丈五寸少半寸高三丈二尺五寸少半寸大侯下綱去地二丈二尺五寸少半寸高四丈八尺五寸少半寸張侯之高下如此來書躬崇廣方三丈據干侯而言中棲於躬之正中中掩躬十尺則躬之左右合二十尺上下亦然非也中與躬舌皆是單幅但上下聯屬耳若中掩躬則夾幅矣中之左右無躬焉得有合二十尺上下之躬各二尺亦不得云合二十尺所謂倍中以爲躬者言其廣不言其崇也來書躬方三丈上舌倍之當六丈而止五尋者

南雷文定

卷之四

四

集

置中所棲之十尺不倍夫躬廣二丈上舌倍之廣四丈本是直截不倍中棲無乃曲說乎吾兄認廣爲崇由是於鄭說多所齟齬故疑三侯躬舌各二尺與倍中爲躬倍躬爲舌之文不相合也若如兄言以崇計之則干侯中一丈上下躬各二丈上下舌又各四丈是一十三丈矣寧可通乎劉公是勾股之法人去干五十步通步爲五尺古法得二百五十尺干去參二十步通爲一百尺干高一十九尺二寸目高七尺自目至參三百五十尺以干高目高相較得一十二尺一寸以干目較乘自至參得四千二百七十以人

南雷文定

卷之四

五

集

去干除之得一丈七尺五分寸之四加目高七尺共二丈四尺五分寸之四必如此數方能見之今參侯之鵠去地一丈九尺二寸則鵠爲干高所掩其說是也但記言射自楹間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檐是射位在堂上以堂高目高計之爲一丈四尺干侯高一丈九尺二寸則干侯之高於目五尺二寸耳且去之五十步何患不見參鵠哉始知公是之說非也鄭氏解經間有穿鑿然去三代不遠制度猶有存者無容輕議耳

問金秦肆夏之三

劉公是曰春秋傳稱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夏云金奏文王云工歌則九夏乃有聲無辭者也按樂有間有合間者堂上堂下一歌一奏更遞而作合者上下之樂竝作歌者人聲奏者樂聲歌奏皆有辭此之金奏亦如琴之有操笙之有詩焉可謂之無辭哉但奏與歌不同孔穎達於金奏工歌渾而爲一云晉人作樂先歌肆夏次歌文王則非也

問左傳文元年孔疏云古今曆法推閏月之術皆以閏餘減章歲餘以歲中乘之章開而一所得爲積月命起天正算外閏所在也此數言義

南雷文定

卷之四

六

前集

有未解求詳示

四分曆推閏月所在以閏餘減章法十九餘以歲中十二乘之滿章閏七得一爲積月天正起算積月盡爲閏月減字誤滅故難解也

問從來言地勢者謂北高南下春秋桓三年日食孔疏謂月在日南從南入食南下北高則食起於下月在日北從北入食則食發於高其行有高下故食不同按日月麗天何以亦分北高南下曆家言日高於月謂月在日南日北則謂北高南下似不可豈以北極出地南極入地

天形如倚蓋日月亦因之高下乎

按孔疏所云此言緯度也月在日南謂之陽曆月在日北謂之陰曆其所謂高下者止據日而言曰以南爲下以北爲高月輪之下於日甚遠豈能高於日哉問春秋日食三十六而頻食者二先儒咸謂日無頻食法王伯厚云衛朴推驗春秋日食合者三十五獨莊十八年三月古今算不入食限豈二類食亦入限乎抑史官怠慢當時失記從後追憶疑莫能定遂兩存之春秋因而不削乎

沈存中云衛朴精於曆術春秋日食三十六密者不

南雷文定

卷之四

七

前集

過得二十六七一行得二十七朴乃得三十五雅莊公十八年一食今古算皆不入食法疑前史誤耳王厚之言愚按襄二十一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本此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兩書日食曆家如姜芟一行之說爲是西曆則言日食之時亦言二十一年己酉中積六十六萬九千一百二十七十七日五十五刻步至九月定朔四十六日六十五刻庚戌日申時合朔交泛一十四日三十六刻入食限是也步至十月庚辰朔交泛一十六日六十七刻已過交限故姜芟一行之說爲是西曆則言日食之

後越五月越六月皆能再食是一年而食者有之比  
月而食者更無是也。襄二十二年己酉九月朔交周  
○宮○九度五一二八入食限十月朔二宮一十度  
三一四二不入食限矣二十四年壬子七月朔交周  
○宮○三度一九三五入限八月朔交周一宮三度  
五九四九不入食限矣乃知衛朴得三十五者欺人  
也。其言莊十八年一食自來不入食法按是年乙巳  
歲二月有閏至三月實會四十九日一十三時合朔  
癸丑未初初刻交周一十一宮二十八度三四三七  
正合食限朴蓋不知有閏故算不能合耳。朴於其不  
入食限者自謂得之於其入食限者反謂不得不知  
何說也。

南雷文定

卷之四

人

前集

答萬季野喪禮問

衰裳之制儀禮云衽二尺有五寸註疏以衽爲掩  
裳上際在腰兩傍後人俱因之惟三廷相始以衽  
爲衣襟今將從之夫子以爲何如

鄭賈之說取布三尺五寸上下各留一尺一尺之外  
上於左旁裁入六寸下於右旁裁入六寸便於盡處  
相望斜裁如是則用布三尺五寸得兩條衽各長二  
尺五寸廣頭向上狹頭向下綴於衣兩旁狀如燕尾  
以掩裳旁際此與漢衣之曲裾制雖異而其義則同  
蓋漢衣之裳一旁連一旁不連故曲裾兩條重沓而

南雷文定

卷之四

九

前集

掩於一旁喪服前後不連故衽分綴于兩旁也夫既  
同是一物不應在彼爲鉤邊在此爲衽知彼曲裾之  
非則知此衽之制未爲得矣且衣既對衽則前綴之  
衰不能居中鄭所謂廣衰當心者亦自抵牾矣今用  
布二尺五寸交斜裁之爲二狹頭向上廣頭向下下  
辟領五寸綴于衣身之旁上以承領下與衣齊在左  
昔爲外衽在右者爲內衽此定制也喪服之制唯黃  
潤玉爲得之不如于王浚川耳

宮室之制先儒謂諸侯以上房分東西卿士以下  
但有東無西唯陳用之謂東西俱有朱子心以爲

然而未敢決言今將從陳說如何

鄭康成謂天子諸侯有左右房大夫士皆有東房西  
室陳用之因鄉飲酒薦脯出自左房鄉射薦豆出自  
東房以爲言左以有右言東以有西則士大夫之房  
室與天子諸侯同可知此不足以破鄭說所謂左房  
者安知其非對右室而言也所謂東房者安知其非  
對西室而言也如士冠禮冠者筵西拜受饌賓東面  
答拜註筵西拜南面拜也賓還答拜於西序之位此  
時筵在室曰西當展之處無西房則西序與筵相近  
故答拜有西房則西序在西房之盡其去筵也遠

南雷文定

卷之四

十

前集

矣此猶相距耳若士皆禮舅席在阼西而姑席在房  
戶外之西南面姑席不設於房戶東者以阼當房戶  
之東若設於戶東則在舅之北相背不便醴婦之席  
在戶南間當展之處婦東面拜受饗西階上北面拜  
送無西房則西階與牖相當不碍東面有西房則贊  
與婦背面焉有背面不相見而可以爲禮者乎以此  
推之士未必有西房也且亂之舞衣大貝鼓鼓在西  
房兌之戈和之乃垂之竹矢在東房是天子諸侯之  
兩房經有明文士既有西房何以空設無一事及之  
耶

士虞禮其他如饋食註疏謂如特牲饋食之類不  
將從之

註疏如饋食單以牲體言尸俎用右肱主人俎用左  
肱敖繼公言其他謂陳設之位與事神事尸之儀及  
執事者也

附廟鄭註謂既祔主復返于寢後人多因之而未  
子主之尤力惟陳用之吳幼清謂無復返寢之理  
今將從之何如

左傳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  
於廟後儒總緣解此而誤夫言特祀于主似乎主不

南雷文定

卷之四

十一

前集

在廟故有祔已復寢之文不知既已復寢則烝嘗禘  
于廟者爲新主乎爲祖廟乎爲新主新主在寢不當  
言于廟爲祖廟則四時常祀不當繫之于此蓋祔者  
既虞之後埋重于祖廟門外卽作新主以昭穆之班  
祔于皇祖廟中各主不動如故時此時之祭只皇祖  
新主所謂兩告之也更不及別祖自此以後小祥大  
祥禫祭之類皆于祖廟特祭新歿者并皇祖亦不及  
也烝嘗禘于廟者烝嘗四時吉祭行于廟中亦不及  
新歿者左氏言此者嫌新主在廟有碍于吉祭也二  
年喪畢親過高祖者當從于是易檐改塗羣主合食



于廟以次而遷者新主遷居廟矣

曾子問宗子爲殯而外庶子弗爲後也註謂族人以其倫序相當者後宗子之父愚謂庶子卽宗子之弟宗子外庶子卽爲父後不必爲宗子後嘗有論辨之

喪服傳曰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此言宗子爲殯而外大宗不可以絕若當以族人支子後之然殤或無爲人父之道故族人支子卽後宗子之父而殤子不必後矣庶子卽支子也若宗子自有弟則代爲宗子更不必言

南雷文定

卷之四

三

喪服記

喪服記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鄭賈皆不能

解昔人有以此爲嫂叔服之證者亦頗有理

此句費解由夫之兄弟未明也夫之兄弟服自本宗外有姊妹之大功有從父姊妹之小功有從祖姊妹之總有舅之子總從母之子總妻降一等大功降爲小功小功降爲總總降爲無服若據之以爲嫂叔之服則是單有嫂之服叔而叔之服嫂何不見歟恐不然也

春秋書仲嬰齊卒公羊謂弟爲兄後卽爲之子故不書公孫其于先禰後祖之義亦然此必當時原

有其禮故公羊爲此說不然弟不可爲兄之子夫

仲嬰齊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歸父無後于魯以嬰齊爲後理之正也經書公孫嬰齊不一其不爲歸父之子明矣既爲父子則不得並稱公孫也卒而書仲者孫以王父字爲氏故公羊疑之然臧孫問惠伯事諸大夫皆維然曰仲氏也此時嬰齊未嘗後歸父已得名公子遂爲仲氏可見公子之字卽宗之爲氏不必至孫而後稱也公羊無乃自相矛盾歟

南雷文定

卷之四

三

喪服記

再答萬季野喪禮雜問

諸家皆以卒哭爲祭名唯致繼公謂卒哭卽三虞之祭儀禮言三虞卒哭蓋於三虞之日卽卒無時之哭故謂三虞爲卒哭非別有祭某參考禮文頗以其說爲是

以三虞卒哭同是一事者乃先儒之舊說不始於繼公也鄭氏始別明卒哭與虞不同據雜記云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九月而卒哭是三虞與卒哭不同一事之證也又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

南雷文定卷之四

太牢下大夫之虞也恤牲卒哭成事附皆太牢是卒哭之祭重於虞祭之證禮方云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日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日耐于祖父其言與雜記相合觀此則鄭說爲長

諸家皆以禫爲祭名近見方履中古釋疑稱密之先生之說謂禫乃除服之名非祭名儀禮祝詞初虞日祫事再虞日虞事卒哭日成事小祥日常事大祥日祫事而禫獨無所言又戴記言三年而後塋者必再祭何以止有祫禫而無禫其說如此某

又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則禫在二十五月喪事先遠日此一月之中既於下旬卜大祥之祭不數日而又行禫祭有是禫乎

按喪服小記期而祭禮也期而除服道也祭不爲除喪也則祭而除喪在練已然不別立名也安得於禫祭復重一禫以爲除服之名哉且古禮從祥至吉凡服有六祥祭朝服縞冠一也祥訖素縞麻衣二也禫祭玄冠黃裳三也禫訖朝服綬冠四也踰月吉祭玄冠朝服五也既祭玄端而居六也不比今人從喪至吉一服而已除則竟除無漸次也密之以今事禫古

南雷文定卷之四

禮疏矣其以祝詞無禫祭爲據卒哭之後尙有祫祭亦無祝詞豈可亦謂無禫祭乎又言三年而後塋者再祭止有練禫而無禫祭夫再祭之中且無虞禫何獨於禫而疑之卽如兄言禫在二十五月亦未爲得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是矣人之哀樂原非截然喪既畢而餘哀未忘有禫祭以表之此居喪之餘也若謂禫是除喪之名則祥祭已除喪矣何以復曰中月而禫哉中月而禫自是與祥間隔一月此二十七月也唯是檀弓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初讀而哭之以爲是月者祥之月也繼而思之是月禫徙月樂不

連上爲文蓋爲是月禪須待月而樂也如是則可遇矣

儀禮言中月而禪是月也吉祭猶未配特牲饋食命筮之詞言祖而不及配正與此合諸家因爲禪月令祭祖考之時但祭祖而不以配配其謂儀禮所言未配蓋禪月而遇祖廟吉祭不以新从者配食於祖而非配之不配祖也且特牲乃士之常祭非止禪月之吉祭豈可因其不言配而謂常祭亦不祀此乎

按特牲饋食禮鄭云諸侯之士祭祖禰少牢饋食禮

南雷文定

卷之四

七

前集

鄭云諸侯之卿大夫祭其祖禰皆屬吉禮無所分別於喪無與今以特牲不言配配少牢言配遂率特牲於喪禮之下豈特牲專爲禪月而設乎豈特牲與少牢有所分別乎鄭氏亦自相矛盾矣蓋自卒哭而祔新主不返於寢其蒸嘗行于祖廟者新主雖在不以配食三年之喪未畢皆然今在禪月則喪畢似可配矣而曰猶未配者乘喪未畢而言也按齊王陵云與子哭而備行婚葬竟樂之事三載而後舉

答萬克宗論格物書

承示格物二義兄以大射儀若丹若墨所畫之物卽格物之物聖人不遇乎物卽是盡其性因物付物卽是盡人物之性此是兄讀書自得而先儒已有言之者瞿汝復云射有三耦耦凡二人上耦則止于上耦之物中耦則止于中耦之物下耦則止于下耦之物畫地而定三耦應止之所名之物也故大學言物是應止之所也格至也格物也者至于所應止之所也在瞿元立雖創言之然與羅近溪訓格爲式事皆合式爲格物字異而義則全也葉靜遠與兄書其言格

南雷文定

卷之四

七

前集

物之物當于本末之間得之括以兩言卽本以達末卽末以透本此雖靜遠自得而先儒亦有言之者曾東溟云本末物也本者無失其爲本末者無失其爲末格也從本達末之謂致知得本貫末之謂知至非卽靜遠所言乎兄與靜遠二義各有攸當若竟以爲大學了義則不能無說以處此夫自來儒者未有不以理歸之天地萬物以明覺歸之一已岐而二之由是不勝其支離之病陽明謂良知卽天理則天性明覺只是一事故爲有功于聖學今以度尺而于畫物通于物當物及物通于格是以天地萬物公共之理

無○重○物○以○言○心○之○明○覺○爲○當○物○及○物○然○後○謂○之○格○物○  
與○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之○說○有○以○異○乎○大○學○言○物○有○  
本○末○蓋○以○本○足○以○包○末○末○不○足○以○立○本○故○曰○知○所○先○  
後○先○本○而○後○末○也○聖○賢○工○夫○一○步○步○推○入○結○在○慎○獨○  
只○于○本○上○本○立○而○道○生○末○處○更○不○必○照○管○若○靜○遠○言○  
卽○本○以○達○末○卽○末○以○透○本○則○是○中○和○兼○致○工○夫○兩○截○  
儒○者○之○弊○正○坐○此○耳○先○師○不○欲○言○意○爲○心○之○所○發○  
離○卻○意○根○一○步○便○是○末○末○未○有○能○透○本○者○也○靜○遠○苟○  
明○夫○意○則○格○物○之○工○夫○卽○在○其○中○更○不○必○起○爐○作○竈○  
也○夫○心○以○意○爲○體○意○以○知○爲○體○知○以○物○爲○體○意○之○爲○  
心○體○知○之○爲○意○體○易○知○也○至○于○物○之○爲○知○體○則○難○知○  
矣○家○國○天○下○固○物○也○吾○知○亦○有○離○于○家○國○天○下○之○時○  
知○不○可○離○物○有○時○離○如○之○何○物○爲○知○體○乎○人○自○形○生○  
神○發○之○後○方○有○此○知○此○知○寄○于○喜○怒○哀○樂○之○流○行○是○  
卽○所○謂○物○也○仁○義○禮○智○後○起○之○名○故○不○曰○理○而○曰○物○  
格○有○通○之○義○證○得○此○體○分○明○則○四○氣○之○流○行○誠○通○誠○  
復○不○失○其○序○依○然○造○化○謂○之○格○物○未○格○之○物○四○氣○錯○  
行○濫○而○爲○七○情○之○喜○怒○哀○樂○此○知○之○所○以○質○亂○也○故○  
致○知○之○在○格○物○確○乎○不○易○佛○者○之○言○曰○有○物○先○天○地○  
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夫○無○形○亦○何○

南雷文定

書

卷之四

九

南雷文定

書

卷之四

南雷文定

書

卷之四

九

南雷文定

書

卷之四

九

物○之○有○下○無○無○物○而○以○之○爲○萬○象○主○此○理○能○生○氣○之○  
說○也○以○無○爲○理○理○亦○非○其○理○矣○總○終○解○物○字○錯○後○儒○  
以○紛○紜○應○感○所○交○之○物○總○爲○之○物○第○者○離○氣○以○言○物○  
宜○乎○格○物○之○義○不○明○也○昨○先○師○洞○透○其○宗○此○意○散○  
見○語○錄○中○四○第○子○知○先○師○之○學○者○甚○少○故○時○而○未○  
彰○兄○試○以○語○靜○遠○不○惜○批○示○共○尋○先○師○之○學○脉○也○



答鄭尚梅修家譜雜問 丁巳

兵部主事刑部主事是宋世職名否

按宋官制六部自尚書以下止有侍郎郎中員外郎  
三項其有主事之名與錄事令史書令史守當官皆  
吏也而非官凡三省樞密皆有之不特六部也

元朝官制有揚州知府杭州知府等名否

元官制諸路設總管府達魯花赤之下爲總管總管  
之下爲同知治中判官散府則達魯花赤之下置知  
府或府尹揚州杭州皆爲上路則有總管而無知府  
今紹興杭州多有總管廟皆是昔守觀者之生祠也

南雷文定

卷之四

子

前集

若於二府稱知府則是後人參加

給事平僑學士曾彥祭酒羅環員外夏寶知州萬  
韞輝教諭江振甘庭賈進主事張序郎中王應奎  
修撰曾嘉言大理寺少卿李奎諸中皆有文章其  
人可考否

據所知者平僑字處仁蘭溪人正德丁丑進士官至  
布政使曾彥字士美泰和人成化戊戌進士第一  
侍讀羅環字仲南坡人憲孝問名臣曾嘉言名經  
以字行新喻人成祖初選庶吉士嘉言其一也官至  
詹事亦名臣李奎弋陽人永樂辛卯鄉舉正統間至

大理少卿餘侯再考

浙東四明之鄭其著姓始於何時何人

四明鄭氏見於宋史者唯鄭覃爲靖康間人次節於  
金兵入忠義傳清之其孫也其始則不可考凡東浙  
人物在唐書爲甚畧不知何故也

灌浦之鄭云出自嵎縣鄭侍郎幼倫之後不知宋

史神宗時有其人否

鄭幼倫不見宋史或其人無關史事不能以一侍郎  
附見然在嵎縣志中不宜見遺今亦無有而唐宰相  
世系表序鄭氏有南北祖鄭曄爲北祖曄生茂茂生

南雷未定

卷之四

子

前集

七子號七房鄭氏其季名鄭幼麟後魏時人得無作  
諸之人因其源流由此而誤爲宋誤爲嵎耶

復泰極嚴書 名公台主 東林講席

忽奉手書同環不能釋手弟明由歸夫年踰七十曾  
備藪山門人之一數今師友已盡矣持無力終於墮  
落可悲可涕何意大賢講席猶尚及姓名賜之教誨  
愈增慚懼耳前從定侯得見高彙旂傳文排擊文成  
同於異學以爲一時風尚大抵塗毒鼓聲不止石門  
一狂子而已也茲讀先生之書謂忠憲與文成之學  
不隔絲毫姚江致和之說則忠憲格物之說也明眼  
所照千門萬戶鑽鑰齊隨始知東林自有真傳風雨  
如晦雞鳴不已爲之三復所言德性問學之分合第

南雷文定 卷之四

主

前集

謂不然非端緒德性則不成問學非道問學則不成  
德性故朱子以復性言學陸子戒學者東書不觀周  
程以後兩者固未嘗分也夫嘗分又何容姚江梁溪  
之合乎此一時教法稍有偏重無關於學脈也又言  
新安姚江爲兩大宗學者不宗洛閩卽宗姚江不可  
別自爲宗此亦先生門面之言建安無朱元晦金溪  
無陸子靜學者苟能自得則上帝臨汝不患其無所  
宗也先生患別自爲宗者足爲亂宗夫別自爲宗則  
辭經怪說豈足爲宗第所患亂宗者乃在宗晦菴宗  
姚江之人耳忠憲言釋氏之學其精微吾儒具有之

總不出無極二字其弊病總不出無極二字先生解  
之云儒釋雖異而無極二字畢竟是同究得無極之  
言而無極二字不辨自明此言無乃兀突乎弟以爲

濂溪原主太極加無極二字恐其落於形氣也忠憲  
草拈無極已自有病先生合儒釋而言之則儒者亦  
是無理儒釋界限越不清楚大畧先生會通儒釋主  
於向上一著謂兩家異處在下學同處在上達從來

儒者皆爲此說第究心有年願覺其同處在下學異  
處在上達同處在下學者收斂精神動心忍性是也  
異處在上達者到得貫通時節儒者步步是實釋氏

南雷文定 卷之四

主

前集

步步是虛釋氏必須求悟儒者篤實光輝而已近之  
漢於禪者莫如近溪天地間色色平鋪原無一事不  
假造作下學之至儒釋皆能達此無有異也要之釋  
氏拈他不上亦不欲拈之以累虛空之面目儒者動  
容周旋正在此處色色皆當身之矩矱不可謂不異  
也第非欲異同長者而日暮途遠相會無期不敢匿  
其胸懷先生當不以爲罪也然其至者非言可傳天  
假因緣或在異日

遼陽新治別致詞

明總督將軍鎮守福建總兵官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瑞巖萬公神道碑

公諱邦字汝采別號瑞巖姓萬氏其先定遠人也  
以世官從寧政公嗣爲指揮僉事轉浙西督運把總  
山東都司僉事萬曆二十六年授遼陽將軍出象援  
朝鮮論功遷杭嘉湖叅將改溫處移副總兵分守江  
北三十六年陞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充總兵官鎮  
福建又明年予告公以諸生襲職其督運以軍法部

南雷文定卷之五

明集

署漕卒歲漕數萬石如期而畢漕運都御史總兵官  
交薦之山東時踐更入衛三殿災公率五千人夜從  
大司馬救火上急承運庫以五鳳樓當火道命毀之  
公曰微殿庶足以救庫火致微小屋塗大屋五鳳樓  
國家之象魏也宜塗不宜微五鳳樓由是得存征倭  
九師敗績朝議從衆道援之於是以南京龍江營水  
師屬公守鴨綠江大兵屯朝鮮公轉餉遼陽給食不  
乏新敗之後走死者載道公既歛骨埋之設厲壇以  
祀夢十三人前王將軍卒乞食明日裨將王元周至  
中道覆一舟其溺死如夢之數其在溫處閩人商

入浙有殺人攫金揚驅而去者官司莫可問公曰第  
令閩舟不得入潮洲舟不得入閩往來者必從其地  
之舟苟遇姦人吾籍其舟而名捕之矣著爲令甲其  
在江北任滿將去吏民欲爲立祠會改築通州城隍  
下雜墳爲鋤鍾所及者棄骨交於道上公謂吏民曰  
吾不任邦人之祠誠以歛錢改收棄骨是吾邀惠於  
邦人也吏民感公之義從之福建故爲威南塘所守  
公一稟其舊有夷舶飄墮境內時日本爲國讐撫臣  
因以爲力公爭曰奈何助陽侯爲虐也遣之島夷皆  
感泣去公之武事其有儒風多類此始祖國珍從明

南雷文定卷之五

明集

高皇帝起兵賜名斌以管軍萬戶守滁州從大將軍  
北征戰歿贈明威將軍子鍾遂世襲寧波衛指揮僉  
事遜國之難死之子武嗣從征交趾戰死檀江舍弟  
文嗣所稱射龍將軍也嘗夜哨鋤門見兩炬燭天以  
爲賊舶射之炬滅風濤大作遂溺死傳七世南京中  
軍都督府都督同知諱表學者稱爲鹿園先生是謂  
皇祖廣東督理衆防叅將諱達甫亦以文名是謂皇  
考母黃夫人自公十世以上以忠節顯者三世自公  
以上以儒術顯者又三世明州萬氏無愧爲國家之  
世臣矣北都失守悠悠之口皆謂不任武力所致余



獨謂不爲古兵柄本出儒術思陵倚重武其所  
重者皆寬暴之徒君死社稷免胄入賊師者無一人  
焉荷戈東甲反爲賊用此專任武力之過也今觀萬  
民有事則顯忠節無事則顯儒術皆卿相之才而卿  
相之才而爲武亦猶威軍新建有將帥之才而爲文  
也以武夫而謂之武無乃以場屋鬼瑱之士而謂之  
文乎嗟乎名實之亂久矣此世所以受魚爛之禍也  
公生嘉靖甲辰三月二十二日卒崇禎戊辰四月二  
十八日葬西阜去郡城五里公精陰陽家言所著有  
筮吉指南通書纂要日家指掌行於世配張氏贈恭  
人繼陳氏封恭人子丙子舉人女五人壻范鴻陳  
宗憲傳錦董應稷聞璵孫八人斯年斯程斯禎斯  
昌斯選斯大斯備斯回孫女一字諱爲兆余嘗至西  
阜拜公之墓登其堂觀明威告身龍鳳十年高皇帝  
中書省手押及四忠三節像實錄乃謂高皇不奉龍  
鳳豈足信哉有明大事如北征如遜國如征交趾如  
東南倭亂如救朝鮮皆牽連萬氏後之君子而有考  
故實者萬氏其不爲祀宋乎

南雷文定

卷之五

三

墓誌銘

外舅廣西按察使六桐葉公改蒞墓誌銘

公諱憲祖字美度別號六桐姓葉氏宋石林先生夢  
得之後也遷於餘姚明洪永間有原善者官刑科給  
事中以言事死數傳至嘉靖戊戌進士工部郎中諱  
選公之祖也嘉靖乙丑進士知廬州府諱逢春公之  
父也母吳氏贈恭人公生而穎異未冠廬州卽使之  
入太學爲司成趙文毅鄧文潔所知每試輒居老生  
先輩之右皆以年少歉之及視其文莫不降心舉萬  
曆甲午鄉試九偕計吏登已未進士第授新會知縣  
爲治有聲考上上注擬臺省逆奄以公爲先忠端姻  
姪改大理寺評事遷工部虞衡司主事營寶源局時  
大工興用錢不貲公供應無缺乏叙殿工隨例加級  
公寓一條衛衛逆奄建祠適與之隣衆議蜀公監工  
公徙寓避之已又建祠臨長安街公笑謂同官曰此  
天子走辟雍道也土偶豈能起立乎逆奄聞之大怒  
吾乃爲郎所諧坐借大工銀市銅削籍崇禎庚午起  
補南京刑部主事出守順慶擢辰沅備兵副使轉四  
川叅政分守建昌公駝車九折駭浪湖漘浩然倦遊  
方請告而改廣西按察使蓋銓部同官自相參差以  
公有所去處其間議之夫士大夫辭位而去古之所

南雷文定

卷之五

墓誌銘

前集



歎息者也。反以爲罪。何古今人之不相及也。公歸五年而卒。辛巳八月六日也。年七十六。公爲人浩浩落落。若無可否。人世機智之事。有生不識。故其設施。因任自然。新會海盜出沒。吏胥爲之耳目。盜魁梁阿德名掛牆壁者十餘年。公竟得之。工部解餉寧遠同舍郎賣公避去。然終踰絕險。不廢國事。是時錢局所交皆中人。細士公於其間。不爲翕翕。熱亦不爲崖異。和光同塵。不損名節。順慶放情山水。與民休息。然奸人挺險干戈。所不能致者。公以一紙束身。園土人服其信也。湖南苗畔服不常。公厲鎮守之兵。以待不虞。

南雷文定

卷之五

五

前集

終公之任苗。三入犯。皆有俘級。最後古冲之捷。總督朱衡岳第其功。上之公。不用機智。其成就亦卓卓如此。公與孫月峯同爲古文詞。月峯意在精鍊其師法者。爲劉子威。高文襄當國。以古文挽震川。入太僕挽廬州。入郎官。廬州意在謹嚴其師法者。爲王槐野。公承父友之習。稍變之。爲弇州。大雨議論不甚相達。余在公貳室。數與公爭論。謂文章當法大家。餘子無所取長。公不以爲然。姑取八家文集評之多。施橫筆曰。八家之文。未便直接秦漢。及公赴蜀途中。寄余二律。猶是慘慘。蓋公不自以名家。忽後進之言也。公之至

處自在填詞。一時玉茗大乙人所贈。炙而粉。簞簞器高張絕絃。其佳者亦是搜半元人成句。公古淡本色。街談巷語。亦化神奇。得元人之髓。如鸞篋借賈島以發舒。二十餘年公車之苦。固有明第一手矣。吳石渠袁令昭詞家名手。石渠院本求公。詆訶然後敢出。今昭則櫛園弟子也。櫛園公填花晨月夕。徵歌按拍。一詞脫稿。卽令伶人習之。刻日呈伎。使人猶見唐宋士大夫之風流也。公歸心佛。乘博覽內典。時師撰述。拈卷卽辨其優劣。而尤契湛然。澄密雲悟東。浙宗風之盛。海門導其源。公吹波助瀾。不遺餘力。密雲徘徊越

南雷文定

卷之五

六

前集

中山水思興名剎。公集宰官經營。始得從事于天童。其後公訪密雲。登舟疾作。密雲夢伽藍。交代覺而曰。六桐居士其來乎。急使人止之。中途公返而疾愈。此余之所親見者也。娶邵氏。贈恭人。僉事夢弼之女。繼梁氏。封恭人。參將仲海之女子。四人崧年。岱華。滋衡。任皆諸生。女三人。黃某。鄒光繩。陳相周。其婿也。孫男五人。汶。渭。殷。志。矩。廩生旦貢。生孫女幾人。諸孤以公卒之年十一月。葬邑西蟠龍山。施忠介題主。余記。后土逮庚寅。遷葬邑東之西黃浦。余送葬河澗。而忠介已死。國難矣。又三十年。故老且盡。公之孫存者止汶。

且兩人言行殆將與余既以其詩選入楚江逸詩  
又憶其大畧而誌之且有時名學古文庶幾可以不  
墜也銘曰

姚江之文盛於明初庸菴攷古力學著書奮筆揚文  
出其土苴科舉既盛大雅不作天地英華歸之糟粕  
諸賢張元時所斟酌公與月峯抗志稽古各承家學  
重規疊矩公如長江孫如深塢自公云亡每况愈下  
諸張時文啞鐘不打何况古文尙俟來者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尙書諡忠襄徐公神  
道碑銘

崇禎末人臣爲海內所屬望以其進退卜天下之安  
危者劉蕡山黃漳海范吳橋李吉水倪始寧徐雋里  
屈指六人北都之變范李倪三公攀龍髯上升則君  
亡與亡蕡山漳海雋里在林下不與其難而次第致  
命蕡山以餓死漳海以兵死雋里以自磔死則國亡  
與亡所謂一代之斗極也雋里徐公諱石麟字寶摩  
號虞求家本秦川宋南渡始遷嘉興之書水高祖端  
曾祖向上祖養蒙父聞韶自向上以下皆贈官保尙

書姚錢氏封太安人贈一品夫人公少好學有清才  
強記博覽年十七補其邑諸生以家難棄去再補青  
浦諸生則年三十餘矣天啓戊午先忠端公分房南  
闈始舉公賢書壬戌登進士第授工部營繕司主事  
管節慎庫庫與中人惜薪司交關逆奄專權有所調  
發主者奉行惟謹僉恐不得其歡心公在事多格之  
以令甲逆奄不悅中人冬云靴料初不過三萬金內  
操增至十二萬前司空鍾羽正以稽留去官至是逆  
奄欲預支已得請于上公又以故事持之逆奄大怒  
會先忠端公下詔獄公納橐篋募金抵誣賄思所以

出之逆奄知之恨愈甚遂以新城侯王則博平侯郭振明之發葬價罪公創籍烈皇登極誅逆奄起南京禮部郎中改吏部文選司崇禎乙亥改考功司冢宰鄭三俊掌院范景文主南計公佐之奏免之十八人是時主北計者謝陞烏程私人無不更之而南計反是烏程無以難也轉尚寶司卿應天府丞署尹事其地爲民患苦者無如食報馬戶一事應天九驛使命徵發無時出農里以役衙前無不立困而又奉旨裁減驛遞縮食縮馬本是相當當事者不體輕重食縮而馬如故時民益困公以爲救之莫如召募且勾其胥吏之所乾沒者其資有餘積年之患一日而除戊寅入賀元旦鄭司寇以輕比失上意下獄黃少詹道周黃庚子景昉言之于經筵上怒未回公言皇上御極以來麗丹書者多大臣朝士即使盡皆情法允協已是幽陰景色而况威嚴之下株連蔓引九死一生今皇上以輕擬之故深督三俊恐將來必有承順風旨以斷鍊爲能事以鉤棘爲精神非復皇上慎獄之本意矣疏上三日上御門口傳出三俊國家典故未嘗御門之日有宣諭者即上所攝逮大臣亦未嘗六日即釋之者非公忠誠悟至何以有此公起廢籍歷

南雷文定卷之五

九

南雷文定

官南京十二年至是始入爲左通政轉光祿寺卿晉通政使天子治尚綜核棄千斥臣莫不造作端末妄生首尾萃于納言王者幾若承行之吏不然則殺訐相摩叫呼已及之矣公度情匿姦懸見立剖必使之詞窮意竭而後冰駭風散自公作納言告訐之風少息尋陞刑部右侍郎會推閣員冢宰李日宣先後推至二十餘人公與焉上召對與推諸臣于中樞殿公稱疾不至時上已入陳演之譖越翼日下日宣于理及與推三人始服公之先幾也轉左侍郎署部事旋卽具爲尙書公言邇年以來刑官擅背條律與文苑剝遂使各司上下其手胥吏因緣爲奸刑獄繁興于和召愆僥倖苟免之徒關節賄營之盛雖日誅之而不能止矣因糾近日附會律文之謬者數十事時貴城滯獄不下萬人重文橫入多窮怒之所遷及清獄之議發自宜興而宜興人○不見信○公理問端其冤○嫌久訟莫不曲盡情詐○壘塞群疑○卽被罪而去者亦○緣道謳吟然公未嘗盡主姑息一時關係大案俄領而定陳新甲下獄政府六卿無不爲之營救公言俺答闖入而下汝襲伏誅沈惟敬盟敗而石星論死國法炳如後此綱紀陵夷淪開陷藩覆遼蹙廣僅誅

南雷文定卷之五

十

南雷文定



一二督撫以應故事中樞之置不問故新甲一則曰有例再則曰有例者此也不知親藩膏刃百城流血夔星之罪若是烈乎春秋之義人臣無境外之交戰款二策古來通用然未有身在朝廷不告君父而專擅便宜者辱國啓侮莫此爲甚上覽疏心動宜與面奏國法大司馬兵不臨城不斬上曰他邊疆卽勿論修辱我親藩七不甚于薄城乎卽日棄市中人劉元斌監軍討賊御史王孫蕃劾其淫掠逮問司禮王裕民漏泄疏未抄而元斌辯至上并下裕民于獄言裕民職任提督禁旅殺掠代爲欺隱法難輕縱公上爰書言隱人之惡與身自爲惡者有間終不可以元斌爲首而裕民爲從律內奏事詐不以實條止擬一配註以其欺君也然則繩欺之法亦止此矣加等至刑漳已極過此以往非守法之臣所敢擅入也上召公面諭而始決之洪督救錦州之圍東馬未動職方張若麒以司馬私人出關督戰洪督不得已從之進而兵潰皆麒從漁舟遁還關外精銳喪失俱盡若麒就理而有獎授司官遷延不獻時本司韓一臣出守公批此案未結竟不聽新除爰書以本案爲例王僕倡逃跡矣倡倡逃者豈可緩誅陳新甲誤國誤矣誤誤

國者胡能遲時欲彰軍政宜赴禁街上竟伏後他如刊定丁督許帥不假借以溫筆或從或不從而公之不爲燥濕輕重則一也最後而有無恙之候卒以執法去位當是時宜與當國興化後起而風價稍高一時臺省各相依附爲反覆檢滑之術以構兩相于是附宜與者爲南黨附興化者爲北黨章疏詭給激許莫不有謂上亦心知言官之橫而惡之有無名子疏二十四氣達之御前上益信手勅中戒給事中姜垓言上中謚言單辭厭薄言官行人熊開元屏人密奏宜興過失上皆疑爲捏合故智下之詔獄且欲賜死獄底截山于召對犯顏救之截山革職公言皇上欲求變通趨時之臣舉朝不乏若欲求廉頑立懦維風易俗之臣舍宗周無與歸矣不聽然上亦察于公論收回密詔改下刑部公輕擬不徇上意奉旨開任公去而國事益急徬徨一旅冀赴賊俱死而北變已至江左嗣興起公爲右都御史未至改吏部尙書大業草創人心未附聞公與截山漳海之出天下始無寡弱之憂公以國家之敗由官邪也方欲條品人物簡落狐狸易危亡之轍而馬阮傳通姦賂毀裂恩仇孽勳杆將官奴市僧賄相爲帝中旨賢于部推私門熟



于廟堂、黔首、然公猶以祖宗之法、法彼已甚、不因  
流極之運、則其方圓也、馬士英希心、列侯中人、韓贊  
則請加恩、定策五等、延世公覆世宗以外藩入繼、提  
封輔臣楊廷和、蔣冕、伯爵皆讓、讓不違、方今國恥未  
雪、扼腕拊心、諸臣豈肯裂土自榮、俟勦京克復、大統  
告定之後、議之未晚、又言福王狗難、先帝尙遣一勛  
臣一黃門一內侍、驗諸合款、今先帝梓宮何處、封樹  
若何、僅遣一健兒、應故事、則群臣之悲思、大行祇具  
文耳、士英苦其折讓、凡公所上考、還年例、少所稱、可  
御史黃耳鼎、俱公例轉蹄尾、紛然謂公殺樞臣、以敗  
款局、公歷叙和議始末、從前小人、因掄賣國情狀、始  
露公與蕞山先後去國、黃童白叟、皆知南都不能立  
矣、乙酉四月、余過嘉興、勸公避地四明、山公曰、不可  
吾東向一步、則馬阮謂我擁立、潞王西向一步、則馬  
阮謂我與臥子將興、晉陽惟有死此一塊土耳、別後  
三月、干戈滿地、嘉興城守將破、公在城外、至城下呼  
曰、吾大臣不可野死、當與城存亡、城上人譁曰、我公  
來矣、開門納之、越宿而城陷、公朝服自縊、死閏六月  
二十六日也、曾真實藏之櫃中、踰二旬、收斂顏色如  
生、其時蕞山在越城、餒經七日、日此降城、非我死所、

乃出城、而更兩公死、相反而其義一、海內爲作  
降城、嘆我公來、樂府以美之、烈皇撥亂反正之才、有  
明諸帝皆所不及、承熹宗蕪穢之後、銳于有爲、向若  
始事、即得公等六七人而輔之、開誠布公、君臣一體  
全不隄防、其于致治也、何有、自蒲州出而夫望見制  
于小人、所謂君子者、往往自開破綻、烈皇遂疑天下  
之士、莫不貪欺、頗用術輔、其資好以耳目隱發爲明  
陛敬輿曰、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然後  
上下交、戰于影響鬼魅之途、烈皇之視其臣、工一如  
盜賊、欲不亡也得乎、故蕞山進告先微、救其心術、公  
隨事消息、歸于忠厚、雖累逢投杼而過後思之不置  
蓋其性原不與小人合也、馬程韓城、武陵井研、能亡  
烈皇之天下、而不能使猜忌刻薄之名加于烈皇者  
觀兩公之遇、合而可以解于後世矣、南渡沸鼎、斗筭  
而叨天業、苟非公等數人、虛名潤色、詎能免于閭位  
亦猶文山之存德祐也、公清修絕俗、造次布素、官物  
貯庫、苞苴戒門、通籍二十餘載、位至冢宰、所餘不過  
談扇歌鐘而已、弘長後進士有纖芥之長、依以成名  
尤急人之患、難雖側踵焦原、不忘援手、竹亭敗後、籍  
沒公力言當事止沒其田產而捲握之物不與、譬竹

亭者又欲其子弟于許都致黨之內公復理而出之孝廉視上書頌鼓山裂駭連問公獨笑金吾勿殺義士淵得生出獄戶一門之內孝文諸榮義盡情至兄弟三人惟伯兄一子相埋者言當選公曰有兄在吾不取爲主也母黨武微公折契田廬曰俾無忘太夫人之德公初以疎屬爾穀爲子已二十六年甲申始立其爲後或問後與子異乎曰然子可私也後不可私也子惟父之所愛即子之後非爲子祖廟而祖廟則告于宗族而宗族不疑不疑後也故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即人皆可爲子之證也魯曰鬼不祭非類神不祭非族是人不可皆後之證也其議禮之精如此公條貫經史而猶熟于朝章國紀故其章奏尺牘見聞周洽鑒然皆可施行非經生是古非今之腐談也而又旁通九流之學嘗推施公子祿命謂人曰施四明佳人奈何此郎不任香火已而果絕公生于萬曆戊寅歿于弘光乙酉年六十八娶顧氏繼馮氏俱贈一品夫人子爾穀恒臣女五人唐堯臣潘煥張守虞景堯祝文瑄其婿也孫二人功燮申余覆巢孤露公以釋弟畜之所不至置越于溝壑者緊公是賴且少不知學汎濫無根公每訓之曰學不

南雷文定

卷之五

五

五

可雜雜則無成無亦將兵農禮樂以至天時地利人情物理凡可佐廟謨裨掌故者隨其性之所近併當一路以爲用世張本此猶蘇子瞻教秦太虛多著實用之書之意也公死生師友之誼過于彭宣余感傷舊恩不能及李燮之于王成能無愧乎公葬海寧園花鎮之龍山余兩過墓下豐碑未立但有腹痛辛酉距公之歿已三十七年矣功燮來求銘白髮青燈回理前緒尙可彷彿其六七也銘曰國之興亡豈以事功曰誠曰術何途之從乎嗟烈皇求治太急一念刑名僉壬斯集公亦有言王道平平至誠透露即是機權行其所學以匡烈皇帝雖口命舉國若任南渡燭火專樹養發公于其間六月霜雪大厦將傾猶抽樑棟汎汎溝中以俟一闢禦兒駕水黑雲壓城蓑城毅鬼耿耿孤誠血碧龍山冤騎共尾千秋萬歲光芒斧展

南雷文定

卷之五

五

五

左副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謚忠介四明施公神道碑銘 王子

餘姚四明施公當流賊之變爲左副都御史在東長安門聞烈皇帝既殉社稷慟哭而書曰慙無半策匡時難唯有一死報君恩遂投繯死僕遽解之少廷厲聲曰汝輩安知大義是時賊滿街巷不可返寓公望門求縊居人皆麾出之乃以砒霜投燒酒飲九竅血裂而逝初寇警日亟公屢促司馬厲兵固守飛檄勤王司馬落落如承平時公叱罵而去自度必死遺書于家人曰吾身報國母哀吾死何而有三月十九

南雷文定

卷之五

七

前集

日之事公登萬曆己未進士第授工部主事值奄人逆賢用事嚴脅諸曹公獨不就爲其所怒有詔拆北堂限五日以害公俄而暴風拔屋公得脫然又詔依嘉靖舊式作獸吻其式茫然公方勾稽匠氏神以夢告明日發地得之則嘉靖間所用之餘也稍遷屯田司郎中會余文輔以中官監督二部公耻爲之屈請降俸出知漳州五百里民隱如在庭內每有盜發輒口此必某也其里貫姓名無不知之者李魁奇亂援往例請撫公謂若然又爲閩封殖一蠹也與巡撫鄒公維連悉力定之劉香橫海外公繫其毋誘之海隅

香卒授首烏寇時入犯皆有內主公破其牆壁銷其厝火欲使全閩兵力不歸一氏蓋其所慮者深也累轉至布政司皆在福建入爲光祿寺卿還政司使學士黃公以直言觸上怒諸生徐仲吉上書頌之公批只可存此一畧議論不爲封進仲吉劾公阻言路公繳原疏上見其批大怒閑住回藉逾年再召爲南京通政司陞辭公以學術吏治兵事財用四者入告上爲之動容出京三日遣中使召還面諭曰南京無事留此爲朕幹些要務吏部會推刑部右侍郎上曰施某清執可在副都御史其去殉難之時止二月也公

南雷文定

卷之五

六

前集

諱邦曜字爾瞻別號四明其先師黜以刺史居烏程孫宿慶元間爲餘姚令因家焉高祖信漳平令祖龍雲父承雲皆以公貴贈大中大夫福建叅政元配虞氏贈淑人繼金氏封淑人子欽邑諸生公之學得力于文成鉤深纂要以理學文章經濟三分其集心光證明章句者所不得而窺也蔽山講學公又以其自得者參請皆歸寔際蔽山亦深契之公起自孤童身至大僚不改寒窶之習勇于爲義同年生魯時昇卒京邸公爲之含殮又以女妻其子嘗買一婢婦洒廳事至于東隅凝視擁篲而泣公見而怪之曰此先人



任御史之宅也。兒時曾墮環玆地。憶之不覺凄愴。公  
閔然。即分嫁女之資。擇士人而歸之。此在常人所不  
能者。于公則爲餘事也。公卒未十年。嗣子亦歿。夫人  
寄食婿家。晨炊不繼。淺土一坏。蒸嘗間然。嗟乎公之  
忠義行遠有耀。豈以一家之存亡爲絕續乎。銘曰  
姚江九折出海門。英靈磅礴正氣存。三忠之名孰不  
聞。施公繼之血化碧。朝不爲朝夕。不爲帝座風雷通。  
咫尺大厦欲焚烟。模糊幕燕。啁噍畢逋。鳥誰其聞之。  
大聲呼乘龍冉冉。帝上昇前。無疑弼後。無丞公獨攀。  
髯執綬繩。虞淵不返。寒日晏爲王作。蔣御蝶蟻自盡。  
者心東流水。國既破。今家亦亡。蕭蕭殯宮對野棠。下  
馬無人拜夕陽。道旁亦自有童叟。爲公培土深且厚。  
石爛海枯銘不朽。三忠謂毛忠襄孫忠烈先忠端也

南雷定卷之五

五

五

巡撫天津右僉都御史留仙馮公神道碑銘

思陵身死社稷一洗懷愍徽欽之耻。古今亡國而不  
失其正者。此僅見也。然余以爲使思陵避之南都。天  
下事尚未去也。何至今荒君逆臣載胥及溺。遂不能  
保有江左乎。故唐玄宗幸蜀。以避祿山之禍。代宗幸  
陝。以避吐番之難。德宗幸奉天。以避朱泚之亂。皆再  
造唐祚。史表曰。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於天子。之社  
歸立之爲國。社以歲時祠之。死社稷者。諸侯守土之  
職。非天子事也。恨其時小儒不能通知大道。執李綱  
之一言。不敢力爭。乃使其出于此也。當是時。慈谿馮

南雷定卷之五

五

五

公留仙巡撫天津。先是崇禎十六年冬十月。公客陳  
南北棧。宜謂道路將梗。當疏通海道。防患于未然。天  
子俞之。公乃具海舟二百艘。以備緩急。明年三月。使  
其子愷章入迎天子。奏曰。京師戎政久虛。以戰以守。  
無一可恃。臣督勁旅五千。馳赴通郊。躬候聖駕。航海  
行幸。留都初七日。愷章至京。師見張公。國維張公曰。  
寇深矣。是請也不可。緩倪公元璐曰。皇上有國君死  
社稷之言。群臣無以難也。方公岳貢。范公景文曰。曩  
者津門餉匱。公要蘇州之運。以給之。天子方怒。疏上  
且死。愷章傍徨七日。不得要領。歸報於公。未四日而



京師陷公陳師勦旅以圖戰守其副使原航宗降奪  
公之兵公不得已拔身而南欲得一當免冒以入賊  
軍值弘光帝即位言討賊者繼之公遂鬱鬱而死踰  
思陵之崩蓋五月也議公者曰公不當生出津門解  
者曰是時以李希沆代公公已解任可以無死夫春  
秋之義君弑賊討則善而書其誅若莫之討則君不  
書葬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當是之時在廷之臣生  
則屈賊死有一死公居外而亦與之徒死使思陵不  
得書葬公忍之乎是故議者解者與國君死社稷之  
言同出一喙者也公中崇禎戊辰進士授工部主事

南雷文定

卷之五

主

思陵誅逆閣魏忠賢凡宦因魏忠賢者定爲逆案逆  
案之徒出奇計以邊事陷君子而閣人失勢者亦時  
以閹巷見聞入告于是思陵遂疑在廷諸臣皆朋黨  
不可保任一切干涉兵餉皆使閣人監之太監張翼  
憲欲以屬禮待戶工兩部尙書郎公奏曰張翼憲總  
理二部群臣爭之不得臣以爲不必更爭唯請皇上  
禁兩部諸臣不許至內臣之門識內臣之面有違此  
者罪無赦內臣既別立公署亦不得造兩部之堂與  
部臣密遇部臣錢糧所關灼有弊端可指內臣即得  
糾參其循職奉公苟幸無過自關人臣分內內臣即

不得薦舉庶幾于祖宗交結內侍之律不相妨也張  
翼憲聞之曰嘻是與罷總理之說朝四而暮三也公  
方監督長德二陵橋梁翼憲欲因以中公而公精心  
汰其浮費絲毫之積贏四萬有奇奏上之翼憲遂無  
所得公念翼憲數惡已無已時一日至長安街自擲  
身馬上佯爲傷足請告而歸居三年起爲尙書禮部  
郎出備兵蘇松道時溫唐在朝其鄉人爲盜于太湖  
者從之囊橐有司不敢何問公發吏督盜賊事連兩  
家者必發覺之最後乃得其渠帥則唐之族子也豪  
富多爲之免脫竟論死于吳市九年秋烽火達陵邑

南雷文定

卷之五

主

公卽領吳卒入援浙兵方出而公已渡淮矣至濟陽  
京師解嚴乃還轉福建道提學副使當是時黨事起  
吳中有數大獄未具巡撫張公國維曰賈偉節西行  
解禍今馬公在此可聽之去乎上疏留之思陵既心  
疑諸臣朋黨烏程以事許錢侍郎謙益方得于上小  
吏張漢儒希烏程旨上書告錢侍郎謙益瞿給事式  
耜居鄉不法狀下撫按治之公平反坐張漢儒杖藜  
李與鄉官張采張溥不相能已而御史巡按劾之蘓  
李疑其受意于二張也因書誣告溥等交結諸郡生  
徒共爲部黨名曰復社而太倉人陸文聲欲附復社

不得而怒亦走京師言東南大害必始復社于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按其事實復社者東南諸生所刻私試經義之名也主自二張一時士子多慕之者二張亦與錢侍郎相得故烏程遂以復社嗣于東林爲天子言之公仰天太息曰東漢之禍一半修成之彼陸文聲者將踵其故事耶具疏爭之于上有旨降公而吳中黨禍亦解尋補鹽運司判官十一年大兵入畧三輔大靛山左濟寧告急以公攝兵道事城守甚設時總督盧公象昇聞人高起潛分任東西二路盧公主死戰高閣主治仗故郡縣經由高閣不許出過十

南雷文定

卷之五

重

前集

二月二十八日夜大兵攻濟寧公擊退之其明日高閣之部丁志祥至以爲公夜來所擊殺者其營兵也反戈相向公登埠而謂之曰吾以濟城爲存亡但知攻吾城者耳志祥語塞而去公上疏請誅高閣以謝燕趙齊魯之冤民不聽陞天津兵備道未幾巡撫天津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十五年冬大兵復大入公與諸鎮犄角之已又合宣大總督孫晉督師范志元山東巡撫王永吉之師從密雲趨牆子嶺邀其惰歸論功賜銀幣廕一子錦衣衛上念公暴露良苦時公之弟元颺任本兵上謂之曰聞汝兄多病

今竟何如大司馬叩頭對曰臣兄荷皇上知遇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不敢言病上曰近親何藥大司馬曰臣前令揭陽篋中尙餘牛黃臣兄苦煩眩以爲宜此上曰牛黃豈可多服大司馬謝而出上遣內使賜宮參八兩公發函而泣曰君臣之際乃如是耶公慷慨喜事三黨之中多藉以婚嫁火食其俸入緣手散盡居鄉遇歲歉則稱貸富人之粟三以收之二以出之邑是以不困舟泊黃河逆旅有馮尸而哭者公入視有書在乎側惻然買棺歛之已乃知爲萬戶侯之弟也公爲經義有名經其指授皆有法度大司馬少而

南雷文定

卷之五

重

前集

無師公既冠而學成太常命大司馬師焉人士將卷軸而求公知者相望于道既而周旋朋黨之間益爲名士所歸楊嗣昌常字公而不姓有郎官問曰爾姓誰也嗣昌然久之曰不知馮留仙耶其爲世所重如此然公未嘗修飾時譽故黃公道周曰我女天下未有真誠若留仙者也公諱元颺字言仲別號留仙東漢馮異之後南唐尙書延魯徙于慈谿至有明而盛會祖諱某贈中憲大夫祖諱季兆鄉進士工部郎中贈光祿寺卿父諱若愚萬曆乙未進士太僕寺卿贈太常寺卿太常生三子長即公次元颺天啓壬

成進士兵部尚書次元。癸未進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公娶滄州守何宇藩女封恭人生一女字國子生錢玄暉副室徐太孺人生愷章監國賜進士授行人司行人劉孺人生某孫某公生萬曆丙戌十二月九日卒甲申之九月朔日爲年五十九塋于邑之小漁山公與大司馬嘗過西寶石山拜先忠端公祠下及公上書解釋黨議余從公幕府甲申之變既爲詩而哭之矣愷章復以麗牲之石見屬謹次其事而辨之使來者知亡國之日未嘗無人也銘曰  
當國危亡曰守曰避擇斯二者視其形勢唐避再興宋守不陞未嘗執一以爲正義奈何小儒今古不辨伯紀一言遂同成議南遷之論其時有二在外唯公在內唯李邦華舉朝不然至委神器當日陪京原有深意公言若行天威尙厲官守奔問山河位置幸災樂禍何所施計吁嗟馮公此願不遂蹈海南還一丘貉睡鍾鼓無靈灰釘見志漁山鬱鬱姚江潯潯公之所恨其何寄耶

南齊文定卷之五

五

宋

歐西巡撫右副都御史玄若高公墓誌銘  
余於李庭芝守楊之事蓋未嘗不爲之流涕也宋已亡矣猶能死守半載庭芝一日在楊則楊一日不速飛元不能乘其席卷之勢以下楊而必待之易守之後然則興亡之故雖曰天運固未常不由於人矣世徒曰宋之亡也兵力人心一無可恃夫楊之兵力非有加于天下也宋煥之代庭芝所用者亦即楊之民也觀庭芝能用楊于亡國之餘知古今無不可爲之時耳有明之亡高公守鄖之事何其與之相類也崇禎十四年襄陽既陷閣部楊嗣昌自裁鄖陽以要地推擇高公爲分守荆南道按察使時全楚郡縣流賊殘破畧盡濠平城墮蓬顆千里鄖治孤懸戶口不盈四千公至隱度城郭西南緣漢水東北據山麓漢水來去之所皆劣容一丈築樓櫓其上東北兩面爲虎落以接之具藺石布渠答料兵得三千分處其間三月而戰守之事倂亡何厭賊道經城下總兵左良玉尾之城中大恐蓋左兵之暴過賊異甚公爲之乞哀于左帥得不入明年李自成來攻公將士卒搏戰賊不得傳城而退十六年三月賊從漢江上流搜括民舟公曰我夫漢江之險則生固矣乃乘其未集使水

南齊文定卷之五

五

宋



有馬之服奪之賊廷從陸來薄以破均州所得靜樂  
宮門板竹竿聯爲木城公命投以火礮奪其竹竿木  
城遂拔賊乃乘夜運作莫知所謂平明視之敵臺盡  
盡三十六所逼陴高出俯施飛礮公率衆攻臺三日  
而盡墮之公以贏卒四千當賊三萬甲馬二千攻圍  
一月餘賊喪失精銳過半卒不得志以去由是鄖兵  
之名著于天下李賊憤甚復發兵至鄖公使禦之于  
楊溪賊抵龍門夜聞漢江水石相搏有驚而呼者曰  
鄖兵至矣師遂潰其畏鄖兵如此自成營都襄陽秦  
督孫傳庭刻期大舉自成移軍入襄城郊縣之間待

南齊文定

卷之五

五

前

之公出師以應督師降光化穀城至襄陽聞督師敗  
績引兵保均已而自成入關乃發賊三萬使襄陽路  
應標將之滅此朝食而鄖陽城糧盡公使溯漢程釋  
實以給兵不足則維牛皮麴蘖以給之士無離心賊  
以公之降丁王光恩爲可動也發使招之光恩猶豫  
未決公乃大會將士于城頭而告之曰事已至此諸  
君可斬吾頭降之母爲徒死諸將痛哭願隨死公曰  
賊使爲光恩而來光恩云何光恩迫于大義亦遂于  
刃賊使以示不同明日開城夾戰賊倉卒不意大敗  
而貴得級千餘公又謂其將校曰賊倚糧于均我方

救死不暇均中之賊必不虞其往襲也使裨將楊明  
起夜以千人渡漢趣明破之燒其積聚鄖圍始解當  
是時闖賊已據全秦河洛荆襄設官分治廟堂以鄖  
陽久陷罷撫臣不推忽得公請救蠟書鄖人之在都  
者莫不痛哭擊登聞鼓曰鄖陽不食半載猶爲朝廷  
死守奈何棄之翼日上召閣部大臣于平臺議推鄖  
陽巡撫廷臣皆屬公大學士丘瑜曰全楚督撫皆逃  
不如一道臣猶能張楚上然之大學士陳演曰道臣  
雖能守然巡撫非其所長于是以鄖陽知府徐起元  
爲巡撫加公太僕寺卿仍署道事初公備兵長沙長

南齊文定

卷之五

五

前

沙守爲演私人屬公庇之公舉案其贓演恨之故以  
起元先公越數日冢宰李遇知言陝西與川北相連  
宜守漢中與安以固蜀門戶上授公右副都御史巡  
撫陝西兼制川北圍解而後聞廷授則十七年之四  
月矣公遂謝事養病又數月而聞北變公慟哭曰老  
臣以一隅爲挈瓶之守豈知其無益于天下之大數  
也秋七月路應標又至公復登陴助起元城守十二  
月闖賊敗圍鄖者殺應標而去公謂先帝以秦中屬  
我豈可寒此末命得素帥孫守法家丁數十人偕鄖  
師當時化之兵以佐之遂下興安未幾而大兵南下



公還鄧即已內附。定不歸。制。夫守遠。宣于故國。者。例。簿。錄。其。赤。口。以。上。公。有。老。父。年。八。十。餘。事。關。公。日。疊。山。安。仁。之。敗。以。母。老。不。死。刑。我。在。事。外。耶。野。面。奉。父。以。天。年。終。自。流。寇。起。討。賊。之。師。一。盛。于。楊。嗣。昌。再。盛。于。孫。傳。庭。皆。竭。天。下。之。力。以。奉。之。劍。客。奇。才。輻。輳。戲。下。而。褻。雅。之。陶。潼。關。之。敗。中。原。由。此。陸。沉。左。良。王。之。兵。號。數。十。萬。自。開。封。潰。後。翺。翔。樊。城。避。賊。于。荆。州。再。避。武。昌。三。避。九。江。其。視。一。戰。如。以。肉。委。餓。虎。區。區。郎。陽。饑。卒。不。滿。半。萬。重。圍。援。竭。兩。京。陷。沒。魁。然。而。時。必。待。公。解。任。而。後。速。飛。然。後。知。兵。不。在。強。弱。城。不。

南雷文定

卷之五

手

在堅。跪。顧。用。之。之。人。何。如。耳。守。楊。守。郎。亡。國。之。際。豈。緊。無。人。君。子。所。以。痛。恨。于。廟。堂。之。倒。置。也。公。諱。斗。樞。字。象。先。別。號。玄。若。韓。國。武。烈。王。高。瓊。之。後。王。之。五。世。孫。修。職。郎。世。殖。南。渡。始。為。鄞。人。修。職。生。元。之。字。端。叔。宋。之。名。儒。又。七。世。而。為。公。之。高。祖。文。福。建。驛。丞。曾。祖。士。亦。以。儒。學。名。贈。刑。部。郎。中。祖。萃。萬。曆。甲。戌。進。士。知。肇。慶。府。贈。右。副。都。御史。父。德。光。祿。寺。署。丞。致。仕。封。右。副。都。御。史。母。黃。氏。誥。贈。太。淑。人。公。五。歲。即。能。屬。文。年。十。九。而。舉。于。鄉。登。崇。禎。戊。辰。進。士。第。授。刑。部。廣。西。司。主。事。是。時。逆。案。新。定。逆。黨。之。黨。人。出。奇。計。欲。以。騙。場。

南雷文定

卷之五

手

之事。謂。案。習。無。狀。如。杞。勤。王。兵。潰。黨。人。以。如。杞。故。逆。奄。之。所。欲。殺。者。乃。彌。縫。上。所。寄。之。耳。目。下。之。干。獄。尙。書。韓。繼。思。擇。司。官。五。人。以。獻。之。公。與。馬。生。總。兵。張。鴻。功。死。背。無。戍。上。閱。爰。書。大。怒。悉。置。獄。者。于。詔。獄。晉。撫。論。死。講。官。文。震。孟。講。呂。刑。津。業。及。之。公。得。復。職。慮。因。湖。廣。尋。出。守。荆。州。府。鄭。奄。盡。惠。王。請。以。王。官。行。部。履。畝。而。稅。公。曰。王。賦。多。無。實。田。加。派。充。額。耳。王。官。繭。絲。民。弗。堪。也。事。遂。得。寢。鎮。軍。參。將。楊。世。芳。奉。檄。守。陵。道。荆。公。留。不。遣。巡。撫。唐。暉。聞。之。大。怒。曰。誰。任。承。天。之。咎。者。公。曰。賊。必。不。敢。越。荆。以。入。承。天。守。荆。所。以。守。承。天。也。賊。果。西。行。世。芳。襲。之。以。俘。敵。告。唐。撫。乃。服。陞。湖。廣。按。察。司。副。使。備。兵。長。沙。長。沙。有。江。湖。之。限。不。知。兵。革。武。備。久。弛。公。謂。江。北。雲。擾。江。南。豈。得。晏。然。增。城。數。版。調。兵。竿。軍。食。用。戒。不。虞。未。幾。而。臨。藍。山。賊。起。賊。船。數。百。順。流。破。湘。潭。乘。勝。遂。攻。長。沙。關。地。濡。裨。積。土。棠。櫓。賊。既。盡。其。機。巧。而。縱。礮。焚。衝。應。之。者。嘗。若。有。餘。潛。遣。守。備。韓。鴻。發。閩。左。子。弟。以。資。夾。擊。賊。聞。夜。遁。冠。平。上。賜。銀。幣。公。雖。奉。父。家。居。而。白。首。兵。間。人。情。所。注。風。波。震。憾。無。日。無。一。對。獄。吏。再。連。嗣。子。故。浮。沉。閭。里。不。敢。自。異。晚。又。目。盲。租。吏。債。家。時。見。娼。婦。豈。知。其。為。先。

朝萬里城也。生于一無嗜好。年頃有詩。為。時。寄。與。亦。不。必。以。示。人。與。人。言。言。重。至。于。兵。事。則。心。開。余。之。交。公。在。已。丑。陳。與。共。時。相。遇。從。舊。生。公。建。大。將。之。旗。鼓。必。有。可。觀。豈。知。其。問。問。以。老。生。于。某。年。甲。午。八。月。二。十。五。日。卒。于。某。年。庚。戌。五。月。二。十一。日。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月。配。范。氏。監。獄。人。繼。徐。氏。封。淑。人。選。施。氏。嗣。子。宇。泰。兵。部。武。選。司。員。外。次。曰。宇。啓。塔。沈。延。綸。庠。生。戴。石。臣。朱。廉。孫。男。四。人。奕。宣。奕。襄。皆。廩。膳。生。奕。修。奕。學。曾。孫。景。乾。景。聯。宇。泰。以。公。之。明。德。史。所。取。裁。須。得。舊。事。叢。見。首。尾。者。為。之。科。

南齊文定 卷之五 墓誌銘 主 前

條因授公所撰宦歷漫記守廉記畧俾余為銘銘曰  
崇禎紀元盜起延綏長蛇出穴封豕偕來相望金湯  
不異培塿全鼓動地心膽寒灰或降或竄百爾崇階  
山河破碎宗廟蒿萊即陽鼓爾漢水之隈高公蒞止  
千里風雷投鞭斷流聚骨成臺窮城就死日影不回  
羊鈴未拙雲梯又排慨慨高公解帶指揮五百血戰  
羸卒半埋待其圍解鍾石已乖移忠作孝非意所諧  
截指請救哭滿天街相演猶曰公非將才廟筭不勝  
千古同哀

雷文定卷六

遼陽新治荆較訂

余若水周唯一兩先生墓誌銘

丁巳

嗟乎名節之談孰肯多讓而身非道開難吞白石體  
類王微常須藥裹許邁雖逝猶勤定省伯鸞雖簡尚  
存室家生此天地之間不能不與之相干涉有干涉  
則有往來陶靖節不肯屈身異代而江州之酒始安  
之錢不能拒也然靖節所處之時葛巾籃輿無鉗市  
之恐較之似為差易活埋土室長往深山吾於  
會稽余若水甬上周唯一兩先生有深悲焉若水名  
增遠字謙貞會祖古愚祖相肇慶府通判父幼美封  
兵部尚書尚書五子長煌字武貞天啓乙丑進士第  
一人季增雍太平知縣若水其中子也登崇禎癸未  
進士第除寶應知縣劉澤清開府淮南欲以公禮格  
郡縣若水投版棄官而去畫江之役補禮部儀制司  
主事陞郎中唯一名齊會字思沂高祖徽工部員外  
郎曾祖桑祖煬父臺唯一登癸未進士第除廣東順  
德知縣邑中多盜以為此饑寒所致古人社倉之法  
意非不美然而其利易盡於是變社倉為義田而以  
社倉之法行之可以久遠又倣弓箭社之法行于西

南齊文定 卷之六 墓誌銘 主 前

北者之東南修飾僕區沈命之術盜一發即得攝香山縣香山與黎人相望一海土官欲渡海入莖直指許之唯一不可乃止閩中立國其首輔香山人下教有不便於民者唯一即解職歸兩先生之出俱當兵戈旁午之日若水無以自見唯一之所見者亦小○小○及○民○之○事○不○足○以○盡○其○長○也○桑○柎○之○交○武○貞○投○水○死○若○水○逃○山○中○不○出○郡○縣○逼○之○入○見○若○水○乃○興○疾○城○南○以○待○齊○斧○久○之○而○事○解○聚○村○童○五○六○人○授○以○三○字○經○其○則○未○而○出○與○老○農○襍○作○數○量○勤○惰○未○嘗○因○其○貨○人○而○讓○畔○也○同○年○生○王○天○錫○為○築○道○欲○與○話○舊○苦

南雷文定

卷之六

二

前集

水辭以疾天錫披帷直入若水擁衾不起曰至臣不幸有向馬疾不得與故人為禮天錫執手勞苦未出門數次則已與一婢子擔糞灌園矣天錫遙矚嘆息而返冬夏一皂帽雖至肥者不見其科頭已四歲十月十三日卒年六十五蓋二十有四年不離城南一示也唯一逕入剡源盡去其髮而為髮塚曰惟松有聲可以無哭惟雅有露可以無泪唯鳥石依依可無吊客架隙立瓢榜曰囊雲自稱無髮居士剡源饒水石與山僧樵子出没瀑聲虹影之間軍持不借時對松萬仞叢林遂欲以法付之一笑而已王天錫求見

唯一止之曰烟裡程途朝不知暮宿所故人咫尺舉目有山河之異辛亥歲三月二十日卒年六十九夫斷之令屈以威武惟死足以拒斷若水拒斷而不死非倖也其心固拚乎一死也唯一盡斷其餘不能拒也然斷其餘非令之有則猶之乎拒也其時為僧者多矣而嗣僧之法則無與于此也所謂威武不能屈者兩先生庶幾近之若水草屋三間不蔽風雨以鼃甲承漏臥榻之下牛宮鷄架無下足處生人之趣都盡唯一山林標致一器之微亦極其工巧嘗於燒餘為爐掃拭過于金玉又得懸崖奇木製為養和坐

南雷文定

卷之六

三

前集

臥其間兩先生之不同如此若水慨世路之逼不遂疑荀卿性惡百王無弊著論以非孟唯一機鋒曳電汪洋自恣寓言十九然清苦自立胸中兀然有所不可不以牛跡之安途避亂群之近憂者是則同若水出自崑山朱相國震青之門唯一出鹽官吳太常歸齋之門相國則先忠端公之門人也其淵源有自若水疾革余追其榻前命兒子正誼為之切脉若水曰其祈死二十年之前反祈生二十年之後乎余法然而別唯一未嘗一面人傳其詩怪甚僧解齋持一詩來愧不悉除鬚髮去留松下一孤身我來何處



爲樹未必松乎我是人余讀之了不見其可怪也若  
水配姚宜人子三金體金和金繩唯一配哀孺人子  
四天行時行攸行中行庚戌歲金體介陳天若求銘  
余未及爲後七年天行介李果堂求銘余傲葉水心  
併誌陳同父王道父之例以誌兩先生同父道父猶  
有顯晦之別若兩先生則屈賈李杜之同傳兩家子  
第刻于墓以信德之不孤也銘曰  
不有死者無以見道之界不有生者無以見道之大  
賢生賢死返之心而無害

翰林院庶吉士子一魏先生墓誌銘

天啓朝以攻逆奄而死者一十有三人其後人爲世  
所指名者唯黃魏兩家李賊陷都城子一死之是亦  
可以免於疑論矣顧四十年以來子一之大節尚然  
沈滯則黨人餘論錮之也乾坤未毀所賴吾黨清議  
曾有存者子一以同難視余猶弟余老矣可不及其  
未死披發白日乎子一之子札以墓銘來請亦復何  
辭子一諱學濂別號內齋魏氏吳之舊姓世爲嘉善  
人曾祖祥祖邦直皆贈太常寺卿父諱大中吏科都  
給事中直諫死諡忠節妣錢氏封淑人忠節有才  
子三人長學濂字子敬所謂魏孝子也次子一學  
洙字子聞子一風神傑出少受學于子敬卓犖不群  
年十六應試邑令康元穗奇之使冠多士不因忠節  
在要位也乙丑忠節受難孝子捐生遺孤滿室迫吏  
坐門子一紹述荒屯輸寫心力破巢之下復有完卵  
逆奄伏誅忠死之家哀榮已備而導之與獄者阮大  
鉞傳懣方改頭換面捲土重來子一刺血上書中使  
警之義天子愍然爲之動容下其章大獄久依城社  
不畏薰燒僅以考功之議上子一復上疏力爭卒難  
丹書同難諸子先後謝恩闕下余年最少共推子一



為文設祭諸獄中門讀文未畢莫不哀哭觀者亦哭  
左右入告烈皇烈皇曰忠臣孤子甚惻朕懷甲戌薨  
忠節迎龍山夫子題主會葬者千人子一布置閭通  
不露貧狹吳子達陳幾亭皆子一姻家因請龍山講  
學於丙舍讀書柳洲與長洲薄子珏務為佐王之學  
兵書戰策農政天官治河城守律呂鹽鐵之類無不  
講求將以見之行事逆知天下大亂訪劍客奇才而  
與之習謝角藝不盡其能不止直指督學行部謁廟  
講書故事數抽一二諸生敷演儀文子一不待宣及  
奮袖橫經以古義實今事利害之與作吏治之循墨  
昌言無所隱避聞之莫不震動主者唯唯不能不為  
理奪也是時嘉慶之文就學浮麗爭為闡緩子一造  
于疏通廣博之域脫稿流傳然子一孤行一意不肯  
附會婁東二張主張復社士集其門者如燕雀子一  
多相靳故即虞山古文未嘗以一代作手歸之其所  
奉手樞衣者哉山一人而已乙亥特詔選士子一舉  
第三一時同志之士想望其出以為世用壬子舉應  
天鄉試明年登進士第改庶吉士寇惠已深子一多  
所建白請援靈武舊事出太子討賊請發召三輔義  
勇入援范文貞言之天子而烈皇嘗幸已堪任官

章托之空言已矣京師既陷子一謂其同志曰吾輩  
自分唯有一死然死有三節目先帝上升之日一也  
發喪之日二也幸賊即偽位之日三也前此二者今  
已不及以彼篡位之晨為吾易簣之期耳此言余聞  
先是子一與容城孫鍾元密結義旅劫其不備賊中  
亦頗有顧內應者故子一遲遲以待其至久之音塵  
斷絕賊黨勸進將以四月二十九日燔燎告天以正  
號位子一曰吾死晚矣以其日賦詩二章自縊死距  
生萬曆戊申九月二十八日年三十七配陳氏戊午  
解元山毓女子三人允枚順治戊子舉人允札增廣  
生允桓庠生女一人婿徐之陵孫男八人儒烈儒燕  
儒燮儒燕儒然儒魚儒庶儒秋孫女五人曾孫一人  
所著有內齋集十卷日知錄五卷藏於家當子一之  
未死也同邑忌之者造作飛條言其傾側荒朝不持  
士節阮大鋮時方得志附益增張以報血書之役君  
子亦多信之未幾而子一死君子之感雖解而蓋棺  
之榮不及貞元朝士今已無多孰為之激昂而樂道  
者嗟乎子一大槩欲為人所難自傷家難則羣友翼  
食誓終天年毋病未瘳則割臂投羹助彼方藥十八  
年流離之門戶雪母在堂昆弟都盡一筆而之書生

未與國事。柴也。其來未始爲過。而子一堅心致命。不  
欲以常人自居。亦可以諒其志矣。向使妖譴不起。則  
與倪范諸公同騎箕尾。夫又何說。顧子一所以致此  
者。亦自有故。子一上書見知於天子。銳意問學。遠駕  
經生。先友宿艾。望風推服。莫窺其底裏。加之旁通藝  
事。章草之書。倪黃之畫。陽冰之篆。孤姿絕狀。觸毫而  
出。無非詩書之所融結。學侶挹其精微。詞宗稱其妙  
絕。一時盛名。無出其右。子一亦未免矜貴。自喜不知  
盛名之難居也。且子一雖學於鼓山。其所重。即在經  
濟上。此便是功利之學。既與倪范諸公同是一死。而  
牽挽于密約。不得自由。亦是功利誤之。此則可爲子  
一惜也。然子一實有過人者。余東髮交遊所見天下  
士才分與余不甚懸絕。而爲余之所畏者。桐城方密  
之。秋浦沈昆銅。余弟澤望。及子一四人。五行一覽半  
面。十年漁獵所及。便企專門。天生此才。僅供喪亂之  
摧剝。乃使頑鈍如余者。執簡而拾其後。可愧也。夫銘  
曰。天降逆奄。繼之賊李。蕩覆乾坤。吳絕綱紀。於戲忠  
節。忠於天。啓於馘。子一忠於末祀。前有其父。後有其  
子。一家一福。千秋之美。三十九年。余始作誄。彼黨人  
皆已如屠豕。

前翰林院庶吉士韋菴魯先生墓誌銘 古長  
歲辛亥。余邂逅魯菴先生於越城之公所。率爾談  
文。有契。先生即過古小學。索觀鄙文。每奏一篇。先生  
嘆嗟良久。曰。二川以後。百年無此作矣。自是余至越  
城。必相過。從言談。盡日。史漢之機軸。歐曾之神理。近  
時作青窠語。流傳千門萬戶。其所以得所以失。先生  
無不詳其首尾。如數一二於掌中。余謂今日古文之  
法亡矣。錢牧齋。椅據當世之疵瑕。欲還先民之矩矱。  
而所得在排比鋪張之間。却是不能入情。艾子論  
文之書。亦儘有到處。而所作模擬太過。只與模擬王  
李者爭一頭面。先生固閉戶讀書。然非有所授受。亦  
不應至是也。先生曰。此先父與先伯父之教也。先祖  
之任山陽也。徐文長嘗來與二父讀書。二父聆其緒  
論。以私後人耳。余衆數論成。欲先生叙之。先生曰。不  
可。某於衆數。未之能學也。夫胸中未明了。而徒文之  
辭者。此今日之文也。先生讀書三十年。越中之人無  
有名其能文者。其不肯爲今日之文之所致乎。自余  
與先生遇。後始稍稍傳之。同志蓋未五年。而先生不  
可作矣。先生諱臬。字季卓。別號韋菴。魯氏爲宋肅簡  
公之裔。建炎間南渡。遂家會稽。元末敬之官提領。提

領生彥名彥名生原珍原珍生壽獻生二子長城成  
化進士官至南京刑部郎中次璣再傳為先生之高  
祖大中會祖宗程祖錦萬曆丁丑進士亦官南京刑  
部郎中考湖太學主與徐文長讀書於山陽者也姚  
陳安人先生幼有至性太學歿時方十三歲若喪即  
能盡哀安人之歿幾至滅性登崇禎癸未進士第選  
為庶吉士一時多盛名之士而以先生與魏子一周  
介生王茂建為稱首然諸君雅好標榜自喜故後來  
皆中刻薄之論為人所阻嚼唯先生冲然不盈人亦  
莫得而致難也李賊之變子一謂先生曰吾輩居此

南雷文定

卷之六

十

前集

園城之中死固分也然死有三節目先帝上昇之日  
一也李賊登極之日二也先帝發喪之日三也過此  
三節目無庸死矣已而大行發引先生得先期拔身  
而子一死先生念從死之不能如三良也復仇之不  
能如包胥也事乖志負息機摧擗閉室不出出其書  
觀之門屏之間落然不聞人聲其所與往來談經問  
字者亦不過數人而已花晨月夕歡娛少而愁嘆多  
余觀今世之為遺老退士者大抵擊齷治生其次丐  
食江湖又其次枯香嗣法科舉場屋之心胸原無耿  
耿治亂存亡之故事亦且憤憤如先生者日抱亡國

之戚以終其身是可哀也先生風度峻整望而知為  
先朝之人物造次發語亦皆玄遠所謂不在能言之  
流而言者莫之能過也生於某年丁未十一月初八  
日卒於某年乙卯九月二十六日年六十有九娶王  
氏子五人長燠先廩生次煥先庠生次炯先已酉舉  
人太燠先次煥先今存者唯燠先而已孫七人長誠  
候選儒學教授次基受基仁基雍基德基基謙曾  
孫一錫祚燠先謂知先生者無過余乞銘其幽石余  
何敢辭銘曰  
文章之名昔歸翰苑步冒鐵鑪名存實遠於燠曾公

南雷文定

卷之六

十一

前集

為誥為典追蹤往烈裁正狂簡館課程文一洗其短  
豈期遯野蓬蒿偃蹇石渠水涸山龍色淩以俟君子  
灰飛律管



萬海菴先生墓誌銘

己亥

予束髮出遊於河東所兄事者兩人曰陸文虎萬履安兩人皆好奇洞懷洞達埃壚滙泊之慮一切不入焚香掃地辨識書畫古奇器物所至鸞翔冰峙世間鬼瑣解果之士文虎直叱之若狗履安稍和易然自一揖以外絕不交談其人多惶恐退去葛袍布被郵筒束帛皆修飾合度嘗見一名士作答此兩人者極其矜慎予偶問之曰吾聞文虎履安一發題亦有講究恐倉卒裁答爲其所陋耳其標致如此詩壇文社三吳與湖河東相閉隔而三吳諸老之生皆欲得

南雷文定

卷之六

主

前集

此兩人爲重湖河東風氣漸開寔由是兩人文虎既死履安隻輪孤翼然其好奇日益甚東江士人皆乘時獵取名位以戶部主事授先生先生獨不受方王二帥專正供分別諸公之召募者以爲兵令取餉於勤分司餉者兵民交怨其在寧波則先生獨任之大兵渡湖一時士人諱言受職皆敗頭頓面充賦有司而公車之徵先生獨不行當是時先生遁跡榆林喪其夫人已又喪其太夫人餘生之書卷青氈蕩於兵火先生一病三年炊烟屢絕廢心死然友人高甲丞在獄予弟晦水犯難僉能出之

先生既無心於當世廟堂著作坊瓦模勒凡士林之所矜貴者一不以寓目有傳吳霞舟先生遺稿自海外者用故名紙書之半葉千言漫漶漏奪先生摩娑細視手一件繁瑣爲完者或出遊則多與失職之人聚於野店僧寮聞一奇事咨嗟而樂道之逮夫粵廷舟出九江天風簸盪一童侍側先生疾革喟然曰此行得水坑石數片娘子香數瓣未及把玩遽爾緣絕此爲恨事耳夫家室萬里諸子寒餓先生之言不出於彼先生之好奇乃至是耶先生諱泰字履安晚年自號悔菴其先定遠人國珍從明高皇帝起兵賜

南雷文定

卷之六

主

前集

名斌北征戰歿贈明威將軍子鍾世襲寧波衛指揮遂爲寧波人遜國之難死之子武嗣從征交趾又死之弟文嗣夜哨鋸門見兩炬射之炬滅而潛作溺死於海所見之炬蓋龍目也七傳而爲曾祖諱表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理學名臣也祖諱達甫廣東督理兼防叅將父諱邦孚鎮守福建總兵官左軍都督參事母陳氏封恭人總戎公禱於東岳像設而祀之先生生而類夫像設者因以爲名舉崇禎丙子鄉試鬱然領袖名士十年流落饑渴寒凍未嘗不爲江湖所傳誦正復不惡然方其盛時交遊滿地事有不



可○言○風○波○消○錄○且○盡○先○生○間○行○過○之○聲○望○天○水○傍○徨○  
而○不○能○去○先○生○即○好○奇○乎○而○抑○鬱○懣○懣○已○見○之○於○髮○  
容○矣○蓋○先○生○本○用○世○之○才○售○答○後○傾○懸○然○天○得○置○之○  
寂○莫○非○其○所○長○而○乃○忍○人○之○所○不○能○忍○斯○真○可○謂○之○  
好○奇○者○也○先○生○之○病○始○於○南○安○有○毛○汧○者○先○生○之○同○  
年○生○也○染○疫○將○死○同○舟○皆○欲○棄○之○先○生○爲○之○收○載○親○  
其○藥○裹○汧○得○生○而○先○生○病○矣○即○此○一○事○之○奇○亦○人○之○  
所○不○可○及○者○生○於○萬○曆○戊○戌○二○月○十○三○日○卒○於○丁○酉○  
十○月○初○六○日○配○閼○氏○先○十○二○年○卒○以○是○年○十○二○月○二○  
十○六○日○合○葬○西○山○之○應○魯○子○八○人○斯○年○斯○程○斯○禎○斯○  
昌○斯○選○斯○大○斯○備○斯○同○女○一○人○皆○謝○爲○兆○孫○六○人○言○  
世○培○世○澤○世○慈○世○德○經○孫○女○三○人○自○文○虎○死○後○先○生○  
始○爲○詩○文○虎○之○詩○以○才○先○生○之○詩○以○情○皆○有○可○傳○當○  
其○渡○嶺○則○酸○鹹○苦○辣○之○味○盡○矣○斯○年○以○予○與○先○生○久○  
故○托○銘○其○墓○憶○晦○冥○之○際○予○過○甬○上○文○虎○新○死○先○生○  
病○瘥○剪○燭○相○對○安○悅○欲○斷○是○日○先○生○之○瘥○爲○之○不○發○  
十○年○以○來○歲○必○相○過○再○三○每○一○會○合○破○涕○爲○淚○竟○不○  
知○其○身○在○困○頓○無○聊○之○中○也○今○顧○舍○吾○面○去○乎○銘○曰○  
崇○禎○之○初○名○士○鬱○起○湖○河○而○東○唯○陸○萬○子○長○歎○切○雲○  
高○馳○方○馳○塵○世○突○稀○逢○之○心○死○大○冷○火○烈○悲○飛○銘○從○

南雷文定

卷之六

古

前集

南雷文定

卷之六

十五

陸○子○剛○折○萬○子○孤○美○京○洛○車○馬○煜○煜○流○水○子○獨○不○然○  
蹙○躑○霜○履○越○臺○楓○青○商○山○芝○紫○千○年○旦○暮○以○其○有○此○

陸文虎先生墓誌銘

陸文虎先生卒三十有二年其喪尚在淺土未亡友黃某泣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乃告於世之爲郭元振者而使契家子萬斯大董其事某月某日葬於城西之外憶其平生崖畧而誌之先生諱符字文虎陸氏世爲寧波望族曾祖州丞清祖相龍父忱俱庠生母王氏夏氏生母朱氏四歲時大父引置膝上口授以楊志慈草疏傳奇先生對客輒抗聲高唱意若深慨慕之者幼多羸疾因讀泰同悟真閉關齋禱以爲神仙可學而至久之不効復汎濫於釋氏爲學使

南唐文定

卷之六

士

前集

周斗垣所知授置第一授徒衆昌祝耳劉心契之有譚星命者耳劉謂文章心力結集可望而卜人之富貴福澤文虎之文避富貴而不可得者也烏用以星命知之已讀書南里與許孟宏王聞修兄弟交時聞修選古文三編先生與之上下其議多所裨益孫子長督學浙中以林憲獲自輔憲獲得一卷奇之聞修時爲水利道子長以此卷訊之聞修曰此吾故人陸文虎不意君摸索而得之也先生風貌甚偉胸貯千卷蓄款爲洪鐘書一時士大夫聽其談論皆以爲陳同甫辛幼安復出吳楚名士方招群植黨互相題搨

急先生者愈甚先生謂兵心見於文事。關氣長于同人。亂亡之兆也。凡過刻文結社。求先生爲序者。循環此意。雷霆破柱。冀使人聞之而覺悟也。崇禎辛巳復保舉之制。副使許平遠以先生應詔詣京。入國學上幸學先生充班首。進退從容。上過而目之。舉壬午順天鄉試。監國時。賜進士出身。授行人司行人。奉使關中。不果行。清查衛所錢糧。千戶馮如斗乾沒獨多。恐發覺。刺先生於廳事。不殊歸。而養病結雪。瓢于白岩山。丙戌十月初十日卒。年五十。配陳氏范氏陳氏子一人某先生卒後亦夭。女三人。全某葛某沈某其婿也。先生初爲舉子業。誦習先民時取古文綠飾章句。厭而棄去。旁涉語錄釋典。爲沉深刻厲之文。又改而爲俛俛與蹟。至於其所譚易者。則取近代理明義精之學。用漢儒博物攷古之功。加之湛思直欲另爲傳註。不墮制舉方域也。其古文詞。鵬鵠海怒意之所極。穿天心月脇而出之。苦于才多。使天假之年。自見涯涘耳。詩皆志意所寄。媚勢倭生。市交游而作聲色者。未嘗以片語汙其筆端也。胸懷洞達。熱心世患。視天下事以爲數著可了。斷頭穴胸是吾人分內事。兩黃獨先忠端公七人之禍。希風舉羽作楚漁父二首傳

南唐文定

卷之六

十七

前集

之吳中許孟宏見而感其紙相體仁動以告訐摧拉  
異已先生上書王司馬九重禁禦之地九列大臣之  
重一落魄妄男子得以隻手障天狂言作鱗在朝在  
野誰無目攝之警莫必擠阱之命從此凡百有位相  
效爲負牆鞠躬以事四方屋邑失業亡命作奸犯科  
之流日亦不足矣聖明在上未有信臣鉤索奸隱指  
陳極弊痛切入告者閣下據誠言事轉圜納牘直俄  
頃間事耳乙亥上以祖陵震驚下詔罪已開釋罪廢  
召山陰毘陵相吳縣諸君子皆有翹然自喜之心先  
生以爲此消長之會也語錢虞山曰古人歎神農虞

南雷文定

卷之六

六

前集

夏之不可作某謂何必黃虞當今日中欲再見隆萬  
之際士庶風物已不可得然則士大夫胸中斷不可  
仍作當時縉紳受用之想服御僕從減省歛歛凡懷  
貪射利乘間抵隙及故爲大言聳聽巧售傾險者預  
行杜絕積誠刻意盡瘁協恭以結主知折護口則明  
盛可致不然彼方以訛訛快心此復以夾夾意得正  
如核瘥一寒一熱出反彌甚元氣隨之果未幾而烏  
程排吳縣傑奉陽矣先生之料事如此海寇披猖鎮  
撫閉關斷旅睦視無策宣城沈眉生訪余與其客蔡  
三策俱三策故降盜也精于水戰先生遇之與之談

海上事其船式柁工火器白桔皆內地所未有故能  
縱橫如意三策嘆曰誠能假某戰艦三十隻勇士千  
餘人當使鯨無縱鱗波有恬目先生卽大聲疾呼干  
當事給以所言之半稍稍見功而鄉士大夫以門庭  
養虎咎始事之人爲謀不卒而罷卽清查衛所亦是  
一時名目而先生以實心行之故人驟見之而駭遂  
及于難雖才堪濟世儵然常有世外之致辨書畫識  
金石古奇器焚香掃地與名僧聯床對語嘗作誓告  
紫柏文手書一冊寄南康推官錢沃心焚歸宗寺古  
松下古松爲紫柏所呪活者也余束髮出游吳來之

南雷文定

卷之六

六

前集

謂于鄉陸文虎志行士也歸而納交于先生從此左  
提右挈發明大體擊去疵雜念終身惇惇之力使余  
稍有所知者眉生與先生二人而已在武林兩京余  
晨出循通衢委巷搜覽故書薄暮一僮肩負而返先  
生邀之要路信宿還書必向余述其梗槩如此盛事  
於今那復可得乙酉十月十日先生過我草堂嘆息  
天下事明年訃音亦值是何其相感之神也銘曰  
甬東衣鉢玄黃自始凡偶兼混布霧十里於唯先生  
暨友萬子分別氣類澗石在水後來清流未幾南指  
嗟我越中尚如月死危言之功曷其可已



劉瑞當先生墓誌銘

壬子

崇禎間吳中倡爲復社以網羅天下之士高才宿學多出其間主之者張爰先張天如東浙馮留僊鄴僊與之枹鼓相應皆喜容接後進標榜聲價人士奔走輟輟其門蓬華小生苟能分句讀習字義者挾行卷西梓婁江東放蕪水則其名成矣其間模楷之人文草足以追古作議論足以衛名教裁量人物譏刺得失執政聞而意忌之以爲東林之似續也當是時慈水才彥霧會姜崱思劉瑞當馮玄度馮正則馮單溪諸子莫不爲物望所歸而又引旁近縣以自助甬上則陸文虎萬履安姚江則余兄弟聯木澤望蓋無月無四方之客亦無會不諸子相徵逐也嗚呼盛矣瑞當於諸子中芒寒色正諸子皆引爲畏友初與崱愚齊名坊刻行世稱爲姜劉及崱愚登第又與玄度並稱爲劉馮亦猶香山之在唐初稱劉白繼稱元白矣交道雖廣而所至情契不過數人入閭則友會弗人林守一之宛則結沈眉生麻孟璿梅朗三過橋李則投夏葵仲其激揚題拂之流望瑞當娥眉天半不可得而覩也諸從遊先後成進士至爲天子元老侍從其下者亦且爲二千石鄞縣長吏獨瑞當贈登老

南齊文定墓誌銘

壬

前集

生布衣揖讓于博士前晚乃以貢待一儒官胸中不能無芥蒂友朋高會瑞當恒坐席端文虎次之酒酣耳熱兩人輒離席長歌曼聲相和唾壺盡闕澤望以盛名爲之壻瑞當喟然曰吾爲同輩架累置身鑑構之上無乃益彰其老醜耶未幾而南北橫潰聲實陸沉交遊事息返顧閭里則崱愚玄度以疾死留仙鄒仙以憂死文虎以刺死單溪以兵死所在情契鯨鯢相望瑞當之風波亦爲里中指名卽場屋放言悲歌流涕亦不可復得乃爲潔供疏告於嘗所往來者求法書名畫古器奇花勉強差排粹然不知有生之樂發爲詩文辭思拙句絕似圭峯積久所得嗚呼何其衰也於是一歲之中東走訪履安西走訪余兄弟必且再三潦倒以洩其耿耿之未下戊子夏瑞當挾其季子一平頭奴刺小航浮江而上颶風失楫隨波漂瀾而至余家未幾適甬越月而以訪黃太冲萬履安兩記來余頗怪之瑞當之往來多矣獨記此何歟再越月計至始知其記之爲永訣也瑞當深沉有識嘗與之謁劉先生時瑞當北上先生傳語留仙冠澤事急當爲扈從計先生不輕談機事蓋信瑞當之深也單溪受禍親戚不敢過其門瑞當見其夫人而問之

南齊文定墓誌銘

壬

前集



曰今日之事夫人唯有白盡吾待命於此夫人死瑞當始出瑞當諱應期亦字遂當生於某年某月某日卒於某年某月某日世爲慈谿人六世祖煒廣東叅政高祖錯封山東道監察御史曾祖士逢上海丞祖廷褒父志冠封文林郎妣某氏封太孺人娶應氏繼向氏子三長甲庠生次有壬次有丁女二長適鄉進士黃宗會即澤望也次適秦某孫男二洙濂孫女一縻瑞當卒後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葬於鄧山飛鳧之原甲來速銘曰先子心言之托止有姚江余固瑞當之未亡爰也身歷其盛衰使余不言溪上之風流後來無有知之者矣第瑞當去盛時不遠尚且精神殞喪風味轉墜逮今一世余皓首而談往事叨叨不已聞者得無厭其頑鈍乎汝甲其深藏之也銘曰

汝南月旦自昔重之不有君子孰與主持唯瑞當甫遭逢盛時引繩按墨不爲詭隨窮島諸生清議自司坎壈而死邪正逆施斯世何樂而爲君悲慈水鳴咽鄧嶺參差墜言汗履莫使君知

戶部貴州清吏司主事兼經筵日講官次公董公墓誌銘 乙巳

嘗讀宋史所載二王之事何其畧也夫其立國亦且三年文陸陳謝之外豈遂無人物顧聞陸君實有日記鄧中甫有填海錄吳立夫有桑海遺錄當時與文陸陳謝同事之人必有見其中者今亦不聞存於人間矣國可滅史不可滅後之君子能無遺憾耶乙酉丙戌江東草創孫公嘉績熊公汝霖錢公肅樂沈公宸荃皆聞文陸陳謝之風而興起者一時同事之人殊多賢者其事亦多卓犖可書二十年以來風霜銷鏤日就蕪沒此吾序董公之事而爲之泫然流涕也公諱守諭字次公漢孝子黠之裔由慈谿徙鄧曾祖瀾祖暉父世登贈戶部主事母陶氏贈太安人公以孤童自奮身於學十七歲補弟子員其爲制義不苟襲蹈排異邊幅之外甲于舉於鄉於時文體一變浙所指名者翁鴻業姜思庵其一公也七試南宮不第然達官高第海內庸有不知而無不知甬中董次公者東江初建公偕偃息衙門李司農自春譙政府曰今小朝廷殊非多士如董某者寧可聽其不出乎國命倚於卿司非董某不可乃以戶部貴州司主事召

之當是時孫熊二公皆書生不知兵迎方王二帥拱  
手而授之國成凡原設營兵衛軍俱隸方王而召募  
奇零之街卒田兒則身領之方王既自專反惡諸公  
之參決而分餉分地之議起分餉者以諸公之師謂  
之義兵食義餉以方王之師謂正兵食正餉正餉田  
賦所出義餉勸分無名之征也分地者禁正兵支某  
邑正餉某義兵支某邑義餉也有旨會議方王司餉  
者皆至殿陛諱然公厲聲進口公等今日所爲何事  
而不爲咫尺天威地乎於是跪奏王前曰分餉分地  
非也當以一切正供悉歸戶部覈兵而後給餉覈地

南雷文定

卷之六

墓誌銘

王

而後酌給之先後所謂義餉者雖有其名不可爲繼  
義兵食義餉是散遣義兵之別名王以爲然方王諸  
帥雖怒無以難也無何王帥請稅漁舟公謂其客胡  
中書曰今日所恃者人心耳料及漁舟其細已甚民  
弗堪也昔吳越王有西湖漁稅由羅隱之詩而罷至  
今以爲美談傳語武寧使某得繼隱之後庶可乎王  
帥又請塞鄆之金錢湖爲田又請行稅人法又請官  
賣大戶祀田三疏既上兵士抽刃公門以待覆公疏  
湖不可塞祀田不可官賣稅入必至激變王帥大怒  
謂行朝大臣尙不敢裁量幕府何物豎儒乃爾事事

中格乎上言得孟軻百不如得商鞅一得談仁講義  
之徒百不如得鷄鳴狗盜之雄一遂折簡召公王雖  
惜公甚不能爲力陰使公避之公慷慨對曰餉司命  
吏生殺聽於主上非武寧所得揣桓溫劉裕何許奸  
雄亦必托言晉陽之甲無敢擅出一檄執朝臣而去  
者臣歸死上前武寧能以臣血濺丹墀則可舉朝忿  
忿皆言若武寧殺餉司直反耳何復義旗王帥亦迫  
大義而止丙戌三月十九日思陵大祥廷議寂然公  
請朝堂哭臨三軍縞素君子以爲知禮武林陸行人  
培王同知道焜皆死節廷議謚培不及道焜公爭曰

南雷文定

卷之六

墓誌銘

王

兩人同死何由分其優劣豈以道焜非進士乎今之  
進士而賣國者累累也道焜乃得謚節愍王累欲遷  
公官而難於代者乃兼公經筵日講江東內附異時  
宦爲大官者皆自削去舉人則復求會試公曰噫吾  
故司農也焉能爲還魂舉人哉掃軌著書一日翁州  
破張相國之俘入其孤欲還里無有爲之保者公作  
而曰此吾事也入言於監司公之干涉當道者二十  
年中惟此而已公生於丙申十月初四日卒於甲辰  
十二月二十日年六十有九兩娶皆陳氏贈封安人  
嗣子諸生道權女子二長字庠生余遵生先卒次適

黃生○子○嗣○孫○一○孫○符○女○孫○三○長○字○戴○煥○餘○紹○啓○顧○  
 問○文○盛○行○甬○中○知○名○者○公○與○陸○符○文○虎○萬○泰○履○安○  
 三○人○而○公○之○議○論○務○不○欲○與○人○同○故○雖○與○文○虎○履○安○  
 同○里○相○好○其○意○見○時○有○出○入○海○內○望○之○者○亦○知○三○公○  
 之○異○爲○正○人○然○文○虎○履○安○則○牽○連○而○舉○公○則○孤○行○豈○  
 知○公○之○不○欲○同○同○社○者○其○後○即○不○欲○同○方○王○不○欲○同○  
 諸○失○職○者○之○所○爲○乎○公○自○此○達○矣○公○苦○心○易○學○聚○古○  
 今○言○易○數十○家○考○其○異○同○甲○午○冬○十○二○月○余○訪○公○公○  
 自○言○丙○戌○以○前○所○讀○書○不○脫○場○屋○餘○習○丙○戌○以○後○始○  
 知○有○讀○書○一○事○耳○已○又○以○草○廬○易○纂○言○爲○問○余○疏○其○  
 南○雷○文○定○卷○之○六  
 三  
 卦○下○之○長○答○之○以○余○之○固○陋○而○公○不○棄○之○如○此○則○無○  
 以○見○公○之○不○欲○與○人○同○也○所○著○有○讀○易○一○抄○二○抄○卦○  
 變○考○畧○易○韻○補○遺○春○秋○簡○秀○集○公○車○錄○公○車○錄○僅○存○  
 董○集○藏○於○家○某○年○某○月○某○日○將○葬○公○於○某○處○道○  
 權○撰○次○行○實○介○萬○言○貞○一○以○誌○銘○見○屬○余○雖○不○足○以○  
 即○公○之○與○傳○其○十○一○後○之○君○子○網○羅○放○失○必○有○取○乎○  
 此○也○銘○曰○  
 北○都○魏○溫○陳○屠○之○南○國○渠○渠○馬○阮○侔○之○於○時○董○公○  
 七○上○公○卑○最○爾○江○東○公○理○軍○輸○入○身○虎○齒○環○以○武○夫○  
 履○而○不○變○易○道○不○孤○翠○華○不○返○滄○海○爲○枯○公○笑○卿○相○

自○視○如○奴○董○公○突○兀○故○官○舊○儒○非○官○之○爲○重○重○此○身○  
 軀○曰○董○春秋○特○書○

南○雷○文○定○卷○之○六  
墓誌銘

三



南雷文定卷七

遼陽新治荆較訂

朱康流先生墓誌銘

丁巳

漳衆之學如武庫無所不備而尤邃於易曆三乘易卦爲二十六萬二千四百四十四以授時配之交會間積羸縮無不脗合詩與春秋通爲爻象屯蒙而下兩濟而上二千一百二十五年之治亂燎若觀火其時及門者遍天下隨其賢之所近止啼落草至於易曆諸子無復着坐之處相與探天根月窟者則康流先生一人而已康成善筭馬融許以登樓季通精數文

南雷文定

卷之七

前集

公謂之老友古人授受之嚴大抵不能泛及也先生博稽六藝各有論著其言象數不主邵子之說別爲先天後天八卦圖以爲諸儒之言易者詳於所變而不詳於所未嘗變變者象也未嘗變者太極也時惟適變道必會通不察其適變則微彰剛柔有拘墟之患不觀其會通則屈伸往來有臨岐之泣求諸物而格之反諸身而體之究其大要不越乎知幾精義二者而已其言小序觀亡詩六篇僅存首句則首句作於未亡之前其下作於既亡之後明矣子由獨取初辭頗爲得之又謂鄭詩不特詞不淫聲亦不淫也詞

南雷文定

卷之七

前集

正則聲正詞淫則聲淫非相離之物又謂作詩有賦比興用詩亦有賦比興射義天子以射義爲節樂官備也諸侯以射義爲節樂會時也其指事也切其取義也直如作詩者之賦體是也大夫以采蘋爲節樂循法也士以采芣爲節樂不失職也以婦女之事喻士大夫非比乎以蘋芣蘊藻之菜爲節樂之器感大夫士則信之將非興乎辨古文尙書之非僞謂伏生之書如堯典皋謨洪範無逸何嘗不文從字順至於其誓湯誓牧誓文侯之命詞旨清夷風格溫雅雜之二十五篇之中無以辨其爲今文爲古文也謂春秋閔文錯簡不特郭公夏五觀於日食之先時後時可知矣論樂者謂調以此始者必以此終首尾何聲卽屬何調先生言誠如是則宮調之中商多於宮可得仍爲宮商調之中宮多於商可得仍爲商乎蓋調也者韻也古人雅淡不爲繁聲慢詞太抵一句之終曳其音以永之而已先生之折衷諸家如此要不盡同於漳衆漳衆嘗謂先生曰康流沉靜淵鬱所目經史洞見一方苟覃精三數年雖義文閭與舍皆取其宮中何必窺人之室乎自漳衆懸記先生之覃精者近三十年又何以測其所至乎先生諱朝瑛字美之



姓朱氏康流其別號也晚又號蕘菴衆寧之花園里  
 人會祖侍御某祖紹皋父完初母查孺人登崇禎庚  
 辰進士第知旌德縣期年而以外職歸旋遭喪亂遂  
 不復仕門戶綢繆期功業繞先生屈其經世之業以  
 支吾八口泊然不見喜愠之色酬對甚簡相索於經  
 術之內者惟張子待軒所著書菴雜述金陵遊草行  
 世五經略記文集皆藏於家生於某年乙巳九月卒  
 於某年庚戌三月年六十有六以弟之子翰思爲後  
 女三人查蕙沈研周煒其婿也孫二人協微協紀孫  
 女二人將莖於葑涇之原翰思介吾友陸冰修求誌  
 其墓余丙午歲十一月同冰修訪先生於家劇談徹  
 夜綿聯不休盡發所記五經讀之出入諸家如觀王  
 會之圖計平生大觀在金陵嘗入何立子署中討論  
 五經至此而二耳踰年先生以各經畧記首卷見寄  
 荏苒數年欲以一得之愚取證而先生不可作矣十  
 年之役固所願也銘曰  
 六經之道昭如日星科舉之學力能亡經某題某說  
 主制有司變風變雅學詩不知喪吊哭祭學禮所諱  
 崩蹙卒葬春秋不載演爲說書蒙存淺達棄置神理  
 助語漫貼所以儒者別開天地漢註唐疏宋語明義

南雷文定

卷之七

三

南雷文定

卷之七

四

百年漳泉破荒而出象數理學會歸於一  
 入室弟子削筆洗硯俗儒心死漳泉之學不得其傳  
 葑涇之原留此一綫

徵君沈耕巖先生墓誌銘

有明之輔臣以奪情見劾者三人曰李賢張居正楊嗣昌然劾賢之羅一峰劾居正之趙吳艾沈鄒皆有祿位於朝唯劾嗣昌之沈耕巖則諸生也賢與居正當天下無事之日所失不過一身嗣昌當危急存亡之秋所關乃在社稷耕巖之言拯溺救焚縣記後來不棄累忝又非一舉諸公所言僅在一時也崇禎丙子復保舉之制應天巡撫張國維以耕巖應詔時中原流寇決裂特起嗣昌於苦塊倚以辦賊而嗣昌以熊文燦之招撫爲嘗試迨遙司馬堂中敗問日至捲

南雷文定

卷之七

五

耕巖集

飾徒工耕巖慨然國事至此朝端尙無一人言之者乃草綱常正而後可以正世風一疏謂金華無避漢儒之曲說君子必不出此即嗣昌追於君命亦宜躬歷戎行衽革荷戈而乃支吾旦夕安枕京畿外備勤勞中懷規避將來誤國嗣昌之肉其足食乎繼又草極臣等國已誤一疏謂嗣昌既不能備先朝大臣起復故事軍旅之寄一付文燦使其聲罪除凶徐持降議亦豈爲後以一十二萬方張之師不爲不武以二百八十餘萬咸集之餉不爲不充整旅以往何兇弗摧即使面縛輿觀猶應宣布皇威而後懲其歸死以

宥之詎有漫無剪治招之不來強而後可授賊之認

帖以爲金石講盟結約倘同與國天下有不能殺人而能生人者乎有授柄於敵而可憐敵者乎臣不知其所終矣通政司張紹先以疏字逾額存案不上耕巖上書通政言無使獲罪執事幸甚紹先始請上裁嗣昌亦惶恐待罪請進劾已之章有言這本體違式卿不必更請封進耕巖乃槩括兩疏以就格上之留中不報黃漳海嘆曰此何等事在朝者不言而草野言之乎吾輩真愧死矣臺省何惜錢增林蘭友詞林劉同升趙士春相繼劾嗣昌最後而漳海有延辭之

南雷文定

卷之七

六

耕巖集

事則皆發端于耕巖也向若耕巖之說行斯時易置嗣昌文燦流寇之禍豈至若是哉故識者以爲此番保舉得耕巖一人可以謂之不虛矣耕巖姓沈氏諱壽民字眉生別號耕巖世爲宣州人曾祖寵官至叅政學者所稱古林先生是也祖懋敬蒲州丞封德慶知州以祖懋學翰林修撰父有恒太學生耕巖孤峭不安言笑爲文深入理窟而出之清真江右艾千子至宛上評許在盛名之上人駭其言而卒莫之能易焉故其選時文耕巖之文多入文定不敢輕置於文待一時聲名之盛吳中二張與江上二沈相配二張

謂天如受先二沈謂崑銅耕巖不以名位相甲乙也  
上書報罷不復厝意經生之業與周亮溪掩關茅曲  
俱理佐王之學無何而黨禍作阮大猷之在甯都也  
以新聲高會招來天下之士利天下有事行其排闥  
耕巖効楊疏尾有大鉞安畫條陳鼓煽豐邑於是顧  
杲吳應箕推耕巖之意出南都防亂揭合天下名士  
以攻之大鉞恨甚以爲主之者鹿溪也及大鉞得志  
曲殺鹿溪按冊中姓氏次第欲誅之而以耕巖爲首  
余亦與焉且聞陽亡命投止耕巖語將下溧陽  
返北耕巖遂變姓名入金華山中南都亡而事解耕  
巖遂不返故園東遷西徙入山惟恐不深瓶粟既罄  
採菰藿以續食有知而餉之悉行謝絕曰士不窮無  
以見義不奇窮無以明操郡守李元錫曾寄千金耕  
巖意不欲受皮置壁中三年塵壅未嘗一發視也溧  
陽既得特疏薦之端使寓書耕巖不開封對使焚  
之陳陽意猶未已耕巖寄書謂之曰龔勝謝特得其  
留非不若臯羽所南也而卒以隕厥軀者緣多此物  
色耳故凡今之欲徵僕薦僕者直欲死僕者也溧  
陽嘆曰先生所謂名可聞身不可得見者也乙未始  
返故廬松菊無存田園半闕或請直詣曰身既隱矣

南雷文定

卷之七

七

耕巖

爲用直之然避人愈深其名愈著當事或邀之半道  
則望望而去比之元亮人以爲隘焉乙卯五月屬疾  
門人吳肅公作耕巖命其載筆曰以此心還天地以  
此身還父母以此學還孔孟語畢而卒是月之三日  
也年六十九遺集若干卷開道錄若干卷配徐孺人  
先十九年卒于六人涿熒榆鑑埏逢將以某年塋於  
某所耕巖重然諾一切皆有至性友人周梅骨死海  
外其子幼耕巖渡海塋其骨鹿溪之歿也家業零落  
貌諸孤爲逋負所逼耕巖鬻田以償之不足貸諸人  
又不足屬諸門人鹿溪始有完耶故自言才疎意廣  
甲申以前貸金至六百以上皆急朋友之急也余少  
遭患難艱業者久之庚午邂逅耕巖於南中惻惻之  
力何日忘之癸酉耕巖訪余至姚江戊寅余訪耕巖  
至死上而不遇改葬以後兩番寄詩亦不知其達不  
達也甲辰在姑蘇與鄒文江約將以秋冬之際同訪  
耕巖口復一日文江不來而老母年登九旬余遂不  
可遠行矣茫茫禹跡余之不可以告人者欲向耕巖  
盡之豈料竟無相見之期耶乙卯八月接耕巖永訣  
一書乃是年四月二十日所寄去易簣十首三日耳  
以數年不遇尺一忽得之易簣之際不可謂非吾兩

南雷文定

卷之七

八

耕巖

人之冥契也。先生之子逢不遠千里求誌幽石余泣  
然和淚而銘曰  
吳門之辛卯攻王氏之人西臺之哭即如似道之臣  
嗚呼耕巖千載同論

南雷文定

卷之七

九

前集

陳定生先生墓誌銘

甚哉小人之愚也。小人之仇君子必指之爲朋黨大  
書深刻列其姓名將使後世之人同心疾之也。然蔡  
京立元祐姦黨碑而三百九人者後人各爲之列傳  
韓侂胄立慶曆黨人碑而劉後溪遂以慶曆黨人之  
名名游監簿之墓黨人之家亦各以其名名其門第  
原小人之心固謂被是名者不勝其辱矣孰知適以  
榮之耶。天啓間逆奄竊國是時有百官圖邪黨錄天  
鑒錄同志錄點將錄依之以盡殺朝廷之士所謂東  
林黨人也其間侍從之臣楊左以外直與少保陳公  
爲之魁崇禎末阮大鍼作蝗蝻錄以復社名士填之  
謂是東林後勁欲依之以盡殺天下之清流其間定  
生先生爲之魁按元祐黨人唯司馬光司馬康范純  
仁范正平呂公著呂希仁父子名在黨籍而先生之  
父子實似之。迄今四十年貞元朝士無多劫塵冷落  
天子開明史局根括天下藏書於是東林黨籍稍明  
復出而先生父子皎然與日月爭光可不謂之榮耶  
先生諱貞慧字定生陳氏爲上齊之後由永嘉徙宜  
興遂爲望族曾祖諱憲章祖諱一經皆贈左都御史  
父諱子定仕至主都御史贈少保母張氏贈夫人

南雷文定

卷之七

十

前集



毋湯孺人少保四子長貞貽有文名而天次貞祿天啓甲子舉人次貞遠戶部主事左遷順天知事國變死節季即先生也先生幼而奇傑少保喪其才子居恒鬱鬱不樂顧先生在側曰賴有此耳弱冠補弟子員廩於學宮侍少保宦遊南北凡朝政之缺失君子小人之消長口談筆記皆出經生聞見之外居家孝謹庭閨之內無疾言遽色念長兄之才恐其遂至淪沒因梓行其書少保沒同邑故相以生前睡靴修怨其孤有取子毀室之虞先生指定良苦故相知其不可以力屈也好言慰藉之先生落落如故時周仲馭

南雷文定

卷之七

上

前集

沈眉生讀書句曲先生與吳次尾讀書毫村皆好佐王之學獨持清議裁量公卿天下望之如鰲錦出匣當是時烏程執政八年以禁銅東林爲事滿川韓賊承有衣鉢東林雖時出彈射有勝有不勝而終不能覆妖鳥之巢以得志于時漳海在獄利害尤急三吳君子間出奇計謂不如援彼黨一人以爲兩家騎郵庶放東林出一頭地僉謂故相而故相所最嫌者爲阮大鍼大鍼亦從吳中咕囁耳語曰苟使大鍼得改事諸君所謂生死而骨肉也溺次陽燄置酒高會南中之士入其牢籠者強半吳中諸公恐仲馭未之許

也邀之半道會于虎丘天如來之以謀告仲馭持論不下此仲馭親爲余言會眉生保舉入京劾楊武陵并及大鍼妄畫條陳鼓煽豐邑大鍼始阻喪先生與次尾因草留都防亂揭顧子方曰大鍼者吾祖之罪人也吾當爲揭首其次則天啓忠臣之家故余與左魏繼之一時勝流咸列其姓名大鍼杜門咋舌欲死故相出山大鍼猶不忘援手故相曰南中議論與吳中駁異未便可動大鍼曰廢籍馬士英某之化身也其可乎故相諾之而去崇禎己卯金陵解試先生次尾舉國門責業之社大畧揭中人也豈山張爾公歸

南雷文定

卷之七

上

前集

德侯朝宗宛上海朗三蕪湖沈崑銅如皋冒辟疆及余數人無日不連興接席酒酣耳熱多咀嚼大鍼以爲笑樂士英定策大鍼暴起國狗之瘡無不噬也遂廣揭中姓名以造蝗蝻錄思一網殺之仲馭下獄死眉生次尾崑銅皆亡命余與子方從徐署丞疏逮問而先生亦爲校尉縛至鎮撫事雖解已濱十死矣若是乎弘光南渡止結得留都防亂揭一案也國亡之後殘山剩水無不戚戚可念埋身土室不入城市者十餘年先生即甚貧乎而遺民故老時時向陽羨山一中問生死流連痛飲驚離吊往恍然如月泉吟

社也所著有皇明語林山陽錄雪岑集交遊錄尺牘  
雜佩八大家文選若干卷生于萬曆甲辰十二月九  
日卒于順治丙申五月十九日年五十三配湯婦人  
左都御史湯公北京女子男五人長維崧翰林院檢  
討次維嶠庠生次維岳太學生次宗石黎城縣丞次  
維岡女二人吳璟吳全昌其母也孫男四人履端履  
慶尹澤孫女十一人維崧以先生卒後六年十一月  
塋于毫村新阡又後十有八年從京師而幣寄余求  
銘幽石維崧以博學宏儒徵入史局天下方藉以發  
潛德之幽光而況于其先公乎乃不憚數千里之遠  
下訊草野其亦司馬子長徵于夏無且之意歟銘曰  
嗚呼是為弘光黨人之墓倭臣過之尙避其風雨

南雷文定

卷之七

十三

前集

汪魏美先生墓誌銘

汪魏美之卒徐蘭生屬余誌銘曰吾當先之以狀也  
在昔十六年狀不可得頃見蘭生十哀詩畧具魏美  
事實又見金道隱汪孝廉傳因採兩家之言而誌之  
以覆蘭生使授其子魏美諱淵新安人徙於錢塘祖  
父某父某妣某氏魏美孤貧力學舉崇禎己卯鄉薦  
乙酉兵亂奉母入天台海上師起群盜滿山始返錢  
塘僑寓北廊室如懸磬處之愴如當是時湖上有三  
高士之名皆孝廉之不赴公車者魏美其一焉當事  
亦甚重之監司盧公尤下士一日值魏美於僧舍問  
汪孝廉何在魏美應曰適在此今已去矣盧公然之  
不知應者之即魏美也盧公遣人通殷勤於三高士  
者置酒湖船以世外之禮相見其二人幅巾抗禮盧  
公相得甚歡唯魏美不至為恨事已知其在孤山放  
船就之魏美終排牆遁去魏美不入城市不設伴侶  
始在孤山尋遷大慈菴又遷寶石院匡牀布被之外  
殘書數卷鎖門而出或返或不返其可踪跡相遇好  
友飲酒一斗不醉氣象蕭灑塵事了不關懷然夜觀  
乾象畫曰壬遁知其耿耿者猶未下也余丁酉遇之  
孤山頗諳龍溪訓意之法各賦三詩契勘戊戌三宜

南雷文定

墓誌銘

西

前集

蓋設供同坐葛仙祠已亥二月望笑魯菴中坐月至  
三更、是夜寒甚菴中、止有一被、余與魏美、兩背相摩、  
得少煖氣、明日余入雲居訪仁菴魏美、矢不入菴、至  
清波門別去、從此不復相值、有傳其在洞、走山者、乙  
巳七月三十日、終於寶石僧舍、年四十八、臨歿悉舉  
書卷焚之、詩文無一存者、妻某氏子、進管思宋之遺  
民、謝期吳思齊方鳳龔開鄭思肖為最著、方吳皆有  
家室、鄒亦晚娶劉氏、開至貧、齒馬有子同居、唯思肖  
不然、一身乞食、僧廚魏美妻死不更娶、有子托于弟  
行事、往往與思肖相類、遺民之中、又為其所苦難者  
道隱言盡大地人未有死者七趣三世如旋火輪皆  
熾然而生求不生者了不可得君即不壽何患不仙  
要以所苦不得無身則族君仙後尚當與予求必死  
之道此言魏美調息長生之非也道隱之所謂熾然  
而生者即輪迴之說所謂必死之道即安身立命于  
死了燒了之說也而余之論生死正是相反天地生  
氣流行人以富貴利達愛惡攻取之心熾然而死之  
輪迴顛倒死氣所成魏美之志如食金剛終竟不銷  
此不銷者不可得死忠孝至性與天地無窮寧向尸  
骨餘氣同受輪迴乎道隱視此與萬起萬滅之交感

南雷文定

卷之七

五

道隱言盡大地人未有死者七趣三世如旋火輪皆

一類斷絕其種子則乾坤或幾乎息矣第口  
學問之道在乎立志凡可奪者皆原于偽桑海之交  
士多標致擊竹西臺沉雨古寺年書甲子手持應器  
物換星移不堪憔悴水落石出風節委地侃侃魏美  
之死靡二何意百鳥乃見孤鷺死而不亡惟此生氣

南雷文定

卷之七

十六

道隱言盡大地人未有死者七趣三世如旋火輪皆



王仲樞墓表

君諱正中字仲樞直隸保定人登丁丑進士第未謁選索游於高唐州會大兵南下轉運銀杠亦避入高唐大兵圍高唐州守以爲銀杠且寃是敵物不如以此鬻城免士女屠戮流離之苦立要約使與議者押字仲樞與焉事平轉運者上失物狀於是逮高唐守及仲樞論死繫獄數年刑科給事中李靖理而出之降補揚州照磨移知長興縣國變後失官避地於紹興截江時以兵部職方司主事攝餘姚縣事是時公亦立剽奪爲豪市魁里正朝得剽付一紙暮便入

南雷文定

卷之七

七

民舍根括金帛係保丁駐交錯道路郡縣不敢問焉爲某營也仲樞設兵彈壓各營取餉必使經由某縣品覈資產裁量以應之非是則爲盜賊總兵某營敗於藕李渡海至姚嶺掠鄉聚仲樞遣兵擊之鄉聚相犄角殺樞行○忘仲樞者以此聲討某營樞之見殺犯衆惡也不當罪正中上疏救之乃止張國任劫安游王總兵縱兵大掠列船江上入賊牢殺者二千人仲樞攔止所圍大姓數家從仲樞巧命仲樞爲之消息國任終不得志而去田仰荆本微先後過幾舟皆被江督帖帖俯首不驚獨犬益人民之恃仲樞一時

如○水○之○堤○焉○陞○監○察○御○史○尙○寶○寺○卿○朱○大○定○太○僕

寺卿陳潛夫兵部主事吳乃武皆從浙西來受約束壇山烽火達於武林仲樞短小精悍喜於任事雖以武寧群從得不爲列營所撓亦其智計有以副之也好讀實用之書不事文彩其言星象則從閩人柯仲烟於獄中受之行○初建進○所著監國曆元年大統曆丁亥訪某山中某時註授時曆仲樞受之而去壬辰來訪授以律呂辛丑來訪授以壬遁仲樞皆能有所發明自某好象數之學其始學之也無從叩問心火止炎頭目爲腫及學成而無所用屠龍之技不

南雷文定

卷之七

六

待問而與之言亦無有能聽者矣○蛋○然○之○音○僅○一○仲樞又以鐵火驅走南北丁未二月過之越城爲言年來益困將於鑑湖濱佃田五畝佐以豎卜續食耳其年八月十九日仲樞卒年六十九權厝於山陰之陳常堰所著周易註若干卷律書詳註一卷子一人三○捷○差○乎○某○與○仲○樞○交○二○十○餘○年○與○之○同○事○而○無○成○與○之○共○學○而○未○畢○仲○樞○生○時○已○無○人○知○仲○樞○者○向○後○數○年○復○更○何○如○此○紙○不○滅○亦○知○稽○山○堤○上○會○塞○黃○河○也



談稿本集卷之七

君談氏名遷字瑞本萊寧縣人初爲諸生不屑場屋之僻固陋而對觀古今之治亂其尤所注心者在明朝之典故以爲史之所憑者實錄耳實錄見其表其在裏者已不可見况革除之事楊文貞未免失實泰陵之盛焦泌陽又多醜正神熹之載筆者皆宦逆奄之舍人至於思陵十七年之憂勤惕勵而太史遜荒皇宸烈燭國滅而史亦隨滅普天心痛於是汰十五朝之實錄正其是非訪崇禎十七年之邸報補其缺文成書名曰國權當是時人士身經喪亂多欲追叙緣因以顯來世而見聞窄狹無所憑藉聞君之有是書也思欲竊之以爲己有君家徒四壁立不見可欲者夜有盜入其室盡發藏稿以去君明然曰吾手尚在寧遂已乎從嘉善錢相國借書復成之陽城張太宰膠州高相國皆以君爲奇士折節下之其在南鄭欲以史館處君不果亡何太宰相國相繼野死君亦棄諸生北走昌平吳思陵西走陽城欲哭太宰木至而卒丙申歲冬十一月也蓋君於君臣朋友之間實有至性故其著書亦非徒爲盜名之福經而已余觀當世不論何人皆好言作史豈真有三長足掩前

南雷文定卷之七

七

前集

哲亦不過此因彼襲據公行苟書足以記名姓事不難辦權而論之史之體有三年經而人與事緯之者編年也以人經之者列傳也以事經之者紀事也其間自有次第編年之法春秋以來未之有改也有編年而後有列傳故本紀以爲列傳之綱有編年而後有紀事故紀事爲通鑑之目奈何今之作者矢口遷固而不屑於悅宏夫作者無乘傳之求州郡鮮上計之集不能通知一代盛衰之始終徒據殘書數本謾摹單辭便思抑揚人物是猶兩造不備而定爰書也以今所見近日之爲者其人皆無與乎文章之事而公然長篇累牘行世藏家輒欲與五經方駕三志競爽豈以後世都可欺乎君乃按實編年不銜文彩未嘗以作者自居異日有正明世之事者知在此而不在彼也君之子祺求余表墓余美無溢辭亦史法也

南雷文定卷之七

七

七

前集

張元帖先生墓誌銘

海昌有窮經之士二人曰朱康流張元帖。元帖，字子用，世居海昌。皆耕數十年之力，曉風夜雨，沉寢其中。兩人每相攻難，故其成書後，彼此援引，張其說以余所見。兩先生詩易言之，康流但究旨要，諸家聽其散殊，不為收拾。元帖錯綜積玉，忘懷彼我，康流於易研尋圖象，盡援趙檄。元帖宗主王程以玩辭為本，至于指歸日用，不離當下。因孔子而求文周，因文周而求義易，則兩家一也。康流於詩美刺如霜雪，元帖纏綿悽愴有流離世故之感。至取序首一語，推原詩前之意，則兩家一也。

南雷文定

卷之七

主

前集

也。兩人皆遭喪亂，而皆能以經術顯，則人力信乎可與天爭矣。先生諱次仲，字元帖，別號待軒，曲江之裔。七傳至光翰，光翰子用忠，事吳越王，屢立戰功，歸老海寧之棗林河大德，末仲山為其邑許村場鹽課司。子思賢，徙居城東，其族始大祖。父先生七歲就外傳，遂授易八歲，母密儒人，疾病割股而愈。十八歲為諸生，郡邑聞其事，旌表之。既而撫按欲具奏，先生辭曰：「童幼無知，思之猶有餘愧，可復以此沾名耶？」父與亭戶訟，直指聽之。先生偕父坐獄於庭，父不勝，直詣曰：「何與諸生事？」先生曰：「父子至情，非府之法可。」

南雷文定

卷之七

主

前集

移直指視其言，對慷慨為之罷訟。舉天啓辛酉浙江鄉薦，虞山處之。若畏友，當是時，坊社正盛，先生所選擬古清裁，刊落浮華，多發天然，為世所貴。韓求仲周介生選家巨擘，亦以為不如然。先生矜貴自喜，未嘗標榜以樹聲名。一時名流視為別調，先生喜親前輩，得其一言終身奉為藥石。許淮安同生初見先生語之曰：「為官自居，樂始予其慎。」諸先生由此一生無竿摩郡邑之事，章給事格赴邇近，先生謂曰：「近名事慎勿為之，選政其一也。」先生慨然從此斷手。先生楷模前輩風範，其與人言亦不肯作一熟軟語。同學以御史行部先生送之，問今日從何處做起，御史曰：「吾安能為乎？惟搪塞過去耳。」先生憐然曰：「天下事皆搪塞二字壞之，不意足下亦有是言。」崇雨士大夫皆集先生倡言，諸公亦知之乎？一月以來，無日不雲，無日不雷，而雨終不至。上天之意視斯民之困苦，若不得不雨，視士大夫之驕奢，若不可雨，其徘徊于兩岐之間乎？聞者愕然。先生雖苦力著書，然未嘗忘世學，雙劍學長鎗皆精其技，久之棄去。先世充亭戶，其業者苦於官課，先生置義田一百七十畝以除其害。邑令以清下致擾而難於驟改，先生曰：「明府志在利民，不利。」

則已非無執持也。令然之房師吳以時上疏請定舊  
吏稅役以寬民賦。先生論其不可。惡胥吏而稅之亦  
抑末之意也。既稅其役則胥吏有辭於倫矣。邑故有  
黃生絹役。前令革之。奸民謀復。以便乾沒。先生言於  
石守乃已。先生以人利害為身苦樂。故與利害之  
際必毅然當之。不讓然以五十餘年老孝廉八科下  
第。不當纖芥之任。天下搖搖如覆舟。袖手旁觀。歎  
嘆息其設施之可見者。鄉邦一二細事耳。豈不可惜  
哉。余嘗疑世風浮薄。狂子侈民群起。糞掃六經。溢言  
曼辭。而外豈有巖穴之士為當世所不指名者而先  
生孤燈對意。通響象別有寒餓相與綢繆。沈繼震  
宇子起武林人。矮几折足。俯首以注六經。婦抱女孩  
徙倚四壁。寒風凜然。不知世間富貴為何物。先生云  
孤苦四十餘年。天心來復。賜以子起。又云世人皆飽  
死而子起獨餓死。子起即捧此枵腹可見列聖于地  
下若輩飽死更何益。胡廷試字玉呂餘姚人。嘗為介  
洲塾師。崛強不肯伏介。洲臨卒欲聞炮聲。散其鬱結  
終夜不徹。乃膜一生知己先生一人而已。然則世非  
無其人。能知其人之少也。先生既知其人之少。得無  
以死後餘力引而齊之。使子起玉呂亦從先生而傳

予○余○故○序○之○先○生○誌○後○猶○昔○葉○水○心○之○例○也○先○生○以○  
康○熙○丙○辰○四○月○某○日○卒○年○八○十○八○娶○徐○氏○子○三○人○昂○  
貢○生○晟○庠○生○杲○國○學○生○皆○先○卒○孫○一○人○訥○諸○生○曾○孫○  
三○人○貞○觀○正○觀○永○觀○皆○余○兒○百○家○之○門○人○也○卒○後○幾○  
年○葬○於○某○原○訥○鑑○墓○石○再○拜○求○銘○銘○曰○  
我○於○先○生○把○臂○語○溪○高○冠○岌○岌○長○佩○陸○離○又○後○十○年○  
訪○于○海○涯○一○樽○相○對○祈○死○為○辭○曾○不○十○日○身○復○隨○之○  
維○此○十○日○留○以○待○義○宋○之○遺○民○經○之○大○師○昔○帶○環○墳○  
千○載○如○斯○



李杲堂先生墓誌銘

文章不特與時高下亦有地氣限之明越兩郡其地  
密邇同一風氣明初楊鐵崖戴九靈戴高州為文學宗  
老唐丹崖謝元功趙謙比肩而作宋無逸鄭子皆  
楊門弟子其時師友講習炳然阡陌一時號為極盛  
凌夷正嘉而後競起邪宗孫文恪輪心於視野余君  
房辦香於子威亦水月峯疎密不同而文勝理消謂  
論語為孔子之文選耳苟肆狂狷無所取裁陳後岡  
徐文長雖異趨時風眾勢無以發伏龍之雄氣即如  
陽明之文韓歐不足多者而謂文與道二清而出諸  
文苑是故兩郡作者做精神乎蹇淺山來矣先生初  
亦不避輕華其後每得余作往往嗟悵因相與校覆  
雅鄭洗其偷薄之說推原道藝之一先生不以余空  
隙一介之知而忽之也自此轉手大放厥辭同里稍  
稍響應翻然於不迫於是東浙始得古文正路而由  
之四境之內凡有事於文章者非先生無以訖意轉  
相求請充物昔席方外詩人得先生一言便可坐高  
聲價款門雲水疲於應接里中有鑑湖社做塲屋之  
例糊名易書以先生為主考甲乙樓上少長畢集樓  
下候之一聯被賞門士臚傳其人相掌大喜如加十

南雷文定卷之七

五

墓誌銘

賁明州自東沙好文下士主張藝林士無不捧珠盤  
而至者然其氣力足以鼓動不盡關著作先生以布  
衣幾與之頡頏而肺疾為梗流放家門海內知之者  
尚未滿其量也先生諱文亂字穀嗣今以字行別號  
杲堂宋忠襄李顯忠之後世居清澗忠襄曾孫守真  
始遷於鄞其下六世是為先生之高祖御義嘉靖癸  
未進士御史出守衡州曾祖生威舉於鄉官鳳陽府  
推官其孫即守貴州之巡撫標也因贈兵部尚書祖  
德升永平衛經歷父桐崇禎丁丑進士禮部儀制司  
主事先生風骨不恒年十二三能詩即有秀句十六  
為諸生侍儀部官嶺外通人張益奇所歎異歸而  
時名方起直兵革之際蹉跎觸死儀部下省獄先生  
亦駢至定海縛馬廐中七十日事得解儀部之喪從  
省至放聲一哭遂絕意人世穿窬草石與失職之徒  
萬悔菴徐霜皋高辰四諸君緣情倚靡音調淒涼先  
生雖不遇禪而酒痕墨蹟多在僧寮野廟木陳悟雷  
山曉天岳皆結忘年之契四方勝流之至甬上者先  
生即匿迹甚深亦必停車披帷詩酒流連否則似垂  
橐而歸矣先生愍郡中文獻零落微遺山中州集例  
以詩為經以傳為緯集甬上耆舊詩搜尋殘軼心力

南雷文定卷之七

五

墓誌銘



俱枯其布衣孤賤尤所婉結宛轉屬人則頓首丁寧  
使其感動奪之風塵績篋飭節之下以發其光彩若  
片紙未出先生言此長吉之中表乎有不祥之懼  
焉書成立詩人之位祀以少半聞者爲之軒渠張司  
馬死故國先生墓其兩世楊侍御文瓚亦以連染死  
淺土十棺語溪曹廣墓之先生爲歌詩記其事凡見  
聞所及美事先生不肯讓人先生尤長於麗語使當  
詞頭之任真是華國而以廟堂金石散爲竹枝禪頌  
之音豈不可惜然宋景濂謂謝翱方鳳吳思齊皆工  
詩客浦陽浦陽之詩爲之一變向若先生草率青雲  
南雷文定卷之八  
詩亦非謬也亦豈能一變爾東之風氣如三子哉  
生乎天啓壬戌四月二日卒于康熙庚申十一月八  
日年五十九娶某氏子一人暇女六人長適萬斯傳  
次適丘瑜次適沈紹安次適林錦餘未行聘將  
以某年月日葬先生於某原與斯傳來述銘銘曰  
文之美惡道合離文以載道猶爲二之聚之以學  
經史子集行之以法章句呼吸無惜之辭外強中乾  
其神不傳侵益衣冠五者不備不可爲文野人譏  
稱好隨詳此言余發以告先生先生曰然但苦三  
匠石罪人靈寔應律先生之死吾無爲贊

南雷文定卷八

遼陽靳治荆較訂

萬克宗墓誌銘

五經之學以余之固陋所見傳註詩書春秋皆數十  
家三禮頗少儀禮周禮十餘家禮記自衛湜以外亦  
十餘家周易百餘家可謂多矣其聞而未見者尙千  
家有餘如是則後儒於經學可無容復議矣然詩之  
小序書之今古文三傳之義例至今尙無定說易以  
象數讖緯晦之於後漢至王弼而稍霽又以老氏之  
浮誕魏伯陽陳搏之卦氣晦之至伊川而欲明又復  
以康節之圖書先後天晦之禮經之大者爲郊社禘  
祫喪服宗法官制言人人殊莫知適從士生千載之  
下不能會衆以合一由谷而之川以達於海猶可  
謂之窮經乎自科舉之學興以一先生之言爲標準  
毫秒摘抉於其所不必疑者而疑之而大經大法反  
置之而不道童習自守等於面牆聖經興廢上關天  
運然由今之道不可不謂之廢也此吾於萬克宗之  
死能不愾乎克宗諱斯大吾友履安先生之第六子  
也其家世詳余先生誌中克宗生逢喪亂不爲科舉  
之學湛思諸經以爲非通諸經不能通一經非悟傳

註之失則不能通經非以經釋經則亦無由悟傳註之失何謂通諸經以通一經經文錯互有此畧而彼詳者有此同而彼異者因詳以求其畧因異以求其同學者所當致思者也何謂悟傳註之失學者入傳註之重圍其於經也無庸致思經既不思則傳註無失矣若之何而悟之何謂以經解經世之信傳註者過於信經試拈二節為例八卦之方位載於經矣以康節離南坎北之臆說反有致疑於經者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證諸春秋一在魯莊公元年一在十一年皆書王姬歸於齊周莊王爲平王之孫則王姬當是其姊妹非襄公則威公也毛公以爲武王女文王孫所謂平王爲平正之王齊侯爲齊一之侯非附會乎如此者層見叠出克宗會通各經證墜緝缺聚訟之議渙然水泮奉正朔以批閏位百注遂無堅城而老生猶欲以一卷之見申其後息之難宜乎如腐朽之受利刃也所爲書曰學禮質疑二卷周官辨非二卷儀禮商二卷禮記偶箋三卷初輯春秋二百四十卷燼於大火復輯絕筆於昭公丁災甲陽艸各一卷其間說經者居多萬氏家譜十卷噫多矣哉學不思不博患不能精克宗之經學由博以致精信矣其可傳

南雷文遺

卷之八

二

前集

也然每觀古人著書必有大儒爲之流別而後傳述如蔡元定諸書朱子言造之微妙唯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故元定之書人皆敬信陳澧之禮記集說陳櫟之禮記解吳艸虛曰二陳君之說禮無可疵矣故後皆列之學宮自戴山先師夢奠之後大儒不作世莫之宗墻屋放言小智大點和煽以自高但有講章而無經術克宗之學誰爲流別余雖嘆賞而人亦莫之信也克宗爲人剛毅見有不可者義形於色其嗜義若饑渴張蒼木死國難棄骨荒郊克宗葬之南屏使余誌之春秋野祭蓋不異西臺之哭焉父友陸文虎甬中所稱陸萬是也虎文無後兩世之喪皆在淺土克宗葬其六棺凡所爲皆類此不以力絀隻輪而自阻也崇禎癸酉六月六日其生也康熙癸亥七月二十六日其卒也娶陸氏子一人諸生經能世其學克宗之卒余許銘其墓以鄭禹梅之跋翁傳盡其大指故閣筆者久之而經累請不已又二年始克爲之銘曰三代之治懸隔千祀制度文爲三傳三禮牛毛繭絲精微在此釋者以意或得或否蠅訛踵踵割裂經旨侃侃克宗尋源極委會盟征伐冠昏喪紀如捧珠璣

南雷文遺

卷之八

三

前集

如承明水如服玄端不謂故紙三尺短碑西溪之址  
書帶環之不生葛藟

南雷文定

卷之八

四

墓誌銘

陸周明墓誌銘 甲辰

司馬遷傳游俠以鄉曲之俠與獨行之儒比量而賢  
夫俠者以布衣之俠與鄉相之俠比量而難夫布衣  
然時異勢殊乃有儒者抱咫尺之義其所行不得不  
出游俠之途既無有土鄉相之富厚其所任非復閭  
巷布衣之事豈不尤賢而尤難哉十年以前亦嘗從  
事於此心枯力竭不勝利害之糾纏逃之深山以避  
相尋之急此事遂止其時周明與其客以十數見過  
皆四方知名之士余間至其城西川舍複壁柳車雜  
賓死友咄嗟食辦余既自屏周明亦不相聞問然頗  
聞其喜事益甚江湖多傳周明姓名以爲異人嗟乎  
周明亦何以異於人哉華屋甫田婚嫁有無人情等  
爾亦唯是胷中耿耿者未易下臍人見其踵側焦原  
手搏彫虎遂以爲異雖然周明一布衣諸生又何所  
關天下事而慷慨經營使人以俠稱是乃所以爲異  
也周明姓陸氏名字燾鄞縣人也祖某父世科大理  
寺卿母某氏配周氏崔氏子經異經周壻萬斯大少  
與錢司馬讀書忼慨有大志司馬江上之事周明實  
左右之祥興航乘其諸臣風帆浪楫棲遲金鰲牡蠣  
之間非內主之力則亦莫之能安也癸卯歲周明爲

南雷文定

卷之八

五

前集



降卒所誣捕入省獄獄具周明無所誣誤脫械出門  
未至寓而卒周明以好事盡其家產室中所有唯草  
薦敗絮及故書數百卷計聞家中整頓其室得布囊  
於亂書之下發之則人頭也其弟春明識其面目捧  
之而泣曰此故少司馬篤庵王公頭也初司馬兵敗  
梟頭於甬之城關周明思收葬之每徘徊其下一日  
見暗中有一叩首而去者跡之走入破屋周明曰子何  
人其人曰吾漁人也周明曰子必有異無爲吾隱其  
人曰余毛明山曾以卒伍事司馬今不勝故主之威  
耳周明相與流涕而詣江子雲計所以收其頭者江

南雷文定

卷之八

六

子雲者故與周明讀書錢公之將也失勢家居會中  
秋競渡遊人襍沓子雲紅笠握刀從十餘人登城遊  
戲至梟頭所問守卒曰孰戴此頭也者卒以司馬對  
子雲作怒曰嘻吾怨家也亦有是日乎援刀擊之繩  
斷墮地周明明山已豫立城下方是時龍舟噪甚人  
無回面易視者周明以身蔽明山拾頭雜儔人而去  
周明得頭祀之書室蓋十二年矣而家人無知者至  
是而春明始瘞之昔李固之死汝南郭亮左提章鉞  
右秉鉄鑽詣關上書乞收其屍南陽董班亦往哭固  
殉尸不肯去樂布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彼皆門

生故吏故胥死而不顧周明之於司馬非有是也一  
念憐其忠義遂不惜杆當世之文罔所謂尤賢尤難  
者不更在是乎初周明讀書時有弟子訟其師師不  
得直周明詣文廟伐鼓慟哭卒直其師而後止昔震  
川敘唐欽堯爭同舍生之獄以爲生兩漢時卽此可  
以顯名當世在周明視之尋常瑣節耳獨恨不得司  
馬遷以拾之余因萬斯大而論次僅以答周明曩者  
之一顧也銘曰  
或駭其奇或嘆其拙茫茫宇宙腐儒蜉蝣結

南雷文定

卷之八

七



進士心友張君墓誌銘

心友張君沒於京師其友無不哀之哀其有才而業未就也有志而學未遂也慨自時風衆勢趨於科舉一途苟非卓立千古之士一第進士便意滿志得以爲讀書之事畢矣故流俗之論雖穿穴經傳形灰心死至於老盡者苟不與策名皆謂之無成豈知場屋之外復大有事古今事物錯落高下不以涯量帝王之所經營聖賢之所授受下而緣情綺靡之功俱屬吾人分內學者窮年矻矻彷彿其涯涘而不可得總溢才命世抗志思古道之未通吾夫子所謂苗而不秀秀而不實在此而不在彼也君天姿明秀率性聰達年二十四舉於鄉明年登進士第綴橫指取無不如意流俗莫不交口羨之爲人得如君則亦已矣而君獨歛然不自以爲足將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於是親師取友里中有講經會君帖帖坐諸生下恐不卒得聞同邑范氏多藏書余偕同學借抄日計君所手抄過於傭書者君不特抄之而且發之爲詩無僻固狹陋之習使由是而之焉則且淳之爲道德流之爲文章溥之爲事業皆未可知未幾而君卒矣乃僅僅以詩見之於友朋問是其才可惜而

南雷文定

卷之八

八

墓誌銘

南雷文定

墓誌銘

卷之八

九

墓誌銘

九

墓誌銘

志可哀也故論君者不在君之所就於其所未就者君自此遠矣君諱士垣字心友別號雪汀張氏顯於宋宰相知白無子以兄子子思爲後仕至尙書工部侍郎後有顧者自滄州徙鄞顧孫用明遷雲龍溪明永樂間用明之後允肅贅城西青石橋余氏因家焉允肅生寧寧生泮弘治辛酉鄉進士知豐縣改汀州府學教授聚徒講學稱爲味芹先生味芹生仕仕生國紀國紀生一相一相生遐勲字振寰治產積居與時逐遂至富厚君其仲子也君應授推官以汰冗員改知縣值銓選壅滯又連丁內外艱需次於家者十餘載讀書之外好古書畫法帖與其友陳夔獻陳介眉范國雯王文三鄭禹梅之輩相砥礪於古昔乙卯始入京候補行人丙辰卒於寓舍康熙十五年某月某日也距生崇禎十三年庚辰某月某日年三十七蓋未沾一命而卒士人白首窮經得貢於天子者固難貢於天子矣得登進士第尤難之難也既第進士則解褐除官直易耳君何易其所難而難其所易鄉黨親戚以爲君之不幸君子固未嘗以此置欣戚於其間也妾陳氏卽夔獻之女弟子二人錫璜縣學生錫璵太學生君將北上預營葬地於吳家斗給園

賦詩以爲達。豈知其風流將盡。志壹之動氣乎。錫璜  
錫璜以國。要之狀來。請銘余不得。辭銘曰。  
覺覺章句。錮人性命。視一科名。以爲究竟。正如海師。  
針經錯亂。妄認魚背。指曰洲岸。所以古人舉頭天外。  
些少得志。會不芥蒂。此志無窮。海怒鵬舉。希賢希聖。  
以至希天。吁嗟雪汀風雲。呼翕如此之人。會不四十。

王征南墓誌銘

已再

少林以拳勇名天下。然至於搏人人亦得以乘之。有  
所謂內家者。以靜制動。犯者應手即仆。故別少林爲  
外家。蓋起於宋之張三峯。三峯爲武當丹士。徽宗召  
之道。梗不得進。夜夢玄帝授之拳法。厥明以單丁殺  
賊百餘。三峯之術百年以後。流傳於陝西。而王宗爲  
最著。温州陳州同從王宗受之。以此教其鄉人。由是  
流傳於温州嘉靖間。張松溪爲最著。松溪之徒三四  
人。而四明葉繼美近泉爲之魁。由是流傳於四明。四  
明得近泉之傳者爲吳崑山周雲泉單思南陳貞石  
孫繼槎。皆各有授受。崑山傳李天目徐岱岳天目傳  
余波仲吳七郎陳茂弘雲泉傳盧紹岐貞石傳董扶  
輿夏枝溪繼槎傳柴立明姚石門僧耳僧尾而思南  
之傳則爲王征南。思南從征關白歸老於家。以其術  
教授。然精微所在。則亦深自秘惜。掩關而理學。子皆  
不得見。征南從樓上穴板窺之。得梗槩。思南子不肖。  
思南自傷身後。莫之經紀。征南聞之以銀卮數器奉  
爲美饌。之資思南感其意。始盡以不傳者傳之。征南  
爲人機警。得傳之後。絕不露圭角。非遇其門。不談  
嘗夜出偵事。爲守兵所獲。反按席柱數十人。聽候守

之征南拾碎磁偷割其縛探懷中銀望空而擲數十人方爭攪征南遂逸出數十人追之皆踣地匍匐不能起行數里迷道田間守望者又以為賊也聚衆圍之征南所向衆無不受傷者歲暮獨行遇營兵七八人挽之負重征南苦辭求免不聽征南至橋上棄其負營兵拔刀擬之征南手格而營兵自擲仆地鏗然刀墮如是者數人最後取其刀投之井中營兵索縛出刀而征南之去遠矣凡搏人皆以其穴死穴暈穴啞穴一切如銅人圖法有惡少侮之者爲征南所擊其人數日不溺踵門謝過始得如故牧童竊學其法

南雷文定

卷之八

三

前集

以擊伴侶立死征南視之曰此暈穴也不久當甦已而果然征南任俠嘗爲人報讐然激於不平而後爲之有與征南久故者致金以警其弟征南毅然絕之曰此以禽獸待我也征南名來威姓王氏征南其字也自奉化來鄞祖宗周父宰元母陳氏世居城東之車橋至征南而徙同舉少時隸盧海道若騰海道較藝給糧征南嘗兼數人直指行部征南七矢破的補臨山把總錢忠介公建以中軍統營事屢立戰功授部督僉事副總兵官事敗猶與華兵部勾致島人藥書復兵部受禍讐首未懸征南終身菜食以明

此志識者哀之征南罷事家居慕其才藝者以爲貧必易致營將皆通慙慙而征南漠然不顧鋤地播糞若不知己之所長有易於求食者在也一日過其故人故人與營將同居方延松江教師講習武藝教師倨坐彈三絃視征南麻巾緦袍若無有故人爲言征南善拳法教師斜盼之曰若亦能此乎征南謝不敏教師軒衣張眉曰亦可小試之乎征南固謝不敏教師以其畏己也強之愈力征南不得已而應教師被跌請復之再跌而流血破面教師乃下拜贊以二練征南未嘗讀書然與士大夫談論則蘊藉可喜了不

南雷文定

卷之八

三

前集

見其爲僉人也予嘗與之入天童僧山談有膂力四五人不能掣其手稍近征南則蹶然負痛征南曰今人以內家無可眩曜於是以外家撓入之此學行當衰矣因許叙其源流忽忽九載征南以哭子死高辰四狀其行求予誌之生於某年丁巳三月五日卒於某年己酉二月九日年五十三娶孫氏子二人夢得前一月殤次祖德以某月某日葬於同舉之陽銘曰有技如斯而不一施終不鬻技其志可悲水淺山老孤墳孰保視此銘章庶幾有考



前鄉進士澤望黃君墓誌

天啓

天啓忠臣之家其後人多有賢者而兩浙之黃君爲最其忠節公三子子敬死者一子聞文舉甚盛忠公五千二人尙幼不肯與勝水澤望其姓名亦落人口當是時考官之入棘園者皆欲得此兩家之後人出其門下丙子李映碧搜澤望而不得已邪陳臥子搜勝水而不得不肯入南園則搜者在北入北園則搜者在南得之者僅子一耳乃甲申之變子一遲十日之死怨家緣飾其事悲哉余兄第二十年以來家道喪失風波震撼雖爲論者所共惜然讀書談

南雷文定

卷之八

古

墓誌

道窮嚴冷屋要復人間推排所不下則然相對於霜落猿啼之夕者自信有不以彼而易此也昔先公在詔獄冥眩之中有老人屈指同難諸公而較之曰他日惟公最吉不敢以其言爲誣也今者無端奪吾澤望以去始惴惴而疑於其言矣澤望諱宗會字之者南東陸文虎以其窮經似先儒黃澤楚望也生於宛陵之官舍自幼倣尙不羈先公謂此兒成就未定但知其不逐牛馬行隊者六歲時沿河撈蟹爲戲有塾師諧之曰蟹精善撈蟹澤望以撈蟹之技跨之疾走而應曰龍子貫乘龍塾師縮頸異之十六歲補

士弟子員爲博菴黎公所識拔又三年丙子乾所劉公以第一貢之明年歲試復第一遂廩於二十人之又一明年許公平遠提督學政一時譽望所歸不敢以他人先澤望及試題有脫誤許公特召郡縣言其故曰吾欲欲首某而不可奈何發案澤望入許公謂之曰子有文名而疎畧如此將無恃才而輕讀書乎澤望傲然了不陳遜直對曰疎畧則有之書故無所不讀也許公變色而弟子員千餘人皆驚竟填二等時許公之意欲使其謝過而後高第之也壬午御史觀風第一甲申拔貢未廷試而國變是時澤望年二

南雷文定

卷之八

古

墓誌

十七耳而場屋坊社已歷十餘年之久行輩視爲老師名宿方縱橫指取一旦歛而與農樵爲伍其中若有不適然者始放之於酒其所與爲酒人者又不過里胥田父無所發其憤憾於是小人者僞爲問字求業以示親附澤望亦遂臨觴高談割臂痛哭驟長其聲傾蓋不知坐受其愚弄也亡何兩子同日死壬寅遇火廬舍蕩然婦隨以瘞死天又以意外困之癸卯四月子至語溪澤望尙強飯如故踰月急信告危余馳望視疾已不可起至八月初八日卒距所生戊午得年四十有六澤望少無師以余爲師余初讀十三



經字比句櫛三禮之升降拜跪宮室器服之微細三傳之同異義例氏族時日之禘祫鉤稽考索亦謂不遺餘力然終不及澤望之精冥搜博覽天官地誌金石筭數卦影華軌藝術雜學蓋無勿與予同者其詩初喜僻奧余一變而之冷淡澤望亦變其文華藻錯落頗以王微范曄爲則余謂此一種文寧以音節不同六朝便高擡其氣骨耶澤望不以爲然已亦日就刊落而蹊徑頓盡此詩文之無勿同也自濂洛至今日儒者百十家余與澤望皆能知其宗旨離合是非之故而澤望忽折而入於佛其初遇學佛者概而信

南雷文定

卷之八

六

南雷集

之凡喫菜合眼躲閃離落之徒便降心而與之交及穿剎三藏窮歲累月稍稍出而觀今之所謂宗師者發露其敗闕亦遂牛毛繭絲爲其教之書數十萬言余於釋氏之教疑而信信而疑久之知其於儒者愈深而愈不相似乃爲澤望反覆之蓋十年而不契終於不可同而止然余賦性偏弱迫以饑寒變故不得不遂其麋鹿之一往屈曲從俗姑且不免深恨釋氏根塵洗滌未淨而澤望負氣好高口含瓦石時人率爾必欲突兀自異亦自度不可與世接乙酉以後未嘗一渡錢塘山與江邨枯槁憔悴呼天搶地竟隕其身

是豈學佛者所宜有然則澤望之學佛將無憤憾之氣無所於寄其亦如屈原之於騷孟郊之於詩張旭之於書耶故相宗性海卽彼教中之端門者尙且入而述其向背澤望乃能筭沙搏空其精也乃其所謂憤憾之甚者卽曾祖諱大綬祖諱曰中贈封皆太僕寺卿父諱尊素山東道監察御史謚忠端母姚氏封淑人娶梁氏繼劉氏吾友瑞當之女子在者一人百女二人長適馮官儀御史中丞留仙之孫也次字邵某卒之次月附葬化安山賜地之左距餘姚城二十里余嘗謂孔子嘆顏回好學今也則亡其學不僅

南雷文定

卷之八

七

南雷集

指讀書而言然讀書亦學中之一事今之天下千百輩中求一讀書之人而不可得聞其人有志於讀書矣未幾類有物以敗之此無他不好故也澤望墮地來書卷未嘗一日去手丙子場後卽爲日記所讀之書件繫於每日之下如督逋負不中課不休最其三十年中所未盡讀者獨道藏耳一日對客談名山舉似其路徑宮觀畫地而尺寸之客言君曾至耶澤望失笑而起蓋皆得之書本者也其所著書縮齋文集若干卷縮齋日記若干卷學御錄一卷瑜珈師地論註若干卷成唯釋論註若干卷若澤望者以讀書而

言亦○可○謂○之○好○學○也○已○又○不○幸○以○憤○懣○損○其○天○年○豈○  
讀書種子真欲絕於世乎癸卯十二月十二日

南雷文定

卷之八

十八

墓誌銘

陳母沈孺人墓誌銘

庚戌

余友陳同亮改葬其生母爲之稅服三年夫稅服者  
過時而服其日月亦近耳顧二十餘年之遠則與生  
不及者同例同亮不行改葬之總而服已絕之服率  
意違禮無乃蹈子路當除不除之過伯魚既除猶哭  
之失歟已而陳子介眉狀其事乞銘於余而後知其  
不忍哀愴之情始出於此也孺人姓沈氏杭州人年  
十八歸於侍御平若陳公公故鄞人未有子嗣遂買  
屋武林以處孺人明年同亮生又四年嫡母周恭人  
歸同亮而子之孺人仍處武林思子不置踰年而卒

南雷文定

墓誌銘

充

前集

年二十四侍御爲文哭之權厝湖上當是時同亮壓  
於嫡母於孺人之喪不能親焉又二十餘年侍御恭  
人相繼謝世同亮始迎喪武林歸葬於鄞詩云欲報  
之德昊天罔極此凡爲人子者之言也孺人亡以思  
子爲之子者又獨何心宜乎同亮之哀於凡爲人子  
者加一等矣梁沈崇係以毋死喪禮不備復於葬後  
更行服三年武帝據禮敕斷崇係終不得行其志桓  
弓兩卷皆言物始三年稅服自同亮而始何必有例  
乎同亮方與諸子修講經之會肄業及三禮諸子之  
論其亦有同異否耶嗟乎先王制禮以斬齊功絕爲

其文以不飲酒食肉處內爲其實昔之居喪者雖文  
實未必相稱然猶勉強爲之不敢廢也二十年以來  
所謂喪服者率加玄絲於首蒙黑緇於身是孔子之  
不以弔者而以之待其父母蓋三年之喪從是而廢  
矣夫於天下之所共行者莫或行之况能行天下之  
所不行乎吾欲以同亮之事書之爲天下諷也孺人  
生於萬曆丙辰正月二十日卒於崇禎己卯五月二  
十五日己酉十二月十六日葬於千丈鏡之原子一  
自舜字同亮庠生女一適周徵泰孫男一憲淇孫女  
二銘曰

南雷文定卷之八 子 前集

西陵風雨下有安宅潮東來兮兒無饑渴汐東去兮  
兒無寒熱雖有安宅其如潮汐越山雨水生來未識  
生遊尚苦何況死陟丹旄白鷄有兒在側有兒在側  
便爲樂國

唐烈婦曹氏墓誌銘

烈婦曹氏諸生頴沐之女兼寧之翟墩里人年十九  
歸同邑唐之坦之坦之父煥亦諸生也歸六年而之  
坦病烈婦悉賣其簪珥裝奩以佐醫藥衣不解帶者  
半載疾革謂其夫曰君死我不獨生乃營衾以待  
丙辰歲九月二十八日之坦卒烈婦治喪衣衾必有  
副家人阻之不得因斥去其砒霜烈婦瀝桑灰爲汁  
飲之腹痛而不死明日夫將殮恐死之不及是時也  
碎錢爲屑吞以速之又不死夫既殮而防之者愈虔  
烈婦曰頃欲與夫同殮既失此期何日不可死而必

南雷文定卷之八 子 前集

以今夜乎家人信之人定烈婦潛起飲酒升餘號呼  
宛轉毒裂經時復吐下而解烈婦曰我求死不得計  
惟有絕食耳不食二十二日而容貌如故神理炯然  
夜半啓戶出投於傍舍池中久之而家人始覺出之  
池已死覆以衾而復活烈婦謂其舅姑及母曰大人  
非愛我徒苦我也我志已決遲速總一死耳於是復  
飲食起而操作如常尋剪其機軸製衣一稱餘布七  
尺有小婢乞之不與家人竊議曰尺布尚惜其不死  
明矣其時庭中蠟梅方開烈婦視而嘆曰昔董節婦  
有菊花詩美其不落也此花亦不落吾試咏之添得



水霜枝葉無此花自與衆花殊共知秋菊貞心在尚有黃梅抱樹枯十二月望起而嚴殺於天地影堂靈座舅姑舅之婦各散四拜曰婦從此別矣孝養之願以俟來生家人皆哀慟烈婦從容自若從此又不食除夕得聞取其七尺之餘布自經夫柩之旁始知不與小婢之故也及殮目瞋口闔不同乎世之爲繼者此固獨行其願之一徵矣年二十五許邑侯詣廬祭之聚觀者數千人莫不爲之歎息泣下嗟乎古今死節者多矣曾未有如烈婦之死而生生而死人世痛苦之事備嘗殆過者文文山服腦子二兩不死絕食

南雷文定

卷之八

三

前集

八日又不死何意身親見之此如黃河一瀉千里非積石龍門呂梁之險不足以見其奇一番求死一番於燦天若故遲其死以極正氣之磅礴或疑守節爲經烈婦所爲似乎賢智之過夫溧陽女子一言而沉身王凝之妻會卒而斷臂古人於生死之際處之至精今人見其爲輕耳承流襲敝隨地可以解免名節蕩然不獨在女婦也當烈婦絕食之久余在講堂有傳其屬續者仇滄柱謂吾黨盡及是時爲式開之事庶幾死者一聞之也余與同學二十餘人爲之一往已聞其入水不死余恐其因吾黨而激之以不得不

死乃致語其舅言貞之未嘗劣於烈也是後余返姚江竟不相聞今年二月至武林陳子榮子文迎謂曰烈婦死矣將死烈婦謂其舅曰吾願見黃先生一拜而死今已矣嗟乎風雷雨雪作於除夕烈婦之志可以激天豈待人激是則余之陋也某年某月某日與其夫合葬於某所其舅請銘余不得辭銘曰培之厚藏之密三尺墳千年室記城塚慎勿逸

南雷文定

卷之八

三

前集



王孝女碑

王孝女者慈谿王孜之女也居城之東偏歲丁巳七月十八日夜二鼓失火孝女母卒停柩於中堂孝女處樓上趨至中堂疾呼昇柩無應者已而火至孝女伏棺上不肯去其父從火光中遙見之抱之而出則已死灌以砒水稍甦聲出喉間僅絲髮問母棺出否家人不答遂哽咽氣絕時年十五也先是四月之盡城中菊花盛開觀者絡驛不知其為何祥也至是而有孝女之事孝女願委巷中紅女纖兒耳天地不以其渺末而氣候爲之密移則夫今日之擗駕天地者

其不在通都大邑之貴人亦明矣古來火逼親

棺守死勿去者東漢之蔡順古初晉之何琦齊之傅

琰梁之徐普濟元之余丙祝公榮郭通陳汝楫明之

楊敬祝大昌鄧翰陳倫然皆幸而得免其不免者則

宋賈恩隋李孝子明唐治始三人耳然皆男子以女

弱而殉身者僅一孝女而已諒曰天地晦冥正氣滿

闕忽然發作在於單寒有如奔流壅塞勢不能而決

口而出動魄摧顏伊惟孝女幼而窈窕萱草霜披帷

堂月暴粉書識魄鏡臺留照所以孝女米鹽心告大

之先家中細事孝女諄諄出出夜半融風火如狂濤

必告厥前而後行

烟燄蔽空孝女不見烟燄而見母容豈忍絕裾離此  
簾櫳舉室奔逃而少一人有伏棺者電光繞身時負  
而出已絕呻吟砒水三咽一絲氤氲母棺出否旁無  
答者恨此一身不與同赭形爲父留魂不母舍闕然  
而瞑哀動城野曹娥投水王女赴火水火死形死仁  
不可百里千年雙碑翠鎖吾作憑語江流不墮終

南雷文定卷九

遼陽新治荆較訂

移史館熊公雨殷行狀

熊公諱汝霖字雨殷世居餘姚之天花街祖某父某公登崇禎辛未進士第授同安知縣爲政不避強禦直行已意紅毛入寇公渡海敗之於下門考選戶科給事中辛巳江南荒疫人死且半米價四兩有餘轉運不至命給事中七人催督漕糧公當江南上江屯勉從事不使病民遠練正耗二百四十一萬石如期而集沿途見聞無不入告上以朝臣不足任使所用

南雷文定卷之九

行狀

文武踰繩越契而左官外附之徒兢兢空虛以邀榮路公以爲破格不如循常聽聲不如採實武臣只用甲科行伍凡叙功御覽名色一切報罷會推大將亦須保舉事敗連坐舉主庶杜債帥之門又言時值艱難安危省括懸於督撫以臣裁量多不可以備倉卒也關督范志完事口舌而習調欺順撫潘永圖何所優長况當軍旅宣督江禹緒陽和兵諫風裁掃地宣撫李鑑忸怩小利不持士節保督侯恂凡偶近器鳳督馬士英嫗嫗名勢素撫蔡官治威恩淺薄襄藩陷而楚撫晏然南陽破而卽撫無恙皖撫黃配玄僅百

里之才保撫楊進非鎖鑰之選臣非敢薄待天下士謂方今督撫盡皆非人大聲疾呼欲使其內手捫心量力自陳耳力言孫傳庭不宜急戰不聽而敗京師戒嚴公分守齊化門隨時條陳四月之間三十餘疏皆切中機宜多所彈治上亦佳其敢言召對咨諏公言行間諸臣去彼數百里而軍不敢一望顏行大約南去則我隨其後北返則我出其前如斯隸之於貴官負弩前驅望塵靡及耳兵士一聞督戰便洶洶欲叛如此則將不能御兵何名爲將督師不能用將何名督師與言及此督將之肉其足食乎巡按陳昌言

南雷文定卷之九

行狀

奏淄川鄉官孫之獬夢關壯繆語之爾等安心守城我以神兵出戰遲明瞻像汗下如雨公言山東州縣十去七八而獨効靈一淄川壯繆正神而獨降夢一之獬此何爲者乎之獬逆案中人士論棄之豈神偏鑒之乎爲此言者不過欲借神異之說達其姓名於御前以爲異日然灰之地縣官從而和之奇矣按臣不加駁正而據以入告何異夢中說夢也竊謂淄川之夢塚城之守同一機關遠法王欽若之閉門誦經近類楊嗣昌之華嚴退煌可怪也公於朝廷舉動失當知無不言言無不痛熊開元姜埏兩給事之獄哉

亦必揣摩宛轉以納其說而公之發言彘便有敵以下所不堪愛者有犯無隱蓋其天性然也止以降謫而去烈皇可謂之能容諫臣矣公言楊嗣昌負國尙未處分誰爲嗣昌畫練餉之策驅中原百姓爲盜者沈迅也誰爲嗣昌運籌以三千守襄而賊以十七騎入城遂出逃者余爵也誰爲嗣昌援引乙榜開府受事卽敗者宋一鶴也情而賄賂斷送封疆二祖列宗之靈能無飲泣地下乎執政既苦其誚讓上以飲泣一語致怒降福建按察司照磨南渡起補原官轉吏

南雷文定

卷之九

前集

科公言諸臣爭誇定策圖計復讐處堂未已且爲闕穴始之武與文爭繼而文與文爭殿廷之上無人臣禮其言起阮大鍼也陰陽消長間不容髮寧博採廣搜求奇材於草澤胡執私違衆翻鐵案於丹書閣臣此舉無乃負先帝負皇上乎其言四鎮也一鎮之餉至六十萬勢必不供卽倣古藩鎮法亦當在大河以北開屯設府永此帶礪會堂與之內而遠亦藩鎮視之其言復讐衛也讐衛之害橫者借以樹威惠者因而牟利人人可爲叛逆事事可作營求糾紳慘禍所不必言小民鵠犬亦無寧日先帝十七年憂勤會無

失德止有照衛一節未免府怨臣民新進辦事持正其待同官嘗之溫潤之色馬士英恨之使其門客朱統鑣造作飛條跳梁大叫公言么噤小臣爲誰驅除聽誰指使上章不由通政內外交通神叢互借飛章告密墨勅斜封端自此始可不嚴行詰究用杜將來又言先帝篤念宗藩而聞寇先避誰死社稷先帝隆重武臣而叛降跋扈肩背相踵先帝委任勲臣而京營銳卒徒爲寇藉先帝旁寄內臣而開門延敵反在禁旅先帝不次用人而邊材督撫首施兩端超遷宰執羅拜賊庭思先朝之何以失卽知今日之何以得

南雷文定

卷之九

前集

九月出差陸辭言朝端之上議論日新宮府之間揣摩日熟自少宰樞貳悉廢庭推四品監司竟晉詹端之席追贓定罪無煩司寇之章雖然脣斷之無私未免群情之其駭况乎蹊徑叠出謹詠繁興一人未用便日滿朝爲黨人一官外遷輒皆當事爲可殺市井狡僧耽耽得官呈身應募以備推亦上變之用者環伺而待發逐客之令時聞翩翩之鄰未已假然而隻手足戡禍亂群小可致太平卽使驅除異已別用同心吾輩自然退聽其奈總總報復切切更張置國卽於罔聞逞私圖而得志黃白充庭書紫塞路打成一



凡富貴世界六朝佳麗復見今時昧卻晉宋梁陳後來一段公案也其時黃耳鼎陸明方以例轉便制摩臣謹曉冢宰訓出餞公適即抄傳至明嶺公疏一字一擊節及至一官外遷二語聲忽中止相對默然會稽之守盡江而營公之意欲令諸師畢渡沉舟破釜為不返之計如其不濟則亦八千子弟豈復東還五百島人不脫劍鏑而已身提孤旅不滿千人從小疊渡江扎喬司倡率群帥而皆契需觀望無一應者公進至海寧集其父老豪傑激揚忠義辭酸淚血聞者莫不感動旅拜轅門者且萬人別營伍分汛地以本

南雷文定

卷之九

五

前集

邑進士俞元良司餉指揮姜國臣王兵浙西塵起沿海烽燃一時號之為熊兵公大小數十戰親臨矢石累經覆沒志氣不為之少衰加兵部右侍郎兼左副都御史總督義師亡何而閩使劉中藻至欲以江上之師受其約束行朝洵洵且議開讀之禮魯王亦將退就藩服獨公持不可言主上原無利天下之意唐藩亦無坐登大寶之理有功者王定論不磨若我兵能復杭城便是中興一半根脚此時主上早正大號已是有名較之閩中乘時擁戴奄有閩越者規局更難例論千秋萬世公道猶存若其不能而使閩兵克

復武林直趨建業功之所在誰當與爭此時方議迎詔亦未為晚自公此議出人心始定閩使始返丙戌六月朔浙河兵潰公扈鹽國由海道至閩而隆武走死郡縣已皆降附王以公為東閣大學士會兵於長垣分道攻取先後得三府一州二十七縣戊子王在閩安鎮時國事皆專於鄭彩彩暴橫公每折之以禮彩與定遠伯周瑞交惡公票檄恒右瑞彩積恨之既而彩與義興伯鄭遵謙爭商船嘗恐謙之藥已公自閩安至琅琦休沐守琅琦者彩之裨將李茂也與公奴子爭口元夕熊鄭兩家同郡相問遺茂即以合謀

南雷文定

卷之九

六

前集

告彩公遂為彩所害并其幼子投海中公報國之心九裂不恨然吳鉤在矢飛火狂濤皆鑒公之忠全軀橫海之鯨而受制於螻蟻謂之何哉夫神器流離草創未有成緒公何不引閩師為助而分唐分魯自開瑕隙議者以公為闇昔梁元帝以簡文制於賊臣太寶改元卒不遵用逮侯景授首而後焚柴頒瑞隆武之制於鄭氏猶侯景也公而奉詔亦豈能轉其斗粟發其一甲乎徒使江上離心行間之精神徒為福京之媚悅耳此舉固與元帝無異也然則公何不勸監國即真以繫波蕩之人心議者以公為迂昔光武既



貳更始遷之一年河北既平而後受命事之無成天也天若假其始願焉知卽非白水嗟乎踵百王之末當陽九之會帝昴何益於運數監國不稱位號涉川龕暴力絕而亡留此無利天下之心皎然千古其視受終如做踐也公之所慮不亦遠乎公子茂鼎介余族叔應蛟求序公事公魄不返公魂無廟幽銘陽碣無地可施爰撰行狀一通移之史官以爲列傳之張本也

南雷文定

卷之九

七

前集

移史館吏部左侍郎章格菴先生行狀

會稽章格菴先生家傳以余爲先生同門友也再拜乞行狀將以上之史館先生在崇禎間爲一代眉目豈可令其遺事舛駁零落乎謹以故所聞見狀之先生諱正宸字羽侯別號格菴會稽人也爲道虛望族祖父先生爲子劉子內姪從而稟學爲人誠樸近道深爲子劉子之所契許舉崇禎庚午鄉試歸至濟寧聞報同舟有李科者先生師也先生不忍其失意獨歸偕返而後北轅明年進士第選庶吉士授禮科給事中上求治太急烏程復以功利譴之先生言伏見陛下洞照群情有先事爲察之哲鈴束百辟有以力勝殘之威登咸三五有其臣莫及之聖是以合意者爲忠良睿算者無改變以至急賦之開繫錮罪之失情追往之稔惡告密之府奸群心嗟嘆盜賊披猖求治愈急而愈遠矣亦惟是語默動靜之間日求放心以周孔仁義爲必當遵以管商富強爲必當黜以臣降吁咈爲必不可厭以億兆耳目爲必不可蒙謹喜怒哀之端灼善惡之別則太平宏業自然各得其所蓋先生之言治必本於學術讀者不問而知其爲大儒之弟子也巴縣烏程之衣鉢也癸酉入

南雷文定

卷之九

八

後集

西先生奉彈應能剛復自用縱橫爲習小才足以覆短小辭足以濟食一旦大用必且芟除異已驅除善良報復恩仇混淆毀譽且訛言何所不至黃綠左右士論所耻從此薰心捷足之徒騰馳而起矣疏入下獄馬世奇王邵爲先生過巴縣曰章長科此舉成就老先生爲路公矣巴縣艱然曰這個皇上其如何做得路公然上亦不深罪放還田里丙子冬起戶科先生言方今大臣持祿養交刻深難犯揣摩宮府張設爪牙知護一官小臣習爲恬默冀以自完肝膽邀求隨機觀望知護一身通國臣僚盡爲聲名利祿無一

南雷文定

卷之九

九

人爲陛下者陛下以孤危之身居臣民之上受人欺給與兆百姓臣切傷心大抵爲鳥程而發戊寅五月火星示變時田貴妃與中宮不協上入不見中宮武陵故以田晚進上疏微及后宮爲給事中何楷所駁先生亦言人于五德爲禮陛下未嘗以沽名市恩疑大臣也而大臣揭救鄭三俊錢謙益倡爲是言疑陛下甚矣是謂無禮史堃辨疏一曰時局再曰時局理玄黃之說開群枉之門亦無禮也朝廷每一番令甲即增一番徑賈張程芳京察不謹借城工以復銓職亦無禮也夫異類皆陛下方發罪己之詔而李鳳鳴

稱善言不可退星猶揮戈不可卻日亦無禮也然則焚或焉得不垂象乎時厥衛橫甚先生又言西廠雖革而西廠之實尚存西廠之任雖虛而昔日把持西廠之人尚在昔云陛下不知則宮掖之間肘足之際尙且迷罔天聽而況於三輔郡縣乎上令中官自行回奏氣勢爲之少衰辛巳賊陷洛陽福王被害上召對群臣於乾清宮先生奏闖賊從四川來奏未畢樞臣陳新甲從旁急應曰賊自秦來不從川來言至再督師楊嗣昌奏流賊九股已撫其八只張獻忠與曹操逃入蜀闖賊在獻忠一股之內今從川來所過地

南雷文定

卷之九

十

方不見○闖○截○則○嗣○昌○之○欺○君○露○矣○新○甲○表○裏○爲○奸○故○不○禁○其○辭○之○暴○也○尋○長○吏○垣○先○生○言○治○之○盛○衰○由○於○言○路○之○通○塞○臣○爲○六○垣○之○長○苟○一○垣○不○言○一○事○不○言○皆○臣○之○責○也○一○日○召○對○上○厲○聲○曰○言○官○須○是○設○身○處○地○奈○何○苟○且○塞○責○先○生○對○設○臺○諫○本○以○求○言○寧○言○不○當○無○使○其○畏○而○不○言○願○皇○上○勿○生○厭○薄○宜○與○再○召○悉○反○前○政○引○用○正○人○撤○回○差○瑞○停○止○緝○事○蠲○租○清○獄○行○問○賞○罰○朝○報○夕○可○天○下○仰○望○丰○采○刻○期○太○平○而○門○多○雜○賓○性○少○剛○節○先○生○故○宜○與○之○門○人○也○謂○其○一○時○之○君○子○曰○吾○輩○當○夾○持○相○公○以○成○就○其○功○名○無○徒○將○順○

以爲○慈○氏○之○美○疾○也○會○推○宣○大○總○督○宜○興○欲○以○門○生○  
江○禹○緒○陪○之○先○生○不○可○家○宰○承○宜○興○意○江○爲○正○推○先○  
生○効○家○宰○私○易○不○道○宜○興○欲○起○江○陵○令○史○調○元○先○生○  
於○其○名○下○註○一○鑽○字○遂○止○宜○興○之○起○涿○州○之○力○也○宜○  
興○無○以○報○之○欲○借○守○涿○之○功○復○其○冠○帶○先○生○與○金○光○  
辰○孫○晉○固○執○不○可○亦○中○格○且○上○言○閣○臣○先○格○君○而○後○  
事○功○可○建○亦○必○先○積○誠○而○後○君○心○可○格○人○主○菲○薄○朝○  
士○必○因○外○庭○無○一○人○一○事○足○稱○意○苟○能○不○與○中○官○  
作○緣○不○憑○恩○怨○起○見○不○以○寵○利○居○成○功○不○以○爵○祿○私○  
親○暱○自○起○皇○上○敬○信○矣○宜○興○雖○恨○先○生○然○終○先○生○在○  
南○雷○文○定○卷○之○九  
朝○形○格○勢○禁○亦○不○至○大○段○放○倒○賄○賂○如○後○時○也○先○生○  
又○舉○史○可○法○范○景○文○孫○傳○庭○蔡○懋○德○可○任○司○馬○以○爲○  
國○事○日○壞○皆○由○司○馬○之○不○忠○賄○賂○不○絕○情○面○不○除○推○  
諉○不○屏○欺○朦○不○破○恩○仇○不○化○軀○命○不○捐○以○致○刑○賞○倒○  
置○功○罪○混○淆○臣○不○知○兵○安○知○人○之○知○兵○所○可○信○者○諸○  
臣○夙○具○肝○膽○自○矢○忠○義○愈○於○蠹○國○欺○君○寡○廉○鮮○耻○之○  
陳○新○甲○耳○壬○午○五○月○會○推○閣○員○先○生○與○家○宰○李○日○宣○  
河○南○道○張○瑄○共○事○先○推○十○三○人○上○命○再○推○又○列○十○一○  
人○六○月○辛○酉○召○對○中○左○門○上○怒○徇○私○濫○舉○如○房○可○壯○  
宋○政○張○三○謨○何○故○得○與○日○宣○對○畢○先○生○奏○日○宣○平○日○

游○移○以○其○特○臣○曾○有○公○疏○糾○之○第○此○香○推○舉○實○無○徇○  
私○即○房○可○壯○三○人○未○必○果○其○輔○弼○論○其○生○平○短○知○自○  
好○上○怒○未○解○下○先○生○等○於○獄○遣○戍○均○州○先○是○無○名○子○  
效○東○林○點○將○錄○故○智○以○二○十○四○氣○分○配○朝○官○達○之○御○  
前○於○是○閣○員○兩○推○所○不○及○者○流○言○以○實○之○上○聰○明○旁○  
寄○迷○以○爲○然○南○渡○以○原○官○召○先○生○上○疏○一○曰○勤○學○春○  
秋○爲○孔○氏○要○典○宜○選○方○聞○之○士○朝○夕○進○講○高○皇○帝○祖○  
訓○備○歷○艱○難○尤○宜○時○時○省○覽○一○曰○辨○官○易○言○開○國○承○  
家○小○人○勿○用○其○乘○時○射○利○僥○倖○顯○榮○口○舌○得○官○者○不○  
宜○輕○開○濫○門○一○曰○肅○綱○紀○肘○腋○之○間○威○令○不○行○四○海○  
南○雷○文○定○卷○之○九  
生○心○今○於○藩○鎮○之○中○忠○勇○可○任○觀○望○不○前○速○宜○分○別○  
以○就○鈐○鍵○一○曰○正○人○心○天○啓○之○季○喪○心○媚○逆○餘○孽○猶○  
存○薰○蒸○彌○甚○今○茲○附○賊○豈○緩○刑○章○又○疏○陛○下○宜○臈○素○  
帥○師○親○臨○淮○甸○聲○靈○所○震○人○切○同○仇○而○乃○不○脩○行○在○  
粉○飾○儀○文○志○在○偏○安○竊○恐○偏○安○之○業○亦○未○易○也○馬○相○  
將○起○阮○大○鉞○舉○朝○爲○難○鈐○衡○不○敢○任○其○責○欲○假○中○旨○  
起○之○司○空○缺○先○以○中○旨○陞○張○有○譽○先○生○封○還○詔○書○不○  
聽○上○言○臣○於○有○譽○非○爭○其○人○爭○其○事○也○傳○陞○一○途○非○  
所○以○待○正○人○君○子○有○譽○賢○者○未○必○即○受○是○用○有○譽○者○  
亦○所○以○斥○有○譽○也○魏○國○公○徐○基○公○疏○薦○張○捷○有○言○



部議先生曰何議為因言勲臣無薦舉文臣例使其  
人果賢者必耻受勲臣薦舉已而以安遠侯鄒祥昌  
疏速起大鉞先生言朝廷如北舉動即報流傳第見  
微臣姓名尚掛仕版必且相顧驚駭謂臣負先帝之  
經綸負陛下之明詔負銓選之權衡負頃頃之職掌  
罪當萬殛大地難容伏望早賜罷斥以為不忠之戒  
蓋先生大指以親君子遠小人為立國根本不以小  
朝廷而少有阿色故與羣小爭射斷斷不肯進國  
命而無如天生妖孽非人力之所能為手旋以大理  
寺左丞歸江上之役以先生為吏部左侍郎署部事

南雷文定卷之九

行狀

事敗先生溺水不死自整又不死行鄉不知所往吳  
市抱關會于封事靈隱嶺可以避揚舛固先生之高  
致也先生從子劉子講學最重風節余嘗聞其評品  
人物曰太守張有譽蔡屏周入覲送監督戶工二部  
內官文冊長揖不跪天下郡縣只此二公又曰關中  
一細民與馮少墟講會從此口不二價一日過縣治  
見學會中二縉紳入謁縣令愕然曰渠亦為此耶終  
身不肯入會嗟乎使先生而首丘念重當時何以柄  
此細民乎余嘗念陽明之學得門人而益彰吾劉夫  
子之學尚未大行于天下由門人之得其傳者寡也

之思之彰陽明之學者不在講席遍天下之門人  
而孤高絕俗之門人如兩峯念菴之徒是也吾夫  
子之門人當金石變聲金鉉吳麟徵祁彪佳葉廷秀  
王鏊著先為列星而先生力固首陽又參錯于其間  
他日追遡淵源以求其學即無龍溪心齋一輩庸何  
傷其過陽明遠矣謹狀

南雷文定卷之九

行狀



移史館先妣姚太夫人事

先妣姚太夫人生于萬曆甲午十二月初二日卒于康熙庚申正月初十日享年八十有七十六歲而歸吾忠端公天啓元年敕封孺人四年以御史覃恩再封孺人崇禎元年誥封淑人十七年進封太夫人生五子長卽不孝宗義次宗炎次宗會次宗輔次宗樊太夫人姓姚氏太僕寺卿翔鳳之從孫女父諱克俊字順宇鄉飲大賓母徐氏世居上虞之查湖來歸時曾王父贈公會王母章太淑人皆在堂三世同居內外數十人而太夫人長群婦承巾奉帚群婦皆視一

南雷文定卷之九

五

前集

十六歲女子爲進退贈公治家嚴肅群婦時有譙諫而獨賢太夫人曰新婦大家氣度無儒酸農瑣之態他日定爲貴人顧我不及見矣丁巳先公授寧國府推官太夫人在寧國五年署中落然不聞人聲始入後出中間不識司李廳屏癸亥入京師是時逆奄竊政黨論方興楊左諸公多夜過邸寓議論時事燭累見跋僮俾頭觸屏風而太夫人管勾茶鐺酒壘無失候魏忠節見過尤數每過必以小人陰謀相告形之歎息忠節去太夫人迎謂曰得無又有歎息事耶乙丑出都門明年而難作先公被逮太夫人每夜向北

晨而拜祈聲酸苦丙漏將盡聞者無不欲泣先公遺命五子撫之群妾嫁之苟風波遽定不失爲黃竹農家太夫人不忍嫁群妾皆聽其母家迎去每哭先公至于暈絕不孝苦相勸解太夫人曰汝欲解我第無忘大父拈壁書耳蓋大父以義頑鈍於義出入之處大書爾亡勾踐殺爾父乎八字揭之於壁義受教痛哭太夫人哭乃止天子旣誅逆奄哀憐忠死之家副筭秋衣加換三品一時名公鉅卿皆就拜謁問起居步障帳桌之間天下想望風烈太夫人初不以此自異奉事兩人寢門竈下煩辱之任加於娣姒一等王

南雷文定卷之九

六

後集

父病革太夫人不煩諸父命義出營棺木得美槨王父見之而喜謂太夫人曰吾有三子在而窀穸之事惟一婦是辦汝後必有達者王母之沒適舉債六十金太夫人盡出以供喪事或言之急而舉債舉債而不以應急可乎太夫人曰更無有急於喪事者也先公弟三人子五人王父以先公無私積將分財爲八各授之王父喪後諸父爲政曰孫不得與子同盈縮也於是五人受四分之一太夫人訓諸子曰汝曹能讀父書先業有無不足計也崇禎末宗義宗炎宗會順有時譽宗輔亦習科舉顧功名可以戾契致太夫

人憂思稍解乃未幾而黨禍復興阮大猷招搖白下  
儀部周仲馭出南都防亂揭集諸名士以攻之而以  
顧杲宗義爲揭首次桐城左國棟宣城沈壽民大猷  
得志修報復既曲殺仲馭左沈皆變姓名去遂從徐  
署丞疏連杲及義弘光遜位不及於難驚魂未定而  
四方兵起乙酉奉太夫人徙中村丙戌徙化安山丙  
舍丁亥返故居己丑山中亂徙邑城明年返故居丙  
申山中又亂徙半霖其秋返故居己亥海上亂防海  
之師望門而食徙三溪口明年冬返故居甲寅群盜  
滿山徙海濱之第四門乙卯後五月始返三十年之  
南雷文定事卷之九 老 遺集  
中流離轉徙屹屹靡有定居其間與村鄰之婦女持  
囊束縵而立塵起疾呼以道須臾之命者又下知凡  
幾自乙卯以來風鶴稍息太夫人早起日誦金剛經  
一卷誦畢置會孫小孩於膝口授唐詩絕句一二首  
暇則述閨閤碎事勾女孫輩一笑方謂此樂可常  
知安居數年亦爲造化之所吝耶古來章妻勞母受  
禍不過一時而太夫人始遭東林黨禍繼之以復社  
黨遇又繼之以亂亡捕獄則操兵到門避寇則連經  
貫掌覆巢之後復遇覆巢辛苦再立之戶牖頻經風  
雨一生與艱危終始卽古來之節婦賢母著名不遠

一節而太夫人上書代死似忠愍之夫人膝下皆爲  
名士舉賜賜子似伯仁之母執經講舍諸生先起居  
太母似忠介之母九十堂親養堂束帛又似依齋之  
母隨舉一節皆應史法太夫人兼之蓋天不以尋常  
婦女之境遇處太夫人太夫人亦遂破荒於婦道母  
道之變局故五十稱壽祥光遍於帷帳一年廬墓耳  
露降於青松豈非天也每當太夫人壽辰海內鉅公  
多有傑作以表徽音戴山劉夫子徐忠襄施忠介相  
國瞿稼軒朱文靖孫碩膚中丞方孩未陳于庭儀部  
周仲馭徵君沈眉生蘇武子陳定生其著也史館諸  
公亦考信前言知義說之不妥也  
監修徐立齋先生爲之特傳於列女是吾母屈於  
生顧得伸於死子孫當世世不忘也

周雲淵先生傳 辛亥

周述學字繼志別號雲淵越之山陰人好深湛之思凡經濟之學必探原極委尤邃於易曆古之言曆者以郭守敬爲最而守敬所作曆經載於元史者言理而不傳其法其法之傳於曆官者有通軌通經諸書則死數也顧其作法根本所謂弧矢割圓曆官棄而

南雷文定卷之十

一

不理亦無傳之外人者當是時毘陵唐順之吳興顧應祥皆留心曆學求其書而不可得述學竭其心思述通弧矢之術從來曆家所步者二曜交蝕五星順逆而已自西域經緯曆入中國始聞經緯凌犯之說然其立法度數與中曆不合名度亦異順之慨然欲創緯法以會通中西卒官不果述學乃撰中經用中國之算測西域之占以畢順之之志日行黃道月行九道而古來無所謂星道者述學推究五緯細行爲星道五圖於是七曜皆有道可求與順之論曆取歷代史志之議正其訛舛刪其繁蕪然於西域之理未能通也又撰大統萬年二曆通議以補歷代之所未補自曆以外圖書皇極律呂山經水志分野算法太

乙壬道演禽風角鳥占兵符陣法卦影祿命建除埋街五運六氣海道針經莫不各有成書發前人所未發凡千餘卷總名曰神道大編蓋博而能精上下千餘年唯述學一人而已嘉靖間錦衣陸炳訪士于沈鍊鍊以述學言禮聘至京炳服其英偉薦之於趙司馬司馬就訪邊事述學曰今歲主有邊兵其應在乾艮艮爲青州遼東乾爲宣大二鎮京師可無虞也已如其言司馬將具題大用會總兵仇鸞聞其名欲致之述學識鸞必敗先幾還越總督胡宗憲征倭私述學於幕中諮以秘計述學亦不憚出入於征倭募矢

南雷文定卷之十

二

之間卒成海上之功武林兵變述學論以國運安平不可妄動動則奇禍立至其魁亦信述學之言多驗謀遂寢述學在南北兵間多所聲畫其功歸之主者未嘗引爲己有故人亦莫得而知也庚午余在南中聞人陳元齡以所著思問初編相示其言太乙六壬多本於雲淵斯時亦未知雲淵之爲何如人也甲戌余邂逅其諸孫周仲訪之於木蓮巷架上堆雲淵神道大編數十冊其冊皆方廣二尺餘仲言遺書散失此不能十之一二也又見其地理圖縱八尺橫二丈畫方以界遠近每方百里唐呂溫所序未必能過也



余欲盡抄其所有會仲遊楚不果丙戌亂後故書  
舖中得中經圖地理數種丙午見其曆宗通議而  
後知邢雲路律曆考所載皆述學之說掩之爲已有  
也庚戌九月坐證人書院有師其弟子四五人升階  
再拜者門狀爲周允華問之則仲之諸子也問以遺  
書所存者惟算學耳余讀嘉靖間諸老先生文集鮮  
有及述學者唯湯顯祖有與周雲淵長者書謂卦圖  
乃是渾天曆書止是算法必欲極神明之用亦須達  
虛無之氣觀其言要非能知述學者唐順之與之同  
學其與人論曆皆得之述學而亦未嘗言其所得之  
學

南雷文定

卷之十

三

前集

自○豈○身○任○絕○學○不○欲○使○人○參○之○耶○天○下○承○平○久○矣○士  
人○以○科○名○祿○位○相○高○多○不○說○學○述○學○以○布○衣○遊○公○卿  
間○宜○其○卜○祝○戲○弄○爲○所○輕○也○雖○然○學○如○述○學○固○千○年  
若○旦○暮○奚○藉○乎○一○日○之○知○哉○

張景岳傳

二十年來醫家之書盛行於世者張景岳撰經趙養  
葵醫貫然醫貫一知半解耳類經明岐黃之學有王  
冰之所未盡者即學士大夫亦必累月而後能通之  
昔在戊寅曾於張平子座上識景岳蓋交臂而失之  
已西寓證人書院有蔣一玖者年八十矣欲爲其舅  
作傳則景岳也景岳名介賓別號通一子越之山陰  
人也其父爲定西侯客介賓年四十即從遊於京師  
天下承平奇才異士集於侯門介賓幼而濟濟遂徧  
交其長者是時金夢石工醫術介賓從之學盡得其  
傳以爲凡人陰陽但以血氣藏腑寒熱爲言此特後  
天之有形者非先天之無形者也病者多以後天戕  
及先天治病者但知有形邪氣不顧無形元氣自劉  
河間以暑火立論專用寒涼其害已甚賴東垣論脾  
胃之火必務溫養救正寔多丹溪出立陰虛火動之  
論寒涼之弊又復盛行故其註本草獨詳參附之用  
又慨世之醫者茫無定見勉爲雜應之術假兼備以  
倖中借和平以藏拙虛而補之又恐補之爲害復制  
之以消實而消之又恐消之爲害復制之以補若此  
者以藥治藥尚未遑又安望其及於病耶幸而偶愈

南雷文定

卷之十

四

前集



亦不知其補之之力攻之之力耶及其不愈亦不知其補之爲害消之爲害耶是以爲人治病沈思病原單方重劑莫不應手霍然一時調病者輻輳其門沿邊大帥皆遣金幣致之其所著類經綜覈百家剖析微義凡數十萬言歷四十年而後成西安葉秉敬謂之海內奇書斑孟堅贊孝宣之治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於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介賓此書若非遭遇神宗之盛亦莫能有也作古方八陣釋古人立方之意作新方八陣析古方之其藥爲其經之用不相凌奪其書晚出今方行世介賓博學於醫之外象數星緯堪輿律呂皆能究其底蘊在遼陽道中聞御馬者歌聲聒耳介賓曰此惡聲也不出五年遼其亡矣已而言驗所親問以近事介賓曰我夜觀乾象宮車殆將晏駕天下從此亦亂矣未幾神宗崩介賓遂返越其年五十八又二十年始卒卒之曰自題其像召三子而誨之其門人曰先生乃死耶吾先生故有不死者介賓莞爾而逝自太史公傳倉公件繫其事後之儒者每倣是體以作名醫之傳戴九靈宋景濂其著也而名醫亦復自列其事存爲醫案以待後人遇有病之相同者則倣而治之亦

盛心也世風不古以醫負販其術無異於里閭俗師也而不肯以里閭俗師自居雖復殺人如草亦點綴醫案以欺人介賓醫案散在景岳全書余不叙於篇惡夫誦襲者之衆也趙養葵名獻可寧波人與介賓同時未嘗相見而議論往往有合者

明司馬澹若張公傳

天啓乙丙之際說言繁興謂三吳諸君子欲翻局而  
以先忠端公爲謀主於是逮七君子於詔獄必欲殺  
之五月丁未王恭厥災壞民居十餘里擊死數千人  
熹宗在乾清宮走避建極殿御座毀折繼又朝天宮  
火災異叠見亘古今所未有詔廷臣修省是時澹若  
張公爲兵部職方司主事與同官王陞密議因草疏  
言修省之實刑獄係死生人命董以士師申以覆奏  
誠慎之也今罪囚半歸詔獄追贓卽以平命雖其人  
自不寬而於好生之德無乃未愜乎甚至秋後與不

南雷文定

卷之十

七

前集

時并律藥首與絞斬同斃痛快之事每于天和自今  
以往輕重罪囚悉付法曹使罹法者知自絕於天比  
附者無舞筆之悉罪疑惟輕則冥途有重返之愧罰  
當其咎則單門無連染之人肅殺之後繼以陽和此  
其時矣至於軍儲告匱土木宏規豈不知生財爲急  
而急土木不如急軍儲議搜括不如議節省今既搜  
無可搜括無可括瑣屑凌雜盡以入告竊恐焚林竭  
澤之後能無魚驚鳥散之憂請自皇極告成暫停工  
作悉以海內物力併爲軍前見糧寢其骨蒸之誅求  
益見聖心之悼大侯疆宇廓清再完堂構未爲遲也

公銜疏中入白堂官堂官長垣王永光也長垣固  
攻東林者然其人有權術把持局面亦不欲寄乾兒  
門客之虎落思深慮遠得公疏竟上之上傳覽樞臣  
所奏停工緩刑言若忠愛朕熟思旬日皇極殿工已  
抵八九止用銀壹百伍拾萬兩務崇儉約匪雕匪刻  
邊儲歲解不缺外發帑二千餘萬洪流束楚功績聞  
然今當節縮皇極之餘經始三殿計外解一百餘萬  
未至皇考發帑百萬尙存內外臣工乘此一德搜括  
編派俱無所事苟疆臣民牧齊契工官則乾沒風消  
怨咨聲浪何功不奏何治不隆乎刑不上大夫崇養

南雷文定

卷之十

八

前集

士節皇祖成憲素士不自愛爭爲奸宄如周宗建保  
熊廷弼於亡遼之後涕唾封疆欵金歲輔創建書院  
翼戴奸邪惡郭肇之攻廷弼詎以交結內侍克終狡  
語遠埋疑案周順昌逗撓詔獄止檻車而結姻挾市  
魁以稱亂明與君抗黃先忠端公諱請寄爲奸李若星之  
節鉞鄒維璉之吏部何所由來撓亂朝政揮擻鄉邦  
夫朝廷重士士實自輕朝廷建官官反侮上一舉繼  
舍姑息無將之誅春秋謂何難乎其爲上矣諸臣固  
動以爲朝廷之過誤甚惑焉海內方汗穢朝廷聞是  
疏之上莫不舉手加額以爲中流之一壺豈知其殺

機已決。謂虎之勢不能復下。然矯首之反覆。辭費小人之氣。未嘗不阻。喪矣。長垣既以此去。而公有寧錦之功。逆奄繼之。未幾推補吏部郎中。首以門戶罷之。昔李膺在獄。賈偉節西行說實武。霍詒公之呂惠卿。與大獄。蘇子瞻勸王安石言之。實王皆與奸人異。趙故賈蘇之言。易入公之於長垣水火也。而欲格之以正議。此陳了翁不能得之於章惇者。公竟得之。可不謂奇乎。公諱履端。字旋吉。號澹若。世爲華亭人。曾祖夏佐。祖謨。父元輔。太學生。生三子。長拱端。當陽知縣。次即公。次軌端。邵陽知縣。萬曆壬子。三人同舉鄉試。公登丙辰進士第。山知晉江。東鹿二縣。皆有能名。其大者。於晉江得黃石齋先生爲一代大儒。於東鹿河決遷縣治二十里。築城一千五百丈。民不加賦。遷者如歸。其爲治詳石齋卧子誌。狀公自職方歸。禁割朝議。放情詩酒。烈皇更化。以次召骨鯁之臣。起公吏部。而傷於哀樂。不能復赴。崇禎元年卒。年四十三。娶沈氏。封安人。子三人。曰定。諸生。曰寧。曰守。康熙壬子。舉人。一女嫁諸生王世淵。公卒後五十五年。守函幣以傳文屬余。憶乙酉於徐太宰座上。識守。忽忽交臂。不知其爲公之子也。皇座散口說流行。余以身所見。

南雷文定

卷之十

九

前集

聞者詮次其事。家國之恨。集於筆端。不覺失聲痛哭。棲鳥驚起。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南雷文定

卷之十

十

三前集

黃醒泉府君傳

正德丙寅謝文正致政歸與馮雪湖相唱和戲排舊韻別創新詞往復至於八九嘉靖辛酉呂文安憂歸與黃醒泉相唱和當花對酒登山臨水無日無之姚江風雅唯此兩時為最盛承平士大夫之風流今無復有夢見之者矣醒泉則余五世族祖也諱尚賢字子殷醒泉其號也吾始祖崔山十三世孫祖顯父舜卿母邵氏府君生時母有夢筆之祥幼而穎異日誦千言稍長以易為大師湖守胡君聞其名遣子從學舉嘉靖己酉科浙江鄉試知息縣事府君吏治以教

南雷文定

卷之十

士

前集

化為先民曾珣兄弟訟產府君手書棠棣章與之曰熟讀後始為若理越數日詣府君求直府君曰前詩熟否曰熟府君發明詩義慷慨鳴咽珣兄弟感動流涕不待終章相讓而去或怪其速化府君曰人孰無天性批之以法愈見其汨沒耳尋遷景州守景州多盜皆勸其刻深為治府君曰不然景瀕滄海而麗大行苟如此是驅之為盜也於是捐鉤距省簿書多所縱舍盜自衰止明年脩董仲舒書院周亞夫祠自為文記之相觀以經術使民不遊學堂與提市同時分宜竊柄大官多出其門下府君激烈抗憤發言無所

懷避聞者惡之分宜既敗分宜之黨未衰廉平之譽無由漸朝廷之耳黽勉六載乃自免歸築室烏瞻山讀書賦詩耳目所及分為十四景片石孤棧題品張皇萬曆丁丑元巨庭誥諸子手書付之二十三日卒年七十四府君與雪湖皆不愛人牽挽雪湖母年九十固不欲出府君之在景州呂相氣勢方盛府君嶮嵯偏州未嘗以尺牘自鳴不平其自重如此府君所最善者楊河徐渭其詩文書畫齊稱一時而弁洲主盟壇坫士之未捧珠盤者多見詆訶三人崛強不耳於邾莒故徐渭之詩楊珂之字皆有貶辭於府君無解焉百年以來渭以袁公安顯珂僅有知者府君姓名幾將湮沒余因選其詩而為之傳

南雷文定

卷之十

士

前集



蔣氏三世傳

蔣洲字宗信號龍溪鄞縣人補其生好游俠  
晉連管樂平告受客置酒推飲投壺高脫大談終日  
不倦以故人樂與之遊嘉靖癸丑王直勾倭入寇烈  
港直欲入舟汪廷夢孤矢星入懷而生長而與其徒  
入海連巨船載硝磺絲綿違禁諸器物往來互市於  
日本暹羅西洋各國貨累鉅萬各島君長以下並信  
服之稱為五峰船主五峰其號廣有賊首陳思盼者不入  
直黨直掩殺之併其衆由是海上之寇非受直節制  
不能存威名藉甚尋招集亡命據蘇州之松浦潛

南雷文定

卷之十

古

蔣氏三世傳

傳徽王直官屬三十六號令島人時時遣部下劉攻  
沿海郡邑東南危動當是時胡林宗憲開府浙直  
歷訪奇士而宗信之里人都督萬鹿園表留心人物  
謂梅林曰里有蔣生者縱橫之士也梅林遂令鹿園  
置之幕府宗信曰漢之困於匈奴由中行說也宋之  
患於元吳由張元也自王直航海遂有東南之禍今  
與我爭於鯨唇之上者皆直之分鯨也我不待直彼  
賜附壘援其可既乎直之母妻與子盡在我地彼  
作賊骨肉刺心公如開以丹青之信未有不就我索  
者梅林曰此名計也請於朝授宗信提舉以陳可願

為副使海上亡命十餘人使之向導直之子潘亦  
醫血致書於父曰幕府長者唯願一見阿父以有詞  
於朝無他患也乙卯九月開洋至小衛山七日抵五  
島島僑疑為商舶將肆劫勒有僧譯之酋長酋長始  
郊迎示以天朝宣諭之旨酋長受命乃使人招王直  
直至殊作意氣宗信諭之曰君即不念祖宗墳墓獨  
不為老母妻子計乎國家方急東方誠以此時罷遣  
衝鯨網絡波臣北萬世刻石之功也兼官重級舍君  
誰適不然倭情貪狡國家縑帛無限購君萬里之外  
不異庭除矣直感其至言苦意遂與之同食遞衣言

南雷文定

卷之十

古

蔣氏三世傳

無不盡偕返松浦日本以天文王為共主然號令不  
出國門冬島自相雄長豐後山口又島中之最雄者  
也故入寇者多二島之人直與宗信同行宣諭明年  
丙辰至埴多津召其色目賞賜旅誓四月至豐後島  
主懷音草狀詰以從前作過稱首主臣願貢方物遂  
令其檢攝風帆凡筑前肥前等五十三所羣盜盡殄  
五閱月始至山口島主虔奉如豐後送還被掠指揮  
妻進奉表謝罪曉啓天文王十二月天文王下教所  
部周訪長門等一十二島徧行禁約對馬薩摩姦究  
尤多皆永感風散方宗信未至日本時徐海島衆入

寇以數萬人圍相鄰甚急宗信誓之遂遣陳可頌與王直義子毛烈先歸諭徐海罷兵如約海詣幕府降而海黨陳東葉府自相疑貳內亂梅林乘機擊殺之丁巳四月宗信同王直發松浦海船數十隻貢使四百人流寓六百人議定海關七月宗信及貢使僧德陽先入而立誓為盟風飄隨朝鮮不得前來宗信在日本三年諸帥疑其掌握之內價盈兼金從之宗信不應分宜亦望有海外奇貨宗信又無以自通乃因王直之不至謂其空言無事實巡按周斯順劾奏遂下宗信於獄九月直始叩關先遣王激入見曰吾等奉命而來宜有使者迎勞道路今行李不通而戈鋌戒嚴公得無誑我乎梅林曰國法宜爾毋我虞也與之設誓甚苦直終不信曰果爾可遣激出梅林立遣之復以指揮夏正為質直於是使毛烈王激守舟而身入見頓首言死罪且陳與宗信馳驅出百死從此海有恬波矣梅林多方慰勞權寄獄中梅林與直同鄉宗信出使本許其互市授官及直至流言梅林受賂數十萬為之貸死朝議謂然科臣徐浦復劾宗憲濫課軍需陰縱蔣洲勾引東倭梅林大懼因盡易曲貸王直之疏謂以誘直為秘計直罪在不赦且謂宗

信曰吾方不自保何能叙君功不忘息壤爾君請俟他日遂疏云蔣洲宣諭日本已歷三年所宣諭者止及豐後山口豐後雖進貢方物而無印信勘合山口雖有金印回文而無國王名稱是洲不諳國體計其擒直合應功罪相準有詔誅王激毛烈遂殺夏正據舟山征之踰年方解宗信出獄茫然自傷唐荆川順之趙大洲皆為之扼腕頌冤俱報罷司馬譚綸在薊遼召宗信參其軍事欲使一得當以就功名宗信流涕而言曰洲本書生萬里航海父衰老而待盡妻憂怖以致死洲皆不顧惟欲為國家樹尺寸之效乃功成而謗興屈捐命之功比贖罪之例洲復何望哉公休矣洲不能再側足於焦原矣司馬嘆息久之隆慶壬申中寒病卒於昌平之旅舍余讀茅鹿門坤紀剿徐海本末以為倭之入寇皆由徐海故曲折其反覆險滑之術以著平倭之要領獨不念徐海為王直之餘黨直苟無歸命之心則海必不受我之籠絡總使減一海而為海者皆是亦安得盡施其針鍵乎鹿門但侈脅從之治而薄折首之勲不已嗟乎宗信致直解東南之厄而身填牢戶此與陳湯斬郅支而下獄亦復何殊然陳湯身沒而名彰宗信姓名曾

不得與俞威大帥之徒隸齒。古今之時異歟。其後沈惟敬之使關白垂成而敗。死猶爲憤事者。委過成則爲宗信敗。則爲惟敬無性。天下之樂爲首施也。子有德。

有德號蕙江十六歲學易於柯孝廉。卽洗除先注業。高名輩農丈人余寅君之舅氏也。嘆爲東南貴寶。不但會稽之條蕩耳。十八歲爲諸生。擅聲場屋者數十年。其間有已合有司之尺度。而分房爭解。又彼落之。同舉者爲之太息。郡邑無不虔款。太守游應乾一日接之。謂其鄉大夫曰。蔣子奇才。不當以諸生之禮禮。

南雷文定

卷之十

七

南雷文定

之萬曆甲辰。以貢元當任府判。沈文恭當國避嫌授福建大田儒學教諭。準墨伊顏以作士。于是有田副使者毒殺段令。令子頌寬以君爲證。時聞撫徐石樓故君之主人慮囚。並君謨。又君之門人副使大懼。崎嶇私館。以貨自通。君毅然謝之。卒無阿。悒副使惡毒。然甚君。流矢影風。顛有憂色。徐撫以啓事挽君。終賦歸田。處則檢御風俗。坊表一鄉。當事欽其名。德往往干苑。造門崇禎戊辰三月卒。年八十二。弟余孫人老而警。日君博領。歎辭不懈。晨夕冥漠。生明祖。殯淺土。君不煩。葬從獨力。襄事下窆之時。松柏夜明。疑有神。

陰相之。昔宗人皆以爲孝感所致。子之驛。

之驛字龍友。生而穎異。奉常余寅僉事黃元恭見之。皆歎。故是後來一器。入郡學。爲諸生。自萬曆丁酉至乙卯六應鄉舉。其經義墨守先正。愧經魁粉。不能與晚學卑品爭一日之長。庭闈之內。恩意周浹。余孺人病。醫席衽七著。皆於君。是賴久而不懈。益虔奉。常目爲孝孫。孺人曰。吾非此孫。不能有今日矣。君以授經爲生計。應繩中理。取信高門。皆以爲堅強一學之士也。蘭溪徐石樓延爲子師。有書室爲慰。所據人不敢入。君入之黃金滿案。君不顧而出。慙因歎迹徐氏多。

南雷文定

卷之十

八

南雷文定

藏書君借閱幾半。始知場屋之外。復大有事。嘗客龍溪徐令氏王九如。晨出不返。其子吳一恣家投牒。屍不得無以成獄。令問于君。君曰。請筮之。過貴之。離其又曰。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君。曰。如者其名也。突來而焚死其屍已焚矣。一訊而伏。海賊劉香之奸。細投宿妓館。事覺并捕。主人喪死者數人。君曰。此濫刑也。妓館利客之來。奚暇詰所從來乎。令然之。乃釋其餘崇禎戊寅上行保舉。掌院徐夢弼以君應詔授順天儒學訓導。與修會典。以何京師。被殺君遂南還。君嘗曰。吾少得事君。房而志立。長得親石樓而學博。



晚得交。夢我而識。廣此平生之大槩也。順治甲午。君  
子弘憲落解。君執其手而泣曰。予宜和直臣。蘇之裔  
也。後世中衰。吾祖投筆立功。異域失侯。鬱鬱而死。吾  
父復還故業。三登副榜。余亦一登副榜。爾今四舉而  
又落。祖孫父子窮經積百年。不能起於講堂之上。是  
命也。夫其年十月卒。七十八歲。所著有志林二十卷。  
詩經類疏六卷。斷章別義二卷。禹貢注一卷。

舊史曰。余友蔣弘憲志行之士也。銜哀貢誠乞余序。  
其三世余讀之神傷。不能下筆。昔湯臨川序張元長  
六世謂其數冬而不邁。一春恒夜而不經。一旦弘憲

南雷文定

卷之十

元

前集

三世得無類是。雖然。于公謂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  
所究。子孫必有與者。宗信活生靈。數萬非治獄可比。  
弘憲且置。無悲運數之來。會有時也。此特為弘憲言  
之耳。吾觀胡之幕府。周雲淵之易曆。何心隱之游俠。  
徐文長沈嘉則之詩文。及宗信之遊說。皆古振奇人  
也。曠世且不可得。豈場屋之功名所敢望哉。

張南垣傳

古今之事。後起之勝於前者多矣。故烹飪起於熟石。  
玉輅基於椎輪。卽如畫家。有人物。有山水。漢唐以來。  
梵天帝釋。聖主名臣之像。皆以繪畫。其後稍稍通之。  
而為塑土。範金。搏換。元劉元欲造徽廟侍臣像。心計  
久之。未措手也。適閱秘書圖書。見唐魏徵像。矍然曰。  
得之矣。非若此。莫稱為相。臣者。遠走廟中。為之印日。  
成。以此知雕塑之出於畫也。然畫師之名者。不勝載。  
而塑工之名者。一二耳。至於山水。能妙神逸。筆墨之  
外。無所用長。未有如人物之變。而為塑者。則自近日

南雷文定

卷之十

于

前集

之張漣。始張漣號南垣。秀水人。學畫於雲間之某。蓋  
得其筆法。久之。而悟曰。畫之皴澁。向背。獨不可通之。  
為疊石。平畫之起伏。波折。獨不可通之。為堆土。平今  
之為假山者。聚危石。架洞壑。帶以飛梁。轟以高峯。據  
盆盎之智。以籠岳瀆。使入之者。如鼠穴蟻垤。氣象蹙  
促。此皆不通於畫之故也。且人之好山水者。其會心  
正不在遠。於是為平岡小坂。陵阜陂陀。然後錯之石。  
繚以短垣。翳以密篠。若是乎。奇峯絕嶂。繫繫乎牆外。  
而人或見之也。其石脉之所奔注。伏而起。突而怒。犬  
牙錯互。決林莽。犯軒楹。而不去。若以乎處大山之麓。



截溪斷谷，此數石者爲吾有也。方塘石洫，易以曲岸迴沙，遂闢雕楹，改爲青扉白屋，樹取其不凋者，石取其易致者，無地無材，隨取隨足。或者以平泉爲多事，朱動真竿伯矣。當其土山初立，頑石方驅，尋丈之間，多見其落落難合，而忽然以數石點綴，則全體飛動，若相唱和，荆浩之自然，關同之古淡，元章之變化，雲林之蕭疎，皆可身入其中也。漣爲此技，既久，土石草樹咸能識其性情，每創手之日，亂石如林，或卧或立，漣躊躇四顧，主客各奔大畧，小礫皆默識於心，及役夫受命，漣與客方談笑，漫應之曰：「某樹下某石可。」

南雷文定卷之十

主

置某所，目不轉視，手不再指，若金在冶，不假斧鑿，人以此服其精，漣爲人滑稽好舉，委巷諧謔，以資撫掌。梅村新朝起，用士紳餞之，演傳奇至張石匠伶人，以漣在坐，改爲李木匠，梅卽故斬之以扇，確几贊曰：「有竅，開堂一笑，漣不答。及演至買臣妻認夫，買臣唱切莫題起朱字，漣亦以扇掩几曰：「無竅，滿堂爲之愕。胎梅卽不以爲忤，有竅無竅，吳中方言也。三吳大家名園皆出其手，其後東至于越，北至于燕，請之者無虛日，漣有四子，皆衣食其業。」

柳敬亭傳

余讀東京夢華錄，其舊事記當時演史小說者數十人，自此以來，其姓名不可得聞。乃近年其體柳敬亭之說書，柳敬亭者，揚州之泰州人，本姓曹，年十五，橫悍無賴，犯法當死，變姓柳之，肝胎市中，爲人說書，已能傾動其市人。久之，過江雲間，有儒生莫後光見之，曰：「此子機變，可使以其技鳴於世。」是謂之曰說書。雖小技，然必勾性情，習方俗，如優孟搖頭而歌，而後可以得志。敬亭退而凝神定氣，簡練揣摩，期月而詣莫生，生曰：「子之說能使人驢吟、虎嘯矣。」又期月，生曰：「子之說能使人慷慨涕泣矣。」又期月，生曰：「子之說能使人笑。」

南雷文定卷之十

主

前集

而哀樂具乎其前，使人之情不能自主，蓋進乎技矣。由是之楊之杭之金陵，名達于縉紳間，華堂旅會，閒庭獨坐，爭延之，使奏其技，無不當於心，稱善也。寧南南下，院師欲結歡，寧南致敬亭于幕府，寧南以爲相見之晚，使參機密，軍中亦不敢以說書目敬亭。寧南不知書，所有文檄幕下，篇生設意修詞，授古語，極力爲之，寧南皆不悅，而敬亭耳剽口熟，從委巷套中來者，無不與寧南意合。嘗奉命至金陵，是時朝中皆畏寧南，聞其使人來，莫不傾動，如禮軍執以下。

俱使之南面上坐稱柳將軍敬亭亦無所不安也其  
市井小人皆與敬亭爾汝者從道旁聽此故吾嘗  
同說書者也今富貴若此亡何國變寧南死敬亭喪  
失其資畧盡貧困如故時始復上街頭理其故業敬  
亭既在軍中久其豪滑大俠殺人亡命流離過合微  
家失國之事無不身親見之且五方土音鄉俗好尚  
習見習聞每發一聲使人聞之或如刀劍鐵騎颯然  
浮空或如風號雨泣鳥悲獸駭亡國之恨頓生檀板  
之聲無色有非莫生之言可盡者矣馬帥鎮松時敬  
亭亦出入其門下然不過以倡優遇之錢收齋嘗謂

南雷文定卷之十

主

可集

人曰柳敬亭何所優長人曰說書收齋曰非也其長  
在尺牘耳蓋敬亭極喜寫書調文別字滿紙故牧齋  
以此諧之嗟乎寧南身爲大將而以倡優爲腹心其  
所授攝官皆市井若已者不亡何待乎

偶見梅柳集中張南垣柳敬亭二傳張言其藝而  
合于道柳言其參寧南軍事比之魯仲連之排難  
解紛此等處皆失輕重亦如弇州誌刻文章文與  
伯虎徵明比擬不倫皆是倒却文章家架子余因  
改二傳其人本瑣瑣不足道使後生知文章體式  
耳

李因傳

李因字今生號是菴錢塘人生而韶秀父母使之習  
詩畫便臻其妙年及笄已知名於時有傳其咏梅詩  
者一枝留待曉春開海昌葛光祿見之曰吾當爲渠  
駢此詩識迎爲臨別崇禎初光祿官京師是菴同行  
禁邸清嚴周旋硯匣夫婦自爲師友奇書名畫古器  
唐碑相對摩玩舒卷固疑前身之爲清照暇卽潑墨  
作山水或花鳥寫生是菴雅自珍惜然脫手卽便流  
傳終未出京至宿遷猝遇兵譁是菴身幃光祿兵子  
驚其明麗不敢加害光祿自是無仕宦意琴臺花塢  
風軒月榭絲竹管絃之聲不絕是菴以翰墨潤色其  
間當是時虞山有柳如是雲間有王修微皆以唱隨  
風雅聞於天下是菴爲之鼎足僉父擔板亦艷爲王  
臺佳話亡何海運而徙鋒鏑遷播光祿捐館家道喪  
失而是菴笑然一身酸心折骨其發之爲詩尙有三  
世相韓之痛三十年以來求是菴之畫者愈衆遂爲  
海昌土宜饋遺中所不可缺之物是菴亦資之以度  
朝夕而假其畫者同邑遂有四十餘人是菴聞之第  
此四十餘人之高下不在高第者毋使敗我門庭其  
殘膏剩馥尙能沾溉如此吾友朱人遠以管夫人比

南雷文定卷之十

主

可集

之其宦遊京師同其易代同其工辭章同其翰墨流傳同差不同者晚景之牢落耳余讀文敏魏國夫人之誌誇其遭逢之盛入謁興聖宮皇太后命坐賜食天子命書千文勅玉工磨玉軸送秘書監裝池收藏而是庵方抱故國黍離之感凄楚蘊結長夜佛燈老尼酬對亡國之音與鼓吹之曲共留天壤聲無哀樂要皆靈秀之氣所結集耳人遠傳是菴欲余作傳以兩詩壽老母為贊有不惜淋漓供筆墨恭隨天女散花來之句老母嘗夢注名玉札為第四位天女降謫人世故讀是菴之詩而笑焉余之為此者所以代老母之答也

南雷文定

卷之十

五

南雷文定

南雷文定卷十一

書神宗皇后事

遼陽新治荆較訂

吾始祖萬二府君諱萬河字時通號鶴山其父慶元府通判金人陷慶元不屈死府君避難由慈谿竹墩渡江而南于孫散居餘姚之通德雙雁泉水三鄉雙雁之小聚落有上黃南黃因其姓以名地皆府君之支庶也明初勾軍最苦吾黃氏皆改為王至成化間宗伯黃均提學黃韶教諭黃伯川始復本姓先是洪武十九年上黃王蘊充軍入京積功至錦下衛百戶蘊生教授賢賢生鎮撫杞杞生太學生正正生儒林五世未嘗復姓偉有女喜姐神宗選為皇后萬曆六年二月英國公張溶冊立太學士張居正奪情副之神宗問后近屬時新建伯王正億方貴盛后欲優其家世遂以正億對及偉封平伯餘姚兩伯皆歸上氏於是偉之近屬在上黃者復由黃而改為王然南黃與上黃相距甚近南昭上穆同告利成而南黃守黃姓如故時某嘗問太僕公言神宗皇后吾黃氏也往古鳥上蓬去有司以戚疏表其閭其時以為疎族不世詳考今南黃之族來敘其始末且以家譜



證之○三○或○說○之○使○亦○在○上○而○始○知○為○鶴○山○府○君○之○  
子○孫○也○大○父○誤○記○為○為○蓬○耳○古○來○后○氏○等○後○明○皇○志○  
其○宗○世○者○如○唐○劉○后○之○答○黃○鶴○與○宋○楊○后○之○自○楊○武○  
山○亦○多○有○之○不○足○為○怪○而○我○黃○氏○不○欲○以○外○或○為○崇○  
父○老○若○不○見○聞○至○國○亡○之○後○始○追○數○而○得○其○實○可○慨○  
也○夫○

四明山九題考

唐陸魯望皮襲美有四明山唱和今為九題考之言  
四明名勝者莫不淵源於是顧四明非九題所傳蓋  
而華九題者又往往不得其處故宋施宿云謝靈運  
所稱及陸皮諸詩世雖競傳之顧今四明山中居人  
乃不知昇境果安所在蓋與華山之華陽武陵之桃  
源皆神仙境可開而不可即者也嘉靖間餘姚岑原  
道求遺塵九題止得所謂石窓者鄞人沈明臣以大  
蘭山為過雲奉化戴洵以伏錫為石窓皆以意相上  
度宜乎其失之遠也余創四明山志與山君木客爭  
道於二百八十峯之間而知所謂九題者陸皮未嘗  
身至止憑遺塵之言鑒空擬議故在陸皮已不得九  
題之實後人憑陸皮之詩以求九題其不得遺塵之  
實又何怪乎余既考其得失每題系以一詩豈能與  
魯望襲美爭秀然憑虛標實使好事者無迷山遲響  
之惑則有問矣一曰石窓在大俞村自麓至顛十里  
削成石室高五尺深倍之廣如深而六之中界三石  
分一室而為四謝康樂山居賦註云方石四面開窓  
不知其總在一面也其謂之窓者凡石穴多在平地  
故師之為洞為室此獨懸空半出有似乎窓也二曰



過雲奉化雪竇山有嶺名二十里雲故遺塵云山中  
 有雲不絕者二十里因此嶺而言也三曰雲南在桃  
 花坑山之下其里至今名雲南里陸詩之巴實越鳥  
 皮詩之無雁到峯前豈可熟綴以滇楚事乎四曰雲  
 北蓋雪竇之北也陸詩金庭如有路皮詩應得入金  
 庭金庭在剡縣是四明之西南言之於雲南差近言  
 之於雲北則懸隔矣五曰鹿亭在大蘭山南史孔祐  
 至行通神隱於四明山有鹿中箭來投祐祐為之養  
 創愈然後去故于祠宇觀側建鹿亭陸皮不原故事  
 汎稽物態引麋穿竹又何當也皮詩為在石窓下失  
 其地矣六曰樊榭元曾堅云劉樊從大蘭飛昇建祠  
 其所祠側為樊榭皮詩石洞聞人笑大蘭未嘗有石  
 洞也七曰潺湲洞餘姚之白水宮是也天寶間從大  
 蘭移祠宇觀於此始劉樊居潺湲洞側師事白君因  
 其故居也八曰青櫺子今亦無識之者所謂味極甘  
 而堅不可卒破者按以求之更無一物相似豈艸水  
 之種類亦有絕歟陸詩環岡次第生徒虛語耳九曰  
 鞠侯雪竇西十五里為徐晃山有鞠侯巖以其象形  
 鑿字之積峯割日哀湫崩雲誠奇地也皮陸以連  
 臂斷壽官之何山無懷而以此私一四明哉有以知

其不然矣是故文生於情情生於身之所歷文章發  
 其然其聲采經緯恍惚而江淹之雜體作矣承虛  
 接響寧獨此九題哉遺塵發之而余考之千年旦暮  
 同是南雷之人相與言南雷之事而已

讀墓書問對

或問趙東山墓書問對所謂形氣者對曰形者山阜之象形於金木水火土也氣者山川之脉理或聚或散聚者其生氣也又問所謂方位者對曰以八卦辨龍之貴賤及二十四山之衰旺生剋是也問者曰東山信形氣而斥方位是乎對曰是也然東山不能自持其說耳夫山川之起止合散觀其大畧亦不難辨固人人可以顯而得之東山精微其說以爲吉土之遇由於天畀塋師言天命可改東山言人事難致其害理同也然則其故何也曰鬼蔭之說惑之也問者

南雷文定

卷之十一

六

前集

曰鬼蔭之說非乎程子言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對曰唯唯否否夫子孫者父祖之分身也吳綱之貌四百年尙類長沙蕭穎士之狀七世猶似鄱陽故嚙指心痛呼吸相通夫人皆然後世至性汨沒墮地以來日遠日疎貨財婚宦經營異意名爲父祖實則路人勉強名義便是階廷玉樹彼生前之氣已不相同而能同之於死後乎子孫猶屬二身人之瓜髮托處一身隨氣生長弱瓜斷髮痛痒不及則是氣離血肉不能周流至於手足指鼻血肉所成而析臂別足高指劇鼻一謝當身即同本

枯骸活骨不相干涉死者之形骸即是折臂足高指劇鼻也在生前其氣不能通一身在死後其氣能通子孫之各身乎昔范縝作神滅論謂神即形也形即神也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難之者謂神與形殊生則合爲一體死則離爲二物二說雖異然要不敗以死者之骨骼爲有靈也後來儒者言斷無以既盡之氣爲將來之氣者即神滅之說也釋氏所言人死爲鬼鬼復爲人者即神不滅之論也古今賢聖之論鬼神生死千言萬語總不出此二家而鬼蔭之說是於二家之外鑿空言死者之骨骼能爲禍福窮通乃是形不滅也其可通乎是以古之先王懸棺之後迎至於廟聚其魂魄以墓中枯骸無所憑依也其祭祀也三日齋七日戒求諸陽求諸陰傍徨凄愴尙不能必祖考精神之聚否今富貴利達之私充滿方寸即無知之骸骨欲其流通潤澤是神不如形孝子不如俗子也問者曰若是而塋又何必論形氣乎曰不然布席畫階亦有方位筮賓求日豈因利益乎永托親骸而使五患相侵坐不正席於心安乎程子所謂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者據子孫之心而爲言也豈在禍福乎問者曰今世視此若禍福交乎而

南雷文定

卷之十一

七

前集

付寧皆狂哉乎曰不寧寧之誌傳守則乎矣屍  
沉骨之俗或纓弁之家亦靡然從之不然則以為辱  
親也彼之惡擇地也信之惡焚屍也習俗亦何嘗之  
有問者曰地苟不吉遷之可乎曰不可焚屍之器夫  
人知之入土之屍棺朽骨散拾而置之小墳其慘不  
異於焚如也何如安於故土免戮屍之虐乎即不吉  
亦不可遷也問者曰形氣既吉則鬼蔭在其中又何  
必外之也對曰鬼蔭之說不破則算計卜度之心起  
受蔭之遲速房分之偏枯富貴貧賤各有附會形氣  
之下勢不得不難以五行衰旺生剋心愈貪而愈昏  
說愈多而愈亂於是可葬之地少矣誠知鬼蔭之謬  
則大山長谷迴溪伏嶺之中其高平深厚之地何在  
無之便是第一等吉壤精微之論不能出此雖有曾  
楊廖賴亦無所用無俟乎深求遠索無可奈何而歸  
之天命也問者曰古人凡事筮日東山斥方位而并  
斥時日何也對曰古之筮日非生剋衝合之謂也時  
則皆以質明唯昏禮用夜有定期也曾子問見星而  
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筮以日中可知不然  
謂之店患下墳而以宵中今日擇時之害也風雨日  
出便於將事謂之吉日風雨即是不吉日筮者此也

南雷文定

卷之十一

八

南雷文定

南雷文定

卷之十一

九

今之葬者不以兩止擇日之害也故東山之見卓矣

化安寺緣起

化安寺在餘姚通德鄉之剡湖廢於弘治王德問碑  
碣無存縣志云化安講寺後唐清泰元年建宋大中  
祥符元年改賜普圓院宋會稽志云普圓院在餘姚  
縣南三十五里後唐清泰元年建化安院大中祥  
符元年改賜今額然則稱化安講寺者元以後事也  
其見於他傳記者宋史陳橐列傳橐字德應餘姚人  
以權刑部侍郎謝事歸剡中僑寓僧寺日羅以食處  
之泰然初讀宋史以剡中爲剡縣及考城塚則云宋  
侍郎陳橐墓在化安山廬舍遺址猶有存者所謂陳

南雷文定卷之十一

十

園老梅隱仆尙是數百年以上物始知剡中之爲  
剡湖僑寓僧寺之卽爲化安寺也元虞集狀餘姚州  
判黃茂云附近有化安永樂二寺府君皆捨田山於  
僧永爲子孫藏修遊息之資州判者吳艸廬高第弟  
子予之九世族祖也宋玄僖詩集五月十四日過應  
平仲書壁其夜至明日雨不止有懷藍溪許月山化  
安眞淨源天晴獨跨蹇驢來准擬書堂一宿回野色  
幾年遠白首雨聲半夜落黃梅南山樹對高僧立東  
浦花隨處士開親舊有懷難晤語出門流水沒蒼苔  
南洲拾雨軒集有送坦達中住姚江化安詩云深居

亦矯俗用世非我期徘徊越瓏坂所重遭明時商飈  
薄江陷蘭蕙幸未衰爲言采芳者何以遺所思宋玄  
僖召修元史傳洽爲建文皇帝獲髮皆明初宗匠而  
眞淨源坦達中與之相友其非聊爾人可知由此推  
之其前其後此寺必多名流勝士不以負販一拂子  
爲重輕者其姓名徒付之山高水清而已可不惜哉  
自先忠端公賜塋化安山予每遇諸家文集干涉  
此山者卽抄之以爲故事其所得於寺者僅如此寺  
廢雖久把茅而處者不絕具德禮江月某冰懷某皆  
出而有聞於世予以吾母姚太夫人之命割地數十

南雷文定卷之十一

十

畝展其員輻於是佛殿粗具昆山歸莊爰書寺額山  
門法堂一切未備然可由是而踵事也夫先州判捨  
田山于方盛之日吾母捨地於已廢之後何黃氏與  
茲寺有夙契也嗟乎世之言久遠者無如於佛而盛  
極之寺院數百年已不能必其如故然猶可諉之成  
壞之理獨怪自後唐至於有明歷年不爲不久名流  
勝士不爲不多不能以鐘鼓之力延其餘響反若因  
陳侍郎而有此寺因陳侍郎之寺而有此眞淨源坦  
達中區區之名氏不無姚江如此寺者何限又豈爲  
之推尋哉佛氏所謂久遠者果安在耶陳德意爲伴



其先忠端公旁著於後茲山當與天壤俱存自此雲水遶止易以垂名幸矣

南雷文定卷之十一

辯野史

甲子阮大鍼之發難也內外合謀借中書汪文言以興大獄荷文言之獄不解則楊左魏三公之遠不至乙丑矣故魏忠節書片紙求救於先忠端公云事急矣勿殺義士斯時某年十五接此紙入呈於先公先公卽至金吾劉僑所密計不竟其獄於諸公得無連染未幾金吾以寬文言削籍金吾亦遂委過於先公詳小意思諸君子中惟先公智勇深沉必爲吾儕思其後惠公元彌爰書範行頗僻之劉宗周恨心辣手之黃景意借此一事也乙丑冬訛言繁興謂三吳諸君子謀亂局先公用李實爲張永以誅逆奄逆奄聞之大懼刺事至江南四輩漫無影響刑部侍郎沈演欲自以爲功奉記逆奄日事有跡矣逆奄使人日譙訶李實取其印信空本填七君子姓名云俱係吳地縉紳盡是東林邪黨蓋因訛言起於吳地而不知先公實越人也先公三疏劾奄雖爲其所恨然非訛言則禍亦不若是之酷非解文言之獄以救楊左魏三公爲群小所畏胆則亦無此訛言也近見王嶽清流矯鏡謂李實踣於逆奄先公實欲收逆奄之功而不避形迹則是呆人說夢矣此時官府惟

知一遊庭以下之風波禍患苦無已時然一歲之  
疎遠之李實安其意甚且不暇而使之別生事端  
愚者所不出矣通庵與群小朝夕所計慮者翻局二  
中終通庵之世無人敢萌此意而群小自爲風鶴者  
則有二節其一甲子十一月孫高陽行邊至薊欲入  
覲群小奔告於逆庵曰此晉陽之舉可部侍郎李邦  
華召之也其一則訛言先公用李實事也近日孫  
徵君鍾元墓志言楊左下獄高陽欲與晉陽之甲以  
救之楊左已故而止移甲子十一月之事於乙丑七  
月謂高陽實有其事猶王獄謂先公實有其事也  
逆庵之亂去今五十餘年耳目相接其大者已抵牾  
如此向後欲憑紙上之語三篇成鳥豈復有實事哉

南雷文定

卷之十一

古

前集

祭萬悔菴文

嗟乎十年以來余之風波禍患苦無已時然一歲之  
間非先生過我則我過先生必且再三一雪其心之  
所甚痛竹燈木榻即啖野葛之味亦足樂也自先生  
出門余死一兒一孫兩媳刊章名捕幾陷穴胸焚妻  
之禍我謂旦中悔菴粵中將至必有名香佳硯出而  
相玩吾二三年間所歷之苦縷覲於前泫然絜袂相  
對庶幾可忘矣豈知風波之民卽此一日之絜袂  
相對者天亦不欲假之乎余之交先生與文虎蓋  
在壬申之歲也當是時東林復社爭相依附予所居  
僻遠城市亦不乏四方之客喪亂之后其跡如掃瑞  
當嘗曰文虎云亡百里之內自履安而外誰復窺黃  
氏之藩籬者晚潮落日孤蓬入港雖里媪羗兒亦知  
其爲先生訪余兄弟之舟也吾老母癸酉四旬癸未  
五旬先生與文虎皆如期而至癸巳六旬先生揭揭  
度阡陌間坐定出所作正氣堂壽序讀之傷文虎  
之不借不覺失聲而哭先生又去三十年登堂拜母  
之客一朝盡矣先生以乙未十一月二十日別我聞  
計亦在是日余之別文虎也乙酉十月十日其間計  
也丙戌十月十日豈數之偶合與抑吾二三兄弟至

南雷文定

卷之十一

古

前集

國作詩地之遂為忠義則下子不謂感之至也  
至手先生名思遠澤二十又二年飢寒流落蕭條  
晦朔夫復何感而先生曾謂人曰吾一入長安則竹  
橋劍中之路豈可復過先生之不日竹橋則中易長  
安者則欲與吾兄弟共此飢寒流落斯言歷然寧可  
銷青皇天后土既蜀無情後死之痛顧影彌深先生  
其必悽愴於我詞也夫

南雷文定

卷之十一

七

避地賦

嗟我生之不辰今逢家難於鬻年蘭芽之方苗兮霜  
雪從而萎焉覆巢無完卵兮羗變姓於傭保之間幸  
先皇之御曆今大慈授首而鯨鯢之維時哭系於闕  
下兮臨奸骨以為犧先皇登萬歲山而見之兮曰此  
忠死之孤兒也雖紅日之照融兮實魍魎之繁徒宦  
奄人而歸來兮孰不注東林以僕姑鳥聲慘為車載  
板兮跌幻而為山部余反首菱舍兮念門戶之榛蕪  
啓禁苑之春花兮收儒林之秋實竊自比於管樂兮  
寧寥數乎蓬華夫名教之利刃兮固不便乎腐朽者  
之風逸遂信信言為黨人兮禍復叢夫駿及彼兩京  
之顛覆兮曾不憤孔王之恩警我亦何罪何辜兮竊  
獨罹此橫流朝不坐宴不與兮私天下為一家之憂  
榜朝堂而名捕兮圍門間以戈矛待變熊蹯之熟兮  
寄命日影之留令無伏牀之泣兮友鮮複壁之收而  
乃避地於今觀日月之出沒經亂離之窄寧兮  
想文山之竭蹶草木無所附麗兮但見饑鷹千群之  
倏忽泊牡蠣之灘頭兮昔光亮於是乎至止數百年  
皆旦暮兮誠流涕而不能已彼琴墮有還時兮今庶  
幾其復爾儼佛像於田兮遙千里而見之歷以中

土之耳。目兮。見。瑣。而。自。疑。危。羅。嗟。嗟。兮。鳥。嶼。之。透。迤。也。兮。羅。而。試。於。紅。窓。兮。星。宮。之。推。移。也。何。馬。蘭。之。弱。草。兮。數。十。尺。而。扶。疎。行。者。往。來。其。下。兮。每。墮。蕊。之。紛。如。瑞。香。亦。五。色。兮。與。茶。蘂。而。間。諸。凡。島。中。之。花。鳥。兮。視。人。世。而。竟。殊。當。夫。百。妖。露。天。水。同。群。魚。飛。霧。集。市。當。空。帆。俄。頃。而。千。里。兮。浪。百。仞。而。萬。重。縱。一。瀉。之。所。如。兮。何。天。地。之。不。通。越。長。岐。與。薩。師。瑪。兮。乃。天。方。銷。兵。而。忘。戰。兮。粉。飾。乎。隆。平。招。商。人。以。書。舶。兮。七。錄。華。於。東。京。金。石。古。奇。器。兮。比。戶。能。辨。其。眞。贗。華。堂。隔。以。綾。幔。兮。月。夜。而。箏。琶。笙。管。之。齊。鳴。余。既。惡。其。侈。佚。兮。日。者。亦。言。帝。殺。夫。青。龍。甲乙帝殺青龍不可束行。返。余。旃。而。西。行。兮。胡。爲。乎。中。而。那。避。地。於。萬。山。兮。目。視。夫。霄。漢。絕。村。落。之。烟。火。兮。支。土。銖。于。巖。畔。接。十。尋。之。瀑。布。兮。使。受。役。於。城。旦。查。黎。瑣。碎。於。秋。林。兮。丹。合。嫵。媚。於。春。澗。與。猿。鳥。而。爭。食。兮。偕。蕉。蘇。而。相。亂。當。夫。寒。食。之。時。青。松。散。粉。兮。黃。霧。彌。天。杜。鵲。環。岡。兮。紅。霞。匝。地。復。有。苦。鳥。鳴。夜。兮。林。花。莫。不。爲。之。憔悴。處。處。哭。聲。朝。朝。喪。樁。抱。膝。而。歌。蒿。里。兮。墓。林。紙。錢。又。乘。颼。而。突。戾。嚴。霜。倒。飛。白。髮。孤。燈。不。轉。水。樂。但。聞。鳥。更。將。放。舞。而。就。寢。兮。開。戶。視。夫。中。星。斯。時。高。岡。

南雷文定

卷之十一

前集

之。鹿。下。兮。似。老。人。且。歎。而。且。行。旋。繼。之。以。佳。客。兮。臥。聽。而。屋。瓦。不。寧。習。既。久。而。不。怪。兮。反。有。以。助。余。之。凄。清。而。其。雪。合。空。山。兮。黃。獨。無。苗。梅。花。有。骨。木。客。之。跡。無。數。兮。樵。人。之。徑。皆。沒。誰。謂。莫。往。莫。來。兮。亦。有。麋。鹿。之。塘。揆。甘。露。降。於。寒。松。兮。映。初。日。之。明。熒。茲。馨。烈。之。嗟。達。兮。豈。等。級。於。醪。醕。限。之。以。一。垣。兮。凝。至。和。於。中。庭。亦。有。高。人。訪。道。至。我。廬。邊。古。松。流。水。弄。千。鏗。然。悲。居。龍。之。技。兮。僅。世。外。之。可。傳。蓋。將。埋。名。與。草。腐。兮。不。虞。爲。野。火。之。所。如。以。淵。明。之。苦。節。兮。天。亦。不。憐。其。遲。暮。陶有遇况。余。之。瑣。瑣。兮。又。焉。能。免。夫。孤。露。悲。藥。園。之。就。荒。兮。聽。流。水。之。侵。路。仿。依。蕭。之。易。卦。兮。耶。避。地。於。市。廛。求。昔。時。之。屠。狗。兮。遊。酒。人。以。亡。年。釋。亡。命。之。疑。兮。因。避。地。於。城。郭。守。不。見。諸。侯。之。介。兮。齊。告。魯。之。寂。寞。最。此。二。十。年。兮。無。年。不。避。避。不。一。地。念。遷。播。之。未。定。兮。老。冉。冉。其。已。至。於。是。返。故。居。提。六。枳。蓬。蒿。滿。琴。書。肆。苟。歌。哭。之。有。常。兮。豈。怨。風。雨。之。不。蔽。尋。松。陽。湖。之。蹟。兮。按。黃。竹。浦。之。記。放。翁。稱。夫。蜀。山。兮。九。靈。發。其。藍。水。二。蘭。絕。江。可。望。兮。雙。瀑。舉。足。可。企。何。墜。簡。之。紛。如。兮。留。久。湮。之。秘。圈。鷄。牧。豕。其。間。兮。不。辭。爲。鄉。里。之。所。鄙。詎。料。龍。蛇。起。陸。兮。百。毒。一。時。而。滙。恍。恍。直。

南雷文定

卷之十一

前集



欲撼大樹兮，峯巒亦結而成。遂僕區之法，亡兮桑梓。滌而無類，未十年而又避地。今奉老母而竄於衆隅。累故書之千卷，分家具之一車。極女孫之三孩，今因世亂而構渠一室，分爲庖福井。門今盈丈而共鵲。大圖書談文正之遺事，今猶彷彿于牛屯九亭石屋之延連。分昔汝湖之所園也，羗獨不得際於斯時。今寧功名之足論，遊東山之古寺，今悵亡宋之哭聲。宋色之士人聚，歷千載而不散。今悲天運之復，丁東觀。今會中流而擊楫，挽陸日於虞淵。今恨此志之未捷，雖同舟之已盡。今而老兵退卒，或畱於次，劫相與指點殘陽之下，今無昇尋乎夢中之蝶。蓋聞承平之父老，今終身不見夫兵革獨喪亂之於余，今前未往而後復，迫疲曳而不免。避地今尙遑遑，其何適。亂日探野葛以爲糧，飲之以鵲血。今結蓼花以爲佩，美人復貽予以苦藥。今彼莠李之艷陽，阻風波而莫適。今荷前修之不爽，又何庸厭射兮。

南雷文定

卷之十一

主

前集

雁來紅賦

潯暑初謝，秋聲在樹。寸寸寒烟，山山靈雨。水潺湲而無極，天寥泬而如暮。嘹亮兮聲滿長空，參差兮景留古。渡蕙蘭心死芙蓉，腸斷草則螢去。情亡葉乃根離，恨絆爰有弱草生於堦畔。根老無花，條孤不蔓。埋落薛所不辭，招菀陸以爲伴。於斯時也，忽然露奇，遂爾目換黃疑，曉鶯坐樹。紅若春鵲，哭旦蜀錦出濯霞光。方亂幾登群卉之目，豈特百草之冠。兒于百家進曰：天下之物無大小，未有不得一暢發其精華者也。彼草木之甚微，或花或葉，必蒙一時之咨嗟。况夫魁梧長者而有終身于風沙，奈何不能安靜待時，急流俗之誼。譁余乃喟然嘆曰：汝以其妖光奪目，冶色欺人，乃精華之得發耶？方其雲慘慘而欲凝，月黯黯而將壓。莫訴霜餐，誰憐雨切。襟粉染于凄露，酸心列爲爛葉。秋風宛轉，原是哀冤。夕陽陸離，但有啼頰相對。吟蟲時來，病蝶豈知其所不得已者。人反賞之以目膜乎？小子識之，君子聞道而腴。心空得第，奚羨榮枯于外境。達人苦富貴之桎梏，世方以爲慶。修士傷聲名之頓滅，世方以爲盛。又何殊于蕭草之萎，池將敗女方以爲得遂其性乎？故曰：木石有聲，草木有通。以

南雷文定

卷之十一

主

前集

取物之病也

海市賦

余登蓬山望海山僧四五人皆言春夏之交此地特多海市各舉所見與圖書傳聞者絕異蓋傳聞者多言蜃氣燭天影象見於空中豈知附麗水面以呈譎詭言者不出雲氣髣髴豈知五采歷落刻露秋毫東坡在登州以歲晚得見爲奇然霜曉霧後往往遇之亦不必拘拘於春夏也信耳信目自有差等山僧約明年三四月來宿其舍海神當不余棄先次第其言而賦之

已酉之冬觀海蓬山僧四五指點空濛曰濱海之地不一茲獨當夫神宮也光怪發作亦何人而不逢但稱登州之海市者蓋不免於瞽聾余曰各言其狀本源曰其爲城也雉堞崔嵬麗譙睍睍三里七里勾股可攝於焉戎馬乘城蹀躞照白竊驪雨鬃風聲倏烽火之告嚴危黑雲之將壓其爲樓也甍崖百尺成以鬼巧綺窓朱瑱明星縈繞神妃雜遝凭闌渺渺其語可聞若在粧曉有時而現爲黃幄深簷婀娜繡帶悠揚何采旄桂旗之盡屏茲特疊出以爲章汪道者曰亦有卑門聚落忽然而來星瓦參差門戶洞開嗟朝煙之不起豈并日之生埃固賦方所不紀亦戰爭

所不。○不。○續。○宗。○曰。○當。○旭。○日。○之。○初。○高。○有。○雲。○鏡。○之。○萬。○寶。○安。○  
萬。○石。○音。○諸。○七。○律。○藏。○寂。○寞。○之。○元。○聲。○雖。○滿。○盈。○而。○不。○出。○少。○焉。○  
變。○為。○城。○郭。○中。○引。○長。○橋。○值。○刺。○史。○之。○行。○部。○或。○中。○丞。○之。○入。○朝。○  
鳴。○笳。○列。○騎。○夾。○轂。○喧。○囂。○何。○珠。○宮。○貝。○闕。○而。○以。○幽。○薄。○宣。○驕。○其。○  
後。○幻。○為。○染。○肆。○綠。○沈。○紅。○淺。○羅。○綺。○繡。○紛。○借。○霞。○天。○以。○為。○色。○蒸。○  
香。○草。○而。○成。○文。○彼。○蜀。○江。○之。○濯。○錦。○信。○天。○人。○之。○攸。○分。○補。○陀。○僧。○  
曰。○橘。○柚。○初。○黃。○楓。○然。○風。○葉。○覽。○觀。○大。○洋。○湧。○起。○寶。○塔。○四。○面。○勾。○  
欄。○七。○重。○韞。○韞。○華。○鵬。○風。○濤。○光。○交。○目。○睽。○遇。○其。○變。○現。○狀。○若。○鸚。○  
螺。○玻。○碎。○禾。○品。○大。○越。○丘。○坡。○閃。○屍。○之。○下。○湛。○然。○水。○波。○若。○夫。○海。○  
路。○壯。○濶。○一。○山。○千。○里。○雖。○人。○跡。○所。○不。○交。○亦。○針。○經。○之。○能。○指。○爾。○  
乃。○帆。○席。○未。○掛。○信。○窓。○宴。○啟。○忽。○焉。○發。○島。○逼。○塞。○孤。○峯。○魁。○峙。○疑。○  
異。○國。○之。○飛。○來。○豈。○靈。○居。○之。○遷。○徙。○當。○其。○電。○絕。○不。○煩。○端。○暑。○各。○  
曰。○浮。○山。○海。○人。○習。○此。○或。○曰。○此。○何。○理。○也。○余。○曰。○夫。○積。○塊。○之。○間。○  
紅。○塵。○機。○巧。○菁。○華。○銷。○鑠。○猶。○且。○群。○羊。○飛。○鳥。○野。○馬。○磅。○礪。○彼。○大。○  
海。○空。○靈。○神。○明。○邪。○廓。○百。○色。○妖。○露。○豈。○能。○牢。○落。○故。○其。○軒。○豁。○星。○  
露。○者。○窮。○奇。○極。○變。○而。○無。○有。○齟。○齬。○此。○固。○蛟。○龍。○之。○所。○不。○得。○專。○  
天。○吳。○蜩。○像。○之。○所。○不。○能。○作。○况。○蜃。○之。○為。○物。○甚。○微。○吐。○氣。○更。○薄。○  
乎。○南。○海。○謂。○之。○浮。○山。○東。○海。○謂。○之。○海。○市。○是。○乃。○方。○言。○之。○訛。○也。○

南雷文定 後集

卷一

明名臣言行錄序

先師戴山先生文集序

寒邨詩稿序

山翁禪師文集序

沈昭子耿巖草序

姜山啓詩序

新熊封詩序

萬祖繩七十壽序

重建先忠端公祠堂記

永樂寺碑記

小園記

答萬貞一論明史曆志書

大學士碩膚孫公墓誌銘

卷二

兵部左侍郎蒼水張公墓誌銘

大學士文靖朱公墓誌銘

謝時符墓誌銘

朱止谿墓誌銘

鄧起西墓誌銘

顧麟士墓誌銘

顧玉書墓誌銘

參議磻礎閻公神道碑銘

卷三

贈編修升王吳君墓誌銘

雪簑閔君墓誌銘

謝時禮墓誌銘

封庶常陳君墓誌銘

參政顧之丘公墓碑

陳乾初墓誌銘

編修陳怡庭墓誌銘

提學來菴袁公墓誌銘

周子佩墓誌銘

陳夔獻墓誌銘

卷四

張仁菴墓誌銘

徐瘦菴墓誌銘

毛淇僊墓誌銘

姜夫人墓誌銘

嚴忠介公傳

陳令升先生傳

職方司郎中大垣靳公傳

戴郁山傳

書錢美恭尋親事

施恭愍立後議

姚江春社賦



明名臣言行錄序

史之爲體有編年有列傳言行錄固列傳之體也列傳善善惡惡而言行錄善善之意長若是乎恕矣然非皎潔當年一言一行足爲衣冠之準的者無自而入焉則比之列傳爲尤嚴也今徐子之爲是錄也博採兼取一善之長必錄無暇窺見至隱以朱子之嚴尙有議其范平章寶內翰之不應入者徐子毋乃長於知君子而短於知小人乎雖然徐子之意固有在

南雷文定後集

後集

也徐子身逢喪亂顧當世愚儒無知不足以備一郭瑣瑣朱墨徒供全軀保妻子之用世智限心風塵破膽田僮竈婦且窺其底裡何況盜賊是故守尾生孝已之信於盜賊而施張儀蘇秦之詐於君父破城陷邑智窮不能自免則以亾鹵降人爲寃竟遂使天網毀素地紐凋絕普天相顧命懸晷刻嗟乎顧安得事功節義之士而與之一掌江河之下乎古之君子有灰天下之心而後能成天下之事有成天下之心而後能灰天下之事功節義理無二致今之君子以偷生之心行嘗試之事亦安有不敗乎徐子是錄大

約不出於事功節義二者其間事功有大小節義有勇怯亦視其本領之潤狹有盡有不盡耳要不可爲無與於此者也以是求之顧亦未嘗不嚴也夫事功必本於道德節義必原於性命離事功以言道德考亭終無以折永康之論賤守節而言中庸孟堅究不能逃蔚宗之譏三百年來堂陛之崇嚴城邑之生聚邊鄙之干阨至於未造清議不棄明之爲治未嘗遜於漢唐也則明之人物其不遜於漢唐明矣其不及三代之英者君亢臣卑動以法制束縛其手足蓋有才而不能盡也徐子亦嘗論其故乎近時偽書流行聊舉一二如甲申之灰則雜以俘戮如陳純之難則雜以脯灰如丁乾楊嗣昌喪師誤國冬心詩頌其功勞洪承疇結怨秦人綏寇紀張其捷伐高官美謚子姓私加野抄地志纖兒信筆此錄出庶幾收廓清之功矣

南雷文定後集

後集

先師嚴山先生文集序

先師之學在慎獨從來以慎獨爲宗旨者多矣或識認本體而墮於恍惚或依傍獨知而力於動念唯先師體當喜怒哀樂一氣之通復不假品節限制而中和之德自然流行於日用動靜之間獨體如是猶天以一氣進退平分四時溫涼寒燠不棄其則一歲如此萬古如此卽有愆陽伏陰釀爲災祥之數而終不易造化之大常慎者慎此而已故其爲說不能不與儒先牴牾先儒曰意者心之所發師以爲心之所存人心徑寸間空中因達有太虛之象虛故生靈靈生覺覺有主是曰意不然大學以所發先所存中庸以致和爲致中其病一也然泰州王棟已言之矣自身之主宰而言謂之心自心之主宰而言謂之意心則虛靈而善變意有定向而中涵意是心之主宰以其寂然不動之處單單有個不慮而知之靈體自做主張自我生化故舉而名之曰獨少間撓以見聞才識之能情感利害之便則是有商量倚靠不得謂之獨矣若云心之所發教人審幾於動念之初念旣動矣誠之奚及師未嘗見泰州之書至理所在不謀而合也先儒曰未發爲性已發爲情孟子之惻隱羞惡辭

南雷文定序卷之一

後集

讓是非因所發之情而見所存之性因所情之善而見所性之善師以爲指情言性非因情見性也卽心言性非離心言善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在斯道在離器而道不可見必若求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前幾何而不心行路絕言語道斷所謂有物先天地者不爲二氏之歸乎又言性學不明只爲將此理另作一物看如鐘虛則鳴妄意別有一物主所以鳴者夫盈天地間止有氣質之性更無義理之性謂有義理之性不落於氣質者誠三耳之說也師於千古不決之疑一旦拈出使人氷融霧釋而彌近理而大亂真者亦既如粉墨之不可掩矣昔者陽明之良知與晦翁之格物相參差學者駭之羅整菴霍渭崖顧東橋斷斷如也然一時從遊者皆振古人豪卒能明其師說而與晦翁金垂天壤先師丁改革之際其高第弟子如金伯玉吳磊齊祁世培章格菴蔡潤山彭期生王京趾祝開美一輩旣已身殉國難臯比凝塵曩日之旅進者才識多下當伯繩朝遺書之時其言有與雒閩齟齬者相與移書請刪削之若惟恐先師失言爲後來所指摘嗟乎多見其不知量也此如成周王會赤夷陰羽萊幣獻書而使三

南雷文定序卷之一

四

後集

家學定其綿。龍耳昔和靖得朱光庭所抄程子語以質程子。程子曰某在何必讀此書。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和靖自是不敢復讀古之門人不。敢以燭火之光雜於太陽。今之門人乃欲以天漢之水就其蹄涔。不亦異乎。王顯菴先生視學兩浙以天下不得親先師之大全爲恨。捐俸刻之東浙。門人之在者義與董瑒姜希轍三人耳。於是依伯繩原本取其家藏底草逐一校勘。有數本不同者必以手蹟爲據。不敢不慎也。高忠憲云薛文清呂涇野語錄中皆無甚透悟有之。無所增損也。讀先師之集當有待之。

南雷文定

卷之一

五

後集

而興者矣。顯菴先生之惠後學豈小哉。

沈昭子耿巖草序

昔在嵇太守淑子署中一時名士刻其詩文者咸盡其底蘊。最後得鎮海樓碑讀之。因謂淑子曰此韓陵山一片石也。徐渭不得孤行矣。自是始知有先生姓名。後三年邂逅先生於許使君座上。目之曰此作鎮海樓碑者。然是時先生不及文章而談理學。又數年再見先生。先生亦不及文章而談史學。余於是知先生之文章本之經以窮其原。參之史以究其委。不欲如今人刻畫於篇章字句之間。求其形似而已。宋景濂論文謂漢唐二三儒者其於文或得皮膚骨髓獨

南雷文定

卷之一

六

後集

宋室學統數先生得文之精髓而爲六經孔孟之文。先生論文謂學統數先生於天人性命經制度數之說固窮其源而挾其幽誠。非漢唐儒者之文所及。若就文章之能事而衡之以質文終始之變。則漢唐儒者蓋有專長以相勝其爲論不同如此。余近讀宋元文集數百家。則兩說似乎有所未盡。夫考亭象山伯恭鶴山西山勉齋魯齋仁山靜修草廬非所謂承學統者耶。以文而論之則皆有史漢之精神。包舉其內其他歐蘇以下王介甫劉貢父之經義陳同甫之事功陳君舉唐說齋之典制其文如江河大小學舉皆



學海之川流也。其所謂文章家者，宋初之盛，柳仲塗、穆伯長、蘇子美、尹師魯、石守道、劉涇、晁遠、非汎然成家者也。蘇門之盛，凌厲見於筆墨者，皆經術之波瀾也。晚宋二派，江左爲葉水心，江右爲劉涇、溪宗、葉者，以秀峻爲揣摩，宗劉者以清梗爲句讀，莫非微言大義之散殊。元文之盛者，北則姚牧菴、虞道園，蓋得乎江漢之傳；南則黃潛卿、柳道傳、吳禮部，蓋出於僊華之窟。由此而言，則承學統者，未有不善於文；彼文之行遠者，未有不本於學明矣。降而失傳，言理學者懼辭工而勝理，則必直致近譬，言文章者以修詞爲務。則寧失詣理而曰理學，與而文藝絕鳴呼亦冤矣。余老屏空山先生不鄙而屬定其文，余卒卷而嘆曰：當元之修遼金宋史也，其史官最著名者歐陽玄、揭傒斯、張養浩、宋瑛、蘇天爵。今之修明史，其史官最著名者亦不數人。先生其眉目也。先生之文清浹整雅，而始發間事，摹畫而隅角不露，何其似蘇伯修也。先生之修明史，議與伯修之三史質疑同也。先生之開濟杭州支河運河碑記，與伯修之江浙行省浚治杭州河渠記又同也。其他金石之文、扶植名教無弗同者。伯修爲靜修再傳，則知先生之文出於學統無疑。

南雷文定

卷之一

七

後集

南雷文定

卷之一

八

後集



寒邨詩稿序

寒邨之詩出人皆笑之卽知之者亦謂其在江門定山之間而不喜之以其不似唐也余以爲惟寒邨始可以言唐詩矣似不似之論所以去之更遠古今之言詩者多不從受病之處徒抄取其流注之害此其說之所以愈長也近時疏救諸家莫如牧齋然知白沙之爲詩人而淡怪定山猶是執呂以毀律也痛惡者竟陵稍寬者公安夫竟陵公安豈能自別爲家竟陵學王孟而失之者也公安學元白而失之者也根孤伎薄不過流注之害耳詩之爲道從性情而出性情之中海涵地負古人不能盡其變化學者無從窺其隅轍此處受病則注目抽心無非絕港而徒聲響字脚之假借曰此爲風雅正宗曰此爲一支半解非愚則妄矣上天下地曰宇宙往今來曰宙自有此宇宙便不能不宙今以其性情下狗家數是以宙滅宇也又障其往來者而使之索是非於黃塵是以宙滅宙也今人論詩大槩如是寒邨之性情漸汰秋水表裏霜雪故其爲詩不必泥唐而自與唐合有識者自當相選於心理所得則余言亦贅矣

南雷文定

卷之一

九

後集

山翁禪師文集序

歲乙酉余遊雲門諸寺至平陽山翁聞山經始坐米定卽出其文集六冊屬刪爲四冊入夜秉燭相對閱數卷而止未卒業也壬戌余復至平陽時天岳繼席出其先師所謂百城集者命刪之以終前諾明年天岳詣余於黃竹申之以幣老嫗因循忽忽三年頃見直木堂詩經久胡不報綠樹誰鶴鷄是責余之爽約也有自山曉來者亦以爲言夏月北窻蜀山青翠勉爲削筆旣而嘆曰世無文章也久矣而釋氏爲尤甚釋氏以不立文字爲教人亦不以文章家法度律之故今日釋氏之文大約以市井常談兔園四六支那剩語三者和會而成相望於黃茅白葦之間以爲甕中天地章亥之所不步也讀之者亦不審解與不解疑其有教外微言落於巖野之中蟬蛻在東莫之敢指嗟乎言之不文不能行遠夫無言則已旣已有言則未有不雅馴者彼佛經祖錄皆極文章之變化卽如楞嚴之叙十八天五受陰五妄想與莊子之天下司馬談之六家指要同一機軸蘇子瞻之溫公神道碑且學華嚴之隨地湧出皎然學於韋蘇州覺範學於蘇子瞻夢觀學於楊鐵崖夢堂學於胡長孺其以

南雷文定

卷之一

十

後集

文名於一代者無不受學於當世之大儒故學術雖異其於文章無不同也奈何降爲今之臬腐乎雖然亦儒者有以開之也明初以文章作錦事者無過宗景濂其爲高僧塔銘多入機鋒問答雅俗相亂試觀六朝至於南宋碑釋氏者皆無此法虞伯生尙謹守之至景濂而一變堤決川奔則又何所不至也白翁之詩文亦不免於堆垛粧點然稱情而出當其意之所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既不顧人之所是人之所非并不顧已之所是所非喜笑怒罵皆文心之汎濫如是則於文章家之法度自有不期合而合者矣育

南雷文定序卷之一

上

後集

於習染之淺淺者乎山翁之弟子山曉天岳皆覺範圖至之亞也視余此刪當有憬然會於心矣

姜山啓彭山詩稿序

天下皆知宗唐詩余以爲善學唐者唯宋顧唐詩之體不一白體昆體晚唐體白體如李文正徐常侍兄弟王元之王漢謀崑體則楊劉之西崑出於義山二宋張乖崖錢僖公丁崖州其亞也晚唐體則九僧冠萊公魯三交林和靖魏仲先父子潘逍逢趙清獻之父凡數十家至葉水心四靈而大振少陵體則黃雙井端尚之流而爲豫章詩派乃宋詩之淵藪號爲獨盛歐梅得體於太白昌黎王半山楊誠齋得體於唐絕晚唐之中出於自然不落纖巧凡廷者即王輔川孟襄陽之體也雖醖酸嗜好之不同要必心遊萬仞瀝液羣言上下於數千年之間始成其爲一家之學故曰善學唐者唯宋明初以來九靈鐵崖金鳴菴之餘論未泯北地起而盡行抹殺以少陵爲獨得撥置神理襲其語言事料而像之少陵之所謂詩律細者一變爲羈材歷下太倉相繼而起遂使天下之爲詩者名爲宗唐實禘何而郊李祖李而宗王然學問稍有原本者亦莫不厭之百年以來水落石出而臥子猶吹其寒火顧見絀於艾千子陽蹈而陰從自後詩文稍刊其脂粉而爲學未成天下不以各家許之

南雷文定序卷之一

上

後集

其間公安欲變之以元白竟陵欲變之以晚唐虞山求少陵於排比之際皆其形似可謂之不善學唐者矣吾越自來不爲時風衆勢所染當何李創爲唐詩之時陽明與之更唱迭和未幾棄去何李而下嘆惜其未成不知其心鄙之也太倉之執牛耳海內無不受其牢籠心知徐渭楊珣之才而欲招之徐楊皆不屑就太倉遂肆其譏諱而徐楊之名終不可掩顧昧者以鄉邑二十年之聞見妄謂吾越無詩越非無詩也無今日之假唐詩也又何異飲狂泉者之怪國君宰井而汲乎山啓淵源家學其述祖德詩浸浸入於

南雷文定

序

卷之一

三

後集

大雅應酬登臨之作自有王謝氣象以之名世不難也昔陳後山答秦少章書謂於詩初無師法少好之積以千計及一見黃豫章盡焚其稿而學焉故後山之詩斷自三十一歲以後後山三十歲以前詩亦超軼精詣矣後山何爲而去之山啓年未三十其進當未有量余故以學詩之源流告之使不爲時風衆勢所惑也

靳熊封詩序

從來豪傑之精神不能無所寓老莊之道德申韓之刑名左遷之史鄭服之經韓歐之文李杜之詩下至師曠之音聲郭守敬之律曆王實甫關漢卿之院本皆其一生之精神所寓也苟不得其所寓則若龍驤虎跋壯士囚縛擁勇鬱遇全憤激訐溢而四出天地爲之動色而況於其他乎靳使君天才麗發少攻舉子業拘於例不得就試其胸停書史無所發洩乃一寓之於詩故其爲詩富艷精工仍不失平淡清夷之骨將使寒郊發幽鬼賀破咽而又礪之以新安之山水玄英虛谷之詩蹟次第摸索蓋浸浸乎而未有已也百年之中詩凡三變有北地歷下之唐以聲調爲鼓吹有公安竟陵之唐以淺率幽淡爲秘笈有虞山之唐以排比爲波瀾雖各有所得而欲使天下之精神聚之於一塗是使詐僞百出止畱其膚受耳使君未嘗循一家之門戶時而律呂相宣則渾章失其派時而言近指遠則王孟關其耀時而行空角險則北征南山啓其塗其精神所注如決水於江河淮海衝砥柱絕呂梁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方今禮樂將興其作爲雅頌以鳴一代之盛者舍使君其誰適哉

南雷文定

序

卷之一

古

後集



萬祖繩七十壽序

萬貞一從京師致書屢以其家先生壽序爲請夫京師文章之淵藪也顧沾沾一老生之言何足爲重輕豈以其久故歟壬申之冬余始交文虎履安兩先生是時祖繩年十六讀書西臯蓋所謂翠竹碧梧鸞鵲停峙者也從錢忠介學制藝稱爲高第弟子場屋氣習不用力古作而更窳易於時文不訂經史本處而求故事於時文祖繩求理於大全求法於大家原原本本當時未之或先也逮更喪亂此志不衰旌旗亂野飛火壓城人方竄針孔以自匿而祖繩書聲琅琅猶出戶外人以此笑之此一時也馳驅南北蕭然四壁讀書更萬卷無一字用乃從道士郎堯生學老氏法久之自詫有得蒙存淺達誠不如參同悟真之有倫脊矣又一時也令子貞一聘入史館彌綸一代一時同被徵者出入靡定而貞一八年不調專董其事天下皆知有萬氏之學嘗讀朱景濂集當時所聘修元史者極天下之選飲酒賦詩視之如在天上而景濂之父蓉峯處士一時名公皆有詩祝誦今日祖繩卽異時之蓉峯處士也人生文字之榮得此足矣萬氏之門文章風教爲衣冠瞻矚又一時也祖繩亦思

七十年來變遷迴星不過俄頃而所歷流變如此去歲過遠老堂余所選文集祖繩抄之等身余篋中墜落反從祖繩抄之祖繩之好學不因所歷爲流變萬氏詩書之澤當方長而未艾也



重建先忠端公祠堂記

天子既誅逆奄秉節之忠臣祭於廟而節與威節  
御史袁鰲請於京城建祠一座以慰忠魂楊連周順  
昌黃李應昇等各家子弟追塑遺像於祠中順

天府春秋祭享詔曰可於是成節最著者十三家有  
司奉旨立廟於鄉皆名曰敕建先忠端公祠卜地邑

西之西石山爲呂氏書室有長松峭壁用官價百金

買之是時我鄉奄黨最多以逆案拾遺歸者北科糾拾

某官與袁京祭降級乙丑以後遂兩登級光祿無罪糾拾

某官與袁京祭降級乙丑以後遂兩登級光祿無罪糾拾

某官與袁京祭降級乙丑以後遂兩登級光祿無罪糾拾

某官與袁京祭降級乙丑以後遂兩登級光祿無罪糾拾

某官與袁京祭降級乙丑以後遂兩登級光祿無罪糾拾

某官與袁京祭降級乙丑以後遂兩登級光祿無罪糾拾

某官與袁京祭降級乙丑以後遂兩登級光祿無罪糾拾

某官與袁京祭降級乙丑以後遂兩登級光祿無罪糾拾

某官與袁京祭降級乙丑以後遂兩登級光祿無罪糾拾

某官與袁京祭降級乙丑以後遂兩登級光祿無罪糾拾

某官與袁京祭降級乙丑以後遂兩登級光祿無罪糾拾

某官與袁京祭降級乙丑以後遂兩登級光祿無罪糾拾

某官與袁京祭降級乙丑以後遂兩登級光祿無罪糾拾

南雷文定

卷之七

後集

告廟賦詩憑弔改革之際羣盜滿山官兵借爲營房

抽椽壞壁未幾而傾覆矣有司致祭無所罷享者四

十年創痛如積今天子纂修明史追數明室之亡

在於天啓昔伍員之諫夫差也謂二十年之後吳其

爲沼當員之諫時爲魯哀公元年至二十二年其言

始驗而越滅吳先公之諫熹宗爲甲子歲至乙酉而

明亡亦二十二年故先公絕命詩錢塘有浪吞門目

不特痛其遭遇如員而於國家興亡之數亦前知之

矣魄感精動虛塵可數當知緯候爲小道耳王顓菴

先生督學浙中以仁義束世教行部東浙表章啓禎

忠節立六賢講院而以先忠端公爲首又考圖經知

先忠端公故有祠宇今雖蕪廢顧先朝敕建不可不

復乃即其故里老屋三楹肖像存舊丙寅二月下丁

教諭沈君煌將事風和日美俎豆靜潔故老見之泣

下沾襟蓋先公被逮在丙寅三月今歲復在丙寅而

祀典之舉適相邂逅不可爲非數也祠堂當三江之

口元柳貫有連延黃竹浦之詩剡水西流藍溪南注

姚江東去至此而合迺易之戴九靈之遺蹟在焉北

望陸放翁之蜀山南觀李信之雙瀑名山大川約房

蔥帳於此乎於彼乎傍徨上下成而不亡者庶幾其

南雷文定

卷之七

後集

以遇之

南雷文定

卷之一

十九

永樂寺碑記

去余居六七里而延有龍山永樂寺大江橫其東蜀山峙其右迺易之所謂姚江東去蜀山青之地也蜀山者陸放翁入蜀記云與國軍富池有小石山自頂直削去半與餘姚江濱之蜀山絕相類者卽此幽潛奇特爲山水勝處淳祐間鐵崖禪師志先與其徒士懷寶潛建報慈菴景定請於朝賜名永樂寺卒皆塔於寺之東偏後四年會孫時敘景星藟玉復罕所未備鐵崖與丞相史嵩之友時敘嗣法佛鑑範一時飽參久證寂未依止咸淳七年八月庚寅立碑於寺傳至正宗匡當元至元己卯正宗能文好客建水竹居日吟咏其中初正宗主龍興之上藍金華柳道傳提舉江西儒學暇日過從甚相好也後二三年道傳受代還里而正宗亦謝事歸龍山道傳自金華扁舟訪之宿留是山幾一載相對賦詩其見集中者古詩二律詩五七言各一其律詩連延黃竹浦隱見白龍堆指余所居之地名也詩皆刻石篆三大字於堂臨別著龍山古蹟記一卷道傳之門人載九靈避地慈谿之花嶼鳳湖其於寺棲止尤數而詩亦最多懷舊維故句甚悲涼正宗再傳爲天寧禪師仲猷開明太祖

以高行僧召至南京尋奉旨使日本畢事歸奏詔許  
歸隱山中當其使日本也太祖及宋景濂皆有詩送  
之仲猷建歸菴於寺左蓋以得歸爲幸仲猷善鼓琴  
又建二蘭齋其記之者卽九靈也洪武乙卯滑伯仁  
宋無逸登其山巔滑詩有登臨重九日感慨百年心  
之句正德癸酉陽明先生與王世瑞許圭蔡希顏  
朱守中徐曰仁流連信宿賦詩於此曰仁因記其事  
茲山窮鄉僻壤自淳祐至正德數百年間而名蹟之  
懸如此乃不知廢於何時萬曆庚申劉緒繼重建佛  
殿老屋數間支撐於百風苦雨之中香燭無主雲水

南雷文定

卷之一

主

莫視德如行過而憫之軍持不借蕭然露宿苦力三  
年屢笠雲委聿興工作穿殿中峙軒廡回旋有齋寢  
以安禪寂有門閤以謹啓閉有方丈之室有香積之  
厨魚鼓鐘磬牀第臥具凡寺制之所宜有者燦然畢  
備又置僧田三十餘畝功成而師亦老矣余自有識  
以來閭里之間但見邨落日消一日今之犁鋤所及  
者皆昔之井竈也至於僧居屈竹道傍未幾而環堵  
矣未幾而棟桷矣汗邪市井未嘗擇地塵空蒲室但  
供邨婦里老之遊息頃余修志僧會司上冊錄姚一  
邑之剎庵院凡一千三百有奇而古刹如明其正覺

蓮峯明因慶善等皆廢爲荒隴卽如武林之辯才龍  
井烏窠孤山皆非故所奇地湮沒不知凡幾然則私  
創之盛古刹之衰也每見古德於名賢過化之跡必  
極力護持真淨之青松社惠勤之六一泉皆是也天  
地間清淑之氣山水文章交光互映雪泥鴻爪不與  
劫灰俱盡耳今德如莊嚴名勝且欲考水竹居二蘭  
齋歸菴一一復其故處亦可謂之不俗矣顧德如尚  
以參學未究爲歉余以爲使德如而盡參學之願不  
過一杖一拂夫一杖一拂之與一椽一瓦皆非佛法  
誠能護持名蹟焉知不有如正宗仲猷其人者將來  
似續於此乎余每過寺念泰定間先州判茂卿先生  
於此置田講學徘徊久之德如因求記以垂永遠年  
來求文者不能悉應顧余女徵音居鄰其地數以爲  
請余老矣學殖荒落尙恐收拾不盡也

南雷文定

卷之一

主

後集

小園記

黃竹浦軒之西有隙地縱二尋而強橫三尋而弱辟以爲園用樹花木不過八九株而已因買瓦盆百餘以植草花水僊艾人芳洲洛陽茉莉真珠烟蒲石竹棘茄苦蕒金燈銀合黑牛紫燕虎刺蛇牀鈴兒鼓子忘憂含笑庭莎路杞秋羅似剪荷包象形康成書帶徐公劍春濃則牡丹芍藥淡則春蘭秋菊藥品瑣碎皆爲芳草施以人工則桃李梅杏金松線栢屈其干霄之姿下同弱升至於麗春款冬丈紅段錦雁來燕麥紫萊秋棠斷腸洗手紅姑虞美業生砌下通換隣間非盆盎之所收拾也昔黃石齋先生爲先忠端公書庠于山小園賦遂取揭之軒中而以名園夫子山之園雖小猶得欹側八九丈縱橫數十步以吾園較之不能十之一無乃非其類乎雖然小大何常之有于山之園視章華銅雀謝靈運之山居沈約之郊居千百中不及一二故謂之小而吾之園又不及于山因于山之小而小之昔傅長虞小語賦糠粒爲舟針孔曰匠蘇子美詩托身蟻兩睫卜都牛一毛是萬物之數尤有小於吾園者矣郭象曰統大小者無小無大者也苟有乎大小則雖大鵬之與斥鴳宰官之與

御風同爲累物耳試爲之拔棘排牆藍水東流鼓九靈痛哭之詩蹟也石窻南峙劉綱樊夫人乘雲而後擒者也西望則虞仲翔注易之露未乾北眺則陸放翁之奇峰突兀此則于山之所不能有也今人之謂固陋者曰兔園策兔園策乃徐庾之體非鄙朴之談但家藏一本人多賤之兔園者小園也天下之固陋有如余者乎則余之名此園也固宜



答萬貞一論明史曆志書

承寄曆志傳監修總裁三先生之命令某刪定某雖  
非端門而古松流水布筭數數頗知其崖畧今觀曆  
志前卷曆議皆本之列朝實錄崇禎朝則本之治曆  
緣起其後則三曆成法雖無所發明而採取簡要非  
志伊不能也然崇禎曆書大概本之回回曆當時徐  
文定亦言西洋之法青出於藍米寒於水未嘗竟抹  
回回法也顧緯法雖存絕無論說一時詞臣曆師無  
能用彼之法參入大統會通歸一及崇禎曆書既出  
則又盡翻其說收爲已用將原書置之不道作者諱

南雷文定

卷之一

後集

者之苦心能無沈屈某故以說四篇冠於其端有明  
曆學亡於曆官顧士大夫有深明其說者不特童軒  
邢雲路爲然有宋名臣多不識曆法朱子與蔡季通  
極喜數學乃其所言者影響之理不可施之實用康  
節作皇極書成板排定亦是緯書末流祇有一沈括  
號爲博洽而春秋日食三十六又爲衛樸所欺有明  
真度越之矣某故於曆議之後補此一段似亦不可少  
也來書謂去其繁冗者正其謬誤者某之所補似更  
繁冗顧關係一代之制作不得以繁冗而避之也以  
此方之前代可以無愧然前代顧亦有未盡善者前

代曆志雖有推法而立成不能盡載推法將焉用之  
如元之授時當載其作法根本今後人尋繹端緒無  
所藉於立成始爲完書顧乃不然讀其曆志又須尋  
其端門之書而後能知曆是則曆志無當於曆也崇  
禎曆書所列恒年表周歲平行表之類猶之未來曆  
也其推交食有大陰距度表黃道九十度表太陽距  
赤道表視半徑表南北高弧表視差表時氣簡法表  
太陰實行表食分表蓋作者之精神盡在於表使推  
者易於爲力今既不可盡載而徒列推法是則終於  
墻面而已某意欲補作表之法載於志中使推者不  
必見表而自能成表則尤爲盡善也顧某衰病舊學  
荒落又加之以來期迫促無以慰三先生下問之意  
心竊愧焉

南雷文定

卷之一

天

後集

南雷文定後集卷二

頤膚孫公墓誌銘

遼陽新治劉敦訂

順治丙戌六月二十四日孫公頤膚卒于海外之滄洲滄洲尋爲界外殊絕內地康熙乙丑還滄洲于定海其孫訥渡海載公柩歸葬燭湖蓋公墓之不作寒食者四十年矣余與公共事時膺力方剛今瘡殘頹鄙不承始得銘公之墓公諱嘉績字頤膚燭湖先生孫應時之後五世祖燧巡撫江西右都御史夙宸濠之難諡忠烈高祖輝尙寶司卿曾祖奎上林苑監丞

南雷文定後集卷之二

祖如游文淵閣大學士諡文恭父木工部郎中妣胡氏屠氏俱封太淑人公刻苦爲學業舉子以才稱登崇禎丁丑進士第授南京工部主事時徐忠襄爲應天府丞爲公分別邪正開張聞見公從捧手而受之本兵聞其名調爲職方司郎中適有風塵之驚傳城閉壘皆不測其進止公曰此不難知當俟後隊南下耳既而果然高奄起潛求世蔭公覆疏格之起潛恨甚烈廟于觀德殿較閱軍器譏之下獄會石齋先生逮入上怒其面折意欲殺之廷杖而入獄門襍被藥畏一切據攔公微已服用遇之甚謹稍間從而受易

凡與先生通往來者楊嗣昌皆指之爲福黨因取同獄黃文煥文震亨等及公繼治之多縣戰戰手以分涇渭公獨曰昔黃霸之在獄受經于夏侯勝史傳以爲美談今又何必諱乎同事者皆愧其言清狹詔下司寇徐忠襄遂出公踰年起爲九江道僉事未上而國變乙酉大兵東渡郡邑望風迎附然數百年故國一旦忽焉當是時人心恒擾未定但觀望未敢先發公方買書築室欲老泉石而書卷橫胸利害智力倉卒不暇較量閏六月九日於空然無恃之中創爲即墨之牛黃鍾孤管遂移氣運東浙因之立國一年願

南雷文定後集卷之二

不可謂無益與公之數血路心城豈論修短陳壽即仇諸葛不能不紀蜀漢弘範雖遍崖山未嘗不稱二王從來社雖加一日亦關國脉此說蓋在成敗利鈍之外者也當公丁丑赴試縣令梁佳植夢公廷對第一榜發不驗及卒滄洲適莖張信墓道之南信固明初之第一也前定之矣東游歷官左僉都御史東閣大學士公生萬曆甲辰九月十四日配陳氏封夫人子延齡中書舍人從公海外歷官司農孫男六人訥州同知訓導諸生諡諡孫女幾人其一嫁大學士黃正誼即余子也公詩法孟王其文集散失止存

數十首此外則五世傳贊存直錄銘曰

越唯忠烈抗節武廟嘉靖名臣文格爲仰萬曆三年  
正。召。清。簡。光。熹。之。際。文。恭。是。顯。大。厦。已。傾。一。木。血。指。  
明。之。世。臣。嗚。呼。孫。氏。

南雷文定

卷之二

三

後集

碩膚孫公墓誌銘

順治丙戌六月二十四日孫公碩膚卒於海外之滄  
洲滄洲尋爲界外殊絕內地康熙乙丑還滄洲於定  
海其孫訓渡海載公柩歸葬燭湖蓋公墓之不作寒  
食者四十年矣余與公共事時膺力方剛今將殘頑  
鄙不死始得銘公之墓公諱嘉績字碩膚燭湖先生  
孫應時之後五世祖廷巡撫江西右都御史死宸濠  
之難謚忠烈高祖塤尙寶司卿曾祖金上林苑監丞  
祖如游文淵閣大學士謚文恭父木工部郎中妣胡  
氏居氏俱封太淑人公刻苦爲學業舉子以才稱登  
崇禎丁丑進士第授南京工部主事時徐忠襄爲應  
天府丞爲公分別邪正開張聞見公從捧手而受之  
本兵聞其名調爲職方司郎中適有風塵之驚傳城  
閉壘皆不測其進止公曰此不難知當俟後隊南下  
耳既而果然高奄起潛求世廢公覆疏格之起潛恨  
甚烈廟於觀德殿較閱軍器譏之下獄會石齋先生  
逮入上怒其面折意欲殺之廷杖而入獄門襍被藥  
暴一切應欄公微已服用遇之甚謹稍間從而受易  
凡與先生通往來者楊嗣昌皆指之爲福黨因取同  
歲黃文煥文震亨等及公雜治之多誕號較手以分



至謂公獨曰昔黃霸之在獄受經於夏侯勝史傳以爲其後今又何必乎同者皆其言清欲詔下司廷徐思莫遂公踰午起爲九江道會事未上而國變乙酉大兵東渡郡邑望風迎附然數百年故國一旦忽焉當是時人心恒擾未定但觀望未敢先發公方買書築室欲老泉石而書卷憤慨利害智力倉卒不暇較量開六月九日於空然無恃之中創爲卽墨之守黃鐘孤管遂段氣運東漸焉之立國一年頗不可謂無益與亡之數血路心誠豈論修短陳壽卽此諸葛不能下紀蜀漢弘範雖遠其未嘗不稱二

南雷文定卷之二

王從來亡社雖加一日亦關國祚此說蓋在成敗判

純之外者也當公丁丑赴試縣令梁繼儒夢公延對

第一榜發不驗及卒計滿遠整張信慕道之南信同明初之第一也前定之矣東浙監官左僉都御史東閣大學士公生萬曆甲辰九月十四日配陳氏封夫人子廷齡中書舍人從亡海外歷官司農孫男六人訥州同知訓諤諸生誠謚孫女適人其一嫁太學生黃正誼即余子也公詩法王孟其文集散失止存數十首此外則五世傳贊存直錄諸曰  
越唯忠烈抗節武廟嘉靖名臣文公爲邵萬曆三宰

謝時符先生墓誌銘

君諱泰階字時符謝氏爲定海盛門其先系出平江宋建炎進士字知定海因家焉五傳爲元至正間高安令副課又五傳爲明福建僉事琛琛弟璵生廷華廷華生贈叅政維寧維寧生贈叅政大綸大綸生四川按察使渭則君之父也母張淑人夢巨星入懷而生君若生而穎異強記絕人從按察使公於京邸朝士往還使能批讓應對於其間背誦所常課書娛情談笑見者無不奇之弱冠舉童子試第一已而按察公入蜀君家居讀書一日見孤鶴集於塔頂蔓聲天

南雷文定卷之二

未若不覺淚下如雨亦不自知其何心也未幾按察

計聞人以爲孝感所致三年丙舍誄世德之駿烈誦

先人之清芳固爲謝氏之家史矣若方架學區中對酌當世王路非遙而金衡委御玉斗宵亡君遂滅影桂庭躬耕於柴樓之野雲間徐聞公張子退避鮑海濱與柴樓左近欽仰相過祇掌指書卷之以章皇痛哭庶飲見之不知此數人者一日而哀樂屢變也當是時兵戈鎗鏢斗米三百錢流寓虞露君節節與之公其饒飽益有王英孫主唐杜義士之風焉何而棲黨阻山野無寧處聞公從亡昔亦走吾郡城



前之名士。高泰董守論。黃範。劉華。德。皆新嘗失。以耿介。自置得君。而善其德。而之。夕聯句之章。未嘗不與。皆為丁亥冬。滄師。聞入。前之好事者。多死。君之友。范。此。是。為。所。連。染。君。脫。之。於。劍。鏢。以。為。君。之。才。固無所不可也。君雖不為世用。而然脂。腹。寫。弄。墨。晨。書。藏。之。綈。表。不。以。示。人。臨。卒。悉。括。所。著。撰。火。之。語。其。子。曰。吾。寄。身。弋。鈞。無。關。天。壤。紙。筆。遂。多。奇。不。化。為。烟。雲。恐。作。災。祥。耳。嗟。乎。亡。國。之。戚。何。代。無。之。使。過。宗。周。而。不。閔。黍。離。嗟。北。山。而。不。憂。父。母。感。陰。雨。而。不。念。故。夫。聞。山。陽。笛。而。不。懷。舊。友。是。無。人。心。矣。故。遺。民。者。天。地。之。元。氣。也。然。士。各。有。分。朝。不。坐。晏。不。與。士。之。分。亦。止於。不。仕。而。已。所。稱。宋。遺。民。如。王。炎。午。者。嘗。上。書。述。文。丞相。之。死。而。已。亦。未。嘗。廢。當。世。之。務。是。故。種。瓜。賣。卜。呼。天。搶。地。縱。酒。祈。死。穴。垣。通。飲。饌。者。皆。過。而。失。中。者。也。君。之。所。處。為。得。中。矣。或者。以。君。之。焚。書。為。惜。夫。鄭思。肖。之。心。史。幾。固。封。固。沈。之。井。中。是。時。思。肖。年。四。十。三。耳。至。七。十。八。歲。而。卒。當。其。沉。之。之。時。與。君。火。之。之。時。其。心。一。也。蓋。皆。付。之。烏。有。耳。思。肖。豈。望。三。百。五。十。六。年。之。後。其。書。復。出。而。行。於。世。乎。心。史。斷。乎。其。餘。年。三十。有。五。亦。不。聞。別。有。著。撰。也。自。有。宇。宙。祇。此。忠。義。

之心。維。其。不。能。令。安。楚。結。一。往。不。解。原。不。必。以。有。字。無。字。為。成。虧。耳。君。之。子。孫。可。置。無。恙。君。生。於。萬曆。丁。未。二。月。六。日。卒。於。順。治。庚。寅。二。月。十。日。癸。劉。氏。投。畚。僭。隱。宗。黨。賢。之。其。生。也。後。君。一。年。正。月。十。日。其。卒。也。後。君。十。一。年。正。月。十。一。口。合。葬。于。邑。之。樂。家。樓。山。子。四。人。長。歸。昌。歷。知。固。始。陽。山。德。化。三。縣。次。熾。昌。次。禹。昌。皆。諸。生。次。毀。昌。壬。子。舉。人。孫。六。人。緒。遠。緒。進。緒。述。緒。遠。緒。選。緒。育。孫。女。七。人。曾。孫。二。人。初。君。為。熾昌。聘。滄。州。張。氏。女。魯。王。次。滄。州。道。閉。不。通。君。夢。張。女。納。於。王。宮。覺。而。記。其。事。登。侯。濤。山。焚。之。及。滄。州。破。君。已。棄。世。熾。昌。亦。改。聘。歸。昌。渡。海。誼。張。女。存。亡。張。女。無恙。異。時。張。父。欲。納。之。王。相。國。張。公。不。可。而。止。始。知。君。夢。之。為。實。契。也。相。國。所。居。雪。文。亭。與。張。氏。鄉。相。國。殉節。亭。下。從。死。者。骸。骨。相。撐。柱。歸。昌。指。據。置。大。堯。中。埋之。立。石。書。張。相。國。墓。歸。而。告。於。君。廟。所。以。承。君。之。志也。乙。丑。正。月。歸。昌。命。緒。遠。來。乞。銘。八。月。余。自。吳。門。返。吾。友。嵩。斯。選。又。書。來。速。乃。銘。曰。採。藥。何。許。候。湖。山。蠶。日。之。出。今。以。歸。吾。髮。日。之。沒。今。以。寄。吾。哭。前。有。謝。翱。若。固。其。族。闔。閭。隱。隱。終。古。如。昨。水。耶。哭。耶。問。諸。海。若。

朱止谿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嘉徵字岷左號止谿爲朱文公十六世孫鉉仕兩浙通判卜居武林其子澆又遷海寧遂爲海寧人曾祖高明知縣浙祖國柱父贈推官學禮先生受學於老儒鍾鴻穎已與曹吏部元方讀書靈隱山者十年先生故多病厲志爲學而不知病之去體也是時坊社最盛而先生主持其間持銅盤而按指者編於三吳崇禎壬午舉於鄉明年會試中副榜兩都尋沒先生亦無意於功名而名高爲累學使者傲嘗會稽學教諭亡何徵書除四川叙州府推官其火之後城隍半墮官廨俱淪瓦礫令其家僮伐木得石獨茅爲屋與居民襍處一切以安靜治之草寇竊發酌定團練機宜控扼要害撫勦兼用擒賊首吳天民平白應龍之亂督撫以此能之時居民離散一城不過十數戶先生一意招來從四圍回者一百二十戶從烏蒙回者一千三百五十三戶又贖難民一十六戶于是川中稍稍有足音矣明末推官新安洪某死于亂兵其子起三十年奔喪莫知其處先生爲之訪問故老得之城南七里山麓資其妻孥以行宜賓俞令仁和人死已二十餘年其子俞綱萬里尋親先生哀之

南雷文定

卷之二

墓誌銘

朱止谿

有言其初亂時入烏蒙後不復見先生移文遣手力導綱至烏蒙函骨以出脫驂歸楚慶符邑紳何源爲川南富室邑令交結於源甚厚土寇縛令以去令得逸求源贖其妻子源贖之歸令反以此謂源通賊揭之巡撫先生忿然不平見巡撫頗其冤源始得雪蓋先生守其初志終不敢以政事自見激發宦情而側隱之心遂地湧出人亦莫得而掩也方先生初至僚友燕集卽問杜工部草堂安在明日往遊中有故友正告曰足下書生夫吏有吏之事何及此爲少頃言及風土先生不禁慨然曰僕從川北來川西經途千里青燐白骨累累出草間非復人世所聞見我輩蒞茲土者作何生聚故友笑曰正恐自顧有勿暇耳人莫不笑先生之迂不知先生鴻冥之志方笑其穢穢耳在官六年乃自免歸先生喟然嘆曰茲行亦自不惡其入蜀也過潼關望嵩華攀老子繫牛之樹其出蜀也灤潁馬脊巫峽猿聲無非奇地但恨奚囊收拾不盡耳歸來以著書爲事取漢魏六朝三唐樂府詩集審聲辨體樂府以風雅頌分之詩以興比賦通之倣卜子夏詩序例明其大旨以示勸懲題曰廣序復選兩漢至明凡二十二代之詔令奏疏策爲一集曰

南雷文定

卷之二

墓誌銘

朱止谿

經世書皆文中子續六經而今人矣先生所著即續詩續書之意也花晨月夕吟咏間作而天復假之以一子三孫一媳一孫女皆能詩故先生偶唱一章閉門而和者便有六人菽菽以之爲美談當事求詩文者無虛日先生亦不苟作唯一應縣志之請浙江通志則不赴也所著有止谿文集二十卷詩集三十卷道遊堂詩集四卷川南紀游詩八卷樂府詩集廣序一百卷古詩系十卷經世書一百六十卷生於萬曆壬寅正月初五日卒於康熙甲子二月十八日年八十三配吳氏孺人子一人爾邁太學生孫四人曰灝

南雷文定卷之二

後集

曰淳曰治皆太學生曰灝孫女三人長芬適諸生蔣世昌餘在室曾孫五人桓樹模棧樸余自丙辰得交先生剪燭論文亦且五年而先生每歎然不自得夫先生隱約前朝際此亨運亦稍稍有以及物乃若多此一出者豈亦魯齋不欲立碑之意歟爾邁於古文辭有名求余銘先生幽石予不敢不信也銘曰鏡湖詩酒蜀中金石風流蘊藉止谿宦蹟續詩續書河汾彷彿白首青燈窮年兀兀源遠流長文公之澤代惟十六居隣海若康流經術止谿文業

鄧起西墓誌銘

君名大臨字起西別號丹丘常熟人鄧毅曾孫徽舉於鄉以老母不上春官及母歿服闋徽仍不上曰吾向以母在不往今往是利母之歿也時稱爲真孝廉起西幼孤稍長即能力學從游於江陰黃介子鯨祺歲乙酉江陰城守不下介子與其門人起兵竹塘應之起西募兵於崇明事敗介子亡命淮南以官印印所往來書爲人告變捕入金陵獄起西職納索贖獄急介子以其所著小遊仙詩園中草授起西坐脫而去當事戮其尸起西號泣守喪鋒刃之中贖其首聯之於頸棺殮送歸有漢楊匡之風當時稱介子之門有徐趨鄧大臨趨則抗節而死者也起西師死之後遍走江湖欲得奇才劍客而友之卒無所遇遂佗僚而死聞者傷之當辛丑余讀書雙瀑院起西來訪雙瀑萬山之中人跡殆絕起西何以知之問其所自曰甬東視其所肩之行囊纍纍有道士印數十顆曰吾已窺身爲黃冠矣唱和旬日與之偕至武林起西上玉皇山去甲辰余至虞山起西以其精舍館我欵對數人張雪崖顧石賓皆其道侶也隨訪熊魚山於烏目訪李唐公於赤岸皆起西導之比余返棹起西送

南雷文定卷之二

天

後集



至城西楊忠烈祠下涕零如雨余舟中遙望不可爲懷然不意其從此不再見也嗟乎桑海之交十之不得志於時者往往遇之二氏此如搏虎之急勢不得不近裂面倒行逆施顧今之遇於釋氏者鐘鼓杖拂投身濃泥之火是虎而就人之秦其氣盡喪起西之在支門苦身持力無異於全真之教有死之心無生之氣以保此悲天憫人之故我無愧歸門即師牧張雨亦不願爲是谷音中人物然而世眼易欺神師語錄流通頗不寂寞世無杜清碧起西名氏已自銷沉乙丑余過崑山顧景范以所作鄧丹丘傳屬余記之

南雷文定卷之二

常今日而有舉及起西首恐此外更無人矣銘曰

門生守喪不遇往來東漢以來此風如洗誰具簡之黃門高第防風一節足概全體

顧麟士先生墓誌銘

科舉之學限以一先生之言此如詩之有律詩曲之有九宮詩雖不盡於律而非律則不名唐詩九宮卽未必降鬼神而非九宮則無以諧聲故字而析之不厭其離也此而同之不厭其複也顧名一門粥粥然循牆而走信傳過於信經所謂有司之尺度也顧昧者欲劑量他儒之說以入之排纂而不安不知書院場屋之學各自有溝渚耳數百年以來推問其義者大全以外蔡虛齋之蒙引陳紫峯之溪說林次崖之存疑其書獨傳以其牛毛蘭絲於朱子之所有者無餘蘊所無者無僂入也然而各自成書意或駢拇辭或枝指又百年而麟士先生者出融會諸書削其繁蕪扶其隱伏名之曰說約自說約出而諸書俱廢博士倚席而講諸生帖坐而聽者皆先生之說也當是時海內有文名之士皆思立功於時藝張天如以註疏楊維斗以正唐文千子以歐曾僅風尙一時惟先生之傳久而不衰奈何世不說學摘先生之書存其二三仍以先生之名書者附註四書之上此如推賢者不通算學而以歌括定分至閏朔耳家有其書人習其傳竟不知此外更有何物不特經史之學亾而



先生之學亦公矣。先生姓顧氏諱夢麟士其字也。別號織簾太倉之雙鳳里人吳丞相禮俊高侯雍之後。禮陵三十九世孫昌始遷雙鳳又二世從龍爲先生之父母陳氏夢石麟而生故以爲名少爲諸生以高第廩於學校中崇禎癸酉副榜援例入太學辟舉令下巡撫張國維欲以先生應詔先生力辭之集三吳名士與楊子嘗爲應社其文雅馴爲時所宗是時坊社最盛而名於天下者復社幾社與應社而已巡按祁彪佳兵備宋繼登凌義渠咸以賓禮待先生方岳貢守松郡屢欲招致一見不可得及奉嚴旨始往

南雷文定卷之二

三

後集

送之明州錢肅樂來守太倉造廬相款造子弟受業然先生未嘗有所干請也桑海以後斷跡城市客棧及古毛氏與孝廉陳瑚舉白鹿洞規行之競筆暮詩一寫性真不假粉墨最其平生所著四書說約二十卷詩經說約二十八卷四書十一經通考二十卷織簾居文集四卷詩集四卷譚藝錄二卷中庵瑣錄一卷雙鳳里志八卷生於萬曆乙酉三月十三日卒於順治癸巳十一月二十日年六十九又七年葬於吳塘之原子一人諸生淵其詩文皆稱於世癸亥歲余在武林湄以所作行畧丐余爲誌遲之二年余雖衰

病不敢負此一諾也。錄曰：六經之垂如侯之市射者千夫聽其自過。而揚墨。衆天以指累泰一家其書無數。雖多合少。等於烟霧。以形取影。虛齋之註而陳而林其飲法。孔約說後起。經生寶庫。垂髫粉子。亦知楊顧制科不改。香同。好。

南雷文定卷之二

三

後集

顧玉書墓誌銘

天啓時逆奄陷于閹位翦除社稷之臣乙丑六人丙寅七人烈皇登極其孤千皆訟冤閣下叙其爵里年齒爲同難錄甲乙相傳爲兄弟所以通知兩父之志不比同年生之萍梗相值也然余家東浙後逢喪亂戢翼榛梗四方之音塵殆絕歲甲辰始至姑蘇與周氏兄弟悽愴話舊尋至虞山顧玉書來會訪李庸公於江陰之赤岸不遇丙辰余在海昌寓書於吳江周長生當年同集闕下初離外傳遇事周章長生爲之提揭欽愛之情至今歷然長生旋即謝世然猶及見

南雷文定卷之二

墓誌銘

此書壬戌魏州來求其父翰林子一誌銘余因發其沉屈四月周子佩來拜先忠端公墓八十老人千里命駕閭里以爲祥怪乙丑余汎吳舫遂主周氏而周氏子弟多才殆逼前良於其座上見顧宗俊者爲玉書之子流落可念且以其父墓誌銘爲請玉書名麟生世爲常熟人父大章陝西副史謚裕愍妣蔣氏封安人玉書志氣豪邁好讀書年十五裕愍遭逆奄之禍及烈廟照雪死事而裕愍以封疆一案爲逆黨把持止於顯官玉書赴闕頌冤天子詔法司改定爰書宜興者裕愍之門人其再相也玉書入其幕中起廢

獨通清獄薄賦四事玉書頗與聞之虞山故與宜興泳鹿善宜興心欲起泳鹿而衆論不同姑徐之以觀其變虞山遂致書宜興云閣下舍弘光大致精識微具司馬公之談一冠萊公之剛斷而濟之以王文正之安和韓魏公之弘博目今起廢爲朝政第一至如泳鹿餘不具論當年守泳之功屹然爲畿內保障豈可一旦抹殺尙浮沉啓事乎往見子丑之際持局者過於矜懷流爲歎則一往不返激成橫流此正今日之前車也玉書見之訝其翻逆案也年少氣盛不顧利害以其書洩之於外舉朝大譁虞山聞而恨之後

南雷文定卷之二

墓誌銘

十年玉書有家難虞山不能忘情幾置之死因徙居吳門家世膏粱驟承貧薄玉書不以芥意惟言有兩恨事苟得暴白即死亦無憾其一魏子一當國變之日語所知曰吾不難一死然不爲徒死遂巡爲命約唐通赴難而身任內應某日以草場舉火爲驗通爲子一心交也三遣人而通不報知事無成始作絕命詞投環而死今不原本末而置之六等之列寬矣其一逆案楊維垣弘光時納貨至巨萬大兵至貨重不得行乃市三棺中書爲已柩旁二柩殺妾以實之夜半負重出城爲劫者所殺南都父老歷歷能道之然

知者目為死事維其一生役有得行之死後免矣  
曾致書知縣曾詳請辭之嗟乎王書可謂不忠  
其父者也詩文有進履者曾草娶其子河南按察使  
曾生女子宗昌宗隆宋元宗達宗俊居楚運史貳流  
錢祖熙陳國輝將汝得陸孫繩李琪芳曾其王友  
南皆諸生且齡即周忠介公之孫也第三  
王午之冬余與王書同出燕京童清為國驛賂土  
王國之楨曾未幾何惟悴江湖紅米折錦虞山之陽  
短碑數尺不平者鳴

南雷文定卷之二

王

南雷文定

參議聞公神道碑

公諱世祥字伯登號曉曉其先太原人至公之祖  
遷溪徙於淮右雙溪四子而覺吾以明經為上第掌  
故惠吾以舉人為狄道令公則覺吾之長子也登萬  
曆甲辰進士第授湖廣府推官湖廣巨浸多盜賊治  
以嚴苛始辦故一案之中破壞每至十數案公奉職  
循理解其繁密民甚愛之有豪右誣人死罪公發之  
精神所注通於夢覺神語諄諄即時判結皮申水災  
民死者過半公與郡守陳幼學發粟勸分盡所以救  
荒之術故民雖饑而不怨漸多秀民而經術不足公  
禮姚承庵以為大師其說時與朱文公相出入學者  
始知穿穴經旨以求自得是時郡守治尚威嚴而公  
濟之以寬故兩人深相得郡以大治行部至蕭山其  
縣有盜藪經百年無發覺者公荒閱而得之紹興庫  
藏為胥吏乾沒者盈萬會稽以還原額嘗攝歸安羨  
金二百用助橋工曰此雖不足損吾清節但耻見作  
凡人耳庚戌大計郡吏舉卓異第一入為戶部主事  
癸丑以本部郎中總理遼餉時邊烽尚熄而軍政最  
重公與然憂之疏言今邊境偷安已久伏莽一發必  
不可支宰賽擾於河東糧要擾於河西而虎慙乘機

南雷文定

卷之二

王

南雷文定

校賞畜福更深京民二運計共八九沙中獨語漸成  
說中懇同寺公等兼派以除庶幾計思未熟事堂見  
之亦心動公乃竟棄舊任廉重核實三年之內捐公  
費千五百金貯積六萬餘緡發寄國之獎生放如期  
築倉版數十間分屯鹽二項不相侵奪公於邊事所  
以經營綏輯先後始終之際委曲纖悉無不備者蓋  
已逆知將來東方之有事也丙辰擢守開封司農李  
汝華特疏題留引公自助又明年陞山東右叅議兼  
按察司僉事廷議邊才改爲寧前兵備當是時戊午  
之敗問事至公置切于於路河單騎出關拔祖師於  
廢籍整頓營壘以待不虞而巡撫不知其爲勞薪也  
以公體格之公既不得行其志念八十老父曳杖倚  
閭將無忠孝兩失乎遂投板棄官而去自公去後疆  
場破碎談兵者非身橫獄戶即駢首西市鮮有以功  
名終者而後知公有先幾之智也當登萊之變閩爾  
梅以之問公公曰此疥癬疾耳邊塵孔棘朝士樹黨  
書生不知兵而授之兵權用違其才是則可憂也爾  
後公向在寧前何不極言其弊顧投劾歸耶退則  
勇矣如報國何公曰報國非可托之空言用人者當  
知人用於人者當自知力餘於任任乃得勝夫遼左

南雷文定

卷之二

七

後集

用兵之地也今不論其知兵與否而授之兵彼又不  
自知其不知兵而妄謂能兵趙括陸機之禍種種矣  
吾亦非知兵者欲報國而辱國故不如投劾之爲愈  
也故言勇退哉爾梅曰今天下固無知兵者苟有之  
功可得成否公曰吾不敢謂其功必不成也然而實  
難樹黨堅則掣肘衆雖有其人誰能始終之魏相信  
營平者少秦檜忌忠武者多也觀於此言不特公之  
自知其密而於國家敗亡之勢如燭照而數計也彼  
諸葛武侯非知兵者乎陳壽謂其理民之幹優於將  
畧梁益之民咨述武侯者如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  
歌于產亦不過循吏規模耳夫武侯豈欲以知兵顯  
哉不幸而遇蜀主架累駢之從事於鋒鏑非其本色  
况於無蜀主之知者乎則公之不以知兵自許使後  
之人傳之爲循吏又何愧焉公歸整拂藤蒲具陳花  
木與太翁得盡田里骨肉之歡逮丁大故鷄骨支牀  
爲鄉論所榮逆黨崔呈秀盛時以同年生通殷勤公  
不顧而啼家居二十五年漕撫王紀李養正給事中  
解學龍御史王允成累登啓事公皆不應所著有微  
刑計遠始末諸書生於隆慶庚午六月二十一日卒  
於崇禎壬午二月二十一日享年七十三葬於淮上

南雷文定

卷之二

七

後集



之蛟龍溝北壑娶高氏蔡氏贈封皆儒人副室陳氏  
手一修齡江以北之學者也女三其婿諸生許永祐  
舉人李藻先諸生杜顯孫幾人修齡不遠二千里  
介吾門顧誤以公神道碑銘爲請余衰病學落豈足  
以知公欲辭之而難於往返因勉書其崖畧銘曰  
神廟之際物大容姦猶如累歲蟲穴其間岩崩突突  
群偷囊橐唯公隱憂數年禍作公之重來莫可措手  
前饒後賊又掣其肘險之在前易道丁寧初儒於郊  
不犯難行凡公之言契終論始卽謂知兵亦莫過此

南雷文定後集卷三

遼陽新治荆較訂

贈編修升玉吳君墓誌銘

儒者之學經緯天地而後世乃以語錄爲究竟僅附  
答問一二條於伊洛門下便廁儒者之列假其名以  
欺世治財賦者則目爲聚斂開閭打邊者則目爲蠹  
材讀書作文者則目爲玩物喪志畱心政事者則目  
爲俗吏徒以生民立極天地立心萬世開太平之濶  
論鈴束天下一旦有大夫之憂當報國之日則蒙然  
張口如坐雲霧世道以是潦倒泥腐遂使尙論者以  
爲立功建業別是法門而非儒者之所與也余於吳  
君爲之三嘆君諱夢寅字升玉其先有爲宣撫者隨  
宋南渡世居杭之皋亭後徙石門曾祖阜岡祖素菴  
嘉靖辛酉舉人父養素君生而穎悟絕人口覽萬言  
未嘗再讀與妹婿姚納揆同學指所選時文一省數  
十篇卽便背誦以多寡爲勝負姚亦強記不能不屈  
服也一日從吏求訟牒約千餘言吏鈴尾示之索錢  
而後相授君已誦之若流無煩覆視吏驚爲神應奉  
之五行俱下彌衡之一覽便記不是過也讀書費華  
陽家塾同會者十餘人其文半出君手風簷信筆皆

有至理當是時唯臨川陳際泰盡日得制藝三十首  
士林以爲君似之然君以爲章句細微無關重輕所  
貴乎學者必爲當世所倚仗蟠根錯節取定俄頃語  
溪舉澄社郁起麟錢威皆欲以君爲領袖君雖應之  
而未嘗以之標榜也縣令龔立本豪傑自置祁忠  
之按吳每事多咨之立本知君有當世才具淡相降  
挹謂餘子春華吳君秋實耳兵革之際武人豪健更  
相駭藉邑人睚眦觸夙閉門不保家室君舉幡入省  
落其牙距武人惶遽請成君據上坐談諧間作考刀  
摩憂之間視若孤鼠江東衣冠道盡奸人造作飛條

南雷文定

卷之三

二

後集

時時闢及縉紳鞠躬傲吏之下狼狽折扎之命君貼  
身楷定刪剪疑事而後此風始息草搖風動百毒齊  
起君所以破除之者蓋非一端有以急可乘爲言者  
君曰商賈之事此言何及於我乎君在語溪吏不得  
以售其奸欺往往恨之千里委命以情相歸君照其  
幸苦爲之學畫於是君遊俠之名聞於魏國嗟乎其  
才木足以用世顧東之一鄉君又不甘自附於閉  
合眼之徒不得已溢而爲此夫豈其志之所存乎是  
則可哀也已當宋之亡也慶元多故公相家入元爲  
里胥所囑躒片紙叱名立召庭下視君以布衣雄世

不既多乎君起自孤童纂修世德準的將來莫不以  
至情出之非徒一往之才也以子貴贈翰林院編修  
娶程氏繼陳氏俱贈太孺人生於萬曆丁未二月二  
十八日卒於康熙丁巳十月十三日年七十一子五  
人曰潛曰濤皆諸生先卒曰渭曰涵康熙壬戌進士  
第二人翰林院編修曰淳女五人其壻曰潘江曰蔣  
爾位諸生曰張煌曰顧朱崇禎癸未進士行人曰顏  
廣熙諸生孫九人枚樹師栻栢關杰祚垣正渠師樺  
蔚林孫女六人曾孫一人元德曾孫女一人余與錢  
咸爲友故得交君甲申八月君客吳令吳夢白所與

南雷文定

卷之三

三

後集

余輩飲市肆議論激發疾呼如接湯而世無知之者  
甲辰余館語溪君不一見過固知鄙余爲行墨之儒  
而君亦側身閭巷耿耿不下者欲於其子發之今年  
丙寅涵從京師致幣作書千言丐余銘墓其書宛轉  
悽愴頗類曾子固與歐陽舍人書愧余非歐陽然而  
不敢不實也銘曰  
天之生才元會間氣大道既蒙小儒成藝遂使庸人  
充滿斯世奔車覆舟茫茫相繼豈無豪傑袖手旁睂  
惟此豪傑亦欲一試斷而小之鄉邑攸濟時耶命耶  
亦云其志誰傳龍可誰錄秦士後之君子憑弔雪涕

雪簑閣君墓誌銘

余在海昌得交閔紫瀾閔氏湖州華族而紫瀾清苦自持無復膏粱餘習頗疑其特立獨出不繫於家門別之七八年紫瀾從京師銜痛函書以其父墓上之銘來請讀其行畧而後知其學之有本也君諱聲字毅夫別號雪簑原名中正其先有仕宋爲將仕郎者自汴南渡家湖州之烏程高祖珪少保刑部尙書諡莊懿曾祖聞贈應天府通判祖宏力贈南昌知縣父及曾太學生君卓犖不羣爲文芒彩透出紙外不屑嵬瑣之學妻東張溥合四方之士爲復社部分名輩

南雷文定墓誌銘

四

後集

摠覽時才而君持湖州之管鑰同郡潘曾紱督學中州以君自輔涇渭藝文去風卽雅固始固儒肆也君以其文關茸與解額者當只熊奮渭一人耳劉侗殿於楚試行卷來謁君謂曾紱曰此奇才也公可賞之入太學熊劉二人卒諧君言其鑒別如此乙酉之亂羣盜滿山勢如燎原而不敢過君之門鄉人求君紆難盜聞之曰昔黃巾不犯孫期里而我獨不然乎遂去而他之金石變聲隱閉不關人事以遺民自置監司慕而請見辭阻再三乃以幅巾詣謁言談每至薰夕使君憫其固窮無從發言退而哭曰現王秋霜不

意旅蘆中乃有斯人未幾而詩禍作君好苦吟與吳

敬夫批選唐詩名嶺雲集初南潯莊亂城集吳中人士私纂明史愚儒暗昧禍至九裂奸人因而放手索賂別生事端敬夫與聞莊史其選詩警較姓氏有微人范希會者富室也奸人遂居爲奇貨以逆案脇之而君與吳宗潛牽連下獄司李廖應名惟恐禍之及已也欲并殺之以自解君在獄一載朱墨仁優與宗潛猶曰爲詩自娛已而獄解古人言詩必窮而後工夫所謂窮者失祿不仕樵悴江湖之上耳亦何至交臂歷指與囚徒爲伍其窮者轉而爲禍乎故人之好

南雷文定墓誌銘

五

後集

詩或至有好窮顧未有好禍者也然窮者未必能傳而禍者未有不傳劉夢得之咏桃李長源之咏柳蘇子瞻之烏臺詩案王盧溪劉後邨孫花翁諸人之禍落落古今相望反以此得名君卽未必好名而園中之好詩不減無乃近於好禍乎康熙庚申三月十七日病將革其女問之胸中清明乎張目微笑曰方寸豈可使亂與坐須臾又張目環視室中盡豁戶牖仰視霄漢而卒距生萬曆丁酉十月二十六日年八十

四所著有泌菴小言無衣吟詩稿并遺文若干卷藏於家娶徐氏適蔣氏子曰夢潮康熙乙卯舉人曰夢



喧曰夢愷曰夢雍婿曰臧素陳冕楊敏孫曰望曰如  
晦曰絃曰井來曰崑來銘曰  
莊懿之爲司寇活人無限君之不來於獄底其亦天  
之所眷哉

南雷文定

墓誌銘

六

後集

時禮謝君墓誌銘

余讀杜伯原谷音所記二十九人峯嵒歷落或上書  
或浮海或仗劍沈淵寰宇雖大此身一日不能自容  
於其間以常情測之非有阡陌是何怪奇之如是乎  
不知乾坤之正氣賦而爲剛不可屈撓當夫流極之  
運無所發越則號呼嗷拏穿透四溢必申之而後止  
顧世之人以廬舍血肉銷之以習聞熟見覆之始指  
此等之爲怪民不亦冤乎吾於時聞謝君而竊有慨  
也君諱泰臻時裡其字也謝氏系出平江建炎二年  
宇以邑令家於定海曾祖維寧祖大倫皆贈叅政父  
渭四川按察使妣張氏封淑人君結髮學問精銳鋒  
起足不離戶閤者載離寒暑窓外聞人聲輒以絮塞  
兩耳不輕費一卷頃爲洗沐地也君知天下將亂又  
少從按察與平水蘭於是揣摩兵法時挾弓矢出東  
郊與材官駟發馳逐角勝負不屑屑於塲屋荒遽之  
文乙酉之亂東平潰師航海破關洩牢各邑所過毀  
突君得其要領結納偏裨以安比落浙河不守翻城  
放劫居人潰徙離處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號泣  
之哀而君門宗三百餘口盡脫虎狼木主無恙其舍  
卒應變如此嘗著書一卷秘不示人曰持此以遇聖

南雷文定

墓誌銘

七

後集



主伊已事業不難致也。故社既屋入先師廟伐鼓勸  
哭解中服焚於庭。沈舟之。當時切於懷。壁上琴彈  
之。格格不能成聲。推之而起曰。人琴俱亡矣。一日不  
知所往。留書几上曰。兒曹無庸覓我。以從我志。家人  
跡之於天童山。跌坐灌莽中。已剪髮爲頭陀。從此踪  
跡不定。或雪夜赤脚。趺數十里。偃臥冰上。或囊其所  
著書。掛於項。登溪絕巘。發而讀之。聲琅琅應山谷。  
採烏喙生啖之。如是者四五年。惟恐此形容之。關於  
天壤也。順治庚寅八月初六日。路海而歿。年四十九。  
君之行事。頗類谷音中所載。皇甫東生。東生性豪蕩。

南雷文定

卷之三

八

後集

乘小舟掛布帆。載琴樽書籍釣具。往來江湖至元兩  
子發憤痛哭。蹈海東生亦四明人。山川之靈氣豈亦  
有常耶。今夫朋友離別。黯然銷魂。顧君亡國破世祿  
之家。悽楚蘊結。不可爲懷。遂絕饜相之跡。人之常情  
也。而情之至者。一往而深。首陽之餓。已肇其端。蹈東  
海而歿。古人有其言。未必有其事。不妨實其事於一  
載之下。非常情之可得而限也。娶薛氏。禮部尙書文  
介公三省女。德譽無間。言敷封孺人。君贈監察御史  
子曰燕昌。曰胤昌。皆諸生。曰兆昌。由庶吉士改御史。  
啓曰。朱獻臣曰。范兆芝曰。王啓芝。皆諸生。孫曰緒彥。

康熙壬戌進士。口緒章諸生曰。緒益君卒後之八年。  
家人做扶微宋王之禮。斂其衣冠殯而葬焉。又三十  
年兆昌介吾友陳介眉來謁。銘余不能辭。銘曰。  
父老言君偶夜出。見二巫鬼於道。叱之而滅。郭外墟  
墓間。燐火熒熒。人夜行輒聞有呼之名者。君歟。與爰  
約。獨往熟睡。至曉寂如也。嗚呼。忠孝之人。鬼且避之  
矣。

南雷文定

卷之三

九

後集

封庶常恒豐陳府君墓誌銘

弘治間李何一變古文海內文章家若起王會不敢  
移宮變徵陳後岡先生起海島與荆川避歲折其角  
李何文集幾於過而不行於藝苑功亦偉矣然家世  
清苦嘗言僕故農家也世乏烟迹門櫺中薄困鮮擔  
石之膏賦無一牛之蹊晨不殖作暮廢炊漸數傳以  
後猶守其家法謹身節用膏粱氣習不屏自遠后岡  
兄弟三人長后峯模中書舍人次后湖東諸生而后  
岡其季也后湖生懷懷生洪憲洪憲生府君三世一  
身伶仃文弱不與俗人較高下兢兢以儒術康恥高  
門戶而止府君諱文與字伯美別號恒豐出就外傳  
多從名師受遊將應科場學習時文銳甚無何失父  
柴水交侵黥然自念吾祖後岡以來書澤中喪吾父  
欲振起之而不能今余又不得竟其學其命也夫於  
是絲粟程度上事母丘孺人毋使其戚於婁下課子  
第毋使其荒於學先是居毀於火府君慙心罷精磨  
以歲月儼然堂構歌哭有所已而其子錫嘏學成里  
中以爲大師府君始稍遂里社節臘之歡逮錫嘏舉  
進士官翰林府君謂曰吾后岡之爲太史於今一百  
四十八年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汝其勉之無使

南雷文定墓誌銘

卷之三

其文之遜於祖也又三年而孫汝咸克繼其志與之

計偕就養京師瞻眺宮闕徘徊玉堂覽帝城之景物

接元老之琴樽屬天子好文海內能文之士輻湊

闕下會府君七旬大誕雅篇艷什投贈充牣而天

章下責亦當其時錫嘏請假送親鄉里榮之謂府君

一生勞薪庶幾可以願息而府君孤苦風雨習之既

久不能自逸時念累世之艱難不敢以暇豫忘之故

多憂而少歡他人即解之不能釋府君胸懷洞達是

是非非而折無隱其議論如嚴霜之殺百草也人諒

其無他亦未始怨之生於萬曆庚戌八月八日卒於

南雷文定墓誌銘

卷之三

康熙丙寅八月二十九日封翰林院庶吉士配方氏

先府君卒 敕贈太孺人子三人錫嘏丙辰進士翰

林院編修錫圭錫由聽學生女二人長適丘鼎盛先

次適學生張九林孫六人汝咸戊午舉人汝登諸

生汝訓汝誥汝禮汝詩孫女一人曾孫一人曾孫女

一人府君之生與余同支于古人之原命王魯齋言

以日計時得命十有二次其六十之十二得命七百

二十計之以月又六十其七百二十得命四萬三千

二百又槩以歲六十其月則得命二百五十有九萬

二千夫天以古今之遠四海之廣人生休休總總過

者化來者續乃俱圖於二百五十有九萬二千命之中何其術之密也宋景濂言天下之廣民之衆一日之內未必止生一十二人同時生者不少何吉凶之不同耶故趙晉與軍校蔡京與鄭粉兒高叔嗣與陳友諒皆同命童軒談命辯言高穀李昂甲子同物單昂王稽甲子亦同物而顯晦不同壽夭懸絕以余所見鄉曲往往有之則支干之不足言命也審矣顧大賢如張橫渠真西山文文山特喜談星曆之學以推驗事變豈其見不及此善言天者徵之人事善言人者原之天命夫與人同即爲合德知過再犯即爲轉趾問言不信即爲張神財不儉用即爲耗宿此以人合天者也日月之交食星辰之凌犯丙丁之鑑陽九六百之厄君子以恐懼修省此以天合人者也天不能以一定之數制人事之萬變星翁未學掃除其萬變者而拘牽於墮地之俄頃若學者見其不信并俄頃而去之則天以空券枉矢如周赧曹髦之在上耳毋謂俄頃固天之八柄也即府君之於余其苦身持力相去不遠余不能泥水自蔽而府君聲光移之令子又何煩較餘事之長短乎將塋錫報書來屬誌曰府君每見先生之文輒曰當今作者如林誰能過

之余愧其言不敢辭而爲銘曰  
歲月澆季日中見沫古道照人遺此宿艾如何不弔  
松沈栢仵畱其不盡源溪流沛

山西右叅政顧之丘公墓碑

公諱俊孫字德峻號顧之丘氏世爲淮之山陽人祖某父某公自幼穎異口誦數千言耳目所接一過不復忘爲文肆筆而成時輩少及登崇禎癸未進士第授戶部主事督四鎮餉務旋撫六合王師下江南六合羊璧之愆將屠之公不得已爲其民請命單騎入城導父老以壺漿全生靈十萬餘戶遂奉命權稅許墅司冊後湖入爲刑部郎中仁風篤烈平反大獄數十條大吏之喜怒不能動搖司寇黨公賢之出守漢陽當兵革之後公私交困又西南用兵累歲不解

南雷文定

卷之三

十四

後集

其屯戍往來者所遇毀突蒼生疲耗公嘯枯吹生垢辱之民復得明目裁量軍需無舍卒匡勦之患晨起坐堂皇庶民直入奏事不設遮欄曉指枉直無不滿志而去鄉無不食之隸老吏摘紙尾而已深文碎教無所事事置稽刑部罪人所笞之數必謹書之月朔告於神明有疑獄十年不決者公一夕而平人以爲神公以其事關帷簿引燭燒其成案妖僧自稱勅使煽動江漢間乘傳謁公公卽於坐上收之發其僞而伏誅厨傳涼薄去來嘗悒悒不快然公之自奉甚瘠無以難也有大吏按事晴川閣焚香索鹽公無以應

之曰太守埋沒簿書豈能雅章蘇州故事乎公索藤床公引吏視其所卧乃白板也蓋清苦如此境內自禹稷廟外其淫祠盡毀楚人尙鬼之俗至是稍革政成陞山西右叅政分守冀寧道公固不能與世俯仰至是慨然曰吾盡瘁漢陽幸免危敗胡可不自止乎遂自劾而歸余觀從來循吏皆於尋常無事時故易於成名郭晞屯邠州軍士擾民非段秀實則何孝德不能制矣觀公所處之地而能盡其所長較之於古不尤難乎今之讀書史見古來克暴之輩筆捷肆情亦無不恨之者而一履郡邑摧科之日榜掠必盈數

南雷文定

卷之三

十五

後集

千漢不相關同此父母懷中積累之膚髮而使之荆草化爲飲食流血化爲行潦哀號化爲音樂非無情之木石則稟性之虎狼耳公稽刑簿之設一荆一竹身分其痛仁人之利要當爲天下後世法也公生萬曆丙午八月二日卒康熙丙寅十月六日享年八十一配張氏封太淑人副室管氏子八人象觀海州學生象恒庠生皆蚤卒象升翰林院侍講象隨翰林院檢討象益庠生象良訓導同升如升皆鴻臚寺序班女十一人貢生王家樞貢生劉芳舉翰林院侍讀員外郎政司理問尚王熙官生王裕德太學生王景福



增廣生齋蓋庠生潘國盛太學生陳模太學生沈清  
庠生楊斐藉其婿也孫八人達過邁迥良臣毅旭百  
祿孫女十人曾孫二人曾孫女二人將葬象升爲行  
狀介余門人顧諤屬銘其神道銘曰  
天穀頑然民爲心一心萬意相崎嶇遂使天道不好  
生血肉崩潰井竈沉唯公全活十萬人猶恐絲髮成  
呻吟春爲祥風秋慶雲漢水湯湯無古今

陳乾初先生墓誌銘

先師哉山曰予一生讀書不無種種疑團至此終不  
釋然不覺信手拈出大抵於儒先註疏無不一一  
牴牾者誠自知獲戾斯文亦姑存此疑團以俟後之君  
子倘千載而下有諒予心者乎不肖義蒙先師收之  
孤苦之中而未之有得環視劉門知其學者亦絕少  
徒以牽挽於口耳積習淺識所錮血心克塞大抵然  
矣近讀陳乾初所著於先師之學十得之二三其文  
臂而失之也其言性曰性善之說本於孔子得孟子  
而益明孔孟之心迄諸儒而轉晦盡其心者知其性  
也之一言是孟子道性善本旨蓋人性無不善於擴  
克盡才後見之也如五穀之性不藝植不耘耔何以  
知其種之美耶故諄諄教人存心求放心克無欲害  
人之心無穿窬之心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所不  
爲達之於其所爲不一言而足學者果若此其盡心  
則性善復何疑哉易繼善成性皆體道之全功正對  
仁智之偏而言道不離陰陽智不能離仁仁不能離  
智中焉而已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即須更不  
離戒慎慎獨之事成之即中和位育之能在孟子則  
居仁由義有事勿忘者繼之之功反身而誠萬物咸

備者成之之候繼之者繼此一陰一陽之道則剛柔不偏而粹然至善矣成之者成此繼之之功向非成之則無以見天付之全而所性或幾乎滅矣故曰成之謂性從來解者昧此至所謂繼善成性則幾求之父母未生之前幾何不胥天下而禪乎故性一也孟子實言之而諸家皆虛言之言其實則本天而責人言其虛則離人而尊天離人尊天不惟誣人弁証天矣蓋非人而天亦無由見也是故薦哀勤而後嘉穀之性全怠勤異獲而曰楚麥之性有美惡必不然矣涵養熟而後君子之性全敬肆殊功而曰生民之性

南雷文定

卷之三

十八

性

有善惡必不然矣又曰資始流行天之生物也各正性命天之成物也物成然後性正人成然後性全物之成以氣人之成以學大彖何不言萬物資始各正性命而必係之乾道變化之下又何不曰元亨者性情也而必係之利貞之下乎非元始時無性而收藏時方有性也謂性至是始足耳今老農收種必待受霜之後以爲非經霜則穀性不全此物理也可以推人理矣是故資始流行之時性非不具也而必於各正保合見生物之性之全孩提少長之時性非不良也而必於仁至義盡見生人之性之全或曰人之氣

稟清濁果有什伯千萬者性有不善焉可盡証曰氣之清濁誠有不同然無乖於性善之義也氣清者無不善氣濁者亦無不善有不善者乃是習耳觀於聖門參魯柴愚當由氣濁游夏多文端木屢中當由氣清可謂游夏性善參柴性惡耶又曰一性也推本言之曰天命推廣言之曰氣情才豈有二哉由性之流露而言謂之情由性之運用而言謂之才由性之克周而言謂之氣性之善不可見分見於氣情才情才與氣皆性之良能也天命有善而無惡故人性亦有善而無惡人性有善而無惡故氣情才皆有善而無

南雷文定

卷之三

十九

性

惡中庸以喜怒哀樂明性之中和孟子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明性之善皆就氣情才言之後儒曰既發謂之情曰才出於氣故皆有善有不善不知含情才之善又何以明性之善耶才情氣有不善則性之不善不待言矣是陰爲邪說者立幟也而可乎又曰本體二字不見經傳此宋儒從佛氏脫胎來者故以爲商書維皇降衷中庸天命之性皆指本體言此証之甚也皇降天命特推本言之猶言人身則必本之親生云耳其實孕育時此親生之身而少而壯而老亦莫非親生之身何嘗指此爲本體而過此以往卽屬

氣質非本體乎宋儒惟誤以此爲言本體故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便已不是性則所謂是性而容說者恰好在何處耶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二語本是禪宗其書大半在荀子不意遂爲性學淵源可怪也學者惟時時存養此心卽時時是本體用事工夫始有著落今不思切實反求而欲懸空想個人生而靜之時所謂天命皇降之體段愈求而愈遠矣佛氏喜言未生之前既死之後的道理儒者只曉得有生之後未死之前的工夫將何去而何從乎又曰周子無欲之教不禪而禪吾儒只言寡欲不言無

南雷文定

卷之三

三

欲聖人之心無異常人之心常人之所欲亦卽聖人之所欲也人心本無所謂天理天理正從人欲中見人欲恰好處卽天理也向無人欲則亦並無天理之可言矣乾初之言大抵如此其於聖學已見頭腦故深中諸儒之病者有之或主張太過不善會諸儒之意者亦有之夫性之善在孩提少長之時已自彌綸天地不待後來後來之仁至義盡亦只還得孩提少長分量故後來之盡不盡在人不在性也乾初必欲以擴克到底言性善此如言黃鐘者或言三寸九分或言八十一分夫三寸九分非少八十一分非多原

南雷文定

卷之三

三

後集

始要終互見相宣皆黃鐘之本也先生諱確字乾初陳氏爲海寧望族曾祖鳴梧祖理川父覺庵皆世其學母葉氏乾初讀書卓犖不喜理學家言嘗受一編讀之心弗善也輒棄去遂四十年不閱其後與同邑祝淵讀書淵議論不守章句乾初每鐫之已同問學於山陰先師深痛末學之支離見於辭色乾初括磨舊習一隅三反逮先師薨奠得其遺書而盡讀之憬然而喻取其四十年所不閱者重閱之則又格格不能相入遂見之論著同輩爲之一闕不顧也乾初議禮尤精從其心之所安者變通古禮而於凶禮尤痛地理惑人爲天下異端之禍其於友朋一事稍乖必正色相告不爲姑息屠爛陸圻徵文壽母乾初謂世俗之事非所當行社集講會人情之常乾初謂衍衍醉飽無益身心再會之後亦不復赴甲申以後士之好名者強與國是死者先後相望乾初曰非義之義大人弗爲人之賢不肖生平具在故孔子謂未知生焉知死今人動稱末後一著遂使奸盜優倡同登節義濁亂無紀死節一案真可痛也乾初之論未有不補名教者晚而病瘵不出門者十五年卒之日爲丁巳七月二十四日年七十四葬於沈家石橋之西



娶王氏先卒二十七年子二人長翼次禾次女一人  
孫二人克克克喪余於丙午訪之病中猶危坐劇談  
又十年丙辰致書約以明歲再見而不可得矣翼以  
誌銘見屬其時未讀乾初之書但以翼所作事實稍  
節成文今詳玩遺稿方識指歸有負良友多矣因理  
其緒言以識前過銘曰

有明學術宗旨紛如或泥成言或創新渠導水入海  
而反填淤唯我鼓山集夫大成諸儒之弊創其畦町  
下士聞之以爲雷霆豈無及門世智限心如以太牢  
飫彼書蟬欲抹微言與時浮沉龍山之下乃有傑士

北面未深冥契心髓不無張皇而篤踐履余忝同門  
自愧淺陋昔作銘文不能深究今其庶幾可以傳後

南雷文定卷之三

三

後集

翰林院編修怡庭陳君墓誌銘

君諱錫嘏字介眉號怡庭陳氏其先自青州徙鄆之  
後衛村又自後衛徙郡城之月湖明初有諱完中者  
生廣東市船司提舉璩璩生鎰鎰生贈朝列大夫源  
卿源卿生子三模中書舍人束嘉靖乙丑進士歷官  
庶吉士河南提學副使世所稱后岡先生七才子之  
一也東府學諸生東生懷懷生洪憲洪憲生文與字  
伯美封翰林院庶吉士君之父也母贈孺人方氏君  
生而夙慧酷類后岡方入小學時使之屬對應聲奇  
中讀孟子至百里奚不諫輒作論非之年十五補博

南雷文定卷之三

三

後集

士弟子二十有一而補於學宮君雖年少爲諸生乎  
其文行得播人口固已不讓者名高義家貧以授徒  
爲業費舍至不能容時場屋之文非陳蔡之文離則  
屠沽之叫罵君澄心靜氣以得其至理之所在遂使  
諸義盡墮數百年來非媼燭牛篋之所能埋沒者也  
康熙乙卯舉浙省榜首明年登進士第改庶吉士兩  
考館元其館課一洗應付之陋知者方之陶石簣黃  
慎軒奉命纂修皇輿表鑑古輯覽二書而皇輿表  
總裁以之專任成書進呈會講官員缺上引見詹  
翰諸臣命君至前細詢履歷奏對良久舉朝以君



之榮眷。於上也咸屬目之。同考已未會試君同老  
於場屋。視人文字珍重。不敢忽畧。郎不中式者亦必  
詳其故而後落之。無使魁隳子退有後言。告假送  
親。是時封翁年已七十。功名之志銷於愛日。顧重理  
舊會說經。鏗鏘先是。甫上有講經之會。君與其友陳  
赤秉等數十人。盡發郡中經學之書。穿求崖穴。以立  
一闕之平蓋。斷斷如也。自君出而諸子亦散。至是復  
集。甬中多志行之士。由此會為之砥礪耳。君於當事  
斷絕書囑。每應坊人之請。批選時文。以此經理。饒  
於寒生。使倆未之或改也。里居五年。遂膺未疾。不能

南雷文定

卷之三

書

後集

出戶又三年而卒。君處身冰雪。而三黨恩意友朋。緩  
急未嘗以羸露為解。董允璘負才而死。經紀存沒。其  
子自以不孤。容接後來。如恐不及。樂道人善。而不溢  
其實。喜規人過。而不傷其意。蓋其為人。蘊藉與之處  
者。無不喜其平易可親。然正色寒芒。默運其間。但不  
欲如舍瓦石以取聲名。故世之知之者鮮矣。君從事  
於格物致知之學。於人情事勢物理上工夫。不敢放  
過。而氣稟羸弱。其為諸生時。弟子既衆。惟恐一人失  
學。窮日講授。屹屹不休。雖背僂而不恤。其為詞臣時。  
公堂館課。私室橫經。書筒客席。俯當率至。雞鳴不言。

勞瘁。即其病時。猶隱憂危坐。不釋丹鉛。士人將卷。而  
而來者。必錄兩其得失。終卷而後已。荷一事一物。精  
神之不到。則此心危殆。不能自安。凡君之所以病。病  
之所以不起者。雖其性亦其為學有以致之也。夫  
格物者。格其皆備之物。則沓來之物。不足以掩湛定  
之知。而百官萬務。行所無事。若待夫物來而後格之。  
一物有一物之理。未免於安排思索。物理吾心。終判  
為二。故陽明學之而致病。君學之而致死。皆為格物  
之說所誤也。雖然。顏苦孔之卓絕。脉而傷生。博士令  
子郭路。夜定五經。章句精思。不任死於燭下。真學問

南雷文定

卷之三

書

後集

卒於康熙丁卯三月二十一日。年五十有四。娶楊氏。  
勅贈孺人于汝咸。戊午舉人孫男女各一。男名本醇。  
余交君二十年。與講會之。未余濶畧。細故乖於物好。  
君引之為畏友。明儒學案。成君讀之以為鏘笙磬管。  
合發並奏。五聲十二律。截然不亂者。考之中聲也。君  
從此殆將轉手。天不假之以年。惜哉。乙丑歲暮。余過  
前問病。君以千秋相托。凄然欲絕。明年書來。聞有起  
色。為之狂喜。豈意其終踐前言乎。銘曰。  
富貴利達。沒人骨髓。豈無談學。以為觀美。汪洋性命。

其說迂徙。當下躬行市魁。彼此人亦有心。不在聲子。  
於維怡庭。篤茲踐履。平生工夫。人情物理。匪以窮人。  
求其所是。苦身持力。無有寧晷。昊天不吊。未見其止。  
孟楊紛澤。視我斯誅。

南雷文定

墓誌銘

二十六

後集

提學僉事來菴袁公墓誌銘

公諱時中。姓袁氏。字同若。號來菴。其先汝南人。自宋  
咸平進士。祺徙明州。曾祖民範。祖學詩。父昭。公元鼎  
毋曹。宜人公幼而父母俱亡。撫於王母趙孺人。已而  
趙亡。依其叔父寄食市廛。公勵志於學。善爲場屋。荒  
速之文。而貧苦異甚。五喪淺土。瞿瞿永嘆。陳侍御燮  
五見而憫之。相助經營。公著報恩編。以識康熙丁未  
登進士。第授中書舍人。纂修世祖章皇帝實錄。分  
校壬子北闈。吳三桂反。副親王南伐。加禮部儀制司  
主事。屯兵楚中。澤國暑濕。士卒多疫死。公通曉醫術。  
爲之處方製藥。雖廝養卒亦必躬親診視。軍中無不  
感涕。以故疫不爲害。是時賊在湖南。官兵相拒於洞  
庭湖口。調發江南舟子。舵工數萬。集於軍前。久之不  
用。亦多物故。公惻然。啓奏遣還鄉土。皆鳧藻踴躍而  
去。曰微使君吾儕非岳陽之黃塵。則昭潭之魚餌耳。  
一日赴王急召。山程積雪。劣容馬足。公投空數十仞。  
峭壁之下。垂梯而出。之則已折臂死矣。軍中號慟。以  
奇方藥之。復甦。公隨征七年。始得班師。累廷本部員  
外郎。中纂修會典。出爲貴州提學僉事。癸亥冬。公至  
貴州。距闡期數月。黔士兵火穿窬。瘡痍未起。公謂宜

南雷文定

墓誌銘

二十七

後集

稍示休息。俾溫卿本若歲試科試兼行。則士不勝其  
擾。議改歲爲科。上從之。公既契濶行間。死而復生。  
不敢告勞。仍執掌於燭烟。盡火之問。解士方終病。遂  
不起。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豈若王陽。王尊之以  
意爲進退乎。灌夫馳入。吳軍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  
金良藥。故得不死。史記之以爲天幸。公之墮崖也。有  
蒙古醫人振動其肢體。以燒酒灌之。自口以外。悉糊  
其竅。使壯夫接氣。久之氣從傷處出。脅之內陷者還  
故所。而後纏之以藥。始不死。蓋公以感動軍心得此  
非天幸也。公起自赤貧。時懷濟物之願。見人之饑寒

南雷文定卷之三

後集

後集

郎思已之饑寒。救之唯恐不力。故於三黨恩意無不  
周。至古之自困而亨者。懲創先憂。則榛蕪義路如杜  
松。劉崇之絕分遺是也。發舒得志。則脰臍故人如  
段文昌之檳榔元載之曝衣是也。孰有如公之一視  
窮達。平生於崇禎庚午十月二日卒於康熙甲子十  
月二十七日。配徐氏。勅封宜人。副室漆氏。子五百  
雲。太學生。重雲。庠生。朔雲。仲雲。太學生。午雲。女二。將  
葬百雲介爰陳同亮請銘銘曰。  
洞庭之水東兮。其底無窮。著公之武功。貴陽之山逼  
兮。其高不測。敷公之文德。

周子佩先生墓誌銘

君諱茂蘭。字子佩。江右周益公之後。高祖密始自常  
熟徙郡。族會祖冠龍。游知縣祖可賢。父郎忠。介公順  
昌也。母吳淑人子佩年十九補諸生。而逢逆奄之亂。  
忠介被逮。吳門擊殺。緹騎巡撫。危欲陷之。烈皇登極。  
子佩刺血頌冤。上爲之斬御史倪文煥。徒巡撫毛一  
鷺。尙書呂純如。純如辨不當入逆案。子佩梓其頌奄  
之疏。上之法司。純如語塞。一時死難之家。上憫其忠。  
追封三代。亦緣子佩之疏而發也。方子佩上疏時。同  
邑姚文毅見之。曰。疏中鼎湖勸進皆語忌也。奈何。子

南雷文定卷之三

後集

後集

佩請更之。文毅曰。子血豈無盡乎。子佩曰。父死之謂  
何。此。幾。幾。者。正。恐。灑。之。無。地。耳。卒。刺。舌。另。書。忠。介。清  
無宦產。而三世之喪。皆在淺土。子女八人。婚嫁愆期。  
忠介齋志而歿者。萃於子佩一身。子佩規度深密。轉  
側間巷。間以立門戶。授綬結帨。皆有條序。棺槨複縈。  
盡歸窀穸。而忠介琴城尤爲修整。豐碑載詔。葬之文  
華表樓。歸魂之鶴。不以艱窶而自絀也。乙酉之亂。奉  
毋避兵。倉惶失其諸軸。搜訪百端。創痛如積。越歲有  
兵子叩門大呼曰。此非忠臣周氏家乎。其諸軸落我  
手。請收之。子佩狂喜。賦寶綸篇。紀其事。人以爲孝感。



所致文和國子乘子佩之妹婿也牽連與日生事被殺子佩迎妹於家撫其孤成立又一年而子佩之弟子潔亦遭連染獄久不解子佩毀家紓難無可爲計會漂陽當國爲子求婚於子佩子佩曰吾何難以一女易一第耶子潔始出與門故爲清議所主危言覈論不避公卿東林顧高之時相爲激揚者忠介與文文肅姚文毅嗣之者爲徐勿齋楊維斗鍾石畢變以後子佩歿齊費溪巍然晚出雖糾奏寂寞而冥頑闕茸之徒未嘗不以利刃目之子佩頗留心二氏好與其徒往來是時天童三峯兩家紛爭不解青原南岳

南雷文定

卷之三

墓誌銘

子佩

有甚大小大事見如不見聞如不聞今人器有些氣級者多只是附物元非自立也卽如文王二公邂逅運數不得已而應之假使子佩於波振塵駭之中歸智以求用大呼以得遇就令小小有所成就其於道德不有丘山之損乎今於二公何愧焉生於萬曆乙巳三月二日卒於康熙丙寅正月二十九日享年八十有二兩娶俱毛氏副室陳氏子靖諸生孫鳳來余與子佩同集闕下同試南中亂後隔絕者久之甲辰余至吳門訪之又二十年爲癸亥子佩年七十九矣忽然至吾草堂上化安山拜先忠端公墓而去又明年乙丑余至吳門正子佩習靜僧舍之口破關出見執手甚喜豈知其爲永訣乎方欲爲之論次而靖書來屬銘乃所願也銘曰私諡非古昔人所詔郭之有道孟之貞曜誰曰不宜以其惟肖嗟我子佩郭孟交臂守禮不違繼志述事端孝先生允矣作諡

南雷文定

墓誌銘

卷之三

子佩

墓誌銘

子佩



陳慶獻墓誌銘

制科盛而人才絀於是當世之君子立講會以通其  
變其興起人才學校反有所不逮如朱子之竹林陸  
子之象山五峯之岳麓東萊之明招白雲之儒華繼  
以小坡江門西樵龍瑞遠陽明之徒講會且遍天下  
其衰也猶具有東林越有證人古今人才大畧多出  
於是然士子之爲經義者亦依倣之而立社余自涉  
事至今目之所覩其最著者雲間之幾社有才如何  
剛陳子龍徐孚遠而不能克其所至武林之讀書社  
徒爲釋氏之所網羅婁東之復社徒爲姦相之所營  
聲此無他本領脆薄學術龐雜終不能有所成就丁  
未戊申間甬上陳慶獻創爲講經會搜故家經學之  
書與同志討論得失一義未安迭互鋒起賈馬盧鄭  
非無純越必使倍害自和而後已思至心破往往有  
荒途爲先儒之所未廓者數年之間僅畢詩易三禮  
諸子亦散而之四方然皆有以自見如萬季野之史  
學萬克宗陳同亮之窮經躬行則張且復蔣玄憲名  
理則萬公擇王文三文章則鄭禹梅清工李果堂緯  
澤董吳子董在中函雅而萬貞一仇舍經東隱園陳  
介眉范國雯準的當時筆削舊章餘子亦復贊有其

文嗚呼盛矣慶獻其流清易克有是當講會初  
立郡中所未經見舌舉口張慶獻擅筆欲其入惶  
恐避去不敢同盤而食右以格物之說自誇獨得歷  
詆宋明諸儒千里來見慶獻質宗勾極亦折其角而  
去其自信之力可謂惡言不入者矣慶獻諱亦衷號  
環邨明初自奉川徙鄞曾祖杰祖允清考士英世爲  
儒家毋思孺人慶獻幼而力學在諸生中赫然霞立  
郡中宿素之士咸從捧手累爲公府之所鑒拔而慶  
獻以學問之道非塲屋所可究竟乃入天井山與苦  
節名僧屢淹星鳥暮然冰解歸而返求之六經近理  
亂眞之說始不足以惑之故其論學諸書洞蕩胸臆  
能釋運環之結康熙庚申以貢士入都廷試當是  
時天子留心文治招才舉釣之上取士歌牧之中  
士之閑一藝者莫不鎖廳而出王宰之門士號青雲  
巾卷如林自慶獻入而投分寄意以淵儒碩學待之  
令其子弟稟學焉會天子纂書慶獻之所討論王  
峯委心自昵公卿問物咨川流顧一二忌者隔之清  
途慶獻本有佐世材用雖在窮閭阨巷之中無悠悠  
碌碌之論頓挫塲屋乃以朱墨瑣碎出於名公大  
人即遇一二知者別異之亦未嘗有都堂書案之命

弁其固有之備官而尊之。夢獻即未必以此。其懷然不可不謂之窮已。丁卯四月初六日卒於京。年六十一。十月其孤之璿扶柩南還。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其原配范氏子之璿太學生孫祥鳳廩生雲鳳庠生孫女嫁太學生殷際會。夢獻勇於爲義急難窘助不惜宛轉以行其志。人亦以此歸之。東方爲學之士。兩所笠夜續燈聚。夢獻之家。勢肺烹蛤蜊蔬橡雜陳以飲食之。連床大被所談不出於王霸積月日。不厭余每過必如之。昔葉水心叙學術盛衰於郭良臣之誌。良臣非能爲學者也。慕學者而敬之耳。水心已咨嗟感嘆之如此。而況學之所寄者乎。故余於夢獻之亡不能不哀也。銘曰。

南雷文定墓誌卷之三

三

學之盛衰關乎師友。師友聚散誰爲樞紐。於嗟夢獻立會講經十年之後。人物崢嶸。文治方興。推琴而起。非無鉅公聲諸宮徵。歲晚風寒。版築無夢。赤梢鯉魚。納之壑。甕廩人之論謂君沉沒。豈知回賜不稱官閥。

南雷文定後集卷四

張仁菴先生墓誌銘

遼陽新治判教訂

南雷文定墓誌卷之四

一

儒釋之學如水炭之不同。然釋之初興。由儒以附益之。浸淫而至於毫釐之際。亦唯儒者能究其底蘊。故自來佛法之盛。必有儒者開其溝澮。如李習之之於藥山。白樂天之於鳥窠。張無垢之於妙喜。胡康侯之於封秀。有歐陽永叔而鍾津。圓通始著。有東坡而覺範。大覺連始顯明。初以來宗風寥落。萬曆間儒者講席遍天下。釋氏亦遂有紫柏憨山。因緣而起。至於密雲湛然。則周海門陶石簣爲之推波助瀾。而儒釋幾如肉受串處。處同其義味矣。昔人言學佛知儒。余以爲不然。學儒乃能知佛耳。然知佛之後。分爲兩界。有知之而允蹈之者。則無垢慈湖龍溪南皋是也。有知之而返求之六經者。則濂洛考亭陽明念菴塘南是也。吾友張仁菴其知之而允蹈之者乎。君諱岐。然字秀初。叢林稱爲仁菴禪師。元末有元善者。隱居杭之西湖。是爲始遷之祖。曾祖吳山祖。湘太倉州判。考憲官妣黃氏。副使寓庸汝亨之女。仁菴起孤童。便能力學。虞德園淳熙嗟嘆以女字之。是時寓庸德園皆有

文名鄉邑後來之秀如聞子將嚴邱持忍公丁事住  
馬儼公邵玄決多出其門仁菴以外孫館甥與爲  
友聞見既非流俗更廣之而爲讀書社則江通閩道  
信嚴子岍顯斐公虞大赤仲皞卓珂月鄉孝直叔夏  
嚴子養鄭玄子幾盡一鄉之善其後交道益廣東浙  
則陸文虎萬履安禾中則薄子珏魏子一江上則沈  
眉生沈崑銅梅朗三趙雪度吳次是江右則舒芭孫  
劉孝則蜀中則劉墨傑仁菴各取其長以絃韋爲曲  
贊非一闕於聲氣者比也友朋之婚嫁有無死喪急  
難仁菴視若同生崎嶇匍匐處分條理儼公道關病

南雷文定 卷之四

二

困來歸歛埋無憾其有註誤必嚴纖芥所稱直諒者  
無以過焉國變後寄跡僧寮後四年巳丑拙簪落髮  
又三年壬辰始受衣拂出世於臯亭山之顯寧住顯  
寧者四年吳山雲居者三年北郭正等者二年揚州  
慶雲者三年凡四座道場天童三峯有宗旨之訟三  
關七關三峯歷於師弟之分幾如鄭緩譚吉忍在安  
隱作五宗教以申三峯之屈大槩多出於仁菴三峯  
之道賴以不墜其匡徒領衆不以鋒辯龍罩爲事既  
陶愚鄙如與其學由是學人欽其風範甲辰七月三  
日卒於慶雲年六十五是年十一月塔全身於臯亭

之盆月鳩仁菴之讀書爾絲牛毛訪覈異同余時讀  
十三經註疏刻意於名物象數江道間以爲不急已  
注爾雅者必非磊落人獨仁菴與余同志余疏漢地  
理志仁菴亦疏左氏地理余著律呂數義仁菴與薄  
子珏魏子一取餘杭竹管肉好均者截爲十二律及  
四清聲吹之以定黃鐘又倣區田之法試之於山中  
仁菴之篤於好古如此其於易詩春秋皆有論著不  
尙雷同凡先舊諸家盤滯之處顯發開張使昭然可  
了卽遊方外尙窮六經著大學古本辨釋義其論格  
物於七十二家之說最爲諦當此是生平功力不爲

南雷文定 卷之四

三

佛學埋沒余獨怪同邑連池亦由儒入佛而竹憲隨  
筆詆儒不遺餘力其不知儒固無足論吾亦弁疑其  
爲佛也元時爲仁菴狀唯恐以傳燈拔俗掩其風節  
於闢教禪林之事若出於不得已然余與仁菴爲友  
當鍾石未變之先已得意忘言居然孤衲蓋學焉而  
得其性之所近正是本色昔張子韶學問氣節表表  
一世叅禪學佛與其平生自不相掩子韶亦未嘗以  
此爲諱其從子案作家傳欲爲文飾乃謂子韶有學  
說云釋老虛無耳不可有聞目不可有見若是則子  
韶靜言庸遠矣元時無乃猶作案之識見耶子四人



長元時次元坊俱庠生次元孝次元垠貢生鄭  
孫二人奏庠生之鍊曾孫二人曾孫女二人元時介  
南上萬公擇求誌距其沒時已二十四年矣銘曰  
世無真儒亦無真佛盲喝瞎棒支那撰述孰謂宗門  
如是淡薄乃有儒者契其堂奧近理亂真亦豈易到  
魯之一變便可至道吾及仁菴儒者之特六經皇皇  
尋行數墨一朝解脫去其徽纆由此知彼新豐執路  
平生學力炳然時露是非倒行豈曰日暮

南雷文定

卷之四

四

瘦菴徐君墓誌銘

余客語溪無山水之觀而瘦菴爲其子築屋讀書間  
或過之新栽木槿尙未成行頗有野外荒涼之趣其  
子輟繙帛上萬公擇朝夕於斯余題詩壁間忽忽已  
二十年矣猶不忘也乙丑之冬公擇語溪來諒縉乞  
銘其父之幽石君諱駿聲字楷生別號瘦菴宋尙書  
徐處中之後南渡徙越又徙海鹽至君曾祖祝始定  
居於崇德祖禎父勲萬曆丁巳貢生君起孤童補博  
士弟子員然精心計通知當世之故浙西白糧僉民  
轉運縣既役之不均遂中則爲運軍陵錄京倉則爲  
胥吏停勒克是役者若赴湯火以其相沿之久而莫  
敢議有議之者有司不過檢坐見行條法君條其利  
害所以救之末流者一一精詳入京上書天子得旨  
飭行族父忠襄公時爲司寇以是奇之甲辰詔下  
履畝自萬曆十年以後丈量入廢民間無知其法者  
君建議號長主一號之田都總主一都之號縣總主  
一縣之號但令業主與弓手自丈立號田畔上之號  
長號長覆其不實者上之都總都總又抽覆之上之  
縣總可以不勞而畢矣縣行其令而輿論稱平夫儒  
者類以錢穀非所當知徒以文字華藻給口耳之求

南雷文定

卷之四

五



顧部邑之大利大害一覽百吏之爲區畫胥吏憤於  
古今既不能知變通之道即知之而又利其上下迷  
謬可以施乾沒之智猛虎在山藜藿爲之不採使得  
如君者落落相望則天下無不窮之弊矣君喜急人  
之難蓋其才力有餘溢而爲此嘗曰使吾不逢喪亂  
畢志讀書所爲寧止是哉雖然今之所謂讀書者又  
豈君之所欲乎嘗讀元黃文獻公集有餘杭徐泰亨  
者經理法行泰亨以書論田不實役不均之病累數  
千言列郡所行一如其言復以漕事至京師詣都堂  
獻書萬言條陳漕運之弊當更張者十事執政得書

南雷文定

卷之四

六

後集

移行首用其七何其行事一一如君也且又皆徐氏  
而誌之者又皆黃氏亦一奇也娶潘氏賦性淡泊歸  
君二十餘年未嘗一服華綺先君卒繼田氏後君卒  
君年六十四卒於康熙壬子十一月一日子來復輟  
珏皆諸生蚤卒輟諸生輟紳塔李湘王學尹諸生  
陳時宜孫明樂明射明書明孝爾強明禮明藝明數  
明友孫女三人銘曰  
珠在淵而水拆至在山而石潤君子之在鄉閭腐朽  
以利刃松耶栢耶尙以利其後胤

淇儒毛君墓誌銘

君諱雷龍字二爲別號淇儒鄆之西關人少善屬文  
長游庠序鼎革以後絕意進取以山水詩酒自娛水  
旱穀價亦時寄歌謠以見欣戚鄉里爭念得君一言  
卽釋然如故年七十餘猶苦吟不自休如有逋責疾  
病謝絕醫藥遺命勿作浮屠事賦詩一首而瞑有翠  
筠詩十卷君家貧不屑治生角巾深衣所居隙地纔  
丈許遮門修竹數十竿終日吟嘯其下不異山中人  
也余嘗造之君以爲其子之師爲具雞黍取其案上  
之詩洛誦數篇竹聲摩戛風味優長古之言詩者不

南雷文定

卷之四

七

後集

出賦比興三者詩傳多析言之其實如庖中五味烹  
飪得宜欲舉一味以名之不可得也後之爲詩者寫  
情則偏於賦咏物則偏於比玩景則偏於興而詩之  
味亦漓矣下此則有賦而無興比顧鹵莽於情者之  
所爲也君詩亦未免偏於賦則以一室寤歌師友講  
究之功沒卽有佳句亦無有位貌者以爲之名亦可  
惜也然當世詩家纔能斷句分章卽爭唐爭宋情  
性理義之具譁爲訟媒以視君高吟長嘯筆硯爾汝  
以自適其清苦此真詩之情也他又何論哉子文強  
銘曰

是爲詩人毛雷龍之墓

南雷文定

墓誌銘

卷之四

工部郎中 皇封禮部給事中姜公夫人墓

氏附葬墓誌銘

夫人姓錢氏山陰人也祖某官某伯父象坤相烈皇  
帝父應期萬曆庚子舉人母徐氏夫人憑積厚之社  
體柔嘉之姿既并歸於工部公天樞工部爲太僕寺  
卿子羔之曾孫光祿寺卿鏡之孫禮部尙書逢元之  
子兩姓氏族冠冕內外姻黨皆華宗淑喆夫人上事  
兩姑無不得其歡心怵惕之儀表於宗門工部學古  
入官夫人不以榮華隨任畱事其姑恪勤婦禮以正  
家節舅姑相繼棄世自帷堂至於遣奠哀敬有加捐  
環佩以裏其事諸叔在位而已外家凋落蒸嘗無主  
夫人再爲立後重興門戶夫人之大者如此桃夭以  
逮下遺秉以惠人無庸件繁也令子京兆希轍孝愛  
之德聞於天下板輿所至譙喜相從旬朔獻壽子孫  
成列歲時稱慶組佩盈門一時士族以爲榮羨丁巳  
秋京兆徵尹奉天君命嚴程庭樟萬里時夫人七十  
有八矣桑榆日暮寸草減暉京兆之在關外每當夜  
半轉側下床涕零如雨而夫人凡杖出開膳食如故  
逮京兆假歸迎門笑語睽隔逾時一旦聚集若有天  
相之者子產之中道心痛曾參之精感萬里古今之

相去何遠又二年而夫人方卒則康熙辛酉十一月二十一日也距生萬曆庚子五月二十三日享年八十二明年四月十一日附葬工部之塋於六等第頭山原夫人之封恭人從夫之貴也收封孺人從子之賢也嘗觀李本寧弁洲夫人之誌貴盛當時無比而夫人不得有一日之歡陶石梁喃喃錄言吾越商太夫人奉養之盛繁祉元福近世鮮有然亦是遭際之適然不足以爲異顧京兆爲時名臣楷模士林而芝草王樹琳琅階下豈可與夫人同日而語哉義不佞與京兆爲執友聆夫人之美最熟京兆托爲誤述故不敢辭其子姓見之工部誌者此不重述銘曰  
高門之祥降於錢氏相門之慶鍾於女子工部之配京兆之毋閨門作範藤城不朽

南雷文定

卷之四

九

後集

錢忠介公傳

錢忠介公肅，字希聲，別號虞孫，浙之鄞人也。祖若虞，隆慶辛未進士，知臨江府。臨江三子長靖，忠舉萬曆戊午鄉試，次益忠，瑞安縣學訓導，次敬忠，已未進士，知寧國府。公瑞安之子也。母楊氏，繼母傅氏，公登崇禎癸丑進士第，是時場屋之文雖宗大家而無所根柢，獨公沈湛於大全，以歐曾之法出之，故一時號爲名家。授太倉知州，二張負人倫之望，吏於其邑者瑕疵立見。公下車未幾，二張交口讚誦，公每謂人曰：我若得罪天地，當令子孫斬絕。自端歸家，量口炊米，裁身置屋，書生門戶如斯而已。遷刑部員外郎，丁瑞安憂，浙東議降附公大會縉紳士子於城隍廟，痛哭敷陳建立。旂鄙夫恐爲禍階者，陰致書定帥王之仁，謂淪淪訛訛起自一二庸妄書生，須以公之兵威脅之，方可無事。庸妄書生者指公而言也。已而定帥至寧，陳兵教場，亦受公約，出鄙夫之書，洛誦壇上。鄙夫戟手欲奪之，定帥色變，公令之任餉而止。畫江之守，公分訊仄，漚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尋陞右副都御史，上言國有十亡而無一存，民有十死而無一生，賢人巷遯，不肖攘臂，一也。憲臣劉宗周之死，關係宗

南雷文定

卷之四

十

後集

社稷章太半朝典未備二也外戚張國俊權傾中外共指神叢三也臺省直諫發言盈廷無伴群枉四也朝章令甲委諸草莽五也狎邪小人借推戴以呈身闖茸下流冒舉義而入幕六也楚藩江干開詔息同姓之爭李長祥面加斥辱七也咫尺江波烽烟不息而越城哀哀博帶滿目太平譙笑漏舟之中則翔焚棟之下八也所與托國者強半弘光故臣鴉鳥怪聲東徙尤惡飛蛾滅燭至死不改九也民爲根本七月雨水廬舍漂沒以水死西成失望以饑死乾干戈以衛社稷以戰死文武衙門絳標寸紙一日數至以供

南雷文定

卷之四

上

後集

應死越人衣食取辦於舟楫調發既多民皆沉舟束手以無藝死比戶困於誅求此營未去彼營又來以財死富室輸財亦以義動之非有罪也而動加榜掠牢囚以刑死大兵所過沿門供億怒罵及於婦女以辱死甲歎乙之貨丙報丁之怨百毒齊起以憂恐死今竭小民之膏血不足供藩鎮之一吸將來合藩鎮之兵馬不能衛小民之一髮恐以髮死十也若不圖變計不知所稅駕矣戶部主事邵之詹畫地分餉以紹興八邑各有師專供本郡寧波專給王藩公言臣師二千既無分地理須散遣但臣自舉義而來大

恥未雪終不敢歸安廬墓散兵之日單丁入伍濟則君之靈也不濟以死繼之浙師既潰汎海入閩思文授以原官閩亦尋破隱於福州之化南魯王航衆至閩從亡者文臣熊汝霖孫延齡武臣建國鄭彩平周崔芝閩安周瑞蕩湖阮進汝霖爲東閣大學士建國署兵部尙書事公朝見建國舉以自代王謂諸臣曰江上之師不能成功病在不歸於一公請以建國爲元戎諸鎮皆受其節制則兵出於一矣又言兵貴精鍊然鍊兵非旦夕事也今命建國挑選敢死善戰之士不論某營某營另爲一軍自今一切封拜掛印

南雷文定

卷之四

上

後集

暫行停止懸金印於此令曰有能將建國挑選之兵先鋒破敵不論守把等官即以印佩之議者曰不然各藩以私錢養其私兵孰肯令其挑之以去公言無已則改前法今自建國以下六大營每營挑選敢死善戰之士另爲六軍懸金印六於此令曰有能將本營挑選之士破敵者不論守把等官各以印佩之王以爲然自是之後兵威頗振王之初入閩也次中左所中左所者賜姓所營之地也賜姓不肯奉王以丁亥歲爲隆武三年故王改次長垣建國自以其軍連破郡邑賜姓不與焉是年十月公擬詔頒明年魯三



年戊子大統曆於是海上遂有二朔時劉沂春吳鍾  
繡皆隱迹不起公疏薦沂春爲右副都御史鍾繡爲  
通政司使又寓書兩公時平則高洗耳世亂則美褰  
裳急病讓夷前哲訓也司徒女子猶知君父東萊婦  
人尙切報仇嗟乎公等忍負斯言二公朝然就道而  
思文遺臣無不出矣戊子王次閩安鎮公請立史官  
言近者王上遣使訪求隆武又議爲弘光發喪長樂  
知縣鄭以佳科臣劾之王上憫其清苦又重違言官  
姑降級消息之旋與游雪卽此三事皆可傳遠豈以  
艱難遂泯庶績晉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疏辭者

南雷文定

卷之四

古

後集

四面辭者三王終不聽與馬思理劉正亨同入直當  
是時以海水爲金湯以舟楫爲宮殿公每日繫河船  
於駕舟之次票擬章奏卽於其中接見賓客票擬封  
進牽船別去匡坐讀書其所票擬亦不過上疏乞官  
部覆細小之事大者則建國主之王亦不得而問也  
先是大學士劉中藻起兵福安攻福寧州將破其帥  
徐登華欲降第謂人曰豈有海上天子船中國公公  
致書謂將軍獨不聞有宋末年二王不在海上文陸  
不在船中乎後世卒以歸之而况於不爲宋末  
者乎今將軍死守孤城以言乎忠義則非其人也以

言乎保身則非其策也依沸鼎以稱安巢危林而自  
得計之左矣登華遂請建國降建國欲使其私人守  
之劉相不可建國反掠其地公與劉相書每不直建  
國建國聞之恨甚公固有血疾至是憂憤疾動而卒  
六月五日也年四十三王遣官致祭贈太保諡忠介  
後六年而閩人葉進晟葬之黃葉山舊史曰自會稽  
而航海者孫碩膚熊雨殷沈彤庵與公四人皆相行  
朝孫殞於滄洲沈沈於南日公與熊皆因鄭彩而死  
在昔文謝孤軍角逐於萬死一生之中空坑安仁之  
敗亦是周兵非其所長其進止固得自由也未有一

南雷文定

卷之四

古

後集

而大臣聽命於武夫之恣睢排弄同此呼吸之死生  
而蠢然不得一置可否如幕客如旅人固有平國浙  
有方王棄上則建國賜姓定西不啻一丘之貉公與  
雨殷稍欲有所發舒朝懷異議暮入黃墟忠臣之熱  
血不灑於疆場之鍾鼓日染夫腥毗之干戈雖由過  
此厄會然推原其故有明文武過分書生視戎事如  
鬼神將謂別有授受前此姑置當其建義之起兵權  
在握諸公皆惶恐推去不敢自任武人太甚而悔已  
無及矣公之從子魯菴欲余次之二十年來榮梓之  
事若滅若沒停筆追思不知流涕之覆面也

陳令升先生傳

先生諱之問字令升別號簡齋本武烈王高瓊之裔十五孫諒遷海昌之趙家橋依外家陳氏遂冒其姓曾祖中漸贈禮部尚書祖與相萬曆丁丑進士仕至貴州左叅政父元成太學生陳氏科甲冠於兩浙而先生不以華薦爲意顧獨好讀書自六經三史以下八家之集唐宋之詩冊鉛殆遍高會廣座有所徵引長篇累牘應口吟誦以架上書覆之不錯一字當世文章家皆摘其臧否咸中要害聞吳志伊作十國春秋先生曰古人著書以爲法戒十國人物乘時盜竊皆出下中何容追拾其遺事乎錢牧齋有學集出多所改竄先生訪原本細書旁註顧不免於疑論先生曰沈約虞世南之集後世又何嘗廢之有問綬冠紀畧流寇志優劣先生曰兩書豈可並論顧梅村之集不及紀畧遠甚疑不出於梅村然舍梅村又無可與梅村當者又言侯朝宗王于一其文之佳者尙不能出小說家伎倆豈足名家蓋余與先生讀書每得其緒論如此先生於書畫古奇器賞鑒無不精絕而青鳥素問龜卜雜術皆能言其理嘗見其卜龜過一亡人指其兆在某方已果于某方獲之習其伎者以爲

南雷文定

卷之四

十五

後集

如也先生嘗從學於戴山漳海兩先生不啻談與人言者不出詩書然而知學者莫如先生先生

爲又壽余以爲學在天地有宗有翼宗之者一人翼之者數十人所謂後先疏附也堯舜去人其間亦邇禹皋萊朱望散亦復畧舉成文以例其餘顧曾既往董韓未與孟子以一身任仲尼之學之重開繼茫茫有宗無翼所謂軻死而不得其傳者已若於無有兩嘆寓之蓋孟子之憂患深矣有宋絕學既明以後集成攷亭門徒甚盛史不勝書迄於元明亂續之際何其彬彬者歟許姚趙賈洛學行於北金吳虞許閩學彰於南以逮柳黃吳宋之徒莫不推究精微張皇六藝卒開三百年文明之治可不謂有宗有翼之極盛者歟前明學脉莫盛姚江翼之者爲江右爲淮南爲東越雖復功咎叢興末流將剝然而做之所生株之所始也剝之寢微復之寢昌也吾學蓋未嘗一日而絕也余攝齋戴山漳浦兩夫子之堂兩夫子之學莫不原本攷亭追遡濂溪二程以達於孔孟而一時門徒未見有董常黃幹之儔者何其寥寥者歟黃子於戴山門爲晚出獨能疏通其微言證明其大義推離還源以合於先聖不傳之旨然後戴山之學如日中

南雷文定

卷之四

十六

後集

天至其也舉藝文之選得君而求釋之其言不究  
漳浦之詞物成務又何不謀而合也儒林進學  
史分途于食者如燕與郭之不可合以孔孟家法裁  
之亦曰學而已矣黃子之學所謂魯國而謂者一人  
耳固非宋史兩家之所得私而裴輪孤翼又豈無前  
望既往後望來者岌岌然懷兩無有之恐乎於是而  
知先生之不談學憂深慮遠斯人固未易測也先生  
於詩文亦不多作余勸之曰以先生之詩文虎帥以  
聽誰敢不從先生不應今人胸中無整段書描寫得  
歐會一二曲折便以作者自命先生可以作文而不  
作彼不可以作文而現然作者不亦可愧乎余與之  
同學五年霜天寒夜漏已泰半余於卧榻中聞先生  
放筆鏗然率以爲常先生之力學寒士中所未見也  
顧獨傾心於余臨沒前一日猶作書招余余能忘其  
把臂之言乎先生官封左諭德子皆貴人有當世鉅  
公志之余故不具論且恐先生之學爲富貴所掩也

南雷文定

卷之四

七

後集

通議大夫兵部職方司郎中太垣靳公

今夫一代之立法不能無過不及所精奉法者爲之  
裁量於其間使聖賢之精微常流行於事物故足以  
開物成務此非寬隘小儒之所能知也吾於太垣靳  
公見之矣公諱璠字太垣先世爲山陰之隱居人明  
初有名清者以邊功授百戶家於遼以征爾朱山陷  
陣力戰而死遂世襲千戶中衰失職然而世爲官戶  
曾祖知白祖月軒皆贈光祿大夫考魁吾官通政使  
妣納刺氏繼傅氏贈封一品夫人兄爲大司馬紫垣  
公生華胄而欲以科舉自奮寒抄暑講括舊鈞新與  
孤寒之士爭一日尺寸之長時譽殷然滿場屋會八  
旗罷制科始以筆帖式起家擢中書舍人轉翰林院  
侍讀歷督捕四品員外郎兵部車駕職方二司郎中  
凡三遇京察考功第甲乙俱舉卓異第一再奉 覃  
恩自中憲大夫晉階通議大夫以康熙辛酉八月十  
二日捐賓客年四十有四明年葬易州蓮花峯之陽  
國家新造攻城畧地俘累卽爲軍賞斬刈首諫之餘  
汨沒於奴隸單門或以子母沒入姦人或以借勢投  
身凡此數者皆輕生亡命如獸之走墮於是持設督  
捕一部以至之跡捕之法凡其晝頓暮宿過所之處

南雷文定

卷之四

七

後集



保甲悉皆連坐故時者一人瓜蔓連累者皆三十人主者又不時具獄此數十人死者過半而死者之罰不過鞭笞而已公憫其冤濫撰末減條例三三報可其所活寧止千萬人乎公澄濁明澈案無留積侍郎嘗考課諸司多堆積未經訾省視公止有數件則日內所署也侍郎以此奇之他司有過人者以子為已子者獄久不決命公理之公謂民曰汝何以証其為汝子耶民曰吾子生而獨賢眾無知之者尋召迎人問之既為汝子亦知汝子之形體有異乎迎人錯愕不能對數年滯獄取定俄頃國朝倣府兵之

南雷文定

卷之四

九

後集

制畿甸之地悉圈賜八旗勲戚各委庄頭督之平居則廝養生食租稅遇征調則按圈地頃祇命甲卒如數不崇勦而數十萬畢集赴兵部驗名給行糧事已仍赴部驗放歸旗然克庄頭者類多巧詐猜禍之徒為能窺圖籍亂疆界盤結不可解其大較也有屬國內附應得圈賜朝議惟遠左餘田可以贍給舉公往核之履畝之際隱占牢固莫可端倪公為之丈量數則調欺立見勸令自實以免罪戾不踰月而田數已盈歸報稱旨公之剖決大事往往類此而迫乎短日止開迹於一簣為可惜也雖然逃人圈地二者為

國家大節目公能潤色三章抽薪於烈釜之底解網於前禽之失便已歷駕前修非常舉動矣元配崔氏累封淑人子六長治揚陝西鞏昌府同知次治荆欽縣知縣次治青國學生次治岐次治充次治邠女一適王謨孫一孫女一欽令介子門人孫士璠求傳余謂逃人疎日天下並受其福然未知其出於公也可不表與

南雷文定

卷之四

三

後集



郁山戴君傳

君姓戴氏諱時達字上于號郁山孝廉渤海公季子也世爲進士人少孤端行供立尺寸程準日讀千字已記憶猶誦不離口事母至孝不以爲傳失煖寒晨昏之節與伯仲讀書星抄月纂筆態橫生旣而慨然嘆曰如是足以爲學耶乃撥去今作脫換騷雅欲以力自成家達於時用隨補博士弟子員爲人落落穆穆未嘗結納以作聲名比一申純素思比同生其死喪緩急婚嫁有無皆引爲當身之務夫有求而後應者所以待路人也豈爲吾友而設乎京口陳虎侯以進士教授淮郡君與之爲友陞刺昆陽虎侯以老母幼子相托君護持甚力未幾滇亂道梗而陳母死君爲之治喪必誠必信虎侯返無毫髮憾金衛生令四川堂邑亦托以老母幼子君亦以待虎侯母子者待其母子而衛生之母亦死君仍爲之殯歛衛生死於賊其孤流落君聞後令將往致券百金謂後令曰以此資金君之丹旄耳衛生始得歸葬君之好義多類此惜乎其所施者小也然觀近日當天下之任者其所爲皆欺人之事也懸牛頭賣馬脯彼進而欺君此退而信友其得失必有能辨之者君暮年築室萬

南雷文定

卷之四

三

後集

柳池上疎著竹樹倚伴其間而一以資之爲詩務爲奇卓清簡無俗間鄙腐意君亦不欲藉之以爲名也三子曰會曰晟曰星皆卓犖奇士君之所施當自此益遠矣

南雷文定

卷之四

三

後集

書錢美恭尋親事

錢美恭自叙曰先君諱士驄字房仲天啓丁卯舉人崇禎癸未授雲南陽宗知縣時有三子美恭其季也年甫八歲庶母與仲兄之官美與伯兄侍母留故鄉未幾兩京淪沒滇南道梗伯兄亦亡戊戌己亥間滇方內附美即欲從行老母勿許癸卯中秋老母謂美曰汝即行貧兒何以爲萬里計乎美曰此不可計料絕處逢生未可知也遂於其月十七日依同邑范木公至江西依山右馬緒南至廣東得病幾殆留廣東者六閱月依大賈張爾侯至南寧瘴氣方惡爾南寧

南雷文定傳卷之四

五

錢美恭集

月餘至廣南又病土人以草藥治之轉而爲疴扶病行山徑十步九頓抵蒙自縣宿土城旅店永夜不寐呻吟悲涕聲達戶外有滇人楊姓者詢其始末美悉告之楊曰是故錢守兒耶守以考最擢嵩明州乙未五月二十日卒官塋臨安府通海縣之南山在滇復舉兩子滇中兵燹頻仍官民家無不盡於剽掠君家兄弟僮僕不知散失何所美聞此言五內崩裂我萬里尋親冀望生父同還豈知爲不可追之泉路乎至通海詢諸途人既不知有流寓錢氏并不知有所謂南山者傍徨計無復之有告美者曰河西縣小街有

下江人從居蓋往問之美蜀其地亦皆荒然三於路左觀者驚訝皆來問故有老人聞之曰我爲閩氏我兄應乾乙酉科發公所取士也此地有童姓者君家舊僕詢之當得其詳及往僕適他出其婦滇人詰問再三憚然曰此豈浙來小主乎有頃僕歸不復識詳語之乃抱頭哭叩其始末與楊姓無異也僕遣子報仲兄美與僕謁墓南山仲兄至亦不相識矣哭拜墓下與仲兄商歸樞之計相視茫然次早探庶母幼弟顏垣敗壁不勝其慘聞君亦僅謀朝夕脫縣之事有志未逮時甲辰十一月五日離家一年餘三月

南雷文定傳卷之四

五

錢美恭集

矣黃緣入幕僅三月而所得備值又爲土寇掠去寄跡僧寮者一載乙巳流寓嵩明之鬼兒關丙午丁未戊申三年間往來宛轉丐貸乃藉臬司張彥珩督郵趙文叔之力得以六月四日設奠祖道兩弟庶母留滇仲兄與余東還九月十五日抵家往返凡六年其自叙如此余於甲午歲在陳恭愍家見演傳奇尋親記者哀轉動入董次公指示余曰此美恭也其父孝廉官滇中流落不返頗似傳奇中事少年忍而爲此是無心肝者豈知美恭萬里之心即在數尺紅繩上乎錢牧齋嘗向余痛瞿臨桂之火化也取鄧子爲

趙襄陽丞誌讀之曰越蔡蔡襄是也望有子而孝  
歸故鄉流涕者久之瞿氏子會錢二千金而遇其父  
骸美恭赤手而歸其父觀人之相去如九牛毛豈不  
信哉吾友錢廉求記其事若以趙襄陽例之卽以此  
爲錢嵩明誌可也

南雷文定

卷之四

五

施恭愍之後議

按施恭愍兄弟三人長恭愍次簡如恭愍翼  
明皆絕嗣如四子曰錫曰銘曰錦曰鎬以常例論之  
則銘之繼恭愍無容再議而如銘者謂恭愍嘗有一  
子名欽未幾而殞翼明之死在欽之前則銘當繼翼  
明而不當繼恭愍夫古來宗法有大宗有小宗餘子  
無後者附祭於宗子之廟故禮曰爲人後者孰後後  
大宗也大宗不可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非大宗  
而立後者古未有也恭愍小宗之宗子也翼明餘子  
耳原不必繼今一人必求一繼者世俗之瞽說也如

南雷文定

卷之四

五

文

銘者又謂恭愍既有子欽則當繼欽而不當繼恭愍  
銘與欽兄弟行不可繼此又非也永子曰宗子只得  
立適雖庶長立不得世子是適若世子死則立世子  
之親弟亦是次適也今欽者是世子也欽死銘爲次  
適在所當立若必欲繼欽則朱子何以不言繼世子  
乎田汝成立後論曰假令身爲繼嗣之子死矣有母  
弟存焉卽可以承大宗不必取子於弟以續之而後  
謂之繼嗣也身爲繼嗣之子死矣有母弟存焉卽可  
以承小宗不必取子於弟以續之而後謂之繼嗣也  
此又甚明若必欲繼欽則是取子於弟以續之而繼

別繼嗣也請以王文成公襲爵之王文成公得至承  
勲承勲子先進先進子業昌業昌絕若如斯者之言  
是必當爲業昌立後何以當時嗣承勲者乃其第之  
子先通而未嘗後業昌也今銘之繼恭愍與先通之  
嗣承勲若合符節矣恭愍之嗣與世俗之繼大不相  
同聖天子哀憐其忠死追諡與地備諸卹典其表  
揚之至意但論其親疎不論其世次於親屬之中又  
只論其賢否不論其長幼昔之君子訪先賢之後而  
榮寵之如台州上蔡之裔林陵東橋之廕皆用此法  
不可枚舉今銘也於恭愍爲最親在最親之中惟銘

南雷文定

卷之四

主

後集

爲諸生忠愍之後舍銘其誰屬哉且恭愍家無四壁  
其夫人在時不飽半菽既無家業可承銘而主其世  
父之祀情不容已昔王承勲之絕也有同高祖之姪  
孫王業洵命之爲繼其時業洵之兄業浩現爲大司  
馬何求不得然終不敢以疎屬繼承勲何物施某乃  
欲爲業洵之所不敢爲乎孔子射於矍相之圃子路  
執弓矢出延射曰貴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  
者不入其餘皆入夫爲人後者何至與貴軍亡國等  
此蓋爲欲爲人後者言之也欲爲人後而不父其父  
在本生爲逆子在所後爲貪人施某無乃欲爲人後

乎曾謂恭愍之廟不如矍相之圃乎

南雷文定

卷之四

主

後集



姚江春社賦

歲而寅余以先忠端公入祀鄉賢甯城東數日  
值賽神之會舉國狂遊意發未於袁令座上施忠  
介言吾姚禮拜聚衆至數萬將有揭竿之變余云  
遊人爲合非白蓮無爲之比言猶在耳忠介已爲  
千古人物余龍鍾曳杖踈繁華過目而悽愴滿懷  
因爲賦之

原夫祠廟之設東嶽無兩固天帝之孫五岳之長而  
怪書僻說遂以爲收召魂魄主帥魍魎伊黔首之無  
知唯禍福之是仰咸歌舞以接神杳風雲以盼靈至

南雷文定

卷之四

元

後集

姚江之迎賽尤人情之狂蕩時當暮春芳草烟交桃  
花紅染柳心同而未折鶯乍嬌而猶慊於是金鼓鏃  
錚旌旛舒捲節進退以佛號聲搖屋瓦別隊伍於懸  
燈走及奔犬焚香則十里之霧明燭則列星之閃儼  
細柳之軍容恍上林之敷衍城東五里有廟巍然十  
六之日四方畢瞻厥隊維百一隊數千蓋十萬之人  
於此周旋紅塵四合歌吹沸天則有漂絮村姬膏梁  
纖弱婦似平襄王巫姊妹乎陳思洛已捐團扇不施  
絳幕臉添芙蓉氣澄蘭蕙髮光可鑒流波似顰釵則  
紫玉盤龍裙則金泥簇蝶綵綵之聲若風度壑平日

紅閨深閉錦車河漢者至此而遊人下走不免肩挨  
而履錯眞紛紜之如土且晴爲之銷綠爾乃飛鳬兢  
渡群龍出戲五彩陸離鱗甲鋒利爭先競捷清狂浪  
厲隱隱填填共驚風雨之驟至虞初故事院本俗演  
改陸從舟施輪暗轉孤鶻旦末樂工不選乃命稚女  
克賦粉子蒙遣漚珠棹艷神心繾綣至若夜以繼晷  
素月流天士女雜沓燈火連延暗中環珮陌上金鈿  
而江上神燈復顯異其間初明滅于空翠旋激艷于  
野田大炬前導碎火分傳若近若遠若散若聯聲狀  
耿耿而似語破冷冷而無烟昧者以爲神之往來不知

南雷文定

卷之四

辛

後集

靈氣發洩於山川也念哲人之在昔今以釀亂爲深  
憂余答以無庸今此不過僉父之春遊去之四十四  
年今今復見於城陬悲哲人之箕尾今將謂吾何求  
亂曰鄭女芍藥曹盱娑娑成風土兮三春花鳥千古  
文章爲藻輶今夜月神絃空江巫笛今猶古今

束髮交遊於當世之名公鉅卿鮮有不捫衣進謁者故無貴沈之文過泗之譬諸老先生亦以其能提筆伸紙不惜與之往復積歲月之久尺牘盈千爲置大牛簍零碎不復條貫數年來東西遷徙擔頭燈底夫爲閣媼脂燭者不少英文定刻成自念醬醃之物難邀蓋印之詞因簡近時數通冠於篇端黃亦義識

錢謙益 牧齋

湖上接手教爲之肝衝擊節嘆賞稱快不謂高明意

見與鄙人符合如此自國家多事以來每謂三峯之彈西人之教是人之詩是世間大妖孽三妖不除斯世必有沉魚爛之禍今不幸言而中矣邇來則開堂和尚到處充塞竹篋杖假借縉紳之寵靈以招搖黃鼓士大夫掛名參禪者無不入其牢籠此時熱喝痛罵斥爲魔民邪師不少假借者吳越間只老夫一人耳何幸而又得一太冲德必有降法無我起寥寥宇宙此不至形單影隻自傷孤另良可喜也秀初近來相晤一沙彌扶杖數比丘侍行裝成一善知識模樣正眼熟視之幾欲發狂大笑畧交一二語渠

見我滿口鄙穢掩耳而去去而反覆思之不禁其亞

然失笑也第不可因此輩可笑可鄙遂以日謗佛謗僧譬如一輩假道學大頭巾豈可歸罪於孔夫子乎斯世中豈無一二高僧精通佛說禪律交修者彼不欲染徒領衆蕭然於空山古寺之中人亦無從物色耳陽明龍溪得禪門之精改頭換面自出手眼學佛而不知儒學儒而不知佛徐六擔板各見一邊總使成就只是一家貨耳太冲於此處想已大有欄柄放開兩眼光明燦破三千大千世界勿但拾儒門餘唾寄身在宋元諸儒儲胥虎落之內老夫雖衰遲失學

尙能執鞭舁捧盤盂以從事邪苦之後也注楞嚴經正要宣明此一部經殺盡天下妖魔和尚若待殺盡和尚然後注經孔夫子近不能殺季孫遠不能殺陳恒何以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乎放筆及此料太冲必以吾爲知言也近有人談及杭城二僧一是活佛一是妖僧戲作判斷一篇大爲叢林傳誦惜已失其稿無從博一噴飯耳楞嚴流變三爰雖書圖見示覽之尙自茫然乞將長水注文詳細說解如何是一橫一豎如何是進動算位圖形指事確實訓詁使鈍魯人一見了了方可了此段公案不妨以名世大儒贊

現郎夫子老矣究身振開聖園冊子教寫上大人讀  
都鄙平次是老夫真與領教還也哉而未能都  
商可達勿憚勞勿吝教望之望之敬之之願以請仁  
現便郵信筆端紙即日返擺敬俟德音清和廿日燈  
下通家老生錢謙益頓首奉啓於昭慶僧房

顧炎武

辛丑之歲一至武林便思東渡娥江謁先生之杖履  
而遠遊未果及至北方十有五載流覽山川周行邊  
塞竊得古人之陳蹟而離羣索居幾同僦父年踰六  
十迄無所成如何如何伏念炎武自中年以前不過

兩雷文定

三

從諸文士之後注蟲魚吟風月而已積以歲月窮探  
古今然後知後海先河爲山覆簣而於聖賢六經之  
指國家治亂之原生民根本之計漸有所窺恨未得  
就正有道須過薊門見貴門人陳萬二君具論是若  
無恙因出大著三三待訪錄讀之再三於是知天下  
之未嘗無人百王之敝可以復起而三代之盛可以  
徐還也天下之事有其識者未必遭其時而當其時  
者或無其識古之君子所以著書待後有王者起得  
而師之然而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聖人復起而  
不易吾言可預信於今日也炎武以管見爲日知錄

一書寫幸其中所論同於先生者十之六之惟奉  
春一策必在關中而後發僅足偏方之業非身歷者  
不能知也但鄙著恒自改竄且有礙時未刻其已刻  
八卷及錢糧論二篇乃數年前筆也先附呈大教儻  
辱收諸同志之末賜以抨彈不厭往復以開末學之  
愚以貽後人以幸萬世曷任禱切

沈壽民

知己之難久矣梨洲先生之於弟與弟之於梨洲先  
生今世裁一見耳家叩姪招晤灝上反覆存注恨不  
卽披衣從之世路羊腸踟躕天踏地不敢踰咫尺先生

兩雷文定

附錄

四

悉此情事哉初意道駕西來不腆敬亭題撰杖履自  
此陟黃嶽渡漸江下嚴灘買舟而東拜吾母太夫人  
堂下日復一日好音不續此志漸頽眼中之人老矣  
而第尤甚奈之何哉奈之何哉道旨婉未親承然於  
諸時賢侍誦頗闕什一古今生知唯堯學知唯舜大  
禹口口說艱說難殆困知也旨哉言乎佩服佩服

巢鳴盛

陽九幸逢江濤難遯入春以來愁病有加吟言唯夢  
勝遊之訂付之永歎追維教思殷勤東望增企春仲  
路復老知道兄力學命齋侍慈幃於遲暮張家學於

後昆雖白首窮愁亦復何憾其視栖遑羈旅遠違北堂亦甚遠哉特恨一江之隔行路之難不獲登堂問道領受教益爲耿耿耳

李 清 映碧

弟家居近三十載今行年七十三矣舊時知識零落山丘忽一羽從空而下啟而視之則先生大札也爲且驚且喜已聞太夫人壽躋入旬益歎爲先老先生忠義之報而大札到日屈指卽太夫人華誕此亦一奇也小刻數種附上亦令使先生知不肖三十載內唯枕死一卷書以消茲長日耳遺事三則如命補呈

南雷文定 附錄

五

又在南垣時曾爲朱恒岳議補諡而竟以他人報罷敬同小記舊作俱呈政亦區區不忘并州之意云耳况其大乎

施 博 約菴

奉讀教示深感與人爲善至意博於蕺山先生雖向往甚勤實未嘗登門親炙以致老而竟未有聞惟承貴同門諸兄下交者十數述先生言行不無詳畧嗣聞尊兄寓石門正欲捫趨左右而駕已旋返前歲只一會高第禹梅兄訊道履恨不能請益函丈也復承賜教夾襍禪學此實有因初非傳誤蓋博當甲申乙

酉臥病兩年又以先人未塋老母須養偷生惜歎以至於今每與出世者往還則知傳之非誤矣自分不可爲聖人之徒蚩蚩以待盡隱衷尚有餘愧義所勿卹也忠端公日星河岳之標博少而知名今觀太夫人節畧忽憶丑寅間光景不覺涕零諗尊兄學問得於庭訓又切也先生歿已三十年責在後戚今日任發明之重者非黃先生而誰昔年憚仲昇兄便道過訪同門張考夫兄博幸與聞警咳且得誦所作先生傳詳盡有體正可相與某肩師傳以尊兄與仲昇兄如孔門之曾閔或非餘子可望耳

南雷文定 附錄

六

惲日初 仲昇

河干握別倏已五年歧想無已第兄郵中得手教知故人之思彼此同也弟今年七十又加二精神志氣較五年前更大相懸不復能讀書有所爲進而二三舊學兄弟又不能合併相劇切崦嵫日月盡棄之於無用爲可歎息不知仁兄何以策之先師節要做鄉學者亟欲見其書遂謀付梓所乏紙價不能廣爲流通今却寄一部卷首要刊同門姓氏弟不知其詳吾兄幸爲泰酌其關係者數人寄示老師之學同門中惟吾兄能言之或作序或書後惟尊意吾兄所爲狀



欲采入附錄中并望惠教節要中有可商榷處更希  
一一指示

陳 確 乾初

仁兄以碩德弘才擴無類之教與醒迷吾道幸甚  
弟病癢十有五年困苦萬狀尙餘一灰不知何故惟  
有冥心待盡而已弟愚人也何敢言學唯是世儒習  
氣敢於誣孔孟必不敢倍程朱時爲之痛心性解數  
篇呈教總編見所及如此是非一聽天下之公第何  
敢強辯重蒙駁正感極涕零病極未能一一作答唯  
有痛自刻責已耳空玷山陰之門不能設誠制行卽

南雷文定 附錄

七

一二知己未能相喻何況其他爲學原不在多言願  
力行何如耳卽弟所答劉世兄書極爲辭費自以通  
家骨肉直抒胸臆如此已深悔其賣矣

吳任臣 志伊

道左一別忽復逾時竟未能晨夕追隨以聆教益中  
心殊耿耿也竊謂古學至今幾成絕響不惟調高白  
雪抑且技擅屠龍有志讀古動多窮困故時輩反有  
以此爲戒者得虎座倡學東南真不啻今日之廣陵  
散矣虞山既逝文獻有歸當今舍先生其誰所望時  
惠金玉通假典墳左推右執進顧蒙而教之幸甚幸

甚拙著十國春秋專錄薛居正舊五代史畧爲較譬  
遂爾卒業前已承允借今因仇澹兄之便希慨寄敝  
齋一月爲期仍從澹兄處壁上斷不敢浮沈片紙隻  
字切禱切禱

陳之問 令升

主一兄來獲誦教言感先生所以相期者甚厚第循  
省一生虛過固由資在下中中更塵網亦由十室之  
邑無人爲導其先路者俛俛然迷方易嚮不能自拔  
以致此也今年運而往矣先生不鄙而詔戒之遂率  
輓以千里之程則弟有不任受而已矣何則昔者之

南雷文定 附錄

八

得相終無與於昭曠之觀而奔軼絕塵之行非所期  
於弱喪之子也今夫剝漚之丹徒新息之壺頭其老  
而不自佚一也然而丹徒之鎖壺頭之霧千載無比  
而憐之者何也則自量與不自量之分也第又流觀  
紛綬蓮鬚榆溪雪苑諸篇其才力矯然足以自命  
時意氣之盛亦曰壯哉然所作者大都時賢詩文集  
序暨聚散離合之迹已爾微言大義既鮮發明卽於  
主因國危政窳民敝之故不能推原極論有如劉去  
華杜牧之之文恐一傳再傳未必不與草木同朽也  
第經術政術固未有如是今鮮髮牘之往來舟車

之感觸才力不足以建數公而時與地又東之矣先生其何以振我乎長夏以來稍獲蘇息因自課日讀書五十葉約計一年強半亦可得萬葉有餘假令十年未填溝壑尚可十餘萬葉蘇公云老人當爲歿時將得去者第但汨沒此十萬葉中以久其將去與否未之或知爾先生其亦許此意乎惠示叢山夫子米第反覆數四以爲此淵明所云如臨如履戰戰兢兢之文亦淮南所云一出入字挾風霜之文也附名剞劂豈非淡幸篇中亦他無忌諱但易名之典有出於江東者第意欲刊去之并去擡頭以明易代此

南雷文定

附錄

九

覆覽潛溪集例然未奉命先生又未敢以率爾爲也定菴秘其板而不出恐亦此意第今請更而顯出之先生以爲何如文案四帙繳上又三帙在許欲爾處未能卽歸吳子昇臨陽明先生像附使者以往涼天勝日教望先生杖履一來爲十室也中披蓬藿也

李遜之

庸公

同難兄弟真如同生况吾兩先人又同時殉義生人相依千古相期爲當日無兩者乎乃吾輩竟不能握手盟心時叙舊誼亦何以無負先人稱爲人子哉憶自甲申秋在金陵邸中一接台顏嗣後遂有音然世

變紛紜于戈滿地一江之隔遯若天淵第因避亂以後憂難來喪痛癢骨肉後不知有生之樂僅念先人志業未幾恐墮箕裘幾與窮鄉不敢涉足門外逢介世契兄弟時形夢寐頃忽辱二哥翩然枉顧大慰渴思因知吾老翁兄開戶著述從事國史將成一代金石之業弟亦有志斯事而以才力既拙兼之見聞復孤撫卷茫如空嘆望洋未識能特造玄亭一展問字之誠以增益其未逮圖與老翁兄共成勝事否也

張玉書

素存

黎洲黃先生著書滿家

溫綸延召惠然肯來是所

南雷文定

附錄

十

引領萬一鋒車少緩必求罄發所藏錄送史館不獨同人之幸實大典之光也惟老年臺爲第切致禱私至感至荷與許百山書

葉方藹

諫菴

黎洲先生久留貴治溪爲可喜匆匆不敢具書問候目下史事意欲藉手老年臺轉求其一言之謬想高賢決不吾拒也先生留心此事已久家中藏書必富前曆編年乃其先公筆而史槩國權等書又皆割人撰述也不揣冒昧就目中所聞此間未有者錄一呈寄求老年臺令善書不更就黎洲先生家書

寫爲幸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李本晨 所著

不佞封疆外吏秘館升鉛非所與聞然 天子方有意文治慎選名宿詞臣審典史事又博訪海內和官以備一代盛典則體聖明之意以蒐採遺書固吏分所宜然昨偶諮寧令知先生抱道懷古採名山之秘笈發二酉之微言網羅之富充棟汗牛正與先生一披條例以導愚蒙猥荷錫以教言不佞畏聞來函蓋不禁悚然驚竑益嘆斯事之難也以晉漢之博洽纂成元史自宜師型班范肩北陳歐而見聞所及猶

南雷文定

附錄

上

以疎漏遺訛則今日在事諸公又未審於晉漢若何且瀛國公以延祐庚申產子沙漠育於明宗而爲順帝謂之庚申君此亦呂秦牛晉之事也元末有大行黃華山隱士權衡者撰庚申大事記備載罕祿魯氏生子之詳洪武二年採風者上之於朝而元史不載則其闕遺已多況今日乎至如台示所云葛祿與權之庚申外史又不佞所未見矣故明大案如交趾之得失哈客之予奪河套之去存景泰監國之功罪嘉靖大禮之是非萬泰黨人之邪正紅丸挺擊之然疑聞獻二寇之誰實讓成啓禎兩朝之誰爲賣國勝國

原有資士作人之思而丁公之背漢者不足行 本

明自係天下應人之舉而集大之說竟首不之詳記將勒成信史心應問幽其隱以定千古受書人之君子何去何從筆底褒貶可無定議又如故明史以參贊石林之劉文成稱其預指西湖雲氣以隻手文天之于忠肅誣其慙懣景帝易儲以吟談定亂之王文成詆其曾與袁濠結納苟使漫無確見遠爲邪說所搖能不顛倒黑白使古人蒙冤地下耶又其甚者淺夫陋儒妄信怪書韓戚代死之訛史彬從父之謬舛誤相承何所援據錢虞山辨証甚悉操觚案似不

南雷文定

附錄

上

可不從而正是也更有資者宋自德祐北去開禧之恭宗望山之帝昀未聞後之作史者刪除年號故明崇禎失御南方另有支傳未審宜列何例此又大費推敲諒先生山岩掃墓必有成局僅出千秋卓見以破舉世疑城卽勒成一家之書以補正史所未備亦安有不可乎書目所註半多未見俟政冗稍暇或給價購置或發吏抄謄再當隨宜彙萃擇其佳者獻於當宁亦非不佞所致也

李士慎 所著

史才之難班揚而下實罕其傳名賢博綜今古爲大



史公推薦於繭裏已奉 綸旨下徵車貢自宜  
刻日趨裝仰副憲老之言之典當鍾情丘壑下  
跡長安即將素所著讀見聞錄送貴院太守擬封以  
便轉呈或欣然命駕上客旁求尤所願也政于致千  
先生積學宏才從容貯望石渠虎觀方藉剖析異同  
僅以有心奉屈實非所安然晨夕編摩綜核精確未  
范當年度無以踰昨承尊諭敬佩謙光雖名爲實實  
似豈大雅所尚然弟之所賴以主持者實非小補俟  
與撫軍熟商報命可也

施維翰 新督

南雷文定

曹 溶

河上干戈不足動高賢之盼國史踳訛至今日海內  
有餘仰焉第衰後始解讀書薈蕞末年事七八種得  
之親見稍異剽聞終苦雙腕頹唐不稱頃殿之意頗  
思刺舛臚登著作之堂而請焉萍跡飄蓬望先生如  
天上近知絳帳東來而中丞公以通志相屬借班馬  
之才施之魏國似爲小屈然一鄉文獻藉以不朽所  
係甚大太史方折衷於此豈特各省修志者規程度  
爲步趨乎第歷觀前史人才莫盛於斷續之交霜雪  
侵凌勁節乃顯前年見湯荆老近見倪聞老甲申以

後諸公皆得見於大傳直筆如左溪可歎矣我鄉自  
罹變故謹身自重之夫不勝紀載若縉雲寶水鄭公  
其一也從令嗣湖山祀丞得其傳輒奉先生佳登之  
儒林畧其官閥鄭公有易蒐春秋質疑漢語林實爲  
功經史者第言之非僭也

易 斌 潛卷

戊申承先生賜證人會語又得讀戴山遺書知吾道  
真傳實在先生此心歸依寤寐以之惜當時渡江匆  
匆未得面晤至今歉然戊午入都於葉叔老案頭得  
讀待訪錄見先生經世實學史局既問四方藏書大

南雷文定

附錄

古

至獨先生著述弘富一代理學之傳如大禹導山導  
水脉絡分明事功文章經緯燦然真儒林之巨海吾  
黨之斗杓也承乏試事擬撤棘後方圖一登龍門遂  
夙昔之願乃蒙主一年兄惠然遠臨恭接台函辱愛  
殷殷若以爲可與聞斯道者斌何幸得此於先生哉  
竊以學者要在力行今之講學者祇是說閑話耳試  
毀先儒爭長競短原未見先儒真面目學者不徒日  
用倫常躬行實踐體驗天命流行何出上達天德何  
由與千古聖賢默相契會如此即推奉先儒與詆毀  
先儒皆無當也戴山先生曰天理何理歸之日用日



用何用之自然又曰心體本自圓滿忽有物以礙之便覺有虧欠處自欺之病如寸隙當隄江河可決此切至之言也先生曰蕺山從嚴毅清苦中發爲光風霽月學問縝密而平實人語一書真有透數可待不患不至上達此善論蕺山者也斌謂今日學者當以蕺山爲宗卽所以救末學之流弊而得大中至正之道無事他求也承諭蕺山學案序自願疎陋何能爲役然私淑之久不敢固辭此最有關係文字目下匆匆起行不敢率爾命筆舟中無事敬書請政斌得附名簡末遂數十年景仰之私爲幸多矣忠端公集

南雷文定

附錄

主

又

六月十一日得接二月台函讀之如侍几席不勝欣忭第學無原本先儒心傳不能深究獨有慨於世之學者不終心得黨同伐異一唱百和如未見人之形影而與之妍媸亦無當矣於先儒本無加損但恐後生迷於趨向正學日晦故拙序稍稍反之至於蕺山先生學術精微未能窺測萬一方敢聽客側過承獎借愧甚謹讀論理學傳書辯論精詳至當不易與鄙見字字相合四年以來與同事諸公詳詳言之

主持此事者皆當代巨公名賢弟生長僻陋之鄉學識不足動人爭之不得今得先生大篇益自信所見之不謬矣此何等事而私見行之可怪也路遠不能常奉德音南雷文案刻成便中見示一册朝夕誦誦如聆欬警感當何如臨楮不盡依依

吳 涵 寄大

涵自束髮受書竊聞先生之名高山之仰少而立志蓋先伯父華崖與先姑丈錢子與兩先生俱在復社家庭燕集時同先君子道東林學術之正名節之重爲涵等兄弟勗以故識先生爲當代之斗極也及先生設帳吾邑涵是時方溺於科舉帖括之文末由奉教時時聞先生之緒言開發聾聵私心嚮往愈切嗣後過海昌講院始得近先生之光讀先生之書顧又以策策在疚神魂顛倒高賢之教覲面失之迄今又入九年矣自嘆三十年辦香敬事卒碌碌無以自收親炙有道兒童夙志壯乃負之清夜自慙有同暴棄然而此情依依固無異在弟子之列茲來京邸同寓貞一年已朝夕晤對得以時遙道履更從貴一處盡窺先生著作竊謂文以載道春華秋實古罕有兼自大集出藝林學藪合而爲一使得掛名於其集中聲

南雷文定

附錄

主

施不終豈非所願哉以應先生之哀借隻字之張比於華衮而因以傳諸後世者爲辭之更當奚似此固所以捧書而讀讀竟而思不揣敢有請於先生也念先君子幼罹孤苦孝友倍篤長更亂離謝棄塲屋閉門掃軌惟以訓子讀書爲事主賤兄第五人恩勤教育拮据以資兩先兄既以無祿早世涵雖叨一第風木銜悲鮮民之痛百死莫贖計所以爲吾親沒後之榮者惟有丐情於賢人君子賜之一言傳之無窮庶足挽不孝之罪於萬一當今之世非吾先生其孰克傳之耶先生仁孝性成每見大集中語及忠端公遺

南雷文定

附錄

十七

事悲鳴嗟咽尤覺情至凡爲人子各有同心先生錫類之孝樂善之誠寧無取乎此也况先君子生平制行確有本末以一諸生立然誦敦信義赴友生之急難櫻鱗觸網在所不顧如曹遠思諸公當滄桑變後告密紛紛先君子隻手撐持俾無傾覆先生僅以鴻文鉅筆闢發幽光則複壁藏岐舉家納儉要亦未足多耳涵原擬肅謁函丈敬達鄙忱奈羈旅京國無從陳懇特與貞一熟議緣貴親馮公祖還越之便謹南面稽首郵寄以請望先生之不拒之也先生憫念其數十年敬慕之誠鬱積而未得達今乃敢通問問於

左右其所以懷者有在於顯揚其親之功德煥爛之詞一無足取者大賢之表章乃爲更重區區之念或可弗棄於兩壙之外惟先生哀而察之行狀一通附呈台覽小詩數首竊附蓼莪之義并以寄正一片引意殊媿不恭然雲天高誼繼此報答正自靡涯不盡之衷復托貞一代致刻資一函大文成後祈付杭城卽爲增刻入南雷文案內則藉以不朽者存歿均戴也

陳維崧 其年

崧髮未燥卽知忠端公當代之日星河嶽也稍長讀書授章句隨家大人後獲識海內賢豪諸先生年十

南雷文定

附錄

十八

三卽執經樓山夫子之門蓋梨洲先生之高風得於父師所頌述者非一日矣嗣後世故轉張樓山師既慷慨赴義先大人亦修所南粵羽之節茹恨黃墟遺蹟不彰將就湮沒崧誠私心痛之每欲乞當世能文章者作爲傳記以附不朽而數年以來環顧父友無一二人者在者歸然魯靈光獨有黃先生耳若又不割肝瀝血哀懇大君子前賜以誌銘鑒之墓石是崧述忍歟吾親也崧卽觀焉若禽獸哉何敢出此當今不乏能文家以韓歐自命然貴而在上者雖魂辭鉅製舉非先子之所樂聞其窮而在下操書作之楷者又

或未知先生之末惟吾先生知之最詳先生之言惠  
以言則先人固藉大文以不朽矣先人志也舉  
不肖不能守父遺教遂嬰世網其爲先生所昇棄也  
固宜惟是祖父以來與尊門同其世處者五十年於  
茲夫儻不以不孝孤而終棄之也維松幸甚先君子  
亦幸甚一縑將意淚愧輶輿惟先生鑒其誠可也

錢澄之 飲光

第以虎口殘喘偷活至今動與禍會東西遊走雖爲  
饑驅實以違害自署客隱危亡可知顧望海內同人  
凋謝殆盡歸然屹存者先生一人而已每從東海伯

南雷文定

附錄

七

仲時悉起居近復獲讀南雷文案語語出吾肺腑何  
快如之第質本疎慵既遭虞禍亡命天未聞粵播遷  
故業都廢老而向學所謂炳燭夜績耳先生於天人  
古今之故精深博辯當代無兩第實未能窺其涯際  
之萬一竊不自意見解趨向往往多合讀大作何其  
言之先得吾心也先生倡道東南爲海內師表方思  
挾其所有造席請教固不在區區文字間今年七十  
七矣知先生來歲北走八旬相去二千里不知尚能  
遂此願見之志否拙著有田間易學詩學雜論合諸  
以及未刻詩文藁尙多都下諸君子謀爲校梓但成

一集必得先生之目以行世也敢懇先生之妻方氏以  
乙酉秋殉節於吳江之震澤歸葬已久傳誌缺然敢  
欲得大賢一言以爲不朽耳故雖絕邑志書皆不欲  
載惟其言不足當不負與僞者同傳之往時魏叔子  
許爲之志第見其在吳門有求託應未免真僞相亂  
故不敢請第生平不肯妄譽人一字肯徵人妄譽哉  
如先生修詞立誠不輕假借人得其言乃足重耳舊  
作行畧一藁寄呈左右研席之暇肯賜片語爲泉壤  
光乎闢幽表貞知是先生本意居在氣誼之末輒敢  
冒昧以請或墓表或誌銘但得載姓氏大集中亡者  
爲不灰矣旅食蕭然莫將一紙遂有非望之求亦自  
笑其愚妄也惟鑒念萬萬

余增遠 若水

自安先生以忠言直節著聞天壤至今仰之其嗣君  
梁洲復以忠孝文章繩其先武大道凌夷之日望之  
如泰山北斗一時學者宗之永年之慶豈獨於一身  
有光於斯文實有賴焉覽揆有頌余亦時之諒曰東  
海儒人蹟南邦君子光詩書留正氣忠孝貫天常松  
栢擎幽巖芝蘭映玉堂還期千古事雲漢爲文章

徐乾學 建寧



乾學末髮受書時習聞前朝文獻即知有忠端公大節凜然崑山秋霜照耀千古私心向往之又聞先生隱居不出博極羣書深明理學著述等身皆有裨於世教蔚然爲東南大儒乾學亟欲造請雲亭徵聆停誨而山川經遠兼爲世網所牽未能一展宿心先中耿耿常若有所失頃接手書情文肅摯披讀再三如親眉宇乾學於文章一道雖常苦心研究而命意屬詞終未能窺古作者之蘊奧先生避爲獎許殊不敢當至以祠碑見委斯事體大又難勝任然數十年向慕之誠得以片言附琬琰之末綽有餘榮縱自分

南雷文定

主

固陋亦不敢辭也承告忠端公二事真闢幽之論所稱正氣流通鑒往察來不假敷衍者與古事適相類然忠端公光明俊偉直接鄒魯一脈其卒也當爲浩氣流行於天地之間豈胥禱之憤激所能髣髴萬一詩以屬鏤自喻猶爲謙也意欲稍爲發揮不敢率爾下筆俟心緒稍清當積精構思以應台命耳

朱彝尊

錫鬯

康熙十九年監修明史崑山徐公立齋舉梨洲黃先生入史館編纂先生辭不赴以經義教授鄉里聚書萬卷從遊弟子數百人先生長予且二十年余童穉

肆自知先生名方忠端公與六君子同時爲魏忠賢所害思陵卽降先生詣闕訟冤手繫獄中經年絕食又抵崔呈秀之腹投其最歸而焚之昔於忠端公墓前先生之復父讐也旣而借南第讀書誦說今名上祿契轉在兵戈倏擾之中不忤俗以爲高不妄交以干禍先生之明哲又有不可及者回思曩昔訟冤之日除惡難於拔山迨忠賢雖僂而其黨散處四方洎乎南渡若厝火之復灼蓋至十年以來始得散無復存者而先生猶康彊無恙忠端公特祠春秋曠禮幸子姓奉祀日擊其先公之大節具書於國史先生之心足以自慰余之出有愧於先生願性所聚書傳鈔不較則與先生有磁芥之合明年歸矣將訪先生之居而借書焉與先生之示我拒也

南雷文定

主

許三禮

西川

先生當世文獻淵原有本仰止實甚何幸道以時著學自天開共值九百六十年嘉會聖主幸魯表聖慮天下學者但知孔聖垂教萬世已耳特經開發而後乃今莫不共知此禮上備元亨利貞天德中集皇帝玉霸治統下而生長收藏天下萬世民物而後今言理言心說知說行總未嘗透徹如今日豈偶然



我朝自唐虞以來二十二年甲子逢乾紀表萬世聖道明倫符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逢乾紀表萬世聖道明倫符  
千歲百五應其符而聖系章天爲之也不先不後先  
生初度齊八十海內慶道長者望屬東南不向先生  
而誰歸之哉

戊寅首夏重裝於北京主藏誠仁館

陽新石齋碑記

以至明之識挾至健之筆所作破空而出  
之號爲能文者規摹秦漢及唐宋以來諸大  
之形似使流俗人得稱而述之文章由於學問先  
文先生之學也其初有南雷文案之刻其繼有

司有南雷文定之刻有文定三集

先生歿矣其已刻者先生

乙存四卷目曰文

丁酉悉

1 箇如孔

八寸以老徒刻此

愧也夫亦深用自悲也夫

移六

黃梨洲先生遺先子書附

以人足不履地四顧無語如此便與地獄何殊  
手選成亦一代之書此外則有宋集日抄元集  
八不收拾返本還元之計日馳駢於故紙未  
肯不自嘆其愚也枕上想生平交友一段真情不可

直後因作思舊錄皆鼎革以前人物一百有餘神公

不與山陽笛聲也生來無一善狀而野葛之

豈僅一尺因作年譜他日以俟老兄點出不

趣耳弟所刻文定原不欲汎濫而不能自主

者爲正意欲盡刪之但留數十篇名曰梨洲文約

耳中亦稍收顧書宜曾見之於果亭所其詩

梓自是作家暗中摸索非明眼何以得之文章

政事原非兩途歐陽之文章正從夷陵簿書中而出

慎勿認以爲俗事也則知老兄自此以後又別開一

生面矣四集呈覽學案刻成諸兄止發一部又不寄

南雷文約序

二

到見時幸傳語多發幾部荷所托得人恐亦不難也  
也仲秋十八日弟義頓首

黃梨洲先生南雷文約目次

卷之一

大學士機山錢公神道碑銘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諡忠襄徐公神

道碑銘

左副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諡忠介四明施公神

道碑銘

文淵閣大學士吏兵二部尚書諡文靖朱公墓

誌銘

兵部主侍郎蒼水張公墓誌銘

南雷文約目次

碩唐孫公墓誌銘

余若水周維一兩先生墓誌銘

翰林院庶吉士子一魏先生墓誌銘

前翰林院庶吉士韋菴魯先生墓誌銘

外舅廣西按察使六桐葉公改葬墓誌銘

巡撫天津右僉都御史留仙馮公神道碑銘

陸文虎先生墓誌銘

萬悔菴先生墓誌銘

劉瑞當先生墓誌銘

戶部貴州清吏司主事兼經筵日講官次公黃

公墓誌銘 乙巳

李杲堂先生墓誌銘

朱康流先生墓誌銘 丁巳

徵君沈耕巖先生墓誌銘

陳定生先生墓誌銘

汪魏美先生墓誌銘

萬克宗墓誌銘

陸周明墓誌銘 甲辰

封庶常桓聖陳府君墓誌銘

卷之二

南雷文約 目次

山西右叅政顧之邱公墓碑

陳乾初先生墓誌銘

周子佩先生墓誌銘

陳夔獻墓誌銘

董在中墓誌銘

翰林院編修怡庭陳君墓誌銘

朱人遠墓誌銘

董巽子墓誌銘

謝時符先生墓誌銘

鄧起西墓誌銘

顧麟士先生墓誌銘

兵部督捕右侍郎西山許先生墓誌銘

提學僉事來菴袁公墓誌銘

雪簑閔君墓誌銘

時禪謝君墓誌銘

張仁菴先生墓誌銘

御史余公墓誌銘

千秋王府君墓誌銘

鄭荃陽先生墓表

王仲振墓表 己酉

南雷文約 目次

談孺木墓表 丁巳

叅議密菴陸公墓碑

吳山益然大師塏銘

桐城方烈婦墓誌銘

唐烈婦曹氏墓誌銘

王孝女碑 丁巳

毛烈婦墓表

卷之三

史館熊公兩殷行狀

移史館吏部左侍郎章格菴先生行狀

移史館先妣姚太夫人事

周雲淵先生傳 辛亥

張景岳傳 辛亥

蔣洲傳

錢忠介公傳 丁巳

陳令升先生傳

胡玉呂傳

劉太夫人傳

從祀

上帝

南雷文約 目次

魂魄

地獄

賦稅

科舉

罵先賢

四明山九題考 甲寅

讀羣書問對

化安寺緣起 巳酉

史

大方伯馬公救菑頌

祭萬悔菴文

一來紅賦

海市賦

姚江春社賦

獲麟賦

孤鴿賦

卷之四

明文案序上 乙卯

明文案序下

明名臣言行錄序

南雷文約 目次

先師蕺山先生文集序

尚書古文疏證序

易學象數論序

明州香山寺志序 巳酉

縮齋文集序 甲寅

升山圖咏序 甲寅

萬履安先生詩序

張心友詩序

謝臯羽年譜遊錄注序

張仁菴古本大學說序



高元發三藁存序

陳同亮刻胡傳序

補歷代史表序

黃山續志序

陸石溪先生文集序

後葦碧軒詩序 巳酉

鄭禹梅刻稿序

錢退山詩文序

金介山詩序

馬雪航詩序

南雷文約 目次

天嶽禪師詩集序

空林禪師詩序

靳熊封遊黃山詩文序

西山日記題辭

平陽鐵夫詩題辭

壽李杲堂五十序 辛亥

天嶽禪師七十壽序

天一閣藏書記 巳未

傳是樓藏書記

萬里尋兄記

阿育王寺舍利記 庚戌

遷雲木冰記

念祖堂記 丁巳

重建先忠端公祠堂記

遷祠記

小園記

餘姚縣重修儒學記

姚沈記

答錢牧齋先生流變三疊問

答劉伯繩問律呂 癸卯

南雷文約 目次

答張爾公論茅鹿門批評八家書

答陳士業論孔子生卒書

答劉伯宗問朱子壺說書

答汪魏美問濟洞兩宗爭端書

答朱康流論歷代甲子書

答范國雯問喻春山律曆 戊午

答萬充宗問鄉射侯制

答萬季野喪禮雜問

再答萬季野喪禮雜問



之。高。獄。上。雖。疑。崇。煥。猶。未。有。指。實。止。以。還。置。罪。之。正。道。黨。之。恨。公。者。以。爲。不。殺。崇。煥。無。以。殺。公。不。以。謀。叛。無。以。殺。崇。煥。不。爲。毛。帥。頌。冤。則。公。與。崇。煥。不。得。同。罪。於。是。出。間。金。數。十。萬。飛。箝。上。下。流。言。小。說。造。作。端。末。不。特。烈。皇。證。其。先。入。朝。野。傳。告。亦。爲。信。然。崇。煥。之。確。酣。謳。竟。路。逆。黨。遂。議。一。新。逆。案。以。洩。舊。案。之。毒。以。崇。煥。爲。大。逆。比。魏。忠。賢。公。爲。次。逆。比。崔。呈。秀。以。及。東。林。諸。君。子。悉。比。魏。廣。微。徐。大。化。劉。志。選。之。流。謀。既。定。矣。乃。連。公。入。獄。時。相。主。其。事。者。恐。公。入。廷。辯。真。僞。不。可。掩。傳。語。公。其。起。和。藥。毋。爲。崇。煥。續。也。公。仰。天。歎。

南雷文約

卷之一

三

曰。我。無。愧。於。心。若。冒。昧。自。裁。皆。謂。我。實。有。罪。後。世。誰。自。我。者。時。相。聞。公。就。道。愕。然。曰。彼。竟。求。耶。公。至。廷。辯。侃。侃。上。密。遣。人。詢。其。語。及。獄。入。茭。公。辯。辭。而。鍛。鍊。文。內。擬。不。時。處。決。且。令。有。司。設。廠。於。柴。市。蓋。用。夏。文。忠。故。事。也。上。見。獄。詞。與。所。謂。異。持。其。疏。未。下。明。年。右。中。允。黃。公。道。周。自。田。間。來。上。疏。救。公。反。覆。久。之。黃。公。降。級。去。上。亦。無。意。殺。公。矣。是。年。六。月。釋。公。成。定。海。崇。煥。爲。人。廢。豪。不。持。士。節。然。甲。士。精。強。邊。備。修。舉。自。熊。襄。以。後。未。見。其。比。關。兵。之。在。城。外。者。聞。其。下。獄。哭。然。痛。亂。矢。集。皇。城。兵。部。從。獄。中。出。其。手。書。止。之。其。得。士。

心。如。此。顧。使。之。誣。死。從。此。精。銳。盡。喪。士。卒。不。可。以。經。戰。陣。矣。逆。案。雖。未。翻。而。烈。皇。之。胸。中。已。隱。然。疑。東。林。之。敗。類。由。是。十。餘。年。之。行。事。親。小。人。而。遠。君。子。以。至。於。不。救。然。則。有。明。之。亡。非。逆。案。之。小。人。亡。之。乎。公。在。成。九。年。奉。旨。歸。里。南。渡。始。復。原。職。賜。存。問。乙。酉。春。三。月。卒。年。六。十。七。公。諱。龍。錫。字。稚。文。號。機。山。松。之。華。亭。人。父。大。復。以。舉。人。知。遂。萊。縣。公。少。從。學。於。舅。氏。張。以。山。登。萬。曆。丁。未。進。士。第。以。庶。吉。士。授。編。修。時。年。二十。餘。淡。沉。寡。言。笑。院。中。推。爲。老。成。歷。官。坊。少。詹。至。南。吏。部。侍。郎。時。百。官。皆。捐。金。助。大。工。多。領。逆。奄。公。以。軍。輸。

南雷文約

卷之一

四

爲。言。遂。遭。削。奪。崇。禎。初。起。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等。進。太。子。太。保。文。淵。閣。烈。皇。好。以。耳。目。隱。發。爲。明。多。任。番。役。公。言。東。廠。之。設。所。以。防。姦。謀。卒。變。也。使。苛。碎。及。於。閭。閻。民。其。堪。命。乎。惠。安。伯。張。慶。臻。提。督。京。營。勅。內。有。兼。管。捕。營。四。字。提。督。鄭。其。心。以。爲。舊。勅。所。無。論。之。按。其。事。爲。中。書。田。嘉。璧。所。增。下。鎮。撫。司。鞠。問。詞。連。閣。臣。劉。鴻。訓。周。道。登。上。怒。不。測。公。五。疏。解。之。二。輔。始。生。還。熊。襄。愍。傳。首。九。邊。御。史。饒。京。疏。請。收。塋。上。不。開。可。其。子。兆。璧。又。請。公。與。韓。公。爌。言。自。有。違。事。以。來。易。冠。視。日。廷。弼。不。取。一。錢。不。通。一。饋。焦。唇。敝。舌。爭。言。大。歸。



道奇竊柄莫不貼身微幸廷弼一長繫待次之人終不改其強直自遂之性以致獨膺顯戮慷慨赴市耿耿俠腸猶未盡泯枯骸雖冷不宜長付狐狸上爲之惘然聽其歸塋崇禎初相長山勇於有爲及在際會每乏溫潤之色小人環而攻之公爲之撐住蒲州再出頗失人望小人不忌蒲州而忌公上性嚴而公濟之以寬上好動而公持之以靜小人之必欲殺公亦上有以啓之也辛未歲余至新安公之孫相齡以碑銘見屬余不辭而爲之後之君子共考信於斯文銘曰

南雷文約 卷之一 五

史孤罪盾。君子赦止。大儒經註。尙多遷徙。見聞異辭。去之千里。湯湯冤血。沉埋故鬼。已已之役。坐哀大逆。僉曰。齊和孤注一擲。爰書里嘯。同者十百。豈有天朝受汝繩。尺島帥狡獪。皆曰。可殺。輔臣大計。原無藤葛。奈何諱之。若恐相涅。云非公意。亦爲飾說。烈皇在位。兩大冤案。鄭鄮之獄。督師之叛。馬角不生。白虹不貫。水落石出。疑信猶半。反間之意。不在輔臣。小人之怨。不在於袁。瓦墮頭碎。適爾無根。天之所遣。百爾魔君。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諡忠襄徐公神道碑銘

崇禎末大臣爲海內所屬望以其進退卜天下之安危者劉戡山黃漳海范吳橋李吉水倪始寧徐雋里屈指六人北都之變范李倪三公攀龍髯上升則君亡與亡戡山漳海雋里在林下不與其難而次第致命戡山以餓死漳海以兵死雋里以自磔死則國亡與亡所謂一代之斗極也雋里徐公諱石麟字寶摩號虞求家本秦川宋南渡始遷嘉興之畫水高祖端曾祖向上祖養蒙父聞韶自向上以下皆贈官保尙

南雷文約 卷之一 六

書妣錢氏封太安人贈一品夫人公少好學有清才強記博覽年十七補其邑諸生以家難棄去再補青浦諸生則年三十餘矣天啓戊午先忠端公分房南闕始舉公賢書壬戌登進士第授工部營繕司主事管節慎庫庫與中人惜薪司交關逆奄專權有所調發主者奉行惟謹猶恐不得其歡心公在事多格之以令甲逆奄不悅中人冬衣靴料初不過三萬金內操增至十二萬前司空鍾羽正以積留去官至是逆奄欲預支已得請于上公又以故事持之逆奄大怒會先忠端公下詔獄公納案餽募金抵誣誑思所以



出之逆奄知之恨愈甚遂以新城侯王昇博平侯郭振明之發堊價罪公削籍烈皇登極誅逆奄起南京禮部郎中改吏部文選司崇禎乙亥改考功司冢宰鄭三俊掌院范景文王南計公佐之奏免七十八人是時主北計者謝陞烏程私人無不庇之而前計反是烏程無以難也轉尙寶司卿應天府丞署尹事其地爲民患苦者無如僉報馬戶一事應天九驛使命徵發無時出農里以役衙前無不立困而又奉旨裁減驛遞縮食縮馬本是相當當事者不權輕重食縮而馬如故時民益困公以爲救之莫如召募且勾其

南雷文約卷之一

胥吏之所乾沒者其資有餘積年之患一日而除戊寅入賀元旦鄭司寇以輕比失上意下獄黃少詹道周黃庚子景昉言之于經筵上怒未回公言皇上御極以來麗丹書者多大臣朝士即使盡皆情法允協已是幽陰景色而况威嚴之下株連蔓引九死一生今皇上以輕擬之故深督三俊恐將來必有承順風旨以斷鍊爲能事以鉤棘爲精神非復皇上慎獄之本意矣疏上三日上御門口傳出三俊國家典故未有御門之日有宣諭者即上所攝逮大臣亦未有六日即釋之者非公忠誠悟主何以有此公起廢籍歷

南雷文約卷之一

官南京十二年至是始入爲左通政轉光祿寺卿晉通政使天子治尙綜核棄子斥臣莫不造作端末妄生首尾萃于納言主者幾若承行之吏不然則絞計相摩叫呼已及之矣公度情匿姦懸見立剖必使之詞窮意竭而後冰駭風散自公作納言告訐之風少息尋陞刑部右侍郎會推閣員冢宰李日宣先後推至二十餘人公與焉上召對與推諸臣于中極殿公稱疾不至時上已入陳演之諧越翼日下日宣于理及與推三人始服公之先幾也轉左侍郎署部事旋即眞爲尙書公言邇年以來刑官擅背條律嚴文剋削遂使各司上下其手胥吏因緣爲奸刑獄繁興干和召愆僥倖苟免之徒關節賄營之盛雖日誅之而不能止矣因糾近日附會律文之謬者數十事時貫城滯獄不下萬人重大橫入多窮怒之所遷及清獄之議發自宜興而宜興蓋人不見信公理問端其冤難久訟莫不曲盡情詐壓塞群疑即被罪而去者亦緣道謳吟然公未嘗盡主姑息一時關係大案俄傾而定陳新甲下獄政府六卿無不爲之營救公言能容闖入而丁汝襲伏誅沈惟敬盟敗而石星論死國法炳如後此綱紀陵夷淪開陷藩覆遼蹙廣僅誅

一者撫以應故事中樞率置不問故新甲一則曰  
有例再則曰有例者此也不知親藩膏刃百城流血  
夢星之罪若是烈乎春秋之義人臣無境外之交戰  
歟二策古來通用然未有身在朝廷不告君父而專  
擅便宜者辱國啓侮莫此爲甚上覽疏心動宜與面  
奏國法大司馬兵不臨城不斬上曰他邊疆卽勿論  
僇辱我親藩七不甚于薄城乎卽日棄市中人劉元  
斌監軍討賊御史王孫蕃劾其淫掠請問司禮王裕  
民漏泄疏求抄而元斌辯至上并下裕民于獄言裕  
民職任提督禁旅殺掠代爲欺隱法難輕縱公上爰

南雷文約 卷之一

九

書言隱人之惡與身自爲惡者有間終不可以元斌  
爲首而裕民爲從律內奏事詐不以實條止擬一配  
註以其欺君也然則繩欺之法亦止此矣加等至州  
瘴已極過此以往非守法之臣所敢擅入也上召公  
面諭而始決之洪督救錦州之圍束馬未動職方張  
若麒以司馬私人出關督戰洪督不得已從之進而  
兵潰若麒從漁舟遁還關外精銳喪失俱盡若麒就  
理而有與援司官遷延不獻時本司韓一臣出守公  
批此案未結竟不聽新除爰書以本案爲例王樸倡  
逃誅矣倡倡逃者豈可緩誅陳新甲誤國辟矣誤誤

內者明能延辟欲彰軍政宜赴禁街上覓秋後他如  
刑定丁督許帥不做借以溫筆或從或不從而公之  
不爲煤濕輕重則一也最後而有熊養之獄卒以執  
法去位當是時宜與當國興化後起而風價稍高一  
時各省各相依附爲反覆檢滑之術以構兩相于是  
賄宜興者爲南黨附興化者爲北黨章疏詭給激許  
與不有謂上亦心知言官之橫而惡之有無名子疏  
二十四氣達之御前上益信手勅申戒給事中姜垓  
言上中謹言畢辭厭薄言官行人熊開元屏人密奏  
宜興過失上皆疑爲捏合故智下之詔獄且欲賜死

南雷文約 卷之一

十

伏底鼓山于召對犯顏救之鼓山革職公言皇上欲  
求變通趨時之臣舉朝不乏若欲求廉頑立懦維風  
易俗之臣舍宗周無與歸矣不聽然上亦凜于公論  
收回密詔改下刑部公輕擬不徇上意奉旨閒住公  
去而國事益急徬徨一旅冀赴賊俱死而北變已至  
江左嗣興起公爲右都御史未至改吏部尙書大業  
草創人心未附聞公與鼓山漳海之出天下始無寡  
弱之憂公以國家之敗由官邪也方欲條品人物簡  
落狐狸易危亡之轍而馬阮傳通姦賂毀裂恩仇孽  
勲打將官奴市儈時相爲帝中旨賢于部推私門勢

于廟堂黔首鬱然公猶以祖宗之法汰彼已甚不  
流極之運剋其方圖也馬士英希心列侯中人韓  
周請加恩定策五等延世公覆世宗以外藩入繼擬  
封輔臣楊廷和蔣冕伯魯皆譏謔不遑方今國恥未  
雪扼腕拊心諸臣豈肯裂土自焚俟神京克復大統  
告定之後議之未晚又言福王為難先帝尙遣一勛  
臣一黃門一內侍馳詣各營先帝梓宮何處封樹  
若何僅遣一健兒應故事則群臣之悲思大行祇具  
文耳士英苦其折讓凡公所上考選年例少所稱可  
御史黃耳鼎恨公例轉蹄尾紛然謂公殺權臣以敗  
款局公歷叙和議始末從前小人閃掄賣國情狀始  
露公與戴山先後去國黃童白叟皆知南都不能立  
矣乙酉四月余過嘉興勸公避地四明山公曰不可  
吾東向一步則馬阮謂我擁立潞王西向一步則馬  
阮謂我與臥子將興晉陽惟有死此一塊土耳別後  
三月干戈滿地嘉興城守將破公在城外至城下呼  
曰吾大臣不可野死當與城存亡城上人譁曰我公  
來矣開門納之越宿而城陷公朝服自縊死閏六月  
二十六日也僧真寶藏之櫃中踰二旬收斂顏色如  
生其時戴山在越城餓經七日曰此降城非我死所

乃出城外而死兩公死相反而其義則一海內為作  
降城嘆我公來樂府以美之烈皇撥亂反正之才有  
明諸帝皆所不及承熹宗無穢之後銳于有為向若  
始事即得公等六七人而輔之開誠布公君臣一體  
全不誤防其于致治也何有自蒲州出而失望見制  
于小人所謂君子者往往自開破綻烈皇遂疑天下  
之士莫不貪欺頗用術輔其資好以耳目隱發為明  
陸敬輿曰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然後  
上下交戰于影響鬼魅之途烈皇之視其臣工一如  
盜賊欲不亡也得乎故戴山進告先欲救其心術公  
隨事消息歸于忠厚雖累遭殺村而過後思之不置  
蓋其性原不與小人合也烏程韓城武陵并研能亡  
烈皇之天下而不能使猜忌刻薄之名加于烈皇者  
觀兩公之遇合而可以解于後世矣南渡沸鼎斗筭  
而叨天業苟非公等數人虛名潤色詎能免于閑位  
亦猶文山之存德祐也公清修絕俗造次布素官物  
貯庫苞苴戒門通籍二十餘載位至冢宰所餘不過  
談扇歌鐘而已弘長後進士有緘芥之長依以成名  
尤急人之患難雖側踵焦原不忘援手竹亭敗後籍  
沒公力言當事止沒其田產而捲握之物不與讐讐



亭者又欲竄其子弟于許都叛黨之內公復理而出之孝廉祝淵上書頌鼓山綈騎遜問公囑吳金吾勿殺義士淵得生出獄戶一門之內孝友濡染義盡情至兄弟三人惟伯兄一子相埋者言當遷公曰有兄在吾不敢爲主也母黨式微公折契田廬曰俾無忘太夫人之德公初以疎屬爾殺爲子已二十六年甲申始立柱臣爲後或問後與子異乎曰然子可私也後不可私也子惟父之所愛卽子之後非薦于祖禰而祖禰用馨告于宗族而宗族不疑不敢後也故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卽人皆可爲子之證也傳曰

南雷文約

卷之一

古

鬼不馨非類神不馨非族是人不可皆後之證也其議禮之精如此公條貫經史而尤熟于朝章國紀故其章奏尺牘見聞周洽鑒然皆可施行非經生是古非今之腐談也而又旁通九流之學嘗推施公子祿命謂人曰施四明佳人奈何此郎不任香火已而果絕公生于萬曆戊寅歿于弘光乙酉年六十八娶顧氏繼馮氏俱贈一品夫人子爾穀柱臣女五人唐堯臣潘渙張守虞景堯祝文琯其婿也孫二人功燮申余穀巢孤露公以穉弟畜之所不至隕越于溝壑者繫公是賴且少不知學汎濫無根公每訓之曰學不

可雜雜則無成無亦將兵農禮樂以至天時地利人情物理凡可佐廟謨裨掌故者隨其性之所近併當一路以爲用世張本此猶蘇子瞻教秦太虛多著實用之書之意也公死生師友之誼過于彭宣余感傷舊恩不能及李燧之于王成能無愧乎公塋海寧園花鎮之龍山余兩過墓下豐碑未立但有腹痛辛酉距公之歿已三十七年矣功燮來求銘白髮青燈回理前緒尚可彷彿其六七也銘曰國之興亡豈以事功曰誠曰術何途之從吁嗟烈皇求治太急一念刑名僉壬斯集公亦有言王道平平

南雷文約

卷之一

古

至誠透露卽是機權行其所學以匡烈皇帝雖曰俞舉國若狂南渡燭火專樹饕餮餐公于其間六月霜雪大厦將傾猶抽樑棟汎汎溝中以俟一閭禦兒爲水黑雲壓城蓑城殺鬼耿耿孤誠血碧龍山覓騎箕尾千秋萬歲光芒并展



左副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諡忠介四明施公神道碑銘 壬子

餘姚四明施公當流賊之變爲左副都御史在東長安門聞烈皇帝既殉社稷慟哭而書曰慙無半策匡時難唯一死報君恩遂投繯死僕遽解之少甦厲聲曰汝輩安知大義是時賊滿街巷不可返寓公望門求繼居人皆麾出之乃以砒霜投燒酒飲九竅血裂而逝初寇警日亟公屢促司馬厲兵固守飛檄勤王司馬落落如承平時公叱罵而去自度必死遺書于家人曰吾身報國毋哀吾死亡何而有三月十九

南雷文約卷之一

主

日之事公登萬曆己未進士第授工部主事值奄人通賢用事猷脅諸曹公獨不就爲其所怒有詔拆北堂限五日以窘公俄而暴風拔屋公得脫然又詔依嘉靖舊式作獸吻其式茫然公方勾稽匠氏神以夢告明日發地得之則嘉靖間所用之餘也稍遷屯田司郎中會徐文輔以中官監督二部公耻爲之屈請降俸出知漳州五百里民隱如在庭內每有盜發輒曰此必某也其里貫姓名無不知之者李魁奇亂援往例請撫公謂若然又爲閩封殖一蠹也與巡撫鄒公維璉悉力定之劉香橫海外公繫其毋誘之海隅

香卒授首島寇時入犯皆有內主公破其墻壁銷其厝火欲使全閩兵力不歸一氏蓋其所慮者深也累轉至布政司皆在福建入爲光祿寺卿通政司使學士黃公以直言觸上怒諸生徐仲吉上書頌之公批只可存此一段議論不爲封進仲吉劾公阻言路公繳原疏上見其批大怒閑住回藉逾年再召爲南京通政司陞辭公以學術吏治兵事財用四者入告上爲之動容出京三日遣中使召還面諭曰南京無事留此爲朕幹些要務吏部會推刑部右侍郎上曰施某清執可左副都御史其去殉難之時止二月也公

南雷文約卷之一

主

諱邦曜字爾輔別號四明其先師黥以刺史居烏程孫宿慶元間爲餘姚令因家焉高祖信漳平令祖龍雲父承雲皆以公貴贈大中大夫福建叅政元配虞氏贈淑人繼金氏封淑人子欽邑諸生公之學得力于文成鈞深慕要以理學文章經濟三分其集心光證明章句者所不得而窺也菰山講學公又以其自得者叅請皆歸寔際菰山亦深契之公起自孤童身至大僚不改寒窶之習勇于爲義同年生魯時昇卒京邸公爲之含殮又以女妻其子嘗買一婢婦洒廳爭至于東隅凝視擁篲而泣公見而怪之曰此先人

任御史之宅也。見時會隨環茲地。憶之不覺凄愴。公  
閔然。卽分嫁女之資。擇士人而歸之。此在常人所不  
能者。于公則爲餘事也。公卒未十年。嗣子亦歿。夫人  
寄食婿家。晨炊不繼。遂上一坏蒸嘗。閔然嗟乎。公之  
忠義行遠有耀。豈以一家之存亡爲絕續乎。銘曰  
姚江九折出海門。英靈磅礴正氣存。三忠之名孰不  
聞。施公繼之血化碧。朝不爲潮夕不汐。帝座風雷通  
咫尺。大厦欲焚烟模糊。幕燕凋隳畢通鳥。誰其聞之  
大聲呼。乘龍冉冉帝上昇。前無疑弼後無丞。公獨攀  
髯執綬。繩真淵不返寒日。暑爲王作尊。御璫璣自益  
者。心東流水國既破。兮家亦亡。蕭蕭殯宮對野棠。下  
馬無人拜夕陽。道旁亦自有童叟。爲公培土深且厚。  
石爛海枯銘不朽。三忠謂毛忠襄孫忠烈先忠肅也

南雷文約卷之一

七

文淵閣大學士吏兵二部尚書謚文靖朱公墓誌銘

公諱天麟字游初別號震青以沈天英舉鄉試後始  
復姓世居吳江之太湖濱爲農家至公而徙崑山幼  
好學家貧無力從師年十歲隨父素庵之黎里其地  
有道士陸逸庵公之親也精舍幽雅公欲留而讀書  
素庵不可携之還家越二日里人有鬻薪於黎里者  
公不告於家附舟而往家人跡之使歸公曰吾不欲  
以農夫沒世逸庵亦勸學甚力聘名師教之歷八寒  
暑而學成萬曆戊午舉鄉書出先忠端公之門登崇  
禎戊辰進士第授饒州府推官政事之暇唯務談學  
所謂豫章四子者陳際泰艾南英羅萬藻章世純皆  
從之何心隱傳泰州之學爲江陵所害弇州據其爰  
書作傳人遂以游俠外之公觀其遺錄有所發明刻  
之衆毀之中兼官捫印皆有惠政建祠者三地戊寅  
上御中左門召考選諸臣問兵食之計板公爲翰林  
院編修庚辰克武經大全纂脩官甲申正月差祭淮  
王至山東而京師陷一慟幾不起大兵南渡公欲爲  
卽壘之守而人心已去航海而南至定海登陸復自  
浙之閩過閩立國公以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將國子

南雷文約卷之一

六





條陳憲親察御史履歷適陸相回道刺書下街彭年  
勅請逮問上批未允彭年隨劾起恒而丁時魁金堡  
單疏公疏劾起恒及馬吉翔龐天壽者無已時太后  
召公票擬面諭當武岡危難之時今日諸臣安在非  
馬吉翔等二三人左右聖躬焉有今日先生嚴加票  
擬不可隱徇公奏武岡危從大功固不可泯然憲垣  
所爭亦是職所當言還望皇太后皇上寬宥以開言  
路太后復諭先生只管嚴擬來看隨命內臣給筆札  
賜坐公票擬兩解太后不允改票至再內有那得如  
許更端聚訟語彭年大怒疾呼於朝堂曰當時不惜

有言文初

主

鐵騎三千猶得作此景魚即起恒遂抹前旨以達其  
意彭年怒猶未平二十三日立春王令諸大臣盟於  
太廟而後入賀願水火愈甚已丑正月陳邦傳憤金  
堡叅之也上疏言堡謂臣無將無兵濫冒封爵請即  
遣堡爲臣監紀以觀臣十萬鐵騎堡昔爲臨清知州  
降賊受官逃回今日湖南來未必非北人間諜公與  
起恒在直得邦傳疏抵几大笑曰金道隱善罵人今  
亦被人罵倒耶道隱者堡之字也遂擬票金堡辛苦  
何來朕所未悉所請監紀著即會議其謂辛苦何來  
用杜子美喜達行在所辛苦賊中來成語非有他意

而金以爲譏其從賊時魁等率科道官青衣哭於朝  
卿印免冠入閣大噪公曰公等豈以小朝廷遂無君  
臣之禮耶彭年曰不關我事公曰總憲者總朝廷之  
法也公爲總憲法紀蕩然焉所謝責王召諸臣勉之  
收印視事時魁等不從令李元甫給之初時魁等以  
票擬出自起恒欲進閣毆之是晨侍郎劉遠生至公  
舟阻其入朝詢其故遠生以告公曰不知可以不入  
既知矣事不辭難遂至閣自認魁等爲之稍阻公隨  
乞去王遣鴻臚卿何驥致趣入直不可陛辭涕泣王  
亦垂淚曰卿去朕益孤矣二月初六日也此與唐昭

有言文初

主

宗欲相韓渥朱溫欲害之而出昭宗掘渥手流涕曰  
左右無人矣又何殊也公棲遲慶遠九月王復勅入  
覲跋予懸望更勿久延公言兩粵兵民情渙勢促路  
人能言之好建言者絕置不論須知近地不危方克  
謀及禦遠知邇形可惧矣邊漫採浮言而乃瑣屑一  
人一事掉頭以爭矯命還封曰我古遺直也今而後  
毋以四方無利害之章奏悻悻見面認爲極痛極癢  
而爾焉使我一人終日知危知懼僅知此焉而已王  
念之不置俾返棹端溪公自慶遠至象州而王已退  
蹕梧州上疏言端州終歲嬪視茲因一番震蕩毅然



有爲自今日爲始東省勤舊各有寨兵汎艇曾舉義於昔者自可號召於今高雷廉瓊額解兩廣盟利土弁客兵禪其根括有兵而不知發有餉而寨諸人毋若向之謀國者曰義兵可散歸農也土狼寨兵兵不可用也終日以毛筆從事一驚再驚至有今日又言宋高宗渡江航海偏安一隅有退地也今日之事退地何居下無行臺上無行閣中露中泥無地非戰場也無日非戰期也可云此爲三公九卿屬內欺彼爲使相調將屬外欺二三年間提惑內權麾之難去輕昇外爵招之莫來皇上當奮然自將勿判內外交武

南雷文約卷之一

三

諸臣悉援甲將兵以從臣請持經畧江南嶺南使節揀營兵擇土豪抽喇丁募水手自近遠遠招集四方流徙之人訓閱以克御兵佐我皇上雲集龍圖之力否則徒責稟擬調停文武水火以爲主持政本嗚呼今日政本何在乎庚寅七月以文淵閣大學士吏兵二部尚書入直梧州賜圖書曰理學名臣先是雲南督師楊長知說漢寇孫可望反正同鄉官龔葵赴肇慶進可望表請王封金堡首言本朝異姓止有贈王三百年定制不宜壞自今日來皆以爲然長知曰不與無益彼固已自王也一旦降號公侯而能欣然受

命者此純臣之節寧可望於若輩今因其向義使之恩恩庶幾收助於萬一且法有因革時異勢殊土宇非故而猶執舊法乎議數月不決臨發乃賜一字親王章而無封號長知西行過梧遇堵翁錫曰可望業自王雲南今賜之印而無國名是猶斬之也激猛虎而使噬人奈何錫然之爲補牘入始封爲定遼王武康伯胡執恭者故陳邦傳中軍駐防泗城州地與近聞可望求封先以書約封秦王可望悅執恭即具疏報聞且謂機不容緩臣已便宜鑄印填空勅咨行矣執恭至滇可望郊迎甚恭所部額手交賀儼然

南雷文約卷之一

四

以秦王臨其下矣比畏知回始知其詐顧深耻之曰爲帝爲王我所自致何藉於彼而屑屑更易徒爲人笑歟遂不受朝命至是可望復遣使至梧自稱秦王且以不願改號爲請從官集議公與王化澄以爲許之便嚴起恒文安之郭之奇以爲不當許公厲色爭之而起恒等持之益堅及兩廣俱破大兵日迫王奔南寧辛卯始封可望爲秦王而可望已視之甚輕五月可望請移蹕雲南從亡諸臣議之閣臣吳貞錄御史王光廷徐極等議幸欽州依李元簡公言元簡屢敗之餘衆不滿千棲依海濱其不足恃明矣雲南山

川險阻雄師數十萬北通川陝南控荆楚可望既懷  
好音必弗遠萌他志不若因其迎而依之亦推誠之  
道也會議未協遷延者累月公憂危從軍薄奉命經  
夏左右兩江土司兵衆未集大兵已迫南寧王踉蹌  
入滇公扶病隨行壬辰正月至廣南府病劇不能前  
進暫寓西板村土官僊紹周架屋居之是年八月十  
八日卒有孤忠未展遺恨無窮疏遣人至安隆所上  
之王覽疏悲泣賜祭十一壇贈少保建極殿大學士  
諡文忠公稽永曆立國筆錄盤縷自敘無暇與宋之  
二王無異惟卒慶之時兩三年間可以進取有爲而

南雷文約卷之一

王

又爲五虎所把持薄文細故事事爭執以法祖制慎  
名器依傍爲題目廟堂之上流矢影風救過不遑而  
於兵食戰守綱繆呼吸之大計一切置之不講夫未  
進呈曰惡擬既落紅卽聖旨聖旨一不當意卽追究  
票擬之人而欲殿之此與狗脚朕之旨何殊袁彭年  
等不足責金堡頗持士節顧乃昵近凶惡取謀豺虎  
與之共濟乎明朝異姓不封王猶漢之非劉氏而王  
者天下其擊之一也孫可望之求王於明亦猶韓信  
之求王於漢也顧漢未嘗不王信堡執承平之言以  
繩創業得乎彼求我則我重我求彼則我輕我不能

操重之權直至零丁失所我出其下而後奉之則爲  
其所輕也固宜不王異姓與諫南遷之議皆愚儒不  
知通變者也文靖公之學所謂積穀做米把纜放船  
其於儒門尙未臻於自得顧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堡  
則深獎禪宗佞口鉛筆一以機鋒出之壞人家國視  
爲墮旣而又別開生面揭鼓上堂世出世間總屬無  
情於此可以知儒釋之分矣公素志讀書棲心重儉  
卽行街衙間亦不做吟誦壬午在京師余每過之談  
學聲光汗漫恍惚非章句之所執轍著有道統治統  
二錄七觀齋文集雉城詩集孝詮一絃草藏於家娶

南雷文約卷之一

王

沈氏封一品夫人子二人宿垣監察御史斗垣給事  
中冊封鞏昌王行至板橋孫可望犯蹕抗節而死孫  
之銓甲子武舉人某某康熙壬寅喪車還里癸丑葬  
於雉城之湖濱又十年余至崑山之銓以墓銘爲請  
先忠端公之難門人唯徐冢宰石麒麟職納棠館公與  
金知縣渾倉惶奔赴余時童稚執手而號徘徊家國  
存亡之故執筆泫然渾字宜蘇吳縣人亦死節於英  
德銘曰  
國之興亡雖曰天數天之所廢由人摧仆鼎懸一絲  
嚙之未錯景炎新造危如朝露猶以莖諫排諭宿素

最爾兩粵。乃與朋黨。咫尺堂陛。殷雷極。極昔之。諫。奉行。宰相。今之。宰相。董。諫。所。養。於。唯。文。靖。爭。此。呼。吸。群。枉。嗟。然。捲。堂。相。逼。寄。命。舟。航。時。危。復。入。朝。服。搢。淚。桐。棺。瘞。濕。一。家。百。口。寄。處。蠻。巢。經。年。十。九。存。者。寥。寥。故。鄉。畫。錦。丹。旆。麗。麗。死。而。不。亡。視。此。霜。毫。

兵部左侍郎蒼水張公墓誌銘

語曰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所謂慷慨從容者非以一身較遲速也扶危定傾之心吾身一日可以未死吾力一絲有所未盡不容但已古今成敗利鈍有盡而此不容已者長留於天地之間愚公移山精衛填海常人藐爲說鈴賢聖爲血路也是故知其不可而不爲卽非從容矣武林張文襄公蒼水萬斯大與付起直莖蒼水于南屏之陰公乃李文祖謂文山屬銘於鄧元薦以元薦同仕行臺也今行朝之臣無在者蒼水之銘非子而誰余乃於公奇零草北征錄及公族祖汝翼世系次第之以爲銘公諱煌言字玄箸別號蒼水宋相張知白之裔也曾孫集賢修纂自滄州徙平江集賢子顧又自平江徙鄞九傳至景仁避元末之亂泛海至高麗洪武初始返鄉里又四傳而張氏以雍睦名長伯祥舉成化癸卯賢書次珽次玠次璟里人以孝友名之玠生錫錫生淮淮生尹忠尹忠生應斗應斗生圭章字兩如天啓甲子舉人仕至刑部員外郎公之父也妣趙氏封宜人公幼頗駢弛不羈好與博徒遊無以償博進則私斥賣其生產刑部恨之然風骨高華落落不可一世年十六爲



生時天下多故上欲重武試文之後試射諸生從事者新射莫能中公執弓抽矢三發連三中暇豫如素習者觀者以爲奇崇禎壬午舉鄉試東江建義公與錢忠介同事授翰林院編修山籌軍旅入典制誥丙戌師潰公汎海依蕭魯於滄洲明年松江吳勝兆反以右僉都御史持節監定西侯軍以授之至崇明颶風覆舟公匿於房師故諸暨令家以免得間道歸海上又明年移節上虞之平岡山寨與王司馬相犄角焚上虞破新昌浙東列城爲之盡閉庚寅滄洲爲行在公復從之滄洲墮尾陣至閩海時閩事至于延

南雷文初卷之一

三

進奉桂朝監國爲寓公而已公歎發藩鎮改爲江北之戾已冬返浙明年復監定西侯軍入長江登金山遙祭孝陵三軍皆慟哭失聲燭火通于建業題詩蘭若中以上游師未至左次崇明頃之再入長江掠瓜儀抵燕子磯南都震動而師徒軍弱中原豪傑無響應者亦遂乘流東下聯營浙東戊戌滇中遣使授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延平北伐公監其軍旋羊山草龍爲禍海舶碎者百餘義陽王游焉羊山者海中一小島群羊乳其上見人不畏避然不可殺殺之則風濤立至軍士不信執而烹之方熟而禍作

於是返旆明年五月延平全師入江公以所部義從數千人並發至崇明公謂延平崇沙江海門戶懸洲可守不若先定之爲老營脫有疎虞進退自依不聽將取瓜州延平以公爲前茅時金焦間鐵索橫江夾岸皆西洋大砲砲聲雷鈞波濤起立公舟出其間風定行遲登桅樓露香祝曰成敗在此一舉天若祐國從枕席上過師否則以余身爲齏粉亦始願之所及也改棹前進飛火夾船而墮若有陰相之者明日延平始至克其城議師所向延平先金陵公先京口延平曰吾頓兵京口金陵援騎朝發夕至爲之奈何公

南雷文初卷之一

三

日吾以偏師水道薄觀音門金陵將自守不暇豈能分援他郡延平然之即請公往未至儀真五十里吏民迎降六月二十八日抵觀音門延平已下京口水師畢至七月朔公哨卒七人掠江捕取之五日公所遣別將以蕪湖降書至延平謂蕪城上游門戶倘留都不旦夕下則江楚之援日至控扼要害非公不足辦七日至蕪湖相度形勢一軍出溧陽以窺廣德一軍鎮池郡以截上流一軍援和陽以固采石一軍入寧國以偏新安傳檄郡邑江之南北相率來歸郡則太平寧國池州徽州縣則當塗蕪湖繁昌宣城寧國



南寧南陵太平旌德貴池銅陵東流建德青陽石埭  
涇縣巢縣含山舒城廬江高淳溧陽建平州則廣德  
無爲和陽凡得府四州三縣二十四江楚魯衛豪傑  
多詣軍門受約束歸許禡牙相應當是時公師所過  
吏人喜悅爭持牛酒迎勞父老扶杖炷香華壺漿以  
獻者終日不絕見其衣冠莫不垂涕亡何而金陵之  
敗聞公方受新安之降乃返蕪湖初公語延平師老  
易生宅變宜遣諸帥分巡郡邑留都出援我則首尾  
邀擊如其自守我則堅壁以待倘四面克復收兵磨  
至金陵如在掌中矣延平不聽自以爲功在漏刻士

南雷文約卷之一

三

卒釋冰而嬉樵蘇四出營壘爲空大兵謀知以輕騎  
襲破前屯延平倉卒移帳質明軍竄未就大兵傾城  
出戰兵無鬪志大敗延平亦遂乘流出海并徹京口  
之師而去公之聞敗也亦謂軍雖挫未必遽登舟卽  
登舟未必遽揚帆卽揚帆必且退守鎮江故彈壓列  
城無有變志遣人至延平請益百艘天下事尙可圖  
也已而知其不然大兵千餘艘截於下流歸路已梗  
引舟趨鄱陽以集散亡八月七次銅陵與楚師遇  
兵潰有言英霍山寨可投者乃焚舟登陸士卒尙數  
百人十七日入霍山界縣有陽山寨寨在山巔可容

人饒水泉故義師所據已受招撫聞公至拒之英  
山有將軍寨轉而至彼渡東溪嶺追師奄至士卒皆  
竄公相依只一僮一卒迷失道士止之公賂土人  
爲導變服夜行天明而踪跡者衆導脫身去踪跡者  
得賂乃解然茫然不知去向念有故人賣藥于安慶  
之高河埠求一人導至其所至則故人他往而故人  
之友識公爲張司馬憐其忠義導公由柘陽湖出江  
渡黃盆抵東流之張家灘陸行建德祁門兩山中公  
方病瘧力疾零丁至休寧買棹入嚴陵浙人熟公面  
目改而山行自婺之東義出天台以達海壩樹蘇鳴

南雷文約卷之一

三

角散亡復集庚子駐師林門辛丑冬入閩海道客羅  
子木至塹灣責延平出師時延平方與紅夷搏難殊  
無經畧中原之志公作詩誦之云中原方卜鹿何暇  
問虹梁明年滇事敗延平師既不出公復歸浙海甲  
辰散兵居于懸岩懸岩在海中荒瘠無居人山南多  
次港通舟其陰曉岩峭壁公結茅其間從者爲羅子  
木楊冠玉餘惟舟子役人而已於時海內承平滇南  
統絕八閩瀾安獨公風帆浪楫傲岸于明台之間議  
者急公愈甚係累其妻子族屬以俟公之小校降欲  
致公以爲功與其徒數十人走補陀僞爲行脚僧會

公告糴之舟至糴人謂其僭也眠之小校出刀以脅糴人令言公處擊殺數人而後肯言曰雖然公不可得也公畜雙猿以候動靜船在十里之外則猿鳴木杪公得爲備矣小校乃以夜半出山之背緣藤踰嶺而入暗中執公并及子木冠王舟子三人七月十七日也十九日公至寧波方巾葛衣輒而入觀者如堵皆歎息以爲畫錦張帥舉酒屬公曰遲公久矣公曰父死不能葬國亡不能救死有餘罪今日之事速而己後數日送公至省供帳如上賓公南面坐故時曲皆來庭司道郡縣至者公但拱手不起列

南甯文約卷之一  
坐于側皆視公爲天神省中人路守者得親公面爲幸翰墨流傳視爲至寶每日求書者堆積几案公亦稱情落筆九月七日幕府請公詣市公賦絕命詩我年適五九復逢九月七大廈已不支成仁萬事畢遂遇害子木冠王舟子三人皆從死子木名繪深陽人冠王鄞人公生於萬曆庚申六月初九日年四十五娶董氏子萬祺先公三日戮於鎮江今以再從子鴻福爲後公精於六壬兵屯東溪嶺占得四課空陷方大驚而追騎已及糴舟未返占課大凶主有非常之變徘徊假寐卒遭束縛間嘗以公與文山並提而論

皆吹冷焰於灰燼之中無尺地一民可據止憑此絃未死之人心以爲鼓盪然而形勢昭然者也人心莫測者也其昭然者不足以制其莫測則亦從而轉矣唯兩公之心匪石不可轉故百死之餘愈見光彩文山之指南錄公之北征紀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文山鎮江遁後馳驅不過三載公丙戌航海甲辰就執三度閩關四入長江兩遭覆沒首尾十有九年文山經營者不過閩廣一隅公提孤軍虛喝中原而下之是公之所處爲益難矣公父刑部嘗教授余家余諸父皆其門人至今余與公則兩世之交也念昔周旋鯨背蠅難之上共此艱難今公已爲千載人物比之文山人皆信之余屈身養母老老自附於晉之處士未知後之人其許我不也銘曰

南甯文約卷之二  
廬陵之祠四忠一節文山自許俎豆其列誰冠貂蟬增此像設曰惟信公終焉是揭西湖之陽春香秋露北有岳墳南有于墓公亦有言窵窵是附同德比義而相旦暮前之廬陵後之甬水五百餘年三千有星一時發言俱同誠語天且勿違成人之美

碩膚孫公墓誌銘

順治丙戌六月二十四日孫公碩膚卒於海外之滄洲滄洲尋爲界外殊絕內地康熙乙丑還滄洲於定海其孫訥渡海載公柩歸楚燭湖蓋公墓之不作寒食者四十年矣余與公共事時膺力方剛今瘠殘頑鄙不死始得銘公之墓公諱嘉績字碩膚燭湖先生孫應時之後五世祖熾巡撫江西右都御史死宸濠之難謚忠烈高祖堦尙寶司卿曾祖金上林苑監丞祖如游文淵閣大學士謚文恭父木工部郎中妣胡氏諸氏俱封太淑人公刻苦爲學業舉子以才稱登

南雷文約卷之一

墓

崇禎丁丑進士第授南京工部主事時徐忠襄爲應天府丞爲公分別邪正開張聞見公從捧手而受之本兵聞其名調爲職方司郎中適有風塵之驚傳城閉壘皆不測其進止公曰此不難知當俟後隊南下耳既而果然高奄起潛求世廕公覆疏格之起潛恨甚烈廟於觀德殿較閱軍器譏之下獄會石齋先生逮入上怒其面折意欲殺之廷杖而入獄門襍被藥殺一切擁欄公徹已服用遇之甚謹稍間從而受易凡與先生過往來者楊嗣昌皆指之爲福黨因取同獄黃文煥文震亨等及公雜治之多睚眦戟手以分

涇渭公獨曰昔黃霸之在獄受經於夏侯勝史傳以爲美談今又何必諱乎同事者皆愧其言清獄詔下司寇徐忠襄遂出公踰年起爲九江道僉事未上而國變乙酉大兵東渡郡邑望風迎附然數百年故國一旦忽焉當是時人心惶擾未定但觀望未敢先發公方買書築室欲老泉石而書卷橫胸利害智力倉卒不服較量閏六月九日於空然無恃之中創爲卽

南雷文約卷之一

墓

王從來亡社雖加一日亦關國脉此說蓋在成敗利鈍之外者也當公丁丑赴試縣令梁佳植夢公廷對第一榜發不驗及卒滄洲適塋張信墓道之南信固明初之第一也前定之矣東浙歷官左僉都御史東閣大學士公生萬曆甲辰九月十四日配陳氏封夫人子延齡中書舍人從亡海外歷官司農孫男六人訥州同知訓導諸生誠謚諡孫女幾人其一嫁太學生黃正誼卽余子也公詩法王孟其文集散失止存數十首此外則五世傳贊存直錄銘曰

趙忠烈抗節武廟嘉靖名臣文恪爲邵萬曆三宰



正色清簡光熹之際文恭是顯大厦已傾一木血指  
明之世臣嗚呼孫氏

公若水周唯一兩先生墓誌銘 丁巳

子名節之談孰肯多讓而身非道開難吞白石體  
勢王微常須葉裏許邁雖逝猶勤定省伯鸞雖簡尚  
存室家生此天地之間不能不與之相干涉有干涉  
則有往來陶靖節不肯屈身異代而江州之酒始安  
之錢不能拒也然靖節所處之時葛巾籃輿無鉗市  
之恐較之似爲差易活埋土室長往深山吾於  
會稽余若水甬上周唯一兩先生有深悲焉若水名  
增造字謙貞曾祖古愚祖相肇慶府通判父幼美封  
兵部尚書尚書五子長煌字武貞天啓乙丑進士第  
一人季增雍太平知縣若水其中子也登崇禎癸未  
進士第除寶應知縣劉澤清開府淮南欲以公禮格  
郡縣若水投版棄官而去盡江之役補禮部儀制司  
主事陞郎中唯一名齊曾字思沂高祖薇工部員外  
郎曾祖桑祖煬父臺唯一登癸未進士第除廣東順  
德知縣邑中多盜以爲此饑寒所致古人社倉之法  
意非不美然而其利易盡於是變社倉爲義田而以  
社倉之法行之可以久遠又倣弓箭社之法行于西  
北者行之東南修飾僕區沈命之術盜一發即得攝  
香山縣香山與黎人相望一海土官欲渡海入壘直



指許之唯一不可乃止閩中立國其首輔香山人下  
教有不便於民者唯一卽解職歸兩先生之出俱賞  
兵戈旁午之日若水無以自見唯一之所見者亦小  
小及民之事不足以盡其長也桑聚之交武貞投水  
死若水逃山中不出郡縣逼之入見若水乃與疾城  
南以待齋斧久之而事解聚村童五六人授以三字  
經晨則秉耒而出與老農稼作較量勤惰未嘗因其  
貴人而讓畔也同年生王天錫爲衆道欲與話舊若  
水辭以疾天錫披帷直入若水擁衾不起曰王臣不  
幸有狗馬疾不得與故人爲禮天錫執手勞苦未出

南雷文初

卷之一

平

水行在孝經義理迫隘唯一之途稍寬世之君子往  
往由之然不欲爲異姓之臣者顧反爲異姓之子無  
乃自相矛盾乎唯一之寄身釋氏猶李燦之爲僧保  
後齋之爲賣卜然其詩云愧不悉除鬚髮去猶留松  
下一孤身我來仍喚松爲樹未必松呼我是人則亦  
未嘗不羨若水之爲也若水草屋三間不蔽風雨以  
龜甲承漏臥榻之下牛宮鷄桀無下足處生人之趣  
都盡唯一山林標致一器之微亦極其工巧嘗拾燒  
餘爲爐拂拭過于金玉又得懸崖奇木製爲養和坐  
臥其間兩先生之不同如此若水慨世路之險遂疑  
荀卿性惡百王無獎著論以非孟唯一機鋒曳電汪  
洋自恣寓言十九然清苦自立胸中兀然有所不可  
不以牛跡之安途避亂群之近憂者是則同若水出  
自崑山朱相國震青之門唯一出鹽官吳太常磊齋  
之門相國則先忠端公之門人也其淵源有自若水  
疾革余遣其榻前命兒子正誼爲之切脉若水曰某  
所死二十年前反所生二十年之後乎余泫然而  
別唯一則未嘗一面也若水配姚宜人子三金體金  
和金繩唯一配袁孺人子四天行時行攸行中行庚  
戌歲金體介陳天若求銘余未及爲後七年天行介

南雷文初

卷之一

平

李景堂求銘余做葉水心併誌陳同父王道父之例  
以誌兩先生同父道父猶有顯晦之別若兩先生則  
屈賈李杜之同傳兩家子弟刻于墓以信德之不孤  
也銘曰  
不有死者無以見道之界不有生者無以見道之大  
賢生賢死返之心而無害

翰林院庶吉士子一魏先生墓誌銘

天啓朝以攻逆奄而死者一十有三人其後人爲世  
所指名者唯黃魏兩家李賊陷都城子一死之是亦  
可以免於疑論矣顧四十年以來子一之大節尚然  
沈滯則黨人餘論錮之也乾坤未毀所賴吾黨清議  
猶有存者子一以同難視余猶弟余老矣可不及其  
未死披發白日乎子一之子札以墓銘來請亦復何  
辭子一諱學謙別號內齋魏氏吳之舊姓世爲嘉善  
人曾祖祥祖邦直皆贈太常寺卿父諱大中吏科都  
給事中以直諫死謚忠節妣錢氏封淑人忠節有才  
子三人長學泚字子敬所謂魏孝子也次子一次學  
洙字子聞子一風神傑出少受學于子敬卓犖不群  
年十六應試邑令康元穗奇之使冠多士不因忠節  
在要位也乙丑忠節受難孝子捐生遺孤滿室追吏  
坐門子一紹述荒屯輪寫心力破巢之下復有完卵  
逆奄伏誅忠死之家哀榮已備而導之與獄者阮大  
鍼傳檄方改頭換面捲土重來子一刺血上書申復  
誓之義天子愍然爲之動容下其章大鍼久依城社  
不畏薰燒僅以考功之議上子一復上疏力爭卒罷  
丹書同難諸子先後謝恩闕下余年最少共推子一

爲文設祭詔獄中門讀文未畢莫不狂哭觀者亦哭  
左右入告烈皇烈皇曰忠臣孤子甚惻朕懷甲戌塋  
忠節迎戴山夫子題主會葬者千人子一布置閑通  
不露貧狹吳子進陳幾亭皆子一姻家因請戴山講  
學於丙舍讀書柳洲與長洲薄子珏務爲佐王之學  
兵書戰策農政天官治河城守律呂鹽鑲之類無不  
講事將以見之行事逆知天下大亂訪劍客奇才而  
與之習射角藝不盡其能不止直指督學行部謁廟  
諸書故事籤抽一二諸生敷演儀文子一不待宣及  
會袖橫經以古義實今事利害之興作吏治之循墨  
南雷文約卷之一  
言無所隱避聞之莫不震動至者唯唯不能不爲  
理事也是時場屋之文競學浮麗爭爲闡緩子一造  
于疏通廣博之域脫稿流傳然子一孤行一意不肯  
附會婁東二張主張復社士集其門者如燕雀子一  
多相靳故卽虞山古文未嘗以一代作手歸之其所  
奉手摺衣者戴山一人而已乙亥特詔選士子一舉  
第三一時同志之士想望其出以爲世用壬午舉應  
天鄉試明年登進士第改庶吉士寇患已深子一多  
所建白請援靈武舊事出太子討賊請號召三輔義  
勇入援范文貞言之天子而烈皇菁華已竭但有周

章托之空言已矣京師既陷子一謂其同志曰吾輩  
自分唯有一死然死有三節目先帝上升之日一也  
發喪之日二也李賊卽僞位之日三也前此二者今  
已不及以彼篡位之晨爲吾易質之期耳此言余聞  
先是子一與容城孫鍾元密結義旅劫其不備賊中  
亦頗有願內應者故子一遲遲以待其至久之音塵  
斷絕賊黨勦進將以四月二十九日燔燔告天以正  
號位子一曰吾死晚矣以其日賦詩二章自縊死距  
生萬曆戊申九月二十八日年三十七配陳氏戊午  
解元山號女子三人允救順治戊子舉人允札增廣  
生允桓庠生女一人婿徐之陵孫男八人儒烈儒濤  
儒燾儒燕儒然儒魚儒庶儒秋孫女五人曾孫一人  
所著有內齋集十卷日知錄五卷藏於家當子一之  
未死也同邑忌之者造作飛條言其傾側荒朝不持  
士節阮大鍼時方得志附益增張以報血書之役君  
子亦多信之未幾而子一死君子之惑雖解而蓋棺  
之榮不及貞元朝士今已無多孰爲之激昂而樂道  
者嗟乎子一大槩欲爲人所難自傷家難則羸衣聚  
食誓終天年母病未瘳則割臂投羹助彼方劑十八  
年流離之門戶孀母在堂昆弟都盡一解褐之書生



未與國事。柴也。其來未始爲過。而子一堅心致命。不  
欲以常人自居。亦可以諒其志矣。向使妖譏不起。則  
與倪范諸公同騎箕尾。夫又何說。顧子一所以致此  
者。亦自有故。子一上書見知於天子。銳意問學。遠駕  
經生。先友宿艾。望風推服。莫窺其底。裏加之旁。通藝  
畢。章草之書。倪黃之畫。陽冰之篆。孤姿絕狀。觸毫而  
出。無非詩書之所融結。學侶挹其精微。詞宗稱其妙  
絕。一時盛名。無出其右。子一亦未免矜貴。自喜不知  
盛名之難居也。且子一雖學於菽山。其所重却在經  
濟上。此便是功利之學。既與倪范諸公同是一死而  
南雷文約卷之一  
率挽于密約。不得自由。亦是功利誤之。此則可爲子  
一惜也。然子一實有過人者。余束髮交遊。所見天下  
士才分與余不甚懸絕。而爲余之所畏者。桐城方密  
之。秋浦沈崑銅。余弟澤望。及子一四人。五行一覽半  
面。十年漁獵。所及便企專門。天生此才。僅供喪亂之  
摧剝。乃使頑鈍如余者。執簡而拾其後。可愧也。夫銘  
曰。天降逆奄。繼之賊李。蕩覆乾坤。泯絕綱紀。於戲忠  
節。忠於天啓。於戲子一。忠於末祀。前有其父。後有其  
子。一家之禍。千秋之美。三十九年。余始作誄。彼黨人  
者。已如屠豕。

前翰林院庶吉士韋菴魯先生墓誌銘 丙辰  
歲辛亥。余邂逅魯菴先生於越城之公所。率爾談  
文。有契。先生卽過古小學索觀。鄙文每奏一篇。先生  
嘆嗟良久。曰。二川以後。百年無此作矣。自是余至越  
城。必相過。從言談。盡日。史漢之機軸。歐曾之神理。  
時作者。竊語流傳。千門萬戶。其所以得所以失。先生  
無不詳其首尾。如數一二於掌中。余謂今日古文之  
法亡矣。錢牧齋倚撫當世之流。取欲還先民之矩矱。  
而所得在排比鋪張之間。却是不能入情。艾子論  
文之書。亦儘有到處而所作。模擬太過。只與模擬王  
李者爭一頭面。先生固閉戶讀書。然非有所授受。亦  
不應至是也。先生曰。此先父與先伯父之教也。先祖  
之任山陽也。徐文長嘗來與二父讀書。二父聆其緒  
論。以私後人耳。余象數論成。欲先生叙之。先生曰。不  
可。某於象數。未之能學也。夫胸中未明了。而徒文之  
辭者。此今日之文也。先生讀書三十年。越中之人。無  
有名其能文者。其不肯爲今日之文之所致乎。自余  
與先生過後。始稍稍傳之。同志益未五年。而先生不  
可作矣。先生諱桌。字季與。別號韋菴。魯氏爲宋蕭簡  
公之裔。建炎間。南渡。遂家會稽。元末。敬之官提領。提



領生彥名彥名生原珍原珍生璣璣生二子長城成  
化進士官至南京刑部郎中次璣再傳爲先生之高  
祖大中曾祖宗程祖錦萬曆丁丑進士亦官南京刑  
部郎中考湘太學生與徐文長讀書於山陽者也妣  
陳安人先生幼有至性太學歿時方十三歲居喪卽  
能盡哀安人之歿幾至滅性登崇禎癸未進士第選  
爲庶吉士一時多盛名之士而以先生與魏子一周  
介生王茂遠爲稱首然諸君雅好標榜自喜故後來  
皆中刻薄之論爲人所咀嚼唯先生冲然不盈人亦  
莫得而致難也李賊之變子一謂先生曰吾輩居此

南雷文約卷之一

四

圍城之中死固分也然死有三節目先帝上昇之日  
一也李賊登極之日二也先帝發喪之日三也過此  
三節目無庸死矣已而大行發引先生得先期拔身  
而子一死先生念從死之不能如三良也復仇之不  
能如包胥也事乖志負息機摧撞閉室不出出其書  
觀之門屏之間落然不聞人聲其所與往來談經問  
字者亦不過數人而已花晨月夕歡娛少而愁嘆多  
余觀今世之爲遺老退士者大抵齷齪治生其次丐  
貸江湖又其次拈香嗣法科舉場屋之心胸原無耿  
耿治亂存亡之故事亦且憤憤如先生者日抱亡國

之戚以終其身是可哀也先生風度峻整望而知爲  
先朝之人物造次發語亦皆玄遠所謂不在能言之  
流而言者莫之能過也生於某年丁未十一月初八  
日卒於某年乙卯九月二十六日年六十有九娶王  
氏子五人長燠先廩生次燧先庠生次炯先已酉舉  
人大燠先次炯先今存者唯燠先而已孫七人長誠  
候選儒學教授次基受基仁基雍基德基泰基謙曾  
孫一錫祚燠先謂知先生者無過余乞銘其幽石余  
何敢辭銘曰

南雷文約卷之一

四

文章之名昔歸翰苑。步冒鐵鑪。名存實遠。於燠魯公。  
爲誥爲典。追蹤往烈。裁正狂簡。館課程文。一洗其短。  
豈期遐野。蓬蒿偃蹇。石渠水涸。山龍色淺。以俟君子。  
灰飛律管。

外舅廣西按察使六桐葉公改葬墓誌銘

公諱憲祖字美度別號六桐姓葉氏宋石林先生夢得之後也遷於餘姚明洪永間有原善者官刑科給事中以言事死數傳至嘉靖戊戌進士工部郎中諱選公之祖也嘉靖乙丑進士知廬州府諱逢春公之父也母吳氏贈恭人公生而穎異未冠廬州即使之入太學爲司成趙文毅鄧文潔所知每試輒居老生先輩之右皆以年少歉之及視其文莫不降心舉萬曆甲午鄉試九偕計吏登已未進士第授新會知縣爲治有聲考上上注擬臺省逆奄以公爲先忠端姻

南雷文約墓誌銘

卷之一

姪改大理寺評事遷工部虞衡司主事管寶源局時大工興用錢不貲公供應無缺乏叙殿工隨例加級公寓一條衢逆奄建祠適與之隣衆議屬公監工公徙寓避之已又建祠臨長安街公笑謂同官曰此天子走辟雍道也土偶豈能起立乎逆奄聞之大怒吾乃爲郎所諧坐借大工銀市銅削籍崇禎庚午起補南京刑部主事出守順慶擢辰沅備兵副使轉四川叅政分守建昌公駟車九折駭浪洞庭浩然倦遊方請告而改廣西按察使蓋銓部同官自相叅差以公有所去處其間議之夫士大夫辭位而去古之所

繫息者也反以爲罪何古今人之不相及也公歸五年而卒辛巳八月六日也年七十六公爲人浩浩落落若無可否人世機智之事有生不識故其設施因任自然新會海盜出沒吏胥爲之耳目盜魁梁阿德名掛牆壁者十餘年矣公竟得之工部解餉寧遠同舍郎賣公避去然終踰絕險不廢國事是時錢局所支皆中人細士公於其間不爲翁翁熱亦不爲崖異光同塵不損名節順慶放情山水與民休息然好人挺險干戈所不能致者公以一紙束身園土人服其信也湖南苗畔服不常公厲鎮寧之兵以待不虞

南雷文約墓誌銘

卷之一

終公之任苗三入犯皆有俘級最後古冲之捷總督朱衡岳第其功上之公不用機智其成就亦卓卓如此公與孫月峯同爲古文詞月峯意在精鍊其師法者爲劉子威高文襄當國以古文挽震川入太僕挽廬州入郎官廬州意在謹嚴其師法者爲王槐野公承父友之習稍變之爲弁州大面議論不甚相遠余在公貳室數與公爭論謂文章當法大家餘子無所取長公不以爲然姑取八家文集評之多施橫筆曰八家之文未便直接秦漢及公赴蜀途中寄余二律猶是惓惓蓋公不自以名家忽後進之言也公之至

處目在填詞一時玉茗大乙人所贈多而粉黛黛器  
高張絕絃其佳者亦是搜牢元人成句公古淡本色  
街談巷語亦化神奇得元人之髓如鸞篋借賈島以  
發舒二十餘年公車之苦固有明第一手矣吳石渠  
袁令昭詞家名手石渠院本求公詆訶然後敢出令  
昭則榘園弟子也榘園公填花晨月夕徵歌按拍一  
詞脫稿即令伶人習之刻日呈伎使人猶見唐宋士  
大夫之風流也公歸心佛乘博覽內典時師撰述拈  
卷即辨其優劣而尤契湛然澄密雲悟東浙宗風之  
盛海門導其源公吹波助瀾不遺餘力密雲徘徊越

南雷文約卷之一

手

中山水思興名利公集宰官經營始得從事于天童  
其後公訪密雲登舟疾作密雲夢伽藍交代覺而曰  
六桐居士其來乎急使人止之中途公返而疾愈此  
余之所親見者也娶邵氏贈恭人僉事夢弼之女繼  
梁氏封恭人叅將仲海之女子四人崧年岱華滋衡  
任皆諸生女三人黃某鄒光繩陳相周其婿也孫男  
五人汶渭晟志矩廩生旦貢生孫女幾人諸孤以公  
卒之年十一月葬邑西蟠龍山施忠介題主余祀后  
土逮庚寅遷墓邑東之西黃浦余送墓河澣而忠介  
已死國難矣又三十年故老且盡公之孫存者止

且兩人言行殆將泯滅余既以其詩選入姚江逸詩  
又憶其大畧而誌之旦有時名學古文庶幾可以不  
墜也銘曰

姚江之文盛於明初庸菴攷古力學著書奮筆揚文  
出其土苴科舉既盛大雅不作天地英華歸之糟粕  
諸熒張元時所斟酌公與月峯抗志稽古各承家學  
重規疊矩公如長江孫如深塢自公云亡每况愈下  
諸張時文啞鐘不打何況古文倘俟來者

南雷文約卷之一

五



巡撫天津右僉都御史留仙馮公神道碑銘

思陵身死社稷一洗懷愆欽之耻古今亡國而不  
失其正者此僅見也然余以爲使思陵避之南都天  
下事尙未去也何至今荒君逆臣載胥及溺遂不能  
作有江左乎故唐玄宗幸蜀以避祿山之禍代宗幸  
陝以避吐蕃之難德宗幸奉天以避朱泚之亂皆再  
造唐祚史表曰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於天子之社  
而立之爲國社以歲時祠之死社稷者諸侯守土之  
事非天子事也恨其時小儒不能通知大道執李綱  
之一言不敢力爭乃使其出于此也當是時慈谿馮

南雷文約卷之一

聖

公留仙巡撫天津先是崇禎十六年冬十月公客陳  
南北機宜謂道路將梗當疏通海道防患于未然天  
子俞之公乃具海舟二百艘以備緩急明年三月使  
其子愷章入迎天子奏曰京師戎政久虛以戰以守  
無一可恃臣督勁旅五千馳赴通郊躬候聖駕航海  
行幸留都初七日愷章至京師見張公國維張公曰  
寇深矣是請也不可緩倪公元璐曰皇上有國君死  
社稷之言群臣無以難也方公岳貢范公景文曰曩  
者津門餉匱公要蘇州之運以給之天子方怒疏上  
且死愷章傍徨七日不得要領歸報於公未四日而

京師陷公陳師鞠旅以圖戰守其副使原毓宗降奪  
公之兵公不得已拔身而南欲得一當免冑以入賊  
軍值弘光帝卽位言討賊者繼之公遂鬱鬱而死踰  
思陵之崩蓋五月也議公者曰公不當生出津門解  
者曰是時以李希沆代公公已解任可以無死夫春  
秋之義君弑賊討則善而書其誅若莫之討則君不  
書葬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當是之時在廷之臣生  
則屈賊雖有一死公居外而亦其之徒死使思陵不  
得葬葬公之乎是故議者解者與國君死社稷之  
言同出一喙者也公中崇禎戊辰建士授工部主事

南雷文約卷之一

聖

思陵誅逆闖魏忠賢凡宦因魏忠賢者定爲逆案逆  
案之徒出奇計以邊事陷君子而闖人失勢者亦時  
以閭巷見聞入告于是思陵遂疑在廷諸臣皆朋黨  
不可保任一切干涉兵餉皆使闖人監之太監張夔  
憲欲以屬禮待戶工兩部尙書郎公秦曰張夔憲總  
理二部群臣爭之不得臣以爲不必更爭唯請皇上  
禁兩部諸臣不許至內臣之門識內臣之面有違此  
者罪無赦內臣既別立公署亦不得造兩部之堂與  
部臣密邇部臣錢糧所關灼有弊端可指內臣卽得  
糾參其循職奉公苟幸無過自關人臣分內內臣卽



不得薦舉。庠幾于祖宗交結內侍之律，不相妨也。張  
葵憲聞之曰：「嘻！是與罷總理之說朝四而暮三也。」公  
方監督長德二陵橋梁，葵憲欲因以中公而公精心  
汰其浮費，絲毫之積贏四萬有奇，奏上之。葵憲遂無  
所得，公念葵憲數惡已無已時，一日至長安街，自擲  
身馬上，佯爲傷足，請告而歸。居三年，起爲尙書禮部  
郎出備兵蘇松。迨時溫唐在朝，其鄉人爲盜于太湖  
者從之，囊橐有司不敢問。公發吏督盜賊，事連兩  
宗者必發覺之。最後乃得其渠帥，則唐之族子也。豪  
富多爲之免，脫竟論死于吳市。九年秋，烽火達陵邑。

南雷文約

卷之一

聖

公卽領吳卒入援浙兵，方出而公已渡淮矣。至濟陽  
京師解嚴，乃還轉福建道提學副使。當是時黨事起  
吳中有數大獄，未具巡撫張公國維曰：「賈偉節西行  
解禍，今馮公在此可聽之去乎？」上疏阻之。思陵既心  
疑諸臣朋黨，烏程以事訐錢侍郎謙益，方得于上。小  
吏張漢儒希烏程旨，上書告錢侍郎謙益瞿給事式  
耜居鄉不法，狀下撫按治之。公平反坐張漢儒杖，賴  
李與鄉官張采、張溥不相能已，而御史巡按劾之。賴  
李疑其受意于二張也，因書証告溥等交結諸郡生  
徒共爲部黨，名曰復社，而太倉人陸文聲欲附復社。

不得而怒，亦走京師言東南大害必始復社，于是天  
子震怒，班下郡國按其事。復社者東南諸生所刻私  
試經義之名也。主自二張，一時士子多慕之者。二張  
亦與錢侍郎相得，故烏程遂以復社嗣于東林爲天  
子言之。公仰天太息曰：「東漢之禍一牢修成之，彼陸  
文聲者將踵其故事耶？」具疏爭之于上，有旨降公而  
吳中黨禍亦解。尋補鹽運司判官。十一年大兵入畧  
三輔，大鞬山左濟寧告急，以公攝兵道事，城守甚設  
時總督盧公象昇聞人高起潛分任東西二路，盧公  
至死戰高閣，王活伏故郡縣經由高閣不許出，過十

南雷文約

卷之一

聖

二月二十八日夜大兵攻濟寧，公擊退之。其明日高  
閣之部丁志祥至，以爲公夜來所擊殺者其營兵也。  
反戈相向，公登埤而謂之曰：「吾以濟城爲存亡，但知  
攻吾城者耳。」志祥語塞而去。公上疏請誅高閣以  
謝燕趙齊魯之冤。民不聽陞天津兵備道。未幾巡撫  
天津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十五年冬大兵  
復大入，公與諸鎮犄角之已，又合宣大總督孫晉督  
師范志元山東巡撫王永吉之師從密雲趨牆子嶺，  
邀其情歸，論功賜銀幣。廕一子錦衣衛上舍。公暴露  
良苦，時公之弟元慶任本兵，上謂之曰：「聞汝兄多病。」

今竟何如大司馬叩頭對曰臣兄荷皇上知遇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不敢言病上曰近親何藥大司馬曰臣前令揭陽篋中尚餘牛黃臣兄苦煩眩以爲宜此上曰牛黃豈可多服大司馬謝而出上遣內使賜宮參八兩公發函而泣曰君臣之際乃是耶公慷慨喜事三黨之中多藉以婚嫁火食其俸入緣手散盡居鄉遇歲歉則稱貸富人之粟三以收之二以出之邑是以不因舟泊黃河逆旅有馮尸而哭者公入視有書在乎側惻然買棺歛之已乃知爲萬戶侯之弟也公爲經義有名經其指授皆有法度大司馬少而

南雷文約卷之一

垂

無師公既冠而學成太常命大司馬師焉人士將卷軸而求公知者相望于道既而周旋朋黨之間益爲名士所歸楊嗣昌常字公而不姓有郎官問曰爾仙誰也嗣昌默然久之曰不知馮爾仙耶其爲世所稱重如此然公未嘗修飾時譽故黃公道周曰我友天下未有真誠若爾仙者也公諱元颺字言仲別號爾仙東漢馮異之後南唐尚書延魯徙于慈谿至有明而盛曾祖諱某中憲大夫祖諱季兆鄉進士工部郎中贈光祿寺卿父諱若愚萬曆乙未進士太僕寺卿贈太常寺卿太常生三子長卽公次元颺天啓壬

戊進士兵部尚書次元颺癸未進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公娶滄州守何宇藩女封恭人生一女字國子生錢立暉副室徐太孺人生愷章監國賜進士授行人司行人劉孺人生某孫某某公生萬曆丙戌十二月九日卒甲申之九月朔日爲年五十九塋于邑之小漁山公與大司馬嘗過西賓石山拜先忠端公祠下及公上書解釋黨議余從公幕府甲申之變旣爲詩而哭之矣愷章復以麗牲之石見屬謹次其事而辨之使來者知亡國之日未嘗無人也銘曰當國危亡曰守曰避擇斯二者視其形勢唐避再興

南雷文約卷之一

垂

宋守不墜未嘗執一以爲正義奈何小儒今古不備伯紀一言遂同成議南遷之論其時有二在外唯公在內唯李邦華舉朝不然至委神器當日陪京原有深意公言若行天威尙厲官守奔問山河位置幸災樂禍何所施計吁嗟馮公此願不遂蹈海南還一丘貉睡鍾鼓無靈灰釘見志漁山鬱鬱姚江淟淟公之所恨其何寄耶

陸文虎先生墓誌銘 丁巳

陸文虎先生卒三十有二年其喪尚在淺土未亡友黃某泣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乃告於世之爲郭元振者而使契家子萬斯大董其事某月某日葬於城西之外憶其平生崖畧而誌之先生諱符字文虎陸氏世爲寧波望族曾祖州丞瀚祖相龍父炕俱庠生母王氏夏氏生母朱氏四歲時大父引置膝上口授以楊忠愍草疏傳奇先生對客輒抗聲高唱意若深慨慕之者幼多羸疾因讀叅同悟真開關齋禱以爲神仙可學而至久之不効復汎濫於釋氏爲學使

南雷未約

墓誌銘

五

周斗垣所知拔置第一授徒彙昌祝耳劉心契之有譚星命者耳劉謂文章心力結集可望而卜人之富貴福澤文虎之文避富貴而不可得者也烏用以星命知之已讀書南里與許孟宏王陽明兄弟交時聞修選古文三編先生與之上下其議多所裨益孫子長督學浙中以林憲獲自輔憲獲得一卷奇之聞修時爲水利道子長以此卷訊之聞修曰此吾故人陸文虎不意君摸索而得之也先生風貌甚偉胸貯千卷警效爲洪鐘響一時士大夫聽其談論皆以爲陳同甫辛幼安復出吳楚名士方招群植黨互相題拂

急先生者愈甚先生謂兵心見於文事闕氣長于同人亂亡之兆也凡遇刻文結社求先生爲序者循環此意雷霆破柱冀使人聞之而覺悟也崇禎辛巳復保舉之制副使許平遠以先生應詔詣京入國學上幸學先生充班首進退從容上過而目之舉壬午順天鄉試監國時賜進士出身授行人司行人奉使閩中不果行清查衛所錢糧千戶馮如斗乾沒獨多恐發覺刺先生於廳事不殊歸而養病結雪飄于白岩山丙戌十月初十日卒年五十配陳氏范氏陳氏子一人某先生卒後亦天女三人全某葛某沈某其婿

南雷未約

墓誌銘

卒

也先生初爲舉子業誦習先民時取古文總飾章句厭而棄去旁涉語錄釋典爲沉深刻厲之文又改而爲恢博與曠至於其所譚易者則取近代理明義精之學用漢儒博物放古之功加之湛思直欲另爲傳註不墮制舉方域也其古文詞鵬鸞海怒意之所極穿天心月腸而出之苦于才多使天假之年自見涯涘耳詩皆志意所寄媚勢佞生市交游而作聲色者未嘗以片語汙其筆端也胸懷洞達熱心世患視天下事以爲數著可了斷頭穴胸是吾人分內事丙寅聞先忠端公七人之禍希風舉羽作楚漁父二首傳



之吳中許孟宏見而滅其紙相體仁動以告訐摧拉  
吳已先生上書王司馬九重禁禦之地九列大臣之  
重一落魄妄男子得以隻手障天狂言作鱷在朝在  
野誰無目攝之讐莫必擠阱之命從此凡百有位相  
效爲負牆鞠躬以事四方星邑失業亡命作奸犯科  
之流日亦不足矣聖明在上未有信臣鈞索奸隱指  
陳極弊痛切入告者閣下據職言事轉圖納牖直俄  
頃間事耳乙亥上以祖陵震驚下詔罪已開釋罪廢  
召山陰毘陵相吳縣諸君子皆有翹然自喜之心先  
生以爲此消長之會也語錢虞山曰古人歎神農虞

南雷文約卷之二

空

夏之不可作某謂何必黃虞當今日中欲再見隆萬  
之際士庶風物已不可得然則士大夫胸中斷不可  
仍作當時縉紳受用之想服御僕從減省歛歛凡懷  
貪射利乘間抵隙及故爲大言聳聽巧售傾險者預  
行杜絕積誠刻意盡瘁協恭以結主知折讒口則明  
盛可致不然彼方以訛訛快心此復以決決意得正  
如、步、癰、一、寒、一、熱、出、反、彌、甚、元、氣、隨、之、果、未、幾、而、烏、  
程、排、吳、縣、礫、壑、陽、矣、先、生、之、料、事、如、此、海、寇、彼、猖、鎮、  
撫、閉、關、斷、旅、睽、視、無、策、宣、城、沈、眉、生、訪、余、與、其、客、蔡、  
三、策、俱、三、策、故、降、盜、也、精、于、水、戰、先、生、遇、之、與、之、談、

海上事其船式枕工火器白楮皆內地所未有故能  
縱橫如意三策嘆曰誠能假某戰艘三十隻勇士千  
餘人當使鯨無縱鱗波有恬目先生卽大聲疾呼于  
當事給以所言之半稍稍見功而卿士大夫以門庭  
養虎咎始事之人爲謀不卒而罷卽清查衛所亦是  
一時名目而先生以實心行之故人驟見之而駭遂  
及于難雖才堪濟世倘然常有世外之致辨書畫識  
金石古奇器焚香掃地與名僧聯床對語嘗作誓告  
紫柏文手書一冊寄南康推官錢沃心焚歸宗寺古  
松下古松爲紫柏所呪活者也余束髮出游吳來之

南雷文約卷之二

空

謂子鄉陸文虎志行士也歸而納交于先生從此左  
提右挈發明大體擊去疵雜念終身惛惛之力使余  
稍有所知者眉生與先生二人而已在武林兩京余  
農出循通衢委巷搜覽故書薄暮一僮肩負而返先  
生邀之要路信宿還書必向余述其梗槩如此盛事  
於今那復可得乙酉十月十日先生過我草堂嘆息  
天下事明年訃音亦值是其日何其相感之神也銘曰  
甬東衣鉢玄黃自始凡偶兼混布霧十里於唯先生  
暨友萬子分別氣類淵石在水後來清流未喪南指  
嗟我越中尙如月死危言之功曷其可已



葛梅菴先生墓誌銘 已亥

予京髮出遊於浙河東所兄事者兩人曰陸文虎萬履安兩人皆好奇胸懷洞達埃壘漚泊之慮一切不入焚香掃地辨識書畫古奇器物所至鸞翔冰峙世間鬼瑣解果之士文虎直叱之若狗履安稍和易然自一揖以外絕不交談其人多惶恐退去葛袍布被郵筒束帛皆修飾合度嘗見一名士作答此兩人者極其矜慎予偶問之曰吾聞文虎履安一發題亦有講究恐倉卒裁答爲其所陋耳其標致如此詩壇文社三吳與浙河東相閉隔而三吳諸老先生皆欲得

南雷文約 卷之一

墓誌銘

空

此兩人爲重浙河東風氣漸開寔由此兩人文虎既死履安隻輪孤翼然其好奇日益甚東江士人皆乘時獵取名位以戶部主事授先生先生獨不受方王二帥專正供分別諸公之召募者以爲義兵令取餉於勸分司餉者兵民交怨其在寧波則先生獨任之大兵渡浙一時士人諱言受職皆改頭換面充賦有司而公車之徵先生獨不行當是時先生遁跡榆林喪其夫人已又喪其太夫人榆林之書卷青氈蕩於兵火先生一病三年炊烟屢絕形廢心死然友人高中丞在獄子弟晦木犯難猶能以奇計出之

先生既無心於當世廟堂著作坊瓦摸勒凡士林之所矜貴者一不以寓目有傳吳霞舟先生遺稿自海外者用故名紙書之半葉千言漫漶漏奪先生摩娑細視手抄件繫遂爲完書間或出遊則多與失職之人聚於野店僧寮聞一奇事咨嗟而樂道之逮夫粵返舟出九江天風簸盪一童侍側先生疾革喟然曰此行得水坑石數片娘子香數瓣未及把玩遽爾緣絕此爲恨事耳夫家室萬里諸子寒餓先生之言不出於彼先生之好奇乃至是即先生諱泰字履安晚年自號梅菴其先定遠人國珍從明高皇帝起兵賜

南雷文約 卷之一

墓誌銘

空

名斌北征戰歿贈明威將軍子鍾世襲寧波衛指揮遂爲寧波人遜國之難死之子武嗣從征交趾又死之弟文嗣夜哨鋸門見兩炬射之炬滅而濤作溺死於海所見之炬蓋龍目也七傳而爲曾祖諱表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理學名臣也祖諱達甫廣東督理彘防叅將父諱邦孚鎮守福建總兵官左軍都督僉事母陳氏封恭人總戎公禱於東岳像設而祀之先生生而類夫像設者因以爲名舉崇禎丙子鄉試鬱然領袖名士十年流落饑渴寒凍未嘗不爲江湖所傳誦正復不惡然方其盛時交遊滿地事有不

可。言。風。波。消。鑠。且。盡。先。生。間。行。過。之。荒。臺。天。未。傍。徨。  
而。不。能。去。先。生。卽。好。奇。乎。而。抑。鬱。懣。懣。已。見。之。於。髮。  
容。矣。蓋。先。生。本。周。世。之。才。售。答。俄。傾。懸。然。天。得。置。之。  
寂。莫。非。其。所。長。而。乃。忍。人。之。所。不。能。忍。斯。真。可。謂。之。  
好。奇。者。也。先。生。之。病。始。於。南。安。有。毛。汧。者。先。生。之。同。  
年。生。也。染。疫。將。死。同。舟。皆。欲。棄。之。先。生。爲。之。收。載。親。  
其。藥。裹。汧。得。生。而。先。生。病。矣。卽。此。一。事。之。奇。亦。人。之。  
所。不。可。及。者。生。於。萬。曆。戊。戌。二。月。十。三。日。卒。於。丁。酉。  
十。月。初。六。日。配。聞。氏。先。十。二。年。卒。以。是。年。十。二。月。二。  
十。六。日。合。葬。西。山。之。應。舉。子。八。人。斯。年。斯。程。斯。禎。斯。  
昌。斯。選。斯。大。斯。備。斯。同。女。一。人。壻。謝。爲。兆。孫。六。人。言。  
世。培。世。澤。世。懋。世。德。經。孫。女。三。人。自。文。虎。死。後。先。生。  
始。爲。詩。文。虎。之。詩。以。才。先。生。之。詩。以。情。皆。有。可。傳。當。  
其。渡。嶺。則。酸。鹹。苦。辣。之。味。盡。矣。斯。年。以。予。與。先。生。久。  
故。托。銘。其。墓。憶。晦。冥。之。際。予。過。甬。上。文。虎。新。死。先。生。  
病。瘡。剪。燭。相。對。妻。婉。欲。斷。是。日。先。生。之。瘡。爲。之。不。發。  
十。年。以。來。歲。必。相。過。再。三。每。一。會。合。破。涕。收。淚。竟。不。  
知。其。身。在。困。頓。無。聊。之。中。也。今。顧。舍。吾。而。去。乎。銘。曰。  
崇。禎。之。初。名。士。鬱。起。浙。河。而。東。唯。陸。萬。子。長。缺。切。雲。  
高。馳。方。軌。塵。世。姿。梯。迤。之。心。死。大。冶。火。烈。永。飛。鉛。徒。

南雷文約卷之一

空室

南雷文約卷之一

左六

陸子剛折萬子孤美京洛車馬煌煌流水子獨不然  
覺隣霜履越臺楓青商山芝紫千年旦暮以其有此

劉瑞當先生墓誌銘

壬子

崇禎間吳中倡爲復社以綱羅天下之士高才宿學多出其間主之者張爰先張天如東浙馮爾僊鄒僊與之抱鼓相應皆喜容接後進標榜聲價人士奔走輻輳其門蓬華小生苟能分句讀習字義者挾行卷西棹婁江東放蕙水則其名成矣其間模楷之人文章足以追古作議論足以衛名教裁量人物譏刺得失執政聞而意思之以爲東林之似續也當是時慈水才彥霧會姜耑愚劉瑞當馮玄度馮正則馮篴溪諸子莫不爲物望所歸而又引旁近縣以自助甬上則陸文虎萬履安姚江則余兄弟聯木澤望蓋無月無四方之客亦無會不諸子相徵逐也嗚呼盛矣瑞當於諸子中芒寒色正諸子皆引爲畏友初與耑愚齊名坊刻行世稱爲姜劉及耑愚登第又與玄度並稱爲劉馮亦猶香山之在唐初稱劉白繼稱元白矣交道雖廣而所至情契不過數人入閩則友會弗人林守一之宛則結沈眉生麻孟璿梅明三過構李則投夏葵仲其激揚題拂之流望瑞當娥眉天半不可得而親也諸從遊先後成進士至爲天子元老侍從其下者亦且爲二千石郡縣長吏獨瑞當贈贈老

南雷文約

卷之一

七

南雷文約

卷之一

七

生布衣揖讓于博士前晚乃以貢待一儒官胸中不能無芥蒂友朋高會瑞當恒坐席端文虎次之酒酣耳熱兩人輒離席長歌蔓聲相和唾壺盡闕澤望以盛名爲之壻瑞當喟然曰吾爲同輩架累置身鑑鑄之上無乃益彰其老醜耶末幾而南北橫潰聲實陸沉交遊事息返顧閭里則耑愚玄度以疾死留仙鄒仙以憂死文虎以刺死篴溪以兵死所在情契鯨鯢相望瑞當之風波亦爲里中指名印場屋放言悲歌流涕亦不可復得乃爲潔供疏告於嘗所往來者求法書名畫古器奇花勉強差排粹然不知有生之樂發爲詩文辭思拙句絕似圭峯積久所得嗚呼何其衰也於是是一歲之中東走訪履安西走訪余兄弟必且再三潦倒以洩其耿耿之未下戊子夏瑞當挾其季子一平頭奴刺小航浮江而上颶風失楫隨波蕩滿而至余家未幾適雨越月而以訪黃太冲萬履安兩記來余頗怪之瑞當之往來多矣獨記此何歟再越月計至始知其記之爲永訣也瑞當深沉有識嘗與之謁劉先生時瑞當北上先生傳語留仙冠深事急當爲慮從計先生不輕談機事益信瑞當之深也篴溪受禍親戚不敢過其門瑞當見其夫人而謂之



曰今日之事夫人唯有自盡吾待命於此夫人死瑞  
當始出瑞當諱應期亦字遂當生於某年某月某日  
卒於某年某月某日世爲慈谿人六世祖煒廣東叅  
政高祖錯封山東道監察御史曾祖士逢上海丞祖  
廷褒父志冠封文林郎妣某氏封太孺人娶應氏繼  
向氏子三長甲庠生次有壬次有丁女二長適鄉進  
士黃宗會卽澤望也次適秦某孫男二洙濂孫女一  
瑞當卒後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葬於鄧山  
飛鳧之原甲來速銘曰先子心言之托止有姚江余  
國瑞當之未亡爰也身歷其盛衰使余不言溪上之  
風流後來無有知之者矣第瑞當去盛時不遠尙且  
精神殞喪風味轉墜逮今一世余皓首而談往事叨  
叨不已聞者得無厭其頑鈍乎汝甲其深藏之也銘  
曰  
汝南月且自昔重之不有君子孰與主持唯瑞當甫  
遭逢盛時引繩按墨不爲詭隨窮島諸生清議自司  
坎壈而死邪正逆施斯世何樂而爲君悲慈水嗚咽  
鄧嶺參差陸言汗履莫使君知

南雷文約卷之一

充

戶部貴州清吏司主事兼經筵日講官次公董  
公墓誌銘 乙巳

嘗讀宋史所載二王之事何其畧也夫其立國亦且  
三年文陸陳謝之外豈遂無人物顧聞陸君實有日  
記鄧中甫有填海錄吳立夫有桑海遺錄當時與文  
陸陳謝同事之人必有見其中者今亦不聞存於人  
間矣國可滅史不可滅後之君子能無遺憾耶乙酉  
丙戌江東草創孫公嘉績熊公汝霖錢公肅樂沈公  
宸奎皆聞文陸陳謝之風而興起者一時同事之人  
殊多賢者其事亦多卓犖可書二十年以來風霜銷  
鏤日就蕪沒此吾序董公之事而爲之泣然流涕也  
公諱守諭字次公漢孝子黯之裔由慈谿徙鄧曾祖  
瀾祖牌父世登贈戶部主事母陶氏贈太安人公以  
孤童自奮身於學十七歲補弟子員其爲制義不苟  
襲蹈排異邊幅之外甲子舉於鄉於時文體一變浙  
所指名者翁鴻業姜思庵其一公也七試南宮不第  
然達官高第海內庸有不知而無不知甬中董次公  
者東江初建公猶偃息衡門李司農白春譙政府曰  
今小朝廷殊非多士如董某者寧可聽其不出乎國  
命倚於餉司非董某不可乃以戶部貴州司主事召

南雷文約卷之一

充



之當是時孫熊二公皆書生不知兵迎方王二帥拱  
手而授之國成凡原設營兵衛軍俱隸方王而召募  
奇零之街卒田兒則身領之方王既自專反惡諸公  
之參決而分餉分地之議起分餉者以諸公之師謂  
之義兵食義餉以方王之師謂正兵食正餉正餉田  
賦所出義餉勸分無名之征也分地者某正兵支某  
邑正餉某義兵支某邑義餉也有旨會議方王司餉  
者皆至殿陛譁然公厲聲進曰公等今日所爲何事  
而不爲咫尺天威地乎於是跪奏王前曰分餉分地  
非也當以一切正供悉歸戶部覈兵而後給餉覈地

南雷文約卷之一

主

而後酌給之先後所謂義餉者雖有其名不可爲繼  
義兵食義餉是散遣義兵之別名王以爲然方王諸  
帥雖怒無以難也無何王帥請稅漁舟公謂其客胡  
中書曰今日所恃者人心耳料及漁舟其細已甚民  
弗堪也昔吳越王有西湖漁稅由羅隱之詩而罷至  
今以爲美談傳語武寧使某得繼隱之後塵可乎王  
帥又請塞鄞之金錢湖爲田又請行稅人法又請官  
賣大戶祀田三疏既上兵士抽刃公門以待覆公疏  
湖不可塞祀田不可官賣稅人必至激變王帥大怒  
謂行朝大臣尙不敢裁量幕府何物豎儒乃爾事事

中格乎上言得孟軻百不如得商鞅一得談仁講義  
之徒百不如得鷄鳴狗盜之雄一遂折簡召公王雖  
惜公甚不能爲力陰使公避之公慷慨對曰餉司命  
吏生殺聽於主上非武寧所得揣桓溫劉裕何許奸  
雄亦必托言晉陽之甲無敢擅出一檄執朝臣而去  
者臣歸死上前武寧能以臣血濺丹墀則可舉朝忿  
忿皆言若武寧殺餉司直反耳何復義旗王帥亦迫  
大義而止丙戌三月十九日思陵大祥廷議寂然公  
請朝堂哭臨三軍縞素君子以爲知禮武林陸行人  
培王同知道焜皆死節廷議謚培不及道焜公爭曰

南雷文約卷之一

主

兩人同死何由分其優劣豈以道焜非進士乎今之  
進士而賣國者累累也道焜乃得謚節愍王累欲遷  
公官而難於代者乃兼公經筵日講江東內附異時  
宦爲大官者皆自削去舉人則復求會試公曰嘻吾  
故司農也焉能爲還魂舉人哉掃軌著書一日滄洲  
破張相國之俘入其孤欲還里無有爲之保者公作  
而曰此吾事也入言於監司公之干涉當道者二十  
年中惟此而已公生於丙申十月初四日卒於甲辰  
十二月二十日年六十有九兩娶皆陳氏贈封安人  
嗣子諸生道權女子二長字庠生余遵生先卒次適

養生丘承嗣孫一孫符女孫三長字戴煊餘幼啓禎  
聞社文盛行甬中知名者公與陸符文虎萬泰履安  
三人而公之議論務不欲與人同故雖與文虎履安  
同里相好其意見時有出入海內望之者亦知三公  
之俱爲正人然文虎履安則牽連而舉公則孤行豈  
知公之不欲同同社者其後即不欲同方王不欲同  
諸失職者之所爲乎公自此遠矣公苦心易學聚古  
今言易數十家考其異同甲午冬十二月余訪公公  
自言丙戌以前所讀書不脫場屋餘習丙戌以後始  
知有讀書一事耳已又以草廬易纂言爲問余疏其

南雷文約卷之一  
墓誌銘  
主

卦下之義答之以余之固陋而公不棄之如此則無  
以見公之不欲與人同也所著有讀易一抄二抄卦  
變考畧易韻補遺春秋簡秀集公車錄公車錄僅存  
董集藏於家某年某月某日將葬公於某處道  
權撰次行實介萬言貞一以誌銘見墓誌銘不  
知公猶與傳其十一後之君子網羅放失必有取乎  
此也銘曰

北都巍巍溫陳屠之南國渠渠馬阮俘之於時董公  
七上公車最爾江東公理軍輸人身虎齒環以武夫  
履而不墜易道不孤翠華不返滄海爲枯公侯卿相

自視如奴董公突兀故官舊儒非官之爲重重此身  
軀曰董春秋特書

南雷文約卷之一  
墓誌銘  
主

李杲堂先生墓誌銘

文章不特與時高下亦有地氣限之明越兩郡其地  
密邇同一風氣明初楊鐵崖戴九靈戴寓明州爲文學宗  
老唐丹崖謝元功趙謙比肩而作宋無逸鄭千子皆  
楊門弟子其時師友講習炳然阡陌一時號爲極盛  
凌夷正嘉而後競起邪宗孫文恪輸心於槐野余君  
房辯香於子威赤水月峯疎密不同而文勝理洵謂  
論語爲孔子之文選耳苟肆狂狷無所取裁陳後剛  
俗文長又爲異趨卽如陽明之文韓歐不足多者而  
謂文與道二溝而出諸文苑是故兩郡作者敝精神

南雷文約卷之一墓誌銘

圭

乎。卷淺由來矣。先生初亦不避輕華其後每得余作  
往往嗟悵因相與校覆雅鄭洗其偷薄之說推原道  
藝之一先生不以余空隙一介之知而忽之也自此  
轉手大放厥辭同里稍稍響應翻然於不迫於是東  
浙始得古文正路而由之四境之內凡有事於文章  
者非先生無以訖意轉相求請充初昔席方外詩人  
得先生一言便可坐高聲價欸門雲水疲於應接里  
中有鑑湖社做塲屋之例糊名易書以先生爲主考  
甲乙樓上少長畢集樓下候之一聯被賞門士臚傳  
其人拊掌大喜如加十賁明州自東沙好文下士至

南雷文約卷之一墓誌銘

圭

張藝林士無不捧珠盤而至者然其氣力足以鼓動  
不盡闢著作先生以布衣幾與之頡頏而肺疾爲梗  
流放家門海內知之者尙未滿其壘也先生諱文龍  
字鄭嗣今以字行別號杲堂宋忠襄李顯忠之後世  
居清澗忠襄曾孫守真始遷於鄞其下六世是爲先  
生之高祖循義嘉靖癸未進士御史出守衡州曾祖  
生威舉於鄉官鳳陽府推官其孫卽守貴州之巡撫  
樞也因贈兵部尙書祖德升永平衛經歷父桐崇禎  
丁丑進士禮部儀制司主事先生風骨不恒年十二  
三能詩卽有秀句十六爲諸生侍儀部官嶺外通人  
張孟奇深所歎異歸而時名方起直兵革之際歷脫  
觸死儀部下省獄先生亦駢至定海縛馬廐中七十  
日事得解儀部之喪從省至放聲一哭遂絕意人世  
穿窬草石與失職之徒葛悔菴徐霜臯高辰四諸君  
緣情綺靡音調淒涼先生雖不述禪而酒痕墨蹟多  
在僧寮野廟木陳悟畱山曉天岳皆結忘年之契四  
方勝流之至甬上者先生卽匿迹甚深亦必停車披  
帷詩酒流連否則似垂橐而歸矣先生愍郡中文獻  
零落做遺山中州集例以詩爲經以傳爲緯集甬上  
耆舊詩揆尋殘帙心力俱枯其布衣孤賤尤所惋結



宛轉屬人則頓首丁寧使其感動奪之風塵績篋錫  
簡之下以發其光彩若片紙未出先生自比長吉之  
中表潔乎有不祥之懼焉書成立詩人之位祀以少  
牢聞者爲之軒渠張司馬死故國先生塋其兩世楊  
侍御文瓚亦以連染死淺土十棺語溪曹廣塋之先  
生爲歌詩記其事凡見聞所及美事先生不肯讓人  
先生尤長於麗語使當詞頭之任真足華國而以廟  
堂金石散爲竹枝禪頌之音豈不可惜然景濂謂  
謝方鳳吳思齊皆工詩客浦陽浦陽之詩爲之一  
變向若先生草率青雲苟非勞謙尼運亦豈能一變

南雷文約卷之一

生

甬東之風氣如三子哉生于天啓壬戌四月二日  
于康熙庚申十一月八日年五十九娶某氏子一人  
歐女六人長適萬斯備次適邱瑜次適沈紹燮次適  
林猗錦餘未行歐將以某年月日塋先生於某原與  
斯備來連銘銘曰  
文之美惡視道合離文以載道猶爲二之聚之以學  
經史子集行之以法章句呼吸無情之辭外強中乾  
其神不傳優孟衣冠五者不備不可爲文野人饒豐  
稱好隨群此言余發以告先生先生曰然但苦三彭  
匠石野人霜鐘應律先生之死吾無爲質

朱康流先生墓誌銘

丁巳

漳泉之學如武庫無所不備而尤邃於易曆三乘易  
卦爲二十六萬二千四百四十四以授時配之交會閏  
積贏縮無不脗合詩與春秋邇爲爻象屯蒙而下兩  
濟而上二千一百二十五年之治亂燎若觀火其時  
及門者遍天下隨其質之所近止啼落草至於易曆  
諸子無復着坐之處相與探天根月窟者則康流先  
生一人而已康成善筭馬融許以登樓季通精數文  
公謂之老友古人授受之嚴大抵不能泛及也先生  
博稽六藝各有論著其言象數不主邵子之說別爲

南雷文約卷之一

生

夫

先天後天八卦圖以爲諸儒之言易者詳於所變而  
不詳於所未嘗變變者象也未嘗變者太極也時惟  
通變道必會通不察其適變則微彰剛柔有拘墟之  
患不觀其會通則屈伸往來有臨岐之泣求諸物而  
格之反諸身而體之究其大要不越乎知幾精義二  
者而已其言小序觀亡詩六篇僅存首句則首句作  
於未亡之前其下作於既亡之後明矣子由獨取初  
辭頗爲得之又謂鄭詩不特詞不淫聲亦不淫也詞  
正則聲正詞淫則聲淫非相離之物又謂作詩有賦  
比興用詩亦有賦比興射義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



借也諸侯以貍首爲節樂會時也其指事也切其取義也直如作詩者之賦體是也大夫以采蘋爲節樂循法也士以采蘋爲節樂不失職也以婦女之事喻士大夫非比乎以蘋蘩蕰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感大夫士明信之將非興乎辨古文尙書之非僞謂伏生之書如堯典皋謨洪範無逸何嘗不文從字順至於甘誓湯誓牧誓文侯之命詞旨清夷風格溫雅雜之二十五篇之中無以辨其爲今文爲古文也謂春秋閔文錯簡不特郭公夏五觀於日食之先時後時可知矣論樂者謂調以此始者必以此終首尾何聲

南雷文約卷之一

五

卽屬何調先生言誠如是則宮調之中商多於宮可得仍爲宮商調之中宮多於商可得仍爲商乎蓋調也者韻也古人雅淡不爲繁聲慢詞大抵一句之終曳其音以承之而已先生之折衷諸家如此要不盡同於漳衆嘗謂先生曰康流沉靜淵鬱所目經史洞見一方苟覃精三數年雖義文閭與舍皆取其宮中何必窺人之室乎自漳衆懸記先生之覃精者近三十年又何以測其所至乎先生諱朝瑛字美之姓朱氏康流其別號也晚又號疊巷海寧之花園里人曾祖侍御某祖紹皋父完初母查孺人登崇禎庚

辰進士第知旌德縣期年而以外艱歸旋遭喪亂遂不復仕門戶綢繆期功縈繞先生屈其經世之業以支吾八口泊然不見喜愠之色酬對甚簡相索於經術之內者惟張子待軒所著疊巷雜述金陵遊草行世五經略記文集皆藏於家生於某年乙巳九月卒於某年庚戌三月年六十有六以第之子翰思爲後女三人查蕙沈研周煒其壻也孫二人協徵協紀孫女二人將墓於葑涇之原翰思介吾友陸冰修求誌其墓余丙午歲十一月同冰修訪先生於家劇談徹夜綿聯不休盡發所記五經讀之出入諸家如觀王

南雷文約卷之一

五

會之圖計平生大觀在金陵嘗入何玄子署中討論五經至此而二耳踰年先生以各經畧記首卷見寄荏苒數年欲以一得之愚取證而先生不可作矣千年之役固所願也銘曰六經之道昭如日星科舉之學力能亡經某題某說至媚有司變風變雅學詩不知喪吊哭祭學禮所諱崩薨卒葬春秋不載演爲說書蒙存淺達棄置神理助語激聒所以儒者別開天地漢註唐疏宋語明幾百年漳衆破荒而出象數理學會歸於一疊巷老人入室弟子削筆洗硯俗儒心死漳衆之學不得其傳

葑涇之原畱此一綫

南雷文約卷之一

徵君沈耕巖先生墓誌銘

有明之輔臣以奪情見劾者三人曰李賢張居正楊  
嗣昌然劾賢之羅一峰劾居正之趙吳艾沈鄒皆有  
祿位於朝唯劾嗣昌之沈耕巖則諸生也賢與居正  
當天下無事之日所失不過一身嗣昌當危急存亡  
之秋所關乃在社稷耕巖之言拯溺救焚縣記後來  
不喪累黍又非一舉諸公所言僅在一時也崇禎丙  
子復保舉之制應天巡撫張國維以耕巖應詔時中  
原流寇決裂特起嗣昌於苦塊倚以辦賊而嗣昌以  
熊文燦之招撫爲嘗試逍遙司馬堂中敗問日至掩  
飾徒工耕巖慨然國事至此朝端尙無一人言之者  
乃草縉常正而後可以正世風一疏謂金革無避漢  
儒之曲說君子必不出此卽嗣昌迫於君命亦宜躬  
歷戎行衽革荷戈而乃支吾旦夕安枕京畿外餉勤  
勞中懷規避將來誤國嗣昌之肉其足食乎繼又草  
樞臣籌國已誤一疏謂嗣昌既不能循先朝大臣起  
復故事軍旅之寄一付文燦使其聲罪除凶徐持降  
議亦豈爲後以一十二萬方張之師不爲不武以二  
百八十餘萬威集之餉不爲不充整旅以往何兇弗  
摧卽使面縛與櫬猶應宣布皇威而後愍其歸死以

南雷文約卷之一

全

有之詎有漫無剪治招之不來強而後可援賊之認  
帖以爲金石講盟結約猶同與國天下有不能殺人  
而能生人者乎有授柄於敵而可憐敵者乎臣不知  
其所終矣通政司張紹先以疏字逾額存案不上耕  
嚴上書通政言無使獲罪執事幸甚紹先始請上裁  
嗣昌亦惶恐待罪請進劾已之章有旨這本既違式  
則不必更請封進耕嚴乃槩括兩疏以就格上之留  
中不報黃漳海嘆曰此何等事在朝者不言而草野  
言之乎吾輩真愧死矣臺省何楷錢增林蘭友詞林  
劉同升趙士春相繼劾嗣昌最後而漳海有廷辨之

南雷文約卷之一

事則皆發端于耕嚴也向若耕嚴之說行斯時易置  
嗣昌文燦流冠之禍豈至若是哉故識者以爲此番  
保舉得耕嚴一人可以謂之不虛矣耕嚴姓沈氏諱  
壽民字眉生別號耕嚴世爲宣州人曾祖龍官至叅  
政學者所稱古林先生是也祖懋敬蒲州丞封德慶  
知州叔祖懋學翰林修撰父有恒太學生耕嚴孤  
不妄言笑爲文深入理窟而出之清真江右艾子予  
至苑上評許在盛名之上人駭其言而卒莫之能易  
焉故其選時文耕嚴之文多入文定不敢輕置於文  
待一時聲名之盛吳中二張與江上二沈相配二張

謂天如受先二沈謂崑銅耕嚴不以名位相甲乙也  
上書報罷不復厝意經生之業與周鹿溪掩關茅曲  
俱理佐王之學無何而黨禍作阮大鍼之在留都也  
以新聲高會招來天下之士利天下有事行其捍闔  
耕嚴効楊疏尾有大鍼妄盡條陳鼓煽豐芑於是顧  
果吳應箕推耕嚴之意出南都防亂揭合天下名士  
以攻之大鍼恨甚以爲主之者鹿溪也及大鍼得志  
而殺鹿溪按揭中姓氏次第欲誅之而以耕嚴爲首  
余亦與焉且聞深陽亡命投止耕嚴矯詔將下深陽  
返北耕嚴遂變姓名入金華山中南都亡而事解耕

南雷文約卷之一

嚴遂不返故園東遷西徙入山惟恐不深瓶粟既罄  
採藜藿以續食有知而餉之悉行謝絕曰士不窮無  
以見義不奇窮無以明操郡守朱元錫曾寄十金耕  
嚴意不欲受度置壁中三年塵甑未嘗一發視也深  
陽既相將特疏薦之端使寓書耕嚴不開封對使焚  
之深陽意猶未已耕嚴寄書謂之曰龔勝謝枋得其  
智非不若皋羽所南也而卒以隕厥軀者緣多此物  
色故耳故凡今之欲徵僕薦僕者直欲死僕者也深  
陽嘆曰先生所謂名可聞身不可得見者也乙未始  
返故廬松菊無存田園半割或請直詣曰身既隱表



焉。用直之然。避人愈深。其名愈著。當事或邀之。半道則望望而去。比之元亮。人以爲隘焉。乙卯五月。屬疾門人吳肅公侍耕巖。命其載筆曰。以此心還天地。以自身還父母。以此學還孔孟。語畢而卒。是月之三日也。年六十九。遺集若干卷。開道錄若干卷。配徐孺人先十九年卒。子六人。洙熒榆鑑。挺進將以某年。葬於某所。耕巖重然諾。一切皆有至性。友人謂其骨死海內。其子幼。耕巖渡海。葬其骨鹿溪之歿也。家業零落。諸孤爲遺負。所過耕巖。田以償之。不足貸諸人。又不足屬諸門人。鹿溪始有完邪。故自言才疎意廣。

南雷文約

卷之一

甲申以前貸金至六百以上。皆急朋友之急也。余少遭患難。輟業者久之。庚午邂逅耕巖於南中。惻惻之力。何日忘之。癸酉耕巖訪余至姚江。戊寅余訪耕巖至宛上。而不遇。改華以後。兩番寄詩。亦不知其達不達也。甲辰在姑蘇。與鄒文江約。將以秋冬之際同訪耕巖。日復一日。文江不來。而老母年登九旬。余遂不可遠行矣。茫茫禹跡。余之不可以告人者。欲向耕巖盡之。豈料竟無相見之期耶。乙卯八月。接耕巖永訣一書。乃是年四月二十日所寄去。易簣十有三日耳。以數年不通。尺一忽得之。易簣之際。不可謂非吾兩

人之冥契也。先生之子逢。不遠千里。求誌幽石。余泣然和淚而銘曰。吳門之卒。卽攻王氏之人。西臺之哭。卽効似道之臣。嗚呼。耕巖千載同倫。

南雷文約

卷之一



陳定生先生墓誌銘

甚哉小人之愚也。小人之仇君子必指之爲朋黨。太  
書深刻列其姓名將使後世之人同心疾之也。然蔡  
京立元祐姦黨碑而三百九人者後人各爲之列傳。  
韓侂胄立慶元黨人碑而劉後溪遂以慶元黨人之  
名名游監簿之墓黨人之家亦各以其名名其門第。  
原小人之心固謂被名者不勝其辱矣。孰知適以  
榮之耶。天啓間逆竊竊國是時有百官圖邪黨錄天  
鑑錄同志錄點將錄依之以盡殺朝廷之士所謂東  
林黨人也。其間侍從之臣楊左以外宜典少保陳公

南甯文公

全

爲之魁崇禎末阮大鍼作蝗蝻錄以復社名士填之  
謂是東林後勁欲依之以盡殺天下之清流其間定  
生先生爲之魁按元祐黨人唯司馬光司馬康范純  
仁范正平呂公著呂希仁父子名在黨籍而先生之  
父子實似之。訖今四十年貞元朝士無多劫塵冷落  
天子開明史局根括天下藏書於是東林黨籍稍稍  
復出而先生父子皎然與日月爭光可不謂之榮耶。  
先生諱貞慧字定生陳氏爲止齋之後由永嘉徙宜  
興遂爲望族曾祖諱憲章祖諱一經皆贈左都御史  
父諱于庭仕至左都御史贈少保母張氏贈夫人生

南甯文公

全

毋湯孺人少保四子長貞貽有文名而天次貞裕天  
啓甲子舉人次貞達戶部主事左遷順天知事國變  
死節季卽先生也。先生幼而奇傑少保喪其才子居  
恒鬱鬱不樂顧先生在側曰賴有此耳弱冠補弟子  
員廩於學官侍少保宦遊南北凡朝政之缺失君子  
小人之消長口談筆記皆出經生聞見之外居家孝  
謹庭闈之內無疾言遽色念長兄之才恐其遂至淪  
沒因梓行其書少保沒同邑故相以生前睚眦修怨  
其孤有取子毀室之虞先生指定良苦故相知其不  
可以力屈也好言慰藉之先生落落如故時周仲馭  
沈眉生讀書勾曲先生與吳次尾讀書毫村皆好佐  
王之學獨持清議裁量公卿天下望之如鑠郅出匣  
當是時烏程執政八年以禁錮東林爲事淄川韓城  
承其衣鉢東林雖時出彈射有勝有不勝而終不能  
覆妖鳥之巢以得志于時漳海在獄利害尤急三吳  
君子間出奇計謂不如援彼黨一人以爲兩家騎郵  
庶放東林出一頭地僉謂故相而故相所最嫌者爲  
阮大鍼大鍼亦從吳中咕囁耳語曰苟使大鍼得收  
事諸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湯灰陽燄置酒高會南  
中之士入其牢籠者強半吳中諸公恐仲馭未之許

也邀之半道會于虎丘天如來之以謀告仲馭持論

不下此仲馭親爲余言會生保舉入京劾楊武陵

并及大鉞妄畫條陳鼓煽豐邑大鉞始阻喪先生與

次尾因草留都防亂揭顧子方曰大鉞者吾祖之罪

人也吾嘗爲揭首其次則天啓忠臣之家故余與左

魏繼之一時勝流咸列其姓名大鉞杜門咋舌欲死

政相出山大鉞猶不忘援手以相曰南中議論與吳

中駁異未便可動大鉞曰廢籍馬士英某之化身也

其可乎故相諾之而去崇禎己卯金陵解試先生次

尾舉國門廣業之社大畧揭中人也邑山張爾公歸

德侯朝宗宛上梅朗三蕪湖沈崑銅如阜門辟疆及

余數人無日不連輿接席酒酣耳熱多咀嚼大鉞以

爲笑樂士英定策大鉞暴起國狗之瘼無不噬也遂

廣揭中姓名以造蝗蝻錄思一網殺之仲馭下獄死

眉生次尾崑銅皆亡命余與子方從徐署丞疏逮問

而先生亦爲校尉縛至鎮撫事雖解已瀕十死矣若

是乎弘光南渡止結得留都防亂揭一案也國亡之

後殘山剩水無不戚戚可念埋身土室不入城市者

十餘年先生卽甚貧乎而遺民故老時時猶向陽羨

山中一問生死流連痛飲驚離吊往恍然如月泉吟

社也所著有皇明語林山陽錄雪岑集交遊錄秋園

雜佩八大家文選若干卷生于萬曆甲辰十二月九

日卒于順治丙申五月十九日年五十三配湯孺人

左都御史湯公北京女子男五人長維崧翰林院檢

討次維崧庠生次維岳太學生次宗石黎城縣丞次

維同女二人吳璚吳全昌其壻也孫男四人履端履

慶尹瀝孫女十一人維崧以先生卒後六年十一月

葬于毫村新阡又後十有八年從京師而寄余求

銘幽石維崧以博學宏儒徵入史局天下方藉以發

潛德之幽光而況于其先公乎乃不憚數千里之遠

下訊草野其亦司馬子長微于夏無且之意歟銘曰

嗚呼是爲弘光黨人之墓倭臣過之尙避其風雨

汪魏美先生墓誌銘

汪魏美之卒徐蘭生屬余誌銘曰吾當先之以狀也  
往苒十六年狀不可得頃見蘭生十哀詩畧具魏美  
事實又見金道隱汪孝廉因採兩家之言而誌之  
以覆蘭生使授其子魏美而淵新安人徙於錢塘祖  
父某父某妣某氏魏美孤負力學舉崇禎己卯鄉薦  
乙酉兵亂奉母入天台海上師起群盜清山始返錢  
塘僑寓北廓室如懸磬處之憺如當是時湖上有三  
高士之皆皆孝廉之不赴公車者魏美其一焉當事  
亦甚重之監司盧公尤下士一日值魏美於僧舍間  
汪孝廉何在魏美應曰適在此今已去矣盧公然之  
不知應者之即魏美也盧公遣人通殷勤於三高士  
者置酒湖船以世外之禮相見其二人幅巾抗禮盧  
公相得甚歡唯魏美不至為恨事已知其在孤山放  
船就之魏美終排牆遁去魏美不入城市不設伴侶  
始在孤山尋遷大慈菴又遷寶石院匡林布被之外  
殘書數卷鎖門而出或返或不返莫可踪跡相遇好  
友飲酒一斗不醉氣象蕭灑塵事了不關懷然夜觀  
乾象晝習壬遁知其耿耿者猶未下也余丁酉遇之  
孤山頗誦龍溪調息之法各賦三詩契勘戊戌三宜

孟設供同坐葛仙祠己亥二月望笑魯菴中坐月至  
三更夜寒甚菴中止有一被余與魏美兩背相摩  
得少煖氣明日余入雲居訪仁菴魏美矢不入城至  
清波門別去從此不復相值有傳其在洞庭山者乙  
巳七月三十日終於寶石僧舍年四十八臨歿悉舉  
書卷焚之詩文無一存者妻某氏子遵嘗思宋之遺  
民謝錫吳思齊方鳳翼開鄭思肖為最著方吳皆有  
家室朝亦晚娶劉氏開至貧齋馬有子同居唯思肖  
孑然一身乞食僧廚魏美妻死不更娶有子托于弟  
行事往往與思肖相類遺民之中又為其所甚難者  
道隱言盡大地人未有死者七趣三世如旋火輪皆  
熾然而生求不生者了不可得君即不壽何患不仙  
要以所苦不得無身則蟬君仙後尙當與予求必死  
之道此言魏美調息長生之非也道隱之所謂熾然  
而生者即輪迴之說所謂必死之道即安身立命于  
死了燒了之說也而余之論生死正是相反天地生  
氣流行人以富貴利達愛惡攻取之心熾然而死之  
輪迴顛倒死氣所成魏美之志如食金剛終竟不銷  
此不銷者不可得死忠孝至性與天地無窮寧向尸  
居餘氣同受輪迴乎道隱視此與萬起萬滅之交感



一類斷絕其種子則乾坤或幾乎息矣銘曰

學問之道在乎立志凡可奪者皆原于偽桑海之交  
士多標致擊竹西臺沉西古寺年書甲子手持應器  
物換星移不堪憔悴水落石出風節委地侃侃魏美  
之死靡二何意百鳥乃見孤鷺死而不亡惟此生氣

萬克宗墓誌銘

五經之學以余之固陋所見傳註詩書春秋皆數十  
家三禮頗少儀禮周禮十餘家禮記自衛湜以外亦  
十餘家周易百餘家可謂多矣其間而未見者尚千  
家有餘如是則後儒於經學可無容復議矣然詩之  
小序書之今古文三傳之義例至今尚無定說易以  
象數讖緯晦之於後漢至王弼而稍霽又以老氏之  
浮誕龜伯陽陳搏之卦氣晦之至伊川而欲明又復  
以康節之圖書先後天晦之禮經之大者爲郊社禘  
祫喪服宗法官制言人人殊莫知適從士生千載之  
下不能會衆以合一由谷而之川以達於海猶可  
謂之窮經乎自科舉之學興以一先生之言爲標準  
毫杪摘抉於其所不必疑者而疑之而大經大法反  
置之而不道童習自守等於面牆聖經興廢上關天  
運然由今之道不可不謂之廢也此吾於萬克宗之  
死能不慟乎克宗諱斯大吾友履安先生之第六子  
也其家世詳余先生誌中克宗生逢喪亂不爲科舉  
之學湛思諸經以爲非通諸經不能通一經非悟傳  
註之失則不能通經非以經釋經則亦無由悟傳註  
之失何謂通諸經以通一經經文錯互有此畧而彼



詳者有此同而彼異者因詳以求其畧因異以求其同。學者所當致思者也。何謂悟傳註之失。學者入傳註之重。圍其於經也。無庸致思。經既不思。則傳註無失矣。若之何。而悟之何。謂以經解經。世之信傳註者。過於信。經試拈二節為例。八卦之方位。載於經矣。以康節離南坎北之臆說。反有致疑於經者。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證諸春秋。一在魯莊公元年。一在十一年。皆書王姬歸於齊。周莊王為平王之孫。則王姬當是其姊妹。非襄公則威公也。毛公以為武王女。文王孫所謂平王為平正之王。齊侯為齊一之侯。非附會乎。

如此者。層見疊出。克宗會通各經。證墜緝缺。聚訟之議。渙然冰泮。奉正朔。以批閨。位百注。遂無堅城。而老生猶欲以一卷之見。申其後息之難。宜乎如腐朽之受利刃也。所為書曰學禮質疑。二卷。周官辨非二卷。儀禮商二卷。禮記偶箋三卷。初輯春秋二百四十卷。燼於大火。復輯絕筆於昭公丁巳。甲陽州各一卷。其間說經者居多。萬氏家譜十卷。噫。多矣哉。學不患不博。患不能精。克宗之經學。由博以致精。信矣。其可傳也。然每觀古人著書。必有大儒為之流別。而後傳遠。如蔡元定諸書。朱子言造化微妙。唯深於理者能識。

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故元定之書。人皆敬信。陳鼎之禮記集說。陳櫟之禮記解。吳艸盧曰。二陳君之說。禮無可疵矣。故後皆列之學宮。自蕺山先師夢奠之後。大儒不作。世莫之宗。墻屋放言。小智大黷。相煽以自高。但有講章。而無經術。克宗之學。誰為流別。余雖嘆賞。而人亦莫之信也。克宗為人。剛毅。見有不可者。義形於色。其嗜義若饑渴。張蒼水死。國難棄骨荒郊。克宗葬之南屏。使余誌之。春秋野祭。蓋不異西臺之哭焉。父友陸文虎。甬中所稱。陸萬是也。文虎無後。兩世之喪。皆在淺土。克宗葬其六棺。凡所為皆類此。不以力絀。隻輪而自阻也。崇禎癸酉六月六日。其生也。康熙癸亥七月二十六日。其卒也。娶陸氏子一人。諸生經能世其學。克宗之卒。余許銘其墓。以鄭禹梅之跋翁傳。盡其大指。故閣筆者久之。而經累請不已。又二年。始克為之銘曰。三代之治。懸隔千祀。制度文為。三傳三禮。牛毛繭絲。精微在此。釋者以意。或得或否。躡訛踵陋。割裂經旨。侃侃克宗。尋源極委。會盟征伐。冠昏喪紀。如捧珠盤。如承明水。如服玄端。不謂故紙三尺。短碑西溪之址。書帶環之。不生葛藟。

陸周明墓誌銘

甲辰

司馬遷傳游俠以鄉曲之俠與獨行之儒比量而賢。夫俠者以布衣之俠與鄉相之俠比量而難。夫布衣然時異勢殊，乃有儒者抱咫尺之義，其所行不得不游俠之途。既無有土卿相之富厚，其所任非復閭巷布衣之事，豈不尤賢而尤難哉！十年以前，亦嘗從事於此，心枯力竭，不勝利害之糾纏，逃之深山以避相尋之急。此事遂止，其時周明與其容以十數見過，皆四方知名之士，余間至其城西田舍，複壁柳車，雜食辦余，既自屏周明亦不相聞問。然頗聞其喜事，益甚江湖，多傳周明姓名，以為異人。嗟乎，周明亦何以異於人哉？華屋甫田，婚嫁有無人情等爾，亦唯是胷中耿耿者未易下。臍人見其踵側，熊原手搏彫虎，遂以為異。雖然，周明一布衣諸生，又何所關天下事而慷慨經營，使人以俠稱？是乃所以為異也。周明姓陸氏，名字燧，鄞縣人也。祖某，父世科，大理寺卿母某氏。配周氏崔氏子經，異經周壻，萬斯大小與錢司馬讀書，抗慨有大志。司馬江上之事，周明實左右之，祥興航兼其諸臣風帆浪楫，棲遲金鰲牡蠣之間，非內主之力，則亦莫之能安也。癸卯歲，周明為

南雷文約卷之一

七

降卒所誣，捕入省獄。獄具，周明無所詿，誤脫械出門。未至寓而卒。周明以好事盡其家產，室中所有唯草薦敗絮及故書數百卷。計聞家中整頓其室，得布囊於亂書之下，發之，則人頭也。其弟春明識其面目，捧之而泣曰：「此故少司馬篤庵王公頭也。」初，司馬兵敗，梟頭於甬之城關。周明思收葬之，每徘徊其下一日，見暗中有叩首而去者，跡之走入破屋。周明曰：「子何人？」其人曰：「吾漁人也。」周明曰：「子必有異，無為吾隱。」人曰：「余毛明山，曾以卒伍事司馬，今不勝故主之感耳。」周明相與流涕而詣江子雲，計所以收其頭者。江子雲者，故與周明讀書，錢公之將也。失勢家居會中，秋競渡，遊人襍沓，子雲紅笠握刀，從十餘人登城遊。戲至梟頭所，問守卒曰：「孰戴此頭也？」卒以司馬對。子雲佯怒曰：「嘻，吾怨家也，亦有是日乎？」拔刀擊之，繩斷墮地。周明明山已豫立城下方，是時龍舟噪甚，人無回面易視者。周明以身蔽明山，拾頭，雜儔人而去。周明得頭，祀之書室，蓋十二年矣。而家人無知者。至是而春明始瘞之。昔李固之死，汝南郭亮左提章鉞，右秉鉄鎖，詣闕上書乞收其屍。南陽董班亦往哭，固列尸不肯去，樂布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彼皆門

南雷文約卷之一

七

生故吏故冒死而不顧周明之於司馬非有是也一  
念憐其忠義遂不惜扞當世之文罔所謂尤賢尤難  
者不更在是乎初周明讀書時有弟子訟其師師不  
得直周明詣文廟伐鼓慟哭卒直其師而後止昔震  
川敘唐欽堯爭同舍生之獄以爲生兩漢時卽此可  
以顯名當世在周明視之尋常瑣節耳獨恨不得司  
馬遷以拾之余因萬斯大而論次僅以答周明曩者  
之一顧也銘曰  
或駭其奇或嘆其拙茫茫宇宙腐儒糾結

封庶常桓墅陳府君墓誌銘

弘治間李何一變古文海內文章家若趨王會不敢  
移宮變徵陳后岡先生起海島與荆川遵巖折其角  
李何文集幾於遏而不行於藝苑功亦偉矣然家世  
清苦嘗言僕故農家也世乏烟迹門榭中薄困鮮擔  
石之畜畎無一牛之蹊晨不殖作暮廢歎漸數傳以  
後猶守其家法謹身節用膏粱氣習不屏自遠後岡  
兄弟三人長后峯模中書舍人次后湖東諸生而后  
岡其季也后湖生懷懷生洪憲洪憲先府君三世一  
門戶而已府君諱文煥字伯美別號桓墅出就外傳  
多從名師及遊將應科場學習時文銳甚無何失父  
柴水交侵黯然而自念吾祖后岡以來書澤中衰吾父  
欲振起之而不能今余又不得竟其學其命也夫於  
是絲粟程度上事母丘孺人母使其戚於窶下課子  
第毋使其荒於學先是居煥於火府君憊心罷精磨  
以歲月儼然堂構歌哭有所已而其子錫嘏學成里  
中以爲大師府君始稍遂里社節臘之歡逮錫嘏舉  
進士官翰林府君謂曰吾後岡之爲太史於今一百  
四十八年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汝其勉之無使



其文之遜於祖也。又三年而孫汝成充解府君與之計偕就養京師。瞻眺宮闕徘徊玉堂。覽帝城之景物。接元老之琴樽。屬天子好文海內能文之士。輻湊闕下。會府君七旬大誕。雅篇艷什。投贈充極。而天章下賁。亦當其時。錫嘏請假。送親鄉里。榮之謂府君。一生勞薪庶幾可以願息。而府君孤苦風雨。習之既久。不能自逸。時念累世之艱難。不敢以暇豫念之。故多憂而少歡。他人即解之不能釋。府君胸懷洞達。是非非面折無隱。其議論如嚴霜之殺百草也。人諒其無他。亦未始怨之。生於萬曆庚戌八月八日。卒於

南雷文約卷之十一

百

康熙丙寅八月二十九日。封翰林院庶吉士。配方氏先府君卒。敕贈太孺人。子三人。錫嘏丙辰進士。翰林院編修。錫圭錫卣。廩學生。女二人。長適丘鼎盛。先亡。次適學生張九林。孫六人。汝成戊午舉人。汝登諸生。汝訓汝誥。汝禮。汝詩。孫女一人。曾孫一人。曾孫女一人。府君之生。與余同支。千古人之原。命王魯齋言。以日計時。得命十有二次。其六十之十二。得命七百二十計之。以月又六十。其七百二十。得命四萬三千二百。又槩以歲六十。其月則得命二百五十。有九萬二千矣。夫以古今之遠。四海之廣。人生林林總總。過

者。化來者。續乃俱。圍於二百五十。有九萬二千。命之中。何其術之窮也。宋景濂言。天下之廣。兆民之衆。一日之內。未必止生一十二人。同時生者。不少。何吉凶之不同耶。故趙普與軍校蔡京與鄭粉兒。高叔嗣與陳友諒。皆同命。童軒談命。辯言高穀李昂甲子同物。單昂王稽甲子亦同物。而顯晦不同。壽夭懸絕。以余所見。鄉曲往往有之。則支干之不足言命也。審矣。顧大賢如張橫渠。真西山。文文山。特喜談星曆之學。以推驗事變。豈其見不及此。善言天者。徵之人事。善言人者。原之天命。夫與人同。即爲合德。知過再犯。即爲

南雷文約卷之十一

百

轉趾。聞言不信。即爲孤神。財不儉用。即爲耗宿。此以人合天者也。日月之交食。星辰之凌犯。丙丁之鑑。陽九六百之厄。君子以恐懼修省。此以天合人者也。天不能以一定之數制人事之萬變。星翁末學。掃除其萬變者。而拘擥於墮地之俄頃。若學者見其不信。并俄頃而去之。則天以空券枉矢。如周赧曹髦之在上。兩者皆失。故必合天人而言之。則即俄頃亦天之八柄也。即府君之於余。其苦身持力。相去不遠。余不能泥水自蔽。而府君聲光移之令子。又何煩較餘事之長短乎。將塋錫嘏書來屬誌。曰。府君每見先生之文。



輒曰。今作者如林。誰能過之。余愧其言。不敢辭而爲銘曰。

歲月澆季。日中見沬。古道照人。遺此宿艾。如何不弔。松沈栢碎。畱其不盡。源浹流沛。

南雷文約卷之一終

南雷文約卷之一

黃梨洲先生南雷文約卷之二

後學

性訂

鄭大節較

山西右叅政額之邱公墓碑

公諱俊孫。字德峻。號額之。邱氏世爲淮之山陽人。祖某父某。公自幼穎異。日誦數千言。耳目所接。一過不復忘。爲文肆筆而成。時輩少及登崇禎癸未進士第。授戶部主事。督四鎮餉務。旋撫六合。王師下江南。六合羊璧之愆將屠之。公不得已爲其民請。命單騎入城。舉父老以壺漿全生靈十萬餘戶。遂奉命權稅。

南雷文約卷之二

游壁司冊後。湖入爲刑部郎中。仁風篤烈。平反大獄數十條。大吏之喜怒不能動搖。司寇黨公賢之。出守漢陽。當兵革之後。公私交困。又西南用兵。累歲不解。其屯戍往來者。所過毀突。蒼生疲耗。公廬枯吹生垢。辱之民復得明。目裁量軍需。無倉卒匡勅之患。晨起坐堂皇。庶民直入奏事。不設遮欄。曉指枉直。無不滿志而去。鄉無豕食之隸。老吏摘紙尾而已。深文碎教。無所事事。置稽刑簿。罪人所笞之數。必謹書之。月朔告於神明。有疑獄十年不決者。公一夕而平。人以爲神。公以其事關帷簿。引燭燒其成案。妖僧自稱勅使。

煽動江漢間乘傳謁公公即於坐上收之發其偽而  
伏誅厨傳涼薄去來嘗悵悵不快然公之自奉甚瘠  
無以難也有大吏按事晴川閣焚香索爐公無以應  
之曰太守埋沒簿書豈能循韋蘇州故事乎已索藤  
床公引吏視其所臥乃白板也蓋清苦如此境內自  
禹稷廟外其淫祠盡毀楚人尙鬼之俗至是稍革政  
成陞山西右叅政分守冀寧道公固不能與世俯仰  
至是慨然曰吾盡瘁漢陽幸免危敗胡可不自止乎  
遂自劾而歸余觀從來循吏皆於尋常無事時故易  
於成名郭晞屯邠州軍士擾民非段秀實則白孝德

南齊文約卷之二

二

不能制矣觀公所處之地而能盡其所長較之於古  
不尤難乎今之讀書史見古來克暴之輩垂捷肆情  
亦無不恨之者而一履郡邑稚科之日撈掠必盈數  
千漠不相關同此父母懷中積累之膚髮而使之荆  
華化爲飲食流血化爲行潦哀號化爲音樂非無情  
之木石則稟性之虎狼耳公稽刑簿之設一荆一竹  
身分其痛仁人之利要當爲天下後世法也公生萬  
曆丙午八月二日卒康熙丙寅十月六日享年八十  
一配張氏封太淑人副室管氏子八人象觀海州學  
生象恒庠生皆蚤卒象升翰林院侍講象璠翰林院

檢討象璠庠生象良訓導同升如升皆鴻臚寺序班  
女十一人貢生王家植貢生劉芳譽翰林院侍讀喬  
萊布政司理問尙玉弼官生王裕德太學生杜象昭  
增廣生喬蓋庠生潘閔盛太學生陳模太學生沈泮  
庠生楊斐猜其婿也孫八人達過邁迴良臣穀旭百  
祿孫女十人曾孫二人曾孫女二人將塋象升爲行  
狀介余門人顧誕屬銘其神道銘曰

天穀頑然民爲心一心萬意相崎嶇遂使天道不好  
生血肉崩潰井竈沉唯公全活十萬人猶恐絲髮成  
呻吟春爲祥風秋慶雲漢水湯湯無古今

南齊文約卷之二

三

陳乾初先生墓誌銘

先師戴山曰予一生讀書不無種種疑團至此終不釋然不覺信手拈出大抵於儒先註疏無不一一抵牾者誠自知獲戾斯文亦姑存此疑團以俟後之君子倘千載而下有諒予心者乎不肖義蒙先師收之孤苦之中而未之有得環視剝門知其學者亦絕少近讀陳乾初所著於先師之學十得之二三恨交臂而失之也乾初深痛樂記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便已不是性之語謂從懸空卜度至於心行路絕自是禪門種草宋人指商書維皇降衷中庸天命

南雷文約卷之二

四

之性爲本體同一窠曰必欲求此本體於父母未生之前而過此以往卽屬氣質則工夫俱無着落當知學者時時存養此心卽時時本體用事不須別求也盡其心者知其性也之一言是孟子道性善本肯蓋人性無不善於擴充盡才後見之如五穀之性不藝植不耘耔何以知其種之美耶易繼善成性皆體道之全功正對仁智之偏而言道不離陰陽智不能離仁仁不能離智中焉而已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卽須臾不離戒懼慎獨之事成之卽中庸位育之功至是則剛柔不偏而粹然至善矣繼之卽孟子擴

充盡才之功成之而後知性無不善也非是原始無性至成之而始足耳又云性之善不可見分見于氣情才故中庸以喜怒哀樂明性之中和孟子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明性之善皆就氣情才言之彼言既發謂之情才出於氣有善有不善者非也又云人心本無所謂天理人欲恰好處卽天理其於無欲者非也乾初論學雖不合於諸儒顧未嘗背師門之旨先師亦謂之疑團而已其論大學以後來改本牽合不歸於一并其本文而疑之卽同門之友斷斷爲難而乾初執說愈堅無不怪之者此非創自乾初也慈湖

南雷文約卷之二

五

亦謂大學非聖經亦有言大學層累非聖人一貫之學雖未必皆爲定論然吾人爲學工夫自有得力意見無不偏至惟其悟入無有不可奚必抱此齟齬不合者自窒其靈明乎是書也二程不以漢儒不疑而不敢更定朱子不以二程已定而不敢復改亦各求其心之所安而已矣夫更改之與廢置相去亦不甚相遠也先生諱確字乾初陳氏爲海寧望族曾祖鳴梧祖理川父覺菴皆世其學母葉氏乾初讀書卓犖不喜理學家言嘗受一編讀之心弗善也輒棄去遂四十年不閱其後與同邑祝淵讀書淵議論不守章

句乾初每錮之已同問學於山陰先師深痛末學之  
支離見於辭色乾初括磨舊習一隅三反逮先師薨  
奠得其遺書而盡讀之憬然而喻取其四十年所不  
閱者重閱之則又格格不能相入遂見之論著乾初  
議禮尤精從其心之所安者變通古禮而於凶禮尤  
痛地理惑人爲天下異端之禍其於友朋一事稍乖  
必正色相告不爲姑息屠爛陸圻徵文壽母乾初謂  
世俗之事非所當行社集講會人情之常乾初謂衍  
衍醉飽無益身心再會之後亦不復赴甲申以後士  
之好名者強與國是死者先後相望乾初曰非義之

南雷文約 卷之二

六

義大人弗爲人之賢不肖生平具在故孔子謂未知  
生焉知死今人動稱末後一著遂使奸盜優倡同登  
節義濁亂無紀死節一案真可痛也乾初之論未有  
不補名教者晚而病廢不出門者十五年卒之日爲  
丁巳七月二十四日年七十四塋於沈家石橋之西  
娶王氏先卒二十七年子二人長翼次禾歿女一人  
孫二人克塽克喪余於丙午訪之病中猶危坐劇談  
又十年丙辰致書約以明歲再見而不可得矣翼以  
誌銘見屬其時未讀乾初之書但以翼所作事實稍  
節成文今詳玩遺稿方識指歸有負良友多矣因理

其緒言以識前過銘曰

有明學術宗旨紛如或泥成言或創新渠燕水入海  
而反填淤唯我鼓山集夫大成諸儒之弊削其畦町  
下士聞之以爲雷霆豈無及門世智限心如以太牢  
飫彼書蟬欲抹微言與時浮沉龍山之下乃有傑士  
北面未深冥契心髓不無張皇而篤踐履余忝同門  
自愧淺陋昔作銘文不能深究今其庶幾可以傳後

南雷文約 卷之二

七



周子佩先生墓誌銘

君諱茂蘭字子佩江右周益公之後高祖鬱始自常  
熟徙郡城曾祖冠龍游知縣祖可賢父即忠介公順  
昌也母吳淑人子佩年十九補諸生而逢逆奄之亂  
忠介被逮吳門擊殺提騎巡撫危欲陷之烈皇登極  
子佩刺血頌冤上爲之斬御史倪文煥徒巡撫毛一  
鷺尙書呂純如純如辨不當入逆案子佩梓其頌奄  
之疏上之法司純如語塞一時死難之家上憫其忠  
追封三代亦緣子佩之疏而發也方子佩上疏時同  
邑姚文毅見之曰疏中鼎湖勸進皆語忌也奈何子

南雷文約卷之二

八

佩請更之文毅曰子血豈無盡乎子佩曰父死之謂  
何此、交、交、者、正、恐、灑、之、無、地、耳、卒、刺、舌、另、書、忠、介、清  
無宦產而三世之喪皆在淺土子女八人婚嫁愆期  
忠介齋志而歿者萃於子佩一身子佩規度深密轉  
側閭巷間以立門戶授綬結悅皆有條序棺槨複紫  
盡歸窀穸而忠介琴城尤爲修整豈碑載詔葬之文  
華表棲歸魂之鶴不以艱窶而自絀也乙酉之亂奉  
毋避兵倉惶失其誥軸搜訪百端創痛如積越歲有  
兵子叩門大呼曰此非忠臣周氏家乎其誥軸落我  
手請收之子佩任喜賦寶繪篇紀其事人以爲孝感

所致育相國子乘子佩之妹婿也牽連吳日生事被  
殺子佩迎妹於家撫其孤成立又一年而子佩之弟  
子潔亦遭連織獄久不解子佩毀家紓難無可爲計  
會溧陽當國爲子求婚於子佩子佩曰吾何難以一  
女易一弟耶子潔始出吳門故爲清議所主危言駁  
論不避公卿東林碩高之時相爲激揚者忠介與文  
肅姚文毅嗣之者爲徐勿齋楊維斗鍾石畢變以  
後子佩俟齋賈溪巍然晚出雖糾奏寂寞而冥頑闕  
茸之徒未嘗不以利刃目之子佩頗留心二氏好與  
其徒往來是時天童三峯兩家紛拏不解青原南岳

南雷文約卷之二

九

又爭其派數之多寡子佩以調人爲之騎郵不辭勞  
攘又嘗危病遇異人授以養練之法疾尋愈信之甚  
篤過中不食飲茶數杯而已晚年注參同契入僧舍  
坐四十九日乃出故其去來翛然屬續時曰今日方  
閒非有所得而能如是乎子佩生時忠介夢有兒乘  
雲而下因字之曰雲間嘗謂其子弟曰文山名雲孫  
陽明亦名雲其降生之時祖父之夢與余同也吾獨  
淪落至此鬼神亦有時而欺人耶蓋子佩之不能忘  
世如此則托於二氏者亦豈其志乎雖然古今之人  
物豈以功名定優劣哉象山云前輩大力量的人看

有甚大小事見如不見聞如不聞今人畧有些氣  
欲者多只是附物元非自立也卽如文王二公邂逅  
運數不得已而應之假使子佩於波振塵駭之中飾  
智以求用大呼以得遇就令小小有所成就其於道  
德不有丘山之損乎今於二公何愧焉生於萬曆乙  
巳三月二日卒於康熙丙寅三月二十九日享年八  
十有二兩娶俱毛氏副室陳氏子諸諸生孫鳳來余  
與子佩同集闕下同試南中亂後隔絕者久之甲辰  
余至吳門訪之又二十年爲癸亥子佩年七十九矣  
忽然至吾草堂上化安山拜先忠端公墓而去又明  
年乙丑余至吳門正子佩習靜僧舍之日破關出見  
執手甚喜豈知其爲永訣乎方欲爲之論次而靖書  
來屬銘乃所願也銘曰  
私諡非古昔人所詔郭之有道孟之貞曜誰曰不宜  
以其惟肖嗟我子佩郭孟交臂守禮不違繼志述事  
端孝先生允矣作諡

南雷文約卷之二

十

陳夔獻墓誌銘

制科盛而人才絀於是當世之君子立講會以通其  
變其興起人才學校反有所不逮如朱子之竹林陸  
子之象山五峯之岳麓東萊之明招白雲之僊華繼  
以小坡江門西樵龍瑞逮陽明之徒講會且遍天下  
其衰也猶吳有東林越有證人古今人才大畧多出  
於是然士子之爲經義者亦依倣之而立社余自涉  
事至今目之所覩其最著者雲間之社有社有社如何  
剛陳子龍徐孚遠而不能克其所至之社之讀書社  
徒爲釋氏之所網羅婁東之復社徒爲姦相之所訾  
聲此無他本領脆薄學術龐雜終不能有所成就丁  
未戊申間甬上陳夔獻創爲講經會搜故家經學之  
書與同志討論得失一義未安迭五鋒起賈馬盧鄭  
非無純越必使倍害自和而後已思至心破往往有  
荒途爲先儒之所未廓者數年之間僅畢詩易三禮  
諸子亦散而之四方然皆有以自見嗚呼盛矣非夔  
獻開其溝澮曷克有此當講會初立郡中所未經見  
舌舉口張夔獻擅拳欲毆其人惶恐避去不敢同盤  
而食有以格物之說自誇獨得歷詆宋明諸儒千里  
來見夔獻貫宗勾極亦折其角而去其自信之力可

南雷文約卷之二

十一

謂惡言不入者矣。夔獻諱赤衷號環邨明初自奉川  
徒鄧曾祖杰祖允清考士英世爲儒家母周孺人夔  
獻幼而力學在諸生中赫然霞立郡中宿素之士咸  
從捧手累爲公府之所鑒拔而夔獻以學問之道非  
場屋所可究竟乃入天井山與苦節名僧屢淹星鳥  
若然水解歸而返求之六經近理亂真之說始不足  
以惑之故其論學諸書洞蕩胸臆能釋連環之結康  
熙庚申以貢士入都廷試當是時天子留心文  
治招才舉釣之上取士歌牧之中士之閑一藝者莫  
不鎖廳而出玉峯之門士號青雲巾卷如林自夔獻  
入而投分寄意以淵儒碩學待之令其子弟稟學焉  
會天子纂書夔獻之所討論玉峯委心自昵公卿  
間物奢川流顧一二忌者隔之清途夔獻本有佐世  
材用雖在窮閭阨巷之中無悠悠碌碌之論頓挫場  
屋晚乃以朱墨磧碎出於名公大人即遇一二知者  
別異之亦未嘗有都堂審察之命并其固有之儒官  
而奪之夔獻即未必以此屑懷然不可不謂之窮已  
丁卯四月初六日卒於京邸年六十一十月其孤之  
璿扶柩南還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原配范氏  
子之璿太學生孫祥鳳廩膳生雲鳳庠生孫女嫁太

學生殷際會夔獻勇於爲義急難窘助不惜宛轉以  
行其志人亦以此歸之東方爲學之士兩併笠夜續  
燈聚夔獻之家鰲肺烹蛤蜊蔬橡雜陳以飲食之連  
床大被所談不出於王霸積月日不厭余每過必如  
之昔葉水心叙學術盛衰於郭氏臣之誌良臣非能  
爲學者也慕學者而敬之耳水心已咨嗟嘆之如  
此而况學之所寄者乎故余於夔獻之亡不能不哀  
也銘曰  
學之盛衰關乎師友師友聚散誰爲樞紐於嗟夔獻  
立會講經十年之後人物崢嶸文泊方興推琴而起  
非無鉅公聲諸宮徵歲曉風寒版築無夢赤稍鯉魚  
納之壑瓊庸人之論謂君沉沒豈知回腸不稱官閥



董在中墓誌銘

嗟乎才之難也。於千萬人之中而生一人焉。宜乎爲天所愛護。堅牢名器。顧迅風陵雨。愚智同盡。將爲生之者有意乎。無意乎。甬江之上。唯董氏爲多才子。吾友天鑑有子四人。長允瑤。次允珂。允璘。允璘風塵所集。無不拭目十年之間。吾始哭允璘。繼哭允珂。又哭允瑤。吐珠於澤。誰能不合而乃同之。瓦礫乎。允瑤字在中。董孝子之後世。爲明州人。祖應圭。字五銘。舉萬曆己酉鄉試。知和易。鄧三州父德。偁字天鑑。舉崇禎丙子鄉試。戶部主事。在中生而卓犖。讀書迎解。下筆

南雷文約

卷之二

墓誌銘

有奇語。家庭自爲師友。郡中試案。必以董氏爲眉目。在中前後積取高等文學。南豐詩學。東坡久之併備。於諸儒之語錄。其會心在傳習錄。陽明之學。達於人心。以求學術之要。世以其非箋傳。有本有信。有不信。在中心通臆。暢不以世論而奪也。康熙己酉。舉於解。試因得盡交天下名公鉅卿。皆傾下之。崑山葉初庵先生一時冰鑑。慎許可在中投之行卷。嗟賞以管葛事業。贈詩有董子家東海。獻賦來帝闕。視我頌一篇。浩浩三峽奔。所言雖甚夥。仁義實本根。進止更可觀。笑語藹春溫。都雅周容刀。貴重魯瑀璠。驚問所師誰。

各言是黃君故初庵之知余田在中也。會博學。

儒訓庵遂以余之姓名而啓。皇上余空山麋鹿不諧。世用庶幾同學之士共起講堂。以贊右文之治。顧未幾而在中死矣。是可哀也。桑海之交。天鑑砥節。邱園息機。盛世未免悲涼。交積在中。聽視無形。邂逅詩酒。不露酸寒。叔父筆公。跌蕩好客。晚年憔悴。閉門滅竈。天鑑每食不能下咽。在中經理。饘粥共其豐儉。所以悅親者如此。亦近世之難洗矣。康熙己未某月某日。卒於保定道之署。中年若干。娶徐氏。御史殿臣之女。繼俞氏。儀部郎有章之女子。三長元。晉次元。泰元。

南雷文約

卷之二

墓誌銘

觀女二一。適丁卯舉人錢渭恭。一適史在章。昔昌黎誌馬少監。以爲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傷之。之至此。不過遊處之常。若余於董氏。則有師友。惓惓之力。而零落於轉瞬之間。更可傷也。元晉以董與子之狀。介萬公擇。求銘爲之。銘曰。行修於家。名聞於國。億萬之生。如此歸骨。亦無愧矣。何怨倉猝有子也。才。庚光存歿。吾銘可信。滄海不竭。



翰林院編修怡庭陳君墓誌銘

君諱錫嘏字介眉號怡庭陳氏其先自青州徙鄆之後衙村又自後衙徙郡城之月湖明初有諱完中者生廣東市舶司提舉璩璩生鑰鑰生贈朝列大夫濂鄉濂鄉生子三模中書舍人束嘉靖乙丑進士歷官庶吉士河南提學副使世所稱后岡先生七才子之一也東府學諸生束生懷懷生洪憲洪憲生文煥字伯美封翰林院庶吉士君之父也母贈孺人方氏君生而夙慧酷類后岡方入小學時使之屬對應聲奇中讀孟子至百里奚不諫輒作論非之年十五補博

南雷文約卷之二

七

士弟子二十有一而補於學宮君雖年少爲諸生乎其文行傳播人口固已不讓者名高義家貧以授徒爲業費舍至不能容時場屋之文非陳蔡之支離則屠沽之叫罵君澄心靜氣以得其至理之所在遂使諸義盡墮數百年來非媼燭牛篋之所能埋沒者也康熙乙卯舉浙省榜首明年登進士第改庶吉士兩考館元其館課一洗應付之陋知者方之陶石簪黃慎軒奉命纂修皇輿表鑑古輯覽二書而皇輿表總裁以之專任成書進呈會講官員缺上引見詹翰諸臣獨命君至前細詢履歷奏對良久舉朝以君

之家眷於上也咸屬目之同考已未會試君固老

於場屋視人文字珍重不敢忽畧卽不中式者亦必詳其故而後落之無使瓊璫舉子退有後言告假送親是時封翁年已七十功名之志銷於愛日顧重理舊會說經鏗鏘先是甬上有講經之會君與其友陳赤衷等數十人盡發郡中經學之書穿求崖穴以立一閨之平蓋斷斷如也自君出而諸子亦散至是復集甬中多志行之士由此會爲之砥礪耳君於當事斷絕書囑每應坊人之請批選時文以此經理餽粥於寒生伎倆未之或改也里居五年遂廢未疾不能

南雷文約卷之二

七

出戶又三年而卒君處身冰雪而三黨恩意友朋緩急未嘗以羸露爲解董允璘負才而死經紀存沒其子自以不孤容接後來如恐不及樂道人善而不溢其實喜規人過而不傷其意蓋其爲人蘊藉與之處者無不喜其平易可親然正色寒芒默運其間但不欲如含瓦石以取聲名故世之知之者鮮矣君從事於格物致知之學於人情事勢物理上工夫不敢放過而氣稟羸弱其爲諸生時弟子既衆惟恐一人失學窮口講授矻矻不休雖背僂而不恤其爲詞臣時公堂館課私室橫經書筒客席屏當率至雞鳴不言

勞瘁。卽其病時。猶隱囊危坐。不釋丹鉛。士人將卷軸而來者。必銖兩其得失。終卷而後已。苟一事一物。精神之不到。則此心危殆。不能自安。凡君之所以病病。之所以不起者。雖其天性亦其爲學有以致之也。夫格物者。格其皆備之物。則沓來之物。不足以掩湛定之知。而百官萬務行所無事。若待夫物來而後格之。一物有一物之理。未免於安排思索。物理吾心。終判爲二。故陽明學之而致病。君學之而致死。皆爲格物之說所誤也。雖然。顏苦孔之卓絕。脉而傷生。博士弟子。郭路夜定五經章句。精思不任死於燭下。真學問人。固不惜生死以殉之耳。生於崇禎甲戌十月二日。卒於康熙丁卯三月二十一日。年五十有四。娶楊氏。勅贈孺人子汝成。戊午舉人。孫男女各一。男名本醇。余交君二十年。與講會之末。余濶畧細故。乖於物好。君引之爲良友。明儒學案。成君讀之以爲鑄笙磬管。合發並奏。五聲十二律。截然不亂者。考之中聲也。君從此殆。將轉手。天不假之以年。惜哉。乙丑歲暮。余過甬。問病君以千秋相托。凄然欲絕。明年書來。開有起色。爲之狂喜。豈意其終踐前言乎。銘曰。富貴利達。浸人骨髓。豈無談學。以爲觀美。汪洋性命。

南雷文約卷之二

六

其說迂徙。當下躬行市魁。彼此人亦有心。不在腔子。於惟怡庭。篤茲踐履。平生工夫。人情物理。匪以殉人。求其所是。苦身持力。無有寧晷。昊天不吊。未見其止。孟楊粉澤。視我斯誅。

南雷文約卷之二

七

朱人遠墓誌銘

昔宋文憲以五美論詩詩之道盡矣余以爲此學詩之法而詩之原本反不及焉蓋欲使人之自悟也夫人生天地之間天道之顯晦人事之治否世變之汗隆物理之盛衰吾與之推遷焉於其中必有不得其平者故昌黎言物不得其平則鳴此詩之原本也幽人離婦羈臣孤客私爲一人之怨憤深一情以拒衆情其詞亦能造於微至於學道之君子其要蘊蘊結往往出於窮餓愁思一身之外則其不平愈甚詩直寄焉而已吾於吾友人遠見之入遠十三歲輒出

南雷文約卷之二

大言以著書自任聚書一室成竹在胸弟子傳一卷花枝月夕麗句洋溢時師禁之不能止有其才矣佐其家先生取漢魏至唐之樂府詩集分爲賦比興自漢至明選其詔令奏疏爲經世書覃思於六藝之文百家之言視科舉時文不屑屑也其稽古之功亦勤矣四上京師再探禹穴其於蜀道入則從陸出則從水覽六朝之佳麗瞻孔孟之遺風不可謂無江山之助也其在京師各公鉅卿嘗延之東閣以觀四方奇士人遠因得遍交之相與唱和者王西樵阮亭宋荔裳朱錫鬯屈翁山鄭禹梅陳其年皆當世能詩名家也

師友良矣人遠遊屐所至必有詩成集于蜀日西瞻日東將於京師日巢南日岷雲日嫁衣日北征南懷日後北征日西苑日西山日南還唱和日燕遊日重遊西山於金陵日江行日南國於東浙日春舫於家日谷水日發春日銷夏風雅沾漬如鄭康成之傳經尤延之之抄書一家化之三子皆得溫厚和平之教而內子嬌女亦復琉璃匣翡翠筆牀競爽閨房故其家先生一詩脫稿閉門而和者遂有六人吟咏後矣文憲之所謂五美者人遠咸備然而人遠之所以爲詩者似別有難寫之思不欲以快心出之其所歷

南雷文約卷之二

之江山必低徊於其間沈沈之處其所詢之故老必比昵於吞聲失職之人詩中憂愁怨抑之氣如聽連昌宮側老人津陽門促更語不自覺其隕涕也嗟乎人遠悲天憫人之懷豈爲一己之不遇乎人遠名邇邁別號日觀子朱子十七孫三傳至澆始遷海寧高祖浙高明知縣曾祖國柱祖學禮則推官父嘉徵字岷左敘州府理刑人遠年十六補會稽學諸生岷左先生素無宦情人遠入蜀卽迎之而歸時逢亂離遷徙不常及事定居城西之道遊堂四方賓客於焉萃止投壺分韻無日無之而藥園藤架恍入隱者之廬



晚又卜居西村去城一舍老梅百樹霜竹千梢相與  
晨夕詩境愈清詩愁愈甚卒於康熙癸酉五月八日  
距其生崇禎壬申六十有二年矣配葛氏已卯舉人  
定辰女子三瀨淳治皆太學生女三壻虞膳生蔣世  
昌監生查嗣裕祝宗敬孫男女各五人人遠爲人真  
實自遷西村余郵筒疏畧病榻中時時念之今年三  
月寄其詩集求序余喜而促筆爲之逮五月中寄去  
人遠已不及見矣傷哉臨歿以日觀山人紀年令其  
子謁銘余何忍不銘銘曰  
大化流行波濤百折發而爲聲激揚嗚咽鍾遇霜鳴  
劍從獄缺中有憤盈耿耿不滅嗟夫人遠墓門雖閉  
時有大聲稼軒一轍

南雷文約卷之二

墓誌銘

遊吳子墓誌銘

自來所謂詩人者多山人處士或蓬蒿滿徑雕刻風  
花一字未安斷髮冲節或梁園宦邸絲竹紛拏暑不  
停綴百篇立就或屬典名山或斷覓遠道奇章秀句  
散在旗亭寺壁之間詩人之名由此歸之其有仕進  
得意旅集京都孤臣失志南遷鬱鬱微邇近同心笙鳴  
鏘應各競羽毛之美藝林傳爲盛事元夫巨公手捧  
珠盤巾卷在庭真賞過集分門別戶喧譁競起同者  
標爲珠玉異者皆爲土炭詩人之名殆過於兼官重  
級矣下此釋子紅閣亦分同位其不得與於此者惟  
是槐黃席帽之徒三年之中歲試月課觀風季考至  
於大比既無其時所讀之書闕牘房稿行卷社義牛  
毛蠶子未足喻其瑣碎揣摩風氣摘索標題以備荒  
速之用科復一科經史都爲倚閣又何暇星心月口  
啼號於風枝露葉之際乎故經生問事吟咏人必斬  
之曰此辭官表也以之事進取猶南轅而北轍矣星  
移物換事大不然士子場屋之業工夫簡要不似曩  
日之煩且其得失未必關於勤惰卽得者亦不能抗  
饑寒於是謀生之余切索遊入幕傳贊代筆以之應  
用而詩生焉然亦無有肯剗心凋形而爲之者其能



不愧詩人者鮮矣。若吳子者，其可謂之詩人乎？吳子之詩，排比妥帖，不尚險怪，勝語時來，以之寫情，固多悽淚。以之答贈，亦復豐饒。所至有詩，父族兄之目，弘治以來，詩學盛唐，流於剽竊，公安解縛而失法，竟陵浚深而迷路，前人湛然之淵，澠今不難，以九泥改色，重起風波。吳子交遊當世，唱和雜操，能使彼我之懷，通於一致。其在甬上，諸子詞致翩翩，然人所指目者，惟吳堂與子二人。都無異調，吳堂不踏省門，與子尙率挽糊名易書之列，心有二用，是爲難也。與子酒量不多，而好飲廣，避客坐投壺雅歌，醉醒莊諧，諍兢狎極，詩人之致，好交方外，掛履洗鉢，有吳子之詩，便增氣色。木陳之召而歸也，欲造樓以藏御書，與之諧之云：「自雲飄去北遊歸來，便建御書樓，而今不作新蒲哭。」一任煤山花鳥愁，嗣法木陳者，持刀欲殺之。吳子跳而免。吳子姓董氏，名道權，號缶堂。吳子其字也。世爲鄞人，父守諭，字木公，故官司農，失職家居四方之至，甬上者，必以次公爲歸。笑談藹集，仍其舊時然而落莫已甚。杯盤爵酒，鮮粒食皆吳子心營手治。父無失歡。次公三年伏枕，茶鏞藥裹，未嘗失節。母陳安人生長華族，不耐寒苦，吳子當喪亂之際，北堂

萱草不滅，春輝皆其至性也。所著缶堂學詩缶堂學文炳燭集墨傭集旅窻隨筆，藏於家。生於崇禎庚午九月初五日，卒於康熙己巳四月二十一日。權厝江北之贊岡，娶俞氏子三長孫符，諸生次孫錢，次孫簪女五，壻諸生戴煊、柴翳，諸生陳元約、辛世祿、錢濟恭、游恭忠、介公之嗣子也。孫男一，孫女一。吳子嘗問余作文之法，余曰：「詩文同一機軸，以子之剝心於詩者，求之於文可也。余嘗怪一時風氣，無不講學，蓋講學者勦襲成說，凡讀四書者，皆可爲之。至於吟咏雖鄙固狹陋，亦必於魏晉六朝三唐畧知梗槩，而後可從。」事吳子矯然獨出，以詩人自命，其不爲風氣所染可知矣。余何忍而不銘銘曰：古之詩也，以之從政，天下之器也。今之詩也，自鳴不平，一身之事也。惟黍降爲國風，一時之變也。天下降爲一身古今之變也。吁嗟吳子，其又何喟。

謝時符先生墓誌銘

君諱泰階字時符謝氏爲定海盛門其先系出平江  
宋建炎進士字知定海因家焉五傳爲元至正間高  
安令嗣謙又五傳爲明福建僉事琛琛弟璵生廷華  
廷華生贈參政維寧維寧生贈參政大綸大綸生四  
川按察使涓則君之父也母張淑人夢垣星入懷而  
生君君生而穎異強記絕人從按察使公於京邸朝  
士往還使能揖讓應對於其間背誦所常課書娛情  
談笑見者無不奇之弱冠舉童子試第一已而錄察  
公入蜀君家居讀書一日見孤鶴集於塔頂聲聞天  
末君不覺淚下如雨亦不自知其何心也未幾按察  
訃聞人以爲孝感所致三年丙舍詠世德之駭烈誦  
先人之清芳固爲謝氏之家史矣君方架學區中樹  
酌當世王路非遙而金衡委御玉斗亡君遂滅影  
桂庭躬耕於柴樓之野雲間徐閣公張子退避北海  
濱與柴樓左近款狎相過抵掌指畫繼之以章皇痛  
哭樵牧見之不知此數人者一日而哀樂屢變也嘗  
是時兵戈銷鋒斗米三百錢流寓羣露君節縮擔石  
與之公其饑飽蓋有王萊孫主唐林義士之風焉公  
何而遽葬阻山野處閣公從亡君亦徙居郡城

南雷文約卷之二

墓誌

甬之名士萬泰董守諭董德偁董德偁皆新當失職  
以耿介自置得君而喜甚聽雨之夕聯句之章未嘗  
不與偕焉丁亥冬滄師闖入甬之好事者多死君之  
友范兆芝爲所連染君脫之於劍鉞以爲君之才固  
無所不可也君雖不爲世用而燃脂晝寫弄墨晨書  
藏之緜裘不以示人臨卒悉括所著謨火之語其子  
曰吾寄身弋釣無關天壤紙筆遂多苟不化爲烟雲  
恐作災祥耳嗟乎亡國之戚何代無之使過宗周而  
不閔黍離陟北山而不憂父母感陰雨而不念故夫  
聞山陽笛而不懷舊友是無人心矣故遺民者天地  
之元氣也然士各有分朝不坐晏不與士之分亦止  
於不仕而已所稱宋遺民如王炎午者嘗上書逮文  
丞相之死而已亦未嘗廢當世之務是故種瓜賣卜  
呼天搶地縱酒祈死穴垣通飲饌者皆過而失中者  
也君之所處爲得中矣或者以君之焚書爲惜夫鄭  
思肖之心史鐵函封固沈之井中是時思肖年四十  
三耳至七十八歲而卒當其沉之之時與君火之之  
時其心一也蓋皆付之烏有耳思肖豈望三百五十  
六年之後其書復出而行於世乎心史斷手其餘年  
三十有五亦不聞別有書撰也自有宇宙祇此忠義

南雷文約卷之二

墓誌

之心維持不墜。但令妻楚蘊結一往不解。原不必以有字無字爲成虧耳。君之子孫可置無悲。君生於萬曆丁未三月六日。卒於順治庚寅二月十日。娶劉氏。投畚借隱。宗黨賢之。其生也。後君一年正月十日。其卒也。後君十一年正月十一日。合葬于邑之樂家樓山子四人。長歸昌。歷知固始。礪山。德化三縣。次熾昌。次禹昌。皆諸生。次殷昌。壬子舉人。孫六人。緒遠緒進。緒述緒達。緒選緒育。孫女七人。曾孫二人。初君爲熾昌聘滄州張氏女。魯王次滄州。道經不通。君憂張女納於王宮。覺而記其事。登侯清山焚之。及滄州破。君

南雷文約

卷之二

三

已棄世。熾昌亦改聘歸昌。渡海。張女存亡。張女無恙。異時張父欲納之王相國。張公不可。而止。始知君夢之爲冥契也。相國所居雲交亭。與張氏鄰。相國殉節亭下。從死者骸骨相撐柱。歸昌拮據置大甕中。埋之。立石書張相國墓。歸而告於君廟。所以承君之志也。乙丑正月。歸昌命緒遠來乞銘。八月余自吳門返。吾友萬斯選又書來。速乃銘曰。採藥何許。候潮山。蠡日之出兮。以睇吾髮。日之沒兮。以寄吾哭。前有謝翱。君固其族。闕閭隱隱。終古如昨。水耶哭耶。問諸海若。

鄧起西墓誌銘

君名大臨。字起西。別號丹丘。常熟人。鄧黻曾孫。黻舉於鄉。以老母不上春官。及母歿。服闋。黻仍不上。曰。吾向以母在不往。今往是利母之歿也。時稱爲真孝廉。起西幼孤。稍長。卽能力學。從游於江陰黃介子。繇祺歲乙酉。江陰城守不下。介子與其門人起兵竹塘。應之。起西募兵於崇明。事敗。介子亡命淮南。以官印印所往來書。爲人告。變捕入金陵獄。起西職納橐。餽獄急。介子以其所著小遊仙詩。圖中草授起西。坐脫而去。當事戮其尸。起西號泣守喪。鋒刃之中。讀其首聯。之於頸棺。殮送歸。有漢陽匡之風。當時稱介子之門。有徐趨。鄧大臨。趨則抗節而死者也。起西師死之後。遍走江湖。欲得奇才劍客。而友之卒無所遇。遂佯僚而死。聞者傷之。當辛丑。余讀書雙瀑院。起西來訪。雙瀑萬山之中。人跡殆絕。起西何以知之。問其所自。曰。甬東視其所肩之行囊。纍纍有道士印數十顆。曰。吾已竄身爲黃冠矣。唱和旬日。與之偕至武林。起西上玉皇山。去甲辰。余至虞山。起西以其精舍。館我。欸對數人。張雪崖。顧石賓。皆其道侶也。隨訪熊魚山。於烏目。訪李膚公。於赤岸。皆起西導之。比余返棹。起西送。

南雷文約

卷之二

三



至城西楊忠烈祠下涕零如雨余舟中遙望不可爲懷然不意其從此不再見也嗟乎桑海之交士之不得志於時者往往遇之二氏此如縛虎之急勢不得不逆裂而倒行逆施顧今之遇於釋氏者鐘鼓杖拂投身濃艷之火是虎而就人之豢其威盡喪起西之在立門苦身持力無異於全真之教有死之心無生之氣以保此悲天憫人之故我無愧師門卽鄧牧張雨亦不願爲是谷音中人物然而世眼易欺禪師語錄流通頗不寂寞世無杜清碧起西名氏已自銷沉乙丑余過崑山顧景范以所作鄧丹丘傳屬余誌之

南雷文約卷之二

當今日而有舉及起西者恐此外更無人矣銘曰

門生守喪不避犴狴東漢以來此風如洗誰其嗣之黃門高第防風一節足概全體

顧勝士先生墓誌銘

科舉之學限以一先生之言此如詩之有律詞曲之有九宮詩雖不盡於律而非律則不名唐詩九宮卽未必降鬼神而非九宮則無以請辭故字而析之不然其離也比而同之不厭其複也顧名一門弼弼然循牆而走信傳過於信經所謂有司之尺度也顧昧者欲刺量他儒之說以入之排派而不安不知書院場屋之學各自有清滄耳數百年以來推明其義者大全以外蔡虛齋之蒙引張紫峯之淺說林次崖之存疑其書獨傳以其牛毛燕喜於朱子之所有者無餘蘊所無者無僂入也然亦各自成書意或駢拇辭或枝指又百年而勝士先生者出融會諸書削其繁蕪扶其隱伏名之曰說約自說約出而諸書俱廢博士倚席而講諸生帖坐而聽者皆先生之說也當是時海內有文名之士皆思立功於時藝張天如以註疏楊維斗以王唐文千子以歐曾僅風尙一時惟先生之傳久而不衰奈何世不說學摘先生之書存其二三仍以先生之名書者附註四書之上此如推屠者不通算學而以歌括定分至閏朔耳家有其書人習其傳竟不知此外更有何物不特經史之學亡而



先生之學亦公矣。先生姓顧氏諱夢麟。麟士其字也。別號織簾太翁之雙鳳里人。吳丞相禮陵蕭侯雍之後。禮陵三十九世孫昌始遷雙鳳。又二世從龍爲先生之父母。陳氏夢石麟而生。故以爲名。少爲諸生。以高第廩於學校中。崇禎癸酉副榜。授例入太學。辟舉令下。巡撫張國維欲以先生應詔。先生力辭之。集三吳名士與楊子常爲應社。其文雅馴。爲時所宗。是時坊社最盛。而名於天下者。復社幾社與應社而已。巡按祁彪佳兵備宋繼登。凌義渠。咸以賓禮待先生。方岳貢守松郡。屢欲招致。一見不可得。及奉嚴旨始往。送之明州。錢肅樂求守太倉。造廬相欵。遣子弟受業。然先生未嘗有所干請也。桑海以後。斷跡城市。客授汲古毛氏與孝廉陳瑚舉白鹿洞。規行之曉。筆暮詩一寫性真。不假粉墨。最其平生所著四書說約二十卷。詩經說約二十八卷。四書十一經通考二十卷。織簾居文集四卷。詩集四卷。譚藝錄二卷。中庵瑣錄一卷。雙鳳里志八卷。生於萬曆乙酉三月十三日。卒於順治癸巳十一月二十日。年六十九。又七年。塋於吳塘之原。子一人。諸生淵。其詩文皆稱於世。癸亥歲余在武林。潛以所作行畧丐余爲誌。過之二年。余雖衰

病不敢負此一諾也。銘曰。六經之垂。如侯之布。射者千夫。聽其自遇。降而塲屋。衆矢俱指。累黍一家。其書無數。離多合少。等於烟霧。以形取影。虛齋之註。而陳而林。其飲法乳。約說後起。經生寶庫。垂髮粉子。亦知楊顧。制科不改。辨香同炷。

兵部督捕右侍郎西山許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三禮字典三號西山許氏世家真定有諸彪者始遷彰德之安陽高祖文煥曾祖宗禹贈文林郎祖登萬曆戊戌進士官至刑部主事考純贈大理寺少卿生妣贈恭人傅氏先生登順治辛丑進士第需次於家鄉邦之利害引爲身痛破胥吏之窟穴無爲民患表先賢之香火以饒人瞻康熙癸丑授海寧知縣縣多朝貴先生孤行一意賢者親之強者亦不得而卒挽也盜賊山沒多事優容先生以沈命之法靖之築土城於尖山鳳凰山之間士兵守之以防竊發

南雷文約

墓誌之二

三

修築海塘十里濬河五十里城不苦哺農不苦旱矣百廢具舉興利除害若嗜欲而先生喜延攬人才上自賢豪名世下至地巫星客一藝之長者無不羅而置之幕下故四方之客日至北海之坐講道論文不以礙其簿書其天性然也入爲福建道御史請祀董仲舒於先賢之次會議不果太常以太祖北郊配位應改坐西向東疏下九卿會議先生議云陽生於子而極於已故祀昊天上帝在冬至位在南郊坐北向南陰生於午而極於亥故祀皇地祇在夏至位在北郊坐南向北各陰各陽義各有取配位者主

南雷文約

墓誌之二

三

道也義在近尊者爲上故配天尚左居東配地尚右亦居東改之非是上從之武臣欲請守制奉旨查歷代武臣丁憂例僉言一本朝四十餘年以來武臣未有丁憂者先生云宋高宗紹興七年岳飛母喪卽解兵柄徒步歸廬山廬於墓側三年此往代武臣守制例也上亦從之武臣之守制始此太學以宋六子進於先賢外學則否江南督題請朝議異同先生以太學爲天下之表外學豈宜有異上以爲然丁卯掌登聞鼓廳事方巡視京通各倉內批陞通政司右叅議戊辰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少卿舉轉大理寺十月克武殿試讀卷官是夕上命與掌院學士厚庵李公同講河圖洛書大意上深契賞十二月陞順天府尹府學規制不備先生一倣太學成法爲之祭器儀注考之古禮已已轉左副都御史明年陞兵部督捕右侍郎以勞勤事疾動不支累疏乞休許之未行而卒上憫焉特賜祭葬生於天啓乙丑正月二十五日卒於康熙辛未正月初九日年六十七娶鈔氏繼張氏皆贈恭人子迪澍考授州同知今夫世之講學者非墨守訓誡之習則高談性命之理大言炎炎小言詹詹有其聲而無官角寧當於

琴瑟鍾鼓之調乎。先生之學不名一轍。以適用爲是。故於六家皆取其長。而以至誠流出金石瓦礫。爲妙義。嘗從京師寓書於余。謂近來談學者少。而皇上之左右。頗有畱心。於是者爲之指點路徑。使能力行。不怠古之聖王。綴衣虎賁。趨馬之微。罔匪古士。庶幾見之今日耳。然則先生之所以裕。君心者。豈僅僅見之於章疏乎。宏乎爲。皇上所眷注。在部累擬降調而不聽也。余自丙辰至庚申。五年皆在海寧。奉先生之教。而先生又從余受黃石齋先生三易洞璣。及授時西回三曆。不可不爲知己。壬申五月。廼謝介

南甯文約集卷之二

三

范國燮從京師函書請銘。追念往事。悲慨無已。銘曰。南甯有言。道體無方。中流一壺。卽是康莊。有宋以來。執一爲道。以之治平。未見其効。降於今茲。道在口舌。塵飯塗羹。妄相分別。侃侃安陽。講學東南。苟其力行。何患不堪。冠昏喪祭。必敬必戒。寧失之迂。終日不懈。一日所行。必告於天。風雨露雷。相爲後先。彰水滔滔。逝者如斯。先生往矣。豈不爾思。

提學僉事來菴袁公墓誌銘

公諱時中。姓袁氏。字向若。號來菴。其先汝南人。自宋咸平進士。祺徙明州。曾祖民範。祖學詩。父贈公元鼎。母曹宜人。公幼而父母俱亡。撫於王母趙孺人。已而趙亡。依其叔父寄食市廛。公勵志於學。善爲場屋。荒速之文。而貧苦異甚。五喪淺土。瞿瞿永嘆。陳侍御燮五見而憫之。相助經營。公著報恩編。以識康熙丁未登進士第。授中書舍人。纂修世祖章皇帝實錄。分校壬子北闈。具三桂反。副親王南伐。加禮部儀制司主事。屯兵楚中。澤國暑濕。士卒多疫死。公通曉醫術。爲之處方製藥。雖廝養卒。亦必躬親診視。軍中無不感涕。以故疫不爲害。是時賊在湖南。官兵相拒於洞庭湖口。調發江南舟子。舵工數萬。集於軍前。久之不用。亦多物故。公惻然。啓奏遣還鄉土。皆鳬藻陽躍而去。曰。微使君吾儕。非岳陽之黃塵。則昭潭之魚餌耳。一日赴王急召。山程積雪。劣容馬足。公投空數十仞。峭壁之下。垂梯而出。之則已折脅死矣。軍中號慟。以奇方藥之。復甦。公隨征七年。始得班師。累遷本部員外郎。中纂修會典。出爲賓州提學僉事。癸亥冬。公至貴州。距闌期數月。黔士兵火穿窬。瘡痍未起。公謂宜

南甯文約集卷之二

三



示休息俾溫脚本若歲試科試兼行則士不勝其  
援議改歲爲科 上從之公既契濶行間死而復生  
不敢告勞仍鞅掌於蠻烟盡火之間解士方終病遂  
不起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豈若王陽王尊之以  
意爲進退乎灌夫馳入吳軍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  
金良藥故得不死史記之以爲天幸公之墮崖也有  
蒙古醫人振動其肢體以燒酒灌之自口以外悉糊  
其竅使壯夫接氣久之氣從傷處出脅之內陷者還  
故所而後經之以藥始不死蓋公以感動軍心得此  
非天幸也公起自赤貧時懷濟物之願見人之饑寒

南雷文約

卷之二

三

卽思已之饑寒救之唯恐不力故於三黨恩意無不  
周至古之自困而亨者懲創先憂則榛蹊義路如杜  
棕劉崇龜之絕分遺是也發舒得志則睚眦故人如  
段文昌之檳榔元載之曝衣是也孰有如公之一視  
窮達乎生於崇禎庚午十月二日卒於康熙甲子十  
月二十七日配徐氏 勅封宜人副室漆氏子五百  
雲太學生重雲庠生朔雲仲雲太學生午雲女二將  
葬百雲介爰陳同亮請銘銘曰  
洞庭之水東兮其底無窮著公之武功貴陽之山迢  
兮其高不測數公之文德

雪蓑閔君墓誌銘

余在海昌得交閔紫瀾閔氏湖州華族而紫瀾清苦  
自持無復膏粱餘習頗疑其特立獨出不繫於家門  
別之七八年紫瀾從京師銜痛函書以其父墓上之  
銘來請讀其行畧而後知其學之有本也君諱聲字  
毅夫別號雪蓑原名中正其先有仕宋爲將仕郎者  
自汴南渡家湖州之烏程高祖珪少保刑部尙書謚  
莊懿曾祖聞贈應天府通判祖宏力贈南昌知縣父  
爰曾太學生君卓犖不羣爲文色彩透出紙外不屑  
鬼瑣之學襲東張溥合四方之士爲復社部分名輩

南雷文約

卷之二

三

摠覽時才而君持湖州之管鑰同郡潘曾紘督學中  
州以君自輔涇渭藝文去風卽雅固始固儒肆也君  
以其文闡茸與解額者當只能奮渭一人耳劉侗殿  
於楚試行卷來謁君謂曾紘曰此奇才也公可贊之  
入太學熊劉二人卒諸君言其鑒別如此乙酉之亂  
羣盜滿山勢如燎原而不敢過君之門鄉人求君紉  
難盜聞之曰昔黃巾不犯孫期里陌我獨不然乎遂  
去而他之金石變聲隱閉不關人事以遺民自置監  
司慕而請見辭阻再三乃以幅巾詣謁言談每至薰  
夕使君憫其固窮無從發言退而嘆曰琨玉秋霜不



意。裁。蘆。中。乃。有。斯。人。未。幾。而。詩。禍。作。君。好。苦。吟。與。吳。敬。夫。批。選。唐。詩。名。嶺。雲。集。初。南。潯。莊。亂。城。集。吳。中。人。士。私。纂。明。史。愚。儒。暗。昧。禍。至。九。裂。奸。人。因。而。放。手。索。賂。別。生。事。端。敬。夫。與。聞。莊。史。其。選。詩。警。較。姓。氏。有。微。人。范。希。會。者。富。室。也。奸。人。遂。居。爲。奇。貨。以。逆。案。勝。之。而。君。與。吳。宗。潛。牽。連。下。獄。司。李。廖。應。名。惟。恐。禍。之。及。已。也。欲。并。殺。之。以。自。解。君。在。獄。一。載。朱。墨。伊。優。與。宗。潛。猶。日。爲。詩。自。娛。已。而。獄。解。古。人。言。詩。必。窮。而。後。工。夫。所。謂。窮。者。失。祿。不。仕。憔悴。江。湖。之。上。耳。亦。何。至。交。臂。歷。指。與。囚。徒。爲。伍。其。窮。者。轉。而。爲。禍。乎。故。人。之。好。

南雷文約卷之二

早

詩。或。至。有。好。窮。顧。未。有。好。禍。者。也。然。窮。者。未。必。能。傳。而。禍。者。未。有。不。傳。劉。夢。得。之。咏。桃。李。長。源。之。咏。柳。蘇。子。瞻。之。烏。臺。詩。案。王。盧。溪。劉。後。邨。孫。花。翁。諸。人。之。禍。落。落。古。今。相。望。反。以。此。得。名。君。卽。未。必。好。名。而。圓。中。之。好。詩。不。滅。無。乃。近。於。好。禍。乎。康。熙。庚。申。三。月。十。七。日。病。將。革。其。女。問。之。胸。中。清。明。乎。張。目。微。笑。曰。方。寸。豈。可。使。亂。瞋。坐。須。臾。又。張。目。環。視。室。中。盡。豁。戶。牖。仰。視。霄。漢。而。卒。距。生。萬。曆。丁。酉。十。月。二。十。六。日。年。八。十。四。所。著。有。泌。菴。小。言。無。衣。吟。詩。稿。并。遺。文。若。干。卷。藏。於。家。娶。徐。氏。適。蔣。氏。子。曰。夢。潮。康。熙。乙。卯。舉。人。曰。夢。

喧曰夢愷曰夢雍婿曰臧蕭陳冕楊敏孫曰望曰如晦曰絃曰其來曰崑來銘曰  
莊懿之爲司寇活人無限君之不放於獄底其亦天之所眷哉

南雷文約卷之二

早

時裡謝君墓誌銘

余讀杜伯原谷音所記二十九人。皆歷落或上書。或浮海或仗劍沈淵。寰宇雖大。此身一日不能自容。於其間以常情測之。非有阡陌是何怪奇之如是乎。不知乾坤之正氣賦而爲剛。不可屈撓。當夫流極之運。無所發越。則號呼嗷拏。穿透四溢。必申之而後止。顧世之人以廬舍血肉銷之。以習聞熟見覆之。始指此等之爲怪民。不亦寬乎。吾於時裡謝君而竊有慨也。君諱泰。臻時裡其字也。謝氏系出平江。建炎二年。字以邑令家於定海。曾祖維寧。祖大倫。皆肅泰政父。

南雷文約卷之二

渭四川按察使姚氏封淑人君結髮學問精銳鋒起足不離戶閤者載離寒暑。窓外聞人聲輒以絮塞兩耳。不輕費一卷頃爲洗沐地也。君知天下將亂。又少從按察與平水蘭於是揣摩兵法。時挾矛矢出東郊。與材官騁發馳逐。角勝負不屑屑於場屋荒速之文。乙酉之亂。東平潰師航海破關。搜牢各邑。所過毀突。君得其要領。結納偏裨以安比落。浙河不守。翻城放劫。居人潰徙。離處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而君門宗三百餘口盡脫虎狼木主無恙其倉卒應變如此。嘗著書一卷秘不示人。曰持此以遇聖

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故社既屋入先師廟。伐鼓慟哭。解巾服焚於庭。沈舟之痛。時切於懷。援壁上琴彈之。格格不能成聲。推之而起曰。人琴俱亡矣。一日不知所往。留書几上曰。兒曹無庸覓我以從我志。家人跡之於天童山。跌坐灌莽中。已剪髮爲頭陀。從此踪跡不定。或雪夜赤脚。走數十里。偃臥冰上。或囊其所著書掛於項。登溪崖絕巘。發而讀之。聲琅琅應山谷。採鳥喙生啖之。如是者四五年。惟恐此形容之關於天壤也。順治庚寅八月初六日。蹈海而歿。年四十九。君之行事頗類谷音中所載皇甫東生。東生性豪蕩。

南雷文約卷之二

乘小舟掛布帆。載琴樽書籍釣具。往來江湖。至元丙子。發憤痛哭蹈海。東生亦四明人。山川之靈氣豈亦有常耶。今夫朋友離別。黯然銷魂。顧君亡國破世祿之家。懷楚蘊結。不可爲懷。遂絕矍相之跡。人之常情也。而情之至者。一往而淡。首陽之餓已肇其端。蹈東海而死。古人有其言。未必有其事。不妨實其事於千載之下。非常情之可得而限也。娶薛氏。禮部尙書文介公三省女。德譽無間。言敕封孺人。君贈監察御史。子曰燕昌。曰亂昌。皆諸生曰。兆昌由庶吉士改御史。堵曰。朱獻臣曰。范兆芝曰。王啓芝皆諸生。孫曰緒彥。

康熙壬戌進士曰緒章諸生曰緒益君卒後之八年  
家人做扶微宋玉之禮歛其衣冠殯而塋焉又三十  
年兆昌介吾友陳介眉來謁銘余不能辭銘曰  
父老言君偶夜出見二巫鬼於道叱之而滅郭外墟  
墓間燐火熒熒人夜行輒聞有呼之名者君戲與爰  
約獨往熟睡至曉寂如也嗚呼忠孝之人鬼且避之  
矣

張仁菴先生墓誌銘

儒釋之學如水炭之不同然釋之初興由儒以附益  
之浸淫而至於毫釐之際亦唯儒者能究其底蘊故  
自來佛法之盛必有儒者開其溝渚如李習之之於  
藥山白樂天之於鳥窠張無垢之於妙喜胡康侯之  
於封秀有歐陽永叔而鐔津圓通始著有東坡而覺  
範大覺蓮始顯明初以來宗風寥落萬曆間儒者講  
席遍天下釋氏亦遂有紫柏憨山因緣而起至於密  
雲湛然則周海門陶石簣爲之推波助瀾而儒釋幾  
如肉受弗處處同其義味矣昔人言學佛知儒余以  
爲不然學儒乃能知佛耳然知佛之後分爲兩界有  
知之而允蹈之者則無垢慈湖龍溪南阜是也有知  
之而返求之六經者則濂溪考亭陽明念菴塘南是  
也吾友張仁菴其知之而允蹈之者乎君諱岐然字  
秀初叢林稱爲仁菴禪師元末有元善者隱居杭之  
西湖是爲始遷之祖曾祖吳山祖湘太倉州判考懋  
官妣黃氏副使寓庸汝亨之女仁菴起孤童便能力  
學虞德園淳熙嗟嘆以女字之是時寓庸德園皆有  
文名鄉邑後來之秀如聞子將嚴印持忍公丁夢佳  
馮儼公邵玄洪多出其門仁菴以外孫館甥相與爲



友聞見既非流俗更廣之而爲讀書社則江道間道  
信嚴子岍顧裴公虞大赤仲編卓珂月鄒孝直叔夏  
嚴子冷鄭玄子幾盡一鄉之善其後交道益廣東浙  
則陸文虎萬履安禾中則薄子珏魏子一江上則沈  
滑生沈崑銅梅朗三趙雪度吳次尾江右則舒芭孫  
劉孝則蜀中則劉墨儒仁菴各取其長以絃韋爲幽  
贊非一閩於聲氣者比也友朋之婚嫁有無死喪急  
難仁菴視若同生崎嶇匍匐處分條理儼公道間病  
困來歸歛埋無憾其有註誤必嚴纖芥所稱直諒者  
無以過焉國變後寄跡僧寮後四年已丑抽簪落髮

南雷文約

卷之二

又三年壬辰始受衣拂出世於臯亭山之顯寧住顯  
寧者四年具山雲居者三年北郭正等者二年揚州  
慶雲者三年凡四座道場天童三峯有宗旨之訟三  
關七關三峯歷於師弟之分幾如鄭緩潭吉忍在安  
隱作五宗救以申三峯之屈大槩多出於仁菴三峯  
之道賴以不墜其徒領衆不以鋒辯籠罩爲事甄  
陶愚鄙如與其學由是學人欽其風範甲辰七月三  
日卒於慶雲年六十五是年十一月塔全身於臯亭  
之盆月塢仁菴之讀書繭絲牛毛訪覈異同余時讀  
十三經註疏刻意於名物象數江道間以爲不急曰

注爾雅者必非磊落人獨仁菴與余同志余疏漢地  
理志仁菴亦疏左氏地理余著律呂數義仁菴與薄  
子珏魏子一取餘杭竹管肉好均者截爲十二律及  
四清聲吹之以定黃鐘又倣區田之法試之於山中  
仁菴之篤於好古如此其於易詩春秋皆有論著不  
尙雷同凡先舊諸家盤滯之處顯發開張使昭然可  
了卽遊方外尙窮六經著大學古本辨釋義其論格  
物於七十二家之說最爲諦當此是生平功力不爲  
佛學埋沒余獨怪同邑邁池亦由儒入佛而竹憲隨  
筆詆儒不遺餘力其不知儒固無足論吾亦弁疑其

南雷文約

卷之二

爲佛也元時爲仁菴狀唯恐以傳燈振俗掩其風節  
於闡教禪林之事若出於不得已然余與仁菴爲友  
當鍾石未變之先已得意忘言居然孤衲蓋學焉而  
得其性之所近正是本色昔張子韶學問氣節表表  
一世參禪學佛與其平生自不相掩子韶亦未嘗以  
此爲諱其從子案作家傳欲爲文飾乃謂子韶有學  
說云釋老虛無耳不可有聞目不可有見若是則子  
韶靜言庸遠矣元時無乃猶作案之識見耶子四人  
長元時次元坊俱庠生次元孝次元垠增貢生鄭淵  
孫二人奏庠生之鍊曾孫二人曾孫女二人元時介



前上萬公擇求誌距其沒時已二十四年矣銘曰  
世無真儒亦無真佛盲喝瞎棒支那撰述孰謂宗門  
如是淡薄乃有儒者契其堂與近理亂真亦豈易到  
魯之一變便可至道吾及仁菴儒者之特六經皇皇  
尋行數墨一朝解脫去其徽纆由此知彼新豐孰路  
平生學力炳然時露是非倒行豈曰日暮

御史余公墓誌銘

公諱縉字仲紳號浣公余氏爲宋忠襄後裔自龍游  
縣遷居暨之高湖考諱某號仰泉生二子長爲癸未  
進士某次卽公也幼卽能文時傳奄人魏忠賢竊政  
公擬爲彈章霜威風厲見者已識其有埋輪之志矣  
登順治壬辰進士第知封丘縣縣當兵火之後公私  
瘠地赤立方塞決河賦役連滯公盡捐煩文碎教與  
之休息是時民間最苦者無如包荒一事先是流賊  
蔓延人戶逃亡棄地彌望朝議募民開墾各設典  
屯道與屯廳以董之民初無不樂從及其徵租反過  
於現在之熟田建民始願耕者復荒郡縣旣以此爲  
考成就張虛數無所歸著於是荒地之糧攤於熟  
地民皆失業公惕然憂之會制臺繩武李公行部至  
封公導李公至曠野目覩其裸跣毛食李公惻然爲  
之疏開始豁虛張之數而與屯之廳道皆裁公能  
以一邑甦數千里之瘠不特封也封與延津接壤郵  
置錯互於百里之外裹飯受役民甚苦之公陳情撫  
軍但使之協濟而已中州治行推公爲第一入爲山  
西道御史條對多見施行以終養告歸旋丁內外艱  
服闋補河南御史所上章奏多持大體不尚苛細而

其○歸○於○國○家○之○大○事○者○請○撤○三○藩○家○口○議○復○撫○臣○  
兵○權○諸○疏○格○於○部○議○而○止○馳○驚○覆○車○之○轍○探○湯○敗○事○  
之○後○而○後○知○公○爲○金○石○之○策○也○越○帥○橫○暴○稅○民○受○貨○  
奴○客○跳○梁○觸○情○放○恣○越○民○蘊○憤○無○所○發○洩○公○嚴○文○件○  
數○其○罪○惡○越○帥○中○廢○鳧○藻○之○音○載○謠○人○口○朱○方○旦○妄○  
言○禍○福○朝○士○多○信○其○附○會○有○以○爲○公○言○者○公○曰○此○妖○  
人○耳○於○法○當○糾○寧○可○助○彼○狂○瀾○乎○方○旦○終○以○猖○狂○坐○  
死○夫○三○藩○之○反○人○所○不○敢○言○故○見○錯○殞○身○於○七○國○越○  
帥○之○汰○人○所○不○肯○言○故○劉○勝○寒○蟬○於○閭○里○方○旦○之○詭○  
人○所○不○能○言○惟○子○產○先○幾○於○慎○竈○公○乃○不○諱○利○害○不○

南唐文約誌卷之二

市曹文約  
避嫌疑振響於鍾鼓無聲之日卽其所未言者亦且  
破其魑魅使無遁形豈非盛世之霜凖歟已而卜  
葬封公復請告歸公少無宦情不得已而出自此悠  
悠林下至於沒世然甲寅之亂山寇攻圍越城公出  
其私財以佐城守寇睥睨而去是公用世之智退而  
不忘也生於萬曆丁丑五月初十日卒於康熙己巳  
十一月二十六日年七十有三配鄭氏贈安人蓮李  
氏封孺人子六長毓澄壬戌戊辰進士次毓涿州同  
知次毓瀚廩膳生次毓淳河間府通判次毓浩荊州  
府同知次毓湘貢監生女五吳高飛張顯明方象隆

壽處寬何嘉珩皆諸生其壻也孫男二十七人懋樟  
懋植懋楷懋標懋權懋棟懋樞懋桂懋梅懋枋懋椿  
懋模懋樸懋樞懋栴懋槿懋梗懋梓懋梧懋桐懋榕  
懋械懋棠懋杞懋楠懋柱懋梓懋梧懋桐懋榕  
二人曾孫女八人其孤以庚午十二月初四日葬於  
邑之東原山介姜定庵屬銘其幽室余昔嘗見公知  
其鄉邦之典型也故不辭而銘之銘曰  
公之出吏當彼危疆哀此黎民以熟包荒人庶流逆  
家戶且亡公能除之惠此一方豈唯一方數省且康  
公入臺中振夫紀綱厝火積薪尾大末強路人皆知  
不敢聲揚公獨奮筆出匣于將焦頭爛額公言始彰  
誰來毒鼓憔悴鄉邦萬人所指無病不僵簡落狐狸  
賴公彈章途歌巷舞沒世不怠妖人讖緯首鼠陰陽  
布霧十里朝士趨跲公獨曰否挾其帷牆膏肓泉石  
未盡其長猗猗後人嗣其耿光

南雷文約

千秋王府君墓誌銘

府君王氏諱鴻業字君調別號千秋世家鄞之西郭高祖瑄成化癸丑進士以御史出守長沙曾祖金嘉靖戊子舉人創川州守祖大漢高淳縣丞父國模諸生府君五歲而孤擗踊根乎至性稍長則依母爲命出無子弟之過尋列爲諸生崇禎己卯冬隣火將及父極在堂府君從烈烟中匍匐救之鬚髮皆焦天爲之反風而熄里人奇其孝感府君方自刻責是予之罪也夫子不能早卜宅地至使神靈有此震驚也遂亟亟焉營葬以完大事年卅四母府君年四十有九

南雷文約卷之二

墓誌

矣而哭泣之哀猶猶于初喪父母之情也歲時用享樂與哀半不以魚菽而弛其濟濟濟濟之敬與三兄割產府君過其高堂而自予以簞丘之田西菴之宅長兄之歿兄子將鬻田供喪具買者嫌其荒瘠府君以已田易之盜誣其從兄鼎革危疑之際如火之燎原不可向邇府君觸網訟寃平目脫虎牢爲解之府君之於家行能盡分如此其所居東園屋才三間雞犬圖書不異一船而府君靜以環堵爲大兒啼午飯婦絡冰絲閔然如在空谷顧府君才足用世稽較筭籌舉廢補細計入量出莫不中程故五服中租調手

實之事皆取決焉逮府君晚年身爲大老子爲名士登其堂者含吐綢繆之上翻蹊繭俎之間儼然復睹咸淳間人物非今世所有矣古今來治日少而亂日多我生不辰天地幽閉摯殺移人猶晝之不能無夜春夏之不能無秋冬人未有能處晝而不能處夜能處春夏而不能處秋冬者晦明寒暑無落吾裘葛卧起之事故鍾石之遷改在天地間不過黍稷之播於原隰刈穫之或鉏或鋤也亦各盡其分而已矣奈何邂逅風塵破爲曠劫舍裘葛卧起之恒趨猿鶴沙風之幻自吾見喪亂之際衣冠鼎族詩書阡陌不循其

南雷文約卷之二

墓誌

舊至使河海之迹堙爲窮流似府君從容乎人野之間檢襟括步青氍如故豈非衣冠之準的歟生萬曆癸卯十月五日卒康熙丁卯八月八年八十五配陳氏先府君十二年卒以卒之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葬西山之魯舉子三長之坊癸卯舉人知縣次之坪庠生次之圻女二長適潘朝珽次適庠生趙澎孫十一錫麟錫麟錫位錫鳳錫熊錫鰲錫仁錫義錫忠錫信錫鶚孫女二長適林與泌次適戴宗鼎曾孫八永元永年永成永和永魁永清永彬永譽曾孫女三余交之坪二十三年矣每過甬上必登府君之堂老成



在望其葬也之坪以張旦復之行狀鄭禹梅之傳乞銘銘曰

治亂之運有經有緯人生其間鼎波百沸以經處緯險夷一致以緯易經百色妖露甬有耆舊居仁由義河山雖改詩書不廢雕虎焦原不異平地深松茂栢永無憔悴

鄭堦陽先生墓表

公諱鄭字謙止號堦陽姓鄭氏常州武進人也其先出於義門父振先萬曆乙未進士禮部主事妣吳氏封安人公十歲能文十六歲從儀部謫四川永寧徧覽嵩華峨嵋諸勝十九歲歸中鄉舉登天啓壬戌進士第改庶吉士文肅以朝講建言刺及宮奴客魏疏上留中公諫留中非制引武廟之奄禍神廟之奸相爲言內批與文肅皆降二級調外任逆焰高張興大獄以殺其不附已者訛言三吳將謀翻局偵事者相望公之黃芝歌流傳都下黃芝歌者詔獄產黃芝

六葉楊左之獄死者恰符其數公因之作歌以當野哭公既危甚乃變姓名爲王小仙浙東江右粵東深山窮谷雲水殆徧丁卯削籍爲民追奪誥命逆奄伏誅奉旨原官起用居憂六載崇禎乙亥入京待補時溫體仁當國媚嫉異已既排文肅去之以公爲文肅所援必爲已患遂以惑父披刺迫父杖母特疏叅公下於刑部獄囑司寇殺之司寇不可改入錦衣獄金吾亦不敢承體仁乃使其門人主之黃石齋先生召對以爲衆惡必察臣章棄於通國孟子從而禮貌之先師劉念臺先生亦疏言杖母之獄不可以無告坐



體仁之黨募公同鄉之市僧以證之已卯八月擬辟  
上命加等公遂死於西市從來縉紳受禍之慘未有  
如公者也公爲奸相所陷路人知之而杖母流言君  
子能亮之以理未必驗之於事也水落石出余詳之  
公鄉之賢者儀部眷一妾其夫人不能容儀部遂挾  
妾以出流轉僧寺頗爲人所指目公無可奈何而夫  
人篤信佛乘與一尼甚嫺公求尼爲之勸解尼神道  
設教假箕仙言上帝震怒將降禍於夫人夫人受戒  
悔過儀部始得安其室一時好事相傳以竹篋奉話  
之法訛爲撲作教刑之事當公之受誣欲陳其本末

南雷文約

卷之二

墓表

則恐有礙於父母故寧隱忍就死齊此冤於地下豈  
非仁者之心與武安君之謂燕王曰隣家有妻毒其  
夫者使妾奉卮酒進之妾知其爲藥酒也陽僵棄酒  
主父大怒而笞之妾終不敢自明公之不敢自明者  
亦猶妾也雖然儀部之眷妾夫人之妬親之過小者  
也使公蒙詆醜大排於天下其輕重可無辨乎是故  
公之獄不明則奸相之惡不著此後死者之責也余  
嘗入仗錫山見公題壁猿鳥絕迹處非振奇之人何  
緣至此及至佳廬青牛谷見月季花大過拱把公題  
詩其上益奇之公固非井窻中人物獨怪其獄中猶

選制義豈其熟處難忘乎抑以之爲游戲耶公之諸  
子霖過余求表其墓余爲之論定如此

南雷文約

墓表

卷之二

王仲撝墓表

已酉

君諱正中字仲撝直隸保定人登丁丑進士第未調選索游於高唐州會大兵南下轉運銀杠亦避入高唐大兵圍高唐州守以爲銀杠旦晚是敵物不如以此鬻城免士女屠戮流離之苦立要約使與議者押字仲撝與焉事平轉運者上失物狀於是逮高唐守及仲撝論死繫獄數年刑科給事中李靖理而出之降補揚州照磨移知長興縣國變後失官避地於紹興截江時以兵部職方司主事攝餘姚縣事是時公私赤立剽奪爲豪市魁里正朝得割付一紙暮便入

南雷文約卷之二

王

民舍根括金帛係保丁壯交錯道路郡縣不敢何問爲某營也仲撝設兵彈壓各營取餉必使經由於縣品覈資產裁量以應之非是則爲盜賊總兵陳梧敗於橋李渡海至姚鹵掠鄉聚仲撝遣兵擊之鄉聚相掎角殺梧行■忌仲撝者以此聲討某謂梧之見殺犯衆惡也不當罪正中上疏救之乃止張國柱劫定海王總兵縱兵大掠列船江上入城牢搜者二千人仲撝攔止所圍大姓數家從仲撝丐命仲撝爲之消息國柱終不得志而去田仰荆本徹先後過姚舟楫蔽江皆帖帖俯首不驚鷄犬蓋人民之恃仲撝一時

南雷文約卷之二

王

如決水之堤焉陞監察御史尙寶寺卿朱大定太僕寺卿陳潛夫兵部主事吳乃武皆從浙西來受約束壇山烽火達於武林仲撝短小精悍喜於任事雖以武寧群從得不爲列營所撓亦其智計有以副之也好讀實用之書不事文彩其言星象則從閩人柯仲炯於獄中受之行初建進所著監國曆元年大統曆丁亥訪某山中某時註授時曆仲撝受之而去壬辰來訪授以律呂辛丑來訪授以壬遁仲撝皆能有所發明自某好象數之學其始學之也無從叩問心火上炎頭目爲腫及學成而無所用屠龍之技不待問而與之言亦無有能聽者矣蚩然之音僅一仲撝又以饑火驅走南北丁未二月遇之越城爲言年來益困將於鑑湖濱佃田五畝佐以豎卜續食耳其年八月十九日仲撝卒年六十九權厝於山陰之陳常堰所著周易註若干卷律書詳註一卷子一人三捷嗟乎某與仲撝交二十餘年與之同事而無成與之共學而未畢仲撝生時已無人知仲撝者向後數年復更何如此紙不滅亦知稽山塊土曾塞黃河也

談孺木墓表

丁巳

君談氏名遷字孺木。景寧縣人。初爲諸生。不屑場屋之僻。固狹陋而好觀古今之治亂。其尤所注心者在明朝之典故。以爲史之所憑者實錄耳。實錄見其表其在裏者。已不可見。況革除之事。楊文貞未免失實。泰陵之盛。焦泌陽又多醜正神。熹之載筆者。皆宦逆奄之舍人。至於思陵十七年之憂勤惕勵。而太史遜荒皇。成烈。焰國滅而史亦隨滅。普天心痛於是。汰十五朝之實錄。正其是非。訪崇禎十七年之邸報。補其缺文。成書名曰國權。當是時。人士身經喪亂。多欲追叙緣因。以顯來世。而見聞窄狹。無所憑藉。聞君之有是書也。思欲竊之以爲己有。君家徒四壁。立不見可欲者。夜有盜入其室。盡發藏稿以去。君喟然曰。吾手尚在。寧遂已乎。從嘉善錢相國借書復成之。陽城張太宰膠州高相國皆以君爲奇士。折節下之。其在南都。欲以史館處君。不果。亡何太宰相國相繼野死。君亦棄諸生。北走昌平。哭思陵。西走陽城。欲哭太宰。未至而卒。丙申歲冬十一月也。蓋君於君臣朋友之間。實有至性。故其著書亦非徒爲盜名之秘經而已。余觀當世不論何人。皆好言作史。豈真有三長足掩前

南雷文約卷之二

李

哲亦不過此。因彼襲裒。袂公行。苟書足以記名。姓。輒不難辦。推而論之。史之體有三年經而人與事緯之者。編年也。以人經之者。列傳也。以事經之者。紀事也。其間自有次第。編年之法。春秋以來。未之有改也。有編年而後有列傳。故本紀以爲列傳之綱。有編年而後有紀事。故紀事爲通鑑之目。奈何今之作者。矢口遷固而不屑於悅宏。夫作者無乘傳之求。州郡鮮上計之集。不能通知一代盛衰之始終。徒據殘書數本。謾墓單辭。便思抑揚人物。是猶兩造不備而定爰書也。以余所見近日之爲者。其人皆無與乎文章之事。而公然長篇累牘。行世藏家。輒欲與五經方駕三志競爽。豈以後世都可欺乎。君乃按實編年。不銜文彩。未嘗以作者自居。異日有正明世之事者。知在此而不在彼也。君之子祺求余表墓。余美無溢辭。亦史法也。

南雷文約卷之二

李



參議密庵陸公墓碑

公諱求可字叔一別號密庵姓陸氏宋丞相忠貞之裔世居鹽濱明初有以賢能推擇築大河衛城遷於淮遂爲山陽人祖敘父三錫公爲諸生已有當世才具爲上官畫養馬之策民以不病登順治乙未進士第授裕州知州入爲刑部員外陞福建提學僉事轉布政司參議未上而卒公爲人豈弟雅以濟物爲務當其在裕徇地之師相望絳標寸紙一日數至徵村切里俄頃十催公應以整暇民不告勞藉陽一驛舊設馬六十後減至三十一站銀五千九百餘減至

南齊文約卷之二

三

二千三百餘事增於前十倍而費減十之八難爲意計公貨軍府子錢市馬六十步充急發舊三萬戶戶三男子則十萬丁也故派鹽二千九百引其後丁止一千九百鹽引尚存一千六百是一丁食一引矣公請於鹽使者減至一千引民力稍甦舊額墾田一萬九千三百餘頃近墾八百餘頃而已又以塞河之役逃荒三百餘頃其征賦皆取盈於五百餘頃之內逃亾日甚公設法誘墾汙萊之田二而當一確瘠之田三而當一自此民勸於農餘繇之餘絃誦久息公新其學校躬帥藝文化屠羊駟馬以爲秀士邑無文獻

以禮樂爲教賦比文章於鄭衛公考其山川人物搜殘科謬秉筆文闡裕始有志凡公之所以籌裕者如庭內灑掃無不周欵其在司冠冕於洗逐獲弊昭蘇每退食遲遲母夫人諒之公曰今處囚者多以刻深免咎故煩之滯勅譴譴廣而循成案幾人當斯幾人當絞吾所以不敢也嘗其衛士剪拉標楷斟酌爾雅瓢笠之門俱起講堂而南宮之夜光多經公所採拾其人與人之誦者鄉賢之祀能不給視則優劣枯骨香燈爲之肅然有司農士職介之惡便遭戮辱則請之膏肓未幾壯無不得其施荆革其所至及物如

南齊文約卷之二

三

此臨官之外被產而字死及之孤開門而廷故人之殯如田孝廉妻特主翁陳周文學枚數之而不勝蓋天性然也從來皆吏治者不過日傳舍其官夫傳舍者朝至暮去總使餉馬於軒宿隼於堂其破碎猶可支久顧今之所謂傳舍者非昔之所謂傳舍也視傳舍爲已物矣物來橫植根闢店棧必欲發之而去以大宮之樣歸爲盧門之樣寧復有傳舍乎南陽久已無裕因公重立亦如叔孫姑所館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者也傳舍亦何幸哉生於萬曆丁巳五月初四日卒於康熙己未七月初三日娶某氏誥封



宜人子三志謹國子監學正志寬太學生志默歲貢  
生女二周恪李師邕其婿也孫男七觀兆騏兆霖兆  
鼎嵩年鶴年逢年孫女七志謹千里求銘銘曰  
史傳循吏貴乎寧一瘡痍未起賊梳兵櫛逃屋荒田  
租吏絡繹吁嗟密庵仁心爲質嚴疆風雨立彼家室  
入總刑名破冢而出出考藝文廟堂琴瑟華表石言  
表裏史帙

吳山益然大師增銘

師諱弘濟字益然歛之西石岡人故孝廉汪沐日也  
原字扶九五歲入鄉塾授孝經二十行卽能解其大  
義人知其爲再來人嘗過武林石屋寺毘盧閣中有  
僧遺蛻師謂寺僧曰此我前身也我當爲之下火寺  
僧不信師曰昔我刺血寫華嚴某卷爲人借去至今  
未還有之乎寺僧曰然因召耆年之識故僧者以驗  
之師與之話舊歷歷如昨日事始聽之茶毗歲癸酉  
與於鄉薦中原板蕩師以策干大司馬棄之不用南  
渡授職方司主事歷唐及魯至少司馬國以祝髮於  
閩之吳山以古航爲剃度師吳山途畏峯崖人羣罕  
至烏向師掌中取食虎遇師垂首如家畜江漢石司  
理建寧築天香閣於浦城縣以迎師野鳥數千啁嘲  
開前驅之不去江方怪之師至曰此吾吳山伴侶也  
飯之而散已未新安人以師老矣勸歸故鄉欲以黃  
山處之遂次廣陵值天中節師語故人諸公於五之  
日送我及期黃九烟楊廓庵迨旦庵殷簡堂王孫程  
山尊畢右萬汪扶晨來師曰老僧於今日作別諸公  
各賦一詩限死字韻來者愕然公得無戲語乎師揮  
毫曰五月五日三閭死今之古之只此耳自有天地

從何來掩卷呻吟嘆豐邑有君被執不得歸子蘭上官沒道理屈原大夫發病狂要救楚國自我始進不能戰退不能三皇五帝費議擬誓將七尺葬江流萬古同流江漢水嗚呼尼父刪詩乃擯楚紫陽述之以終魯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千古何人知我有屈因謂來者曰來日當思老僧也客去語侍者曰六月之望有僧自黃山迎我當以源流枉杖付之書其卷曰連雲不知何所指也夜半問夜何其對者以亥正遂起坐而逝厥明送者皆集畢右萬謙以儒服歛而衆言清亂卒從僧禮六月望有僧自黃山來迎問其名曰連雲師已豫兆之矣連雲與江扶晨奉遺殖增於青鸞峯下所著有易通莊質孟子國風黃山志定本諸書師雖出世然胸中有不可括磨者燈地夜闌無故痛哭鵲背鸞頂非其本懷雪庵之中流讀易義烏之古寺吟詩遙遙追配自不安置之傳燈之列是故甌龍友坐逝既而開目曰吾儒無此也復臥而瞑王旦未命緇衣祝髮其婿蘇耆力排而止之所以正其終也諸君子徒以形跡見師指并州之旅邸爲其故鄉豈不冤哉或以師之神知已往懸記將來因是佛門種草余曰不然伍員定吳之歲月希夷識禪宋之

太平志士仁人譽以之數鴻纖億剋常如視諸瑣瑣身事豈乞靈於異教乎余過新安扶晨爲師之尋從請其增銘曰三陽失位孤露臣子覺相不收伽藍寄止始願所及不過逃死奈何久之以爲觀美大屋聚人開眼牀尿上堂曾說示聲俗執於鑠果山耿耿入龕許摩牛車荆卿燕市泣猶如絲詎能仰觀佛號常啼蒼天呼只山有大苦澤有芳芷揮臂佛祖白首經史逍遙死生不異彈指儒者分內豈假彼氏難曰增銘實闡儒理

桐城方烈婦墓誌銘

桑海之交紀事之書雜出或傳聞之誤或愛憎之口多非事實以余所見唯傳信錄所知錄劫灰錄庶幾與彈光薦之填海錄可考信不誣所知錄者桐城錢飲光先生之所著也先生在前朝黨錮之禍似范孟博從亾之節似介子推虎口殘喘奔走南北今歲戊辰自京師寓書於余謂海內同人凋謝殆盡歸然屹存者先生一人而已第今年七十七矣知先生來歲已是八旬相去二千里不知尚能逐此願見之志否因以其安人烈婦之誌爲請余讀之淒然按安人方

南雷文約

卷之二

六

氏桐城黃華里之望族父啓煌母王孺人割股以療夫病年三十而人稱其節無間言安人十五爲先生婦幼固讀書識字及歸而見先生以詩文著名遂相從爲學日事於硯北不親俗務已而先姑棄世柴水交困安人於是洗硯削筆習爲操作先生無內顧之憂一意遠遊當是時流寇盤踞江北瀕江人戶皆避寇渡江棲泊洲渚間寇遠復返安人持橐束縵伺塵起卽遁不至踉蹌忘失里人多服其智然在兵聲撼動之際奉養其舅未嘗失節舅以天年終安人從先生遷居白下風雪擁戶夫婦相對面如死灰先

南雷文約

卷之二

六

生賣文搏食安人慕衽佐之少延朝夕壬午先生試畢安人迎問君自度今年能必售否先生笑曰臣力竭矣問益中米餘幾何曰可支十日先生屈指發榜之期曰但得至此日吾無憂矣已榜發不中舉家啼哭卧不能起蓋先生夫婦之困窮如此武塘錢吏部標先生之同宗也招先生共學安人獨處白下北都變聞先生急歸而安人已返桐城人問之曰天下大亂此地寧可居乎阮大鍼以南都防亂揭爲諸名士所摯啣之次骨南渡修報復次第矯旨逮揚中之人先生亾命武塘安人在里中東西遷徙久之亦下武塘曰不若同死之爲愈也大兵渡江所在兵起吏部亦聚衆蘆衛三吳志士多載竿帟依之亾何兵潰聯舟泊震澤土寇竊發先生方他適賊焚震澤之舟劫掠子女吏部溺死賊上船安人抱幼女亦投水而死時乙酉八月十七日也二子爲賊所掠長者逸去次子亦死明日先生得安人屍於岸上視其衣皆鈎聯不可解其子曰此吾母舟中所爲也曰一旦遇兵卽赴水死母令人剝衣露體耳殯諸普濟寺甲午冬返葬先隴之右安人生於萬曆壬子十月二十八日享年三十四子女三存者唯法祖戊申又死於盜哀哉

閩粵餘疆表其節贈孺人再贈安人安人少有至性  
十歲時母病篤亦割臂肉投藥中以進痛母苦節望  
其夫之成名爲之旌表知不可得則時時雪涕自兵  
興以來惟誓一死有里中婦歸自賊者輒正色叱其  
不死里婦曰求死不得耳安人笑曰若不早辦死耳  
亂離之世何日非死日何地非死所豈有終日辦死  
而不得死者乎遇難后於弊衣中得絕句一首云女  
子生身薄命多隨夫飄蕩若如何移舟到處驚兵火  
死作吳江一段波固知震澤之一死辦之早矣嘗觀  
今之士大夫口口名節及至變亂之際盡喪其平生

南雷文約卷之二

七

豈其無悲歌慷慨之性歟亦以平生未嘗置死於念  
一旦驟臨安能以其所無者應之於外陳同甫傳陳  
氏二女長女仲頸受刃次女受汚后有諗之者曰若  
獨不能爲姊所爲乎次女慘然連言曰難難今之士  
大夫亦畏其難耳陳了翁曰吾於死生之際了然無  
怖處之有素故也若處之無素驟入苦趣無安樂法  
文山亦云遇異人指示以大光明正法於是死生脫  
然若遺彼大賢之操修若此何怪乎士大夫爲次女  
之歸耶銘曰  
曹娥以孝潛波娥江貞女以義自沉溧陽於燦安人

繼此耿光風號月苦震澤流長

南雷文約卷之二

七



唐烈婦曹氏墓誌銘

烈婦曹氏諸生穎洙之女兼寧之繼母里人年十九歸同邑唐之坦之坦之父煥亦諸生也歸六年而之坦病烈婦悉賣其簪珥裝奩以佐醫藥衣不解帶者半載疾革謂其夫曰君死我不獨生乃營衽霜以待丙辰歲九月二十八日之坦卒烈婦治喪衣食必有副家人阻之不得因斥去其衽霜烈婦瀝桑灰爲汁飲之腹痛而不死明日夫將殮恐死之不及是時也碎錢爲屑吞以速之又不死夫既殮而防之者愈虔烈婦曰頃欲與夫同殮既失此期何日不可死而必

南雷文約卷之二

以今夜乎家人信之人定烈婦潛起飲酒升餘時呼宛轉毒裂經時復吐下而解烈婦曰我求死不得計惟有絕食耳不食二十二日而容貌如故神理炯然夜半啓戶出投於傍舍池中久之而家人始覺出之池已死覆以衾而復活烈婦謂其舅姑及母曰大人非愛我徒苦我也我志已決遲速總一死耳於是復飲食起而操作如常尋剪其機軸製衣一稱餘布七尺有小婢乞之不與家人竊議曰尺布尚惜其不死明矣其時庭中蠟梅方開烈婦視而嘆曰昔董節婦有菊花詩美其不落也此花亦不落吾試咏之添得

冰霜枝葉無此花自與衆花殊共知秋菊貞心在荷有黃梅抱樹枯十二月望起而嚴救於天地影堂靈座舅姑舅之姊各設四拜曰婦從此別矣孝養之願以俟來生家人皆哀慟烈婦從容自若從此又不食除夕得聞取其七尺之餘布自經夫柩之旁始知不與小婢之故也及殮目瞑口闔不同乎世之爲縊者此固獨行其願之一徵矣年二十五許邑侯詣廬祭之衆觀者數千人莫不爲之歎息泣下嗟乎古今死節者多矣曾未有如烈婦之死而生生而先人世痛苦之事傳皆殆遍者文文山服腦子二兩不死絕食

南雷文約卷之二

八日又不死何意身親見之此如黃河一瀉千里非積石龍門呂梁之險不足以見其奇一番求死一番於燦天若故遲其死以極正氣之磅礴或疑守節爲經烈婦所爲似乎賢智之過夫深陽女子一言而沉身王凝之妻倉卒而斷臂古人於生死之際處之至精今人見其爲輕耳承流襲敝隨地可以解免名節蕩然不獨在女婦也當烈婦絕食之久余在講堂有傳其屬續者仇涪柱謂吾黨盡及是時爲式聞之事庶幾死者一聞之也余與同學二十餘人爲之一往已聞其入水不死余恐其因吾黨而激之以不得不

死乃致語其舅言貞之未嘗劣於烈也是後余返姚江竟不相聞今年二月至武林陳子榮子文迎謂曰烈婦死矣將死烈婦謂其舅曰吾願見黃先生一拜而死今已矣嗟乎風雷雨雪作於除夕烈婦之志可以激天豈待人激是則余之陋也某年某月某日與其夫合葬於某所其舅請銘余不得辭銘曰  
培之厚藏之密三尺墳千年室記城塚慎勿逸

王孝女碑

王孝女者慈谿王孜之女也居城之東偏歲丁巳七月十八日夜二鼓失火孝女母卒停柩於中堂孝女處樓上趨至中堂疾呼昇柩無應者已而火至孝女伏棺上不肯去其父從火光中遙見之抱之而出則已死灌以碧水稍甦聲出喉間僅絲髮問母棺出否家人不答遂哽咽氣絕時年十五也先是四月之盡城中菊花盛開觀者絡驛不知其為何祥也至是有孝女之事孝女顧委巷中紅女織兒耳天地不以其渺末而氣候為之密移則夫今日之擗駕天地者其不在通都大邑之貴人亦明矣古來火逼親棺守死勿去者東漢之蔡順古初晉之何琦齊之傅琰梁之徐普濟元之余丙祝公榮郭通陳汝楫明之楊敬祝大昌鄧翰陳倫然皆幸而得免其不免者則宋賈恩隋李孝子明唐治始三人耳然皆男子以女弱而殉身者僅一孝女而已諒曰天地晦冥正氣滿調忽然發作在於單寒有如奔流壅塞勢不能函決口而出動魄摧顏伊惟孝女幼而窈窕萱草霜披帷堂月暴粉書識魄鏡臺留照所以孝女米鹽必告未之先家中細事孝女諄諄出出夜半融風火如狂濤必告柩前而後行

烟。燄。蔽。空。孝。女。不。見。烟。燄。而。見。母。容。豈。忍。絕。裾。離。此。  
簾。櫳。舉。室。奔。逃。而。少。一。人。有。伏。棺。者。電。光。繞。身。時。負。  
而。出。已。絕。呻。吟。碧。水。三。咽。一。絲。氣。氤。母。棺。出。否。旁。無。  
答。者。恨。此。一。身。不。與。同。赭。形。爲。父。留。魂。不。母。舍。闔。然。  
而。瞑。哀。動。城。野。曹。娥。投。水。王。女。赴。火。水。火。死。形。死。仁。  
不。可。百。里。千。年。雙。碑。翠。鎖。吾。作。讒。語。江。流。不。墮。

毛烈婦墓表

烈婦毛氏遂安人祥符知縣會侯之女方翰林渭仁  
之子婦奕昭之妻也會侯在祥符奕昭從京師至彼  
就婚時已病瘵脫纓病中未三日而卒卒時烈婦許  
奕昭以死家人防之甚密求死不得明年三月之夜  
從樓上擲身而下嘔血暈地又不得死因隨父還守  
制夫家麻衣菜食繡佛香燈有死之心無生之氣然  
而婦道修飭釜饌盤筵不以委之僮婢也唯時時請  
其舅葬兒卜人言地不吉則涕泣不食久之卜吉於  
是請日其心漸迺其請愈勤建墓有日始告人曰吾

壘亦當同是日耳從此遂絕食勺水亦不入口家人  
百方勸之皆不聽其兄待旃涕泣而道烈婦曰徹瑟  
之日信誓旦旦下窆不踐更待何日是時不可不死  
三從婦之經也我無子更復誰從唯有孱螻蟻以從  
死夫耳是理不可不死舅有伯叔父母有兩兄我直  
聞人耳是境又無不可死待旃無以奪之乃辭祖姑  
及舅及母各四拜一門皆哭烈婦無戚容又數日而  
卒凡不食十有九日康熙庚午二月一日也年二十  
七從來之稱烈婦者強暴侵陵猿鶴沙虱變化俄頃  
從人入獸故不得不死蓋以義禮制其心也至於閨



房之內青燈微燭古者無寐坐事令各無端而欲以  
柔麗之身函委土木詩云臨其穴惴惴其慄此詩書  
所不勸清議所不聞而銳然必欲行之其至性在是  
非毀譽之外水魂雷魄天之所獨鍾也猶如濟水能  
獨赴海截斷衆流其勇非他水所能並矣會侯書來  
求表言相傳絕粒而死男子以七日計女子以十四  
日計未有延至十九日者難以情理測也吾聞病人  
亦有數日不食者醫家言是病持之况夫志意動氣  
筋骸脈絡大氣舉之何論久暫乎

南雷文約卷二終

南雷文約卷之二

主

黃梨洲先生南雷文約卷之三

後學鄭性訂

鄭大節較

移史館熊公兩殷行狀

熊公諱汝霖字兩殷世居餘姚之天花街祖其父某  
公登崇禎辛未進士第授同安知縣爲政不避強禦  
直行已意紅毛入寇公渡海敗之於下門考選戶科  
給事中辛巳江南荒疫人死且半米價四兩有餘轉  
運不至命給事中七人催督漕糧公當江南上江賑  
勉從事不使病民遼練正耗二百四十一萬石如期

南雷文約行狀之三

一

而集沿途見聞無不入告上以朝臣不足任使所用  
文武踰繩越契而左官外附之徒競張空虛以邀榮  
路公以爲破格不如循常聽聲不如採實武臣只用  
甲科行伍凡叙功御覽名色一切報罷會推大將亦  
須保舉事敗連坐舉主庶杜債帥之門又言時值艱  
難安危省括懸於督撫以臣裁量多不可以備倉卒  
也關督范志完事口舌而習調欺順撫潘永圖何所  
優長况當軍旅宣督江禹緒陽和兵諜風裁掃地宜  
撫李鑑怛伏小利不持士節保督侯恂凡側近器風  
督馬士英樞媽名勢秦撫蔡官治威恩淺薄褻藩陷

而楚撫晏然南陽破而鄖撫無恙旣撫黃配玄僅百里之才保撫楊進非鎖鑰之選臣非敢薄待天下士謂方今督撫盡皆非人大聲疾呼欲使其內手捫心量力自陳耳力言孫傳庭不宜急戰不聽而敗京師戒嚴公分守齊化門隨時條陳四月之間三十餘疏皆切中機宜多所彈治上亦佳其敢言召對咨諏公言行間諸臣去彼數百里而軍不敢一莛顏行大約南去則我隨其後北返則我出其前如厮隸之於貴官負弩前驅望塵靡及耳兵士一聞督戰便洶洶欲叛如此則將不能御兵何名爲將督師不能用將何

南雷文約行狀卷之三

二

名督師與言及此督將之肉其足食乎巡按陳昌言奏淄川鄉官孫之獬夢關壯繆語之爾等安心守城我以神兵出戰退明瞻像汗下如雨公言山東州縣十去七八而獨効靈一淄川壯繆正神而獨降夢一之獬此何爲者乎之獬逆案中人士論棄之豈神偏鑒之乎爲此言者不過欲借神異之說連其姓名於御前以爲異日然灰之地縣官從而和之奇矣按臣不加駁正而據以入告何異夢中說夢也竊謂淄川之夢涿城之守同一機關違法王欽若之閉門誦經近類楊嗣昌之華嚴退蝗可怪也公於朝廷舉動失

當知無不言言無不痛熊開元姜埰兩給事之獄瑛山全椒之去斷斷廷諍不肯但已當時號爲能諫者亦必揣摩宛轉以納其說而公之發言縱梗有敵以下所不堪受者有犯無隱蓋其天性然也止以降諫而去烈皇可謂之能容諫臣矣公言楊嗣昌負口食未處分誰爲嗣昌畫練餉之策駁中原百姓爲盜者流迅也誰爲嗣昌運籌以三千守襄而賊以十七騎入城遂出逃者余爵也誰爲嗣昌援引乙榜開府受半印敗者宋一鶴也情面賄賂斷送封疆二祖列宗之靈毫無飲泣地下乎執政既苦其諄讓上以飲泣一語致怒降福建按察司照磨南渡起補原官轉吏科公言諸臣爭誇定策罔計復讐處堂未已且爲闢穴始之武與文爭繼而文與文爭殿廷之上無人臣禮其言起阮大鍼也陰陽消長間不容髮寧博探廣搜求奇材於草澤胡執私違衆翻鐵案於丹書閣臣此舉無乃負先帝負皇上乎其言四鎮也一鎮之餉至六十萬勢必不供卽倣古藩鎮法亦當在大河以北開屯設府永此帶礪會堂與之內而遠亦藩籬視之其言復厭衛也厭衛之害橫者借以樹威黜者因而牟利人人可爲叛逆事事可作營求縉紳慘禍所

南雷文約行狀卷之三

三

不必言小民鷄犬亦無寧日先帝十七年憂勤曾無失德止有厥術一節未免府怨臣民新建每事持正其待同官嘗乏溫潤之色馬士英恨之使其門客朱統鑑造作飛條跳梁大叫公言么麻小臣爲誰駢除聽誰指使上章不由通政內外交通神叢互借飛章告密疊勅糾封端自此始可不嚴行詰究用杜將來又言先帝篤念宗藩而聞寇先逃誰死社稷先帝隆重武臣而叛降跋扈背相踵先帝委任勲臣而京營銳卒徒爲寇藉先帝旁寄內臣而開門延敵反在禁旅先帝不次用人而邊材督撫首施兩端超遷宰

南雷文約卷之三

四

執羅拜賊庭思先朝之何以失印知今日之何以得九月出差陛辭言朝端之上議論日新宮府之間揣摩日熟自少宰樞貳悉廢庭推四品監司竟晉詹端之席迫駐定罪無煩司寇之章雖然唐斷之無私未免群情之共駭况乎蹊徑叠出謹誅繁興一人未用便目滿朝爲黨人一官外遷輒皆當事爲可殺市井狡獪耽耽得官呈身應募以備推刃上變之用者環伺而待發逐客之令時聞翻翩之鄰未已假然而隻手足戡禍亂群小可致太平即使駭除異已別用同心吾輩自然退聽其奈總總報復切切更張置國卹

於閭閻逞私圖而得志黃白充庭青紫塞路打成一片富貴世界六朝佳麗復見今時昧卻晉宋梁陳後來一段公案也其時黃耳鼎陸朗方以例轉傾側孽臣謹曉家宰朗出餞公適郎抄傳至朗讀公疏一字一擊節及至一官外遷二語聲忽中止相對默然會稽之守盡江而營公之意欲令諸師畢渡沉舟破釜爲不返之計如其不濟則亦八千子弟豈復東還五百島人不脫劍鏑而已身提孤旅不滿千人從小豐渡江扎喬司倡率群帥而皆契需觀望無一應者公進至海寧集其父老豪傑激揚忠義辭酸淚血聞者

南雷文約卷之三

五

莫不感動旅拜轅門者且萬人別營伍分汛地以本邑進士俞元良司餉指揮姜國臣主兵浙西塵起沿海烽火燃一時號之爲熊兵公大小數十戰親臨矢石累經覆沒志氣不爲之少衰加兵部右侍郎兼左副都御史總督義師亡何而閩使劉中藻至欲以江上之師受其約束行朝洶洶且議開讀之禮魯王亦將退就藩服獨公持不可言主上原無利天下之意唐藩亦無坐登大寶之理有功者王定論不磨若我兵能復杭城便是中興一半根脚此時主上早正大號已是有名較之閩中乘時擁戴奄有閩越者規局更



難例論千秋萬世公道猶存若其不能而使閩兵克復武林直趨建業功之所在誰當與爭此時方議迎詔亦未爲晚自公此議出人心始定閩使始返丙戌六月朔浙河兵潰公扈監國由海道至閩而隆武走死郡縣已皆降附王以公爲東閣大學士會兵於長垣分道攻取先後得三府一州二十七縣戊子王在閩安鎮時國事皆專於鄭彩彩暴橫公每折之以禮彩與定遠伯周璫交惡公與璫恒右瑞彩積恨之既而彩與義興伯鄭遵謙爭南船管恐謙之襲已公自閩安至琅琦休沐守琅琦者彩之裨將李茂也與公

南雷文約卷之三

六

奴子爭口元夕熊鄭兩家同郡相問遺茂即以合謀告彩公遂爲彩所害并其幼子投海中公報國之心九裂不恨然吳鉤枉矢飛火狂濤皆鑒公之忠全軀橫海之鯨而受制於螻蟻謂之何哉夫神器流離草創未有成緒公何不引閩師爲助而分唐分魯自開瑕隙議者以公爲闇昔梁元帝以簡文制於弑臣太寶改元卒不遵用逮侯景授首而後焚柴頒瑞隆武之制於鄭氏猶侯景也公而奉詔亦豈能轉其斗粟發其一甲乎徒使江上離心行間之精神徒爲福京之媚悅耳此舉固與元帝無異也然則公何不勸監

國卽真以繫波蕩之人心議者以公爲迂昔光武既武更始遲之一一年河北既平而後受命事之無成天也天若假其始願焉知卽非白水嗟乎踵百王之末當陽九之會帝昞帝曷何益於選數監國不稱位號涉川龍暴力絕而亡留此無利天下之心皎然千古其視受終如敝屣也公之所慮不亦遠乎公子茂鼎介余族叔應蛟求序公事公魂不返公魂無廟幽銘陽碣無地可施爰撰行狀一通移之史官以爲列傳之張本也

南雷文約卷之三

七

移史館東都左侍郎章格菴先生行狀

會稽章舉持格菴先生家傳以余爲先生同門友也再拜乞行狀將以上之史館先生在崇禎間爲一代眉目豈可令其遺事舛駁零落乎謹以故所聞見狀之先生諱正宸字羽侯別號格菴會稽人也爲道虛望族祖國父國先生爲子劉子內姪從而稟學爲人誠樸近道深爲子劉子之所契許舉崇禎庚午鄉試歸至濟寧聞報同舟有李科者先生師也先生不忍其失意獨歸借返而後北轅明年登進士第選庶吉士授禮科給事中上求治太急烏程復以功利蕪之

南雷文約行狀卷之三

先生言伏見陛下洞照群情有先事爲察之哲鈴束百辟有以力勝殘之威聲咸三五有其臣莫及之聖是以合意者爲忠良庸算者無改變以至急賦之開弊錮罪之失情追往之稔惡告密之府奸群心嗟嘆盜賊披猖求治愈急而愈遽乘亦惟是語默動靜之間日求放心以周孔仁義爲必當遵以管商富強爲必當黜以臣隣吁咈爲必不可厭以億兆耳目爲必不可蒙讟喜怒哀之端灼善惡之別則太平宏業自然各得其所蓋先生之言治必本於學術讀者不問而知其爲大儒之弟子也巴縣烏程之衣鉢也癸酉入

相先生奏彈應熊剛復自用縱橫爲習小才足以覆短小辯足以濟貪一旦大用必且芟除異已驅除善良報復恩仇混淆毀譽且訛言何所不至資緣左右士論所耻從此薰心捷足之徒颺馳而起矣疏入下獄馬世奇王邵爲先生過巴縣曰章長科此舉成就老先生爲潞公矣巴縣艷然曰這個皇上某如何做得潞公然上亦不深罪放還田里丙子冬起戶科先生言方今大臣持祿養交刻深難犯揣摩官府張設爪牙知護一官小臣習爲恬默冀以自完肝膽邀求隨機觀望知護一身通國臣僚盡爲孽利祿無一

南雷文約行狀卷之三

人爲陛下者陛下以孤危之身居臣民之上受人欺給與兆百出臣切傷心大抵爲烏程而發戊寅五月火星示變時田貴妃與中宮不協上久不見中宮武陵故以田畹進上疏微及后宮爲給事中何楷所駁先生亦言火于五德爲禮陛下未嘗以沽名市恩疑大臣也而大臣揭救鄭三俊錢謙益倡爲是言疑陛下甚矣是謂無禮史筆辨疏一日時局再曰時局理玄黃之說開群枉之門亦無禮也朝廷每一番令甲卽增一番徑竇張樞芳京察不謹借城工以復銓職亦無禮也災異頻仍陛下方發罪已之詔而李鳳鳴

稱善言不可退星猶揮戈不可卻日亦無禮也然則  
榮或焉得不垂象乎時厥衛橫甚先生又言西廡雖  
華而西廡之實尚有西廡之任雖虛而昔日把持西  
廡之人尚在昔云陛下不知則宮掖之間肘足之際  
尚且迷罔天聽而況於三輔郡縣乎上令中官自行  
回奏氣勢爲之少衰辛巳賊陷洛陽福王被害上召  
對群臣於乾清宮先生奏聞賊從四川來奏未畢樞  
臣陳新甲從旁急應曰賊自秦來不從川來言至再  
督師楊嗣昌奏流賊九股已撫其八張獻忠與曹  
操逃入蜀闖賊在獻忠一股之內今從川來所過地  
方不見攔截則嗣昌之欺君露矣新甲表裏爲奸故  
不禁其辭之暴也尋長吏垣先生言治之盛衰由於  
言路之通塞臣爲六垣之長苟一垣不言一事不言  
皆臣之責也一日召對上厲聲曰言官須是設身處  
地奈何苟且塞責先生對設臺諫本以求言寧言不  
當無使其畏而不言願皇上勿生厭薄宜與再召悉  
反前政引用正人撤回差璫停止緝事蠲租清獄行  
間賞罰朝報夕可天下仰望丰采刻期太平而門多  
雜賓性少剛節先生故宜與之門人也謂其一時之  
君子曰吾輩當夾持相公以成就其功名無徒將順

以爲臧氏之美疾也會推宜大總督宜興欲以門生  
江禹緒陪之先生不可冢宰承宜興意江爲正推先  
生劾冢宰私易不道宜興欲起江陵令史調元先生  
於其名下註一鑽字遂止宜興之起琢州之力也宜  
興無以報之欲借守琢之功復其冠帶先生與金光  
辰孫晉固執不可亦中格且上言閣臣先格君而後  
事功可建亦必先積誠而後君心可格人主菲薄朝  
士必因外庭無一人一事足稱意苟能不與中宮  
作緣不憑恩怨起見不以寵利居成功不以爵祿私  
親暱自起皇上敬信矣宜興雖恨先生然終先生在  
朝形格勢禁亦不至大段放倒賄賂如後時也先生  
又舉史可法范景文孫傳庭蔡懋德可任司馬以爲  
國事日壞皆由司馬之不忠賄賂不絕情面不除推  
諉不屏欺朦不破恩仇不化軀命不捐以致刑賞倒  
置功罪混淆臣不知兵安知人之知兵所可信者諸  
臣夙具肝膽自矢忠義愈於蠹國欺君寡廉鮮耻之  
陳新甲耳壬午五月會推閣員先生與冢宰李日宣  
河南道張瑄共事先推十三人上命再推又列十一  
人六月辛酉召對中左門上怒徇私濫舉如房可壯  
朱致張三謨何故得與日宣對畢先生奏日宣平日



游移少執持臣曾有公疏糾之第此番推舉實無徇私卽房可壯三人未必果堪輔弼論其生平頗知自好上怒未解下先生等於獄遣戍均州先是無名子效東林點將錄故智以二十四氣分配朝官達之御前於是閹員兩推所不及者流言以實之上聰明旁寄遂以爲然南渡以原官召先生上疏一曰勤學春秋爲孔氏要典宜選方聞之士朝夕進講高皇帝祖訓備歷艱難尤宜時時省覽一曰辨官易言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其乘時射利僥倖顯榮口舌得官者不宜輕開監門一曰肅綱紀肘腋之間威令不行四海

南齊文約卷之三

三

生心今於藩鎮之中忠勇可任觀望不前遲宜分別以就鈐鍵一曰正人心天啓之季喪心媚逆餘孽猶存薰蒸彌甚今茲附賊豈緩刑章又疏陛下宜簡素帥師親臨淮甸聲靈所震人切同仇而乃不稱行在粉飾儀文志在偏安竊恐偏安之業亦未易也馬相將起阮大鍼舉朝爲難銓衡不敢任其責欲假中旨起之司空缺先以中旨陞張有譽先生封還詔書不聽上言臣於有譽非爭其人爭其事也傳陞一途非所以待正人君子有譽賢者未必卽受是用有譽者乃所以斥有譽也魏國公徐弘基公疏薦張捷有旨

部議先生曰何議爲因言勲臣無薦舉文臣例使其人果賢者必耻受勲臣薦舉已而以安遠侯柳祚昌疏遂起大鍼先生言朝廷如此舉動卽報流傳第見微臣姓名尙掛仕版必且相顧驚駭謂臣負先帝之經綸負陛下之明詔負銓選之權衡負瑣垣之職掌罪當萬殛穴地難容伏望早賜罷斥以爲不忠之戒蓋先生大指以親君子遠小人爲立國根本不以小朝廷而少有阿邑故與羣小爭射斷猶冀稍延國命而無如天生妖孽非人力之所能爲乎旋以大理寺左丞歸江上之役以先生爲吏部左侍郎署部事

南齊文約卷之三

三

事敗先生溺水不死自縊又不死行脚不知所往吳市抱關曾于封事靈隱續句以避揚解固先生之高致也先生從子劉子講學最重風節余嘗聞其評品人物曰太守張有譽蔡屏周入覲送監督戶工二部內官文冊長揖不跪天下郡縣只此二公又曰關中一細民與馮少墟講會從此口不二價一日過縣治見學會中二縉紳入謁縣令愕然曰渠亦爲此耶終身不屑入會嗟乎使先生而首丘念重當時何以稱此細民乎余嘗念陽明之學得門人而益彰吾劉夫子之學尙未大行于天下由門人之得其傳者寡也

已而思之彰陽明之學者不在講席遍天下之門人而在孤高絕俗之門人如兩峯念菴之徒是也吾夫子之門人當金石變聲金鉉吳麟徵祁彪佳葉廷秀王孫者先爲列星而先生力固首陽又參錯于其間他日追遡淵源以求其學卽無龍溪心齋一輩庸何傷其過陽明遠矣謹狀

移史館先妣姚太夫人事

先妣姚太夫人生于萬曆甲午十二月初二日卒于康熙庚申正月初十日享年八十有七十六歲而歸吾忠端公天啓元年敕封孺人四年以御史覃恩再封孺人崇禎元年誥封淑人十七年進封太夫人生五子長卽不孝宗義次宗炎次宗會次宗轅次宗葵太夫人姓姚氏太僕寺卿翔鳳之從孫女父諱克俊字順宇鄉飲大賓母徐氏世居上虞之漚湖來歸時曾王父贈公會王母章太淑人皆在堂三世同居內外數十人而太夫人長群婦承中堂群婦皆視一十六歲女子爲進退贈公治家嚴肅群婦時有譙讓而獨賢太夫人曰新婦大家氣度無儒酸農瑣之態他日定爲貴人顧我不及見矣丁巳先公授寧國府推官太夫人在寧國五年署中落然不聞人聲始入後出中間不識司李廳屏癸亥入京師是時逆奄竊政黨論方興楊左諸公多夜過邸寓議論時事燭累見跋僮俾頭觸屏風而太夫人管勾茶鐺酒壘無失候魏忠節見過尤數每過必以小人陰謀相告形之歎息忠節去太夫人迎謂曰得無又有歎息事耶乙丑出都門明年而難作先公被逮太夫人每夜向北

而拜祈聲酸苦兩漏將盡聞者無不欲泣先公遺命五子撫之群妾嫁之苟風波蠲定不失為黃竹農家太夫人不忍嫁群妾皆聽其母家迎去每哭先公至于暈絕不孝苦相勸解太夫人曰汝欲解我第無忘大父拈壁書耳蓋大父以義頑鈍於義出入之處大書爾亡勾踐殺爾父乎八字揭之於壁義受教痛哭太夫人哭乃止天子既誅逆奄哀憐忠死之家副笄狄衣加換三品一時名公鉅卿皆就拜問起居步幃棖臬之間天下想望風烈太夫人初不以此自異奉事兩人寢門竈下煩辱之任加於娣姒一等王

南雷文約卷之三

六

父病革太夫人不煩諸父命義出營棺木得美櫬王父見之而喜謂太夫人曰吾有三子在而窀穸之事惟一婦是辦汝後必有達者王母之沒適舉債六十金太夫人盡出以供喪事或言之急而舉債舉債而不以應急可乎太夫人曰更無有急於喪事者也先公弟三人子五人王父以先公無私積將分財為八各授之王父喪後諸父為政曰孫不得與子同盈縮也於是五人受四分之一太夫人訓諸子曰汝曹能讀父書先業有無不足計也崇禎末宗義宗炎宗會頗有時譽宗轅亦習科舉顧功名可以戾契致太夫

人憂思稍解乃未幾而黨禍復興阮大鍼招搖白下儀部周仲馭出南都防亂揭集諸名士以攻之而以顧果宗義為揭首次桐城左國棟宣城沈壽民大鍼得志修報復既曲殺仲馭左沈皆變姓名去遂批徐署丞疏逮果及義弘光遜位不及於難驚魂未定而四方兵起乙酉奉太夫人徙中村丙戌徙化安山丙舍丁亥返故居己丑山中亂徙邑城明年返故居丙申山中又亂徙半霖其秋返故居己亥海上亂防海之師望門而食徙三溪口明年冬返故居甲寅群盜滿山徙海濱之第四門乙卯後五月始返三十年之

南雷文約卷之三

七

中流離轉徙屹屹靡有定居其間與村郊之婦女持桑束縑而立塵起疾呼以遁須臾之命者又不知凡幾自乙卯以來風鶴稍息太夫人早起日誦金剛經一卷誦畢置會孫小孩於膝口授唐詩絕句一二首暇則述閭閻碎事勾女孫輩一笑方謂此樂可常豈知安居數年亦為造化之所吝耶古來章妻滂母受禍不過一時而太夫人始遭東林黨禍繼之以復社黨錮又繼之以亂亡捕獄則操兵到門避寇則連繩貫掌覆巢之後復遇覆巢辛辛再立之戶牖頻經風雨一生與艱危終始即古來之節婦賢母著名不過



一節而太夫人上誓代死似忠愍之夫人膝下皆爲名士舉鰥賜子似伯仁之母執經講舍諸生先起居太母似忠介之母九十萱親養堂東帛又似依齋之母隨舉一節皆應史法太夫人兼之蓋天不以尋常婦女之境遇處太夫人太夫人亦遂破荒於婦道母道之變局故五十稱壽祥光遍於帷帳一年廬墓其露降於青松豈非天也每當太夫人壽辰海內鉅公多有傑作以表徽音藏山劉夫子徐忠襄施忠介相國翟稼軒朱文靖孫碩膚中丞方孩永陳于庭儀部周仲馭徵君沈眉生蘇武子陳定生其著也史館諸公亦考信前言知義說之不妥也

南雷文約事

卷之三

九

監修徐立齋先生爲之特傳於列女是吾母屈於生顧得伸於死子孫當世世不忘也

周雲淵先生傳

辛亥

周述學字繼志別號雲淵越之山陰人好深湛之思凡經濟之學必探原極委尤邃於易曆古之言曆者以郭守敬爲最而守敬所作曆經載於元史者言理而不傳其法其法之傳於曆官者有通軌通經諸書則死數也顧其作法根本所謂弧矢割圓曆官棄而不理亦無傳之外人者當是時毘陵唐順之吳興顧憲成皆留心曆學求其書而不可得述學竭其心思遠道弧矢之術從京曆家所步者二曜交蝕五星順逆而已自西域經緯曆入中國始同經緯凌犯之說然其立法度數與中曆不合名度亦異順之慨然欲創釋法以會通中西卒官不果述學乃撰中經用中國之算測西域之占以畢順之之志日行黃道月行九道而古來無所謂星道者述學推究五緯細行爲星道五圖於是七曜皆有道可求與順之論曆取歷代史志之議正其訛舛刪其繁蕪然於西域之理未能通也又撰大統萬年二曆通議以補歷代之所未備自曆以外圖書皇極律呂山經水志分野算法太乙壬遁演禽風角鳥占兵符陣法卦影祿命建除埋衛五運六氣海道針經莫不各有成書發前人所未

南雷文約卷之三

九

發凡千餘卷總名曰神道大編蓋博而能精上下千  
餘年唯述學一人而已嘉靖間錦衣陸炳訪士于沈  
鍊鍊以述學言禮聘至京炳服其英偉薦之於趙司  
馬司馬就訪邊事述學曰今歲主有邊兵其應在乾  
良良爲青州遼東乾爲宣大二鎮京師可無虞也已  
如其言司馬將具題大用會總兵仇鸞聞其名欲致  
之述學識鸞必敗先幾還越總督胡宗憲征倭私述  
學於幕中諮以秘計述學亦不憚出入於狂濤毒矢  
之間卒成海上之功武林兵變述學諭以國運安平  
不可妄動動則奇禍立至其魁亦信述學之言多驗  
南雷文約卷之三  
謀○遂○寢○述○學○在○南○北○兵○間○多○所○肇○畫○其○功○歸○之○主○者○  
未○嘗○引○爲○已○有○故○人○亦○莫○得○而○知○也○庚○午○余○在○南○中○  
聞○人○陳○元○齡○以○所○著○思○問○初○編○相○示○其○言○太○乙○六○壬○  
多○本○於○雲○淵○斯○時○亦○未○知○雲○淵○之○爲○何○如○人○也○甲○戌○  
余○邂逅○其○諸○孫○周○仲○訪○之○於○木○蓮○巷○架○上○堆○雲○淵○神○  
道○大○編○數○十○冊○其○冊○皆○方○廣○二○尺○餘○仲○言○遺○書○散○失○  
此○不○能○十○之○一○二○也○又○見○其○地○理○圖○縱○入○尺○橫○二○丈○  
畫○方○以○界○遠○近○每○方○百○里○唐○呂○溫○所○序○未○必○能○過○也○  
余○欲○盡○抄○其○所○有○會○仲○遊○楚○不○果○丙○戌○亂○後○於○故○書○  
舖○中○得○中○經○測○圖○地○理○數○種○丙○午○見○其○曆○宗○通○議○而○

後知邢雲路律曆考所載皆述學之說掩之爲已有  
也庚戌九月坐證人書院有帥其弟子四五人升階  
再拜者門狀爲周允華問之則仲之諸子也問以遺  
書所存者惟算學耳余讀嘉靖間諸老先生文集鮮  
有及述學者唯湯顯祖有與周雲淵長者書謂卦圖  
乃是渾儀曆書止是算法必欲極神明之用亦須達  
虛無之氣觀其言要非能知述學者唐順之與之同  
學其與人論曆皆得之述學而亦未嘗言其所得之  
自豈身任絕學不欲使人參之耶天下承平久矣士  
人以科名祿位相高多不說學述學以布衣遊公卿  
間宜其卜祝戲弄爲所輕也雖然學如述學固千年  
若旦暮奚藉乎一日之知哉  
南雷文約卷之三

張景岳傳

二十年來醫家之書盛行於世者張景岳類經趙養葵醫貫然醫貫一知半解耳類經明岐黃之學有王冰之所未盡者卽學士大夫亦必累月而後能通之昔在戊寅曾於張平子座上識景岳蓋交臂而失之已酉寓證人書院有蔣一玖者年八十矣欲爲其舅作傳則景岳也景岳名介賓號通一子越之山陰人也其父爲定西侯容介賓年十四卽從遊於京師天下承平奇才異士集於侯門介賓幼而濬齊遂徧交其長者是時金夢石工醫術介賓從之學盡得其

南雷文約卷之三

三

傳以爲凡人陰陽但以血氣藏腑寒熱爲言此特後天之有形者非先天之無形者也病者多以後天戕及先天治病者但知有形邪氣不顧無形元氣自劉河間以暑火立論專用寒涼其害已甚賴東垣論脾胃之火必務溫養救正寔多丹溪出立陰虛火動之論寒涼之弊又復盛行故其註本草獨詳參附之用又慨世之醫者茫無定見勉爲雜應之術假兼備以倖中借和平以藏拙虛而補之又恐補之爲害復制之以消實而消之又恐消之爲害復制之以補若此者以藥治藥尙未遑及於病耶幸而偶愈

亦不知其補之之力攻之之力耶及其不愈亦不知其補之爲害消之爲害耶是以爲人治病沈思病原單方重劑莫不應手霍然一時謁病者輻輳其門沿過大帥皆遣金幣致之其所著類經綜覈百家剖析微義凡數十萬言歷四十年而後成西人藥歌謂之海內奇書班孟堅贊孝宣之治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於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或開鮮能及之介賓此書若非遭遇神宗之盛亦莫能有也作古方八陣釋古人立方之意作新方八陣析古方之某藥爲某經之用不相凌奪其書晚出今方行世介賓

南雷文約卷之三

三

博學於醫之外象數星緯堪輿律呂皆能究其底蘊在遼陽道中聞御馬者歌聲聒耳介賓曰此惡聲也不出五年遼其亡矣已而言驗所親問以近事介賓曰我夜觀乾象官車殆將晏駕天下從此亦亂矣未幾神宗崩介賓遂返越其年五十八又二十年始卒卒之日自題其像名三子而誨之其門人曰先生乃死耶吾先生故有不死者介賓莞爾而逝自太史公傳倉公件繫其事後之儒者每倣是體以作名醫之傳載九靈宋景濂其著也而名醫亦復自列其事存爲醫案以待後人遇有病之相同者則倣而治之亦



盛心也。世風不古。以醫負販。其術無異於里閭俗師也。而不肯以里閭俗師自居。雖復殺人如草。亦點綴醫案。以欺人。介賓醫案散在景岳全書。余不叙於篇。惡夫蹈襲者之衆也。趙養葵名獻可。寧波人。與介賓同時。未嘗相見。而議論往往有合者。

蔣洲傳

蔣洲字宗信。別號龍溪。鄞縣人。補其學。諸生好游俠。哥連管樂。平居愛客。置酒雅歌。投壺高睨。大談終日。不倦。以故人樂與之遊。嘉靖癸丑。王直勾倭入甯波。港直歛人毋汪。嫗夢孤矢。星入懷而生。長而與其徒入海。連巨舶。載硝磺絲綿。進禁諸器物。往來互市於日本。暹羅。西洋各國。貨累鉅萬。各島君長以下。並信服之。稱爲五峰船主。五峰其號廣有賊首陳思盼者。不入直黨。直掩殺之。併其衆。由是海上之寇。非受直節制。不能存。威名籍甚。尋招集亡命。據薩摩州之松浦。潛稱徽王。置官屬三十六號。令島人時時遣部下剽攻沿海郡邑。東南危動。當是時。胡梅林宗憲開府浙直。歷訪奇士。而宗信之里人。都督萬鹿園表留心人物。謂梅林曰。里有蔣生者。縱橫之士也。梅林遂介鹿園置之幕府。宗信自以困於匈奴。由中行說也。宋之患於元。吳由張元也。自王直航海。遂有東南之禍。今與我爭於鯨唇之上者。皆直之分。鯨也。我不得直。彼賜附。鼉援其可。既乎直之。毋妻與子。盡在我地。彼雖作賊。骨肉刺心。公如開以丹青之信。未有不就。戎索者。梅林曰。此名計也。請於朝。授宗信提舉。以陳可頤

爲副復救海上亡命十餘人使之向導直之子澄亦  
齧血致書於父曰幕府長者唯願一見阿父以有詞  
於朝無他患也乙卯九月開洋至小嶺山七日抵五  
島島倭疑爲商舶將肆劫勒有僧譯之首長酋長始  
郊迎示以天朝宣諭之旨酋長受命乃使人招王直  
直至殊作意氣宗信諭之曰君卽不念祖宗墳墓獨  
不爲老母妻子計乎國家方急東方誠以此時罷遣  
衝鯨網絡波臣此萬世刻石之功也兼官重級舍君  
誰適不然倭情貪狡國家錄帛無限購君萬里之外  
不異庭除矣直感其至言苦意遂與之同食遞衣言

南雷文約卷之三

王

無不盡偕返松浦日本以天文王爲其主然號令不  
出國門各島自相雄長豐後山口又島中之最雄者  
也故入寇者多二島之人直與宗信同行宣諭明年  
丙辰至博多津召其色目賞賜旅費四月至豐後島  
主懷音草狀詰以從前作過稽首主臣願貢方物遂  
令其檢攝風帆凡筑前肥前等五十三所羣盜盡殄  
五閱月始至山口島主虔奉如豐後送還被掠指揮  
袁進奉表謝罪馳啓天文王十二月天文王下教所  
部周昉長門等一十二島徧行禁約對馬薩摩姦寇  
尤多皆冰駭風散方宗信未至日本時徐海勾衆入

寇以數萬人圍桐鄉甚急宗信聞之遂遣陳可願與  
王直義子毛烈先歸諭徐海罷兵如約海詣幕府降  
而海黨陳東葉麻自相疑貳內亂梅於乘機擊殺之  
丁巳四月宗信同王直發松浦海船數十隻貢使四  
百人流寓六百人碇定海關七月宗信及貢使僧德  
陽先入而直艦爲颶風飄墮朝鮮不得偕來宗信在  
日本三年諸帥疑其掌握之內價盈兼金從之索賂  
不應分宜亦望有海外奇貨宗信又無以自通乃因  
王直之不至謂其空言無事實巡按周斯順劾奏遂  
下宗信於獄九月直始叩關先遣王澈入見曰吾等

南雷文約卷之三

王

奉命而來宜有使者迎勞道路今行李不通而戈鋌  
戒嚴公得無誑我乎梅林曰國法宜爾毋我虞也與  
之設誓甚苦直終不信曰果爾可遣澈出梅林立遣  
之復以指揮夏正爲質直於是使毛烈王澈守舟而  
身入見頓首言死罪且陳與宗信驅出百死從此  
海有恬波矣梅林多方慰勞權寄獄中梅林與直同  
鄉宗信出使本許其互市授官及直至流言梅林受  
賂數十萬爲之貸死朝議閤然科臣徐浦復劾宗憲  
濫課軍需陰縱蔣洲勾引東倭梅林大懼因盡易曲  
貨王直之疏謂以誘直爲秘計直罪在不赦且謂宗

信曰吾方不自保何能叙君功不忘息壤酬君請俟他日遂疏云蔣洲宜諭日本已歷三年所宜諭者止及豐後山口豐後雖進貢方物而無印信勘合山口雖有金印回文而無國王名稱是洲不諳國體計其擒直合應功罪相準有詔誅直王激毛烈遂殺夏正據舟山征之踰年方解宗信出獄茫然自傷唐荆川順之趙大洲貞吉皆爲之扼腕頌究俱報罷司馬譚綸在薊遼召宗信參其軍事欲使一得當以就功名宗信流涕而言曰洲本書生萬里航海父衰老而待盡妻憂怖以致死洲皆不顧惟欲爲國家樹尺寸之效乃功成而謗興屈捐命之功比贖罪之例洲復何望哉公休矣洲不能再側足於焦原矣司馬嘆息久之隆慶壬申中寒病卒於昌平之旅舍余讀茅鹿門坤紀剿徐海本末以爲倭之入寇皆由徐海故曲折其反覆險滑之術以著平倭之要領獨不念徐海爲王直之餘黨直苟無歸命之心則海必不受我之籠絡總使滅一海而爲海者皆是亦安得盡施其鈴鍵乎鹿門但後脅從之治而薄折首之勲不已悖乎宗信致直解東南之厄而身填牢戶此與陳湯斬郅支而下獄亦復何殊然陳湯身沒而名彰宗信姓名曾

不得與俞成大帥之徒隸齒豈古今之時異歟其後沈惟敬之使關白垂成而敗身死猶爲僨事者委過成則爲宗信敗則爲惟敬無怪天下之樂爲首施也



錢忠介公傳 丁巳

錢忠介公肅樂字希聲別號虞孫浙之鄞人也祖若  
虞隆慶辛未進士知臨江府臨江三子長靖忠舉萬  
曆戊午鄉試次益忠瑞安縣學訓導次敬忠已未進  
士知寧國府公瑞安之子也母楊氏繼母傅氏公登  
崇禎癸丑進士第是時場屋之文雖崇大家而無所  
根柢獨公沈湛於大全以歐曾之法出之故一時號  
爲名家授太倉知州二張負人倫之鑒更於其邑者  
瑕疵立見公下車未幾二張交口讚誦公每謂人曰  
我若得罪天地當令子孫斬絕自揣歸家量口炊米

南雷文約卷之三

三

裁身置屋書生門戶如斯而已遷刑部員外郎丁瑞  
安憂浙東議降附公大會縉紳士子於城隍廟痛哭  
數陳建立義旗鄙夫恐爲禍階者陰致書定帥王之  
仁謂滄滄訛訛起自一二庸妄書生須以公之兵威  
脅之方可無事庸妄書生者指公而言也已而定帥  
至寧陳兵教場亦受公約出鄙夫之書洛誦壇上鄙  
夫戟手欲奪之定帥色變公令之任餉而止畫江之  
守公分訊仄瀝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尋陞右副都  
御史上言國有十亡而無一存民有十死而無一生  
賢人莠惡不肖攘臂一也憲臣劉宗周之死關係宗

社密章太牢朝典未備二也外戚張國俊權傾中外  
共指神叢三也臺省直諫發言盈廷無佞群枉四也  
朝章令甲委諸草莽五也狎邪小人借推戴以呈身  
闖茸下流冒舉義而入幕六也楚藩江干開詔息同  
姓之爭李長祥面加斥辱七也咫尺江波烽烟不息  
而越城哀哀博帶滿目太平譙笑漏舟之中回翔焚  
棟之下八也所與托國者強半弘光故臣鴉鳥怪聲  
東徙尤惡飛蛾滅燭至死不敗九也民爲根本七月  
雨水廬舍漂沒以水死西成失望以餓死執干戈以  
衛社稷以戰死文武衙門絳標寸紙一日數至以供

南雷文約卷之三

三

應死越人衣食取辦於舟楫調發既多民皆沉舟取  
手以無藝死比戶困於誅求此營未去彼營又來以  
財死富室輸財亦以義動之非有罪也而動加撈掠  
牢囚以刑死大兵所過沿門供億怒罵及於婦女以  
辱死甲獻乙之貨丙報丁之怨百毒齊起以憂恐死  
今竭小民之膏血不足供藩鎮之一吸將來合藩鎮  
之兵馬不能衛小民之一髮恐以髮死十也若不圖  
變計不知所稅駕矣戶部主事邵之詹畫地分餉以  
紹興八邑各有師專供本郡寧波專給王藩公言  
臣師二千既無分地理須散遣但臣自舉義而來大

勝走雪終不敢歸安廬墓散兵之日單丁入伍濟則  
君之靈也不濟以死繼之浙師既潰汎海入閩思文  
授以原官閩亦尋破隱於福州之化南魯王阮策至  
閩從亡者文臣熊汝霖孫廷樞武臣建國鄭彩平  
周崔芝閩安周瑞蕩湖阮廷樞爲東閣大學士建  
國署兵部尙書事公朝見建國舉以自代王謂諸臣  
曰江上之師不能成功病在不歸一公請以建國  
爲元戎諸鎮皆受其節制則兵出於一矣又言兵貴  
精鍊然鍊兵非旦夕事也今命建國挑選敢死善戰  
之士不論某營某營另爲一軍自今一切封拜掛印  
暫行停止懸金印於此令曰有能將建國挑選之兵  
先鋒破敵不論守把等官卽以印佩之議者曰不然  
各藩以私錢養其私兵孰肯令其挑之以去公言無  
已則改前法今自建國以下六六營每營挑選敢死  
善戰之士另爲六軍懸金印六於此令曰有能將本  
營挑選之士破敵者不論守把等官各以印佩之王  
以爲然自是之後兵威頗振王之初入閩也次中左  
所中左所者賜姓所營之地也賜姓不肯奉王以丁  
亥歲爲隆武三年故王改次長垣建國自以其軍連  
破郡邑賜姓不與焉是年十月公擬詔頒明年魯三

年戊子大統曆於是海上遂有二朔時劉沂春吳鍾  
樹皆隱遯不起公疏薦沂春爲右副都御史鍾樹爲  
通政司使及寓書兩公時平則高洗耳世亂則美蹇  
裳急病讓夷前哲訓也司徒女子猶知君父東萊婦  
人尙切報仇嗟乎公等忍負斯言二公翻然就道而  
思文遣臣無不出矣戊子王次閩安鎮公請立史官  
言近者主上遣使訪求隆武又議爲弘光發喪長樂  
知縣鄭以佳科臣劾之主上憫其清苦又重違言官  
姑降級消息之旋與蒲雪卽此三事皆可傳道豈以  
艱難遂泯庶績晉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尙書疏辭者  
四面辭者三王終不聽與馬思理劉正亨同入直當  
是時以海水爲金湯以舟楫爲宮殿公每日繫河船  
於駕舟之次票擬章奏卽於其中接見賓客票擬封  
進率船別去匡坐讀書其所票擬亦不過上疏乞官  
部覆細小之事大者則建國主之王亦不得而問也  
先是大學士劉中藻起兵福安攻福寧州將破其帥  
涂登華欲降第謂人曰豈有海上天子船中國公公  
致書謂將軍獨不聞有宋末年二王不在海上文陸  
不在船中乎後世卒以歸之而况於不爲宋末  
者乎今將軍死守孤城以言乎忠義則非其人也以

言乎保身則非其策也。依沸鼎以稱安巢危林而自得計之左矣。登華遂請建國降建國欲使其私人守之。劉相不可。建國反掠其地。公與劉相書。每不直建國建國聞之恨甚。公固有血疾。至是憂憤疾動而卒。六月五日也。年四十三。王遣官致祭。贈太保諡忠介。後六年而閩人葉進晟薨。之黃蘗山舊史曰。自會稽而航海者。孫碩膚熊雨殷沈彤庵與公四人皆相行。朝孫殞於滄洲。沈沈於南日。公與熊皆因鄭彩而死。在昔文謝孤軍角逐於萬死一生之中。空坑安仁之敗。亦是用兵非其所長。其進止固得自由也。未有一

切大臣聽命於武夫之恣睢排弄。同此呼吸之死生。而蠢然不得一置可否。如幕客如旅人。固有平國漸有方王。策上則建國賜姓定西。不啻一丘之貉。公與雨殷稍欲有所發舒。朝懷異議。暮入黃蘗。忠臣之熱血不灑於疆場之鍾鼓。日染夫睚眦之干戈。雖由過此厄會。然推原其故。有明文武過分。書生視戎事如鬼神。將謂別有授受。前此姑置。當其建義之始。兵權在握。諸公皆惶恐推去。不敢自任。武人大君而悔已無及矣。公之從子魯恭欲余次之。二十年來。乘桴之事。若滅若沒。停筆追思。不知流涕之覆面也。

陳令升先生傳

先生諱之問。字令升。別號簡齋。本武烈王高瓊之裔。十五孫諒遷海昌之趙家橋。依外家陳氏。遂冒其姓。曾祖中漸。贈禮部尚書。祖與相。萬曆丁丑進士。仕至貴州左叅政。父元成。太學生。陳氏科甲冠於兩浙。而先生不以華廬爲意。顧獨好讀書。自六經三史以下。八家之集。唐宋之詩。丹鉛殆遍。高會廣座。有所徵引。長篇累牘。應口吟誦。以架上書覆之。不錯一字。當世文章家。指摘其臧否。咸中要害。聞吳志伊作十國春秋。先生曰。古人著書。以爲法戒。十國人物。乘時盜竊。

皆出下中。何容追拾其遺事乎。錢牧齋有學集出多所改竄。先生訪原本細書旁註。顧不免於疑論。先生曰。沈約虞世南之集。後世又何嘗廢之。有問綬冠紀畧流寇志。優劣先生曰。兩書豈可並論。顧梅村之集。不及紀畧遠甚。疑不出於梅村。然舍梅村。又無可與梅村當者。又言侯朝宗王于一其文之佳者。尙不能出小說家伎倆。豈足名家。蓋余與先生讀書。每得其緒論如此。先生生於書畫古奇器。賞鑒無不精絕。而青烏素問龜卜雜術。皆能言其理。嘗見其卜龜。追一亡人。指其兆在某方。已果于某方。獲之習其伎者。以爲



不如也。先生嘗後學於戴山漳海兩先生。顧未嘗談學。與人言者。不出詩書。然而知學者。莫如先生。先生爲文。壽余以爲學在天地有宗。有翼宗之者。一人翼之者。數十人。所謂後先疏附也。堯舜去人其間。亦邇禹皋。萊朱望散。亦復畧舉成文。以例其餘。顏曾既往。董韓未興。孟子以一身任仲尼之學。之重開繼。茫茫有宗。無翼。所謂軻死而不得其傳者。已若於無有。兩嘆。寓之蓋孟子之憂患深矣。有宋絕學。既明以後。集成攷亭門徒。甚盛。史不勝書。迄於元明。亂續之際。何其彬彬者。歟。許姚趙寶洛學行於北金。吳虞許閩學

南雷文約 卷之三

彰於南。以逮柳黃吳宋之徒。莫不推究精微。張皇六藝。卒開三百年文明之治。可不謂有宗有翼之極盛者歟。前明學脉。莫盛姚江。翼之者爲江右。爲淮南。爲東越。雖復功咎叢興。末流將剝然而敝之所生。揀之所始也。剝之寢微復之寢昌也。吾學蓋未嘗一日而絕也。余攝齊戴山漳浦兩夫子之堂。兩夫子之學。莫不原本攷亭。追邇濂溪二程。以達於孔孟。而一時門徒。未見有董常黃幹之儔者。何其寥寥者歟。黃子於戴山門。爲晚出。獨能疏通其微言。證明其大義。推離還源。以合於先聖不傳之旨。然後戴山之學。如日中

三。其包舉藝文。淵綜律曆。百家稗乘之言。靡不究漳浦之開物成務。又何不謀而有合也。儒林道學。宋史分途耳。食者如燕與郢之不可合。以孔孟家法裁之。亦曰學而已矣。黃子之學。所謂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固非宋史兩家之所得私。而隻輪孤翼。又豈無前望。既往後望。來者岌岌然懷兩無有之恐乎。於是而知先生之不談學。憂深慮遠。斯人固未易測也。先生於詩文。亦不多作。余勸之曰。以先生之詩文。虎師以聽。誰敢不從。先生不應。今人胸中無整段書。描寫得歐曾一二曲折。便以作者自命。先生可以作文。而不

南雷文約 卷之三

作。彼不可以作文。而覲然作者。不亦可愧乎。余與之同學五年。霜天寒夜。漏已參半。余於卧榻中間。先生放筆鏗然。率以爲常。先生之力學寒士中所未見也。顧獨傾心於余。臨沒前一日。猶作書招余。余能忘其把臂之言乎。先生官封左諭德。子皆貴。人有當世鉅公志之。余故不具論。且恐先生之學。爲富貴所掩也。

胡玉呂傳

距余居數里有雙瀑之勝荒山窮谷鮮遊人之跡余幼時見有遊雙瀑詩題於古廟者其姓氏胡廷試初不知爲何許人也長而習場屋之文累見先生易義始知其爲名士丙午歲陞水修泚論里中人物言張元帖有老友胡玉呂者奇士也後時會以其集授之元帖因誦其集中一二奇崛語其名稱先生也丙辰過海昌元帖之孫張認來見余先生之集亂中失去別出數卷則自張天生傳寫之者認因請爲其傳先生名廷試字玉呂別號敬所世家餘姚遷而之武林父貞字雲龍以易名家先生傳其學補仁和學生爲易大師經其指授者制義卽有師法往往登第去而先生九入貢院猶爲諸生一日學使者第其文實二等故事一等至二等賞格有差給賞及先生先生擲之於地使者大怒郡之士大夫爲解之乃已弁洲聞其名聘之爲子師弁洲應酬填委賓客隱賑然每夕必手一卷與先生對飲先生上下其議論未嘗屈服已又走京師館於其族龍山家胡龍山者天下之大賈也入其門者莫不出爲富人先生自束修以外不取纖介同邑許光祚以字名嘗求先生書法先

南雷文約

卷之三

三

三

生曰吾書甚拙君焉用之光祚曰字以人重工拙其次也先生曰吾之所重者不欲以隻字落人間耳光祚一笑而去其咽強自好大抵類此臨卒令家人放砲終夜不徹始瞑陽剛之氣爲重陰所錮鬱結不解則必決裂震動以出之故爲雷電爲怒濤而砲其小者也先生挾其所有不見知於世其爲鬱結也多矣苟非砲以洩之則死必嘯於梁觸於人而爲物怪雖然先生不過場屋之塊磊亦其小小者爾昔劉元城死時風雷轟於正寢又豈假外物以洩其怒哉

南雷文約

卷之三

三

三

劉太夫人傳

太夫人姓劉氏安丘相國之次女夫人之夫名復植贈禮部右侍郎歸十年而禮部公歿稱未亡人者三十八年年六十七歲二子曰貞吉康熙癸卯解元甲辰登進士第以內閣中書舍人同知徽州府日申吉登順治乙未進士第歷吏部右侍郎貴州巡撫八孫日謙稟膳生日霖日濤皆官生日需太學生日湛康熙辛酉舉人日滿日淑日注孫女七曾孫五曾孫女日景封至太夫人夫人出自相門自幼陶染詩禮間事閨閣之內肅若朝典事姑莊慄不敢惰以至於終春秋霜露雖魚菽之祭身治爨滌不使婢僕營之以爲不敬也察士之材否使其子擇而後從夜必令執書從旁曰我豈能字解句釋觀汝等之玩誦反復清切不寐者浹於學之驗也因述祖德家風危言切戒傷先人之齋志每每痛哭掩卷而罷身處膏粱而葵糲瓢菹枯羸僅足聞有清論聞流能廣子之學者邈近集語輒重觴累俎殷勤無厭怠之色禮部亡後家勢中落官租私欠迎婦送女細碎罄竭夫人規慮浚密終不使其子與聞有無以曠講堂性好施與衣食其族人歲有常廩親戚故人鄰里賴以不凍餒露居

南雷文約卷之三

聖

者甚衆太傳有孤女未嫁夫人分孫女之簪珥助其悅纓凡夫人所行皆男子之所難也蓋閭閻之婦能以一節自見者有之矣如夫人之事事合宜而後知詩書之澤遠也余嘗觀歸震川朱母顧孺人誌夫人爲宰相家女同也爲宰相家女而蚤寡又同也然顧孺人與文康同居京邸榮享過盛而夫人糴米市薪行飯分茗部署其寸田尺宅不異寒垞之女松濤瀑雪化爲金石至使文章功業收於青燈紡授之下雖天之所授亦人事有所以致之也余過新安實巷屬之爲傳不知能與震州之文並行否也

南雷文約卷之三

聖



從祀

從來議從祀者自七十二賢之外有以經師入者則左丘明以下二十人是也有以傳道入者則周程張朱以下是也是固然矣余以爲孔子之道非一家之學也非一世之學也天地賴以常運而不息人紀賴以接續而不墜世治則巷吏門兒莫不知仁義之爲美無一物之不得其生不遂其性世亂則學士大夫風節凜然必不肯以刀鋸鼎鑊損立身之清格蓋非刊注四書衍輯語錄及建立書院聚集生徒之足以了事也上下千古如漢之諸葛亮唐之陸贄宋之韓

南雷文約卷之三

從祀

琦范仲淹李綱文天祥明之方孝孺此七公者至公血誠任天下之重屹然砥柱於疾風狂濤之中世界以之爲輕重有無此能行孔子之道者也孔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彼周程張朱不當事任其行未大光然由其言而信其行可信也七公有其行矣反不可信其人乎七公不過學孔子之學以有其行豈別有所授受出於孔子之外而自立一門戶乎抑孔子之學闢釘拘謹止於自爲不與治亂相關凡古今震動之豪傑一槩溝而出之歟是故七公之不以從祀甚可怪也或曰從祀者辨之於心性之微不

在事爲之跡余應之曰數公堅強一學百折不回浩然之氣塞乎天地其私欲淨盡矣若必欲閉眉合眼瞑瞶精神澄心於無何有之鄉此則釋氏之學從祀者從求之傳燈之中矣昔朱子陳同甫義利王霸之辨不能歸一朱子旣不能絀同甫同甫亦終不能勝朱子同甫所以不能勝朱子者必欲以天理全然付於漢唐之君不以漢唐之臣實之也漢唐之君不能如三代漢唐之臣未嘗無三代之人物以天理把捉天地故能使三光五岳之氣不爲虜裂猶如盲者行路有明者以相之則盲亦爲明朱子謂漢唐專以人

南雷文約卷之三

從祀

欲行其間有與天理暗合者謂盲者爲暗合則可謂明者爲暗合則不可漢唐以下之人臣明者無代無之此七公者則醇乎其醇者也百鍊之金芒寒色正而可謂之暗合乎蓋由後來儒者視孔子門牆窄狹行焉比跡誦必共譽名節重於國事莫肯硬着脊梁肩此大擔徒以亢陽勝氣齟齬於事變之來只討便宜做去此是許由務光相傳遜世之學孔子之所謂逸民者而吉凶同患之學亡矣故視此七公者皆等之爲外道嗟乎七公之從祀爲小使彌綸天地之道不歸於孔子其害可勝旣乎

上帝

邪說之亂未有不以漸而至者夫莫尊於天故有天下者得而祭之諸侯以下皆不敢也詩曰畏天之威於時保之又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其稟稟於天如此天一而已四時之寒暑溫涼總一氣之升降爲之其主宰是氣者卽昊天上帝也周禮因祀之異時遂稱爲五帝已失之矣而緯書創爲五帝名號赤帝曰赤熛怒黃帝曰含樞紐白帝曰白招矩黑帝曰斗汁光蒼帝曰威靈仰鄭康成援之以入註疏直若有五天矣釋氏益肆其無忌憚緣天上地下唯我獨尊之言因創爲諸天之說佛坐其中使諸天侍立於側以至尊者處之於至卑効奔走之役顧天下之人習於見聞入彼塔廟恬不知怪豈非大惑哉爲天主之教者抑佛而崇天是已乃立天主之像記其實事則以人見當之并上帝而抹殺之矣此等邪說雖止於君子然其所由來者未嘗非儒者開其端也今夫儒者之言天以爲理而已矣易言天生人物詩言天降喪亂蓋冥冥之中實有以主之者不然四時將顛倒錯亂人民禽獸草木亦渾淆而不可分擘矣古者設爲郊祀之禮豈真徒爲故事而來格來享聽其不可知

南雷文約卷之三

四

乎是必有真實不虛者存乎其間惡得以理之一字虛言之也佛氏之言則以天實有神是囿於形氣之物而我以真空駕於其上則不得不爲我之役使矣故其敬畏之心蕩然儒者亦無說以正之皆所謂獲罪於天者也

南雷文約卷之三

四

魂魄

或問醫家言心藏神脾藏意肝藏魂肺藏魄腎藏精與志信乎曰非也此以五行相配多爲名目其實人身止有魂魄二者而已禮記曰魂也者陽之盛也魄也者陰之盛也延陵季子之葬曰骨肉復歸於土命也若魂氣無不之也不言魄者已葬故不及魄易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所謂精氣卽魄也神與意與志皆魂之所爲也魂魄如何分別曰昭昭靈靈者是魂運動作爲者是魄魄依形而立魂無形可見故虎死眼光入地掘之有物如石謂之虎威自縊之人其下亦有如石者猶星隕爲石皆魄也凡戰場之烽火陰雨之哭聲一切爲厲者皆魄之爲也魂無與焉譬之於燭其炷是形其焰是魄其光明是魂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是人之生先有魄而後有魂也及其死也有魂先去而魄尚存者今巫祝家死後避衰之說是也有魄已落而魂尚未去者如楚穆王弒成王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中行穆子死而視不可含是也然則釋氏投胎託生之說有之乎曰有之而不盡然也史傳如羊叔子識環之事甚多故不可謂之無或者稟得氣厚或者培養功深或專心

南雷文約

卷之三

四

五

致志透過生死凶暴之徒性與人殊投入異類亦或有之此在億兆分之中有此一分其餘皆隨氣而散散有遲速總之不能留也釋氏執其一端以槩萬理以爲無始以來此魂常聚輪迴六道展轉無已若是則盛衰消息聚散有無成虧之理一切可以抹却矣試觀天下之人尸居餘氣精神矍鑠卽其生時魂已欲散焉能死後而復聚乎且六畜之內種類不同似人非人地氣隔絕禽虫之中牛氣異氣大小懸殊有魄無魂何所憑以爲輪迴乎然則儒者謂聖賢愚凡無有不散之氣同歸于盡者然乎否耶曰亦非也吾謂有聚必散者爲愚凡而言也聖賢之精神長留天地寧有散理先儒言何曾見堯舜做鬼來決其必散堯舜之鬼綱維天地豈待其現形人世而後謂之鬼乎文王降在帝左右豈無是事而詩人億度言之耶周公之金縢傳說之箕尾明以告人凡後世之志士仁人其過化之地必有所存之神猶能以仁風篤烈拔下民之場茸固非依草附木之精魂可以誣也死而不亡豈不信乎或疑普天之下無有不祭其祖先者而謂凡愚之魂盡散則祭乃虛拘乎曰凡愚之魂散矣而有子孫者便是他未盡之氣儒者謂子孫

南雷文約

卷之三

四

五



盡其誠意感他魂之來格亦非也。他何曾有魂在天。地間其魂卽在子孫思慕之中。此以後天追合先天。然亦甚難。故必三日齋七日戒。陽厭陰厭。各立尸以生氣迎之。庶幾其一綫之氣。若非孝子慈孫。則亦同一散盡也。

地獄

地獄之說。儒者所不道。然廣記夷堅諸書載之甚煩。疑若有其事者。蓋幽明一理。無所統屬。則依草附木之魂。將散於天地。冥吏不可無也。然當其任者。亦必好生如皋陶。使陽世不得其平者。於此無不平焉。陽世之吏。因乎天下之治亂。亂日常多。治日常少。故不肖之吏。常多。亦其勢然也。冥吏爲上帝所命。吾知其必無不肖者矣。乃吾觀爲地獄之說。審其置刑有確磨鋸鑿銅柱鐵牀。刀山雪窖。蛇虎糞穢。慘毒萬狀。目所不忍見耳。所不忍聞。是必索元禮來俊臣之徒。性與人殊者。始能勝其任。吾不意天帝所任治獄之吏。乃如唐之武后也。且陽世之刑。止有笞杖徒流絞斬。已不勝其紛紜。上下若地獄言而信。則故鬼新鬼。大亂於冥冥之中矣。陽世之愛惡。攻取方謝。而冥地之機。械變詐復生。夫子所謂。屠如畢如。而願息者。殆有甚焉。或曰。地獄之慘刑。所以禁陽世之爲非者也。上帝設此。未命使亂。臣賊子知得容於陽世者。終不容於陰府。以補名教之所不及。不亦可乎。余曰。不然。大奸大惡。非可以刑懼者也。地獄之說。相傳已久。而亂臣賊子。未嘗不接跡於世。徒使虔婆頂老。凜其纖介。

之惡而又以奉佛消之於世又何益乎夫人之爲惡陰也刑獄之事亦陰也以陰止陰則涸結而不可解唯陽和之氣足以化之天上地下無一非生氣之充滿使有陰慘之象滯於一隅則天地不能合德矣故知地獄爲佛氏之私言非大道之通論也然則大奸大惡將何所懲創乎曰苟其人之行事載之於史傳之於後使千載而下人人欲加刃其頸賤之爲禽獸是亦足矣孟氏所謂亂臣賊子懼不須以地獄蛇足於其後也

### 賦稅

先王之時民養於上其後民自爲養又其後橫征暴斂使民無以自養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田出於王以授民故謂之王土後世之田爲民所買是民土而非王土也民待養於上故謂之王臣民不爲上所養則不得係之以王孟子以二十取一爲貉道以授田時言之也若其所自買之田卽如漢之三十而取一亦未見其爲恩也而况後世之賦輕者十取其三重者十取其五六民何以爲生乎民既無以爲生則隱避催科詭計百端并亦難乎其爲上矣夫古之賦稅以田爲母以人爲子人有去來而田無改易故履畝而稅追呼不煩今之賦稅以戶爲母以田爲子田既錯雜而戶復出入故按籍而徵稽攷甚難今總不能如古八家同井之法顧田有號數一號或千畝或數百畝則何不一號當一井立爲號長按號而爲催科使號長董其稅事凡有七使詭奇之術窮一也飛灑之路絕二也厥田上上至於下下九等不得那移三也胥吏無從上下四也丈量既定不可增減五也十年編審止在紫玉田號不動六也有司按籍而索完欠井然權不旁落七也較

之按戶催征知戶而不知田者相去懸絕矣。雖然此不過催稅便於有司吾誠不敢以養民者望之後世但使兩稅之法復於前代徵其田土所自由不以銀爲事庶幾民得以自養耳

科舉

科舉之弊未有甚於今日矣余見高曾以來爲其學者五經通鑑左傳國語戰國策莊子入大家此數書者未有不讀以資舉業之用者也自後則束之高閣而鑽研於蒙存淺達之講章又其後則以爲汎濫而說約出焉又以說約爲冗而圭撮於低頭四書之上童而習之至於解褐出仕未嘗更見他書也此外但取科舉中選之文諷誦摹倣稔前掇後雷同下筆已耳昔有舉子以堯舜問主司者歐陽公荅之云如此疑難故事不用也罷今之舉子大約此類也此等人

才豈能効國家一幃一亭之用徒使天之生民受其管轄可哀也夫顧有心世道者亦明知此輩之無用皆因循而莫之救何也如以朱子學校貢舉私議行之未始不可然極重難返之勢不無惶駭莫若就今見行事例稍爲變通未嘗不可以得真才也今第一場經義第二場論表判第三場策五道經義當依朱子之法通貫經文條陳衆說而斷以己意不必如今日分段破題對偶敷衍之體論以觀其識見表以觀其綺靡判當設爲甲乙以觀其剖決策觀其通今致用所陳利害其要如何無取海行言語勦從套括嗟



乎舉子苟能通此是亦足矣無奈主文者相習成風  
去取只在經義經義又以首篇爲主二場三場未嘗  
過目逮夫經義已取始弔後場以充故事雖累經申  
救哀如充耳亦以時日迫速不得不然也余嘗與萬  
季野私議卽浙江而論舉子萬人分房十餘人每人  
所閱不及千卷日閱二百卷五日可畢第一場取一  
千卷揭榜其不在千卷內者不得進第二場第二場  
千卷每人閱一百卷一日可畢當取五百卷揭榜其  
不在五百卷內者不得進第三場第三場方依定額  
揭榜始謂之中式如此則主文者不得專以經義爲  
主而二場三場爲有用舉子亦不敢以空疎應世會  
試亦然此亦急救之術行之數科後取朱子之議行  
之又何患人才之不出乎

南雷文約卷之三

五

馬先賢

偶閱徐芳所記錢牧齋言吳郡秦生某同載北舟中  
往往罵李卓吾不與牧齋笑曰卓吾非可輕罵之人  
也至京師生忽大病見一人前讓曰我卓老也子何  
人斯而亦罵我生大懼翌日市楮幣羹飯祭而拜之  
以謝愆焉病始愈余於是爲今之罵象山陽明者大  
懼焉卓吾生平喜罵人且其學實有裨於世之未始不  
可而聊爾人尚不可罵况象山陽明之爲先賢者乎  
吾恐冥冥之中必有奪其魂魄而非楮幣羹飯之可  
謝也吾嘗有言人卽頑冥不靈必不敢罵開壯穆以  
其能禍之也壯穆之賢不過如象山陽明而其異者  
壯穆之威靈以香火像設象山陽明之威靈以書卷  
誦讀曾謂書卷誦讀不如香火像設乎是不知二五  
之爲十也雖然今之敢於罵象山陽明者以晦翁爲  
之主耳此如豪奴之慢賓客獬犬之逐行人其主未  
嘗知也假使鵝湖之會朱陸方賦詩問荅去短集長  
而朱氏之舟子與人忽起而開堂罵晉以助晦翁悔  
翁其喜之乎不喜之乎吾知其必撻而逐之矣今人  
於兩先生之學不過習德性問學之常談其識見無  
以甚異於舟子與人也晦翁有靈必且撻之冥冥之

南雷文約卷之三

五

中象山陽明獨不能如壯繆乎

南雷文約卷之三

至六

四明山九題考甲寅

唐陸魯望皮襲美有四明山唱和分爲九題後之言四明名勝者莫不淵源於是顧四明非九題所得盡而尋九題者又往往不得其處故宋施宿云謝遺塵所稱及陸皮諸詩世雖競傳之顧今四明山中居人乃不知昇境果安所在蓋與華山之華陽武陵之桃源皆神仙境可聞而不可卽者也嘉靖間餘姚岑原道求遺塵九題止得所謂石窓者鄞人沈明臣以大蘭山爲過雲奉化戴洵以仗錫爲石窓皆以意相卜度宜乎其失之遠也余創四明山志與山君木客爭道於二百八十峯之間而知所謂九題者陸皮未嘗身至止憑遺塵之言鑿空擬議故在陸皮已不得九題之實後人憑陸皮之詩以求九題其不得遺塵之實又何怪乎余既考其得失每題系以一詩豈能與魯望襲美爭秀然憑虛撫實使好事者無迷山遲響之惑則有間矣一曰石窓在大俞村自麓至顛十里削成石室高五尺深倍之廣如深而六之中界三石分一室而爲四謝康樂山居賦註云方石四面開窓不知其總在一面也其謂之窓者凡石穴多在平地故稱之爲洞爲室此獨懸空半山有似乎窓也二曰

南雷文約卷之三

至七

過雲奉化雪竇山有嶺名二十里雲故遺塵三山中  
有雲不絕者二十里因此嶺而言也三曰雲南在桃  
花坑山之下其里至今名雲南里陸詩之巴寶越鳥  
皮詩之無雁到峯前豈可點綴以滇楚事乎四曰雲  
北蓋雪竇之北也陸詩金庭如有路皮詩應得入金  
庭金庭在剡縣是四明之西南言之於雲南差近言  
之於雲北則懸隔矣五曰鹿亭在大蘭山南史孔祐  
至行通神隱於四明山有鹿中箭來投祐祐為之養  
創愈然後去故于祠宇觀側建鹿亭陸皮不原故事  
沈積物態引靡穿竹又何當也皮詩為在石窓下失

南雷文約卷之三

五

其地矣六曰樊榭元曾堅云劉樊從大蘭飛昇建祠  
其所祠側為樊榭皮詩石洞聞人笑大蘭未嘗有石  
洞也七曰潺湲洞餘姚之白水宮是也天寶間從大  
蘭移祠宇觀於此始劉樊居潺湲洞側師事白君因  
其故居也八曰青櫺子今亦無識之者所謂味極甘  
而堅不可卒破者按以求之更無一物相似豈艸水  
之種類亦有絕歟陸詩環岡次第生徒虛語耳九曰  
鞠侯雪竇西十五里為徐鳧山有鞠侯巖以其象形  
鑿字名之橫峯割日哀瀑崩雲誠奇地也皮陸以連  
臂斷腸當之何山無猿而以此私一四明哉有以知

其不然矣是故文生於情情生於身之所歷文章變  
衰徒恃其聲采經緯恍惚而江淹之雜體作矣承虛  
接響寧獨此九題哉遺塵發之而余考之千年旦暮  
同是南雷之人相與言南雷之事而已

南雷文約

卷之三

五



讀墓書問對

或問趙東山墓書問對所謂形氣者對曰形者山阜之象形於金木水火土也氣者山川之脉理或聚或散聚者其生氣也又問所謂方位者對曰以八卦辨龍之貴賤及二十四山之衰旺生剋是也問者曰東山信形氣而斥方位是乎對曰是也然東山不能自持其說耳夫山川之起止合散觀其大畧亦不難辨固人人可以顯而得之東山精微其說以爲吉土之遇由於天畀墓師言天命可改東山言人事難致其害理同也然則其故何也曰鬼蔭之說惑之也問者

南齊文約問對之三

李

曰鬼蔭之說非乎程子言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對曰唯唯否否夫子孫者父祖之分身也吳綱之貌四百年尙類長沙蕭穎士之狀七世猶似鄱陽故囁指心痛呼吸相通夫人皆然後世至性汨沒墮地以來日遠日疎貨財婚宦經營異意名爲父祖實則路人勉強名義便是階廷玉樹彼生前之氣已不相同而能同之於死後乎子孫猶屬二身人之瓜髮托處一身隨氣生長翦爪斷髮痛痒不及則是氣離血肉不能周流至於手足指鼻血肉所成而折臂則是蒿指剔鼻一謝當身卽同木

石枯骸活骨不相干涉死者之形骸卽是折臂剔足蒿指剔鼻也在生前其氣不能通一身在死後其氣能通子孫之各身乎昔范縝作神滅論謂神卽形也形卽神也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難之者謂神與形殊生則合爲一體死則離爲二物二說雖異然要不敢以死者之骨骼爲有靈也後來儒者言斷無以既盡之氣爲將來之氣者卽神滅之說也釋氏所言人死爲鬼鬼復爲人者卽神不滅之論也古今賢聖之論鬼神生死千言萬語總不出此二家而鬼蔭之說是於二家之外懸空言死者之骨骼能爲禍福窮

南齊文約問對之三

李

通乃是形不滅也其可通乎是以古之先王懸棺之後迎至於廟聚其魂魄以墓中枯骸無所憑依也其祭祀也三日齋七日戒求諸陽求諸陰徬徨凄愴猶不能必祖考精神之聚否今富貴利達之私充滿方寸叩無知之骸骨欲其流通潤澤是神不如形孝子不如俗子也問者曰若是而墓又何必論形氣乎曰不然布席畫階亦有方位筮寶求曰豈圖利益乎永托親骸而使五患相侵坐不正席於心安乎程子所謂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者據子孫之心而爲言也豈在禍福乎問者曰今世視此若禍福交手而

付寧皆狂惑乎曰不觀宋景濂之誌傳守剛乎焚屍  
沉骨之俗成纓弁之家亦靡然從之不然則以爲辱  
親也彼之惡擇地猶此之惡焚屍也習俗亦何嘗之  
有問者曰地苟不吉遷之可乎曰不可焚屍之慘夫  
人知之入土之屍棺朽骨散拾而置之小槨其慘不  
異於焚如也何如安於故土免戮屍之虐乎即不吉  
亦不可遷也問者曰形氣既吉則鬼蔭在其中又何  
必外之也對曰鬼蔭之說不破則算計卜度之心起  
受蔭之遲速房分之偏枯富貴貧賤各有附會形氣  
之下勢不得不雜以五行衰旺生剋心愈貪而愈昏  
說愈多而愈亂於是擇地之術益益知鬼蔭之說  
則大山長谷迴溪伏嶺之中其高平深厚之地何在  
無之便是第一等吉壤精微之論不能出此雖有曾  
楊廖賴亦無所用無俟乎深求遠索無可奈何而歸  
之天命也問者曰古人凡事筮日東山斥方位而并  
斥時日何也對曰古之筮日非生剋衝合之謂也時  
則皆以質明唯昏禮用夜有定期也曾子問見星而  
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筮以日中可知不然  
謂之拈患下墳而以宵中今日擇時之害也風和日  
出便於將事謂之吉日風雨即是凶日筮者筮此也

今之葬者不以雨止擇日之害也故東山之見卓矣

化安寺緣起

化安寺在餘姚通德鄉之剡湖廢於弘治正德間碑碣無存縣志云化安講寺後唐清泰元年建宋大中祥符元年改賜普回院宋會稽志云普回院在餘姚縣南三十五里後唐清泰元年建號化安院大中祥符元年改賜今額然則稱化安講寺者元以後事也其見於他傳記者宋史陳槩列傳槩字德應餘姚人以權刑部侍郎謝事歸剡中僑寓僧寺日羅以食處之泰然初讀宋史以剡中爲剡縣及考城塚則云宋侍郎陳槩墓在化安山廬舍遺址猶有存者所謂陳

南雷文約卷之三

三

園老梅殭仆尙是數百年以上物始知剡中之卽爲剡湖僑寓僧寺之卽爲化安寺也元虞集狀餘姚州判黃茂云附近有化安永樂二寺府君皆捨田山於僧永爲子孫藏修遊息之資州判者吳州廬高第弟子予之九世族祖也宋玄僖詩集五月十四日過應平仲書塾其夜至明日雨不止有懷藍溪許月山化安眞淨源天晴獨跨蹇驢來准擬書堂一宿回野色幾年遠白首雨聲半夜落黃梅南山樹對高僧立東浦花隨處士開親舊有懷難晤語出門流水沒蒼苔南洲洽雨軒集有送坦達中住姚江化安詩云深居

亦矯俗用世非我期徘徊越壠坂所重遭明時商巖薄江渚蘭蕙幸未衰爲言采芳者何以遺所思宋玄僖召修元史博洽爲建文皇帝薙髮皆明初宗匠而眞淨源坦達中與之相友其非聊爾人可知由此推之其前其後此寺必多名流勝士不以負販一拂子爲重輕者其姓名徒付之山高水清而已可不惜哉自先忠端公賜葬化安山子每遇諸家文集干涉此山者卽抄之以爲故事其所得於寺者僅如此寺廢雖久把茅而處者不絕其德禮江月某水懷某皆出而有聞於世予以吾母姚太夫人之命割地數十

南雷文約卷之三

三

起展其員輻於是佛殿粗具昆山歸莊愛書寺額山門法堂一切未備然可由是而踵事也夫先州判捨田山于方盛之日吾母捨地於已廢之後何黃氏與茲寺有夙契也嗟乎世之言久遠者無如於佛而盛極之寺院數百年已不能必其如故然猶可諉之成壞之理獨怪自後唐至於有明歷年不爲不久名流勝士不爲不多不能以鐘鼓之力延其餘響反若因陳侍郎而有此寺因陳侍郎之寺而有此眞淨源坦達中區區之名氏不然姚江如此寺者何限又就爲之推尋哉佛氏所謂久遠者果安在耶陳德應倘佯



其先忠端公旁薄於後茲山當與天壤俱敝自此雲  
水遶止易以垂名幸矣

辯野史

甲子阮大鍼之發難也內外合謀借中書汪文言以  
與大獄苟文言之獄不解則楊左魏三公之逮不至  
乙丑矣故魏忠節書片紙求救於先忠端公云事  
急矣勿殺義士斯時某年十五接此紙入呈於先公  
先公卽至金吾劉僑所密計不竟其獄於諸公得無  
連染未幾金吾以寬文言削籍金吾亦遂委過於先  
公群小意思諸君子中惟先公智勇深沉必爲吾儕  
患其後惠公元孺爰書詭行頗僻之劉宗周狠心辣  
手之黃某意指此一事也乙丑冬訛言繁興謂三吳  
諸君子謀翻局先公用李實爲張永以誅逆奄逆  
奄聞之大懼刺事至江南四輩漫無影響刑部侍郎  
沈演欲自以爲功奏記逆奄日事有跡矣逆奄使人  
日譙訶李實取其印信空本填七君子姓名云俱係  
吳地縉紳盡是東林邪黨蓋因訛言起於吳地而不  
知先公實越人也先公三疏劾奄雖爲其所恨然  
非訛言則禍亦不若是之酷非解文言之獄以救楊  
左魏三公爲群小所喪胆則亦無此訛言也近見王  
獄清流摘鏡謂李實睚眦於逆奄先公實欲收逆  
奄之功而不避形迹則是呆人說夢矣此時宮府

知一逆奄以王安之植根深固不能保其腰領區區  
疎遠之李實虔奉其意指且不暇而使之別生事端  
愚者所不出矣逆奄與群小朝夕所計慮者翻局二  
字終逆奄之世無人敢萌此意而群小自爲風鶴者  
則有二節其一甲子十一月孫高陽行邊至薊欲入  
覲群小奔告於逆奄曰此晉陽之舉戶部侍郎李邦  
華召之也其一則訛言先公用李實事也近日孫  
敬君鍾元墓志言楊左下獄高陽欲與晉陽之甲以  
救之楊左已故而止移甲子十一月之事於乙丑七  
月○高陽實有其事○王○崇○先○公○實○有○其○事○也○  
逆奄之亂去今五十餘年○日○相○接○其○大○者○已○抵○牾○  
如此向後欲憑紙上之語三寫成烏豈復有實事哉

南雷文約卷之三 六

大方伯馬公救苗頌

康熙二十九年餘姚大水自七月二十四日至八月  
十二日平地水丈餘屋廬飄沒人民溺者無算棺槨  
皆湧地而出禾稼一空溺餘之民弱者垂手就死强  
者持白挺搜牢而食盜賊蠡起道路不通旁近縣之  
受苗者大畧殺姚十之八九郡侯李公卽於八月之  
盡行部至姚載米數千石由縣及鄉觀其肥瘠而身  
親給之俾饑民稍延旦夕又檄守帥撥兵分屯要路  
居民始得安寢侯遂至行省哭告于上臺不異秦庭  
之求救大方伯見五馬公如痛在己慨然曰浙省十  
一郡猶一身也今雖紹興一郡之苗其于各郡亦猶  
手足之受傷也昔秦晉各國且有汎舟之役况一省  
乎於是各郡共拯一郡募米得萬餘石絮衣數千件  
使李侯得恣其設施計一郡之官不足用令各郡之  
邑令從李侯以往李侯既得公所募以爲之權輿又  
遍募富人出米以佐其費而富人之爲富不仁者侯  
卽令出米以除其愆十一月十七日侯復至姚宣公  
之德意又復遍歷窮鄉人受三月之食勿小半之察  
之言動色理之間其尤無聊賴者則加給之共受凍  
不堪者則絮衣副之其流棺遺骸散在原野河壩者

南雷文約卷之三 李九

其在處收瘞之萬民歡呼雷動起于白骨印未受瘞之年亦未能如此之一飽也余嘗讀曾子固越州趙公救菑記救荒之策絲理髮櫛從來未有如趙公者也。以今較之。未。時一郡錢米郡守得專出入。今存。無幾事事束手。趙公之所賑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今餘姚及各邑何止十萬。人且四五倍矣。趙公之時富民尚有倉庫。今大。之後富民亦且糴食。趙公之時官粟尚有五萬二千餘石。今官無積穀。亦且累年。則今日之難于趙公可知矣。且趙公所賑止及孤老疾病不能自食者。今則并能自食者而亦賑之。趙

南雷文約卷之三

三

公。慮其饑不慮其寒。今則慮其寒而使之有衣。有。焉。趙公所瘞者當時所死之人。今則并百年陳朽之棺千餘而瘞之。蓋皆過于趙公矣。夫以難于趙公之時而能過于趙公之所行。非公之精心至力能通融于各郡之中。即李侯亦何所措手乎。公由杭守其。第經濟爲。皇上所。歷臬司至今官其可書者甚多。此不著止述與人之頌曰。

天。苗流行。何時。有。嗟我越州。數逢陽九。馮夷爲虐。海。山崩。毒龍戰野。其目千燈。廬舍飄沒。禾稿一空。死者已矣。生者何從。三韓李侯。救之孔亟。載米數千。

通其呼吸。啼餓號寒。十萬餘人。如以杯水救一車薪。侯乃痛哭。訴之行省。馬公。然當食而饑。繫十一府。情猶兄弟。一府受傷。各府。共起拯之。米舟。以付李侯。瘡。起。李侯身親。窮鄉僻壤。鳩形鵠面。水客。老。者。扶杖。壯。者。負。橐。婦。女。蓬。跣。勿。小。錯。落。亦有病者。疲。曳。而。來。言。語。模。糊。舉。動。顛。踣。食。無。嗟。來。綿。定。奇。溫。庶。幾。卒。歲。可。免。遊。魂。各。盈。所。願。再。拜。稽。首。佛。乳。千。條。分。灌。兒。口。鄭。俠。之。圖。憐。淡。嗚。咽。馬。公。之。圖。顏。面。喜。悅。天。降。奇。災。豫。生。奇。人。人。定。勝。天。天。心。之。仁。

南雷文約卷之三

三



祭萬悔菴文

嗟乎十年以來余之風波禍患苦無已時然一歲之間非先生過我則我過先生必且再三一雪其心之所甚痛竹燈木榻即啖野葛之味亦足樂也自先生出門余死一兒一孫兩媳刊章名捕幾陷穴胸焚妻之禍我謂且中悔菴粵中將至必有名香佳硯出而相玩吾二三年間所歷之苦縷觀於前泣然索欬相對庶幾可忘矣豈知風波之民即此一日之索欬相對者天亦不欲呂假之乎余之交先生與文虎蓋在壬申之歲也當是時東林復社爭相依附予所居

南雷文約

卷之三

三

僻遠城市亦不乏四方之客喪亂之后其跡如掃瑞當嘗曰文虎云亡百里之內自履安而外誰復窺黃氏之藩籬者晚潮落日孤蓬入港雖里媼蕘兒亦知其爲先生訪余兄弟之舟也吾老母癸酉四旬癸未五旬先生與文虎皆如期而至癸巳六旬先生揭揭度阡陌間坐定出所作正氣堂壽讌序讀之傷文虎之不偕不覺失聲而哭先生又去三十年登堂拜母之客一朝盡矣先生以乙未十一月二十日別我聞訃亦在是日余之別文虎也乙酉十月十日其聞訃也丙戌十月十日豈數之偶合與抑吾二三兄弟至

情之所感召乎去年四月夢先生與文虎躋仲過我因作詩紀之遂爲懸識則不可不謂感召之所至也嗟乎先生名思陵孝廉二十又二年飢寒流落關係晦明夫復何憾而先生曾謂人曰吾一入長安則竹橋刺中之路豈可復過先生之不呂竹橋刺中易長安者則欲與吾兄弟共此飢寒流落斯言歷然寧可銷磨皇天后土旣屬無情後死之痛顧影彌深先生其必悽愴於我詞也夫

南雷文約

卷之三

三

雁來紅賦

溽暑初謝秋聲在樹寸寸寒烟山山靈雨水潺湲而無極天寥泬而如暮嘹亮兮空明長空參差兮景留古渡蕙蘭心死芙蓉腸斷草則蜚去情亡葉乃根離恨糾爰有弱草生於堦畔根老無花條孤不蔓埋苔蘇所不辭招菀陸以爲伴於斯時也忽然露奇遂爾目換黃疑曉鶯坐樹紅若春鵲哭且蜀錦出濯霞光方亂幾登群卉之目豈特百草之冠兒子百家進曰天下之物無大小未有不得一暢發其精華者也彼草木之甚微或花或葉必蒙一時之容嗟況夫魁梧長者而有終身于風沙奈何不能安靜待時急流俗之誼譁余乃喟然嘆曰汝以其妖光奪目治色欺人乃精華之得發耶方其雲慘慘而欲凝月黯黯而將壓莫訴霜餐誰憐雨劫襍粉染于淒露酸心勿爲媚葉秋風宛轉原是哀寬夕陽陸離但有啼頰相對吟蟲時來病蝶豈知其所不得已者人反賞之以目睫乎小子識之君子聞道而腴心空得第奚羨榮枯于外境達人苦富貴之桎梏世方以爲慶修士傷聲名之頓撼世方以爲盛又何殊于茲草之萎也將敗女方以爲得遂其性乎故曰木有瘦石有疊屏有通以

取妍于人皆物之病也

海市賦

余登蓬山望海山僧四五人皆言春夏之交此地特多海市各舉所見與圖書傳聞者絕異蓋傳聞者多言蜃氣燭天影象見於空中豈知附麗水而以呈謫詭言者不出雲氣髣髴豈知五采歷落刻露秋毫東坡在登州以歲晚得見爲奇然霜曉霧後往往遇之亦不必拘拘於春夏也信耳信目自有差等山僧約明年三四月來宿其舍海神當不棄棄先次第其言而賦之

已酉之冬觀海達蓬山僧四五指點空濛曰濱海之

南雷文約卷之三

三

地不一茲獨當夫神宮也光怪發作亦何人而不逢但稱登州之海市者蓋不免於贅聾余曰各言其狀本源曰其爲城也雉堞崔嵬麗態睍睍三里七里勾股可攝於焉戎馬乘城蹀躞照白竊驪雨紫風鸞儼烽火之告嚴危黑雲之將壓其爲樓也蹇產百尺成以鬼巧綺窓朱瑱明星紫電妃雜還凭闌渺渺其語可聞若在粧曉有時而現爲黃幄深簷婀娜繡帶悠揚何采旄桂旗之盡屏茲特疊出以爲章汪道者曰亦有單門聚落忽然而來屋瓦參差門戶洞開嗟朝煙之不起豈井臼之生埃固職方所不紀亦戰爭

所不災續宗曰當旭日之初高有霜鐘之寓質制宏萬石音諧七律藏寂寞元聲雖滿盈而不出少焉變爲城郭中引長橋值刺史之行部或中丞之入朝鳴笳列騶夾轂喧囂何珠宮貝闕而以鹵簿宣驕其後幻爲染肆綠沈紅淺羅綺繽紛借霞天以爲色蒸香草而成文彼蜀江之濯錦信天人之攸分補陀僧曰橘柚初黃颯然風葉覽觀大洋湧起寶塔四面勾欄七重鞞轆華囀風濤光交目睫遇其變現狀若鸚鵡螺瑣碎未品大越丘坡閃屍之下湛然水波若夫海路壯濶一山千里雖人跡所不交亦針經之能指爾

南雷文約卷之三

三

乃帆席未掛僧窓宴放忽焉叢島逼塞孤峯魁峙疑異國之飛來豈靈居之遷徙當其電絕不煩驛畧名曰浮山海人習此或曰此何理也余曰夫積塊之間紅塵機巧菁華銷鑠猶且群羊飛鳥野馬磅礴彼大海空靈神明郭廓百色妖露豈能牢落故其軒豁呈露者窮奇極變面無有齷齪此固蛟龍之所不得專天吳蜺像之所不能作况蜃之爲物甚微吐氣更薄乎南海謂之浮山東海謂之海市是乃方言之託也



姚江春社賦

歲丙寅余以先忠端公入祀鄉賢留城東數日  
值賽神之會舉國狂遊憶癸未於袁令座上施忠  
介言吾姚禮拜聚衆至數萬將有揭竿之變余云  
遊人烏合非白蓮無爲之比言猶在耳忠介已爲  
千古人物余龍鍾曳杖雖繁華過目而悽愴滿懷  
因爲賦之

原夫祠廟之設東嶽無兩固天帝之孫五岳之長而  
怪書僻說遂以爲收召魂魄主帥魍魎伊黔首之無  
知唯禍福之是仰咸歌舞以接神杳風雲以盼嚮至

南雷文約卷之三

三

姚江之迎賽尤人情之狂蕩時當暮春芳草烟交  
花紅染柳心同而未折鶯乍嬌而猶慊於是金鼓繼  
鉦旌旛舒捲節進退以佛號聲搖屋瓦別隊伍於懸  
燈走及奔犬焚香則十里之霧明燭則列星之閃儼  
細柳之軍容恍上林之敷衍城東五里有廟巍然十  
六之日四方畢瞻厥隊維百一隊數千蓋十萬之人  
於此周旋紅塵四合歌吹沸天則有漂絮村姬膏梁  
纖弱姊妹乎襄王巫姊妹乎陳思洛已捐團扇不施  
絢幕臉汰芙蓉氣澄蘭蕙髮光可鑒流波似顰釵則  
紫玉盤龍裙則金泥簇蝶絳綵之聲若風度壑平日

紅閣深閉錦車呵導者至此而遊人下走不免肩揆  
而肩錯真粉黛之如土目睛爲之銷鑠爾乃飛鳥荒  
渡群龍出戲五彩陸離鱗甲鋒利爭先競捷濤狂浪  
厲隱隱填填共驚風雨之驟至虞初故事院本俗演  
吹陸從舟施輪暗轉孤鶻旦末樂工不選乃命稚女  
克賦粉子蒙遺溫珠櫺艷神心繾綣至若夜以繼晝  
素月流天士女雜沓燈火連延暗中環珮陌上金鉤  
而江上神燈復顯異其間初明滅于空翠旋灑艷于  
野田大炬前導碎火分傳若近若遠若散若聯聲啾  
啾而似語譏冷冷而無烟昧者以爲神之往來不知

南雷文約卷之三

三

靈氣發洩於山川也念吾人之在昔今以釀亂爲深  
憂余答以無庸兮此不過僞父之春遊去之四十四  
年兮今復見於城陬悲哲人之箕尾今將謂吾何求  
亂曰鄭女芍藥曹盱婆娑成風土兮三春花鳥千古  
文章爲藻黻兮夜月神絃空江巫笛今猶古兮

獲麟賦

康熙己巳斗柄東指麟見餘姚烏山胡氏牛之將產  
神光照里狼頭馬足磨身牛尾通體肉鱗間以金紫  
口如噴血聲函宮徵其文采之陸離豈馬牛虎彪之  
可擬唯其爲天下所不恒有雖婦人小子亦知其爲  
是謂之祥者曰歲星所散萬人沾壽逝聖鳴庭必明  
王在宥玉書墜地而至聖稽首其至也因時故出也  
不偶謂之不祥者曰鉏商一獲而周室衰孝武一獲  
而漢祚微元和章和凡三年而五十一見章帝何德  
以堪之安帝延光亦凡三見孝獻一年之間十見於  
京師若麟十六石虎刻之庭墀晉唐以降無代無有  
而孟蜀之邦乃至多於狐狸昌黎有言謂之不祥也  
亦宜余曰夫窮理者必原其始在物者必有其因濠  
山大澤龍蛇是屯風雨晦冥下與物親焉馬龍駒馮  
牛麒麟是皆龍種故夏出乎見聞維茲烏山當海之  
濱春郊風暖陌上草薰或降或飲濕耳干羣遇靈物  
之蜿蜒覺和氣之網緼逮其生也張烟霧於海際耀  
光景於良晨世方以爲怪實不異馬牛虎彪之胎娠  
麟見之明年蛟蜃之出以千計蓋可以驗龍之所臻  
或者不推物理之自然而唯陳言之是循則祥不祥

之辯徒爲警說之紛紛也

孤鴿賦

原鴿之爲物羣飛刺天閒庭既習野性都捐晨驚荒  
鷄相爲後先盛則呼朋而至衰則舉族而還吾廬之  
鴿亦嘗景附接翼連雲煩聲拂脂一朝星散孤鴿不  
去仰華屋之寥寥兮昔鸞侶而命儔今故巢之闕圓  
兮羌歛翼而明眸當其月冷堦前風動簾鉤覩花影  
之搖曳疑故侶之相求逮夫草綠裙腰麥黃婦饋羣  
鳥嘲嘯飛鳴噉噉我獨何爲不敢相雜芙蓉心死桂  
枝露滴長夜何其孤影在壁懷舊維故今夕何夕彼  
孤鴿之不偶兮猶遲隊而南北嗟茲鴿兮飛不出於  
一域花是悲條兮昔爲恨色彼鸚鵡之失羣兮猶泥  
聲以媚人嗟茲鴿兮死別而聲不似息夫人之夢結  
分遂終身而不言但見其日登屋脊兮舉頭而望乎  
天外朝雲夕陽風餐雪害羗獨立而不移若有期  
而相待吾不知其何所思兮夫亦憂心之無外僕也  
塊然獨處俯首陳編唾壺不缺昨夢已殘鴿止坐隅  
能不慨哉

南雷文約

卷之三

全

南雷文約卷之三終

黃梨州先生南雷文約卷之四

後學鄭性訂

鄭大節較

明文案序上 乙卯

某自戊申以來卽爲明文之選中間作輟不一然於  
諸家文集蒐擇亦已過半至乙卯七月文案成得二  
百七卷而嘆有明之文莫盛於國初再盛於嘉靖三  
盛於崇禎國初之盛當大亂之後士皆無意於功名  
理身讀書而光芒卒不可掩嘉靖之盛二三君子振  
起於時風衆勢之中而巨子嘒嘒之口舌適足以爲  
其華陰之赤土崇禎之盛王李之珠盤已墜邪言不  
制士之通經學古者耳目無所障礙反得以理既往  
之緒言此三盛之由也某嘗標其中十人爲甲案然  
韓之唐之韓杜宋之歐蘇金之遺山元之牧庵道固  
尚有所未逮蓋以一章一體論之則有明未嘗無韓  
杜歐蘇遺山牧庵道固之文若成就以名一家則如  
韓杜歐蘇遺山牧庵道固之家有明固未嘗有其一  
人也議者以震川爲明文第一似矣試除去其叙事  
之合作時文境界間或闕入較之宋景濂尙不能及  
此無他三百年人士之精神專注於塲屋之業割其

南雷文約卷之四



餘以爲古文其不能盡如前代之盛者無足怪也前  
代古文之選昭明文選唐文粹宋文鑑元文類爲最  
著文選主於修辭一知半解文章家之有偏霸也文  
粹按書擷華亦選之鼓吹文鑑主於政事意不在文  
故題有關係而文不稱者皆所不遺文類則蘇天爵  
未成之書也碑版連牘刪削有待若以文案與四選  
並列文章之盛似謂過之夫其人不能及於前代而  
其文反能過於前代者良由不名一轍唯視其一往  
來情從而摭據之鉅家鴻筆以浮淺愛黜稀名短句  
以幽遠見收今古之情無盡而一人之情有至有不  
至凡情之至者其文未有不至者也則天地間行談  
巷語邪許呻吟無一非文而遊女田夫波臣戍客無  
一非文人也試觀三百年來集之行世藏家者不下  
千家每家少者數卷多者至於百卷其間豈無一二  
情至之語而埋沒於應酬說雜之內堆積几案何人  
發視卽視之而陳言一律旋復棄去向使滌其雷同  
至情孤露不異援溺人而出之也有某茲選彼千家  
之文集屢然無物卽盡投之水火不爲過矣由是而  
念古人之文其受溺者何限能不爲之慨然

南雷文約序上之四

二

明文案序下

有明文章正宗蓋未嘗一日而亡也自宋方以後東  
里春雨繼之一時廟堂之上皆質有其文景泰天順  
稍衰成弘之際西涯雄長於北郭菴震澤發明於南  
從之者多有師承正德間餘姚之薛正南城之精鍊  
掩絕前作至嘉靖而崑山昆陵晉江者起講究不遺  
餘力大洲浚谷相與犄角號爲極盛萬曆以後又稍  
衰然江夏福清秣陵荆石未嘗失先民之矩矱也崇  
禎時崑山之遺澤未泯婁子柔唐叔達錢牧齋顧仲  
恭張元長皆能拾其墜緒江右艾千子徐巨源閩中  
會弗人李元仲亦卓犖一方石齋以理數潤澤其間  
計一代之製作有所至不至要以學力爲淺淺其大  
旨固有不同顧無俟於更絃易轍也自空同出突如  
以起衰救弊爲已任汝南何大復友而應之其說大  
行夫唐承徐庾之汨沒故昌黎以六經之文變之宋  
承西崑之陷溺故廬陵以昌黎之文變之當空同之  
時韓歐之道如日中天人方企仰之不暇而空同矯  
爲秦漢之說憑陵韓歐是以旁出唐子宸居正統適  
以衰之弊之也其後王李嗣興持論益甚招徠天下  
靡然而爲黃茅白葦之習曰古文之法亡於韓又曰

南雷文約序下之四

三

不讀唐以後書則古今之書去其三之二矣又曰視  
古。修辭。寧失諸理。六經所言。唯理抑亦可以盡去乎  
百年人士。染公超之霧而死者。大槩便其不學耳。雖  
然。今之言四子者。目爲一途。其實不然。空同沿襲左  
史。襲史者。斷續傷氣。襲左者。方板傷格。弁州之襲史  
似有分類。套括逢題。填寫大復習氣。最寡惜乎。未竟  
其學。滄溟孤行。則孫樵劉蛻之與臺耳。四子所造不  
同。途其好爲議論。則一姑借大言以弔詭。奈何世之  
耳。目易欺也。卽人君房緯真學四子之學者也。君房  
之學。成其文。遂無一首可觀。緯真自歎無深湛之思  
學之不成。而緯真之文。汎濫中尙有可裁。由是言之。  
四子。枉天下之才。亦已多矣。嗟乎。唐宋之文。自晦而  
明。明代之文。自明而晦。宋因王氏而壞。猶可言也。明  
因何李而壞。不可言也。

南雷文約序卷之四

四

明名臣言行錄序

史之爲體。有編年。有列傳。言行錄固列傳之體也。列  
傳善善惡惡。而言行錄善善之意。長若是乎。恕矣。然  
非皎潔當年一言一行。足爲衣冠之準的者。無自而  
入焉。則比之列傳。爲尤嚴也。今徐子之爲是錄也。博  
採兼取。一善之長。必錄無暇。窺見至隱。以朱子之嚴  
尙有議其范平章寶內翰之不應入者。徐子毋乃長  
於知君子而短於知小人乎。雖然。徐子之意。固有在  
也。徐子身逢喪亂。顧當世愚儒。無知不足以備一郭  
瑣瑣。朱墨徒供全軀。保妻子之用。世智限心。風塵破  
膽。田僮竈婦。且窺其底裡。何況盜賊是故。守尾生孝  
已之信。於盜賊而施張儀蘇秦之詐。於君父破城陷  
邑。智窮不能自免。則以凶鹵降人。爲究竟。遂使天綱  
毀。素地紐。凋絕普天。相顧命懸。晷刻嗟乎。顧安得事  
功。節義之士。而與之一掌。江河之下。乎古之君子。有  
成天下之心。而後能成天下之事。有成天下之心。而  
後能歿天下之事。事功節義。理無二致。今之君子。以  
偷生之心。行嘗試之事。亦安有不敗乎。徐子是錄大  
約。不出於事功節義二者。其間事功有大小。節義有  
勇怯。亦視其本領之濶狹。有盡有不盡耳。要不可爲

南雷文約序卷之四

五

無與於此者也。以是求之，顧亦未嘗不嚴也。夫事功必本於道德，節義必原於性命。離事功以言道德，考亭終無以折永康之論；賤守節而言中庸，孟堅究不能逃蔚宗之譏。三百年來，堂陛之崇嚴，城邑之生聚，邊鄙之干阨，至於末造，清議不衰，明之爲治，未嘗遜於漢唐也。則明之人物，其不遜於漢唐明矣。其不及三代之英者，君亢臣卑，動以法制束縛其手足，蓋有才而不能盡也。徐子亦嘗論其故乎？近時僞書流行，聊舉一二如甲申之歿，則雜以俘戮如陳純德等；逆閹之難，則雜以牖焚如丁乾學等；楊嗣昌喪師，誤國，冬心詩頌其功勞，洪承疇結怨，秦人綏寇，紀張其撻伐，高官美謚，子姓私加野抄地志，纖兒信筆，此錄出庶幾收廓清之功矣。

南雷文約

卷之四

六

先師蕺山先生文集序

先師之學在慎獨，從來以慎獨爲宗旨者多矣。或識認本體而墮於恍惚，或依傍獨知而力於動念，唯先師體當喜怒哀樂一氣之通復，不假品節限制而中和之德自然流行於日用動靜之間，獨體如是，猶天以一氣進退平分四時，溫涼寒燠不爽其則，一歲如此，萬古如此，卽有愆陽伏陰，釀爲災祥之數，而終不易造化之大常。慎者，慎此而已。故其爲說不能不與儒先牴牾。先儒曰：意者心之所發，師以爲心之所存，人心徑寸間，空中四達，有太虛之象，虛故生靈靈生，覺覺有主，是曰意。不然，大學以所發先所存，中庸以致和爲致中，其病一也。然泰州王棟已言之矣。自身之主宰而言謂之心，自心之主宰而言謂之意，心則虛靈而善變，意有定向而中涵，意是心之主宰，以其寂然不動之處，單單有個不慮而知之靈體，自微主張，自裁生化，故舉而名之曰獨。少間攙以見聞才識之能，情感利害之便，則是有商量倚靠，不得謂之獨矣。若云心之所發，教人審幾於動念之初，念旣動矣，誠之奚及？師未嘗見泰州之書，至理所在，不謀而合也。先儒曰：未發爲性，已發爲情。孟子子之惻隱羞惡辭

南雷文約

卷之四

七



讓是非因所發之情而見所存之性因所情之善而見所性之善師以爲指情言性非因情見性也卽心言性非離心言善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在斯道在離器而道不可見必若求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前幾何而不心行路絕言語道斷所謂有物先天地者不爲二氏之歸乎又言性學不明只爲將此理另作一物看如鐘虛則鳴妄意別有一物主所以鳴者夫盈天地間止有氣質之性更無義理之性謂有義理之性不落於氣質者臧三耳之說也師於千古不決之疑一旦拈出使人氷融霧釋而彌近理而大亂真者亦旣如粉墨之不可掩矣昔者陽明之良知與晦翁之格物相參差學者駭之羅整菴霍渭崖顧東橋斷斷如也然一時從遊者皆振古人豪卒能明其師說而與晦翁並垂天壤先師丁改革之際其高第弟子如金伯玉吳磊齋祁世培章格菴葉潤山彭期生王玄趾祝開美一輩旣已身殉國難舉比擬塵曩日之旅進者才識多下當伯繩輯遺書之時其言有與雒閩齟齬者相與移書請刪削之若惟恐先師失言爲後來所指摘嗟乎多見其不知量也此如成周王會赤奕陰羽萊幣獻書而使三

南雷文約序卷之四

八

南雷文約序卷之四

九

家學究定其綿荒耳昔和靖得朱光庭所抄程子語以質程子程子曰某在何必讀此書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和靖自是不敢復讀古之門人不取以燭火之光難於太陽今之門人乃欲以天漢之水就其蹄涔不亦異乎王顓菴先生視學兩浙以天下不得觀先師之大全爲恨捐俸刻之東浙門人在者義與董瑒姜希轍三人耳於是依伯繩原本取其家藏底草逐一校勘有數本不同者必以手蹟爲據不敢不慎也高忠憲云薛文清呂涇野語錄中皆無甚透悟有之無所增損也讀先師之集當有待之而興者矣顓菴先生之惠後學豈小哉

尚書古文疏證序

吳草廬以古文尚書之僞其作纂言以伏氏二十八篇爲之解釋以古文二十五篇自爲卷襄其小序分冠於各篇者合爲一篇竝於後歸震川以爲不刊之典郝楚望著尚書辨解亦依此例然從來之議古文者以史傳攷之則多矛盾既云安國之學以授都尉朝朝授庸生庸生授胡常胡常授徐敖及王璜塗惲塗惲授賈徽徽以授其子逵其傳授歷然何以後漢書又稱扶風杜林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同郡賈逵爲之作訓則其所授於父者何書耶既言賈

南雷文約序卷之四

十

逵爲古文尚書作訓何以逵之所訓者止歐陽夏侯之書而不及其他也又云馬融作傳鄭康成作註何以康成之註書序有汨作九共典寶肆命原命而無仲虺之誥太甲說命諸篇也卽篇名同者亦不同其文如註禹貢則引胤征云篚厥立黃紹我周王乃孔書之武成文也又云康成傳其孫小同小同與鄭冲同事高貴卿公冲以古文尚書教授其學未絕何以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史傳之矛盾如此若以文辭格制之不同別之而爲古文者其採緝補綴無一字無所本質之今文亦無大異亦不

足以折其角也。唯是秦火以前諸書之可信者如左氏內外傳孟子荀子墨子之類取以證之庶乎思過半矣。自來諸儒間指其一二破綻而疑之其疑信相半也。嘉靖初旌川梅賾著尚書譜一編取諸傳記之語與二十五篇相近者類列之以證其剽竊稱引極博然於史傳之異同終不能合也。淮海閣百詩寄尚書古文疏證四卷屬余序之余讀之終卷見其取材富折衷當當兩漢時安國之尚書雖不立學官未嘗不私自流通逮永嘉之亂而亡梅賾作僞書冒以安國之名則是梅賾始僞顧後人并以疑漢之安國其

南雷文約序卷之四

十一

可乎。可以解史傳連環之結矣。中間辨析三代以上之時日禮儀地理刑法官制名諱祀事句讀字義因尚書以證他經史者皆足以祛後儒之蔽如此方可謂之窮經其原夷族禍始於秦誓短喪作俑於太甲錯解金縢而陷周公於不弟仁人之言有功於後世大矣。憶吾友朱康流謂余曰從來講學者未有不淵源於危微精一之旨若無大禹謨則理學絕矣而可僞之乎余曰此是古今一大節目從上皆突兀過去允執厥中本之論語惟危惟微本之荀子論語曰舜亦以命禹則舜之所言者卽堯之所言也若於堯之

言有所增加。論語不足信矣。人心道心。正是荀子性惡宗旨。惟危者。以言乎性之惡。惟微者。此理散殊。無有形象。必擇之至精。而後始與我一。故矯飾之論生焉。後之儒者。於是以心之所有。唯此知覺。理則在於天地萬物。窮天地萬物之理。以合於我心之知覺。而後謂之道。皆爲人心道心之說。所誤也。夫人只有人心。當惻隱。自能惻隱。當羞惡。自能羞惡。辭讓是非。莫不皆然。不失此本心。無有移換。便是允執厥中。故孟子言求放心。不言求道心。言失其本心。不言失其道心。夫子之從心所欲。不踰矩。只是不失人心而已。然

南雷文約序卷之四

十二

則此十六字者。其爲理學之蘊甚矣。康流不以爲然。嗚呼。得吾說而存之。其於百詩之證。未必無當也。

易學象數論序

夫易者。範圍天地之書也。廣大無所不備。故九流百家之學。俱可窺入焉。自九流百家。借之以行其說。而於易之本意。反晦矣。漢儒林傳。孔子六傳。至葛州田何。易道大興。吾不知田何之說。何如也。降而焦京世應。飛伏動爻。互體五行。納甲之變。無不具者。吾讀李鼎祚易解。一時諸儒之說。穢蕪康莊。使觀象玩占之理。盡入於淫瞽方技之流。可不悲夫。大有魏王輔嗣出而注易。得意忘象。忘言日時歲月五氣相推。悉皆擯落。多所不關。庶幾潦水盡而寒潭清矣。顧論者

南雷文約序卷之四

三

謂其以老莊解易。試讀其註。簡當而無浮義。何曾籠落玄旨。故能遠歷於唐。發爲正義。其廓清之功。不可泯也。然而魏伯陽之參同契。陳希夷之圖書。遠有端緒。世之好奇者。早王註之淡薄。未嘗不以別傳私之。逮伊川作易傳。收其昆侖旁薄者。散之於六十四卦中。理到語精。易道於是而大定矣。其時康節上接利放穆修。李之才之傳。而創爲河圖先天之說是。亦不過一家之學耳。晦庵作本義。加之於開卷讀易者。從之後。世頌之學。官初猶兼易傳。並行久而止。行本義於是經生學士。信以爲義。文周孔其道不同。所謂象



數者又語焉而不詳將夫子之韋編三絕者須求之  
賣齋樞桶之徒而易學之榛蕪蓋仍如焦京之時矣  
自科舉之學一定世不敢復議稍有出入其說者即  
以穿鑿誣之夫所謂穿鑿者必其與聖經不合者也  
摘發傳註之訛復還經文之舊不可謂之穿鑿也河  
圖洛書歐陽子言其怪妄之尤甚者且與漢儒異趣  
不特不見於經亦是不見於傳先天之方位明與出  
震齊與之文相背而晦翁反致疑於經文之卦位生  
十六生三十二卦不成卦爻不成爻一切非經文所  
有顧可謂之不穿鑿乎晦翁云談易者譬之燭籠添  
得一條骨子則障了一路光明若能盡去其障使之  
統體光明豈不更好斯言是也奈何添入康節之學  
使之統體皆障乎世儒過視象數以爲絕學故爲所  
欺余一一疏通之知其於易本了無干涉而後反求  
之程傳或亦廓清之一端也

南雷文約

卷之四

古

明州香山寺志序

已酉

儒者專意經綸其運動開闢之所不得不歸之朝市  
而山洞崇幽風煙迅遠勢相濶絕於是學僊者私據  
之而別生事端便復傲朝市以所無有洞天福地之  
說出猿鳥亦受驅役矣釋氏莊嚴宮室遍於域中又  
復以泉石靈響佐其螺鈸凡寺有志此近來之一變  
也然而庸俗驅鳥無與於文章之事而使名蹟銷沉  
清言漏奪大抵以時人所作充賦爾機簡牘耳紙上  
姓名一一已爲蟲魚嚼盡昔忞公以天童儲公以靈  
巖屬余發凡念士既不得志於時便當十岳之上畱  
其足跡而乃俯循儒墨於文網之內瑣瑣一方此心  
未折以故力辭而止已酉十一月來遊蓬蓬續宗上  
座出其所著香山寺志求余爲序詮次不煩與前年  
所序趙禹功稱心寺志皆名筆也燈下展閱鏗然橡  
栗墮瓦不異李五峯宿石梁時又念頭顱如雪遠遊  
志願何可必遂不如一丘一壑光景絕可憐愛耳此  
山東臨滄海多海市秦始皇嘗駐驛於此以其可達  
蓬萊故謂之蓬蓬山封禪書言三神山去人不遠諸  
僊人及不灰之藥皆在焉而黃金銀爲宮闕未至望  
之如雲及至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

南雷文約

卷之四

古

能○至○云○頗○怪○此○等○妄○談○不○可○以○欺○愚○者○以○始○皇○之○明○  
察○方○士○焉○能○以○鑿○空○烏○有○之○事○令○其○聽○信○吾○至○此○山○  
而○所○謂○黃○金○銀○之○宮○闕○居○人○無○不○見○之○然○後○知○方○士○  
之○言○未○嘗○無○所○據○也○始○皇○即○欲○不○信○得○乎○蓋○登○州○海○  
市○掩○映○遠○山○望○之○如○雲○而○此○山○臨○視○咫○尺○闕○楯○之○底○  
其○謂○反○居○水○下○是○也○嗟○乎○此○山○培○塿○以○始○皇○之○力○終○  
不○能○有○而○二○三○寂○子○黃○金○銀○宮○闕○且○收○之○為○籬○落○間○  
物○其○亦○可○慨○也○夫○

南雷文約序卷之四

六

縮齋文集序 甲寅

縮齋集者余弟澤望所著之詩文也自澤望亡後余  
教授於外今歲甲寅四方兵起偃息衡門始發大牛  
篋出其著誤數十束雖體例各異而散之日記中  
不相條貫余乃離而什繫之以為各錄取其詩文選  
定為茲集序曰澤望之為詩文高厲遐清其在於山  
則鐵壁鬼谷也其在於水則瀑布亂礁也其在於聲  
則猿吟而鶴鶴效且笑也其在平原曠野則蓬斷草  
枯之戰場狐鳴鴟嘯之蕪城荒殿也其在於樂則變  
徵而絕絃也蓋其為人勁直而不能屈已清剛而不  
能善世介特寡徒古之所謂隘人也隘則胸不容物  
并不能自容其以孤憤絕人徬徨痛哭於山顛水漲  
之際此耿耿者終不能下至於鼓脹而卒空矣獨怪  
古之為文章者及其身而顯於世者無論矣即或懔  
粹終生其篇章未有不流傳身後亦是榮辱屈伸之  
相折澤望歿十二年矣所有篇章亦與其骨俱委於  
草莽無敢有明其書者蓋驚世駭俗之言非今之地  
上所宜有也蘇子瞻所謂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  
言者至澤望而又為文人之一變焉雖然澤望之文  
可以棄之使其不顯於天下終不可滅之使其不聞

南雷文約序卷之四

七

於天地其文益天地之陽氣也陽氣在下重陰銅之則擊而爲雷陰氣在下重陽包之則搏而爲風商之亾也採薇之歌非陽氣乎然武王之世陽明之世也以陽遇陽則不能爲雷宋之亾也謝臯羽方韶卿龔聖予之文陽氣也其時遁於黃鐘之管微不能吹續轉雞羽未百年而發爲迅雷元之亾也有席帽九靈之文陰氣也包以開國之重陽蓬蓬然起於大隄風落山爲壘未幾而散矣今澤望之文亦陽氣也然視葭灰不當于鈞之壓也錮而不出豈若劉蛻之文冢腐爲墟壤蒸爲芝菌文人之文而已乎

南雷文約序卷之四

大

丹山圖咏序 甲寅

道藏中有丹山圖咏以四明山名勝製爲法曲而托之木玄虛撰賀知章註其圖爲祠宇觀所刻與元道士毛永貞石田山房詩合爲一卷則此咏此註亦永貞之徒所爲按木華字玄虛在晉爲楊駿府主簿而咏中所稱宋應則鄭宏齊謝朓何昕梁范顔初未嘗自掩覆其年代之不倫也四面七十峯疆域因是圖咏而齟齬就理然亦不免淆亂如以小溪接梨洲以翠岩屬西面以紫溪附大小晦以抱子山置大小皎皆疎畧之甚永貞任山中四十年與掘藥採薪者相習何難於考校真實而乃有此失耶至其攀援故事大槩子虛烏有不可以記傳勘之固鹵莽道士之常不足怪也原圖不傳在餘姚縣志者復多謬誤余既爲別作其咏註之失亦稍正之憶歲辛巳在金陵從朝天宮繙道藏自易學以外干涉山川者皆手鈔之矻矻窮日此卷亦在其中歲壬午至自燕京復與晦木澤望月下走密岩挾石負藏書處宿雪竇觀隱潭冰注大雪登芙蓉峯歷鞠侯岩至過雲識所謂木介歸而晦木爲賦澤望爲遊錄余則爲四明山志其分四面各七十峯因夫圖咏之例也亾友陸文虎欲刻

南雷文約序卷之四

九



之而未遂海內兵起徐忠襄公問浙東可以避地者  
余以四明山對既而忠襄來書謂吾舉足西向則言  
與陳臥子與晉陽之甲舉足東向則言擁立諸王  
議如此四明之緣絕矣吳霞舟先生流離海外余亦  
欲以此山處之道阻不果薛諸孟作先生傳有嗚咽  
而赴四明山中之招者此也山寨嚴此山遂爲戰  
地血瀑魂風嶽岑變色猶幸二公之不來耳當余手  
鈔道藏之時方欲遍遊天下名山四明不過從此發  
迹卽不然而自絕於世亦泥封洞口猿鳥以爲百姓  
藥草以當糧備山原石道別有往來豈意三十年來  
亡○屬○樹○笠○未○沾○岳○雨○茲○山○亦○遭○勞○攘○高○樓○之○志○尙○無○  
寄○托○執○筆○圖○此○有○涕○滂○然○

南雷文約卷之四

三

萬履安先生詩序

李杲堂選甬上耆舊詩余欲合陸文虎萬履安兩先  
生刻之杲堂以兩先生同時之人其子孫未免比例  
故稍遲之以待潦水之盡杲堂既卒公擇欲先以家  
集行世問序於余余謂先生之詩不可不急行也今  
之稱杜詩者以爲詩史亦信然矣然註杜者但見以  
史證詩未聞以詩補史之闕雖曰詩史史同無藉乎  
詩也逮夫流極之運東觀蘭臺但記事功而天地之  
所以不毀名教之所以僅存者多在亡國之人物血  
心流注朝露同晞史於是而亡矣猶幸野制進傳苦  
難銷此耿耿者明滅於爛熳香墨之餘九原可作  
地起泥香庸詎知史亡而後詩作乎是故景炎祥興  
宋史且不爲之立本紀非指南集杜何由知閩廣之  
興廢非水雲之詩何由知亡國之慘非白石吟髮何  
由知竺國之雙經陳宐中之契濶心史亮其苦心黃  
東發之野灰寶幢志其處所可不謂之詩史乎元之  
亡也渡海乞援之事見於九靈之詩而鐵崖之樂府  
崔平席帽之痛哭猶然金版之出地也皆非史之所  
能盡矣明室之亡分國鮫人紀年鬼窟較之前代干  
戈久無條序其從亡之士章皇草澤之民不無危苦

南雷文約卷之四

三

之詞以余所見者石齋次野介子霞舟希聲著水密  
之十餘家無關受命之筆然故國之鏗爾不可不謂  
之史也先生固十餘家之一也生平未嘗作詩今續  
騷堂寒松齋粵草皆遭亂以來之作也避地幽憂訪  
从問生驚離帛往所至之地必拾其遺事表其逸民  
而先生之詩亦遂淒楚蘊結而不可解矣夫蔓草零  
露仍歸天壤亦復何限先生獨不能以餘力留之乎  
故先生之詩真詩史也孔子之所不刪者也

張心友詩序

余嘗與友人言詩詩不當以時代而論宋元各有優  
長豈宜溝而出諸於外若異域然卽唐之時亦非無  
蹈常襲故充其膚廓而神理篋如者故當辯其真與  
僞耳徒以聲調之似而優之而劣之楊子雲所言伏  
其几襲其裳而稱仲尼者也此固先民之論非余臆  
說聽者不察因余之言遂言宋優於唐夫宋詩之佳  
亦謂其能唐耳非謂舍唐之外能自爲宋也於是縉  
紳先生間謂余主張宋詩噫亦寬矣且唐詩之論亦  
不能歸一宋之長銷廣引盤摺生語有若天設號爲  
豫章宗派者皆原於少陵其時不以爲唐也其所謂  
唐者浮聲切響以單字隻句計巧拙然後謂之唐詩  
故永嘉言唐詩廢久近世學者已復稍趨於唐滄浪  
論唐雖歸宗李杜乃其禪喻謂詩有別材非闢書也  
詩有別趣非關理也亦是王孟家數於李杜之海涵  
地負無與至有明北地摹擬少陵之鋪寫縱放以是  
爲唐而永嘉之所謂唐者亾矣是故永嘉之清圓謂  
之非唐不可然必如是而後爲唐則專固狹陋甚矣  
豫章宗派之爲唐浸淫於少陵以極盛唐之變雖有  
工力淺淺之不同而槩以宋詩抹撥之可乎張子心

之好學深思不以解褐爲究竟余所論著矻矻手抄  
不已李杜王孟諸家文集亦觀余批點以得其指趣  
其發之爲詩超然簡獨永絕塵埃流連光景極詩家  
聲色之致天假之年以文字爲詩以才學爲詩以議  
論爲詩莫非唐音今雖未竟其志其氣象要自不凡  
不能不爲之三歎也

讀臯羽年譜遊錄注序

野公刻晞髮集且創爲臯羽年譜注其遊錄讀臯  
羽集者於是無遺憾矣寓書於余俾序之余於戊寅  
歲春注西臺慟哭記冬青引此時不過喜其文詞耳  
然不知故而爲之豈知其遂爲身世之識耶今日之序  
野公書固昔日之書也而意非昔日之意矣夫文章  
天地之元氣也元氣之在平時昆侖旁薄和聲順氣  
發自廊廟而鬱浹於幽遐無所見奇逮夫厄運危時  
天地閉塞元氣鼓盪而出擁勇鬱遏全憤激訐而後  
至文生焉故文章之盛莫盛於亡宋之日而臯羽其  
尤也然而世之知之者鮮矣故臯羽身後八十餘年  
而張丁始注其慟哭記又三百餘年而野公始爲之  
年譜數百年之中知之者不過數人信夫後世子雲  
之難也其間尚有疑義欲與野公討論者發陵之事  
羅雲溪以爲戊寅周公謹以爲乙酉陶南邨已不能  
辯其孰是朱景濂書穆陵遺骸與公謹說合景濂爲  
元史總裁其世祖本紀二十一年甲申九月以江南  
總攝楊瑋真加發朱陵冢所收金銀寶器修天衣寺  
此似發後之詔若乙酉方發不應以未發冢中之物  
懸空指用冬青樹引知君種年星在尾邨與雲溪





此如水中鹽味。濟入河流。夾雜之中。歷然分別。唯知道者能辯之。不爲墉垣膚爪之論所掩蓋耳。仁菴之說。本之生平學力。與釋氏無與也。仁菴去世。今十有六年。當日小樓已毀。其旁虞氏水閣。無一存者。老梧數樹。僵立冰雪之下。想像舊遊。渺若山河。展讀此卷。神理綿綿。不異同學之時。夜半快譚。水鳥驚起也。始知迹像變遷了。不可恃尋微冥契。別似有物耳。因序而命春薦刻之。

高元發三藁類存序

甬上古文詞。自余君房屠長卿而學者之論。亾矣。君房辨香劉子威。直欲抹昌黎以下。至謂詩書二經。卽吾夫子一部文選。此其中更何所有。長卿稍變其節。奏出之。曼衍而謂文至昌黎大壞。歐蘇曾王之文。讀之。不欲終篇。所以歸美六經者。僅僅在無纖穠佻巧之態。其本領與君房未嘗不同也。後進晚生。瘳語流注。嘗見其讀大家文字。未畢首尾。輒妄置評論。曰其筆弱。其氣薄。余應之曰。子姑尋其意之所在。蓋時風衆勢自難。以片言洗滌。故不與之深論。何者。爲健弱厚薄也。古人以辭之清濁爲健弱。意之淺淺爲厚薄。勦襲陳言。可謂之健乎。遊談無根。可謂之厚乎。數十年甬上之風。大抵如是。吾嘗與萬悔菴極論作者之指。是時不以爲非者。有高子元發。卽取有明十數家手選而鈔之。大意多本於余。過余有所論著。亦必手鈔之。當極重難返之勢。余又無祿位容貌。如震川所云。巨子者。足爲人所和附。嗟乎。余何以得此於元發哉。今去其時會。不二十年。而甬上諸君子。皆原本經術。出爲文章。彬彬然有作者之風者。不下六七人。余屠雲霧。忽焉開霽。以視元發孤另獨往之時。爲何如。

耶以此見文章如日月之在天光芒終古其有晦明更食之不同則偏方下土之自爲通塞也元發自次其壬寅以後三年在獄中者爲蓼園稿乙巳出獄者爲知生閣稿丙午後三年寓閩者爲屏山集合之爲三稿類存求余序之嗟乎元發學文二十年而身困獄吏寄食他人茫然於世故之江河反不如塲屋架綴經義之士取寵譁世將無古文一道徒爲觀美之具無裨實用如是則與余屠相去唯之與阿何所較其優劣余與元發夙昔所談仍是俗儒故態耳雖然詩書所載何莫非文也伊傳周召孔孟豈真虛費心力如昭明耶元發當患難貧賤之中亦思平生誦讀無一足恃可以知文之所在矣盍與六七君子者求而得之其幸以語我

南雷文約序

卷之四

三

陳同亮刻胡傳序

春秋之不明久矣先儒亦多有辯說而終無至當歸一之論則以不得夫子作之之法也春秋雖因於魯史然魯史之所載其事煩矣夫子取其非常者而書之其常者聽其自爲魯史魯史初不因夫子而廢也夫子之春秋亦如後世大事記之類所謂筆則筆削則削者其筆者即今之春秋是其削者魯史不爲夫子所取者是其於魯史舊文未嘗有所損益先儒以爲於魯史全文有筆而無削其所筆削者在名稱詳畧之間以一字寓其褒貶然有此然而彼不然者不能不附會穿鑿以求之此不知當日之作法者一也春秋雖因於魯史然亦有魯史所不書者則取列國之史以書之孟子言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竊取者取之以入所作之春秋也董狐南史皆晉楚之良史如趙盾弑其君此乘中之書法崔杼弑其君此檮杌之書法而南史楚史官執簡夫子因而書之若謂由於赴告此時弑君者方當國其國之太史且見殺孰敢以之告鄰國乎故凡列國之事無當於魯者未必爲魯史所書夫子皆取之於列國之史

南雷文約序

卷之四

三



而謂一一由於赴告此不知當日之作法者二  
春秋有脫簡夏五郭公之類人皆知之由是而推  
知隱莊閔僖之不書卽位桓公十八年中書正月  
不書王者十書二月不書王者三之非脫簡乎春秋  
有錯誤卽以日食論之其間有過一月二月者有不  
及一月二月者以爲曆官失閏可也至于襄二十一  
年九月十月之食二十四年七月八月之食其錯誤  
明矣由是而推焉知朝聘會同崩薨卒葬雩社禘嘗  
蒐狩城築之無錯誤乎乃必從而爲之辭此不知後  
來傳寫之失者三也自三傳降而胡傳其束縛於例

南雷文約

卷之四

三

同也然而胡傳之例多與三傳異同如僖二十一年  
公會諸侯盟於薄釋宋公公羊善僖公能釋賢者之  
厄是也胡傳言魯不能申大義以抑其強暴使宋公  
見釋出自天王與中國顧與歟血要言求楚子以釋  
之失操縱之大權其事已俱矣若如所言以魯之弱  
欲使強楚聽命是責魯見以舉鼎也宋公終不能釋  
矣又哀八年歸邾子益於邾胡傳言見哀公遷善之  
優改過之大哀公以吳師之迫不得已而歸邾子何  
遷善改過之有此皆不度時勢漫爲褒貶者也又如  
宣八年葬小君敬嬴而不克葬明日日中而克塋

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垣日有食之老  
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旣明反而後行日  
禮也夫日食且止况於雨乎而穀梁乃曰葬旣有日  
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胡傳背孔子  
之明訓從穀梁之曲說可乎僖四年齊人執陳轅濤  
塗胡傳謂召陵之役善矣未幾而驕溢肆志於陳堯  
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烏  
知其非有惜乎桓公假之而遽歸也夫假者僞也久  
假而不歸春秋所以無義戰而謂孟子善之乎襄二  
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三傳皆賢之胡傳獨貶其以

南雷文約

卷之四

三

讓國致亂是夫子嗚呼延陵季子之銘爲不足信也  
至於夏時冠周月試觀從古典籍有冬正月夏二月  
秋五月春八月之文乎不辯而知其謬矣隱元年天  
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公羊曰宰士也天子  
上士以名氏通中士以官錄下士畧稱人咺乃上士  
也故名之胡傳以爲冢宰又何所據乎此皆背經之  
大者也其間陳宣公語不勝指摘成敗利鈍蓋以理  
欲措之實用茫無頭緒經書元年數之始也體元調  
元非附會乎秋七月無事而書簡冊之體也引易之  
乾元亨利貞以備四德非腐語乎故康侯之傳大槩

經生老儒之學於春秋無當也蓋以是爲經筵啓沃之資不得不出於是猶如誤書舉燭讀者未必無所補也吾友陳同亮於春秋窮探微旨證墜緝缺者百餘家以爲胡傳學官之書世儒所習者唯此耳使能因是而疑焉始可與言春秋矣先是同亮之家先生嘗刻胡傳同亮又以春秋之地理釋以今名附之先以行世同亮所著之書尙有待也

補歷代史表序

自科舉之學盛而史學遂廢昔蔡京蔡卞當國欲絕滅史學卽資治通鑑板亦議毀之然而不能今未嘗有史學之禁而讀史者顧無其人由是而嘆人才之日下也憶余十九二十歲時讀二十一史每日丹鉛一本遲明而起雞鳴方已蓋兩年而畢然付性魯鈍一傳未終已逃其姓氏者徃徃有之朱子云思慮計畫者魂之爲也記憶辨別者魄之爲也固知余之魄弱也先忠端公就逮時途中謂某曰汝近日心懸不必看時文且將架上獻徵錄涉畧可也自後三年始

讀二十一史因先公之言也夫二十一史所載凡經世之業亦無不備矣然其間缺畧甚多司馬遷創爲本紀志入書表列傳諸史皆因之後漢卽有志而無表三國表志竝無矣以南朝而言晉宋齊梁陳皆無表梁陳并無志也以北朝而言魏齊周隋皆無表齊周并無志也唐之志表極詳五代旣無表而司天職方二考則律曆五行地理三志之畧其他不能及宋遼金元志表俱備然據所可考者作表不計詳畧豈非讀史者之憾乎是故杜氏通典鄭樵通志文獻通考皆足以補史志之缺文而補表者古今以來無其

人也。宋謝翱嘗采獨行作秦漢之際月表今亦亡矣。即以志而論傳世久遠亦多錯誤如漢律歷志統并誤爲統法見月法誤爲月法見月日法誤爲日法至於除法尤爲錯亂余推冷州鳩七律方爲之改正後漢律曆志所列元紀節章之法以乾鑿度較之大槩不合同出於四分而鑿度可推曆志不可推其爲誤也多矣余友萬季野讀書五行並下弘羊潛計安世默識季野準之誠不足怪而尤熟於明室之典故詔修明史總裁令其以白衣領事見之者無不咨其博洽嘗補二十一史表五十四卷朝士奇之欲與刊行

南雷文約

卷之四

三七

誠不朽之盛事也余憶崇禎己巳於陳翁公坐上遇許子洽有明館閣九卿表初成見之以爲奇書此不過目前一代之考索而季野能追考於千載之上豈不謂尤奇耶嗟乎元之亡也危素趨報恩寺將入井中僧大梓云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之史也素是以不死後修元史不聞素有一詞之贊及明之亡朝之任史事者衆矣顧獨藉一草野之萬季野以留之不亦可慨也夫

黃山續志序

沈翁生佳焦村累書招我爲黃山之遊是時老母年開九帙余不敢妄離左右及老母棄世而翁生云余亦衰老不能行脚以爲安嚮爲山靈所杜也歲辛未以靳使君至新安遂入此山龍鍾曳杖一步九頓豈能窮極幽險令靳使君爲華陰令乎所冀牛背笛聲情人之約不以幽明隔斷則朱砂紫石便是葛洪壺畔耳適汪栗亭黃山續志告成屬余序之余未窮峯巒之形勝盡烟雲之變態豈能爲序然難違栗亭之意余聞道藏天下名山之志多入其中大抵庸妄道士所爲其間緣飾神仙之說半屬子虛近日叢林又各有寺志以山川佐其螺鈸村偈街談嘔穢滿紙又一變也會見石奇雪竇志載方干之詩註其爵里曰元和狀元余不覺失笑唐末宰臣張文蔚中書舍人封舜卿奏名儒不過者十有五人請賜一官以慰冥魂干其一也石奇以爲狀元庶幾可以慰干矣因戲爲一絕云元稹詩句不銷磨十舉終難占一科死後奏名何足慰不如雪竇葬禪和觀此則其他可知矣栗亭學有師法故其爲志謹嚴聊爾詩文盡行汰去釋氏必九僧之亞方入簡編黃山面目還他本色

南雷文約

卷之四

三八



顧非他志比也。有言黃山志定本果亭既與纂修三十六峯寫貌曲盡寧爾餘地以俟後人余謂不然山川有定形而無定情朝暮之變不知凡幾才人文士之胸懷正復汲之無盡後人之所見未必前人之所有釣天之樂帝之所以觴百神也世智限心驚相告以爲寓言而已焉知至人不視如丘垤之俎豆乎吾知一續再續犹不足以盡黃山也

陸石溪先生文集序

余友陸鈐俟捧石溪先生遺文見咨論序余嘗讀嘉靖實錄以大禮廷杖知先生之直諫又讀豐考功易經世學多引石溪氏說知先生之窮經今讀其文集知先生猶未盡也先生諱銓字選之別號石溪父儼按察副使副使四子長鈞廣西按察使次鑽次先生次鈞山東督學副使先生舉進士爲刑部主事轉兵部員外郎禮部郎中出爲福建按察副使遷河南叅政廣西按察使廣東布政使以內艱歸卒於家肅皇時肇興禮樂銳意復古先生文宗儒肆互居其長手收時降大宗伯取定先生方敢上聞冊九嬪議郊祀皆因時制宜折衷羣言其有古制不載史傳闕文先生變通其間如親蠶儀注上問通贊引禮女官何等冠服先生曰后之親蠶猶上之藉田也以此比例藉田之通贊爲大常卿引禮爲寺丞則蠶壇之通贊女官冠服當三品引禮女官冠服當六品上從之著爲令圓丘祭器先生以爲器用陶匏犧樽則製作像牛穴背置酒羅峯以爲簠簋當用金銀犧樽則畫牛樽腹以先生爲不知禮不知後世有穴地得古器者皆象形爲之詩註云畫牛於腹者誤也簠簋宗廟之器

未嘗用之。郊社先生之於禮，亦有宋陳彭年之亞也。其議徭徭不能爲廣西之害，苟撫之以恩，亂無由作。夫徭徭亦人耳，韓襄毅斬刈之如草木，觀先生之言，知其爲忍人也。先生論詩，謂宋弗能唐，唐弗能漢，魏其似者，宋之唐，唐之漢，魏耳。斯言出而折揚黃華者，厥然消阻，故其挽羅峯與李中溪叙別諸詩，酷似王廬溪之送胡邦衡葢國家之元氣也。豈以時代論哉？其解尸虫文楊子之反騷也，勵君子文朋黨之廣論也，嘲謗者文釋言之餘響也。余選明文近千家，其間多有與寶錄異同，蓋寶錄有所隱避，有所偏黨，文集無是也。且寶錄止據章奏起居注而節畧之一人一事之本末不能詳也。卽如永嘉非先生之詩文亦惡，知其恃寵妬賢如此，所謂嚮誦魂於下泉者何必在史官哉？

後輩碧軒詩序 已酉

後輩碧軒詩者，余舅氏翁祖石先生之所作也。南宋詩人四靈其一翁卷，以輩碧軒各集先生慕四靈之詩而與卷同姓，又濱江四山各象一靈，先生居江上，故以卷之所名者自名也。先生名月倩，字元美，後改名逸，字祖石，大司馬見海之後少從先忠肅公宦遊京師，授余弟晦木澤望句讀，是時已能詩。忠端公舟中雜咏，所謂共坐得詞人者，指先生也。忠端公歸里，先生相從如故，至丁卯而去，去十有三年而復來，遂移家住予之旁舍。至丙申，又移家而去，亡何娶於子天子婦，去韓孫二人寄食外家，又殤其一，傷哉！先生老苦至此極也。先生與余家相依二十餘年，凡余家盛衰變故，患難之事，嬉遊酒食一一見之於詩，顯顯焉無有忘棄者。余詩所謂却恨一編羣碧稿，十年閒夢不銷除者，此也。先生之詩於牢籠今古，排比諷諭，非其所長，而雕刻雲煙，搜抉花鳥，時以一聯半句奪人目色，故流連於杯酒片景，終身以之。古來論詩有二：有文人之詩，有詩人之詩。文人由學力所成，詩人從煅煉而得。大篇麗句，矜奇闕險，使僻固而狹陋者，茫然張口至若空梁春草，意所不停，正

書葛卷豈能採拾此先生之詩所以可貴也先生嘗以底草燭其子曰我之魂魄落此灰後能守則身之無侯桑主靈牀苟卷軸在案麥飯寒漿神具醉他不能守則納之棺中霜淒月苦定聞鬼唱慎毋爲賣醬家所得也今子姓凋落此願不可必遂乃執余手而泣曰吾子不惜一言張諸好事則平生心血不爲徒嘔余悲其言爲汰其意之重出者辭之陳故者二千餘首之中得一百二十四首可以傳矣念文長之集得中郎激揚發越而後傳世余氣力不若中郎先生之學亦遜文長此例姑止吾友林茂之得陳白雲之詩相與流涕而讀白雲因是亦傳余觀白雲之詩陳言戾句刊落未盡豈能敵先生之一百二十四首哉文章如金玉不以好惡親疏增損其價空堂油盞懸筆敘此蓋余與先生相對流涕之時也

南雷文約

卷之四

四

鄭禹梅刻稿序

東坡以黃茅白華比王氏之文余以爲不獨王氏也漢洛崛起之後諸儒寄身儲胥虎落之內者余讀其文集不出道德性命然所言皆土梗耳高張几近爭匹游夏如此者十之八九可不謂之黃茅白華乎其時永嘉之經制永康之事功龍泉之文章落落崢嶸於天壤之間寧爲雷同者所排必不肯自處於淺末蓋自有宇宙以來凡事無不可假雖文爲學力才稟所成筆幾點牘則底裏上露不能以口舌貴賤不可以時代束縛故六朝脂粉之世而有徐庾西崑駢染之世而有楊劉卽在黃茅白華之中未嘗掩其本色也近時文章家共推歸震川爲第一已非定論不過以其當王李之波決瀾倒爲中流之一壺耳然震川之所以見重於世者以其得史遷之神也其神之所寓一往情懷而紆細曲折次之顧今之學震川者不得其神而求之於枯淡夫春光之被於草木也在其風烟縹渺之中翠艷欲流無迹可尋而乃執陳根枯幹以覓春光不亦悖乎宋景濂言文有九病其一種臭腐場茸厭厭不振者非此之謂歟吾友鄭禹梅深於經術而取材於諸子百家仁義之言質而不枯博

南雷文約

卷之四

四



而不雜如水之舒爲淪漣折爲波濤皆有自然之妙  
其於震川有不期合而合者矣嗟乎文章之在古今  
亦有一治一亂當王李充塞之日非荆川道思與震  
川起而治之則古文之道幾絕逮啓禎之際艾千子  
雅慕震川於是取其文而規之而矩之以昔之摹倣  
於王李者摹倣於震川蓋千子於經術甚疎其所謂  
經術蒙存淺達乃舉子之經術非學者之經術也今  
日時文之士主於先入改頭換面而爲古文競爲摹  
倣之學而震川一孤遂爲黃茅白葦矣古文之道不  
又絕哉使禹梅之文大行於世吾知又爲一治故余

南雷文約

卷之四

四

敘禹梅之文不僅爲禹梅言也

出。世。退。品。此。獨。退。其。折。鄰。有。叻。衷。體。秋。爲。墜。終。余

捷徑之人物也於退山乎何有

南雷文約

卷之四

聖

金介山詩序

古人不。言。詩。而。有。詩。今。人。多。言。詩。而。無。詩。其。故。何。也。其。所。求。之。者。非。也。上。者。求。之。於。景。其。次。求。之。於。古。又。其。次。求。之。於。好。尚。以。花。鳥。爲。骨。烟。月。爲。精。神。詩。思。得。之。壘。橋。驢。背。此。求。之。於。景。者。也。贈。別。必。欲。如。蘇。李。酬。答。必。欲。如。元。白。遊。山。必。欲。如。謝。飲。酒。必。欲。如。陶。憂。悲。必。欲。如。杜。閑。適。必。欲。如。李。此。求。之。於。古。者。也。世。以。開。元。大。曆。之。格。繩。作。者。則。迎。之。而。爲。浮。響。世。以。公。安。竟。陵。爲。解。脫。則。迎。之。而。爲。率。易。爲。渾。淪。此。求。之。於。一。時。之。好。尚。者。也。夫。以。已。之。性。情。顧。使。之。耳。目。口。鼻。皆。非。我。有。徒。爲。殉。物。之。具。寧。復。有。詩。乎。吾。友。金。介。山。之。詩。清。冷。竟。體。姿。韻。欲。絕。如。毛。嫵。西。施。淨。洗。脚。面。與。天。下。婦。人。關。好。一。舉。一。動。無。非。詩。景。詩。情。從。何。處。容。其。模。擬。讀。之。者。知。其。爲。介。山。之。人。知。其。爲。介。山。之。時。而。已。昔。人。不。欲。作。唐。以。後。一。語。吾。謂。介。山。直。不。欲。作。明。以。前一。語。也。故。介。山。胸。中。所。欲。嚙。之。語。無。有。不。盡。不。以。博。溫。柔。敦。厚。之。名。而。斬。世。人。之。好。也。雖。然。介。山。其。亦。何。能。盡。乎。雷。霆。焚。槐。天。地。大。絃。萬。物。之。摧。拉。搖。盪。者。寥。寥。而。爲。窮。苦。愁。怨。之。聲。不。啻。風。泉。之。滿。聽。矣。介。山。能。無。動。乎。將。一。一。寫。之。以。爲。變。風。無。有。也。且。不。特。介。

山。古。之。能。自。盡。其。情。者。莫。如。淵。明。然。而。述。酒。等。作。未。嘗。不。爲。度。辭。矣。此。亦。溫。柔。敦。厚。之。教。見。於。詩。外。者。也。

馬雪航詩序

詩以道性情。夫人而能言之。然自古以來。詩之美者。多矣。而知性者。何其少也。蓋有一時之性情。有萬古之性情。夫吳歊越唱。怨女逐臣。觸景感物。言乎其所得。不得不言。此一時之性情也。孔子刪之以合乎興觀羣怨思無邪之旨。此萬古之性情也。吾人誦法孔子。苟其言詩。亦必當以孔子之性情爲性情。如徒逐逐於怨女逐臣。逮其天機之自露。則一偏一曲。其爲性情。亦未矣。故言詩者。不可以不知性。夫性豈易知也。先儒之言性者。大畧以鏡爲喻。百色妖露。鏡體澄然。其澄然不動者。爲性。此以空寂言性。而吾人應物處事。如此則安。不如此則不安。若是乎。有物於中。此安不安之處。乃是性也。鏡是無情之物。不可爲喻。又以人物同出一原。天之生物。有參差則惡。亦不可不謂之性。遂以疑物者。疑及於人。夫人與萬物並立於天地。亦與萬物各受一性。如薑桂之性。辛穠穠之性。甘鳥之性。飛獸之性。走或寒或熱。或有毒無毒。古今之言性者。未有及於本草者也。故萬物有萬性。類同則性同人。之性則爲不忍。亦猶萬物所賦之專一也。物尚不與物同。而况同人於物乎。程子言性。卽理也。差



爲近之然當其澄然在中滿腔子皆惻隱之心無有  
條理可見感之而爲四端方可言理理卽率性之爲  
道也寧可竟指道爲性乎晦翁以爲天以陰陽五行  
化生萬物而理亦賦焉亦是兼人物而言夫使物而  
率其性則爲觸爲觸爲蠢爲蠢萬有不齊亦可謂之  
道乎故自性說不明後之爲詩者不過一人偶露之  
性情彼知性者則吳楚之色澤中原之風骨燕趙之  
悲歌慷慨盈天地間皆惻隱之流動也而況於所自  
作之詩乎秣陵馬雪航介余族象一請序其詩余讀  
之清裁駿發讀映篇流不爲雅而爲風余從象一得

南雷文約序

卷之四

五

其爲人以心之安不安者定其出處其得於性情者  
淺矣如是則宋景濂之五美又何必拘拘而擬之也

天嶽禪師詩集序

當今之世士君子不可爲者有二講學也詩章也東  
髮授四書卽讀時文選時文者借批評以眩世不知  
先賢之學如百川灌海以異而同而依傍集註妄生  
議論認場屋爲兩廡年來遂有批尾之學詩自齊楚  
分途以後學詩者以此爲先河不能究宋元諸大家  
之論縱曉斷章爭唐爭宋特以一時爲輕重高下未  
嘗毫髮出於性情年來遂有鄉愿之詩然則爲學者  
亦惟自驗於人禽爲詩者亦惟自暢其歌哭於世無  
與也不然刺辨紛然時好之焰不可向邇此無他兩  
者皆以進取聲名爲計脾睨庸妄貴人於蹄涔孟杓  
之間不得不然也學姑無論詩蓋求諸方外乎方外  
以忘世爲教何所趨避今日梵吉之徒談語成言鼓  
扇愚俗支那撰述大槩出此又在方內之下矣余嘗  
太息於斯天嶽畫公以直木堂詩集寄余評定余閱  
之兩日方畢五言古取裁於謝而以輕清敵其鎚鍊  
七言律似香山而不遷就老嫗之解不解然其至處  
自在五律凍澗枯槎霽宇孤籟務爲挈欽上之入王  
孟之室次亦不落大復以下豈獨振響於僧中者哉  
余於近日釋氏之詩極喜潛歸及徧行集出紛墨亂

南雷文約序

卷之四

五

維矣雪嶠之詩在語風得之無意開先不能繼也錢  
牧齋構愁山未刻之集余緒不過數葉粗厲嘯叫之  
音觸目生憎絕不似道人語況於下此者乎今乃得  
之畫公余昔訪公於平陽平陽祖席也海內望之如  
五山十刹易於名世而公唯以脫去爲幸單丁土竈  
榮於金碧烟霞中人物恍然自有神遇無俟於剗心  
燥吻而後工也雖然作詩難知詩者尤難劉會孟言  
吾之評詩過於作者用意故會孟談詩世人鮮能及  
之牧齋嘗爲一知半解顧牧齋於明詩去取失倫畫  
公之詩自有會孟其人者嗟賞之則以余爲知言

南雷文約

卷之四

空林禪師詩序

東浙宗風之盛始於周兼門先生湛然澄密雲悟皆  
緣之而起其推波助瀾者則我外舅葉六桐先生故  
兩家大弟子柱杖埋頭鉢盂開口以姚江爲故里是  
時姚江傳海門之學者有沈求如史子虛史子復管  
霞標蘇存方皆以學佛知儒自任密雲之弟子亦無  
能出幅巾之右數君子之所最弊者於密雲門下爲  
空林空林亦遂從數君子把茅四明之白水此泰彼  
證蘭欣柏悅余訪之於山中再訪之於城隅至丙申  
同避兵災於外家內弟葉兩垓賣藏書以刻準提咒  
空林呵之曰汝輕先人手澤佛豈福汝其議論非學  
佛者所有頗好吟咏信筆矢口無所持擇雖語有麤  
細而俗情不入不可以詩家規律律之夫寒山拾得  
村墅屋壁所抄之物豈可與皎然靈徹繫其笙簧然  
而皎靈一生學問不堪向天台炙手則知飾聲成文  
彫音作蔚者非禪家本色也佛法下衰張王李趙之  
流無不稱某宗某代而以任持爲事五山十刹私爲  
一家產業衣鉢之資罄於宰官之請書兩不相下則  
此守彼攻各暴凶條隱惡索是非於黃塵常馱之威  
不敵伍伯亦有憑陵廢寺聚虔婆頂老十餘人卓杖

南雷文約

卷之四

搖唇稱爲上堂出世旁觀爲之喟嘆空林自密雲記  
薊以來痛折時風唯與二三寂子昇元空山同門卽  
欲牽挽資其道價不可得也嗟乎豈非法海狂濤中  
之一底柱乎余嘗集其詩數十首付其弟子師賢已  
忽忽忘之辛未四月余自新安返師賢覲來欲刻其  
詩且求爲序念在外家相對時已三十六年矣數君  
子之遺風流韻不及一世而斬而方外師弟猶能拳  
於楸枰之實後是可嘉也空林名智遠崑山朱氏子

靳熊封遊黃山詩文序

文人與山水相爲表裏豈故標致以資談助也其相  
通之處非徒有精靈寶顯體狀此酬彼答不殊形影  
昧者以爲山川不能語藉語于文人文人亦無不喜  
遊山川豈其然乎凡洞天福地皆有幽宮神治以慧  
業文人主之彼慧業文人者卽山川之神也英爽勃  
率如空同之粉堞青甃嵩山之秋夜杵聲峨眉之佛  
現廬山之聖燈紫蓋之白雀張文潛言道士齊希莊  
居王屋山夜間百物有聲晨出視門外人迹無數又  
見兩髻童子黃巾衣綠帶目有光貌不類人武當學  
道者常百數學者心有隆替輒爲獸所逐似此者不  
可枚舉可謂山川不能語乎昌黎禱衡山而衆峯爭  
出東坡在登州而海市秋現鄒志完過永州潛山巖  
狐鳴山川與文人相酬答固未嘗徒付之冥漠不可  
見聞也自康樂柳州以後世無遊太人久矣塵聲俗軌  
綿絡累紙如遇王嬌豈不言好以毛延壽之筆唐突  
脂粉山靈不受汝阿諛也左思云非必絲與竹山水  
有清音彼一條界破青山色非徐凝之惡詩耶誠不  
如絲竹管絃猶爲不惡昔同萬履安山行履安疲曳  
莫前余諧之曰當罰讀遊喚一過遊喚者近時文人



所爲記也。與徐凝一例。卽文人喜遊山川。山川豈喜此等文人遊乎。請迴俗士。駕松聲鳥聲水聲。無不作是語矣。新安熊封使君寄我遊黃山詩一卷。記一卷。詞情俱美。注目抽心。晶照巖壑。不特爲士林之矜獎。山川亦與之酬答矣。夫黃山之雲海天馬白猿神鴉。固山靈之體狀也。遊者非其人。莫見瞥遇一端。亦足爲豪使君之來集于倉卒。豈非山靈之意。所以待昌黎東坡志完諸公者。待使君乎。神且弗違其無作尋常遊記觀可也。

西山日記題辭

丁長孺先生嫉惡如仇。宣城縱橫楚浙。富平主察斥其黨七人。舉朝大譁。先生抗言七人宜斥。救者非是。波路壯濶。不惜以身爲砥柱。沒後文集出。崑宣纖芥之惡。無所隱避。世以比之史鉞。去之再世。聞孫蓼庵刻其西山日記。所記皆嘉言善行。雖其人下中而一事合宜。亦必書之。然後知先生之恕也。夫立表以定子午。非子非午。皆從子午而出。不準的於表。則倒影斜線。皆自以爲子午矣。日記固先生所立之表也。先生之嫉惡。亦嫉其非子非午。自以爲子午者而已矣。妖鏡之幻人也。或現夫弁冕。或現夫狐鼠。人莫不貴弁冕而賤狐鼠。然而妖鏡之弁冕狐鼠。使軒轅鼓其橐籥。按以弦望金烟玉水。所照未必不反是也。昔倪文煥黨逆而歸。喬侍御往訊之。曰楊左二公以忤璫懼禍君子也。公糾之何故。文煥曰一時有一時之君子。一時有一時之小人。我居言路時。莫不屬楊左爲小人。我自糾小人耳。今局面一翻。莫不稱楊左爲君子。吾亦以爲君子矣。以世情言之。文煥實爲名言。嗚呼。世情之是非。象沒滾泥盡。亦觀先生之書以審其子午乎。

平陽鐵夫詩題辭

唐人之詩大畧多爲僧詠如岑參之相識唯山僧盧綸之幾年親酒會此日有僧尋鄭巢之尋僧踏雪行留僧古木中皇甫曾之吏散重門掩僧來閑復開項斯之勸酒客初醉留茶僧未來李山甫之檻前題竹有僧名李洞之壁記醉僧書鄰僧點寒竹張喬之僧說讀書年吟僧欲伴行朱慶餘之時復留僧宿唯僧得往還江僧伴晚吟崔塗之暫得同僧靜偏逢僧話久耿緯之尋僧已白頭唐球之間寒僧接杖馬戴之孤壁野僧鄰其他不可枚數豈不以詩爲至清之物僧中之詩人境俱奪能得其至清者故可與言詩多在僧也齊已云五七字中苦百千年後清此之謂也豈若今之支那撰述惡詩村偈粗厲叫之青剎取市塵以爲脚本乎余居四明山中僧舍不啻千餘間時遊覽但見有物象人語之口輒動所謂僧也此曹不可與共談笑况於詩乎平陽鐵夫名元立兩月之間兩度過我已出其詩不樂纖塵真英靈襍于唐人之所咏也有天岳以爲之師當趁此色力專志讀書無徒普說茶話理會饅頭夾子也

南雷文約序卷之四

五

李杲堂五十序 辛亥

東髮山遊徧交當世之士是時承平日久賢豪佚佚滿盈江湖莫不危舉藝文共矜華藻場屋時文之外別有詩古文修飾卷軸以克羔雁往返皆不寂寞其間爲世所指名者不下百餘又有鉅公元夫以主盟斯道朝纔脫筆莫熟人口余時童稚無知便謂古之傳人大抵皆然其後稍稍讀書見古之所稱能文者左史而下不及數十人頗疑天之生才古如是其縮今如是其盈耶崇禎丙子丁丑間吳門行世文集一時沓出列屋兼輒自非關葺間閣之輩未有不購而觀者洋舶所至或用以填壓空艙外國人輒兼金易之余竊弄筆墨了然知其可從事也始疑文章如是而傳何傳之易耶及夫時運而事遷水落石出啟頑一輩之士老成畧盡而當日所爲之文章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抱荆山之玉者竟不異蟲謹鳥聒過耳已泯蓋不特鷄斯類類之黨而所謂鉅公元夫者亦然矣其不隨之爲滅沒者曾異撰之紡授堂黎遂球之蓮鬚閣艾南英之天傭子徐世溥之榆溪僅百分中之一二耳曾不三十年而事已如此况欲垂之千百世之遠乎然後知古來之不及數十人者其傳

南雷文約序卷之四

六

非易事也。余久處窮山，餓火所驅，干涉人事，始知今天下另有一番爲古文詞者聚斂拆洗，生吞活剗，大言以爲利祿之媒，較之敝禪間舛之，又甚矣。蓋無以議爲也。道不中絕，何意數年來，甬上諸子皆好古讀書，以經術爲淵源，以遷固歐曾爲波瀾，其邇而上之於古來數十人者，已非斷流絕港矣。而吾友杲堂橫厲其間，如層崖束湍，翔霆破柱，皮中而後，每篇見示，吾未嘗不駭而喜，歎入骨也。夫文章不論何代，取而讀之，其中另有出色尋常經營所不到者，必傳文也。徒工詞語，嚼蠟了無餘味者，必不可傳者也。昌黎惟

南雷文約序卷之四

空

陳言之務去，士衡休他人之我先，亦謂學淺意短，伸紙搖筆，定有庸衆人思路共集之處，故唯淺湛之思，貫穿之學，而後可以去之。休之嗚呼，非杲堂其亦焉能使吾駭所未見也。今杲堂年纔五十，從此至盟吾道數十年，爲鉅公元夫文章之道，其有不興起者乎？蓋不特曾黎數子僅以一身一集而傳矣。

天岳禪師七十壽序

自達磨之來，六傳至大鑒鑒之後，析爲二宗，其一爲石頭雲門曹洞法眼宗之，其一爲馬祖臨濟沩仰宗之。是爲五家宗派，於是世之爲釋氏者，莫不以承接源流爲事，就張空虛某祖某代，儼然自命於白椎卓杖之間，顧未幾而聲銷響滅，與者受者同一庸魯古之人，以道爲通塞，今之人以師爲重輕，師者道之表也，有其表則當求其實以應之，苟惟表是循，儲胥虎落豈能寄汝不朽，是故遁肇澄遠，未嘗有宗派可尋，其名器豈讓傳燈，雲門法眼沩仰之絕，無關佛法盛衰，則知人重夫世系，非世系之足以重人也。嗟乎吾

南雷文約序卷之四

空

豈敢薄待方外之人乎？謝康樂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憧憧旅俗，膠加故震，且諸師欲撫中下之資，不得不言權，朴少文無害於道，愚者誘於其跡，直謂聖人道妙，可以鄙俚，凡近臘至牛頭馬脯以搏源流，遂薄經論爲後教，斥文字爲異端，愈趨而愈下矣。天岳禪師年十三卽爲詩人，銳志讀書，始出而遍參名宿，雪嶠玉林，簪庵山翁，在釋門如五緯之麗天，苾芻色正，皆急於得師而卒歸之，山翁師從悟後，發爲文詞，滿拂塵蒙霑飾光，價其學問之功，非師資所獎，余



以爲如師者始不愧傳燈中人物耳他又何論哉庚午暮春爲師掛履之辰其門人鐵夫過我黃竹以壽文謁余余語之曰子之師其詩詞足以自壽余之所言無乃贅乎

天一閣藏書記已未

嘗歎讀書難藏書尤難藏之久而不散則難之難矣自科舉之學興士人抱兔園寒陋十數冊故書崛起白屋之下取富貴而有餘讀書者一生之精力埋沒敝紙淪墨之中相尋於寒苦而不足每見其人有志讀書類有物以敗之故曰讀書難藏書非好之與有力者不能歐陽公曰凡物得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二者正復難兼楊東里少時貧不能致書欲得史畧釋文十書直音市直不過百錢無以應母夫人以所畜牝雞易之東里特識此事於書後此誠好之矣而於尋常之書猶無力也況其他乎有力者之好多在狗馬聲色之間稍清之而爲奇器再清之而爲法書名畫至矣苟非盡捐狗馬聲色字畫奇器之好則其好書也必不專好之不專亦無由知書之有易得有不易得也強解事者以數百金捆載坊書便稱百城之富不可謂之好也故曰藏書尤難歸震川曰書之所聚當有如金寶之氣卿雲輪囷覆護其上余獨以爲不然古今書籍之厄不可勝計以余所見者言之越中藏書之家鈕志溪世學樓其著也余見其小說家目錄亦數百種商氏之稗海皆從彼借刻崇禎庚

一聞其書初散余僅從故書舖得十餘部而已辛巳  
余在南中聞焦氏書欲賣急往訊之不受奇零之值  
二千金方得爲售主時馮鄴僊官南納言余以爲書  
歸鄴僊猶歸我也鄴僊大喜及余歸而不果後來聞  
亦散去庚寅三月余訪錢收齋館於絳雲樓下因得  
緝其書籍凡余之所欲見者無不在焉收齋約余爲  
讀書伴侶閉閣三年余喜過望方欲踐約而絳雲一  
炬收歸東壁矣歛溪鄭氏叢桂堂亦藏書家也辛丑  
在武林拮拾程雪樓馬石田集數部其餘都不可問  
甲辰館語溪橋李高氏以書求售三千餘大畧皆鈔

南雷文約

卷之四

本也余勸吳孟舉收之余在語溪三年閱之殆徧此  
書固他鄉寒故也江右陳士業頗好藏書自言所積  
不甚寂莫乙巳寄弔其家其子陳澎書來言兵火之  
後故書之存者惟熊勿軒一集而已語溪呂及父吳  
與潘氏壻也言昭度欲改宋史曾弗人徐巨源草創  
而未就細羅宋室野史甚富緘固十餘麓在家約余  
往觀先以所改曆志見示未幾而及父歿矣此願未  
遂不知至今如故否也祁氏曠園之書初度家中不  
甚發視余每借觀惟德公知其首尾按目錄而取之  
俄頃卽得亂後遷至化鹿寺往往散見市肆丙午余

南雷文約

卷之四

與書買入山翻閱三晝夜余載十捆而出經學近百  
種稗官百十冊而宋元文集已無存者途中又爲書  
賈竊去衛湜禮記集說東都事畧山中所存唯舉業  
講章各省志書尙二大槓也丙辰至海鹽胡孝轅考  
索精詳意其家必有藏書訪其子令修慨然發其故  
篋亦有宋元集十餘種然皆余所見者孝轅筆記稱  
姚牧菴集合修亦言有其書一時索之不能卽得  
書則多殘本矣吾邑孫月峯亦稱藏書而無異本  
後歸碩甫丙戌之亂爲火所盡余從鄰家得其殘缺  
實錄三分之一耳由此觀之是書者造物之所甚忌  
也不特不覆護之又從而蓄害之如此故曰藏之久  
而不改則難之難矣天一閣書范司馬所藏也從嘉  
靖至今蓋已百五十年矣司馬歿後封閉甚嚴癸丑  
余至甬上范友仲破戒引余登樓悉發其藏余取其  
流通未廣者抄爲書目凡經史地志類書坊間易得  
者及時人之集三式之書皆不在此列余之無力殆  
與東里少時伯仲猶與以暇日握管懷鉛揀卷小書  
知者抄之友仲曰諾荏苒七年未蹈前言然余之書  
日遂爲好事流傳崑山徐健菴使其門生謄寫去者  
不知凡幾友仲之子左垣乃併前所未列者重定一

書目介吾友王文三求爲藏書記近來書籍之厄不  
必兵火無力者既下能聚聚者亦以無力而散故所  
在空虛屈指大江以南以藏書名者不過三四家千  
頃之書余宗兄比部明立所聚自庚午訖辛巳余  
往南中未嘗不借其書觀也余聞虞稷好事過於其  
文無由一見之曹秋岳倦園之書累約觀之而未果  
懷秋岳所數亦無甚異也余門人自崑山來者多言  
健菴所積之富亦未寓目三家之外卽數范氏韓宣  
子聘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  
在魯矣范氏能世其家禮不在范氏乎幸勿等之雲  
煙過眼世世子孫如護目睛則震川覆護之言又未  
必不然也

南雷文約

卷之四

奎

傳是樓藏書記

歐陽公云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強二者  
正是難兼至於書之爲物卽聚而藏之矣或不能讀  
卽有能讀之矣或不能文章求三者而兼之自古  
至今蓋不能數數然也古來文士不乏抱兔園寒陋  
十數冊故書修飾成家偃然欲以行遠難矣古來藏  
書者亦不乏兼收並蓄錦幅牙籤爭長於名畫奇器  
之間酒闌燭跋充爲耳目之玩此可謂之讀乎近世  
之以博洽名者陳晦伯李於田胡元瑞之流皆不免  
疥駝書籠之誚弁洲牧齋好醜相半上下三百年間  
免於疑論者宋景濂唐荆川二人其次楊升庵黃石  
齋森森武庫霜寒日耀誠問世之學者也何意當吾  
世而見之健庵先生乎喪亂之後藏書之家多不能  
守異日之塵封未觸數百年之沉於瑤臺牛篋者一  
時俱出於是南北大家之藏書盡歸先生先生之門  
生故吏徧於天下隨其所至莫不網羅墜簡搜抉緹  
帙而先生爲之海若作樓藏之名曰傳是昔人稱藏  
書之盛者謂與天府相埒則無以加矣明室舊書盡  
於賊焰新朝開創天府之藏未備朝章典故制度  
文爲歷代因革皆於先生乎取之是先生之藏書非

南雷文約

卷之四

奎



僅闢一家也。先生內備。顧問外獎風流。雖十行俱下而矻矻焚膏倚相之九丘八索。子產之寶沈璧。昭方之昔人。豈繁多讓其精勤如此。當貞元會合之氣文統必有所歸。先生施於名命。爲雅誥刻於金石。無愧辭風聲所播。山心松友之士。莫不推琴而起。共集門牆。一經盼睞。皆台宮懸其爲文也。宏矣。然則兼是三。者而有之。非先生其誰與嗟乎。自科舉之學盛。世不復知有書矣。六經子史。亦以爲冬華之桃李。不適於用。先儒謂傳註之學興。蔓詞衍說。爲經之害。愈降愈下。傳註再變而爲時文。數百年億萬人之心思耳。

南雷文約卷之四

目俱用於揣摩勦襲之中。空華臭腐。人才易耳。至於細民亦皆轉相模倣。以取衣食。遂使此物汗牛充棟。幃蔽聰明。而先王之大經大法。兵農禮樂。下至九流六藝。切於民生日用者。蕩爲荒烟野草。由大人之不說學以致之也。數窮必復。時文之力。會有盡時。先生主持文運。當必有以處此人。將指此樓也。與白鹿爭高矣。先生以某嘗登是樓。命之作記。惜某老矣。不能假館而盡讀之也。

萬里尋兄記

羲六世祖小雷府君諱璽字廷璽。兄第六人長伯震。商於外踰十年不歸。府君魂祈夢請卜之。瓊茅蚌殼之間茫然不得影響。作而曰。吾兄不過在域內。吾兄可至。吾何獨不可。至乎。踰屨出門。鄉黨阻之曰。汝不知兄之所至。東西南北。從何處尋。起府君曰。吾兄商也。商之所在。必通都大邑。吾盡歷通都大邑。必得兄矣。於是裂紙數千。繕寫其兄里系年貌爲零丁。所過之處。輒榜之宮觀街市間。冀兄或見之。卽兄不見而知兄者。或見之也。經行萬里三山。獠洞八角。蠻陬踪跡殆徧。卒無所遇。府君禱之衡山。夢有人誦沉綿盜賊際狼狽。江漢行者覺而以爲不祥。遇士人占之。問君何所求。府君曰。吾爲尋兄至此。士人曰。此杜少陵春陵行中句也。春陵今之道州。君入道州。定知消息。府君遂至道州。徬徨訪問。音塵不接。一日。奏厠置傘。路旁伯震過之。見傘而心動。曰。此吾鄉之傘也。循其柄而視之。有字一行。曰。姚江黃廷璽記。伯震方驚駭。未決。府君出而相視。若夢寐。慟哭失聲。道路者亦嘆息泣下。時伯震已有田園。妻子於道州。府君卒挽之而歸。嘗觀史傳。人子所遭不幸。間關踣頓。求父求

南雷文約卷之四

辛

母者不絕書爲人第而求兄者無聞焉豈世無其事歟抑有其事而紀載者忽之歟方府君越險阻犯霜雪跋涉山川餓體凍膚而不顧鋒口槁腸而不卹窮天地之所覆載際日月之所照臨汲汲皇皇唯此一事視天下無有可以易吾兄者而其時當景泰天順之際英宗景皇獨非兄弟耶景皇唯恐其兄之入英宗寧恐其弟之生富貴利害代性傷恩以視府君愛惡顧殊可不謂天地綱常之寄反在草野乎

阿育王寺舍利記 庚戌

庚戌十一月甲子余爲高旦中題主於烏石山明日雨不可出山遂偕辰四宿阿育王寺丙寅請觀舍利寺僧啓銅塔塔爲萬曆間慈聖太后所賜捧一小方篋出殿門外南向立篋方廣六七寸玲瓏內外不隔中繫小木鐘塗以泥金有小珠在其內作琥珀色則所謂舍利也余讀宋景濂阿育王寺碑言舍利歷代之神異詳矣自是以後稱其神異者陸光祖郭子章先後詣明州頂禮述其所見然而不知其僞也嘉靖間倭犯寧波胡宗憲防海之師屯於市竊金鐘并舍利以去住持僧傳覓無以眩人用真珠累金僞造以充之光祖之所見者此也其後海上有警住持懲異時之失以僞造舍利寄藏鄉民李台垣家台垣家之婦女私發而玩之墮地不見則又以其奩中之珠塗飾置於鐘內海警既息迎還於寺郭氏萬曆壬子甲寅所見者此也崇禎甲申住持又將此僞造者質酒於纓絡河久之始復寺中是故阿育王舍利不特僞造卽其僞造者亦不一人一事余之所聞自嘉靖以來者景濂碑文作於洪武十二年距今三百九十三年耳已不勝其僞如此豈自洪武以上歷一千九百七年之久舍

利依然爲劉薩訶故物耶。且洪武來舍利不出境內。啓閉一二山野驅鳥之手。洪武以上一歸官庫。再入臨安。一入燕京。流轉不復一寺。其壽張爲幻。更復何如耶。然則景濂碑中之神異。亦不過世俗自欺欺人之說。一如郭陸遂從而拾之。郭或曰是在觀者之誠否。卽如碑言松枝放光。何關舍利。曰不關舍利。是各妄見。豈可以所見之妄而謂舍利之靈乎。憶余丙寅冬日書窻。油盞燈注時。吐青珠細於芥子。堅不可破。竟久可得圭批如是者月餘。或謂此草舍利也。嗟乎。卽舍利亦復何奇。而況於僞爲者乎。彼沾沾其神異者。可謂大惑不解矣。

南雷文約

卷之四

七

過雲木冰記

歲在壬午。余與晦木澤望入四明。自雪竇返至過雲。霧瀉溟濶。蒸滃山谷。雲亂不飛。瀑危弗落。遐路窮然。夜行撒燭。霧露沾衣。嵐寒折骨。相視褫氣。呼嗟咽續。忽爾冥霽。地表雲歛。天末萬物收觀。浩然目奪小草。珠圓長條。玉潔瓏鬆。插於幽篁。纓絡纏於蘿闕。琤琮俯仰。金奏石搏。雖一葉一莖之微。亦莫不冰纏而霧結。余貽睇而嘆曰。此非所謂木冰乎。春秋書之五行志之。奈何當吾地而有此異也。言未卒。有居僧笑於傍曰。是奚足異。山中苦寒。纔入冬月。風起雲落。卽凍

南雷文約

卷之四

七

洛飄山以故霜雪常積也。蓋其地當萬山之中。羣塵沸響。局鑄人間。卽煙佛照無殊。陰火之潛。故爲愆陽之所不入。去平原一萬八千丈。剛風疾輪。侵鑠心骨。南箕哆口。飛廉弭節。土囊大隧所在。而是故爲勃鬱煩冤之所不散。溪回壑轉。蛟螭蠖蟄。山鬼窈窕。腥風之衝動。震瀑之敲噬。天呵地吼。陰崖沍穴。聚雹堆冰。故爲哀冥之所長駕。羣峯灌頂。北斗墮脇。藜蓬臭蔚。雖焦原竭澤。巫吁魃舞。常如夜行秋爽。故爲曜靈之所割匿。且其怪松人楓。礬石罔草。碎碑埋碑。枯樹碧骨。皆足以興吐雲雨。而僊宮神治。山岳炳靈。高僧懸



記治鳥木客宵舉幽波其氣皆歛而不揚故恒寒而無煥余乃喟然曰嗟乎同一寒暑有不聽命於造化之地同一過忒有無關係於吉凶之占居其間者亦豈無凌峯掘藥高言畸行無與於人世治亂之數者乎余方齟齬世度將欲過而問之

石門孫爽喜讀此文書之便面庚戌七月二十五日燈下重寫一過念亡友下世已二十一年棺和出土乾科颯颯知己之淚能不泫然

念祖堂記

丁巳

吳門周子潔不見者十餘年矣丁巳中秋得其一札乃爲姜子學在求念祖堂記念祖堂者卿壘先生之居也先生家萊陽僑寓吳門不忘其本故名堂以識之昔周元公以營道之濂溪識於匡廬朱文公以婺源之紫陽識於崇安其義一也然而先生則異於是當崇禎壬午小人造爲二十四氣之謠中傷善類殺宗入其說戒諭言官謂言官論事各有所爲不出公忠先生言言官不能必其無私然皇上不可以此厭薄言官皇上所云代人規郛爲人出脫何所聞之豈

於章奏知之耶抑懸揣得之乎願勿以委巷之言搖惑聖聰上大怒下之詔獄密詔令金吾賜盡金吾漏言吾夫子面諍於上上畏清議止前詔杖先生百淹留刑部獄一載餘甲申二月遣戍宣州衛未踰月而京師陷先生不敢以桑海之故弁髦君命終身不返故居卒塋於敬亭君子曰可謂仁之盡義之至也夫國破君亡是非榮辱已爲昨夢先生猶硜硜不變自常人言之未有不以爲迂者也試揆之於義朝廷無放赦之文臣子營歸田之計謂之不違得乎故升菴歿於戍所勢所不得不然先生塋於戍所勢可以不

然而義所不得不然者也。古人作事未嘗艸艸蘇武十九年而返奉太牢謁武帝。園廟樂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而後使事告終。先生下窆宣城而後戍事告終。豈以幽明有間也是之謂義。至南齊華寶父戍長安寶年八歲臨別謂寶曰。須我還當爲汝上頭。長安既陷父不得還。寶年至七十不婚冠。或問之輒號慟。彌日殺宗不過朞月。必召用先生。殺宗之不得召。用先生猶寶父之不得爲寶上頭也。寶思父而終不忍上頭。先生思主而忍離戍所乎。是之謂仁。盡若以爲先生念其故居而已。枌社春秋何所阻隔。行李往

南雷文約

卷之四

七

來無人牽挽。棲棲旅人似有簡書之畏者。蓋安故居則不能安此心。安此心則不能安故居。徘徊兩岐之間。先生之念亦苦矣。寧與周朱可同論乎。斯堂也爲文文肅歌哭之所。文肅之後廢爲馬廐。馬廐之後闢自先生。文肅爲烏程所忌。先生爲陽羨所陷。亡國之戚兩相與有力焉。天下之興亡係於一堂。余昔謁文肅兩至其地。曲池怪石低回欣賞。不知其可悲如是也。

重建先忠端公祠堂記

天子既誅逆奄表夙節之忠臣祭塋贈蔭卹典咸備御史袁鯨請於京城建祠一座以慰忠魂楊漣周順昌黃李應昇等各家子弟追塑遺像於祠中順天府春秋祭享詔曰可於是夙節最著者十三家有司奉旨立廟於鄉皆名曰敕建先忠端公祠卜地芭西之西石山爲呂氏書室有長松峭壁用官價百金買之是時我鄉奄黨最甚多而以逆案拾遺歸者北科某官癸亥京察降級乙丑以後遂爾登級光祿無匹何以冒殿工而加級非貪緣捷徑何以越歲而正位奉常內有通天之孫杰外有納賄之崔逆同罷劉宗周正人也惟恐出而阻之移官一案何罪不說請榜

南雷文約

卷之四

七

示以爲戒勢尤杰昇與其同黨蹴私人出而爭地東浙士大夫皆爲之不平馮畱僊馮鄭僊劉瑞當陸文虎萬履安馮京度會祭祠下其文刺我邑縉紳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而以黨奄自旌也奄黨憤甚又使其前爲方從哲之門客狐鼠遊說爲一邑風水攸關必須改卜戴山劉先生爲書以告當事曰不佞白安先生之未亡也請以塘臂當之矣久之而後定而同黨亦知爲拾遺者所誤咋舌而灰紹興推官陳子龍銘其麗牲之石春秋常祭之外巡按蕭奕輔喬可聘左光先海道許身儀部周鑣等路有經由者皆以特筆

告廟賦詩憑弔改革之際羣盜滿山官兵借爲營房  
摘椽壞壁未幾而傾覆矣有司致祭無所罷享者四  
十年創痛如積 今天子纂修明史追數明室之亡  
在於天啓昔伍員之諫夫差也謂二十年之後吳其  
爲沼當員之諫時爲魯哀公元年至二十二年其言  
始驗而越滅吳先公之諫熹宗爲甲子歲至乙酉而  
明亡亦二十二年故先公絕命詩錢塘有浪胥門目  
不特痛其遭遇如員而於國家興亡之數亦前知之  
矣魄感精動虛塵可數當知緯候爲小道耳王顯菴  
先生督學浙中以仁義束世教行部東浙表章啓禎  
忠節立六賢講院而以先忠端公爲首又考圖經知  
先忠端公故有祠宇今雖蕪廢顧先朝敕建不可不  
復乃卽其故里老屋三楹肖像存舊丙寅二月下丁  
教諭沈君煜將事風和日美俎豆靜潔故老見之泣  
下沾襟蓋先公被逮在丙寅三月今歲復在丙寅而  
祀典之舉適相邂逅不可爲非數也祠堂當三江之  
口元柳貫有連延黃竹浦之詩剡水西流藍溪南注  
姚江東去至此而合廼易之戴九靈之遺蹟在焉北  
望陸放翁之蜀山南觀李信之雙瀑各山大川蒔芳  
蕙恨於此乎於彼乎傍徨上下歎而不亡者庶幾其

或遇之



遷祠記

先忠端公祠壬申建於縣西之西石山春秋有司致祭撥祠夫三名守之爰當孔道改革之際屯兵于此抽櫟桶爲營火祠因以廢丙寅學院王顥庵先生稽昔祀典復其春秋之祭余以所居黃竹浦矮屋三間稍拂拭肖象爲祠自丙寅至庚午春五年九祭煩有司往返四十里僕僕從事心甚不安七月二十四日大水祠屋遂沈海內知之司寇健庵中允果亭相國立齋相國素存學院蓉湖京兆定庵諸先生各出清俸余暨前弊建於新城內南門之左頗饒花木之趣

南雷文約

卷之四

全

太守長白李公題其額焉一祠也三徙而定厥維艱哉蓋餘姚先賢之祠無不在城內惟嚴子陵在陳山墓道趙攷古在馮村故居陳山當時有高節書院設山長領之山長攝祭故能多歷年所山長廢亦遷至城矣攷古之遷入城不知何時或曰嘉靖中湯紹恩其餘如虞國石孝子之祠當年應皆載在祀典今孝子蒸嘗止于私門虞國祭賽化爲土穀豈不以離城之故哉余按古之鄉先生歿而祭于社者當祭之時爲尸以迎之祭畢則已無所謂廟也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像抑廟之昉乎自漢以後圖形立廟

者多矣或墓或居一邑之中渙不相假索四境而祀之勢將鉅不給祀後世萃之一廟少半合祭名曰鄉賢則餘廟皆可毀也未幾而鄉賢猥雜馬醫夏畦之鬼莫不攘臂而爭之君子羞與並列則仍爲別廟有司因而分祭自特祠而鄉賢鄉賢而又特祠古今凡三變焉嗟乎人之賢不肖不係乎祠祠之分合皆不能無弊故泉祠于鼻亭薛道州毀之曹操祠于夷陵申屠子毀之蔡州吳元濟之祠改爲裴度崕山張弘範之祠改爲文陸春秋之斧鉞長存天壤頃一販夫以千金修學窳入鄉賢或爲鑿纓之惜余笑曰此近

南雷文約

卷之四

全

時加納例也何不可之有聞者莫不胡盧夫非其位而據之祝板呼名旁觀腹笑是亦呼爾蹴爾嗟來之食也鬼豈無知乎崇禎戊辰余在京口寺中作佛事余入觀之有神位書先公姓名前設伊蒲之饌余痛哭而拜一寺皆驚其後聞此數年間江南北凡爲佛事者無不有先公及與難諸公神位此所謂野祀也昔諸葛忠武未立廟之先百姓因時節私祭之于道陌上是矣先公司李宛陵宛陵祀先公于名宦與文信國同龕香火戊寅余至宛陵梅朗三麻孟璇徐乾若皆言先公英靈不昧一紳平時于先公爲難者見

先公降于其宅鬼卒持郎當捕之紳乃叩頭乞哀而  
死有僧自皋亭來言遇先公問其所之云赴宛陵之  
任令之傳語錢牧齋語余客有請此仙者先公與李  
忠毅降之忠毅爲南康城隍先公爲寧國城隍亦與  
僧語相合近讀嶺南韓如璜集云先臣黃佐有言劉  
球毛吉爲奸盜所殺嘗附于人比聞楊璉黃尊素周  
宗建亦復現形著蠱貞魂耿耿自不同它氣易散豈  
幻誕哉江右舒礪石亦云合諸君子之言證之不可  
誣也嗚呼先公英爽勃窣兩間此鄉邑之祠胡可忽  
諸

小園記

黃竹浦軒之西有隙地縱二尋而強橫三尋而弱辟  
以爲園用樹花木不過八九株而已因買瓦盆百餘  
以植草花水僊艾人芳洲洛陽茉莉真珠烟蒲石管  
辣椒苦蕒金燈銀合黑牛紫燕虎刺蛇牀鈴兒鼓子  
忘憂含笑庭莎路杞秋羅似藕荷包象形康成書帶  
徐公劍春濃則牡丹芍藥淡則春蘭秋菊藥品瑣碎  
皆爲芳草施以人工則桃李梅杏金松線栢屈其干  
霄之姿下同巖卉至於麗春欽冬丈紅段錦雁來燕  
麥紫葉秋棠斷腸洗手紅姑虞美蕪生砌下遞換隣  
間非盆盎之所收拾也昔黃石齋先生爲先忠端公  
書庾子山小園賦遂取揭之軒中而以名園夫子山  
之園雖小猶得畝側八九丈縱橫數十步以吾園較  
之不能十之一無乃非其類乎雖然小大何常之有  
子山之園視章華銅雀謝靈運之山居沈約之郊居  
千百中不及一二故謂之小而吾之園又不及子山  
因子山之小而小之昔傅長虞小語賦糠粒爲舟針  
孔自匿蘇子美詩托身螭兩曉卜都牛一毛是萬物  
之數尤有小於吾園者矣郭象曰統大小者無小無  
大者也苟有乎大小則雖大鵬之與斥鴳宰官之與

御風同爲累物耳。試爲之拔棘排牆。藍水東流。戴九靈痛哭之詩蹟也。石窻南峙。劉綱樊夫人乘雲而狘。猶者也。西望則虞仲翔注易之露未乾。北眺則陸放翁之奇峰突兀。此則子山之所不能有也。今人之誦固陋者。曰兔園策。兔園策乃徐庾之體。非鄙朴之談。但家藏一本人多賤之。兔園者小園也。天下之固陋有。如余者乎。則余之名此園也。固妄。

餘姚縣重修儒學記

唐荆川王道思以爲漢之經術宋之道學其人才之成就皆師弟子私相授受無所與於學校此蓋有激之言以吾餘姚論之則大有不然自虞仲翔之易擅東南之美嗣起者代不乏人其出於學校與否姑不具論元末明初經生學人習熟先儒之成說不異童子之述朱書家之臨帖天下汨沒於支離章句之中吳康齋陳白沙稍見端倪而未臻美大聖神之域學脉幾乎絕矣高忠憲云薛文清呂涇野無甚透悟亦謂是也貞元之運融結於姚江之學校於是陽明先生者出以心學教天下示之作聖之路馬暨夏畦皆可反身認取步趨唯諾無非太和真覺聖人去人不遠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後之儒者唯其難視聖人或求之靜坐澄心或求之格物窮理或求之人生以上或求之察見端倪遂使千年之遠億兆人之衆聖人絕響一二崛起之士又私爲不傳之秘至謂千五百年之間天地亦是架漏過時人心亦是牽補度日是人皆不可爲堯舜矣非陽明亦孰雪此冤哉故孟子之言得陽明而益信今之學脉不絕衣被天下者皆吾姚江學校之功也是以三百年以來凡國家



大節目必吾姚江學校之人出而指。定宋無逸之纂  
修元史黃埤陳子方之自沉遜國宸濠之變死之者  
孫忠烈平之者王文成劉瑾竊政謝文正內主彈章  
魏奄問鼎先忠端身殉社稷北都之凶施恭愍執綬  
龍馭南都之凶孫熊伏劍海島其知効一官德合一  
君者不可勝數故姚江學校之盛衰關係天下之盛  
衰也。先是廟學頽敗上兩旁風一宮之外皆爲茂草  
當事簿書之事勝於俎豆卽有春築聊爾具文至使  
數十年之中人才寥落科名亦且天荒夫營室無功  
單子知陳有咎國庠爲圖元與憂道將陵忍使陽明  
闕里而顛悴於盛世乎晉中康侯如璉以經術爲  
吏治下車卽爲此懼廣文沈君煜方君運昌佐以精  
誠沈君以已財首創啓聖宮康侯捐俸倡之田二尹  
守一繼之郡侯李公行部至姚嘉與是舉復加申勅  
士心雷動各捐有差董其役者諸生某某等謹刀布  
以索力拷礮鼓以程工經始於某年某月落成於某  
年某月以義嘗學於舊史見屬爲記念陽明之學今  
時聞有異同余嘗移書史館諸公不執已見慨然從  
之夫道一而已修於身則爲道德形於言則爲藝文  
見於用則爲事功各節豈若九流百家人自爲家莫

適相通乎古之釋奠於先師者必本其學之所自出  
非其師勿學也非其學勿祭也今天下萬國皆有學  
亦復有先師如陽明先生者乎陽明非姚江所得私  
也天下皆學陽明之學志陽明之志使吾姚江之士  
溝。猶。沓。儒。嚙。嚙。然。不。能。效。門。室。之。辨。有。一。陽。明。而。不  
能。有。之。不。其。惡。歟。聖天子崇儒尚文諸君子振起  
以復盛時人物行將於廟學卜之矣

姚沈記

淮南子曰歷陽之都一夕反而爲湖以爲寓言今乃信之庚午七月二十三夜大雨明晨山水大至平地驟高二丈二十五日子時龍自東至西其目如炬盤旋于屋瓦之上風聲如戰鼓萬面各山蛟蜃皆起而應之山崩者百餘處凡蛟蜃之出山崗自裂涌水數丈而下雖萬鈞之石投空如撒沙響震數十里水如血色棺槨之在平地者不論已葬未葬皆破塚自出縱橫水面如波濤相上下廬舍大者沉小者飄流人民死者無算余里有百歲老人鄰近川亦溺焉溺者殺江人民之在高阜者見其號呼求救亦無從措手有小舟載十七婦女而過樹上有一女哀哭扶而下之舟覆并十七人亦死樓房之乘流下者其燈尙未滅未幾沒矣有布袋浮沉而至人疑爲貨解之一死小兒蓋水之初至小兒無可住足置之袋中掛于簷間屋倒而兒死于袋也此據見聞所及拾其一二二十七二十八日水減三四尺謠言初三水再至姚邑當沈園城父老思爲厭勝之術於是祭告城隍之神微城樓餘姚縣三大字投之江水八月初二夜果大風雨明日水長如二十四日稍縮一二尺赭山之間

兩龍作壩憑空崛起數丈上流之水壅不得行如是者十餘日居民皆發屋瓦騎危而焚縛門板爲筏撈取水底禾頭刈而作糜雨無俄頃之懈天之抗我如不我克餓死者又不知凡幾死者無棺則棄之水中任其去留或繩縛死尸繫之梁棟以俟水退禾稼一空人號鬼哭余生長亂離屯苦備經冀以衰暮節中首丘不意復見此景象五月間余自姑蘇返至五夫見大鳥滿田初以爲鸛察之則鶴也東浙無鶴海鳥之來其如魯之鸛鶴天津之杜鵑乎吾姚大水見于前史者莫甚于哲宗元符二年冬十月朔餘姚江河水溢高丈餘有聲數日乃止縣西三十里有宋屋一所當時之人刻其水痕于廳柱畱示子孫以今較之增二尺五寸元符二年至今康熙二十九年計五百九十二年然則此變顧五百九十二年所未有也今人于山崩之處皆曰出蜃蜃卽蛟也讀水經云蛟雖相構爲蛟出殼之日洪水飄蕩吳人謂之發洪龍龍之屬易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解者以爲卦影虛設豈知山崩則水出皆黃海溢則水上皆玄玄黃夾雜象皆實事也有疑天豈無權顧令孽龍肆毒至此年來人心敗壞通都窮谷黃童白叟無不以機械爲事

罔屍鬼魅不可方物五行于智屬水智既邪出水亦橫行一氣之感召天亦不能如之何矣人誠有鑒于此則風雨露雷無非教也有自武林來者相傳東浙之水餘姚爲甚餘姚之水黃竹浦爲甚姜黃二姓之人靡有子遺矣或曰黎洲亦爲不弔之人歟或曰黎洲無死法天或畱之余聞之以爲兩者皆非也以丁玉夫之賢而死覆舟以王槐野之文而死地震大化流行愚賢一例余愚者也余之受溺不足爲異余之不溺又何可必亦曰幸而免耳

答錢牧齋先生流變三疊問  
問長水註楞嚴九變三疊所謂進動算位一橫二豎一豎二橫者未知其義又徐岳所謂橫板爲九道五道及豎以爲柱爲位者與長水橫豎進動都相合否幸爲剖析源流詳明示之

楞嚴經曰四數必明與世相涉三四四三宛轉十二流變三疊一十百千總括始終六根之中各各功德有千二百疏云三變之義古今多解今所解者不加別法以變其義只將今文過現未來進動算位便成二千二百功德如第一一位三世四方宛轉十二便成一疊算位即是一橫二豎已成過去第二即變過去一世以爲現在進動算位一豎二橫成百二十爲第二疊又即變現在三世以爲未來進動算位一橫二豎成一千二百爲第三疊能變之法既唯三世所變之法亦止千二百故無增減

徐岳數術記遺太乙算太乙之行去來九道刻橫板爲九道豎以爲柱柱上一珠數從下始故曰去來九道也兩儀算天氣下通地稟四時刻橫板爲五道豎爲位一位兩珠色青上珠色黃下珠其青珠自上而下第一刻主五第二刻主六第三刻主七第四刻主八第五刻主九其黃珠自下而上第一刻主四第二刻主三第三刻主二第四刻主一而巳故曰天氣下通地稟四時也

按徐岳所云算器也長水所云算法也雖橫豎之言相同其義不相干涉今之算器橫不列道其數分於珠徐岳之算器珠一而已其數分於道太乙算橫爲九道其珠自下而上歷一道爲一算兩儀算橫爲五道自下而上者一道爲一算自上而下者始於五終於九黃青二珠交相代也算九則窮又移一柱與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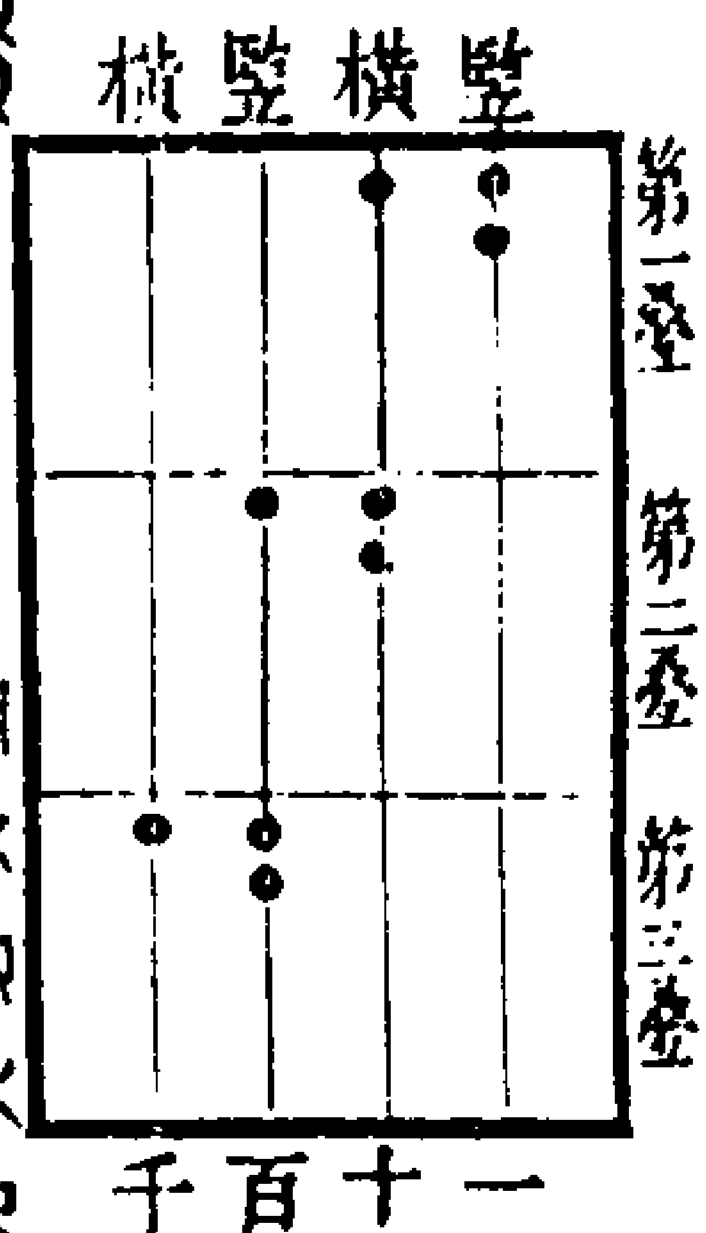


器。迥。別。長。水。之。算。只。用。今。器。其。所。謂。橫。豎。者。分。別。算。位。本。位。是。豎。進。一。位。卽。是。橫。本。位。是。橫。進。一。位。卽。是。豎。非。如。徐。岳。之。實。有。橫。豎。也。乾。坤。鑿。度。曰。臥。算。爲。年。立。算。爲。日。臥。算。者。長。水。之。所。謂。橫。也。立。算。者。長。水。之。所。謂。豎。也。第。一。登。三。世。四。方。乘。之。得。十。二。若。依。算。家。乘。法。則。第。二。登。當。得。一。百。四。十。四。第。三。登。當。得。二。萬。七。百。三。十。六。今。不。然。者。則。經。文。流。變。以。第。一。登。爲。準。第。二。登。變。一。爲。十。變。十。爲。百。第。三。登。變。十。爲。百。變。百。爲。千。而。已。故。曰。變。不。曰。乘。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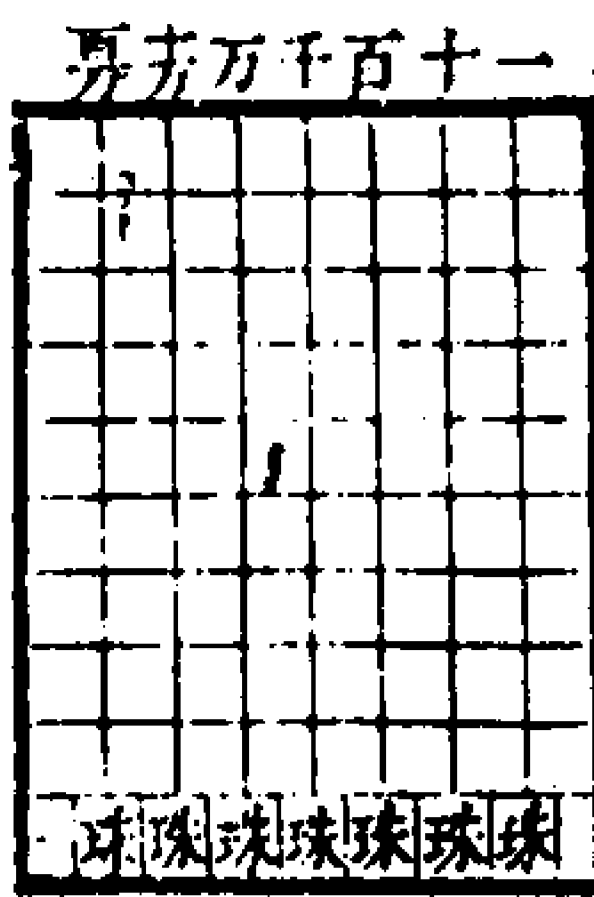
南雷文約 卷之四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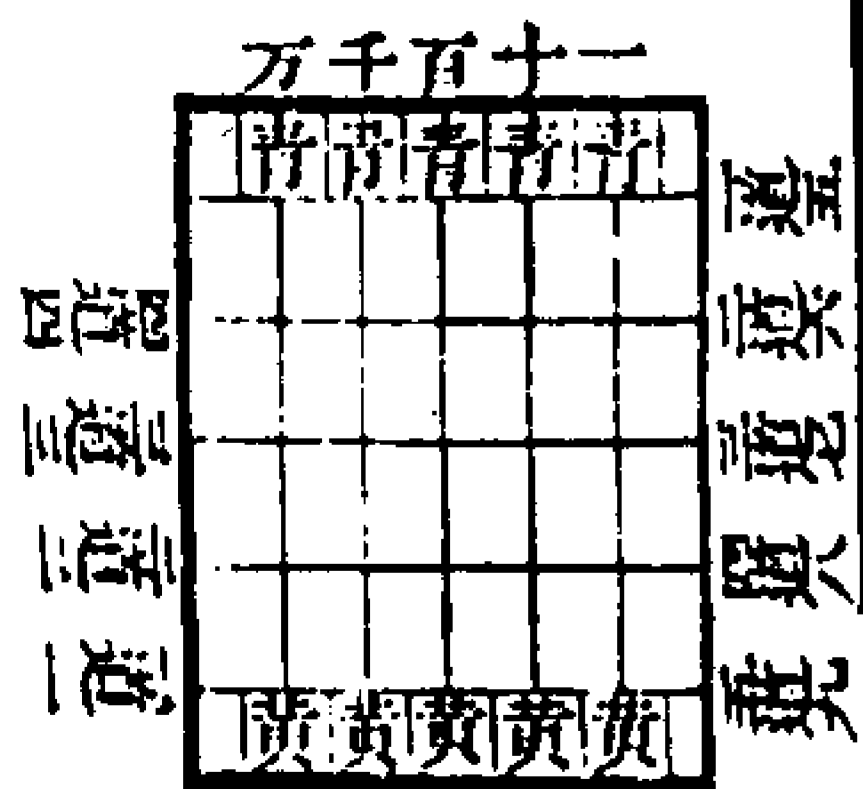
流變三疊圖



太乙算



兩儀算



答劉伯繩問律呂 癸卯

漢志曰黃鐘爲宮則太簇姑洗林鐘南呂皆以正聲應無有忽微不復與他律爲役者同心一統之義也非黃鐘而它律雖當其月自宮者則其應和之律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此黃鐘至家諱無與並也。問朱子著此條在變律下蔡元定著此條在八十四聲圖下有異同否

十二律旋相爲宮其下所應之聲卽謂之役凡受役者其律必短於主律主律卽爲宮之律也黃鐘長九寸長之至也故當其爲宮之時所應六律皆短於黃鐘故用正

南雷文約 卷之四

九

聲而不用半聲及蕤賓大呂夷則夾鐘無射仲呂六者爲宮之時七聲不備則黃鐘不得不受役而黃鐘實長於諸律故不得不有變律變律又長故不得不有變律之半所謂不與他律爲役也朱子著在變律者以明律不得不變之故蔡元定著在八十四聲者以明十一月黃鐘宮下無他律之聲其義一也然班孟堅之意則不然黃鐘正律雖長其半律甚短則蕤賓以下獨不可用乎安見黃鐘之不爲他律役也蓋十二律之實其零分皆偶獨黃鐘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爲奇半之則八萬八千五百七十三餘一餘

一不可半也是黃鐘有正聲而無半聲既無半聲可用此黃鐘之不役於他律也若止以管長不受役爲言於義有所未盡矣

### 問空積忽微

蔡元定謂黃鐘爲宮所用七聲皆正律無空積忽微自林鐘而下則有半聲自蕤賓而下則有變律皆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蓋以半聲變律奇零不齊便謂之忽微也然亦非班氏之意所謂空積者空圍所容之積實也管長一分圍容九分故每寸八十一分班氏謂黃鐘爲宮則太簇姑洗林鐘南呂無有忽微蓋

南雷文約卷之四

九

班氏十二宮止五聲而去變宮變徵黃鐘長九寸積七百二十九分新書積八百一十分蓋分九爲十其實一也太簇長八寸積六百四十八分姑洗長七寸一分積五百七十六分林鐘長六寸積四百八十六分南呂長五寸三分積四百三十二分故空積無忽微也至應鐘長四寸六分六釐其四寸六分之積三百七十八分其六釐之積便奇零而爲忽微矣以下皆然故他律爲宮皆有忽微也若加二變爲七聲則黃鐘之用及於應鐘蕤賓雖黃鐘爲宮其空積亦未嘗無忽微也蔡氏未之審而妄引班氏以證已說非也

問史記生鐘術曰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置一而九三之以爲法實如法得一凡得九寸命曰黃鐘之宮故曰音始於宮窮於角數始於一終於十成於三氣始於冬至周而復生

按索隱以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爲數錯邢雲路云卽是上文聲律數太簇八寸爲商洗姑七寸爲羽林鐘六寸爲角南呂五寸爲徵黃鐘九寸爲宮其曰宮五徵九誤字也愚意以爲羽一徵二角三商四宮五者其大小之序而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者其相生之序也角生徵五徵生宮九雲路謂誤字

南雷文約卷之四

九

者是也置一而九三之者置子一而三之爲丑再三之爲卯二十七如是者九爲酉之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乃寸法也實者十二律之實在新書第四滿寸法得一寸黃鐘之實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凡爲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者九故得九寸他律不滿寸法之實則以分法釐法毫法絲法收之

問上下相生以仲呂謂變律耶正律耶

通典相生爲十二變律變律又爲十二半律合之於正凡四十八聲也蔡氏以旋宮至仲呂而止仲呂之七聲既備則其下無所用故變律止於應鐘雖曰應

鐘之實以三分之又不盡一算數不可行此就蔡氏自立之法言之其實應鐘以下皆有變律也

### 問五聲二變與變律先後次序

蔡氏五聲二變次變律之後朱子則先七聲而後變律愚意以變卽正之參差不齊者正變一時俱有非借變以通正之窮若變律居七聲之後非自然之法象矣

問新書曰律當變者有六置一而六三之得七百二十九

置一而六三之者置子一而三之爲丑又三之爲寅

南雷文約卷之四

七

九如是以至於午得七百二十九其爲三之者凡六世史遷置一而九三之之例變聲章置一而兩三之得九亦同也其言律當變者有六故三之凡六則未必然蓋蔡氏之用變律雖止於六其實變律有十二也然置一六三之法亦所不必仍照正律之法四其實以生黃鐘變律倍其實以生林鐘乃爲當耳

問應鐘變律之實九萬二千五十六何以又云六千七百一十萬八千八百六十四也

未曾以七百二十九歸之則爲下數置下數以七百二十九爲一算則得上數也所係四十爲小分

### 問變律

變聲之說見於國語變律則京房以仲呂生執始演爲六十律公孫崇則上役黃鐘其說皆未甚協惟杜佑爲當然杜佑之變十二蔡元定之變六變律之中又有二說也其實古之旋宮止於五聲自夷則而下爲宮者卽用正律之半禮運之疏更無變律

南雷文約卷之四

六



答張爾公論茅鹿門批評八家書

鹿門八家之選其旨大畧本之荆川道思然其圈點勾抹多不得要領故有賡理脉絡處不標出而圈點沒施之字句之間者與世俗差強不遠至其批評謬處姑舉一二如昌黎張中丞傳後序云不載雷萬春事首尾與南霽雲乞救賀蘭兩不相蒙而鹿門以爲雷萬春疑當作南霽雲若乞救之事照應此句以補李翰之不載則非矣曹成王碑以爲穿鑿生割爲昌黎之務去陳言豈昌黎之文從字順者猶有陳言之未去乎益不知昌黎之所謂陳言者庸俗之議論也

南雷文約書卷之四

先

豈在字句哉羅池廟碑謂其不載柳州德政載其夙而爲神一節似狎而少莊按碑中所載民業有經以下德政可謂至矣豈必如俗文之件繫毛舉然後謂之莊耶孔司助誌前夫人從墓舅姑兆次卜人曰今茲歲未可以耐從卜人言不耐鹿門云按附誌前夫人所以不及耐墓舅姑兆次之故而不詳與司助合墓處不可曉誌言前夫人已耐墓舅姑兆次今欲遷墓與司助合而卜人不可故不合墓本自明曉不知鹿門如何讀也孟貞曜誌愈走位哭且召張籍會哭諸嘗與往來者咸來哭弔韓氏按檀弓伯高之赴孔

南雷文約書卷之四

百

子曰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故東野之喪昌黎立位於家其嘗與往來者哭弔於韓氏也鹿門云韓氏不知何人豈不知此禮耶柳州貶後諸書鹿門謂蘇子瞻安置海外時詩文殊自曠達蓋由子瞻浚悟禪宗故獨超脫較子厚相隔數倍蓋子瞻之謫爲奸邪所忌而子厚之謫人且目之爲奸邪心事不自出語悽愴其所處與子瞻異也若論禪宗子厚未必讓於子瞻耳與顧十郎書子厚爲顧少連所取士十郎乃少連子也於座主之門故稱門生書中顯贈榮謚揚於天官敷於天下已明言少連之歿而鹿門云其書似非對座主之言是尙疑十郎爲座主也歐公謂正統有時而絕此是確論鹿門特以爲統之在天下未嘗絕也如此必增多多少附會正統之說所以愈不明也鹿門謂江鄰幾文不傳當非其文之至者而歐陽公序之只道其故舊凋落之意隱然可見按序中言其學問通博文辭雅正潔粹而論議多所發明詩尤清澹閑肆可喜許之亦云至矣如尹師魯之文歐公只稱簡而有法亦可云非其文之至者乎薛簡肅初舉進士爲州第一讓其里人王嚴而居其次鹿門云宋制舉進士何以得讓宋制解

試雖有主文考校然尙有鄉舉里選之意故得自相推。凡舉子皆謂之進士其中殿試者謂之及第出身。鹿門不知宋制而以今制賜進士者當之故有此疑。蘇子美誌其妻於文集則曰吾夫屈於生猶可伸於死。於墓則曰吾夫屈於人間猶可伸於地下。皆有著落。句同而意異。鹿門云送此二句。歐公稱筆而少遺。處不如仍前二句。且綴之曰死而非歐君者銘其墓。則無以慰其生之交也。信如此。則俗筆套語矣。張谷墓表歷官河南主簿。蘇州觀察推官。開封府士曹。參軍。遷著作佐郎。知陽武縣。通判。眉州。累遷屯田員外郎。復知陽武縣。鹿門云宋制以觀察推官徙參軍。而知陽武縣。又以通判眉州入爲員外郎。而復知陽武。可見當時重令職如此。按宋制未改京朝官謂之縣令。已改京朝官方謂之知某縣。張谷初知陽武。其京朝官是著作佐郎。再知陽武。其京朝官是屯田員外郎。知縣雖同而京朝官之崇卑則異。俱未嘗入朝也。鹿門不明宋制耳。孫之翰誌初舉進士。天聖五年得同學究出身。八年再舉進士。及第。鹿門云宋舉進士者。再按之翰初舉進士不及第。再舉方得及第。未嘗再也。學究出身非進士之第耳。荆公伯夷論以不

食周粟爲誣。識力非流俗可及。鹿門云論伯夷處。未是千年隻眼。彼之雷同于長者。豈皆隻眼乎。至其去取之間。大文當入。小文可去者。尙不勝數也。觀荆川與鹿門論文書底蘊。已自和盤托出。而鹿門一生僅得其轉折波瀾而已。所謂精神不可磨滅者。未之有得。緣鹿門但學文章於經史之功。甚疎。故只小小結果。其批評又何足道乎。不知者遂與荆川道思。益稱非其本色矣。

答陳士業論孔子生卒書

宋景濂作孔子生卒歲月辯其生主公羊穀梁氏在襄公二十一年巳酉十月庚子卽今十月二十一日也其卒主左氏在哀公十六年壬戌四月乙丑卽今四月十八日也以爲三家去孔子甚近漢以後之儒無徵焉言甚核而辯然以其攷之則又不能無疑者左氏哀公十有六年夏四月巳丑孔丘卒此出於門弟子所告歲月無可復疑矣由是而上推至襄公二十二年庚戌爲七十三歲孔子之年七十三不特見於史記家語之終記曰寢疾七日而終時年七十三

南雷文約卷之四

三

矣杜預左註亦云七十三孔子家語祖庭記無不皆然使七十三之年而信則孔子之生年其在庚戌亦可無疑也公穀二家之說豈能盡抹諸家乎公穀之謂二十一年者安知非周靈王二十一年誤書爲襄乎蓋襄二十二年卽周靈王之二十一年也至於生之月日左傳無文穀梁氏則書冬十月庚子孔子生公羊氏則書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陸德明釋公羊云庚子孔子生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又本無此句蓋經文庚辰朔則庚子在二十一日若十一月則巳酉朔其距庚子五十

南雷文約卷之四

三

有二日十一月無庚子則知有此句者之爲誤本也某以曆法推之襄二十一年中積六十六萬九千一百二十七百五十五刻冬至四十七日五〇二四閏餘二十五日七三四六其年有閏故子月甲寅朔丑月甲申朔寅月癸丑朔卯月癸未朔辰月壬子朔巳月壬午朔午月辛亥朔未月辛巳朔申月庚戌朔酉月庚辰朔戌月巳酉朔亥月巳卯朔襄二十二年中積六十六萬八千七百六十二日三十一刻冬至五十二日七四四九閏餘七日七一子月巳酉朔丑月戊寅朔寅月戊申朔卯月丁丑朔辰月丁未朔巳月丙子朔午月丙午朔未月乙亥朔申月乙巳朔酉月甲戌朔戌月甲辰朔亥月癸酉朔若不從公穀以家語史記爲準則孔子之生在二十二年酉月自甲戌推至庚子爲二十七日故羅泌以爲八月二十七日是也景濂謂三代雖異建而月未嘗改某按襄二十一年經文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夫九月庚戌朔者建申之月也十月庚辰朔者建酉之月也若周不改月則九月爲巳酉朔十月爲巳卯朔而庚戌庚辰爲七月八月之朔是與經文大悖矣景濂能不信諸經乎家語史記載孔子弟子



年歲皆以孔子爲的若孔子不生庚戌則弟子之年無一足憑矣如顏子少孔子三十歲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歿是顏子歿時孔子年六十二也哀公六年吳伐陳楚救陳孔子絕糧猶有顏子問答計顏子卽卒於是年蓋自襄二十二年至哀六年孔子六十八歲也若生於襄二十一年則孔子六十三矣顏子少三十歲及三十二而歿皆不可信也故景濂欲伸公穀則必盡廢諸家無乃過歟

答劉伯宗問朱子壺說書

投壺經言壺頸修七寸腹修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鄭注腹容斗五升三分益一則爲二斗積三百二十四寸算法方一寸高十六寸二分爲一升方一寸高一百六十二寸爲一斗故二斗得積三百二十四寸以腹修五寸約之所得五寸約之者於五寸百二十四寸之積五分之二其求其圓周得二尺七寸一分得積六十四寸八分有奇是爲腹徑九寸有餘也以圓求方須三分加一分每一分有二十一寸六分加一分于六十四寸八分之中共八十六寸四分是一寸方積之數以方積開之九九八十一則一面有九寸強四面凡有三十有奇圓三則徑一故按鄭氏此說皆整數二斗之積腹徑九寸有餘也

也然以二斗之積四分去一則與經文斗五升合矣故朱子欲去二斗虛加之數是也其實斗五升之積爲二百四十三寸以腹修五寸約之五取一焉得四十八寸六分卽圓積也圓積求徑三歸四因開方之是爲腹徑八寸四釐有奇圓積求周十二因開方之是爲圓周二尺四寸一分四釐有奇若鄭氏三分益一以爲二斗方積六十四寸八分既有虛加之數則當用圓田法卽以六十四寸八分者開方之徑得八寸四釐奇三因於徑周得二尺四寸一四亦如前法朱子以積求徑之法謂廣六十四寸八分此六十四



證雲法二宗出於南岳以符載天皇碑證青原之天  
皇一傳而絕洞家指爲偽碑以爲京素使相何得姓  
名不見唐史疑爲烏有按歐陽公集古錄跋尾神女  
廟詩李吉甫丘玄素李貽孫敬騫作佛者空疎之腹  
豈可妄談載籍符載碑文載在贊寧高僧傳中其末  
云比丘慧真文賁等禪子幽閑皆入室得悟之者或  
繼坐道場或分枝化導所謂禪子幽閑者卽指慧真  
文賁等而言言其情性幽閑也附註改爲法嗣三人  
曰慧真曰文賁曰幽閑以贊辭扭作人名爲附註者  
文理尙未通也權文公馬祖道一塔銘見文苑英華  
後列沙門慧海智藏鎬英志賢智通道悟懷暉惟寬  
智廣崇泰惠雲等洞家疑附註引此爲虛誕之辭信  
如此言不知在唐還有權德輿否黃元公因丘碑所  
載節使拋水事與南泉下曇照雷同疑碑爲好事者  
所撰然碑文詳而會元首尾脫落是會元襲碑文非  
碑文襲會元也總之釋氏譸張爲幻火發火息碑文  
又寧足信乎

答朱康流論歷代甲子書

按歷代甲子自魯隱公元年已未以下載籍皆可考  
據無有異同乃自隱公以上其說不能歸一然準之  
曆算如武王克商周公營洛成王顧命三者得其時  
日則是非不難辨矣故授時伐紂以至春秋一從漢  
志漢志魯世家魯公伯禽四十六年考公四年煬公  
六十年幽公十四年微史記作魏公五十年厲公三十七  
年獻公五十年慎公三十年武公二年懿公九年伯  
御十一年孝公二十七年惠公四十六年凡伯禽至  
惠公三百八十六年伯禽以成王元年癸巳歲卽位

至康王十六年戊寅歲薨惠公以平王三年癸酉歲  
卽位至平王四十八年戊午歲薨中間所歷甲子自  
第二十八而上羸三十一歲自第三十三而下縮五  
歲由成王上推周公攝政七年武王克殷後七年而  
崩故伐紂之歲斷以爲己卯也而史記魯世家伯禽  
四十六年考公四年煬公六年幽公十四年魏公五  
十年厲公三十七年獻公三十二年真公三十年武  
公九年懿公九年伯御十一年孝公二十七年惠公  
四十六年凡三百二十一年較漢志差六十五年以  
惠公末年戊午上推戊午當平王四十八年則伯禽



元年在第二十八甲子下戊戌歲也戊戌爲成王元年由成王上推周公攝政七年封禪書曰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崩在庚寅歲故伐紂之年爲戊子也如此則銷郊一甲子第二十八卽第二十七矣竹書紀年成王丁酉歲卽位在位三十七年康王二十六年昭王十九年穆王五十五年共王十二年懿王二十五年孝王九年夷王八年厲王二十六年宣王四十六年幽王十一年平王四十八年惠公卒凡三百三十二年與史記魯世家先一年以伐紂在庚寅較史記後二年此記事稍有參差其甲子大畧相同也黃石叁先生主張史記以爲武王克殷戊子歲用授時四分校之戊子歲周正月癸卯合朔甲寅冬至以某按之又未必然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甲子昧爽會于牧野泰誓又曰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左氏外傳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據石叁以癸卯爲正月朔則壬辰癸巳爲前月十九二十日矣經何以言二月也癸卯朔則癸亥爲月內之二十一日矣外傳何以言二月也信漢志不如信史記信史記又不如信經文也石叁又以月

南雷文約

卷之四

五

旁死魄在望後生魄在望前謂壬辰是十六日非朔二日夫經言壬辰是一月又言戊午亦一月壬辰與戊午相距二十七日若旁死魄在望後是月寧復有戊午哉又武成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丁未祀于周廟越三月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觀其序生魄于生明之後則生魄之爲望後明矣生魄既在望後則死魄之爲望前亦明矣若以授時步戊子歲距至元辛巳二千三百三十三年中積入十五萬二千一百一十四日八千五百二十四分冬至甲子經對終止與石叁所言無一合者則武王伐紂之必非戊子也當從班氏以己卯爲準而後春秋以上之時日始可得耳黃帝元年

南雷文約

卷之四

五

答范國雯問喻春山律曆 戊午

示楚柳喻春山書其言誇大自來儒者無不譏彈而自以律曆爲絕學謂帝王曆數真傳夫律曆固儒者之能事以司馬子長之學尙曰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春山而苟能發前人所未發亦不必張皇如是皇甫持正言風教偷薄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爲老兵矣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爲罪人矣至於近日矣子以罵相高廟庭諸子直叱姓名等之僕隸阮籍宋玉何敢望罵春山不幸而類是夫既而反覆其書則不免爲東告東方朔西告西方朔

南雷文約書卷之四

三

之談矣按復臨泰大壯夫乾姤遯否觀剝坤十二卦名爲辟卦以配十二月始於漢之京房然未嘗以之言律呂也明李文利主黃鐘三寸九分之說其十二月律呂卦氣圖始用辟卦配之然未嘗用其陽九陰六之數以爲律管之長短春山見十一月復卦其陰陽之數偶與三寸九分相合遂將各卦陰陽之數一例配去以爲律管之長短出于是姑無論其他如十一月復卦與九月剝卦同是一陽五陰則黃鐘無射同是三寸九分十二月臨卦與八月觀卦同是三陽四陰則大呂南呂同是四寸二分正月泰卦與七月

否卦同是三陰三陽則太簇夷則同是四寸五分二月大壯與六月遯卦同是二陰四陽則夾鐘林鐘同是四寸八分三月夬卦與五月姤卦同是一陰五陽則姑洗蕤賓同是五寸一分合四月乾之仲呂五寸四分十月坤之應鐘三寸六分只有七律更無十二律且同是三寸九分何以知其爲黃鐘爲無射耶同是四寸二分何以知其爲大呂爲南呂耶同是四寸五分何以知其爲太簇爲夷則耶同是四寸八分何以知其爲夾鐘爲林鐘耶同是五寸一分何以知其爲姑洗爲蕤賓耶豈律呂之長短只佐紙上閒譚無

南雷文約書卷之四

三

與於聲音之用耶此等卽卽伶知其不可而欲與蔡元定爭是非乎春山又以十二辟卦分晝夜之長短晝十二卦夜十二卦建子晝復夜姤建丑晝臨夜遯建寅晝泰夜否建卯晝壯夜觀建辰晝夬夜剝建巳建乾夜坤建午晝姤夜復建未晝遯夜臨建申晝否夜泰建酉晝觀夜壯建戌晝剝夜夬建亥晝坤夜乾以一晝爲一時晝夜綢定各六時陽晝一時得九刻陰晝一時得六刻以爲刻有長短時無遷移也夫晝夜之分分於日之出入日行天上在寅位爲寅時在卯位爲卯時在辰在巳在午在未在申在西皆然信

如春山之說將日遇陽晝而行遲遇陰晝而行疾乎  
抑行無遲疾陽晝則在未亦可謂之午陰晝則在午  
亦可謂之未乎午者晝之中也子者夜之中也春山  
以寅至未六時爲晝申至丑六時爲夜則晝之中在  
辰巳之交夜之中在戌亥之交而午當桑榆之影子  
當雞鳴之候矣晝之上半下半夜之上半下半必相  
等也值泰卦則上半二十七刻下半一十八刻值否  
卦則上半一十八刻下半二十七刻相去三分之一  
果天行而如此孰不驚駭乎且日之短夜之長極於  
子月子晝三十九刻夜五十一刻亥月晝三十六

南雷文約書卷之四

夏

刻夜五十四刻日之永夜之短極於午月午月晝五  
十一刻夜三十九刻巳月晝五十四刻夜三十六刻  
是日之長至短至無不倒置也以卦晝定晝夜長短  
必不可通矣堯之建寅於堯典見之經文彰明不比  
他書可以附會於仲春日日中其爲春分無疑也於  
仲夏日日永其爲長至無疑也於仲秋日宵中其爲  
秋分無疑也於仲冬日日短其爲南至無疑也春山  
假妄之談謂堯建丑仲春是寅月仲秋是申月日中  
宵中非晝夜分寅之辟卦爲泰申之辟卦爲否其陰  
陽分於上下也仲夏是巳月日永非夏至日長巳之

南雷文約書卷之四

夏

辟卦爲乾律管長也仲冬是亥月日短非冬至日短  
亥之辟卦爲坤律管短也舍明明可據之天象附會  
漢儒所不敢附會者亦心勞而術拙矣烏火虛昴四  
星之昏見南方者此是曆家測天要術後來歲差皆  
驗於此春山未嘗學曆遂言爲寅申巳亥月望所次  
之舍彼妄言之以爲數千年之上無人可以對會不  
知明曆者把算歷然堯時春分日躔在昴入於酉地  
則星宿當午夏至日躔在星入於酉地則房心當午  
秋分日躔在房入於酉地則虛宿當午冬至日躔在  
虛入於酉地則昴宿當午堯典之分四仲纖毫不爽  
自堯至今已退將五十度分至之日躔既變中星亦  
從而變春分日在壁昏之當午者爲井矣夏至日在  
參昏之當午者爲角矣秋分日在翼昏之當午者爲  
斗矣冬至日在箕昏之當午者爲室矣是故有歲差  
而後見天地之變化若萬古如斯田儼街卒俱可談  
天矣春山謂寅巳申亥之月望夜觀月實次烏火虛  
昴四星故於堯典卯午酉子月之中星與之相符不  
難改中星爲月度四仲爲四孟以譏歲差不知  
寅月望夜日在奎月離於角未嘗次烏也巳月望夜  
日在井月離於斗未嘗次火也申月望夜日在軫月



離於壁未當大虛也。亥月望夜日在箕月離於參未嘗次昴也。就如其言改中星爲月度四仲爲四孟亦無一合也。月令者呂氏春秋十二紀之首後人刪合爲之鄭氏云其中官各時事多不合周法故以爲秦曆也以寅爲歲首觀其下文自明不容更生別解而春山妄爲周公建子之書其奈七十二候不可抹殺則改置仲冬之候於孟春之下季冬之候於仲春之下次第改盡遷就已意以張公之朝冒李公之首至以春夏秋冬之月解作星月之月日在某宿爲上弦昏中爲望日中爲下弦矯強不顧文理未有甚於此者也。蓋中星以日躔爲主日在酉地某宿則中星隔三宮而東日在卯位某宿則中星隔三宮而西漢三統曆與秦曆相近三統建寅云正月中日在室十四度二月節日在奎五度三月節日在胃七度四月節日在畢上二度五月五日在井十六度六月節日在柳九度七月中日在翼十五度八月中日在角十度九月中日在房五度十月節日在尾十度大雪日在斗十二度小寒日在婺女八度此與秦曆無毫髮之異豈三統亦建子乎。漢冬至日在牛初度今冬至日在箕三度日躔已退三十餘度則中星亦退三十餘

度矣姑就春山之言以周桓王三年甲子丑月算之上弦日躔婺女二度是時月距日九十度應離於胃望日躔婺女九度是時月距日一百八十度應離於張下弦日躔虛五度是時月距日二百七十度應離於氏則春山謂丑月上弦月在奎望在井下弦在斗者無一合也。舉此一月餘月可類推其謬矣。月每日平行十三度三十六分八十七秒半弦策七日三十八刻二十六分四十八秒以平行乘弦策得九十八度六十九分六十八秒故自上弦至望自望至下弦月之行度皆以九十八度零爲準是三宮有餘也。姑以孟春首條言之營室至參不及三宮參至尾五宮有餘同一弦策其行度安得相懸如此亦舉此月以類餘月春山之妄直不消明者之一笑也。

答萬文宗問鄉射侯制

按千侯之制中方十尺鵠方三尺三寸三分強上躬崇二尺廣二丈下躬亦崇二尺廣二丈上舌崇二尺廣四丈下舌崇二尺廣三丈自上綱至下綱凡一丈八尺參侯鵠方四尺六寸六分強中方一丈四尺上下躬各廣二丈八尺上舌廣五丈六尺下舌廣四丈二尺躬舌之崇皆各二尺與千侯同也自上綱至下綱凡二丈二尺大侯中方一丈八尺鵠方六尺上下躬各廣三丈六尺上舌廣七丈二尺下舌廣五丈四尺躬舌之崇三侯一也自上綱至下綱凡二丈六尺三侯之崇廣如此千侯下綱去地尺二寸高一丈九尺二寸參侯下綱去地一丈五寸少半寸高三丈二尺五寸少半寸大侯下綱去地二丈二尺五寸少半寸高四丈八尺五寸少半寸張侯之高下如此來書躬崇廣方三丈據千侯而言中棲於躬之正中中掩躬十尺則躬之左右合二十尺上下亦然非也中與躬舌皆是單幅但上下聯屬耳若中掩躬則夾幅矣中之左右無躬焉得有二十尺上下之躬各二尺亦不得云合二十尺所謂倍中以爲躬者言其廣不言其崇也來書躬方三丈上舌倍之當六丈而止五尋者

南雷文約卷之四

夏

置中所棲之十尺不倍夫躬廣二丈上舌倍之廣四丈本是直截不倍中棲無乃曲說乎吾兄認廣爲崇由是於鄉說多所齟齬故疑三侯躬舌各三尺與倍中爲躬倍躬爲舌之文不相合也若如兄言以崇計之則千侯中一丈上下躬各二丈上下舌又各四丈是一十三丈矣寧可通乎劉公是勾股之法人去千五十步通步爲五尺古法五尺爲步得二百五十尺千去參二十步通爲一百尺千高一十九尺二寸目高七尺自目至參二百五十尺以千高目高相較得一十二尺三寸以千目較乘目至參得四千二百七十以人去千除之得一丈七尺五分寸之四加目高七尺共二丈四尺五分寸之四必如此數方能見之今參侯之鵠去地一丈九尺三寸則鵠爲千高所掩其說是也但記言射自楹問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楹是射位在堂上以堂高目高計之爲一丈四尺千侯高一丈九尺二寸則千侯之高於目五尺二寸耳且去之五十步何患不見參鵠哉始知公是之說非也鄭氏解經間有穿鑿然去三代不遠制度猶有存者無容輕議耳

南雷文約卷之四

夏

問金奏肆夏之三

劉公是曰春秋傳稱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夏云金奏文王云工歌則九夏乃有聲無辭者也按樂有間有合間者堂上堂下一歌一奏更遞而作合者上下之樂竝作歌者人聲奏者樂聲歌奏皆有辭此之金奏亦如琴之有操笙之有詩焉可謂之無辭哉但奏與歌不同孔穎達於金奏工歌渾而爲一云晉人作樂先歌肆夏次歌文王則非也

問左傳文元年孔疏云古今曆法推閏月之術皆以閏餘減章歲餘以歲中乘之章閏而一所得爲積月命起天正算外閏所在也此數言義

南雷文約卷之四

三

有未解求詳示

四分曆推閏月所在以閏餘減章法十九餘以歲中十二乘之滿章閏七得一爲積月天正起算積月盡爲閏月減字誤減故難解也

問從來言地勢者謂北高南下春秋桓三年日食孔疏謂月在日南從南入食南下北高則食起於下月在日北從北入食則食發於高其行有高下故食不同按日月麗天何以亦分北高南下曆家言日高於月謂月在日南日北則可謂北高南下似不可豈以北極出地南極入地

天形如倚蓋日月亦因之高下乎

按孔疏所云此言緯度也月在日南謂之陽曆月在日北謂之陰曆其所謂高下者止據日而言日以南爲下以北爲高月輪之下於日甚遠豈能高於日哉

問春秋日食三十六而頻食者二先儒咸謂日無頻食法王伯厚云衛朴推驗春秋日食合者三十五獨莊十八年三月古今算不入食限豈二類食亦入限乎抑史官怠慢當時失記從後追憶疑莫能定遂兩存之春秋因而不削乎

沈存中云衛朴精於曆術春秋日食三十六密者不

南雷文約卷之四

三

過得二十六七一行得二十七朴乃得三十五惟莊公十八年一食今古算皆不入食法疑前史誤耳王伯厚之言愚按襄二十一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本此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兩書日食曆家如姜茷一行皆言無比月頻食之理授時亦言二十一年巳酉中積六十六萬九千一百二十七日五十五刻步至九月定朔四十六日六十五刻庚戌日申時合朔交泛一十四日三十六刻入食限是也步至十月庚辰朔交泛一十六日六十七刻已過交限故姜茷一行之說爲是西曆則言日食之



後越五月越六月皆能再食是一年兩食者有之比月而食者更無是也。襄二十一年己酉九月朔交周。○宮○九度五一二入食限十月朔一宮一十度三一四二不入食限矣二十四年壬子七月朔交周。○宮○三度一九三五入限八月朔交周一宮三度五九四九不入食限矣。乃知衛朴得三十五者欺人也。其言莊十八年一食自來不入食法按是年乙巳歲二月有閏至三月實會四十九日一十三時合朔癸丑未初初刻交周一宮二十八度三四三七正合食限朴蓋不知有閏故算不能合耳。朴於其不入食限者自謂得之於其入食限者反謂不得不知何說也。

南雷文約卷之四

答萬季野喪禮雜問

衰裳之制儀禮云衽二尺有五寸註疏以衽爲掩裳上際在腰兩傍後人俱因之惟王廷相始以衽爲衣襟今將從之夫子以爲何如

鄭賈之說取布三尺五寸上下各留一尺一尺之外上於左旁裁入六寸下於右旁裁入六寸便於盡處相望斜裁如是則用布三尺五寸得兩條衽各長二尺五寸廣頭向上狹頭向下綴於衣兩旁狀如燕尾以掩裳旁際此與褻衣之曲裾制雖異而其義則同若褻衣之裳一旁連一旁不連故曲裾兩條重沓而

南雷文約卷之四

掩於一旁喪服前後不連故衽分綴于兩旁也夫既同是一物不應在彼爲鉤邊在此爲衽知彼曲裾之非則知此衽之制未爲得矣且衣既對衽則前綴之衰不能居中鄭所謂廣衰當心者亦自牴牾矣今用布二尺五寸交斜裁之爲二狹頭向上廣頭向下下辟領五寸綴于衣身之旁上以承領下與衣齊在左者爲外衽在右者爲內衽此定制也喪服之制唯黃潤玉爲得之不如于王浚川耳

宮室之制先儒謂諸侯以上房分東西卿士以下但有東無西唯陳用之謂東西俱有朱子心以爲

然而未敢決言今將從陳說如何

鄭康成謂天子諸侯有左右房大夫士惟有東房西室陳用之因鄉飲酒薦脯出自左房鄉射籩豆出自東房以爲言左以有右言東以有西則士大夫之房室與天子諸侯同可知此不足以破鄭說所謂左房者安知其非對右室而言也所謂東房者安知其非對西室而言也如士冠禮冠者筵西拜受解賓東面答拜註筵西拜南面拜也賓還答拜於西序之位此時筵在室戶西當展之處無西房則西序與筵相近故答拜有西房則西序在西房之盡其去筵也遠

南雷文約卷之四

五

矣此猶相距耳若士昏禮舅席在阼西面姑席在房戶外之西南面姑席不設於房戶東者以阼當房戶之東若設於戶東則在舅之北相背不便醴婦之席在戶牖間當展之處婦東面拜受贊西階上北面拜送無西房則西階與牖相當不碍東面有西房則贊與婦背面焉有背面不相見而可以爲禮者乎以此推之上未必有西房也且亂之舞衣大貝鼗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是天子諸侯之兩房經有明文士既有西房可以空設無一事及之耶

士虞禮其他如饋食註疏謂如特牲饋食之禮今將從之

註疏如饋食單以牲體言尸俎用右肱主人俎用左肱敖繼公言其他謂陳設之位與事神事尸之儀及執事者也

祔廟鄭註謂既祔主復返于寢後人多因之而朱子主之尤力惟陳用之吳幼清謂無復返寢之理今將從之何如

左傳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後儒總緣解此而誤夫言特祀于主似乎主不

南雷文約卷之四

五

在廟故有祔已復寢之文不知既已復寢則烝嘗禘于廟者爲新主乎爲祖廟乎爲新主新主在寢不當言于廟爲祖廟則四時常祀不當繁之于此蓋祔者既虞之後埋重于祖廟門外卽作新主以昭穆之班祔于皇祖廟中各主不動如故時此時之祭只皇祖新主所謂兩告之也更不及別祖自此以後小祥大祥禫祭之類皆于祖廟特祭新死者并皇祖亦不及也烝嘗禘于廟者烝嘗四時吉祭行于廟中亦不及新死者左氏言此者嫌新主在廟有碍于吉祭也三年喪畢親過高祖者當祔于是易檐改塗羣主合食

于廟以次而遷而新主遷居禰廟矣

曾子問宗子爲殤而祔庶子弗爲後也註謂族人以其倫序相當者後宗子之父恐謂庶子卽宗子之弟宗子祔庶子卽爲父後不必爲宗子後嘗有論辨之

喪服傳曰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此言宗子爲殤而祔大宗不可以絕宗若當以族人支子後之然殤祔無爲人父之道故族人支子卽後宗子之父而殤子不必後矣庶子卽支子也若宗子自有弟則代爲宗子更不必言

南雷文約

卷之四

五

喪服記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鄭賈皆不能解昔人有以此爲嫂叔服之證者亦頗有理

此句費解由夫之兄弟未明也夫之兄弟服自本宗外有姊妹之大功有從父姊妹之小功有從祖姊妹之總有舅之子總從母之子總妻降一等大功降爲小功小功降爲總總降爲無服若據之以爲嫂叔之服則是單有嫂之服叔而叔之服嫂何不見歟恐不然也

春秋書仲嬰齊卒公羊謂弟爲兄後卽爲之子故不書公孫其于先禰後祖之義亦然此必當時原

有其禮故公羊爲此說不然弟不可爲兄之子夫人知之而公羊敢辨爲此說乎

仲嬰齊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歸父無後于魯以嬰齊爲後理之正也經書公孫嬰齊不一其不爲歸父之子明矣旣爲父子則不得益稱公孫也卒而書仲者孫以王父字爲氏故公羊疑之然臧孫問惠伯事諸大夫皆雜然曰仲氏也此時嬰齊未嘗後歸父已得爲公子遂爲仲氏可見公子之子卽宗之爲氏不必至孫而後稱也公羊無乃自相矛盾歟

南雷文約

卷之四

五



再答萬季野喪禮雜問

諸家皆以卒哭爲祭名。唯敖繼公謂卒哭卽三虞之祭。儀禮言三虞卒哭。蓋於三虞之日卽卒。無時之哭。故謂三虞爲卒哭。非別有祭。某參考禮文頗以其說爲是。

以三虞卒哭同是一事者。乃先儒之舊說。不始於繼公也。鄭氏始別明卒哭與虞不同。據雜記云。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九月而卒。哭是三虞與卒哭不同一事之證也。又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

南雷文約卷之四

夏元

太牢下大夫之虞也。牲卒哭成事附皆太牢是卒哭之祭。重於虞祭之證。檀弓云。葬日虞弗忍。一日雖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日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其言與雜記相合。觀此則鄭說爲長。

諸家皆以禫爲祭名。近見方履中古釋疑稱密之先生之說。謂禫乃除服之名。非祭名。儀禮祝詞初虞日。祫事再虞日。虞事卒哭日。成事小祥日。常事大祥日。祥事而禫獨無所言。又戴記言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何以止有練祥而無禫。其說如此。某

又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則禫在二十五月。喪事先遠日。此一月之中。旣於下旬計大祥之祭。不數日而又行禫祭。有是禮乎。

按喪服小記。期而祭。禮也。期而除服。道也。祭不爲除喪也。則祭而除喪。在練已然。不別立名也。安得於祥祭。復重一禫。以爲除服之名哉。且古禮從祥至吉。凡服有六祥。祭朝服。縗冠一也。祥訖。素縗麻衣二也。禫祭。黃裳三也。禫訖。朝服。綬冠四也。踰月吉祭。玄冠。黑裳五也。旣祭。玄端而居六也。不比今人從喪至吉。一服而已。除則竟除。無漸次也。密之以今事釋古禮。疏矣。其以祝詞無禫祭爲據。卒哭之後。尙有祔祭。亦無祝詞。豈可亦謂無祔祭乎。又言三年而後葬者。再祭止有練祥而無禫祭。夫再祭之中。且無虞祔。何獨於禫而疑之。卽如兄言。禫在二十五月。亦未爲得。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是矣。人之哀樂。原非截然。喪既畢。而餘哀未忘。有禫祭以表之。此居喪之餘也。若謂禫是除喪之名。則祥祭已除喪矣。何以復曰中月而禫哉。中月而禫。自是與祥間隔一月。此二十七月也。唯是檀弓祥而縗。是月禫。徙月樂。初讀而疑之。以爲是月者。祥之月也。繼而思之。是月禫。徙月樂。不

南雷文約卷之四

夏元

連上爲文蓋爲是月禪須徙月而樂也如是則可通矣

儀禮言中月而禪是月也吉祭猶未配特性饋食命筮之詞言祖而不及配正與此合諸家因爲禪月合祭祖考之時但祭祖而不以妣配某謂儀禮所言未配蓋禪月而遇祖廟吉祭不以新成者配食於祖而非妣之不配祖也且特性乃士之常祭非止禪月之吉祭豈可因其不言配而謂常祭亦不配妣乎

按特性饋食禮鄭云諸侯之士祭祖禰少牢饋食禮

南雷文約卷之四

墓

鄉云諸侯之卿大夫祭其祖禰皆屬吉禮無所分別於喪無與今以特性不言妣配少牢言妣配遂率特牲於喪禮之下豈特性專爲禪月而設乎豈特性與少牢有所分別乎鄭氏亦自相矛盾矣蓋自奔哭而耐新主不返於寢其蒸嘗行于祖廟者新主雖在不以配食三年之喪未畢皆然今在禪月則喪畢似可配矣而曰猶未配者乘喪未畢而言也按齊王儉云典卒哭而備行婚禮禘蒐樂之事三載而後舉

南雷文約卷之四終

南雷文定十一卷文約四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黃宗羲撰宗羲有周易象數論已著錄其所作

古文舊有南雷文案吾悔撰杖吾山等集晚年手

自刪削名曰文定後更刊存四卷故名曰文約云

白茅堂集四十六卷（一）

〔清〕顧景星撰

福建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白茅堂文集序

予旣於題先生小照中論先生之文在以博得名者矣令子復以其專集將授梓行世屬予亦專序之所以觸乎予心於題小照者一境於今序專集者又一境夫人固有爲文而自得於已者矣卷舒乎天地萬物之間或傳也聽之或不傳也亦聽之而無所繫於其心若此者予不得而方物之矣而其必欲傳者天下文人之通情也而傳不傳又



視乎幸與不幸其不幸也浚山大澤中彈琴歌詠數十年而不能召賞音者之一聽其幸也絃誦於家聲聞於里達之國門不脛而走海內莫不奉以通人之號雖然其間幸不幸亦有有本

白茅堂集

喻序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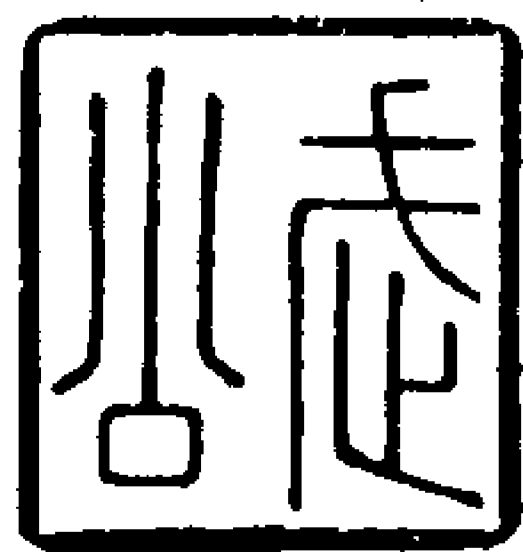
無本之辨如先生者幸矣而有本以致之者也藉甚公卿薦之天子試之以官辭歸孜孜然惟恐仕宦損其讀書懷古之志朝研而夕慮焉故其集中散行之文與聲律之文率衷雅正又於其

事當剖晰是非異同者無論官曲繁重纖細靡弗出其精識以斷之推其心又兢兢然又惟恐其人以無本之學譏之也其令子所稱授梓爲鉅公曹荔軒是能文者是能知先生學之有本者而先生傳矣先生蓋以必傳繫其心者也若視夫撫拾之家質不足以受采徒炫丹黃白晝耀人不又大相徑庭哉此予之所以弗執一境以槩論天下古今之爲文者有如是夫

白茅堂集

喻序

金州喻成龍撰



白茅堂集

喻序

四

顧赤方徵君詩文集序

蘄州顧孝廉文饒奉其尊人赤方先生像并詩文若干卷走金陵歷吳會叩中丞宋公爲之論定而今直指使者巡嶺曹公爲先生宅相謀以其集付之厠氏文饒迺返楚丐制府喻公爲之序而并問序於余因得盡窺先生白茅堂全集其學殖之所醞釀精氣之所結轡恍惚如見其爲人於以歎先生之才之大而遇之奇也今夫人動言有才而不遇於戲人特患無才耳才安有不遇者特才有大小遇亦有遲速大凡才之小者遇恒速而才之大者遇恒遲蓋蘊深則發必遠蓄厚其流自光理勢然也歷觀古才人文士淪落不偶放棄於荒江寂寞之濱歎歸燕之無棲惜雲英之未嫁鏤心鉢腎以成其一家之言卽當時之人亦未必共以爲好迨日久論定奕世之下奉爲鼻祖傳其瓣香者比比而是所

以古之人悲憂窮蹙以至於死而卒不得以不  
遇目之者此也今赤方先生幼有盛名馳譽江  
漢中更世故坎壈流離我

朝定鼎求山林隱逸之士當事強之不起今

天子講求文學

詔徵天下鴻儒赤方應對

明廷復以病放歸不竟其用人咸以有才不遇惜  
之然其詩文具在諸名公鉅卿爲表而出之昔

張

太史公序伯夷列傳以爲得孔子而名益彰今

曹公將梓其集以行於世安知其不聲施後世

與唐之李杜宋之歐蘇並傳不朽哉然則先生

之不過於生前者正所以必遇於身後也先生

於身後而始獲以其詩文遇知於世雖其蓄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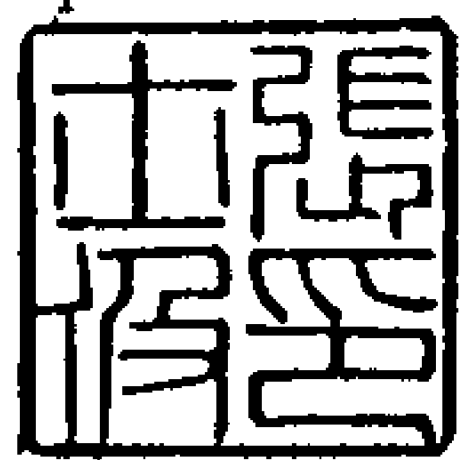
之深厚而亦若故遲之以俟夫後之賞音此其

遇有奇焉者舊唐書傳盧綸艷其諸子之貴盛

謂大曆詩人有子無如綸者蓋詩能窮人而不

能窮其後今文饒爲名孝廉盧氏之業方熾未  
艾向使先生非有文饒爲之子亦何得以其詩  
若文徧謁於著作之林而使之大顯於世此又  
交相待而成者文饒名昌癸酉所雋賢書者也  
余叅藩楚省例得備員闈中辱有一日之長故  
不辭而爲之序

三韓張士伋頓首拜撰





白茅堂集敘

黃公自敘曰三經蒙解若干卷戒史七十卷紀五行災異舉史三十卷紀選舉燕京物紀十卷默兄集二卷茅軒集三十八卷津門三書四卷先君子壬午以前作也童子集三卷願學集八卷書目十卷景星壬午前作也癸未正月癸亥先世遺集燬于寇石櫃集六卷五經論孟說七卷讀史平論二十卷歷代改元考八卷新州志六十卷素問靈樞直解六卷鍼灸至道三卷焦氏筆瀋二卷王京搭錄紀道家言一百卷先君子癸未以後作也顧氏歷代刻傳五十卷阮嗣宗詠懷詩注二卷李長吉詩注四卷讀史集論九卷陂池錄百十八卷南渡

白茅堂集

敘

來耕二集七十三卷蓋歲有增者景星癸未以後作也丙午十二月壬子燬于火南渡集有選鈔在宣城施氏梅氏錢塘宋氏山東郭氏武進楊氏邵氏寶應陶氏桐城何氏萊州姜氏丹徒江氏商丘練氏黃山沙門楚雲太取不同歷年增損復異阮詩注有本今在候官許氏李詩注鎮江談氏錄數十條刻十家注于濟南當火作室人取南渡來耕十之三幼兒自塾奔歸取十之一人問鈔寫見輩隨收即茲集也故無歲月先後嗚呼自先大父明道經國之書兵燹不傳先君子晚年奮志著述冀有以傳先大父之不傳確乎可傳矣而又不傳景星詩文十篇三四在夫必可傳而不傳則不必傳而傳焉

未可知也白香山自恐不傳雜之東都蘇州廬山藏典中不識今本果出諸此邪抑人間原自流傳不廢者僕未暇慮請以茲更始康熙丁未七月望

後敘曰歲癸亥兒昌讀書山寺取老夫詩收拾遺軼編年成集見而善之蓋編年可以考歲月時地徵問學之就將應時之飢曲故古人以編年爲善本自今以選未知所得幾何以編年錄之可也騷賦樂府別爲一集先後雜錄未依時代次敘康熙甲子孟春

樂府鈔自敘曰僕髫髻卽學爲詩舞象時有作一囊稍長知漢人樂府爲三百篇苗裔河梁十九首爲唐初近體之前茅因酷嗜之嘗以謂六朝更不擬古而自有其

白茅堂集

敘

二

樂府唐如沈宋王楊盧駱得六朝之遺溫李張王各操綺靡漢魏之音不復作矣至少陵諸篇直五七言古詩耳故郭茂倩集諸家樂府謂之樂府詩然而格致辭情微婉啾楚自然樂府非詩也元楊維禎張憲輩更爲詭變高楊張徐以暢爽爲宗陸同信陽成都迪功分鍾華贈未有如濟南之樂無尺寸土禺衣冠者也雖離上邪孤兒病婦何須描儼而故強回筆端作態傲肖目瞋僂師足盡村言亦是差矣論者又謂牌舞鼓吹不復李堅之音楊維禎輩久失陳隋之調樂府不依聲卽可不作海斯言也則又高安之因談崔豹吳兢之罪人也夫古樂府聲譜雖亡神理固在故必知樂府而後可言詩聲

如學暗篆籀則隸楷成亥豕法昧隸楷則章艸爲蛇神  
俗哉學士以爲難工也隸之爲樂府未敢問世然鈔在  
海內者已十數本茲則林陵陳子虛懷堅叩遂令兒輩  
棄次成卷間綴評語其注有云談者京口長益允謙也  
曰陶者廣陵季深微也曰普者子冢子也曰者子第三  
子也曰詩話淵池錄者普與昌引子舊時雜著也中亦  
自注二三昔康熙乙丑八月望後二日

白茅堂集

白茅堂集諸家敘

顧赤方文集敘

金壇張明弼

有氓黎之天下焉有文字之天下焉氓黎者生于盤固  
氏之身之蟲因風而化而延首而上決踵而行者也文  
字者生于伏羲氏之心之蟲因風而化而祕膺而藏抽  
咽而出者則是也琴張子曰若知夫氓黎之天下誰治  
之而文字之天下誰治之乎治氓黎者有王有霸自鴻  
荒以迄舜禹統爲一道曰王王者尸道德舜禹道德之  
終也皆王也自湯以迄近代亦統爲一道曰霸霸者尸  
功力湯武功力之祖也雖王實霸也治文字者亦有王  
有霸自鴻荒以至孔子均爲一道曰王王文尸義理孔  
子義理之宗也自衰周以迄近代統爲一道曰霸霸文  
尸事辭六經以外皆事辭之文也皆霸也琴張子曰嗟  
乎舜禹沒氓黎不復見王矣素王沒文字不復見王矣  
是何王運短霸運若此之長乎吾聞昆吾豕韋小白重  
耳獨雄三代其他圖霸不成爲天下笑又相踵也蓋又  
有不能執王蓋牛耳而稽首于衣裳之會者故有降而  
爲槐棘之臣又降而爲粟散之臣至于枝官蠹吏不可  
數之臣文至于枝官蠹吏雖一時欲名家而其名氏隨  
滅沒于埃壙矣吾且焚而陳之顏曾思左孟之流爲素  
王之臣皆與日月同其明者也周德衰而七雄起麟書  
絕而諸子競莊列申韓管晏彼豈不欲自王哉而不知

白茅堂集

諸家敘

王氣狂魯已自墮于昆豕白耳之蹟矣至于尸于鬻主  
有何瑰義亦各名家則當春秋時固有爲霸者之槐棘  
粟散者矣霸西漢者司馬遷楊雄而賈誼相如仲舒劉  
向之徒亦皆能自霸但馬遷事類宏潤揚雄玄理幽澹  
似不能不俯首而爲之臣班固不及揚馬而亦霸東漢  
桓譚左思張衡諸人爲一時之大小臣至魏晉霸氣浸  
衰曹植可霸六朝而應劉潘陸顏謝江鮑徐庾沈任是  
皆一時大小臣也歷唐而宋而明黎之霸氣不復振故  
文家之霸氣亦不振唐以韓愈李杜霸宋以蘇軾霸明  
則弇州崆峒爲霸然亦不能決藩而出其他可知何也  
文家產一人卽造一天地先輩肝腎皆敷散于大地之

白茅堂集

諸家敘

二

內徒意振而口吹之增一人不爲多減一人不爲少何  
足霸也以予觀于明空同弇州不足霸霸明者則近日  
之黃石齋乎吾畏其窮造化之淵究禮樂之奧然其文  
早困于六朝而晚躋于道學其氣體猶未大是何霸世  
之長而霸者之少若此也哉琴張子曰文之道有三尼  
焉天地不合元氣不全而人受其塞齋是天地尼之草  
昧樸宰草鷄不具迨其久或浮或沈人皆側蹠而游誰  
能自舉于風氣之外是風俗尼之人才性有格峻而  
乏采者固難與天觀勝不足或乘勝而格不峻若一羣  
嬌鳥啼于花下不能爲十仞之翔其博聞寡識者延擢  
榮積而不見臆庸之器至有識遠而才俊又捉襟露肘

無以表其意想于天壤宜其圖霸不能以至于槐棘粟  
散枝官蟲吏而終滅沒于埃壙也已以予所遇蓋多枝  
官蟲吏公然饗登堂之價子每口奉之隨亦自忘其口  
晚年乃見吾赤方赤方年甫弱冠而其才其學不可測  
其量操予見其賓伎雜集壺傾觴罷輒援紙作數千字  
人以爲其殘睡散沫耳乃皆出入天心挾持風雨今之  
自稱文士閉戶三日所不能就者昔虞世南號行祕書  
李守素號人物志赤方之博未讓焉沈光口銜巨繩上  
百尺之竿而繫之其下也放手足透空而下汪節者擲  
千斤石獅子百步外若擲瓦礫赤方之力殆有過者之  
人也其漢坎其魏晉坎其殆奪石齋之席而爲明之霸

白茅堂集

諸家敘

三

坎弼自石齋率私幸可自爲霸而不幸遇赤方嗟乎止  
矣不得不俛首而爲之臣矣是天爲文家產一人矣海  
內治文之士其退舍斂手謹避之毋輒犯其鋒可矣時  
丁亥中和節日

南渡集序

淮南陶澂

南渡集者蘄州顧子黃公之所作也顧子幼有聖童名  
三歲能言述彌月及前身事五歲值葬大父哭踊如成  
人時歲飢前王命有司元夕張燈家人著以綵繻僉往  
觀蹙然不怡曰歲飢何不以此賑民吾不願往自是至  
弱冠奉姑劉貞節教惟謹凡燈市水嬉未嘗一寓目六  
歲能詩文爲玉虎賦讀書一過成誦東髮始就郡試合



肥之麓龔公宰新水曰此所謂江夏黃童天下無雙者耶薦之郡守錢塘我西許公稱王佐才拔冠九屬第一督學崑山王公亦置第一已卯鄉試爲江右萬元吉所得士覆閱經義犯舊公名乙之辛巳丁勉母李孺人憂癸未寇陷新歸籍崑山甲申弘光收元試七省貢士舉第一上疏言事授推官歲乙丙有登樓集避地澠渚集多散軼大約賦祖屈宋樂府絕太昭漢詩自漢魏下至唐宋明無所不有沾沾一家爲文光明俊偉賅博老成諒諒敘事有西漢風流寓飢寒砥礪不倦力窮天人經濟之學忠孝至性隱然行墨包括古今陶鑄風雅爲海內推尊壇坫吾子少徵六歲而徵師事之誠知

白茅堂集

諸家敘

四

吾子之人之才必爲千禩所尸祝而恨不與之同時者激哀集若干卷手鈔次間箋釋吾子年始壯徵安能管窺而蠡測之哉黃公者顧子別字其兒時作人間傳錄間亦有焉順治辛卯仲春日書于吳門

顧子詩鈔序

黃岡杜紹凱

有明以來楚之才子惟顧赤方一人曾讀其騷賦樂府五言古體五卷亦方來白門亟索全稿僅畀排律絕句詩餘數卷其鈔若干首系之曰楚狂春秋無詩夫子刪詩雖列汝墳江漢不以其國名建屈宋以騷繼經稱與日月爭光楚之振于古以此今代詩才長沙李東陽武昌吳國倫黃岡王廷陳最著皆不能獨振其後數子益

名不稱實得赤方與左史倚相子華屈宋輩稱數才子矣赤方拏一舟還楚子執其手以溪山雨雪句爲贈各相規勉有古人遺意焉丁酉十月

顧黃公詩集敘

新建陳弘緒

東方朔誦四十四萬言自比孟賁慶忌若無人禍衡楊桴摻搥鼠視孟德章陵太守大會賓客酌酒請賦攬筆成文寓言危諷李白脫屣軒冕玄宗召見賦清平調直指倖嬖無所疑避是三人者氣蓋天下故其嬉笑唾罵無往不可予友顧黃公以神童馳聲江漢六歲作賦十六作寶劍篇作龍池柳色聽鶯歌二十上疏江南切諫移書讓相國責大帥之不汰者較朔輩殆欲過之不

白茅堂集

諸家敘

五

幸世亂坎壈流離佗際愴怛之致一寄于詩其忠君愛國憂天憫人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嗟乎黃公以彼其才使得優游盛漢之代出入承明之廬從幸甘泉祀雍時禪梁父與鄒枚輩作爲卷阿常武之什庶幾哉足以鋪張神明鼓吹風雅惜其佗條無聊愴怛憤恨年且四十而不知天何以位置之也然而其書則已傳矣嗟乎是非所謂氣蓋天下者耶而其無聊有如此

跋顧黃公集

華亭沈麟

當元代玉峰有奇異曰顧阿瑛名某字仲瑛其祖父萬戶侯于仲瑛應襲不耻不受孫襲祖職卽仲瑛子也以功益封戶爵錢塘縣男貤封三世仲瑛弗屑也傾家

結納風流豪邁傾動東南若楊鐵厓倪雲林黃叔明張伯雨皆其唱和友也又三百年其十二世孫曰顧赤方者名景星號黃公又奇男子也童年作賦弱冠成名風流豪邁一似仲瑛而遭時不偶避亂間關于吳楚之鄉亦如仲瑛所與唱和之友皆海內賢豪長者如麟布衣得定東笠序兄弟有年矣雖不能追蹤昔賢名垂天壤而磊落自命不肯居伯雨下也黃公再從楚來吳得盡讀其集奇變相生才汰不礙自名其家孤行千古余考其家世仲瑛之高風于今不墜謹識之

顧黃公景星六十四歲像



皇清徵君前授參軍顧公黃翁府君行畧

昌別撰有耳提錄一卷

嗚呼不幸等其何能狀吾府君雖然葬有銘矣

敢不謹述生卒歲月出處先後丐

海內知府君者之傳吾府君也府君諱景星字亦方

一字黃公先世吳鹽陵侯丞相雍之裔元末崑山

諱瑛字仲瑛公十二世孫也仲瑛公文采風流照

耀江左遭世變祝髮儒衣號金粟道人以故府君

嘗自稱後玉山金粟居士云自仲瑛公第七子元

進士季徵公功授蘄州路總管國變後隱於蘄遂

家焉子孫世篤孝行至曾祖通政桂巖公與兄侍

御日巖公以理學名家海內比之二程父貞譽公

白茅堂集

行述

尚氣節勵志不仕俱詳郡乘及家傳府君生母明

太君懷十三月而生府君生之夕巨蛇互屋上光

色熒異貞譽公夢星降於庭形如半月占曰是謂

景星因以名焉姑劉貞節稱為奇兒提攜笑語必

教以方季三歲尚不語一日語忽述彌月及前生

事甚悉五歲值莽大父哭踊如成人歲饑荆王命

有司元夕張燈家人衣以彩襦慙往觀府君蹙然

曰何不以此賑饑吾不願往六歲能賦詩八九歲

徧讀經史日數行下時稱聖童有詩文一囊束髮

就郡試合肥芝麓龔公令蘄水過郡舍一見即曰

江夏黃童天下無雙薦之太守錢塘我西許公公

試風簷下立艸十數藝日尚未昃也公驚異與論

古今事歎曰此王佐才拔冠黃郡九屬第一督學

崑山澄川王公亦試置第一已卯鄉試為江右萬

公元吉所得士同考官覆閱經義以犯萬公字遂

乙之歲辛巳丁嫡母李太君憂時饑疫相仍寇氛

四熾賊張獻忠等蟠結秀邑日伺蘄城郭府君憂

勸貞譽公載先世書籍還吳不果先是總督熊文

燦率獻忠等十餘營降賊過蘄荆王止賦首飲令

走馬後宮與寵姬觀之為戲府君季十六聞之急

謁州守唐公曰熊公不得死所矣獻忠於諸賊最

黠不早除之必貽後患奈何既不為備反令此輩

白茅堂集

行述

得窺王宮虛實耶唐公色變勒技勇入衛周旋竟

日而罷明季獻忠果焚穀城叛癸未正月屠蘄戮

王棺虜其寵姬府君暨貞譽公被執於賊前爭代

貞節姑死搶首觸石血流颯而賊校喑喑稱善遂

縱出關門得免展轉避亂之崑依族氏居焉崇禎

十七年九月南畿譴恩試七省流寓生貢御史陳

公良弼舉府君第一十月武英殿廷試特授推官

隨上敬陳四事疏詞愜愜切通政抑不敢上又代

太學生上閣部書議大行廟號馬士英使人密招

附已府君力卻去游黃山白嶽歸過錢塘謁縣令

族祖漢石公與言時事痛哭失聲因浮家澱湖為



長隱計

大清兵既下崑山 多羅貝勒土賴固山額真強致軍  
中命以原職隨征浙閩府君力辭養親還里嘗著  
幅巾錦襜褕酒蘖自醑是時府君季既壯學復豐  
肆筆爲文才與情赴東南名宿如張公公亮周公  
簡臣錢公收齋皆敬憚之曾遇艾公于于於金陵  
艾公數攜具就語謂貝譽公曰吾數就郎君語爲  
後來斯文託耳歲庚寅明太君卒明季府君奉柩  
歸楚侍員譽公結茅雋第著述自娛歲大歉糶粟  
不具捧腹驚意益自得順治十六年

詔徵天下山林隱佚之士 撫藩強之不起癸卯冬貞

白茅堂集

行述

二

譽公卒明季奉遺命迎姑劉貞節柩於崑山合葬  
蘄州丙午冬鄰居火延及艸堂焚貞譽公遺書暨  
府君所著顰池錄顧氏歷代列傳諸家詩註讀史  
集論詩話凡三百餘卷皆燼獨南渡來耕二集以  
先妣抱救得不盡失癸丑以後究心六書之學康  
熙戊午

詔求鴻儒

六科公薦府君稱其專心誦讀雅擅詩文

品行端方兼精字學論者以府君爲無愧云府君  
力以病辭 巡撫疏 請不允再奉

溫旨有著督撫作速咨送來京以副朕求賢至意等語  
檄文敦迫乃扶病就道明季給檢討俸米三月朔

入覲 保和殿 賜坐賜茶賜饌再以病懇既放

還杜門息影翛然遺世顏其堂曰白茅取易无咎

之義也南北往來錄與中所得詩爲三艸曰徵車

曰長安曰還山歲癸亥 不孝昌 讀書山寺益哀府

君諸體詩合爲編季若干卷府君自訂其文若干

卷以次詩文續入若干卷曰白茅堂集歲庚申

詔求天下書籍 禮部列名文移到家就取所撰節烈

列傳備史館采輯又撰黃公說字以正正字通之

誤摘發義例批謬引繩凡二百餘卷詰釋磅礴雖

一家言實綜百氏之與府君既性不好名又淡自

輒晦每不欲令其著述及身行世故海內推爲名

白茅堂集

行述

四

宿而究莫窮其底蘊歲甲子後嘗往來鄂渚與卽  
山徐公相唱和丙寅冬公具舟返府君因畱度歲  
四月自東山辭歸六月店作七月致書交好徧爲  
訣別雖病篤不廢撰著今集中寧都尹宋公家傳  
鄉先達殉節李新傳蕭將軍家傳皆喘汗之餘蹶  
然把麈刊舊量今筆無溢譽讀定山堂甲申存藁  
痛哭詩追憶闕古古遺詩愴觸老懷傷而欲絕愛  
憎分陰刻無服豫嗚呼痛哉易簣之頃不知病苦  
忽呼盟漱聞老友曹尚白盧澹巖訃疊至載四歎  
備問其後事徐語 不孝等 曰吾亦逝矣正枕九叩  
齒而逝康熙丁卯十月初七日子時也嗚呼痛哉

府君天性肫摯與物無競雖橫逆終無怒言暮年語及君父蓋未嘗不嗚咽沾巾好讀書無間寢食手嘗一編書法宗宋人運以晉意不擇紙筆酒酣揮袂輒數十大幅雖請益亦不厭風神倘爽聲若金石未嘗鐺白而髭鬚如漆今相國仝廬余公在諫垣時睇而笑曰先生服食耶導引耶府君曰不然吾有三事善飲酒性靜生平計恩不計怨耳余公歎服卒之前一夕指秋山圖云老人家在青溪住繞屋青溪萬章樹有時曳杖看青山寫入秋風輞川句笑語不孝曰疇何害人盛德事嗚呼痛哉府君生於明天啟辛酉八月初七日子時享年六十有七元配蕭淑人先十三季卒驃騎將軍副總兵官諱世忠公女鄉諡安正君府君述有狀諱邑人張君諱仁熙爲之傳男八長普郡庠生娶李氏丙子舉人吏部司務萬安縣知縣諱炳然女次楊娶方氏諱伯女次不孝康熙癸酉科舉人娶程氏都督同知副總兵諱禎公孫女懷遠將軍諱士然公女滇閩之亂元聘阻隔府君爲不孝豫聘副室胡氏鄉諱淑明女前重慶府同知諱元良公曾孫女次居郡庠生娶龔氏歲貢生諱柏公女次居娶程氏邑廩生諱俊女次居邑庠生幼養於廣濟王氏次居娶周氏邑庠生諱道芳女已酉舉人

江陵訓導諱懷吉公姪女次居娶李氏太學諱國棟女廣州知府劉諱茂洛甥女女二長適庠生劉崗次適廩生李永觀孫男十五孫女八俱幼不孝等奉遺命湯葬附於城東符乾關外特思圖貞節坊墓之東北貞譽公墓之南艮山坤向與安正君合墓焉先鄉達李公炳然等私諡文靖先生張君仁熙爲之誌所望大人君子知府君者之不靳如椽惠然賜傳俾不朽焉爰是哀鳴謹述如右

皇清康熙歲次癸酉十月朔日不孝孤昌泣淚再述賜進士出身翰林院檢討浙江典試季家弟張希良頓首拜填諱

附銘 梅川張仁熙撰

天精降以光昌色黃黃助月明挾宇宙與翱翔山靈霖水清濛胡慘不樂以幽傷有美一人宛清揚高風靖節誰與方吁嗟千載畱文章

諸家評語

商丘練石林詩曰顧侯才似海樂府妙無雙

周杞公曰黃公樂府上下八千季縱橫一萬里又曰

讀顧先生樂府知其胸中原本正大又曰有人辨得

詠高句麗之故者許他具一隻眼又曰僅作燕歌行

讀此詩亦尋常耳今不尋常何也參又曰凡詠古人

及擬古人未有不寓己意者徒然摹擬無自家見解

不作可也惟黃公諸作最得之又曰總不爲古人所

縛自能搏挽古人又曰蘊藉前人所無

湯次曾曰予和西涯樂府多矣不敢自謂過前人亦

庶幾近之及見顧先生樂府不覺失其步履

白茅堂集

卷之一 評語

談長益曰黃公樂府是千餘季來第一手又曰氣象

萬千

田綸霞語陳子山曰昨見顧先生樂府雖驟不能解

然望而知其光燄萬丈

施愚山曰顧先生懷抱不可蠡測其詩文亦復如此

陳其季曰黃公諸詩力厚而氣完筆健而澆密五百

季無此作矣

宋夢天寄秦補念曰昨觀顧先生不獨其詩文雄邁

千古窺其胸臆應是管葛一流人物

沈友聖書七律後曰近人學杜者空同雄而雜大復

英而纖俱得其偏若滄溟則又守而不變步摩詰李

頤後塵則近之欲入少陵之室則未夢見黃公此調  
有獨行之妙

董蒼水曰黃公才高力大其氣若祖龍之吞六雄宜

其傲睨百代自成一家也

陳士業評古詩云無意效古人却無此今人

徐伯調云大概似杜以不似處得似

何令遠云太白之放少陵之嚴長吉之精渾乎出之

是其一代風騷之主吾師乎黃公是哉

程非二曰今人排擊袁鏡各指其習氣是矣楚後勁

如黃公一種杰潔之氣安得不霸又曰其才足以振

八大家是讀書養氣者至經術諸篇尤數十百年有

白茅堂集

卷之一 評語

數文字

鄧秦鉞曰吾鄉琴張以文章自命予不然之見吾黃

公安得不服

張公亮曰顧子一代宗盟其年方少人未之知耳事

久論定海內必不以吾言爲諛先君見琴張時年  
才弱冠故云然

先君詩文生平罕欲自銜海內見者絕少然觀其

一二未嘗不競相推許歲月既久評跋亦繁茲未

獲悉載謹錄十數條以識一時賞鑒有如此爾

男昌謹識



白茅堂集總目

賦 楚辭 卷之一

樂府 卷之二至卷之四

詩編年 卷之五至卷之二十六

奏疏 議 策 經論 辨 志論 二十七卷至

序 三十三卷至三十六卷

記 傳 銘 誄 三十七卷至三十九卷

祭文 哀詞 跋 尺牘 四十卷至四十二卷

贊 銘 雜著 四六 四十三卷至四十四卷

家傳 四十五卷至四十六卷

共四十六卷 外有詩餘三卷別集

白茅堂集 總目

白茅堂集卷之一目錄

荊州顧景星著

男音 校錄

暢 收緝

昌編次音釋

晨

曆

昭

時

昱同按

賦

白茅堂集 卷之一 目錄

夏萼賦 有序

竹下聽風賦

猿臂骨節賦

聞蟋蟀賦

茉莉賦

桂賦 有序

愁賦 有序

高組賦

獲神龜賦 有序

開陽春賦 有序

愍國殤賦 有序

悲凜秋賦有序

楚詞

釋懷九章有序

山中人四章

送春辭有序

白茅堂集

卷之一 目錄

白茅堂集卷之一

廬州顧景星黃公著

男昌校輯

賦

夏萼賦有序

崇禎丁丑年十六見楊用修雁來紅賦未盡體物之妙別擬此作甲申居吳門春晚多閒偶憶其略錄之

朱炎始升青陽方謝繁英既披賸花未卸感榮暘之芳時續蓓蕾於始夏表春餘以孤花畱不盡於造化則有蘊露靄霞繼苑雨葩鈴旖緩撤恩罔新遮數枝杜曲幾樹章家遠望迫視旖旎柔嘉何芳心之內固雖過時而

白茅堂集

卷之一

轉佳淡藏斜麗拚暎交加隱直妓於綠箔隔融姬於絳紗思展轉之未得愧彷彿而愈遐有若三五名媛二八姍女豈蔻初含丁香未吐寶祿束今香羅密態陳今焚乳下鋪鉞於紋牕警葳蕤於繡戶苞孤芳其弗明襲瓊姿而獨處破朱唇以微歔損薄怒而不語又如名園流靄祕院驚逢封情忍思去抱嬌懷忡側若飲今班嬈自屏於團扇嬌欲畱分河陽故露於障風或仰而企江滕待年於汜水之上抑俯而就秦娥悉衣於嬴帝之宮爾乃朱紫異色珍琲分光卓今獨立避若逃藏其相之未勇也鉤弋雙拳之握其房之乍淩也徐妃半面之粧

竹下聽風賦

吾廬有竹萬竿嬋娟團圓葉則英山之簫箭筠則雷州之電斑春發慈萌夏乃成竹鸞尾般沙龍牙疏率於時秋也曳杖獨往于岡子陵梧桐盡落螭塘不鳴斥回羣吹別奏清音餘敲若欬稍仰如伸背風天屈而如笑逸韻悲涼其若吟憊憊肩肩切切楚楚露滴蒼承颺過籜忝凝艸杞之行瀉流砂礫之微聲動茅屋之夫妻商米鹽於夜雨是空幽人之耳往聽陰磳之間疾徐本乎天籟瓦隊遙其自然又豈羨夫弘景之匏笙中郎之柯棣也哉

援臂骨笛賦

北援善嘯嘯極三聲情多惜別愛重同生音起羣聚啼

白茅堂集

卷之一賦

斷悲凝宮商含吐亢隊分明長股善走通臂能援連欽黝澗高攀白雲千歲變化蒼黃色夏麻姑髮綠秦女毛青畱環何日舞劍遂停堪憐細骨重帶餘清製爲尺八豈數柯亭非同鐵玉不比簫笙當夫夜靜江鳴瀑響山溪雲生龍起月上鳥驚試使征南按弄汝陽賞音噉然一奏乍醉若醒遠有木客弔影山鬼招魂三峽流雲如聞離緒洞庭方響躍出波心我所思兮在湘沅黃鵠赤豹兮游其間烟朋露侶兮維靈援絲基矯矢兮莫害其天年何緣遺蛻兮發清瀾於自狀既聲停而韻寂兮若攤條長嘯援序吾岸

聞蟋蟀賦

小院秋深疎雲夜永風不驚枝月來弄影悽悽兮愁人

切切兮何聲吟艸杞而不穩近床下而相親銅虹燄青

錦衾色黦笑妾眉頻羈人夢轉誰家明鏡悄更衣何處

流螢入綺幃金籠催送師臣第繡毯爭圍葛嶺姬亦有

蕩子循牆狡童窺隙似丈人之承蜩若李暮之聽笛羽

振振兮乍歇股趯趯兮旋失羽地得空一眺兩尺始如

脫兔瞥爾滅跡敗意幾多收功萬一養之得宜關乃克

敵流蘇花勝耀門檐彫盤鏤柵辦雄雀大署紅羅秋興

字巧裁織錦斷腸詩騷人別覺意難忘涼風窓罕步空

廊遮莫青蛙當鼓吹遮莫黃鳥勝笙簧堦前艸滿生意

足屋梁月落幽思長試看寶石一作秋巖邊樹荒榛無復

白茅堂集

卷之一賦

三

半閒堂

茉莉賦

素馨茉莉類同種異或複或單木一藤二擢冰之華削玉之腴競跂競股瓣剝前膚清露晨流疎桐夕蔭潔心芳心溫親霧鬢欄杆月轉池館風來梢明霞集水影星猜濯素波兮嫋嫋援弱腕兮徘徊於時鉅鏡斜安金縷對串燭滅履交釵畱縷斷蕾乳絮絮翹英颺颺青蟲暗而簪橫丹鳥過而珠爛褪華山之敝鄉拋長門之團扇合德之生香有餘環子之助嬌何限任萬蕊與千葩必此花兮爲冠噫吁噫艸木便佞善爲妖維陽壯丹誰姑嬌長街更郭令宅只今惟見艸蕭蕭



桂賦

先贈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桂  
軒公 耄年樂道放情山水植山桂數株樂沙夜飢  
久矣孫監察御史公 增植之名其堂曰展桂幾二  
百年墓木已抱高臺遠懷兄存貞天性孝多悲不自  
勝恐忍能傷人不復承年矣因即桂爲賦以廣其意  
歲旃蒙作噩月之陽

有貴嶠之嘉樹植君子之玉堂借申椒兮比性頡皇橘  
而同芳既磐峙以僻處又豐融兮鄉陽姿葳蕤而懷風  
質耿介而傲霜爾其增叢合浦移相南國素節凝脂滲  
膏聚泰綠枝芬專白華馥馥當夫句芒持令眾艸發顏  
白茅堂集 卷之一 賦 四

熙榮確扈茜蕊殷鮮樹無陳葉水滢清泉游人陌上采  
女桑間或臨水遠或處山顛幹惟守素粲不競妍若乃  
炎精流耀融金鑠石蘋藻乾枯遺荷萎翦蒼筤改膚樅  
杳無色冷風忽來條條習習箕踞長懷俯仰何極白露  
既降百艸靡委鳴蟬墮枝寒雁在水綠樓連蟠纒葉繡  
纓繁條長嘯山阿誰子霜威漸厲天氣嚴凝千林脫影  
萬木無聲左扶君遷右顧女貞凍鳥藏瘦絮蟲托杙時  
既違兮不與燦時既至今不乍榮爾乃合生剛陽分靈  
月窟虛谷叢翳斜嶺孤學幽厓迷景陰雜挂朝瞰見羽  
人昔來木客若夫皋涂招搖之山交趾羅浮之野甘泉  
靈波之殿栢梁幸積之宇恢怪瑋麗不可勝數爾其平

柯櫨雷剡蔭亭側上滄漭而雲幄下弼彊而幃篋竹戶  
蕭瑟井甃瀝瀝橫古今于階庭披翟翬于暈夕鬚髣礪  
下苔蒙籠坐旁石忽焉人遠傷哉代隔于時金風奏涼  
壁月瀏皎望霧露而如膏映菁蔥而更昂於惟桑梓之  
義不墜栽培之好傷燹火之遽摧發喬木之是保桓司  
馬之二柳堪悲杜拾遺之四案猶小于是周廊開址逢  
于礪邁老幹布濩密蔭榱榱葉三晉而圭起華四月以  
扶莎朝泥瑯露夕麗金波懷王孫于巖畔恤放客于岑  
阿廣反招隱之倡咏當置酒之歌歌曰貧賤既不易富  
貴良獨難君觀市朝客促促當何懼蒲柳望秋落薜蘿  
及莫殘山中有芳樹日夕聊盤桓又歌曰尚長號遯世  
白茅堂集 卷之一 賦 五

愁賦

顧子遭時不令行吟焦悴狀貌羸癯形神如忘慈母  
既逝內失所天生人之情汨焉欲盡讀屈原遠游之  
作誦曹植釋愁之文則又委命大數放志遐廓抑亦  
抒性捐慮強生愛死之一端也然而愁之爲狀斯已  
酷矣因爲賦曰

唉噓噓愁之爲狀也糾軋錯碎與物慈剗引之一端萬

白茅堂集

卷之一

六

今不自瘦

叶平

蕤愁地下兮愁地厚寄愁天上兮愁天

高大道既隱兮義命則爾誓將去汝兮終逍遙

高紉賦

有序○梁伐舞有高紉音互平聲又音登今走索賦也

孟大將軍美人請賦

後都盧尋樟之炫情兮迺忽設此殊觀植尋仞之文槩  
分練綵初維統紐其間夫何佳俠之容衷兮振龍鸞之  
紫紉始凝睇以危立兮若三軍鼓作而戒嚴攬珠襪其  
搖曳兮凝趾躡猶未安奮綈芬之狄香兮躡輕蹻何姑  
嫺旅平砥甫疑惶兮忽眾變而引顧初跼蹐以登進兮  
猝接武而不肯僮趨驚而卻歪兮步寧失夫邯鄲斂紉  
佩之祿穗兮迺長袖之稽颡俛肝腹以類頤兮噫微笑

白茅堂集

卷之一

七

遁折腰承手之嫌拙兮奚柘枝踟躕擣淘脫之足觀下

羸若無能兮遠不可乎犯干竊暉暗以歎惜兮焉知美

之所瞻諱曰撫案下兮社交竿敬無妨兮覩安閒肆越

席兮宜朱顏性和適兮侍君間高不危兮神以閑君愉

稔兮永盤桓

獲神龜賦

有序

元默執徐陽朔己亥僕夫餘汲覲異龜于金沙之瀟  
厖大若錢延頸四顧有聲若蟬得平不圉腹凹不平  
腰甲曲折且能屈申黝瑩比璧首足鎡金獲登藥中  
經夕啟眎而棠空矣今夕丙午水宿于辰大人寢焉  
蓋千歲之物託之應感以示變化者也恭惟上壽得



其禎祥擢簡呈賦文不加點筆不暇注

夫何一神龜兮秉玉衡之微芒腹圓穹以象天兮體正  
色于北方恣輕迅以容與兮廼般辟庠搢梁覆白雲之  
輪茵兮衛紫附之著莖極五銖之匱匱兮實千歲之靈  
長通轉運而役四時兮目左右而媿陰陽背平隆以瑩  
榮兮甲屈折而翕張溷北斗與南辰兮羅五星及八風  
維王人之上瑞兮胡見憊于瘠鄉僕夫行而獲此兮猥  
辱處夫搭裳繫靈物之炫幻兮羌條杼而歎遐吉人  
之宵兆兮感至誠于神明觀玄裳之萃止兮嗣恢台以  
剪唐招僊倭與洪厓兮棄鮮雯而上翔拂蜺嬰以蜺蜺  
兮曾不可辱相羊屈崇鼉而示異兮神與我序何祥爰

白茅堂集

卷之一

八

啟匱而簪之兮布筵筭而從橫繇告我以好辭兮曰君  
子之餘慶肇斯文之權輿兮象刻圖于倉允承詩書之  
姚焜兮奏周道于繇庚荷菁華之既竭兮蹇八伯而塞  
裳與綺繡而鉅鑽兮寧曳尾于塗中彼宋君之人夢兮  
曾不免乎劓傷元緒困于諸葛兮暨罹厄乎妖桑蠅千  
齡而受繁兮終見蛻于陳王曷若茲之神異兮邈諸無  
何有之鄉重曰神式至穀降茲祥兮离精承曜文道昌  
兮負乾抱坤理中黃兮高山下澤瀛歸藏兮明晦變化  
終永臧兮葆合太和壽無疆兮

開陽春賦

有序

屈原思美人章曰開春發歲兮白日出之悠悠顧子

擴而賦之

開陽春之曠晰兮昭麗景于博桑波條風之叢叢兮照  
蘭露之瀼瀼何佳人之懽懽兮糾愁思以獨處仰高旻  
徒蕩蕩兮辟春乞之不吾與吾既習至道之擴垣兮羌  
何悞乎中素放神馬于天津兮游心輪于廣莫美盧敖  
與若士兮忽弗改乎故度維天時之可悲兮終煩冤以  
慄擾將噉眊而莫聞兮抑觀縷以無告是故春非我春  
兮膺中乞之渾渾登高墻而瞞眊兮楸楊茂而荆棘蕃  
吾固異乎陳人兮白日隔乎羨門維至人之達德兮回  
眾慮而固存守谷神以不歎兮獨寤語而寤言曰四孟  
代以舒肅兮治與亂其相循司幹運以變易兮維黔羸

白茅堂集

卷之一

九

之所能彼蕩蕩者之無解兮寒暑嬗其必信吾何疑序  
茲世兮指三辰而爲證放余艤于江潭兮息余徒于山  
側風與日其同薌兮艸與水兮一色雲淫淫以欲合兮  
谷淒淒其欲雨燕涎涎而下上兮鳩穀穀而拂羽竭輟  
息以懷伴兮感楫節兮容與折芳華以贈輞兮詎回風  
以寄語曉施施其欲逝兮恐青春之易莫瞻紫施之蒨  
蒨兮曾不有夫芳杜開陽春之展晰兮悲吾獨序隱跡  
眾莫知予之所衷兮姑凝後以迴軫重曰爰有人兮逝  
焉適春風吹心兮奈何極我思君兮恒忘食私慮君兮  
不我惻零露英兮亂廣陌思鳩易鳴兮芳艸積安得續  
鄒林于博桑兮永無邁兮連石



愍國殤賦

愍國殤哀大中丞王公永祚而作也中丞崑山人崇禎十五年開府鄖陽李白成陷郢公被重創敗績有旨逮問甲申誕戌吳淞乙酉力戰歿於是哀之其辭曰

歲紀星詩兮夫子南征凌洞庭之瀾波兮陟衡陽之嶙峋撫湘纍之舊柅兮過懷蘭之故城弔平貞之忠直兮慕夫人之忠樂哀賢哲之遭亂兮年失時而左邁歎前世而已然兮心何時得暫忘蓋聖人終身補過兮日足道何足憾懼日月其不我與兮冀收桑榆之末光世重軀以慮難兮謂殺身之無功苟膚髮之羌存兮雖哀棄

白茅堂集

卷之一

亦何傷憐私心之不可懲兮殫苦節之不可貞蘄罹蠶之扼蹙兮竟拂鬱而莫信違靈氛之吉占兮式先民之所程知時訖不可兮又奚顧此營營曰吾憾昔者之不逮兮乙之鼂吾以行阨危歟其弗悔兮奄風風而上征前泰厲使先驅兮後國殤紛御綏朝三危莫九疑兮人魂氣無弗之涉洋海之零丁兮歷陵陽之委蛇乎古帝之幽蹤兮召含靈而問之曰司命不汝察兮焉乃逝以徘徊路瀾曼以順策兮實不知其所抵帝元冥使箕子兮魂欲往而中止王鮪浮不貳向兮越羽隕不北飛凌陽侯使竟渡兮吾終轉乎南娛背工祝令先行兮臨睨恆餘吾將歸颺風縱其入門兮朔彊被拂羌其若來亂

曰大禹殛厥躬兮仲維文身箕子被髮兮接輿箕髯大時不齊兮道有常經凡百君子兮宜諷斯文

悲稟秋賦

有序

宋玉云皇天平分四時兮竊獨悲此稟秋作悲稟秋賦

悲稟秋之悽慄兮唯乞候之感乎夙衷白日潛其短光兮艸木蕭乎變風長夏之眾艸兮螯虺于聚處薜收清野冷瘳善兮蘅荃復無所朕欲判其蘊藪兮使夫嘉艸爲之亂芳萎落不善兮梧桐翳夫秋陽何紛糅而共率兮竟失時而無當抑刊綦而成實兮贈鳳鳥之所根維桂樹之層夢兮表幽谷之孤馨案筠貫四時兮橘櫟愈

白茅堂集

卷之一

七

自貞隲余馬于高遠兮天宰寥而景清露霖之愁人兮浮雲滄海西南征鎧稍蹶噉兮還乎何聲中夜服耳兮不知悲之所生孤臣枿子兮泣下霑襟申中野以嚴霜兮蕉萃暨岸邊方蜚廉翳翳萬里兮夫燠失勢而摧藏窮余睇以騁望兮曾何艸之不黃頰白露之鼂啼兮蹕明河之夜光恰精藝之既竭兮悲織女之無梁江湯湯以東逝兮雁離離而南翔蜩背冷而聲瘖兮蟋蟀鳴此東牆彼蟋蟀之微蟲兮秋乞至而鼓翼怒各守此窟宅兮象將軍而居壁心九歎以畢闕兮顧安得此壯士棄高爍而築壘兮雲飛揚而風起下鷹隼于黃茅兮戮貌兔與狐紫澠毛血于大荒兮輒副心之所喜重曰登龍

首兮木葉飛皎明月兮入中閨彼美人兮坐太息季易  
邁兮昔易失拾桂華兮將遜君學長帶兮心慙慙亮余  
悲兮思孔殷我思君兮思孔稠旁及盛顏兮通綢繆千  
焮萬歲樂忘息

楚詞

釋懷九章

有序

漢諫議大夫王褒作九懷弔屈原也王逸爲之章句  
逆釋辭有可采覽者補綴文義韻爲九章用宣二子  
之旨遂曰釋懷亦曰九譏歲在昭陽單閼陽月朔

一匡機

衛寤迴極命不集長悲永歎思正則盛年緯繡心剝偏

白茅堂集

卷之一

楚詞

三

敷陳忠謨道閼塞呼嗚孤臣志莫申想託神明游帝庭  
下顧豐鎬慕兩京文終武繼求俊英旦夷畢散借忠貞  
動作應禮行薌馨節度彌高德業成戡定既亂烝功名  
志乞堅固策謨明潔白之化勳百姓生嚮平南服政教  
行在垂垂也也彼何苗衷眞傾淪嘉言蘊藉不列聽  
高懷佛鬱從殷勤追企彼美結中情環思永歎竊傷心

二通路

金閨玉閣君所居居時當涉履英賢頌權姦來  
併茲懷誠抱信會弗知智士不處遁世太調惡嬖御相  
親附附離離閉閉寒寒泣泣枯枯魚魚雪雪泣泣豺豺狼狼怒怒思思奮奮雷雷雨雨驟  
龍龍騰騰英英招招有有翼翼嗟嗟天天關關上上下下四四方方路路咀咀蛆蛆車車驚驚蓋蓋空

玚延經過黔胤撫列星周遠北斗還天廷緩帶徐步五  
玉鳴佩從長劍立延頸思時帝固疏天津帆幹瑤光正  
玉衡啟匣考察司祿君帝不筮與巫陽魂卜筮初莖長  
浹行忍真中懷甘遠征東西儵忽浮雲露百神導艘虛  
冥冥極目騁望夢不明雷公盛怒聲闐闐會雲字鬱感  
我情俛然隕志悲時命命平

三危俊

嗚蜩嘒嘒暑將退秋風愁人思遠逝嘉及吉時驅棄騎  
九天際道逢夸父聊引憩宓妃難迎鳩不媚六龍蟬媛  
轉余轡星辰下地光未繼太歲磨轉聲磴磴重泉乞動

白茅堂集

卷之一

楚詞

三

驚雉雉坤元扶輿德廣大我胡跼蹐惴若墜修途幽隘  
不可居揚舲弱水旋天衢戴勝操杖問所需爰求重華  
及西嶠二妃小水今何如幽囚野處史不書側身長望  
涕泣濡

四昭世

槐橫季兮溷沈冥左從公兮誓違君神魚前導湘之瀕  
行戲放游遂至天扶搖悠颺八景與乘雲歌謡聊自娛  
纖阿入御動容儀把袂洪喬媒宓妃顧見下土滄靈微  
陰精降隕如雨霏中心欲返情悵悵夜飛精爽弭靈旗  
羣仙交手謳嘒嘒素女鼓瑟百蟲悲持我玉佩相交結  
高歌永歎自憐惜前驅夫嬈回軌轍開明九首關門發



六龍上日排闥思馳我車入寥廓如絲楚道連峨  
軫丘傾崎洞庭波悲思念故涕滂沱菁華既竭君奈何

五尊嘉

莫春溫暾天清明羣卉發新條吐榮哀彼靡蕪夏隕葩  
枝葉摧折傷想莖佳人不采空中林追思往世賢哲情  
仁義遇割困厥身沈吟俛念心煩冤湘雲冥冥雨沛沛  
意欲隨波永流邁楊歌微發湍聲會螭虬水禽紛下瀨  
旂以文鯨旒九帶翠蓮作蓋芙蓉旃衡風起涌搖旌竿  
傳芭代舞招水仙水君翳望快來前介臣鱗妾紛駢  
還盼故丘哀郢郢悲從中來不敢宣心如浮萍無東西  
先

白茅堂集

卷之一 楚詞

古

六蓄英

涼風蕭蕭天宇肅動搖百艸使芳飢白露凝霜警叢薄  
飛蟬無聲坐攀曲海燕辭歸將化蛤悲鳴啁啾三反覆  
谿谷噫乞浮雲昇鴛禽應令哀援聞嶠嶠照姬忽不存  
彼何秋士偏煩寃愴望神州曠無極古木蕭條雲霧隔  
戰寢雨良足惜楮嶺挂壁蛇虺黑櫟兀離奇收不得  
褫我衣裳易羽翰載乞欲上中自離棄離下土非所歡  
人間可哀強自寬時候欲逝愁芳蓀寒條把玩涕闌干

七思忠

想登九天放心神雲騰風輟臻帝廷三嬪九辨聲激清  
回眺下方塵已冥動踊我心悲莫禁遙瞻躋丘惡木層

三辰沴繆陰陽爭我欲帝座排五星華蓋十五張元精  
羅衛龍轍白虎參昴龜水蛇糾下瞰招搖在上搗機  
義和煬薪爇木熒坐烹天狼酌斗鎗匏瓜作解招忠魂  
譙息帝苑邀長庚蓐收持斧導我行祫祓羣奸歸正貞  
閭門詆蕩高莫凌憚情極想傷肝心

八陶鑒

真仙唱道振世羅蹇余怙悵將安過傷時閔亂當奈何  
何當奮翮升雲阿時喻元精浩劫家策余駕分引余旒  
遂見天皇受秘要存神閉息塞兌窺心神發明內自覺  
大道不難下士笑軒轅鍊鼎窟南荒帝藥八齋宜  
壽昌銅庭汨汨無天將遙視解水豎青蒼羣峰萬首雲  
白茅堂集 卷之一 楚詞 古

九株昭

長歌歔歔短聲續悲從中來不可讀物錮盛陰不滋育  
歸頑耀職忠良逐官蘭斬袖禍所伏女嬰嬋媛胡不服  
孰履清白君焉欲稅駕神明終上征浮游塵外覓貌形  
上帝掌寢司文明爰詔離騷續六經岳瀆作樂進五音  
宮商並會竽瑟琴丘陵踴躍歡喜聽紫微高閭景運新  
文螭龜馬貢厥靈河雒圖書經緯文我誠樂此發中心  
天下懽樂莫如今衿衣束帶聊自矜斯愁釋患毋屏營

亂

一陰兮一陽晝短兮夜長天道適如此何為苦悲傷



山中人四章

與子別兮幾秋貫靈樾兮既周塵揚海兮陸爲洲隔絳  
紗兮阻丹丘薜蘿兮山之幽酌浮匏兮翫游儵日昃兮  
增息嗒然喪我兮不知其繇山中人兮歸徠倘從我兮  
夷猶

夷猶兮盤桓山紆鬱兮水滌瀾獼鹿虎豹兮般般機薄  
溪樾兮岑巖上攢植兮菌結夕鳥兮以還山中人兮  
歸來倘從我兮扳援

扳援兮嶠嶢艸木春秋兮猿鶴板屨特替兮岵岵覓亭  
亭兮雨蕭蕭安翔兮以遨何所無姱婁兮敢嚮不自聊  
山中人兮歸徠倘從我兮逍遙

白茅堂集卷之一 楚詞

共

逍遙兮延竚孫所借兮不可旅佛佛嘆以殺人兮九尾  
羅沙以女飽鰲不繫兮塵不侶山之溪兮川以阻杳冥  
冥兮神靈雨山中人兮歸來倘從我兮容與

送春詞 有序

維日乙丑辰次辛巳盛德在火青陽云謝古有迎春

送春之詞歌以送之

吾將送春兮東方開萌啟蟄兮本青皇如王人之大號  
兮豈汗渙兮而復藏耀靈晨舍于嫫女兮搖光夕指乎  
大荒繫幹運之必然兮安見禺中退處乎扶桑吾知東  
皇之弗受兮春洩洩乎胡臧吾將送春兮西方蓐收虎  
爪兮綱伐是尚音使鷓鴣之僂鳴兮萬卉因而失芳吾

知金天之弗禪兮春睢睢而無當吾將送兮于南祝融

吐熒兮削歧讖譚十駿代出兮炎炎煙燼云我無所兮

春焉覃吾將送兮于北陰山千里兮墮指滅跡昆蟲俯

首兮柢渴無澤昏颺怒號兮甲槩挺聲施承閉塞兮春

奚宅吾將送兮于上景風至兮雲物鉅狀仰蒼昊兮從

懷况帝有無兮疾威降厥命僻兮春焉放吾將送兮于

下土伯翳翳兮幽葩紺閭冥沈膏譬兮春焉假本吾將

送兮四隅色不正兮風孤虛土寄王兮不與居仄奧窔

兮春焉如上下方隅兮維春盍歸吾聞上世兮眴眴熒

熒寒暑正兮風雨時化日融怡兮舒以耶讀爲皇后治

之兮氏華胥重曰天何言兮四時適愉則春兮悲則魏

白茅堂集卷之一 楚詞

七

造物在我兮榮枯曷九春乎歸來歸來兮于茲庶可以  
久留

白茅堂集卷之一終

白茅堂集卷之二目錄

樂府雜體一 新舊題○得無先後姑雜錄

效杜甫樂府 有序

當石壕吏

當留花門

當新安吏

當潼關吏

當無家別

當孝老別

當塞蘆子 失

當新婿別

襍擬古操

箕子操

思士操

厄操

崔子渡河操

襍擬古歌謠詞

白茅堂集卷之二目錄

答情隱歌

越羣臣祝

哀伍員

薛將軍歌

顏有道歌

亭長歌

吳人歌

豫州歌

壽一歌

瓠子歌

五侯歌

西遷長安歌

長城冷歌

況太守歌

楚妃嘆

平陵東

阮元瑜琴歌 有序

短歌行

行路難

善哉行

對酒歌太平

來日苦短 二首

滿歌行

前緩聲歌

將進酒

戰城南

艾而張

君馬黃 三首

筵篋引

孤兒行

豔歌何嘗行

度關山

東海有勇婦

白楊行

煌煌京雒行

門有車馬客行

高句麗

燕歌行

淮南王篇

三食

蜀道難

日出入行

君子有所思行

尺布斗粟謠

白茅堂集卷之二目錄

東武吟

順東西門行

獨漉

秦女休行

折楊柳 一作大曲古辭

泛舟橫大江 有序

飲馬長城窟

結客少季場

從軍行

入塞

征婦寄衣

妾薄命行

白頭吟

鰕鮒篇

猛虎行

梁甫吟

飛蓬篇

朗月行

結轡子

三臺

西園游上才

游俠篇

羽林郎

玉波冷雙蓮

倚瑟行

北邙行

又前韻

改元稹將進酒歌

有序

仙真人

有序

祖龍行

湘靈鼓瑟篇

壯士吟

紀南歌

無愁果有愁曲

輪臺歌

高陽樂人歌

棗下何纂纂

白茅堂集卷之二目錄終

白茅堂集

卷之二目錄

三

白茅堂集卷之二

樂府雜體一

新舊題○得無先後姑雜錄之

效杜甫樂府

有序○甲申作

唐擬古樂府郎莫善太白長吉文昌仲初輩題不必今辭不必古元白輩始創新題諷諭體裁盡變若劉猛李餘古題新意流傳則少至明李西涯詠古無切于時于鱗則覲覲然稱如胡寬營新豐爲善擬其用至剿古爲已有元美變襲各半其後擬樂府變謂少陵郎事命題千古卓識甫本古體詩謂之樂府也可以其風刺善也僕自知識見聞可風可刺多矣將細聲竊吟近於衰朝非所宜有於是掇拾其大因事爲

白茅堂集

卷之二樂府

辭當少陵諸篇庶不謬作者之意可感動當代云爾

凡八章甲申冬月記

昌云塞蘆子一章失

當石壕吏

皇帝十六載天下大旱蝗江淮產石麴採斫充餱糧饑民喜相賀且復支嬴庭豈知天行毒此物爲妖祥鴈鴈啄灰骨零落沿山岡恐此骨所化吮之斲人腸明王監天戒放蠲初慨慷本無常平積又失黎陽倉司農算國用司馬仍交章軍民孰甲乙公私呼癸庚行營要供饌郡邑愁輸將誅求轉蔓衍親黨連銀鑄華屋作囹圄通衢成北邙可憐鬼籍客謀口猶皇皇秋高塞馬入纓翟遙相望河北絕行旅山東開戰場羣盜起相軋形勢益



當畱花門

白茅堂集

卷之二 樂府

帳下俘尚書手中劔還斷尚書願襄陽一失守宗室全  
列屠黃巾薙朱郎殷血流中衢前軍大星落白旄行脚  
躡沙蟲不知數風鶴紛何如一人爲厲階百夫難究圖  
寄語後來者任人宜慎初昌按詩話紀事崇禎丁丑十  
二月總兵左良玉同監軍張  
大經抵蘄州總理熊文燦本楊嗣昌所薦至是遣被擄  
生員盧鼎蘄州冷水道人姚宗中入賊張獻忠劉國能  
營游說縣是乞降于文燦方議安置而獻忠忽遁嘆其  
部下攻穀城獻忠隨追殺之以爲功據穀城以請穀城  
舉人王秉貞生員徐一鶚利賊賄具呈以百口保獻忠  
文燦信之嗣昌秉樞部初未敢決巡撫戴東旻巡按林  
鳴球會同奏准獻忠造降丁姓名冊歸農一萬八千一  
百三十三口皆所掠難民畱精兵一萬一千餘名于穀  
城十五里外之白沙洲造房屋千間時戊寅三四月也  
兵科姚思孝言招撫非局嗣昌奏曰賊旣從撫不可不  
示以誠信寧朝廷信而反側不信勿反側信而朝廷不  
信若驚眠虎使之覺喉馴犬使之噪則大有可憂者嗣  
昌初畫各省巡撫皆禦亦頗非井而無能奉行者八月  
文燦同湖廣巡撫爲獻忠請給劄付關防南京兵部范

南來堂集

卷之五

附

景文以為不便嗣昌奏曰兵家之事畏人多言請自後  
有條陳密抄到臣部十一月南京太監孫象賢言開獻  
忠造船謀南下非甘心撫局者上以問嗣昌嗣昌奏曰  
撫皆出于皇上而命而臣再四斟酌行之既撫之寇不  
無懼心旁觀事終日誦言不激使復反不已且慈父  
不能保愛子無論鷹鳩之化未純者矣于是羈縻一載  
已卯五月八日獻忠反焚屠穀城走入房縣諸山中勾  
引曹操一丈青一條龍小秦王攻破房縣庚辰正月其  
黨托塔王自拔來歸獻忠追及其孥分配營中而自納  
其第四次妾托塔王姓常名國安誓隨大兵報仇獻忠前  
營漸次入蜀閏月左帥有瑪瑙山之捷獲金印金鞭等  
物臣等上馬文燦敕書斬首一千三百餘級馬麟稱是  
智師不殺俘而繫于襄陽獄時奸細密布偵得太守騶  
昭鼎幸已正月嗣昌自夔陵泝江至夔州寇已渡入薄  
將泰良玉亦敗發劬帶兵飭常者彼號令丁口掃地  
盡來也既而小勝賊問道還楚流轉疾如鬼神密以一  
晝夜行三百里二月二日至當陽三日至荊門州四日  
抵襄陽是夜以奪得符信遣十八騎叩城門啓賊伏蜂  
入破獄取其孥殺之仇裏王坐之殿陛酌卮酒曰盡此  
一杯老子欲斷嗣昌頭奈彼在蜀今用汝博嗣昌頭耳  
南孝堂集 卷之二 樂府 三

縛至城上焚之並焚世子常添樞貴陽王常法亦被弑  
福清王常澄與弟常淦突圍出知府王永曾先遁矣大  
殺城中一日忽發王庫藏銀十五萬兩散之鄉民名賊  
饑嗣昌聞變憂懼病作鄒滿明季紀聞云嗣昌在荊州  
自益夏允彘幸存錄云或言伏毒吳偉業綏寇紀畧前  
云伏毒後云白縊彭孫貽流寇志云病革又云懶憤絕  
食以卒李清筆記云歿後見夢于上曰臣盡瘁以死諸  
臣連章詆臣譏遷國權云二月晦日嗣昌生辰朔日自  
經監軍楊卓然以疾聞今據孤兒額天錄其生辰二月  
十七日非晦日也三月朔丙子歲于位越六日抵至  
沙市止徐家岡降賊夜焚房廡拔營叛猛如虎追至石  
夾橋斬數十人餘多星散云嗣昌之歿塘報野史傳聞  
不一今其故人子弟力辯為病歿上與祭一壇云嗚呼  
文燦正典刑矣嗣昌一束以謝明主何足辯哉嗣昌大  
言誓任扛鼎不勝骨折筋絕嗚呼悲夫癸未二月獻忠  
居斷水以兵衛文燦家屬十二月掘嗣昌父祖上四世  
其屍

當新安吏

壯馬馱繡衫低迷向前路借問誰家娘十步五回顧本

是夏家子今爲穉兒婦弱體繫高鞍纖腰著錦袴生男  
不令舉生女棄不乳一身事他人那能不悲慘同行惟  
故鄰愛逾骨肉親中道復捐棄吞恨不復論

當潼關吏

諫云黃公家傳嘉靖中邠州雨石于  
山中大小皆如人頭作聲史不載

昔我先大夫謫守邠州城邠州災怪事雨石如人形又  
能作人語切切令人聽其聲似哀訴關西大舉兵此怪  
坐百年烽燧照縱橫潼關要害地長戟如雲屯萬人爲  
一隊十里爲一營借問主將誰孫武遠代孫賊來苦飄  
忽覩若飛鳥輕空壘出迎戰已失趙壁旌天陰厲鬼聚  
積雨山川昏哀哉十萬眾菱甲埋其身敗同桃林戰事  
與哥舒均陝州既不守輔右安能存遂令鼠子輩長驅

白茅堂集

卷之二 樂府

四

衝北平至今天柱折豈曰方隅傾

當無家別

昔在高帝末海宇方晏然是時天下戶千萬仍歲千  
洪武末天下戶一千一  
百萬有奇此舉成數也降至神廟中生聚二百季三河  
結季少七萃誇輕儼天子坐溫室公卿惟備員金鋪閉  
朝旭玉殿沈春烟將軍營梓澤相國築平泉雒陽記園  
亭宮庄連市廛嘉宗寵客魏尺紙天下傳邊陲建祠廟  
奪及民間田先皇赫震怒風霆來九天刀砧活膺密奸  
黨分劉虔皇衷過瀕刷海內仍熬煎如人痼疾久瞑眩  
亦不痊生男未十六軍書除戍邊邊墩未及築調戰戍  
陽關旌旗過故里骨肉成荒阡艸生遍城郭嘆惜聞鳥

初憂從軍苦反賴從軍全赤風一蕩沒萬里空蕭然

當坐老別

維明十六世所用誠不負狗冠而虎翼猗麟相關爭烈  
皇御宇宙月朔坐明堂憤其所積弊一一爲變要宰相  
非其人卿尹多病狂股肱既隨盡安得不滅亡蛾賊起  
關中倉皇逼神京黃巢本豎子東都號黃王老夫落籍  
久六十爲除丁聞變目皆裂標膺心內創錯我箠中箭  
礪我壁邊槍誓將灰王難不復計所生病妻牽我衣稱  
兒啼我旁顧此豈不念大義安能忘注騎歿社稷魯人  
欲勿殤何況坐白老性命寄北邙風聞新皇立江左大  
徵兵迄今六七月隻羽無西行老夫何所附行行且彷徨

白茅堂集

卷之三 樂府

五

復奈已辭家人誓不返故鄉寧將客歿骨裹送填沙場

當塞廬子

當新婦別

榮木憐枯株免絲悲寄生新人自榮盛故妾良苦幸免  
絲本無根纏絲附榮木寄生失所依萎黃委空谷東鄰  
有豔女自比秦羅敷高樓夾廣陌綺戶臨通衢頭耀金  
雀釵耳環大秦珠上壽黃金千恩賞百萬餘借問彼媒  
姬羅敷近何如今爲使君婦前者侍中夫西村有愁妾  
惜影矜衾綯朱顏日頽頽五馬空踟躕枯上無懸裳益  
中無斗儲六親但譚笑爺姆相揶揄人生在世間難露  
曾何殊持此道妾意終當畢區區談云眞  
風人也



雜擬古操

箕子操

古今樂錄曰紂時箕子佯狂痛宗廟之爲墟乃作此歌後傳以爲操琴集曰箕子自作也其辭曰嗟嗟紂爲無道殺比干嗟重復嗟獨奈何漆身爲厲被髮以佯狂今奈宗廟何天乎天哉欲負石自投河嗟復嗟奈社稷何按紂商王受謚也殘義害善曰紂商書西伯戡黎篇直稱王微子篇我用沈酗沈音向于酒我其發出狂我謂受也箕子則曰殷邦方興用沈酗于酒斯其爲臣子之稱周書泰誓牧誓武成則稱商王受矣無稱紂者此操後人所擬辭調磬苦衆絃不聲

白茅堂集

卷之二

樂府

六

可謂善矣然而非箕子自作也箕子若曰

嗟齊

嗟嗟殷邦沈酗殺比干嗟重復嗟獨奈何不顧行遜顧古無津涯津音由若之何嗟復嗟奈社稷何

思士操

文王既得尚父益思天下之士爰爲此操上天降祐兮右我姬非龍非彪兮獵乃得之我思天下分遺賢在茲父昔未髦兮安在哉音資天命難讎兮居高聽卑母曰民酸酸莫庸兮罪乃在台音形

厄操

孔子作也

匪兕匪虎兮宿曠野不耕不狩兮胡爲者大道在我兮又何怨樂行憂違兮以無悶蓋天俾我厚兮將以是遯歎乎言不弔兮彼蒼之方難

崔子渡河操

一作崔

閔子騫所作也崔子蚤失母後母以其死母名呼之崔子乃以渡河爲辭繫石自沈歟

我生不辰兮昊天泰憮君親見背兮臣子何辜毛裏雖異兮均我母生者不可違兮歿者不可侮名不忍聞兮矧可呼呼名不可兮何況其他彼河之水兮畢吾軀嗟嗟此曲不可終兮鳴虓鳴虓

雜擬古歌謠詞

白茅堂集

卷之二

樂府

七

答偕隱歌

偕隱歌祝牧作也其辭曰天下有道我蔽子佩天下無道我負子戴其妻答之

天下有道我簋子耕天下無道我佩子纓祿位益以全生世亂負戴將安行

越羣臣祝

越王句踐囚石室羣臣悲焉奉酒再上壽爲祝曰

三光入地闇而章短辭精言盟上蒼威人者滅辱者昌

蒲脯醢酒行二觴

哀伍員

伍員與太子建奔宋宋亂俱奔鄭鄭人殺建員奉建



之子勝奔吳偕耕于野後員伐楚入郢恨不及立勝  
夫差信讒賜員死後人哀之為歌曰

楚王無道信讒言既殄太子及其孫賴臣之力出昭關  
中道乞食命苟存五戰入郢軫出奔孤兒何在傷客魂  
符江揚濤哀主冤屬鏤之劍何足論陳云黃公有伍員論此仰其意

### 薛將軍歌

唐高宗時薛仁貴領兵擊突厥九族于天山發三矢  
射殺三人自餘一時請降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  
山壯士長歌入漢關仁貴恐降者為後患於坑殺之  
薛將軍領兵擊九姓殺三人亦足以反命殺人不在眾  
用兵不在多奈何輕人命籍籍還佗佗將軍發三矢壯

### 由孝堂集

卷之二 樂府

士起長歌但恨長平下死人加亂麻音摩

### 顏有道

武德初顏游秦為廉州刺史時劉黑闥初平俗多彊  
暴游秦撫卹境內敬讓大行州人歌曰廉州顏有道  
性行同莊老愛人如赤子不殺非時艸  
廉州刺史顏有道黑闥初平俗多暴愛人不殺崇禮教  
敬讓大行國無盜三年奏最璽書詔廉州為政得體要

### 亭長歌

後漢仇覽為蒲亭長亭人陳元母詣覽告元不孝覽  
諭以大義元不成孝子鄉邑歌之

我有父母在我庭我有父母在我亭化我鳴臬哺所生

生我父母成我君君子君子不我臨桑柘暴爍無好音

### 吳人歌

鄧攸為吳郡守及去郡百姓怨思歌曰鄧侯挽不來  
謙令推不來

鄧侯挽不來謙令推不來天下方一家推之向何公挽  
來我固喜推公彼須惡黜陟在大君用人慎毋誤

### 豫州歌

祖逖為豫州刺史躬自儉約督課農桑收葬枯骨百  
姓感悅嘗置酒大會耆老中坐流涕曰吾等老矣更  
得父母歿將何恨作歌曰幸哉遺黎免俘囚三辰既  
朗遇慈父

### 由孝堂集

卷之二 樂府

九

五兵不用白骨收三辰復朗歲事修社備祭饌春復秋  
誰其尸之祖豫州坐中父老雙涕流吁嗟吾曹今老矣  
得見慈父歿即休

### 書一歌

惠帝時曹參為相國初高帝與蕭何定天下約法明  
只及參守職無所變更百姓歌曰蕭何為法若畫  
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壹及其末

### 李變亂舊章民更歌曰

蕭何曹參一黃一老壹以守靜萬邦是保苟非其人  
不獲而擾迺用諸少進從羣小格言舊章視之藐藐苟且  
從政嘗不可曉亂既兆矣憂心有悄帝之輔揆貴其論

道

瓠子歌

元封元季帝至瓠子臨決河悼河功不成作瓠子之歌命從臣將軍以下皆負薪於是卒塞河後世河決因以塞爲功

河身曲兮地所爲水潤下兮禹順之洪範敝兮周不違瓠子塞兮土功贖隕林竹兮捷不屬壅激亟兮沒斯續財用屈兮馬蹙湛野蕭條兮愁我人治決波兮如用兵噫乎行所無事兮惟智爲能

五侯歌

河平二季封舅氏五侯越禮僭侈百姓歌曰五侯初

白茅堂集

卷之二

樂府

十

起曲陽最怒壤沒高都連竟外杜土山漸臺西白虎五侯初起曲陽最怒貪奢用事權挾主土山漸臺擬白虎扶天何功卒不悟雖終滅亡國體破破蒲悟切

西還長安歌

高十二季既誅燕王茶韓王信淮南王布等還過沛作大風之歌曰安得猛士守四方因慨傷懷泣數行下冬還長安剖符分封與蕭何等噓血盟作山河帶礪之誓後人因爲西還長安歌

狡兔既从走狗烹補注茶狶信布相繼亡翻思猛士守四方慨傷懷泣數行分符更誓金匱藏反覆者安漢道昌

長城令歌

南齊長城令何敬叔有廉名夏節忽榜門受餽數日得粟二千餘斛悉以代貧家輸租後人歌曰

何敬叔廉寡欲夏至榜門求餽粟得粟二千三百斛明日開倉納官穀用代貧家輸不足今之人亦何酷一戶逋租十家哭安得逢何敬叔

况太守歌

宣德時况鍾以吏員薦爲蘇州太守得奸胥命有脅力者四人捉一胥空中擲殺之凡六胥尸諸衢蘇人歌曰

况太守如明神別勢宿靈安良民空中擲奸胥河內投

白茅堂集

卷之二

樂府

十

二老不污桁楊投有昊能生能殺道兼有西門豹後况太守

楚妃嘆

熊旅楚賢王擴地一萬里自詭謀臣多不復更經紀宮中有美人竊笑虞丘子叔孫乃得進霸業從此始豔色反德媒巧言令賢喜身寵名亦歸樊姬有芳軌夷吾聽小妻齊國方大理誰誣平仲謀二桃殺三士

平陵東

走馬高堂下松柏平陵東借問彼何人朱幡畫兩熊丞相木司直我我稱阿翁受恩劉氏久誓不背貞忠義旗未及指白刃已抵眉乾坤一震動日月爲氣雲班馬鳴



脚蹠徒侶顧日中不見薤露歌殺哉東海風寧學張敖  
客髡鉗徒爾容

阮元瑜琴歌

有序

曹操聞阮瑀名碑之不應逃入山中焚林得之大延  
賓客怒不與語使就伎列瑀撫琴作歌操乃大喜又  
嘗怒禰衡使爲鼓吏衡作漁陽摻搥操益怒余感二  
子遂爲廢之

阮瑀撫妙曲禰衡揚哀音恢弘王者度喜怒何相尋曹  
公營八極惟是有福心周聖昔吐握天下歸其仁

短歌行

人生斯世亦何坎軻幼老空食粟壯歲還蹉跎君但置

自茅堂集

卷之二

樂府

七

酒炙牛膏會勿復言他不見榮啟期得爲男子生中  
華九十帶索行歌樂哉私自慰悲來當奈何死當騎日  
月生當以宇宙爲家

行路難

八首

富貴不長保神仙竟安之天皇一萬八千歲今同場子  
不可知我壽自盤固幾見斯世亂復治千秋毀譽挂任  
口隻字欲挾風霜飛第憾百季就窵窵還爲鄉里兒童

歎

朱顏雖好不久紅莫厭白髮稱老翁上尊汾酒靈壽杖  
當筵踞拜皆王公汾陽豈是少季子至尊側耳聆歌鐘  
西征一脫鐵面具回紇下馬來趨風此翁四十尚貧賤

屈指歲月非英雄

李邕碑版照四裔筐篚珊瑚麒麟縹南陽落魄宗定伯  
賣鬼得錢千五百春風有酒且自持爲夷爲惠吾不知  
臍中汁流李核出自言是久牽兒啼東家阿戎不解事  
曷來共此金屈卮

陽春桃李光滿天持觴自壽春風前伯倫嗣宗外幾季  
醉中大呼爾來前當時戎馬暗天宇竹林豈足常周旋  
草間不子二豎起顏色怱怱不能言大人先生感懷詠  
龍嘲對鼓壺觴邊居然不如小兒女啞嗔拍手從天然  
昌云兩前字  
重押異義

千金百琲二八時盼睐騰輔生光姿笑間誤觸玉如意

自茅堂集

卷之三

樂府

七

君前宛轉胡嬌悲一朝紅顏化素髭玄宮蟻蟻來相持  
北邙黃壤無異土南山黑柏撐枯枝餘華好醜東逝水  
夢如亂絲不可理

血雲四結江水渾浮屍如筏船斷行黑旛一點鉦鼓動  
赤日駢鰐無光晶毛人夜泣投鄂水云是古時城郭精  
無頭魚鼈被波下林間鳥雀皆自經一屠再戮生類盡  
賊校軍鋒不可名百季生聚苦難復何況稅斂還用兵  
家少娃髮滿額日日倚門盼行客西舍寡婦哭向天  
遺簪抱慟長可憐念我東家西舍情不一何況千里萬  
里東與西東髮受書至今日不成一事成華顛千秋  
許與竟誰是一物失所心茫然



青城高蓋還幾重弱水尚在蓬萊東滄波幾季一清淺  
白蜺嬰拂終難逢神君不降漢皇帳野燹竟燼驪山宮  
戈揮繩繫有何術耐汝頭上蒼老翁緣木求魚不自悔  
徐福五利空愚情自註青城山第五洞天在灌縣高蓋山第七洞天在永福縣蓬萊山傳聞在大海中

### 善哉行

神藥雖寶不如少季珠玉雖貴不若金錢贏縮之期數  
本在天養恬之福烏可永季顏淵三十仲尼稱賢大聖  
之壽因乎自然世事翻覆幻劇流烟多聞博見何必彭  
錢思蹈東海惡彼仲連與人之辨噤哉一言

### 對酒歌太平

魏武所作後人有對酒行對酒富歌行皆出此

### 白茅堂集

### 卷之二

十四

對酒歌太平天子寬大吏悉廉仁宰相燮理百官持憲  
平國有九季之蓄歲復百穀用成修文以培本講武非  
尚兵士貴廉耻百姓懷刑訟天象地制作明孩兒皆得  
老耄德及艸木昆蟲赤松綠髮騎白鹿教我丹訣延千  
春我今對酒胡不樂且引玉七開金尊神游羲皇氏陛  
下位壽億萬年

### 來日苦短

來日苦短公日苦長泰山巖巖河水湯湯一解逝不可  
追來不可逮千聖同悲百家瑣細二解斗衡既設何  
不爭陶刑高伐憂我仁人三解螂蛆多足行以一氣蝸  
贏雖醜自視嫵媚四解寒暑推移治亂何常是非靡定

立賢無方五解平仲善交久而愈敬周公吐握讜言定  
聽六解災不及井泉不溢竈瑣瑣百憂不干季少七解  
蛇出幃下恙在艸中考祥視履屏誕淑躬八解學者好  
奇不可為訓書不三證不可為信九解糞壤變化哀此  
蜉蝣真人澹蕩抑又何求十解

### 其二

人生不滿百公日何茫茫縱令滿百季來日苦不長聖  
賢盡寂莫萬古遙相望奸雄與惡少何用誇身彊魏武  
多憂思對酒歌慨慷前和卒洗濯黃流落清漳劉表次  
荊州機莽于襄陽火沙屠矢盡還胤兒童羊高歡盤鼓  
山潛納其黃腸一匠有遺雙盜金而出亡李子艸茅士

### 白茅堂集

### 卷之二

十五

夢精悍兼文章椎埋錯用意烟露令心傷卸我千金裘  
酌我白玉觴堂前上笑妄幕裏開筭簣不然長生瓢往  
挹玉女漿大門談蕩蕩愁思退未央魏武劉表皆明末  
事按水經註劉表  
墓晉太康中為人所發表夫妻屍如生香氣聞三四里  
經月不絕崇禎末盜發表墓有機弩烟火疑否時所發  
非表墓耶又云今墳家及祠堂猶高顯整頓  
正亦疑之思即所謂征南將軍劉儼墓也

### 滿歌行

少老相迫逐歲月忽已馳失時不樂多憂何為人生聚  
首若搏冰雪食財好積難與久期天道設轉富貴何常  
昨日簞瓢今日侯王撞鐘會高宴鵬鳥鳴常陪賓客正  
滿座回視顏色如灰黃鵠映天過萬里雲霧開孤鴻  
嚇腐鼠地上時徘徊有生即死路多福為禍胎得失遞

相羨愚夫良可哀

前緩聲歌

十仞之水必有潛魚溪山大澤龍蛇攸居雖有罔罟將焉如咎尺有只山之南山之北風雲騰化殊不測登雲衢與天無極豈願我人民千萬歲

將進酒

將進酒心中思多問累性何不棄書與詩子貢不聞天道項託爲仲尼師輔糟歎粕雖多奚爲沘服遭罵曼纓見奇古不可通今迂儒徒見歎大禹胥鯀體功成賜玄圭墨翟見楚王吹笙被錦衣劉伶號閉關伯陽稱守規全生古所重濡首君莫譏今我作歌揚聲絕天清且悲

白茅堂集

卷之二

樂府

七

將進酒杯來遲吾不知朝僑之得失又安知臧穀之是非

戰城南

朝過荒城埜駐馬城南隴城南戰陣地白骨何繁繁聞管爭雄日兩軍相沒時白晝暗沙塵悲風乾鼓聲箭貫晴及醺矛裂胸與髀小則飼身大則封鯨鯢敗固可弔勝亦足悲彼何自馬來翩翩飛旄旗三軍皆呼萬歲使者前致辭惟牛以百角官酒刻千觚从者名祭場生者名犒師殊恩本難遇不得醉飽爲將軍受上賞士卒糜肝脾生平好身手今爲幣與齒有目睹曦光今生茅與茨有齏曾含乳哺今填塗與泥初時利剽俠事定難

爲非功成他人享禍敗已所罹亦有南山北郭田采荼斷壺亦可餐雞豚伏臘樂歲奉北邙簫鼓聲闐闐養生送死長曾玄四海盡如此銷鋒鑄耜永無患

艾而張

艾而張羅中有四奮脰鼓翼鳴相叱其心則苦聲則和羣鳥不顧悲且歌嗟汝何意汝身在繫何故爲人使賊國類箴中水粟亦何惠艾而張羅羅尚可回聲啾啾誤殺我

君馬黃

君馬黃臣馬蒼二馬同逐臣馬良盜君馬食岐下君不愛馬臣愛馬君馬驚臣馬扶三百健兒馳晉壁鼓隆隆

白茅堂集

卷之二

樂府

七

還軍中君自食德非臣功

君馬黃臣馬蒼二馬同逐臣馬良君呼樊臣呼臣臣之樊祁彌明宮中甲鼓而起臣有臣臣不灰桑下餓夫靈

帆是

昌云殺樊者祁彌明擊伏者靈帆或云一人誤

君馬乘黃我盧白乘黃祿灾盧白尼撫鞍謂白爾何辜哀嘶踴地若有吁躍波涉險公如鳧青山電轉風裂裾平原在眼草見蒲四蹄將止作步趨批耳不動汗流珠追兵已遠活我軀回顧乘黃爾何愚路窮槍急不肯驅代間駿物有如此世人皮相當何如

筌篲引

誰謂彼狂夫被髮亂流从屈原從巫咸埋憂正如此滔



天之水何湯湯蟻螭出沒神龍藏彭錢繫輪囷臂井蔡  
公腰瓠行杠梁全軀自保不長在筵篲一曲胡悽傷

孤兒行

談云傷吉安侯陸仲亨韓國公李善長而作也洪武十三年初惟庸謀逆賜死事連

善長仲亨有司請併誅之上曰吾始識善長于兵間命掌簿計書為功臣爵以上公女其子祺仲亨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亡以升麥封侯此吾微時股肱腹心其勿問會星變善長大劫善長會受難廟黃金三百兩西城古劍白玉壺玉刻交龍蟠桃杯上流涕許之善長遂自裁弟有義存義子佑仲亨棄市祺以臨安公士推恩得不死先是上以臨濠為豐沛地久空墟徙江南十四萬口資之命善長經理至是赦仲亨于臨濠安置善長之歟未免疑案篇中細物夫何為者微言也

一升麥藏草間孤兒何在上畱田謂汝孤從我游大者

白茅堂集

卷之二

樂府

六

王小者侯天下既定慎勿戚戚懷憂但當日飲醇酒惟肥牛定遠里第石笋立冢光燭天鬼夜泣淖沲麥飯君報臣汝今歐刀銜汝身富貴能殺人卑約可全生曷不自愛為良臣馬援苦憶少游語王章不念牛衣貧位高多危古所戒何況安亂干天經將軍不反說客反誰信豎子初無心山陽西公釣魚瀨至今人痛韓淮陰西域古劍光陸離玉刻蟠桃交兩螭當季轅門撞玉斗愛此細物夫何為至尊流涕司隸怒貴主曼聲丁督護推恩幸赦臨安親傷心草塞金車路一升麥藏草間孤兒還歸上畱田臨濠一十四萬口邇來板蕩生秋烟

豔歌何嘗行

傷定遠王沐晟也晟川為三府二州五長

又同詩平麓

郡縣其地封黔國公其後麓川復反屢敗績退師金齒內懷懾懼至楚雄仰藥歿仍追封定遠王晟功高驕僭土酋事之無異人主片紙下具鹵簿迎之曰令肯也歲時奉獻不絕晨又與賊

何嘗使獨無憂父為王子為侯五月渡瀘水不流炎焚

得瘴猿猴愁手闢三府開兩州日南底定歸黃圖賜傾

天府意未足錦標錢庫持牙籌水庄三百餘六十日食

其一歲可周昆池週遭五百里敕賜離宮連洱水西南

君長獻奇瑋豹尾龍亭迎令旨後宮肩簪可千人翠鳳

織衣黃錦茵閨奴鵲扇從雕輪貂蟬右插金鐙橫駝雞

聲尾猩猩唇晶梓殊奪赤玉嬰羅番銅鼓懸兩楹妖姬

白茅堂集

卷之二

樂府

九

起和春鶯聲碎邪假獸獅子纓蠻兒鞦舞不得停行省中丞昨舌語十萬強師如禁旅販賣徵匠滿江湖執政不許長秋許龍川燹火接騰衝偏師偶蹶捐前功紅旗陣陣催金齒白旄翩翩出楚雄獨無憂何嘗使鐵瓦金書復誰在直蘭古道杜鵑啼時有行人下馬拜

度關山

談云平河奎也成化四年武定侯趙輔總制各路軍馬搜河未幾以疾召還嘉靖二

十五年曾執出塞被謫伏罪咸寧者仇鸞也

度關山關山在何許七十墩臺十三堡黃河千里揚衝波昔聞武定初度河季季議開赫連北河水照人雙鬢  
番紅鹽池南馬族族馬腹礪礪錯錯箭鏃  
沙射白肉近前十步安狼牙簾脫創濺拔不出朔雲一



色寒鵲嘶隔隴暗聞磧上蹄偏師欲出咸寧壘關頭磨  
動髦牛旗君王忽下輪臺詔此日情形豈得知

東海有勇婦

談云烈皇帝殉難有宮女費娥為賊掠同賊殺賊大呼曰恨不能盡賊遂自縊甲申秋南京遣左慰勞使至則館于太醫院密藏南來云臣遣游擊楊三春密往昌平同報先帝葬處名翠華山有原葬田貴妃墳夫江大領夫五十名正開隧道三春稱行商百姓望隧門叩頭數十名有隨身紙錢焚燒拉江人道側細問云四月初一日賊用夫三十六名舉先帝梓宮至停紅棚內用夫十六名舉先皇后梓宮至鋪行百姓斂錢三十千開隧道四月十一日入葬先帝居中周皇后居左移田貴妃左右今攝政王恐未湊葬命內官黃高等開看監工造陵隧道寬二丈五尺云

出自阜城門黃塵隔宮闕羽林十萬軍濊濊若霜雪朝

聞破潼關夕犯金河灣烏啼五更曙銜土翠華山舞馬

由茅堂集

卷之二 樂府

三

淚雙流馴猴衣盡裂異類比妾心人心不如妾妾本叢  
臺女時無廝養兒剪刀當匕首鉗錚勝金椎右手提賊  
頭左手割素頸毅魄劇奔星風雷赴俄頃東海有勇婦  
聞咎蘇來卿精誠貫終古豈獨婉芳聲

白楊行

談云王僧虔技錄有白楊行其辭上難為五季李自成傳玄作相和歌中瑟調曲也崇禎十女溺歿百為周王棖城阜五日夜督師侯恂總兵卜從善以舟師迎王至賊舍開封西逆王師孫傳庭左良玉皆敗績中原自此其魚矣又按此諸篇事實與會不一故體格屢變

嚴風九十月白楊何蕭蕭驅車來苑北雲氣正蕭條村  
落無居人良田但蓬蒿野鹿成羣飢鸛鳴嘯我四馬  
坐耳銜兩轡罔駝懷慨與我爭行魚鼈游宮闕河水蕩

蕩何者為大梁晉日王與侯今日白骨無人收仰天太  
息青雲徘徊舍我高游咄哉心悲手招青雲日欲西馳  
常用生為悲當奈何邪青雲飛

煌煌京雒行

談云傷明兩京也四都者順天北都應天南都鳳陽中都承天興都也

煌煌四都際四極斷鼇作柱媧皇立地維天紀分兩京  
宛丘直南蒲坂北燕雲以後十六州繁華遂與江東儔  
春風寶帳三千所杲日金梯十二樓甲第平連鵲鵲觀  
玉河遙擬鳳凰洲九迴馳道通三輔七萃雄師領列侯  
六朝佳麗依天塹海漕江輸到畿甸越羅楚練堆作山  
方物奇瑛古希見名王賜宴葡萄宮闕支畫像甘泉殿  
十二陵邊樹若雲縱橫陌上花如霰箭及照陽野燹紅

由茅堂集

卷之二 樂府

三

一龍浮渡大江空朱衣鑿斷秦淮水王氣摧殘日月峯  
鳳陽陵寢 琵琶遺響彈黃鵠篋栗迎霜落塞鴻何人更  
擬三都賦鉛槧須慙左太冲

門有車馬客行

門有車馬客駕言來故鄉長跼就問客沈痛咽中腸客  
乃長跼言故鄉不可詳兩季新耕種千里無人行子遺  
能幾何今又續流亡主將旣首鼠驕語臨江東叶聲內  
嚮而惆悵外視反徬徨尾大果不掉兵騎果不祥郤曲  
平應放金劍遺東廂一言淚綆縈再言涕交頤君來城  
郭圯今復城郭非白骨築為坂高陵變浚池古木伐為  
薪丘隴半荒夷道逢二三人結劓為衾衣舊時歌舞地

畫行綏綏腥風起殘熾地上烏鳶啼髑髏逐溺死顛蹶  
三魂飛長跼再問客客今來故鄉故鄉信爾爾車馬何  
輝煌他鄉半若此客復之何方客言拜新恩北上燕京  
城辰羊切長吏爲勸駕四牡夾兩箱亦復有親故上路陳  
簞簞丈夫歷九土何必懷故邦慷慨惟生平俯仰獨悲  
傷帶切

詩句麗

遂有箕子朝鮮之地至紇朮骨城居焉俗守箕  
 子禮其俗于中華漢初燕人衛滿推結入須水  
 攻朝鮮王華自立唐乾封三季李勣破高麗得  
 其樂以獻唐改爲夾寶引一名百濟樂樂人紫  
 衣大袖裙襦章甫冠李白樂府金花折風帽白  
 馬小遲同翻副舞廣袖似易海東來問頌有客

白茅堂集

# III

有客亦白其馬白馬意出此一統志云國人戴  
折風中大袖衫郎所謂折風帽廣袖也至今不  
改馬

句麗傳袖嬖娑高冠長劒我我慷慨容儀自多至尊含  
笑顏醢賜以醢醢蒙佗繫維白馬胥餘遺教漁佃詩書  
朱蒙弓矢睢盱紇升骨城以居奄有濊貊沃沮其容不  
改疆蹕出言斐斐有章臣俗自周逮唐敕賚龜紐金章  
禮儀進退焜熿衛滿椎結無何華風遠播遐阿篋寶引  
舞飲倭金花風帽形譌爲君當筵雅歌

燕歌行

朔風怒號天雨霜沙雞塞雁紛南翔念君結軫之他邦  
故鄉非故鄉人腸君渡黃河水作梁賤妾懷思波阻長

盛季亭亭處空房志如委衣神不揚攬衣起步明星光  
七星蓬蓬參畢旁哀笳四起夜未央悲來思君不暫忘  
短歌變徵彈清商誰能聽此不需裳

淮南王

皆譔諸王實自殺也解題與列傳不足信○  
談云此亦祖其譔也甲帳漢武帝造以觀書離  
伎荔枝也水晶長春二宮五代時王審知  
建南水春陵在今南陽府述王閏山名

淮南王好神仙坐憐夸父思上天後宮甲帳金作牀鐘

鼓竽窈樂未央離枝玉盃酌蔗漿酌蔗漿飲少季少季

漢安能賢水晶宮館長春殿清冰存陵悲不見我欲

渡江無梁願化鸛客更鵲歸故鄉歸故鄉不可得八公

老髦無氣力  
霞毛剪旆旆  
越王燧火橫  
天外

白茅堂集

1

**三**

劍金琴喻安臺回輪陸龜紫有子俞劍俞琴喻  
三篇此合爲一篇崇禎時屢以闕宦監師多勞  
力上故兵軍容角技之無用又川  
蜀兵最號技擊後敗于江東子

劍脊射月不落星連牛拔弩聲流霆負蹕起冠鬚鬚

驚蛇赴穴電繞庭  
隊血勇生燄燒堂上咳下呼呼聲

磨如澠之酒十斛罌天狗吠吠月墜地一炬平安光未

雙敵聲四合將軍逃八千子弟浮泡消

蜀道難

暢論章阜上蜀法章之遇反其言曰蜀道易易  
手履平地士贊美曰李自甚明皇自弱而作此  
說是也此詩翻自意奢香貴州土官婦爲高  
皇帝開道通貢者○呂按滇國仲文德黔寧沐  
也



蜀道難于上青天蜀道易于履平地銅梁玉壘高  
難攀鼉魚鳧殊茫然金牛轡盡五丁灰石犀填水三  
千季七盤九折行不得上與井鬼通光躔玄宗踏踰萬  
里橋玉環不到巫陽山蜀道難于上青天子陽躍馬  
稱白帝高午腰間寶刀利五丈原頭大星隕陰平道上  
解師濟前成後孟可奈何劍閣盤崖本難恃花鬘來朝  
刻貴嬪孤兒面縛封歸義蜀道易于履平地青天平  
地何茫茫猿聲三峽斷人腸願國功名總銷鑠黔寧宮  
殿盡荒涼錦官樓上烏啼夜聖帝祠邊夏雨霜指點龍  
坑通貢處猶餘壯士哭蒼蒼

日出入行

太白此詩日出東方似從地底來又云魯陽何德駐景揮戈逆天遠道情誼

白茅堂集

卷之二

五

實多吾將囊括大地浩然與漢津同科蓋謂日不入地元氣運行無息耳其說始王克元丘處機明刊瑪寶說同此詩祖白意

日出入東西日不出入東西中國以見者為言謂西蒙  
谷東嶠夷日生朝月生夕交如環合如璧但有遠近無  
出入遠則冬近則夏近則長晝遠長夜鬱胛未熟天待  
明亦有三夏為晝三冬夜西秦說臥開的亞太洲其冷冬三月太陽不出地夏三月  
不入地文王假象為明夷其實太陽不處太陰下新垣占  
候景再中虞公劍指返下春精誠格天聖如此誰謂矯  
語誣天公不必追夸父嚼燭龍呼長繩繫長空但挹北  
斗酌鴻濛坐攜嫦娥不來藥往會太姥幔亭峰周回五  
億萬七千三百九里與天左旋右轉長無窮

君子有所思行

言富貴不足長安九衢裏甲第羅金張聯翩鶴蓋接龍馬如雲翔承恩絕馳道謁帝宴明光賜與竭天府歌鐘連未央威名掩伊霍驪龍結椒房回天片言少捧日萬季長三公出私室五侯財履行盛滿理必敗禍淫天道常錢收鄧氏

金園還沈水莊前時魏其宅今復武安坊載觀博陸墳  
尺布斗粟  
尺布斗粟亦可縫斗粟亦可舂兄弟二人忍不客周家三讓  
康太公叔帶作亂遂為戎我思仁賢悲且冲鄭伯養貪成段凶

東武吟

卷之二

五

出東門遵長途遠望見何紛挐青衫紫駟依路隅高轡  
白哈窮錙銖鐵襦銅釵金僕姑踰垣截若爭封侯東家  
上計西家四頭上白日無根株人生少壯雙轆轤謂君  
亦何愚君不見魏有吳起吳有要離室中彼姝不得為  
妻遵長途慘子袵

順東西門行

日出東月出西天道輻轉無停轡當作規少則壯老則衰  
血氣盛滿曾不思生何益歟何虧少季驅勉當及時本  
既富世復治得者若登失若馳匏管清醴服奇騰觚  
極謙君莫辭醉復醒情不怡身中齒髮如寄枯歇斯跋



身則飛我胡行歎復坐悲偏逞恚詔來茲千秋逝矣恒若斯

獨漉

一作獨漉篇楊廉夫云爲父報仇之作也太白轉爲雪國耻之詞此詞作于甲申秋

獨漉復獨漉水鑒無清濁濁水映綵雲光華亦何縟濁水本在地綵雲本在天如人貴賤雖異此心是非炯然大恩未報耻未雪刀環印鼻徒周旋人心有所溺各自賢其資伍員申胥志願但兩全我歌獨漉篇悲思淚下

秦女休行

昔有燕王婦自名秦女休羅衣奮白日響頸斷吳鉤縣令解綬太丞卿持憲愁天子下詔赦不忍忠孝囚芳名

白茅堂集

卷之二樂府

天

播樂府軼事傳千秋請停秦女曲聽我行新謳讓苦節士斫衣殷血流賢哉趙襄子人君度孔修位高苟不德敵國起同舟秦皇亦何鄙博浪求其讐亡國痛亦大章嘗恩亦周漢皇封離齒四海皆歸劉世祖下雒陽爰拜扶溝侯豈惟安反側實以章王猷匹夫貴意氣王道尚懷柔明明天與日覆照何優悠

折楊柳

一作大曲古辭

天道必有終人生味厥初君子道其常不爲時俗偷夷齊餓首陽誰云紂獨夫五就疑阿衡三反病繇余逋臣信幸苦厥有狐夜姑趙盾夏日日片語驚鄆舒夫差將伐魯公山還踟躕奔亡不忘故費叛非其辜申胥哭瀧

庭一夕三敗吳封荆不肯受顧瞻園與盧樂毅事燕昭失意秦趙都趙王欲北伐涕泣何漣如王猛入三秦名立功亦膚慕容即先擊晉室未可圖君難臣不易大聖所鑒吁嫠婦一衷怨菖社成丘墟一本分八解

泛舟橫大江

有序

魏文帝飲馬長城窟行云泛舟橫大江梁簡文帝因以爲題也其詞云游子出王畿當念蚤旋歸張正見亦云王孫客若遠詎待送將歸雖有風景萋萋之感而語意鄙茶文帝本云泛舟橫大江討彼犯荆鹵武將齊貫甲征人伐金鼓長戟十萬隊幽冀百石弩發機若雷電一發連四五蓋言江表易破幽冀兵彊也

白茅堂集

卷之二樂府

毛

黃河落天塹白日何蒼蒼南行渡江漢萬里岷嶓長秦皇志飛越駕以鼉鼉梁射蛟之采下驅石滄海傍飲馬雁鴦池東輒上錢唐井宇盡甌粵刻碣窮南荒漢末有孫吳偏阻不自量瑜蒙詔得計終歿孤蘆鄉六代小君臣勃起而倏亡重德不在險何有多隄防降旗不暇豎鐵鎖非金湯至今緣江戍蒿莽連雲望我欲竟此曲此曲誠悲涼王孫太不返空悲春艸芳秦嶓山碑巡字

飲馬長城窟

黃沙盡大漠紫堦名長城燕趙實版築秦皇蒙惡聲千平雨雪在墩堡多摧傾戎騎爲跳踉孤狸相窟營飲馬城窟中馬狁時時驚落日似孤燧烟雲縱復橫漢家爭

戰地萬古無人行  
鴻雁解其羽  
儼然疑雪明  
山海經大澤方百里  
解在雁門北  
所埋骨何足悲  
所悲功不成  
邙都復何益  
李廣終無名  
節鉞受天子  
彈薦從公卿  
徒憐邊鎮重  
寧悟闕廷輕  
說文多畏也重文作怯

### 結客少平場

少卒成燕趙  
箭輕樓閣馬  
蹄銛鐵嶺峨  
眉馱玉鞍  
收功在鉅鹿  
失意還邯鄲  
不取王導節  
詎忍鍾儀冠  
走馬過大堤  
青樓結雲端  
樓中有好女  
含笑顏如丹  
千金一握手  
錦帳流蘇幃  
苦辭發中席  
願畢新恩歡  
女子當一身  
丈夫良獨難  
忽念安陵釣  
淚下長沈瀾

### 從軍行

十七歲作

### 白茅堂集

#### 卷之二

樂府

天

荷戈急王難  
結髮遊遠方  
長途轉征邁  
舊侶亦已忘  
幾人亂海內  
傾國事戎行  
側聞官軍變  
中道互搶攘  
長恐遠此別  
不獨如參商  
夜開輟遠夢  
輕屨響危廊  
蟻蟻聚月明  
蜘蛛落閒房  
徒傷伉儷好  
不抹君邊疆

### 入塞

玉門關塞遠  
客鬢連馬邑  
曾聞蘇武歸  
亦見班超入  
咄哉右校王  
冷洒河梁泣  
一國不足居  
百季私自惜  
霜毛苗鬢出  
嗟節難俯拾  
寧知班馬鳴  
功名生絕域  
風吹角韻南  
烈士袍襟溼  
寂寞五陵春  
落花一暈澀

### 征婦寄衣

有客發渭城  
言之交河埃  
霜閨各有寄  
裁縫裂端綺  
香

停鉗鉞火尉  
暖燾薇水切  
切兒女仁  
慙慙豆如此  
今夕金鎗刀  
宛轉向熾指  
晨裝就長道  
與君共萬里  
有家嘗寄衣  
無家復何似  
持謝衛將軍  
功成勿為喜

### 妾薄命行

東家有翁嫗  
擇婿得兒郎  
兩心易明白  
百歲無爭張  
嫁與膏粱子  
幼小便猖狂  
麤疎尚可忍  
詭浪不可當  
盛季處房室  
容華坐自傷  
白日午時觸  
不異桑榆光  
食糞獨苦心  
食煬將毒腸  
含悲嬾窺牖  
淚點嘗在牀

### 白頭吟

十五髮覆眉  
低頭圭門裏  
十六初綰髻  
與君作鄉里  
出亦復嘻嘻  
入亦復嘻嘻  
君情定妾會  
妾意定君知  
金多

### 白茅堂集

#### 卷之二

樂府

天

中道變他鄉  
更歡戀織錦  
不堪愁羅衣  
忍障面入亦復  
悽悽出亦復  
悽悽眉同鏡  
影斂淚帶夢  
魂嗁知君好遊  
俠傾心事交  
結欲盡結交  
心須憐舊時妾

### 鰕鮒篇

曹植有鰕鮒篇音鮒小魚也一作鰕鮒篇音鮒小魚

鰕鮒食鰕鮒  
鰕鮒食鰕鮒  
小大各相啖  
造物其如何  
鰕鮒產大海  
左右插三牙  
胎生五六子  
腹內開池注  
出入從口中  
朝暮恆呀呀  
漁師布巨網  
斤斧相交加  
鎗皮餽刀劍析骨  
為鞭撻波濤  
永相失斫肉  
徒盈車鰕魚  
更殘猛上岸  
尾牛殺巴蛇  
行過之吸取  
如龜蛙不見  
羸與金滿吮惟泥  
沙口腹亦自  
休貪夫良可  
嗟

### 猛虎行



嚴風轉柁葉亂灑黃茅岡猛虎跨出林十步見晴光強

項不及顧壯士前相當一叱使人立蹶卒來受折昌按

音狹奮見山海經爪牙自豈挂鉞刃交胸膛虎死性不

陪倒擲令顛僵狐兔汝不食溪山汝不藏中遠豈汝賤

犯理取滅凶猛虎雖凶惡念之亦天生太公巖谷中亦

可以久長自註陸俗字胸前也本

梁甫吟此吟梁甫吟起于漢莽歌也諸葛亮好爲

益帝時京師歌每句末曰董逃董逃行古有之

我觀世上人多于山中草白骨何處消來者復不少皇

王與臣佐今古如翻潮田疆古冶子區區何足歎大地

一丘墳生人盡黃土椎墳起臺榭搏土作歌舞朝聞董

逃行暮聞梁甫吟漢賊兩寂莫千秋傷我心

飛蓬篇

飛蓬逐長風展轉千里游自非落坑塹輟輟無時休九

丸南山松正直凌千秋菟絲翳其陽靈芝產其幽萊施

全谿谷茅苴蹠道周蘭蕙雖美草當門亦被鋤

朗月篇

月采麗高甍露華輝羅幙上有佳俠人流思向宛雒粉

頰珠光耀青梳蟬翅薄密態君詎知撫心詎能學嘗恐

鷗鷖至涼風入阿閣豈無璇閨賞闕景自娛樂容華若

鬼神何繇會冥莫陶云秋水

結轡子

漢廷公卿會王生後至止顧謂廷尉前爲我結轡子心

知不在貌面交良可已豈無英雄人感恩爲君死

西園游上才談云梁曲本沈約詠月詩爲

置酒臨高臺西園游上才香烟夜生燄蠟淚曉成堆燄

火雲邊落笳聲隴外催坐令觴上羽插向戰書來

三臺談云高洋築三臺宮人拍手呼上臺催送酒

尺高竿云云洋登轡視之應也

高臺臨漳河華月散楊柳官人拍手呼上臺催送酒漳

水東流月西落臺前送酒銅龍渴百尺高竿燈不明鄴

城啾啾飛青雀

游俠篇談云傷獎

白茅堂集卷之二樂府

渾金裝轡頭錦纜繫輕舟殺人畱姓字爲客報恩仇司

隸噤莫問金吾誰敢收一朝風埃起十載荏苒符會狐鳴

會大澤賜張墮名州乘時邀詔赦拜命著兜鍪通籍龍

虎衛出入鳳皇樓堪悲李都尉白鬢不封侯

羽林郎

六郡良家子三河季少羣彫弧畫雲氣寶劍耀星文

耗孔翠飾襜褕雞舌熏指揮鮑司隸調笑卓文君金錢

寄大道寶玉出幽墳五侯上壽罷戎曹持籍聞身多殺

人罪家有女緩勳季淡擗梨執還用虎符分

玉波冷雙蓮高季連姑蘇雜咏唐處士李嶽游震

宮二隊長其曲世不傳季



雙蓮復雙蓮紅愁玉波冷鴛央後銀塘啼鳥下金井游  
魂血沈邀西施貝宮漆炬燃靈犀鎖刀雙斷蟾蜍領博  
得臺高王宴寢五湖沈魄化不歸水面猶鋪鳳花錦

倚瑟行

渭南遠指邯鄲道高臺坐看如花老新豐雞犬非舊時  
咸陽陵墓消秋草皇帝王霸安在哉神仙富貴皆塵埃  
泥尊瓦鼎霸陵出樂盡哀淡無可哀

北邙行

山偃夜出牽猛虎脚踏石羊西面語水銀瀉盡鳬雁飛  
秦帝樓臺漢家土溼螢澀澀移鬼燈春風吹挂枯秋藤  
天長地久豈終極塵埃紅鏡朝朝升

由來堂集

卷之二

三

又前韻

巫彭迎祆騎騰虎事鬼季淡知鬼語應龍穿石如虛空  
人不見風鬼無土山根腐葉飛神燈老梟銜入千季藤  
茫茫厚地窮無底度索跳下駿易升

改元稹將進酒歌

有序

元稹將進酒云云願主回思以下託言不純非風人

忠厚之旨因改之

稹辭云將進酒酒中有毒說主父

天仰天俯地不忍言伴為偃路主母為妾地父妾  
加妾鞭笞人知妾為主說主將淚洗鞭頭血推椎  
主母牽下堂扶妾還升堂上牀將進酒酒中無毒  
令主壽願主回思歸主母遣妾如此由主父妾為  
此事人偶知自慙不密方自悲至  
今顛倒安置妾貪天僭地誰不為

將進酒酒中有毒說主父言之主父傷主母母為妾地

父妾天仰天俯地不忍言伴為偃路主父前主父不知  
加妾鞭笞人知妾為主說主將淚洗鞭頭血推椎主母  
牽下堂扶妾還升堂上牀將進酒酒中無毒令主壽主  
母下堂緣妾故妾即何心居主處鞭笞效德牀第疎願  
主自愛千金軀

仙真人

有序

秦始皇三十六年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為石或刻其  
石以諱之始皇盡誅石旁居人燔銷其石久之不樂  
使博士為仙真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樂人絃歌  
之時新阮諸生四百六十餘人于咸陽疑博士所為  
譙辭也樂府失之

由來堂集

卷之二

三

仙真人凌虛游騷駕天駟牽天牛雷公擊鼓彗曳旂鑾  
風輪景覽八周金臺五所三神州朱赧九光十二樓觀  
聖廣麗如雲浮迭代玉女要綢繆窮情靡慙無訾訕帝  
可洽之天同休天同休樂無射姮娥再鑄月與日西方  
明星化為石

祖龍行

呂按本唐韋楚老題

咸陽十二銅優伶聲筦等瑟絃鞠笙

西京雜記秦咸陽

四五尺列在筵上琴筑竿笙各有所製絃索如指一人  
生人延下有銅管口高數尺管內有繩大如指一人引  
繩琴筑竿笙  
與真無辨  
上食鬼作人鮑醢腐肉食羶魴偽書已促扶蘇灰天意  
偏教胡亥生長平冤蟲人面似匹陽雲氣蛟龍起游魂

尚在望夷宮奸腰已肆咸陽市荆卿倚柱不足吟衛鞅  
車裂良可哀過江吉玉報英主素車白馬華山來吟本

笑也一作呼來切  
湘靈鼓瑟篇

湘江秋風九疑雨湘君夫人隔雲語青峯不動飛白波  
霜絃五十彈雲和排風寄語秦博士蕭盡君山神不歔  
九歌九辨人豈聞三嬪上天無此聲鷓鴣鳴銜葉蓋霜背  
雌雄啼苦潛相對西川杜宇不知事血化薔薇點平地  
天歛地坼駕鸞飛白龍一雙天上歸普云有本

壯士吟

慨憐老馬踴早撫蕭颯饑鷹威鳴鏑男兒有恩報不得

白茅堂集

卷之二

寶刀磨斷青虹霓普發寬入聲

紀南歌

十道志曰楚昭王十季吳通淠水灌紀南  
城水經注楚先鋒處荆山後還紀郢都紀  
南城也左傳杜注今江陵縣北紀南城劉禹錫  
有紀南歌其詞曰風烟紀南城庫土荆門路天  
寒多獵騎走

可憐荆門路馬蹄蹋成窟蒸土城復摧水溪行人沒鼓  
聲何不揚大將親秉鉞聞音杞梁妻潛水葬貞骨梁妻投潛

水成○普按此作于丙辰丁巳亦感事也

無愁果有愁曲

北齊後主緯作無愁曲自彈琵琶  
馬上唱之曲終莫不墮涕初陳政  
齊後主頗以為憂移提婆曰假使失黃河以南  
猶可作龜茲國人人生行樂何用愁為後主乃大  
喜後稅提婆降敵兵送入郭

龍子抱雲臥不起六宮淚滂銅虬水梧楸走馬清晝同

鵬絃遞上彈秋風月槽斜攖紅襟點桿橙粉香懷內烈  
初謂無愁愁轉多聲婆聲送穆提婆畫河難作龜茲國  
君即不愁當奈何

輪臺歌

岑參送李副使赴碛西有知君慣度那連  
城豈堪悲愁見輪臺月又有輪臺歌送封大

嚴霜十月百艸零蒼鷹趨地草有聲昌按周禮矢人為  
羽連將軍轅門畫擊鼓風帆紅旗獵平莽帆太輪臺莫  
雲日未午酒繩肉坻士如虎將軍按劍不肯醉美人帽  
脫花門舞君不見沙場骨白盡成塵曾是昔年歌舞人  
矛頭箭筈一為樂誰念沙場征戍情

高陽樂人歌

昌按梁橫吹曲有高陽樂人歌二曲  
四解本魏高陽王樂人作但云可憐

白茅堂集

卷之二

白茅堂集卷之二樂府  
說齊田廣事言有國者不常縱飲忘守備也

陳雷大道酒十千春禽咬咬花滿烟錦襦繫馬鑪頭住  
插示當櫓雙白羽梨花卻上宛轉嬌長日春風浩無主  
陸離長劍冠切雲當時楚漢何紛紛高陽酒醉鼎肉冷  
歷城已入淮陰軍

東下何纂纂

桃葉何長長東花何纂纂東榮結實各異時有酒勸君  
竟須滿君不見長壽街道南宅一朝歌鼓聲不揚田灌  
高門換賓客張儀抱辱西入秦陳平豈長貧賤人功成  
名遂亦塵土不如流我願上巾雷鳴瓦缶寢絲篴高歌  
入雲雲欲斷花香塞路酒如泉謝尚前頭舞方嬾興來

脫卻文君裘仰看鴻鵠墜兩眸撞鐘刈鼎亦偶爾得錢  
但可營糟丘

白茅堂集卷之二終

白茅堂集

卷之二

樂府

三

白茅堂集卷之三目次

樂府雜體二 新舊題

王明妃 有序

雙燕離 有序

苦寒行

雜謠

邊居行 吳均題

度關山 一作征士吟

閒居見陸士衡百年歌悲焉生人之情畧盡于此

援筆別賦一章仍云百年歌 壬午年作

蛺蝶行

愛妾換馬

採桑曲 二首

神弦嬌女

當鑪曲

當對酒

三閣

春閨曲

白茅堂集

卷之三目次

簫史曲

寄衣曲

閨人四時歌 四首

月節歌 一首

踏歌詞

蘇小小歌

江上曲

小巫手

三婦豔 有序

小折楊柳

節婦吟 一作青鏡怨

古意

西州曲

雒陽女兒歌

襄陽女 二首

游俠

長相思 四首

秋夜長

婕妤怨

春情曲

歸來曲

秋風曲



起夜來	夜夜曲
夜來樂	雒陽陌
道傍見	長門喜
奈何妾薄命	李夫人
團扇郎	蕩子婦
少年子	江南意
離別行	白紵舞辭
烏柏曲	楊白花
湘中弦	龍舟鳳帽
兩頭纖纖	崔侍郎曲
江南弄八曲	
鳳笙	龍笛
趙瑟	秦箏
游女	采蓮
陽春	朝雲
車遥遥	烏夜啼
估客辭	子夜歌
懊儂歌	桃葉歌
歡聞變歌	江陵女歌
采蓮	襍怨
黃督	自君之出矣
豔歌	慕容

紫駟馬歌辭	蒿里歌
反籬露歌	襄陽曲
持檝篇	斌媚娘羽調
採桑渡	古謠今歌
來夢兒	花成子
月成弦	餅師婦
調笑詞	潛別離
男兒可憐蟲	明君詞
幽州歌	浮游花
怨詩	古離別
離別詞	解語花
歡將樂共來	
那呵灘	入關
雙行纏	
五更轉	

白茅堂集卷之三

樂府雜體二 新舊題

王明妃 有序○十六歲作

序曰王明妃當元帝初待詔掖庭久不得幸妃內願不平值單于求漢女盛飾越席請行光彩動左右帝驚悔不及單于謂漢賜厚獻白壁驪馬珍寶之物請為天子守燉煌休中國士卒妃痛非本意作詩曰志念沈抑不得願願翩翩之燕遠集西羌顧子曰妃不得志于中國而遠嫁單于卒使漢受其福有孤臣義士之隱情焉于是壯之作十一韻

李陵不背漢王嬙悲集羌君恩不肯再斷絕彼中腸文

白茅堂集 卷之三 樂府

天各異志女子亦有行但恐蘭蕙晚不辭關路長行行  
公故里慷慨來此邦盤綬耀金璽云是單于王寵惟出  
宛轉維伎爭扶將白壁雙報漢為歡殊未央晨瞻機槍  
浴夜失旄頭茫久戍獲歸國病馬亦解韁長安百萬戶  
共道蛾眉慙

雙燕離 有序

恩姑劉貞節門楣有孤燕景星學語時集十餘年矣  
崇禎二年巡按御史以貞節聞 上命建坊旌表此  
詞予十五歲作今予且壯恩姑逝已六年是篇傳在  
長者檢篋得鄉大夫邵公於行甲申春過姑蘇所書  
灑涕錄之時己丑三月六日

雙燕離雙燕離離燕孤飛還隻栖白頭阿母簾下坐年  
年為咏瀾城詩 瀾城王 見汝孤栖我抱為兒呢喃梁上  
語呢喃堦下嬉阿母指此燕廿年集我楣不見燕女墳  
能感異類知屬賓鸞蒼舄雞鳴儔慕侶何足奇古來惟  
有忠義士貫日沈泉心不移阿母壽千百燕今應化石

苦寒行

陰山峭壁雪大澤凝鯉波嶠路凍殺馬牛羊舂嶠阿彎  
弓動千百繳矢連鸚鵡狐狸拱深穴荆棘紛迴羅天傾  
白日速道嶮豺虎多安得六龍駕光曜回南訛元冥大  
司命冬職固所加酷此苦寒節過時當奈何

雜謠

白茅堂集 卷之三 樂府

枯魚過河泣大魚道上行天道何不等降罰我人民鵲  
鵲在漁梁鳥雀鳴空倉北風何蕭條歲暮天雨霜鵲子  
撲羣雀雀雀飛雲霧彎弓射鵲子羣雀全其羣

邊居行 吳均題

富貴何足歎憂患宜可悲一朝嚴譴下萬里戍邊堞草  
車雪中木馬冰上馳自攜白骨出遠葵黃沙陲杞柳  
皆高林鷄鳩但卑栖河聲轉西向杲日無光輝所遇非  
生平長與親故辭青史不相貸後來知汝誰

度關山 一作征士吟

衡風鳴壁暗明月交河飛望路隨鴻影長征數馬蹄連  
聲驅日逐轉戰過金微夢裏鄉關在河邊鬢髮非高樓

越石歎笳管劉嘯吹異類同天性那能不淚垂

閒居見陸士衡百年歌悲焉生人之情畧盡于此

援筆別賦一章仍云百年歌 壬午年作

人生一墮地百憂之所城苦相身為女在男義尤磳啼  
笑襁褓間苦樂難自申疾痛仰煦嫗體氣正矜嶢濺滌  
未得潔扶抱方就行往再一十時口齒財齡齡出學就  
外傳拱手對六經離彼乳哺意正深願復思二十甫弱  
冠體貌初成人漸遠嬉戲事遂憐儔匹情譚辭擇都雅  
被服慕光榮感時動慨宅考古多悲辛三十名譽立對  
策揚天庭筮仕跨州郡出入舉承明貽封及嚴君冠蓋  
羅親賓燕歌和趙舞逸麗充房楹吉凶遞倚伏得失恆

白老堂集

卷之三樂府

七

怛營絀足碍天綱吐言戒垣聽嗟此七尺軀遂為禍福  
櫻生年邁半百無須論浮沉譬彼將槁木強半成枯根  
妻孥盡榮盛獨自多兢驚感詫日夕至舊境全紛更暮  
功謝散送棣萼漸凋零夢我既廢閣風木徒悲吟居廬  
能幾何三載如流星仕宦還入朝故鄉但丘墳志士誇  
不朽達人笑長生及此盛壯日儼勉無畱能漸衰六七  
十後進還公卿懸車就故里俯仰弔郊垌生男既抱子  
嫁女復長甥充鄜論姻姪載醴夸坻澠車馬千金劍傳  
食皆兒孫耄期日耽瘁臨鏡不欲親萬事隨轉燭端居  
念平生嬰年時入夢霑涕洟華和火藥近簾牖橋樹無  
暫停奄辭在一日長逝別三辰歷爵建丹旄高堂流素

塵黃腸一已閉寧聞歌吹聲幽明本懸絕知復有鬼神

春秋劇掣電宰木拱荒塋功名總銷鑠銘謫非其真力  
盡疆場間後來仍鬪爭典文悉變易恨恨那復云平生  
所著書刊取繇他人湮鬱重泉下苦心寧具陳亦復有  
貧賤老歿于丘貉束縛山岡空何人詢姓名犇鹿來觸  
樹飛鳥為哀鳴生存既僞偕魂魄還倭倭田疇數易主  
縛趙來相侵但苦樵豎擗敢憎狐兔鄰侯王盛熏燂鬼  
伯益凌虢仙丸不可遇史筆終書蕞玉衣匣裏敝石鏡  
雨中瑩金蠶及銀雁零落同灰釘東家笑啞啞西舍哭  
嗶嗶只此一骸骨後先相送迎前車既奔敗後轍仍相  
循悠悠閱生歿擾擾同胆蚩感彼百年歌援筆撰此文

白老堂集

卷之三樂府

四

人生率爾爾大寢何時醒

蛺蝶行

春風吹曉晴蛺蝶何輕盈逍遙適芳樹自謂薄太清大  
鵬垂兩翼志已無南溟小大勿相笑天然皆物情

愛妾換馬 有序

樂府解題淮南王作宋人詩話指是鮑生以妾四絃  
換韋生紫叱撥按淮南王事不經見鮑生是唐開成  
時人二說甚謬魏任城王曹彰見駿馬以愛姬換之  
馬名白鵠後獻于文帝是其事也梁簡文云真成恨  
不已願得路傍兒用風俗通古諺云殺君馬者路傍  
兒也後之作者多為棄妾怨詞



美人黃金屋壯士白玉鸞結京兩情好投寄貴心知風塵苦未滅嬌態忽生離暗嚙指舊屋慷慨別中園錦轡雙繼入玉貌兩行啼有荷須新惠靡無起故悲功名會有盡恩愛實無期不見西陵妾銅臺歌舞時

採桑曲

三月正春陽羅敷行采桑青雲頭上髻明月耳邊瑤琴條嫌手弱曳地覺裙長使君莫俗問羞學野鴛央

其二

陌頭秦氏女采桑家令妻獨行逢驪馬坐怨出中閨青驪他結伴黃鳥自雙飛多謝持金子踟躕空爾爲歸來屋梁月皎皎照容輝

白茅堂集

卷之三

樂府

五

神弦嬌女

三三騎白塵兩兩飛紺髮解漢陰珠波凌雒濱戰雲收無處所旆轉仍超忽寄語幄中人茂陵冷香骨

當鑪曲

上客騎白馬繫纓紫金鐙盤妾獨當鑪畱歡共明月歡心若流水明月易西沒不見茂陵秋已白文君髮

當對酒

掩和塞羅帳含嬌出錦幃小鬟堪向客睇睇自畱賓桃花紅磧面竹葉綠當釐日持一杯酒并作蘭房春

三閨曲

三閨曲教臨春宮臨春宮也對西陽詞貴人三閨

夜上中隱

三閨鬱相望春臺大道長馬嘶迷碧艸鶯鶯倦度垂楊花從雲際落人在日邊藏空畱一回首殿瓦拆鴛央

春閨曲

日照綺牕初拂衣對明鏡鳥影階前過蜂聲簪邊近夫君偶不在枕簟陳逾靜瑤戶寂無人風琴響清聽

簫史曲

簫郎顏勝玉鳳女貌傾城多情本仙種一意得長生時人不得見風外聽簫聲

寄衣曲

美人理紈扇淡坐怨年芳明月草蟲出秋風花鳥藏揆箱取刀尺拂拭斷流黃裁成欲寄遠尉就且畱傷客疑

白茅堂集

卷之三

樂府

六

歡氣息猶言金鉅香

閨人四時歌

四首

春曉室如烟春人花笑妍垂顏向青鏡削掠雙雲鬟新粧正未已郎君未可前

熾輪抱天流熱雲濕紅絮別時南浦風不到關淡處團扇正承恩寧論篋中故

露下百艸變涼風日颼颼心虛易感夢骨弱不禁秋門外莎雞泣良人天際頭

夜靜礎杵愁帶緩縑衾紫霜睡弄餘花鴛央恹波冷起看河鼓斜下帷愁漏永

月節歌

四月

看河鼓斜下帷愁漏永

江天四月時草香燕入閨闌洞鶯成蟬花宮蜂語見鏡臺羅扇影琴幌輕風吹纖腰衣更減柔情那自知

踏歌詞

花月盪春宵擗毬展畫橋同聲齊入拍一氣度雙簫小蔡應迷笑上宮誰敢要何人拾玉燕遺挂在長條

蘇小小歌

艸綠西泠路千秋蘇小家綠山破彷彿結帶剪煙花青驄誰氏馬油壁後來車流季不記度空使怨容華

江上曲

江皋紫燕飛楚女試春衣社日停針線妝臺罷錦機落花回巧步顧影惜斜暉年少徒相憶高歌緩緩歸

由茅堂集

卷之三

七

小垂手

菱極翻生妬嬌多轉作顰對君小垂手流目盼旁人

三婦豔

有序

三婦豔古詞先述三子次及三婦是對舅姑之稱丈人者尊章也大曲有豔有趨有亂豔在曲前以小調引之非容豔也六朝文士誤以爲羣耦

大婦總田廬中婦製衣襦小婦新入門羹臠試中厨尊章且安坐良辰未遣徂

小折楊柳

長亭離別路楊柳無低枝風條不就手飛絮更繁思丈夫志萬里賤妾守空閨君行采桑野何地乏蛾眉

節婦吟

一作青鏡怨

青鏡留古香盟辭繡帶裝臃腫一輪滿皎潔九秋光妾貌丹青誤君恩白髮長祗應秉明燭夜夜表蘭房

古意

斜坐雕象床愛玩玉鏡臺手披白紈扇笑破桃花顚昨日一花開今日一花落男兒疆場志畱戀翻成惡疆場易別心目悲如何不比初嫁時

素手金剪刀裁縫綺牕前燈檠鏡邊落流星粲青天青天長照妾流星易明滅願持光耀照妾心明月不嫌井水淡

西洲曲

昌云時多應募從軍而作也

由茅堂集

卷之三

八

西洲西去足風波欲采蘊香鴻雁多鴻飛避網羅君今行負戈思君淚眼若秋水蒲茸颺處鴛央央

雒陽女兒歌

眠蛾養粉嬌盈盈畫工苦心描不成漢宮阿嬌住金屋雒陽一人名玉清青樓綺閣慣含笑陌艸汀花春總照拾來金彈潛自藏墮公玉釵恆不要紫驪嘶公白馬來羅袈拂處飛旌埃夢中指卻那郢道望斷梁王百尺臺

陶曰要字順俗語

襄陽女

言語不同有重譯江湖不通用舟楫郎心反復雨絕天落花墮淚春風前

麻約帶斷續以繩青楊脫絮水作萍大堤女兒襄陽客  
誰能相思便凌絕

### 游俠

但識報恩重不知行路難相逢五陵下笑借寶刀看

### 長相思

臨粧拭斷淚淚落斷不絕分明鏡光裏花露滴明月游  
絲網春路候鳥調嬰舌此際君不歸何情豔陽節

白髮君定生邊風太艸艸彷彿夢見君容顏空時好關

山鬱濛濛雲雨白杲杲君有萬里行妾有萬里道

迎君萬里夢整妾今夕粧金蟲細落盡魚目耿相望還

須妾夢往展轉就容光冥冥倩女魂欲下珊瑚床

白茅堂集

卷之三 樂府

九

紅顏看欲換白髮總難期一滴兩滴淚千里萬里思妾

淚有時盡妾心無盡時

### 秋夜長

秋夜長歌未央美人更衣上高閣粧鏡臺前七星落

### 婕妤怨

初入增城舍後來長信宮黃金何用賜紈扇已秋風新  
蛾看成故前魚泣未終詎是君情薄自有鍾情儂

### 春情曲

吳閨二三月草綠花正榮蛾眉隔人看岐路逐香行妖  
童拾寶珥侍女整羅巾乍見知難避遙來疑若迎江南  
歌調苦寒北羽書橫持謝繁華子婢娟空復情

### 歸來曲

對鏡整羅巾停燈待遠人暫時還獨笑不厭影隨身明  
心傳素粉表志點朱唇相逢仍默默寧知妾苦辛

### 秋風曲

庭梧驚秋風一葉階下落離閣結心腸俠士苦然諾刀  
凝鴈膏冷燈灰蟬鬢薄頭步即相思如何久離索詩云  
多未解蓋梧  
理多虛也

### 起夜來

名園花樹光逢春爭幾芳聽歌感微歎密誓待幽房精  
結鴛央佩暝上珊瑚床玉趾金薄履素腰繫帶纏身餘  
漢帝藥舌授買娘香蓮華添水注賺妾漏聲長添一作  
減

白茅堂集

卷之三 樂府

十

### 夜夜曲

瓊筵寶炬銷吳女騁春嬌酒豔凝紅纈弦聲撥綠么沈  
吟看襍佩急舞墜金翹高樓有愁妾月落拭紅綃

### 夜來樂

姬娥一片鏡分彩入羅帷枕繡雙文鳥釵珥連理枝仙  
膠名卹慎媚藥帶金龜明珠不用照賤妾有光輝

### 雒陽陌

鉤車飾七香繡幃拂長楊楚國東鄰宋瑯琊大道王浮  
游憐渭水遺夢繞高唐歲歲春陽色悲風起北卽

### 道傍見

學梳同心髻餘髮垂兩肩絲繩纏腰帶曉曉宛轉殊白妍



紅羅襖纖笄玉踵躡氍毹錢花邊一回顧嫋娜郎馬前儂  
挂白玉釵郎墜黃金鞭各自立斯須誰能不見憐

長門喜 有序

漢武幼爲膠東王愛大長公主女聘爲后驕寵十餘  
年聞衛子夫得幸幾歟者數廢居長門宮悲思愁悶  
後人于楚調曲中作長門怨一說后聞司馬相如工  
文章奉黃金百斤請爲賦帝讀而傷之復得親幸因  
翻前調爲長門喜

君王恩自盛賤妾寵難居肯休膠東愛包容不肖軀春  
風吹內殿艸露繁庭除多謝臨邛客長門擁玉車

奈何妾薄命 有序

白茅堂集

卷之三

樂府

十一

雜曲妾薄命未著緣起解題曰曹植云日月既逝西  
藏蓋恨宴私之不久梁簡文帝云名都多麗質傷良  
人不返王嬙遠聘盧姬遲嫁也按前漢外戚傳孝成  
許皇后自爲妃至卽位常寵于上後宮希得進見王  
太后及諸舅愛上無繼嗣又數有災異劉向谷永等  
陳奏咎在後宮上然其言詔大長秋減省椒房掖庭  
用度后上書自理云奈何妾薄命此樂府所繇來也  
後人擬作者皆不及本事而李百藥云團扇秋風起  
以爲班婕妤杜審言艸綠長門閉李白漢帝重阿嬌  
以爲武帝陳皇后皆誤也據漢書后失寵繇王鳳不  
佑許氏是時趙飛燕爲婕妤數譴后及班婕妤而向

永等所陳災變如流星貫紫宮白氣出營室北宮井  
溢女童入殿鼠巢樹上野雀變羽實趙氏之咎帝溺  
愛趙疏后藉踰越制度爲辭及廢處昭臺還徙長定  
卒以遺賂姊嬀賜藥歟悲夫觀后所上書恃寵驕嬖  
童心而已矣惡有佗哉厥後趙昭儀居昭陽舍彤庭  
朱殿金塗玉階明珠翠羽以爲飾踰越制度爲何如  
而后竟不得如班婕妤老奉長信其流怨樂府宜哉  
擬奈何妾薄命二章補樂府之軼

金塗昭陽舍艸滿長定官君心一以易妾貌若爲容恃  
恩嬌自理孰愛寵難同與災不自外禍水本從中奈何  
妾薄命流怨復何窮

白茅堂集

卷之三

樂府

十二

飛燕入宮時貴主臨車送當年衛子夫富貴平陽共薄  
命有長門昭臺同永巷春歌逐新歡秋衾理前夢相見  
難索言文陳復何用 許后疏云不可勝以文陳侯自見索言之誰謂掌中輕  
寵被南山重

李夫人 有序

武帝葬李夫人以后禮霍光追尊皇后禮之失也  
李夫人出北方知音善舞爲樂方衛娘鬢鬢亦已薄神  
君帳閉風蕭索甘泉圖畫宛如生樂府絃歌爲誰作補  
天扶日霍將軍椒房上謚聞不聞金莖露濕茂陵樹秋  
雁空飛汾水雲

團扇郎 二首

團扇復團扇見見明月光動搖微風發體作蘭蕙香  
團扇含秋風冷落在篋底如此有情人安能寂寞歟

蕩子婦

東舍王昌宅西鄰宋王家短牆通舞蝶高柳共棲鴉  
裏窺青瑣粧成出絳紗誤彈紅粉淚正中綠楊花

少年子

珠箔誰家子語笑銜春風高扉晝長掩未許外人逢  
投壺今郭舍如盤古秦宮近得君王寵金鞭控玉驄

江南意

桂權三山下烟波一面寬粧成大翠手唱徹小長干  
荷葉學裁扇菱花傲作冠多情空懊儂柳外側金鞍

由孝堂集

卷之三

七

羅綺照風光春游總斷腸江南何處憶一曲謝秋娘  
莫信開皇史流傳誤大家君王開戰鼓不唱後庭花

離別行

桃李笑春風枝枝照綺櫺可憐牕下妾摩熱手中銅愁  
邊望關塞覺後寬羅帶管魂夢歸見子幽閨態少小  
戍龍沙揮鞭策玉騶中季出三輔十夜九還家

白紵舞辭

四首

良辰二八穆將愉冶容奇服臨玉除楊柳緩節調笙簧  
倒景若月留桑榆礪裳絕纓巾拂舒停歌促坐心相於  
湧情綽態樂獨殊

白日晚晚奄西暉  
鐙鎔置續舒光修眉約態迴洞房

雕屏鈴匣隱象床陳稠待君圖枕張清簫欲近斷人腸  
轉盼留精安忍忘

杯槃罷舞白苧歌齊舉兩手揚素羅含情一笑白玉瑤  
錦筵上客朱顏酡黃姑織倦投錦梭東方明星奈若何  
關臍刈炬雞舌香繁金舞羅龍鳳皇低回欲進步秋蹠  
翳袖色授目流光懽娛易失時不償恩溪愛結中感傷  
冬日何短夜何長南山綢盡奉君王

烏栖曲

銀河沒水光照底嚴城夜半栖烏起門前疑有車馬來  
起視月出空徘徊

關城月上行人絕城頭大吠城頭月城頭月照千萬山

由孝堂集

卷之三

七

征夫此去何當還  
玉壺漏點聲相續獨下雲屏掩燈燭羅帷輕颺非春風  
倉琅銀蒜聲隨儂

青溪小姑會稽女夜唱烏栖作吳語霜繁月落不相憐  
金簪玉盃空佇延

楊白花

梁王城頭鼓聲住魏女賜歌天未曙春情不逐舞腰迴  
游魂化作浮萍太

湘中弦

湘雲迷迷湘水怒蕭蕭苦竹森森雨千年啼魄化不歸  
杜宇愁紅滿江樹

龍舟鳳船曲

龍舟鳳船出河堤黃頭殿脚歌正齊瓊花春晚悲玉樹  
楊柳日暮上金梯枝邊欲攀不忍折曲裏翻調復情悲  
揚州烟花不言好那更下詔幸遼西

兩頭纖纖

兩頭纖纖哉生月半白半黑旁歎魄腦腦膊膊東裝客  
磊磊落落出門別  
兩頭纖纖俠少簪半白半黑戶外砒腦腦膊膊怨女琴  
磊磊落落男兒心

崔侍郎曲

梁府題無出  
太平廣記

粉頸嫩細是瑱垂腰肢嫵娜是春衣朱脣的皪是胭脂  
白茅堂集卷之三 樂府 十五

嬌音宛轉是羅帷

一長一短刀下錦一絳一緩琴頭軫一寒一暖庭前井  
一雙一單壁上影談云體出  
王建古詩

江南弄八曲

鳳笙

蠻楫狨席春雪霏天寒炭重灰不飛試聲流咽金鸞歸  
金鸞歸火鳳起縹仙裙持后履

龍笛

昆溪嶰谷聲正稀應訶兜勒羌兒吹翻作關山漢女悲  
漢女悲羌兒喜望行人隴頭水

趙瑟

新音鳳灑出邯鄲含情拂素讚復難何能却此季少翰  
年少翰春陽調百琲嬌千金笑

秦箏

泗濱文梓嶧陽桐玉須新邀來帳中寄聲流歎散輕宮  
散輕宮暱纖幕鹿爪除鳩頭脫

游女

花紅水綠風光和蘭闌雖少桑陌多長洲茂苑慢經過  
慢經過緩相送塞北情江南弄

采蓮

帶河扇月白霓裳霧鬋星靨闌仙粧揚袂卷袖長風香  
長風香曲水渡采蓮歌入雲空

白茅堂集卷之三 樂府 十六

陽春

雕軒洞戶白日明搖瑤汎瑟總春聲出入逢迎醉復醒  
醉復醒斷還屬歡若何慙難續

朝雲

玉容彷彿庭景微娛歌隱約梁塵飛輝嬌絕豔當何依  
當何依畱歡住華山畿巫陽路

車遙遙

車遙遙馬駸駸秋聲殷地誰車音車音起黃塵蔽車輪  
象君車音霹靂琴車輪不在遠向妾腸中尋

烏夜啼二首

庭前挾子烏日暮就巢宿夜半風吹樹飛鳴上屋角



高樓多怨婦窮巷多啼鳥人家事盡作月落起相呼

估客辭二首

願郎到頭還祝郎篙櫓折日暮倚門望袖手金環熱  
篙櫓已端正明晨渡黃河已食著預子寧復畏風波

子夜歌二十首

玉樓初上月金管雜笙簧聞郎妙意曲持底送新謳  
與郎刻歡期郎言期尚早鵲旦三更啼來晴詎能曉  
郎是故發郎無故相然我孤花發空林如今果遲墮  
兩蠶作一繭一蛹一是蠅鏤中挑雙絲纏綿從此起陶  
繭是雌蠶是雄名同功繭繭雅音漬顏氏家訓云字譜本古地字今用吳音讀胡胡委切

與子期何所含笑兩不言沙洲采芳薺莫道儂無園

由來堂集

卷之三

七

綵線結同心重重與定情今宵屏幌後羅帳有雙聲  
襖裳不解和宛轉坐郎懷兩頰色如火非是碟腸來  
清明三月頭蠶炒亂如蠶萬縷復千絲是儂懷中出  
打槳石城西送帆桃葉渡秋杵掛床頭歡子畱不住  
歡就他儂嬉儂來倚橫門不信橫門上看儂爪招痕  
憐歡太多情料歡遽如許十月桑葉黃誰能更采汝  
儂命郎所司遣儂獨轉軻涉河無杠梁郎心作底過  
手持金錯刀兩褶爲郎造却月當曾前同心要郎抱  
帶鉤七寶翠繡背雙兩當要郎緊裝束出入作輝光  
朱鳥雙行纏加交玉郎臂歡情作底急不爲儂情計  
相催具脂粉邀過如女津三尋作方相笑汝大儂人

儂情比歡情兩情休悞悞小兩濕蓬花天晴轉顛倒  
郎是丈夫行定知書中意儂是女兒輩不解門外事  
感郎贈儂詩儂自未曾學荷郎千金意繫在裙帶著  
歌謠數百種莫歌子夜吟一歌壞人耳再歌壞人心

悞儂歌六首

清商悞儂歌舊云綠珠作絲布澀難縫一曲耳少帝  
制三十六曲齊高帝改爲中朝曲無名氏更制二十  
四曲梁武帝改爲相思曲皆云起隆安中民謠按此  
說非是悞儂悞儂本二曲悞儂始綠珠元康時有之  
悞儂始隆安民謠曰春草可攬結女兒可攬擷後桓  
玄逆黨子女悉入軍賞頗及無辜是其事也而無名

由來堂集

卷之三

六

氏二十四曲宋少帝三十六曲及後人所擬皆綠綠  
珠吳人謂我爲悞悞奴切謂惱爲悞奴切原起既非音  
義亦異因擬悞悞歌六解以別悞悞曲

悞悞復悞悞結伴東郊道玉釵鬟芳粧羅裳亂青草  
悞悞爾何爲掩抑聲斷續通髮垂兩肩黃昏更粧束  
高樓百餘尺儂住作梳粧本自不相識誰教儂見郎  
東西門前路踟躕曾相識草今馬腹齊不見踟躕跡  
河中雙鴛鳥飛鳴自相將安得乘波太儂隨還故鄉  
淮南女兒子十五上頭嬌青草何時歇紅顏爲淚消

桃葉歌

隔渡迷花月橫江滿艫艫廣陵笳鼓動已到任蠻奴按

陳時江南盛歌王獻之桃葉詞云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但渡無所苦我自迎汝後隋晉王廣伐陳置將桃葉山下及韓擒虎渡江大將任蠻奴至新亭以導北軍是其事也此詞蓋亦有所感

歡聞變歌 五首

可憐合歡蓮同根復同蒂憐渠亦何好分明兩心在  
伯鸛既東去燕子復西飛鵲語鵲鵲同地不同栖  
渠河七八月潦水流湯湯雨從天上落下地更頽唐  
歲月感人情紅顏難獨守蜻蛉堂上吟道歡汝聞否  
期歡不負情作歡閨中婦金針銳兩頭何處著儂手

江陵女歌

男兒好行旅骨肉不在旁婦人重恩情無論在他鄉

采蓮

郎采泥中藕妾采波上花虛花易零落得藕不如他

雜怨

妾有傷心恨揚蛾轉語君真能結連理不在織回文

黃督

窈窕狹斜路婀娜桃李津春風雙淚落知是異鄉人

自君之出矣

自君之出矣獨坐掩羅巾思君若秋藕不肯浪輕春

斂眉就明鏡含笑著羅衣為得行人信今朝白馬歸

豔歌 正曲前聲為豔

曉起綠牕響百昌吐香風鏡中楊柳色復照青樽中

慕容

慕容 詩云北魏慕容鮮卑五言音  
附可解者六曲此其一也

身是慕容女不解漢家裝生憎漢地女白奪慕容郎  
人言慕容苦慕容洵自樂漢見纈新絲宛轉當曾著

鉸金勒馬首玉梓盛醺漿漢兒無虎落何不取牛羊

牛羊持祭天吹簫擊鐃鼓願得金繒多不逢漢家女

吹簫擊鐃鼓牛羊持祭天不逢漢家女願得漢兒憐

紫驢馬歌

馬鬣帶凍洛孤兔挂幾箇歸來就版屋東方明星墮

雞鳴與狗吠事事兄姣知鬻脚未及熟持底來問誰

男兒縱游獵壯女縫裳衣心腸兩歷落日月空光輝

蒿里歌

白日非鬼燈不照重泉下但照世間人繫繫即長夜

白茅堂集

卷之三 樂府

行

反離露歌

萬物迭有化老歎何悲傷託體同丘山未與日月光雲

縹作幃蓋高溪為尸堂蟲鳥奏竿笙雨露酌醴漿魑魍

充我禦仙靈為我資飢渴不復慮寒暑不見侵秦漢知

何時理亂亦弗聞虛無本元化逍遙倏太清盤固無蔡

處誰復營丘陵嬴皇老厭鬼火入驪山墳聖賢會不免

天地終渾沌感感世上人哀哉從苦辛

俗傳

襄陽曲

昔聞襄陽樂人見襄陽苦高橋鐵鹿子襄陽在何許

莫唱襄陽曲休歌估客行銅鞮無限曲俱作斷腸聲



持楫篇

玉腕持金楫新粧倚絳仙鳳舸他日御錦纜妾偏牽紅顏雖絕代薄命復誰憐

斌媚娘羽調

臺前金鏡如水幫邊繡帶從風嬌鸞對舞朱戶延燕雙飛紫宮不道新粧帳下祗謂初來景中鸚鵡合歡晝合芍藥同心夜同九醞莫辭傾倒兩丸頃刻西東

采桑渡

小姑持桑葉大嫂攀桑枝郎無金錢使那得女娘絲郎來騎白馬徘徊桑樹下知郎販新絲顛倒問儂價

古謠今歌一作企喻歌

白茅堂集卷之三樂府

王

鵲鳩樹上啼意在麻子地女兒當門立故作不解事阿媼利阿女玉帛不曾安江楊風土薄更自笑邯鄲騎牛買掃帚苦自不言醜阿女無心腸未嫁只生口

來夢兒楊帝宮人

車子朝來出車行妾態搖夜來私彷彿助得許多嬌

花成子與月成弦皆陸龜蒙題

一夜催花雨春風儘放驕曉來看豆莢結子在纖腰

月成弦

攬鏡回身抱長眉背面羞莫將團扇比暗處最綢繆

餅師婦事見列女傳

君恩豈不重妾意轉增悲淚滴無人處傷心爲餅師

調笑辭陶云菩薩蠻之類此變調也

爲養呼名鴨辛勤肯飼狸朝朝來處望芳草漸成谿

潛別離

妾是初嫁娘兩心無定準背地泣盧郎回頭罵花影贈君紫玉琤還君白玉釵空畱連理帶莫夢合歡鞵樹頭花楚楚薄命怨春風紛紛逐溝水幾片到康瓠

男兒可憐蟲即企喻歌

男兒可憐蟲何用懷秋夢妾佗載醪醑美女居上頭獵獵愛脂粉貂奴喜刀子男兒可憐蟲亦復貪愛从陶云獵獵者愛脂粉商賈以投樹下則免蛇虎之患貂奴似人形而小喜弄刀子投刀子穴口則夜出貂皮男兒可憐蟲戰死無人收頭毛盡脫落吹揚百艸頭

白茅堂集卷之三樂府

王

頭毛脫落盡吹揚百艸頭溪山嶰谷口知他誰憫體

明君詞有序

予幼有王明妃樂府壯其有忠義之情讀李白昭君拂玉鞍白居易漢使却回憑寄語二詞又未嘗不藍傷也體事緣情復有斯作

君恩聯望斷冷落漢宮春自爲胡地妾翻得號和親紅顏天上落呼韓笑解兵雖爲胡地妾不負漢宮人

幽州歌

旃幃五色帳四角懸金爐畱羣夜行酪大雪滿幽州飲馬到邊城單于夜犒兵擣臺擁美女四面漢歌聲

浮游花楊州俗多遠嫁



逐郎千里道置妾九重樓春山隔歸夢那得到楊州

怨詩

擁髻籠腮坐寒燈結夜愁接眉向明鏡頻喚不回頭

清商曲三伏熱如火與郎籠腮坐仰籠也

古離別

潮陵西去路楊柳正依依離情最無賴春色道傷枝

離別詞

怨須閒處有情到別時直持此生平淚雙雙落畫輪

解語花

月出通髮來邀明棹舟太相遇無一言戲與小姑語

兩船相近時橈聲漸低緩合是南風來吹船欲回轉

白茅堂集

卷之三

樂府

匡

歡將樂共來

卽三洲歌

長相思歡將樂帆從斷江口隨風轉吹却人得三山作平地直至歡儂不相憶

那呵灘

那呵在何許那呵在江陵擔篙送遠客持用餉長林甌甌銅鏡子油壁九枝燈

雙行纏

朱絲腕繩眾所見雙纏獨我私可憐長裾拂地掩精妙

寧知足跗如春妍

古辭他人不言好獨我知可憐。陶云古辭註解

人關

身經大小戰頭白返臨洮無人共患難獨有孟勞刀

五更轉

樂府不詳緣起一說本楚雞鳴曲按史記項王軍垓下漢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漢軍四面皆楚歌應劭曰楚歌者雞鳴歌也漢已掠得其地故楚歌者多雞鳴時歌也因擬補之與相和歌中雞鳴異

一更雞誤鳴誰舉九江兵漢王已掠地四面楚歌聲  
二更雞又鳴垓下已連營驚心睢水上回首固陵城  
三更雞倦鳴萬騎靜無聲悲歌聞愁帳戍卒盡含情  
四更雞正鳴楚壘罷分爭英雄血相視壯士詎能平  
五更雞亂鳴旭日又東生何當征戰息解甲事春耕

白茅堂集

卷之三

樂府

三

白茅堂集卷之三

百茅堂集卷之四目次

古今樂府雜體

空城雀

鳥夜啼

東飛伯勞歌

惜餘春

野田黃雀行

盧女曲

雞鳴曲

後庭怨

織婦詞

漁夫詞

農夫詞

樵夫詞

牧童詞

啄木詞

登高山而望遠海擬李白

擬義山燕臺體

苦寒曲

百茅堂集卷之四目次

擬長吉天上謠

擬龍池柳色聽流鶯歌

寶劍篇

秦吉了有序

共命鳥

月中兔新題有序

首陽鷓鴣

興寧鳩新題有序

崇明鳥

弔鳥山新題有序

薦福鶴

進避坑新題有序

叫天子

貂帑兒新題有序

六禽言

有序六首

割麥插禾

喚姑

歸來來

苦

咄咄怪

麥枯

古禽言

五首

奈何帝

獨足上高臺

甘人

羅平

休也

唧唧詞

新題

巴東三峽歌三章

破陣樂

孤兒行

月漉漉篇

杜鵑緯林啼

靜女春曙曲

望夫石

牙蓮唱

七夕曲

羅雀謠

春歌

百茅堂集卷之四目次

西泠橋女郎

新題

黔山謠

春鶯囀

寡婦謠

擬唐七言律樂府一首

出塞

擬唐五言律樂府十五首

關山月

隴頭水

折楊柳

梅花落

紫駟馬

出塞

入塞

從軍

雨雪

雒陽道

劉生

巫山高

有所思

芳樹

銅雀妓

擬唐體後集鹽二十首

垂柳覆金堤

薜蘿葉復齊

水溢芙蓉沼

花飛桃李蹊

采桑秦氏女

織錦賈家妻

關山別蕩子

風月守空閨

恆斂千金笑

長垂雙玉啼

蟠龍隨鏡隱

綵鳳逐幃低

驚魂同夜雀

倦寢聽鳴雞

暗牖懸蛛網

空梁落燕泥

白茅堂集

卷之四 目次

前年過代北

今歲往遼西

一太無還意

那能惜馬蹄

擬唐七言絕句樂府二十二首

塞上四時曲四首

塞上賜衣曲五首

少年行四首

怨詞

宮怨四時歌

四時行樂歌四首

雜言十首

小言

大言

難言

易言

危語

安語

遲語

疾語

了語

不了語

白茅堂集卷之四目次

白茅堂集卷之四 目次

四



白茅堂集卷之四

古今樂府雜體

空城雀

翡翠雀飛啁官將官吏樸竿雙襲舉今年蟻蝻少禾黍  
長吏窮征到機杼城中少年爭掘鼠黃雀未可久延佇  
城中鼠盡將及汝

烏夜啼

祇風怪雨天未明雄烏驚雌屋上爭窈婦抱兒起夜立  
床頭落巢縱復橫延秋門高啼不絕博作城口流血  
烏乎何不往駕天河梁忍使天孫夜夜相悲望西陽雜  
記貞元

中田弘緒境內羣烏角木為城高二三尺  
方十餘里焚之信宿如舊鳥口皆流血

白茅堂集卷之四

東飛伯勞歌

東飛伯勞西飛燕油壁青驄兩相見誰家女兒三五餘  
輕軀細步蹙眉裾柳愁花瘦羞難似燕拂鶯啼妒不如  
一心兩豔憾莫值可憐相值不相識

惜餘春

溫庭筠有惜春詞  
李白有惜春賦

陽春鎮百日花飛無半句感此春物暮况對青春人春  
風從東來匆匆拂芳草闌花復落花飄揚亦何早西家  
小女花不如歸花吹絮頭嬾梳看汝會議春風苦明年  
花開將嫁汝

野田黃雀行

野田嘈嘈剛水流中有黃雀鳴啾啾麥芒未脫尾滅肉

三春不暇哺爾雛趁逐耕牛拾蟲蟻農夫踏犁驅不起

翻翻噴噴似相邀飛過前村菜花裏農父結網蒙霖間

羣兒挾彈復黏竿千頭撲撲艸間驚一梓百箇充朝餐

命微物小不自惜紛紛飲啄無倚匹君不見回籠繡檻

雙鴛鴦芳艸春塘不教出

盧女曲

漢陰叔之妹一云將軍陰升姊七歲入漢  
宮善彈琵琶後入魏武宮明帝末出為  
尹更生妻後得此聲在瀨  
有盧女曲又有盧姬篇

魏王宮人盧家女能彈七絃善歌舞自經天上歡怨多  
不堪太作民間姥手中七絃同一桐一絃一絃聲不同  
高張促柱因調起百歲誰保紅顏紅

雞鳴曲

白茅堂集卷之四

鼓聲統統燭燭爛江邊樹頭烏鳴喚征人苦憶別離時

征婦心腸摧夜半星翻漢回天欲明雄雞啁啾發遠近

聲玉虬泣漏催銀箭淚盡漁陽夢不成

後庭怨

少小處深閨倚顏自驕貴一朝來後庭何圖作官婢官  
中美女多如林三千粉黛三千心雙蛾錯特如花貌列  
屋非無買盡金古來得喪隨轉燭豈獨班姬泣金屋都  
塢勢敗鄴城雄武安榮時魏其辱酣春三月天氣晴門  
長巷求無人行羊車遠引鳳簫逐翠整過公黃鸝鳴年  
年望春不得春水碧紗塵拭明鏡漢廷更有老馮郎白  
首隨人奉朝請

織婦詞

樹頭促織聲樹下機杼鳴誰家少婦弄機杼鳴聲夜夜  
達五更促織復促織織愁兼織力自從嫁夫壻織作不  
曾息一夕復一朝人生幾朝夕嫁夫不嫁機挑絲向機  
泣君不見身上衣固即機上絲前時皎潔今忽緇織絲  
織色莫織素織素玄黃易改故

漁父詞

家住太湖口門對太湖水待得西風起捕魚東湖裏游  
莫趨上流流多水源竭食莫趨下風下風水昏濁凡魚  
貪餌更無猜掉尾捷鬚結陣來中有鯉魚最神怪騰波  
掀浪起風雷

白茅堂集

卷之四

樂府

三

農父詞

江雲迷迷雨漫漫田父披簑如立鵝妻兒隔墻下饑遲  
田中老病已苦飢努力輸與公家費甘心却被豺狼噬  
君不見秦家二帝失鹿時可憐陳勝真小兒陶云此詩  
作于甲申  
江上流官軍多叛結若主劫倉  
廣議者復增賦末語可謂危言矣

樵父詞

種瓜東門郭種秫南山田閒時更結束負斧陟巔巔  
犂固已狎虎窟仍經穿左顧嘯僂侶貧家及早旋斗酒  
茅簷下權諸情依然暮雲若平楚新月如腰鐮風林自  
拂拂烟艸日芊芊蕭艾慎取舍勿謂吾無權

牧童詞

山溪草長溪水清牽牛出牧隴坂平東郊戎馬自成羣  
馬蹄踴處牛不行牛頭無稅身無名牛頭稅  
見金史眼前不見  
吏與兵情知山中有猛虎吾牛多力不畏汝

啄木詞

啄木啄木雨暘失時木多蠹爾能啄蠹全我木秋果入  
籠報爾粟蠹逃節目定汝知慎勿養蠹思自肥啄木啄  
木慎勿癡主人一怒竿有翻練石林云護  
按御史而作也

登高山而望遠海擬李白

登高山而望遠海海水直去萬里長三山九疑竟安在  
帝子逝兮白雲間鯨鯢奮兮濤連山恍惚兮凝睇天澹  
澹今國國之采之魚不可以為駕琴高之侶烏能攀童

白茅堂集

卷之四

樂府

四

男五百如草菅鴻波蕩颺兮太無旋翔陽倒溺扶桑顛  
明月皎挂金樞殘玄冥鼓躍冰夷怒彫精衛鍛羽蛟龍  
鬱蟠公無渡河兮河尚不可渡況漫漫兮汗汗下無地  
兮高無天秦皇漢武久不作丁令蘇耽徒往還望遠海  
登高山悲欲來兮何時殫

擬義山燕臺體四首

輭風悠揚吹廣陌紫粉染黃上蜂額蜜房細碎奉君王  
後庭只尺千山隔婀娜朱旛星月屏金鈴不動風箏愁  
畱取嬌紅九十日為君日日歌吳謳細粒拋栗珊瑚冷  
破睡濃香帶斜領千里沿江白日飛砂堂玳瑁空烘影

右春

井口湛光寒不起流蘇拚過青鸞尾璇璣夜轉銀漢回  
屋角團冰火龍灰芳塘水滿嬌芙蓉男錢雛鳳掃瑤琤  
碧文方空鎖香霧十二畫屏春夢中雲魂雨魄歸未得  
潛遣姪鬟換顏色

右夏

荷紅狼籍鴛鴦央渚離梁燕老無言語江南玉樹歌不聞  
姪娥化作離宮上官街鼓聲攢攢搖光曳地青天高  
秣陵節豆夢中拾零落幾雙金翠翹朱繩雪腕玫瑰柱  
我作楚歌君楚舞

右秋

蓮步桿機鵬雞絃茱萸帶暖沈香烟氤氳起舞體翩翩  
銀沙碎碎墜江天麗娘中斷真珠顆幾行的蝶筵前墮  
銅龍炙暖錦綃圍輕寒不入誰能擲雲樓午夜敲頗黎

白茅堂集

卷之四

樂府

五

天孫玉馬空中嘶金鸞火鳳參差吹

右冬

苦寒曲

沈香無烟博山裂珊瑚噤寒竄淡樾錦窠八繭不成眠  
冰入銅壺漏聲絕山中桂樹無靈香地老天荒苦寒節  
梅花欲白不忍白一夜濃霜白如雪

擬長吉天上謠

白雀白雀汝胡利啄飛玄穹塞間闕彼何一老翁倒騎  
雙玉龍劉翁悲張翁喜白雀上天玉龍成金翅擘海取  
龍子海水橫飛六千里老龍銜哀仰訴雲願挽天河添  
海水

擬龍池柳色聽流鶯歌

十四歲  
州試作

龍池柳梢率地長連城綠縹飛香雪宮中美女鬪繁華  
不道春風日將歇憶谷日吉臨高堂御中哀粉侍君傍  
君王勤政披香殿三春長閉空春苑生憎輕燕可千回  
更值流鶯堪百轉百轉千回上苑東片粉未勻啼楚紅  
春來秋公聲如一萬戶千門聽不同聽聲不同那可道  
玉階羅塵生春艸君王本自輕蛾眉更許何人憐窈窕

寶劍篇

十五歲  
府試作

寶劍千金裝胡為墮此游俠場雙鏤鋒鏤明月光龜文  
鰐理煌陰陽羣雄競識王者祥礪其挂腰謁紫皇南定  
疆蠻西望羌神物變化誠無方唐室勒功高杜房漢家

白茅堂集

卷之四

樂府

六

貴介連金張樛蒲公子年少郎貂褕繡領邯鄲倡紫髮  
叱撥窈窕娘解鞍換妾物楚坊絲綆銀罌汲蘭漿擊鮮  
封腴鉛刀藏開朝拂穎屠牛羊美人蛾手行玉盤將軍  
大帶回髀寬蒼兒小刀斜插軒朱子輕鞍排門關一朝  
萬馬入嘶突吳鉛越冶齊摧殘君不見湛盧沒吳入楚  
賊又不見莫邪脫佩歸延津精神不為鄙人用終當飛  
去凌青冥我有一物金鐵英十年獲與君子并長踞欲  
獻天王靈指揮四海瘡痍平

秦吉了

有序。昌黎題曲自居易

長寧軍人養此鳥蠻人欲買之其主告鳥貧苦將賣  
爾秦吉了言我漢禽不願入蠻地驚叫而飛見邵伯



溫聞見錄

秦吉了能言不能離飛鳥巴山梯閣高連天四月連窠  
青樹杪巴人愛汝言語奇長繩百尺掩致之修翎剪出  
青穠穠肉冠養得黃歲幾萬錢索價不肯賣口中需糧  
身上衣吉了聞言向人語我雖微禽生漢土主饑我餓  
死不辭不忍違鄉事他主杜鵑啼不南鷓鴣飛不北惟  
有鴻雁逐炎涼春公秋來畱不得畱不得可奈何隴西  
鸚鵡休僥舌舊里隨人在網羅

共命鳥

新題有序

雪山有鳥一身二頭一頭名迦婁茶一頭名憂波迦  
樓茶其憂波迦樓茶一時眠寐風落摩頭迦樹花窠  
白茅堂集 卷之四 樂府 七

頭默食寐頭隨寤效出香味怨彼獨食候寤頭寐潛  
吞毒花要令彼死不悟共命迦婁茶無嘔噦毒氣問  
言具答于是迦婁茶呻吟說偈與憂波迦樓茶一時  
俱燬

共命鳥一身兩心不自保兩心雖異命則同毒彼自毒  
命亦終君不見古來結交張與陳賤時勿頸貴即噴可  
憐肝膽尚秦越何況與子非一身又不見伍員宰嚭同  
出奔國亡與亡存與存嫉賢貪賄死不寤越兵已入吳  
東門

月中兔

新題有序

彌勒爲仙人大水七日不得食兔王捨身彌勒不食

取挂月中一云帝釋

天帝未得道修行常苦飢兔王行過之撲朔斂四蹄舉  
言謂天帝大仙汝良苦我雖墮毛蟲捐軀足供汝捐軀  
足供汝自擲煆爐中天帝不肯食挂在明月宮挂在明  
月宮年年飼天狗我思兔王德於帝亦云厚天荒地老  
終無情月中勝兔千萬春君不見伍胥投目裏鴟鴞子  
綏剝股焚其身

首陽鸚

新題有序

萬曆中汴梁酒家有鸚母能隨事爲歌詩一大吏購  
以娛子鸚母不語不食數日忽歌曰我本店家鳥不  
知衙內尊最是傷心懷舊主難將巧語博新恩大吏  
白茅堂集 卷之四 樂府 八

異之籠歸酒家引吭一鳴而絕人稱首陽鸚鴞子友  
汝陽余嵩少言之後見列朝詩集閨編亦載其事

大梁酒家養鸚母架緊金繩學言語學成言語解歌詩  
却被官衙一朝取熏香紉袴好兒郎倒持玉麈拊象床  
再三調弄不發口只言舊主恩難忘莫怪禽言能韻語  
鸚母能詩遠如許合是神靈變化之所爲豈不聞頑明  
禽元嘉狗日狗是上高臺春草變成灰晉元嘉中有兒  
弟爭訟其狗視兄弟搖頭而歌曰道我不能歌聽我歌  
梅花今年尚自可明年當奈何世傳公冶長管格釋禽  
言昔韻語左慈入羊羣  
人立而言曰連如詩

興寧鳩

新題有序

廣東總志萬曆甲申惠州府興寧縣有雙鳩巢于孟

郊墓側雄爲虞人所獲其雌宛頸獨宿忽有他雄衝入其巢雌律翼高飛直下撞地而死

興寧鳩啼穀巢在詩人孟郊墓荔枝榕葉長陰陰晴不呼來雨不公一朝虞羅雌失雄宛頸獨宿悲淒風類中亦有惡年少騁奸恃力來相從豈知微禽有貞淑碎首捐生義難辱君不見當年孫秀太豪橫石家美人墮金谷

崇明鳥 新題有序

乙酉秋避地太湖主人置酒坐有崇明縣客言辛巳春有大鳥五色止沙上衆禽從之燕雉黃雀尤多凡一日衆禽解散大鳥飛去不知所之處士金遜作非

由茅堂集

卷之四

樂府

九

鳳歌子易之曰崇明鳥

眾鳥從鳳凰亦如君臣禮稱何處來望我海門止初從亦何義中叛亦何詭或者鳥王出禮亦若天子諸侯雖送迎不過五百里不然先枝玄銜木填解水莫借吳宮燕莫逐原田雉更莫近空倉網羅從此起

弔鳥山

新題有序

漢武元封二年司馬相如建節入西南夷并驩葉榆君長於請內附帝使唐蒙開葉榆國爲益州郡有葉榆縣葉榆河水出焉西北弔鳥山每歲七八月晦望眾鳥千百哀鳴啁啾六七日乃已土人夜然火拊取有不食無噤似特哀者則弗取矣相傳鳳歿于上羣

鳥歲必一弔也一說蒙氏緇奴羅建國時有鳳集此而歿眾鳥歲會故名鳥弔亦曰弔鳳一曰鳳羽焉

葉榆河弔鳥山年年秋風七八月羣鳥千百翔其間哀鳴啁啾不忍聽行人入耳劉宋顏鳥王歿久臣節在似守典故不敢干中有異鳥特顯額翁胡瘳細如艸菅葉榆河在何處漢武初開益州部邇來鳥弔更有無小禽感動非無故紫燕泥投長隧陵杜鵑血墮桺榔樹葉榆河弔鳥山山頭寂寞眾鳥散河聲萬古悲潺湲昌按漢陵既被伐有燕數千銜土投墳其壙中水經注亦謂之長隧陵

薦福鵲

新題有序

柳子厚曰長安薦福寺浮圖有鵲冬之夕必取鳥之

由茅堂集

卷之四

樂府

十

盈握者完而握之以取其燠明且縱之延頸而望鳥苟東矣是日不東逐南北亦然用其力而愛其死又遠而違之以有報也孰謂爪吻毛翮之類不仁義哉薦福鵲家在浮圖高且轟北風撼地苦夜寒掌握微禽取其燠清晨放之任所之鳥苟東飛不東逐不忍再攫之且慮傷其族奈何晉文公伐曹爲觀浴怨何細小報何酷鞭弭楚子逢中原盟語未終兵已蹙又不見秦皇按劍未失鹿獻圖割地苦不足六國六禽几上肉薦福鵲身雖鷲鳥慈且廉當時滴水亦有義鵲人爭傳排紛解難身翻然嗟嗟如此二鵲者仁義用舍何其賢

遲羅抗

新題有序。古與勝畧作仇或云仇音就

狔產暹羅之嘲嘲猿猴類也老樾叢率數十  
實是食猿人李之蒙以散絮飲以醕酒飼以鯉鰕  
族受役之必不避令采犀角象牙如期輸所主他猿  
或奪不與也舶人機取以獻夷王錦裘衣之嘉旨飲  
之終不附稍近烟火淚目而歎狔音亢經水蛇也

暹羅國嘲嘲窟檳榔狔出沒巖居木食獺獲栖黃

時視酒狂狂啼猿人畜養當驅使蒙以散縕飼鯉鰕羣

呼服役不忍公犀角象牙輸如期路逢強黠或誘奪酬

恩肯受他猿欺舶人機取獻蠻主錦衣嘉旨頻相貽懷

鄉戀故歎不附睚眦烟目長連而獲獅馴象何足貴願

貢此物來丹墀洪武初暹羅上金葉表入貢中朝臣僕作師表畜產

白茅堂集

卷之四

樂府

十一

詬罵非所宜狔雖異類有至性人而不如胡不悲東觀漢記劉寬嘗坐客使蒼頭市酒久之大醉而歸客罵寬寬須臾遣人視之曰人也罵畜產辱孰甚焉吾懼其必矣

叫天子 新題有序

海濱有鳥似鴉而小每旦飛鳴直上雲際其聲甚哀

連絲不已名叫天子或曰即爾雅禽也又有鳥名信

天翁張口立俟他鳥銜魚過或墮則取食一名青翰

鵠屬也江湖皆有之

叫天子叫天不聞當奈何日中三足秣默默量汝微賤

叫則却天雞叫得白日出不能不使日西沒不如江上

信天翁一生張口隨天公

貂帑兒 新題有序

貂帑似獼猴而小與狔同穴性愛刀子欲得貂皮者  
輒飾小刀子投穴外便夜出貂皮失貂饑寒還爲人  
捕殺

貂帑兒與貂居兩情不異鼯與鷦幽州飛雪大如手六

花不到貂門口羌兒豪靴腰鐐鋒捕貂不得尋貂帑貂

帑得賄殺貂子見利忘恩有如此君不見布乎布乎最

匪信平聲後時殺董前殺丁操戈同室亦何好貂帑無主

還遭烹普云詩大無信也叶上烟下命命音名

六禽言 新題有序

白茅堂集

卷之四

樂府

十一

雜言

割麥插禾

割麥插禾山溪雨多羣馬涉波十馬一駝爾麥爾禾爾

其奈何

喚姑

喚姑喚姑姑出乞餌返哺孤孤兒懷中饑喚姑姑不來

啼鳴鳴

歸公來

歸公來歸公來南山有竹田有萊君今歸公當何依音哀

歸公來往復回

苦



苦苦東媼生髭西翁出乳長吏頭爲魚使君化成虎苦

咄咄怪

咄咄怪咄咄怪卜商肥伯牛癩陳平宰肉段干行僧鶴  
面鵝衣駟馬高蓋咄咄怪咄咄怪

麥枯

麥枯麥枯麥未枯待爾舖公年食爾稔今年食爾須爾  
枯不可食爾充官馬芻

古禽言

奈何帝

陳後主時蔣山有雀鳥  
鼓翼飛鳴曰奈何帝

奈何帝五十貂璫八珠翠中有十貴臣歌呼鳴得意彼

白茅堂集

卷之四

三

何人入南內鋒刀難交當陛下自爲計奈何帝

獨足上高臺

陳末亡時有一足鳥集于殿廷以  
獨足上高臺謂高臺地成文曰獨足上高臺春草  
變成灰叔寶敗至長安館  
下都水臺上高臺之應也

獨足上高臺春艸變成灰高臺在何許都水長安隈高

臺會有盡更見迷樓摧

甘人

唐大中十年舒州有鳥人面綠毛紺紫其  
聲曰甘人占有人相食一云其聲曰甘  
謂之甘蟲

甘人甘人肉爲脯兮骨作薪車載脯積載頭刀砮齒  
如山丘安能蛻骨之神洲中山毛女生羽翼凌飛碧漢

三千秋

羅平

咸通中吳越有大鳥四目三足鳴曰羅  
平乾寧二年羅平反僭號大越羅平王

羅平羅平畢方汝弟鵠羊兄何不率歸異域渡海來我  
鳴鳳皇客歿精衛葵中原白晝烏鸛爭

休也

宋建炎元年有鳥鳴于劉豫內庭曰  
休也休也豫僭號尊滅亡一云紹興七年

休也休也相公擁旄踞君王病中野昔臣今鄰不相下  
不放捨何爲者

唧唧詞

新題○楚人呼促織爲唧唧按木蘭詩唧  
唧復唧唧一作促織何唧唧促詞有之衍

府系

長唧唧短唧唧莫遣孩兒赤膊睡短唧唧長唧唧滴盡  
西窓女兒淚唧唧長唧唧短唱歇征人五更轉唧唧短

唧唧長門外征人欲斷腸

巴東三峽歌三章

有序

由茅堂集

卷之四

法

悲徭役也當猿鳴三聲

按古辭巴東三峽巫  
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

巴東三峽高入雲一峽猿聲兩峽聞

廣溪西陵峽連岡兩峽稍短巫峽長

征夫巫峽不歸倚門涕淚無乾衣

破陣樂

邊風四面來飛蓬太却回開疆不慮遠戰士徒矜能

漢家火旗陰山北旗脚綵轉烟光黑山頭大纛高插雲

曉幃夜宴飛將軍銅角龍吟聞地底單于敗軍渡遼水

繡額舞兒雙翟尾假面蛾眉舊嬌媚指君不見燕然山下

百艸秋鳴驚野馬聲啾啾論功一勝何足道至今難洗

燕然羞

孤兒行

手中三尺劍抱下三尺孤寄孤與鄉里提劍出飛狐白  
艸有戰骨黃沙無揭髮羽林不見錄恩卹復何顏將軍  
競笳鼓關吏送裝車論功漢廷上別拜執金吾

月漉漉篇

月輪井口團復團清光下照難復難銀瓶緩引纖手綯  
一顆明珠掌上君纖阿當空雲景裂千尺驪龍眠不得  
河邊織妾停龍梭天田牛角汙白波玉清歸路沒瑤艸  
輓轡聲嘶青蛾老

杜鵑緯林啼

臨曲池仰頭看春花杜鵑緯林啼此  
題所從出也黃公注歲甲中廣陵鎮兵  
變劫了女富家或以金帛贖還故有斯作

白茅堂集

卷之四

樂府

七

杜鵑緯林啼林間有巢巢有兒護巢哺兒不自得但言  
家在不歸帳中紅粉起嚴粧青銅鏡裏淚沾衣細蟲  
有如此人生公住寧弗悲獨不見棄婦心摧蘇屬國又  
不見孤兒腸斷蔡文姬

靜女春曙曲

李賀題○十四歲作

華鐙吐輝通九枝寶釵鬢雙燕垂蘭堂漏絕曉鐘動  
綠蟬習玉光參差美人真粉對明燭天秋月白芙蓉浴  
何處烏啼夢不甘一道菱歌楚江曲

望夫石

昌黎云高季曲吳中雜咏有望夫  
石樂府體武昌江邊亦有此石

王嬙楚揭練西施浣紗紅顏一衣沼吳國白頭再嫁  
沒胡沙兩美道跡在行人爲嘆嗟君不見江頭一丈碧

獨立疑槎枒云是古時貞女化側身西望長欷歔江水  
東流去不返妾心似江不可轉

采蓮曲

圓荷貼水時波動葉亦動擢影漸娉婷搖風自憐弄吳  
王水殿多嬌娥紅粧翠袖亂清波一自西施載歸去至  
今愁唱采蓮歌

七夕曲

終歲雙星未夜望天孫此夕攬羅裳可憐靈鶴無比方  
挽頸摠翼作河梁秋風坐結藕絲屢銜上君王前殿太  
西樓笑妾停錦梭殷勤語鵲莫蹉跎昌黎臨江府志宋  
孤田丁食食葛取絲結爲橋靈鵲銜至武帝禋壇前帝異  
之召立爲后笑妾見李賀詩錦華笑妾聲青蛾言工笑

白茅堂集

卷之四

樂府

七

羅雀謡

一作雀謡  
多張籍題

莫羅雀羅雀傷雌雄啾啾悲衝霄啾啾高樹頭啾  
啾在我雕籠中嬌小江南年十五河北健兒猛如虎生  
不識汝歸何所君不見道上淚多于土

春歌

子爲王母爲南朝春暮春敢言苦前飛鵲後鳩羽安  
能離此局爾所爾母不足傷徒傷子爲王

西冷橋女郎

新題

女兒避月如避日月色曬人顏色黑女兒愛月不避月  
素羅衣裳白如雪十五女兒太嬌嬌西冷橋畔可憐宵

黔山謠 黔山在徽州府

黔山女子力如虎負鹽汲井不足數城中府主擊大鼓  
火速持錢了差簿郡錄女役錢

黔山女子但力作犢鼻不縫倩人做同行少年口生過  
一路飽飯只言俄作音佐微音生

黔山女子瘦垂頸手縛生柴下崇嶺山頭落日十丈影  
不見其餘見鬚頂

朱樓三層石作門誰家大賈花滿園墻頭莫勒使君馬  
巫山亦有明妃村

雄雞失旦守菴雌鵲鵲過雨呼班佳兒家夫婿遠行賈  
使妾日暮坐中閨

由來堂集

卷之四

樂府

七

春鶯囀

張佑題始唐高宗命白明達寫鶯聲爲曲

綠楊三月金鶯鳴啞軋學作車輪聲綠牕思婦淚承睫  
夢中千里間關情度枝忽變兒女語泥泥溪閣相爾汝  
隔花跳脫振冰絃重整男錢出芳戶小院年年高樹陰  
嬌啼不改舊時音鏡前乍暈芙蓉頰敲斷于闐九鳳簪

寡婦謠

荒區寡婦哭向天餘生養豕爲命田一豕不食二豕炊  
里正坐需無酒錢門前縣吏打門急今歲則征四之一  
鬻身鬻子計莫施懷中只有乳下兒則古華切預征來歲口則征有糧無田亦方命

擬唐七言律樂府一首

出塞

無定河邊萬甲羣漢家十道出將軍春風尚凍弓消雪  
明月惟看隴上雲白艸幾經燒處黯黃河時向馬頭聞  
蘭閨空有刀環約麟閣何人早勒勳

擬唐五言律樂府十五首

關山月

龍沙接漢城雁嶺與雲平明月此時出鄉心無限生望  
塵知邏騎覘鳥辨疑兵何日甘泉宴鏡歌四海清

隴頭水

隴頭鳴咽水一半向東流馬帶金韉飲人持漢節愁恩  
書晝候雁落葉始知秋冠冕群公會論兵正未休

由來堂集

卷之四

樂府

六

折楊柳

楊柳驕春態非花自覺妍御溝晴藉色禁苑曉通烟欲  
繡尋金縷當樓指玉鞭行人莫攀折畱蔽綺牕前

梅花落

春苑起春望平聲梅花臘散芳寫聲傳博望橫吹給名王  
暖玉圍貂錦重簾隔麝香卽令飄落公猶作壽陽粧

紫驢馬

鳳臆來天廐龍鞍照地行光輝誰得并意氣爾全生旗  
畫雕鷹狀風吹鴻雁聲回思立仗日俶儻若爲情

出塞

天文動駟房驃騎出漁陽漢月長城紫邊風大漠黃千



歸旗作聚萬里劍為裝回首南飛雁何時到故鄉

入塞

朔雪壓邊垣陰風吹黑旂關支紅淚斷漢將白頭尊雌  
伏難知已雄飛為主恩玉關不待入猶想到崑崙

從軍

月暈昨宵大駝鳴朝向西連山毳帳落捲地磧沙飛詔  
使乘天廐將軍拜武威曾聞騎奴子亦得乘戎機昌按平陽侯家騎奴

雨雪

雪凌白差我關山直北多春前不成瀑臘盡漸添河遠  
影明驍騎依林暗駱騎宵溪傳羽箭後勅渡滹沱

由茅堂集

卷之四

樂府

九

雜陽道

盛世東京道珂鳴九陌多紅塵朝玉馬青艸遠銅駝年  
少尋芳劇時平奈樂何笙歌逐環佩歸騎北山過

劉生

俠客重橫行劉生最有名平時收歿士急難解危城挂  
劍千金值酬恩一命輕相逢貧賤日誰肯信專征

巫山高

巫山分蜀徼神爽駐靈妃古木猿猱轉空祠雲雨飛綺  
筵傷豔曲竊劖想銖衣一自高唐賦千春更不歸

有所思

紫塞風霜勁紅顏歲鼓更君心雷魏閭妾夢繞邊城烽

火凌華蓋樓臺直玉繩不應秦地月亦照骨都營

芳樹

當春芳樹鮮發此綺牕前蟬鬢垂斜領蛾眉望遠天繡  
多裙似重粧巧鏡知妍願得停征戍承平樂歲年

銅雀伎

玉樓當日妾總帳幾人同不復前時妬偏留別後容墓  
田麋鹿出疑殿鳳鸞空惟有漳河雁年年弔北風

擬唐體昔昔鹽二十首

垂柳覆金堤

金塘水初滿楊柳弄晴絲不道春光好是妾贈愁時風  
搖波影亂日度綺牕遲瓊戶無人見憑闌想畫眉

由茅堂集

卷之四

樂府

二十

靡蕪葉復齊

曲罷搗流黃琴彈陌上桑低頭感芳草拾翠向春光采  
時憐對葉攬處不盈筐棄妾能無念新人亦斷腸

水溢芙蓉沼

岸艸連波色芙蓉待水香綠深藏翡翠紅密亂鴛鴦罷  
鏡還窺影羞花更懶粧才將一旬淚泊泊滿銀塘

花飛桃李蹊

三月花齊發林園樹樹繁東風欺得慣桃李只無言高  
下加鈴索千支繡綵旛春花復何忒底事掩重門

采桑秦氏女

美女出青春羅敷別姓秦枝疎通紛而帶緩稱腰身猗

中花比貌獨處玉無磷何須使君問多少斷腸人

織錦寶家妻

良人夢裏歸賤妾下鳴機絲與春蠶盡魂隨蜀鳥飛回  
文工織錦寄遠嬾縫衣莫倚羅敷豔人今蘇惠非

關山別蕩子

絕塞征夫曲高樓笛裏聞春風吹到妾蕩子遠從軍隴  
首流離水秦關斷續雲短書難寄雁經歲渡河汾

風月守空閨

無言對明月有意訴春風妾處方開鏡君邊欲鼓琴人  
閒羅幕動花落後庭空羽檄年年至交河少信通

恆斂千金笑

射雉人千里雙蛾妾自描嘗思失意夢空度可憐宵未  
許陽城惑誰言宋玉挑非緣奉心病只是恨迢迢

長垂雙玉啼

翠葉消眉嫵黃星脫靨粧夢中羞兩頰鏡裏落千行拭  
粉痕猶在論珠斛可量若將巾拂寄一作巾拂風氣別

有香

蟠龍隨鏡隱

妾有青銅鏡乘君白玉臺空房憑鎮膽對影轉生猜桐  
酒濃無敵胡姬醉幾回何時化明月飛去照龍堆

綵鳳逐幃低

丹山綵鳳翬繡在越羅幃玉鉤常對下不忍隔雙飛流

蘇金縷斷熏籠香氣微還羞向鴛被背燭解羅衣

驚魂同夜鵲

孤眠常苦寤獨處自多驚何事雙栖鵲還同警鶴鳴關  
山明月上林樾曉風生閨中不識路飛夢繞邊城

倦寢聽鳴雞

從軍五更轉此曲最情悲定見征夫泣還如妾淚垂那  
堪風雨夕長憶別離時雞栖近牕戶人今向月支

暗牖懸蛛網

遠塞嗟長別東山味昔詩孤居憐蟪蛄子族處感蜘蛛珠  
露穿疏網金風補斷絲梁塵積不下那得管絃吹

空梁落燕泥

蟲粉畫梁堆閒堵長綠苔舊巢雙燕子更自不歸來雀  
乳銜蕭落蟲飛觸網回東鄰歌管沸對對拂池臺

前年過代北

天上軍書下雲中路幾千淡愁綠轉戰一別再經年塞  
艸枯還綠賓鴻去復旋難持花比貌歲歲關芳妍

今歲往遼西

漢使無消息人傳戍柳城馬韓爭報下虎旅另移營聖  
主雖開地輪臺音罷兵不知更此公更平尚復幾年行

一公無還意

眉月關彎環愁中改玉顏音書同雨絕魂夢向雲攀公  
鑒凶門太遠應吉日還自綠軍令重不信忘鄉關

那能惜馬蹄

男兒薄恩愛立志騁英豪換得千金駿摩挲五尺刀欲知儂意切莫惜馬蹄勞只在黃塵裏愁心妾繫牢

擬唐七言絕句樂府二十二首

塞上四時曲四首

首猶春深野馬肥沙場行樂少人知中原一片絃歌地不數盧龍關塞見

邊荒六月斷人行山海關頭大閱兵帳下兜鍪如火熱垓心塵起似風生

防秋漢將點軍回畫角平明馬上催騎到城門更回首幾多燈火出樓臺

白茅堂集卷之四樂府

朔雪銜枚度賀蘭馬羣聲動陣雲寬鐵衣不是防寒物爲護沙場刀箭瘢

塞上賜衣曲五首

天子深恩賜錦袍金瘡裂後瘰痕高繇來七尺輕生人著向風前看寶刀

賜出猩猩一片紅上陽宮女剪裁工含情未著先思報誓取燕支奉漢宮

軍前繡帽大旗搖改服擒生卸錦貂要使番王識名姓故抽號箭射金雕

旆離西山隴雲荒一騎橫穿白艸長不掛鉞鍛試挑戰焉過氈帳逐黃羊

鉞銀音  
錫覆

金鏡宴坐斗牛裘教舞雙椎撥坎箴躍馬便馳明月塞重氈觀上鐵鞮鞞

少年行四首

蟠花鞮履寶珎弓作使吳姬酒肆中城內高樓連苑起城邊沃壤慶年豐

帳裏蛾眉宛轉隨樽前雁柱起參差長安車馬如流水不屬當關報不知

變弟諸郎各少年五侯七貴正蟬聯問君通籍那能此家本南山舊種田

嬌儒青春入建章馮顏白首尚爲郎豈知更有王門客七十窮經返故鄉

白茅堂集卷之四樂府

怨詩

金屋佳人怨落暉廬江小婦卷羅衣陶云秦王捲衣本爲秦女捲衣此首當是言被棄而歸即仲卿妻詩妾有紅羅襦意請君更向青陵望可有鴛央依舊飛

宮怨四時歌

夾城花發暖雲昏複道全消玉輦痕三十六宮春艸最憐蔥蒨是長門

別院歌聲隱鳳笳風前却扇獨看花入宮蚤織蛾眉苦不受君王繫臂紗

金鋪淡鎖月黃昏望斷宮車掩淚痕惟有年年寒帛例昭陽恩似讓長門

七月照宮人寒衣



珠絡欄邊碎玉鳴  
碎寒簾外晚風生  
鳳花錦冷君恩斷  
自撥香爐坐二更

四時行樂歌

楚艸香生晝漏長  
靈和前殿種垂楊  
柔情也欲君王惜  
簾外飛花到御床

千門萬戶作離宮  
淩渚荷橋宛轉通  
水殿齊開十六院  
笙歌都在月明中

天孫計日渡河梁  
乞巧樓成乞御香  
蟾子暗藏金鈿合  
爭先含笑進君王

外家進獻有雕冰  
金鎖獅兒鏤玉繩  
帳底烘笙九微火  
六宮隔歲備燒燈

白茅堂集

卷之四

樂府

五

雜言十首

小言

日輪當空鍼孔窺  
修羅戰敗逃藕絲  
芥子一粒藏須彌  
心如九卵無弗知

大言

部居蟻蝨營禪窟  
地獄業身滿鐵床  
野干豎拂登道場  
擁書萬卷南面王

難言

挑沙行漕仰嶺車  
百年利病謀興除  
長者作吏當好胥  
窮士掃門求上書

漕去聲

易言

砮矟引火日熒熒  
疾風高岡颺批糠  
釐金說合邯鄲娼  
變賤作貴行賞裝

危語

追兵欲及斷橋梁  
四面受敵城無糧  
位崇權重恃君王  
世亂名高金滿倉

安語

盤石作圻承山尊  
蒲輪緩御登平原  
仕宦清白遺子孫  
國多善政無覆反

遺去聲  
反平聲

遲語

濕薪石鼎炊黃粱  
途長馬驚無鞭韁  
三都賦就十年強  
慈泉老髦逢姬昌

白茅堂集

卷之四

樂府

五

疾語

瀑布千尋下絕壁  
日中飛鳥影過隙  
生兒不肖構大宅  
廉耻道喪任招克

了語

縑車繭盡陳空筐  
高臺跋燼無餘光  
尸鄉義士殉齊王  
厓山舟覆君臣亡

不了語

西荒漏天雨瀧瀧  
左迴右轉日月逐  
尾閭入海無斷續  
易名改謚修史錄

白茅堂集卷之四

終

白茅堂集卷之五

天啓七年丁卯至崇禎十七年甲申

雨過

鰲山燈

詠鏡中燈

雪中蕭東曙云見訪既不過戲東

夢咏太華

宿雨

午睡起擬東野體

靜女春曙曲 見樂府

州試擬龍池柳色聽新鶯歌 見樂府

楊白花 見樂府

烏栖曲 見樂府

雙燕離 見樂府

從軍行 見樂府

王明妃 見樂府

寶劍篇 見樂府

月

賦得盈盈樓上女

賦得宮人出爲羽林婦 通韻

咏王婉容

宮怨

瞥見

閨怨

正德宮詞 六首

嘉靖宮詞 二首

萬曆宮詞

天啓宮詞

無題

百舌吟

酬蕭霽

寒夜集蕭霽宅步可任上人韻卽效其體

春曉侍大人遊回山

白茅堂集卷之五 詩目

鴛央篇

月夜懷王子雲先生

贈盱眙鄧山人

孝陵蝦蟆石老樹災

秋

得子雲書次來韻

蘄水別龔公

畱別官李諸子

苦漲

江岸崩陷百餘家

贈張將軍

問道恒病

月夜奉懷龔公內召過合肥二首

喜雨

後喜雨

秋夜聽客談祭邊將往事

百年歌見樂府

正月十七夜大雪登城望平賊將軍亂兵焚掠

漸陷後寓潯陽欲之崑山江路斷絕

王居士歌有序

報恩寺塔燈二首

登塔二首

白茅堂集 卷之五 詩目

天河

哀蕭霽二首

春仲同家侍郎公寶光道人東山坐雨

開潼關戰敗東曹嘉定亂昌

賜

題歸文休風雨竹

五人墓和大人

三月三日

嘉靖皇帝御書歌有序

出亭

尋真娘墓

真娘墓

送卜生歸楚

三七言東慧山僧辨索洞口泉

傾天

江漢行

秣陵謠

殿陛

花鳥使擬元稹體上家禮部尙書張受先員外

漢西域傳楚主侍者馮嬖善書習事嫁烏孫國右

大將軍宣帝遣錦車持節說烏就屠楊用修謂

可書可歌客舍無事命工圖之因題一律

白茅堂集 卷之五 詩目

無題

問雁

雁

秋江騁望

江寧蚤發

哭公蓋有序

除夕四首

書曆

乙酉順治二年即弘光元年

擬嘉靖西苑觀成應制得巡字元日試筆

擬初唐行發應制



擬唐賀春臺望御製

元夜

步陳臥朝元韻

步元夕韻

平望橋落月

吳淞春夜月望海

客從故鄉來述吾忘年故人王一翥爲潯陽酒傭

劉起元浮屠服賣渡漢口高賢忍辱時命可知

詩以志感

既賦王劉念亡及蕭霽癸未城陷賊斲割之異才

天折千古同悲況奇慘乎

由孝堂集

卷之五

詩目

五

山塘

又

馬

題道開汾師真

時講經虎丘

酒後讀李十八遜卿燕京醉雪歌步韻

斬竹

四首

東曹石霞

越女

錢塘江

嚴州道中八咏

虎視巖

頑石堵

雲吐潭

青山灌

一名錦溪綿亘三十里

七里瀧

梭船子

輶頭梁

響山潭

淳安西三十里

釣臺子陵祠

桐廬道中

抵休寧

寧國道中

由孝堂集

卷之五

詩目

六

宿山焦

雄路酒家

三首

紀聞

聞亂還阻昱嶺

奈坑聞變

陸阻訪水道經分水縣

有序

避地澱湖聞澄湖兵起知故人佟國器提軍嘉興

喪亡餘生且慰栖託且以束修

三首

過張吉湖居

贈澱湖主人

戰後

嘉興觀孟鎮軍水獵序

觀佟使君提調水師

丹徒夜泊

經敗壘

懷家宮保公

白茅堂集詩目卷之五終

白茅堂集詩目卷之五終

白茅堂集卷之五

斬州顧景星黃公著

男昌編輯

天啓七年丁卯至崇禎十七年甲申

詩

雨過 六歲

雷來雨亦來雨過雷不止將琴養性情清清一川水

鰲山燈 七歲

一戴河山六萬春應何來做上元燈看他頂上光明發

照見扶桑海日升

詠鏡中燈 十歲

漾漾菱花溼搖搖菡萏風碧波澄不動一點月當中

白茅堂集卷之五 丁卯至壬申

雪中蕭東曙云見訪既不過戲柬

一夜剡溪雪皚皚遍水滑王猷不敢見應是興殘時

夢詠太華 十一歲以下

太華古西嶽崑崙出天表本自地軸通翻與人寰通金

宿吐修靈剛風墜飛鳥直上幾千仞雲霄自昏曉

宿雨

宿雨溼雲根新寒入書幌落葉墜不飛不解空山響

午睡起擬東野體

午睡雙眼澀起視天雲黃老松綠寒雨敗菊紅嚴霜重

婢盥進酒撲氣尤生香始知近冬候猶坐銅火牀

靜女春曙曲 見樂府

州試擬龍池柳色聽新鶯歌見樂府

楊白花見樂府

烏桕油見樂府

雙燕離見樂府

從軍行見樂府

王明妃見樂府

寶劍篇見樂府

月

盈盈三五月皎皎照房櫳露溼蛛絲白花沈地影紅羈

客起更盡閨人知夜中與君隔千里明月幾時同一作能

賦得盈盈樓上女

由茅堂集

卷之五

壬申至戊寅

二

思客高樓望波濤何處尋夕陽黃鳥背落岫楚江心急

雨因雲去林塘欲暮陰此時君負妾凭立一霜襟

賦得宮人出為羽林婦通韻

外舍憐初入宜春蚤逢承恩宣直殿被詔乍辭官書

屨連珠轍征衫帶鎖縫鬟心安翡翠裙夜總芙蓉管室

新天象叢臺舊日客玉釵如飛燕金鐏賜盤龍周盤度

曲翻烏鵲徵歌轉悞儂誰能持漢節年少悔從戎

咏王婉容

霓帳軍裝改闕支結束同奸臣誰指鹿賤妾獨當熊峰

影疑雙闕行間憶六宮龍輿金塞盡鸞鏡玉臺空骨斷

征鞍雪啼生畫角風不辭青塚月分殺北歸鴻校去聲

詩子幼賦王昭儀有霓帳闕支語後考昭儀在北乞為黃冠始悔其誤然昭儀滿江紅詞有容隨圓缺之句文信國所謂夫人誤矣則亦何須有邪

宮怨

離宮夜靜蕉心展井梧作花更漏短罌罌小妾學迷藏

十二珠簾任開卷鏡臺閒却千蛾眉碧玉芳年知未知

銀環恩寵親宣賜不道君王聽畫師

瞥見

藕絲衫子五銖輕抱耳雙鬟轉面迎斜過藥欄看不定

隔簾遙聽點茶聲

閨怨

春愁如醉少人知略攏香鬟不黛眉為看銜泥雙燕子

白茅堂集

卷之五

壬申至戊寅

三

海棠花下立多時

春來處處闌芳菲鏡裏春山分外奇薄命那如山色好

臨妝不忍上愁眉

正德宮詞

離宮甲夜虎鋪開爭道君王較閒回金繡團花紅韎韐

射生隊裏各擠排

火樹星毬處處懸近從宮武輦千門侍臣奉敕齊呵筆

預撰新詞賞上元

鳳館龍樓第幾層太平天子坐垂繩九華宮裏長燃燭

十日街頭不捲燈

寶馬揚鞭過狹斜月明那惜醉琵琶六宮誰最承恩客



不必羊車賺大家

金翅鸞重盡宮妝翠袖新裁特許長試向花前小垂手  
氤氲都帶內家香

教坊爭識寶奴嬌六院遙看玉步搖一自黃冠卸巾幘  
幾年銷磨傍長橋

嘉靖宮詞

祠官畫靜鎖樓臺紺殿珠林幾地開朝罷玉清歸內苑  
六時鈴鼓自修齋

霞裳星帔禮真人玉鼎金匙給外臣拜進王喬一凡藥  
齊呼天子萬年春

萬曆宮詞

白夢堂集

卷之五

壬申至戊寅

四

花影輕移化日長延英前殿別焚香銀環莫賀君王寵  
得侍昭容立御牀

天啓宮詞

六街花月好青春甲騎傳呼不動塵燈火千官珂珮響  
夜來外府坐夫人

無題

問道東征騎今朝振旅回髮鬢纖纖手按匳匣笑顏開書  
謝三秋鴈功憑七尺驂私憐蘇屬國頭白始歸來

百舌吟

春園百舌聲百舌百般鳴道盡閨中意良人總不聽

酬蕭霽

之子志我同端居娟幽獨樂從大賢游久謝時人目微

雨山中來竹梢低入屋鳴蛩寂不聞閉向東齋讀濁酒  
時復斟高筒頻拆牘一日凡幾回登音滿空谷

寒夜集蕭霽宅步任可上人韻卽效其體

閒居動相念邂逅逢此髮主人信高情爲我開南軒日  
入理勺酌燈明愛尊踰三人傲靖節十日思平原試披

大乘義永絕精靈言室靜鐺耳涕竹雨根叢喧提壺更  
沽酒燐火炊殘殮關門曉雞唱客醉畱還轅

春曉侍大人遊回山

以下已卯詩

扶藜曉上仙人山山頭溪水流灣環銜吭倒明石壁下  
杜鵑哀叫藤蘿間黃茅岡頭白石墓云是仙人采藥路

白夢堂集

卷之五

戊寅

五

匹鞮竹杖不復還樵子厭師自來去松林幾處猿猱悲  
空山日暖行人稀驂駕鸞鶴事烏有仰首白雲朝暮飛

駕央篇

文駕戲綵衣曉日正芳菲雌雄相對惜婉孌定長依照  
影必成四分波宵暫違宵形栖碧瓦寫態上鳴機裁同

合歡被繡入鳳皇幃釵收香羞比竝鏡中對舞孫光  
輝淡閨思婦難獨自古冢韓朋今是非嶺南更有相思

鳥不是成雙不忍飛

月夜懷王子雲先生

野水明北郭長林收晚暝尋常來舊雨咫尺賦停雲酒  
氣月中白叩舷山裏聞無絲共欣慰愁思遠紛紜

贈盱眙山人

綿袍何處客雨雪欺荆扉常山公酒能吟阮籍詩綠  
蕉春染白髮夜彈碁四海方多事閒閒此杖藜

孝陵蟬蛻石老樹災

神烈山前萬松栢寢廟熊羆守層碧攀龍尚有鼎湖弓  
帶劍誰磨茂林石槎枒妖火燃古丘白首中官雙淚流  
風霆剝蝕知多少只此曾經三百秋

秋

四時遞成逝日月疾如箭蟬聲無停號螢火光已暗賓  
鴻先以風書棟商太燕感此節物移令人坐悲惋

得子雲書次來韻

白茅堂集卷之五

扁舟訪秋浦獨上吳章岑千里望黛色半牀生苦吟帶  
蘿山鬼怨落葉楚猿音詩到不堪讀西風吹汝心

斷水別龔公

前山夜來雨遠景忽澹泊臨流掉歸舸客意不云樂西  
望沉日峰戰雲凝廣澤寥寥秋原上有萬古魄薄言

理阡陌所愧力不作數畝垣寒烟東菑廢耕穫遠荷夫  
子賢慨然賴茲屬他食非其常日歸事耘鑿夏至江楓

青春老鶯聲弱遙憐片帆影坐向天外落回首烟雲中

青山疑城郭

留別官李諸子

碧樹望如烟春江眼中綠留與山中人高聲讀茅屋

苦漲

山雨夜來漲湍聲出石高舊扉隨斷梗新逕入蓬蒿魚  
蟹驚顛倒鷗鳬轉寂寥江湖信空闊輕舫許吾曹

世亂誅求窄民生何太勞家人把釵釧國計急雖刀歲

疫山佃貴軍殘斥候驕幕中誰節制河上益逍遙

江岸崩陷百餘家庚辰五月先此岸下  
流出水銀數十斤

湖傾山欲徙江蹴岸還摧白屋隨流去青天捲雪來不

聞巢姥走遂有歷陽災過眼悲陵谷人間信可哀

贈張將軍

將軍年少蚤專征萬竈新移江上營接境似聞秦鶴唳  
追戎時聽楚鳥聲投壺賓客還歌雅命酒偏裨坐論兵

白茅堂集卷之五

聖主拊髀思頗牧可能努力靖槐榆

問道恒病昌按詩話道恒名與常黃陂氏子八  
林或律嚴密有獨善詩十卷兵火失七律如秋  
遊雨湖寺從帶藥林中出水公枯江石上鳴煮  
酒爐支楓樹下詩詩人立夢溪邊百艇皆漁橫  
照小泉山是樹潑樓青五律秋日屋大不勝  
天皆為變秋七古和王修微枯蓮子打鴛鴦  
破蓮房取蓮子枚枚打過鴛鴦頭鴛鴦頭是  
時交一枝雷待鴛鴦不飛鴛鴦到處不攜杖拂  
如蝶貼雨點風總不飛鴛鴦到處不攜杖拂  
詩詞作佛事龔子鋒所記憶為一卷丙午復  
于火師于崇禎辛巳春病服自東林來以書投  
先子云欲得湖山片地三生石上得相見斯  
已矣即日送至家隔于湖師病有句云病起  
先換師彈指日五字是子審也逾月  
卒先子以棺斂之葬於市湖之山麓

起林光換門開霽色虛虎溪應不遠無川賦歸與

老太詩愈王卿來島不如已沉千日磬仍清一牀書病

起林光換門開霽色虛虎溪應不遠無川賦歸與

老太詩愈王卿來島不如已沉千日磬仍清一牀書病

起林光換門開霽色虛虎溪應不遠無川賦歸與

老太詩愈王卿來島不如已沉千日磬仍清一牀書病

起林光換門開霽色虛虎溪應不遠無川賦歸與

老太詩愈王卿來島不如已沉千日磬仍清一牀書病

起林光換門開霽色虛虎溪應不遠無川賦歸與

老太詩愈王卿來島不如已沉千日磬仍清一牀書病

起林光換門開霽色虛虎溪應不遠無川賦歸與

聞雁

漢家邊城高不守  
臣黃沙隱衰柳  
陰風晝冥青海頭  
白旄微明紫荆口  
駝夜渡祁連北  
飛雁越鄉心惻惻  
細雨衡陽萬翻遙  
亂雲征路千山黑  
替替斷陣有悲音  
燹火中原淡復淡  
懸知北澤無蘇武  
更不傳書到上林

遣憤

不雨已五月疫癘還天行  
灰亡既略盡曠野無人耕  
河南到江北所過皆空城  
將軍但轉戰羣盜尤縱橫  
黃塵蔽天宇三月至五月  
數黃霧雨土日月無光  
晶金精帶劍怒過午尤  
熒熒太白月經天  
乾田出蝗子幽磽聞沙鳴  
奈何催租使寇蓋爭逢迎  
流民化為賊遺黎仍苦兵  
元夫令獨立何

自茅堂集

卷之五

壬午

八

以爲公卿赤風蕩園寢親藩  
遭鼎烹封還上方劍一歎  
真無名鄧禹昔仗策終軍  
曾請纓念此熱五內百罹逢  
我生

月夜奉懷龔公內召過合肥

以下壬午詩

巢白接烟景水郵經幾時  
問山兵燹隔傳箭賊羣疑雲  
舫流應穩春光棹去遲  
長安上書日好誦道州詩  
今日星河皎江雲騁望迷  
未知天遠近各在月東西  
惜別襟猶溼臨岐手重攜  
解鞍芳草地惟有杜鵑啼

喜雨

開歲節候遲開十月  
秋仲甫搖落火流何逶迤  
餘威正熏灼鬱悶蛟龍憤  
盤薄意屢作天青開晴雷  
日下駐雨脚

去年值奇災魃女秋尙虐  
今雨幸及時快意復何若  
貧家望西成龜勉罄藜藿  
治亂理循還天心敢輕度

後喜雨

炎威毒長川秋半始一洗  
雨勢豁中宵雷聲頗歡喜  
翁翁上稷叟叟宮下米尺  
魚挂疏簦新醅已成醕師  
行得豐歲脫中差可較老  
農語丁男今年免笞箠

秋夜聽客談祭邊將往事

猶聞尊酒出容臺  
奠向荒城白草堆  
無定河邊招不得  
淡聞夢裏却曾來

壇上君恩黃詔焚  
壇前士愾白衣單  
可憐京邸君臣哭  
多恐邊庭未得聞

自茅堂集

卷之五

壬午

九

百年歌

見樂府

正月十七夜大雪登城望平賊將軍亂兵焚掠

時張獻忠陷黃梅廣濟

江山照春雪帶劍上嚴城  
燹火烘雲赤旌帆破浪行  
關戩爭白肉亂大雜兵聲  
咫尺愁羣賊鮮屯更幾營

斬陷後寓潯陽欲之崑山江路斷絕

奔亡同汎梗性命等毫毛  
天塹今知險巖關何處牢  
妖氛衝日月鬼物集坑壕  
結陣將軍去連城長吏逃  
衣糧僅些小潯陽人盡穿衣履  
隨諸路糧無些小擬奪更前遭殺戮  
原天意凶殘復此曹  
中原全殲黷邊事敗陳  
陶竊恐龍蛇戰終成陸  
海滔燒焚迷落照征鼓  
亂驚濤東望吳儂地江  
頭少



一舸

王居士歌

有序

居士四十不娶若狂易鄉人共笑焉  
陷自危堞踵身下無所損結茅廬山清涼臺  
巖巖縣空下臨百仞嘗月餘不食客至  
戰慄不敢上居士遙望大笑而已無名字  
自曰我仲尼之徒因號尼徒居士僕慕其人  
爲之歌

尼徒居士本無家戴髮已自披絕絕鄉人共笑  
从丘壑獨脫禍亂栖烟霞清涼臺上人蹤少  
隨意晨昏坐來好經時石罅生白雲盡日林  
間絕飛鳥

報恩寺塔燈

白茅堂集

卷之五

癸未

十

凌空一塔浮月上晚烟收瀨氣通江海春燈亂斗牛  
諸天長不夜萬井似漏秋扶杖明朝約還須到上頭  
九級起嶙峋光輝壯帝京晴霄青漢挂風雨白虹生  
高掛鍾山關低臨北斗城何如渭水上千尺望金華

登塔

樞衣南寺塔聳踴入雲身縹緲天人接招來物象新  
傳經紺馬下演法毒龍馴魏闕金莖外慈雲接梵輪  
能仁維佛力功德想文皇欲救刀兵劫先占舍利光  
基卑瓦棺閣樓小落星岡百里風烟色迢迢見上方

天河

天河起東北迢迢爲天經言是黃河源西流落崑崙乘

槎犯牛斗恍忽升天津支機亦有石識者嚴君平又言  
太白精餘氣凌蒼青七月伏不見高秋更晶瑩西胡老  
文康利瑪姓寶名寶鏡欄九霄乃是億萬星三者雖競  
說妄淺不足聽如人有任帶腹脈分縱橫立秋前後際  
太陰當房心秋秋龍火飛掩映無光晶安有烏鵲橋浪  
傳牛女情天人兩懸絕萬古終冥冥

哀蕭弄

城陷時城于寇

一杯無自寄空城春草何曾面上生白骨已隨寒雨盡  
遺詩猶作斷腸聲

同遭喪亂君爲幽存歿殊途淚轉滋幾度傷心無可道  
一年今有哭君詩

白茅堂集

卷之五

癸未

十一

春仲同家侍郎公寶光道人東山坐雨

以下甲申

春雨暗琴尊松杉溢戶陰草香遙遙坐雷氣欲通心緣  
野裴中立玄風支道林若非憂國切何事愛簪纓

聞潼關戰敗東曹嘉定亂昌

避賊轉東下上書心屢違兵聲驚馬服客淚點牛衣生  
事從人託鄉關寄鳥飛窮愁問知已何以慰調饑

鳴

春陽鼓羣動有鳥飛被被鳴聲亦何醜云是穀轉鳴  
語吳謂鳴也趨起翅下爪奮迅頭上背低回掠欄屋撇振驚  
童兒吾鄉有此鳥畫伏惟蒿藜或是狐兔逐決起投桑  
梨鷹鵠瞥眼下鳩雀滿樛枝黨嚴野遂淨不待虞羅施

南來異風土老者名貓雞公然出白日百羽馮凌欺鷹  
鵠但回首鳩雀惟憂啗黃鸝與紫燕吞聲赴蓬茨物情  
有美惡愛憎理亦齊胡寧忍此鳥出入相迫隨聞昔有  
異暢事喧滴水溜風還氣亦適三歎爲此詩

題歸文休風雨竹

慣寫何須个能書不暇竿春江風雨惡幾度欲關珊

五人墓和大人

哲皇冲御宇天憲出中官陳寶誅何易曹王敗實難

王甫朝廷終倒柄草野正傍觀義奮吳門卒囚持魏闕

彈挺身絲激烈就鞠肯更端十目屍猶視同心蓋一棺

豐碑黃絹句野史白頭翰簡冊千秋是案楸六月寒醕

白茅堂集卷之五

漿勤父老丘墓益嘖嘖土女春游每過山塘路停軒涕

泗淵

天啓丁卯周公順昌中魏閣忌奉 旨逮問三

月之望吳人搥緹騎歟而五人者實先之魏閣

矯旨株連而五人者自出就戮餘因得免吳人

贖其首斂以一棺明年除魏閣祀地以葬予友

張溥記焉碑曰五人之墓五人者顏佩韋楊念

如馬傑沈揚周文元皆市中賤少年予游必憩

墓所徘徊歛賦十韻命景星和甲申二月五

日重翁書

璫橫貂續狗紳鸛鵒愁狐箝綱朝飛黃金吾夜撼蘇

衆情仍鼠首五子竟梟顧雄傑誇皆有奸賊近一無  
雉羅非冒及狂罔自投趨人孰無肝膽誰能言劉  
英靈橫蓋代氣義出三吳說者存疑案傷哉昧大都  
醅酌舒白眼累滌滌黃墟城上要離墓松楸近可呼

三月三日

三月三日坐齋閣堦前綠草方萋萋掠簷紫燕擡頭過

遭扇狂蜂撲尾歸吳儂踟躕道鵬游劇楚客杜門春夢稀

中原格鬪更何處悵望青天雙淚垂

嘉靖皇帝御書歌

世宗賜先臣取青詞御札偶次蘇軾謝神宗御

書紫薇花詩韻

白茅堂集卷之五

榮光屬天下燭地五鳳回翔六龍戲內臣手奉出齋宮

袍袖綾紋生粲翠有明九聖嘉靖年寶曆氣數當中天

侏離重譯典屬國關支圖象縣甘泉聖書不惜窮荒賜

史館猶傳赤黑字洪武十五年詔翰林火不輔揆論道

維維容接見邇英日三四天門曉闢譚聲闕垂芒八角

光景鮮丹砂夜寫黃庭篆錦暉朝哦紫府篇禁樹高

東閣靜鳳燭傳宣雞漏永亦章撰上諷喻舍始信臣忠

絲主聖乘輿晚駕五林宮鼎湖髣髴蒼天空非同漢武

侈雖時所喜薄海無兵戎周穆瑤池讌王母徐偃中原

方黷武世宗御極真升平文思旁剪先被替

昌亭

芳草綠含烟昌亭三月天遠村花燒屋曲岸草藏船水影媚媚淨雲衣片片鮮故鄉還筭會往日正留連

尋真娘墓

真娘一丘土千載認寒烟多少傾城色孤墳阿那邊

真娘墓

吳門三月天氣晴美人墓上飛黃塵誰家女兒最年少娉婷緩步來相弔熏塗百和香氤氲雙雙蛺蝶隨羅裙城頭亦有壯士墓土膏數尺埋烟霧要離墓在閶門城上當時殺卻屋中妻婦女只今多諱惡青史功名安在哉此髯鬚鬚盡成灰不見年年寒食客蚤晚姑蘇草一堆

送卜生歸楚

白茅堂集

卷之五

甲申

十四

綠陰三月暮送客出吳城念子一為別危途出遠征山臺鳳皇號花鳥杜鵑名持此伴行路悠悠春日晴

三七言東慧山僧辯洞口泉

霧露根巒峭骨中有甘泉如乳玉雨不增雲所覆潭澹陰陽蕩星宿不可覓矧可屋刻龍吐沫亦何俗條白猿檻黃鵠鑿半月巖削方竹走卒爭兒童鬻偽固足欺真亦辱上流清不流濁洞口煩君捷一斛泉出巖峭有長流俗婦女浣濯其中蟹眼生魚目熟候火聽風春意足玉女河康王谷竹符調水竟須續

傾天

襟袖淚痕滋新衰與舊衰

癸未九月先母李孺人服始闋義服貞姑期衰傾天

來痛哭搶地復何嗣外重皆藩鎮勤王孰義師似聞五馬渡消息候江湄

江漢行

江漢滔滔南國紀宿昔繇華等流水眼看吳會正殷闕古來禍福原相倚海內貨力誰最彊下推吳越上荆襄烟波千里洞庭接高帆大編遙相望大堤齊唱銅鞮曲堤上游人比花玉鶴蓋爭從習郁池鹿門別訪龐公谷一從兵火城郭非豈但寂寥絲與竹夫人城下少人行狐狸立月學人哭學請我家舊住江漢東漢江西上三藩封顏羊斷馬何王墓玉鴈金鳬拾幾叢京營初敗相公歿城南復決大堤水青天孤樹存幾家萬姓為魚葬

白茅堂集

卷之五

甲申

十五

涯涘太年黃河決開封凶鋌百萬隨長風澳膏流沫蛟龍怒殊磨斷頸波濤紅延安賊馬更南下白旗指點划船通刻音華俗字石亭灘水何足道黎陽延澤將無同張獻忠陷武昌驅男女老幼百萬于江吁嗟我生二十四山河淪沒十年事揚塵何必東海田羣公莫灑新亭淚

秣陵謠

倉皇國步竟何如爭道中興拓帝國金榜高懸弘福字一時父老盡歡呼乾清官有高皇帝御書弘福齊天書接續迎坤維西北已全傾帶礪山河若可盟昨日兵曹爭上疏急催鐵券賞興平



擬金伐鼓向瓜洲紅勝青蛾滿太斬回首淮南佳麗地  
烟花不是舊揚州

武昌軍令幾人知搖櫓潛過采石磯聞唱餘船盡長風  
滿江蘆荻月明時

殿陛

殿陛爭還起朝廷器不神破車原快憤覆國本能臣宰  
相中優數強藩外撫循揮彈宜得體焚艸更何人不告于朝而還楚

花鳥使擬元稹體上家禮部尙書張受先員外唐玄宗以花鳥使元稹入新題樂府

天寶年中花鳥使翻作新歌遺君子隋家天子重妖淫

白茅堂集卷之五 甲申

構出高樓望城市太宗英武不好內異玩珍奇一無取  
廊頭殿腳三千人開門放出如流水開元以後承平久  
上皇自負中興主前誅韋黨清宮庭後進諸楊專政府  
當時使者勢絕倫墨詔滿懷求麗嬪穿闥入屋匿不得  
翁啼姬號那敢噴歸來掩戶只垂淚兒上九天翁下地  
花裙脫太著官裝膏沐雖新面顚顚漁陽驢馬秋已肥  
宜徽絲篴春猶醉嗟嗟乎君不見漢高帝晉文公一欲  
佳齊國一欲留關中羣臣爭以死力諫狐犯張良有大  
功繫車折檻誠已矣歡袍共整將誰雄可憐昔時花鳥  
使紅顏銷盡成悲風

漢西域傳楚主侍者馮嫪善書習事嫁烏孫國石

大將軍宣帝遣錦車持節說烏就屠楊川修謂  
可書可歌客舍無事命工圖之因題一律

獨銜鳳詔出京華窄袖長鬟尙內家紫塞山回龍勢轉  
黃河風壓雁行斜虛傳漢將分符竹豈有佳人坐錦車  
高捲氈帷南北望不教侍女進琵琶

無題二首

梁家第院鬱崔嵬玳瑁爲堂錦作堆阜蓋曉隨金鳳出  
青衣晨捧玉麟來蓮花蓮子同時翫桃葉桃根並蒂栽  
別有牆東相望太王昌應是可憐才

寶鼎烟青蠟炬紅夜深潛禱女郎宮香凝檀暈人初寂  
月冷菱花淚半融車爲指南心識路雲因走北雨成空

白茅堂集卷之五 甲申

漢皋未見神仙侶歸掩蘭巾臥綺櫳走去

聞雁

西風遶塞雁慘澹帶邊霜來逼烽烟落遙從磧嶺長似  
驚秦鶴唳欲共越禽翔弓繳仍多恐江湖永夜望

雁

比羽枋榆易網羅隨陽萬里輒經過懷人每看天邊字  
象載徒聞漢代歌磔馬蹄林秋月滿射蛟江畔亂雲多  
呼羣莫近鳴鶻地蓬荻飛飛奈汝何

秋雨憶故園梧林

故山舊種百梧桐自我離鄉夢中見未知伐作幾下薪  
未知裁作水中箭往時落葉風蕭蕭凭軒看舞空山徧

有時客到未叩扉晴遲先聞履聲亂故山楸栢不可問  
此木何能免焦爛一柳栢溫尚不堪四桑子美應猶戀  
情鍾一物固偶然奈此晨昏與十年鄉園景物真堪念  
更復今朝秋雨天

秋江曙望

白鷺洲前蘆荻長雨樓烟樹入蒼茫山從北固連姑孰  
樹隱皇陵隔建章秋水檣帆多不正逆風鴻雁亂無行  
石頭旂架看如織躍馬彎弓誰最良

江寧蚤發

旭日照野田露艸如燦金空江一片霧捲向西山岑濟  
涉有厲揭寒雲無淺淡我實栖栖者登車懷古今

白茅堂集

卷之五

哭公蓋

有序

僕自來吳感兄公蓋義愛尤篤今夏客金陵十一月  
返崑間兄臥病裝不及解走問榻下兄執手告決不  
忍聞也越三日卒又三日悲咽成詩書一通付姪  
聊志于慟云爾

淮陰昔未遇一飯卽成恩况復兄子弟怡然饒與壘詩  
書能慰藉行旅賴相存豈意春秋隔招君旦暮魂舊游  
從憫怛新鬼獨煩冤兒小那堪杖家貧誰立門追惟在  
日事夢寐絕時言痛哭吾能已傷心鮮弟昆

除夕

隔歲離愁汎梗五更清夢露巾身是天涯雁戶淚如海

國鮫人

比戶符懸桃版堆盤饌豔椒花離亂鞦韆未穩團圓聚  
處成家

一寸蘭榮下體數株梅放高枝花奴羯鼓過後楚客備  
糟醉時

籌廊餘沽太酒牀頭多借來書守歲鞍山老衲明年笠  
澤新漁

書曆

窮愁迫冰雪歲盡當奈何濁酒不成醉短詩聊自哦皇  
天運更始日月如投梭永別崇禎曆卷盡淚滂沱

乙酉

順治二年  
弘光元年

由孝堂集

卷之五

甲申

擬嘉靖西苑觀成應制得巡字

元日  
試筆

別殿龍樓外西城鳳輦巡每逢宸賞日更似物華春翠  
毫晴朝出鸞聲右掖臻色占天苑耀圖繪因風新帝社  
均維後皇情八表勺膚謀知稼穡王業在艱辛游豫元  
非遠栽培本至仁薦嘗先殿廟宴賜及嘉賓水接瓊華  
島亭臨太液瀕喬山名萬歲淑景朗三辰羅堰牽牛渚  
漸臺織女津  
漸平  
昆明歌漢武河渭晒咸秦鴻鵠飜當  
下鳬鷺趣可親茅茨忌禁樂沼沚足蘓蘋側想丹禾獻  
還聞白獸馴升平田畯喜典禮大農中雨露形羣品風  
雷報百神衢尊章舜德排鑿咏堯民鑄鍊齊寰宇恩酬  
偏海濱庶歌颺聖澤拜頌有微臣



擬初唐行香應制

洛駕出回中鳴笳度九變日轅黃道啓星閣紫微通一作迎和溫湯館避暑甘泉宮仗疑雞翹雪旗翻豹尾  
風扇車班御酒宿衛賜彤弓因過新豐宴還論羽獵功  
卽臣無猛獸獻壽有呼嵩諫艸非難上吾君逢四聰

擬唐和春臺望御製

灝景登春臺陽和已昭布高明灞漭波俯開新豐樹神  
皋盡地理皇圖肇天步北斗象城隅南山臨大路祥光  
凌旦開王氣日照回翠華游豫占黃道紫閣嶢嶢接上  
台已見論兵過細柳還聞獻壽入蓬萊秦驕漢侈何足  
比文鄴武窮差可擬太華爲關今不移踐山作城河作  
池昆明太液從疏鑿複道離宮幾蔽虧聖主維時念天  
救土木經營鑑前失羣工拜手廣載歌天子垂裳所無  
逸克終克儉古來難華清興慶未爲歡露臺僅惜中人  
產薄海如今仰縣官

元夜

燈火元宵萬國同吳門佳麗甲江東游人影雜魚龍內  
寶鴨香傳翠袖中幾處毬毬臺榭月一城花勝管絃風  
雪蛾雲髻隨時插近有新妝象五戎  
玉琯陽回景漸舒江東天子改元初六街簫鼓迎春節  
萬里風雲賦出車信璽未歸河北使蠟丸時下武昌書  
姑蘇臺畔梅花發載酒還容問卜居

撐天鰲足立中原敕駕燈山作上元金粉繚華推白下  
火城依舊擁朱門聖朝莫起同文獄淮右新分大將藩  
効力幸教烽燧靖肘懸斗印報君恩

山棚處處賽神祠田火村村蕺豆其千樹梅花明月下  
萬峰鐘鼓雪晴時風烟江左猶清燕士女中原正  
此離安得青州狄宣撫奇兵功就大名垂

步陳臥子朝元韻

長樂當年初立極德陽此日更朝元臚卿自引雲龍隊  
近侍先開白獸尊漢室威儀觀世祖周家功德重元孫  
卽看萬國圖王會蚤奏饒歌報寢園

步元夕韻

宣和往日鰲山戲特放新恩集鳳池幾地珂聲連五夜  
九天燈燄繼重闕大橋羅襪爭春步別院瓊簫閣晚吹  
十四樓高誰不美霓裳一曲奏應遲

平望橋看落月

祇知橋似月復訝月如橋半壁雲吹溼千江影動搖低  
連震澤霧高鴛海門潮明夕清光上依然看碧霄

吳淞春夜月望海

江駛潮仍上雲弄月逆流孤舟窮海徼清吹出過樓島  
嶼聞雞犬檣帆拂斗牛乘槎不可得空望瘴烟浮聲逆去  
客從故鄉來述吾忘年故人王一翥爲潯陽酒備  
劉起元浮屠服賈渡漢口高賢忍辱時命可知



詩以志感

維楚十五郡黃州號名區故人王與劉籍籍稱名儒王  
子猷阮輩類然七尺軀對酒見疎放愛錢成癖迂但苦  
山水趣日出費萬帙諸生笑靈運出入須人扶業繼青  
箱後家多錦幘書爲文有餘力遠法晉魏初摘陵盡輕  
薄劉遜皆趨起側想老成意壇坫安敢趨風塵一涸洞  
貴賤同一舊時馬糞巷子弟衣短襦乞同柴桑里事  
興成都錦豈無濟時策溷跡還菰蘆道真山陽倘氣壓  
千萬夫茅齋寄陟曲氣波看若無緇袍把短檝赤腳穿  
斷絢漢陽浪逾屋大別雲如豬風雨失一葉江天森糗  
糊安知滄浪漁不具慈悲杼鳳翔丹巢太龍蟠紫泥居  
由茅堂集 卷之五 乙酉

君看二子志嚮晦將何如心知隔流寓悵望東飛鳥向  
禽幸未成嶽海終能徂浩歌勿盡放言出恐禍俱楚夢  
得無歎龔生非我徒靈查沒滄海星渚窮歸墟安能謝  
埃壒霞駕凌太虛

既賦王劉念亡友蕭蕭癸未城陷賊曾割之異才  
天折千古同悲況奇慘乎  
靈蛟不同宮健暢亦異巢連蜷割雨府刷羽當赤霄風  
雷鼓其翼師伯迴雲旂一奮苟不上翮鐵尾亦焦蘭陵  
有美子秀絕雙鬢夢中神靈遇風業僅霜毫渥注來  
神駒千里生風颶顧視沙苑輩筋力徒羸朽予時賦方  
同惜累信所操通家喻姆媼聚栗具見邀青舂歷承輔

朱脣含兩韶坐分鐵如意屏攤金步搖長者顧之笑阿  
母轉見要歸來意不慊滿幅仍相挑東髮就州府鄉瘞  
乃日高試畢俱第一得免諸郎嘲春庭發梧桐秋雨爛  
靡茗叩門每相訪坐夕必達朝明河傷城落書燭臨風  
燒嗚呼太夫人爲我烹羹曉著書滿簾籠頗費僮僕鈔  
君期千載後文苑稱顧蕭灰賊從西來孤城恣蕪蕪萬  
姓化爲血公卿何所逃王門一炬火鐵鳳隨風燬君時  
陷荆棘百口同被剝子雲竟餓死美瑱阮壕不知生  
汝意慧業爲身妖子家委脫免蘇秦屍林號間啼冤親  
聚得肉烏載驕戰慄不敢住經過望山椒惟見藏書處  
紙灰如冢在嗣子實吳越故鄉隔迢迢邇邇來人間事非

由茅堂集 卷之五 乙酉

子昔所料平太二音

山塘

水拍垂楊岸東風弄酒旗遠林花鬪發比戶燕偷飛乳  
馬吹簫賣銀魚出網肥輕舟閒笑語彷彿遇江斐

又

三月春纔半是歲閏六月青芹簇水涯泥香低乳燕霧細護  
梨花公子千金馬佳人七寶車中原日流血江左正餘  
華

馬

天馬開西極星精果出羣四蹄起雷電杜詩馬識俗本作電一意  
逐風雲縱送誰相得馳驅蚤策勳渾身垂汗血破敵報

明君

題道開法師真時講經

我以圖中見君之方外身又別云忘形初到汝想像卽斯

人不盡捐熏習因緣服應倫旛香來鹿女鉢器隱龍賓

師解音律長者親敷席諸天見結巾同生逃四而異利

工諸能詩仰微塵繪事推元霽交遊定許詢未知方丈室旁魄幾

由旬

酒後讀李十八遜卿燕京醉雪歌步韻

長安四季風冥冥雨車泥馬愁殺太人蚤寒八月雪一

丈往來衲衲無纖塵李郎黃馬青貉裘以雪洗馬臚如

油寶源新錢一當十日暮提錢上酒樓關西雙鬟善細

白茅堂集卷之五乙酉

歌錦窠半襲朱顏駝歌聲不及琵琶語一套噴嘈欽翠

蛾斂蛾怪君雙淚下城頭雪明夜祭馬脉脉刀環百種

心壯夫不是無情者

斷竹

斷竹能吹綠鳳鳴籊籊織簾勝桃笙祇因兵火摧殘盡

尋遍空山無一莖

斬伐頻傷嶰谷春教坊振撻一時新只今蘆荻蕭蕭地

哭殺太人當年採竹人

宋家花石數徽宗斷竹斬芝歲歲供聖主若知黎庶苦

上林樵牧好相容

不是淇園百萬材枉教斤斧伐千堆左寧南取斷竹土人並他竹盡伐

曾聞 高帝輕方物簞箇休令進得來

東曹石霞亂昌時宰嘉定

浪跡他鄉客能忘故國憂海禽時叫雨春草動關愁久

失姜肱被空餘季子裴登臨一回首腸斷仲宣樓

越女

野田桃李樹春暮盡飛花絕色誰家婦雙童似狹邪低

梳合歡髻複閣阿侯家昨日桑陰下輕妝竊浣紗

錢塘江

羅刹名何惡賜夷怒未平晚來風雨過一半海潮聲

嚴州道中八咏

虎視巖

白茅堂集卷之五乙酉

日出拽帆行薄暮不得息夜聞砂磧聲朝見虎遺跡

頑石堵

突石當橫流如牛復如馬五月南風興瞿塘此其下

雲吐潭

壘溜下澄潭法回不能住戢櫓傍岸行茶烟入林杳

青山淮一名錦溪綿

黃頭會計郎素足東陽女相望入中流脚蹋船窗語

七里瀧

疊嶂如欲盡連山知幾重好峰望不見强半入雲中

梭船子

儂愛船船平郎愛梭船小相逢曲折開始識郎行巧

斬頭梁

百蔣脆漂香蔣平上輕槳拂不妨好風隨谷口閉路起河梁

響山潭淳安西

山雷我能記我呼山印摩恨無謝眺句唱與響山聽釣臺謁子陵祠

竟巖高百尺云是子陵臺六月披裘釣千秋遺像開辭榮因遠太害逝世果雄才吾念謝皋羽臨風慟可哀

桐廬道中

障巒回互水瀧淙瀧龍即弄三四月黃梅雨乍通對嶺茶畦斑勝錦中流漁絕走如虹閣閣似塔村村異架木為層

白茅堂集

卷之五 乙酉

三

樓水至居其顛舡名梭岸岸同又小予船行數十  
前尾隊進出富陽江則錢氏霸圖斯已盡嚴陵釣瀨碣  
猶崇途灘拽怒緒千枝斷過峽揚帆八尺風側既而過  
人尺隱士山錢何處辦人家水碓不勞春亂啼杜宇波心綠吹落巖花港面紅生事千山萬山裏扁舟美殺釣魚翁

抵休寧

我行三百六十灘最愛嚴陵七里灣今日相思在何處桐廬江水富春山

寧國道中

巉峰高如何春霧密相澗雷電挾我斬風雲在其下最

高見羣龍貼雲如水馬小龍無數伏雲背畦步通太虛騎駿遊九野十里下山麓百丈懸泉瀉山行茲最奇村醪且堪把

宿山焦

驟雨松窠竹廳鳴開房老衲起經行山童抱鶴睡不醒一盞琉璃淡夜明

雄路酒家

春草隨地發勿令生道邊當門置芻豆教郎馬不前烏帽誰家郎揚鞭向何處到門不肯行顧僕門前樹見客入門來當盧自酤酒素手到甕邊知郎得見否

紀聞

白茅堂集

卷之五 乙酉

三

繡斧遠巡邊軍書間道傳山河仍艱孰江漢復烽烟亞  
相新開府君王七寶鞭只愁兵火路遙與維遲連

開亂還阻昱嶺

雨中行七盤雨後見林巒虹從殘照出風與亂雲還初謂出門去不知行路難干戈與豺虎一望一長歎

余坑聞變

余音蛇

山凹白骨縱且橫誰其殺者賊與兵與僮到此各惆悵兩旬怪底無人行近聞部伍大充斥貴陽外宅尤剽輕相公自擁太后走陛下已待蕪湖營奔亡豈合建齒簿有司供億還遭榜十家九家作流冗係累老幼充官丁津梁燒塞不能渡薄暮且宿余家坑心懷忿怛不能寐



山店月明聞虎聲

陸阻訪水道經分水縣有序

太分水縣二十里曰石門亂山蔥龍欵水出焉其源  
自徽州曲折縱送四百里巖巒蔽虧草木蒙霧鳥巢  
低柯魚泳清流機械既絕恐怖不生山中亦有田播  
菽後人亦罕至乙酉五月十六日避亂過此綠波潏  
潏四顧寂然此中幾不知漢魏懷焉有卜隱之意前  
年泊九江周茂叔祠下公廬嶽三十里今年客休寧  
太白嶽亦三十里皆迫於時事不得上烽火奔走豈  
非命邪以杖書沙遂成八韻留之荒磧斜陽非風雨  
鳥跡不亂也庶山靈過此一見予志

白茅堂集

卷之五

元

峽盡谿水大幾家楓竹林舟桴少經過魚鳥不畏人一  
影初破鏡孤帆遙向津路幽時出險山靜長餘春仲夏  
稻香滿初晴荷葉新野人存質樸高嶺隔風塵誰閉花  
源路私將霞景親出山卽不爾前路多逡巡

避地澱湖間澄湖兵起知故人佟國器提軍嘉興

喪亡餘生且慰栖託因以東修

白日于戈哭窮愁海國居驚心杯數佳料事髮頻梳清  
野無來使澄湖急羽書卽今漂泊處何地可吾廬

龍騰前時遁福建營戰船金山壁壘新真人非白水師  
旅變黃巾槍摸知何態漂零問此身鄰翁慣相勸強飯  
有湖尊

覺寇休相逼白布裏頭劫掠索餉時南師盡倒戈膽從  
前日破愁對暮雲多貞士知天意狂夫據地歌忽傳軍  
府檄灑涕問嘉禾

過張吉如湖居

爲訪張融宅經過角里村白雲無著處碧樹有微痕身  
世浮鷗外城池萬馬屯扁舟遠入境彷彿武陵源

贈澱湖主人

殘疆復不守白骨覆縱橫自揣果何德屢經逃此生扁  
舟連野夕焚旅太孤城海國行經徧江山事已更時危  
出處重世亂別離輕斗酒悵今夕臨岐空復情

戰後

白茅堂集

卷之五

元

隴樹依村合河流抱日明望中春有淚戰後野無聲天  
意終難問羣凶各借名喪亡餘習在市井亦談兵

嘉興觀孟鎮軍水獵有序

孟鎮軍青海名家絳河老將關陝奏掃除之勛吳越  
建開闢之勲爰以高秋用申講武望烽堠于澱浦習  
水戰于當湖鼓聲動而濤沫飛榜喝流而簫笳沸日  
未移晷已彌七八飲可一石而醉二三特用紀奇筆  
不加點

將軍水獵事稀聞指點旌旗鸞鶴羣雁陣驚飛迷大滌  
鴈聲遠掣入寒雲灣環魚虎愁羅杙散布騁駟向水漬  
部下健兒皆漢將潼關曾說舊功勛

觀佟使君提調水師

幕府朝開鼓角聞  
書生新領鸛鷺軍  
風雲蚤莫占牛斗  
烟雨湖山屬使君  
可許故人句曲隱  
料難諷喻北山文  
魚龍海外莽天湧  
莫向江涇數寇氛

丹徒夜泊

昏黑丹徒郭蕭條  
夜景清檣陰喧宿  
鳥水氣薄寒城湖  
海東南接風烟吳  
楚并愁心似波浪  
未滅又還生

經敗壘

灑灑無情雪枵枵  
敗壘風草萌春欲  
動燐火夜尤紅反  
側人情外乾坤轉  
戰中何山可安穩  
白帽僚長終

懷家宮保公出仕

白茅堂集 卷之五 乙酉

聞海波濤不可尋  
三山五嶺戰雲深  
渡河兒女空篋泣  
太國羈人越鳥吟  
已見中原成破甑  
幾多清淚濕華簪  
書生一劍愁孤掌  
第了愚臣未死心

白茅堂集卷之五終

白茅堂集卷之六

丙戌 順治三年

金陵元夕

志感 六首

第宅 二首

擬古 三首

江干

胥江遇雨

感事

雙橋

北皋灌園

白茅堂集 卷之六 詩目

聞水車聲誤是杜鵬

震澤

無題

總戎蕭公舟讌

舟行望樓上月 二首

西湖

南園

錢塘讌集

戲李將軍

岳王墳

西冷橋訪蘇小墓

岳墳遇雨書壁

雨後曉起望南屏山

觀漁 六首

題畫

吳易擒 二首

望太湖

華燭引

八月七日維吾以降今歲越歸老母以望後讌月

舉酒竟醉賦五十二句志感

金處士仲宣讀拙詩見貽佳篇奉酬二首

客有述家宮保殉難狀者

白茅堂集

卷之六 詩目

贈王錢塘

荅王錢塘見贈次韻

虎丘寺次縉雲韻有歸楚之約

擊冰行

贈陳餘慶

劍

鐵如意

妾

虞園夜雪

贈鄧泰針

送胡白往篁川

浩歌

今夕次虞君哉韻

陸放翁筆記長安民券有云某處至花萼樓某處

至含元殿感書一絕

書司馬遷傳後

虞園除夕來初燈讌

丁亥 歲暮四首

張公亮先生 明卿 雨中寄長歌至效體和之筆不

加點緝白在傍知狀丁亥人日

無題

春郊繫馬圖戲爲唐郎

白茅堂集

卷之六 詩目

春日閒門 四首

隣姬

隔花

送婦翁蕭公整旅入閩

望虞山

送陶季溪問藥茅山

陌上

偕門人游西陂

荅賀尚書世壽步原韻

集賀尚書淨香池咏古拈得三物

武擔山蜀王妃墓門石鏡



法寶寺張麗華胭脂井闌

瓦棺閣則天后繡羅裙旛

蚤發奔牛賀公過舟中

送王生游廣陵

句容道中同季溪作二首

小雞山

光福山居絕句十首

勸陳餘慶飲

采蓮文二首

山中

雜咏

白茅堂集 卷之六 詩目

四

松下

澗邊

岡頭

澱上

湖中

秋襖

慧山九月聞鶯

存沒感恩詩 有序五首

今太常少卿合肥龔公鼎孳

明故巡撫郎陽副都御史崑山王公永祚

明故贈太僕卿江防副使仁和許公文岐

明故太僕寺卿兼直隸督學御史澄海陳公良弼

弼

明故旌表劉貞節先姑

明日龔公以詩來依韻和呈四首

附 丹陽舟中值顧赤方是夜復別去紀贈

姜如須招同合肥公曹秋岳周穎侯半塘舟中限

韻二首

再遊虎丘壘前韻二首

溧水酬閔宰

伍員廟

聞門寒夜季溪見過限韻

白茅堂集 卷之六 詩目

五

至夜雪十一明季溪同限韻

美人視腕圖

夜雨

戊子 順治五年

贈姬

楊花

偶見三首

采桑婦二首

述徐卿閨人

送人春別

茶蘼帶露

飛花

舟中聞鳥聲楊人云巧女兒感而作歌

揚州鈔關

二首

贈江都郭大尹

廣陵郊遊東胡山公

月夜書酒家樓

笙歌

聞龔公將返廣陵

鞦韆美人冊子郭石公索題

覲見

看人花燭

白茅堂集

卷之六

詩目

六

月夜擬義山

淡院

二首

姬晝眠

道士教予飲酒法可日一石醉寄同志蔣大

四首

題出塞圖屏風

宋繡三首

杏花胡燕

虞美人剪秋羅

荷花白鷺

采蓮

夜采蓮

鷺絲

畫舫次石公韻

小鬟

三首

蔣大不應試

瓜步

大觀樓

金山醉月

北固

二首

弔陳東

夜聽鄰舟

無錫舟中大風雨聽張燕筑歌

三首

白茅堂集

卷之六

詩目

七

顧雲臣臨趙松雪彈琵琶真

二首

美人放風鳶圖

送季淡寶應掃墓

虎丘題酒家壁

月夜望鄧尉山

游飛來峰歸輿中得二十四句正韻

海鹽舟中奉懷龔公偶步杜少陵呈湖南親友三

十六韻

立春夜留姜行人

萬崑山王錢塘虎丘小飲

樓頭把鏡有池中梅影

蒼姬人問顧郎何如人

詩目終

白茅堂集卷之六

丙戌 順治三年

金陵元夕

街東街西紛彩烟流蘇寶勝各爭妍為憐羅綺曾經慣  
祇恐春風太放顛

去年燈火沸長安人非幾播遷不見宣和全盛日  
幾人重到太平年

志感

龍飛新數中興與年虎拜瑞階拱御筵隔代遠傷京雒  
舊雨朝不遂澗瀝遷戍垣鼓角悲中夜城闕荆榛起暮  
烟過眼絲華如夢寐中原成敗本騷然

白茅堂集

卷之六

鐵而虬髯黃太保精誠勇略實無雙定知冠狗能傾國  
誰料茅羊蚤出降夜半金輿開壁壘通宵火鼓戰長江  
力微運去終難挽腸斷轅門建白幢

關西賊賊昔成擒崇禎末上黨稱大將南來報好音

語激君臣俱下淚望黃精國節奇中外盡寒心千

秋牛渚三更月永夜龍城萬戶砧見說揚州丞相墓相

望荒草暮雲深史公

丞相奇謀何所作音微在衣蔬食對琴寶陳濤軍潰難

酬國趙括名高祇誤身漲野烟埃楚甲仗蕪城客吏散

平津邦江應有湘傑恨怪雨腥風下鬼神

江左棟梁間阮馬中朝心服倚劉刀門旗信節當方面

累敕金章總掛腰漸上將軍真百戲幕中女子更千妖

蕭山敗後兵聲歎誰射錢塘八月潮

鍾山舊日英靈地伐木挖薪劇可憐鐵鳳銅駝春草外

金笳書角亂雲邊列朝寢廟無神主前代王孫失墓田

臺諫孰陳三恪義

天書乞降守陵員

第宅

驃馬遺雲聚東風曳大旌蘭綺倚奇新第宅開府舊京

蕭條風景外回首望神州草滿張融宅烟飛王粲樓

髮更下聲結束子弟袒龍裘十里朱簾地干戈一旦休

白茅堂集

卷之六

丙戌

擬古

人生若飛電霍忽不可攀當其翹景疾勢若熏蒼顏朝  
開金張閣暮闢關許史阡西園賜祕器北印送衣冠白髮

蓄恩怨黃泉無憾懼千秋百世後磨滅誰復論

日出雒城外人起雒城中雒城多冠蓋車馬如蜚螽撞

鐘震堂室曳佩淒房櫳清哇激哀響甲第羅悲風泉鳥

飛夾口投蜺向淡宮荒哉聲利子慨恍難為終

置酒召我友駕言臨高岡曄襟四眺望然後盡一觴黃

雲散芭碣紫氣離成陽聖賢盡寂寞何況猶與狂涸若

失水魚亡如岐路羊十觴不取醉咄咄我心傷

江干



荒林風色黯結纜晚江邊石馬前朝暮情鳥舊漕船  
金仙終太漢玉璽豈同甄落日團團影孤城麥秀邊

胥江遇雨

相傳投子百處

胥江四千尺蘇州胥門外戰岡時大江萬里中議開濬度工費四十餘丈耳平望水瀾  
瀾雨勢欲來合雷聲初起遲沿花迎短棹遠樹澹幽姿  
不見鴟夷子滄浪日夜思

感事

送別贈春草扁舟獨太時東風花鬪豔寒食鬼題詩故  
國江山好還鄉士女悲偏逢子規鳥啼血上棠梨

雙橋

雙橋春漲起婁水入河流白日孤城閉青天野樹浮潮  
由茅堂集卷之六丙戌

洞從渚曲窈窕辨林陬輕棹羣鷗外衡門晚見投

北泉灌園

賃宅兼賃圃灌蔬春已殘時鋤落花辨自給山中餐雷  
雨始奮豫洪波生平川蚓吹已在亢蛟龍寧久蟠亂世  
功名易賢豪出處難徘徊隴畝側日晏起長歎

聞水車聲誤是杜鵑

水車亞乳鳴彷彿聞杜鵑吳田平若案百里無山川衆  
鳥既靡託弋彈又紛然所以歷三春寂寞如秋殘羣飛  
宿曠野結巢葭茨端陸禽而水處夫豈得已焉自經喪  
亂來物性失所便風人感梁鵲帝弟志士悲叢鵲相彼  
微物命焉飛思自全人生重土著蹤跡徒攀牽

震澤

江潑東南滙名區震澤聞幾城臨一水萬頃渡孤雲  
屋非無地湖中樓船亦有軍當年仙隱處安穩在湖濱

無題

攬擷芳菲三月春江南好景正愁人千金買得芙蓉樹  
蓮子隨他更不嗔

總戎蕭公舟讌

岸色淨芳暉鴛鴦掠岸飛銷魂兵甲窟遺興管絃圍天  
鼎陽窺鏡簾喧蜂坐衣沅湘有蘭杜春盡不成歸

舟行望樓上月

綺疏初滅燭屈戌定關春可憐後夜月付與蕩舟人  
由茅堂集卷之六丙戌

月落鼓聲動統如生客愁船開雀竿影直上最高樓

西湖

盡撒青帘柳絲旗酒樓筵管健兒吹孤山一道裙腰草  
處處臨流襯馬蹄

南園

南園蔚花草春色能幾何坐見芳菲歇風吹綠樹多

錢塘讌集

野田朔幌軍裝集古戍樓空白日多朱綠巾繡花葉舞  
短長豔送柘枝歌千年廢苑仍蕭鼓百隊金鑣盡綺羅  
惟有春山渾不識隔江數點蘸青螺

戲李將軍

雙劍無心物，雄雌相憶鳴。如何壯士志，不有美人情。妝鏡親調粉，釵梁暗結纓。未須嫌滅燭，啼鳥下嚴城。

岳王墳

岳王墳墳樹柯幹皆南生，人言月高石馬動。往往見有冠裳行，栖霞嶺下西湖路。歌舞靈衣幾新故，九原莫恨南渡微。南渡山河奈復非。

西泠橋訪蘇小墓

司馬才仲云墓在錢塘蘇府廡後，因小小西陵築石之句，誤以爲在西泠耳。魯應隆括異志云：嘉興縣西南六十步，通判廳前徐凝集亦載之。羅隱詩：魂兮，冷降。此詩與才仲記皆偽作也。

蘇小孤墳在秀州，西泠橋畔鬼曾遊。只今錯認裙腰草，闌遍東風紫陌頭。

自茅堂集

卷之六

丙戌

五

岳墳遇雨書壁

大王橋樹已更栽，誰見冬青坏土來。隔代山河千載恨，時時風雨灑蒼苔。

雨後曉起望南屏山

南屏通夜雨，萬木曉蕭疏。雲氣猶黏壁，溪流欲上魚。登樓愁似減，短髻不勝梳。漂泊乾坤內，詩成失所如。

觀魚

四月西湖水接天，垂楊萬樹綠埋烟。春來真道狂風好，翻卻漁船總可憐。湖心風息看漁舸，水面橈痕更可憐。釵股從橫劃明鏡，流星尾跡過青天。

首尾齊排學貫魚，鳴榔次第蹙還紆。雁行寫霧初相似，鶴井盤空後略如。

十里湖光入夜澄，連艦燒炬傍南陵。曾聞滄海明陰火，不數峨嵋看聖燈。

湖裏樓船隸輪游，江頭萬帳列貔貅。軍中日索魚鯖急，特縱漁郎午夜舟。

網腳橫挑箭鏃長，漁娃傳玩到漁郎。卽今烟水茫茫地，何處曾非古戰場。

題畫

上苑離宮景物移，風高獨許野人知。楊梅盧橘還如此，腸斷江南五月時。

自茅堂集

卷之六

丙戌

六

吳易擒

不見降旗出，喧傳廣輶過。帳前縛已急，坐上客如何。野老看軍竈，幽人望薜蘿。渡河千騎入，四面起饒歌。

斗大婁東印，兵聲滿太湖。量沙總兒戲，阻水是窮途。游卒初傳箭，樓船輒獻俘。道人金粟夢，穩在白雲無。

先王號金粟道人，別業在湖中白雲海奉母齊居樓名也。○呂按：詩話紀事吳易字日生，吳江進士，聚衆太湖，白布裹頭，爲號皆七郡貧民，分巡嘉湖，副使誘擒之，獲監國魯王教九道，一日被論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吳易，二日教諭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吳先生，加兵部右侍郎，賜上方劍三，日特晉兵部尚書，長興伯，四日賜易父太學生，吳邦緒，總督浙直，太保，兵部尚書，長興伯，五日賜吳易母一品夫人，六日晉封寶應伯，七日封吳易妻一品夫人，八日晉封婁東伯，九日武康伯，復銀印五顆，長興伯，印，清河伯，印，寶應伯，印，婁東伯，印，武康伯，印，又將軍印，九顆，奮揚將軍之印，漢將軍之印，朔將軍之印，復將軍之印，度遠將軍之印，漢將軍之印，與原將軍之印，滅口將軍。

中破口將軍之印關防六額長典潘標察署額戶  
關防長典潘標理餉戶部關防長典潘標督募監紀  
關防長典潘標協理監紀關防長典潘標督領戶部關  
防一吳易年衆僅數千而爵位部署如此豈不誠兒戲  
哉

### 望太湖

積水四萬頃乃爲大海郵百川所輸會九秋方盛流晃  
朗天宇大決茫雲日浮縈回望林屋沿越愁扁舟舉酒  
屬飛鳥散昨臨素秋落霞一片綺明月灣南頭范蠡昔  
遊世解纜從此游今爲干戈地惆悵增驚憂

### 華燭引

楊用修增損梁  
燭賦爲華燭引

孟秋下浣霸月初朐朱鳥斂威陽烏縮足銅荷吐燄金  
芝發煜烹羊宰牛張琴擊筑宮中美人字碧玉揚輝倚

### 白茅堂集

#### 卷之六

丙戌

七

盤燭華屋白圓作鑑秋蟾明沈香薰炷春雞促三五二  
八夜何其昔何盛滿今何虧停舫頓歎心不怡廷燎霞  
爛雲錦暉主稱於樂臣致詞陛下光被誠難知夜聞酒  
多更漏永高懸數點銅梁冷蕩漾金盤露水光動搖玉  
塞星河影日沈月沒天宇空初七下九氣如虹二曜合  
璧日再中萬姓歌樂皆言同

八月七日維吾以降今歲越歸老母以望夜譚月

### 舉酒竟醉賦五十二句志感

憶昔兒童日嬉遊自歲時爭誇眉目好共訝語言奇小  
襖山花繡幽齋石竹蕙寒溫須顧復出入頗矜持案頭  
時時誦應書一一窺澗池貪弄界紙學題詩玉虎憐

初賦十歲有涉江金環尚不迷身健前大家教曲禮小

婢誦新詞角稍稍聲出奚囊得得隨等身粗自檢

過目了無遺同輩爭望履先生盡捋髭八又矜易就七

步謂何爲玉立腰輕滿春風帽帶垂醉揮銀鑿落拓舞

雙枝不識黃金貴焉知白日移論交皆管鮑立志許

舉雙海內胡多故朝端竟莫支萬城兵甲滿一樹卯巢

隋切大命何倉卒中原盡此偶奉天城未築靈武位

仍危倚託非王粲潛名異運期幾回蟾闕滿數作蠟宮

推犬馬徒羸頓牛羊且斲齒恣愚仍我恫懷抱逐時衰

麴飯山田熟楓香野爨安何時返江漢差慰北堂思思

一作

### 白茅堂集

#### 卷之六

丙戌

八

### 金處士仲宣讀拙詩見貽佳篇奉酬二首

慧性雖自天文章貴有德名實苟不符鬼神掣其筆伊  
予薄劣姿未敢當去聲繩墨世亂失賢愚斯文混黑白用  
才行墨內倚輩罕所惜豈知君子心卽此鑒品格高吟  
三五咏提獎懼非實咏罷有餘情令人動顏色

句吳有高士落落無其倫三十乃不娶五十度爲僧屢

空賈老囊更帶榮期繩白足有雙屨烏皮無四校凡云

坐下屈輟大輟一手裏猢猻藤藤曉松間磬煌煌竹間

燈下可礪薄俗上可格鬼神我論豈虛與君言豈妄陳

貧賤趣空合寂莫情彌申君看古人意時時思隱淪

容有述家宮保殉難狀者被害溫州



海畔孤臣事已終北來消息未全通江心寺裏南奔座  
猶有前人淚點紅

張世傑至江心寺見高宗  
臣籍字大紳一字縉雲徽州人崇禎十

京師陷欲起義擊賊未果順治初走海外魯王  
授分巡副使兵敗爲僧上救之許其母弟還

州  
灰別驚重合寒灰百再溫淒涼窮海淚痛哭舊朝恩徐  
庶初經放陳宮竟不冤物情倉悼惜天意獨周存喜出

黃泉隧來過黑浪翻遙知嘉慶畢苦話別離屯隱忍誰  
能識傷心祇自捫他時相見後重疊技啼痕

答王錢塘見贈次韻

弱歲離寇氛家山遂淪沒應搖江海間苦被豺虎逼非

自老堂集 卷之六 丙戌 九

無子公志愧乏林慮德後漢任文公知當亂令家人負  
重環走亂作文公家通人子公

山晉庚哀隱林慮山從  
者千餘家賊不加害四海一風塵全家寄他食乾坤

倏反覆神京載胥溺狗坐玉陛頭猶奔金閨側李自成  
僭生皇

極殿殿最走下先是禁中  
屢有狐妖又黑物流轉初聞潢池弄轉見白日蝕當

春數月內黃霧紛四塞中原有翊戴賴忠良力驚定

還重陳喜極翻飲泣儀曹奉哀詔中使降內敕大旨雖

未宜規模幸羈立于時七州士藹藹稱王吉封事伏彤

廷據忱固臣職誰能叔孫諫不念賈誼直王政適多門

賊臣誤人國董賢三公貴侯景九命錫許與列外藩臨

難離內閣咄哉王錢塘忠憤洵所激恥絕餘耳交義結

僭橫客接與首旣髡豫讓身可漆係囚到敵旬悵望鍾

山色孤臣分自灰母弟有異域蒙 詔許放歸懷思益

悽惻扁舟溯春華出沒隨雁鵝笠澤水拍天吳山情然

碧子昔初筮蚤承君子益別來忽十歲相見悲偏仄

人生隱顯際倚伏諒非一學劍苟不成讀書復何及升

平儻難遽殺運坊卡畢生女戒妝箴教兒褫文筆故里

非厭歸焉能歛鄉壁長歌聊共慰惆悵難盡述

虎丘寺次縉雲韻時有歸楚之約

層磴星香剎石勢如削成靈氣散白虎空中聞塔鈴前

瞻摩鹿苑回眺闔閭城萬緣偃蒼郭連山舒翠屏生公

雨花處有法無人聽汲井愛澹冷捫蘿憐石砌徘徊遠

日夕海瘴東南青欲遂一帆便秋風歸洞庭

自老堂集 卷之六 丙戌 十

擊水行 金壇道中

河伯隧幽寂蛟宮夜健扇平上太篙師奮長杙擊刺相

怒爭初如出土雷礮礮地中鳴漸如萬馬入飛礮同流

星又如濫湏石剝剝驚碎旬復疑海潮至颯颯風雨聲

我聞川利涉茲日胡艱慳安得石頭炬鐵鎖千丈沈亭

午光破碎片片波上橫渠魁幸解散餘黨猶呼噪逡巡

瑤妃出盤結龍髯城金支翠羽翬輝彩空中停元龜失

探聽擊殺不遺生赤蛇中石走雷公回轉瞬忽時撒捩

過舷側鏗好音聞樂豈澹水浮磬非泗濱恍疑殿脚女

環珮來琤琤沼泱一水相變幻千萬形山谷挂石鏡巖

際排瑤簪瀑布斷千尺還危防頓登仍愁蠟屐滑莫訝

車輪轟人家小盆池亦解弄空明魚鬣困狼覓蝦須如  
雉經此時長安道風雪連昏晨行人髭與髮凍各參綠  
纓元冥太狡猾作態戲生人日入風稍緊和太凌合勢  
匪輕勅沽一斛酒勅音齊杜詩報之以聊謝長年勤勞  
力破前路波間開五丁

贈陳餘慶

字稱伯荆州人授銅仁府推官廷讓  
馬士英科道交致得免改餘慶知縣未

上聞發入茅山爲道士雅髮令下遂爲僧作  
狂縱酒素以俠客自命曾欲甘心阮馬云

男兒不得志流浪復如何貧賤安相許結交空自多未  
收吳劇孟私愧魯朱家惆悵生平事休聽壯士歌

劍

神物有顯晦順時當發機豐城氣未威吳庫火猶飛歐

自孝堂集

卷之六 丙戌

十二

冶不可遇于鄧寧見奇安得魯陽輩提持回落暉

鐵如意

金石本至剛百鍊性尤毅屈首如有懷強項真可畏指  
揮塵謝能周防劍非利毛史墨卿間呼君鐵常侍

妾

買妾當買俠買僕當買愚緩急同一心生死必與俱君  
看西家施不若東家嫖榮華何足貴所貴丹忱輸

虞園夜雪蒼來初先生

二十五聲更漏低炙簣未暖酒行遲雪花遶燭春蟲舞  
半解貂裘擁少姬

贈鄧秦鈞

列

鄧子結茅天荒湖因號天荒老藏身不見惟白波繞屋  
無人盡青草問君幾載住荒湖長男乳兒婦乳姑長饑  
不問盎中粟得錢且付黃公壚有時索句對青山不語  
不笑搯頤眠君不見陸甫里元次山整牙佶偃不肯服  
酒徒漁伴終殘年

送穉白往篁川

賀尚書  
招之

我生識得三浮屠雪菴和尚李卓吾貴州老尹昨奇絕  
五十不見領下鬚爲官遭際徒咀嚙爲僧豈合空延佇  
何必杖屨訪高人高人具眼自識汝吁嗟陳生汝胡不  
得墨綬縮汝身緇衫白氎老風塵十年奔走不得意七  
尺支離長傷人君今歸太篁川住我坐金沙望烟樹桃

自孝堂集

卷之六 丙戌

三

花春水漲前津倘訪賀公來蔣墅

浩歌

大道蠱萬類中間我爲人十年尙乳臭二十多苦辛山  
河一淪喪湖海迷風塵獨乞瀨上食三違郢水春壯士  
心不怡拔劍舞秋月賤子亦何爲浩歌徒激烈濁水不  
照影誰復知寸心焉周困新豐韓信饑淮陰嘗擬報恩  
重山爲四海欽紅顏不須臾白髮愁見侵長歎意多傷  
短歎意多苦回腸碾車輪欲訴不得語築室有夷跖飲  
水有盜廉古人重此理今人不復全

今夕次虞君戢韻

寒梅發屋角新月延冷光嘉賓滿四座且盡今夕觴



子事高義賤妾心悲傷懼愛須及時宛轉歌春陽天寒  
多雨雪暑短愁思長含情舉環佩爲君結衣裳

陸放翁筆記長安民券契有云某處至花萼樓某  
處至含元殿感書一絕

花萼樓前瓦作堤含元殿廢草萋萋當時民契分明寫  
不似南京內府基

書司馬遷傳後

事業雖難成敗論捐生報國許誰真斂兵畫邑三十里  
共歎尸鄉五百人太史公非輕節義小朝廷亦有君臣  
當時苦救鞬汗敗爲箕繇余尙入秦汗音酣山名李陵戰敗處

虞園除夕來初燈譙

自孝堂集卷之六 丙戌

燈火虞園天下無玻瓈彩障照酥食單不羨中山府

江左傳徐中釀法還須調水符虞自釀九致語哄傳三

耳句罷筵檢點十眉圖可憐盛世風流事尙在良常海

一隅

丁亥 順治四年

張公亮先生 明 雨中寄長歌至效體和之筆不

加點穉白在傍知狀丁亥人日張詩我生齒根

僕坐石梨十日仰天坦腹臥隆然自負腹中書  
橫行直闕四天下未逢牙角相撐者今日何日  
乃見君使我無端倪子建謂已成馬如作  
巖手扶風雷無端倪子建謂已成馬如作  
人今在燕西方有人日僕獨舌出盤地一丈餘  
較君之舌彼猶縮君手能揮雲中居男兒才性  
無不至天上有人地地下五方四隅誰壁牆九  
垓八柱皆賜君家七澤七森杯我處三江三

羽翬此間老公疑漢大何異身游蟻穴望見雲  
氣徒徘徊顧赤方我昔夢吞丹篆見君掛掌在  
我旁以茲相見識解鼻雙星直入一月光醉來  
齊發天海咏夢同猶記烟霞香吹月乍新東北  
角餘星豈散文昌否顧亦方我欲左挾太  
白右披老與君直上崑崙絕頂流精室

天靈墜地不有滅化爲七尺之老公精華欲掩日月霸  
叱咤乃與風雲通嬌顧聲脚何足數一腕已足撐長空  
有時戲入壺公瓠有時縮作橘中翁羣兒握捉不知事  
開口大笑如螻蛄天公年老太愚髦不生精民生狡蟲  
吁嗟乎崑崙是君壻兩凡是君瞳胡不翻身直入鈞天  
宮上請上帝更陶鑄九州四海無凡庸鳥作丹山鳳獸  
作鍾山龍狐頭狗領盡捐變繩吹鼈欬成清風汝當登  
身入日間罪罪胡爲舛落九子使不得並光萬古長西

自孝堂集卷之六 丁亥

東又當問彼婦胡爲奔入月嬈窟縱蟾放免食如弓琴

張子汝有文明造化之奇功龍寶鬼雨當相從雲車仙

導來豐融小音作八琅雲璈九鸞管大音作淪山石鼓

浮金鍾琴張子將令旃檀刻像不足供養汝除燭咸陽

十二巨人銅琬琰鑄名值底貴會須磨卻太華五千仞

之嵒嵒緊余誤飲天厨五色酒寢墮塵寰稱阿蒙自顧

身如大海一寸木狂飆惡浪日夕相擲春琴張子我願

爲雲願汝爲龍何物二鳥稱二公飛上天門破天輪胡

爲乎僂僂踟躕甘與人世爭幪幪

無題

白日風花有所思晨妝不理坐多時顰蛾無語向青鏡



南浦愁紅影對垂

遮渠心事待如何微動雙眉出  
繭蛾妝罷羅裙輕欲起  
東風簾外落花多

春郊繫馬圖戲爲唐郎

綠楊繫馬誰家子乍可相逢作唐字  
雄蝶雌蜂撲掠飛  
輕鷺重燕酣春歸沈香熏盡情難  
久畱得烟痕點畫衣  
願君壽命如金石爲指南山黑頭白  
金衣唱徹曉星殘  
門外鴉啼三丈日

春日問門

日晶天青飛百花吳儂年少太矜誇  
哨聲鴉鴉金簪起  
遙指層樓是妾家

春郊繫馬圖戲爲唐郎

春郊繫馬圖戲爲唐郎

春郊繫馬圖戲爲唐郎

水淺篙輕蕩畫船酒樓歌管自年年  
風光不管典人事  
費盡春工亦可憐

十五女兒白苧衣如他嬌燕近身飛  
誰家寶馬金鞭墜  
停著香車未肯歸

一羣驕馬曼胡纓薄暮鳴駝闌入城  
翠鈿紫陌乍零亂

明日落花啼曉鶯

鄰姬

春間初日照垂柳午風眠安坐調脂粉  
濃妝試管絃花  
開笑聲裏雲墮舞衣前公子方游俠  
何人惜少年

隔花

生長綺羅下慣調絲竹聲隔花時一弄  
不肯遣郎聽

送婦翁蕭公整旅入閩

英雄空勇斷智略貴經權審處甘人後  
艱危識事先謙  
虛延副貳灑落據中堅獵獵旌搖一沈沈鼓伐千七關  
初定矣百越正紛然潰垤何勞鏹殘氓實可憐袒呼爭  
左臂奮脅競前鋒聲動鯨波響槍嚴虎窟穿皮刀須暗  
佩增斗合明捐民帶瘡痍問才宜擁雪前漫期凌閣書  
深歎繞朝鞭擺脫辭兒女襟期袒大賢戰袍春草上突  
騎野雲邊齊栗傳宵帳婢婆醉錦筵威聲徵漢將事業  
問名賢百歲何榮爾千秋足畏焉朱門畱縫掖繡幕倚  
神仙逸少才真妙虞卿見不遷咸知酬白雪愛士拂青  
袍會待分爭息鏡歌佐凱旋儒行逢掖亦作縫掖總有平去二聲大袂衣也

望虞山

望虞山

望虞山

我從覆釜口回望開心顏白連海上潮青見城中山雨  
後挂飛瀑素練拖烟鬢長風從南來散散巖壑間至咸  
既已沒虞仲安能攀誰移北山文悲至不可刪

送陶季溪問藥茅山

牢落風塵際君情託友于禮文誰在野家世爾爲儒  
喪亂淹吾子羈栖屈壯圖形骸愁倚薄魍魎浪擲揄阮瑀  
才難棄任安義不渝翩翩真記室汨汨且窮途獨往青  
山在偕行白社俱野陰流雁暢春樂沒蒲菰蒼木茅山  
近丹砂句扇無青童與消息洞口弄三珠

陌上

日斜春更麗陌上草尤薰花借風爲魄人烝氣作雲簾  
邊羅綺出鶯外管絃聞鳥履行相雜巾車路不分靡蕪  
逢採折蠶蝶遠紛紜楚客偏憔悴長吟下落暉

偕門人游西陂

自爲玉峰客未遑事幽討蚤起思所之訊知西陂好輕  
舟振泥濶一路入溪杪蒲葦過來無驚呼得浩漕蒿吹  
艇子動日落風正嫋荷香生長空天水相與晶未知苦  
炎海聊復盡傾倒淋溼遺盤菱屈注茄觴漂阮車信所  
遭陶與更安造子美昔在吳何事詩獨少

荅賀尚書世壽步原韻

尚書劍履斗杓尊坐擁琴書處士村可使高名留紫園  
南華堂集 卷之六 丁亥

定宏晚節傍青門玉璫金匱何年事丹井砂牀此日存  
時輩不須相問訊藥鑪詩卷老中原

憶昔旌麾出帝京風流儒雅作干城名山盡識羊開府  
岐路先迴阮步兵部散絳紗羣弟子坐收白氎老門生  
陳雲蘿整日長無事不問悠悠世上情

集賀尚書淨香池咏古拈得三物

武擔山蜀王妃墓門石鏡

蜀王送外入空山白石寒輝翠藹間多少人間青鏡客  
返魂香斷不知還

法寶寺張麗華胭脂井闌

崇徽公主巖邊跡湘水夫人竹上斑離別無過亡國恨

莫嫌宮井淚編欄

瓦棺閣則天后繡羅裙旖

佩環零落上陽宮和淚開箱見舊紅畱與江南新士女  
顰看香影懺春風

蚤發奔牛賀公過舟中

雨盡翳埋散朝暎明鏡中山光數日改鳥語一春同多  
難屢行役蒼茫西復東謙謙喜相訪獨有鑑湖翁

送王生遊廣陵

絳雪難成雙髻新黃金未就敢辭貧幾年茂苑愁邊客  
三月揚州夢裏身二句集前賢語魚子飯香停短棹柳根塵起

上車輪莫將方術干時忌戶外人呼祁孔賓

南華堂集 卷之六 丁亥

句容道中同季浹作二首

首夏當暄和出郊正清曙憧憧道上客驚驟紛百慮代  
移物象改世亂生理遽兩載重經過撫事增慟嘆軒軒  
車篋嶺懷攘馬牛渡蛾垤術復成蜂房壞仍聚孤城尚  
無恙十里鬱炯樹花氣不辨名鶯聲鳴何處我友馬在  
前十步一回顧有何欲具陳略略不得吐

西北維崇山京口跨若帶龍虎相鬱蟠氣勢營衛大隔

江望坡陀遙與八公會樓櫓掠山前肩輿與山山背童

鍾山樹無復舊叢藪爽氣初不如山靈亦無賴諸峰各

回首羣阜皆破碎誰云赤山頂尚有前人砦五代避兵處

小雞山在太湖中

春來兵火靖湖灣鴨棹輕舟任往還吳江小為赴酒人  
花蕩約月明搖過小雞山

光福山居絕句十首

紫燕黃鸝何處來紛紛撲柳復穿槐生憎爛熳榴花色  
故亞牆東低處開

話語巢燕語新晴愛汝翻飛真性情卽看命子彫樞上

預賞香醪與落成

山橫岸峯山靄不見雲近太湖時作雷無風柳葉低還

舉欲雨鳴禽飛太來

東隣野老鳥角巾羣囊邀嘗上番去聲春花間得路先逢

鳥竹裏聞聲不見人

自序堂集卷之六 丁亥

此中兵火獨不到屋側高下皆茶畦青山幾曲籬落斷

綠樹萬章鶯鳴啼

庭前新梧走百匝非喜非憂何恁狂昨宵夏至大雷雨

迸筍穿堦人較長

鳴蜩初引日初遲黃鳥跳枝聽復窺向使抱枝暗不語

金衣何處認長綏

陸雲善笑唐衢哭寂寞千秋誰是非世事年來顛倒甚

食熊何瘳食蛙肥

其區三萬六千頃山中遠望如雲浮海堦黑墳易播種

躬耕不用烏犂牛

漁侶樵徒有老成揣時憂世笑書生不知明允緣何事

却著權書苦論兵

勸陳餘慶飲

山中梨栗次第熟數朶榴花紅欲燒堦前碧桐雨已落

池裏朱魚喜自跳恍忽別離纔幾日可憐節敘不相饒

縱令爲樂非吾土肯放香尊與濁醪

采蓮女

荷淡蒲帶長驚起兩鴛央飛飛背書檝淞淞響銀塘葉

衰翠羅溼花勻紅粉香回舟不覺晚渡口已斜陽

吳俗采蓮女鱗細翡翠簪紅心置懷袖綠刺罽衣襟葉

密分私路花淡怯獨尋婦姑敲剝夜悽絕過秋砧

山中

自序堂集卷之六 丁亥

山之初伏候江上晚來涼平楚飛殘雨遙峰戀夕陽一

身寄江海何日不舟航耐可風烟外波濤益渺茫

雜咏

松下

山光八月晴松子落如雨祇知林中陰不識日當午弄

影復何人枝間跳蒼鼠

澗邊

呼童汲清流連臂學猿飲白石粲兩邊可漱亦可枕不

受魚鳥欺何曾狎鼃龜

同頭

憑高坐日夕黛色望峻嶒雲起一峰接援啼空谷磨眼



前無俗物歸鳥與山僧

澱上

秋隨夜氣長上地與幽人閒照水月中月認雲山外山  
偶來坐磐石談笑不知還

湖中

龍女曰霓裳湖心作風雨山空多古木夜夜自來去歌  
舞散霄臺吳王在何處

秋後

晴郊揚麗矚移席乘柔翰秋水亦何微寒花落較難杯  
中見雁影仰首視雲端因歌施葛咏誤觸下泉歎

慧山九月聞鶯

慧山九月雙文鳥飛上枯楊故故啼東家桃花亦無賴  
貧緣開出兩三枝

存沒感恩詩

有序

舟次端陽合肥龔公來從京口停橈望見涕泗橫流  
計別八年何緣遇此感恩知已物故強半是夕作詩  
五章

今太常少卿合肥龔公鼎孳

淝陰夫子人倫鑑江夏黃童賞遇奇亂世嘗思郭有道  
不才深愧魏無知迎師抗疏論先帝道聽率名誤黨碑  
醉後呼天應有以可憐心力與時違公初令新水見子  
下無雙者也順治元年代御史吳疏請崇禎  
大行皇帝葬歸馬十英誓中休以公入黨籍

明故巡撫耶陽副都御史崑山王公永祚

三年持節愍明主萬歟投荒荷聖慈負戟未遑那有補  
揮戈無計復何之西州痛哭腸千結南向招魂酒一卮  
多少絳紗名弟子懷沙有賦不勝悲李自成攻鄭公曉  
遭戊明年殉節公前督湖廣學政張  
默忠陷武昌反縛諸生千餘投於江

明故贈太僕卿江防副使仁和許公文岐

許遠崇褒身後事千秋忠義出清門一九彈壓江城小  
半壁孤撐楚寇餘坐引終童書滿架典高庾亮酒盈尊  
傷心南八歸來日空弔睢陽一郡魂公駐紮新州張獻忠  
以月夜引予登樓痛飲  
援兵盡叛城陷公歿之

明故太僕寺卿兼直隸督學御史澄海陳公良弼

弼

會逐先生千里程海陽山驛雨盆傾後車黃鳥聲聲語  
前隊青鸞緩緩行舊節石頭誰更取信旛海角不成迎  
兵戈阻絕山川迴夢與南雲到粵城乙酉予客休寧聞  
潘雨公駐驛以  
待後開列于闕

明故旌表劉貞節先姑

名香繡佛日周旋鄰下承歡二十年韋母周官曾立誌  
班姑漢志亦成編誰家匹婦蒙天語我祖流傳有地仙  
鶴駕瑤池歸去否孤墳四載痛荒阡予釋從姑受經史  
當有一地行女子顧劉者姑臨  
終自言歸玉山今尚唐皇山

明日龔公以詩來依韻和呈

楊舸風急正中流意外逢公海畔遊拜起立看同墮淚  
酒行坐穩更深愁當年夢哭羊曇路初開公此夕真疑

郭泰舟詞賦天雷離亂後南皮賓客舊應劉

薊門羣盜隔吳天關隴麻鞋苦不前國士未知投足地

鰕生應老著書年望中飲恨王孫草樹裏啼痕蜀帝鵲

慷慨索公須盡醉離陽後進許誰憐

招魂無計醉楓楊披髮何人下大荒青眼阮生惟念魏

白頭江令自稱梁地偏作伴宜陽鷺壁立還應典鵲鷄

夢英論才都寂寞酒徒江左傲諸郎杜詩遠愧梁江總

按總在隋爲上開府歸老江南有南還尋草宅詩紅顏

載年四十五心德泰亂有去官之意故詩云云蓋謂總

白首後還吾則愧之庶幾及此黑頭而歸耳總釋得于

梁往往稱梁江總不忘梁也李義山亦云前身應是梁

須溪所云

哀鳴鴻雁稻梁謀短褐菰蘆已四秋皂帽空閒遶海角

烏衣無復大杭頭夢回花月悲吳苑日斷關河問合州

廣州梁誰識高平魯公子烟波難覓仲宣樓

附丹陽舟中值顧赤方是夜復別去紀贈

龔鼎孳

吳船楚語隔中流招手相看續舊遊多難感君期我

更月酒滴離雲百里舟落日金間遲客展座中詞賦

倚應劉

倚應劉

遼海驚回亂後天逢人重數別離前兵戈憔悴空三

戶音夢猶疑近十年名士渡江推洗馬窮途握手當

啼腸酒酒楚澤芝蘭盡屈宋于今倍可憐憶楚中

寒鴉野棘蔓長楊帝子樓臺暮雨荒鴻爪雙飛迷故

國龍門一涕照河梁當時我自憐鸚鵡舉世今誰問

鵲鷄王粲離鄉名轉盛多情猶說蔡中郎

聚散緣奇不易謀此宵燈火竟千秋一牀海上慙龍

腹三絕人間識虎頭對客調難操白雪關心夢每到

黃州玄亭酒盡侯芭遠多少江山冷竹樓爲王于雲

廉孝

姜如須招同合肥公曹秋岳周穎侯半塘舟中限

韻

韻

海湧峰孤亦易攀虎丘一名嚴城燈火啓重關千錢高

價來溪酒萬樹名花鄧尉山殘月遠從林屋山寒潮夜

打石湖還亂餘風景無多異坐上何人最愴顏

宵深水月冷交光市店疏燈挂幾行打槳客今來直瀆

吹簫人住在橫塘寒泉虎氣多年散別苑雞陂歷代荒

如此江山供一醉履聲歸蹋白堤霜

如須雲國李深再遊虎丘飲道公房疊前韻呈龔

公

江東名士孰提攀林下支公但掩關七里半塘仍禁足

三門外望更無山樵來請舫繩牀醉斜挂雕鞍酒甕還

月里故鄉傳此地未知何事太商顏

或問支道林王修  
齡何如二謝支公

曰固當安提萬歲書  
注高山之類猶山嶺也

未能避世學焦光且與漁竿作隊行聽汾道生雷講石

移家慧曉愛山塘開殘花草吳宮淚戰定烟波海國荒

激楚獨餘游冶客不堪青髻歷星霜

深木酬閑宰

派魯

漸上逢君擁蓋旌江南歲事正嶢嶢不緣知己邀歡切

誰遣銜泥匹馬行四海龍蛇當日恨一尊風雨故人心

書生食祿猶黃綬無限將軍甲第成

伍員廟

楚國昔殺士斯人遂流亡吹篳到吳會遇主何慨慷

白茅堂集

卷之六

丁亥

五

舉伯業成盤盞盟蠻疆西上拔郢都窮兵逐昭王仇讐

卽蕩滅已亦終受殃功成身不退下慚張子房漠漠水

烟晚寒寥鴻雁翔千秋一俯仰淚下霑衣裳

開門寒夜季漢見過限韻

北風颼颼鳴庭柯白田先生時見過烏銀價重且須購

石鼎句險來相磨安得更吹黍谷律却令長憶薰風歌

肉屏貂裘者誰子雕筵獸火圍嗟峨

至夜雪

十一

同季漢限韻

玄冬午夜初陽生地氣欲飛霞孔輕黃昏雪霰暖猶集

侵晨松霧寒愈明寒溪微開決溜水竹戶但有穿階聲

中朝冠蓋近何如半醉駝酥回火城

美人視腕圖

夢到昭陽殿承恩入綺櫳鏡前含笑立偷看守宮紅

夜雨

高樓夜雨來殘燈背書幌但聞簷外聲不辨階前響

戊子

順治五年

贈姬

繡幕鉤風入韶光照眼明蕤花珍重手勸酒淺淡情雝

鳳新交翼春鶯第一聲曲房歌舞罷彤管與題名

楊花

楊花如雪飄二月滿章臺陣陣風搏合疎疎雨擘開寶

環難就捧雲鬢易黏回爲憶登樓咏還憐道蘊才

白茅堂集

卷之六

丁亥

五

偶見

凭馬上紅橋低頭避柳條自憎香粉誤雙蝶撲眉梢

春風動花枝先上佳人鬢濃笑入關千山桃插不正

白楊青草地烏鶯啼春酒落日隱朱樓游人數回首

采桑婦

春風扇亦和春雲厚亦薄蠶婦行采桑但言春日樂

蛙鳴不離水夜靜聲滿山月明蠶婦出月落蠶婦還

述徐卿閨人

水禽一聲山月秋江波微茫樓上愁見說隔江梳掠好

畏渠消息到揚州

送人春別



楊柳枝頭雨風吹上客衣春光去無限賤妾欲何依行  
旅他鄉慣音書遠微希候鴻多未北尚作往來飛

茶蘼帶露

解帶微聞沈水香素娥齊卸百霓裳錦薦日炙成何事  
不及卿家露洗妝

飛花

楊花飛雜梨花飛春去園林綠漸肥幾面簾櫳消不盡  
平分一半上征衣

舟中聞烏聲榜人云巧女兒感而作歌

石榴香溫林光青山雨欲來巧女鳴澗花巖葉垂不動  
細唾嬌凝如有情斑鳩號拙婦白頭名老翁妍媸逐

白茅堂集

卷之六

戊子

五

人意造化將無同畫眉戴勝狀不一鞠鞠曉曉嘲春風  
就中巧女聲正悽宛轉正令兒女悲出從綺陌徘徊聽  
歸近紗櫳自在啼昌云鳥啼也絲坊嘈嘈雜機杼有似流泉  
下極浦此時巧女時一聲織婦聞之淚如雨東家少婦  
工織縑近被官編作機戶巧女巧女汝莫啼古來才巧  
多苦饑

揚州鈔關

相傳故相史公可法城在廣儲門外

金勒馬頭紅青樓一路通長齊掃地花舞盡隨風第  
宅新朝改豪華舊俗同不知烟浪外新鬼哭江東  
鼙鼓山陽下人傳相國傷心五馬渡畢命尤龍岡兒  
女還絲竹春秋孰酒樂他年徵軼事野史更推詳

贈江都郭大尹

知遜

三月風雨開江頭雲氣撥揚舠渡京口北指廣陵郭亂  
定商旅歸政平人民樂是時春向深鳥鳴桃花落使君  
善爲政文采照淹岳知是代公孫風流繼前作尤多公  
國恨弔古神慘錯江左痛長新雷塘草如昨明公長東  
魯被服禮與樂灑然兵革間鳴琴化驕虐士元百里內  
才大有餘略時危孕高賢聞江右兵亂陷數郡天心豈常度

廣陵郊遊東胡山公

江

世亂逢嘉節邀歡且異鄉天晴士女出風靜綺羅香細  
折絲華落參飛乳燕忙不知吟望裏春色到滄浪

月夜書酒家樓

白茅堂集

卷之六

戊子

五

春風狹斜路明月少年遊開苑三千客揚州第十樓生  
年苦搖落楊柳不知愁

笙歌

高下樓臺相映紅笙歌日夕起樓中可憐牆外鞦韆影  
閒盡游人漸向東

聞龔公將返廣陵

乍見苦難攀分携一水間春風到湖上寒食過吳關水  
榭櫻桃熟山根筍籜斑重傾廣陵酒計日虎林還

鞦韆美人冊子郭石公索題

桃花初紅柳初翠雒陽三月鞦韆戲綵條十丈雙桠垂  
上有崔徽五星巖緊蹙鞦韆身已輕旋放腰肢態尤媚

乘鸞豈羨秦王女綠幢休稱漢宮伎

續音華髮

絡無縫衣散花天女橫空飛玉釵挂縵陋楚妾金蓮貼

地羞潘妃此時風影最妍麗三春庭院生光輝罷彈銀

甲十三柱收束羅裙尺六圍更番賭捷金梯上亦解牽

人成倚傍有時竝起象分飛乍可回身兩相向銅鑲亞

軋乳鴉啼絡索悠颺絲鼓放定能絕調秦青歌會舞娛

童解紅唱繡帶長擅九子鈴

指音聯子曉詩玉

清宵一

道響風箏釵頭任報盤龍墮襪底還教小鳳呈蕩子千

金能惜產佳人一顧木傾城纔看戲劇銷魂後敢想橫

陳百嬌生誰家俠少藏金彈瞥眼濃情通一線微笑休

教姊妹知含羞却被有人見翠袖風翻不下來羯鼓雷

由茅堂集

卷之六

戊子

五

催幾回變撲面黏將拆露花入懷衝著街泥燕將翔忽

墜驟難分畱僊欲被五銖裙非同石氏危樓妾似入田

家明月軍飄揚不畏春風如半展同心合歡終鴛鴦錦

上往來梭黃鳥枝間高下度含羞含態總堪憐贏得歸

時困頓眠朝朝暮暮陽臺下夜夜心心漢水邊胸前寶

鏡明如月一見相思那可撥非關掌上舞能嫺只是春

來輒無骨畫師想像妙入神園苑偷看要寫真

宋人王

誰許鄰一歌懊惱曼聲起蘭闌無地嬌羅綺何曾芍藥

贈春心但見桃花送流水君不見華清宮殿玉真仙界

書樓臺金碧傳

小字將軍

當時樂事渾難遇腸痛承

平天寶年

覩見

羅衣露冷可憐生閒却春宵坐月明回首花西思底事

玉簫開放鳳無聲

看人花燭

似玉一雙人璇閨作好春珠光啼粉在花壓拭痕新微

睇憐仙壻明妝儼雅神今朝真看殺無那隔河津

殺那

月夜擬義山

二十四橋殘月明竹西歌吹未停聲誰家夾轂來雙問

何處香鬟溼二更引鳳定憐簫史曲啼烏舊識白門情

由茅堂集

卷之六

戊子

五

當年天上應難有容易人間掌內擎

溪院二首

溪院鎖娃嬌晴天花事饒蜂聲何處市燕乳幾重巢王

濟金難堪韓嫣彈莫拋懸知拂衣處細細動林梢

蕙芳正嬌小羞澀秘容華踏草憐朝露攀條颺落花書

堂深入燕青鎖夜啼鴉莫上金梯望春寒宋玉家

姬畫眠

玉腕明香簾羅幃奈若何不知夢何事微笑啓題窩

道士教予飲酒法可日一石醉寄同志蔣大

張華九醞舊馳名玄石三年不解醺何似道人醉一石

緘書速報蔣元卿

阮生耽酒不辭貧李白在來豈顧身醉裏天真雖可貴  
醒時白眼更空人

瓜洲城北接維揚城中女兒多豔妝酡顏半倚檀槽下  
笑起開尊喚客嘗

青城乳酒道士造久服還令身體輕何處朱門祗載客  
城中攜出五侯鯖

題出塞圖屏風

先秋沙漠草欲雨樓煩道慘色逼京關陰風捲征蓬將  
軍五道出戰士三河少驍騎日就羣漢兵夜增寇節樓  
傳塊遠暗令長城守墩要月疊塵霧圍雲奔梯火報驚  
沙望若雪高柳摺如蘊帳認關支髦旗識單于號既復

自奉堂集

卷之六 戊子

呈

失武師有時沒前哨漢吏方舞文朝廷肆彈譙中原走  
龍蛇邊氣成虎豹飲馬入醴泉飛騎墮長樂冥冥瀚海  
嶺矯矯碣石嶠雁翼盡南翔山頭皆北拗穹廡緝毳毼  
嶺一作兜龍長箭名榆檠往往勒紫駟行行著黃勒崔  
巍雲中關淑氣猶覆日天子正承裳何人九開叫星依  
紫微遠地嚮白登眺中外固有防興衰豈難料史成僅  
因影西陽雜俎人影第七重名龜圖事往真覺觸觸角偃嫺嫺鹿  
耳關鹿耳一作雙如微披書感已激展幅思轉悼天道何  
茫茫臨風但長歎

宋綢三首

杏花胡燕

荔子單衫自剪裁花風拂雨任裴裒昭陽第一能相妬  
剝落春紅幾度來

虞美人翦秋羅

垓下遺聲徧九州芳花芳草使人愁不知誰舞春風後  
零落羅裳不遣收

荷花白鷺

若邪溪畔荷花新一鷺藏身啄紫鱗何似朝來明鏡裏  
玉簪斜插李夫人

采蓮

紅粉誰家女江頭來去頻蓮舟吹欲近風浪不由人  
夜采蓮

自奉堂集

卷之六 戊子

呈

隔浦陰陰樹雞鳴是妾家東灣有殘月留著照荷花  
鷺絲

弱質天然白紵衣晴明風雨總相宜采蓮艇子同來往  
家隔荷花不得知

畫舫次石公韻

畫舫出江陽笙歌半水鄉市橋天不夜沙岸月如霜陳  
井西風落隋宮蔓草荒只今新舊恨燒燭數興亡

小鬟

七月當七夕織女渡河梁六月日十三小姑嫁彭郎  
七夕五更頭十三日當午楊柳曳輕風梧桐墜疎雨  
烏鵲暗填河長江鼓浪羅衣臂怯立奈此箇儂何



蔣大不應試

天下文章歸阿士眼中年少更何如一尊擬作千辰醉  
三逕嘗封萬卷書

賈生痛哭終何益梅福埋名愧不如玉洞好尋三秀草  
金門莫上萬言書

瓜步

邵曲仍多事中原屢合圍蒼生未蘇息海水正羣飛江  
盡漁樵舍日云如盡村藏虎豹威戰場歌舞地行省帝  
王畿落月聞邊籟高旂出戍磯山河本形勝曠望一霏  
衣

大觀樓

白茅堂集 卷之六 戊子 三  
落日層樓望空江返照多雁行霞際出帆影席邊過北  
牖含淮甸南榮動海波何時初有此閱世儼差我

金山醉月

靈峯插洶濤崇臺表屢屨我來登此地正值高秋時青  
天白日沒海闊孤雲遲空江上華月光景搖金支樹色  
隱珠宮屹立望兩厓我疑百丈下定有無支祁郭公墓  
前石狀若白鷺鷥又如蓬萊鶴縹羽臨瑤池坐中有酒  
人呼酒當前壩鷗鷺起清夜小艇橫江飛滅影鏡光外  
回橈落月西醉客一大叫酒來盛兩瓶江南昨虎鬬此  
地還僵屍狂歌獨俯仰撫事增歎嗟哦金山寺頽唐  
鐵齏碑定知千載下墮淚有餘悲

北固

短蓬透疎星明月照孤樹斷岸無人行潮聲自來去  
落月蒜山西回看北斗低空江無漏鼓聽得海門雞

弔陳東

墓在丹陽

敗興金瓶酒收兵鐵甕城趙家南渡事痛殺一書生

夜聽鄰舟

微分銀燭影靜聞金釧聲知在紗牕裏纖手撮鳴箏有  
時還一笑私語定多情誰識鄰舟上高眠惱步兵

無錫舟中大風雨聽張燕筑歌金陵人年八十三

白髮黃冠老布衣扁舟一曲淚如絲坐中盡是江南客

莫唱秋娘舊日詞望江南唐李朱  
屋悼謝秋娘作

白茅堂集 卷之六 戊子 三

琵琶破撥變新聲痛哭當年雷海清一曲遏雲天欲暮  
無端風雨作河傾

椒山封事論河套樂府流傳萬曆初昨日當場生意氣

停杯嘆絕老尚書昨看燕筑演椒山修  
本劇尚書者收齋也

顧雲臣臨趙松雪彈琵琶真

短簷耗帽補襦斜粉本傳來更不差可是只孫初宴罷

黑河秋雨弄琵琶一色木竹宴園語只孫宴一作  
詐馬筵黑河秋雨文敏琵琶名

蘇祇婆調一時停法曲新傳號白翎殺尾一聲絃欲斷

丁零洋裏鬼齊聽

美人放風鸞圖

翠袖輕拉寶劍寬綠鬟望碧雲端一痕微共天邊月

多少遊人陌上看

送季漢寶應掃墓

安宜城外雨淒淒夏屋封卑水漫湖入夢幾年惟宿草  
新澆半盞只村酤乾坤何處非芻狗江漢思歸一腐儒  
零涕莫悲鄒曼父近多南鄉哭蒼梧

虎丘題酒家壁

虎丘山上月如規此夕吟成百抹詩多少遊人遵往事  
風流不及太常時龔公遊虎丘曾限子百抹成七言律二首

月夜望鄧尉山一名萬峯

夜色萬峰寺氣氤隔太湖月明鐘韻近雲退塔痕孤地  
搯三江勝潮通汎海桴亂平樓櫓散漁唱舊吳歛

白茅堂集卷之六戊子

往事憐吳易因之笑許都昌按吳易事見前開之先君廟袁見人判曰授命永昌因有異志後敗斬首懸錢塘水昌門其應也庚申歲宜興史蔣新撰與昌談往事昌謂及之憾曰此吾見時友天應造草昧勢豈辨荏苒  
鼎移羣盜泰坑果豎儒遂令烟水地流血滿村隅崇禎癸未

許都作亂

七郡烟塵淨湖山復晏如釣船響秋草梵宇盡清虛說  
法生公至開堂支遁居聞鐘莫歸去吾欲演三車

漁村浮處處棹轉暮雲多水面流蒼雁盤心旋綠螺開

天雷頃洞不地起嗟峨兵火焚昌國茲應勝普陀寺在寧波東南海中古昌國州地寺遭焚有人士像漂至嘉興治遠達于應章廟建寺奉之七郡奔走布施終不如

之盛

游飛來峯歸輿中得二十四句正韻

翼北旃檀佛錢塘鷺嶺峯飛來疑幻說湧出本神通太  
古成盤結何年破鴻濛鴻胡孔切濛亦讀母紅切堂房森布置戶牖  
各玲瓏白日松杉雨深秋臺殿風高臨天日秀坐壓海  
濤雄戍削陰巖溼丁寧暗水淙淙本字韻書分淙淙爲二誤逼肩橫  
巖齧跬步響龍猗窺福模龍象雕鏤損化工刻佛菩薩像爲銀由旬誰小大浩劫總虛空代閱興亡速天雷嶽鎮

海鹽舟中奉懷龔公偶步杜少陵呈湖南親友三

十六韻

短歌續長調絃斷援他琴屢破陋危膽猶餘未死心仕

白茅堂集卷之六戊子

途兼世變旅病與年侵憂患真難畢流傳蚤誤參浮沉  
稀會而烽燧阻推襟海月當人白江雲入夢陰諍垣追  
史汲昌按中唐補爲諫官文苑得高岑魑魅胡唯啖皇天  
久滯滯憾填滄海烏魂悸國門禽優詔頻相繫愁懷  
劇不禁軍茅方駐蹕殿栢正蕭森書省辭金佩香燼冷  
玉簪漢儀師應劭周禮問劉歆斟酌羣知貴權衡獨所  
欽高名雷北斗雅質重南琛仕路爭推轂冥心轉坐鍼  
定知哀吏信不比得陳琳旅帶頻移孔鄉音逐斷砧叨  
陪郊祀曲竟廢蓼莪吟桑梓全傾撓川原半陸沈愁馮  
康樂屐渾類巨源金華草歡同撥瓊花客共尋肆筵歌  
嫋嫋停燭淚潄潄賤子宜蓬伏明公想竹林衆聲仍吠

影四坐豈知音長嘯時披髮哀吟幾叩鐘三江原浩渺  
五嶽固崎嶇王粲方流楚陶潛遠在潯謀生勞瘁寄  
食走駸駸歲晚句陳動關中江驥反爲傳秋高太白臨  
羽書猶遠微蛾賊未全擒勢與南陽異愁懸北渚深經  
營幼安榻反覆子雲箴揚雄有責報寧傷晚酬恩不在  
今生平饒自許倉卒恐難任莫負蒼生望雲雷蚤作霖

立春夜留姜行人坡萬崑山王錢塘虎丘小飲  
柑酒蒿盤意畱君話所思室烘爐燄暝山雪寺鐘遲香  
繞孤燈入春因夜氣知壁衣瓶影外生趣在南枝

樓頭把鏡有池中梅影

貝宮仙佩搖玲瓏月娥一笑偷春風崔徽手冷壽初脫

白茅堂集

卷之六

戊子

人間百本臨真容碧空如霧行雲重愁斷蕭娘夢中夢  
不堪折寄隴頭人高樓玉笛調三弄

答姬人問顧郎何如人

不惜千金駿能彎八石孤風流衛叔寶如極李君虞

白茅堂集卷之六終

白茅堂集卷之七

已丑順治六年

橘燈

與內子商書蘭戲效伯敬體

猛雨張大吉如苦水戲東二首

枕上見恩際月

次夜月

新鶯

聞曉

新製四首

卽事五首

白茅堂集

卷之七

詩目

金閨門外

虎丘和季淡齊梁體

暮下虎丘後山同季淡作

虎丘寺鑄鐘歌

示舞姬

夜雨憶內

七姬冢上七姊妹花

雨後觀池

寄宋又韓崎

王府基六首

寄懷鄧泰鈞列○二首



烈皇帝御書松風二大字顧苓得之某司香遂揭

于齋中四首

游西湖金沙灘還坐四賢祠聽老中官語曆昌啓

禎弘光以來事三首

金沙灘湯上子出芭蕉圖索題

西冷月

浴鵲灣訪張存菴同宋又韓賦

羅刹江雨後觀潮次壁上韻同又韓季淡八月十

八日

紅妝映綠水同又韓季淡賦

又韓夜雨翦韭向余述恨席上步韻

由茅堂集卷之七詩目

又步又韓韻

攜具過又韓便招臬上四首

又韓設雞黍疊前韻四首

送友之官江寧

宿九里松禪院大風同季淡

蕭山聞鷓鴣

會稽弔徐渭

禹廟

曹娥祠

寧波天寧寺阻雨

醉歌二首

郵令席上贈營妓二首

台州過王連州東湖別業限韻

樵夫祠

贈曹尚白

荅湯上子

曾徵君韋茂才過旅舍飲中作長歌慰之

醉遊鑑湖聞君天廼曰昔王定國游泗水飲酒吹

笛乘月而歸子瞻羽衣黃樓待客曰李太白必

世無此樂三百年子瞻後無此樂五百年矣夫

子豈二公後身邪予賞其言移舟飲賀公祠下

卽坐操翰明日問君亦有詩

由茅堂集卷之七詩目

東家養婦行

歲杪寄婦翁蕭公二首

庚寅順治七年

金剛菴賦得明月照積雪

曹秋岳舟中口占

春色

許亦蒼兄弟攜酒饌見過

王生葉博士任游戎

春仲武林郊遊偶噪括宋唐人二十字起遂成篇

韻

春日武林茶肆又韓韻

與宋畸讀史偶咏轅生有序

居廬苦雨食口實衆援筆紀憂

冬日雨花巷讚佛

除夕雨花巷守先慈殯宮示院主觀禪師

辛卯順治八年

感春

午夢

三月六日得以遞兄訃

哭萊州姜如須

山陰訪徐伯調緇

清風嶺

白茅堂集

卷之七詩目

四

繇小白河至天童

宿太白峯下荅桑公

同季溪入天台始經桐巖嶺風霧未霽瀰漫高下

輿行五里聯四十句

天台山

訪青霞君

惆悵溪

錢武肅王鐵券歌有序

蚤發黃巖遊雁宕

逢楊靜山延鑑

五日台州守饋綠勝却還求方竹杖

關公廟有武侯像題壁

歸楚別諸親故

過小孤

贈魯公

聲

落日

廢苑

十一月七日權厝先母于全勝坊第故址鼎石爲

廬四無居鄰蓬條而已

聞客談永州事

題某山人壁

白茅堂集

卷之七詩目

五

白茅堂集卷之七

已丑 順治六年

桶燈

學露勞纖指彫星入綺筵金盤盛採掇珍果獻嬋娟  
戲春多麗藏燈夜轉鮮仍將枝葉借兼與色香妍丹粟  
安期食青藜太乙燃光疑蘋實浴卯出火雞圓臺鏡  
高下鉤簾儘綴懸最能欺粉頰偏欲惹綠甌有質都成  
幻無心亦自煎燼明愁觸手微息漸成酸詎羨紅紗引  
頻邀翠袖傳少去聲歌去聲唐橋頌聊作饌新年俗于女嫁後  
便房十月設火鏡房  
中長幼聚飲日饌

與內子商畫蘭戲效伯敬體 附本

白茅堂集 卷之七 已丑

我聞文同畫竹法曾中有成竹筆下猛驚發我嘗以此  
默識之得之歌行與摹揭畫蘭之法吾不知齒牙放葉  
皆天倪退谷先生有妙語意定當以膽行之欲知膽與  
意相輔請君觀我落筆時我聞文同畫竹法曾中有成  
竹筆下猛驚發我嘗以此  
默識之得之歌行與摹揭畫蘭之法吾不知齒牙放葉  
皆天倪退谷先生有妙語意定當以膽行之欲知膽與  
意相輔請君觀我落筆時

猛雨聞張大吉如苦水戲東

聞道張公子琴書坐晚晴半塘春水沒四壁野雲生  
欲邀河朔還疑阻石城誰家好艇子來往任將迎  
猛雨通中夜危樓燭燭紅玉簫吹引鳳劍挂成龍曉  
霧迷閣慢平江面遠空呼童忙整理赤脚送詩筒

枕上見牕際月

皓質穿紗見清光傍枕寒但知春意好何必上樓看  
影驚飛鵲開奩如舞鸞隙駒真迅速茶罷下欄杆

次夜月

高閣翫清暉茶烟雜露飛欄前宮錦服牀下白紵衣  
奏龍吟遠風飄雁影稀江光流不盡餘鑒入羅幃

新鶯

細雨溫春紗濛濛帶晚霞數聲烟際落一點夕陽斜  
金彈拋難認絲楊影易遮吳兒十四五語氣最天邪

閨曉

子鶴啼歇曉鶯鳴掣鎖瓊窗武鶯驚蕙帳暖香挨枕睡  
綠牕殘夢賣花聲斜綵鳳身慵起髻解盤龍手自縈

換躡猩紅珠子履侍兒扶下粧甃行

新製

霓裳細綢稱腰圍新製銀泥錦綠池春晚卻嫌鍼線重  
自拈水墨畫裙兒

春來新製護花旗自舉竿鈴打雀兒一架蒲萄待含露

枚枚水浸白玻璃其華作五色小鈴懸簾未除上紅絲  
絛繫犯一枝則衆旌皆便不勞穿索

踏青拾翠近清明新製連環百子棚四面湘簾捲芳草

幾雙花勝惹流鶯如替慢四面懸簾壓  
鉤花勝踏青張之

明珠塔納總尋常新製翹翎小鳳皇省卻金釵一十二

入盤髮色插中央錦串祕辛仲書度髮盤髮  
可鑑閣十八盤髮當作髮



卽事

棋本是機心卽今莫狡猾勝敗隨手成儂意在棋外  
琵琶非漢樂嘈雜起邊音彈作閨中聽生君馬上心  
絲桐樂中尊靜夜爲君理絲來白雪歌不入塵中耳  
竹肉雖小技要于心至誠安辱未發調先作兩三聲  
歌咏本非難畫圖亦不易貌取畫中詩還用詩中意

金閨門外

金閨門外莫愁家映壁千條楊柳斜樓下畫船才尺咫  
楊邊金翦竟天涯黃鶯啼歇窺青鎖粉蝶飛來撲碧紗  
正過清明好春氣杏紅衫子襯梨花

虎丘和季漢齊梁體

白茅堂集卷之七

虎阜接昌亭春游何絡繹夾道沸笙歌平田列帷席朱  
樓拔地起塔影卻天尺仰見石上人風裾像飛翮吳姬  
與越豔東城復南陌啼鳥喚春心長楊亞行跡相催騁  
年少提攜趁嘉月流光不惜人風花太如擲

暮下虎丘後山同季漢作

旅遇成佳游斯境頻接跡漸高發奇觀山川弔今昔春  
晴許墅暗水遠閨門白時雨欄下升暄光雲上隔晚風  
忽開霽雲氣自翕闢湖光漾空林夕陽轉西射羣動將  
息機嘈嘈各求宅野香沿岸下放棹從此適

虎丘寺鐘鐘歌

初時熠燿如明星乍可若月升東楹烟氣益益入林末

燬影斜飛射護薄萬人齊和一人唱彷彿如秦諸天樂  
傾城百日功始成蒲牢五尺千斤輕欲垂與代永不朽  
下有細識檀那名供施四郡爭紛繹叩額費盡頭陀力  
金樞高擎龍女珠石鉢滿貯貧婆粒物之成敗各有數  
我行見此長太息卽今內府諸筍虞流落人間復誰識  
君不見圓丘宮前太和鐘紫苔丹草斑斑紅景陽月落  
後亭寂十二玉樓回首空

示舞姬

陳後主清商舞曲金釵兩臂垂一作兩髻或云兩股  
竝非蓋鏤金花懸綴臂上襜褕不結所謂舞釵朱子  
价臨春曲兩臂舞釵金阿那聲恍然如見其妙小

白茅堂集卷之七

梅善舞思製舞服書此示之

七盤鳩拂少人知解得陳家一曲稀兩臂舞釵垂簾簾  
要看雙袖拂眉飛

夜雨憶內

靜夜停金剪含情坐玉缸數聲風起處花雨上紗牕  
云花上雨也五言律有楊柳枝頭雨風吹上客衣同此意

七姬冢上七姊妹花

七姬冢畔啼春鴉七姬冢上草生芽芳魂似與東風至  
化作人間姊妹花

雨後觀池

泱泱水下瀾從從魚上湍展聲驚卻沒時復隔花看

寄宋又韓時

可怪金牛客奚囊日白攜相望三月暮不寄數行詩紫  
荀微風後黃梅細雨時邀歡來老宿時道開法得句近  
童兒二句杜宇日垂血靈鷲何苦饑兵戈滿天地難覓  
是茅茨

王府基

蘇州府城內  
張士誠故宮

野棠灼灼花廢瓦蕭蕭雨莫過王府基黃昏聞鬼語

百尺樓何在鴉鳴狐兔多當時吐紅燄今日滿青莎齊

樓也士誠妻劉氏園宮自焚

井底衝天氣騰騰奈若何年來光怪息豈是恨消磨有基

廢井於未甲申兩歲間嘗黎明白氣屬天或片片挂人簷窗

白茅堂集

卷之七

五

六院一時焚煩冤詎可吞金簪蔣侯妹芳草美人魂

月落素燈移分明見履綦人言七姬冢往往魅男兒士誠

偽將潘元紹妾

鏡裏春風面柳榆鬼解嘲何須急作髻不必聘千嬌指

正某佳府某側婦美色鏡鏡作妝見鏡中奇鬼向婦曰脂粉淡面不存婦驚撲鏡鬼從鏡躍出騎婦肩登屋而逝亦癸未春事

未春事

寄懷邵秦鈺

列

干戈滿地失樵漁健卒應須勝腐儒不見扁舟湖上客

令人却憶邵秦鈺

王銍耽癖任天真邵列題詩詫有神酒徒已失斛斯六

意葉誰邀井大春王銍昔金壇人王臨而邵不恭王以去年卒

烈皇帝御書松風二大字顧苓得之某司香遂揭

于齋中

苓字雲臣廬門外半塘遠屋引水自隔

欄枋松風字崇禎御筆留龍賓猶拱護燕雀解明啾內

使開黃帽遺民泣白頭圖書滿天府零落更誰收

天藻奎章閣芸香處士廬不妨南渡諱爲是大行書按

韋昭說大行者不返之辭音衙湖海龍蛇地荆蠻戰鬪餘匹夫藏聖蹟

草莽慟何如

玉露園陵滿珠丘蔓草新南陽無赤伏北關喪黃巾弓

劍橋山痛衣冠漢廟神千秋渾寂寞遺墨寶幽人

奇峯名淑景御坐正當中五粒皆銀鬣雙珠倚玉童分

披九霄露不是庶人風獨有華陽洞天書貯幾通萬歲山波

白茅堂集

卷之七

六

景峯有石刻御坐二白松覆焉松風本附弘景事

游西湖金沙灘還坐四賢祠聽老中官語曆昌啓

顧弘光以來事

殘暑入林盡好風生竹間湖光藏白鳥日氣隱青山野

老能留客村醪更解顏過橋巾屨舊輕羅蕩花灣此中

皆舊時中履

灘浦玻璃色沙游鎗鉤文微風魚口浪落日鳳毛雲山

廢林連宅林荒少保墳漁郎頻指點曾此駐南軍

白髮方袍老當年蚤耳貂剖心扶後主勢而泣前朝海

水號羣鳥秋雲鼓阜雕每聽風雨夜哀動浙江潮

金沙灘歸湯上子出芭蕉圖索題



白波吹壁將秋候赤日烘天欲午時爛醉歸來展圖看  
綠蕉陰下好題詩

西冷月

湛湛霧露垂冷冷蟾光發停橈非待風惜此波間月彼  
美何處來松逕溼羅襪

浴鵲灣訪張存菴同宋又韓賦

把君一軸詩靜覺名理邃濯濯春月明矯矯秋隼逝興  
來走相訪扁舟過沙灘一曲湖水淡千株桑柘翳籬邊  
雞犬放屋裏琴書積二子勝徐卿天倫豈容易黃金薄  
伽梵寶鏡香鑲璣頂禮七俱胝六時持一偈交遊得  
宋玉覓句喜張繼腊蟹蒸鵲鷺甘鮮爲予致登樓縱指

白茅堂集

卷之七

已丑

顧未忍稱既醉修竹上夕陽破影金鎖碎道念良足師  
逸趣須共寄揮手烟中坻肥遁人間世

羅刹江雨後觀潮次壁上韻同又韓季深八月十

八口

海童托霖天雨昏神官夜走雲旗翻臨江曉望勢莫測  
一點潮頭生海門鬻然初如萬鷺浴拔地忽起千鵬騰  
矜穩恐撼巨筏怒漩渦欲拉三山吞高巖卻立自恍惚  
脚下畏被鯢蚪掀雪獅萬首儵過去餘濤澎湃如追奔  
高盤不下疑鵲鵲哀窅有似聞鼉鼉須臾挾欽水聲息  
星綠萬點開清暄巨靈復揮龍角峙天孫起捲鮫綃痕  
盈虛造物自與倫維有聖者窺其根壁上何人語頗怪

捉筆欲和胃還捫柰園秋水合橋舌小樓坐念搖心魂

紅妝映綠水同又韓季深賦

妝成來畫檻芳影自相親俯映枝上雀潛窺沙底鱗  
鵝亞綠髻叩啞就朱唇夫婿還生如相牽起薄嗔

又韓雨夜剪韭向余述恨席上步韻十四韻

未許驅隨蛩誰知蜺憶虹瞬波驚易逗斜語默能通鵲  
鏡非殘月鸞書會密慮玉交傳琥珀珠串奪玲瓏夜彭  
鴉翎黑春鞋鴛鴦紅韓香指膩粉荆雨澆輕容結束憐  
私小周防太悻悻汀沙眠夢驚藥店落飛龍攬結迷春  
草鬢髮數短蓬掃眉思曲曲作髻怨囑囑馬角秦關斷  
羊腸蜀道同錦車非漢嫫具帶半吳儂江令愁堪賦韓

白茅堂集

卷之七

已丑

平俠不逢今宵雙涕淚隴水各西東

又步又韓韻三十二韻

娉娉復優優妝成出綺幃行雲到巫岫浣水過神州天  
上原無偶人間定寡儔裁詩與封牘張樂匿蓬球始識  
神仙侶初經開苑游青綾洲作帳絳節偃隨舟交甫寧  
貪佩相如豈惜裘錦囊通字小銀燭下幃羞看細憐誰  
畫腸迴祇自撥病多渾類憊嬌甚却成愁顰釘文犀帖  
簾烘毒蠅鉤背燈時枕手聽雨半蒙頭解心慵縮腰  
鬆帶懶抽有時回寶鏡無力倚簾篴昔草磨麻暗蕪花  
髻盡幽印香心字陷鋪簾難流書劍春辭國妝斂曉  
下樓長衫難制馬別路厭聞鳩僂自應名鳳郎今定姓



牛來時阻銀漢歸去卽丹丘睡惡無佳夢孤只隱憂  
蜀雲迷暗峽隴水悵分溝舊曲迷金縷新詩怨石尤含  
悲春晚晚作態月痕句啖合真天命嬌啼豈自繇畫圖  
紗掩護詞句玉珎鏤鱗角膠須煮駒驪嬌未收曉筵虛  
襍褥夜帳減熏篝古昔華山路于今越下謳駕央韓氏  
塚鸚鵡漢江洲崇禎己卯鸚鵡洲  
崩出華界安慈志嫠女精難覲雲君宵  
莫求分無生繼繼判得灰網繆法引空王喻心從密地  
修頓仰與共命祇劫儻相調

攜具過又韓便招杲上

望衡接宇苦無多窮巷秋風可奈何丘嫂亟呼來設具  
今朝元直欲相過

白茅堂集

卷之七 已丑

九

阿光操作舊來聞嫁後荆簪大布裙祇覺相如多四壁

蓬門淡護卓文君

王霸兒郎解種田相呼黃犢下青羊到門不識誰家客

裘馬輕肥值底憐

鄭公攜具浣花居便可還邀高遠夫筍蔬只今相對好

不須錦帳注酖酥

又韓設雞黍壘前韻

西湖穠穢往來多走覓南鄰竟若何籬下半窺秋韭出

牆頭先遣濁醪過

散步山谿水葉聞過橋溪水任漣裙我來攜得奚囊錦

半日秋光肯屬君

遶屋菱田與葑田露消日出總蔥芊屋頭一道茶烟起  
睡熟元方絕可憐

賴石先生閉戶居長齋久自號潛夫處宗牕下能言鳥  
今日烹來薦土酥

送友人之官江寧

盛日金陵地衣冠百萬家江山開錦繡樓閣礙烟花代  
謝成今古登臨足歎嗟待君新政蹟德澤舊京華

宿九里松禪院大風同季溪

關外長松磊落栽欄欄攪棟故徘徊最愁暮雨張燈後  
疑有秋潮擁樹來永夜大聲成徧吼華嚴經諸天清楚一

時回海門昏黑錢塘渡白馬崩濤更可哀

白茅堂集

卷之七 已丑

十

蕭山開鵲鳩

茂林未改綠黃鳥已藏音感此節敘變重傷遊子心栖  
遲越禽恨夢寐楚猿吟欲就蕭然隱溪山苦不深蕭然山詩詢  
隱此

會稽弔徐渭

落拓無公論先朝賤布衣遠遊主父拙上策去華非將  
帥東南失賓僚涕泗歸自傷明主棄竟用祝宗祈必恨

中郎釋生知少保稀青藤讀書處荒塹送斜暉

禹廟

中天禹勛繼軒羲大報明禋典禮垂椒桂歲時成萬古  
牲幣風俗雜淫祠龍蛇畫壁春雲動錢甃階日影移

貢道東南經此地從來玉帛會華尋

曹娥祠

曹娥祠廟枕江湄碑版猶存漢代辭日暝山頭榛子落  
草深渡口鷓鴣啼輕舟上壞傳呼急短屨泥泥拜起遲  
忠孝兩江皆萬古伍胥忠江曹娥孝江不須回首怨鴟夷

寧波天寧寺阻雨

寺古僧伽少幽廊躡薛苔雨隨黃葉落秋對暮山開海  
近蛟龍鬪天空鴻鴈來十千輪一醉匡坐自銜杯

醉歌

百萬一時盡千鍾沃旅愁坐中誰愛惜不解鵲鷦裘  
莫唱枯魚泣聽歌猛虎篇牀頭有龍劍恥受衆人憐

白茅堂集

卷之七

鄧令席上贈營妓

謝卿白玉手高奉黃金杯低頭有底意脈脈兩眉開  
駿馬攤花顯彫弓向月開今宵筵上客曾向獵場來

台州過王連州東湖別業限韻

東湖一頃烟蒼蒼秋雲鋪鏡殘荷香主人起酌玉液酒  
截葉滿盛瓊露漿叩頭卷作象鼻屈接吻倒如蝨尾長  
蠲愁罷悶有良會迎風醉臥同徜徉

龍山繆繆何蒼蒼靈江東下千里長臨湖展楊青嶂靜  
映日開尊紅蓼香沃煩況有霧髓汁時有餽橘者消渴不數

雲英漿醉來詩格信信偈仰天高咏聊徜徉

樵夫祠

不知何許人聞建文變自沈于湖像立橋腰斧撫新而坐

欲比東湖作汨羅祠堂風雨晚經過地偏涕淚無乾土  
水淺蛟龍亦動波遯世一身惟荷蓀呼天何計可揮戈  
游人誤指樵仙像不是樵仙舊斧柯

贈曹尚白

大漢次原韻十二韻

憐君不得意載筆蚤從戎雨雪綈袍外江湖劍影中亂  
離牛馬走漂泊雁鳬同袖筆援無倦客刀佩在躬兩行  
驚鵬落雙臂妙猿通能左腕作顏米書多藝才稱絕高譚理發  
蒙吳春期耀在趙曲李奇工壇好埋名築杯緣引典空  
越天霜練白僧院火鑪紅片語憐知己浮名本至公莫  
愁員路逆休泣阮途窮君去如真隱南山訪桂叢

荅湯上子

白茅堂集

卷之七

十一

去年遇子明聖湖酒酣撫劍歌嗚嗚今年遇子四明道  
每遍看君覺君好我方欹枕夢牛津君亦懷人賦消滯  
客中十夜難消夜夢裏游春可當春春秋電劇君休誤  
皓齒青鹽等閒度花肉當鑪憶醉時笙歌撤幕銷魂處  
男兒心力苦不前眼前萬態流雲烟竭來就我牀頭飲  
取次論詩亦可憐愛君清句如鳴鏑風雨蕭條鬼神泣  
几杖疑聞金石聲盤餐應勝齋房食與君相遇每相親  
玉盤金甌不記巡莫嫌禮數疎狂甚只爲情真傾倒人  
會飲君章茂才過旅舍飲中作長歌慰之

南豐徵士文章傑同里韋郎亦奇絕相逢各是東西人  
失意翻愁黯然別章郎年少稱書範徵君經史貯滿腹



百篇賦就祇自嬉四本投來當盡讀剡溪枯柳拂漁舡  
短櫂搖過沈釀川傾將響脚五斗酒又取梁頭一塊錢  
謝公江左捉鼻音諸葛隆中抱膝吟客舍何緣來二妙  
新詞出贈比雙金夜闌燈明君莫起門外嚴霜結池水  
貫裘畫地予不辭世上貪慳亦何事韋郎之兄雨東守  
往往佳名滿人口兼金贈我我不有付向酒廬慢沽取  
與君幸得稱同鄉戴笠逢迎自不妨臨印狗監能知馬  
故里牛醫本姓黃莫怪時多主父優新豐尚有馬賓王

白茅堂集

卷之七

已丑

三

醉遊鑑湖聞君天廼曰昔王定國游泗水飲酒吹  
笛乘月而歸子瞻羽衣黃樓待客曰李太白歟  
世無此樂三百年子瞻後無此樂五百年矣夫

子豈二公後身邪予賞其言移舟飲賀公祠下

卽坐操翰明日聞君亦有詩

醉著金螭服行歌鑑水濱君從狂客後號我謫仙人  
柳寒迎歲嬌鶯轉似春是日聞鶯流年悲物態殢酒見天真  
海蛤名瑤柱江鰕勝紫鱗明朝載尊酒一爲訪情親

東家婆婦行

客有說者

東家婆婦卸紅妝春日鶯啼泣洞房亦解投梭拒蕩子  
也應擁榻喚江郎西隣老嫗年七十自言七十但空牀  
青瑣曾思賺韓壽短牆幾誤嫁王昌明珠作贈情雖重  
故鏡恩多未敢忘聽此令人倍憔悴春來但有淚霑裳  
歲杪寄婦翁蕭公

避俗因逃忌全身且愛名風雲習豹采雨雪嘯龍精報  
國黃金盡還家白恰輕舊時麾下士榮戟坐論兵  
得失理難定世情何足嗟南山開射虎東郭且鋤瓜永  
日湖山興平生江海家母須念兒女臘臘各天涯

庚寅

順治七年

金剛菴賦得明月照積雪

吳山夜雪晴鷺嶺積瑤京一素偏爲色諸天莫可名畫  
惟飛白寫詩向遠空生衆籟俱沈寂虛堂鍾梵聲

曹秋岳舟中口占

閒操短櫂蘇堤外盡日論詩烟雨中水上春來青欲換  
隔湖紅寺隱雙峰

白茅堂集

卷之七

庚寅

春色

游子襟前淚無人黯自傷生涯徒倚藉春色向他鄉陰  
雨開桑柘鳴鴻急稻梁金戈愁未定海氣正蒼蒼

許亦蒼兄弟

日舟日攜酒僕見過

異姓聯花萼師門有布衣椒蘭申臭味几席藉光輝湖  
上青尊興舫邊白鳥飛扁舟仍汎汎王粲欲何依

王生棄博士任游戎

王郎豐頰聳兩顧鐵襜馳逐重兩韃平明擊鼓喝津吏  
翠羽晴插雙樓船丈夫處世有奇變焉能醒醒長拘攣  
陳音腐魄蕩斷弦妖蛇上牀銜筆眠揚雄非文亦非武  
胡爲執戟草太玄昨生見我不欲前矮冠儒服懸且鬚



顧我壁上刪綏劍疑我囊中黃石篇我昨扁舟訪越幕  
道子長才可收却朱門乍啓血吻張長衫入謁如搖鐸  
材官健兒皆大噉虬髯燕頤殊不惡君不見食其昔日  
高陽生憑軾下取七十城叔孫短後取卿相至今魯儒  
稱聖人君家三荆田舍子轅羹罵叔常情耳無論此輩  
不足齒彫蟲倚馬胡可擬男兒青春若流水三十不貴  
當何族王郎意氣爾何雄秦竿大纛四尺弓底事低眉  
弄文墨祇今大勝顧黃公

春仲武林郊遊偶隰括宋唐人二十字起遂成篇

五

春雨有五色春風似剪刀灑來花燦錦裁出柳垂條麗

由茅堂集

卷之七 庚寅

五

日人如織游絲風自縷蓋蹠青草長刷尾紫驕高綺殺  
乘寒食提攜半冷淘堦塵迷去轍步幃逐來駢梅榦抽  
成箭蘭芽銳似絨波搖畫鵲首岸指渴鳥尻蠶箔窺桑  
雀秧田浴伯勞白吹長堰浪青點小山磬已過前裙會  
重邀汎浦撥澄潭漾林末清鏡入秋毫射雉逢襄隴驅  
肩笑揖猗陽場方就好躡處豈經嫺倭墮誰家髻玲瓏  
故主搔遇人羞夾轂列貨荷分曹憶昔京畿固承平羽  
衛牢闕廷搖苑柳圍寢薦櫻桃阡陌恩補滿陽阿內讎  
叨變童爭佩鞬君子美由教蜃閣人如月虹橋石作盤  
關妝來夜市題葉出春壕載酒背山簡相逢輒漢皋歌  
鍾連邸第冠蓋接儒髦北極躔垣正西成版築操開晨

亭長籜七肖切入瞋太平磬京師小兒多慕急擊鼓名太平鼓廟筭非

無苦王綱竟不撓異方供首荷別館宴荀菊天馬徠龍

種仙燈燕鳳膏大官頻賜食外閭解投醪語特妖聞晉

乘龍鬼見濠破關俄席捲內殿走弓弦雨落昭陽矢星

馳屬國旄二京移柁虞十郡血陳濤泣別牽紅袖長驅

擁繡袍無歌非懊懷集韻懷惱同吳音奴到切舊音農與懷淵非有抱足煎

熬聚散烟雲改興亡日月惜花髮多越婦錦鏡盡吳艚

舊約憐蘇小新謠問董逃曼纓何處客玉靶五陵豪未

審優游地都忘戰伐塵悲涼秦女縵反復楚臣騷遲去聲

好畱芳甸邀歡掇澗毛感時心自棘望遠目仍蒿誰曳

蒙莊尾還持畢卓螯吳儂看酩酊羌管濫噴嘈海嶼遊

自茅堂集

卷之七 庚寅

六

龍氣江翻白馬濤中原全慘澹在野尚遊遨愁側鶯花

老窮簷雨雪溘潛吟哀越鳥古鵲廢興學吳孫勝日能

忘出吾生信所遭步兵真愛酒漁父故舖糟碧醅窺盈

盎清波漸受篙春淡思婦夢正有上龍舫微越兵人聞

春日武林茶肆步宋又韓韻宋御溝故地

城外芳湖城內流銅瓶絲絡到盧頭陰陰雷雨來天目

細細芝蘭出畫樓姪女數錢春市開冷淘新溜麥田秋

細細三月食冷淘唐新麥加細細謂于市名麥仁最憐一邑清渠色曾照深宮粉

騰愁

與宋崎讀史偶咏轅生有序

轅生說漢王出武關復走滎陽漢從其計破楚生則

鴻冥鳳翔莫知所往而陸機作頌列二十一人中以  
子觀之與世祖時野王二老皆隱德之至者歟士衡  
蚩蚩曾何足知

漢走榮陽帝業成君王終不識轅生高風直欲留侯愧  
有向功臣一著名

居廬苦水食口實眾援筆紀憂斗米七

今年一夏雨不止二麥無秋稻生耳圩田車聲朝達暮  
甲田低上河不減圩中一鋤水江南前此五六年年年  
不雨愁天乾低田曬作龜底圻大舸官塘行不得近年  
河漲無溝濤潮頭欲上轉逆流農夫向水哭不休大兒  
昨作城中囚城中信巫爭獻土白紙朱書若官府詔前

由茅堂集 卷之七 庚寅 七

稅田土錢紙錢百斤一編凡數百編皆補小黃旗書上  
用二字鼓吹導送將焚郊外值大雨昇屯縣堂聞月縣  
令胡公之佑卒哭越錢做時豪家豈識凶年憂但祝歡  
民間取土塊獻神祠名獻土豪家豈識凶年憂但祝歡  
娛無疾苦揚舫拊鼓胡爲乎靈旌翠旄中塗趨但令官  
人緩征稅不愁鬼伯結天吳俗稱縣令

冬日雨花菴讚佛

勿觀八部性冥念諸天若不假人道修何絲悟無學六  
塵本道器三塗乃良藥舍刀利不存緣形神始託有身  
奚必患寂滅非求樂厭棄四大牀仍然受禪縛音聞真  
教體覺性假魂魄慧骨換五峯天眼開六鑒撫摩紫金  
身高舉白玉柳哀矣慈父言雄哉法王界

除夕雨花禪院守先慈殯宮示院主觀禪師

七年生事托江南搖落栖遲轉不堪盤菜忍忘慈母在  
香燈今共老僧譚艱難水葉應千百次第餘蘇已二三  
是夕大人欲搆團蕉歸隱去松隱雲臥夢應甘  
辛卯 順治八年

感春

萬類天地間各得春風恩雷聲受令出始識東皇尊虛  
已勘元化撫時知治元三陽開泰域二氣尚蒙昏今歲  
且聞餘月二生理次第舊已覺白沙上雨來翹綠蘇

午夢

白日苦多夢青春知己深鄉園如在眼風物暗驚心隔  
水流鶯度當堦灌木陰凭欄一搔首短髮不勝簪

白茅堂集 卷之七 庚寅 八

三月六日得以遜兄計

玉峰南畔計音來聽罷驚心落酒杯我正倚廬思往事  
不知君已下泉臺

哭萊州姜如須坊隱寓蘇州依周

憐君落魄更風流每著緇衣上書樓七里山塘相望住  
兩年春事共船遊子樓居虎丘無欲依劉表身先歿未  
了文章地下修千里蓬萊歸不得子規啼血滿長洲

山陰訪徐伯調絳

我向山陰道如從鏡裏遊萬章山木出幾曲剡溪流未  
識徐元直虛傳王子猷相思不相遇藤月照同舟

清風嶺嶺縣宋德祐二年臨海民某妻王氏被飾



見可

台州南路清風嶺半壁人傳烈婦詩異代英靈長不滅  
洗天風雨亦何悲可憐窮窳啼山鬼猶得從容寫怨詞  
奇節古今多汨沒斜陽繫馬讀殘碑

絲小白河至天童

楊柳苑依依桃花高下飛一生幾緇屐千里盡春暉雨  
氣看青嶂鶯聲傍翠微成樓山半在莫訝客游稀

宿太白峰下答桑公

天童山

三更月未出北斗挂前峯隱几對河漢殷牀聞鼓鐘省  
心因減睡問法不離空欲識蒲伽意薄伽梵華言如來一作蒲伽梵  
君半偈中

白茅堂集

卷之七

辛卯

九

同季溪入天台始經桐巖巖嵐霧未霽瀾漫高下

與行五里聯四十句

清晨陟層岡宿霧正溟濛仄嶽逗初陽長松溼微影黃  
公 佝僂仗瘳竹蹠躡仰危嶺 季溪 峯盡露如髮雲開皆  
成井 黃公 谿幻篠自花山田凸多巖 季溪 時聞雉雉聲  
轉覺林壑靜 黃公 青岑識髮髯遠色帶滄洞 季溪 氣象  
草昧初馳驅嶮嶮竝 黃公 衝囊異擊汰舁篋似移艇 季  
溪 臨曉時一驚君詞更何警 黃公 頭風瞶恐墜身頓臆  
彌騁 季溪 佳句每後來奇峯輒先領 黃公 迅誠倚馬雄  
拙當圖雞猛 季溪 敏豈子建鞭微慙退之筵 黃公 陰藤  
結虺腹亂石擲龍龜谷鳥鳴欲瘖 季溪 山姑見多癭嶠

平勝汜濟句出如吐黿萬里風緒來 黃公 一斗酒力醒  
霽暉欺曲磴爽氣豁初青願從信解求 季溪 來入神仙  
境千輶今未休翺翔竊多倖杖屨偕我行相期臨華頂  
黃公

天台山

清晨登赤嶽曠望俯黃輿磴轉龍蛇字雲蟠霹靂書炎  
蒸陰洞溼苔蘚石牀虛便欲尋真太何年白鹿居

訪青霞君

五峯峯峯含落曛五峯峯峯霧不分石古細路太辟窵  
藥苗香氣何氤氲巖巖邊樹響全歸磬月下茶烟盡化雲  
詩成仰視天宇淨高歌或恐山靈聞

白茅堂集

卷之七

辛卯

三

惆悵溪 劉阮別二女處

到此俱成悔仙凡兩莫知相逢不相識惆悵亦奚爲

錢武肅王鐵券歌 有序。同季溪作

吳越武肅王錢鏐唐昭宗乾寧四年賜鐵券錢氏記  
曰洪武二年上將封勲勞之臣下禮官問券製或言  
鏐券其十五世孫尚德實寶藏之遣使者訪其家尚  
德負券及五王遺像獻之上命工倣製還其券厚遣  
東歸又云宋末兵亂券沒官渭水中五十六年元至  
正二年爲漁父所獲復歸錢氏然則券失常在景炎  
元年也弘光元年台州亂錢氏子孫抱券像及武肅  
忠懿二王遺墨埋山中旋失所在順治八年四月僕



再過台州其二十世孫珍忽得于巖穴中驚喜謁子  
乞爲記券以鐵爲質狀偃如瓦長尺七寸廣尺八寸  
厚一分五釐文二十六行行十四字計三百三十三  
字金書爛然首行朔字二畫缺珍曰高皇帝引佩刀  
剔去驗鏤法者像軸有朱熹米芾宋濂劉基王禕諸  
公墨蹟秀像世守垂八百年可謂難矣尚德在元不  
仕葬白石阡珍今爲郡庠生其嫡裔焉

錢王鐵券開平前子孫世寶垂千年形模二尺大逾瓦  
上有三百驪珠圓開昔景炎沒官渭虞余訶衛蛟龍纏  
湛盧匹吳豈無謂寶鼎兆漢非徒然魏暮六世保簪笏  
袁安五葉傳旒纒方之卿家何足數金石照耀丹青連

白茅堂集

卷之七 辛卯

五

五王遺像尚不泯修元璫佐徐儼崔弁赤帟還貂蟬禹腰三寸  
差弗及楚目重瞳非比肩幅長四丈絹素裂咏跋熹芾  
基禕濂我聞秦璽久北去茲物變化何絲全乃知藏寶  
在襖褐不若富貴危水淵箕裘倘厭布衣賤西山白石  
何高阡

蚤登黃巖遊雁宕

日出衆山低茅茨開曙雞孤城千樹外落日亂峯西地  
近神仙宅松高鶴鶴栖不辭煩暑去陰洞想琴躋

逢楊靜山 廷鑑

辛苦楊修撰淒涼意若何腐心惟雪恥甲申之變從賊人未等公相見輒悲歌并服同塵瑤宮衣換薜蘿憐君

似裴說避亂一身多

說天祐末狀頭明年唐  
亡避亂句即說詩也

五日台州守饋綵勝卻還求方竹杖

五綵絲纏九節蒲海甸風俗不曾殊多慚上郡神明宰

函餽江鄉旅病夫在疚敢邀長命結此生須佩辟兵符

黃巖竹杖勞君送到處惟懸五嶽圖

方山在黃巖縣山  
形正方產方石大

小如盤子黑色或三五相  
負稜角不齊有竹亦方

關公廟有武侯像題壁

丞相東征白旄回天心未改勢先殲漢家功德居然在

猶有呼韓奉孝懷

歸楚別諸親故

分袂無多語合樓別故知入舟翻不樂嘗憶少陵詩

白茅堂集

卷之七 辛卯

五

過小孤

小孤如宰堵四面受風雨獨立撐波濤浩浩自太古山

僧苦喧沸閉戶自俛僂輻輳無時休風柁雜浪鼓劈開

雙江流勢絕衆山伍安得如山僧身作孤山主

贈魯公

以下歸勳作

魯公吾故人瓶鉢出風塵半嶺黃茅屋平生白氎巾種

茶無稅及采藥施去聲人頻屢被呼名問時賢無此真

塵

麓澁休輕出林泉本密情隄防須遠害逐隊失全生數

肋愁施巧聞弦亦善驚且罕誰爲設豺虎自縱橫

落日

空谷閉柴門層水墮坳垣鳴山蒼應虎過月黃昏野  
哭仍新鬼中原有斷魂淚零猶未足生理任乾坤

廢苑

宿莽年年積荒衢何處尋年逢非故舊相識僅鄉音郭  
廢江山出城空狐貉深當時梁苑月無復照花陰

十一月七日權厝先母于全勝坊第故址累石爲  
廬四無居鄰蓬篠而已

欂塗惟素石檀障且相依斬伐無喬木丘虛蒨落暉草  
深麕子臥雲暗楚鳥飛五畝荒蕪盡何山有蕨薇

聞客談永州事

丙戌夏永州有虎數十  
里于熊巖嶺聲震十里

虎關熊巖嶺玄黃戰若何湘沅斷消息商旅少經過南

白茅堂集

卷之七

辛卯

詔回犀象東軍住囊駝中原兵甲滿何日可包戈

題某山人壁

山人家住赤城霞自注黃庭研紫砂書罷援偷石牀筆  
牕開鳥啄膽瓶花

白茅堂集卷之七終

白茅堂集卷之八

壬辰

順治九年

人日酬弟慊

立春前一日雪

答王純伯次來韻

答王公參問家大人韻

又答王來韻

二首

清明前一夜大雪答前韻

又

豁口

鉅鉞潭

二首

白茅堂集

卷之八

詩目

展墓

積善寺

夜雨留西川李生

久雨初霽

有序

沈生行

楊將軍歌

聞鵬

步大人聞鵬韻

二首

坡上

王子雲隱居廬山忽過訪清談半日即別去

和陶飲酒

答劉克猷子莊

飛仙石

贈周諒有序

江邊老翁歌

官人爲尼

題竺道士畫鷹

子雲別後復傳凶聞既知在杯湖將仍來斬喜賦

真俠行有序

戴將軍角鷹歌

夏早新開數畝仍焦土虎伐屋斷道

早甚雲雷夜作竟不雨

白茅堂集 卷之八 詩目

三月不雨至七月答朱調陽原韻

秋日曹二大渡過訪

寄答幼凝千里二劉子

季漢自吳門載慧泉酒訪子草廬出游萊州詩屬

子序信宿辭之襄陽喜其聲名將立賦送四章

黃藥

送梅川張進士先基之任聚強

山行書所見

義馬塚有序

送盧生游易州

冬日病中劉千里過訪賦對酒歌

冬晚湖居二首

雪夜吟

敬跋大人雪屋丈夫歌

癸巳順治十年

元日柬王純伯志四首

禹碑歌有序

春日寄王子先生

顏垣百舌篇

滇南二首

陳介人茅屋爲春風所破

寄廬山孟處士

白茅堂集 卷之八 詩目

春暮與竺鍊師飲道傍

寄宗又韓二首

雜感二十首

寄沈古乘

貞慧寺主退院

喜得陶季漢書並篆草堂額

曉月荷花五首

夏月山中蚤起見一鷺高飛

咏簞寄周元亮

山夜雨

山中四首



寄丹陽丁五尹兼哭穉白時丁五悼人

雨湖二首

秋分夜大雷雨示馬生

射雁

貰酒未得

九月二十四夜哭公亮張明弼先生三首

雪中得邸報合肥龔公除刑部侍郎

雨木冰

大雪大人戲作新體命步韻

臘月五日薄暮雪珠半寸前韻

夜雪粒如豆命前體限十韻

白茅堂集卷之八詩目

十三日融雪前韻

答調陽苦雪步沙字韻

除夕效元微之體

拾遺一首

軍中九月輒巡營吹角其聲曰備寒衣

卷之八終

白茅堂集卷之八

壬辰順治九年

人日酬弟慊

林端曉日照城上春鴉鳴十載天涯客今年人日情緣

尊吾弟共白恰故山行慈母重泉下南谿草又萌

立春前一日雪

積雪照江城江雲暮復平別爲天地色不屬雨暘情萬

物全消影孤光相燭生明朝春氣入五出最先迎雪花六出

立春則五出去聲

答王純伯次來韻顯江防副使

白日空環堵窮愁未著書野田看射雁春岸指叉魚萍

白茅堂集卷之八壬辰

跡還爲客荷衣亦號儒雖歸故鄉陌終與俗情疎

答王公來問家大人韻

江城寒望裏烟水出孤村野燒人耕火空屯鳥避原青

山朝市易白髮古今存近得方回術凡泥整閉門

又答王公來韻

憂時仍抱病貧廢舊頭簪竹戶經春閉著莖午夜抽讀

書愁馬服畏世匿羊裘四海風波地吾生幾拍浮

野老歡相報新醅午待筇攬衣行復住架軸捲還抽山

雨生喬木江風落敝裘不知消息理匡坐念沈浮

清明前一夜大雪答前韻

刻燭詩成後官槽問法筭星高晨鼓動雪重夜旗抽戩

草舒香袖缸花落錦裘侍兒休玉立門外凍雲浮

又

亂雪閉孤城淡宵刀斗鳴三軍惟臥護羣盜敢橫行節  
敘偏多北郊原尚未耕桃花先已謝明日是清明

豁口

野岸泥難棹江船覽紫斜迎風放桃葉舟雨是梨花流  
水東西堰新村八九家兵餘得浮樸漸欲見桑麻

鉅野

鉅野縣治東八十里崇山峻嶺出太湖縣司空  
山東南流為湖縣河今名流馬潭春漲每  
丈相傳龍也雨雨驟

連雲越萬壑起伏更嶙峋百里檀梨水千山巖壑春林

陰著翹雨潭定落星辰瀑漲循河下蛟龍亦有神

白茅堂集

卷之八

壬辰

長河自西北曲注仍東馳發源司空山萬壑爭奔漸兩

涯忽開展水行得歸依到此若無力十里平風漪淡沈

百尺潭色勝青琉璃巨魚不受網窟穴安能知甘霖應

祈禱雲氣初如絲委蛇金龍子色變十二時土人爲余

說漢祖行軍奇出征九江王洗馬曾于斯神龍遂來合

遺種留今茲訛傳信鄙謬此實藏蛟虎洪流轉木石潛

沈無改移溪潛不害物意若全陶姿雲中望天柱泚水

尤透隨圖經莫能悉靈境興追思

展墓

先公封  
墓公

靈爽山魃伏陰冥宰木留居民曾避賊焚火不焚丘

墓先後免十難者無慮  
千人照縱火雲氣必滅之白日行慈虎懸燈下母猴上

方烟靄重鐘磬出林樾

積善寺在潭左  
爲慈虎說法

積善寺

山頂

岑回徑曩何崔巍上有百尺橫丹梯雲蒸白日望豈見  
烟靄黃昏尋更迷到時一磬金刹靜坐久數峯銀漢低

陰陰薜荔欲歛地子規叫殘山月西

夜雨留西川李生

善星

炙轂雕龍稷下賢李生年少亦談天春風且醉蘄州酒  
夜雨如聞蜀國絃已學向平甘退隱恥從唐舉問他年

聞君欲乞長安米莫薄成都百個錢

久雨初霽

有序

雨淹雲困日霽風香山川昭融草木咸喜同孟徵君

白茅堂集

卷之八

壬辰

郊遊得清字

白日自無恙依然高太清偉哉造化力雷雨施經綸山

川一瀉滌天地無纖塵歸雲卷遙岑飛鳥亦何輕伸我

僂僂身整吾簪角巾

沈生行

上望蘄州諸生崇禎末上書召見授兵  
部參謀輔臣服之移送江督袁繼成幕

先皇避殿居齋宮晏食不聞司樂鍾黃門晨放罪已詔

早襲夜啟登聞封是時羣布紛然至沈生棄家走燕市

上書直動萬乘尊宋代陳東母乃是韓衣給諫名最高

南政呼吸帝座無汝曹沈生上殿一指顧往往廷論歸

儒髦潼關東西薊門北沙蟲攤道邊遠望皇心但警紫

荆圍司馬誰防白波賊銳頭參軍最後來相隨幕府臨

江間短衣出入通侯第  
犢還登歇馬臺  
倉皇印首驚  
傾覆烏號無弓小臣哭  
義旗壯士且鷹揚  
洞跡王孫盡  
魚服渡江忽報安  
東軍生也收涕趨轅門  
化龍有識雖  
曾應俄馬騰謠忽遽聞  
凶奸構禍何倉卒  
誰夢湖城遶  
營口漢安爵命豈非恩  
廷尉山頭況難必  
丈夫死即鴻  
毛輕石頭取節非純臣  
帳中濺血黃將軍頭下  
秦事有  
沈生將軍敗後無堅壘  
凝笳疊鼓軍容改  
潛身幸託江  
海翁青衫已卸麻鞋在  
瓦盆半菽妻兒喚憔悴  
尋常行  
路人誰知乞食陶彭澤  
莫辨埋名梅子真  
春風貫酒茅  
欄下念是當時請纓者  
卻憶先皇御極初  
執手相看淚  
盈把

由茅堂集卷之八 壬辰

楊將軍歌

楊將軍力如虎氣如雲  
廿年邊城多建勲  
論功不自有  
諸將何紛紛往時盧開府  
玉帳移河汾軍前刺舉  
得趙達幕下健兒有典君  
東西百戰老追逐箭瘢丁  
釘在肉降賊猶能歌  
白山明主何曾忘鉅鹿勢移事  
改今幾秋角中還家向黑頭  
朝驅藍田獵莫唱關西謳  
醉訶不責南陵尉行樂豈數  
平通侯莫言棄置無所爲  
世間得失閒人知  
莫言英雄無所用子春  
田時到處猶  
堪重君不聞趙都尉  
馬伏波丹心銷鑠白首能奈何  
男兒功名無少老  
富貴何須致身蚤  
龍蛇勝負君莫憂  
濁酒相持且傾倒  
春風昨夜回枯櫓  
郊原近遠桃李花

趙女秦聲莫惜醉  
醉來曳杖看東畬

聞鵲

珂里衣冠事已空  
杜鵑聲斷怨春風  
含情飛過荒郊月  
啼入無城草樹中

步大人聞鵲韻

山北陰冥叫子規  
山南明月颺清輝  
雲深樹密山山似  
不識思歸何處歸  
荒城兵火遍蒿萊  
苦竹聲聲杜宇哀  
我已歸來無可去  
不勞親切喚歸來

坡上

坡上人家江水西  
柴扉未動鳥先啼  
村翁亦有游山興

由茅堂集卷之八 壬辰

踴雨來看稗麥齊

王子雲隱居廬山  
忽過訪清談半日即別去

只愁歸不易歸後轉饑寒  
知已十年別貧家一飯難  
白頭仍避地遠害自投竿  
孰是鄧文子能令王憲寬

離亂誰相識漂搖一老夫  
興歌感衰風屢哭爲童烏

應覓遠公俱

應覓遠公俱

棄擲人間事耽幽久不還  
此生甘皓首一代擅紅顏  
毛女窺丹竈江妃冷佩環  
塵中望縹緲笙鶴可追攀

和陶飲酒

青疇足靈雨四顧天宇開  
親知在比鄰田父無遠懷  
短



衣鮮拜揖談笑無時乖日出偕飯牛薄暮驅雞栖貧居  
市廛隔何用水與泥遁俗嫌尚異處世仍寡諧巍我尊  
酒間了了情非迷鴻鵠志千里倦飛今已回

林陰四野合蟋蟀聲蚤喧百昌盡奮出造物無煩偏微  
雨隔幽澗殷雷在南山提壺偶孤往日仄方未還幸遠  
禮法士狂歌無間言

交交三春鴈和鳴不妄飛杜宇何處來哀鳴聲正悲鳩  
鵲相貽巢汝乳何所依我時感此鳥負杖田中歸惘彼  
漂搖情朱顏爲之衰且復簪中取細君無我違

走獸亦有雄衆草亦有英英雄未足異聊可同人情酒  
人有真邦列坐還共傾日入飛鳥息雨來鹿鳴陶然

南才堂集 卷之八 千辰

六

換視聽濠上同莊生

知命本不營達生貴有道昨日方少年今朝亦已老不  
見先春花迎秋輒枯槁齒髮非膠漆妻孥不長好神仙  
總物化劫盡消其寶令威去幾時空傳返華表

萬慮滑吾真惟酒有真境一醒得忘天終身不願醒賓  
筵豈聖言期期吾不領醒如龜在櫝醉若雞脫穎放神  
八極游區區笑宗炳

鹿門有遺老莫莫存高風汲汲彼年少躬耕向隆中區  
區竟何成憾憾寡所通周女自恤緯楚人先得弓

蓬茅滿春山環堵餘我宅拄杖莓苔上屨磨有行跡人  
命非不長計年一至百棄擲少壯時忽忽頭蚤白有酒

不盡歡此日良足惜

古人尚酒德所貴全吾真昨醉今日醒酒德不爲淳樸  
中絕陳滴斟酌必見新帝力我何有安知周與秦當時  
軒冕貴僵臥南山塵百歲不自保千秋徒爾勤瓦鎔與  
土銼朝夕如周親華胥豈遙及醉鄉真要津糟粕倘可  
瀝寧惜頭上巾時復北牕下笑此羲皇人

答劉克猷 子壯

七稔吳閭別風塵望杳茫飛騰何迅速髮髯料行藏  
隱山故友多林壑高名獨廟廊余書石作室 還新僅書數  
君草玉爲堂幾緬思還著雙魚寄莫忘尋仙終五嶽  
志士各津梁

南才堂集 卷之八 千辰

七

飛仙石

勸州乾明磯相傳真人羅致福  
飛升處履跡猶存南對鴻賓洲

乾明磯上飛仙石苔蘚蒼黃棘刺中華表幾時堪下鶴  
荒洲依舊只鳴鴻憑高晴見遠山雨得路香聞幽谷風  
雲宿江聲重載酒廿年回首欲成翁

贈周諒 有序

故荆定王樂工周諒其先元樞密使名信初洪武初  
編入教坊孫某正統初賜荆憲王至定王時諒以技  
冠教坊嗣王尤愛之國亡爲道士壬辰春謁予于全  
勝坊第故址嗚咽述盛時乞爲長歌許之酒邊先得  
三絕句坐中有泣下者

南山石爛海飛塵玉貌周郎七十春歷盡餘華成夢想

一壺市上且藏身空齋讀爲今讀爲

夢裏朱門對綠池舊人說著自堪悲于今不見岐王宅

芳草相融燕子泥

忠孝坊前誰度曲但逢佳節苦相思往來剩有衰宮監

著著細衣話舊時忠孝賢良二坊世宗爲制

江邊老翁歌則部城崇禎已應募爲兵敗歸鄉

里麻城土寇白公兒據虎頭關諒擊

舊蒲花開木槿紅玉顏兒郎成老翁舊蒲花萎木槿落

鶴髮一翁猶矍鑠問翁年紀今幾何甲子不記桑田波

定陵初祀彷彿憶羈縻郡國無干戈咸陽宮中溫室秘

定鼎門邊別墅多諸王邸第高昌部太常館署新聲歌

老翁年老翁年初十六七學書不成學劍擊琵琶鐵桿恒自操

破陣霓裳稱第一朱門躡鞠出每遲咸里歌鍾延日入

開裝鞆馬許共騎紫燕惡香騎齧都太平司隸何疎放

關門處處聞雞唱聲側誰探赤墨凡鈴下潛歸麥鐵杖

荃葛遺王總未真桐人掘出還遭謫詔令推問王失辭

血噴銀鑄械車上堯零火照甘泉明檄書夜達都官驚

除名戎牒卽日下豈知腐草華風生水衡金帛恣犒給

誰其謀者封常清募兵敗嶼有前轍彰義門南身首積

殿功懸賞不足論脫走還尋舊鄉陌教仍供奉領前頭

十葉黃羅親奉冊虎頭關若白公兒時無來整誰相綬

軍符百合數催赴令牌幾道還相追功名錯迕良足惜

壯年輒背雄心馳五朝聞見到今日白頭俯仰重堪悲

往事流傳雖恍惚老翁先代猶能說至元樞密品最尊

洪武教坊名內列當時炙手人不聞三百年來恥難雪

老翁託身游俠場射獵蚤事任城王家藏亡命軹里客

酒酣作使邯鄲倡黃金糞土不快意更欲燒丹訪紫陽

回頭白日沒滄海倒景翻飛時代改章華臺下高黃塵

疇昔心知幾人在兒孫喪盡無六親賣藥一身惟赤貧

飄蕭短髮斜陽巷颯颯荒江夜雨瀕休儒儂薄轉相笑

報恩勿頸愁無因世間榮辱何足道曷鑑老翁今日情

感翁此言良久立却坐石欄斜點筆只愁薄俗難重陳

一語書成幾歇邑樊川腸斷杜秋詩一曲長歌淚沾濕

官人爲尼九

官人爲尼

當時逐伴到天家分得君王絳臂紗生死淡恩忘不得

夜闌施食玉鈎斜

題竺道士畫鷹

草衣道士雲中來雞冠頂上蓮花開泥凡宮中誦真訣

丹元府內朝金臺世間甲子已再度道士百回頭不記

桃花路羣兒豈識是蘓仙曾孫官信需天酺瞥然顧我

爲我留酒酣墨汁欬作霧海濤冥冥瘴風怒一角蒼鷹

立不住雄姿欲掩日邊烏猛腦思窺月中兔我聞神仙

以鶴爲騏驎畫作蒼鷹復何意豈爲人間狐貉多金眸

鐵爪堪回避古來好手復數誰宜和殿前傳畫師神宵



教主入能品後來零落龍沙陲一從前年內府破此豈  
予猶一見之願君勿復寫此鳥令我觸目增心悲僧綠  
老仙善鱗角看君不減前賢姿別潢一紙乞泚筆會待  
風雷穿屋飛

子雲別後復傳凶聞既知在杯湖將仍來斬喜賦  
兵火傳粗定風塵認老夫白頭耽令節五月在杯湖王  
腕調疎柱水盤薦冷孤聽歌時迸淚對酒欲忘軀凶聞  
雖頻誤佳期慎勿辜江邊到消息囑婦理清醅

真俠行

有序

客疑黃公昔何俠今何狷也作真俠行

紫顙碧眼何方客駿馬駢馳臨廣陌警頭雷抵酒家胡

白茅堂集

卷之八

壬辰

十

肝膽向人輕一擲儒生不知游俠情開口往往談侯贏  
敝書質酒樓下醉抗顏自許高陽生君不見季心刀間  
豎子耳要離朱亥何足比黃金白刃謬誇人伏劍就鼎  
非佳士小俠殺人都市間大俠委棄稱佛仙解紛急難  
乃中俠田文虞卿魯仲連浮雲富貴不足道亂世惜名  
尤可笑梅福長辭九江濱德公終老鹿門嶠英雄咄咄  
嗚不平掉臂始知俠者妙劉毅一呼百萬錢井丹推飯  
王侯前豪華枯槁有真俠不與齷齪爭嫵妍蝮蛇蠱指  
患未大壯士斷腕爲身害駟馬高車鄉里兒揚鞭笑指

青山外

戴將軍角鷹歌

戴公養鷹鷹戴角六翮刀鋒兩拳飽一聲唳唳出寒雲

唳唳呼鷹聲亦作唳唳聲漢書云養鷹者其類相語

謂之唳唳三館書有味唳三卷皆養鷹法味以麥切

一作許律切又十月沙塵滿幽朔此鷹兀立不動塵翮

盡千里陰風生左睛睨天右睨地官使狐兔藏荊榛將

軍出身本西鄙相馬相鷹如相士饑依飽飈非良才向

背占風無乃是君不見白阜驪白楊老柏巢枯枝徐無

漠北曾生長嘗向中山章武飛見西陽雜俎

夏早新開數畝仍焦土虎伐屋斷道

去冬立春黃霧寒今年清明樓閣雲清明前後雲

驕陽太凌虐况聞豺虎日紛紛問牛宰相近何事抱甕

丈人徒爾勤安能雙災學殺豹數畝東皋仍赤墳

白茅堂集

卷之八

壬辰

十

旱甚雲雷夜作竟不雨

夜熱煩如畫長風嘯不來星辰南入濁雷電北臨魁布

渡仍虛勢沈縣待爾開三軍近何處火井鬱崔嵬

三月不雨至七月答朱調陽原韻

百丈泉枯井千江水沸湯渴雲鬱勝雪風日草如霜噉

咄噉何晚咄咄昭回漢有章倭迤搖地雁六月已已流

招搖西南行聲如飛羽蓬茸出天狼其二音野燒連塢

黑衝風堀堞黃宋玉風賦堀堞物情哀憐恨天意落冥

茫格闢還枵腹流離更撮創龍蛇雲夢戰象馬日一裝

瀚海三還陸中原一大荒炎烝無水國瘴癘見江鄉木

食尋堯韭山空絕禹糧錦衣足梁肉誰念與扶傷



秋日曹二大漢過訪

冠子歌劫窮宜尼矢子否苟非聖賢人安能弗茹縻初  
霜九月中空林聊倚徙早草枯復綠蒙茸蔽墟里荒山  
遠殘郭白日照古壘薄暮荆車來徘徊草中止內顧無  
斗儲何以速吾子既復事高義饑寒固其理石上飯松  
屑問詩聊啟齒故鄉已非故故人心尙爾否音都  
秦否也

寄答幼凝千里二劉子

戶外黃茅接遠坳不分籬落與堦庭前賢好句堪題壁  
狼虎中間讀道經

慈母南溪可奈何一弓茅屋蓋平坡度地論二尺爲一  
肘四肘爲一弓

低開舊牖青天下坐望前山鳥鵲窠

白茅堂集卷之八

壬辰

十一

上卻柴扉擁短襦耽眠石榻任駒呼偷兒夜半難將去  
老瓦盆邊地火爐

梅川二劉絕可憐還鄉經望復經年開書見問新秋句  
只在疎籬苦竹邊

季溪自吳門載慧泉酒訪子草廬出游萊州詩屬

予序信宿辭之襄陽喜其聲名將立賦送四章

癖嗜勢相憶輕裝自遠天詩情萊子圃酒味晉陵泉石

屋秋風裏柴門落照前細論文字理喜汝欲先鞭

一語曾相許東南譽日流坐中輕樹敵麾下已封侯勇

欲穿犀札貧仍逐蒯緱大堤無豔冶到日自知愁

汝去幾時還衡山復峴山清秋鹿裘客匹馬鳳林關天

地風塵黯蛇龍戰血殷看君舌固在莫遺蒼毛斑

送汝柴門口荒涼騁望中養威霜外日清野渡頭風雁

過衡峯峻龍眠漢水空誰將悵絕意攀折桂之叢

黃葉

黃葉當黃花柴門處士家曉來山雨過零落一溪霞

送梅川張進士

先基

之任棗強

我今行年三十二顛毛欲白色頗願朝持一卷空山中

暮揣腹中無一字君年較我兩歲強錦袍玉面橫銀章

揚鞭紫陌誇驥裊驥要上聲  
亦音腰獻賦金鑾奪鳳皇代殊貌

改不復記卻思十六年前事舉擢高揖太守堂詩公  
文岐我

名居昆爾居季興以轉盼劇電過舊日結交今幾何昨

白茅堂集卷之八

壬辰

十一

逢下馬一攜手使我淚雨流滂沱眼前廬嶽高差我青  
鞋已脫烏皮靴送君還望君行處萬里黃雲鳥尾毗

山行書所見

山雲淅淅風蕭蕭借騎瘦馬行空郊荒田野兎窠蓬蒿

府胥催科腰帶刀路長伴稀恐相失白日欲匿虎欲出

官司捕虎轉充斥前月曾喧讀若  
含府中卒馬行不驚人

不疑安得更似神宗時繩作囚固木刻胥木皂  
諫頭白不

知官與司

義馬塚

有序

先封叅議公有白馬名雪無影雨中鉗鉏潭巖路崩

馬坂石埃公上長鳴乃墜就潭取死馬兩蹠盡脫緒

山錢公爲義馬記塚在桃樹山

治東七十里今俗名洗馬潭

先公馬癖天下知自言前身支法師蒲鞵不挂牛角讀  
錦囊嘗令笑奴隨就中逸足雪無影匹練追風目爭瞬  
崩崖一踣無前功悲鳴非惜障泥錦檀溪飛渡秋水淡  
上津板撤幾成擒自憐不及兩奇駿力盡猶存報主心  
魯莊曾誅縣貢父惟蓋居然一抔土千金買骨壯士歸  
長下英雄淚如雨

送盧生游易州

易水東南望燕臺說至今如何延國士不信只千金  
老諸侯客平生游俠心褐衣無所事一劍報知音

冬日病中劉千里過訪賦對酒歌

白茅堂集

卷之八

壬辰

十四

劉生匹馬山外來觀面笑口同時開葦菴石磴可磅礴  
使我愁病消纖埃藥囊書卷亂草榻抵枕掣看無嫌猜  
劉生顧我何草草寒溫不道先傾倒我病惟許衛侯知  
今日看君好懷抱一人正自感虞翻三韭何妨留庾杲  
瓦礫竹壁風颺颺喜一與子相倡酬騷壇海內竟苓落  
楚纓盜劍紛相警尺筆欲下齊將壘寸鐵安扼秦王喉  
幾年意氣雄吳下同時未許風流亞生來本是塵勞人  
偏向天公乞休假白傅堤邊楊柳新真娘墓上棠梨謝  
細簾畫舫照青春短笛長簫哀鬼神詩成每被何戡唱  
產破那憂李白貧海山石爛麻姑老媼外人呼祁孔賓  
登牙孤調終難和生平知已能幾箇劉生欲來直人來

戶外下馬牀上坐持論子堪二李親劉詩云空同定價君是韓康那君今四十方蒼顏我年三十髮未班大澤龍蛇且休問小山叢桂幸同攀

冬晚湖居

白屋漁家遠黃精山雪稀不緣慈母葬未忍故鄉歸疾  
俗非全福遭時豈息機漸看熊豎喜作意欺荆扉  
消雪泥黏屐頽垣水浸牀衰衣村老看晚食野蔬香土  
色迎春綠天寒落日黃喧傳鄰野戰昂首正蒼茫

雪夜吟

生茅苦屋庠且平聽雨不鳴聽雪鳴空山怪鳥叫屢絕  
一夜朔風三尺雪牀頭壁鏡綳帶光寒雞誤白啼復歇

白茅堂集

卷之八

壬辰

十五

草間狐兔疑盡藏待曉城南問獬獫

敬跋大人雪屋丈夫歌

長詩夜讀二千字字字能含北風颺九天飛雪慘下來  
不顧茅茨一顛領丈夫心事書難續書來祇覺添蛇足  
更恐高歌人厭聞漢廷已負長沙哭

癸巳 順治十年

元日柬王純伯

黃雞赤鯉入筵頻野外椒花照眼新村老寒溫無別語  
相逢盡道隔年人  
春杯纔飲先婪尾故事今年罷送窮宿處愧非郭有道  
醉鄉且作王無功

正月立春前五日蠅醜衝人阜螽出已聞城中桃作花  
更見田間麥半實

明日畏風即不出鄰翁許酒來相依野外况無賓客禮  
莫教旌節到柴扉

禹碑歌

王象之輿地紀勝衡嶽禹碑在响嘯峯劉禹錫寄呂  
衡州詩云傳聞祝融峯上有神禹銘據崔融贊云於  
鏤大禹顯允天德龍畫旁分螭書區刻而禹錫韓愈  
歐陽修朱熹張栻鄭樵趙明誠皆未往見也宋嘉定  
五年蜀人何致字子一游祝融峯有樵夫引經隱真  
屏三度小礪達碑所摹之以獻轉運使曹彥約刻鑒

白茅堂集

卷之八

六

門觀中及嶽麓書院嘉靖初俞憲張季文得搨本于  
長沙太守潘鑑以示揚慎慎拓刻于安寧州法華山  
之遠照峯萬曆時鄧以誥刻于祝融峯之觀日臺金  
陵刻于栖霞寺揚州刻于甘泉書院人間流傳遂多  
順治十六年癸巳正月蘄州野客黃氏出示予衡岳  
真蹟七十七字完好無泐字畫與傳本少異黃笈曰  
咸戊子長子從軍隨遷卒入嶽大索至某峯過一谿  
仰見炎火疑有伏攀援渡入則觀崖壁赤石綠文龍  
鳥之書大石丁覆古木翳映杳如巨蛇歸語暮客  
明日梯印十數幅忽雷電激映石崩斃一人客遂秘  
其事是冬嶽廟災辛卯三月雷電作于峯頂擊碎飛

白茅堂集

卷之八

七

來船石人間謠傳飛去云據張舍跋楊慎禹碑釋文  
云初不得者四字夜夢黃衣魚首人告之曰南濱衍  
亨也厥後沈國學鑑楊少宰時喬郎氏瑛王氏朝輔  
杜異人壹皆有釋文舍不及見壹不知何許人其文  
尤秘世無傳者乙酉予在崑山得于先宮諭升伯公  
藏書中諸家或假夢寐或託鬼神王世貞云碑見盛  
弘之荊州記流傳已久銘辭雖古未諧聖經極類汲  
冢周書穆天子傳中語豈三代之季託而為之者邪  
斯言亦未為得也又按宋張世南游宦紀聞載何致  
事甚悉云癸酉二字外莫識郎瑛遂更慎文而明發  
爾為祁明癸酉舉無根據昔吳王得包山禹書問仲  
尼仲尼曰莫能識也故知禹碑釋文好事者為之然  
而一見於嘉定再見于今日於戲此何祥也慎見仍  
皆模本景星得觀真蹟奇矣制圖於左亦備傳聞焉

六家釋文圖

楊慎釋文曰承杜作帝曰楊氏時容楊氏作讓沈王  
翼杜作佐杜作登杜作鳥杜作獸杜作  
治杜作與杜作登杜作鳥杜作獸杜作  
身杜作洪杜作流杜作而杜作參杜作鳥杜作獸杜作  
明杜作發杜作流杜作而杜作參杜作鳥杜作獸杜作  
莫杜作久杜作旅杜作忘杜作家杜作



冬杜宿楊作次岳麓庭楊作屏音智楊作而營楊作  
益形楊作折楊作心楊作安楊作疏楊作事楊作定楊作  
辰楊作往楊作求楊作安楊作疏楊作事楊作定楊作  
華岳楊作泰衡宗楊作疏楊作事楊作定楊作  
勞楊作餘楊作申楊作南楊作瀆楊作鬱楊作  
冠楊作塞楊作昏楊作徒楊作衣楊作南楊作瀆楊作鬱楊作  
行楊作豐楊作亨楊作萬楊作衣楊作南楊作瀆楊作鬱楊作  
世楊作荷楊作寧楊作竄楊作舞楊作國楊作元楊作  
首楊作寧楊作竄楊作舞楊作國楊作元楊作  
鼠楊作弄楊作弄楊作弄楊作弄楊作弄楊作弄楊作

右圖計時奇異慎五十六字鑑異十四字瑛異十三

字朝輔異二字壹異六十字慎鑑句四字第六句五  
字瑛首六句四字第七句一字以下皆四字壹首四  
句四字第五句一字以下皆四字時奇首二句四字  
次三句句三字第十四句十五句皆三字第十六句  
二字以下皆四字一說時奇自仔粗以下亦皆四字  
今觀壹文義近古時奇幾同令壹齟老柏塗之諧語  
可一笑也

禹碑傳在吻嚶顛又云祝融雲密之孤巒一說在雲密峯精靈  
嚴閣自中古神訶鬼禦艱躋攀此碑百代或一見帝寶  
不飲宜人間有無撾索終渾沌形模壁畫疑先賢野人  
緹襲開向我七十七字螭虬盤紙長八尺字踰掌桐泉

重揭浮窗黔梯棧遠陟玄豹窟拂拭尚帶蒼苔班門  
墨本值底貴嶽麓撫揚徒矜怪乍看體勢失倒正頗覺  
龜印非彫鐫青龍連蜺白虎怒朱鴉奮翥靈蛇纏韓愈  
薤倒語弗類崔融端區形差妍岐陽石鼓且譌泐紫霄  
洞勒難疏詮龍威大文不可泄茲碣義訓胡繇宣何人  
詰釋大明晰剖別文字殷周前固疑好事者臆造更恐  
強讀遭神魯帝謫文命道莫測金簡授錄啞咽篇天成  
地平有今日東漸西被思當年別符發祕豈易得六丁  
雷電非徒然章亥庚辰事恍忽巫支罔窺仍躡潛水魃  
山殲作彪鬣契焚鼎沒迷神奸終圖箕範儻載造維龜  
河馬宜開先壁經航典行復出槃孟孔甲仍當傳願承

白茅堂集 卷之八 癸巳

籀篆滌倉誦參裳更開鴻蒙天

春日寄王子雲先生先生歸廬山

生平屈指幾相於漂泊東西不寄書聲鼓北來三輔後  
衣冠南渡十年餘長歌短調留千首新簡殘編攤一廬  
妻子既無良友在匡山高處結茅居

廬峯高與劍峯高子夜平看北斗杓山勢八分猶帶楚

尚居丁卯橋南雁不來音問少今年花鳥倍魂消

頽垣百舌篇本草伯勞

荒城林木盡百舌鳴頽垣草青見茅屋三五如孤村念  
昔繁華未凋槭歌管東郊復南陌城頭日照聞聞喧桑

下露濃吟涂窄花枝高下春冥冥流音近遠皆可聽  
牕乍掣同心鎖珠箔時驚九子鈴紋牕珠箔情非一乳  
燕鳴鳩感倚匹桃李初芳寒食過釵髮競出清明日餘  
來喪亂不勝愁義髻黃裙逐水流門上白鳥啄大屋宮  
中紅豔吐迷樓大屋迷樓今不見傾臺廢井纏蔓庭山  
鬼悲吟繡嶺官詞人追賦靈光殿靈光繡嶺皆遺址望  
新春風千萬里荒城百鳥何所依羣飛反礫荆棘裏劍  
外誰招蜀帝魂江頭更唱斯州鬼烏名王元之事顏垣  
百舌聲正悲風雨漂搖愁羽尾城東餘父足憂思曾無  
斗酒對芳時數聲偏徹愁人耳禿頂茅堂獨賦詩

滇南

白茅堂集

卷之八

癸巳

二十

直北蹄塵接滇南羽檄過紫微高不動黔水關如何象  
馬當時貢獠獠此日多漢朝全盛日曾譯白狼歌

浩劫何多恨雙凡只自奔從來動兵火一倍洗乾坤湘  
浦靈均怨靈叢蜀帝魂楚天風物異山水盡煩冤  
春物饒春態荒郊散曉暉新鶯彈舌語嬌燕折腰飛僻  
境仍多壘愁時但掩扉風塵滿江海難息漢陰心

陳介人茅屋爲春風所破

生善義兵舉武解元

春初曾詣臥龍居雲氣蕭條冷劍書應是山中留不住  
昨來風雨捲茅廬

寄廬山孟處士

名嶽高人住松風無四鄰茅簷宿雲雨蘿帶挂星辰施

藥山猿入聽經野鹿馴下方偏擾攘羨雨出風塵

春暮與竺鍊師飲道傍

杜宇聲中鳴犇急楊花飛處野棠開一樽走共黃冠坐  
閱盡行人往復來

寄宋又韓

一別三年湖上居慙慙託付浙江魚當時灑涕緘書去  
又過三年不見書

春空有路蜂能識流水多情鯉解來自是相思無藉在  
空談張敏夢中回

雜感

丈夫志明白不受非義干廣廷可脫帽暗室必整冠郝

白茅堂集

卷之八

癸巳

三

超黨桓溫至死心不安孔融拒曹操身殞名莫殫誓將  
作砥柱屹碑當瀕瀾湖位微志不遂塌然我肝

賈誼昔年少辭家事遠遊長裾謁天子弱冠師王族鳳  
皇不當儀翩然去丹丘見笑老先生功名若雲浮神龜  
苟先蛻蟄相嘲咻俛仰天地間怒然懷隱憂

春空如積水春野似含烟如何豔陽節佳人心獨煎流  
風轉懸勝椒圖結重關雖有遺世姿空留誰與憐當時  
失魏尚異代感李廉丈夫且偃蹇兒女焉足歎

乾坤幾萬里一夕三四週形骸類土木心想如獼猴讀  
書未聞道觸物恒隱憂白撫七尺軀鐘此萬古愁出門  
視天地天地何悠悠彈琴桓魋慕挂劍徐君丘白骨無



妍媸青史或沈浮哀哉世上客何道能千秋

蕪耽乃是禽令威亦爲鳥終當化異物神仙復何好紛

衢走狐兔曉陵積青草安有白玉棺空傳黃石老薄伽

旣不滅諸天皆壽考一路涅槃門金容等枯槁古之興

盡人往往如此道

談云道說也與盡則以佛仙自解耳

立身廣庭上倒影橫塔堦恭敬或蹈指于身何所知辛

勤寶榮名至道不在茲善哉阮嗣宗飲酒不復疑寂寞

千載後如影無端倪

莊周與陶潛千古號達生或乞監河食或叩富兒門鄙

夫羞細節智士安蒙屯區區市井兒詆諆何足論

川野何蕭條空城劇寥廓所聞第悲風所見惟烏雀獨

白茅堂集

卷之八

癸巳

三

坐饒憂患浮蟻相娛樂所思在遼遠緘書倩孤鶴

張耳與陳餘貧交比膠漆一朝得趙將盛氣無平日昔

時相急難今反急難厄寄語後世人貧交有何益

李密坐牛羈眼光牛背見不攷蕭曹功乃觀項羽傳智

量一以殊天人遂難變朽骨不足論悲來每三歎

大道條淪喪斯人定焉如中原築京觀宮闕成丘墟丙

夜望北極攬衣起脚躡太白何光茫幽陽臨丈餘客從

遠方來遣我尺素書露文旣不敢託之雙鯉魚

百舌嘲春風五月乃不語題規常處嘿忽然謝殘暑

不問愉暢各自取而我木爲人悲辛日填膈著書千萬

言一一防禍侮古稱大手筆曾臆恣所吐磨蟲語響言

吾病不及汝

丘蟻與螳螂銜泥瑾其居

去聲

蜚蜚插雙翅緣藤復上樹

蟲小有智愚行止各異趣如何萬物靈老死不知路

黃鵠摩青天一舉志千里狂飈振空至七日不能止流

轉風雲際哀鳴星漢裏下視鵠與鵠相將戲中泚才大

患亦隨行高遇還否何常息羽翼飲啄瀛海水

山中有士不知姓字誰緣髮縮秋薄朱顏灼春蕤行

歌但帶索妻子無完衣蘿月弄窈窕琴尊聊自攜陶然

石上酌一醉已忘機

荒丘何王墓石馬雙駢下石齋盛田瓜分入豪家子

白茅堂集

卷之八

癸巳

三

孫散畧盡歲月不曾多孤遠縱橫出樵童踟躕過神靈

不我與天道夫如何帶劍上陵石徒爲魂魄訶謂彼雖

門吟階此蒿里歌禮爲舊君服慟惻還山阿

出郭四五里岡陵鬱陟陀云是前王墳豐碑半差我境

垣昔猶在隔歲重經過松楸斬斷盡隧道流成河徘徊

不能語咄咄當奈何淚下亦何多鄰喪不春相里殯不

悲歌禮爲舊君服慟惻還山阿

太乙移舍門二儀書夜昏清風灑宿霧喜見朝光暎葵

梅已折蕭蕭霜稍出村靜思治亂理亦若黔與璫君子

守貞固秉義踵焦原河清濁難俟吾道終可敦

緬昔聖賢人操持畢如一終古如電昏精神不曾失美



人感歌舞劍草瘵心疾天沃本無知秉性亦弗易龍叔抱其病文摯望而得天質荷偏枯人間無藥石

古樂久不傳庸工昧其理吾憐馬子侯搖頭妄欣喜一鼓於忽操壯夫淚如水淒颯殷層陰商歌夜中起

寄沈古乘

丘子寓輒累月

樓頭望塔風鈴語古塚松花紅奈炬沈君樓下夜不眠惟聽呖語雜機杼沈君自寂予自開醉發狂歌墨如掃有時翻卻險廢池黑雨穿樓澆君帽沈君仰首亦不噴伏臆仍寫天台春摩詰不是無心學幼與甘稱丘壑人往予乘興尋海國石梁委羽恣所息燿霞翠熾香莫窺水碧金膏畫不得歸來只從壁上觀六合信有神遊覽

白茅堂集

卷之八

癸巳

三

醉吟李白天姥句汗漫似結盧敖歎以茲感悟慕幽獨茅齋擬寄康王谷石門峯下萬丈泉沈君有意抹一幅眼前榮辱輕鴻毛掉頭棄擲還我曹龐公自鼓於忽操梁甫空悲齊二桃世間治亂何足測要令元化蟠智臆道成匡濟自有時采秀行歌未爲失

貞慧寺主退院

道人勇猛心絕倫少年行脚窮甌閩還鄉已捨彼岸筏到處仍開乾闥城南朝寺四百八十永嘉之亂罹刀兵世尊龍象盡顛倒戈鋌劍戟空縱橫華嚴經戈鋌高僧劍戟從空雨寶誌識弗及司馬銜之書最能布金長者但束手燕指關上甘遺形重鑑金榜子雲字細繙只乘房融經盤擎

仍佛結寶網秀支替利聽風鈴上列雲龕師子座旁開香逕象王行身閒退院更何事茅堂夜磬譚吟吟蒲團塵拂挂在壁軍持環杖閒敲屏尚疑墨彥有遺恨不慮惠遠無山情公期梁代許元度我思晉室陶淵明晚參切莫更饒舌坐中且覓劉遺民

喜得陶季溪書並篆草堂額

故交離索近何如忽接瑤華到做廬一日三秋周女賦八行七字寶章書地偏荒徑過人少花盡鄰翁見面疎何日妻兒米粗足相思一駕呂安車

鏡湖晴浪漾柴扉喜劇開書對落暉狂態嘗思鴛鴦舞古文驚見鳳皇飛梅聖俞石鼓詩三參差羽翮愁難大

白茅堂集

卷之八

癸巳

五

流轉風光賞莫違兩地起居何拓落雙珠烟雨各漁磯曉月荷花

風清月曉五更時天澹波澄萬碧吹誰唱雲光開曙曲人間今有影娥池

五銖衣重不勝情風起微聞綵縹聲今夕何人擁修袂露華涼處月華生

金泥裙縷爲雷仙玉鏡臺低待舞筵行學海南耽睡去夜淡長自對嬋娟海南縣蓮夜則低垂入水

草閣周遭光碧漪風颺開處起鷺鷥儋州四季花如錦恨不移家清水池儋州清水池有四李荷花冬月尤盛

貪看花潭不舉頭天孫月姊在中流花開宛在銀河上

未擬乘槎問斗牛

夏月中蚤起見一鷺高飛

露下有餘涼西林殘月光千峯隔海日一鳥閃初陽地僻村農樸年豐隴稻香爲尋南郭老信宿住山莊

咏簞寄周元亮

亮工

新州笛竹簞自昔傳瑰奇天光盪雲氣湘色含風漪臘月伐龍子冰霜櫛絲枝經春乃擗製織作黃琉璃篋縷細逾薤摩抄凝若脂裝潢玉版貴卷襲郭倚宜茅齋五月熏風涼北牕高臥咏羲皇閩南元亮稱心隱萬里清飈試寄將

山夜雨

白茅堂集

卷之八

癸巳

三

哀猿驚夜雨窸窣聞空山聽從草閣裏知在翠微間

山中

夜嵐作秋氣山庭生蚤涼竹露月中滴桂華風外香靜已觀物妙安時知履常捲簾入銀漢洞室潛虛光白雪冠山來俯視猶下方天曉月欲澹露淨川無風太白在漁竿復照空罨中明明遠山外草木如虛空不識丘中賞誰知塵外蹤誓理滄浪棹長追江上翁露下禾黍收不復趨隴畝時時一登望秋水生穉秀隴傍有花樹百步回我首負杖行歌歸斜陽在杵臼寄身治亂閒放意羲皇後

嵩山有神人膚理瑩冰雪霧鬢芙蓉頤吐音蕙蘭發不知幾千歲揮手送日月神游亦何妙願與踏紫霓道要其可傳離塵以爲訣

寄丹陽丁五

尹兼哭穉白時丁五悼亡

前年花辰與子別帶酒酣歌樂終夕坐中禿首誰最狂江陵野麥陳群白方袍醉倒君不嫌兄彈琵琶弟荒篁歸時動香出庭回身落花飛在席今年山中空憶君安仁新悼更離聲羣交游况失僥如璧欲賦招魂那忍問

雨湖

山風嫋嫋吹綠波日永無事相經過婦鳩啼雨怒生癭

白茅堂集

卷之八

癸巳

三

蚱蜢乘風晚更多

赤日杭地午欲然荷花照水秋相鮮湖天鏡平風雨歇零亂滿灣堪刺船

秋分夜大雷雨示馬生

秋分晝夜各六時白露既下天藏霓破山摧樹劈屋走此豈有意驚蛟螭白蟻插翅飛爛熳蚍蜉跂足行委蛇土水溼熱蟄不得陰陽蒸動微蟲知太乙移宮住倉果月宿昂畢陵積屍淒風苦雨兆已見東方辰角將胡爲政刑感應理不謬低叩鐵炭爭毫釐南門土龍尙顛倒鱗枯爪裂無神祇驕陽三伏不知備卽有水潦何能支馬生談天陋慎竈短籬教讀聲嚶嚶羣兒散後鳥鵲巢



下簾提酒吟我詩朱門內歲飽梁肉我獨愁汝豐年饑  
噓嗟薄俗語不易言未出口防人歎言既出口何妨歎  
不見馬生名馬癡

### 射雁

山中老饕如餓鴟夜靜忽聞秋雁飛彎弓欲射不忍射  
吾與汝曹俱苦饑

### 貫酒未得

秋雨沈沈聽茅閣客似孤舟打篷驚時乞竹雨未裁  
遂使秋聲無處著東鄰窮酒貫不至臥聞槽聲暗澆漑  
因思昔時仁里風歲時乞假遠近同即今德色到箕帚  
安有麗俗消兵鋒尚平損益粗已悟老氏虛誰見崇

### 白茅堂集

#### 卷之八

未念凶穢塞上馬應知得失楚王弓

### 九月二十四夜哭公亮張明弼先生

只怪來書少誰知宿草青卷中沾

說文添本字

尙論海內失

文星腸腸今休笑龍蛇成果丁一哀無太苦天意惜精

靈

已下訛傳淚真成長夜眠魂來疑李白腹痛負橋玄客

路愁聞笛高山欲斷絃千秋仍不易遺集爲君編

死別何無夢青燈已四更再來須浩劫永訣盡平生茅

屋霜華影空江浪激聲情親見君意魂返趁雞鳴

### 雪中得邸報合肥龔公除刑部侍郎

北風十月江水涸饑雁群翳若雷動草廬帶雨溼未開

南山飛雪參差來蛭吟蛭縮何悲哉

呂云吟蛭如蛭也或疑雪無蛭吟誤

百錢市酒苦難登倚窗放歌歌偏仄石牀探紙信手題

嬌兒弄筆書不得泥陰司冠官新除開緘一笑同妻孥

傲貂不典胡爲乎平生心期若公少往年風雪吳門道

綵舟銀燭簫鼓催客散雞鳴玉山曉酒醒呼取密雲龍

戛兀相看兩傾倒公去淮陽望吳越我渡錢唐向甌粵

離夢還沈冀北雲愁心挂在江南月隔歲鄉園歸去來

江頭茅屋隱蒿萊柴桑嬾種陶潛柳隴首曾無陸凱梅

日暮衡門鳥飛絕同雲望斷黃金臺

### 雨水

昭陽大荒月建丑日次己卯時景酉聞雷集霰已告凶

### 白茅堂集

#### 卷之八

癸巳

无

震電雨水亦孔醜雲霧十日慘不開壁道雪絲三尺厚

肅康元年雪絲長數寸今雪絲長寸餘 驕陰脅陽自古云簡冊相傳信非

偶燕京連月滂霖多黍田千里吹洪波崩牆塌屋道相

望驂駟不行行橐駝天天是極民不郵富媼助虐移黃

河恒寒之割割何事水毀木饑將奈何盲經腐史眾不

識父老惟傳泰昌事中冬木介接中春當時朝政粗能

記大長秋裏魏進忠乾清宮中李選侍天人感召誠不

誣三十年來無此異只今 主聖臣復賢甘露卿雲理

宜致五行洪範恐未然劉向京房總茫昧封山銅石何

狎猓纏枝裹餘龍蔡腥義和夸父嚮何處元冥滕六興

妖精千池忽訝玻璃色萬樹盡作琅玕聲蜚禽猛獸殪



山谷耕牛戰馬皆殘死鐵蹄踏草官路滑平地曳犁水  
牀行碎瓦就屑同風舞大漠沙城不足數空城火死井  
繡偶刺刀不入犁頭土繡旗貂帳歌聲苦城東一伶仃  
天乳乳以哺人天乳也王若法酒旗以布政施天  
清石氏星經曰聚水六龍嘲莫鼓高不聞夢墮冰天淚  
如雨

大雪大人戲作新體命步韻

飛雲欺地苑如月如龍沙妙舞憐妖女輕情比落花素  
飛翹遠望濃墨點昏鴉綠水裙腰繞乃于大寒節木色  
盡綠百紅橋展齒斜過湖迷若坂場草陷疑窠斷蕨渾  
封路挑愁已墜芽黑貂愁久傲白璧豈堪誇夜色遙通

由來堂集

卷之八

三

曉春香汎入茶烟青憐楊柳眉暗指漁家逕好喚兒破  
灘平許雁遮驚雷重勞歷野老倍吝嗟何處軍聲起嚴  
城鷺鷥啼

臘月五日薄暮雪珠半寸前韻

臘雪何多態擗冰散作沙雲端疑稷粒爾雅謂之稷雪風外失  
瓊花廣陵道中灑屋填鵲吻穿林打背鴉亂灑荷點  
碎輕擊竹枝斜灑屋填鵲吻穿林打背鴉亂灑荷點  
趨埤月聚窠跳彈梅藉帶巧針草萌芽針草萌芽直與  
微陽戰真堪硬雨誇宋陶安大雨電片大皆魚睛初滌  
水海破蟹眼試煎茶擲米喚麻文量珠陋石家笑萍纖  
手拾寒倩短帘遮稍憶兒童句手弱風雪珠詩上首有

明燈塵起珠丘亂風搖琪樹輕扇玉瀾翰局淡味開錦  
瓶星飛驟劍冶栗雨韻書成麟邊寬候能例下討春紙  
沈河珠凌大妹淡老大嗟酒酣會刻燭觴政省喧嘩辰  
春雪夜與蕭弄觴  
政賦詩一坐寂然

夜雪粒如豆荆妻戲限十韻

曉際凝寒雨寒雨得曉際而成堅雲降太清溥成草  
露態散作瀑泉聲蕭颯聞金井瑩圓亂水晶乍投明月  
滿潛共曉風生拋席流難定麗空重欲傾光輝誰比潔  
宛轉最多情百琲輪佳麗雙珠辱令名百琲石崇事  
者撒珠厚數寸令姬以文螺樓記洛陽樂姓  
酌之得雙者與宴名雙珠宴祇應天上有未許掌中擎  
舞急嬰需串啼多玉墜鎗風祛盛不著鴛瓦聽尤聲鄙  
調慚巴曲無才媿楚伶更憐兒女意選韻勒重賡

由來堂集

卷之八

三

十三日融雪前韻

齡旭凌平寒出嚴郊變潦清排欄鍾乳滴比舍醅槽聲  
隔夕雲龜撤經宵月鏡晶池水斯自動剛水涸還生嵐  
帶橫將斂峯壘煙半傾消容宜有恨送別豈無情剝剩  
畱千狀雕鏤欲萬名地如銷塗瀉林似破幡擎坐勢魚  
鱗燦街長雁齒鎗美瓊形易失頑石守愈經終歲  
三都賦窮巖一老僮微寒知酒力吟就試頻磨

答調陽苦雪步沙字韻

沃野全無地枯江不見沙噴池撐作柱宋詩註云鄉民  
水瓦鑊成花風水作芙蓉萬井同卷蟄連巢墮鴉  
晴朦疑日死慘澹聽風斜無淡淺驢盲失窮窠漫

田非玉種拂壁豈硝芽世界瑯琊脫樓臺市誇炫眸  
微被酒燭盞急呼茶茶經三窟無計千林鳥喪家  
橫去聲將春令奪盡與燒痕遮偃仰幽人事灾祥處士嗟  
新辭聊作戲天戒莫高天戒見五行志

除夕效元微之體

枳盆柑柚發氤氲柏子桃梟次第焚慈母新埋三尺雪  
吳書遠寄一槭雲鬢毛剃去長猶寸詩卷拈來厚幾分  
簡點今年無別進掉頭不作送窮文

拾遺一首

軍中九月輒巡營吹角其聲曰備寒衣

黃昏橫笛嶺猿啼向曉簫聲旅雁飛不及軍中秋日角

白茅堂集

卷之八

癸巳

三

聲聲吹道備寒衣

白茅堂集卷之八終

白茅堂集卷之九

甲午順治十一年

驚蟄梅始放

長壽圖顏明府席上題

江行感懷二首

新篁解籜聲次調陽韻

避暑湖外三首

龍母廟效義山有序

反招隱

送孟道士游洞庭有序

金沙湖夜汎抵家三十里

白茅堂集

卷之九

詩目

蟬蛻

題畫

黯澹灘

贈錢建陽

過崇安將登武夷聞寇而止遣悶二首

郎道士

燕子巖

福州故宮

白兔歌有序

贈代興禪師

代公惠古文鐫蔡幾支提茶

山峰兒閩人以供饌坐中爲樂天體

許箸爾侍史鄭珮蘭三首

贈修滙白兼憶令兄君持

延平山寺月

明故觀察遼陽修公

卜年

熹宗初坐事死西市

歿三十年景星過閩適公子國器以僉都御史

巡撫捧公遺文見示灑涕書群公詩後用正韻

乙未

順治十二年

南臺

畱別徐存永

延壽

別許有介

友

白茅堂集

卷之九

詩目

候官舟次

延津風雨夜

二首

招陳王孫

邵武道中

邵武弔吳明卿先生

出嵒關

王審知故關

謝十三彈十八拍

三首

賀總戎送櫻桃歸靳五載始見之

淫雨彌月灑灑然寒

病瘧小霽炎艾雷雨又大至限韻

方邵村

字咸恤刑來楚

五日苦雨憶幼凝千里

萬金吾

白鷺

陳介人守備江右

汪掌懷湖居

寄調陽紙筆

得武夷許甌香侍者黃瓊書

八月十五夜月

夜聽雨

寒蜂

除藤

白茅堂集

卷之九

詩目

价人守備江右喜其太夫人得養近乃不得价人

書

寄懷婦翁蕭公

寄林若撫

山居寒夜觴歐陽柔直

二首

聞段雨巖

說

客死長安

茅齋望雪答調陽次韻

丙申

順治十三年

雲

雷

寄題茂侯仙掌閣



黃鶴磯

楚官老妓行

武昌舟中

送呂全五歸梁溪有序

寄答徐存永

寄周櫟園

寄方嘉善

對雨呈大人

十松

拳石峯

方塘

白茅堂集 卷之九 詩目

懷全五

全五寄橘珠

嘲舊教坊周氏婢桃根

代桃根答

梅川飲吳隱士匏客竹樓

雨湖櫂歌

聞雁

草堂成

草堂呈大人因示兒

游仙七首

白頭太守行

冬江春鳥

聞徐存永攜家遊楚

白茅堂詩目卷之九終

白茅堂集 卷之九 詩目

五

白茅堂集卷之九

甲午 順治十一年

驚蟄梅始放

殘臘雪連月雨水傷物華小梅春意驚蟄見開花

長壽圖顏明府席上題

汪生畫手真擅長筆力遼簡神飛揚方瞳聃耳儼若覲  
高堂半幅生綃張冥蘿倒坐洞戶仄格幹拘兀苓脂香  
雪毛仙鹿放不跨琅玕雙角搖青蒼銅牌定帶寶鼎字  
璫額似插科藤長疑瓠升桃自度索如瓜大東來磅礴  
咸平初年謁帝座詔令傳寫頭如囊是時西蜀張守素  
能貌真影青城藏精靈感變或自有未必粉本皆荒唐

白茅堂集 卷之九 甲午

只今孤矢正蓬勃安得老人應壽昌顏郎獲圖攜示我  
索筆大叫如癡狂橫牽玉池拂班籬倒披金雞鏘琳瑯  
樊桐遠望渺萬里天風忽下相低昂速開九醞更一斗  
爲君醉墨塗砂堂

江行感懷 敬謹親王陳亮 南安相公總督

兵氣連南服頻年慘不開風烟迷鄂渚雲雨暗陽臺仙  
仗親王返凶門使相來蒼生日流血一壘一銜哀  
援聲三峽暮行客淚霑裝此地饒征戍長年作戰場雜  
花生斷岸春色送斜陽想見巴江裏扁舟憶故鄉

新篁解籜聲次調陽韻

籜龍林臥時已有干霄志孔翠溼青雲晴牕風雨至埽

然憂蒼石乾窮時一墜移牀就新陰散髮堪坐遲空林  
落三五回首驚數四頗疑彈指聲筋爾天籟異筋音薄  
鳴也解籜聲似春庭羅嬋娟離立添幾輩想像湘夫人  
之故字从竹鞞鞞佩長璫娉修既多姿苞符豈無意卷舒固有時氣  
機此焉視我歌清商音扣角麤與類

避暑湖外

四野雲峯峻炎烝汗欲流疾雷穿日腳片雨曳山頭枕  
簟朝耽臥醺樽暮不收林深得霑灑三伏頓如秋  
咫尺偷安地烽烟且未驚湖山仍不惡草木盡含情流  
血悲襄鄧與屍滿蜀荆殺傷相當處回首淚從橫  
枕石還披髮楓根仰碧天野人敲杖語穉子倚肱眠驚

白茅堂集 卷之九 甲午

鵲傳聲急微蜀軍鵲見得性便何當靖寰宇歸老白雲  
邊

龍母廟效義山 有序

唐末黃梅費氏女及笄浣河上拾大卵懷之遂娠生  
兒恥之逃陂澤乞食兒數歲苦群兒毆輒沒水經日  
忽大雷雨化爲龍負其母去鄉人立廟崇焉焉  
經年塵鎖清宮幽蟲蠅纏蛟擁上頭大卵豈緣官鳥遺  
小郎嘗爲赤蛇愛吹笙鳳頸開三界喚雨驅髮遍九州  
不向巫陽問消息阿香應共綵雲遊

反招隱

西施雖美人魚鳥不願親物情愛同類吳已卽見嘆鴛

夾被文繡鷗鷺非其羣驪駒富芻豆援狄難爲鄰朱門  
非不貴志士矢詩若夫之本真顧嘯泉石間高風何絕塵  
手拓千仞松目送萬里雲蒼生未康濟強起非經綸畱  
侯託黃石長源辭要津泰交且歸去何況逢否屯圖形  
耀麒麟流血殷車輪旁觀一嘯噓代有英雄人盛名忌  
物敗良遇還殞身寫此危苦詞庶幾作者聽

送孟道士游洞庭有序

豫章廬嶽者地分吳楚山配參衡降精朱鳥之躔秉  
靈赤天之氣作鎮綬句控帶江湖名以匡傳境因慧  
著應真仙伯之所都遷客高人之爰宅詞碣續布卷  
帙莫殫邁者炎運李袁金刑儼起三辰示變五酉興

幽事堂集

卷之九

甲午

三

妖地何土而弗焦國何城而弗潰裁焱劫刃不犯神  
明之墟虎節鳳干長護真官之室徵君孟氏本出名  
儒蛻跡塵寰駛神物表賦反小山之叢桂文移北嶺  
之飛柯指五老于雲中俯九子于烟外圖書百秩丹  
竈一觚奔瀑紳懸拖碧虹而直下巉峯笏立指白雲  
之去來固獨善者所爲奈聞聲者漸至笈笈遙集衡  
量後交潛賡十賚之篇聿追三隱之躅胡麻可飯薜  
荔成衣付理亂于不問借惠莊而孤往公毅陳子宿  
負高抱舊尚幽襟去讌鷹揚來窺鳥道素書黃石攜  
同五岳之圖玄女朱兵囊摺七籤之字名固冠諸蕊  
榜志久在乎松風以慶安之奇姿推瑋寧之高勝思

廣道源于勉日用嘉肥遁于聖時山麓鶴飛逐卜栖  
真之地清池蓮長因開結社之堂地近太白讀書之  
臺堂效貞白華陽之館納旁流于同貫合二氏于一  
家維是工未落成費已告匱薄言觀者喟然歎云陳  
子用是親挽鹿車虔隨鳬舄出靈都之窈窕涉洞庭  
之烟波葛洪之就句漏冀得丹砂王烈之入大形希  
逢石髓務使勝緣雲集仙境日成陶元亮之逸事倘  
存陸修靜之遺風固在道資金賤豈無同志之人山  
高水長應有思歸之侶用疏引語聊贅贈章

稅駕卸塵網結館占雲區譬彼康莊道竟無銜檠虞朝  
咏洞玄篇莫誦靈飛符馬明欲得并王喬與之俱慙彼

百井堂集

卷之九

甲午

四

世間人笑我爲清癯黃白乃小術上聖翻示愚陽城與  
太室五嶽及三谿兵革所不及神明之所居和顏噉溫  
玉煇鼎烹流珠金巾翳華芝間闕在斯須超哉太丘子  
脫劍從雙鳬共作無待游長歎命我徒

金沙湖夜汎抵家三十里

枉渚雲生處東峯月上遲木螢星影亂菱葉燭光移行  
過三十里鷗鳬不得知

蟬蛻

與物曾無競孤清劇可憐疎吟殘露下亂響夕陽邊委  
蛻塵埃裏全生藥何便蟬蛻爾何物飽食亦年年

題詩



見山既愛山見畫復愛畫囊中一卷詩空畱作佳話笑  
君十載何苦辛馳驅未遂住山身五嶽尋仙不須遠閒  
來身即畫中人

點澹灘

點澹高灘消客愁奔雷頃刻下扁舟兩山一樹不搖落  
重綠輕紅作晚秋

荔枝榕樹綠參天夾岸猿聲送客船君到九龍應更識  
西川不減下牢干

贈錢建陽

君家兄弟武夷仙笙鶴重來只姓錢我亦當年顧思遠  
相逢應在白雲邊

南茅堂集

卷之九

甲午

五

過崇安將登武夷聞冠而止遣悶二首

太古襄陵水波濤頂上移淪流歸浚壑洩汰出屢屢龍  
洞剗舟穩虹橋絕壁半巖巒藏博厚風日損高危玉女  
開粧鏡仙鸞下浴池有無張幔樂彷彿聽簫吹丹井寧  
穿鑿蒼屏自蔽虧漩渦成白竈泐裂象枰碁金簡時來  
詔雲書半闕疑人傳王子蛻地屬少公治近日三班聚  
徒牽五岳思飛霜散真氣駕景失靈旗三十年方壯東  
南勝未窺此身漂泊在終欲訪神芝

澤水初懷山百嶽且卑礙居民本巢窟剗舟亦前制需  
落洞壑間槎枿幾千歲骨大見防風屍長畱貳負費同  
安有太姥亭虛傳子騫蛻物理安可誣達哉朱仲晦仙

仙奎龜上古水衡澗所成仙面仙蛇是刻木之舟沈溺  
死者仙橋是古橋梁或巢栖峯高氣迥日月長照故久  
不朽朱元晦武  
夷圖序論及之

郎道士

先生謝塵寰築石翠微次靜聽石巖下春雨灑薜荔石  
飯可長飽草衣亦工緻挈杖昨下來悠然隔時代

燕子巖

延平縣燕石  
如萬燕群飛

灘形飛萬燕貼水作浮沈精衛填波恨貞姬化石心音  
書戎馬斲烽火劍江淡卻憶零陵雨天寒幕府陰懷季

福州故宮

布政司署本王審  
知故宮隆武所址

禹功初不到亂水向西流瘴日開如月蠻峯遠似浮風  
烟通海嶠宮闕象神州帝子歸何處三山猿狖愁

南茅堂集

卷之九

甲午

六

白兔歌

有序

崇禎丙子墊江進白兔上惡逐之自是處處有始闢  
人居奇貨者利其善乳破產得之他處乳多一犬易  
一兔破產夫婦不給朝夕烹兔自縊徐存永詩紀其  
事爾來尤多製裘賤于羔羊或曰石鼠也種自西羌  
嘉靖時四方所獻即此或曰兔也如宋時外域獻朱  
魚示群臣以爲妖今畜遍天下物態之變有不足怪  
者哉陶宗儀元氏掖庭記宮中白兔胎作羹然則元  
代已多矣

有兔爰爰皎皎其色古稱此種不易得毳毛雪白雙睛  
丹燭銀鏈絡黃金鑲詫從月窟來人間告之清廟付吏

官承陵蕭蕭秋樹寒橋山弓劍當誰攀人言毛蠟非頑  
瑞金犯太陰匹吐彗蓬萊仙仗不多時關峪泥封幾凡  
在年來目擊事更奇一雙白兔百朱提中原漸逼從川  
西一歲再乳十六躡民間轉鬻價轉低乘壺清酒一犬  
隨初時破產不知愛思向豪家利三倍物情豈料太低  
叩烹來一飽霜毛碎從來瑞物苦無多斯百斯千可奈  
何八對麒麟歸趙主萬叢芝草產宜和旅葵越雉聖所  
賤異瑞奇祥君莫羨月中顧兔不難籠日裏駿鳥有時  
見

贈代興禪師

支提老僧年七十髮如蔥相目如黍透牀半是五代孫

由孝堂集

卷之九

甲午

七

說法誰爲三世佛道場不肖居老興復何如擬調支遁  
馬梁時右軍書月面沙彌髮翠耳留客入林掃榛子禪  
龜相對是何人忽憶遠公如不死

代公惠古文鐫葉殘支提茶

浮梁藥蕞不易得叩之哀玉聲琅琅光如抱鵲初破鵲  
澤似乳豚新割肪支提老僧特好事學鑑金石古文字  
貝葉勝經積幾畝芭蕉縱筆稱三昧購奇賞古愛此藝  
重之不啻鼎與鼎良工鐫識技尤絕懸鍼露分毫釐  
脆敲琉璃堅勝玉昆穎蟬酥不得琢一口一書砥猶璫  
眼光細與刀鋒角大食鏤金不足珍定州淚痕那可倫  
錄壇樞府傳已溢青花五彩人間遍老僧雅意能創奇

一出此蔬諸品賤不數彭君寶豈說周丹泉鷓鴣鱗血  
世多有貴此蛭蚪同銘槃嘉審暗印雖可寶校郭邪輪  
恆不好錦緹高價向市誇款字鑑知重薑棗我時肺渴  
思雲芽公持贈我兼贈茶絲來真物有真賞何對尋常  
關試家

山蜂兒閩人以供饌坐中爲樂天體

山蜂兒邇人結窠石屋間釀將花露綴作格薄如蟬翼  
乾如綿房房生兒隔中蟄隔中育兒兩頭蜜食蜜育兒  
冬不出待兒長大給餘汁中有高臺象葵蕊蜂王赤腰  
金帶尾黃衣極香是其嬪宮門更有司宮臣儼然萬井  
自尊大卻笑南柯小比謂鄰人獨石蜜貴平延

由孝堂集

卷之九

甲午

八

更羨蠶兒味前門執炬後門攻火逼阿房無計避掃來  
一屋幾斛餘茶子榨油酥不如白如白下盤中蛹青似  
青城雪裏蛆山蜂兒汝何苦汝不毒人人毒汝季倫豪  
富天下無慢藏誨盜還遭誅陶夷折像散所積長年鼓  
缶無憂虞世間禍福有如此異類雖微事堪比蜜蜂智  
巧善依人割卻膏腴身不死

許箸繭侍史鄭珮蘭索詩

關子腰肢天下聞故梳宮鬢著紅裙三山粉黛休矜麗  
一捻喬粧惱殺人  
黃金跳脫紫鸞條髮鬢盤桓白鳳搔一白許家問阿佩  
何人更道鄭櫻桃

不負歡儂年少時  
鏤心嚙臂結相知  
鵲兒只在懷中死  
鸚鵡何須隴外啼

佩母

贈佟漚白兼憶令兄君持

帝分閭海仗儒臣  
虎節龍符領百城  
帳外妖星天半落  
島門鼓角地中鳴  
韜鈴黃石傳三世  
科第青袍起一經  
歎爾風雲能遇主  
十年今已賜雙旌

憶昔先朝趨便殿  
天恩許歷闕延看  
七州下士同霑澤  
九十儒臣半拜官  
桑海只今悲往事  
風塵隔歲去長安  
雁行節鉞如君少  
珍重龍章與鳳冠

延平山寺月

榕月當斜近橋人  
黯夜思昔因望鄉  
處翻恨是圓時風

由才堂集

卷之九

甲午

九

奏林泉雜雲流嶺  
壑移似聞笳鼓動  
都向海門吹

明故觀察遼陽佟公

卜年 熹宗初生事死西市

歿三十年景星過閭適公子國器以僉都御史

巡撫捧公遺文見示灑涕書羣公詩後用正韻

嘗從輿論仰英風  
實錄三朝苦未公  
薊北孤軍前化鶴

遼東王氣已成龍  
覆軍豈爲同房瑄  
託國何妨有茂弘

父老精漿雙涕淚  
廿年今得拜新宮

南皮新

公子南皮昨駐轅  
馬頭故吏泣何言  
螭碑未仆前朝物

龍節猶藏舊主恩

公初知南皮有惠政及被難以飲憾  
諸命遺文付故吏至是獻公子飲憾

代間多意外孤忠  
地下莫聲吞數行  
遺墨分明在青史

他年仗討論

乙未 順治十二年

南臺

無諸臺畔春蕭蕭  
騎使飛書遠見招  
關漢平安連夕火  
海門初上午時潮  
戰場雲樹猶行列  
野寺花枝自動搖  
誰道厓山風浪惡  
十年金甲未曾銷

留別徐存永

延壽

離亂易爲別烟烽  
歸路奢逢君才地  
主分手即天涯  
警角迎關月孤舟  
逆浪花消魂一回  
回首橫海戰雲遮

別許有介

友

倉卒就君別北風  
吹鏤鏤維舟一握  
手中坐起踟躕猛  
士歌誰和新亭淚  
久枯臨觴時嘿嘿  
不爲唱驪駒

由才堂集

卷之九

乙未

十

侯官舟次

瘴雲非雲烟非烟  
晚來柳亂東風顛  
春燈互照打篷雨  
野店齊移上瀨船  
紫媚出風隨入候  
蟬房離海尙能鮮  
狂歌取醉聊自慰  
紅粉當釭索酒錢

延津風雨夜

連宵鳴雨何淙淙  
襄陵作勢誰能降  
瞿唐豈數如馬石

蒼梧有讓鳥蠻瀧  
隱隱雷聲生劍室  
時時雲氣入船牕

南樓漏鐘最洪遠  
鏗鉤不聞今夕撞

前日水乾船欲艤  
今宵百谷勢胡雄  
河非夏禹經營定

城尙無諸築險功  
峯嶺亂圍潭影黑  
烟雲交漲燭光紅

當年雙劍原神物  
恐有蛟龍大壑中



招陳王孫

神劍千秋去惟餘一木明中流雙塔影疑是二龍橫杜  
宇聲寂寂王孫芳草生登臨尤憶爾細雨道相迎

邵武道中

山村雨絲灘濯濯杏花梨花白莫辨賊按兵索雞犬稀  
縱有漁樵何足羨丁男生理行艱子前月從軍往沙縣  
賊來剽掠風雨如婦女擾鋤與賊戰太平之世君不知  
樹作雞栖憤無因自謂桑麻百歲豐寧知滄海十年變  
蒿目徒勞志士憂民胥及溺誰能援咄我胡爲困奔走  
兀坐蓬牕淚如霰

邵武弔吳明卿先生

由茅堂集

卷之九 乙未

盛時五馬本超群莫惜樵川虎竹分萬里專城非謫宦  
百年多暇實能文臺高雁瓦耕殘雨山象雞籠覆暮雲  
往蹟只今增悵少偏多絲筆弔夫君

出樹關

王審知

雨止度樹關長行路難風雲鄰楚近天地出閭闔  
業空高視蠻疆自鬱蟠分爭開闢有回首更重看

謝十三彈十八拍

短筇橫吹變新清錦隊明駝出漢城本自邊人彈漢曲  
漢兒翻認作邊聲  
漢兒學得吹胡笳譜入三絃字不差忍把祝家聲拍遍  
坐中紅粉淚如麻

文姬辭漢已千年猶譜新聲入管絃青冢至今多下淚  
動人原不爲嬋娟

賀總戎送櫻桃歸新五載始見之

君家香豔紅粉頤試向櫻桃可堪陪一夜春風入閨閣  
幾枝發色映樓臺護花鈴子聲中熟製錦刀頭剪得來  
寫向茅堂驚物色果園坊裏更誰栽

淫雨彌月灑灑然寒

一雨無晨夜風雷苦怒張二儀濕高下七聖失蒼黃  
逐江流急船開草樹忙元冥真桀驁黑蜩恐翺翔禾偃  
桑枝折沙頽岸曲防陸沈初冀堯連歲直隸山昏墊載  
荆陽早潦新陳代災傷南北當偏頗非造化曾伏有陰

白茅堂集

卷之九 乙未

三

陽五月雷霆蟄無雨千林蜩螗藏詎侵招拒令不放祝  
融光淫燕愁塵拱跳魚上草堂芸香教婢蒸繭繭囑兒  
裝白鳥橫飛去蒼鷹翅翅望鳴條與破塊朝夕頗尋常

病瘧小霽炙艾雷雨又大至限韻

猛雨何驕蹇三旬集巨澤蛇龍得平陸雲氣失滄江封  
地龜無蹟行天馬滴髮拾遺記禹治小穿鑿處處有泥  
唐小說李靖  
乘天馬行雨  
津疑決堰跋御定乘艘列缺頻淫裔豐  
隆只怒撞幾梟天女矢莫借介休幢甲槩千群動鉦鏐  
萬竈擬若非金鐵關胡墮斗鎗雙介休斗鎗並對語須  
高呼聲同聲厭雜咆霆收鐘殷虞颺入踞懸牕伏座兒  
知避欹牀鬼任扛高陽不肖子真託水爲邦

方邵村 肅刑來楚

西子湖頭月飛光九換秋故人還日下遠夢隔雲流談  
笑開書得歌呼取興優草堂如日到筆墨尙堪酬

五日苦雨憶劉幼凝千里

五日苦雨無嘉辰街衢汨汨汨汨从木从日于筆切木成流疾兒與相从日別

通津采蒲欲酷不易得破屋多漏那可噴門前蒿藿長  
比竹沙外鵝鴦坐似人草堂安能移就汝負書裹飯長  
相親

萬金吾

華髮談兵與未孤前朝身是執金吾仗回雉翟昭客扇  
閣堂麒麟將相圖老向江鄉逢醉尉亂餘蒯劍壯窮途

白茅堂集 卷之九 乙未

家貧客到惟茶茗廢井當門轉轆轤

白鷺

白鷺白如雪秋潭照羽衣晚歸烟渚去猶挾夕陽飛

陳介人守備江右

當君遠行日我病臥在牀開書再四讀淚落三五行與  
子初結交結交年少場將軍敬揖客幕府盛文章散金  
五陵俠彎弓七郡良脫畧戎馬際雍容翰墨旁荒年菽  
粟貴畏路關河長漂零鷺羽寂寞虎頭囊君家太夫  
人著簪大布裳髮白翦不得好賢心未央坐指綠衣  
厨中辨黃梁黑貂未覺敝紫燕猶堪驤風塵暗字縣草  
木囋特假敢曰李供奉蚤識汾陽王今朝送君去雪淚

何浪浪捧檄不足喜佩韋真可傷莫爲繞指柔終保百  
煉鋼

寄調陽紙筆

會稽紙庫近來僥玉版銀光許共操老眼青燈臨搨好  
不須誇向雒陽高

染紫鏤青祇自持相隨千里有新詩知君近日臨池興  
爲寄羲之第二枝

得武夷許歐香侍者黃瓊書

乾鵲巢修竹門開日華生回風颺鶴唳果遺瑤華音仙  
人許斧子把袂黃初平濯濯白玉童霞飄紫鸞笙白雲  
出丘陵可望不可親卿歌人間曲天帝太姥降樓亭峯歌人間可哀之曲

白茅堂集 卷之九 乙未

我前升天行一十六洞天瑤草金光明武夷山爲第十六洞天

安得長羽翼相攜凌太清

八月十五夜月

山居無四鄰山月始清真海遠暮雲淨烟澹秋色勻閑  
河終不改光景自長新中夜頻搔首西南戰伐塵

夜聽雨

浙瀝通秋氣悲涼挾夜颺松濤初定後茶火欲鳴時搖  
落冬將近霑濡物自私草堂猶未茸烏鵲托何枝

寒蜂

籬菊開猶未寒蜂蚤訪花禦今秋釀蜜出曝晚成衙竹  
柵移家穩茅簷取路斜教共火忘蠶動各生涯

除藤

病葉因秋鳴風向華門除藤翻見忌食子亦爲恩結  
網蟲知宅求栖雀隱垣成功輸得令三歎昔人言

書

捧檄毛生喜欲狂班衣榮戟到門牆半肩羹肉怡親慕  
一尺江魚晚飯香近日絲衣誰下坐當年白帽獨登堂  
通家隔日期相慰不記傳書出豫章

寄懷婦翁蕭公

幕府筵開九月時元戎第宅殿清曦僕官繡襦供廝走  
從事青衫鞍絡騶謝氏門高錫驚筵素家聲妙鳳皇吹

白茅堂集

卷之九 乙未

主

乍親玉樹慚葭倚得近龍韜敢豹窺蠟晃蝦鬚花映肉  
香分雞舌酒盈卮譚鋒意氣須矛舞射的當場定戟枝  
醉染珣雲驚咄咄醒看趙日總怡怡啞壺擊缺燈嘗對  
方里敲殘月每敲三世登壇學道忌一奇在腹寸心知  
參商仕路真難合兒女天涯竟化離馮衍昔曾憎武達  
鮑宣今喜得桓姬秋風竹塢新茅舍流水桃花舊釣絲  
射虎南山公未老栽瓜東郭我應遲杯中蛇影毋回惑  
篋底龍精好護持薄海祗今氛祲在片言休使故情移  
遠山和罷屨踰墨題寄閨門香水滑

公家香  
木溪

寄林若撫

鄧尉老人林若撫白頭被酒親如姥糟風數步逆去人

聞藤杖在手不知拄太常樓船初見君袖攜小卷字如

蚤高聲對讀且快意客來不暇通殷勤是時春漲琉璃

淨穹窿落日騰脂印樓頭人望三五時席上詩題一

七令宋人自一字至七字名短須著酒香流腮吳姬破笑紅玫

瑰虎丘道上女兒隊一月醉吟几幾回醉回仍荷劉伶

鋪山風吹人倒烏帽門外誰籠換字驚欄中自養呼名

鴨遶屋還栽萬玉鱗孤山處士定前身別來春信無從

得昨見梅花思殺人殺去聲

山居寒夜觴歐陽柔直二首

荒逕少人行蘆芽暖更生故人自天末斜日歎柴荆昔  
別齒未壯到今須已成幾時白泚浦夢裏金陵城杯酒

白茅堂集

卷之九 乙未

主

續新聚松楸思舊京結交仍作健奔走爲浮名月苦烏  
聲異山空夜霧晴暫開羹羹內良友實難并

與子別來久荆吳相望多亦知心事在其奈別離何鄂

水南通漢烏林北近沱地侵雲夢火天壓洞庭波白雪

難孤調青山雨乍過風流盧女唱激越楚臣歌中酒悲

今夕留車絆葛蘿百年吾道固交契在巖阿

聞段雨巖客死長安

上書下第竟蹉跎白旄纓棺柩爾何舊日結交燕市客

近年不作楚狂歌一幃寒雨前朝寺萬點秋燈泡子河

莫出廣渠門外望文通高塚自嗟哦

與君同出合肥門師友交游古道敦生許戴崇堪入墓



死尋范式欲何言計前一夕夢匣中鳴劍無從挂地下  
孤魂底報恩十載空山魚雁斷可知心事滿丘樊

茅齋望雪答調陽次韻

南山一尺牕中盡烟霧迢迢隱陵麓莫嫌牕小見無多  
鍼孔能窮千里目荒城十日雪沒廬三巡無聲井膠輓  
涓滴不療肺渴愁鵲鷗且贖看峯楚眼花望作糟丘臺  
夢裏如聞麴風馥新詩說酒淵明流念君上駟敢追逐  
世間治亂肉食憂倘寄千瓢爲君覆

丙申 順治十三年

雲

萬里通舒卷網緼自往來出山時作雨在水善藏雷春

白茅堂集

卷之九 丙申

十七

候陰陰合微陽淦淦開蛟龍借回護膚寸亦佳鬼

雷

奮地復盤空春霄破幾重驅雲出暗峽布雨過前峯是  
月初驚蟄何山有臥龍欲知威起處斂伏耐三冬

寄題茂侯仙掌閣

芙蓉峯前仙掌閣四時不雨陰霏霏日午攤書楚響絕  
起來空翠撲人衣

黃鶴磯

俗傳有道士號于市曰杜襄後與  
孝子李機乘鶴去以爲仙人呂品也

儼舍空江檻移尊對石磯埠船爭客渡沙燕閒人飛問  
句傳崔灝逢仙說李機不須騎鶴返城郭已全非

楚宮老妓行

南京樂籍藍七娘善歌舞  
晚也入楚宮亂後爲尼

白頭細納誰家姬身似盧丹眼如霧自言十五學新聲

名在宜春內人部初隨阿母長千里轉入金沙洲裏住  
門前車馬隘極闕席上纏頭不知數章華驕貴世應稀  
徵歌度曲謠音徹龍樓燕月香成陣鳳簫障風肉作圍  
曾逐行宮同象輅不嫌花底奪鸞篋鴛央瓦暗流螢度  
翡翠簾淡絡緯啼年年恩典官舖後善和門外饒花柳  
東肆郭郎西肆歌社北厨娘社南酒半仙小女關腰支  
齊雲兒郎好身手王舍空門乍改移平臺戚里今何有  
乍來豈識婆羅門夢中只記君王后初時夏臘尙紅顏  
幾度春秋成老醜君不見古來禪羅椒房尊幾多失勢  
爲桑門采福當年死沙漠妖尼詐作半王孫家亡國破  
白茅堂集 卷之九 丙申 大

有如此姬乎姬乎何足論莫到王鈞斜下路天陰新鬼

哭黃昏

武昌舟中

春浪拍天浮春烟指成樓舟行移兩岸人語下中流兵  
革長經眼風塵會白頭楚江杜蘅綠吾意在滄洲

送呂全五歸梁溪

有序

蓋聞功惟從重帝王之秉鈞取不拚瑜儒者之本行  
故豁達之主不問曲逆之金廉陽之上無愧貪泉之  
水觀察梁溪呂公 陽慎嚴一室清畏四知黠吏飲章  
老鈴嫁禍包孝肅之精察亦墮奸胥楊文節之真清  
終中衆議夫事有涉疑而志共著實無可指而毀之

來跡在疑前雷功曹之潔守狀聞去後田校尉之高  
標爾乃過輕鴻毛罰重山嶽人情豈遠天聽宜卑倘  
三代之直道猶存則四賢之辨謗宜上餞百錢而莫  
受額九閭其未聞黯然銷魂噉其隕涕送臨賀于藍  
田非無徐晦理京兆于魏闕噉擬公乘嗟乎朱紫不  
分蒼黃多態此負卽墨之賞彼崇王襲之碑是所望  
于照臨固難逃乎黜陟微過白集在公之遺憾何傷  
思滿黃州此邦之去思胡已率裁四韻聊用慰公  
北闕書誰上天高監若何雖來意以謫莫作豆其歌問  
侶窺鷗鷺紉芳集菱荷他時銀信名緩起別山阿

寄答徐存永

延壽

寄茅堂集

卷之九

丙申

沈

蓬華荒江外音書聞海邊烽塵分宇縣聲氣託山川頗  
慮儒冠溺仍聞弁服全鄴才名自重宮體句尤傳大雅  
時頽喪風流爾獨賢性情歸博厚元化謝雕鐫異事炎  
荒雪休徵大有年來書云今年正月福州大雪平地三尺大熟恒寒疑獄肯  
程石果書懸訊周侍郎亮工問人代辨者忍負十千酒  
尤多百一篇莫將西路哭頻入廣陵絃君哭曹能始麥  
秀誰當樓山淡何處烟滄浪清可濯雲夢火非吹孤鶴  
時時嘆雙魚歲歲先楚僞吳市卒問訊必依然時浪傳

寄周櫟園

江左周郎才絕倫還朝意以謫何頻贊皇不作香山死  
詞翰同心復幾人

寄方嘉善

馬期勞戴星必子逸鳴琴作吏隨真性彈冠無俗心一  
城湖海際四野蕩田黃醉把于公酒廉揮樂令金吳飲  
紅袖舞燕玉白頭吟燕紅袖休沐仍多暇風流想至今草  
堂春欲漏花縣懶相尋碧樹黑啼切何時寄好音

對雨呈大人

江滌是雛無數飛江城四月雨淒淒連峯南望移雲隊  
官道回看沒馬蹄長日抱書擔酒病有時扶杖散幽栖  
楚天何事可腸斷班竹叢深聞子規

十松

故山未翦伐羽蓋雙虬松

先人園以疑此千歲物骨老

由茅堂集

卷之九

丙申

二十

形龍鐘其高僅逾丈盤結遮蒼穹仰隔日月曜旁來霜  
雪風相強塞泉岬倒吸肢節通六月實不雨珠半露震  
震青牛隱出沒霹靂回礧礧白蝠黏流脂槁作柯上從  
豫樟一百尺彭侯宅其中空心陰火出一夕焚妖宮豫樟在崇禎十二年五月筮之此何祥厥錄告我凶泰山墮戴穀漢  
祚亦已終二松且無恙對立寒青蔥驪山寇火滅斤斧  
還相攻赤心堅比石勁節磴磨礧雜糅以香屑遂作市  
貨充此本本正直況復凌千冬熟之達帝座百邪走且  
邁大寶喪婦豎古今須共惆區區植物類豈挂壯士骨  
我自句吳歸蓬茅鬱蓂蓂茲焉不能忘卽事傷余衷續  
詩十小松庶幾追乃翁病瘳日灌溉敢惜疲吾躬不慕

秦帝封誰爲夢三公風雲渺萬里却立思崆峒

拳石峯

崢嶸隔山坡修篁隱迴折怪貌何礪礪七尺立縮鐵遠  
從雲根索壯費雷斧截頗疑開闢初正氣所融結移當  
曾王考事與鬱林埒重此先代遺况經承平開驚回初  
平鞭墮向巨靈孽鯨腹藏波濤龍起猶掀捩袍笏君莫  
誣箕踞我非褻快意風雨餘長天飲衽蛄

方塘

隨事爲園廬風情在山水半畝開方塘蒲蓮事伊始覆  
杯堂坳間鑑影蹄泔裏寓意苦不多游心適如此春郊  
沈遠陰蓬蒿蔚然起開雨川際來龍吟不見已雖無游

白茅堂集

卷之九

丙申

五

儵樂定見蠅黽喜賜展聽潺湲不待雨聲止生平江海  
興憔悴在泥滓忽憶扁舟人相思五湖泚

懷全五

楚江春正韶輓浪動關橈身與舟無累名非命所操故  
鄉添悵望罷職果逍遙何日連衡宇鳴榔共柳橋

全五寄橘珠

吳中採花蒂始  
脫者黃以生

三月洞庭橘何殊鄧尉梅清香一已過露氣乍能來綠  
細菜莢結青勻蓓蕾胎數緡能幾籠上一斜可千枚風  
雨堪微落烟霜且慢催收藏宜石蜜包裹寄山隈金彈  
翻成賤珠林信足推王家三百顆于此愧追陪

嘲舊教坊周氏婢桃根

桃根帶沙礫桃葉復橫斜最憐紅粉色偏不字桃花

代桃根答

桃花太無賴處處嫁東風不若桃根好淡蟠故土中

梅川飲吳隱士匏客竹樓

吳王詩以醫名

向夕啟簾鉤邀人上竹樓城空遠山出月照大河流嗜  
酒逢張奉逃名愛伯休鬼我坐中醉白首對沙鷗

雨湖櫂歌

麥笠楫舟自好筆牀茶竈偕行天水淫淫一色荷花的  
的空明

弱柳繫船不住薄暮東風太顛吹到荻蘆溪處綠天隱  
蔭高眠

白茅堂集

卷之九

丙申

五

開雁

秋雁仍行列來時亦似歸萬重關塞遠八月稻梁肥過  
磧能無恙銜蘆幸識幾江湖少繪徽處處可低飛

草堂成

高秋風動地茅屋喜先成得免澳搖患兼金水石情斜  
陽看易見疎雨聽無聲竹瓦良非貴瓜藤亦可棚蛇牀  
從長大雀讐任縱橫桃橙何曾乞圖書頗待營索居誠  
拙態暫出更慙生昨日同杯酒今朝失姓名以茲藏  
目不敢僞將迎草徑隨兒闢勞心笑蔣卿

草堂呈大人因示兒

我歸故鄉陌茅屋欠一畝石榻礙紙爐不足運箕帚五



載無闢履虎落方及肘客至但班荆偏側依杵白雲  
席門轍未遇桑戶友好學從吾翁疑義時就剖東吳  
未去江海日紛糾寧馨竈下廚懷房中婦惟茲楊雲  
處處世已久貉兎踰荒榛傷心崇禎後誅茅似灤溪  
三歲始斷手剝啄竟可捫哇噓亦粗有風飈屋角麻雨  
綠籬腳韭慈竹長兒孫嘉瓜連子母池開想菰蓮堤偃  
左桃柳怪石坐當階幽花種盈牖尋常展卷軸三五呈  
舐顰家時或未登野藪傍可取饋入少十漿麥收多五  
斗淘泉汲井華滌甕宜春酒三伏與二至初七及下九  
抱子弄白雲上堂介黃菊琴書免漏溼衣帶弛綰紐鉏  
園不刷鬢未覺司馬醜寢興百自絲俯仰私莫忸倘此  
白茅堂集 卷之九 丙申 五

游仙

蕙蕤厭世濁高駕歸山阿晉去幽陵館臨近濯耀羅策  
神觀羣后龍鸞鬱紛坐回閭陽運手挽牽牛河下脉  
聽謁民露電悲如何顧頡頏齒髮白日空蹉跎

自有開闢來二儀長如此炎上火自然流湮必爲水至  
人抱剛大志士重廉恥顛倒貪戀情第是血氣使三辰  
照晝夜五行服常軌大義儻或虧何言慕元始  
大劫終渾濊小劫有百六海乾龍伯悲日暮蜉蝣哭仙  
人太元君軫念檢羣牘忠孝皆長久奸邪籍鬼錄蠶書  
舉頭顙膺羶罔屍肉何當王子喬靈凡墮嬰弗  
姬滿御八駿西讎金母宮衆心忽離叛內難起相攻君  
子蹈高遜援鶴冥其蹤小人竟紛散不啻如沙蟲政微  
務殺戮延年竟無功真仙不度尼萬劫吹陰風  
維南有炎洲東注爲沃焦弱水在其西力不勝毫毛兩  
儀失高下神山若浮泡文成與五利結想何其勞刻印  
白茅堂集 卷之九 丙申 五

白頭太守行

白頭太守爾何人治邦奏課難其倫蓋公堂成吾不到  
形骸歷落情彌親憶昨太守車麟麟隼旗熊貳朱兩輪  
攀轅驅著不肖去問之猶是平陽民太守到來今兩春

舊蓄成畝新墾畝荒時多年土腐竭渴島高橫水聲絕  
農夫汗澹土成血太守到來承作種菰白魚肥米如雪  
往時白太守到來無哭聲月明擊鼓人夜耕耕者無多食仍寡  
太守到來無哭聲月明擊鼓人夜耕耕者無多食仍寡  
顏牆蒿扶屋無瓦白紙催符日盈野太守到來吏不下  
雞肥酒清作二社法之不行太守彈法行而譽太守與  
豈無喜怒示若神不如太守心最真錦衣使者行翩翩  
莫徵太守起穎川穎川父老泣且前願畱太守更幾年

冬江春鳥

北風瑟瑟江冥冥樹頭鳴鳥間關聲令人憶著二三月  
風光宛轉難爲情

白茅堂集

卷之九

丙申

五

聞徐存永攜家遊楚

聞天風雪海西頭曾上鰲峯偃曝樓燭火燭空畱客醉  
鄉園失路見誰投徙居無復三十乘負郭何嘗二頃疇  
今落出疆妻子共獨餘蒯劍向南遊存永之考諱勳字  
與公以布衣致書  
人問未見者聞亂樓書無恙後聞藩王出鎮徙其家書  
失

九終

白茅堂集卷之十

丁酉 順治十四年

山閣雨

聞龔公奉使東粵

清明思先恩姑貞節玉峯厝

答歸宗幢公

草堂漫興兼懷龔公

憶遠

古意

寄胡蒼恒延年

蟪蛄

白茅堂集

卷之十

詩目

燕關贈郭二礎

金陵感李白

下馬

龔公招登孝侯臺次杜于皇口占韻

酬林茂之古度

麻姑山堂歌合肥公坐上徐次履索賦

東土山弔李白

游廢園

武定橋步月

月同梅蕊賦

贈張修我次于皇韻

中山

與龔孝緒談往事

白鸚鵡龔公席上

碧雞扶桑花龔公席上題

白鸚鵡武有序

登姜九綺季秦淮寓樓看寫紅藥圖戲姜九

許方城樓上作

爲孫秋我題畫

楊連真伽發宋理宗墓取其頭作飲器 高皇帝

平元求得之葬金陵聚寶山

贈姚天放

白茅堂集

卷之十

詩目

二

石頭城送合肥公還朝孝緒之越伯通歸廬子亦

返楚

別合肥公後舟中作

思菴兄自吳歸楚示新詩

贈馬

思菴赴春官試

寄襄陽太守

拾遺一首

合肥公邀同錢牧翁看丁繼之演水滸赤髮兒丁

年已八十卽席次牧翁壽丁六十詩韻

戊戌 順治十五年

元日觀迎春值雪

入春

上元前一日雪

元夕月

同竺鍊師過周生桐伯園中白蘭一跗雙秀

新燕

弟憐海棠花下作

戲題兒便面上書官人

樊王孫孝山玉陽道人夜飲棟花下

和友人燕京春半梅花

初夏竹塢看內子烹陽羨茶步子瞻煎茶歌韻

白茅堂集

卷之十

詩目

三

竹下奉大人煎茶前韻

舊荷月

盆池

山中

王恂度讀書靈谷

建除詠古名將

十二扇雜述

八音志感

六府無題

南唐百馬卷子

郎西



仰月

中秋對月

雪漁圖

九日風雨 三首

吳翁贈桃源圖

和友人燕京清明詞 四首

和燕京十月詞 八首

送李生還臨川

咏宣和畫院松鶴惱舒大

贈舒康伯銅辟邪香爐

至日夜飲

白茅堂集

卷之十

詩目

四

讀贈光祿大夫楊公詩文集有懷斯人賦十六韻

此察

弔趙友沂兼慰其尊公侍郎

排冰筍雪中作燈

鏡中燈

巳亥 順治十六年

元日

人日

立春日敬次 大人韻二首

立春日雪小飲

二月七日邸報去冬臘月九日 王師過鐵鎖橋

陝軍奪七星關粵軍抵安龍所

春望

春夜程守府晏 六韻

與張聚強 先基

雨後看田家

雨湖口號

漁

望雷雨

七月七日

哭許友 有序

漫答汪兵憲悔岸

白茅堂集

卷之十

詩目

五

中秋病起侍 大人率諸孫拜月是時江海戒嚴

兼答汪大衛

秋出

讀嚴光傳

飛鴻

送李嵩岑巡鬱林 二十韻

寄懷醴陵張大尹 八韻

素琴 二首

秋日獨酌

重九後十日奉和 大人登高悵望吳下戲川稱

孫昌所書韻

冬暮大雪汪海岸過飲草堂

雁陣

立春日與客草堂小飲得生字

白茅堂集詩目卷之十終

白茅堂集

卷之十  
詩目

六

白茅堂集卷之十

丁酉 順治十四年

山閣雨

飛瀑灑山閣軒牕雲入來峯頭伏逆電雨脚疏輕雷戰地草仍綠幽林花自開荒原少耕播布穀只頻催

聞龔公奉使東粵

中丞蘭署蚤風清奉 詔星言萬里行隔歲拜恩雙鳳闕春淡叱馭五羊城路盤庾嶺雲端出日近長安瘴外明獨有江湖幽臥者相思今已素髭生

清明思先恩姑貞節玉峯厝

鄉園亂後惜年華六度清明六在家編竹護巢邀燕子白茅堂集 卷之十 丁酉

瀟泉封甕待新茶青天插羽來何急白酒提壺去可除夢到鹿城垞上冢更無一滴灑梨花

答歸宗幢公

易泐者金石不朽者竹帛壽世者精神長逝者魂魄天地爲傳郵日月爲過客經書爲化城諸史爲漏澤談云似銘五言

草堂漫興兼懷龔公

高林落日鳥飛還花氣晴熏晝掩關不補庭除因種竹故甬牆缺爲看山荒郊雨後鸚哥綠麥隴春深雉子斑蠟屐十年塵土在一尊聊寄此身閒曲堤空柳復空烟更帶桃花紅可憐送雨輕雷過檻外

逐風春水到門前茅堂與劇繡詩帙白日愁消覓酒錢  
萬里懷人生想像計隨草色渡瀕川

憶遠

前前復劣劣長河中不息歲月感人情相思亦何極離  
別向十年彼此生白髮惟有夢中人相逢舊顏色髮色叶

古意

窮簷日蚤升朱門日蚤沈登高望遠衝車馬黃埃音貴  
賤竟何成霜鬢平見侵商山有道老沒齒無知音

寄胡蒼恒延年

榕嶺連湟隴諸番入貢還清秋懸障塞白日莽河關受  
命書生往分符使相班一隅當鎖鑰西面服羌蠻珠凌

白茅堂集卷之十丁酉

乘冬下駟車過嶺艱艱羊充士俎輪馬進天關驚鼓  
登筵奏瑞弓向月彎百城酬壯志雙舞破紅顏刺史聲

譽大君前真定太守將軍節制嫻久要心血在一別鬢毛斑白

石余相望青雲汝試攀白石山在臨洮青雲隱者之氣也元龍歸地下

不知軍國暇官上隱賢山山在岷州

蟻磯黃靖國死處

蟻磯老人爲余說一言一咽聲嘶絕赭岸青山此日看  
當年勝地全流血至今歸罪阮尚書尚書不用復何如  
將軍尾大成叛賊賊子亂媒逃顯詠長江不及荻港險  
兩渡賊來港頭返賊來倉卒可奈何南軍欲卻北軍多

山頭不見廷尉府下馬戰死張須陀

蕪關贈郭二碑

磊落文章伯風流粉署郎陰何詩間出顧陸筆兼長郭善  
畫物象愁真宰天倪動渾茫經營仍慘澹盤礴豈尋常  
白練看裙衩烏絲滿繡牀娃嬌鸚鵡母舌蠟淚鳳皇裝豔  
賞珠千琲釵鳴玉幾行多情憂奉倩久別笑馮唐君遂白髮  
本領真無雜神明靜所鄉興來仍不懶句好更難忘曾  
醉青溪月邀過赤岸霜十年重攜手爲爾一顛狂

金陵感李白

金陵好明月城西孫楚樓倒著白接離橫披官錦裘酒  
徒三四人權歌淮水頭珠簾出姪姪笑上黃金鉤江左

白茅堂集卷之十丁酉

適清晏維揚恣遨遊散金三十萬賓客羅王侯桑榆障  
雲氣落日令人愁離飛但空巢四野聞啾啾一上采石  
磯悲摧淚雙流絲華遂雨絕官闕成荒丘

下馬

下馬橋山道蕭條萬木空玉關人入塞金粟鳥呼風秋  
雨無紅葉長江冷落楓勞亭上客新送幾歸鴻

龔公招登孝侯臺次杜于皇口占韻公使粵還

石頭東畔鳳城隈草色年年周處臺欲下江山柳澁淚  
况緣尊酒謝公開秋聲是處疑橫笛明月窺人數引杯  
千載登臨只如此古人不見又重來

青絲雙孥楚州紅走馬傳邀過竹東搖落園林多受月



斷行鴻雁故排風傷心故國高樓夜對語寒花蔓草中  
莫唱隔江商女曲暮烟何處六朝宮

酬林茂之

往歲十六七交游多老蒼通家稱孔李許與輒班楊詩  
辨鍾譚體風真曹鄒公蹉跎年遂壯喪亂事非常白下  
見林客眾中驚老狂平生鏡中髮幾度剪邊霜淚泊緣  
側口艱難但製糧大兒工繪事老子鬻文章拊掌時拋  
杖題詩動滿囊饑寒還隱忍莫賣乳山莊

麻姑山堂歌合肥公坐上徐次履索賦

麻姑畱兩蹟一在敬亭東烟密隱約卓青溪有若綠水  
浮芙蓉徐生草堂在其下萬卷緹籤插高架軼興嘗追

白茅堂集

卷之十一

四

馭鶴仙愁心每盡啼猿夜縮地幾千里神交今幾秋終  
須一費呂安駕徒然夢作張敏游我來金陵懷抱惡十  
日不飲詩不作但飛杜甫白帝書翻辜謝眺青山樂徐  
生徐生爾咄奇孝堂觀面稱相知當年王蔡不得見見  
君今日姑山詩何異長爪搔我背神鞭欲下還復持石  
壇雲氣且暖鑽金盤麟脯長相攜

東上山弔李白

白東山吟攜妓東上山  
安我數今朝如花月他妓古墳荒

寒草

李白東山弔謝安白憐花妓樂盤桓如今李白騎鯨去  
依舊青山荒草寒

游廢園

一園分作兩三家一逕橫穿一逕斜惟有西牆竹根下  
蝦蟆請客客邀花

武定橋步月

石上光如溼宵溪人斷行樓臺分權影燈火送歌聲挾  
瑟愁倡婦鳴笳滿鳳城清暉曾不減吟望舊西京

月同梅詠賦

今夕永輪滿星河入望微光中雲薄度江外鳥猶飛冷  
浸孤蒲白明翻竹樹輝祇應天上住夜夜伴清輝  
皎魄起東瀛迢迢歷太清出雲如暫息在水亦孤征玉  
宇聯虹綵銀河入雁聲朱門盛燈燭不見露華明

贈張修我次于皇韻

白茅堂集

卷之十一

五

畱得牀頭幾寸錢春風賸買五湖船水仙陶峴笙歌後  
野况林逋杖履前闕試慣教荷葉掌踏青愁見莢榆穿  
白門楊柳今搖落數與離情已十年

中山一題

中山孺子倚新妝南國詞人總斷腸香炬迎來西徂路  
錦鸞獸山善和坊春風欲動先羅幕夜月初明見海棠  
記得當時行樂秘多情猶說杜秋娘

與龔孝緒談往事

丁亥子從將軍所  
春妓楊珠還龔

楊家小女珠爲字泥水才郎錦作詩毳帳妝成生奪取  
春缸醉去儘支持尊前脆管金鸞語扇後嬌歌火鳳詞  
誰別東西成隴水稻香樓上幾相思

白鸚鵡龔公席上作

嶺南嬰武更奇翰冰雪聰明水玉寒物外如何堪想像  
白衣大士著黃冠

金籠淡鎖碧梧陰夢到天南玉樹林坐上若無彌處士  
誰能知爾故鄉心

女牆月上夜如何睥睨偏憎花影多燈火隔櫺人未睡  
一聲驚住雪兒歌

問道炎洲貢至尊樊籠木粟亦君恩朝天不改山人服  
別有光輝照玉軒

碧雞扶桑花龔公席上題

萬里南來雙碧雞開籠暫放草萋萋只言禽鳥無鄉思

白茅堂集卷之十

走向扶桑樹下啼

白鸚鵡

合肥公使剪攜來白鸚鵡素表細裏黃冠黑味慧舌

媚舞不條而放至于飲啄不苟去就有方高人介士

之所尚可以觸類引申宣已論物者矣酒闌賦四絕

句不足以稱是夕秦淮河房燒燭得五十韻避白鸚

武故事及霜雪粉銀皎皓鵬鸞等字準歐陽白戰例

徐渭體

瑞雉曾聞獻越裳更知言鳥產南方奇姿不受炎荒熱

扇翻能生五月涼幾處名山尋勝蹟武多遙過弱

海市番航解衙羅蜜香林遠嘗侍慈恩大士傍殊種可

來青鳥妬休徵寧羨赤鳥祥遠從水驛三千遞官共鴛

夷夾兩廂絕代楊環容管遇風流陸賈嶺南裝曉離底

異山公著鷺服如陪孝伯當儘淬鵲鵲品劍匣浪誇翫

翠上衣牀研光刺水爭鶯綃鐵色并州剖瓠瓢鵲鵲暫

窺翻遠逝鵲鵲誤下轉高翔乍調塵尾都無異淡掃蛾

眉別作妝鵲鵲浴風朝弄態穿花曝月夕呈芳此鳥短

螺杯奪雲母坐駢鵲鵲惱明璫擎來衫口雲俱化映向

宵闌露已灑伏翼千年倫共色蟾蜍永夜嘔相望真鹽

教範模難認曆畧思陶藥愧良著色黃荃愁自審辨音

管輅謝何長生僧吉了機同類敢取韓皋濫綴行舉似

白茅堂集卷之十

芙蓉偏解語試臨秋水欲消芒照堪團扇持爲鏡嬌擬

玻璃嫩作房求侶燈前翻厭影咤聲簾外晃生光溶溶

曉霧梨花暈澹澹春風簷荷香舊識綠衣皆騰婢假饒

妨靈翟苦寒搖凍冷石難避火竄陳倉耗耗定免羊八  
請絕創須增謝尚狂王子化蜺遂卻馭張翁騎雀急排  
間揣摩天上仍俱盡說向人間豈暇詳妙質難將鵲造  
擬憐才竹遣羽毛傷生鍾問氣知無匹遠致遐邇恐未  
遑粵竹幾圍鄰孔雀蠻天萬樹滿檳榔行兼策距愁珍  
重馴就提攜本激印楊柳秦淮清勝眼臘脂官井淚餘  
血過江忍聽黃鸝曲代代來窺朱雀杭恥頻饑鷹掣韉  
破羞分籠鵲宿春糧出山李泌惟綠縕四壁相如且鵲  
鵲列坐辭章慚未洽他時想像與能忘戲拈七字青藤  
體一試歐陽白戰場

登姜九綺李秦淮寓樓看寫紅葉圖戲姜九

白茅堂集

卷之十

丁酉

八

山陰築墅更何之白下扁舟到幾時紗帽隱囊江左韻  
青鞵布襪杜陵詩一城紅葉輪圖畫半日秋心落酒卮  
怪爾濡毫忽遲鈍隔樓楊柳費尋思

許方城樓上作

許楚說  
陵有老司香

搖落楓林歲敘道鵬冠野老不勝愁重來桃葉當年渡  
快上長干明月樓江海金戈防暇日園陵玉露滿渼秋  
近聞衰毀荒榛在頭白司香淚暗流

爲孫秋我題畫

四季花作一束時  
秋我悼妻翁仲子

臨春四季足烟霞誰貌多情共命花畫裏相看如解語  
他生應長梵王家

此生不盡是情夢含笑忘愛次第我願遇返魂殷七七

不論春夏一時開

野老來看口漫誇芙蓉萱桂雜山茶獨憐國色人難識  
痛殺前頭豈惹花

累君幾幅斷腸詩只爲江南豔冶時青鏡不知人事改  
移來依舊照花枝

楊連真伽發宋理宗墓取其頭作飲器 高皇帝

平元求得之葬金陵聚寶山

杜鵬啼下冬青樹飛入江南聚寶山佳氣竟隨鍾阜散  
靈旗莫向穆陵還歲時麥飯誰潛哭寢殿松陰若可攀  
暮雪有人孤策往雨花臺畔涕潺湲

贈姚天放

白茅堂集

卷之十

丁酉

九

湖海爲家一丈人白頭青眼五朝身追隨謝傅游山屐  
漂泊淵明漉酒巾隱禱彈碁消日月繩牀讀易悟蒙屯  
亦知佳處烏衣好莫負松楸漢水濱

石頭城送合肥公還朝孝緒之越伯通歸廬子亦

返楚

陌頭楊柳色半落似初生遠帶斜陽好偏傷游子情臨  
岐交送別揮手各長征他夕如成夢相思併石城

十載傷心地重逢舊帝鄉別離驚老大山水耐興亡鯨  
浪頭雲白龍樓落瓦黃烟波與臺榭回首更蒼蒼

別合肥公後舟中作

燕子磯頭淚秋風滿舊京路緣知已易身歷亂離輕細



雨清帆澗寒霞旅雁橫不堪愁絕意既別轉含情

思菴兄自吳歸楚示新詩

在眼吳關路秋來夢益清把詩全送淚觸感細吞聲空  
郭雲能入寒江雨易橫且須斗酒會棠棣日相磨

贈馬

仗爾齊心管風塵有憚勞未須勝滅沒且欲見雄豪淚  
滴關山苦心隨鴻雁高不逢歸馬日嘆息竟同遭

思菴赴春官試

兄上公車書幾面揣摩時事歲經三燕臺金賤皆騏驥  
楚國才多必梓楠鞍馬關河愁雨雪風塵天地望東南  
布衣忠孝吾家事筵上花枝且一簪

白茅堂集

卷之十

十

昨夕同雲帶遠岑今朝飛雨晝陰別筵綠酒拈尤重  
去路扁舟水尚淡雪後長安鴻雁侶春來江上鵲鴝心  
燈毬錦瑟休頻醉看汝新篇賦上林

寄襄陽太守

風流休數習家池時事紛紛醉不知近日山翁初罷酒  
小兒莫唱白銅蹄

拾遺一首

合肥公邀同錢收翁看丁繼之演水滸赤髮鬼丁  
年已八十卽席次收翁壽丁六十詩韻  
左右看君正少年翠鬢紅袖並花前按歌傳遍青樓曲  
作使當場白打錢酒態憤撥監史罰舞腰猶博善才憐

貞元朝士今無幾却有民間地上仙

戊戌 順治十五年

元日觀迎春值雪

時大軍將入滇

辛盤柏酒同今日瑞雪條風捲暮衙  
簇筵粉荔更生花受降有令傳戎旅絕域朝正尚漢家  
誰覩土膏占歲事乘時先種仰平瓜

入春

蓮茅料事笑書生定畫寧知屬老成  
國使邵陵真策受降城輓輸雪後巴江水消息春前楚  
塞鶯但辨醇醪花下飲野人沈醉度升平  
十萬黃頭護鐵衣季冬霜雪出燕畿似聞蜀益全輸款

白茅堂集

卷之十

戊戌

十

復報辰沅更被圍間井蕭條紛驛使柴門僻寂隱芳菲  
春風花雨來簷坐目送天南鴻雁飛

幾年伏臘閉門中社鼓鄰簫歲不同頗喜間關還舊俗  
漸看村落出兒童蒿芹入饌春歸眼竹樹如山鳥嘯風  
能有幾多荆益地定勢王旅下巴東

岷峨舊識漢旌旗八陣今誰再治師海上游魂終自出  
黔中降將莫應知鳳皇臺畔春須到鸚武洲邊醉不辭  
更擬狂歌載尊酒黃鵬碧樹武侯祠

青谿烟樹出重重翠竹疎簾帶晚峯游子鄉園仍似客  
故人祿米未全供羽書不覺朝廷遠曠典還開華路封  
時封來治亂昔賢難坐策直需內地蚤銷鋒

上元前一日雪

今年三五夜飛雪作銀花蜀道兵戈滿荊州賦役加烽  
明燈火暗屋少堯廬遮簫鼓當時地朱樓十萬家

元夕月

雪霽月仍皎天寒光更新紛紛照征戍耿耿對幽人城  
上更籌急軍中鼓角頻坐看河漢轉歷落幾星辰

同竺鍊師過洞生祠白蘭一跗雙秀

海燕初命子如名荷燕雙作花同紀併同德分帶復分  
葩簾櫳相映啟華葉對交加煦粉凝朝露裁綃襯晚霞  
連環百子帳夾轂七香車寶髻宜聯插芳心欲共誇應  
憐鄭姑夢好在阿侯家更擬尋三秀借君引白麝

白茅堂集

卷之十

戊戌

主

新燕

渡海嘗疑氣力微偏銜別恨出烏衣倉琅不瑱時時入  
桃李無言處處飛乍集綠楊愁過雨俄翻白脰弄斜暉  
少年亦有游仙夢不見佳人錦字歸

弟憐海棠花下作

海棠二月落更開委脂拂騰池上臺飛紅單綠紛下來  
攬衣撲帽霏瓊杯春風此地搖香雪中原豺虎正橫絕  
天寶曾傳桃李園永和寶羨蘭亭哲在昔世宗全盛時  
吾家二老連荆枝曼容官畏六百石洪景年惟四十期  
先王大夫兄千秋道德無明晦談云道德長存天水遠  
弟皆蚤致仕千秋道德無明晦談云道德長存天水遠  
山高同不廢平泉花石今豈存鑑湖一曲能長在少游

小季最風流春槽壓酒邀我游種衣花下但同醉世上  
浮名何足求

戲題兒便面上畫官人

紗帽朱衣紫綬爭當年親覩漢家儀山中甲子無多日  
說與兒童半不知

樊王孫孝山玉陽道人夜飲棟花下

夜色看如水喬林落棟花草衣方士侶茅屋野人家翻  
智過歸鶴燈懸墮暝鴉春風盈盎酒籬畔喜能賒

和友人燕京春半梅花

九九消寒圖辨辨紅已遍瞥見梢頭花飛飛兩三片  
今年春意偏發梅不發柳非關春意偏歲寒難獨守

白茅堂集

卷之十

戊戌

主

月子彎彎生下堦拜篤篤仰見團團花低頭淚簌簌

寶髻先偷插休教姊妹知今宵橋上月疑殺鬧蛾兒

初夏竹塢看內子烹陽羨茶步子瞻煎茶歌韻

烏筍已成斑筍生紫椹半落黃鸝鳴雨前試手雀舌嫩  
雲腳照鬢鵲雛輕山杯石磴列一二謝家風味林下意  
陽羨焙手梁谿煎建安黑盞蘭溪泉中州素藝學西蜀  
更誇定窯紅琢玉漢文園令渴勝饑遠山負對文君看  
柴扉不啟啄木叩竹雞飛過提壺隨酒能消渴茗亦醉  
松風欲定雨生時

竹下奉大人煎茶韻

蚤茶晚薺相催生彭亨煮作車輪鳴開鑄過鼻秋雨氣

傾蓋到手春風輕平生有痕過斛二流連不減酒中意  
翁如桑苧好自煎吳巾嫩布堪漉泉手中茶杖兼出蜀  
色如蒸栗真黃玉扶行竹下日忘饑青光膩粉照麗眉  
長鏡細笠且爲伴繩牀隱禱長相隨須知顧渚吾家物  
絕勝齋房芝賜時

舊荷月

空際光皆月花林耀始知經天銀作漢映地玉爲枝  
颺藏淡黑關山惱別離無情應亦老相照到何時

盆池

無多盆盎水三五發芙蓉花外見星影月明聞跳魚有  
時枕簟寂夢入毛公湖

白茅堂集

卷之十

戊戌

古

山中

鶯啼綠樹溪留我山中久策杖欲下來殘陽更回首

王恂度讀書靈谷

靈谷衆峯秀有然鐘磬生因知靜者意於此憐幽情不  
雨翠微溼長雲佛日明琤琮泉外遙得咿唔聲蕭條  
逆旅無潛漠山中行薛月兒金燭窳風吹玉笙明時選  
妙才文藻羅羣英安知江漢側飽食原蒿辛白駒自維  
繫黃鳥何嚶鳴道德我方重匪輕冠與纓

建除詠古名將

建都風雨交除難羈縻縣滿戍不踐更平城幾經戰定  
徵關內侯執戟明光殿破陣雨驟張危機一時變成軍

火中謠收績天山箭開門揖天子閉壘下羣彥

十二屬雜述

鼠思在當世牛牧隱蒿萊虎步方容與兔脫豈徘徊龍  
潛戒勿用蛇影不須猜馬明浮海去羊公化石來猴知  
介象德難識處宗才狗監何須爾猪肝安累哉

八音志感

金鏡雜短簫橫吹出荒郊石馬前陵廢銀蠶古隧消絲  
牽盡髦士飛蓋滿清朝竹林自多逸小山何見招匏瓜  
繫籬棘碩果剩桃梟土築哀生室風吹許子瓢革非信  
已晚知命亦云聊木鐸將何徇商聲起獨謠

六府無題

白茅堂集

戊戌

圭

水旣漢帝宮火照靈雲路再得佳人難不惜傾城顧金  
玉奉君心木石感當悟草色逐時青朱顏一朝故土乞  
去公子機穀辟畱侯疾瘳有羨鳳簫飛南山枕塵霧

南唐百馬卷子

開元廐馬四十萬天寶從龍最誰健夜偃火鼓延秋門  
畫爭豆莖咸陽店萬里橋頭百存一分去東宮凡幾匹  
元宗至馬地百姓請太子東當時易秣盡凡才急難何  
還分後軍飛騎曉馬從之  
曾見騰遠此圖蕭梢僅百馬毋乃教坊教成者  
百細看不似臨陣姿可惜登牀汗流赭黃衫侯官五六  
人鏤花玉帶繡抹巾羈前寶絡墜金鐸覆以羅帕承錦  
茵可憐賊破西京後此馬全爲承嗣有鼓聲應節詫爲



妖血碎桃花死猶吼圖傳內府已千年精微畫手南唐  
前畫師有意惜奇駿不遣驅除供舞筵君看老驥還遭  
放儘有驕驕氣凋喪首荷難逢大宛種上從秦屢涇邊  
庭瘴似儼何須四百躡壯觀爭多真畫師轉思驂裏不  
世出獨乘千里將焉之

### 鄖西

聞道鄖西壁元凶隴右遺亟須乘勢便何事養癰爲芳  
草王孫痛山花杜宇悲自慚蒙帝力山水足生涯

### 仰月

松餽漏微月熠燿如明星出林仰青漢玉塢正晶熒已  
楠西歸翼復動東飛翎露凝疑白花翻翻在前汀溪夜

由才堂集

卷之十

戊戌

六

烟景滅中天雲色新幽情必孤領高眺如輕身團陣射  
劍戟彫繁燿錦茵如聞短箭喝定對長蛾蟬遠近理一  
鑒晦明因至今莽然人間慮恥向區中尋起舞溪礪石  
浩歌向山岑桂樹恒不死清光知我心

### 中秋對月

於廬今夜月萬里共金波舊傳中秋陰晴萬里同蕭瑟愁相對邊  
墜竟若何等陰穿笮馬光滿望鳴駝想照無人境應明  
白水河軍報抵關索嶺餽輸全帶哭鏡吹忍聞歌兵遠  
民稍暇年登俗賴和盈盈限牛女默默倚姮娥只恐天  
人際同時哀怨多

### 雪漁圖

前年大雪江凍底一月街頭少魚買今觀畫圖無乃同  
容易開罾得雙鯉木榭獠奴招不住吹火移舟向前去  
春時綠樹亂青帘咫尺不知沽酒處一旗斜出颶西風  
兒童笑指枯林東意中快事誠如此明日江頭問釣翁  
九日風雨三首

荒城林木總凋殘小阜纔登輒縱觀東逝江河愁目下  
南飛鴻雁耐人看龍山參佐誰吹帽益部中丞正據鞍  
劍外順元順元地名消息斷可聞檄羽到長安

詔書連月百蠻開飛檄傳聞到草萊已說長官輪象貢  
不知荒徼異龍堆歲逢此節多風雨坐望他山送酒杯  
搖落楚天徒極目艱難誰是濟時才

由才堂集

卷之十

戊戌

七

老雨顛風秋作豪昨來結屋憩山坳龍腥豹溼孤峯穩  
鳳戰鷁呼萬竹交實有青尊堪下淚不成避世且安巢  
閉門杜甫非關僻止酒陶潛祇自嘲

### 吳翁贈桃源圖

吳翁貌古心亦古萬曆遺民七十五精神慷慨營八極  
白晝指顧夢天姥汗漫追捕成丹青山水障子翁最能  
奔泉落石秋謾謾雜花生樹春冥冥南陽劉生癡絕倫  
點僭何如王右丞王維有桃源詩又有圖吳翁癡點體各半眼中  
忽詫桃源見前身回師應阿誰待詔曾登仁智殿竭來  
手持挂我堂忽疑洞牖開一方蹈虛頗覺形骸礙入坐  
如聞草木香此翁少年拂黃綬曾覓丹砂乞句漏告身

一卷埋土花  
廿年不識新城路  
愛君桃園圖  
遂作桃園歌  
當時冠服那能過  
彷彿丹青奈若何

和友人燕京清明詞

四首

三月清明墳土添  
麻衣酹酒哭新年  
可憐玉匣前朝地  
不見遊人撒紙錢

金遼戰地更堪哀  
海子南頭遍草萊  
化作沙蟲君不信  
年年螻蛄聚成堆

高橋畔柳千條  
席地紅妝弄玉簫  
最是燕姬腰勝柳  
南夢收束更纖腰

毬馬還開校獵場  
五青六白產漁陽  
飛放家以五青六白為神品  
鈴聲掣向天南去  
多少離人望故鄉

白茅堂集

卷之十

戊戌

九

和燕京十月詞

八首

十月一日風色淒  
淒家家門巷送寒衣  
珠襦零落元官冷  
空說長陵石馬嘶

浪跡曾經到八閩  
閩人爭作大清明  
堆堆紅葉西風裏  
也有官官哭幾聲

開俗十月為大清明

一幅丹青七字題  
長城哭倒杞梁妻  
太平邊圉多名將  
父老猶談李隴西

九月焚柩衣為此則市

西直門西萬壘山  
雁飛過盡雁門關  
驀然南望無楊柳  
輪與江湖自往還

捲地風沙蚤賜貂  
新恩舊例法前朝  
南風小草偏留得  
看取春花出草橋

燕京少婦紅粉香  
鸞靴貝帶紵衫長  
畱歡自愛新粧好  
跌坐鞦韆擁炕牀

茶乳初烹玉井泉  
金荷接吻吐香烟  
腥紅細點西山雪  
一尺多羅值萬錢

都門風物異南州  
趙鼓丹青動我愁  
盡裏春秋君識否  
吳興莫只寫驩驪

數吳人畫燕京四時風物圖

送李生還臨川

三春滄浪天十月  
宮亭路杜宇勸將歸  
離鴻啼不住白髮  
堂上親青蛾竈前婦共指  
檠上花今年好相聚

咏宜和書院松鶴  
舒龍鶴

圖寫青田數薛公  
宜和書院更稱工  
何年飛集雲中翮

白茅堂集

卷之十

戊戌

九

怪底生成堂上松  
側帽錯防零葉露  
卷書時動落毛風  
全勝木粒樊籠看  
況覓魚蝦困阿翁

貽舒康伯銅辟邪香爐

曾伴高樓倚月闌  
輕霜繡幕笑相看  
燒殘紅燭瓊瑤暖  
縫罷春衣翦尺寒  
草閣愧非天鹿對  
名香須熟鷓鴣斑

貽君定置空齋裏  
日暮將無翠袖單

至日夜飲

至日山中糝豆羹  
舊儀走賀次王正  
賜貂想像羣公會  
躍馬悲思萬里征  
後夜冰霜欺酒力  
前村鶯鴨亂鴻聲

巡簪即看梅花笑  
野客春醪準共傾

春前有沈醉月十之句

讀贈光祿大夫楊公詩文集  
有懷斯人賦十六韻

康陵真自毅英武動如神策制舉三問先生第一人  
衣親定難法獨出十旬屢放青蒲哭仍隨白簡仲弓道  
胡造次廟畧遂維新定策推元老傳家有世臣僕園稱  
固歎政府議非醇得罪緣經術遭時太苦辛紅顏戍金  
齒白首叫高旻潦倒披細帙疎狂瀉葛巾熨鬢爭欲覲  
蒟酪送仍頻騷雅看前輩齊梁轉後塵萬千施甸路四  
十怒江春來老涎魑魅臨終託薦帳著書無少悶得意  
竟忘身摘藻還餘事安仁邁等倫

虬寮

蒼虬欲升騰天矯凌吸嶼山空無人行且復立風雪

弔趙友沂兼慰其尊公侍郎趙舍人以母憂發卒

自奉堂集卷之十 戊戌

舍人瑚璉器喪亂逐漂蓬曾舉永曆朝鄉試巾帶長霜涕機關

動觸龍生還哀庾信死孝慟王戎走問臨印女遺書尚

幾通

薊北扶親極維揚取道回舟中畱客滿江上寄書來彩

筆辭青瑣麻衣掩夜臺延陵固賢達羸博莫溪哀

排水筋雪中作燈

排水聚雪在庭中絳蠟光涵影不紅丹鼎乍烘雲毋粉

明珠爛挂水晶宮五枝作炬曾何羨四照名花可畧同

羌國頗黎他自貴敢將燿燿敵天工

鏡中燈

揚子江心鑄作工波斯鉛水雅州銅燒殘銀燭臨粧閣

正對金缸爛綺櫳月滿平湖波不動日烘陽燧影當中  
搖搖朱燄微風起似帶新烟出漢宮

已亥 順治十六年

元日

濃陰匝地白日微霏雨况復來寒颶未能免俗柴車出  
聊可爲銘桃版知血戰幾年屯黑髮羽書前月借烏思  
訛傳大兵從西番下交趾金牛叩杖當年事鐵鎖神川信莫支

人日

兩日晴明花樹光今朝人日復陰霜邊烽漸遠排春仗  
後五日坐客稍能語瘴鄉雲貴多洮外諸番容易服安  
南都護更誰強欲知一統今朝盛黑水南流舊禹疆

自奉堂集卷之十 已亥

立春日敬次 大人韻二首

綵燕鏤雞次第陳椒杓相殘輒過旬飛花帶雨香猶臘  
輒土消冰色已春久託一鏡偕隱去側聞三道點行頻  
蓬婆羅鬼知何狀爭報將軍早出秦

立春日雪小飲

坐觀春雪態飄撇更多情旋水齊親影彈林靜有聲五  
花纔到地半日即兼晴大塊元同運東郊豈待迎雁高  
知氣暖魚散驗陽生人事宜來泰天心合起貞盈虛三  
戶邑勝負九真兵憂世非吾事良辰治酒鎗

二月七日邸報去冬臘月九日 王師過鐵鎖橋

陝軍奪七星關粵軍抵安龍所



南詔奇兵三道入中原父老一時傳捷書萬里騰何疾  
調戍連山凱欲旋雨雪龍旂先啟路瘴烟穢穴可妨邊  
盤江錢鎖平如掌蟻蟻空營十五年

荒江春草未青蔥楊柳先開二月風寒食清明非郭外  
踏青挑菜只城中農桑實喜兵戈遠羽檄頻夸戰伐功  
羅甸上官驕出沒比聞帶甲滿遼東

五丈原頭夜渡師七星關上豎降旗天威不復南人反  
縱聞何勞大將爲幾處青山通白帝依然碧樹坐黃鸝  
江門春到音書絕幸有生涯借酒卮交游多從軍

春望

燕語天光好山堂立望時風回雲忽轉花靜日初遲湘

白茅堂集

卷之十

七

野饒秦洞已山拔漢旗戰場移幾處春色未應知

春夜程守府宴

六韻

刁斗將軍第門闌俗客稀葛巾神自王蔗杖把尤肥駢  
駢傳官酒麒麟繡地衣回風時颭燭春雪僅霑旗賓從  
閒相得琴書靜可依情知不犯禁醉借馬馱歸

與張東強

九基

韶訖稱相知老大轉半落君趨赤墀步我臥青山閣弱  
冠放五湖當君北上書牽絲鉅鹿郡揮手承明廬鯨華  
自古稱燕趙走馬彈絃關輕蹻談兵每上賣漿臺狹邪  
屢指邯鄲道戰國餘風殊未已弓長草動烟塵起軍興  
賦幾年愛君只飲縣中水折腰不得意挂冠歸去

來已知龍洲橘自種不識河陽花更開同是山中人還  
結山中友綠鹽紅蓼磐石邊白沙翠竹清江口南山有豆  
落爲其北山有萊思米薇家無秦聲與趙女拊缶高歌  
誰是非

雨後看田家

雨絲輕捲宿烟稀虹帔斜披睨日微渴雲睨日人過麥  
隴翠雲動天放源泉白練飛田家新糲已足糞杜陵老  
翁仍苦饑鹿門偕隱夙願慙龍丘莫奏知音稀

雨湖口號

五月山城勝錦城蓮花十里彩雲生扁舟尚在江南住  
醉聽吳歌子介聲吳歌以子介送聲猶楚聲故乃

白茅堂集

卷之十

七

菱灣荷渚漫經過天淨無雲水不波湖上一輪明月出

真如金斗熨秋羅

二更風生月皺波玉鱗金縷影相摩官池鋪錦成何事  
爭及湖山展鴈多

漁

白波淡處白蘋花白雨渾渾白鷺家兩槳豪橫歸去  
朝朝供客足魚蝦

侯門彈鋏得魚遲去向江湖作網師兩岸鷗鷺渾是伴  
不須一舸逐鸕夷

望雷雨

青光抹林末雷雨在他山爽氣忽而至餘颿淒以閒暑

威過未盡秋意已相關欲采芙蓉去愁紅墮幾灣

七月七日

七月七日漢水濱微風吹浪白如銀菱魚狹巷秋祠鬼  
燈火荒江夜賽神南俗每憐兒女拙北村不厭阮家貧  
開庭竟夕無瓜果獨坐裁詩憶所親

哭許友有月

徐存永延壽陳開仲濬許有介友間中三才子也爲  
周侍郎亮工所知侍郎以飛誣被逮辭及開仲存永  
有介存永得免開仲死僧舍有介同侍郎下請室侍  
郎得雪有介亦釋丁酉晤于白下時侍郎左遷青州  
憲使云往就也前月得存永計爲文哭之今聞有介

白茅堂集

卷之十

五

復澹然追念舊歡悽然欲絕酒邊僅得二律絃斷柱  
移當援他琴以續之矣

曾醉君家水友堂伎兒十五勝名倡半酣和舞更新曲  
待月梅花遇夜妝紅燭乍驚鸚鵡夢翠裙微曳鴈鵲香

白言此樂終難朽回首三山竟杳茫

櫟下司空柱見收君罹詔獄亦經秋寒灰溺後猶存火  
廣柳人還尚拜侯且喜餘生逢白下近無信使問青州  
陳琳徐幹皆良友痛絕同時已首丘

漫答汪兵憲悔岸

雙鯉遙傳到短扉開書破涕起仍揮抱茅江舍秋風夜  
賃作早倚幾歲歸何處荒雞野哭有時驚鵲向星飛

仲元圭里無人識但恨銀瓶酒伴稀

中秋病起侍

大人率諸孫拜月是時江海戒嚴

兼答汪大

烏衫鳩杖出庭前驥子能兒喜可憐哀動關山笳吹遠  
白穿林表月華鮮一江鳬鵲軍聲起連日風濤客夢懸  
多病故人勞問訊提書原不斷朱鸞

昨歲安莊未解園經年騰越已全歸鯨鯢乘漲還東至  
中大舟名 鴻雁驚秋轉北飛病把醪醕酬令節行巡  
露下空江夜色新水花烟葉絕纖塵犬聲曠野真如豹

月暗簷鋤似有人恐照白衣紅袖泣不堪錦字翠眉顰

白茅堂集

卷之十

五

難云萬里同今夕人言中秋露  
難云萬里同今夕人言中秋露  
一悵望金波一愴神

秋閨

鳥鑿新樣撲雛鴉竹檻涼生潑乳茶漫道秋來芳事歇  
十分春在海棠花

讀藏光傳

高敬公名獲與光武有素大節似陳光  
武亦光武布衣之交召之稱疾不至皆

新明人見藏光傳與丹銘  
錄引故蹟遺文嚴子陵碑

南陽傳鄧馬夫子獨清風矯志誠孤往逃名尚未工披  
聚何噉噉加足太函函千古能埋照牛牢高敬公

飛鴻

秋水漫蘆荻飛鴻急急鳴不應圖一飽肯作倦長征烽  
火雲通白關山月照明差池聯斷陣清切願同聲腐鼠

何勞嚇虛弓自不驚回翔解機警高舉性生成飲啄還知慎江湖苦用兵紛紛鸞鵲輩吹澤自縱橫

送李嵩岑巡鬱林二十韻

萬里蒼梧路繩橋百粵懸水通七澤勝山與九疑聯擴境新編戶論兵近備邊檄書紛桂望旌旆繞灘川風俗圖經異城池壤勢偏赤巖晴白瘴蠻樹緣多烟野果全如面蚌蛇美似鬚獻歌蘆管閑叱馭跡郎先孔雀呼都護靈輿識使輶長齋鈴閣靜散帙錦題鮮君長齋奉道意以休來謗枕椰可駐年火山明劍氣永井著廉泉炎景憐分袂危途慎著鞭艱難吾道固心力爾才賢白日高歌送青春取醉眠風雲看勁翮險阻信雄塞多難仁

南才堂集

卷之十

已亥

五

人秦盤根利器全策勲寧用武訪道况知玄元結碑猶

勒丁郎祀不遷

丁郎山在梧州岑溪縣界

君行忠孝地

駐節儻流連

寄懷醴陵張大尹

八韻

甲友君先子生平直諒多老食樓上醉狂和郢中歌雞黍虛成約龍蛇柰若何大賢須有後小邑喜來過吏事傳三異風人詠五純土清泉勝醴湖濶雨增波勉矣行當詔懷哉好豈阿洞庭秋雁滿旦暮惻惻羅

素琴

我琴本不素素光久已滅七絃絃其間亦與無絃別對之入不彈幽意自怡悅龍吟聲在角龍吟亦在角中

理豈易說世無鍾子期吾寧坐絃嘿

風從牖中入琴在壁上鳴七絃流一韻莫辨宮商聲至

音屬天籟彷彿通神明高山與流水淺矣人間情

秋日獨酌

門海警居民盡逃

水驛幾傳舊帝畿江城連月火烟稀秋風閉戶黃花綻暮雨霞天白鷺飛草莽豈知三事算乾坤增報幾重圍漸非年少清狂態中酒猶堪淚溼衣

重九後十日奉和 大人登高悵望吳下戲用程

孫目所書韻

大江南北今如故聞海警草莽高低試一臨醉裏乾坤醒後眼花邊尊酒杖前身吟堪碧盈全傾玉笑贈黃花

南才堂集

卷之十

已亥

五

滿把全尺素鯉魚那得上坐看飛雁一行青

冬暮大雪汪梅岸過飲草堂

入冬三戌初見白過旬偃臥門無客寨帷小隊東方來夾道爭看王孝伯青州細甕泥額香屏騶投轄忘清狂門前綰帶翻隨合臺上銀花剪更長風回落霞穿牕空飛上貂茸凝不動韋家白盃殊不惡江城土酥亦可供仕路風波歸去來感公高義無嫌猜漢江綠水真可醲武陵桃花春正開

雁陣

雁陣雲中山高樓思婦嗟繡裙三五隻錦瑟一行斜夢裏關山月秋來蘆荻花不堪秦鶴唳相併起天涯



立春日與客草堂小飲得生字

干戈知未靖消息莫深驚天地存吾輩江湖厚此生土牛勞吏送絲燕逐時成草野無他事期君作耦耕

白茅堂集卷之十終

白茅堂集卷之十終

元

白茅堂集卷之十一目錄

庚子順治十七年

赤松歌贈柯生

夜酌

仇英單于射雁圖

草堂雙燕巢于檐可俯而窺也雛成長者先飛哺

其弟有相恤之義感賦

列女偶詠八首

鉤弋夫人

文君

馮婕妤

白茅堂集卷之十一 詩目

明妃

張孔貴嬪

太真

洗夫人

花蕊夫人

二女將三首

奢香

秦良玉

麻城曹石霞亂呂來斲病中擁被肩輿至艸堂曰

才子不重逢故人難再遇爰賦新詩情詞凄絕

值予亦病倚榻相對效體步韻二首

夜雨前韻東曹石霞孟天友易吉孟偕曹再過艸

堂仍效曹體東楊西印

袁期門

約友花下

神間田父噉蛇觸感十首

書募簾埠橋冊子

唐明皇御勤政樓

菩提寺贈天竺禪師

苦暑晚得小涼

西塞山

黃鶴樓夜眺

白茅堂集 卷十一 詩目

江蓠兒

黃鶴樓弔古

秋盡獨登黃鶴樓望見經畧相公回京

寄王判官省災襄河二首

秋日游定慧院

登大士閣

黃岡諸故人過集墨池限韻

重九後一日王寶臣招同洪半石

周祿袁倩修宗

何叔鑑履仕登赤壁卽席得玄字

夢中贈神女

拳勺菴看曹尚白書天馬賦龍眠方還青作歌倚

和

大士閣置酒遠眺還飲寶臣齋看月

徐黃岡補招觀蘭姬雜劇卽席

寶臣贈文石

玩月聞笙

述山左客

贈李都閫次寶臣韻

送梅道士訪弟子沈雨霖

臨臯同素扶鱗長踏月時二子將之襄陽六韻

贈徐亦史步鄧孝威韻

王言如絲筵上贈

白茅堂集 卷十一 詩目

遇維揚宗無齊

秋悲二首

贈周小侯

送梅子福

贈索山人蒼簣

樊海連參軍話舊

雪霽過韋氏看梅

詠梅贈何叔鑑

倩修偕劉尹之山東

酬黃州諸舊

讀永和宮詞二首

憶呂全五

答海通見贈原韻

辛丑順治十八年

元日六兒瑞徵昌云弟湯餅呈大人

多雨

雷雨二首

寄答何道岑應珏

城西李氏垂楊甚茂取數枝植竹邊二首

寄方商州子光

茅齋雜咏三首

端書

由來堂集卷十一

四

洗硯

焚香

贈張生無逸

雨中飲談長益讀其詩走筆贈之

夏日艸堂酬贈楊西印三韻

同談舒諸子集湖上招提得林字

答談長益有序

約長益游潯玗洞既聞先往

潘江如隄出示時賢詩

江如鍊藏予詩至五百餘首戲答

訊長益游東街

長益游潯玗洞歸夜雨小涼招話艸閣

送友游汴梁時河決

凍雨登八極樓招西印

秋夜發舟樊湖來止臨臯永城練子石林出其鄉

人侯方域遺文於桐城方還青少府寓舍出酒

環酌坐而聽其誦三五篇誦者悲激聽者噤斷

坐中爲王子雲丘過之兩丈人子雲之子曰封

洽擁燭踞觚形神不屬有飯忘箸草之意詩乎

侯生

讀桐城姚彥昭紀游詩

題谿南艸堂爲夏邑陳簡菴

由來堂集卷十一

五

燭下畱鎮江鍾惠中

飲葉敬之署齋

宋牧仲年一日射四虎三首

偕還青石林集補石艸堂限韻

送練三往潯川

同還青醉洪研瞿齋戲作嘲笑

見月懷鍊三潯川

楊黃岡嶽生升任嘉定州載酒出安國寺敘別

嶽生餽雙燈

潘將軍筵上作

重九風雨還青石林補石倩修研瞿攜妓見過限



八韻

十一月朔冬至補石弱生攜饌夜過值兩姬人送

酒

至日還青石林寶臣研瞿過集

寒夜坐還青客館作

有序

佟三滙伯攜二子入楚省墓二十四韻

寶臣別墅有淡紅梅屢邀看不果王遂入山花繡

且落矣戲簡五首

石林自滌返黃將歸永城集補石別墅予以病阻

賦詩道意兼憶練先公

四首

送簡庵還大梁

白茅堂集

卷十一 詩目

六

贈長益

贈江如

歲寒葺艸廬

送鍾惠中還鎮江

送長益還京口

二首

哭洪研瞿

有序

步寶臣二十六韻

大軍出征山海

立春日答何龍牧

又答何令遠

白茅堂集卷十一目錄終

白茅堂集卷之十一

庚子 順治十七年

赤松歌贈柯生

生字赤松  
善制黃精

崑崙丹成騎赤龍冰玉弟子飛雲中飄然乍逐風雨去

如花少女追來從玄臺瑤室杳何許八駿蹄回二龍住

鞭山駕鼉四海怒商秀源桃不知數泰山鱗蛻老曾孫

貪名秦代非仙羣閒餐五粒噲沆瀣醉擁三花眠綵雲

六雄兩帝我何有夢醒樊桐一回肘垓下丈夫猛如虎

圯上小兒貌如婦金粟長陵幾杯土黃石城東亦應朽

千年牧羊石甍鳴人言卻是黃初平石黃松赤老應變

液入根窟成黃精柯生長鑱白木柄一寸芽青巖雪盛

白茅堂集

卷十一 庚子

一

金鹽煮石暮歸來饋餽磊砢滿山甌黑首曾披紫綺裘

白頭思逐赤松游相期辟穀尋黃獨恐卽柯郎黃石儔

夜酌

清夜捲琴書沈沈動春酌山桃笑向人時共燈花落

仇英單于射雁圖

海天冥冥帶雙雁碧眼霜駝若流電弓強箭盡且柰何

目送入雲看不見十洲老手畫似真百年粉墨開如新

期猓雕耿不嫌誤莫誤漢家宮裏人

草堂雙燕巢于楹可俯而窺也雛成長者先飛哺

其弟有相恤之義感賦

雙燕雙燕巢我茅堂楹杙間巢低舉手可撲鷁搖頭鼓

翼軒奴軒一巢乳子可四五巢中出來衣桁語青蟲觸  
落澆琴書黃口詭誦試毛羽先飛者兄後者弟銜蟲代  
母更相飼君不見卜式與姜肱讓財推食真弟兄尺布  
斗粟愁人心普云軒奴軒見古樂府

列女偶詠八首

鉤弋夫人

漢武懷疑殺貴嬪當年床第定橫陳李夫人在如相訊  
不道私恩解誤人昌曰此霍光所以殺田延年也

文君

文君未賦白頭吟司馬居然一賞音賺得臨邛諸寡婦  
春來嘗抱聽琴心

白茅堂集

卷十一 庚子

馮健行

旄頭豹尾乍支持賤妾當熊祗一時多少沙場禦魑魅  
願君莫忘羽林兒

明妃

陳平奇計詔關支故畫蛾眉急解圍道是陰謀終報卻  
真成薄命有明妃陳平計一說機關如假師舞于城上一說畫像胎單于關支

張孔貴嬪

玉壺金箭夜尤奢寶帳臨春笑語譁共說南朝無一事  
六街九陌盡繚華

太真

可憐宋玉抽毫日已是襄王夢覺時不見馬嵬佛堂下

鳳翔從事鄭畋詩

洗夫人

誰將犀杖賜夫人爲報隋皇已滅陳綿蕪嶺南三日哭  
千秋巾幘一忠臣

花蕊夫人

徐匡璋女小字花蕊孟景納入宮爲夫人拜貴妃升號慧妃後入宋宮仍已謂姓費誤

馬蹄清夜夢難忘一樣深宮玉漏長曲几沈香熏小像  
此身猶得傍君王今傳唐中服扶彈者夫人所祀景小像也

二女將 三首

奢香

蠻錦曾朝漢帝宮承恩一諾五丁通虛傳高祖畱遺詔  
白茅堂集 卷十一 庚子

誰守秦關百二雄洪武初開道通貢

秦良玉

石柱土司女都督

天兵夜破佛圖關親奪蜚弧女將官近日渝川暗戎馬  
有誰錦繡更登壇天啟初破奢崇明復重慶府

賊火西侵白帝城蜀門石柱更崢嶸誰言斗大黃金印  
不及秦家箭帶兵崇禎末增張獻忠敗績乃發箭一雙掃地盡

來也

麻城曹石霞

亂昌

來斲病中擁被肩與至草堂曰

才子不重逢故人難再遇爰賦新詩情詞凄絕

值予亦病倚榻相對效體步韻

二首

叫短桑雞太白天黑輪驚白閣虛穿食昨月沈躬不省三

星雷破夢初回七曜鞭我自委衣心尚嫺君能風駕事  
尤賢吹花弄雪風中聚泛宅浮家岸上船祇劫只爭彈  
指過此生偏作剎那憐千梯出地還仙國一枕南柯也  
大年飽雨蝸涎羞上壁驚風鶴髮竟歸田棄從南渡顛  
毛盡築近西陵別墅連璧月幾圖烏鵲怨銅盤時淚鳳  
皇妍姬嗤托鉢朝留飯老要肩輿晝好眠綵筆尚從江  
夢掣明珠無耐買胡煎木知未死根猶腫病悟浮生毋  
竟駢心苦逐年腰帶減淚痕今夕手巾添鄭虔泉路交  
期在莫詠參軍松柏篇

彈丸圖畫八重天黑白儀球線幾穿坐有西秦天珠圖  
重月天水星天金星天日天火天木天土天列

由才堂集卷十一庚子

三十三萬八千六百九十里日月五星飲海未乾終棄

杖于河今云海濱河也驅山何策竟八重也鞭千秋想像

玄因影附西陽雜俎第七日龍圖說不同字亦誤廿載

逃名物外賢鄴下尚飛公子蓋坐中誰覓孝廉船春燈

夜雨冥心聽圓扇長門屈指憐藥裏藍與君肯出地爐

松徑我經年半短榻餐雲母癡望仙緣守玉田蟲臂

鼠肝何造化馬奔車敗總牽連定知躡躡窺非易不信

駘它態更妍幾處鰲鰐喻血叫多時白枯飽雲眠三年

乞艾良非計永夜膏蘭泣自煎久許磨兜今一放笑同

茶首口能駢茶首音蔡茂青萃半匹當誰啟翠被中

流好共添醉倒繩床如花峴興來仍續小山篇

夜雨前韻東曹石霞孟天友易吉孟偕曹再過草

堂乃效曹體兼東楊西印兵憲

頭風劇處欲旋天暗牖真看棘蝨穿祇爲狸貪遭鬼扇

莫緣鳥爪犯神鞭坐淡酷怨劉邕癖子病客去翻思半

季賢井器莫輻揚氏覺牀書只似米家船壁邊雙足多

時倚普云唐時海上有人二十年不下床雙足鏡裏通

眉枉自憐柳長左肱須忘我草生荒跡動彌年身居水

泊蓮花國夢甸山南豆稽田但有一瓢風即妬總無半

笠雨憑連白衣天上斯須變紅頰人間幾日妍多少詩

墳迷鮑鬼不堪屍塚對衙眠琴歌半曲心成擣棒燭三

更影亂煎良友偶來心愈隻典型如在句難駢藥糞計

白才堂集卷十一庚子

日看題滅胡粉爐中莫妄添幸有同心忘爾汝病瘳得

力和陶篇子賦和陶

射聲投尉繚資孤寶簾橫腰滿鏐鉗出入苑東隨鹵簿

指揮前殿執金吾新離禁籞連雲地細看山川聚米圖

見說五營年正少君王親賜虎頭符

約友花下飲

白日無停輪經天猶晦息人生非少年胡爲少年役慙

彼泉下人黃土已安宅嘗愛在一朝百年共爲客雨飛

陂塘清月出梔子白招我同心友開顏對歡伯

艸間田父噉蛇觸感十首



舊聞即且甘帶今見蝦蟇噉蛇物性吞舟吞象人事食熊食蛙

投尉醉時煨鐵將軍老去據鞍殷公咄咄四字樂令茫茫百端

獵婦卻要太黠老奴便了無能欲作人間臣妾半癡半點相應平廣記太

老僧梵放如是子野清歌奈何莊嚴七寶非貴證悟三生靡他

一解不如一解子雲後知子雲敢信東墻大隱且學西河離羣

幾處桑陰闕紡千聲柳底鳴榔水外一灣茅屋岡頭半白茅堂集

樹斜陽  
七松處士時有五柳先生不無梁鴻賃春非晦高鳳爭田自汗

徑情進退豈易透地狎世良難贊善劉因多病左司种放無官

直道遂能害道浮名適足累名徒屋好依北渚焚書莫在東明

謝客仍開三徑爲農合老一丘陸子塘邊語鴨莊生濠上游儵

書募鰲埠橋冊子  
河邊女兒織七襄夜驅烏鳥成長梁河中老龍向天笑

卬子懸跡斷江微卬音森八駿龜臺酒冷金膏淺救放

龜臺渡姬滿泰家皇帝通天盟能將威力制無情神鞭鞭石石流血誰能驅石補天關我願烏鵲不飛龜臺不

沒黃姑羅帳夜夜同王母蟠桃日日設此橋千秋萬歲永不圯直至王母黃姑白其髮人間一橋何足說

唐明皇同太真御勤政樓設百伎教坊王大娘戴百尺竿上施木山狀瀛洲方丈小兒持絳節出入其間而舞不輟時先玉山和鐵崖天寶宮詞

爲奇妃作也絳節朝看王大娘牧齋列朝詩集毛氏本玉山草堂集皆注王母俗子竄注可發

一笑因句演篇直敘馬兒追明作者本意遂得白茅堂集

二首  
絳節朝看王大娘窄衫危髻戴竿幢六鰲瀛海馮虛駕

三鳥瑤池逐景翔爲雨爲雲憐絕色聽風聽水寫霓裳玉真白合神仙侶無奈蓬山竟渺茫

周穆當年衣盛姬瑤臺靈藥亦無奇雪膚花貌真誰是珠箔銀屏豈舊時得寶子歌徒有憾雨霖鈴曲亦何悲

君王玉體空珍重尚有南宮十二眉  
菩提寺贈天竺禪師

茂林牽我興下馬讀殘碑釋子無心住孤雲任爾爲花飛布席處鳥下午鐘時定力攝諸妄羣情歸一慈湖開

水月觀山靜火雲空印試相對清言聊與披松陰學

寶網茗理問軍持忽憶磬山老超通真汝師笠公爲吾友若禪師

苦暑晚得小涼

井泥乾不食百丈引涓涓照水愛秋鷺臨風企暮蟬雷聲飛鳥處雨色夕陽邊散髮試前去坐聽幽磬泉

西塞山

大冶江頭西塞山山前風浪與天連百丈無功千斛小未問翻卻打魚船  
圖繼樓船此地聞旌旗去盡見孤雲漁翁不問前朝事還理漁竿下夕曛

黃鶴樓夜眺

自茅堂集卷十一 庚子  
暝色動巍峩江聲萬井多烟生渾陸海燈出倒星河舊鬼猶聞哭軍謠不似歌郎鄉西去路在在有橫戈

江鷺兒

江鷺兒月明爭魚來去飛柳聲若若網汎汎此鳥不與恒相依海翁狎鷗豈異事未必漁父皆忘機城西夜半鷗舫亂草火照樹烏驚啼

黃鶴樓弔古

城上樓臺接渺漫半空笑語俯闌干烟光鼎足三分立帆影波心一羽看閱世豈須乘鶴老生涯擬截釣魚竿愁邊江水無情極獨自朝宗急下灘

秋盡獨登黃鶴樓望見經畧相公回京

鶴山秋盡俯晴空百里雲濤在眼中櫺檻長開三面水增鈴不斷四時風扁舟何處閒漁父汗馬南來擁相公耳熱忽思王粲輩無聊流滯賦江東

黃鶴樓寄懷岳州王戶曹判官前吳江教諭

東吳洞庭名具區岳陽洞庭天下無羨君作吏濱兩湖清聲在楚如在吳橋門生徒良太迂簞糧負笈羣追呼柝中舊饌青苜蓿幕下新種紅芙蓉先生有時乘版輿城南萬艦量軍儲歸來閉閣一事無移床清論同誰與洞庭水起君山沒千里余舟易超忽夢騎黃鶴攜子安一夜橫飛洞庭月明月照我還照君晴川遙望岳陽雲樓頭橘澹無馮寄笛裏梅花可得聞

白茅堂集卷十一 庚子 九

寄王判官省災襄沔二首

沔水年年漲城頭滿白蘋料君如鄭俠好去繪流民

其二

半公峴山頂高碣久沈波何必峯頭石人心自不磨

秋日游定慧院

秋來無處著相思萬里吹來雁口絲游絲雁口涎也二十三年重一到石頭不見舊題詩

登大士閣

閣外荒丘狐兔鄰樓臺井巷盡荆榛艸衣老衲前相認不記來游是舊人

黃岡諸故人過集墨池限韻

濁酒寒燈此共持十年潑負交朋期安談世定尋黃石  
不信時清茹紫芝牆外竹稍支箇箇樹頭星影出離離  
神仙橋潘英雄淚付與坡公洗墨池

重九後一日王寶臣招同洪半石周祿袁倩修宗

何叔鑑履上登赤壁卽席得玄字

九日王郎絕可憐呼僮擔酒破江烟青山半倚荒城出  
白髮都明返照前短草幾人尋謝晦芳洲交指說桓玄  
如何鼎立當時業自過元興少後賢西北是謝鐵龍墓  
東是桓玄處殺破玄在晉安帝元興二年坐客適談癸  
未乙酉江上事晦晉叛臣也趙宋封顯應公大明會典  
定祭以八月二十九日皆禮之失也公安縣志晦墓在  
縣之黃山或云岳州安鄉縣之黃山一名謝山未知孰  
是

由才堂集 卷十一 庚子 十

夢中贈神女

畫樓楊柳小河堤客船漁舟酒市旗一曲後庭聽未了  
帶雲挾雨過峯西

拳勺菴看曹尚白書天馬賦龍眠方還青作歌倚

和

唐家天廡圖渥注米家賦筆騰龍蛇曹生摹手更奇絕  
眼底疑見追風暇中鋒植腕鐵屈曲兀立取勢微欹斜  
陂陀平地猝躡躡白日慘澹驚風沙鏗折哥舒半段鐵  
盪凌丈八陳安鉞頭如青峯手白雨此法莫自漁陽掘  
當時殿上動人主宮娥竊笑回烏紗精神復在水園後  
不減賜硯來東華曹生擇地亦爾爾楓林晚照畱茶瓜

烟雲一掃十二幅鬚鱗尾臆森盤拏龍眠老子叫欲絕  
筆未落紙心先謗還家拂壁寫長句夜寒自剪銅盤花  
畫工賦理兩神似詩才書法無爭差當年天馬自西極  
近日果下來滇巴風塵頃洞不可測時呼伯樂從咨嗟

大士閣置酒遠眺還飲寶臣齋看月

年少夢邊城愁心天上橫今朝對荒嶺一片暮雲平雲  
平復何處雉堞新無數翻疑城外山近是城內路城外  
復如何長江空逝波風流赤壁盡秋壘白楊多徘徊不  
能住言向招提去半齋起松風殘陽在高樹憑高矚衆  
峯顧盼爲誰雄手揮三雅杯目送雙飛鴻可憐秋夜清  
三五月華明王生知我意對月洗金觥

由才堂集 卷十一 庚子 廿

徐黃岡招觀蘭姬雜劇卽席

星低漢回秋夜晴絲悲管哀燭復明酒清香斷客絕纓  
可憐蘭生歌渭城初調陽關曲繼唱伊州聲優談驅烟  
入羅幕邊風迢迢吹大漠四領盤穿鐵鉅鍔音鴉迢亦  
音亞迢  
一串琵琶金絡索商聲變羽衆錯愕濮陽下邳生魂魄  
一金三鼓連九箭赤壁山頭起烏鵲公瑾卽榮華喬公  
已零落車過腹痛知已恩縱嫁曹瞞亦不惡鳳凰啼心  
光炭炭音云一作  
音餘音早蘭生一曲腸堪斷斷腸一曲不爲君  
江南不見孫將軍

寶臣贈文石

王君贈我文石十我今少之更求甘閒書載見文石歌



仰面高吟頭脫笠君家兩石文更奇春房小女織成絲  
金花巧勝當眉印古錦香囊向客垂君能掇贈真愛惜  
我意君心如此石君知黃石我前身穀城他日非生客  
王詩君號黃公石是  
君穀城一片能相假

玩月閒筆

露華濯月如玉盤清光吹雲散青天遙空萬里本不隔  
桂樹仙人侍我側北斗東挹傾天漿銀河婉婉褰錦裳  
似聞笙鶴過綏嶺下視人世真糝糠

述山左客

膠州兵變楚亦困於演習

寒鷄思天曙喔喔中夜啼游子起結束長歎意慘悽舉  
言謂同伴暫聚當別離昨得家中書兵戈動青齊堂上

由茅堂集

卷十一 庚子

七

有阿母閨中有小妻守將一失律提攜當恃誰眼見君  
侯鄉流民竄山谿脂膏竭供億骨肉沈塗泥遠行當早  
歸道路宜輕齎四野多豺狼磨牙草間栖疾行知風緊  
獨宿知天寒矜寡誠足恤休嗟行路難

贈李都閭次寶臣韻

夢君易識更難忘戎馬風流翰墨場裏琵琶定柴紹  
尊前顧曲是周郎客來說劍呈鴟九人去傳書得鯉雙  
欲試官廚紅虎珀只愁投轄惱清狂

送梅道士訪弟子沈雨霖

御風學霧總疑虛痛飲狂歌且有餘君過東林沈持正  
仙醪釀後囑收書

臨臯同素扶鱗長踏月時二子將之襄陽

自作黃州客頻多明月詩影添連袂處光滿蹋歌時稍  
稍飛鳥語冷冷憶別離高城下木葉清路放晴絲去醉  
銅鞮猿索玉版師輕舟春日路還試訪茅茨

贈徐亦史步鄧孝威韻

扁舟秋杪向臨臯蘆絮霜華點鬢毛赤壁何辜招叔火  
青山不動閬江濤梳盤海島三花髻懸著中梁五尺刀  
何夕剪燈鄉國話酒痕新上舊征袍

王言如 筵上贈

府君高堂撤簿書開筵伐鼓羅笙竿羣疑到手了無事  
歲晏刑清樂有餘琅玕才子人皆識名在江南家江北

由茅堂集

卷十一 庚子

七

短轅春日紫綸巾長安年少黃金勒崇禎癸酉新膺幕府  
出都門長衣豹袖那司直艸生映圃掃秋園角靴驚靴  
盡駿奔當時庾家北林月來照錦筵青玉尊舉頭醉望  
狼弧近太白一星上鵬吻晉室風流絕代無茂弘物望  
君何如

遇維揚宗無齊孝廉

曾醉春風廿四橋水明樓上美人簫揚州舊名典公實覺  
十年夢音信虛傳八月潮兒女閨閣應已換綺羅歌舞  
爲誰嬌廣陵才子多愁思莫更蕪城賦鮑昭

秋悲

殘蟬咽隴樹四野秋風吹自然堪下淚何必長年悲

纖月下遙岑梧桐滿院陰秋風無限恨落葉亦驚心

贈周小侯

漢朝三輔富才賢六郡良家勇最先  
鏖鐵券文中秘寫黃金印字小侯鏑  
分袍故事傳官禁選駿曾經山渭汧  
赤壁裁過人噴噴風流公瑾正當年

送楊子福

寒花猶未落客子發前津  
蓬雪書聲細茶烟野色親  
封衣香淚隱拂袖酒痕新  
愁至勞纖手爐頭正角巾

贈索山人蒼篴

一靜悟名理因知文字源  
後來真破體末學總難論  
汲冢心偏苦磨巖手自捫  
寒山斷片碣信汝幼安孫

白茅堂集

卷十一

庚子

十四

樊海通參軍話舊

君王黃屋去參佐白頭歸  
莫話江東事還堪淚滿衣  
風雲藏洞怪雨雪老漁磯  
歲晚江湖外冥鴻處處飛

雪霽過韋氏看梅

韋家花樹舊知名載酒來看喜  
夜晴幾縷風香領春信  
一天雪色照江城笛中似叶關  
山奏月下疑聞環珮聲  
小砌荒離自開落江湖歲晚正論兵

詠梅贈何叔鑑

自滇歸

官閣題詩何水部不爭年少卻愁春  
樽前攀折分香雪  
簾內嬾看隱絳唇連樹巡簷成獨往  
懷人去國兩傷神  
天南幾歲雲邊白容易江干老病身

侍修偕劉尹之山東

東南嘗作客垂老臥山邨  
把袂逢知己登車只片言  
展雲生海市雁陣起江門  
寶劍明花雪知君但報恩

訓黃州諸舊

廿年委巷舊參軍露頂高歌對落暉  
愁至陶潛思止酒  
狂來仲孺本無文  
天寒涸澤魚鰕飯歲晚空山麋鹿羣  
春水蒲帆三百里桃花牽輿再逢君

讀永和宮詞二首

變御疾莊后先朝何有哉  
貴妃無亂德天子本英才  
公論千秋在吞聲萬國哀  
松楸方護惜漢寢正崔嵬

今皇多獨斷大議豈朝端

懷廟碑尤痛 諸陵拜不難

白茅堂集

卷十一

庚子

五

人間饒雨淚地下慰

宸翰隔代褒崇體分明付史官

皇帝御製纂建明烈皇帝陵文讀著泣下陵成又御製  
碑文伏聞 皇帝幸明 諸陵皆下拜懷宗者初議烈皇廟號也傳  
業詩有奏飯冬青阿茂陵之句 自跋

憶呂全五

尚憶吳船別蹉跎歲月賒  
江邊折楊柳隴首寄梅花  
晚飯菰蕪滑空林雁字斜  
寓書疑未達憔悴倚天涯

答海通見贈原韻

弱冠遺世紛栖栖不遑任漂泊  
二十年自謂不失路掃  
葉松下門結廬巖邊樹滾滾京雒塵修涂多蒨露江湖  
熟菰純秋雨濯白鷺子儻從我游牽船即茲去

辛丑 順治十八年

元日六兒瑞徵弟湯餅呈 大人

琴書坐對雞鳴動車馬頻來舊艸堂湯餅試兼元日會  
椒盤高捧百年觴雪消萱艸青偷見春入梅花白未央  
畧地似聞滇微盡可能買犢問農桑

多雨

野徑仍通竹連朝不啟扉寒多春屬少水滿麥苗稀仄  
日淹黃道行雲失翠微不知巫峽雨只傍楚天飛

雷雨二首

春山滿風雨孟月已雷霆竹樹驕何橫蛟龍蟄必醒晶  
輝藏不見雲水浩然青蚤起科頭望長吟立艸亭

白茅堂集

卷十一 梓

七

曉雨勢逾急電雷殊未央聲連驅馬動影煥陣雲長關  
塞悲雙劍圖經問點蒼數州征調苦何計集餘糧

寄答何道岑

應班

扁舟江岸落梅初竹馬逢迎雙隼旗破午茶烟生短榻  
到門啼鳥報高車歸帆漸上桃花水釣瀨誰傳錦字魚  
想見文章賢太守雪堂清夜幾披書

城西李氏垂楊甚茂取數枝植竹邊

二首

搖烟紺霧幾千條偃雨驕雲一萬梢湘水今多二妃淚  
永豐莫念小蠻腰

隋堤萬樹幾株存栗里長傳陶令門欲唱竹枝與楊柳  
新翻一曲恐銷魂

寄方商州 于光

西雍首雒州刺史古諸侯白虎分符重朱轡典郡優丹  
青秦殿廢銅狄漢宮秋不識商山裏還聞園綺流

書齋襟咏 三首

端書

一室列牙籤外不須長物何以護持之芸香及塵拂

洗硯

雨氣澀雲根寒蟾漾清冷須臾烟霧開搖動星河影

焚香

焚香莫近香試看風定後一縷亭亭時微機可相叩

歌贈張生無逸

白茅堂集

卷十一 梓

七

張生三十神骨犖方瞳肉角非凡儔過都歷塊見奇駿  
白日蹴蹋生風颺生平瞥見萬年少眼底獨來孫仲謀  
令弟含韶善酬對一日白璧雙見投伏龍已甘讓德操  
怒虎莫真推賈彪開尊卓午便達暮落日半沈環翠樓  
怡然敬我爲父執向我捉勒黃金鞦門前磐石可坐臥  
下馬更擎青玉甌愛君兄弟數回首百里彷彿猶林丘  
人生俗累固難釋如我故人良不憂尚平五嶽雖未去  
鹿門退隱堪千秋兄君頭角已嶄出承家豈用康成愁  
五十有子得如此何不溪山休去休

雷雨中飲談長益讀其詩走筆贈之

千百年來一彈指凡事觀終勝觀始少年意氣看老翁



白日留光到濛汜漢家炎精衰桓靈布衣曾數汝南黃  
徵君此翁沒去二千載近日乃有京口談先生長益高  
黃叔度先生行年向七十短髮苗頂色慘慄史嘉靖時曾經宣和  
全盛時曾見崖山覆舟日徵君外史賈莫徵天祿閣外  
崑山王逢先生詩史真可珍凌雲健筆况縱橫幽燕老  
驥淚垂地桓山哀禽啼折翅茅堂三伏暑正驕展卷哀  
吟雷雨至一讀麟山歌使我淚滂沱梁王廢苑今如此  
永安故宮當奈何飲君酒閉君口今古興亡亦何有談  
長益黃叔度長歌大叫君不悟屋角雷聲穿日去談允  
山歌客來荷笠登北岑宮殿彷彿生悲風狼籍明月空  
城裏埋沒自雲山谷中指顧山河存勝槩風華雖改川  
巖在山通江行數百里湘漢交流到城汜隔岸諸峯張  
翠屏鴻南一洲橫玉琴勢最軒翥氣悲鬱列岫皆成龍

由茅堂集

卷十一 辛丑

六

鳳形桐圭分命冊諸王荆藩土茅臨楚江臺殿平陵半  
山起碧玉堂高剪秋水紫晶簾鵲鳴曉曉沉香火燕鴛  
鴦睡夜燕未已鳴朝朝日午君王夢正濃一承顧盼殊  
恩寵蕭艾亦與椒蘭同竹生禁地能高潔疎疎為節密  
為葉絨成老樹封將軍蕭鼓喧關應鐘鐃滿城日夕流  
如蟻繁稠老樹封將軍蕭鼓喧關應鐘鐃滿城日夕流  
天樂中開七府列烟霄出入資從車馬高吹竹彈琴吳  
越客關雎走狗燕秦豪一木荷花三十里滿船州波動  
街尾曉夜笙歌何處來王孫泛舟雨湖裏食祿歲支萬  
與千王家誰復惜金錢關相沿習華靡漸勝佳麗非  
他比六院肯倚熊羆頭美人粧閣上簾鉤行客不知疾  
斜處問香才覺過青樓追歡多是少年者每日出門開  
走馬誰知樂極有哀來秦中鐵騎蹂躪楚江上多年震  
年格誰知樂極有哀來秦中鐵騎蹂躪楚江上多年震  
聲鼓帝子崇封在此間臣奉藩今守廟上龜亦不在澤  
蛇亦不在山不識真龍種何年去此間龍折角兮鳳咆  
迦湯湯龍機日東逝元妃祀  
夏月庵中使被緇鐵佛寺

夏日艸堂酬贈楊西印

海宇長驅定經綸又一時朝廷正懿度岳牧與遜推俊

傑飛騰入聲名大雅為躋攀赤墀路聚會白雲司八座  
中臺引三曹亞府隨方州分掌握閣道僅差池國禁宜  
寬大賢良自秉彜成例恒憐惻閉閣每追惟文武邦之  
憲規撫衆所師星槎河夕近月暈海天遲徙倚橫雄劍  
蒼茫獨賦詩叱車忘蜀嶮飛蓋卽江浹北斗驚鴻雁南  
征整鷄鶩窺奔還祗席指點識旌旗邊微偵元師中原  
望一麾江山此樞紐雲物頗逶迤壁壘半公靜蘭閣謝  
傳奇賓筵閒授簡軍令數彈碁谿路成桃李茅簷語鵲  
鴟時和緣政得春色上樓知當代嚴公武何年向子期  
都忌等威異肯作友于資子進劉醇驥張仁永日山堂  
坐平分處士饑清談永日喜操酬字絹嘗滿借書橐團

由茅堂集

卷十一 辛丑

九

扇消三夏藜床失五噫浣花真勝錦種柳欲成絲行把  
懷秋句長繁擁絮思懷秋擁絮晚涼雷雨過新月露華  
滋脫帽頻高咏開懷少媿辭平津東閣望蚤晚慰茅茨  
同談舒諸子集湖上招提得林字

勝地每招尋清幽祇樹林到湖塵市隔哀路菱荷侵日  
落漁梁影山空樵斧音何妨歸櫂晚明月在松陰

答長益

前序

新州城南雨湖曲折二十里峯嶺映帶園亭墓田夾  
岸高下亂後全見蕭索京口談長益日前此憾不著  
是待吾黨名將以爲君刻曲可乎二詩見投依韻奉  
答

隔江山色南屏似晴雨真同西子湖亂後墓田無辛木  
長年漁艇伴樵夫君來淪茗泉稱慧我自逃名谷已愚  
地僻喜同車馬跡藕花蘋葉隱鸞鳬

其二

何年指水號郎官從吏羣公載酒看但使春波宜白墮  
不須刻曲屬黃冠近城禾黍先秋熟接岸風烟入夜寬  
肯約結廬相伴住預栽斑竹贈漁竿

約長益游潯玕洞既聞先往

興至不暇嬾信然逢此翁扁舟載印杖一宿楚雲中嶽  
色世間雨登山遠見鐘聲天外風裁詩費搔首恐與帝臺  
通

白茅堂集

卷十一

潘江如陸出示時賢詩

我昔東走崑山陽十年臥病還江鄉枕書茅屋聽江水  
白日跣足歌滄浪百畝已付石頭瀨四本誰擲稽康牆  
夢中芝艸煌煌紫醒後空山尋鹿豕劉生張生近頗賢  
塞驢不見動經年攀殘楊柳長堤外撼落梅花小墅邊  
狂來招月呼雨汝愁至垂頭向胸語毘陵談生騷雅才  
潘生錦囊隨爲開談生心苦吻太快潘生短章實好在  
潘生好友兼好奇篋中更致他人詩解繇令我讀且說  
恍惚掌上生蛟螭夢高淳邢生助沒已久平生任昉良足  
悲顧生夢以外更何人君過金陵訪杜生游紀生映  
何老長安應慈谿得魏耕

江如錄藏予詩至五百餘首戲答

堂前三日新婦來睨睨視幕人疑猜幾年眉嫵惜不得  
鏡鏡相逢歎顏色東鄰美女西家施月落紅綃祇自知  
誰將粉本須更態貌得無人轉盼時

訊長益游東衝

東衝雪後添君杖梅水粼粼影入波百里相思已如此  
他時千里更如何

長益游潯玕洞歸夜雨小涼招話艸閣

不知三伏盡一雨晚生涼燈火才親夜圖書卽滿牀君  
來秋更好老去興難忘幾日潯玕路離情話卽長

送友游汴梁時河決

白茅堂集

卷十一

五

不信中原更陸沉看君此去定傷神金梁橋外如霜月  
曾照當年歌舞人

凍雨登八極樓招西印

昌云樓在江夏黃鵠山今廢

白日照綠艸飛雨滄芳洲涼風一披拂可以登茲樓孤  
高搖地勢縹緲凌雲浮乳雀直上下行雲爲去留朱甍  
出劫火仙蹟還千秋昔日章華臺於今猶在不錦袍弄  
明月玉笛乘扁舟曠觀莫來哲逸事景前修願與庾公  
暇放神八極游籌邊有餘力高駕時當投

秋夜發舟樊湖來止臨臯永城練子石林出其鄉

人侯方域遺文於桐城方還青少府寓舍出酒  
環酌坐而聽其誦三五篇誦者悲激聽者禁斷



坐中爲王子雲丘過之兩丈人子雲之子曰封  
沿擁燭踞觚形神不屬有飯忘箸之意詩弔  
侯生

江山愧明月相照無古今客子愧江山往來成苦吟行  
且長吟吟苦聲轉咽離別曾幾時耳畔見白髮分明  
鏡中歎玉色不見珍身後感何益丹青翻誤人侯生豫  
州才所遺書十卷綠酒環青燈長歎卷不掩雒陽昔年  
少在日悲坎窞江月終無情波聲夢中轉

讀桐城姚彥昭紀游詩

皖鄉與蕪春風氣頗相逮流水自通河羣山如逐隊北  
望司空原古蹟李白在南連植桴嶺傳是杜甫愛當時

白茅堂集

卷十一 辛丑

五

天寶末高賢率淪晦姚子竟後來含情視前代譚鋒接  
終畫解蒼蒼相對落日九丹砂夕峯染青黛詩奇不易  
讀授卷似前徵君有三矢威我無七札鐙紀游何爛熳  
跼踖高厚內君看李杜流名起身轉退

題露南艸堂爲夏邑陳簡菴

樓

麥丘落有陳生露南艸堂天下聞百年桑梓且丘壑  
賈藥牧豕徒紛云前朝心齋君先君西邊張掖張一軍  
火落部落竟南服乞慶不敢窺河汾樓父陞嘉宗時兵  
備西寧火落赤之  
尺一花一木殊有情春艸春波自通碧溪君三世難匹  
倚不減昔時陳太丘廿年文采動江左千秋風尚還山

販晉朝名臣祖士雅蹴現起舞胡爲者屯唯克譙往蹟  
存君今艸堂譙城下宋家花石更有無玉津曲水空畫  
圖艸堂但說谿南好金谷平泉總不如

燭下畱鎮江鍾惠中

與君同是東吳鄰今逢楚地稱主賓如予復向東吳去  
豈得楚館相目人短檠河漢夜酌酌日云說文白部無  
的日部作的諧  
長江波浪秋鱗鱗今宵投轄亦何意醉倒繩床即避  
秦

飲葉敬之署齋

少尹何年積俸錢客來不惜下十千琴尊艸屋畱高韻  
風雨官寮起暮烟吏散荒庭惟鳥雀人依雙鳥是神仙

白茅堂集

卷十一 辛丑

五

武昌樊口魚尤好大有槎頭縮項編

宋牧仲一日射四虎

蚤侍宣麻艸玉堂屢從扈從獵長楊姚崇相業人爭惜  
公考相謝傳家聲爾足當雪帳護燈紅蠟紙風林虎  
絲沈槍西來紫馬尋常態會見徵書下建章

其二

曾記登州于子仁後來文敏復如神直令異類明心膽  
何處渠魁要撫循塞上虛名誇僕散北平父老笑裴旻  
熊幡蚤戴貌貅出青信君侯技絕倫于子仁武州人  
洪武十八年進士  
城至庭下伏不動虎命幸持腰入山焚之一虎彈弓隨入  
霍文敏輒以主事入部過之移文山神約至五日內殛  
盡勒碑飛來寺明日雷擊殺四虎溪水驟漲隨流而出



## 其二

偕還青石林集補石艸堂限韻

由來堂集

刻溪曾負子猷船。碧梧黃落高秋月。紅燭青蟠。午夜烟  
枕角。愁心千里夢。一時吹聚大江邊。

送練三往潞川

西風逐遠吹旅雁。號羣悲此際。一握手。念君當別離。別離亦不遠。近在浹河麋。出門揚玉鞭。遂與浮雲齊。年少誤詩書。壯志銷蛾眉。風塵何足歎。苦被錢刀欺。弓劍行四方。還鄉拏驚嘶。何如結肝膽。白首終不訾。山鐘醒後夜。雨雪念良規。青釭何夕華。待子以佳期。

同還青醉洪研瞿齋戲作嘲笑

洪生窮傲眼底無無錢沽酒日更沽平頭奴子擎素書  
今者薄暮網得魚喚婦出房飭中厨有骨已剝柴蕪菜

梁州使君頗不迂，倒騎衛子欺生駒。速來相對飲一壺，一尺土銚火滿爐。竄之几上烹伏雛，牙籤苓落供伊唔。使君齒落臉白鬚，且讀且嚼勞輔車。義輪爲我停躊躇，欲墮不墮山之隅。城上烏啼尾畢逋，何來襦襖耳聾聾。空堂無柝待子鋪，君起我肘君之裾。彼食我飲良不拘，貪廔惡客今何如。天下英雄使君孤。

見月懷練三希川

今夜江村月山城應照君徘徊雙僕馬寂寞憶離羣孤  
鳥逐烟暝餘風戀夕曛料君新句出愁絕鮑參軍

楊黃岡嶽生任嘉定州載酒出安國寺敘別

論文載酒唐朝寺別緒還憐並轡歸燈火孤城呼鑰啟

國朝文獻

辛丑

一、

星霜冷戍見人稀  
兩川作馬今粗定  
九坂驅車昔豈非  
雨雪簡書須自愛  
裘麻蠻洞尚重圍

嶙峋劍閣接天浮，問道開關已數秋。巫峽亂雲連楚嶠，  
峩峩春雪照征裘。還山陶令非無悶，化蜀文翁獨隱憂。  
君去丙魚須蚤寄，岷源長向漢江流。

獄生魄雙燈

黃州夜飲苦不足營被風吹馬前燭茅簷竹瓦高及肩  
列炬不敢燃一束良宵三五醉蹋歌明月直射金盤陀  
堯得風筆智連瑣憐澹當年聽玉珂昨朝雪花大如手  
嘉州刺史邀我酒闌門不畏醉尉訶路旁或恐擲掄走  
憐君贈我雙絳紗珊瑚羅怕生彩霞騏驎銅鏡照霜艸

殿前冷落金蓮花

潘將軍筵上作

佛壺半習青狼牙，鵲鵲扶膏鵬掃花。銅籤夜報蓮花泣，驚鼓鳴絃聲轉急。燭奴騎鳳蟠紫霞，銀練斜光照不入。綺筵顧曲當世豪，尊前娛客呈絲毫。博山三尺迷香霧，夜寒簾妥花屏步。檀槽亂語曲不誤，爲君裁作相思句。健兒長跪雙蛾眉，銀花服匿金屈卮。牙門錦帳開送客，麝栗吹殘半環月。

重九風雨還青石林補石侍修研瞿攜妓見過限八韻

上客集重陽，天涯似故鄉。假予爲地主，有菊卽山莊。以

白茅堂集卷十一

辛丑

此聊相慰諸君各盡觴，中原漂泊恨生事。亂離妨風雨，畱今夕牢愁。選妙倡江聲入城郭，雲氣滿瀟湘。莫自悲，鸚鵡還堪典。鸚鵡羅衣一攜手，青鏡幸毋忘。

十一月朔冬至補石弱生攜僕夜過值兩姬送酒江干病客厭蹄輪已醉，燈前墊角巾。至日恰逢周正朔，晴雲先動漢家春。坐憐比舍雙珠樹，頗有借來兩玉人。今夜麻姑真送酒，傾壺倒榼莫辭頻。

至日還青石林寶臣研瞿過集

貴州客舍逢冬至，兵火初停愛物華。寒破小樓浮竹葉，馬嘶一路見梅花。十年民力東南困，萬里軍書雨雪奢。象轉銅儀看幹斗，氣回緹室暖吹葭。孤城日出連黃霧，

還清風多捲白沙，歲月易驚還澤畔。弟兄難聚是天涯，銜蘆大野迷鴻雁。落葉空山走鹿麋，短艸蘭芽初晝永。江湖春水動浮槎，約有後

寒夜坐還青客館作有序

偶然而來同是西陽之客，有爲而作各賦北門之詩。江黃之間遂多異人，秋冬之際難爲懷抱。寒爐火熱，明月茶香。率贈短篇聊志永好。

耳熱醒清露寒蟾明，我心偶然同作客。相感亦何深，若色搖燈白鍾聲入夜沈。阮家賢子弟，片語抵千金。還青子

佟三滙伯攜二子入楚省墓二十四韻

白茅堂集卷十一

辛丑

代遯維新日朝膺佐命才，一時分陝重四岳。關門開鎖鑰，當南極星辰準上台。八閩還色象百越，靜烽埃再領藩司印。三遷御史臺，鯨鯢潛泐游雲氣。指蓬萊嶺埃雄無敵，江關勢總該握奇。占大乙轉戰直河魁，玉斧頻操械金甌。望卜枚二疏，名蚤泰九坂。轍初迴，絲綈通名悉諸文追屈宋交誼言陳雷信誓浮沈隔從日下來白頭須共賞，青簡竟誰裁。鶴表山猶在，龍洲橋未栽。山川自今昔，碑壠尚崔嵬。西市傷前哲，南皮泣舊儔。傳聞永懷增感觸，握手重徘徊。橋梓看無愧，梗楠豈更猜。衣新人則故，晉川楚之材。成里嫌尤避，和門穀定推。謙恭屬元老，期汝作鹽梅。



寶臣別墅有淡紅梅屢邀看不果王遂入山花縣

且落矣戲簡五首

鶴羽斜飛映綵霞霓裳初駕紫雲車漫持絳雪仙家藥  
來染孤山處士花

管領春風到畫堂絳紗籠下粉顚香若教認作胭脂頰  
不重南粧重北粧

主人入山客不來幽隱幾樹續紛開鄰家少婦惜顏色  
一日登樓看一回

東島銜殘金井闌寒蜂翻落女牆邊苔澗月暗驚回首  
疑是前宵隊寶鈿

且將佳人事較難絲華何必到頭看只將舊舊供君眼  
白茅堂集卷十一 辛丑 元

始悟王郎蚤開關

石林自滬返黃將歸永城集補石別墅予以病阻

賦詩道意兼憶練先公

練國事弘光時兵部尚書乙酉春卒于南都

風雨王郎館十千試一賒最憐開竹徑臨別看梅花旅

病淹良會昏牕亂暮鴉何妨三尺雪晴路即天涯

天涯起馬足望望復如何迢遞春愁滿蒼茫關塞多軍

聲動青海歸客渡黃河珍重臨岐路山中護薜蘿

蘿薜冬深好婆婆欲放春江邊存白屋海內更何人背

俗難求友傳家豈厭貧看君厭奔走巾屐且風塵

憶爾先司馬捐生爲國憂新亭法南渡舊路痛西州異

域招魂去遺書付客收中原人物地忠孝屬箕裘

送簡庵還大梁

疎雨破飛絮君行梁苑時道傍胡粉安含笑轉蛾眉念  
此瀟湘客長年雨雪悲青春伴長路莫不寄相思

贈長益

談生人中英千萬始一遇跡其用舍間頗識當世務才

名三十年海宇走毫素鼎落翰墨場續紛綺羅聚干戈

節鎮使相苦同五刁囑非無辭失色動相顧黃塵策代

馬紫蓋黯牛葵跪上京峴山旌旗滿瓜步當時已破產

狂走不知處招我同心人還山咽烟霧妻孥困耕織作

計筆墨布少君傳學爲伯鸞東出關德曜應已娶波濤

白茅堂集卷十一 辛丑 元

呂梁船雨雪燕趙路風沙逆去聲病馬四跪起寒呼李邕

碑版貴節信履履赴不厭朱門求何妨白頭趨歸裝燕

市書鄉信海門颺回望西山頭痛哭長陵樹妻孥徙樊

火一飯不得任南謁洞庭君非關濟勝具淒涼黃陵廟

寂莫屈買墓生平五嶽心題讀皆有故他人惑治亂誤

子秉常度作詩時滿囊秋水愁未註天道非難知料事

老豈誤爲我穀城東提撕北橋孺昌云提撕

贈江如

明代當末年國士少偏黨祖褐雖不尊文章足羣賞無

隱松陵豪君名在卿相上平客登琴床哀辭貫黃壤家

君世家學後先覺難兩踟躕頌白年清聲落塵鞅詩書



未墜地刻志淪艸莽彷彿江湖間居然華風長舊家海  
門北時地值拾攘妖鳥鳴羅平何人鼓鐘饗抱書走湘  
漢問年已呼丈讀子先世詩愛君筆尤爽牀頭堆一尺  
燈老青兒晃萬籟避幽吟如聞鬼神獎艸堂數見過一  
卷輒在掌見君衣裳單怯我四壁敞呼兒理殘甕風去  
竹上響寒臘近春光紅實懸椒櫨顯晦人所爲貧賤天  
所養七里獸窟山當年孰孤往

歲寒葺艸廬

賜貂當冀北汗馬正黔南轉粟尤溪入懸軍更遠援鎖  
橋危易斷銅鼓聚何堪已識開叢道真愁折武擔邊隅  
紛順逆覆載本弘含降叛全無殺恩威用固單來歸皆

白茅堂集

卷十一 辛丑

三

將相列爵即朝參治亂原天意存亡敢浪談有儒吟澤  
畔多病老江潭雨雪年時急呼兒且結庵邵子淵云只  
結句一語著

題詩格自老昌云看結  
句一且字詩意自遠

送鍾惠中還鎮江

金山當鐵城海氣薄百里天空呂蒙營地險揚子水鐘  
生家其間風度雅莫比讀書識大義粗辨治亂理金陵  
卜王氣孰并求玉璽宮闕三百年雞鳴曙光啟方物庭  
實前直道布衣美惠中江左名士  
擬上書極愷切殿下賈生書殿上鄭  
公履朱衣孰開鑿白日龍虎死童童壽春山萬馬鞭未  
指繁顏避蒿藜蹤跡寄頗詭縱意丹陽湖漁樵聽舟止  
狂歌餞日月痛至還拊髀楚澤寧浪游人生鮮知已昂

藏本不惡拓落私自喜乞米趨轅門朝日射戟耳寒溪  
遠山白春近族苗紫努力貧賤時還家讀三史君欲修  
史金元

送長益還京口

長益客燕二年海警  
後歸復來楚○二首

城南鼓角長江插

晉書○二年京口有五歲見  
登城西南樓打鼓各長江插海島鯨

鯢秋浦飛京口一時書到少杖頭五嶽客來歸老便丘

壑難安枕興在雲山且拂衣不爲故人艱祿米浮家此

地或同依

詩幾時兵火  
靖遠志得移家

白髮難教壯志降近來詩力鼎能扛百年日月過頭半

萬里乾坤老眼雙結客漫辭燕市漸還家聊學鹿門龐

艸堂尊酒相持日難別斬江下鎮江

白茅堂集

卷十一 辛丑

三

哭洪研壘

有守

步寶臣二十六韻

哀至欲無言天高更莫論壁人埋糞土珠淚落潺湲蚤  
歲貪爲善生平義頗惇託孤成七尺君義有故  
人鄭氏子讓產厚  
諸昆客到皆投轄家貧屢廢餐交游愛燕趙寄食許王  
孫下第辭京兆秋風落塞垣瓊裘聊縱酒粉黛竟銷魂  
漢月臨邊苦羌歌入調絲相逢盡鞍馬快意且囊韃故  
里山田薄作鄉友道尊同聲益趨趨遭亂免爰爰應接  
精神滿肝腸語態溫洪短視高情山水障妙墨鳳鸞驚氣  
類歸任昉風流批謝鯤又無消渴疾遽使百息屯白馬  
虛邀式青蠅遂弔翻無兒鄧伯道齋志陸平原垂結憐  
同閭麻衣少在門桐棺仙令賻黃岡尹徐亦  
史爲治喪計告思童

奔八口疇仍卹孤魂若報恩不成于我廢豈忍拜君牒  
馬馘須留誌勳箋擬盡繡茂陵書幾卷先隴耐何村隔  
日言猶憶千秋志已冤登牀君聽否吟罷轉聲吞

大軍出征山海

卷甲將軍夜渡河鳴騶班馬滿滹沱田夾道趨風雨  
組練橫江下鵲鵝海外從來王氣少南荒真患島蠻多  
丁零舟覆洮城潰幾處窮山尚枕戈

立春日答何龍牧

水部文章奕世傳官梅東閣更嫣然一城彩勝春風下  
幾日青尊玉樹前竹馬笙歌迎太守雕盤綺食宴神仙  
新詩定好何絲見畱取花枝媚楚天

白茅堂集

卷十一 辛丑

五

又答何令遠

筆床茶竈晚霞堂蠟屐登臨興未央溥海風塵餘嶽洞  
天涯艸色夢池塘年年簫鼓迎春至處處園林著雨芳  
冰署梅花破香雪幾回朱袖拂何郎

白茅堂集卷十一終

白茅堂集卷十二詩目錄

壬寅 康熙元年

春蚤

夜大雨

夢醒

夜漁

述徐大令恤災因懷王子雲

虎媒篇題贈張子

題曹石霞扇面春雨句因寄石霞 二首

筍蕈畱客 二首

送程五弟朗公花燭後偕婦寧襄陽

白茅堂集

卷十二 詩目

程燕又蜀中書來兼寄良藥

又寄燕又

果下馬

仁義柳 有序

送別西印移任賓州

秋雨遲客

潯陽訪席司理不遇

酬德化汪明府 三首

宮亭湖望大孤

左里月夜聞笛有懷

張巡廟

登滕王閣東陳徵君士業弘緒

鐵樹宮

酬梅耦長庚臨江芙蓉屋見東之作

就亭席上歌贈施尚白

咏龍鬚席戲東高臨江

歌答徐伯調純

雨中飲陸司李署歸招提醉答高阮懷

銅鑼江父老行美張清江

中秋尚白招游慧力寺晚登雲根亭夜歸愚樓翫

月三首

觀錢家伎

白孝堂集 卷十一 詩目

把酒勸梅真

河上庵訪宋子

玉笥山下逢舊於潛令陳元公

愚山貽佛手柑時藥地在署中戲簡

戲咏佛手柑惱愚山四首

鶴徑爲愚山題

柑林三首

集尚白愚樓席上贈陳士業先生

三五二八篇有序

送阮懷歸宣城

再游柑林有序○四首

東藥地

九日愚山邀同藥地登雲根亭余病阻乃更招之

藥地愚山過問疾次藥地韻

送藥地任書原

大人書來知崑山王大弟岳禎過蘄見訪愴然書

懷

聞陶季浚遠訪不值

思雨湖

愚山爲子製障慢因寄林茂之

大雪走索愚山飲醉卽成詩

贈新安畢君

白孝堂集 卷十二 詩目

聞方學士坦菴與其長公樓岡學士次公邵村侍

御輿參敦四兩孝廉關外放歸

至夜飲龔天階客館

畱別尚白

別陸司理游

泊市汊懷愚山二首

彭蠡夜雪

聽客說成都漢昭烈故廟

癸卯康熙二年

積雪侍 大人入山時征郎西餉急山田數畝

賦有加



鴝鵒

夜坐

愚山寄酒錢

聞劉千里學佛問之八韻

壽佛幢華禪師

酬張長人見懷原韻兼憶劉千里外附張詩

阮子某張長人弟子于張坐中識之

懷箕伯通

百舌

建陽舊錢令

戲寄程大問中三首

白茅堂集卷十二詩目

獨念

栗菁敬步大人韻

張記室還漢東

秋蟲

中秋侍大人小飲因憶施愚山三首

暴水

紀異

九月水大至汪悔岸寓漢口以書來謝賦答

阻水

訴水二首

大水四首

甲辰康熙三年

武林過西湖

七夕西湖舟中

喜晤宋崎三首

方樓岡邵村兄弟過訪悲喜交集卽坐二章

示學仙者

沈友聖隨西嶽北上登舟頃索贈走筆兼東西嶽

松上龔公

姜滙思同前招游孤山

聖寶叔塔紅葉

昭慶寺夜坐答王昊廬二首

白茅堂集卷十二詩目

送滙思之蘇州

不孝東下奉先府君遺二云

酬弟鰲

歸懸弓莊頭陀像用懸弓韻

答姪誠久

贈盧學博二首

白茅堂集卷十二詩目錄終

白茅堂集卷十二

壬寅 康熙元年

春蚤

夜雨起羣綠朝陽散鳥聲  
園集乍落呼饌循還生丘  
徑淹吾趣乾坤老用兵君  
聽村外親切子規鳴

夜大雨

霽霽起中夜空山靜  
轉影泉光翻樹杪  
電影在龍聲楚  
國春多濕長江水易生  
汎舟前日役襄陽更徵兵

夢醒

夢裏惜年少醒來淚暗流  
亂離驅我老江艸換春愁  
負米荒蕪舊酬沽典微囊生  
平作計拙不衡畏千秋

白茅堂集

卷十二

壬寅

夜漁

子規亂啼山木疎  
西窗已沒殘蟾輝  
靜問識同伴  
星影不知誰得魚  
全生有狎蛟龍窟  
遠害且非豺虎居

自笑爲農閒袖手  
漁租穡穡當舊畬

述徐大令恤災因懷王子雲

黃岡令徐蕭散金千四百兩

怪鷗衝火何處來  
千家茅屋飛烟埃  
哭聲奔江水怒  
烈燄更上吳王臺  
焦頭不賞曲突客  
與酒莫救成都災  
黃岡大尹真奇哉  
千金立散無疑猜  
清晨縣門集僉僧  
腐儒後到爭喧豗  
糗年斗米錢三百  
太守施糜果良策  
小杓大盃覆且呼  
郭外殍屍還枕籍  
兩公嘖嘖人稱賢

道州別賦春陵篇牧兒野火燒空山  
誰當往問焦孝先  
君不見巴河王生六十九日暮口饑  
空打手背婦燎衣  
誤燃帶兩問茅屋幾不有公胡不下  
十千錢往救蘆中  
一衰叟

虎媒篇題贈張子

辰州司戶張尚書蕭條郡廨山林居  
尚書幼女十五餘  
就中姊妹色最殊  
誰家君子羅敷夫  
藍田裴尉玉不如  
標梅欲賦愁踟躕  
裴郎百兩憾路迂  
尚書宴女張繡綢  
荒園日暮噪老烏  
瞥見花下黃鸝瑜  
一虎躍出衆走呼  
可憐阿女千金軀  
裴郎錦纜已在途  
路傍有女啼嗚嗚  
雙環麗婢爭相扶  
爪牙不傷花雪膚  
蘭膏列照黃金爐

白茅堂集

卷十二

壬寅

今夕何夕六合符  
虎媒異事真有無  
至今黔峽紛女巫  
當時安史屠東都  
翟衣紅袖遭泥塗  
乾元天子德政敷  
三千怨女歸鄉閭  
此倡兵革代不殊  
人事錯迷良緣徂  
張郎感激胡爲乎  
燈前夜雨長欷歔  
新翻樂府調吳歎  
綵筆欲與雲霞紆  
東家倭僂歌將雛  
衛娘鬢髮秋已疎  
嗚呼張郎亦丈夫  
高才踣躓無權娛  
吾聞王母虎齒金  
天隅有三青鳥爲之奴  
爲君錦字通麻姑  
代問下色何足汗

題曹石霞扇面春雨句因寄石霞

夢汝新詞到處誇  
風流應屬住山家  
勒將春去許多雨  
流出溪來都是花

無多國扇十四字想汝山居盤礴時縱然詩律師承少  
亦是填詞絕妙詞

笋蕈留客二首

笋蕈貧家春最優長饒試斷可能留數堆廢瓦穿苔出  
幾尺西園帶雨抽荒隄茅生啼撥殺接江州長亂來牟  
屯烟宿霧蒼蒼質御遠吾廬暗一丘

萬梢修影拔崖阿箇箇龍孫結薜蘿好鳥不飛烟色外  
饒處時避主人過林深水塢城東少葉爛雷菇雨後多  
聞道南筠能結實露屑泚七更如何

送程五弟朗公花燭後偕婦歸寧襄陽

似續孝之大絲來昏禮廢主親可不敬迨吉亦何嫌卜

由茅堂集卷十二 壬寅

風叶著光鳴雞開鏡匣段脩明婦願盤悅表情廉總角  
志孤矢執經潛里閭歸寧且襄漢道路幾郵籤枋奏流  
聲喝高堂遠夢添紗牕鄰翡翠水影變雙鯉年少須勤  
學他鄉勿久淹春風候歸櫂重碧爲卿拈

程燕又蜀中書來兼寄良藥

暑氣不侵竹清風來敞廬故人五千里心事數行書藥  
裏關予病炎蒸正憶渠藥州血戰後棧道却除初閨水  
腸堪斷巴山錦不如錢衣疑未解井絡葭管居景物高  
堂望雲鬟倚幌虛思君憐驥子摩頂一愁予杜養也

又寄燕又

白帝江陵一日黃牛峽口三朝蜀道何難何易長安非

近非遙乎古君過魚腹愁心我寄龍標欲問巴童藥裏  
聞攜越女花嬌畧地蚤從颶濶將軍獨數嫖姚蓬婆奪  
取雪外桑耶莫良宵

果下馬

雨少沙河渴曲折成回川飲馬吻至地石子流濺濺石  
子傷馬蹄馬嘶客心悲前身未作馬馬語焉能知流血  
從大軍六月滇南垂關嶺七百丈白骨森撐枝將軍敗  
孤竹緇甸失龍旗鏡吹爽我行以我降王歸萬里任共  
億千尋逐鼓整旆老放軍營得充民馬爲幸免馳驅辱  
敢辭渴與饑寧當嚴整死不忍同羈縻宋有羈縻馬產西南蠻

仁義柳有序

由茅堂集卷十二 壬寅

嗚呼急難曰義繼絕爲仁雖在艸木有若然者小堤  
垂柳堪本外同有他折枝偶取接附寄體託氣枝遂  
茂生命之曰仁義柳壬寅六月二十九日感激作此  
詩

方塘大逾畝種柳三五株柳肥易長大瘦瘦如垂胡憫  
彼折斷枝寄縛於散膚脂膏借浸潤連體同榮芬感我  
艸茅淚滂滂熱襟裾桃李義代僵焉難亦相扶兔絲固  
無根託命於他軀艸木有寓公於人義何殊田文犯虎  
狠保此窮迫徒魏齊一已死虞卿乃著書寄國作天子  
古來良獨無一語寄炎興哀哉譙大夫

送別西川移任賓州



峯嶺隔天末相思隨去轡感知元自識去聲臨別復何言  
風氣三湘接詩書百粵敦同爲名教地到處孔顏尊人  
說烏蠻洞高過白帝門似公清嘯足不用羽林屯冰雪  
開茅瘴烟雲捲畫昏故鄉兒女月官况鬱金尊萬里通  
聲氣千秋費討論野夫作計別貧賤即桃源

### 秋雨遲客

木落見村墅君來墊角巾  
艸亭烟樹路雨蓋板橋人  
楚客悲芳艸秋風老白蘋  
何山君可買只合酒家鄰

### 潯陽訪席司理不遇

地險東南控上流漢皇曾作射蛟游  
城頭雲岳蓮花頂樹裏人家楊葉洲  
司寇才名聊佐郡參軍風概且登樓

### 白茅堂集

卷十二 王寅

五

軒車肯逐行春出忍負王猷雪夜舟

### 酬德化汪明府

三首

陶謝風流盡得君殊未央升堂見廬嶽出郭是柴桑  
署冷行雲濕邨秋晚稻香最憐兵火後雞犬舊潯陽  
昔年當此地兵賊太縱橫一自神明宰三秋奏最成人  
家臨水市津吏鼓撓迎爲問清江路郵籤更幾程  
地險東南要時艱撫字須城池控吳楚魚稻滿江湖征  
棹欣相見新詩得更無宮亭秋浪惡欲借使君車

### 宮亭湖望大孤

孤山何嶸嶢有若百夫傑離羣見真性特立挺天骨其  
西匡廬峯五七似稱謁有如四顧賢不敵應昭哲廟貌

夫何爲流俗安足訐蕙帳冷椒漿蛾眉閉新月陽侯匯  
江湖茲山更奇絕茫茫元氣中墮此石一笏應曜四顧

### 左里夜月聞笛有懷

廿載交游劇轉蓬山陽老淚灑西風一聲長笛圭峯月  
誰使他年泣范公

### 張巡廟

漢臣衣合戰振劍當轅門戰鼓聲欲死門旗風不翻寇  
道扼三輔翠華存六軍當時一殉節萬古留忠魂

### 登滕王閣東陳徵君士業

弘緒

滕王閣下讀書樓樓上高人日夕愁書棟幾經兵火燼

### 白茅堂集

卷十二 王寅

六

翠華空逐綵雲流

元王寅歲大明高帝過龍興宴于閣中

地吞章貢江聲

大山擁匡廬雨氣秋黃鶴岳陽諸匠作傷心無復舊南

州崇禎末閣與黃鶴岳陽皆燬年來二樓稍復舊觀閣雖重建甚小

### 鐵樹宮

永嘉史筆竟遺編軼事洪都別志傳地穩慈峯今幾劫  
水腥龍井已千年波翻伊闕愁方橫網脫鯨鯢力未拏

安得潭州封一劍坐令掃蕩返桑田

時中州廣南江楚大雨

### 酬柳耑長

庚臨江芙蓉屋見東之作

避地江東梅子福千年更向瞿硎谷采山自製薜荔衣  
題詩偶到芙蓉屋琴高秋水乘長風麻姑閣早天相通  
上元夫人曾寄笑芙蓉屋上箇雲中逢白龍黃鶴何經緯

綠醕未頽合傾倒古人已逝今人悲敬亭何如就亭好  
花間擊斷珊瑚枝歎盡口致綠我爲君才十丕世所畏  
讀書半豹吾何奇江城昨夜風雨大雷暴階澗幾伶坐  
對飲三騶醉不辭長篇孤調愁難和秋浦鳳凰何苦饑  
宛陵竹實正離離會神萬里非難至起喚青鸞作倒騎

就亭席上歌贈施尚白

建城官署章山東使君一亭當其中修筠老樹滴蒼翠  
長川豁達來長風問亭就理何繇始百年沙阜荒城裏  
短垣屋角金字形苦竹春深玉虬死昨冬雪盡江之麋  
使君懷古兼揆奇閣皂丹壇如獻出袁江淦水來委蛇  
愛君雅懷抱聯贈古人句提攜頗在網疏鑿皆有趣鸞

白茅堂集

卷十二

七

刀鐔耳無停操西園飛蓋皆才豪開尊揖我坐秋杪柯  
亭彷彿吟風颺是時月黑河漢橫蕭灘如月明江城暗  
拂簾花照沙白倒吹橘葉作江聲君今已擅文章伯更  
向江城標勝格待君功就就丹砂還就就亭覓黃石

咏龍鬚席戲東高臨江

培

八尺龍鬚席宜施白玉床細承金釧色宛轉越羅光珠  
汗不沾濕蘭膏時惹芳卷衣要弄玉持履付無方拂拭  
衣纓輒氤氲蔽鄰香橫陳紅燭下何處白雲鄉花影蕭  
蕭動波紋淅淅涼肯容微事客手掣上車箱

歌答徐伯調

絃

山陰才子天麒麟文長伯調先後名後來文筆悍且精

書旆鬼哭聞秋墳有堂自署曰歲星或是曼倩來五城  
切雲冠佩聳長劍明月寶璐影奇纓詩篇垂拱今再見  
緝綵輕麟復蔥蒨八月山牕讀汝詩蘭亭殘帖花開福  
樂府曼聲最可憐翠髻金鳳骨爲蘭斷魂文正西州路  
淚盡才人所養篇君有倪文正閣亭歌即軒才人歌浩歌贈我意幽咽  
實恐初從亂離說黃金誰買咸陽春白雪空殘郢中閨  
絲華流水盡堪悲舉目蒼涼異昔時地坼駟飛迷紫塞  
天戈牛宿暗黃旗愁邊長笛山陽怨夢裏胡琴景復詩  
眼前幻化良不有婦人醉酒夫何爲舊山風月都如舊  
芝艸煌煌欲三秀富貴神仙豈異人蹉跎兩失君何謬  
浪許皇輿杜少陵隴西李白詫天生文章身後還餘事

白茅堂集

卷十二

八

莫薄今人愛古人

雨中飲陸司理署歸招提醉答高阮懷

璞玉莫頻泣大文不可舒須知造物有深意標榜下和  
山隱居宛溪近方流洞庭亦川潤愛寶地豈然輕售天  
固客邇來文字推宣城高梅二子施先生星也辭若晚  
最真高生長篇殊有神義士千里不唾井可憐女子能  
照影往事勞君反覆題行歌宛轉悲難盡蘇州胥門十  
丈波還家皂帽垂青囊水仙連舫尋簫鼓山鬼三閭帶  
薜蘿歸來楚澤迷阡陌乍向江城遺簫瑟香炬簾籠蚤  
受秋琉璃燈火偏親客竹屋松寮漢水湄醉牽羅袖解  
霜衣騎鶴款段走風雨屋漏無寧淡夜啼夢回疑有釣



天奏眼底驪珠墮懷袖猶微濯就一篇詩蓮花滴盡三更漏海內如君復幾人少陵偏與達夫親妍媸具眼終須辨皮相如今豈足嗔

銅鑼江父老行美張清江

銅鑼江水清爲名清江父老牽兒行語多說尹終在口道此生聚繇神明豫章前年賊火暗王師六月江南征吹簫忽報令公至騎竹初見兒童迎狼烟眯眼且暫息牛刀試手新出硯甲第君家近輦轂史冊歷世繇簪纓京兆摘奸君不數都亭埋輪君最能逍遙河上健者誰中丞樓船前遇之轅門堅臥段秀實權子膽無老黑小臣露章叫閭閻夔龍滿朝聖人納誰言健兒勝腐儒

白茅堂集

卷十二

壬寅

九

始信與朝寡尊嗜只今花豔洲上沙射雁不敢來人家老翁長篁逐牧馬婦女銀釵收泉麻司農使者車麟麟有微履祇兼料民晉陽保障得尹鐸河內循良推寇恂君侯治理今蓋寡六年不調胡爲者繡衣按部答清問冠蓋何勞滿郊野問誰使君身姓張髯髯有須哲且長荃紉蕙佩夫容裳荷侯坐處三日香射策金馬登玉堂揚舄飛輅人稱郎寄言父老且休詫詔書蚤晚天門下只恐攀轅不得留老翁仍向朝廷借

中秋尚白招游慧力寺晚登雲根亭夜歸愚樓

月三首

慧力定千劫巍然此梵宮斷橋聞伏馬怪石臥鼯蟲

臨江 滙歸諸天喜栽培山逕通分題來謝客登眺得半公沙浪晴搖日松濤晚聽風山頭有亭子知在翠微中才思真開闢山亭硯戴孤不知他嶺峻還似此山無烟火環城郭陂陀入畫圖賞心非一事絕倒數狂呼落日催歸舫清暉引半途柳州好巖谷何意只名愚年年當此夕月路直銀河寒色下空滿花光隔箔多上樓蟾魄近捲幔雁行過蔽樹明燈火誰家帶綺羅市簫風欬壯譙鼓夜如何狂態因君發銀鞍醉蹋歌

觀錢家伎

今年秋色太無賴苦熱更在章江西雲山窈窕雁遲到橘柚菁蔥鶯亂啼四海風塵勞羽扇三更歌舞濕羅衣

白茅堂集

卷十二

壬寅

十

坐中有客傳鄉信報道郎西未解圍

把酒勸梅真

丈夫一按劍鯨匣起龍吟且酌新豐酒休操越鳥音風雲千古事霜雪歲寒心君念淡閨婦長宵泣舊簪

河上菴訪宋子

江上樓船肯重過不投懷刺待如何片帆白浪隨鴻鰲老屋春燈隱薜蘿風雨關河同調少弟兄尊酒客愁多沙邊翠竹猶堪賞開引山僧一放歌

玉筍山下逢舊於潛令陳元公

西湖大雪一夜冰客舫漁艇膠不行拾船上岸住精舍鼓啞鍾暗動一句城中達官語念我大瓿抱酒筐學果



何處注囊但飲之爛醉看經無不可蕭九壚頭冰蠟絃  
我欲往聽無一錢忽憶故人山城宰尺書果寄三十千  
憶此十二年前事雲飛雨散都不記使君白髮唱黃雞  
阿九殷衫脫紅淚虎頭驚豹革君玉筍西畔一逢君  
葉縣不知仙令尹霸陵豈識舊將軍蹉跎但盡杯中綠  
促刺人間可哀曲虛譚石髓王長休安冀封芝蘇玉局  
騎龍弄鳳非所知挂冠神武更何之清江酒薄且須醉  
卻憶西湖大雪時

愚山貽佛手柑時藥地在署中戲簡

擘函雙袖乍氤氲押式重封五朵雲密印結從金粟掌  
天香傳自北辰君道經北斗陀羅星使拈花莫更來迎

白茅堂集

卷十二

壬寅

七

葉彈指須教婦見聞法相隨形真妙好力又示現太殷

勤力又梵中藏世界菴羅果外續蓮華苑字文品按說

勤力又梵中藏世界菴羅果外續蓮華苑字文品按說

勤力又梵中藏世界菴羅果外續蓮華苑字文品按說

勤力又梵中藏世界菴羅果外續蓮華苑字文品按說

勤力又梵中藏世界菴羅果外續蓮華苑字文品按說

勤力又梵中藏世界菴羅果外續蓮華苑字文品按說

勤力又梵中藏世界菴羅果外續蓮華苑字文品按說

勤力又梵中藏世界菴羅果外續蓮華苑字文品按說

勤力又梵中藏世界菴羅果外續蓮華苑字文品按說

勤力又梵中藏世界菴羅果外續蓮華苑字文品按說

勤力又梵中藏世界菴羅果外續蓮華苑字文品按說

勤力又梵中藏世界菴羅果外續蓮華苑字文品按說

勤力又梵中藏世界菴羅果外續蓮華苑字文品按說

勤力又梵中藏世界菴羅果外續蓮華苑字文品按說

勤力又梵中藏世界菴羅果外續蓮華苑字文品按說

勤力又梵中藏世界菴羅果外續蓮華苑字文品按說

圓滿纖長恐未真般若經如來手足也應銅堂號仙人

君王正向樓頭渴雨露何繇在一身

細囊侍女夜焚香照骨金強玉筍長奪卻燕支渾不用

六宮纖指染鴉黃

鴉黃發色映新醅勻向蓮花白玉杯宋王承年妻以兩

日白玉蓮花盞近不比使君孤冷甚逃禪日日向蓮臺

有效之為豪舉者鶴徑為愚山題

選徑春甯芳艸鑿池晚畜纖鱗隱前梅發疑汝月下松

陰有人高春修影徐步細雨蒼苔絕塵肯許題詩攜去

孤山相伴閒身

柑林

白茅堂集

卷十二

壬寅

七

鑑湖五月采蓮秋虎林柔桑春陌頭不及橙黃與橘綠

的應風景讓南州

真姬齒齠馬金囊荔子肩十八娘爭似清江柑橘熟

銀鉤金剪出新粧

清江兩岸是柑林儂家高樓淡復淡嚴霜熟實不落葉

綠徧朱簾何處尋

集尚白愚樓席上贈陳士業先生

百尺須扶掖元龍上上頭江山同作客天地此登樓老

去知音急情緣把臂留中原重回首霜露冷淞洲

日力盡飛鳥鄉心連斷霞暮江遙向楚霜葉遠如花官

酒開銀簾新聲出絳紗艸玄仍寂寞不是季長家

酒開銀簾新聲出絳紗艸玄仍寂寞不是季長家

酒開銀簾新聲出絳紗艸玄仍寂寞不是季長家

酒開銀簾新聲出絳紗艸玄仍寂寞不是季長家

酒開銀簾新聲出絳紗艸玄仍寂寞不是季長家

酒開銀簾新聲出絳紗艸玄仍寂寞不是季長家

酒開銀簾新聲出絳紗艸玄仍寂寞不是季長家

酒開銀簾新聲出絳紗艸玄仍寂寞不是季長家

欽月吐殘夜正當閣皂東分明花濫水照見凌霄峯  
洲在清江凌霄峯在閣皂送客課長笛上車支短筇延年樂千歲回  
壽主人翁

三五二八篇有序

梅耦長東歸應試伯調徐子別以詩云獨立傾城陰  
麗華莫教文叔先期娶送君明月正當頭月明還照  
思君處因作三五二八篇送之

明月三五何所似盛年繁華媚子美人二八方自妍  
譬如明月初上弦光輝三五真激體年華二八尤堪羨  
鳥啄櫻桃刺繡閒花開萱蕊凭欄見梅妃獨立本修姱  
徐娘未老何嗟呀生憎好事劉文叔如殺南陽陰麗華

白茅堂集

卷十二

王寅

長安第宅多驕貴百兩千金狗意氣不惜靈芸火照臺  
寧辭琬琰鑄爲字吐心吐意在當年相親相近淦江邊  
紅綃玉面誰當拂東燕西鵲絕可憐君今別我陵陽去  
楓香樹葉消魂路阿嫂牽衣語小姑佳期二八卿休誤  
送阮懷歸宜城

梅郎昨夜扁舟去宛水遙遙引烟樹蓮幕高生旦夕留  
綵毫試作銷魂句平頭奴子尺一書蘇蕙回文錦不如  
高生起舞臨前除彈鋏不復歌車魚妻孥朋交皆分定  
貧著一邊母乃病淚痕雙照月明時驪駒唱徹誰當聽  
一代風流施使君登樓一曲崩高雲千秋此夕腸堪斷  
施與子輩莫集句岐路同堂袂忍分斷腸分袂

談何易比翼雙飛寧不貴擬挾青娥歸洞天蛾眉那作  
千春翠道傍荷葉尚田田水底游魚信蚤傳細君正待  
東方朔贈婦還憐顧彥先

再游柑林有序

愚山招同諸子游清江之柑林月九露垂霧縵星燦  
彌望十里連雲萬株既撤幕以班荆爰飛觴而分韻  
俾後知柑林雅游自吾黨始

張蓋呼風亦不難亂流雙槳渡蕭灘使君不向龍陽種  
只與山家特借看

平沙落日影闌干滿林迸墜黃金丸得似服常三首客  
遞眠遞起伺琅玕山經服常樹其上有三人何現

白茅堂集

卷十二

王寅

山頭月出照星星蔽葉虧枝太炳熒若使隋家天子見  
不教清夜放流螢

牡丹金帶未爲奇夾道爐烟使者歸說與風流千載後  
清江此地是耶非

東藥地

棄置勿復道壯懷成死灰現身本南土說法是西來公  
自宜長往人言具辨才脫離須定力善住且塵埃杖笠  
慈雲老山河慧日開歸依佛世界初地更何猜一守道  
不著如是如是

九日愚山邀同藥地登雲根亭余病阻乃更招之



古寺孤亭相傍開呼尊更上讀書臺宋處士霜天綠柳  
扁舟遠落日青山小隊同興劇還調支遁馬疎狂背憶  
李膺栢蓬萊病客支頤久但可聯鑣破夜來

藥地愚山過問疾次藥地韻

金門巖築本星精河嶽英靈豈易生萬古菁華從布獲  
百年天地共持衡烟霜坐閱中原色出處徒傷異代情  
病酒逃禪俱不惡雨花風葉石牀平雨如字

送藥地住青原

瓢笠歲為客即今何所之青原如可住黃髮以為期劫  
火開佛日傳燈作導師請纓益流血匡說解人頤師問杜詩  
天地日流血對句予日朝廷誰請纓師日請纓益流血矣

幽夢堂集

卷十二

壬寅

五

大人書來知崑山王大弟岳禎過斬見訪愴然書  
懷

相見必痛哭其如予遠行可憐孤孽子曾託老門生氣  
節千秋重岳禎先君殉節子江湖一命輕西州有清淚

久自涇冠纓

聞陶季深遠訪不值

來去如相避須知家食稀與君豈兒女亦復怨分飛歲  
月消行路風塵悟息機讀書苦不足蚤作故山歸

思雨湖

出門便覺家山好回首園林幾度看浩蕩宮亭一日過  
翠陵閣皂雨句難黃鵬帶雨猶調舌紫蟹經秋未入柈

續項四總誰較美歸心何必只張翰  
愚山為予製障慢因寄林茂之

昔不見晉陶潛仰足度履王弘前昨不見林古度八十  
裸臥當星露一今一古皆賢豪世人那得知其故燒卻  
頭上巾可使婦無務慕天席地縱所如諸君請向禪福  
住又不見施使君前年絳紗列弟子今年油碧稱將軍  
家無長物且快意三千幸舍何紛紛平生江海廿年客  
因樹牽船無定宅半壁時驚黎火青一床已見鰲稜白  
不願石家步障五十里亦不願杜陵廣厦千萬間窮情  
忘想雨不到且放七尺山中眠漢家宮闕雲中起宛轉  
連環參百子唐百子帳製始漢見白樂天詩注節旄義士海西頭小婦

幽夢堂集

卷十二

壬寅

六

穹廬嬌欲死使君讀書破萬卷能使妍媚眼中見米桶  
妻兒豈不佳馬羈坐客何嘗厭林生六月長苦蚊幾作  
荷花蕭露筋露筋廟神無姓名徐渭云姓蕭名荷花未知所據使君製繪且題  
咏彷彿羊欣白練裙錦鯨鯨席無不可四角流蘇持向  
我明年一枕北牕風今歲三冬地爐火

大雪走索愚山飲醉即成詩

北風半夜起吹響庭樹柯開門始知雪一夜白幾幾幾  
丈冬青林上有百舌窠平時競發口百舌此日藏深蘿  
忽憶施使君簿書廢吟哦長刺叫鈴閣馬頭搖玉珂便  
成斗酒會再續登樓歌日午正南望向北陰變多舉觴  
一大笑喬獲君來過浮生衆知已不醉君如何



贈新安畢君

三十二芙蓉爲天之所都畢子得奇氣欲與山靈俱年  
少弄柔翰辟易千萬夫白衣見使相長揖高陽徒當時  
肯參軍出入彫戈扶身爲玉帳客手握銀符符徂陽一  
昏墊九坂回高車舍皇遣鼎革伏莽恣吞屠故鄉有蠹  
贅衣冠成虎軀既謫子春策試發聊城書褐衣著短後  
叔孫本名儒雙幡忽傳教物色還須更迢迢信安嶺遠  
在天南隅翔比半刺筆路多危途拂衣避萋斐稚老  
前號呼黃葛檳榔盤紫貝意以珠持用餞使君使君非  
所需歸來邦江上鍊藥白玉壺十五廣陵女顏色誰最  
姝妖哇揚繡繡紅燭射清驢朝餐帝臺露暮受天姥圖

由孝堂集

卷十二

王寅

七

壯心本難耗放浪仍江湖願君寶此藥浩蕩游八區延  
年壽千載歲歲同君娛

聞方學士坦菴與其長公樓岡學士次公邵村侍

御輿參敦四兩孝廉關外赦歸

元歲敷恩命春風度玉門一家霑聖澤萬死入中原著  
述能無恙池臺且自存銀青君莫望只合老丘園

至夜飲龍天階客館

龔子通金閨十年玉堂彥身作江海人名猶朝廷羨羈  
栖杯酒真通僥眉宇見一昨銀魚焚何曾金張援風塵  
鶴蓋雜子獨與我善萬里同比鄰肝鬲常對面天涯醉  
長至華年恰悲電愧我犬馬齡呼兒鳳雛忝經營壯夫

志著鞭終當先細看腰裏姿豈忍棧豆戀

留別愚山

生平使筆如使馬九霄萬里無留行愚山論詩如論兵  
五花八陣藏縱橫就中跋扈徐山陰長翁怒擬劉與殷  
或時髮袒遶塔走膽大直與豐隆爭白雲畫省舊有作  
燕臺五子誇西京暗中摸索已可得一昨邂逅心雙傾  
烏衫瘦馬並繁轡愚樓百尺高出城柑林游賞特奇絕  
鼻端火出四坐驚陳君酒令喜徵事上業商畧分辦橘  
與橙珊瑚七尺輒償我珍簪五色須還卿壺漿跪拜出  
野醜明月正上縣金鉅他年此地即故事今夕何夕欣  
逢迎呼兒盡倒古錦囊還家自揆黃竹簾敬禮終持子  
白茅堂集

卷十二

王寅

七

別陸司理席上作

朝發琵琶亭暮抵滕王閣余以七月十日初發海陽暮抵章門神颿馭子  
安千秋事如昨福地傳皂山仙官集黃鶴此間饒佳人  
吏隱在城郭士龍東吳彥庭宇頗寂寞爽氣拄笏聞高  
吟行雲遇神交必至性語接不方鑿短燭待疎鍾披忱  
恣驪譚珍苞桂海至方攬碧錯落體物遂有詞嶮韻率  
霜鐸詩成輒自寫典劇肯算爵愛君烟霞心不受纓組  
縛寒波吹宮亭歸帆指廬嶽仍藉江妃風柰牽知己酌

泊市汊懷愚山

四十狂未減始知學道難蓮花在寶匣容易借人看夫  
子曰草識高山無獨彈相思有妙理注目倚江灘  
蕭方斜抱郭愚樓高出城別時猶在眼去後總含情樹  
暗近知雨沙明疑遠時石尤風乍息五兩亦何輕

彭蠡夜雪

推蓬候曉駭水生洲洲渚渚波浪明磯頭沙棠忽不見  
水禽山獸盡無聲披衣出竹驚叫絕乃是匡廬夜來雪  
廿載江湖何事無老蛟九約雕幽都

聽客說成都漢昭烈故廟

永安崩後荆門失猶得宗祊四十年漢室君臣荒微在

白茅堂集

卷十一

十九

錦官祠廟歷朝傳斷橋燒棧迷金馬古木蒼藤込杜鵑

一自江油降將後成都破竹到南滇

癸卯

康熙二年

積雪侍大人入山時征隕西餉急山田數晦輪賦

有加

輓輿扶渡蛟龍窟落日行穿虎豹羣林外鳥驚松墮雪  
淵邊人過水翻雲簿書遠急荆州餉宿衛新班殿下軍  
正喜立庭筋力健乘春山隴助耕耘

蜀鵲

星月潛在水蜀鵲聲更哀都將亡國恨啼向楚江來林  
樹綠如洗山花紅更開寄巢猶未得鸞隼莫相猜

夜坐

十觴不成醉兀坐意難忘花下春真短燈前夜亦長半  
生顛顛恨都爲亂離忙江外傳呼急征夫又啟行

愚山寄酒錢

春來準擬盛邀賓五斗其如不解醒屋漏每與王錄事  
家貧嬾報漢平津遠分祿米時賢少近枉詩篇語態新  
洗腆正宜春幾熟花前穉子正頭巾

聞劉千里學佛問之

自審業因大抵緣虛妄多文章緣底事思慮欲如何色  
陰成情性如藕根塵認佛魔微心窮七處從耳入三摩  
聞子能回向歸依誓願他慧空無我物身世只蹉跎初

白茅堂集

卷十二

癸卯

二十

地誠難悟通儒未免訶就君求一義祇夜或迦佗

壽佛幢禪師

四齡予較長師悟獨超先欲示真如定跌跏更幾年宗  
無南北別燈有古今傳不見前賢意峯頭種白蓮

酬張長人見懷原韻兼憶劉千里

離索誠何恨相要實大年倦勤疑別後懷抱展當前瑜  
亮嘯堪然張劉近日賢著書長邑邑束帛肯多爻物理  
潛斯悟機先晦獨全老聃知貴寡莊叟報言天身世浮  
名外茅茨俗慮捐頓纓崖穴走拊紉水雲翻江令頭誰  
黑揚雄草自玄庭階存寂寞詞翰枉周旋杞菊藟堪贈  
芙蓉集更妍華門心縉縉褊褊便娟夜雨前投轄春



山昨倒鞭平章詩總好陶鑄道惟甄左佩何嘗福南金  
未比堅錦囊姑釣餌素剗與參連潘岳歡榮手洪崖笑  
拍肩交期忘潦倒逸興滿中邊大澤龍蛇滙溪山虎豹  
踰高明慎終始肯信外人傳

附張詩

顧子聲名久馳驅不記年州堂南渡後妙筆北牕前  
風力看前哲源流啟後賢精靈心耿耿嘯吼恨幾多  
倍覺才難盡偏能典獨全閉門懸日月展卷出江天  
家世青雲重文章宿霧凝霜期時卓卓吟就許聯翩  
何日驚雲契多年信宿玄風期時卓卓吟就許聯翩  
收雨秋雲厚寒城碧樹妍濁醪無事三徑最堪憐  
百戰愁偏劇千秋氣自堅巴箋饒壯雨水調識成連  
羽翼通勢積驕驕共存肩遺懷應雪悼酬咏到壺邊  
宇宙全飛動門庭肯伏吟此中淡意苦能得幾人傳

阮子某張長人弟子于張坐中識之

吾道定源委至文兼質華先生得張禹弟子有侯芭一

卷十二 癸卯

五

善疑皆晰三餘用必賒披衣達風雨接宇即烟霞綠樹  
交啼屬春山漸放茶相思不可遏欲駕呂安車

懷龔伯通

客眺朝夕望江湄每對汀洲憶別離桐雨樓中深夜語  
石頭城畔暮秋詩狂歌烏几雙聲拍豔曲金釵兩臂垂  
攜手河梁如昨日丁酉冬石頭城送行燕雲吳水夢追隨

百舌

百舌初來意將春欲遍誇帶聲飛別樹傳語過鄰家拂  
柳吹江燕衛林亂暮鴉寧同子規鳥啼恨滿天涯

建陽舊錢令

潭陽錢令長今代范萊蕪談笑無名士開懷向老夫辭  
家還買妾解組更收書蕭瑟誰能識旁人歎苑枯

戲寄程大閣中二首

秋雨發春艸魚書猶未還眼看樓下水來自閩中山錦  
帳鸞靴隱新納空閨繡榻閒封侯君有骨何計駐紅顏  
閩中山本天下倫少年白馬黃金鞵端坐胡床裁半袖

獨念三首

念爾遠征戌况當挑戰初關山難度隘秋水易成渠履  
險戒浚入懸軍聞搖虛諸君莫輕敵屯聚廿年餘

白茅堂集

卷十二 癸卯

五

地險是羅縻蜂屯向雁坪憲宗昔神武哀痛撫流氓代  
有寒心事碑傳墮淚名項忠普天遺恨在未忍議休兵

即山昔李張

帶甲幾千士贏糧十萬夫參天作筭路匝地虎狼徒莫  
汙仙源水休翻魚腹圖尚多遺父老原傑有良謀見明史

康箐敬步大人韻

昔人避兵處今日轉稱兵潯水原仙峽平涼舊石城尤  
聞麋箐嶮久負綠林名煮井鹽粗給畚田火自耕居民  
鄰虎豹獷性比猱猩前代恩仍沛流官政漸成亂離愁  
老弱戰鬪怯書生不復思金印惟希餌玉英洪流真洞  
濁瀝血兄縱橫正直憐桃竹扶持陸地行



張記室還漢東

幾年幕府結羊何地僻時時肯重過秋水如天雙放漿  
荒園無跡獨鳴珂斷雲含雨人今別醺酒臨江水正波  
涓渥入春東下疾蚤函書札報山阿

秋蟲

積葉覆苔久秋蟲因雨生似憐搖落苦殊費短長鳴履  
畝官司急徵夫閭左驚年登轉糾軋容易閉柴荆

中秋侍大人小飲因憶施愚山

三首

思樓去歲秋永夜月華明知爾遙相憶千秋共此情升  
沈看物態老大畏浮名獨步江湖影栖遲百感生  
積雨忽開霽清光叢桂東提攜與兒子歌笑慰衰翁

白茅堂集

卷十二 癸卯

五

火耶西逼微徭間左空可憐今夜月亦照萬山中

世亂誠多故吾生欲二毛年年看戰鬪往往避旌旆  
物逢人意皇天可汝曹更須籬菊放奉酒獻霜螯

秋水

四首

秋水關兵氣江湖忽併吞終年看戎馬無力靖乾坤  
西正山鬼黃陵廟酸風白帝門幾時稍生息今日更招  
魂

樓船上沮漢木葉下江波昨見征人別相看淚雨沱萬  
山旌旆轉數點雁行過鳥道繩緣裏居民盡荷戈  
如馬瞿塘峽溯騰竟若何夔州新消息問道頗迷侘城  
小游魚騰泥淺沒駱駝紛紛到流穴烟火聚山阿

百川皆自溢陰盛職何繇未必蠻羌漫真添雨雪流蛇  
龍須更放鷹隼莫漫愁好報山家道隄防蚤及秋

紀異

九月一日雪皚皚海棠梅柳相並開已驅軍聲動山谷  
漸多剽客沿山隈楚南流民食雁糞遼西健卒騰龍媒  
誰家高樓對芳樹日暮羯鼓聲頻催

九月水大至汪悔岸寓漢口以書來慰賦答

孤城如島輿圍闌入江湖漢口平安未伊人宛在無三  
湘悲帝子九首出天吳鴻鵠方高去蛇龍莫更驅朝宗  
休汎濫赤縣已焦枯避地將焉往空山亦可虞三句隔  
樵採並日飯雕胡重見泥塗辱知應念野夫

阻水

卷十二 癸卯

五

吾廬介郊原草木頗蓬勃居恆不入市跌坐動盈月三  
春漏茅屋苔蘚陰叢樾門前結青蘿牀下茁紫蕨出無  
禦雨具雙足實鮮發炎歊尤溪藏跣濯不強襪秋江倏  
騰沸遭此胥溺厄自顧喜高破環衢已汨沒居民但巢  
栖入城必舟筏裹創皆里胥來往渡不歇雷驚妖鳥出  
雨洗鳴蛇窟蒼蠅多于沙道有委棄骨第年事經史天  
意莫能核轉戰當凶災盜賊恐倉卒雞鳴圓月上荒雞  
也空腸尤喚元高咏勉葉詩茲理不可忽

訴水

二首 癸卯 諸郡大發

車騎滿四野魚星處中河羣蝦從巨鯢上岸若謳歌浩

沿江漢流濫觴岷與嶓消長東西風常年無大過漏天  
作蟹雨洶洶衝庸羅水旱半載內怪變何其多此地復  
用兵蹶顛羣衆駝三秋遍萬里平地吹洪波魚頭長吏  
坐敲鼻堂上訶上官勿見怒天道夫如何

閉戶已三月里正門外呼荒田數十畝轉運亦有夫力  
完二稅畢舊穀已空虛牽牛昏正中臥礎半未枯鄰里  
壯丁去協作誰與俱黃雀滿野田颺鼠成羣趨前丁既  
點行後者仍疾驅鰥寡再無人惟有死與通念此軍國  
事賤子敢踟躕減口給里正慎勿勞吏胥側聞官司懼  
昨夜下兵符將軍五萬卒失利耶陽嘲鐵馬京師來且  
募辦所需斯糟及芻豆不得緩斯須首種春不入稻穀

白茅堂集

卷十二

癸卯

五

生路閣蓼水忽汎濫原野同江湖菽棉秋之半淦漬隨  
沙淤館粥且不給何以成衣襦荆襄實上流彭蠡斯下  
流濱江數縣地萬里先爲魚圩堤一夕破老幼攀枋榆  
鵝鴈啄人衣曳挂惡木株古塚無前和新墳無故墟他  
鄉且去去不下還來居水本是陰氣哀怨今何如已輸  
今年賦詔免何年租神宗昔御統水患亦可虞萬曆三十八年  
昔大水當時承平久中夏無兵車細民豈憂國所  
禍在切膚安能訴上帝火急誅天吳

大水

四首

大魚行道三版漫孤城不意秋來水爲奮竟爾橫  
戶切楚音軍中啼寡婦江畔泣流氓安得驅河伯人間

淨洗兵

懷襄勢未已墊溺日紛紛卻轉巴江右仍淦鄧上軍鼓  
聲秋戰急歌哭夜滾聞丘壑猶無恙餐薇狎鹿羣  
南詔前多故陽侯亦放驕六年今有此三戶轉蕭條  
據移坤輻高歡動斗杓賦詩非暇豫抱膝且長譙  
承父愁無寐愁來酒罷醺秋深骨盡痛山靜夜多聞洪  
水仍徵賦當陽更點軍鄰家有征婦寂寂泣羅裙  
甲辰 庚辰三年

武林過西湖

我翁昔未衰一醉裏湖裏植板踏歌行松風爲之起今  
我來西湖歷年數一紀西湖水依舊淚滴西湖水

白茅堂集

卷十二

癸卯

五

七夕西湖舟中

風起紅蕖岸香回青雀舟雷聲秋近樹雨色晚歸樓令  
節添襟淚餘生逐浪鷗臨安舊風俗瓜果作新秋

喜晤宋疇

三首

天地錄來尊北極東南都會數錢唐千年廟貌思秣馬  
百越雄風壓海洋孤島旌旗雷戰鬪窮簷兒女說興亡  
把君詩脣吟堪老門外雲濤接混茫詩脣吟

與汝睽居十五年欣逢逆旅倍悽然千晨倘過中山酒  
二頃終無洛下田滿目雲山空窈窕近人楊柳白風烟  
書生絕肉還高格不爲計參七祖禪  
半榻殘書擁筆門然髮蕭蕭清魂橫江一嘆楚天鶴



斷峽三聲蜀微遠海內有情如爾輩途窮何處尋人恩  
汀蘭沙鳥追歡罷肯信從來吾道尊

方樓岡邵村兄弟過訪悲喜交集卽坐二章方自

歸

相對如夢寐乃在白晝時憶昔君見過鬢髮頗有須君  
今萬里歸黑間生白髮生還當歡娛慘悵復何爲再拜  
雙淚落生還本無期亦知生還樂淚爲生還滋  
骨肉如雁行三年逐南北君來雁適至矯矯雲中翼豈  
無一尊酒憫此久相憶更僕難盡言倉卒轉如失盛滿  
道所忌退藏理須密鬼戕遊修涂嶮阻從此畢

示學仙者

簡茅堂集

卷十一 甲辰

毛

不求絳雪駐朱顏不願飛昇駕綠鸞但得兒時君父在  
從頭一遍作團圓

沈友聖隨西嶽北上登舟頃索贈走筆兼東西嶽

並上龔公

廿年不到西湖西舊游豪俠雲雨飛意中印友沈亞之  
扁舟顧我來何遲華陽巾子白苧衣龍駒十五手自攜  
史學三世世所稀君先子坤仙君家隱侯良不奇扶風  
弟子安昌師出入邸第無所私王侯璧帛揮如遺抱鄰  
自詠南郊詩九重秘邃囑與齊恩既不投聖主知褐衣  
還鄉歌採芝道逢元伯於輓歌苦寒扶走冰裂腓室無  
甌石烹伏雌看君肝膽懸須糜渭橋蕭鼓使者歸攜君

要同鹽與齋人倫藻鑑淝陰持爲我蚤寄江梅枝我行  
玉峯雨雪霏計君正到長安時

姜滙思圖南招游孤山

靄鷁橫開波渺漫素衣相對坐風灘美亦雙懸日月秋  
光靜漸遠林巒水氣寒堤上雕鞍仍蹀躞海門烽火報  
平安十年重踏孤山路新種梅花好共看

望寶叔塔一作寶紅葉

寶石山頭落照斜秋林疎處見人家半山楓葉紅一色  
道似紫微千樹花

昭慶寺夜坐答王昊廬二首

學士朱樓近段橋窈娘檀板雪兒敲怪他野鶴歸來蚤

簡茅堂集

卷十一 甲辰

天

也向松梢聽玉簫

笙歌日日醉梅槎曾變西湖勝館娃梅槎黃頁父造稱  
爲亭極十數  
乃能動今夜燈前垂淚坐僧寮微月遠慈鴉

送滙思之蘇州

侍御文章老亦雄筆床茶竈雨湖中披書木葉秋空下  
喚酒菰蒲小徑通客舍乍過黃雀雨荒汀新起鯉魚風  
明朝欲向昌亭去麴院陽春興不窮

不孝東下奉先府君遺命遷先貞姑玉峯之厝歸

葬蘄州發舟之夕夢以告姑今蘇松糧儲大叅  
盧潛達以俸勅吏爲辦復夢告甲辰臘月立春  
後一夜大雪



半年前入夢魂魄果相依宰木行行近孤雲片片飛立  
春澆柏酒大雪理麻衣多謝盧夫子懷緘出杼機王丹有友人喪懷緘一匹贈之曰此出自機杼

酬弟熬

宗伯文章英晉云故禮部尚書屹立挺奇節侍從承平  
朝揮毫代喉舌平臺著議豈獨司典冊政府退必諮  
權奸進遭斥從容詣香案要論吐講席卻轉銅鶴前初  
東宮講官還申逆鱗批烏駭中郁火馬亂喜峯雪隱憂  
復除作官還申逆鱗批烏駭中郁火馬亂喜峯雪隱憂  
臨德間重鎮須蚤設前知憫國步即事失良策晚瞻嗣  
州雲已碧娥江血家聲秀未墜熬也實孤孽知識襁褓  
中一乳輒三咽書從畫荻認淚向故綬結強記遽等身

由來堂集

卷十二

甲辰

阮

高才羣公折予昔別弟時弱髮初覆額今茲一握手感  
激增內熱怡怡見友愛灑灑出肝膈我數百言華星  
間秋月汝今大賢裔青紫安足說丈夫志萬年垂名要  
竹帛

歸懸弓莊頭陀像用懸弓韻

一縷霜毛綴顙門相看對面已全髡贊公白髮何妨共  
呂敏黃冠不足論敏元豈有時清龍尚臥可憐心苦蟲  
空捫秋風皺斷芙蓉水愁絕江南日暮村

答姪誠久

汝幼吾能記清姿羨璧人投懷曾問字述故每霑巾在  
昔年如失悲歡老更真美材知餘蠱軼步果超塵大業

譚何易聽詩喜絕倫卿家癡叔在得句肯相詢

贈盧學博二首

盧子才名擬鄭虔一官學博向天南看梅過嶺詩何壯  
賣屋畱松事亦憨鮭菜供親淹歲月芙蓉製服老江潭  
北堂不倦延賓意可有門生與種藍  
韓氏孤兒寄尉佗君行訪古定如何千年僻壤傳奇事  
幾驛風塵足浩歌幕府尊醫新禮數今王茅土舊山河  
布衣疎嬾歸來蚤載酒長洲許重過

由來堂集

卷十二

甲辰

三

白茅堂集卷十三詩目錄

乙巳 康熙四年

夢醒

和龔公憶方密之詩

有序二首

正月十四日海虞旅次懷合肥公一百韻

元夕客虞山

二首

送盧幼昭赴選呈合肥公

二首

懷宋又韓游山東

周櫟園改徙塞外聞赦前後有作

二首

憶永嘉令韓叔夜

則愈

七星檜

白茅堂集

卷十三

詩目

新城山中東吳太安先生

大風雨東太安

吐納泉

百丈山東太安

太安荷池設伎作漁陽搥搥明日酬劉九幼凝

懷弟鰲北游值淮陽水災

八月十一夜對月

九月二十二日還明奉先姑貞節柩舟發河干

諸弟姪追送潯墅

金山

六合望黃靖國祠

十六日蕪湖雪

十七日魯港遇風

采石

螺磯

荻港平古

雨後望九子山瀑布

皖城警角

懷寧阻風

小孤山水仙廟

廬山

德化道中

二首

白茅堂集

卷十三

詩目

二十七日抵家示內

盜入大陽山

云

題雪中四景

孤村雪屋

風雪歸人

雪溪垂釣

關山雪運

岡極

夢後

丙午 康熙五年

程老總戎過飲苑園

云

壽新州刺史王維則 宗堯

醉作雨鵲鵬題一絕句

金鳳洲戲東愚山

王端侯筵上作

雲樞亭芝艸歌爲愚山

潘澄嚴寒集霰圖 有序

惡溪漁父行

孫處文北牕竹

梅太君六十歌

愚山江干送別 云

贈周文長

由孝堂集 卷十三 詩目

火後借居大雪 三首

示客

丁未 康熙六年

夢季濠道服見訪 二首

舟經黃陂潭頭河 云

牽舟避暑望魯臺下 云

招提秋夜讀蔣穎揆詩次韻

荷花

遣伴歸

簡芥惠茉莉

酬邵子湘

藏經閣雨後簡蔣邵二子

七夕

夜間野醮行哭者 二首

步邵子湘畱別韻邵歸吳子之宛雜 有附

石陽女 二首

壽穎揆六十兼送歸毘陵

聞杜于皇幾以文字得罪

鐵潭夜雨明日穎揆行子亦將之陳州

送竺鍊師還南嶽 有序

子路問津處

棗莊與檀將軍說馬

由孝堂集 卷十三 詩目

瓦關弔韓信

羅山 二首

道傍有奇樹

上蔡道中

渡潁水東方陳州 三首

道上見

謁太昊陵

柳湖

妖鳥歌 有序

絃歌臺

嬌滿鐵泉



陳思王墓

大梁道中

蔡河見蚤梅

汝陽道中白鷹二首

信陽

羅山二首

與馬還過武湖登生洲寺

弔振海張公

山行

拾遺六首

偶讀元人宮詞六首

白茅堂集 卷十三 詩月

五

白茅堂集卷十三目錄終

白茅堂詩集卷十三

乙巳 康熙四年

夢醒

夢醒喚童僕客愁童僕知燈昏一夜雨腸斷隔年悲

和龔公憶方密之詩有序

當歲癸未公建言忤政府致下廷尉 烈皇帝降哀

痛詔始出公于繫猶不免戍譴朝夕冀見帝陳國是

倉皇難作不可為矣江左流言維公又四年丁亥遇

公丹陽舟中執手嗚咽是夕忽忽別去明年秋拏舟

送公梁谿比舫結纜浹旬不忍去一日始旦公衣短

襦襦過予舟出袖中書大如車軸皆奏疏及所擬上

白茅堂集 卷十三 乙巳

書述遭難壯甚悉蓋公于三月十九日聞變二十日

即亡走史官方以智為賊得劫令索公脅降不可搭

金不得五木交下無完膚然後舍公曰是區區者吾

未嘗以示人也而顧獨示予毋亦謂斯言也不可使

不知吾者知不可使知吾者不知邪又十五年壬寅

遇藥地禪師于清江言與公合藥師者即以智也自

嶺嶠跳歸得付曹洞法矣又三年乙巳從盧大叅所

見公憶以智詩並序嗟乎今如不言後世何述燈下

步原韻四章兼懷藥師

百年頽謝問居諸昌云陳說字居諸皆問之之辭如檀

地詩曰居月諸淚盡天南痛楚胥江左罔羅持太急

長安城旦死應徐臨危詔獄才原赦問道生還有上書  
肯信苦心終不達傲簾存否問蟬餘

輦下通家更卜鄰倉皇宮闕起風塵生平破柱求奸黨

一日同袍失故人音那劫掠音那賊廷誰曲直管絃疑碧太

酸辛須知天意灰炎祚不是江東丞相嗔

國難真逢妖識年謬傳蒼帝換黃天失身自不疑龔勝

蹈海何人似魯連五載薊門同雨雪九秋霜嶠隔風烟

衲衣短櫂湘沅路痛哭離騷第幾篇

白髮緇袍事遠游敢云吾道付滄洲風波萍梗吹仍合

絕石山川散莫收奔鹿久消陽燄渴跼空飽瘴鄉憂

武陵花好還須住忍聽西川杜宇愁

白茅堂集 卷十三 乙巳 二

正月十四日海虞旅次懷合肥公 一百韻

寶海龍門望雲霄一羽遙文章援八代出入冠三朝三朝

也雅志師伊呂憂時過賈鼂百年懷抱獨廿載見知饒

以下述公繻棄終童蚤花分潘令韶鄉關雄近楚鼓角

聽連燕優學年真妙高才視不忉清姿看叔寶服善比

君苗賊火春陵避兵聲赤縣搖嘯聞劉越石威抗霍嫖

姚帳滿諸生坐纓從壯士影孤城嬰獨守異類盡同調

子親見懷伏格閣諸賦茅屋還栖燕桑陰竟革鴟除書

普云懷從牛鶴作獲非左掖參黃閣中樞接瑣

寮封還時得意焚罷若無聊白簡寒操手銀章澀挂腰

至尊方減膳政府劇宣驛首願青蒲碎魂甘素怡招龍

鱗先入犯虎胎敢輕料長繫舌寧結羣奸黨愈驍傑臣

辜易道憂思苦相撩小醜臨潼沸王師秦華跳陳濤全

敗績畿輔盡蕭條罪已胡哀痛飛章轉叫囂覆盆才一

照請劍更何遑韻昌云說文遑徑也萬矢昭陽集三更

月窟燒延秋車駕返太室瓦原燬昌云瓦原舊本作驛蒙忽報蒼

天死難偵白水蒼午門行慟哭甲第忍揚鑣人命仍城

日餘生定沈寥人來似靈武志敢忘夫椒塵邑虛傳虎

奴僂實耳貂不聞師鄧馬翻作倚劉刀昌云據說字六書無刀本作刀

燕義上刀整刀雙其後避仇加二刀借易關隴軍聲入

咸陽毒霧消典借手得恩合許身要艸味從開關荒

燕載蓑穠衣冠視綿繅禮樂重宗祧以下公晉奉常刑侍總憲郊

白茅堂集 卷十三 乙巳 三

搗毬韎宮縣考錫審聲追九夏入廟問三召鵠鴈秋

尤肅烏臺柏更喬五庸申浩大昌云後漢梁統傳天計有罪五刑五庸哉庸即

用八法領科條苑丞助教直道來妻非班曹有莠莠

法冠戴解馬賦筆託鵠鵠時放梧桐倚真堪嬰圖邀橋

門還闕禁苑苑本唯曉使以下公喻蜀推園令遷階尚穴

僚璽書遙降粵使者遂乘輶輞等陰霾日樓船夜候潮

簾欄前負弩矛槩後重喬問字知盧橘堆枰辨粉蕉

雞華綬吐鵠母嘯音詠棧閣犇椎髻壺漿拜僕僑題詩

徧巖嶂采俗到芻蕘公集有過取道東南迴經秋榆柳凋

溪名感惆悵惆悵在天台山中香艸佩離離差犯

機支石山乘樅代樅倚雲窺破鏡計日趨輕船滿瀝登



壇坫淋漓費酒瓢客堪江鮑敵韻許孟韓挑雜佩供中  
餽持捲鬪古密平山高士展明月美人簫小拍憐紅豆  
繁絃語六么徵歌桃葉渡送客木蘭橈賤子追隨久十  
年贈別迢聯舟真郭泰入室定崔嵬兩樂城頭路郵亭  
直濟橋帆迴撾鼓動襟湮旅魂消下西送公石頭城以  
建白仍中憲清明又會朝舊也威儀新赤棒稟刺  
舊孤標禹淚乾坤滿湯仁漸被遼皇衷咨岳牧僉議  
屬泉陶自下弱歲心先茶蒙知髮甫髻含毫復尾腐刻  
燭瘳臍飄何客能題鳳高懷擬賦雕恥隨驚馬步遽許  
阿龍超離亂同萍梗容華等艾蕭何曾場屋老祗作雞  
桐焦墨綬吾安敢丹書手自標昌云標以紙記卷日俗  
白茅堂集卷十三乙巳  
賦成哀庾信藝戲託朱瑤在吳門自書米汁僧供養欲  
出豺狼橫日歸雨雪濺遠扶桐杖泣畏逐偶桃漂因樹  
聊成屋牽船只類僑祿綸想龍伯一飽愧僬僥囊裏良  
常木烟分谷口樵雲根短褐冰窟洗長鋏仙藥誠難  
餌翁年竟苦瘠星知少微開地見武擔祇風木悲游子  
松楸背突繆屋封三斬板斗建兩回杓場室兩兒築汗  
菜念腹枵病妻德耀醜稚子衰師嬌石闕銜蒼碣銀河  
隔絳霄寄書難一一刷羽獨脩脩氣意絲來重恩知敢  
自佻弦澹秣馬仰春至艸蟲嚶山要青蚨買書需綠蟻  
澆情知叔夜懶技謝子雲彫蚤晚平津望丹青上閣拙  
終須作霖雨莫不灑蘭荂

元夕虞山二首  
今春雨雪幸全消燈火催春暖倍遙漸覺清霜侵壯髮  
已經痛哭兩元宵人家明月臨桃華故壠東風換柳條  
十五年前歌酒地夜溪猶過虎山橋  
去歲孤兒哭失聲燒燈松節此宵晴雪高南嶺初廬墓  
月燭西山正用兵冬盡書行學在矢春深日落見長庚  
吳門簫鼓年年盛有客長懷淚染纓  
送又昭赴選呈合肥公二首  
高牙捲旆馭長風君去長安謁帝宮鈴索采毫遽傳  
白茅堂集卷十三乙巳  
從渭橋簫鼓待尊公樽人南一枝春信梅枝寄二月河  
流瓠子通文酒春容司寇府南雲次第望紅鴻  
九年江左更滄桑燕子磯頭夢渺茫棄置自甘黃鵠老  
邊巡警企白雲鄉尚書獨坐仍還轉左輔端揆屬眾望  
君到鳳池須努力艸麻或恐及門當  
懷宋又韓游山東  
濟水經年報絕流更聞雨麥在張秋江鄉有歲偏難飽  
生計因人作遠游盛暑沈牛勞使者府儒航馬見諸侯  
而交奔走非良策蚤晚歸來問口口  
周櫟園改徙塞外開校前後有作二首  
長安書到日清淚剪燈潛謀面予猶未全生汝信銀片



言憐國士萬里望家山欲寄一書札炎天春雁還說云炎天句初不解三四讀言道遠盛夏雁乃抵北耳

白日果舒照皇恩今始知江南芳艸路是爾還轅時昨見燕地客傳君請室詩周侯有仙骨須約采螢芝

憶永嘉令韓叔夜則愈

披衣就藕花回首見飛霞忽漫思良友風流在永嘉洞天兵火隔孤嶼海氛遮仕路浮沈理才高莫歎嗟

七星檜常熟城中相傳梁天監二年道士張裕植一云昭明太子

致道觀前七星檜人言植自蕭梁代舊存四宋人補其三春秋雷雨森開張白晝陰冥鬼神會下有禮斗之壇尙復升戟

拜仰瞻星與辰人言七檜北斗精化身立元老子道觀

白茅堂集卷十三乙巳

地面前列汝如賓候霜柯雪幹疑死生魂碗叩作青釧

鳴三株補自慶曆歲枝葉偃蹇神崢嶸我來撫樹三太

息奔汝生全託幽僻攀折還憑胥吏訶畫圖時入高人

平觀有榜示禁護石君不見鍾山十萬蒼龍鱗斧斤一

日摧爲新

新城山中東吳太安先生

隱隱雷霆起颼颼樹搖山滾易作雨溪淺不安橋比

舍開茶竈沿流問藥苗靈泉能吐納仙境信逍遙賢令

自高臥賓朋仍寂寥當年昭諫隱更不數中條羅昭諫隱此司

生夫聖居中條

大風雨東太安

新城風色惡七日海雲翻夏秋大風雨土人謂之吹浪過山雨驚雷隔坐奔誰收介休麥不避灌壇尊問道吾鄉稔還家薦瓦盆

吐納泉新城縣西六十里廣陵鄉呼之應聲湧公敏舍敗今名亦應潮泉之類也寶宇則安豐

車有泉在淨戒寺北大則泉小則泉皆在壽州安豐縣內王詔之始典記連州有泉在壽州安豐縣

十湯安寧州有泉一曰三溢三溢泉在壽州安豐縣

多喜山雖雄二泉在左盈刻焉續韻府梁州城外

盈泉州之浦江有泉生明則漸出未望則漸

長既望則滿則漸則漸則漸則漸則漸則漸則漸

三時而滿則漸則漸則漸則漸則漸則漸則漸

無水爲滿則漸則漸則漸則漸則漸則漸則漸

泉聲良久一滴珠如金石黃山谷詩云古人題作丁東水自古丁東只到今我爲更名方響洞要知山水有清音

白茅堂集卷十三乙巳

漢嘉城外丁東水方響傳從山谷翁今日靈泉名吐納

千秋應更說吳公

百丈山東太安

六月肩輿費往還眼中秀見好屏顏雲邊百丈佳如許

不羨城頭姑射山

太安荷池設伎作漁陽慘澹明日酬劉九幼凝

當筵落筆傾玉壺蹉跎終歲一字無劉生羈旅喜相值

仰紙索句如追憶昔與君巷南北望衡接宇歌偈仄

漂零兵後問訊稀及至還家隔鄉邑前年詣君紫石頭

半畝茅茨拒牆棘建安公餘盛才華永嘉遺民饒隱德

小兒十歲天麒麟肉腹間筋骨態真喜呼循八作小友

不識龐公誰主賓今年走訪鼉江長律兀火雲蒸百丈  
劉生顏色冰霰如彷彿置我羅浮上吳侯委蛇興有餘  
飛書奉席臨芙蓉華燭蟠烟白團破金花帖鼓軍裝趨  
坐中雪涕何者最漁陽遺摠聲裂磬白水空憐赤伏符  
黃雲尚指樓桑蓋君今亦是漢王孫砥礪當塗誰復存  
千年怨調山陰譜一壘漁陽一斷魂湯二音

懷弟熬北游值淮陽水災

災祥南國書頻上蒿日中原淚染巾正以別離傷小弟  
不堪搖落滿前津今秋水大無黃雀何處風生不白蘋  
聞道甕珠蛟蠃惡征槁莫惜少逡巡

八月十一夜對月

由孝堂集 卷十三 乙巳  
半珖分明出綠雲魄中桂影尚氤氲金波浸到仙人足  
已把清光費十分

九月廿二日還明奉先姑貞節柩舟發河干

舫尾雞聲唱旗樓振柁開一棺寒燄地雙檣緩撾催馬  
擬新封合烏頭故里培百年貞節苦淡仗鬼神哀

諸弟姪追送潯墅

殷勤諸弟姪載酒過金閨語洽移前漱舟虛擬洞房魚  
跳纖月裂鴻起暮雲長莫賦河梁句吳鄉近楚鄉

金山

縱酒楊司馬談兵自詡長江山虛指點部曲竟奔亡高  
壘謀何拙元年事已荒無情揚子水東下日湯湯

六合望黃靖國祠

以功累官太子太保總兵官蔭錦衣衛千戶靖國  
靖南伯甲申定策江南進封靖南侯太師柱國  
分藩滁和廣舒等處明年五月敗叛兵于蕪湖  
進封靖國公

大清王師奄至公中流矢仰天自刎五月二十八  
日未時也據後軍都督宋紀墓誌順治丁亥八  
月二十六日葬公固安之東原配王氏劉氏皆  
封夫人合葬公生于萬曆甲午十月二十二日  
享年五十二燕領豐縣面色黑人以鐵羅漢稱  
之當弘光改元公入賀拜畢趨上殿跪率帝衣  
起頓足哭曰皇帝汝今好也苦矣先  
帝帝亦流涕予重過金陵詩曾及之

異代還祠廟忠魂竟若何過江無王氣遶冢只頽波落

日鳴陽鳥悲風望駝駝將縣登弔少寂寞故山河

十六蕪湖雪

曆頭知小雪六出已霏霏稍灑桅幡濕斜沿總帳飛遙

由孝堂集

卷十三 乙巳

九

青如薺樹戴白傍湖磯故里思新壠開尊淚滿衣

十七日魯港遇風

夜雪曉無跡北風天正寒欹檣妨散上帙駭浪整危冠

天地全漂梗生涯一釣竿幾時成利涉江海報平安

采石

健石排雲出江流勢建瓴紫厓雷燒黑白浪蹴天青刀

劍開平廟壺觴供奉亭年來少登弔苔蘚但漫局

螭磯

上有漢昭烈孫夫人廟舊傳夫人神像處

龍德當年配螭磯此日神威儀思漢室香火及夫人楮

岸斜陽出青山過雨新何嘗風景異真使淚霑巾

荻港弔古

金甌經過後蒼茫弔六朝大藩何犯順半壁忍宣  
蓋移牛婺黃塵暗斗杓千秋形勝地兵革幾蕭騷

雨後望九子山瀑布

望裏蓮花頂岩巖未一攀孤舟仰天際流水在雲間  
何年畢烟嵐萬古間似聞仙迹汗近日產三斑

虎豹也

皖城警角

欵起入江雲霜天動馬羣驚看殘月上偏向客舟聞野  
哭聲猶昨凄風夜欲分向來魂悸處三駐武昌軍

懷寧阻風

港口南風緊橋陰白日移無聊如中酒遺興只吟詩分

白茅堂集

卷十三 乙巳

帆去祈彭蠡神鴉祝富池晚看東瘴豁山色夕陽知

小孤山水仙廟

俗聖小姑像山多  
鵲鳴真崖盡白

孤山何傑特不與衆峯羣水府原無匹雲中自有君  
鬢翹鏡影羅綺散波紋風俗隨巫覡山川雜雨雲往來  
人代速去任旅情分無數鸕鷀鳥飛鳴趙落曛

廬山

十過廬山下撥幽擬至今愧無匡俗一作福猶負尚平  
心溢浦連雲動香爐隱霧深須知遠公後寥落舊東林

德化道中

落日下蘆荻人家烟景迷問沽漁市後買菜艸場西世  
態惟聞舊舊生合新齋空勞社陵老方法報山妻

數里卽黃梅村村界網開魚蝦跳似雨鴻鶩響成雷流  
允惟漁採官屯故艸萊昨聞征調緩白紙莫相催

二十七日抵家示內

破涕出應紗飛蓬輶素生兒過周歲老子始還家  
之舊從月大祥去年七月五日畢第兒○遶鄰爭相  
問高堂痛轉奢几筵餘酒瀝移火照梅花

盜入大陽山發李獻吉墓取其棺骨離離荆棘間

盧龍韓子新鼎業哭葬之爲祠以祀仍其故碑

日明詩人李空同先生之墓嘉靖中河南巡撫

大水胡繼宗所題也談子長益周子宿來方子

邵村皆爲子言子曰去詩人可矣書百七十言

白茅堂集

卷十三 乙巳

十一

示來世公約州大陽山以避諱改禹州

李公英英雄人遭逢太平世高視屈賈流肝衡班揚輩  
玄仍衆笑衣白頰羣吠斯文實大雅滂溘滌蕪蕪獨步  
弘正間長歎宇宙內彷彿杜甫詩無慚李膺裔貴其所  
用壯浩然養吾氣當世存斯人安肯活艸昧弱冠去聲  
進賢筮仕曹都官披忱事孝武孝武二廟泣血點朝班唾罵  
壽陽侯逆鱗犯龍顏瀕死青蒲階再賜白玉環講學白  
鹿洞歸老具茨山言存萬古後身棄艸莽間異物亦何  
患達人元大觀神明若日月黃土豈盤桓多謝韓子新  
新墳何足歎

題雪中四景



孤村雪屋

停爐楮柏紅繞屋梨葉赤中有素心人研冰點周易

風雪歸人

前途若鋪綿後路已碎玉暮林無歸鷄獨樹噪羣鴉

雪溪垂釣

重淵有真陽泥暖魚不起有時鱖刺聲獺趁冰開水

關山雪運

歸鈴風聲外介玉雲中積斗米已千錢關頭增一百

岡極

岡極疇能報春暉寸艸心半生君父慮百歲鬢毛侵編  
簡傳知未乾坤莽自任昔賢何豁達樹立到如今

夢後

少年心事不知愁把酒看花醉即休不道年來苦憔悴

多惆悵五更頭

康熙五年

程老總戎過飲荒園留連信宿其至也桃始黃而

柳初黃其旋也蒨蕊參枝綠條蔽堰感造化之

易新樂林樾之忘世即席抽毫爰有斯作

良辰遲嘉客開譙遺芳時政行轍無算日入景隨移既

屢姜肱被還披衰絮惟離談直激賞碧醅仍爭持倚檻

拆紅鄂澄塘垂綠莢仰觀造物妙俯警華顏馳賓稱既

醉辭主賦車華詩下用兒女仁上履君子儀屢舞影婆

娑

長劍光陸離痛飲何足道松喬真我師

壽靳刺史王維則

宗堯

君侯二十專城居屢下已佩黃金魚不誇父老爭獻祝

能使先生閒著書用公語簾前香篆坐多暇城上春山青

醉作雨鵲鵲題一絕句

六月朔日大被酒正見鵲鵲江上灘襖老翁江上立

寫來烟外一般看

金鳳洲戲東愚山

丹橘黃甘金鳳洲夢魂嘗憶此同游主人莫厭客頻過  
不見滄波日夜流

王端侯筵上作

卷十五

王

賢守邀歡切炎天蚤放衙盡情憐夜色百炬照荷花玉

斗喧呼過銀河宛轉斜清歌猶未歇城上已啼鴉

雲根亭芝艸歌爲愚山

雲根築亭今幾秋梧長松大巖礪幽客來吟口說異事

紫芝百本生亭阪山頭細霧濛濛溼藻井垂陰薜蘿澀

翠微高護野鹿銜蘿帶半遮毛女拾燕胎鳳鳴君不開

赤雲朱艸那可分其下寸餘銹鐵痕上有詰屈雷霆文

盤匝卮盃形畧似上壽南山稱樂只紫微夫人忽傳語

要授人間許長史茫茫元氣搏沙塵黃輿壺壺知有神

屈軼旣爲聖代出休徵合與仁賢親君不見政和往事

良可愕萬本一綱輪良嶽日炎盧甘雲氣生風搖珠樹  
釣天作何如今日雲根亭亭百菌生林柯不遺頑祥  
報天子祇將豐稷答明廷高山肆志何足云九光囁服  
通神明待子高臥拂衣起丹成同汝濟蒼生

潘澄嚴寒集霰圖

有序

畫雪法惟水墨句揭崑山潘處士若水作枯林澹山  
平湖一人攤衲坐舟中如寒鴟一童子俯首打槳此  
微霰初集時蓋工神不工似者老杜云燭斜初近見  
舟重更無聞隨風時聞葉帶雨不成花較所謂定隨  
曹植馬偏點謝莊衣斜侵潘岳鬢橫上李良詹雅俗  
何如客疑其秋山因題一絕句

白茅堂集

卷十三 丙午

西

山容澹澹水尼尼合是同雲欲雪時獨取丰神貌姑射  
不將胡粉浣瑤姬

惡溪漁父行

昔有漁父賢鼓枻湘江邊今有漁父賢辭金惡水川惡  
溪信自惡白浪翻蒼天行賣泣相弔櫓楫漂雲州釣竿  
買簾簾勝帶相鉤連長跪白府王府王仁且廉封題竟  
如故持付司庫員明歲粵賣來奉簾涕漣漣中有雞昧  
犀翡翠鋪金鈿名珠勝果核一一珠絨穿何以報府王  
鯨角雙屈卷何以報漁父絲繩貫青錢府王謝不有漁  
父辭亦堅清風化器餐此事甌人傳繡衣按部至彭蠡  
職所專蘆中樹棹候孤影來旌旃我歌漁父引遠繼雁

門篇借問府王誰松江川茂源

孫廣文北牕竹

先生惟好靜日向北牕眠種竹幾千箇著書經十年山  
雲食艸色秋雨溼茶烟抵合青光裏吟君五友篇

梅太君六十歌

柳長母

定陵御宇全盛日絃誦成風兵革息才華江左推宣城  
則三梅氏名第一遙遙世胄從都官詩法亦自前人出  
罌礪水石真清華甲第連雲霓難匹高跟蠟展長簷車  
暮子方禱曲栢笠斯文崔魏皆老蒼結友雷陳頗膠漆  
入內時評坐上賓勸學不斷機中正京兆才情喜書畫  
切眉吳興書法會講切胡麥鄰四十不得如此人身後浮

白茅堂集

卷十三 丙午

五

名畧能必孤兒乳淚兼咽永夜線絲腸共直兒昔三  
年頗未滿毋今六十骨已立父書不足等身讀君美未  
遺心自忱鳳雛驥子骨格殊况有排風好毛質苦學錄  
來動鬼神高才豈得長蕭瑟筵開九月百艸秋傲霜作  
花苗結實細看物理莫不成老眼黃天百無失

愚山江干送別執子手淚下重九阻風楊子洲賦

寄二首

自廢登高節傷心二十年先貞姑今朝別知已孤館坐  
江天秋熱無鴻雁歸遲隔杜鵑低回故人淚猶自濕襟  
前  
斜日映川途秋江似綠蕪念君游橘浦少我插茱萸

擁新賓客船回舊酒徒詩成誰寄與好倩北飛鳬

贈周文長

公瑾起居巢江東號人傑臨江大閱武地今名武穴

縣相傳周瑜開兵處或云魯肅誌稱鄣家關非

山回振波濤六月怒飲雪我過

輒淹留弔古情內熱賢哉周侯裔僻處避轡轢砥礪當

末流掉鞅有風節扁舟數汝就茅茨望陰樾談笑出葛

巾有時不綦屨呼兒問阿婦剪韭復粉蕸斟酌求清醪

割鮮必肥脂酒酣發高論每喚野史蠟上言先南郡矢

心翊漢室立功建安中曹軍遂烟滅古來英雄心坦然

事交結秘語飛雲船安億毀昭烈

昭烈在孫權飛雲船中密語潛喻見江表

人物次言醴陵侯淩沈有弘畫江邊禁諸將有襲必見

白茅堂集

卷十三 丙午

七

掣東西木屑齒炎祚天未絕羣下竟爭功呂蒙敢潛賊

下言通家誼千載猶峨嶲長句貺我行高歌響悽切予

歸臥苦由七日耳流血舉言喉無聲地冷疼到骨君時

偕樊侯

樊山王孫

爾足跋阡陌弔生與傷死於義兩惻

悵生芻識孺子淚下不能過古道君所敦焉爲衆人說

遂巡負高義三歲仍契濶比聞荒江濱艸滿高士宅斯

文多僞徒如君近明達三咏伐木詩悲來轉嗚咽

火後借居大雪

三首

阮緒曾炊屋焦光不燮廬故人歸斷簡山鬼妒殘書道

在妻孥惑心傷手澤虛

先子著述盡焚

牛衣吾臥穩大雪更何

如

寄廬誠非病疎籬當去閉關連朝冰斷徑通夜雪明山

藜火書胡授風雷易竟刪加年吾可學老子未癡頑

地敞江山出西南八九峯日斜薶虎窟雪重見狐踪烟

井仍蕭瑟生民信鞠凶東阜好陰木吾忍忘雲松

示客

陶潛舊所居上京及南里柴桑五柳宅燒燔剩遺址牽

船往門前八口坐秋水萬化無所憂斗酒聊自喜我昨

還鄉問都非故朝市誅茅亦偶然質廬良爾爾山色長

自佳修竹客徙倚萬卷雖不存經營從此始

丁未 康熙六年

夢季溪道服見訪

二首

白茅堂集

卷十三 丙午

七

寄書比相見相見難于書忍料數行札不通十載餘望

雲時數雁加飯想烹魚昨夜梅花下黃冠到鹿車

君真真白後蚤歲道情多精悍欲無敵瞳方竟若何幾

年依硯北有酒輒高歌別後如相憶新詩莫浪哦

舟經黃陂潭頭河先姑夫劉公鉞從彭咸處也紀

以詩縣尹楊簡菴

延菴勒石

魯臺臺北水曾此葬文星名以貞發著心傷地下靈招

魂聊醺酒掩涕忍揚舲千古陽峯月龍潭照獨醒

牽舟避暑望魯臺下王寶臣遣小崑崙子河送酒

繫舟魯臺下水綠晚涼生幾日牽離思佳人隔暮城呼

奴泗送酒對月舉銜航游激休相問狂歌正四更



招提秋夜讀蔣穎揆詩次韻

道東明客歸耕西坂田風塵隔泥水沙艸足深沿粟  
里還栽菊潯陽舊種蓮竹青三徑雨雲白五湖天禮失  
誰求野聲名爾獨賢摧藏偏僻俗漂泊幾經年出處愁  
難卜滄桑事屢遷降心惟蠖伏望眼許蚊憐兵火屠瓜  
步江湖禍蔓延樓船下楊僕箕谷走程焉焉公孫述將地亂定  
關梁收時平甲楯眠香能扶竹杖莫只戀韋編瘴霧闔  
山合鶯花越嶠連好招和靖鶴一放子猷船妖女胡麻  
飯山都榕葉烟惡灘名黯澹風物已今然今然見莊子  
裏巴童辨詩篇蠶戶傳龍堂鄰潯解雁翅接幽燕以上所游  
行李歸無恙池臺汝秀全清狂循白髮雨雪耐青

白茅堂集卷十三

丁未

荷花

五月清池上蓮花發淺紅倚風開綽綽跳雨作空濛花  
葉蓉難辨根芽暗易通凌波如龍女弭蓋駐青童密蔭  
藏嬌鳥多情護小蟲風流豆娘子叫跳白頭翁墜瓣憐  
堪拾殘香暖欲融佳人持拂面增粉月明中豆娘子小  
十餘豆言色也有青黃紅三種娘子言輕嬌嬌交以尾  
雌交以背好在木青荷花上其卵化如小蛙漸如其父  
母焉白頭翁鳥名青身白頭雌雄皆木中作聲枕在  
續記白蓮花瓣惹粉拭而去斑點生口補香令人有容  
悅

遣伴歸

高樹涼風進登樓夜未央明河垂地白秋艸徧山香徒  
倚無來信平安有使將畧同陶靖節盡室寄舟航靖節  
居舟

簡莽惠茉莉

抹麗來中土人傳始陸郎楊用修詩好把風流  
備陸郎自注賈也近從花  
縣種自屬令君香醒酒宜頻嗅題詩索寄將晚涼虛半  
簾新月隱回廊螺子黛重髻如螺冰肌姑射粧相看  
愁不稱歸夢惱匡床

酬邵子湘

北地辭章久不作邵子英才蚤淪落黃州別駕徵遺篇

白茅堂集卷十三

丁未

宋牧一見使我心錯愕往時浪跡清江邊山陰詞客來  
徐緘二子才力頗相敵驕驕赤驥爭後先徐當垂拱擬  
四傑疑邵杜甫秦州前布衣高視動千古姓名往往輕  
凌烟邵生長才體不一樂府橫吹詫無匹同年頭白曹  
子桓歌行再見李獻吉五字長城劉長卿絕倒滄溟七  
言律武湖六月波搖天武湖令君稱最賢武湖遺跡平  
黃祖祠間福衡荒塚埋晴川當時國士盡滿坐回頭淚  
落霑綺筵攜尊更醉魯臺上落日似見龜蒙顛晉陵蔣  
生復好手我誦新詩不離口賞心獨許元卿知脫帽便  
飲梁谿酒邵生此時吟正豪詩成寄我雙錦條氣雄時  
擬桓宣武入陣要聽田僧超蔣生唱哨真好奇戲未書

成項刻碑

詳云錢未書項刻碑詳本神綱目

玉關賜鵝一聲叫鶴林寺

花開滿枝吁嗟往事難重說四十男兒空踟躕生平自

有仲連心全身且剩常山舌君去青門臥艸堂我歸雙

桤理滄浪異人倘問王嚴遇王明本各嚴應說蘭陵邵子湘

藏經閣雨後簡蔣邵二子

風俗烏藍會

孟蘭盆梵語本烏藍盆拏

招提火微明歲時為客易世

態屢心驚秋葉雷催熟長江雨送清不堪牛女夕相約

話離情

七夕

弦月行陽歷光當心尾多明河因不見列宿復如何烏

雀栖難定魚龍隱自波故山還寂寞流影送藤蘿

由事堂集

卷十三 丁未

子

夜聞野醺行哭者二首

白楊死樹栖烏驚高岡燼火焚芻靈內人行哭已腸斷

賓客臨窗三五聲芻靈形盡炬光滅呀呀舊路香車發

車聲漸遠哭不聞中天夜靜懸明月

顛粉泣露真珠香素娥憔悴羶羽裳綠章字小翠眉斷

星前押授飛符郎蒺藜滿路風蕭瑟鬼馬乘烟越無跡

幽明隔絕吾詎知東方曠曉出紅日

步邵子湘留別韻邵歸吳子之宛雒

我夢扁舟西沈好君胡雙屐滯江干詩名獲落逢迎少

關戍譏訶道路難滄浦暮潮東下急布帆八月石尤寒

相思我亦頻回首秋色中原馬上看

附 留別黃公先生

邵 蔚

屈指交游吾自見別離對爾涕闌干百年天地知音

幾去日風塵會面難江漲魚龍起浪惡秋深鷗鷺近

舟寒愛君詩句長懷袖後夜相思珍重看

石陽女

石陽村在黃陂縣木蘭山在縣北俗傳有

蕭梁之梁安縣北齊置黃陂縣初別置麻城縣

後俱廢又後梁安縣北齊置黃陂縣初別置麻城縣

時祀其廟縣土穀之神者謂有木蘭女墓附會

女兒十六七生長在農家風吹布笠子壘上種胡麻

郎出儂隨出郎歸儂不歸誰言木蘭女半世傍男兒

壽頌揆六十兼送歸毘陵

由事堂集

卷十三 丁未

子

君家渴湖西我家渴湖北同是漁樵人往來具區側昨

日汎輕轡東風過武湖湖光何澈灩彷彿兩湖如蔣詡

來何遲居然出三徑文星落天南西陵果名勝展君滬

湖句坐對武湖水月出木蘭山光茫正如此問昔高常

侍五十詩始成君年財過十廿載蚤成名君歸渴湖去

春酒糟床注莫慮楚江深不寄相思句到家秋色闌

芳墜幾潯想君故鄉樂還望木蘭山

問杜于皇幾以文字得罪

杜濬久不見嬰鳴空友聲多言愁子貢無語失醜明春

回胸中貯磨兜坐石銘吹毛非大雅曷遂野人情

鐵潭夜雨明日頽揆行予亦將之陳州

八江駢栖寄空

遠明朝約蕭條

送竺鍊師

予知鍊師在

荆益丁未八

之莫定示涇

希夷歸石室古

來疑易貌不死

子路問津

臨河御車返去

山環欲合流水

白茅堂集

東莊與柳

我昔攜劍士走

蹄捲飛霧十里

復騁技躡立雕

一蹶大笑回韝

撥最駿名雲翺

河畔動王良

會見真乘黃願

瓦關弓聲

史筆仍多隱將

烈司晨牝啼佳





陳思王墓一統志不載

颺山霜露滿陵阿漢寢松楸更若何野火自隨樵豎入  
沛宮無復小兒歌詩篇白馬猶堪痛才藻黃初豈易過  
荒冢只今空落盡舊聞銅雀沒漳河

大梁道中

策馬日南涉河冰馬不行浮雲孟諸野微雪大梁城烽  
火新軍堡繁華舊帝京朔風鴻雁急攬轡不勝情

蔡河見蚤梅

蔡河小艇繫橫斜斜設霞霜風透碧紗走凌水生波影動  
夜來雪片是梅花

汝陽道中白鷹二首

田家集

卷十三

丁未

野闊爭看萬里姿玄雲獨見羽毛奇陰崖邁種寧非汝  
百中矜能祗自知狡兔艸閒仍作活真鴻天外敢相追  
網羅空費虞人力神物曾聞杜甫詩  
竟疑渡海來西極控翮搏風下九州大澤冰霜寒自照  
春空雷雨曠同遊衛林突使又杼折滅影回看物象愁  
漢王長楊誇羽獵旌竿無計俊材收

信陽

日暮北風吹馬毛逆如蜩黃沙蔽地起層冰相凌厲陸  
陸道傍墳何代公與卿車輪日夕轉輾爲人面塵遙望  
大復山斯人竟安在李子望禹州夢陽幽宮亦已改梁  
園盛賓客陳郎羅辭華古人不可作後代徒咨嗟京雒

多風塵縐衣已非素今我猶盛年鬢髮頓非故赤狐窺  
荒帶烏鳥啼空林感感轉征邁瘋憂懷古今

羅山二首

近楚始見山浮雲莽迢遞奔峯千里來激昂見地勢晚  
憂巖嶂合晨征星光曙猛虎踰其威風水亞相楓居民  
半山岩雞豕多柵繫確田無人耕屯籍皆有稅頗聞盜  
竄竄立槍弩會歲歉良偶然民貧患非細

羅山高崔阿馬蹄踏雲響回看來處路已在松梢上行  
人倚樹息憊雁下平壤返景黃葉明畫圖堪想像短襦  
當盧婦顏色何悒怏夫婿昨點行鞭笞連滇餉巖昏日  
欲沒傷鵬坐相向瞑投林際鐘山行轉悽愴

南茅堂集

卷十三

丁未

毛

輿馬還武湖登生洲寺

黃陵縣相傳黃祖問兵處  
春夏風浪甚惡萬曆中郡

人張滿壘士湖心建  
寺冬涸則陸行孔道

黃祖遺蹤舊俗傳武湖水落徧青芊馬行風浪來時路  
人喜晴和雪後天遠樹浮空流雁陣亂雲低浦見江船  
鐘聲烟色生洲寺弔古停驂一黯然

弔振海張公

濟字振海有學道濟世之志師事  
先桂巖公萬曆十四年成進士初爲

象人好奇喜金土福清布衣何璧投詩四章廷爲  
上客立贈千金歷官巡撫遼東上救邊五策晚  
年頗好釋氏亦畜聲伎黃陵縣志不詳焉

儒臣開府在遼陽燹火三隅一面當五策救邊殊簡易  
千金結士總尋常幅巾歸去緇黃侶釣艇時來荅笑鄉  
此地山川原用武百年鐘梵出慈航

山行

冷日蒼山裏紆回石路斜野猿捎落果  
相子亂梅花終歲忘爲客近鄉翻憶家  
前村認何處烟際遶歸鴉

白茅堂詩集卷之十三終

白茅堂集

卷之十三終

天

白茅堂詩集卷之十四

戊申

康熙七年

春日雜言

單父王赤城左遷倅斷忽忽不自得值予臥病賦  
將進酒見貽援筆答意且訂禪院之游適感鄰  
事語無倫次赤城其一軒然

馬總戎持絹索書

驚蟄前一夜北斗粲然忽有雲氣雷雨驟至

和王子雲當雁門太守行贈靳刺史王公

病中鄰老餉櫻桃馳送赤城代雙柑之約

夏夜納涼

白茅堂集

卷之十四

詩目

一

由蕪湖以小舟便道入宣城

施尚白游閩

大雨梅淵公遣輿來迓醉訓淵公

夜涼行宣城山中

聖敬亭山

栖真山詠寶氏二女

宛陵諸君約游敬亭畏暑不果至采石阻風對月

戲寄諸君

香心廟

孟秋偕佟漚白飲周櫟園署揚圻風雅相與極論  
傑與櫟園論交二十年櫟園督糧江南頃始聚



晤

八月初九日秦淮對月柬樸園

集樸園讀書樓晤

匪白僻園席上步宋荔裳韻八首

九日望江舟次答盧澹巖原韻

與盧澹巖夜汎步韻

和澹巖哭王子雲韻

璇玉爲予寫十二中星圖

登虞山

宣聖衣冠陵

華亭同周釜山

飲沈友聖

洞涇草堂作

張蓼匪

者爲花政口實也

贈周騰垂

徐武靜餽泉酒糟鱸頽然獨醉出采花涇尋菊

東吳六益

宿來文子友聖閬石蒼水暨予數相聚諸君賦六

子飲酒詩聊敘長律呈五子兼致勗焉

飲張洮侯草堂作

步文子集洮侯齋十六韻

張梅崑園亭看雁來紅文子韻

寒夜集董榕庵光復堂得扶字

既賦長律復次閬石韻

贈沈雪峰

朱韶九山水障子歌

光復堂分韻時周釜山與軍宴明日以詩來賦答

寄歸道士元躬

周宿來移居南村

周是則爲予作私印

題張嘉樹豔贈百韻詩

偕沈友聖山陰邵其人再飲文子草堂作放歌仍

限韻

五子再集光復堂賦

荅蔣雪堂原韻

平西王寶牀

留別五子

盧文子元昌

周宿來茂源

沈友聖麟

董閬石舍

董蒼水俞

自述

附八子詩

巴城湖大雪舟中醉歌

小雪夜北風雨雪

夜雪霰一首

玉峰山亭獨坐閱朔雄弟詩卷

友人索花燭詞戲效齊梁體

百禰裙子

阮羅裙四首

與澹巖論樂府

澹巖次韻

小除夜

紀異有序

白茅堂集卷之十四 詩目

四

白茅堂戊申詩集目終

白茅堂集卷之十四

戊申康熙七年

春日雜言

春風弄柔和春氣發芳杜開人膚腴沁入肺腑吹雨西陵送客南浦扶花翼葉作低昂漂管流絲雜宮羽春響香春社鼓春蠶同柳眠春日隨烟吐春情倦綺疏春服尋金縷春愁何處最煎心喈喈春人樓上語

單父王赤城左遷倅靳忽忽不自得值予卧病賦

將進酒見貽援筆答意且訂禪院之游適感鄰

事語無倫次赤城其一軒輶

醉君梨花竹葉之清醪酌君黃金白玉之叵羅黃金白

玉不足貴聽我和君一曲進酒歌看君才似咀嚙泰岱

隆嵒上萬丈來障洞庭江漢洶湧之頽波朝披一品吾

不數暮挂五銖吾不多眼前清濁但須飲耳底是非吾

不省雨覆雲翻杜甫愁雷轟電掣盧生枕君不見東村

小兒抱茅欺老翁又不見西家老翁頭白癡龍鐘告身

一卷土花碧倚牀半聽青泥封盧都老喙愁欲灰樹頭

有鳥啼春風啼出千樹萬樹桃花紅咄咄怪提胡盧胡

盧雙提我不惜咄咄四字君莫書牆東竹林好禪院中

有玉女擎香鑪香鑪作斗勸君飲飲少更取香鑪沽予

家有面特奇妙乃是李白劉伶相勸圖恨我不見古人

耳李劉何必時代殊况我與君同世同頭顱顱毛欲伐

馬總戎持紉索書

卷十四 戊申

山中春雨垂青簑

驚蟄前一夜北斗粲然忽有雲氣雷雨驟至

雨來龍氣花香會遶風坐淡蘇病骨春意滿山中

和王子雲當雁門太守行贈蘄刺史王公

古園寒開庭而已嘉嘉王于雲多問者也

索子扣之遂用其起語而仍存疑如此

昨日少年偶騎屋長鬚走報南陽翁尺書慰問語絕妙

東坡全集 卷十四 戊申

天下長者孟雲中

病中鄰老餉櫻桃馳送赤城代雙柑之約

杜深詩如蛇  
女臂甘如飴  
送與清齋王  
錄事雙柑可  
要聽黃鸝

夏夜納涼

巡河朔飲百尺越王臺我愛清江上芙蓉何處開

由蕪湖改小舟便道入宣城



宣州種柳如種桑千樹萬樹皆成行樹中村外通小艇  
五月六月荷花香又如渭川千畝竹枝高枝短繞過屋  
陶家只種三五株蔭戶垂牕幾有餘醉狂忽發荆軻詠  
坐卧流觀山海圖

### 施尚白游閭

同是饑驅出輕舟爾更先人言此休沐何必異歸田尚白  
每懷解組只貧士分攜思本年宛川贈明月吹夢海雲  
過

### 大雨梅淵公遣輿來迂醉酬淵公

北風惡雨來滂沱中衢放溜如奔河梅郎好奇走促我  
大車衝泥波沒髀蒼茫雷雨溪陂游少陵傾倒岑嘉州

### 白雲堂集

卷十

戊申

四

爲君破笑飲一斗勝事今朝落君手君不見耒陽十日  
水沒地耒陽使君呼不至

### 夜涼宣城山中

夜涼沙路輾回馬避頽橋月出客爭渡川平漁待潮  
聲邨樹近山色曉煙消此地無兵火餘孽歷六朝

### 望敬亭山

一丘縈繞一溪流望裡蕭森更一丘破曉欲乘黃鶴起  
天風吹上額珠樓

### 棲真山詠寶氏二女

傳言陵陽寶氏二女化青鳥是太按陵陽見

相如大人賦則秦漢以前人

子明昔遊世黃鶴來招邀二女化青鳥翩翩上丹霄雲

裾隨霧起眉語從風飄左坐鳳皇翎閒吹十二清簫彼  
世間客用心苦不超不見秦宮女千春生羽毛

宛陵諸君約游敬亭畏暑不果至采石阻風對月

### 戲寄諸君

仙人公我已千春采石長留明月輪不上昭亭君莫怪  
前身元是謫仙人

### 香心廟

黃巢之亂涇縣有梅五娘

四野寂無人老樹敲風枝饑鳥不得意飛上空祠啼香  
燈久斷滅香心無斷絕更有俠香亭雙香人所欽俠香

蘇州要離亭請梁

孟秋偕僊滙白飲周櫟園署揚挖風雅相與極論

### 白雲堂集

卷十

戊申

五

僕於櫟園論交二十年櫟園督糧江南頃始聚  
晤周祥符人占籍金陵仕

廿載魚書苦未真中間宦蹟幾沾巾南中故里成新轄

筵上新知是故人遷轉不妨仍八座朝廷終自識孤臣  
會并風雅堪憐惜官與齊梁作後塵

### 八月初九夜秦淮對月東櫟園

秋水秦淮滿清輝望森然樓臺楊柳影燈火秣陵烟帝  
里風光舊流年物象遷羣飛驚海沫孤照失桑田地震

災異爲政悲仁者投艱獨大賢催輸仍不後入告更誰

先街鼓連潮動江蟬挾霧纏雀竿高太白虎旅莫空容

令節鄴秋半開尊待月關山憐笛奏桂樹望雲過騷

雅酬難盡襟期喜共寒新詞儻相和字字許流傳

集櫟園讀四樓晤故人子馮青門

東櫟園

汝舅今才子劉牢奸外甥歎沙真驟耳出篋是青華已  
事息良友前賢畏後生酒闌還跋燭警角遞三更

滙白僻園席上步宋荔裳韻八首

秣陵標勝地別墅卜長干樹色雲過溼秋聲竹外乾尊  
鼎招隱士廝養牛材官綠野投開蚤巖廊事未闌  
灌木藏河澣奇峰蔽竹西分曹皆引勝三逕不教逃磴  
險花偏綴窠高檻與齊平泉尋醒石酩酊手重攜  
西州稍南太納屨卽林間案黑雲搖蕙筠黃雨作斑相  
思心寄雁永夜目同鰥三雅何辭醖殘陽未擬還

白華堂集

卷十四

戊申

六

自矜疏鑿趣宵羨辟疆園花石能邀客茶湯別作邨野  
香沿岸入碩果幾枝存更愛秦淮好秋來水滿墩  
宋玉詞章好連翁獨後來江山知已在尊酒夕陽開選  
地移印杖借遊必妙才巖邊有叢桂次第倚雲栽  
餘才看布置幽意費經營竹塢風畱韻書堂月到明青  
甌憐故物白雪和新聲坐臥堪三日何須數率更  
日涉聊成趣貪山且晝眠只今諸累謝已入四天禪憂  
世難全遣孤懷耿自縣一編風雨夜疏艸大如椽  
呼兒聽誦讀盡日坐匡牀客是蘇門侶人傳君子鄉  
年推北海老我愧高陽五斗能相供還家傲鵬鵬  
九日婁江舟次答盧澹巖原韻

嵩嶺紆徐婁水東川容嵐氣半冥濛不因下澤心猶碧  
楓未經霜色已紅壯哉登臨傷令節故山歸卧尚飄蓬  
不緣郭泰聯舟好處處元規起暮風

極目中原事可哀三川震後水頻災轉輸欲竭東南力  
補救終須使者才不羨登高工作賦且逢知己一銜杯  
故園亦有陶潛菊首夏呼兒次第栽

山東羣盜本猖狂借口河災肆陸梁秋晚雷霆猶作雨  
火行勾已欲侵房誰占氣象江湖外爾實門庭鎖鑰當  
一綫輓輸良不易急催諸將護廢倉

與澹巖夜汎步韻

簫笳入夜迢烟樹遠相招山影隨橈破檣燈逐浪搖露

白華堂集

卷十四

戊申

七

華簾外重雲葉坐過飄彈鈇龍吟起移檠風淚消榜歌  
喧極浦落月送歸潮海氣江鷗外秋心正沈寥

和澹巖哭王子雲韻

長歎蘇門老更狂養雞晚復學尸鄉哭從秦殿思存楚  
賦就懷沙忍弔湘空有故人憐寂莫詎知天意落冥茫  
子雲後漢大司馬書幣至書傳定使桓譚見莫痛門庭蔓艸荒

璇玉爲予寫十二中星圖

鄉識災祥試問卿近來怪事可堪驚渾儀齊見龍九吐  
大地何緣馬鬣生過午長庚看日火漫空急雨不天晴  
管窺不盡君家奧願理金龜一割盲  
戊申六月十七日  
省地雲山東水溢或無雲而雷雨江  
南地亦如焉見

登虞山

長江直下海東浮決滌真期一覽收人說虞山即為目  
不知高隱孰龍頭真諦精神極淳于樹隱吳昌曰山阿  
真白疑吳中無此山牧齋云即虞山  
海內爭傳錢少陽絳帽短髮老尤狂而今身歿遺文在  
欲弔行藏淚兩行牧齋為人書跋云吾正絳帽蒙頭此  
帽頭施衛問曰保頭

宣聖衣冠陵

有序

青浦縣海隅鄉淳熙初濬渠得璧三環二簪一相傳  
隋末孔子三十四代孫植僑寓立家廟葬先聖衣冠  
今其地曰孔墓嘉靖初倭人入犯陳祭而太萬曆中  
知縣韓原善修家廟水經註野王縣有孔子廟廷相

南齊書

卷十四

戊申

八

傳臨河還轅處晉人思之于太行嶺南立廟據碑魯  
國孔氏追思聖祖立廟存饗其猶劉累遷魯立堯祠  
于山矣今青浦廟亦猶是廟圯環簪莫知所在詩以  
紀之

尼丘闕里最尊崇海甸鳩材亦庀工絲竹何年聞故宅  
壁環千載出蒿蓬雲平禾黍青無地日落浦孤水似空  
聞道南倭陳俎豆百蠻自昔仰華風

萃亭同周釜山

茂源

盧文子

元日

董閱石

含蒼水

飲沈友聖

勝

洞涇草堂作

平原邨右多榛蕪機雲草堂今在無風華今古不相借  
沈生崛起真吾徒屋才半畝枕城市囊有五嶽真形圖

布衣莽驍貌雄貴文史娛樂同妻孥偕行野鹿林外食  
一雙白鶴雲中呼舫過拍手狎鷗鳥塚頭枯樹巢慈烏  
扶轡弔成走萬里氣意直與中屠俱沈生礪落世所無  
收雄召傑心轉虛有時向我屈一指未審何見傾三都  
渚湖鱸蟹我所嗜持錢朝齏歸中廚盤中新句更叫絕  
君近詩坐有周子董與盧洞涇遂擅艸堂勝太康二俊  
良區區阮懷續詠歎廣武如此豈合長菰蘆匹夫權大  
勇莫奪文綵照耀橫江湖沈生礪落世所無嗚呼沈生  
豈匹夫

張蓼匪

安茂

邀看菊予題曰菊秋醉作歌貽好事

者為花政口實也

白茅堂集

卷十四

戊申

九

百花雕春春欲愁萬寶告成菊始秋美人上築采花徑  
每到秋來花事盛瓦合香泥帶露移初從根地別英姿  
牙牌細鏤宮姬目錦帳橫遮小史司高堂細雨開芳醺  
弱立微欹看背面迴邇迭代二八愁粉黛真歎肉屏賤  
張公江海舊風流醺酒花宮卜夜游題詩好寄司花使  
從此花場號菊秋

贈周鵬垂

綸

虞州太守茂源子有石樓

雲間通來誰作者君家處州稱大雅如君才調真象賢  
儼何不居徐庾下石樓高對神山開升堂排闥山光來  
流雲白晝暗嶺谷登樓四望良悵哉清秋表馬長安路  
嵩巒作賦章臺暮神清石殿燕市姬曲誤還遭公瑾顧



倚聲再見周美成花間吹斷紫鸞笙舒城孫少其亞  
頃來勅敵樗亭生詞家體格看總好才子母慈性靈天  
玉樹歌燒斗氣昏銅仙淚墮秋天曉我當年少蚤聞詩  
綺語時同劉牧之夢中拾寶醒還笑老太逢春黯自悲  
讀罷君詩如見獵袖中舊筆猶堪掣歸來何物耗壯心  
青山紅友鉛華妾

徐武靜餽泉酒糟鱸頽然獨醉出菜花涇尋菊

九峰泉釀四鰓鱸蚤起平頭送尺書且喜高人同臭味  
恥從俗吏問包苴酒醒簾下敲茶日日晚花間出鹿車  
爲報風流徐孝穆玉臺遂句近何如

東吳六益

南華堂集

卷十四

戊申

十

芙蓉自集楚臣裳薛荔長披處士璫海內詩名誰伯仲  
中原氣象轉蒼涼百年遲暮悲龍卧八口調餓料鶴糧  
不惜壯游窮萬里風塵偏汝意飛揚

清幽卜築亭城隈窈窕園林曲檻開屋邊梅花多自賞  
蓋浮竹葉幾人來虎頭盤樣回文製鵲尾冠形落簾裁  
豈是還家耽閑戶鹿門伴侶足追陪

宿來文子友聖閣石蒼水暨予數相聚諸君賦六

子飲酒詩聊敘長律呈五子兼致勗焉

宇宙容吾汝山林逸趣長會并原不易道力儻相望居  
隱聊言放蕩識賈良聖賢仍寂莫草野重文章盛代  
叢冠蓋浮名謝鎖鑰歌回江上世坐戀海東牀失意還

棲泊行吟慣徜徉友憐因樹屋身到乞花場陳仲醇記  
風雅曹劉後半騷屈宋亡蹇于偏躑躅五子盡飛揚名  
理聽逾靜惟呼老更狂同心莫謂調樹立宜尋常

飲張洮侯草堂作

瀟酒高人宅郊西綠樹圍秋光騰鶴小野水釣魚稀門  
逕全栽菊蘂鋤傍采薇繞牀書帙亂穿牖雀羣飛逸興  
追張幹新詩似李頎結交先縞紵好德本緇衣五子仍  
來集高譚欲忘機關門初月上不醉忍言歸

步文子集洮侯齋十六韻

東籬花事後結伴到山家野籟尤堪聽秋心莫漫嗟經  
營詩始貴才力爾何奢迅捷離弦矢砰礮下坂車主人

白華堂集

卷十四

戊申

十

供豆芋北客夢鱗鱗素髮吹從落青藜健自誇詩洮玉  
杯書任著金谷罰非差恭本成詩樹敵全堅壘分題學  
散花塔頭還過酒鎗耳緩烹茶揮塵飛玄扈盈觴湛落  
霞摘辭驚吐鳳倚醉亂塗鴉背校麻姑爪心寒處士提  
書事苦除買魚來群激貫酒泥吳娃頗怪十千少梁邈  
看詩又

張梅崑園亭看秋色步文子韻

名園秋色滿草號雁來紅十月雁不至關河書未通合  
情窺碧落久立對幽叢良友知余病淡愁命酒攻晚山  
青屋角新月白簾櫳投轄留清夜爲惜阿翁梅崑翁

酒  
揮童止關鑰歸路落江楓祇覺天涯好無須歎轉蓬  
未二句爲趙  
復自都其人

### 寒夜集董榕庵光復堂得扶字

少陵真似我再拜道人扶巨擘逢公等低頭敢自誣高  
嚴吾竊賞壇坫莫輕趨芥蒂吞三楚噫噫辟萬夫倡酬  
非幽莽氣象落江湖許與皆詞伯疏狂混酒徒水明初  
上月山響暗飛鳬餘興知難盡蘭堂倒玉壺

### 既賦長律復次閻石韻

謝公出入諸生扶江南名山真畫圖古人好事豈易及  
我輩後來仍不孤紫楚出筐翠釜泣紅燭搖光清夜徂  
詩成白手更接戰爛熳尊前看老夫

曲  
甫  
集

卷  
十  
四

戊  
申

上

### 贈沈雪峰

浩然

多病空門住袈裟贈幻身早年頭作禿未老齒餘齟  
物憐芳草歸心傷暮春兒曹能養志努力念先人

司馬家聲在諸孫盡鳳雛脫身游五嶽截筆記三都  
應天

應天  
夜雨刪詩史長江洗鉢孟時書換米帖篋篋入僧  
承天

廟

### 朱韶九山水障子歌

寒夜不成寐夢中還續詩詩中亦何語強半游山詞朱  
侯侯詩更通才遠我入坐實繪齋畫見丹青夜還夢仿  
畫人窺竹屋見張家雪蕭蕭十幅山勢跋陀微相逐重  
細檢窺窺通遠塔孤村破勝出連山左望千里長安筆

墨不到神飛揚一老孤蓬坐短褐哀猿夜叫聞瀟湘問  
君神境何能爾濛汜樽桑無起止馭風謗帝帝割取擲  
向朱侯畫圖裏擎亭名手昔數誰吾家希馮六代遺前  
元張遠法最古其次即數沈月溪邇來陳董稱秀絕小  
抹江南良可悅細師吳興大襄陽結構障障風便成劣朱  
侯意匠頗有餘千丘萬壑胸中儲薄宦堪輕三尺組還  
家盡讀五車書即今書法逼文敏短律長歌格九整圖  
成初稿起自題老健秋空振鷹隼高堂畫障開巍巍山  
精夜泣驚神羅昔云羅音曉見山海經  
洪興畧圖二山神名白雲不太青山  
住縱有夸蛾奈爾何

光復堂分韻時周釜山與軍宴明日以詩來賦答

白  
甫  
集

卷  
十  
四

戊  
申

上

海墘十月交寒雲暄荒甸城中戍萬馬令嚴屯不見轅  
門畫戟合將軍夜開譙銅角吹一聲雲中斷行雁周郎  
愛萬舞七樂出妖倩繁星錯華燈明眸射霜劍予時亦  
高會空堂肆文戰悲來忽無方中坐淚如霞民勞地生  
瘡奇書光迭變側聞至尊詔求言御前殿當年海鱗  
入一鼓鸞鶴散至今剩瘡痍剝肉供組練功高列台輔  
東南且清晏爲我語將軍努力答恩眷  
將軍梁都  
督化原

### 寄歸道士元躬

前龍傳  
已成

閉關曾苦馬啼篇泥泥道開龍漢前志士逢生元不灰  
高人避世卽爲仙長瓢笑走邯鄲市拄杖行穿華嶽烟  
散髮看君身正健飛來孤鶴是何年



周宿來移居南邨

為愛城南水竹居移家家具少於書擇交自今分三徑  
博物還須盡五車籬落賞馴秋社雀褐衣看釣柳橋魚  
二千石木公卿選且喜斯人賦遂初

周是則為予作私印

小學不設廢六書史游急就妙且疎三豕門五且莫辨  
點畫何有魯與魚商盃周鼎苦多贗宣和博古空形模  
世遠闕疑且莫問學宗小篆良匪誣鼻彊私印始漢代  
此物雖小同槃孟淘河屢出荆荆玉洗沙細認亭侯璫  
偽藏謫誕詎世俗好事圖纂還臨摹邇來八體總蒙昧  
方寸篆籀交駁數停勻匹配刀泐勁伎倆已盡何與朱

由茅堂集卷十田戊申

十四

周生博學尚體要視彼二子徒區區斯文日月未墜地  
賢者識大為夫夫乘閒為我試一作作字不多理有餘  
俗學詭佻乏根柢長篇粗語爭咬味禹碑石鼓妄竄釋  
此曹心膽何麤愚先輩風流有師說周君用志誠勤劬  
海天十月風折蘆呼兒莫惜千金沽宜來相就飲一斗  
細論正好操錐觚普云世傳詩亭侯印不一皆偽也不  
田漢壽亭侯而田壽亭侯不成文義

題張嘉樹鑒贈百韻詩有序

張姓連天世多才子盧家南國代有佳人珊瑚之架  
筆生花情鍾我輩羅襦之紫珠作贈知在誰邊况當  
微之賦會真之年正合公瑾嫁小喬之日日成微露  
投契胡艱留語從風小窗不定悵楊花之飄去驚梧

葉之流來把翫青絲倩動彤管聊復爾爾英雄之寄

意無端誰當卿卿靜女之芳心長熱神搖百韻詞贈

三章

少年張緒擅風流絕代雛娃字莫愁對葉當花等閒事  
誰教清怨起登樓

金鞭遺去紫驕驕銀浪催來青雀搖陌上豈知腸斷處  
河邊空憶可憐宵

我亦皋橋愛秦娘銅駝坊北怨張郎雲收月墜還何處  
一尺柔綃淚萬行

借沈友聖山陰邵其人再飲文子艸堂作放歌仍

限韻

由茅堂集卷十田戊申

十五

孟冬短晷如推車朝塵析木昏中虛大統曆小雪中  
星初昏虛一度苦

寒客子意不懌長鬚打門飛尺書開書忽得酒人檄興

來解髮不暇梳涇塘出郭二三里甌頭酒熟香撲裾長

生木瓢任斟酌珍饈况復膳鵠鷄織簾隱士最潦倒四

明狂客真通疏主人動靜皆有意客至痛飲方軒渠夜

雨人分讀書火得錢蚤買長橋魚高陽酈生本儒服我

今不飲將何如邇來糟丘號六子連類有若蚤與驢君

看白日東南徂僊人長乘八景輿帝樂天備萬石儲蓬

萊歲月不可算與爾千秋萬古意氣長相於

五子再集光復堂賦

董生兄弟真二陸貽我一編三日讀且評且乙停酒盃



中書令君訴頭禿詩填半耳詎多讓不意見子心踴起  
餘才更作花間詞秦七黃九何足錄前時過飲王川生  
交口頌我坐捫腹趙生觴政真絕倒高持六博號逐鹿  
生平擬建大將旗此日真成下驢逐時子博董生意氣  
橫九秋脫帽半醉飛觥籌作書阿兄欲焚筆何物俗父  
真吾警主人上壽擎雙螯城頭魚鑰君莫憂攬衣疎星  
正三五落月彷彿開猗猗君家兄弟不可及一雙白璧  
懷中投城東近訪沈隱侯老手盧生周處州同時豪傑  
聽推倒咄我來登來仲樓來仲樓文敏公策

答蔣雪堂原韻

蔣卿三徑惟種竹竹裏茅齋書萬軸清心但聽簫湘聲

斂手不擊長安筑著書仰屋只自知夜長褐短心中悲

劃然相見啓譚笑高懷坦滌無樊籬渭城金仙淚如水  
詩成欲補青龍史看君精悍未易當老我疎慵何足擬

鍾生四本稽門投余也卧病元龍樓東鄰趙壹有美酒  
與君強起澆煩愁

平西王寶牀自云公樂府中語歌

沈香若山積楠梓非其儔紫花及紅豆癭絲交綢繆連

舟入吳會徵匠來東甌造爲百寶牀詭狀窮雕鏤回旋

鳳鸞成蜿蜒蛟龍愁明珠選客納火石撈丹丘煎膠勝

麟角溪釘皆精鏤一柑費百萬兩程千萬餘叶山昆明  
五百里宮殿居上頭玲瓏啓八牖鸞鸞飛層樓下建五

丈旗欄牙拂飛旂春風送脫管散落蓮花洲連轉作武  
帳紵合如雲浮縹金縷孔翠映耀珊瑚鉤君王且端坐  
寶徹生琳球鉉色射壁月綵女光中遊妖姬奉祕藥照  
骨黃銀強有時玉如意誤破臘脂頰平明令旨出風火  
馳轡陬邊功動天子逸氣凌諸侯當時七星關黑旆前  
泥泥將軍實僇力相國多奇謀眾寶儘莊嚴不足爲汝  
酬朝廷正寬大小僭不見九佞曹宋小臣微財皆賂賂  
一牀奉阿母何用官家收人生恣行樂性命同蜉蝣爲  
權盡今日遺惜他年憂仰看梧桐色俯視芳艸稠杜宇  
何處來哀聲滿林幽君王有賜樂玉手彈箏篴請歌入  
塞曲莫唱吳宮秋昌云篇

留別五子

盧文子元昌

敏捷詩無敵盧生果絕倫論文操月旦求友出天眞寄

意勞杯竿幽居理釣綸賦成人共賞難和是陽春

周宿來茂源

前賢久不作後進爾堪師五馬非爲貴千秋實自知獨

沈友聖麟

文章兼節孝吾愛沈初明寬褐游燕市長篇賦帝京草  
茅尊歲月葵土賤公卿知爾生平友江東一顧榮西史

董聞石舍

磊落尚書後人間說長公策收身見放遇審道尤豐  
輩行多貴文章老獨工吟君咏史作浩氣吐長虹

董蒼水俞

五常曾競爽二俊復稱奇作客憐黃耳何人定白眉  
孝廉名久重黨錮世同悲高視乾坤內降心讀楚辭

自述

自子來谷水五子日過從避世輕金馬逢人號酒龍  
獨搖孤劍影歸空五湖蹤矯首銜盃處雲山更幾重

附八子詩

董俞字蒼水順治庚子舉人文敏公其昌弟之子  
有樸亭集玉兒詩餘奏銷禁錮述幽賦其自廣也

奉和黃公

黃州才子今潘陸新詩脫手人爭讀生平著述已汗

牛攬鏡自憐雙鬢禿少年名譽滿寰區中更禍亂心

迫蹙高歌振袖還入山甘學阿奴嘗錄錄鄉里小兒

強意氣斯人經濟徒滿腹竭來吳山風雨暮蘇臺荆

棘游麋鹿扁舟復采澱湖蘊詩壇酒社來徵逐盧綸

草堂楓葉秋懽呼六博聽更籌一堂歡譁雜閭楚佳

言往復無不響軒然奇句鷹脫鞢慨慷令我消煩憂

有時更聞變徵調如聞寒夜籟與欸吁嗟賞音自古

少眼前珠玉宜浪投缺二鹿城缺二且莫忘十日醉

卧元龍樓

六子後飲酒歌

黃州顧子真人豪括蒼太宰才復高趙生疎狂沈生  
達盧郎意氣干雲霄吾家兄弟好閉戶窮年禿盡山  
中臺相逢痛飲俱同調花下持杯開口笑七賢六逸  
何足多詎謂謔浪皆奇妙投瓊飛竿不暫停長鯨卷  
白波濤聲葡萄千石須更盡高陽小兒浪得名酒闌  
險韻奇句出星辰浪走江河傾曹劉不次李杜在風  
雷巖壑生光怪眼前豪傑爭自命幾人俯仰雄千載  
酒從相聚非偶然寸心炯炯各自憐滿庭黃菊秋月  
澹清霜簌簌飛簾前

董俞字蒼水順治庚子舉人文敏公其昌弟之子  
有樸亭集玉兒詩餘奏銷禁錮述幽賦其自廣也

集友聖齋

沈郎家住青溪曲小屋濛濛烟水綠當軒一徑莓苔

斑幾處霜林紅盡盡主人愛客招素懽蟹螯菱角羅

盤餐秋風浴溶溶桑落長獻手擲青琅玕坐中江夏

推風雅前無古人後作者工部交游盡老蒼長卿詞

賦真瀟灑周侯脫帽浮大白抵掌論文削屈賈盧生

本是嶽崎人肝膽飛揚詎肯下舉觴促席歌復吟風

吹碎荔秋陰陰相逢意氣不盡醉天涯何處求知音

君不見古來結交盡屠沽况與爾曹皆酒徒仰天擊

缶傾一石悲哉奈此白日徂隔岸樓烏啼不住扁舟

獨向城東去

六子後飲酒歌



秋樹凝寒暉，風動衰草故人數相見，相見情愈好。  
我家兄弟東西頭，閉門讀書無所求，十年結客清四  
海，坐上往往皆名流。竹溪逸事堪摹寫，連袂高吟秋  
色下。刻燭揮毫賦五君，呼盧卷白飛三雅。人生得失  
何足悲，意氣直與千秋期。且倒接罹飲美酒，富貴浮  
雲安可久。君不見東家考鍾西家擊鼓，窈女妖童相  
對舞。我有貧賤交，索居厭華膺。空庭撲遶寒鴟彩  
筆淋，滴推繡虎大江南。來灌百川句，吳自昔才翻翩  
誰人得似元龍傲，苦愛風流顧彥先。

盧元昌字文子舉明經選長諸書盛行于世儼岸善飲爲詩揮毫立就有觀堂集

### 集友聖齋

白茅堂集

卷十四

二十

三江木落當暮秋，黃州才子乘扁舟。舟中載得書萬  
卷，手持一編訪隱侯。隱侯家棲老樹村，客來屋角鳴  
雙鳩。邀予一識荊州面，乃是騷壇顧虎頭。虎頭落筆  
妙，天下詩中有畫。凌滄洲胸吞雲夢者，八九思公子  
兮悲靈修。心包天地渺一粒，氣能載力使畢浮。五言  
七律杜陵匹，賦心樂府陳思侔。隱侯軒輊曰誠然，當  
今詞客楚狂傳。竭來下車且揮塵，脫帽露頂談真詮。  
亟呼庖人劈蟹螯，細搜妙理須濁醪。陽春白雪喜同  
調，鳳皇和鳴求其曹。花前喫酒花下歌，周郎顧盼朱  
顏酡。董生蛟龍起，懷袖仰天大嘯振。庭柯虛放半白  
頭，如蓬飛揚跋扈當豐隆。披襟快哉楚風勅，亦知江

左多英雄

### 六子飲酒歌

君不見江都兄弟家園裏，滿階爛熳開雞冠。漢廷絳  
轅官失職，此花何故生空山。董家兄弟登明光，天人  
三策何慨慷。萬鍾千乘直糖粃，牀頭雙劍生秋霜。乾  
坤雖大有六子開尊，每日來高陽人皆謂我爲狂生。  
我亦自謂真狂生，頭上儒冠堪漉酒。仰天笑絕淳于  
纓，荆南猛虎尚有無周處。未老還壯夫耳後風生，餓  
鳴叫手中霹靂金。僕姑江東顧榮，信巨擘一沈二董。  
頗勗敵酒壇，呼聲動天地。六人無不一當百，風吹柳  
水添金杯。漁陽彷彿趨幾回，一聲請角誰樓落數行。

白茅堂集

卷十四

戊申

七

雁陣雲中開，沽美酒臨高臺。胸中五嶽爭崔嵬，我今  
頭上見二毛。十年投筆高蓬蒿，丹楓如錦黃花發。持  
信天公供汝曹。

### 重九前一日東黃公

西塞角聲何日靜，東陵瓜地一番新。孤城久作黃花  
戍，細雨何來皂帽人。臨水登山秋正好，蘭橈桂櫂客  
堪親。我家老圃無多路，遲雨明朝灑酒巾。

顧予在岸城兩月便成千秋忽賦驪駒惘然

### 話別聊齋三唱

瀟湘客子夜登舟，曙路蕭蕭雨雪稠。計到玉山回首  
處，停雲片片落江樓。



顧子風姿美且都才情傾注洞庭湖  
留君白雪詩千首消我陽春酒百壺

此處春光尚未來可憐六子各銜杯  
一行沙雁難成陣臘月江梅未肯開

沈麟字友聖布衣家貧修行有古人風公卿爭下之漢陽顧西巖侍御巡按江南為布衣交每過草堂清談移日侍御幸友聖舉糧二千里哭之嘗從沈洪友人表數千里藏稿古詩追黃初近體在沈宋間其應酬流傳率千平耳妻彭氏女亦有才筆

草堂酬黃公因思西巖侍御故有鍾期云云

黃公磊落天下才踪跡相逢多造次憶昔傾心西子

湖居停假榻同蕭寺新知極樂又分飛臨水登山送

客歸江柳折來看脉脉驪駒唱罷轉依依如君才大

真無敵對我揮毫銅鉢擊纔見稽康眼便青別君不

覺逢人白蹉跎隔歲上元筵虞仲山頭月再圓我賦

吳趨君郢曲醉游燈市夜無眠扁舟明日西湖公此

後音書杳難據玩世何須智作囊逃名只合言為寓

丈夫遭遇感恩深知已非關鮑叔金一自鍾期先薤

露人間誰辨伯牙琴朔風回雪九江舟黃鶴磯頭水

急流我掬生平兩行淚晴川西畔灑松楸歸帆風急

過西塞不得停舟一見戴開道山居被鬱攸腹笥郝

隆無恙在誅茅新結讀書堂溪柳參差映筆牀黃鳥

間關求友切動君客興下吳間當子行旅歸家月值

予仰天大笑山忽漫來過白亭城論心更較從前密

慕君高調喜君來夜馬風流千古才潦倒憐子長杭  
臥蓬門不掃為君開剪園韭沽濁酒良友真憐會面  
難相思別後空回首

和閔石韻贈別亦方歸楚

幾回把酒酌斜陽落落風塵總不羣正喜陽春和白  
雪可憐歲晏賦停雲詞壇馳騁當三駟筆陣飛揚冠  
一軍此太吳頭連楚尾斗牛躔度應天文

太公江干已夕曛行行天畔怨離羣旅愁回首悲秋

日鄉路銷魂指暮雲哀亂壯年同庚信懷才童歲比

終軍須知祖德多奇服不肯違心誓墓文友聖自註

顧仲瑛十三世宗孫其曾祖兄弟日岩桂岩兩先生  
挂冠講學尊人重光先生好奇服博聞隱德世稱高

士

附彭少君啟  
余見友聖賦詩送別友人雨懸吟咏飛揚起舞予  
亦用原韻成  
一律送之

唱徹陽關正夕曛一行哀雁訴離羣高朋分手如虧

月游子閒情似片雲社裏昨逢陶處士座中曾指孟

參軍挂帆風色吳江冷尊酒何時再論文

周茂源字宿來別字釜山順治己丑進士處州太  
守有人賈覆舟漁父得其稿告太守太守封議付  
司庫逾年賈來驗還之賈持雙犀謝不受漁父亦  
知其福巡按御史獎漁父薦太守坐他事開仕有  
讀書

堂集

黃公集友聖草堂時友聖出其細君詩

雨歇槐陰駐小車西風蕭瑟滿庭廬客從黃鶴樓邊

集 205-766

至人在青龍浦口居飛燕驚看揮茗就高談相對纖  
縑餘若論偕隱工文筆應是龐家愧不如

黃公過飲且以言別賦此畱之黃公家本玉

峰故末二句云

蕭灘曩日共羈棲劔舄重來谷水西君似高飛縑嶺  
後予爲失日汝南雞愧無錦袖當筵舞虛枉羅巾倚  
醉題太回幸非三世隔歸心漫逐楚雲迷

張彥之字洸侯布衣不旋馬胤書充棟蓬頭垢  
服無風雨寒暑嘆吟不絕意至即書不加裁剪在  
也

黃公過飲草堂敬步韻

斗室惟容膝晴光綠乍圓竹籬人欲隱草舍客來稀

白茅堂集

卷十四

戊申

五

搔首思開釀登高漫采薇白雲當戶起青鳥貼溪飛  
醉臥蕉聲碎行歌花影頽金龜問早解野服遂初衣  
愛士能忘我雄心肯息機正宜勤命駕惆悵月中歸

朱軒字韶九別號雪田山人明  
經別駕工詩善書西時稱三絕

黃公今之摩詰也爲予作山水幃子歌句中

有畫子筆安足供卧游臨別題贈爲之黯

然

玉峰才子荆門客木落天高始相識羅衣還染衡岳  
雲荔裳欲帶瀟湘色當時挾策排金門迢遙銀漢風  
雷奔東方大隱志未遂梅服神仙道自尊只今青鬢  
拂衣久偶過白苧共攜手鸞鶴鳳翥不易馴傾心輸

意真希有愛予自寫溪山幃爲言寤寐神相向醉後  
長歌數百言開絨字字皆清壯已將楚鄉作故鄉明  
日臨岐倍惆悵

虎浩然字雪峰大司馬猶龍之子棄家爲僧寄居  
荒寺無從傳草書易米炊斷足儲墨汁酒痕縱橫  
襟袖年未五十齒  
落髮禿蓋秋士也

黃公先生決句不晤夢想爲勞即日眠食何

似詩以問之

君是江東秀移家卽楚材不辭游屐遠每作故鄉回  
舊日鱸羹味清霜鶴唳哀今朝解醒否應想玉山頽

巴城湖大雪舟中醉歌

昨觀演  
李白劇

昨夕何夕臨高堂千燈萬燄羅笙簧陽阿激楚爲樂方

黃公集

卷十四

戊申

五

美人緩起壽玉觴洪波墊溺河無梁

黃河大決  
並家口

中坐北

望涕沾裳今日何日雪滿野塞雁無聲向雲寫扁舟搖  
過巴城湖兩岸誰能辨牛馬此時不飲當奈何一尺銀

瓶自堪把陰晴回幹頃不同世間萬事絲天公准陰自

是把竿者呂尚不恥慈泉翁曾見夷詬強解事浪談年

少乘長風醉後回環手中鏡鬢邊短髮疑飛蓬岷山李

白何如我笑殺羣優真瑣瑣殿前擲筆何足云僚友萬

乘無不可君看飛雪回陽春草生河畔天氣新吳姬斫

鮪惟未足且向春江理釣綸

小雪夜北風雨雪

海氣先成雪寒宵坐燭紅灑腮疑落葉撲火亂春蟲鼓



角軍門近關河客夢通  
燕顏苦傾頤蕭瑟北來風

夜雪霰

夜久眾籟息蕭蕭疑耳鳴  
側聽書幌外浙瀝樹頭聲  
始覺寒威逼方知酒力輕  
門開渾燭熒一片月華明  
雪滿林園寂風聲後夜聽  
莫搖松頂白留看竹過青  
漕急洪流沒城空海霧冥  
最誰愁凍餒十萬築河丁

玉峰山亭獨坐閱朔雄弟詩卷

玉峰雪霽坐幽廳古寺疎  
林隱梵幢讀罷新詩香篆  
短自逢吾弟壯心降野豕  
舐葉見兩個山鳥度谿時  
一雙靜裏繙書吾自得不  
殊茅屋枕長江

友人索花燭詞戲效齊梁體

由才堂集

卷十

戊申

五

萬籟自結結鴛央自成雙  
眉參新意畫髮學漢宮妝  
天寒博山暖春至小梅芳  
客裏聞花燭從郎索羽觴

百裯裙子

束素纖腰一捻半彎羅襪輕  
擡莫道細裯百摺柔腸更  
有千迴

咏羅裙四首

百摺月華  
吳儂近製

雪色疊春羅長條林錦窠  
細腰才一尺百摺可嫌多

古有之陳蕭瑀詠後裙詩品品全沙淨  
離離寶經分纖腰非學楚寬帶爲思君

金葉著地上玉藕到裙邊  
手持雙羅帶故繫春風前

小開花氣入暖處最聞香  
欲引雙胡蝶皆前試曉粧

五采作霓裳爭誇時世粧  
馬嵬遺恨在不忍

與澹巖論樂府

昔愧無雙譽前丘練石林有顧侯才誰真軼代才高唐  
似海樂府妙無雙之句  
風善變建武體初開擬議  
伴元化文明倬斗魁按辭  
須協律緹室竟飛灰博依  
諸儒服雕鐫萬象該大音  
鍾簫奏襍調管絃雅俗宜  
分部齊梁妙取裁淫哇歸  
正始斷簡脫塵埃禮樂原  
非細天人莫浪詆感通玄  
鶴下化遠白狼來寓諷都  
微婉真心要游洞賦成混  
沌歟歌罷鬼神哀哲匠看  
誰敵詞場爾定陪倡酬元  
共白親切陸秉裴典掌才  
偏暇旬宣事必推明廷恩  
正展天地老多災把筆惟  
攄悵憂時欲廢格俗情輕  
翰藻我病爲地隤地遠家  
書少天寒旅思催祗憑淡  
慰籍隻字比瓊瓊

由才堂集

卷十

戊申

五

奉和次韻

盧紘

江左分雄族荆南挺異才  
揆原從遠發望氣識先開  
真擅無雙譽爭傳冠世魁  
洪襟羅萬象浩劫轉深灰  
逸足烟雲絕冥心理象該  
正風纔近雅繡奏豈容厓  
匠意攄奇藻含情出妙裁  
馬班驅作隸軒轅等如埃  
難謝雕蟲技寧希待詔詼  
同聲千里應問字接肩來  
契托玄風暢思縈白露潤  
過庭緣服訓咏蓼每聞哀  
紛近餘陰接門墮下坐陪  
素琴難伴趙綠野敢希裴  
幸枉扁舟過閒將好句推  
冰壺欣借映火宅暫忘災  
安邑豬肝餉柴桑酒肆格  
吾徒非偶合古道詎云隕  
但信音徽在無傷歲暮推  
君家多令器鼎鼎若聯瑰



小除夜

廿年前此地椒酒奉高堂重到逢今夕驚心是故鄉妻  
孀千里隔書劒早秋裝獨有思親淚青燈墮幾行

紀異有序

戊申三月朔之安平鄉蔡某家鴨卵有十七篆文歎  
起其西村又一方卵或者煮雞卵破之中復得一卵六  
月十七日甲申地震雨穀釜底皆篆文不可識亦有  
作花卉狀者或曰雷部爲之不審何祥也

孟秋地震天雨穀釜底雷文不可讀春前東村鳬伏鷗  
誰遣詩妖出鳬腹西村方卵正傳看更有一卵卵中羽  
天公奉老亦如人血氣妄行諸病出君不見必義未盡

白茅堂集

卷十四

戊申

天

九與六鳥豈不狘亦不贖文字一興鬼夜哭

釜底文崇禎十二年

十六年蘇州蘇州州皆有之陸燦庚已編弘治末崇  
明縣中報民家有雞生卵而方破之一編大如葉巡  
檢又球欲上聞巡水都御史陳瑄曰怪物已不存萬  
一下諸索奈何瑄乃止自是四方災異多戒不奏

白茅堂集卷之十四終

白茅堂詩集卷之十五

巳酉 康熙八年

元旦昆山試筆兼柬盧澹巖八韻

春游 二首

晨桂堂坐雨

酬王有功 元日見示原韻

海虞元夕潛崖惠燈舟中燭下作

元夕後二日魏大尹登玉峰置酒看雪仙游虞

山未與雅事

贈馮豹

贈夢

白茅堂集

卷十五

詩日

小雨

子既有八男一女昨家書至復舉第二女子

遣悶

春夜苦雨同姪徵遠飲酒途旦戲聯五平五仄四

十四句

葉白泉先生約看梅因雨更期戲柬十韻

邵尉觀梅不及還訪玉峰城東三里桃花

和徵遠春游吼

古意

無題

曉起

惜春

剪花 三首

鹿城寒食同仙佩微遠得聲字

尋劉牧之墓 有序

城南高叟家看牡丹醉後出宣德紙索得窠書

紫藤 有序

旅夜示姪微遠 一首

送慈上人還楚

推關嘆

燕子磯步前賢張羽韻

三江口望舊京偶步前賢韻

白茅堂集 卷十五 詩目

李溪偶見

荻港口號 四首

三溪

霧度新嶺

瀑布

峽水

登萬山

問政茶

紫陽河放舟將取道江左

經白嶽寄程非二

乘筏潞川雨止水至繫石壁最勝處

繇祁門下浮梁

泊都昌望康郎山

爲陰守府題繡簾上句 四首

韻陳天爵 之京 遺集

梅公調五十歌

閨客述洪經畧相公往事 三首

維舟巴河哭王子雲先生 三首

思庵兄自吳歸楚示新詩

付願雲禪師寄吳梅村

哭曹石澗

顏垣東張大 有序

白茅堂集 卷十五 詩目

病中占一律

庚戌 康熙九年

春日於軒前壘石丈許坎中容水五石取少陵

風雨不動安如山句榜軒曰如山

閏月苦雨

芒種喜雨

夏夜

董蒼水停舟訪草堂將之桂林賦送

初夏竹園 二首

題文翁讀書瀟湘八景

遠浦歸帆

小市晴嵐

洞庭秋月

瀟湘夜雨

漁村落照

烟寺晚鍾

題宋復古八景

洞庭晚靄

廬阜秋雲

平田落雁

關浦歸帆

由來堂集卷十五詩目

雨暗江村

雪藏山麓

泉竒古柏

石岸孤松

新州志有八景其龜鶴梅花東池夜月今亡矣盧

氏補其二余增損如左凡十

麟苑江山

龍磯夕照

雨湖漁艇

金沙月泛

三角雲封

石簾積雪

溫泉春浴

城南柳嶼

浮玉新磯

素磬辭

禱荀辭

仇十洲華清賜浴圖一首

唐六如電裳新部圖一首

楊妃吹笛圖四首

後哭門石霞有序

秋山風雨圖

由來堂集卷十五詩目

盆池

聽篴上人彈琴咏詩二首

八月十四夜月四首

曉月入山二首

客言洞庭屈樓見

紅葉偶步徐文長韻

孝子行

汪梅岸寄繇帛

冬至日公卜致雙鯽索書天馬賦卽邀飲梅下

閔梅村王郎曲雜書十六絕句志感

咏史



憶戊子夏客廣陵遇川九白云故貴妃異母季弟也潛述往事恨流傳失實追賦此篇

舒康伯有白蘭之瑞既生樂子以米易酒肉代湯餅醉予許紀以詩庚戌冬月作蘇體寄之

題西泠閑詠

有序

贈門人雪子

哭吳大安先生

白茅堂集

卷之十五

六

白茅堂詩集卷之十五

已酉 康熙八年

元旦崑山武筆兼柬盧潛崖人韻

時居廣陵

客裏逢元旦風光似昔時開箱藏舊曆把筆試新詩  
尾家庭酒陳篋地主儀門前車輻輳花外日遲遲  
風轉迎春勝歌換盛女斜路仍江國近愁借故人披顏色  
金藥山園長玉芝還鄉宵兆好應看祿中兒

春游

山禽啼早曉山色可憐春駘宕忘爲客風光解醉人  
普天今忽戰南國轉愁貧游冶曾無減年年紫陌塵

陌上草萋萋逢春桑扈啼綺羅紛滿路桃李漸成蹊

白茅堂集

卷之十五

已酉

影移簾下簫聲隔水西誰家香屐跡來往路香泥

路一作中

屢桂堂坐雨

東風已作神靈雨北斗潛移子夜杓客裏壺觴傷節敘  
天涯燈火近元宵射蛟未敢勞明主沈馬何能答

聖朝問道五雲隨萬騎太平帳殿奏簫韶

歲朝連日晴堪賞無數香車綺陌東病對湘簾仍中酒  
起看烟雨更障風初春石氣將騰紫早晚山茶欲破紅  
好辦扁舟趁花柳潯陽潮信楚江通

酬王有功 元日見示原韻

王績先生字有功醉鄉仍覺酒泉封世間治亂何關汝  
老矣詞章轉覺工興前南陽劉子驥人師東漢郭林宗

題詩元日還堪賞高揖青山趣不窮

虞海元夕澹崖惠燈舟中燭下作

我生不得御前撤送金蓮燭又不得太乙揚光扶天祿  
還鄉暗拾蓬中螢經史縱橫徒滿腹中原昔日錦華同  
長邊處處無烟烽魚龍角伎來西域鳳蠟傳方自漢宮  
傳方角伎誇奇妙豪門戚里爭光耀放禁何曾司錄訶  
展期不待官家詔諸籀邸第列九州九州世族矧王侯  
狹邪競反雷歡曲公子潛登明月樓吏廉過小棄弗錄  
稅薄年豐歡不足農家苦火照田疇綺陌華燈夾車轂  
廚陵南公接吳閭建業絲來屬帝鄉閣上歌聲酣玉周  
殿前山起焚沈香百年幾度滄桑改三吳冶俗依稀在  
由孝堂集 卷十五 已酉

持照山齋老薜蘿

元夕後二日魏大尹登玉峰置酒看雪值予游虞

山未與雅事

積玉名山方水流令君走馬上山頭那知吾各扁舟夕  
谷名正負羣公載酒游萬井樓臺真不夜上元燈火未  
全收陶潛自有登臨興東帶何須傲督郵

贈馮豹

烏日山前野老居一竿殘歲雜蘧蘧焚香剪髮無餘事

坐擁麻衣成讀書

贈發

離夢亂無緒離愁懷至今病憎肝氣勝春怯酒盃淡鳥  
啄枝聲細花酣日氣陰韶光聽拋擲捲卷獨沈吟

小雨

小雨濕花光簾櫳芳草香堪憐好春色何處是他鄉時  
游陌上歌聲細前溪舞袖長懷人怨雲樹千里鬱蒼蒼

予既有八男一女昨家書至復舉第二女子

瀟灑江海心我本物外士昨日家書來憎添向平累昔  
在兵革間難危惻然記妻孥本天親於身亦疣贅瞥見  
兒童成驚心老將至世亂困奔波時平寡生計貽男要

由孝堂集

卷十五

已酉

三

經史嫁女費展筭鸞犬有先民乘龍定誰氏且喜生儒  
門詩書吾家事所願四海寧蒼生起凋敝婦宦小賢絕  
安懷大聖志何必五嶽游始遂生平意

遣悶

苦寒梅信失臥病早春過霏雨淹旬積陰雲入夢多鶯  
花彌世界舟楫滯江河夙昔飛騰意羈栖奈爾何

春夜苦雨同姪徵遠飲酒逢旦戲聯五平五仄四

十四句

蕭颺林中風

黃公

浙瀝夜半雨

誠久

寒銓揚清光

黃公

點鼠作怪語

誠久

臺哈奴駒慙

黃公

勃宰婢僂偃匏尊

呼兒劇

誠久

石鼎起自警爲歡初微醺

黃公

既醉更屢

舞試久持觴陳喧豪擲帽彥道貽黃公觥來爭不

久罰至俾出牯黃公鴛鴦陳吳羹試久蔗黃釘楚俎黃

公浮梅薌沾繆試久汁橘酢病齟三彭神符誅黃公五

鬼漢覲詛枯基敲文枰試久促漏接鼙鼓靈籤低前欄

黃公泚涵悞後廡蓬蓬芝生楹試久絮絮汗決礎黃公

松陰皺新鱗試久竹重折故塵游儵溝頭流黃公貯黍

宇下腐試久後移屐支頤炊試久荇杵舉炬取黃公盃盤

從縱橫試久洗酌再咀茹栖烏啼空城黃公收鳥動

澈忻聞天雞啼試久肯受癡樹侮試久騷懷何絲攄黃

公健筆孰敢伍商音歌將終試久軟器擊已麻題詩獨

牢愁黃公庶以贈逆旅試久

自茅堂集 卷十五 已酉 四

葉白泉先生約看梅因雨更期戲柬十韻

梅本紛華樹涼時解作炎邀人盛趨走不自表高嚴暖

日烘蒸好輕陰色態添但嫌風颭颭最愛雨霏霏乳滴

春醪嫩香留汗初沾舐殘銀獺暈軟落玉魚酣寂莫憐

啼粉氤氳隔綺簾忽回仙伯召未許客心慙慙履扶紅

袖淡盃拂紫顙料須筌炙就花底韻同拈

鄧尉觀梅不及還訪玉峰城東三里桃花

鄧尉春前萬樹梅撲遲不見一花開吹殘筦管過風散

舞罷香山素影回單櫓漁舟聊自至正升明月尚能來

出云七改所月江南好景還須惜無數天桃點碧苔

和微遠春游韻

杏桃歷亂艸蔥芊駘蕩江南三月天遠浦雲低猶釀雨

平原日暖自生烟輕帆翠颺揚竿坐清簾疎簾載酒船

老眼看花諸事改只餘游冶似當年

浮渲高梳騰掃眉乍晴天氣試春衣笙歌日暮桃花落

簾帘風輕燕子歸城內水田青漠漠堤邊楊柳鬱依依

上頭兒女新成長細柳香羅路落暉

古意

惜春須惜日看女如看花驚紅撲飛景玉色無長華手

攀軟繩繩默視軟繩地輕身燕子愁芳艸鸚哥翠嬌小

處淡聞今年縫嫁衣東家雙姊妹分道逐郎歸

無題

自茅堂集 卷十五 已酉 五

驢馬曼胡久未歸雕牀繡帳出應稀池邊楊柳春陰合

樓上簾櫳乳燕飛弱髻罷梳鄉俗改蘼蕪欲采故入非

江陽姊妹今猶在一面菱花淚染衣

曉起

江南二月尚霜華曉踏苔苔展齒斜何處天然好顏色

初升紅日照梅花

惜春

二月妖桃初滿枝斬新不怯曉風吹應前思婦含顰語

記得儂年十五時

筍筍初長蘭葉肥雛花生林鶯亂飛何人見此不惆悵

金勒少年歸未歸



剪花

早蜂趁暖啖花叢剪得花枝帶早蜂  
蜂子不知花在手  
逐人飛過小牆東

傷春不肖爲春降花底簾鉤挫一雙  
日宴起來嬌不語  
口脂微褪坐西牕

雪色羅裙換晚粧不嫌花刺采芬芳  
蔞藤亦自多情甚  
搭住蕭娘上畫堂

鹿城寒食同仙佩微遠得聲字

寒食崑山下歌聲聞哭聲世隨春色改  
老逐少年行亂  
紫紅粧映清波畫樂輕江南無限好  
愛憎酒頻傾

尋劉改之墓

由茅堂集卷十五  
已酉

六

鞍山舊有宋劉改之墓爲僧徒所據  
先玉山率郡人

弔醉仍白有司復其厲城今無有焉  
嗚呼陵谷變遷  
抑亦後賢難續詩庶存其說云

寒食清明上冢時游人吹竹更彈絲  
新松舊柏追尋遍  
不見孤墳劉改之

玉峰城南高叟家看牡丹醉後出宣  
德紙索筆寫

書

泥飲何嫌野老家花前排當便停車  
竊紅淺白春粧正  
壓石欺欄舞態斜醉後賞心呼棹發  
坐來彈指喚蘭闌  
草熏麥秀城南路十五年前舊物華

紫藤

玉峰東城內水田叢塚拱木蒼然紫藤一本  
亂起  
伏時方作花殷碧紫紫隨道外筦絲履舄紛  
逕往來  
歎灰生之異趣感星物之移換遂與微遠置  
酒流連  
月出醉而歌焉

玉樓紅粉變幾度野棠開廢壠尋春去新粧  
拾翠來藤  
花低亞席石闕緩行梧不見王曇首清歌動  
我哀

旅夜示姪微遠

河忠平猶未訛傳總失真官倏愁賑使盜賊  
喜流民改  
歲淹爲客謀生屢向人年華兼世態底事併  
傷神  
不寐過中夜城隅正寂寥敲風樓上柝嘯月  
寺門鴉緩

火爐烟細疎簾燭燄消幸能借小阮百醖佐  
長謠

白茅堂集卷十五  
已酉

七

送慈上人還楚

大師嚴修持行腳亦勇猛瓶笠徧東南半與  
老夫并  
金從須逢布衲聽阿育請終然神通僧起滅  
剎即頃  
當時賓頭盧飛行人王境線腳誤繫山帶在  
袈裟領仰  
看雲中錫俯視日月影歲晏歸來來聞鐘發  
潑省

樵關嘆

大江迢迢流向東吳河北道魚鹽通浮航幾處  
作關樵  
大旗倒影橫蒙衝上船已過下船集此商戰手  
南商病  
怒胥高唱白格坐健兒盤馬擗彫弓兩臉既  
屬水衝籍  
尺帕豈合逃司農牽援婦女機窮袴料算鴛鴦  
鴨連冬籠  
尚憶江流日東注不及稅歎馮夷宮

燕子磯步韻

繫杖龍江頭窈窕燕磯曲山杌插地底波漲屢洞復古  
木引危磴遠景帶蒼麓冷涯清如湖人家覆溪綠網巖  
腹精舍楮柱塞乳竇臨空望淚瀚彷彿在林屋林屋山  
高下列神祠行子各有祝再看安羅枝露若慈雲覆興  
亡事已非山水長在目悲哉晉賢阮勢閱人代速

三江口望舊京偶步前賢韻

辰舟三江口引領望京闕遙峰障若雲沙洲抱如月緬  
思湖陰鞭羞聞石頭節拔箭將軍喉幽憤何可雪江豚  
歎餘哀征雁亦愁絕鬼馬印帶瘡腐鳥鳥悅去去勿  
復陳喪亂安足說

由茅堂集卷十五已酉

青溪偶見

面粉美容香霧鬟倚樓不語看團圓青溪柵外無情月  
常照紅顏過夜闌青溪橋高頻致張麗華處

荻港口號四首

溪烟乍息楚江清士女依然說太平夾道高樓開笑語

春風一半画斜聲俗好籠此鳥

句欄小婦譜新詞樂府流傳又一時南人慣說前朝事

北里爭彈火不思見元史

港東港西皇令旗簸旗呼渡誰健兒一夜連營破三十

始知東港是王師黃靖國破賊兵于此

老曠作浪白黏天一夕平沈千室烟水中隱隱見樓閣

岸上年年喧管絃已亥岸崩沈數百家

三溪續溪縣

奔溪爭急峽百里瀑泉并窈窕千峰出微茫一逕生寺  
溪懸鳥道村斷接雞聲關嶮何年設人間苦川兵有共

金聲築弘光時

霧度新嶺

俯仰驚無際氤氲迴不分下方應作雨絕頂只生雲開  
關通蠻服艱危狎鹿羣廿年前此過南北正紛紜

瀑布

誰將一疋練挂在東峰東到地雷聲作瀉空雨氣濛老  
猿聽落月驚雁起秋風不識桃源裏千山有路通

由茅堂集卷十五已酉

峽水

峽束亦何急崖傾勢不甯射潮回萬弩斷鎖掣千牛雨  
去雪龍難蛰吞洪樹倒抽到江波浪息泓泓自安流木

錢唐

登萬山同經云嶺處萬山三天子之都在焉今徽州府城中高阜名萬山有斗杓樓

白日登樓望高溪青畫圖關嶮真四塞形勝紀三都車

馬虬蟬動蛇龍棧燈紗當年誰守險萬甲竟長驅

問政茶問政山在府城內近茶勝于案羅黃山東峰下有湯泉名靈砂泉春時色微紅新

波可點茗

問政山頭萬綠濃旗槍未發白雲封春來定有靈砂水

一道紅泉遶碧峰

紫陽河放舟將取道江右

學汰俯清流林巒上下浮浪花連岬動錦石作魚游  
舞兒童喜朝雲帝子愁爲憐風物好歸棹指南州

經白嶽寄程非二

入霧諸峰直蓮花萬仞開斷崖疑壁壘陡絕似天台問  
路生鍾磬看碑誤蘇苔杖藜他日共次第訪丹臺

乘筏駁川雨止水至繫石壁最勝處

山雨勢欲盡山雲不冝休歸雲時擁樹落照忽明樓灘  
響增三尺巖奇試一畱乘槎亦何意偶爾學沙鷗

繇神門下浮梁

萬壑赴回溪流漸竹箭遲只須扶櫓過已失數峰奇暗  
幽才堂集卷十五 七西

壁窺山鬼蠻歌賽野祠榜人戒相語勿使孔龍知土人  
以名

神廟開升戒語如開  
俗一作孔龍爲龍同

泊都昌望康郎山

湖闊不可渡况經風浪生言循彭澤曲遂得都昌城雨  
過羣峰出天開一角明康郎血戰地存否舊精英

爲陰守府題繡簾上

銀鉤高捲闌清齋繡額漢籠近城堦不隔春風滿君坐  
直推明月入人懷

鳥跡書傳黃石師龍精劍術白猿知碧油翠蕩還遮護  
不許尋常燕雀窺

花影闌干化日長曲屏小兒對匡牀清幽方道紅塵入

時放金爐一縷香

戶外花枝與戶齊簷前山色逐簷低回廊掩映人稀到  
時有棋聲在竹西

讀陳天衢之京遺集

齊梁看易及鄉黨竟無名俗士不可語高懷誰爲傾老  
來貪酒色灰太畏刀兵猶有遺書在流傳付友生潯崖  
授刀

板

傳公謫五十歌

傳郎五十之年倏已至使我太息淚沾臆我昔紅顏髮  
垂額海郎玉兒潔白哲江干比屋魚米鄉夾硯水田松

柏長讀書射獵直餘事架有萬卷銜驪黃東家嬌娘姓

白雲堂集卷十五 七西

司馬再娶司  
馬氏十八能文態姚冶對牀忍見江彫厭青春

宵令文君寡嫁時衣裳手自裁葡萄美酒妾能醅禿鬚

談兵動盈坐十千百萬何疑猜樓船夜半武昌至梅郎

便便號多智大澤虛傳陳勝王仲連一言秦不帝樊州

江表十年餘蔓艸啼雅滿故居郎歌銅斗射野鴨妾想

金盤鱸鯉魚淒涼重踏當時路落花每憶梳頭處拾得

遺銅換米來收將殘帖牽郎公將軍好武兼好文銅柱

磁厓早策勲府中長揖汲長孺不爾便卧南山雲傲岸

如君世希有一生錢刀不上口春風只愛文君眉落日

且醉陽昌酒羨君家無會稽婦富貴何須會稽守吁嗟

乎吁嗟乎白衣蒼狗何事無君君百歲今半途爲君收



游覽往事試訪琴臺舊酒鑪

聞客述洪經畧相公往事

虎旅當年下王師敗績回壬辰九月敬謹親王戰衡州薨于陣更無帆影

過只有雁行來壁壘新軍令江山舊酒杯依劉背國士

似少仲宣哀

燒石岡奇道梯雲入箐幽幾年護荆楚萬里掃昆州勲

伐看青史蕭條剩白頭江邊有漁父閒語荻花秋

萬夙銜恩過馳驅報再生重關窺劍閣得意在陰平坐

鎮羣公薦歸朝部曲驚論功自宸斷爵位視銘旌

維舟巴河哭王子雲先生三首

綠草春江岸維舟落日情因憐故人逝不上五蠻城東漢

自奉堂集卷十五已酉

巴水五巴水五漂泊悲公子風流失步兵百年忠孝畢似爾已

成名

故舊日零落浮生感更深淚淫嘗酒半腰痛悟年侵四

海猶多難千秋待賞音老來詩律顛誰識子雲心

司馬書來日孤兒喜自多浮沈終不達感激奈窮何合

公前書後公前書後交態看生歎幽魂帶薜蘿西風一帳望慘慄

水增波

思菴兄自吳歸楚示新詩

在眼吳關路秋來夢益清把詩全迸淚觸感細吞聲空

郭雲能入寒江雨易橫且須斗酒會棠棣日相磨

付願雲禪師寄吳梅村

老太悲難遣才多思不窮剖心休擲地梅村賀新郎詞

地問率化解我賜千結問法且觀空詩比貞元妙文推景佑工傷

心南渡事莫賦永和宮

憶昔虞山老論文共酒航不知先輩恕宵念後生狂與

牧齋論中當不合能事推吳質時賢說太倉似公長句好尊酒

更難忘

哭曹石霞石霞扶親柩卒於黃石

麻衣掩淚滴泉臺老友曹生信可哀一別三年頭盡白

雙親萬里骨同回淡閨錦字何時寄龍姬蕭小玉後隔

夕青楓有夢來君太交游逐仙鬼人間零落鄴中才

顏垣東張大有序

自奉堂集卷十五已酉竹園鄰壻聯聯盡每飲小葦思白香山與元八八鄰

云綠楊空作兩家春近來顧文僖公於鄰壻作綸竿

釣詩倡和有云一竿風月共鄰壻雖顏垣何害此間

有公卜張子教讀子素負張廌竹中之癖頗作延之

籬下之聽聞張子將他徙病中占一律

一竿風月釣鄰壻兩面春光共綠楊聚熟不妨西舍撲

履聲還許竹中藏誰家送笑鞦韆女何處開醅酒帶香

倘少清談張鏡在更難籬下坐胡牀

庚戌康熙九年

春日於軒前壘怪石丈許坎中容水五石取少陵

風雨不動安如山句榜軒曰如山

泉石從吾好名山且臥游未須營月室直欲構樓閣  
瑞作神樓如見芥狀懸梁上弓臥其中以後自放起潘菊游作月室周澈垣取向南運隙果核大倒網日景初入暗無所觀久之白光乍引 勻水清雙眼添峰仰白頭  
誰言滯人境方寸有瀛洲 李白詩五

閏月苦雨

先是揚光先奏禁西曆欽天監議西曆月移閏于二月復行改楊曆已酉閏十一月為庚戌正月

改閏作王正今年曆象新震雷催雪凍多雨匯河津天  
意舒長日農家厭晚春起看南岫上艸色正蓁蓁

芒種喜雨

公冬愆陽劈歷作怪事山山礎斧落已酉十一月二十

大雨震電竟夜擊人 入春飛雪決兩旬樹杪離頭懸凍

南華集

卷十五

庚戌

古

洛已知王正非閏月和氣自東音中角雪霜大擊首種

愁竊恐春淡坡為虐往時邵陽災畧同順治乙未十二

縣震電大雨平明霽 十萬大軍列甕幕殺傷骨積巴陵

高礮火燒殘武岡郭年來楚地頗生息佩領椎牛事非

昨郎鄉劇寇力蕩平雨暘數載方時若立夏不雨農人

憂秧針日熯呼班鳩老夫抱甕不暇休嘉蔬焦卷蓬茅

抽已將三月斷肉味稚子菜色軒雙頰朝來雲色似有

意殷其聲作炎蟲收枯池向晚聯螻蝻水壠一夜來鋤

陽翻知二氣久蘊藉潤澤不脛脂膏流鱗魚上市頗高

價早茶出釜人爭求老夫辛苦種一畝蘇芡且足充

甌皇天好生善悔禍帝德回天與天大肯災肆赦禮有

常協和天人要良佐尚書典禮識體要淑氣台祥災則

邶山龍殿上功告成金雞字下惟聲和已酉十一月

告成 上以廿四日祭並家前年十月妖星過萬姓垂

服進御祇告禮成大赦天下合肥為 引罪微臣失考課

頭不敢睡是時尚書聽棘木大司冠 朝廷燧

告詞入告感至尊詔下焚彈萬方賀昔有散 朝廷燧

聖須三公斷斷只思臣一个呼兒嘉穀及時播老夫飽

飯不愁餓

夏夜

蟬鳴蛩漸暗香生竹叢河明當月晦星動識天風滅

燭清心氣歸新約遠空山禽亦瀟灑棲穩夜雲中

董蒼水停舟訪草堂將之桂林賦送

停君手中觴聽我歌百粵問君何為之饑驅事干謁桂

林遠在荆西南離嚴磯嶼不可攀哀猿啼失洞庭林鷗

鵠衝破蠻江烟搖苗出沒以百種鐵機弩失盤其間君

今鑿空非張騫戈船銅柱兩不然又非謫宦驅窮過瘴

烟不顧走六月囊中何有詩千篇君產江南號天府貨

利人才甲今古伯仲曾將二陸稱家聲首向三吳數况

今黨錮非汝辜豈無物色到潛夫琴書萬里若梧路車

馬十年阮籍途維舟尋我溪西竹驚起披衣慰幽獨密

蔭流鶯語正圓春泉系落榜纔熟知君得意有臨叩主

人不必盡新豐掃門拂袖尋常事健者還應說董公弔

古休悲斷藤峽往事如題淚盈曉虞帝祠南石雁飛游

人幾度聽鷓鴣江東名鳥曰三月鳴俗呼鷓鴣晨以爲候五更輒鳴曰架架格格漢人呼作鷓

初夏竹園二首

和颺韻新林柔葉無悲音爲愛幽獨趣坐令光影淡  
放如欲動笋以子丑寅三時抽起察之微動草香無可尋於中有真趣

兀對南山岑

修竹淨朝暉入林綠烟滿風香近艾納鳥弄輕絲管豈  
無竹林逸卽此竹里館忽憶蘇門仙才高俗中散

苔石平上人

精廬近茅舍鍾鼓共晨昏杖笠互相接樵舟時到門栽  
松同夏蠟西竺僧夏以蠟爲人輕重相同解更後髮之以如戒力俗誤作更臘施汰與兒

孫呂度來非暮浮屠未敢謾

題文待詔瀟湘八景

平沙落雁

水淺舟不行灘長白如雪宿雁莫驚飛漁燈自明滅

遠浦歸帆

朝發黃陵祠暮宿青楓浦君看巴峽船猶帶巫山雨

山市晴嵐

斜日渡頭渡晚烟山外山分明猿鳥路彷彿翠微間

洞庭秋月

秋水如秋空明月出其裡但見洞庭月不見洞庭水

瀟湘夜雨

極浦嫋嫋淚秋風逐客哀誰言一夜雨只有道鄉臺

漁村落照

精簡日腳下曬网石梁邊趁水魚兒出明朝早放船

烟寺晚鐘

知是烟中寺傳來烟外鐘鐘聲何處起好在妙高峰

題宋復古八景

蘇詩註呂昌朝得宋復古圖入景宋嘉州其目云云

洞庭晚霽

水面魚龍氣靈旗縹渺間巴陵看落日一點是君山

廬阜秋雲

我愛香鑪峰烟霞四時色到眼更孱顏秋林遮不得

平田落雁

黃雲收罷稻饑雁下橫斜不作空倉雀須慚種麥鴉

闊浦歸帆

遠水青天接春波碧草通今朝好風色五兩出雲中

雨暗江村

簑笠騎牛太芳洲欲暮天歸雲時擁樹隱隱見炊烟

雪藏山麓

路滑難沽酒冰斷好渡橋不知山徑僻猶自踏瓊瑤

泉崑古柏

濺珠亂柏子浙瀝灑石壁幽人拄杖看不覺衣裳濕

石岸孤松

流水齧雲根蒼龍變地脈若在康于河千年應化石



蕪州志有八景其龜鶴梅花東池夜月今亡矣盧氏補其二余增損如左凡十

麟苑江山

白晝江山靜空城似馬屯蕭蕭梁苑竹今日幾竿存

鳳寺晨鐘

鼓角住清曉孤棧出烟樹山僧百八聲隨風過江本

龍磯夕照

大江石甚奇峻冬水涸乃接北岸朱大觀四年立廟祀順濟龍故名北岸

義士从長江人來弔夕陽磯聲流不盡遺恨與江長

雨湖漁艇

且喜城郭近又無車馬喧打魚呼酒伴風雨過前村

金沙月泛

一名赤東湖

明月亦何皎偏多雲水鄉當時兵火地到此即清涼

三角雲封

治東北一百二十里三峰矗立

北望司空原南下植梨水中有鼎足山高人合居此

石簾積雪

治東十里大江中水涸乃見亂流一里水淺爲患郡人擬立鐵柱未果

積雪覆蒼磧橫江走白龍幾時沈鐵鎖水底作奇峰

溫泉春浴

崇居鄉凡三處

脫帽林下露振衣山澗風不知春氣好常在此山中

城南柳

名鏡口

湖光本自寬畧約已多設試問築堤人胸中何太窄

浮玉新磯

大江中爲舟楫患萬曆十七年州守徐希明築石增高使知所避建亭曰

玉浮  
埤埭連雲出濤聲繞樹長無情江上石獨立閱興亡

素馨辭

更殘殘月出更明照我庭前開素馨清輝玉臂羅紵輕

背人不語下階行洞房光滿香盈盈解環擲鏡金蟬聲

龍珠馬乳懸麗景拚露含風半垂熟摘並銀匳付陸郎

酒醒明朝嚼香玉

薝蔔辭

桂葉蓮花作薝蔔玲瓏珂雪成瑯刻美人濃睡向花陰

背角斜心館花魄花妖引入瘡妃殿水剪銀河落如霰

綃屏蝴蝶疑曉烟同心繡帶搭冰絃隆顙香重不成眠

仇十洲華清賜浴圖

二首

湯泉扶出玉無瑕綃帳如烟得得遮不分春風來比並

驪山細雨浴梨花

香囊持到御牀邊羅襪流傳值許錢誰拂馬嵬坡上土

上皇前面洗溫泉

唐六如霓裳新部圖

二首

當殿三郎得寶歌翠鬟不動珮聲多雨霖鈴奏霓裳散

借問三郎得窈窕

絕代妖姬何代無花間羯鼓喚花奴君看十六天魔女

更著華鬢舞上都

楊妃吹笛圖

四首

揚州銅鏡進來時後苑衙花怪鹿兒不分寧哥好眉宇  
風前玉笛獨橫吹

寧哥笛子試偷吹吹到無心擬捻時檀口玉魚初吐落  
脂留香壓與脣脂

黃金詞子貼酥胸寶祿微開密意通殺滾未終才入破  
華婆彈入大明宮

棧雨鈴風蜀道難銀屏珠簾海中山竟無消息通長恨  
空指大青說玉環

後哭曹石霞有序

亂昌字石癖更字石霞麻城人崇禎十二年鄉試第  
一十六年進士授嘉定知縣不事吏治左遷福建照

白雲集

卷十五

庚戌

子

磨轉入雲南順治八年潛歸里內院洪機致軍中伴  
狂謾語醉吐汗洪茵又以詩誚之遣歸益放浪託於  
佛仙父某前永昌府判卒於官順治十七年雲南始  
入版圖亂昌扶病奔喪甫入境有文氏四歲兒迎呼  
亂昌名誦其聞牘曰我汝師也已卯主試章正宸我  
是也與君同行矣無何兒錫亂昌奉父母之喪并挈  
明滇南督學黃岡何閣中樞至昆明病劇卒家人慮  
道遠寄置何樞亂昌輒重不發其弟曰兄爲何公樞  
也邪具何樞至數步又止其弟曰兄爲何公先輩且  
客也前何樞乃發予聞其事作後哭石霞詩康熙九  
年七月二十七日記

紫府韓蘇未足疑九泉杜鄭盡交期君親恩重生難背  
眞嶺跳還灰較遲白馬望中猶待友黃泉歸太亦尋師  
孤臣墓誌知誰託卽事還堪野史題東坡見夢于莫養  
正爲紫府押衙韓

秋山風雨圖

山雲如幕雨濛濛衰柳千條并向東舞葉似迎歸宿鳥  
峭帆盡屬下江艖天橫雁影無行刈洲偃蘆花亂遠空  
何事過橋收柄笠書工極意寫西風

聽笠上人彈琴咏詩二首

過雨來佳客新花照酒卮疏狂看我老談笑讀君詩半  
醉容琴理揮毫有妙辭斜陽在垂柳未忍別茅茨

白雲集

卷十五

庚戌

子

小園蓮池嶼疏篁隱讀書江天新帶雁秋雨欲生魚巾  
拂宜方外琴尊適興餘兒童能解事門外謝高車

八月十四夜月四首

碧天雲盡水東流千里江光一望收只恐來宵無此月  
預賒果餅作中秋

天災相傳是此時錦綉繡祿遞相遺老夫近學長生術  
清露研硃共小兒相傳此日爲  
天災災音夕

魄輪減寸事荒唐人壽那如龍女長但覺兒時看此月  
青旻分外影光芒

回雁峰頭雁幾回年年八月雁門開一聲初傍歌邊落  
不覺關山画角哀



曉月入山二首

馬銜山鳥起入谷盡秋聲松影落還細草蛩鳴更清露  
濃殘月淡日出蚤嵐生幽趣無難領逃名身始輕  
巖回瀑不見散沫望如烟古路人經少敲橋蔓草纏馬  
疑行復住猿巧落仍懸我慕陶貞白松風第飽眠

客言洞庭層樓見

客來傳異事層起洞庭秋彷彿樓臺盪飄揚旌旆愁鬼  
神朝舜廟雲霧隱巴丘海市千重接江門九道浮古皇  
龍馭遠翠帝翠華游敢曰纏妖氣將無泣楚囚舊來征  
戰地誰上岳陽樓開關雷空闊波濤洗鬪體蠻方須控  
險東下宜安流不解神靈意高歌對渚鷗

白華堂集

卷十五

庚戌

三

紅葉偶步徐文長韻

倚嶺長林掣斷霓秋高緒盡騁霜威半村枯樹迷黃犢  
幾里扶藜點素衣渚近慣隨鴻雁落風飄時亂暮鴉飛  
緇旗錦繡軍何壯腸斷西川織女機

孝子行

姓汪名源  
徽州人

汪家有孝子五歲如成人義方服綳絲愛敬起天真阿  
母大慈惠教養同嚴親胡桃木湯脫小戲輒見腹母病  
思寒瓜兒小形伶仃夜行以號哭烏烏悲蕭晨兒顚滿  
幾時兒目江河傾血淚結故縈三載不易新舍離揖師  
傳儕類寡所因秋風破繡帳帖畢依簪銓阿翁強行步  
仰見愈酸辛啼痕拭眉後斜下展微嚙祥禪遽已遠時

紋等懸輪朝見春花開幕見秋實零櫻桃與梨橘白  
東西鄰懷歸不見母淚下如縷繩且復更洗濯磨磨  
前陳願翁係黃髮歲逢青春他家翁有媼寒暑媼殷  
勤他家兒有母葛絮母經營無媼翁苦單痛瘵知一身  
無母兒失恃綳縈誰當詢開箱檢表緒仔細理整巾聊  
執童妾職庶幾溫清心兒年當冠娶翁爲媼良姻視曆  
遇六合便可及嘉辰媒人下壻太僕相來到門睚鳩何  
關關桃葉何榛榛寢內設燈燭席上鋪錦茵阿母主營  
中几筵拂素塵新人下車入俯首曳羅裙前頭導娣姒  
背後隨竿笙玉蟲動娘娜金鳳搖鏘琤親賓盡贊歎不  
數羅敷秦郎君下車入仰面看前楹風吹紙錢動肅肅

白華堂集

卷十五

庚戌

三

還冷冷羹漿母不御拜告母不層舉身一仆地慟絕飛  
三魂新婦大感動事舅如姑恩聞雞起頻櫛操作抽釵  
簪翁衰邁癯癯項腫如癭頰兒舌何清涼何煎復與苓  
沈痾奈展轉裏帶終年紉藥師琉璃佛旦暮呼千聲皇  
天酷炎熇流汗勝炊炆乙夜天宇黑雷輶鯨鯨翻是時  
渾天儀銅丸落碎鉤簾揚墮屋瓦震蕩無寧令老夫駭  
欲歎疑是丘陵沈袒衣走持抱兒在同歿生須臾復清  
奠三五開疏星父子相對泣倉卒骨肉情翁息苦厭厭  
兒命甘冥冥然香叩北斗歎血流丹忱斗中孝悌王炳  
靈須善聽指揮大司命疾下雲輶迎翁瘞兒已逝兒逝  
翁轉笑令翁在後單鬼神良不仁日月行已矣



遠矜白馬何處來撫棺淚泫泫皓首三四翁絮酒兒童  
擎皆云翁令子義氣結生平文伯昔曠禮行哭無友朋  
郁超作忤逆身歿翁愈嘆不若孝子智交游皆老成不  
若孝子勇舍生成令名歸來檢遺篋見有告斗文路人  
爲起拜孝道垂天經汪家有孝子金管宜分明長歌以  
當哭歌罷不忍賡

酬梅岸寄絲帛

日晚天青蒼北風試飛霰蒼頭江外來開函見公面素  
絲出越女皎潔過楚練知我衣裳單况當歲云宴古人  
重編紵實以申繾綣著用長相思貴於錦繡段朱門委  
純綺不異填谿塹饑凍滿路旁無絲一回盼金釵歎  
幽素堂集卷十五 庚戌

舞繡帶團圓寒汗粉施霓裳棄同秋風扇南山有賢者  
短衣纔至胛何嘗東壁光宵分寒女敝交游太凉薄掃  
跡爲一飯夫子亦何爲高情照星漢車中裂一丈頗笑  
范生狷廉向知己誇翻爲達人厭昔公移學節用兵到  
淮甸挾纊有三軍亂絲惟一斷衰羸落籍盡徭役遣歸  
半戰士組寒衣閨中理針線纔言竟解組歲月堪把翫  
放鶴孤山頭釣魚滄江岸何時起斯人衣被天下願小  
惠胡足論臨風竊長歎公以寬徑役爲將軍  
奏免寓居漢陽十載

冬至日公卜致雙鯉索書天馬賦卽邀飲梅下

微陽漸復始今日一朵兩朵梅花開鑪過楸柚自生暖  
瓮裏葡萄初醖醅松江歸興在鱸膾襄陽老筆賦龍媒

雙魚酬字亦不惡絕勝曇鸞驚來

閨梅村王郎曲雜書十六絕句志感

崑山腔管三絃鼓誰唱新翻赤鳳兒說著蘇州王紫稼  
句闌紅粉淚齊垂王優爲江南  
御史杖殺

廣柳紛紛太盛京一聲嗚咽倍傷情行人怕聽陽關曲  
先拍冰鞍上馬行優送出塞諸君改前發  
聲衆不忍聽爭上馬去

長眉秀頰好兒郎尋夢登樓最擅場擲到來旋不見  
偷從房老索梳粧

元豐坊內綠楊枝曾弄春風上玉墀舊日承恩成底事  
江南幾度落花時優嘗言江南從太監韓贊  
周一曲供奉未知其實

日永吳趨嘯乳鶯翠釵嬌困不勝情尋嘗賓客誰驚坐  
由來堂集卷十五 庚戌

不是王郎卽柳生敬亭柳老義俠  
士也善平話  
柳生凍餓王郎歎話到句闌亦愴情好把琵琶付盲婦

幾頭彈說舊西京  
西京舊日知名者籍隸山中供奉臣一自龜年零落後

岐王第宅屬何人李小大  
善歌  
夢到江南勝返魂紫駝人太塞垣昏金陵盛日猶堪訪

風雪初歸冠白門白門名媚北  
太得放歸  
玉笙正要松風奏垂老關情到此曹不爲管絃頭白後

祗難重聽鬱輪袍  
雜劇爭傳玉茗堂揣摩仙鬼述黃梁竟誰喚覺江南夢

搖落春風柳萬行

十錯新聲解得無傳從皖水到留都後來事事真成錯  
梅村集中稱個夫指阮尚書大缺也

永和宮怨雅陽行手語矜能卞玉京勸君莫羨元和妓  
高霞寓聘妓曰我獨得白學士長恨歌何薄我爲

昌平陵墓等屏顏玉柳珠襦併此間誰擬馬嵬坡上事  
烈皇帝葬在翠華山

妖妃蠶后儼非倫說到冬青更失眞欲識永和宮內事  
曹魏時有人伐周王冢得殉女子郭太后養之十餘年太后崩此女哀思

只有錢家小妹知  
宮人亦從塚出能道百官事

南華堂集 卷十五 庚戌 壬

酒闌人散月當中徙倚花陰喚小叢莫譜琵琶對明月  
月明曾照舊西宮

咏史  
江左清談禍永嘉華林學士擁聲華就中亦有王夷甫  
忍把興亡說晉家

憶戊子夏客廣陵過田九自云故貴妃異母季弟  
梅村有田家鐵柳歌

也潛述往事恨流傳失實追賦此篇  
內府玉盤紅一尺昨日宮奴偶攜出至尊乍索阿監驚  
帝德之盛可知矣西司房緝捕皆著白靴御街初屏金蓮

炷線香引過西清路鋪宮恩例本尋常萬壽金錢雜銀  
豆內家漸作兩般粧姑蘇梳掠遜維楊祇爲奇香進鉤

弋何曾紉扇怨昭陽端門北望乾清遠永和月落鳴雞  
短未聞焚燼使兩宮不比班姬名同輦漏水丁冬十五

聲銅簽擲響正三更朱鳥牕前誰竊聽自鳴枕上至尊  
兩宮微響起於宮人自鳴枕大西所獻

終始外人誤指武安驕椒殿還憐貴妃珠襦冷落出  
君王盛德無瑕疵母后推恩保

昌平忍料龍輶蚤晚行商賈贖錢開隧道人麥飯上  
清順人奉先帝梓宮十六人奉周皇后梓宮並諸妃墓

鐵狗真足悲誰氏銅駝沒荆杞江東太尉說興亡長慶  
三萬開關送萬事消沈有如此綺語何絲流青史田家

詞臣數上皇難起荒墳舊宮婢須存典故老中郎貴妃  
季弟流離苦會抱琵琶向予鼓一彈別鶴低翠眉再鼓  
南華堂集 卷十五 庚戌 壬

哀蟬淚如雨秋艸斜陽恨未消諸陵幸木總蕭條誰唱  
永和宮內曲夜溪紅鬼訴蓬蒿

舒康伯前有白蘭之瑞既生孿子以米易酒肉代  
湯餅醉予許紀以詩庚戌冬作蘇體寄之

舒君岫堂財十笏琴書半邊堆倪仝客來入坐苦勃谿  
每爲老夫翻踏鞢衣學門外水田栽案上風林山競吼  
子瞻有風林觀屏

敗牆宋廸画不成主人安生呼吹吹黃磁葺  
蒲經歲長苔下白蘭朵新發君家姑瑞果不凡一旦生  
兒有奇骨後先已自別器良伯仲何妨還突忽烟樓幾  
尺禁再撞老蚌雙珠早出老夫不逢湯餅會更暖朝

餐市肥膾偏開學我君莫嫌知君不嫌正通滑微詩三

年始報君敢以無功竟終訥

題西泠閨詠

有序

西泠閨詠者閨淑下夢珏所唱也戊子已丑兩歲間  
子客西湖其尊人楚王母氏巖子筆墨皆隱杵臼是  
求人事錯迕遂以不果後聞閨淑歸廣陵才子劉郎  
慕其詩下見舊詩志感

記得銀屏迤邐開有人青瑣歎多才簾邊送韻衣香出  
潮上回船拾雨來南國燕脂愁欲贈西泠松栢更堪哀  
當時空指團圓月未下溫家玉鏡臺

欲喚西湖作莫愁絲華自昔帝王州續來明月笙歌院  
啼下曉鶯燈火樓移燈火樓又柳去六橋春色脂雨來

白茅堂集

卷十五

庚戌

三竺遠 弱腕題詩心緒斷修蛾入鬢眼波秋芙蓉城較  
蓬山遠宵信蕭郎已白頭

贈門人雪子

問法自童年嘗參水月禪報恩須出世窮理欲忘詮餘  
力游於藝親仁可與權讀書秋林底聞磬夕陽過老我  
門牆僻空山草木妍袈裟當儒服竹逕許頻蹇

哭吳太安先生

宿草不成哭斯人命可傷風流悲殞墜文苑失高翔疇  
昔繼江客過從鵲乳堂臨池同費墨飛蓋即傳觴射獵  
琬盤進分蔬玉筍嘗調羹姑手慣夫人于製酒內方良  
綈紵歡仍結包直禮必將淡慚丈人行翻喜後生狂草

怕長弓動車依隘路防插刀揮伍伯扶病怯豺狼計里  
頻馳問還山益沮藏誰憑傳簡札候已換炎涼果得投  
簪信遙憐載石裝賦詩留舊筆愛客笑空囊越足因公  
健子時偶 麗眉爲我揚陪筵值嘉慶奉席近幃房授館  
隨微伎圍爐緩炙黃娛賓從謔浪爲樂未渠央喜氣門  
闌溢家聲內外長名將元歎命公時生甥宅豈阿舒當  
示疾維摩詰來游魏伯陽千秋財俯仰一往竟荒唐  
拚鍾王跡人疑嵇遠亾春歌停梓里尸祝在桐鄉腹  
吾何怪家貧苦未遑柴門淹日月絮酒隔星霜擁襪聊  
裁句呼兒代裝糧空函一剡淚難作返魂香

白茅堂集

卷十五

庚戌

五

白茅堂卷十五詩集終



白茅堂詩集卷之十六

辛亥

康熙十年

鄰翁遺鮑

逕僻

雨止

銜泥燕

哭談長益

龍簪

棲禾店

有序

游雨湖

有序

大旱

二首

白茅堂集

卷十六

辛亥詩集目

窺園

述憂

二首

多虎子星抬登大泉山觀獵

行園

夜得電光小雨

小雨行園

送蔣虎臣

題訪道人峨嵋

雨後東子星

二首

麻城旅夜讀吳初明

州

楚游詩兼寄杜

二

讀高季迪詩集

十二月雪二十餘日

壬子

康熙十一年

正月十八日乙丑夜雷電雨霰黎明平地深二尺

徐公單騎入山施糜粥

三首

雪霽

賦得搗子臥蒼苔

聞澹巖對簿未釋

商丘賈靈夕

發秀

予友靜子

開宗

子也齋其尊人

遺集過訪不值

題畫

更漏

唐伯虎采蓮圖

有序

白茅堂集

卷十六

壬子詩集目

二

四酒人

三首

四哀

四首

三懷

有序

無懷氏

閱風

非想非非想天

刈葵見江南諸山

黃鶴樓寄紀伯紫

六月晦夜泊漢陽雷雨忽至

紀子湘作小樓曰臥游前江後湖如在几席題次

李漁韻

月湖答李漁 五首

書顧與治遺集

哭周櫟園

新雁

落雁

醉寅石 有序

祭周文長

送楊職方 光傑 副李侍讀安南使事還朝

冬日山居寄徐東來兌文竹杖

朱韶九書冊 八首

書院梨花白燕

由茅堂集 卷十六 詩目

和友人宮怨

偶和元人宮詞七首

宮人圖

癸丑 康熙十二年

上元畱張長人飲

竹中聽雷亭

向書友 古 過飲艸亭

夜雨

對月浩歌

六月三日得沈友聖書 三首

何鳴九小像讀書松桂下

書康對山集

答都下友人書

湖村待月

哀王斤 有序

族叔祖明曾自崑來斬畱連旬月山亭茗蔬而已

坐間奉贈三律聊志今昔之感

梁汾 貞觀 過訪 二首

哭合肥公 十首

送梅子真北游

黃州舟中聞湖南兵變消息疑似沿江戍卒盡逃

流冗滿目時盡搭官民舟江中無片檣行

白茅堂集 卷十六 詩目

舟中夜雨思沐黔公往事

聞平西叛簡守憲徐公 四首

河居子 六首

白茅堂詩集卷之十六

辛亥

康熙十年

鄰翁遺贈

細雨空臺韭春寒未放花鄰翁憐我寂開後挺魚又鱗  
刺看烏背吟啞帶白沙江湖風味美樸俗更堪誇

運僻

運僻泥霑筭沙鬆屐齒花荒離管獨立落影過西家聒  
子從池迤慈情看乳鴉夜來雷雨力動植足生涯

雨止

雨止泉聲落啼鵲響翠微濕雲飛冉冉晴竹弄輝輝高  
枕看齊帙呼兒盡啓扉江天三月暮氣象喜朝暉

白茅堂集

卷十六

辛亥

銜泥燕

來往華堂燕銜泥故壘添低飛掠晴浪巧忻避風帘勇  
與題肩關輕愁蛛網黏高樓合梳洗莫太污香奩

哭談長益

後歎哭前歎嗚呼母乃愚奈情鍾我輩論友到君孤家  
破韓公子騷傳楚大夫地卑空躑躅天放在江湖百卷

西冷火

客西湖

三年東袞途年歸病革英靈神鬼詫精

力歲時但當世成今古招魂定有無悲來辭直切痛絕

仰雲呼

龍壁

邸報五月十八日鎮江府迅雷烈風晝晦如  
鎮地方聞酒數十處平置河側四面山地方製  
去鄉民莊建源房屋百間瓦礫無存傷歎男婦

無算遠見四龍闕于雲中是日也楚中亦大雨寒凜如冬

虎頭沈寒湫龍龍不起

普云術家取虎頭真龍潭可

雨多竄雷雷神捕之宮黃關何事太鯨江海水生靈與

息壤上帝愛莫比誰怒錢塘君作蟹萬人歿連年淮泗

溢更苦黃河徙幽豫連荆揚赤地幾千里米粟民之天

所重非酒醴汝龍寓何意奪彼而與此糟糲倘可酸醉

鄉難與理恐此復偶然天心敢揆敲

棲來店有序

漸臨大江數省通衢舟車僭登憶憶往來兵火後市

無屯集道無館廨酒鑪茶肆絕跡四郊野店旗亭頓

之一所黃昏風雨徘徊岐路之間落日虎狼出入豐

白茅堂集卷十六辛亥

白茅堂集

卷十六

辛亥

艸之內僧舍謝游學之儒驛郵嚴旅瑣之禁夜行滅

炬橋南無讀書之燈露下沾衣芳草非解鞍之地石

城徐公子星以持節之臣任求牧之事昔在山左招

徠廩集漸成市廛土人德之呼徐公店茲守楚駐斬

于四郭隙地各建舍十間名曰棲來行旅屈止乃得

休息詩以紀之

伏莽既已平大江亦以清舊時荆棘地更有行人行山

川故壘突冠穢仍從橫落日怖賈賈淒風悲遠征懸祿

市門閉城上哀笳鳴下擔立四顧但有雅鳥聲官櫓久

不設負戴何惻惻一物不得所憫惻仁者情緒哀寄牛

屋土龍眠古塋安知岐路泣不有任阮生公管駐山左



二載德教明荒涂聚市肆廬宿無流氓楚俗最蕪陋茅  
竹支椽桁虎狼一斷道伐屋登空城杜陵思廣廈虛願  
終何成如君事實政允宜良牧程

游雨湖

有序

苦旱徐公率僚屬露禱飛雨奄至四野霑濡遂觀魚  
雨湖與諸大夫痛飲達旦僕退有所作

使君愛雨湖雅愛雨湖遊公餘理茶竈三五乘扁舟青  
山謁梵志靜賴聽松楸緩柁狎魚鳥好風仍逗遛於時  
六月中倒景荷花稠香從遠空發水接銀河流四面看  
禾黍愴然動淡愁精禱旣不昧甘霖斯見酬餘霏弄空  
濛皎潔來沙鷗浩歌淥水曲拍手襄陽謳柳外喚魚艇

南華堂集

卷十六

辛亥

三

擊鮮充席羞懽娛蒼羣願賓客攜應劉公庭更撤幕灑  
掃階除幽籠燭濕清露開罇迎素秋酒酣發高詠奇句  
恣冥搜歎見俊哲意何如元道州公昔按鄒魯令行過  
置郵赫然青瑣郎持節東諸侯天子眷南顧東民焉得  
畱德星燦翼軫紫氣離奎婁比聞大河北水旱靡不周  
朝廷賦雲漢使者牲沈牛楚疆更耗斲厥咎召有繇移  
檄靜千里庶僚安敢偷兵家重形勢此地爲咽喉空城  
作巨鎮古來有此不溫言謝父老次第爲汝謀連亾倘  
已集倉廩行當修濬河利舟楫達郭誅茅蒐南湖三十  
里烟火連城甌菰莢熟汀浦旣糞空甌甕水氣蕩羣鬱  
豈惟潤田疇恤谷全盛日管絃謹上頭非無莫愁艇亦

有孫楚樓謝傳繫安危攜伎良何尤醉翁在南滁日飲  
無他求使君秉清節質厲風霜鞭乘閒問強雅卽事無  
競綠風流與經濟二者非不倖下與黎庶樂上分至  
尊愛高情寄軒冕逸趣凌滄洲何時蒼生濟攜手訪浮  
丘

大旱

二首

五月擬豐年七月變凶歲晦朔才再更豐凶忽而異前  
年雨焦穀歉作火烟氣太臘結冰花雕鏤象垂燧天戒  
原分明人情恣無忌先事非不知預待良寡計昨當二  
麥登傾家完夏稅投眼望青苗安意償勾貸明朝卽處  
暑不雨自夏至豈惟禾不登蒼生歟焦瘁暴巫則奚若

南華堂集

卷十六

辛亥

四

鞭龍頗無謂古來經濟才作事少伯儗長旂結梵宇飛  
符詛炎帝伽茶方作聲修羅已蒙蔽吁嗟竟何益昏澤  
不下施螟爲食心蟲厥占須匪細田間見父老長號額  
抵地爬搔土蟬竭談蕩天門閉茂林半黃落平疇等湯  
雞鳴者歟道傍塵埃響蠅蚋皆然干戈哭不獨飢疫斃  
欲息四海肩曾無三年積老夫困奔走壇墠陪長吏孔  
邇興哉歌如焚竊長喟還家視婦子顙領顏色惴兵凶  
固飽歷垂老憂轉劇讀書冀聞道愁時反牽慮難言糠  
粒肥不洒蓬茅淚

炎熇一已烈八月無清秋白露旣不降鳴蜩乾樹頭螢  
龍變渴蜚下吸千尺湫艸木如負霜黃塵代雲浮入夜

天濛濛西南隕火毬老鴟作神吏銜火呼鵩去夏見  
災或斗上句已○祿祥理必應火行方鬱攸災過請蠲  
放吏來愁路賦○休望賑發供億脂膏流小民輕土著  
性命同浮漚朝來失升斗暮即操戈矛富者若不聞連  
衢起高樓平施本天道偏頗職此由鄆場與樓京及身  
能守不漫藏誨盜竊織寄招譽尤媒禍豈在多失德惟  
乾餼壺餐得灰土羊羹興寇讐折像散貨財凶年轉優  
游其功在民社豈獨爲身謀時危鮮高廩計左休藏舟  
況今襁負至倥偬各有求常平無粒粟流冗誰當調嘗  
恐溝中瘠翻爲司隸憂

窺園

白茅堂集

卷十六

辛亥

五

公年吳門歸一畝闢蔬圃伐竹編疏籬僅棘間掌挂署  
之曰窺園不學仲舒腐春菰脆切玉冬臘甘茹脯種類  
良夥顧瑣屑不足數惟愁野田荒此輩象伏莽乘春甲  
葉折張王好風雨長夏忽遭患臘原變焦土田疇且枯  
盡暇問蔴與苣根蔓腹薪薪瓜蔴實孽僕隰空蚯蚓穴  
塵塞顛當戶螻螳營樹梢莎雞水邊聚小蟲亦流亡嗚  
呼生民苦吾甘廢鋤鑿世豈忘奪取十里蓮花池采鬻  
各有主饑民利藹藹叫開爭掠鹵履霜傲冰至綢繆慮  
予侮吾憂煩不細世亂饑猶愈奈何賢有司多歲不爲  
所彼哉鄭俠圖倉皇盡君父

述憂二首

憂國非布衣布衣恥憂國我本山中氓生理託稼穡丁  
年血淚盡半百減筋力泛愛問寒暄不察慘澹色質陋  
楊子雲文非皇甫湜惟餘憊煩心觸事多惘惘倉皇半  
載內原野起百騰人言政不修天心怒培克饑寒總良  
善婪賤轉封殖帝德胡不明人言未爲得道逢饑夫婦  
干步五扶服嗥嗥中兒索乳聲塞嘿吾曹甘餓舛孺  
子何辜愚皇天本好生糊塗用蠹賊朱門恣飲啖狼籍  
不爲德誰復悲之謀重關樹磨棘追惟崇禎中事往猶  
可憶烏啼大屋空草滿城門塞皮存毛則附屍行貌奚  
飾血歟宴時香歌聲鬼啾唧所以南霽雲廢箸不能食  
齧指赴睢陽嗚呼傷心盡及時尚從容補救宜蚤飭獨

白茅堂集

卷十六

辛亥

六

行誠涼涼憂來詎能識  
十稔逢豐登窮山有糧宿富者操奇贏紅朽不肯鬻江  
淮起妖蛟宣房議興築巨浸半東吳始爲泛舟役大艑  
高價懸連車萬牛服遂令荆楚空第望新禾熟天下今  
一家閉糴良不穀傾國販鄰封何以思自活有司莫之  
禁予亦再三告出言曾幾時殆荒禍何速虛名有月報  
官廩無斗粟矯節發何倉徒憂我民收饑人紛在眼哀  
鴻滿平陸昨見北來船啾啾倚鳩鵲言之湘南郡經過  
道士沃百口遭風濤同時葬魚腹登厓怕猛虎羣行糞  
人肉殘骸散草間狐銜鳥鴉啄茲非距心罪是豈章惇  
酷人事不足譏空餘仰天哭逢時幸休遲疑已過百六



雖曰漸生聚不補前殺戮人定亦勝天斯語古所易相  
彼狡狴智淺藏禦冬蓄蓄愚同一患吾曹誠碌碌努力  
飯蕨薇白雲滿幽谷後古詩呼餘玉切

多虎子星抬登大泉山觀獵

君侯不浪出出必為蒸黎年凶苦播動其道在爰諮離  
城二十里荒井連枯陂躍馬屏騶從敢言馳騁疲接郭  
既荒涼前山仍嶮巖松梢石戴寺登頓岑岡遲老僧代  
豐語此地猶山埤絕頂覓泉斷何繇問鉏犁苦辭茗味  
濁試看山形奇羣阜從西來鼎勳向東馳其東大王峯  
俯視如展旗又如壁壘陣燦爛金天西當時康國公蠅  
起英雄姿人傑有如此地靈母乃為君侯副長嘯谷口

南華集

卷十六

辛亥

七

生悲颺志在靖封疆耳如聽鼓聲左顧健兒出火鈴發  
神機獵聲動川原行雲為委蛇予時泰賓客折簡來追  
隨白衣捉羽扇指無不空風埃虎爪滅風爪公同猛獸  
脫難窮追獻野亭下頒資紛齋持邇來戒行李此舉  
良非矯矯矯矯竟何有孤與狸落日送歸騎礮車雲  
黑時聞朝有雷雨並報君侯知

行間

八月仍不雨蕭條園徑荒風焦梧子落草靡靡香秋  
老無鴻雁田空失稻梁街頭少菜賣采握到蕓蔣  
飯難菱科煮流毗病螞蟬年饑遽如許天意欲何為不  
寐看雲漢裁書報故知愁同杜陵老家口命如絲

夜得電光小雨

渴雲管照夜今夕黯星河電影青天迴江門白浪多雨  
聲來艸上涼吹擁山阿脾疾兼炎毒秋深冀穩過

小雨行園

炎威已過一百日老子披衣始灌園連夕輕涼交白露  
半巖新月破黃昏秋前把匙思雲子雨後收田望稻孫  
湖水映空淩蒼盡荒邨今有幾家存

送蔣虎臣送訪道入峨嵋

華蓋前頭第一班笑君布襪蚤投閒欲看天半峨嵋雪  
只在高人眉宇間

雨後東子星二首

南華集

卷十六

辛亥

八

秋雨如甘露霽到物根黃鵬還發口綠竹半低垣且  
飽菱藤飯思盛老瓦盆平津如見憶莫只問寒溫  
艸野饒丁壯生成在本朝亂離初未識樂禍頗宣驕荒  
隴無遺種秋風有抱茅明公嘗調劑頓使百憂銷

麻城旅夜讀吳初明楚游詩兼寄杜二

五言詩律好知子有師承近日標高格茶村句可稱斯  
文看後起一鼓竟先登老我無堪述平生幾折肱

讀高季迪詩集

高季迪詩集 讀高季迪詩集 讀高季迪詩集 讀高季迪詩集  
女奴扶醉踏蒼苔 明月中西園 侍宴回小犬隔花  
休吹影夜夜宮禁有誰來 以是得禍也錢牧齋  
云國初昭示錄載李韓公諸子姪小侯受書又  
高帝手詔豫章侯罪狀初無隱諱知季迪此詩  
有為而作觸高帝之怒假手魏守之獄亦事所  
有也按季迪以幸不收李其妻周氏藏其遺稿



元樂中始行世當時文士弔季  
迪者不言其狀國法可知矣

國初才子高編修一讀遺詩一淚流天上樓臺成白玉  
人間刀鑽送青丘夜淡宮禁關何事後裙釵幸未收  
綵筆一時俱歛却傷心不敢弔長洲

### 十二月雪二十餘日

小兒見雪喜偃蹇奔走真如蜀中犬老夫見雪如吳牛  
殺鰓對月喘不休夏秋苦旱冬苦熱一夜朔風生凜冽  
甘霖怪住不肯施散作千山萬山雪去年大雪占年豐  
魁女跳踔欺靈籙今年雪大人更窮草樹剝盡淡山空  
大兒忝報雙眼紅早行瞥見枯樹腹人顛倒僵其中  
不是羊角哀左伯桃貸錢納稅手劑券身上無襖腸中

南華堂集

卷十六

辛亥

九

楊嘆息未終雪轉大貧賤不救桑下餓老夫生計將奈  
何只有青錢三百箇伏願天翁休再雪畱向明年三五  
月插秧糴稻雨淒淒莫滴蒼生眼中血

壬子

康熙十一年

正月十八日乙丑夜雷電雨霰黎明平地淡二尺

徐公單騎入山施糜粥三首

甲子雨不止農家占歲乾夜聞雷布霰朝見雪漫灘口  
外屯千帳回中綏八變聞大駕還朝請恩書上未日日望長  
安

凶歲無良策安危仗使臣淡山飽風雨單騎遠咨前老  
弱趨糜粥哀憐動鬼神朝來雪一丈攬轡更酸辛

天子歌黃竹羣臣頌萬年比聞齊遮道消息恐朝天將入  
民舉雷奔奔走如歸市流亡復受廬還諮洛陽令掃雪  
到誰邊

### 雪霽

照崖不到處照耀更分明昨夜月光好今朝新霽行日  
中水氣上湖面水雲生土脈春應動農家蚤及耕

雪冠聞雷後參旗雨氣橫五行占夏旱二麥望春晴饑  
鳥衝人起哀鴻蔽野鳴道傍冰破處似見疾藜生農占歲旱疾藜先生

### 賦得攜子卧蒼苔

普云杜詩龐公任本注攜子臥蒼苔

龐公隱襄陽疎散任本性兒童寡漸染智種冰雪淨鹿

由茅堂集

卷十六

壬子

十

門望隆中凌此山水靚接字得佳人高談迭相贈不忍  
三顧知屢辭劉表聘出處雖不同料事各有定提攜壠  
上饒寂莫牛羊徑偃仰妻孥間謝絕州府問當時大小  
兒眼底笑足訊豈無舐犢愛不作孤豚債何妨牂牁守  
荆太守子頌自有詩禮訓萬事若浮雲千秋想高韻

### 問澹巖對簿未釋

半載無消息書來雪涕開豈無吳祐智竟致馬援猜白  
首編摩苦青山歸來破顏還一笑似汝患多才

商丘賈靈夕

發秀

予友靜子

開宗

子也齊其尊人

### 遺集過訪不值

柴車經歲不肯出昨日偶過東湖村遠訪淡愧故人子

交游誰識王公孫中原文體頗悲漫獨子遺響清心魂  
白頭老淚時一墮夢斷當年金馬門靜子在江左以薦將授翰林待詔不

題畫

天門中斷隔仙槎天外白雲誰是家絕岸草深松色裏  
紅泉流出杜鵑花

更漏

五十絲絃素女鼓大帝破爲二十五悲涼何物更難聽  
城上更籌清可數

唐伯虎采蓮圖有序

女子髻鬟通髮有倦容幅左山水花葉微抹黃色日

由茅堂集卷十六壬子

初出時也前畫家無此法何匡山所藏

齊攜女伴戲金塘弱腕輕衫趁早涼恁得芙蓉鏡中落  
槳聲衝起兩鴛鴦

江南士女好容儀不畏人窺作伴嬉錯認吳宮采蓮潛

憑渠指點是西施

西酒人有序

林雲鳳字若撫長洲人段實字若秀四明人

林老隱支硎誓足不近燕段客幽州豪靴二十年管  
寧戀遼海梁鴻東出關古者人中龍杳矣不可攀觀其  
太閤意不在形跡閒浮雲隨卷舒飛鳥任往還人間有  
福地世外無仙山不如飲醇酒白髮嚙朱顏

聞爾梅字古古應天人易姓亡命赦後草衣鐵杖浪  
跡四方

聞生亦何爲雙鑠老行腳姓字擬四公自號曰白奪要云俗眼字音輒耳也神髮八公山恠事誠可愕縮甲

僧爪藏變貌女癡託玉關放金雞浩蕩游六幕鐵杖被

草衣清狂非落鬼放言寧得罪窺酒輒高酌大哉乾坤

內悠悠付糟粕見太平御覽借喻也

于元凱字賓之金壇人自署奉旨恩赦游於京華

于君韋杜流家公天尺五詩書久生厭富貴吾自取手

挽雙雕弓射殺白額虎豎子罵劉項家兒諂司馬羽衣

受金印癡心思孝武波濤隔蓬萊剛風墮塵土天開貫

白茅堂集卷十六壬子

索象國封三泉府裴馬來長安公卿反爭覩大書肆赦

字日醉恩酒哺却笑運侯光埋名寄春廬

四哀有序

王鎔金壇人字

王鎔一畝官藤偃如屋大十載臥藤陰不向州府過藤

邊一壺酒醉即騎藤坐老眼眩生花身隨藤花墮枕中

在日詩不屬他人和崇禎太平曲讀罷涕沾浣

鄧刻字泰針金壇人家天荒湖索扁額予題天荒天

荒以陸甫里况之云

鄧刻居天荒蹉跎老於此遂從天隨後得號天荒子少

年富裴馬斥公易圖史晚攜兒與孫且讀且耘耔著述



既汗牛飯牛不為恥朝挂牛角書暮入牛宮止為文傲  
琴張明顧我輒復喜不肩肩時貴游率以饑餓  
生存嗜美酒灌脫六七齒舉賜予悲來醉向黃蒿裏

陳雲興字元公一字太虛荊州人餘潛令致仕

陳生令於潛日飲不視事狂來忽解組辭家棄章釋浪  
跡江湖間賣藥吳門市囊中得百錢呼盧即沈醉神仙  
託往還僮僕每睡諍癡同屠赤水福類蕭穎士才高且  
孤憤蟻視人間世嘗悔纓綬汗安思形骸蛇丹方刀劍  
錄登擔隨所至矢口罵備奴館遂竟遭弑作吏非夙心  
在官亦無媿至今天柱碑猶墮遺民淚石柱山一名天柱在於潛

陳惺字稗白荊門州人餘慶令未上為僧

白茅堂集

卷十六 壬子

三

陳惺江陵豪須髯健如戟殿前斥奸相觀者皆慄魄繼  
絕裴麻縷淚與酒痕積老病客黃山苦遭閹黎兒久無  
故人贈豈有大夫貨遺命理殘書周身當棺槨何以爲  
前和 高皇御製集誰言日月光不照君寔愛柳叶古書切集

相馬士英也

三懷 有序

逢此百憂乃懷三志初曰無懷氏再曰閻風終曰非

想非非想天

無懷氏

天地初溟濛廓落世莫紀萬物如嬰孩無心慮生歟未  
有君長名強名無懷氏焚山蜚走亂飛土干戈起殺運

一以開煩冤竟胡底七雄十六國擾擾殊未已陰陽日  
乖沴異裁而大塊大道本無知悠然念元始

聞風

聞風杳何處遠在崑崙丘弱水幾萬里虛無若雲浮中  
有不歎民浩劫為春秋曠朗絕塵垢迢遙以遨游黃金  
為重關白玉為岑樓驂龍詣天姥玉女通綢繆大笑視  
九州塵沙亂蜚蠊無懷何足道永絕人間憂

非想非非想天

五十億萬里世界風輪持三塗並入難煩惱恒如斯世  
尊坐蓮花憫此毗琉璃雖多鳩荼眾莫救閻浮提奈何  
四禪天劫盡終有時諸天五通類久客不可支放志澤

白茅堂集

卷十六 壬子

十四

神仙念此心慘悽惟有非想天諸劫永不罹樓炭經地萬里下有金粟二十億萬里下有金剛二十億萬里下有無極大風五十二億萬里下有四為地輪第五水輪第六風輪初禪天火劫壞二禪天水劫壞三禪天風劫壞四禪天未有不擾亂天命終彼亦俱沒智度論南方天王毗樓勒又即毗琉璃  
萬頃湯盤茶蔕蔕神將護此閻浮提人

刈葵見江南諸山

李白龍興寺風流近可師范湖欲入望剪落碧梧枝水  
從雲際出山似畫中移斜陽一壺酒相對解襟時

黃鶴樓寄紀伯紫

憶昔孝侯堂上客一時文采擅揚州廿年江畔離愁老  
六月樓高烟雨秋宰相白衣原自好故人青眼可能留  
即看翼際山頭水朝夕還經幕府流翼際即大別幕府山在金陵城西



六月晦夜泊漢陽雷雨忽至

夕晦星尤燦江光望杳茫雷聲殷地起電尾出雲長漁火分雙渚人烟集萬橋安排神女雨何事下巫陽

李漁韻

紀子湘作小樓曰卧游前江後湖如在几席題次

一官寄跡總陶情盡日琴書半榻橫但使眼前無俗物

自然四壁起秋聲

開牕隱几看江天彷彿襄陽書畫船最是案頭奇絕處

帆檣無數硯山邊

月湖答李漁

齒如編貝兩瞳青朱鳥牕前老歲星謫作人間廣長舌

百集卷十六 壬子

滑稽莊語總堪聽

月湖楊柳倚危樓湖水銀河一色秋唱到李漁新樂府

水仙山鬼盡含愁

新圖十樣四雙眉不惜尊前舞柘枝未得捲簾通一顧

恹恹無句比紅兒漁構四姬一姬適病

拋下瓊簫繡毯紅窺人掩映隔簾櫳亦知朱玉多情甚

難共襄王入夢中

神仙拔宅盡飛昇宅浮家亦可人惟殺向平渾未識

五湖原不是閒身

書顧與治遺集

夢游江寧人未死前數日難奈雷  
施愚山託以身後愚山至廣陵忽  
淚下則與治捐館日也還舟治其喪又愚山在  
山東參蔡大英索酒因寄酒罷墓草二子遺集

愚山  
授梓

冥通千里豈無因生歿交情見故人酒到劉伶墳上土  
魂來張邵夢中身江東羽扇愁零落客邸黃梁暫主賓  
擬得遺文都一集風前展讀每霑巾

哭周樸園

愁聞江左失風流牧齋更報周郎詔獄囚遺愛正傳盤

馬堞奇功誰惜射鳥樓久知吏貴通侯賤不信恩原鬼

伯收騷雅只今彫落甚蓬山舊侶可同游樸園韓閣建  
後官少司空空下獄寓書于僕先終疾有言將十萬師不  
如欲吏之貴也今以江南糧餉再削籍頌繫赦原後抑  
鬱以歿

新雁

新雁

百集卷十六 壬子

斷續來時雁偏當靜夜聞隨風力容易帶雨陣紛紛

繳能無遠鷹鷂自不群全生向江海餘啄意須分

落雁

八月初寒試羽翰南風飛易北風難幾經沙漠鳴鶻急

得到江湖秋水闊豈為陸壘多朵施汰食莫因艸際怵

虛彈不妨收養同雞鶩放汝春雲萬里寬

醉寅石

大冶縣回山西北江身少狹小與臨江曰獅子磯土

人云下有平石刻醉寅孟德書五字志記不載相傳

孟德自荊州來畧地至此倘所謂醺酒臨江者是邪

壬子十月初七夜同兒昌舟行過此

曹公畧地處千載少人登赤壁下百里青山高幾層秋  
聲孤戍柝帆影過江燈嘆息周郎在奇才對壘能有散  
花洲傳爲公瑾  
散花勞軍處

祭周文長設位東門外祭之

昔君敦友誼弔我總帷邊大雪沒雙脛生芻垂半肩別  
來書總少道力老能堅頭角看兒輩文長兄舉于鄉形骸總棄  
捐君應辭濁世我哭向重泉宿草年年綠遺詩句句傳  
秋雲江上雁寒雨墓門烟斗酒何時酌因風寄紙錢

送楊職方光祿副李侍讀安南使事還朝昌云

七年命安南王黎維禧  
歸都統莫元清於高平  
越象雖荒服中朝舊幅員萬方昭國典二使見天文

白茅堂集卷十六王子

都統非無地雕題亦有君軒墀來指授旄節奉慇懃伐  
鼓雷關雪刑牲嶽廟雲安南關一名雷關在桂林一干  
必由地矣嶽少雪永樂時張國公輔平安金身歸魏闕  
南上遣監生張繼祭嶽神求雨雪消聲  
若矢罷蠻軍掉舌惟憑軼奇才妙引斤凱旋諸將喜書  
奏至尊聞部落西陲急朝廷右顧勤總戎誰得體銜命  
更何云隨喇喇數昔出仙舟茲還除秘閣分史宣班  
馬筆服資斗牛紋祖席堪連月長安望五雲乘櫓君得  
便博望未超群

冬日山居寄徐東來覓文竹杖

牀頭文竹杖閒著伴徐公爾自北城美予真東郭翁葉  
溪嫌履滑榦倒當橋通正直立相贈扶行三徑中

朱韶九壽冊八首

泉源在柵杪百道隱縱橫想入千巖裡山山聞水聲  
得茲一片地垂老坐安禪不乞人間食山中墾芋田  
長松倚茅屋寂寂此巖阿隱隱青山外兵聲何處多  
草亭林下路空夏復空秋可憐塵土客不向此中休  
孤亭臨斷岸浮浮響奔溪自喜聞人耳多年避鼓鼙  
丹楓間赭樹色色作高秋耐可乘流去天邊坐釣舟  
雨散青峯出湖光如白雲試登高閣看何地著餘氛  
剩水殘山外斜陽入望迷幽人看得悉只在小橋西

講院梨花白燕

天寶園中次第裁和雲和雪立蒼苔彫欄月黑分明見  
講院泥香舊侶回對舞釵梁雙影亂六宮弓褥一時開

笑人含笑如相識應是投懷夢裡來

和友人宮怨

長信宮中春到遲名花纔發兩三枝可憐玳瑁高竿處  
愁殺欄邊雙燕兒

名香燕罷生多時春著裙腰暖自知等向襟前見新月  
憑將花影過果兒

偶和元人宮詞七首

當年孫武豈知兵枉殺宮中二笑人博得仇那進歌舞  
姑蘇臺上幾青春吳宮

章華臺下艸離離不怨平王怨伍胥歌舞未終兵甲入

細腰高髻付吳兒楚宮

漳河流水滾春沙銅雀臺高換物華寶枕拋殘山海誓

不知還肯憶袁家魏宮

頻年玉臂賜紅綃此日青衣詣北朝臨上馬時私囑付

鄰中女子莫干妖晉宮

晉陽烽火照汾河十萬王師已倒戈更請君王圍一獵

不圖一獵待如何齊宮

結綺樓頭罷曉妝吳公臺下夢尤長井欄數點胭脂淚

消盡青溪一夜霜陳宮

添駕征遼往不旋自言離別只今年可憐園寢前朝地

便有人來墾墓田隋宮○鮑溶詩野老幾代人種田場帝宮

南唐書集卷十六壬子

宮人圖

寒食花朝春氣融金鈴不動柳搖風內人走出鉤欄戲

齊委霓裳綠艸中

教築高樓望市塵羅巾露面一時新誰家年少翻輕薄

路上鞦韆望內人

癸丑康熙十二年

上元畱張長人飲

多病愁仍劇吾衰氣未平月圓燈火內心借酒杯傾起

舞時相慰論文妙秉衡叔牙知我短守猶爲逃名

竹中聽雷亭

萬竿蒼翠拂晴空歲歲聽雷長籊龍好與先生畱竹帛

千秋不改舊春風

向書友古過飲艸亭

小築豈不足一亭聊可怡林疎野水白山靜夕陽知自

得論文友嘗吟感遇詩遠游吾未厭五岳肯相期

夜雨

長江響急流五月楚山秋夜雨人呼侶孤燈婦倚樓看

書循短髮占歲動淡愁老太關梁倦誰堪賦遠游

對月浩歌

臨風坐涼夕把酒看荷花是時白玉盤飛上青天涯清

光若水府萬動同魚蝦忽然南山雲吹作波底沙青天

何冥冥雲背無陰晴陽鳥在地底我欲援之升一杯歌

一曲月下西嶺速舉觴屬飛光明夕來相續

六月三日得沈友聖書

聞君游騎向燕雲爛醉侯門每夕曛詩好幾時堪寄我

書來知爾未離羣草堂酒債糾良友玉臂香鬟守細君

拍手高歌洞涇句江鷗驚起白紛紛

近聞釜山歸道山開緘讀罷淚潸潸董生游粵返猶未

俞盧子論文苦不開元昌似汝才高甘潦倒須知吾道

定艱難如何聞石今稱健董舍望斷音書三泖間

窮老洮侯興最狂張彦不延俗客到茅堂高歌喜對朱

翁子鄒九蕭寺扶來瘦沈郎雪峯鹿豕自知居處僻鯉

魚莫爲楚江長煩君代我殷勤語清夢時時抵故鄉



何鳴九小像讀書松桂下

看君坐叢桂得意在松風童子茶初熟先生讀未終把竿來釣瀨抱膝想隆中若問傳神處丹青苦不工

書康對山集

武功琵琶天下能當場盡數康崑崙摧藏偃抑聽不得此曲乃是悲來行汗身救友重義氣責報貴以孤忠名慷慨許千秋周旋非世故平生長物一不留盡鼓獨餘三百副丈夫行志百不替仰天鼓缶非輕儻不見杜甫孔雀行記憶細故非高賢中山狼傳對山門人作非出對山

荅都下友人書

六月九日上幸太液池大宴群臣

鵝火躔初次山中正晝長籍田登四海明祀顯三光賜

由茅堂集

卷十六 癸丑

主

帛高年喜恩酬許歲常遠聞游豫樂因識股肱良吐魯

來天馬吐魯番國王貢馬玉表稱瑞馬墨武賽伊忒韓上言乃聖乃仁天下治平皇帝一統彼同何異于古之占什特惠澤羣生相同乎昔之達刺汗法紀軍威比隆于指黑塞勞勳明格物貌美乎伊思謙達云云一十八十三年二月二十文辭慕白復容臺徐定禮屬國

起稱鵲紫禁烟花繞仙班御幄傍樓船張廣樂水殿奏名倡獻賦誇枚馬咨謀孰杜房急須知敬勝危豈為安忘輔義思腰領全生仰庑廊吾憐杜陵句白日到義皇

湖村待月

艸廬半西向微側臨長河林背上皎月席邊搖白波水光明坐起山聲各謳歌待對清輝落幽情應更多

哀王斥

有序

蘭陽進士王斥字仲連崇禎五年授滋陽知縣魯庶

宗壽銘犯法殺人斥笞而械之巡按御史以擅刑宗室劾奏遣戍睢陽斥從戍上書臣始訊壽銘銘方置酒高會移時至高趾闊步而左右翔臣忌死請陛下量作覆載忍殺人者舉止如斯不壽銘裂臣上王啓分賂諸宗諸宗跳梁臣乃杜門求去滋陽民投狀留臣而御史謂臣激變幸無變也假不幸有憤諸宗之強梁洩蓄怒以因眾臣忌死請陛下當謂誰實激之臣被逮日士民遮路痛哭臣忌死請陛下豈甯成義縱所能得之百姓者書奏上不之責也斥負才氣佯狂病發自誌其墓以蘇子瞻誌人之銘有合於已

由茅堂集

卷十六 癸丑

主

即以銘已士論哀之周侍郎亮工刻其遺集系以詩而予亦綴一章噫不獨哀斥也矣

王斥上書如問天當時風節少人傳飛霜再有鄒生獄誌墓會無傳奕年奕自漢主若存思強項茂陵不必問遺篇山東義士恆流涕可惜明時魯仲連

族叔祖明曾自崑來勸習連月山亭茗蔬而已

坐間奉贈三律聊志今昔之感明錢塘縣令漢石公諱咸建之

次

雍里背分派嗚呼忠義門宗藩畱孝子蘋藻泣曾孫白馬江濤外春燈野廟存史臣彰直筆感激聖朝恩小駟銅壺開高軒宰相家客實抵真定兩相公家文章重江左人

物動京華故舊悲任昉新知指孟嘉到門驚喜定起僂  
邵平瓜

風物憐吳楚門庭豈異鄉起若羣從職歲月老夫狂  
明曾十  
九歲  
往事紛紛淚多憂  
行藏

梁汾貞觀過訪端文公諱憲

才子得鄒枚當年鳳閣開近從楓禁出官向竹林來入  
坐推辭翰牽車破薛苔楚江秋正響莫使暮帆催

家紹端文學人傳扈從詩摘薛黃絹妙封事綠牌齋  
有滿字  
緣頭  
宗會  
高致訪茅茨

南華集卷十六 癸丑

哭合肥公十首

人百誠難贖天高奈若何寂寥知已慟慘切向誰多苦  
調援琴續哀詞倚石磨經天復東注惟有淚如何

書來猶九日公寄予書  
正重九日化公即千秋是月十  
二日逝失意人難  
識高官老自休屢疏得  
予告文章畱後效忠孝補前修庾信

江南賦銜哀到白頭

知人郭泰是物望李膺同生交誰在山林道未窮銘  
旌來冀北涕泗灑江東野史流傳錯書名黨籍中

天壽還陵寢龍輿葬大行義聲歸御史疏稿出先生臺代  
疏臣州浮議千秋白餘生七尺輕當年溝瀆死苦志竟誰

明

三川一告震中夜雨宮傳玉馬祠河日金雞請赦李  
地震河禮儀宗會典議論集羣賢步議大政或持

憐才到紅粉此意不難知禮汰憎多口君恩許畫眉王  
我終次孝江令率先褒名教原蕭灑迂儒莫浪訛

亭子當興勝秋光近玉泉半溪猶挂柳九月尚鳴蟬藥  
裏捐能不專鱸與漱然坐中詩句好京邸一時傳重九

學仙艱導引臨化作踟躕處亂全要領遭時念髮膚往  
歌嘗被酒苦語見操觚一代文章伯英靈定有無

往來今古事杜宇一聲中落日樓臺影千山鼓角風看  
碑來父老隔代長兒童欲問桐鄉祀何妨即梵宮今廟

輦下從容問君王命所忠病畱遺表在書進閣門通海  
產憐疏廣幾編購孔融暮年弟子職老淚哭秋風辛亥

慶賀兩宮禮成各至王輦旁問所著述後遺表入悉取  
不飲益其過魏文帝募天  
下有藏孔融文詞者購之

送梅子真北游

徒步送君太蕭蕭行路難浮雲萬里遠今日大風寒空  
驛馮驩屬休彈貢禹冠交情葉如土何處覓新歡

黃州舟中聞湖南兵變消息疑似沿江戍卒盡逃



流冗滿目時盡搭官民舟江中無片檣行

幾火驚傳自上游大江兩岸斷行舟孤艇有客吟殘燭  
暮雨無人上戍樓古象每過中夜立東方流星大如斗  
從問笳管對亂雲愁半生悲憤兵戈裏歲月催人欲白頭

舟中夜雨思沐黔公往事

昆明莫習戰習戰有何益不見沐黔公東西因奔出阿  
迷有鬼妻姪毒夏姬匹再贅安南酋雙心映王室楚雄  
失寓公箭集葉榆墜翎戴羣盜為閃屏并難必龍文每  
插袴夜刀嘗脫鞋狗腳罵君王何有勲與威元夫既拘  
梟賊徒亦偏屋勢變颺技窮性惡螭自食殘軍恃孟捐

白雲集

卷十六

五

關嶮刺天碧負重牛叩頭單行馬搏頰三宣聯不守一  
葉敵潑入後勅猶狐疑前才已腐疾此時吳將軍萬馬  
獨搗腐綠旆挂蒲甘黑旛搖太乙功成磨檠嶺頒賞皆  
舊卒帶礪改山河風雲駢天日私莊三百六賜采音亦  
匪一行賈遍海內恠瑋東南集功名恐太盛富貴自此  
畢回首雁門關烟塵慘噤咎淒涼艸澤淚是否春秋筆  
遑事難重噉臨風更嗚咽忠云按詩話忠事歲乙酉張  
沐天波令參軍李天贊守會川天贊從原于土官吳大  
奎地大奎舉屬反天波召諸同合討安南州土官沙定  
洲亦至先是阿迷州土官普明升率妻萬氏將沙定海  
私其弟定洲絕愛之遂定海至是詔定洲黔國富夥可  
乘亂取之定洲遂結約內變天波從水溝道奔楚雄定  
州英快復雲南二十餘城率眾圍楚雄丙戌四月平蜀侯  
李定國追禽之與定洲並磔以徇軍天波奉券印降于

偽將孫可旺時大清破獻忠于西充縣背貫六箭欲諸  
偽將與其黨議故桂恭王子永明王今在肇慶安往迎  
之因改元永曆無何爭奪地自相殘殺可旺遂遷永  
曆于安龍所衣履皆稱給永曆不能堪與輔臣吳毓貞  
謀召定國可旺偵知使人讓永曆矯旨殺毓貞其餘凌  
遲棄市此一十八臣後可旺敗于定國窮迫歸平西王  
乞降大清師因入貴陽入永昌破磨磑嶺入緬甸而平  
西之功成矣葉榆漢縣今之大理府蓋昔緬甸也蒲甘  
初置府治今名永曆道出孟良三宣慰府緬甸也蒲甘  
故城址在緬甸緬甸者國制漢軍旗色也黑太乙旗平  
頭氏家訓也緬甸非子魏一身兩口爭食自亂  
頭氏家訓也緬甸非子魏一身兩口爭食自亂

聞平西叛東守憲徐公

楚江萬里接滇雲地險從前割據聞躍馬雄圖終一威  
伏龍相業恨三分虛傳縞素來蠻洞賊俱白衣旗詐實  
恐蒼黃起賊羣老母孩兒真可惜莫教殺戮更紛紜  
聞笳陰平破蜀時幽燕故將最先馳洮城已自無堅壘

白雲集

卷十六

五

縣竹何人更駐師鍾會豈真成魏賊姜維不得號雄兒  
即今老逆須天討楚塞秦關進莫遲  
人事天時合亂離神祠冥報不虎池漢朝香火無安猛  
水西安氏猛氏傳家自漢三桂滅之安氏鬼附一婦人  
至三桂府門罵曰逆賊族滅報我○蠻人謂老族為香  
火緬甸軍民舊長司倉卒識時惟俊傑從容多難鎮危  
冠可堪萬里塵埃起風鶴紛紛總未知  
羣凶餘枿盡堪熾先韻兩口支糧實可憐總督甘文焜  
必反至是聞變奏貴陽馬寶追害之寶本張獻忠偽將  
降于永曆三桂提兵入滇追永曆于緬甸獲孫可旺提  
塘官張應奎關糧册有皇帝一中夜悲歌思往事一時  
名皇后一口支糧若干石云云  
寇火又南天謀臣誤歟非鼉錯國士全名定魯連老弱  
扶攜正東竄不驚鷗鷺下江烟



2087476

Q  
21 21.5  
16d

河居子

楚之貧句小舟爲家號河居子賦稅徭役所不及如洞庭之對戶焉時江中無一船

而河居泳游自若

生子若鷓鴣捕魚入水底校初犢鼻裁不識襪與履  
東邊紅日出照見釜浪翻西邊明月落喚作洗頭盆  
鄰家舴艋子議價五千錢明年兒娶媳六月好分船  
烽火四邊生漁舟破浪行烟霜開雁陣風雨打鼉更  
中流斷行旅四面起烽烟烏鷓鴣數點黑知是打魚船  
四面斷行旅中流大燾舸打撈渾不怕敲鼓賣魚過

白茅堂集卷之十六終

白茅堂集

卷之十六終

七



ZW 21181888573859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 = □□□□□□□□   □□   □□○□□

□□ = □□□□□□□□□□□□□□

□□ = 8 0 2

S S □ = 1 0 4 8 6 8 7 9

□□□□ = □□□□ 1 9 9 7 □ 7 □□ 1 □